
儒
藏

精華編一八三册
子部儒學類





北京大學《儒藏》編纂與研究中心

圖書在版編目(CIP)數據

儒藏. 精華編. 一八三/北京大學《儒藏》編纂與研究中心編. —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2014.5

ISBN 978-7-301-11901-3

Ⅰ.①儒… Ⅱ.①北… Ⅲ.①儒家 Ⅳ.①B222

中國版本圖書館 CIP 數據核字(2014)第 068344 號

書　　　名: **儒藏**(精華編一八三)
著作責任者:北京大學《儒藏》編纂與研究中心　編
責 任 編 輯:吴冰妮　王應　童祁　武芳
標 準 書 號:ISBN 978-7-301-11901-3/B · 0587
出 版 發 行:北京大學出版社
地　　　址:北京市海淀區成府路 205 號　100871
網　　　址:http://www.pup.cn　新浪官方微博:@北京大學出版社
電 子 信 箱:dianjiwenhua@163.com
電　　　話:郵購部 62752015　發行部 62750672　編輯部 62756449
出版部 62754962
印　刷　者:北京中科印刷有限公司
經　銷　者:新華書店
787 毫米×1092 毫米　16 開本　70.5 印張　723 千字
2014 年 5 月第 1 版　2014 年 5 月第 1 次印刷
定　　　價:500.00 元

教育部哲學社會科學研究重大課題攻關項目

「十一五」國家重點圖書出版規劃項目·重大工程出版規劃

國家社會科學基金重大項目

北京大學「九八五工程」重點項目

《儒藏》精華編第一八三册

首席總編纂　季羡林

項目首席專家　湯一介

總　編　纂　湯一介　龐　樸　孫欽善　安平秋（按年齡排序）

本册主編　朱有華　楊　軍

《儒藏》精華編凡例

一、中國傳統文化以儒家思想爲中心。《儒藏》爲儒家經典和反映儒家思想、體現儒家經世做人原則的典籍的叢編。收書時限自先秦至清代結束。

二、《儒藏》精華編爲《儒藏》的一部分，選收《儒藏》中的精要書籍。

三、《儒藏》精華編所收書籍，包括傳世文獻和出土文獻。傳世文獻按《四庫全書總目》經史子集四部分類法分類，大類、小類基本參照《中國叢書綜録》和《中國古籍善本書目》，於個别處略作調整。凡單書已收入入選的個人叢書或全集者，僅存目録，並注明互見。出土文獻單列爲一個部類，原件以古文字書寫者一律收其釋文文本。韓國、日本、越南儒學者用漢文寫作的儒學著作，編爲海外文獻部類。

四、所收書籍的篇目卷次，一仍底本原貌，不選編，不改編，保持原書的完整性和獨立性。

五、對入選書籍進行簡要校勘。以對校爲主，確定内容完足、精確率高的版本爲底本，精選有校勘價值的版本爲校本。出校堅持少而精，以校正誤爲主，酌校異同。校記力求規範、精煉。

六、根據現行標點符號用法，結合古籍標點通例，進行規範化標點。專名號除書名號用角號（《》）外，其他一律省略。

七、對較長的篇章，根據文字内容，適當劃分段落。正文原已分段者，不作改動。千字以内的短文一般不分段。

八、各書卷端由整理者撰寫《校點説明》，簡要介紹作者生平、該書成書背景、主要内容及影響，以及整理時所確定的底本、校本（舉全稱後括注簡稱）及其他有關情況。重複出現的作者，其生平事蹟按出現順序前詳後略。

九、本書用繁體漢字豎排，小注一律排爲單行。

《儒藏》精華編第一八三册

子部　儒學類

經濟之屬

大學衍義

〔南宋〕真德秀　撰
李尚全　校點

目録

校點說明

《大學衍義》四十三卷，南宋真德秀撰。

真德秀（一一七八——一二三五），字景元，後改希元。世稱西山先生。南宋建州浦城（今福建省浦城縣）人。早年從遊朱熹弟子詹體仁。慶元五年（一一九九）進士，繼中博學宏辭科。累官起居舍人，兼太常少卿，歷知泉州、隆興、潭州。後被理宗召爲户部尚書，改翰林學士，拜參知政事，進資政殿直學士、提舉萬壽觀。端平二年（一二三五）卒，謚文忠。事迹具《宋史·儒林傳》和黄震《古今紀要逸編》。著述有《四書集編》二十六卷，《西山讀書記》四十卷，《大學衍義》四十三卷，《政經》一卷，《心經》一卷，《西山文集》五十五卷，《文章正宗》二十卷、續集二十卷等。

真德秀的思想與程朱理學一脈相承。全祖望題《真西山集》説：「乾淳諸老之後，百口交推，以爲正學大宗者，莫如西山。」《宋史·真德秀傳》載，「（端平元年）召爲户部尚書，入見，上迎謂曰：『卿去國十年，每切思賢。』（德秀）乃以《大學衍義》進」。由此可見，「真德秀以經筵侍讀的身份，講明理學，説動人君，深得理宗的信任。……他所進《大學衍義》，大旨在于正君心，肅宫闈，抑權倖」（侯外廬等主編《宋明理學史》上卷）。

《大學衍義》繼承朱熹的仁學思想，特别把朱熹在《宋名臣言行録》裏提出的《大學》是「正君而國定」的根本大法，做了淋漓盡致的發揮，認爲《大學》是「百聖傳心之要典」，「君天下者之律令格例」，「本之則必治，違之則必亂」，「願治之君，儻取其書玩而繹之，則凡帝王爲治之序，爲學之本，洞然於胸次矣」。這是他「剟取經文二百有五字」，編撰《大學衍義》的初衷。目的在於揭示聖人之道有體有用，本之一身爲體，達之天下爲用。就《大學》一書而言，所謂格物、致知、誠意、正心、脩身者，體也；所謂齊家、治國、平天下者，用也。這是真氏對《大學》一書精義的重要詮釋，引起了宋理宗的重視，在當時就產生了重大影響（參見《大學衍義序》、《尚書省劄子》）。

《大學衍義》版本頗多。宋刊本一般題《真西山讀書記乙集上大學衍義》。最早的是開慶元年（一二五九）湯漢等福州學官本，臺北「中央圖書館」有藏，他處藏本皆經元明遞修，且多非完帙；又有臺灣商務印書館《四部叢刊廣編》影印南宋後期刊本一種，臺北故宮博物院藏南宋後期刊元明初遞修本一種。元代刊本多逕題《大學衍義》，明刊本除刊刻信息不明一種，明翻宋刻二種（一蓋弘治，一蓋嘉靖）外，尚有弘治十五年周津小字本、嘉靖六年司禮監本、嘉靖三十八年福建御史吉澄校本、萬曆四年吴倩刻本、崇禎五年陳仁錫評本、崇禎八年魏呈潤本、崇禎十一年楊鶚刻本；清刊本有康熙間本、乾隆二年本、乾隆四年尹會一刻孫嘉淦校訂本、道光十七年本、同治三年浦城真氏西山祠堂《真西山先生全集》本、同治十一年浙江書局本、同治十三年金陵書局本、同年夔州郭氏家塾本、光緒十三年柏經正堂《西京清麓叢書續編》本、光緒二十年桂垣書局本、光緒二十七年上海書局石印本等。其中宋本自成系統，元以後的版本中，吉澄本、魏程潤本、楊鶚本、乾隆二年本屬於一個系統，陳仁錫本、道光十七年本、夔州郭氏家塾本屬於另一個系統。（以上主要參考康世統《真德秀〈大學衍義〉之研究》第四章和《中國古籍善本書目》）此外尚有朝鮮李朝銅活字本（日本德川美術館有藏）、日本影刻明本。此次整理，取臺北「中央圖書館」藏湯漢福州學官本爲底本，以《孔子文化大全》影印元刻本（簡稱「元本」）、蘇州市圖書館藏楊鶚本（簡稱「明本」）和影印《文淵閣四庫全書》本（簡稱「四庫本」）爲校本。楊鶚刻本喜據當時的習見本正史和《通鑑》等文獻臆改真書，這種情況只出校不改底本。底本卷端、卷末題名不一，有作「真西山讀書記乙集上大學衍義」者，有作「西山讀書記乙集上大學衍義」者，有作「讀書記乙集上大學衍義」者，有作「西山讀書記乙上大學衍義」者，有逕作「大學衍義」者。今據全書較爲普遍的情況，統一題作「真西山讀書記乙集上大學衍義卷第某」。原文較長者分段，並在原分段落後加空一行。

校點者　李尚全

尚書省劄子

中奉大夫新除權户部尚書真德秀劄子奏：❶臣聞聖人之道，有體有用。本之一身者，體也；達之天下者，用也。堯、舜、三王之爲治，六經、《語》、《孟》之爲教，不出乎此，而《大學》一書，❷由體而用，本末先後，尤明且備。故先儒謂於今得見古人爲學次第者，❸獨賴此篇之存，而《論》、《孟》次之。蓋其所謂格物、致知、誠意、正心、脩身者，體也；其所謂齊家、治國、平天下者，用也。人主之學，必以此爲據依，然後體用之全可以默識矣。

恭惟陛下有高宗之遜志時敏，有成王之緝熙光明，即位以來，無一日不親近儒生，無一日不講劘道義，自昔好學之君，未有加焉者也。臣昨值龍飛之初，獲陪講讀之末，嘗欲因《大學》之條目，附之以經史，纂集爲書，以備清燕之覽。匆匆去國，志弗之遂，而臣區區愛君憂國之念，❹雖在畎畝，未嘗少忘。居閒無事，❺則取前所欲爲而未遂者，❻朝夕編摩，名之曰《大學衍義》。首之以帝王爲治

❶「中」，原漫漶不清，據元本、四庫本補。「中奉」，明本作「資政」。「書」下，明本有「禮部左侍郎兼翰林學士知貢舉參知政事」十七字。

❷「一書」，明本無此二字。

❸「得」，四庫本作「可」。

❹「臣」上，明本有「微」字。

❺「居閒」，此二字明本互乙。

❻「欲」，四庫本無此字。「爲而未」，此三字原漫漶不清，據元本、明本、四庫本補。

之序者，[1]見堯、舜、禹、[2]湯、[3]文、[4]武之爲治，[5]莫不自心身始也。[6]次之以帝王爲學之本者，見堯、舜、禹、湯、[7]文、[8]武之爲學，[9]亦莫不自心身始也。此所謂綱也。[10]首之以明道術、[11]辨人材、審治體、察民情者，格物致知之要也。[12]次之以崇敬畏、[13]戒逸欲者，誠意正心之要也。[14]又次之以謹言行、[15]正威儀者，脩身之要也。又次之以重妃匹、[16]嚴内治、[17]定國本、教戚屬者，齊家之要也。[18]此所

---

[1]「之以帝王爲治」，此六字原漫漶不清，據元本、四庫本補。

[2]「禹」，原漫漶不清，據元本、四庫本補。

[3]「湯」，原漫漶不清，據元本、四庫本補。

[4]「文」，原漫漶不清，據元本、四庫本補。

[5]「武之爲治」，此四字原漫漶不清，據元本、四庫本補。

[6]「莫不自心身」，此五字原漫漶不清，據元本、四庫本補。

[7]「湯」，原漫漶不清，據元本、四庫本補。

[8]「文」，原漫漶不清，據元本、四庫本補。

[9]「武」，原漫漶不清，據元本、四庫本補。

[10]「也」，原漫漶不清，據元本、四庫本補。

[11]「首之以明道」，此五字原漫漶不清，據元本、四庫本補。

[12]「致知之要也」，此五字原漫漶不清，據元本、四庫本補。

[13]「次」，原漫漶不清，據元本、四庫本補。

[14]「心之要也」，此四字原漫漶不清，據元本、四庫本補。

[15]「又次之以謹言」，此六字原漫漶不清，據元本、四庫本補。

[16]「又次之以重妃匹」，此七字原漫漶不清，據元本、四庫本補。

[17]「嚴内治」，此三字原漫漶不清，據元本、四庫本補。

[18]「也」，原脱，據元本、四庫本補。

謂目也。❶ 而目之中，❷又有細目焉。❸ 每條之中，首之以聖賢之典訓，次之以古今之事迹；❹諸儒之釋經論史，有所發明者録之；❺臣愚一得之見，❻亦竊附焉。 雖其銓次無法，論議無取，❼然人君所當知之理，所當爲之事，粗見於此。

陛下親政之始，而臣書適成，爲卷四十有三，❽爲帙二十有二。❾ 輒因召對，冒昧以聞。伏望聖慈察臣一念愛君之篤，❿矜臣十年用功之勤，⓫特降睿旨，⓬許令投進，⓭而陛下於機政之暇，講讀之餘，⓮賜以覽觀，其於體用之學，不無秋毫之補。 取進止。⓯ 玖月十四日，三省同奉聖旨，疾速投進。

右劄送

新除權户部真尚書

端平元年玖月拾伍日。

押

押 假⓰

❶「此所」、「目」，此三字原漫漶不清，據元本、四庫本補。

❷「而目之」，此三字原漫漶不清，據元本、四庫本補。

❸「首之以帝王」至「目焉」，明本無此一百五十二字。

❹「次」，原漫漶不清，據元本、明本、四庫本補。

❺「録」，原漫漶不清，據元本、明本、四庫本補。

❻「臣愚」，此二字明本互乙。

❼「議」，原漫漶不清，據元本、明本、四庫本補。

❽「四」、「有三」，此三字原漫漶不清，據元本、四庫本補。

❾「爲帙二十」，此四字原漫漶不清，據元本、四庫本補。

❿「爲卷」至「有二」，明本無此十二字。

❿「望」、「篤」，原漫漶不清，據元本、明本、四庫本補。

⓫「矜」、「年用功之勤」，此六字原漫漶不清，據元本、明本、四庫本補。

⓬「特降睿旨」，此四字原漫漶不清，據元本、明本、四庫本補。

⓭「令」，元本、四庫本作「臣」。「進」，原漫漶不清，據元本、四庫本補。

⓮「許令」至「之餘」，明本無此十六字。

⓯「取」，明本作「也」。「取」下三十七字，明本只作「須至劄者」四字。

⓰「押押假」，此三字元本、明本、四庫本無。

進大學衍義表❶

臣德秀言：伏準玖月拾五日《尚書省劄子》爲臣具奏乞投進所撰《大學衍義》，❷奉聖旨，令疾速投進者。❸伏以汗竹雖塵，何補聖經之奧；食芹欲獻，誤蒙天語之温。以十年纂輯之餘，欣一旦遭逢之幸。臣德秀惶懼惶懼，頓首頓首。惟《大學》設八條之教，爲人君立萬世之程。首之以格物致知，示窮理乃正心之本，推之於齊家治國，❹見脩己爲及物之原。曾子之傳，獨得其宗。程氏以來，大明厥旨。迨師儒之繼出，有《章句》之昭垂。臣少所服膺，晚而知趣，謂淵源遠矣，實東魯教人之微言，而綱目粲然，迺南面臨民之要道。曩叨侍從論思之列，適當姦諛蒙蔽之時，念將開廣於聰明，惟有發揮於經術，使吾君之心炳如白日，於天下之理洞若秋豪。雖不共、兜雜進於堯朝，豈魑魅能逃於禹鼎？不量菲薄，欲效編摩，遽罹三至之讒，徒結九重之戀。既投閒而置散，❺因極意以研精，畎畝不忘君，每惓惓於報上，❻藩墻皆置筆，幾矻矻以窮年。首剟聖賢性命道德之言，旁采古今治亂安危之迹，必提其要，皆聚此書。凡諸老先生之講明，粗加該括；於君子小人之情狀，尤極形容。載瞻海嶽之崇深，期效涓

❶ 四庫本無此文。
❷ 「準」，元本作「惟」。
❸ 「臣德」至「進者」，明本無此三十八字。
❹ 「於」，元本作「以」。
❺ 「置」，元本作「致」。
❻ 「每」，明本作「乃」。「上」，明本作「主」。

埃之裨補。茲蓋恭遇皇帝陛下，乾旋坤轉，❶日就月將，於緝熙，單厥心，基命適隆於成后，念終始，典于學，遜志克邁於商宗，方將切磋琢磨而篤於自脩，定静安慮而進於能得。事欲明於本末，理期貫於精粗，適粹成編，冒塵清燕。止其所止，願益加止善之功；新以又新，更推作新民之化。

臣干冒天威，無任激切屏營之至。臣所撰到《大學衍義》肆拾叁卷，❷並目録共成貳拾叁帙，用黄羅夾複封全，謹隨表上進以聞。❸臣德秀惶懼惶懼，頓首頓首，謹言。❹

端平元年十月　日翰林學士中奉大夫

知制誥兼侍讀□□□□□□□□□□□□□臣真德秀上表。❺

❶「轉」，元本作「運」。

❷「到」，明本無此字。

❸「聞」下，明本有：「十月初二日具表，於通進門進入。次日後殿聚講，恭被聖諭：『卿所進之書，本諸聖賢之學，以明帝王之治，據其已往之迹，以待方來之事，慮周乎天下，憂及乎後世，誠君人之軌範，大有補治道，朕朝夕觀覽不置。』又於本月十四日，輪當進讀《大學章句》。既畢，忽蒙聖訓：『卿所進《衍義》，便合就今日進讀。』即見内侍捧出原帙在前。德秀奏云：『臣所纂輯之書，出於愚陋之見，豈足以上裨聖學？臣初志止欲補燕閒之暇，今乃誤蒙睿恩，令其進讀，臣不勝感懼。』再拜祇謝訖，因將《衍義序》讀畢。奏云：『臣之此序，成於紹定二年，所謂俟時而獻者，蓋待陛下親政而後獻。若權臣尚在，陛下未親大政，臣雖欲進獻，何由徹乙夜之覽？乃今何幸？獲蒙天顏，欣然嘉納，微臣莫大之慶！』」

❹「臣德」至「謹言」，明本無此十三字。

❺「端平」至「上表」，元本、明本無此四十字。

中書門下省時政記房申狀❶

翰林學士中奉大夫知制誥兼侍讀真德秀照對：德秀九月十三日，蒙恩内引奏事，乞將所撰《大學衍義》一書投進，面奉玉音，賜允，繼準省劄，備奉聖旨，疾速投進，遂於十月初二日具表，於通進司進入。次日，後殿聚講，恭被聖諭：「卿所進《大學衍義》一書，有補治道，朕朝夕觀覽。」德秀下殿，拜謝而退。又於今月十四日，輪當進讀《大學章句》。既畢，忽蒙聖訓：「卿所進《衍義》之書，便合就今日進讀。」德秀私謂：「前所進本，已納禁中，必須令講筵所别寫，然後可以進讀。」遂以「未辦」爲對。聖訓云：「已在此矣。」即見内侍捧元進第一、第二帙在前。德秀奏云：「臣所纂輯之書，出於愚陋之見，豈足以上裨聖學。兼臣初志，正欲備燕閒之覽，❷今乃誤蒙睿恩，令其進讀，臣不勝感懼之至。」再拜，祇謝訖，因將《衍義》序文進讀畢，奏云：「臣之此序，成於紹定二年，所謂『俟時而獻』者，蓋待陛下親政而後獻也。若權臣尚在，陛下未親大政，臣雖欲進獻，何由徹乙夜之覽？乃今何幸，獲備進讀。」蒙天顔欣然嘉納，須至申聞者。右謹具申中書門下省時政記房、中書門下省樞密院掌聖語時政記房，❸伏乞照會，謹狀。

端平元年十月　日翰林學士中奉大夫知制誥兼侍讀真德秀狀

❶ 明本、四庫本無此文。
❷ 「覽」，元本作「暇」。
❸ 「省」上，元本有「後」字。

真西山讀書記乙集上❶　大學衍義序

臣始讀《大學》之書，❷見其自格物致知、誠意正心、脩身齊家至於治國平天下，其本末有序，其先後有倫，蓋嘗撫卷三歎曰：「爲人君者，不可以不知《大學》；爲人臣者，不可以不知《大學》。爲人君而不知《大學》，無以清出治之源；爲人臣而不知《大學》，無以盡正君之法。」既又考觀在昔帝王之治，❸未有不本之身而達之天下者，❹然後知此書所陳，寔百聖傳心之要典，而非孔氏之私言也。三代而下，此學失傳，其書雖存，概以傳記目之而已。求治者既莫之或考，言治者亦不以望其君。獨唐韓愈、李翺嘗舉其說，見於《原道》、《復性》之篇，而立朝論議曾弗之及，❺蓋自秦、漢以後，尊信此書者，惟愈及翺，而亦未知其爲聖學之淵源，❻治道之根柢也，況其它乎？

臣嘗妄謂：「《大學》一書，君天下者之律令格例也，本之則必治，違之則必亂。」近世大儒朱熹，嘗成《章句》、❼《或問》，以析其義。寧皇之初，入侍經帷，又嘗以此書進講。顧治之君，儻取其書玩而繹之，則凡帝王爲治之序，爲學之本，洞然於胸次矣。臣不佞，竊思所以羽翼是書者，故剟取經文二百有五

❶「集上」，此二字原互乙，據後文改。
❷「之」，元本、四庫本作「一」。
❸「在昔」，四庫本無此二字。
❹「之」，四庫本作「諸」。
❺「論議」，此二字明本互乙。
❻「未」，四庫本作「不」。「其」，四庫本無此字。
❼「成」，元本、明本作「爲」。

字，載于是編，而先之以《堯典》、《皋謨》、《伊訓》與《思齊》之詩、《家人》之卦者，見前聖之規模不異乎此也；繼之以子思、孟子、荀況、董仲舒、楊雄、周敦頤之説者，見後賢之議論，不能外乎此也。以上論帝王爲治之序。❶堯、舜、禹、湯、文、武之學，純乎此者也；商高宗、周成王之學，庶幾乎此者也；漢、唐賢君之所謂學，已不能無悖乎此矣；而漢孝元以下數君之學，或以技藝，或以文辭，則甚繆乎此者也。以上論帝王爲學之本。上下數千載間，治亂存亡，皆繇是出。臣故斷然以爲君天下之律令格例也。雖然，人君之學，必知其要，然後有以爲用力之地。蓋明道術，辨人材，審治體，察民情者，人君格物致知之要也；明道術之目有四：曰天性人心之善，曰天理人倫之正，曰吾道異端之分，曰王道霸術之異。辨人材之目亦有四：曰聖賢觀人之法，曰帝王知人之事，曰姦雄竊國之術，曰憸邪罔上之情。審治體之目有二：曰德刑先後之分，曰義利重輕之別。❷察民情之目亦有二：曰生靈嚮背之由，曰田里戚休之實。崇敬畏，戒逸欲者，誠意正心之要也；崇敬畏之目有六：曰脩己之敬，曰事天之敬，曰臨民之敬，曰治事之敬，曰操存省察之功，曰規儆箴誡之助。戒逸欲之目有五：曰沉湎之戒，曰荒淫之戒，曰盤游之戒，曰奢侈之戒。而先之以總論者，所以兼戒四者之失也。謹言行，正威儀者，脩身之要也；二事無其目。重妃匹，嚴内治，定國本，教戚屬者，齊家之要也。重妃匹之目有四：曰謹選立之道，曰賴規儆之益，曰明嫡媵之辨，曰懲廢奪之失。嚴内治之目有四：曰宮闈内外之分，曰宮闈預政之戒，曰内臣忠謹之福，曰内臣預政之禍。定國本之目有四：曰建立之計宜蚤，曰諭教之法宜豫，曰嫡庶之分宜辨，曰廢奪之失宜監。教戚屬之目有二：曰外家謙謹之福，曰外家驕溢之禍。四者之道得，則治國平天下在其中矣。每條之中，首以聖賢之明訓，參以

❶「以上論」，此三字元本、明本無。下夾註同。

❷「重輕」，此二字元本、明本互乙。

前古之事蹟，得失之鑑，炳焉可觀。❶昔者入侍邇英，蓋嘗有志乎是。比年以來，屏居無事，迺得繙閲經傳，彙而緝之。畎畝微忠，朝思暮繹，所得惟此，祕之巾衍，❷以俟時而獻焉。其書之指，皆本《大學》，前列二者之綱，後分四者之目，所以推衍《大學》之義也，故題之曰《大學衍義》云。臣德秀謹序。

❶「焉」，元本、四庫本作「然」。
❷「衍」，四庫本作「笥」。

真西山讀書記乙集上大學衍義卷第一❶

帝王爲治之序

《堯典》：《虞書》篇名。典者，常也。「曰若稽古帝堯，曰若，發語辭。曰字與粵、越通用。稽，考也，言考古之帝堯其事云云也。曰放勳，放，至也，而兼大之意，❷如放乎四海之放。勳，功也。欽、明、文、思、安安。欽，敬也。思，去聲。允恭克讓，允，信也。克，能也。光被四表，格于上下。被，及也。四表，四外也。格，至也。上，天。下，地也。克明俊德，以親九族；明，明之也。俊，大也。以，用也。九族，高祖至玄孫之親。❸九族既睦，平章百姓；既，已也。睦，和輯也。平，均也。章，明也。百姓，畿内之民也。百姓昭明，協和萬邦；黎民於變時雍。」昭，亦明也。協，合也。於，美也。變，化也。時，是也。雍，和也。

臣按：此章紀堯之功德與其爲治之次序也。自鴻荒以來，羲、農、黄帝數聖人作，皆有功於生民，而堯之功爲尤大，故曰「放勳」，亦猶孔子稱堯曰：「巍巍乎其有成功也。」「欽、明、文、思」，堯之德也。欽謂無不敬。明謂無不照。文謂英華之發見。思謂意慮之深遠。「安安」，無所勉强之意，言其德性之美，出乎自然，不待用力，所謂性之者也。「允恭克讓」，❹堯之行也。

❶「真西山讀書記乙集上」，元本、明本、四庫本無此九字。「第」，明本作「之」，四庫本無此字，下同，不再出校。

❷「而兼大」，元本、明本、四庫本作「亦廣大」。

❸「玄」，原作「元」，避宋聖祖趙玄朗諱，今據明本、四庫本改，下同，不再一一出校。

❹「讓」，元本作「遜」，下同。

恭，非飾貌，❶故曰「允恭」。讓，非强爲，故曰「克讓」。所謂安而行之者也，積諸中者深厚，則發乎外者光明，故能覆冒四表而昭格兩間，此所謂帝者之德也。「克明俊德」，言能明其大德也。「欽、明、文、思」者，衆德之目。大德則其總名也。「明俊德」者，脩身之事。「親九族」者，齊家之事。所謂身脩而家齊也。「九族既睦，平章百姓」，所謂家齊而國治也。「百姓昭明，協和萬邦；黎民於變時雍」，所謂國治而天下平也。明曰「昭明」，明之至也。和曰「協和」，和之極也。曰「於變」，則無民之不化，無俗之不美，雍雍乎如歲之春，此所謂帝者之治也。❷先言「克明俊德」，謂堯能自明其德。次言「百姓昭明」，謂民亦有以明其德也。德者，人之所同得，本無智愚之間。凡民局於氣稟，蔽於私欲，故其德不能自明，必賴神聖之君明德爲天下倡，然後各有以復其初。民德之明，由君德之先明也。❸夫五帝之治，莫盛於堯，而其本則自「克明俊德」始，故《大學》以「明明德」爲新民之端。然則《堯典》者，其《大學》之宗祖歟！

《皋陶謨》亦《虞書》篇名。皋陶，舜之聖臣。謨，其所陳之謀也。曰：「慎厥身，脩思永。慎，敬謹也。厥，其也。永，長也。惇叙九族，惇，厚也。叙，次也。庶明勵翼，❹庶明，謂衆賢也。勵，勉也。翼，輔也。邇可遠在兹。」邇，近也。可遠，謂可推而及遠也。兹，此也。

❶「飾」，明本作「容」。
❷「此」，四庫本無此字。
❸「由」，明本作「亦」。
❹「明」，元本作「民」，下同。

臣按：皋陶爲帝陳謨，未及它事，而首以慎脩其身爲言。❶蓋人君一身，實天下國家之本，而「慎」之一言，又脩身之本也。「思永」者，欲其悠久而不息也。爲人君者，孰不知身之當脩？然此心一放，則能暫而不能久，必也常思所以致其謹者，今日如是，明日亦如是，以至無往而不如是，夫然後謂之「永」。不然，則朝勤而夕怠，乍作而遽息，果何益哉？後世人主，有初而鮮終者，由不知「思永」之義故也。謹則常敬而無忽，思則常存而不放，脩身之道備於此矣。然後以親親、賢賢二者繼之。「九族」，吾之屏翰也，必有以篤叙之，使均被其恩；「衆賢」，吾之羽翼也，必有以勸勵之，使樂爲吾助。「身」爲之本，而二者又各進其道焉，❷則自家可推之國，自國可推之天下，其道在此而已。《中庸》九經之序，其亦有所祖歟！

伊尹作《伊訓》《商書》篇名。伊尹，湯之聖相，湯孫太甲立，又相之。曰：「今王嗣厥德，嗣，繼也。今王，指太甲，謂繼成湯之德也。罔不在初！初，謂即位之初。立愛惟親，立敬惟長，始于家邦，終于四海。」

臣按：此即齊家、治國、平天下之序也。成湯蓋躬行之，故伊尹舉之，以訓太甲也。欲繼成湯之德，當在嗣位之初。初焉不謹，未有能終者也。德者何？❸愛

❶「慎」，原作「謹」，避宋孝宗趙昚諱，今據明本、四庫本改，下同，不再一一出校。
❷「進」，元本、四庫本作「盡」。
❸「者」，四庫本作「惟」。

親，敬長是也。人君之於天下，當無所不愛，而立愛則自親始；當無所不敬，而立敬則自長始。二者，愛、敬之本也。本既立，則自家而國，以及于天下，無不在吾愛、敬中者。苟無其本，而逆施焉，則其愛爲悖德，其敬爲悖禮，豈先王出治之道哉？

《詩・思齊》之二章：《思齊》，《大雅》篇名。「刑于寡妻，至于兄弟，以御于家邦。」刑者，儀刑之刑。寡妻，嫡妻也。御，治也。

臣按：此詩之《序》曰：「文王所以聖也。」説者謂文王世有賢妃之助，故能成其聖德。然后妃之所以賢，則又本於文王之躬化，故詩人歌之曰「刑于寡妻」，言文王之德儀于閨門也。閨門正矣，次及于兄弟，以治于家國，無不正焉，其本皆自文王之身始。孟子舉此詩以告齊王，而斷之曰：「言舉斯心加諸彼而已。」文王非人人化之也，脩吾身於此，而其效自形於彼，故當是時，内而后妃有躬儉節用之德，無險詖私謁之心；公子皆信厚；❶王姬亦肅雍：則化行於家矣。中林武夫莫不好德，汝墳婦人勉夫以正：則化行於國矣。視《堯典》之言，若出一揆，此帝王所以同道歟！❷

《易・《周易》也。家人・卦名。彖》曰：孔子辭。「家人，女正位乎内，男正位乎外；男女正，天地之大義也。家人有嚴君焉，父母之謂也。嚴，尊也。君，長也。父父，子子，兄兄，弟

❶「信」，明本作「仁」。
❷「所」上，四庫本有「之」字。

弟，夫夫，婦婦，而家道正；正家而天下定矣。」《象》曰：亦孔子辭。「風自火出，家人。君子以言有物而行有恒。」卦體离下巽上。离，火也。巽，風也。上九：「威如，吉。」《象》曰：「威如之吉，反身之謂也。」

臣按：《家人》一卦，皆言治家之道。二以陰爻居内卦之中，女正位乎内之象也；五以陽爻居外卦之中，男正位乎外之象也。古者爲宫室，辨内外，男子居外，凡梱外之事屬焉；女子居内，凡梱内之事屬焉。各有攸主，不相侵紊，自士庶人以上皆然，而人君之家所繫爲尤重，故《禮》有之曰：「天子聽男教，后聽女順。天子聽外治，后聽内職。」古者於男女内外之辨，其嚴如此，豈私意爲之哉？天陽而健，❶主生，覆於上；地陰而順，主形，載於下：此天地之正理也。男以剛健爲德，❷而所職者斷制；女以柔順爲德，而所職者奉承。男女各得其正，則合乎天地之理矣，一失其正，則悖乎天地之理矣。治家以嚴肅爲本。父母者，一家之君，嚴則家政舉，不嚴則家政壞。然所謂嚴者，非猛暴之謂也，父盡父之道，子盡子之道，推之兄弟、夫婦，莫不盡其道，上下肅然，無或少紊，如此則家道正。人君之家正，推之於天下，無不正者，故曰「正家而天下定矣」。卦體内離外巽，故言「風自火出」。❸君子觀此卦之象，知天下之事莫不由内而出。以家與國言，則國之治亂，自家而出。以身與

❶「而」，元本、四庫本作「爲」，下同。
❷「剛」，元本作「陽」。
❸「故」，元本作「蓋」。

家言，則家之正否，自身而出。故治國在於正家，而正家又在於反身。吾身言行一有不謹，則無以律其家矣。故言必有物，物謂有其實也；行必有常，常謂有常度也。言行必謹，吾身脩矣，推之家國，無不可者。上九一爻，復言治家之道，嚴威則吉。聖人慮後世昧其本旨，或以猛暴爲威，不知治身弗嚴，以威加人，未有能服之者，故以反身言之，欲人君自反其身，一言一動，凛然不苟，是則所謂「威如」也。合《彖》、《象》而觀，則家爲天下之本，身又爲家之本，蓋斷斷乎有不可易者。

《大學》：《禮記》篇名。「大學之道，在明明德，在親民，親，當作新。在止於至善。知止而後有定，定而後能静，静而後能安，安而後能慮，慮而後能得。物有本末，事有終始，知所先後，則近道矣。古之欲明明德於天下者先治其國，治，平聲。欲治其國者先齊其家，欲齊其家者先脩其身，欲脩其身者先正其心，欲正其心者先誠其意，欲誠其意者先致其知，致知在格物。物格而后知至，知至而后意誠，意誠而后心正，心正而后身脩，身脩而后家齊，家齊而后國治，國治而后天下平。自天子至於庶人，❶壹是皆以脩身爲本。其本亂而末治者，否矣。其所厚者薄，而其所薄者厚，❷未之有也。」

臣按：《堯典》諸書，皆自身而推之天下，至於先之以格物致知、誠意正心，而後次之以脩其身，則自《大學》始，發前聖未

❶「至」上，四庫本有「以」字。
❷「其」，元本無此字。

言之蘊，示學者以從入之塗，厥功大矣。

《中庸》：亦《禮記》篇名，孔子之孫子思所作也。❶子思名伋，曾子之門人也。「凡爲天下國家有九經：經者，經緯之經。曰脩身也，尊賢也，尊，猶敬也。親親也，上親字，謂親睦之也；下親字，宗族内外之親。❷敬大臣也，體群臣也，體，言體恤之如其身也。子庶民也，庶，衆也，言以子視其民也。來百工也，來，如招來之來。柔遠人也，柔，謂撫柔之柔。懷諸侯也。懷，猶念也。脩身則道立，尊賢則不惑，親親則諸父昆弟不怨，諸父，謂伯父、叔父也。昆，兄也。敬大臣則不眩，眩，惑也。體群臣則士之報禮重，子庶民則百姓勸，來百工則財用足，柔遠人則四方歸之，懷諸侯則天下畏之。齊明盛服，非禮不動，所以脩身也。去讒遠色，賤貨而貴德，所以勸賢也。尊其位，重其禄，同其好惡，所以勸親親也。官盛任使，所以勸大臣也。忠信重禄，所以勸士也。時使薄斂，所以勸百姓也。日省月試，既稟稱事，既，讀曰餼。所以勸百工也。送往迎來，嘉善而矜不能，所以柔遠人也。繼絶世，舉廢國，治亂持危，朝聘以時，厚往而薄來，❸所以懷諸侯也。凡爲天下國家有九經，所以行之者一也。」

先儒吕大臨曰：「天下國家之本在身，故脩身爲九經之本。然必親師友，❹然後脩身之道進，故尊賢次之。道之所進，莫先其家，故親親次之。由家以及朝廷，故敬大臣、體群臣次之。由朝廷以及其國，故子庶民、來百工次之。由其國以及天

❶「也」，原脱，據元本、明本、四庫本補。
❷「親」，元本、四庫本作「稱」。
❸「而」，元本作「以」。
❹「師」下，明本、四庫本有「取」字。

下，故柔遠人、懷諸侯次之。此九經之序也。視群臣猶吾一體，❶視百姓猶吾子，此視臣視民之别也。」

朱熹曰：「『脩身道立』以下，言九經之效也。『道立』謂道成於己，而可爲民表，所謂『皇建其有極』是也。❷『不惑』謂不疑於理。『不眩』謂不迷於事。『敬大臣』則信任專，而小臣不得以間之，故臨事而不眩也。『來百工』則通功易事，農末相資，故財用足。『柔遠人』則天下之旅皆悦而願出於其塗，故四方歸。『懷諸侯』則德之所施者博，而威之所制者廣矣，故曰『天下畏之』。」

或問：「九經之説奈何？」朱熹曰：「不一其内則無以制其外，不齊其外則無以養其中，静而不存則無以立其本，動而不察則無以勝其私，故『齊明盛服』，非禮不動，則内外交養，而動静不違，所以爲脩身之要也。信讒邪則任賢不專，徇貨色則好賢不篤，賈捐之所謂『後宮盛色則賢者隱處，❸佞人用事則静臣杜口』。蓋持衡之勢，此重則彼輕，理固然也，故去讒、遠色、賤貨而一於貴德，所以爲勸賢之道也。親之欲其貴，愛之欲其富，兄弟婚姻欲其無相遠，故尊位、重禄、同其好惡，所以爲勸親親之道也。大臣不親細事，則以道事君者，得以自盡，故官屬衆盛，足任使令，所以爲勸大臣之道也。盡其誠而恤其私，則

❶「一」，明本作「四」。
❷「皇」，原脱，今據明本、四庫本補。
❸「處」，元本、四庫本作「微」。

士無仰事俯育之累，而樂趨事功，故『忠信重禄』，所以爲勸士之道也。人情莫不欲逸，亦莫不欲富，故『時使薄斂』，所以爲勸百姓之道也。『日省月試』，以程其能，餼廩稱事，❶以償其勞，則不信度、作淫巧者無所容，惰者勉而能者勸矣。爲之授節以送其往，待以委積以迎其來，因能授任以嘉其善，不强其所不欲，以矜其不能，則天下之旅皆悦而願出於塗矣。❷無後者續之，如周武王立夏、商之後。已滅者封之，如齊桓公封衛國。❸治其亂，使上下相安，持其危，使大小相恤，朝聘有時而不勞其力，❹貢賜有度而不匱其財，則天下諸侯皆竭其力以蕃衛王室，❺而無倍畔之心矣。凡此九經，其事不同，然總其實，不出乎脩身、尊賢、親親而已。敬大臣、體群臣，則自尊賢之等而推之也。子庶民、來百工、柔遠人、懷諸侯，則自親親之殺而推之也。至於所以尊賢而親親，亦曰脩身之至，然後有以各當其理而無所悖耳。」

曰：「親親而不言任之以事者，何也？」曰：「此親親、尊賢並行不悖之道也。苟以親親之故，不問賢否，而輕屬任之，不幸而或不勝焉，治之則傷恩，不治則廢法，是以富之、貴之、親之、厚之，而不曰『任之以事』，是乃所以親愛而保全之也。若親而賢，則自當置之大臣之位，而尊之、敬之矣，豈但富貴之而已哉！觀於管、蔡監商

❶「餼」，四庫本作「既」。
❷「旅」，元本作「人」。
❸「桓」，原作「威」，避宋欽宗趙桓諱，今據明本、四庫本改，下同，不再一一出校。
❹「時」，明本作「節」。
❺「力」，明本作「忠」。

而周公不免於有過，及其致辟之後，則惟康叔、聃季相與夾輔王室，而五叔者有土而無官焉，則聖人之意，亦可見矣。」

曰：「信任大臣而無以間之，故臨事而不眩。使大臣而賢也則可，其或不幸而有趙高、朱异、虞世基、李林甫之徒焉，則鄒陽所謂『偏聽生姦，獨任成亂』，范雎所謂『妬賢嫉能，御下蔽上，以成其私，而主不覺悟』者，亦安得而不慮邪？」曰：「不然也。彼其所以至此，正坐不知九經之義而然耳。使其明於此義，而以脩身爲本，則固視明聽聰，而不可欺以賢否矣。能以尊賢爲先，則所置以爲大臣者必不雜以如是之人矣；不幸而或失之，則亦亟求其人以易之而已。豈有知其能爲姦以敗國，❶顧猶置之大臣之位，❷使之姑以奉行文書爲職業，而又恃小臣之察以防之哉？❸夫勞於求賢，❹而逸於得人，任則不疑，而疑則不任，此古之聖君賢相所以誠意交孚，兩盡其道，而有以共成正大光明之業也。如其不然，將恐上之所以猜防畏備者愈密，而其爲眩愈甚；下之所以欺罔蒙蔽者愈巧，而其爲害愈深。不幸而臣之姦遂，則其禍固有不可勝言者。幸而主之威勝，則夫所謂偏聽、獨任、御下、蔽上之姦，將不在於大臣而在於左右，❺其爲國家之禍，尤有不可勝言者矣。嗚呼危哉！」

❶「其能爲姦以」，此五字原漫漶不清，今據元本、明本、四庫本補。
❷「猶」，原漫漶不清，今據元本、明本、四庫本補。
❸「恃」，原漫漶不清，今據元本、明本、四庫本補。
❹「求」，元本作「進」。
❺下「在」字，明本作「移」。

熹又曰：「一者，誠也。一不誠，則九者皆爲虛文矣。」

臣按：九經之説，朱熹盡之矣。或謂《大學》先言誠意正心而後脩身，《中庸》九經之序乃自脩身始，何邪？曰「齊明盛服，非禮不動」，此所謂敬也。敬則意誠心正在其中矣。熹之以一爲誠，何也？曰：天下之理，一則純，二則雜。純則誠，雜則妄。脩身不一，善惡雜矣。尊賢不一，邪正雜矣。不二不雜，非誠而何？故舜曰「惟一」，伊尹曰「克一」，《中庸》曰「行之者一」。❶

孟子曰：「人有恒言，皆曰『天下國家』。天下之本在國，國之本在家，家之本在身。」

臣按：孟子謂「天下國家」乃世人常常稱道之言，而不知國乃天下之本，家乃國之本，身又家之本，其言蓋有序也。本猶木之根，本根固而後枝葉盛。爲治本末，亦猶是也。然《大學》言心，而此不言心者，蓋誠意正心，皆脩身之事，言身則心在其中矣。

孟子曰：「道在爾而求諸遠，爾，近也。事在易而求之難，❷人人親其親，長其長，而天下平。」

臣按：戰國之時，學道者不求之近而求之遠，不知堯、舜之道不離於徐行後長

❶「行」，原漫漶不清，今據元本、明本、四庫本補。

❷「之」，明本、四庫本作「諸」。

之際，而仁義之實止在乎尊親敬長之間；圖事者不求之易而求之難，不知闢土地、朝秦楚有甚於緣木求魚，而老吾老、幼吾幼則天下可運之掌。故孟子切切以告時君，欲其反求之吾身，而不責效於天下。蓋人君能親其親，則人亦莫不親其親；能長其長，則人亦莫不長其長。舉天下之人，而各親親，各長長，則和順輯睦之風行，而乖争陵犯之俗息，天下其有不平者乎？是亦由一家以達天下之意。

《荀子》：名況。「請問爲國？曰：聞脩身矣，而未聞脩國也。❶君者，槃也，槃圓而水圓；君者，盂也，盂方而水方；君者，源也，源清則流清，源濁則流濁。」

臣按：荀況之意，謂君身正則臣民亦正，故多爲之喻如此，亦有指哉。

董仲舒漢武帝時人，建元初，以賢良對策。曰：「爲人君者，正心以正朝廷，正朝廷以正百官，正百官以正萬民，正萬民以正四方。四方正，遠近莫敢不一於正，而亡有邪氣奸其間者，奸，犯也。是以陰陽和而風雨時，❷群生和而萬民殖。」

臣按：仲舒之論，自孟子之後，未有及之者。蓋朝廷者，天下之本；人君者，朝廷之本；而心者，又人君之本也。人君能正其心，湛然清明，物莫能惑，則發號施令，

❶「而」，此字明本、四庫本無。「聞脩」，四庫本作「嘗聞爲」，合於通行本《荀子》。

❷「和」，四庫本作「調」。

罔有不臧，而朝廷正矣。朝廷正，則賢不肖有別，君子小人不相易位，而百官正矣。自此而下，特舉而措之耳。夫天之與人，本同一氣，人事正則正氣應之，此善祥之所由集也；❶人事不正則邪氣應之，此災異之所由臻也。其本在人君之一心而已。嗚呼！可不謹歟！

《揚子》：名雄，字子雲，漢成、哀間大儒，❷著《法言》。「或問大。曰：『小。』問遠。曰：『邇。』未達。曰：『天下爲大，❸治之在道，不亦小乎；四海雖遠，治之在心，不亦邇乎。』」

臣按：❹道即理也。天下雖大，同此一理，人君所爲，循理則治，❺悖理則亂，故曰『治之在道』；四海雖遠，同此一心，❻人君心正則治，心不正則亂，故曰『治之在心』。❼一理可以貫萬事，❽治大不在小乎；一心可以宰萬物，❾治遠不在邇乎。

周敦頤敦頤，字茂叔，道州營道人，本朝熙寧、元豐間，以郎官爲監司，著《太極圖說》、《通書》，得孔孟之微指。❿曰：「治天下有本，身之謂也；治天下

❶「此」，此字元本無。
❷「漢成哀間大儒」，此六字明本無。
❸「爲」，四庫本作「雖」。
❹「臣按」，此二字原漫漶不清，今據元本、明本、四庫本補。
❺「循理則」，此三字原漫漶不清，今據元本、明本、四庫本補。
❻「同此一心」，此四字原漫漶不清，今據元本、明本、四庫本補。
❼「在」，原漫漶不清，今據元本、明本、四庫本補。
❽「一」，原漫漶不清，今據元本、明本、四庫本補。
❾「萬物」，此二字原漫漶不清，今據元本、明本、四庫本補。
❿「微指」，此二字原漫漶不清，今據元本、明本、四庫本補。

有則，家之謂也。則，❶猶準也。❷本必端，端本誠心而已矣；則必善，善則和親而已矣。端，正也。誠，實也。親，謂父子、兄弟、夫婦之屬。和，猶睦也。家難而天下易，家親而天下疏。❸家人離，必起於婦人，故《睽》次《家人》，以二女同居，而志不同行也。《睽》、《家人》，皆《易》之卦名也。《睽》卦兑下離上，兑，少女也。離，中女也。二女同居而異意，❹故爲睽乖之象。堯所以釐降二女于嬀汭，『舜可禪乎？吾兹試矣』。❺釐，理也。降，下也。嬀，水名。汭，水北，舜所居也。是治天下觀于家，治家觀于身而已矣。❻身端，心誠之謂也。誠心，復其不善之動而已矣。復，反也。不善之動，妄也。妄復則无妄矣，无妄則誠焉。❼故《无妄》次《復》，而曰『先王以茂對時育萬物』，深哉！」❽《无妄》、《復》，亦二卦名。

臣按：敦頤之言，與前聖實相符契。蓋心不誠，則私意邪念紛紜交作，欲身之脩，得乎？親不和則閨門乖戾，情意隔絶，欲家之正，得乎？夫治家之難，所以甚於治國者，門内尚恩，易於揜義故也。❾世之人固有勉於治外者矣，至其處家，則或狃於妻妾之私，或牽於骨肉之愛，鮮克以正自檢者，而人君尤甚焉。漢高帝能誅秦滅項，而不能割戚姬、如意之寵；唐太宗

❶「則」，原漫漶不清，今據元本、明本、四庫本補。
❷「準」，原漫漶不清，今據元本、明本、四庫本補。
❸「疏」下，四庫本有「也」字。
❹「意」，元本、四庫本作「志」。
❺「吾」，原漫漶不清，今據元本、明本、四庫本補。
❻「治家」，此二字原脱，今據元本、四庫本補。「于」，原漫漶不清，今據元本、明本補。「而」，四庫本無此字。
❼「焉」，四庫本作「矣」。
❽「深哉」，此二字原漫漶不清，今據元本、明本、四庫本補。
❾「故也」，此二字元本、四庫本無。

能取孤隋，攘群盜，而閨門慚德，顧不免焉。蓋疏則公道易行，親則私情易溺，此其所以難也。不先其難，未有能其易者。漢、唐之君，立本作則既已如此，何怪其治天下不及三代哉！夫女子陰柔之性，鮮不妬忌而險詖者，故二女同居，則猜間易生。堯欲試舜，必降以二女者，能處二女，則能處天下矣。舜之身正，而刑家如此，故堯禪以天下而不疑也。身之所以正者，由其心之誠。誠者無他，❶不善之萌動于中，則亟反之而已。誠者，天理之真；❷妄者，❸人爲之僞。妄去則誠存矣，誠存則身正，身正則家治，❹推之天下，猶運之掌也。敦頤之言，淵乎旨哉！

真西山讀書記乙集上大學衍義卷第一

❶「無他」，此二字原漫漶不清，今據元本、明本、四庫本補。

❷「真」，原破損不清，今據元本、明本、四庫本補。

❸「妄者」，此二字原漫漶不清，今據元本、明本、四庫本補。

❹「則家」，此二字原漫漶不清，今據元本、明本、四庫本補。

真西山讀書記乙集上大學衍義卷第一

帝王爲學之本

堯、舜、禹、湯、文、武之學❶

《大禹謨》：《虞書》篇名，紀大禹所陳之謀謨。「帝曰：『來，禹！此舜命禹之辭。人心惟危，道心惟微，惟精惟一，允執厥中。』」

朱熹曰：「上古聖神，❷繼天立極，而道統之傳，有自來矣，其見於經，則『允執厥中』者，堯之所以授舜也。『人心惟危，道心惟微，惟精惟一，允執厥中』者，舜之所以授禹也。堯之一言，至矣！盡矣！而舜復益之以三言者，則所以明夫堯之一言，❸必如是而后可庶幾也。夫心之虛靈知覺一而已矣，而以爲有人心、道心之異者，以其或生於形氣之私，或原於性命之正，而所以爲知覺者不同，是以或危殆而不安，或微妙而難見爾。然人莫不有是形，故雖上智不能無人心，亦莫不有是性，故雖下愚不能無道心。二者雜於方寸之間而不知所以治之，則危者愈危，微者愈微，而天理之公，卒無以勝人欲之私矣。精則察夫二者之間而不雜也，一則守其本心之正而不離也。從事於斯，無少間斷，

❶「堯舜禹湯文武之學」，此八字原無，今據明本、四庫本補。

❷「神」，明本、四庫本作「人」。

❸「所」，元本、四庫本作「欲」。

則道心常爲一身之主，❶而人心每聽命焉，則危者安，微者著，❷而動静云爲自無過、不及之差矣。夫堯、舜、禹，天下之大聖也；以天下相傳，天下之大事也。以天下之大聖行天下之大事，而授受之際，丁寧告戒，不過如此，則天下之理，豈有以加於此哉？」

臣按：「人心惟危」以下十六字，乃堯、舜、禹傳授心法，萬世聖學之淵源，人主欲學堯、舜，亦學此而已矣。先儒訓釋雖衆，獨朱熹之説最爲精確。夫所謂「形氣之私」者，指聲、色、臭、味之欲而言也。「性命之正」者，指仁、義、禮、智之理而言也。聲、色、臭、味之欲皆發於氣，所謂人心也。仁、義、禮、智之理皆根於性，所謂道心也。今即人主一身言之，宫室之欲其安，膳服之欲其美，與夫妃嬪侍御之奉，觀逸游田之樂，此人心之發也。是心爲主，而無以裁制，則物欲日滋，其去桀、紂不遠矣。知富貴之不可恃而將之以憂勤，知驕侈之不可肆而節之以恭儉，知旨酒厚味爲迷心之鴆毒思所以卻之，知淫聲美色爲伐性之斧斤思所以遠之，此道心之發也。是心爲主，而無以汩喪，則理義日充，其去堯、舜不遠矣。人心之發，❸如銛鋒，如悍馬，有未易制馭者，故曰「危」。道心之發，如火始然，如泉始達，有未易充廣者，故曰「微」。惟平居莊敬自持，❹察一念之所從

❶「則」，明本作「使」。
❷「微」上，元本有「而」字。
❸「人」上，明本有「然」字。
❹「也以天下相傳」以下至「惟平居」，原脱約三百五十四字，今據元本、明本、四庫本補。

起，❶知其爲聲、色、臭、味而發，則用力克治，不使之滋長；知其爲仁、義、禮、智而發，則一意持守，不使之變遷。夫如是，則理義常存，而物欲退聽，以之酬酢萬變，無往而非中矣。蓋主於中，則曰「道心」，形諸用，則曰「中道」，本非二事也，欲學堯、舜者，其惟用力於此乎！

《益稷》：亦《虞書》篇名。「禹曰：『都！都，美也。帝，慎乃在位。』帝曰：『俞！』俞，然也。禹曰：『安汝止，惟幾惟康。幾，微也。康，安也。其弼直，惟動丕應。傒志丕，大也。傒，待也。以昭受上帝，天其申命用休。』」申，重也。休，美也。

臣按：禹既以「慎」之一言戒帝矣，猶謂未盡其義，又爲三言以敷析之。「安汝止」者，謂安其心之所止也。人之一心靜而後能動，定而後能應。若其膠膠擾擾，將爲物役之不暇，又何以宰萬物乎？先儒謂：「心者，人之北辰。」辰惟居其所，故能爲二十八宿之綱維；心惟安所止，故能爲萬事之樞紐。然欲其常安，則有道焉。「幾」者，念慮萌動之初。「康」者，治安愉佚之際。幾微之不察，則喜、怒、哀、樂有時而失節，治安之不戒，則盤樂怠傲有時而或肆。如是而欲安所止，其可得乎？曰「安止」，曰「幾康」者，聖人養心之要法也。心得其養，則能慎，乃在位矣。又必輔弼之臣，莫非正直，則內外交養，無時而不安，非惟人應之，天亦應之矣。舜以「精一」、「執中」告禹，禹復以「安止」、「幾康」告舜。用功若異，而歸宿實同。欲知舜、

❶「起」，明本作「趣」。

禹之學者，合而玩之，可也。

《仲虺之誥》《商書》篇名。仲虺，湯之左相，作此以告成湯。曰：「德日新，萬邦惟懷；懷，謂心歸之也。志自滿，九族乃離。志者，心之所存也。滿，驕盈也。離，散也。王懋昭大德，建中于民，建，立也。中者，無過、不及之謂。以義制事，制，裁制也。以禮制心，垂裕後昆。予聞曰：『能自得師者王，謂人莫己若者亡。好問則裕，自用則小。』」

臣按：此仲虺勉湯之辭，欲其於身心用其功也。德脩於身者日新而不已，則萬邦惟懷，所謂多助之至，天下順之也。心之所存者驕盈自足，則九族乃離，所謂寡助之至，親戚畔之也。「日新」則日進一日，堯、舜兢業之事也。「自滿」則日怠一日，後世人主不克終之事也。治亂之分，在此而已。「懋昭大德」，即所謂日新其德也。「懋」者，欲其常勉。「昭」者，欲其常明。此心無時而不勉，則其德無時而不明。「懋」之一言，乃其機栝也。《大學》所引湯之《盤銘》，即其事也。「懋昭大德」者，脩身之事，《大學》所謂「明明德」也。「建中于民」者，以身率人之事，《大學》所謂「新民」也。「中」者，民性之本然，惟因物有遷，故失其正，聖人以一身爲民之極，使望而趍之，皆歸於中，此所謂「建中于民」也。然其道豈有它哉？「以義制事」，「以禮制心」而已。蓋事有萬端，未易裁處，惟揆之以當然之理，則舉措適當，無一事之不中矣；心有萬慮，未易執持，惟内主於敬，而視、聽、言、動不敢肆焉，則周旋中禮，而無一念之不中矣。己之中，乃民之所由中也。夫王者所以爲法後世者，義與

禮而已。道備於身而無闕，則法垂於後而有餘，然必不恃己之善，以資夫人之善乃可以興。反是，則危亡之道也。虛心好問，則天下之善皆歸於我，豈不裕乎？矜能自任，則一己之善其與幾何，豈不小乎？成湯，聖人也，而仲虺勉之以學，丁寧切至，有如此者，後之人主，可不深味其言？

伊尹作《咸有一德》亦《商書》篇名，作此以告太甲。曰：「惟尹躬暨湯咸有一德。」躬，身也。暨，及也。咸，皆也。又曰：「德惟一，動罔不吉；德二三，動罔不凶。」又曰：「終始惟一，時乃日新。」又曰：「德無常師，主善爲師；善無常主，協于克一。」協，合也。

臣按：孟子曰：「湯之於伊尹，學焉而後臣之。」又曰：「湯武身之也。」則成湯之聖，蓋由學入，而其所以有一德者，伊尹輔佐之力也。伊尹至此，又舉以告太甲焉。一者何？純而不雜，常而不息之謂也。吉凶者，善惡之應。人之秉德也，純善而能常，則動無非吉矣；不純乎善而人欲參之，不常乎善而人欲間之，則二三其德，而動無非凶矣。❶《易》以日新爲盛德，先儒謂「人之學不日進則日退」，故德不可以不日新。不日新者，不一害之也，始勤而終怠，始敬而終肆，以一出一入之心爲或作或輟之事，德何自而新乎？終始之間，常一不變，則德日以新矣。然德無定名，有凶有吉，將何所擇而師之？要當主其善者以爲師。善者斯德，而不善者非德也。

❶「而」，四庫本作「則」。

善無定體，將何所擇而主之？要當以協于一者爲主。一者斯善，而不一者非善也。天下之理，凡出於一者，無有不善，如乍見入井之孺子，而惻隱興焉，此時未有它念之雜，一而善也。纔有納交要譽之心，則不一而非善矣。故考德者，以善爲主，而擇善者，又以一爲主。太甲悔過遷善之後，伊尹猶慮其擇善未精，執德不定，而轉移於它日，故特作《一德》之書以告之，而精要莫切於此數語。嗚呼！「惟精惟一」，舜將遜位，而後以告禹。《咸有一德》，伊尹將告歸，而後以告太甲。付授丁寧之意如此，爲人君者，可不味斯言乎？

周公作《立政》：《周書》篇名，公作此，以戒成王。「文王惟克厥宅心，宅心，謂安定其心。❶乃克立茲常事司牧人，❷以克俊有德。」

臣按：文王之「宅厥心」，即大禹所謂「安汝止」也。堯、舜以來，累聖相傳，一本乎此。成王即政之始，周公恐其知文王之治法而未知文王之心法也，故作此書。以《立政》爲名，所陳皆命官用人之事。而必以宅心爲先。蓋用人乃立政之本，而宅心又用人之本也。夫政事之脩廢，由用人之得失。爲人君者，孰不知之？而用舍之間，鮮不易位者，心無定主，而是非邪正得以眩之故也。文王惟能安定其心，故能立此常事司牧之人，皆賢而有德者。心猶水然，撓而濁之不見山嶽，淵澄弗動毛髮燭焉。惟至公可以見天下之私，惟至正可以

❶「定」，四庫本作「宅」。
❷「乃」，元本作「故」。

見天下之邪，惟至靜可以見天下之動。文王之用人，所以皆適其當者，由其能宅心之故也。文王生知之聖，若無所事乎學，而其所謂克宅心者，❶是乃文王之學也。然不曰「克宅厥心」，而曰「克厥宅心」者，❷亦猶《皋謨》不曰「慎脩厥身」，而曰「慎厥身脩」也。讀者其可以辭害意哉？

《洪範》：《周書》篇名。洪，大也。範，法也，言治天下之大法。「惟十有三祀，武王即位之十三年也。商曰祀，周曰年。箕子義不臣周，故仍稱祀。王訪于箕子。箕子，殷父師也。武王勝殷殺紂，立紂子武庚，以箕子歸而訪問之。箕，國也。子，爵也。王乃言曰：『嗚呼！歎辭。惟天陰騭下民，陰，默也。騭，升也。相協厥居，相，助也。協，合也。我不知其彝倫攸叙。』彝，常也。倫，理也。攸，所也。叙，次也。箕子乃言曰：『我聞在昔，鯀陻洪水，汩陳其五行。鯀，禹之父也。陻，塞也。汩，亂也。陳，列也。帝乃震怒，帝，即天也，主宰之謂。震，動也。不畀洪範九疇，彝倫攸斁。畀，與也。疇，類也。斁，敗也。鯀則殛死，鯀治水九載，功用弗成，舜殛之于羽山而死。禹乃嗣興。禹，鯀之子也，舜舉之以代鯀。嗣，繼也。❸興，起也。天乃錫禹洪範九疇，錫，亦與也。彝倫攸叙。初一曰五行，一曰水、二曰火、三曰木、四曰金、五曰土，以其流行於天地之間，故曰行。次二曰敬用五事，一曰貌、二曰言、三曰視、四曰聽、五曰思。次三曰農用八政，一曰食、二曰貨、三曰祀、四曰司空、五曰司徒、六曰司寇、七曰賓、八曰師。師，兵也。農，厚也。次四曰協用五紀，一曰歲、二曰月、三曰日、四曰星辰、五曰曆數。協，合也，以人占天，欲其協合也。次五曰建用皇極，建，立也。皇，君也。極，至也。立極於上，使人望而從之，故曰

❶「心」，原誤作「云」，今據元本、明本、四庫本改。

❷「而曰克厥宅心」，此六字明本無。

❸「也」，原脱，今據元本、明本、四庫本補。

建用。次六曰乂用三德，一曰正直、二曰剛克、三曰柔克。治人之道，用此三者，故曰乂用。次七曰明用稽疑，曰擇建立卜筮，人所以稽決疑惑，故曰明用。次八曰念用庶徵，曰雨、曰暘、曰燠、曰寒、曰風、曰時。徵，驗也。念，謂念念在此。次九曰嚮用五福，一曰壽、二曰富、三曰康寧、❶四曰攸好德、五曰考終命。攸好德者，所好者善也。考終命者，得正而終也。嚮，慕也。威用六極。』」一曰凶短折、二曰疾、三曰憂、四曰貧、五曰惡、六曰弱。凶短折，則壽與考終之反也。疾與憂，則康寧之反。惡與弱，則攸好德之反。六極之極，謂窮極也，與皇極之義不同。威，猶畏也。

臣按：武王克商之初，未皇它事，首以彝倫之叙，訪于亡國之臣。訪云者，不敢召而就問之也。彝倫者，治天下之常理，先後本末，各有自然之理，非人之所爲，乃天之所設也。天之於民，既默陟之於善，❷又助合其厥居。然君師治教之責，則於我乎屬，我乃未知常理之次叙焉，❸此所以問于箕子也。堯憂洪水，使鯀治之，鯀不能因性順導，顧乃隄而塞之，以激其勢。水既失性，火、木、金、土從而汩亂。蓋水者，五行之首，一行亂則五者皆亂矣。五行天之道，鯀汩而亂之，則逆乎天矣。故天動威怒而不與以大法九疇。鯀以殛死，禹繼而興，隨山濬川，行所無事，而水患以平，天乃以大法九疇與之，神龜負文出於洛水。龜所負者，數爾。大禹，聖人，心與天通，見其數而知其理，因次之以爲九類，即今九疇是也。初一至次九，即所謂彝

❶「曰」下，元本有「保」字。
❷「陟」，元本作「涉」。
❸「乃」，元本作「則」。

倫也。

五行者，天之所生以養乎人者也，其氣運乎天而不息，其財用於世而不匱，其理則賦於人而爲五常。以天道言之，莫大於此，故居九疇之首。

五事者，天之所賦而具乎人者也：貌之恭，言之從，視之明，聽之聰，思之睿，皆性之本然也。必以敬用之，則能保其本然之性；不以敬用之，則貌必至於嫚，言必至於悖，以視聽則昏且窒，以思慮則粗且淺，而本然之天喪矣。❶五者，治身、治心之要。以人事而言，莫切於此，故居五行之次。

身、心既治，然後可施之有政。食、貨，生民之本。衣食既足，不可忘本，故有司空之祀焉。❷居民既得其安矣，又有司徒之教焉。教之而不從者，又有司寇之刑焉。接遠人以禮，而威天下以兵。凡此皆所以厚民生，故曰「農用八政」。民政既舉，則欽天授人有不可後，於是繼以歲、月、日、時、星辰、曆數之紀，推步占驗，必求以合乎天，故曰「協用五紀」。

皇者，君之稱。極者，極至之義。標準之名位乎中，而四方所取則也。故居人君之位者，由一身而至萬事，莫不盡至而後可以爲民之極。建者，立之於此，而形之於彼之謂，故曰「建用皇極」。

至於正直、剛、柔之施，又必視時之治否，因俗之强弱。君當攬權，無使威福之移於下；臣當循法，無使顓恣而僭乎上。爲治之道，無越乎此，故曰「乂用三德」。

❶「天」，元本、四庫本作「性」。

❷「司空之」，此三字原無，今據元本補。

國有大事，必先詳慮於己，而後謀之於人，人不能決，則又諏之卜筮，以決之於天。天人相參，事無過舉，所以保其極而不失也，故曰「明用稽疑」。

五事之得失，極之所以建不建也。然何從而驗之？觀諸天而已。雨、暘、燠、寒、風，皆以其時，則建極之驗也；五者常而無節，是則不極之驗也。❶ 天人相應若影響，❷然人君所當念念而致察也，故曰「念用庶證」。❸

皇極建則舉世之人皆被其澤，而五福應之，故堯、舜之民無不仁且壽者，此人君之所當嚮慕也，故曰「嚮用五福」；皇極不建則舉世之人皆蒙其禍，而六極隨之，故桀、紂之民無不鄙且夭者，此人君之所當畏懼也，故曰「威用六極」。

洪範九疇，六十有五字爾，而天道人事無不該焉。原其本，皆自人君一身始，此武王之問，箕子之對，❹所以爲萬世著龜也。

《禮·踐阼》篇：《大戴禮》篇名。「武王踐阼三日，阼者，君之階，故人君即位，謂之踐阼。召師尚父而問焉，即太公望。曰：『黃帝、顓帝之道存乎？』曰：『在丹書。王欲聞之，則齋矣。』齋三日，王端冕，師尚父亦端冕，奉書而入。王東面而立，師尚父西面道書之言曰：『敬勝怠者吉，怠勝敬者滅。義勝欲者從，欲勝義者凶。凡事不强則枉，弗敬則不正。枉者滅廢，敬者萬世。』王聞書之言，惕若恐懼，而爲

❶「是」，元本、四庫本無此字。
❷「應」，原漫漶不清，今據元本、明本、四庫本補。
❸「證」，四庫本作「徵」。
❹「對」，元本、四庫本作「言」。

成書於席之四端爲銘焉，❶於几、於鑑、於盥槃、於楹、於杖、於帶、於履屨、於觴豆、於户牖、於劍弓矛爲銘焉。」

臣按：武王之始克商也，訪《洪範》於箕子，其始踐阼也，又訪《丹書》於太公，可謂急於聞道者矣。而太公望所告不出「敬」與「義」之二言。蓋敬則萬善俱立，怠則萬善俱廢；義則理爲之主，欲則物爲之主，吉凶存亡之所由分，上古聖人已致謹於此矣。武王聞之，惕若戒懼而銘之器物，以自警焉。蓋恐斯須不存，而怠與欲得乘其隙也。其後孔子贊《易》，於《坤》之六二曰：「敬以直内，義以方外。」先儒釋之曰：「敬立而内直，義形而外方。」蓋敬則此心無私邪之累，内之所以直也；義則事事物物各當其分，外之所以方也。自黄帝而武王，自武王而孔子，其皆一道與！

以上叙堯、舜、禹、湯、文、武之學。

或謂堯、舜而下，皆生知之聖，今以學言，何哉？蓋生而可知者，義理之源爾，若夫治己治人之法，固不能無待於學也。傳稱堯、舜、禹、湯，莫不有師，考之《論語》，則「信而好古」者，孔子之所自許也；「學之不講」者，孔子之所嘗憂也。又曰：「我非生而知之者，好古，敏以求之也。」又曰：「十室之邑，必有忠信，不如丘之好學也。」則雖生知之聖，未有不從事於學者。然自商以前，未有學之名，觀《書》所載，數聖人之心傳面

❶「而」上，四庫本有「退」字。「成」，四庫本作「戒」。

命與君臣之間胥訓胥告者，無非學也。願治之主，誠即其全書而熟復之，❶則千載聖學之源流將瞭然於胸中，彊勉力行，二帝三王之盛可以企及也。今特撮其大要，著之於篇，以見學之有本云。

真西山讀書記乙集上大學衍義卷第二

❶「熟」，原漫漶不清，今據元本、明本、四庫本補。

真西山讀書記乙集上大學衍義卷第三

帝王爲學之本

商高宗、周成王之學❶

《書・説命》：《商書》篇名。説，傅説也，築于傅巖之野，高宗夢得之，立以爲相，作《説命》三篇。「王曰：『來，汝説！台小子舊學于甘盤，台，予也。小子，高宗謙稱也。甘盤，商賢臣。既乃遯于荒野，入宅于河，自河徂亳，暨厥終罔顯。遯，隱也。徂，往也。河、亳，皆地名。暨，及也。罔，無也。顯，明也。爾惟訓于朕志。訓，教也。若作酒醴，爾惟麴糵；若作和羹，爾惟鹽梅。爾交脩予，罔予棄，予惟克邁乃訓。』邁，行也。乃，汝也。説曰：『王！人求多聞，時惟建事，建，立也。學于古訓，乃有獲。獲，得也。事不師古，師，法也。以克永世，克，能也。永，長也。匪説攸聞。匪，非也。惟學，遜志務時敏；遜，謙抑也。務，專力。❷敏，速也。厥脩乃來。允懷于兹，允，信也。懷，念也。兹，此也。道積于厥躬。積，聚也。厥，其也。躬，身也。惟斆學半，斆，教也。念終始典于學，典，常也。厥德脩罔覺。罔，無也。覺，猶知也。監于先王成憲，監，視也。先王，謂成湯。憲，法也。其永無愆。永，長也。愆，過也。惟説式克欽承，式，用也。克，能也。欽，敬也。承，奉也。旁招俊乂，旁，廣也。俊，賢也。乂，謂有治人之才也。列于庶位。』」庶，衆也。位，職也。

❶「商高宗周成王之学」，此八字原無，今據四庫本補。

❷「力」，元本、四庫本作「也」。

臣按：高宗之爲太子也，學于甘盤。學未大成，而甘盤遯歸荒野，自河而亳，不知所終。高宗自失甘盤，茫然無所於學，既得傅説，遂命之以續甘盤之業。「爾惟訓于朕志」者，望説以格心之事也。酒非麴蘖不成，羹非鹽梅不和，人君非賢者脩輔無以進其德，汝交脩我，而無棄我，我能行汝之教。高宗之望於説者如彼其切，説其可忘言乎？「王！人所以求多聞」者，是惟立事而已。學必施於事，然後爲有用之學，不然則所聞雖多，果何爲哉？「古訓」者，古先聖王之訓，若《書》之《典》、《謨》是也。學必求之古訓，然後有得；若讀非聖之書，其何益乎？「獲」者，得之於己也。學必自得，然後爲功，不然則道自道，我自我，猶未嘗學也。人君行事，當以古人爲師，若自任己意，不師古昔，而能長治久安者，無是理也。於是又言爲學之要，惟在「遜志時敏」。「遜志」者，卑遜其心，雖有，如未嘗有也。「時敏」者，進脩及時，日新而又新也。❶ 凡人之害于學者，驕與怠而已。驕則志盈，善不可入；怠則志惰，功不可進。「遜」則不驕，「敏」則不怠，所脩之道，自將源源而來，如井之泉，愈汲愈有矣。夫人孰不知此？然體之不誠，則雖得易失。惟信之深，念之篤，然後「道積于厥躬」。「積」，猶積善之積。今日造一理，明日又造一理；今日進一善，明日又進一善。持久不替，則道積于身。身即道，道即身，渾然無間矣。於是又言斆之與學，各居其半，我之所教，僅能半之。高宗於此，尤當自力，必也一念終始，常在於

❶ 「又」下，元本、明本有「日」字。

學，無少間斷，然後德之所脩有不知其然而然者。❶曰「終始」，不曰「始終」者，❷學無止法也。上言道之積，下言德之脩者，以理言之是謂道，以所得言之是謂德，非有二也。

説論爲學之方至矣，猶慮高宗未知所法，則又勉之以成湯爲法。成湯既聖矣，❸德猶恐其有慚，過必改而不吝。儻能視其成法，安得有愆？君德既脩，然後大臣可舉其職，招賢能以列庶位，説其敢不敬承乎？學之一字，❹前此未經見也，高宗與説始言之，遂開萬古聖學之源，其功亦大矣哉！

《敬之》：群臣進戒成王之詩。「維予小子，不聰敬止。日就月將，就，成也。將，大也。學有緝熙于光明。緝，續也。熙，廣也。佛時仔肩，佛，音弼，輔也。時，是也。仔，任也。肩，負也。示我顯德行。」

臣按：成王即政之初，群臣進戒，首以「敬之敬之」爲言，成王則謂「予小子」「不聰」，而未能敬，方期日有所就，月有所進。❺其道何由？惟學而已，蓋學則有緝熙光明之功。❻凡人之性，本自光明，《大學》所謂「明德」是也。❼惟其學力弗繼，是

---

❶「然後德」，此三字原漫漶不清，今據元本、明本、四庫本補。

❷「始終」，此二字原漫漶不清，今據元本、明本、四庫本補。

❸「聖」，元本、明本、四庫本作「盛」。

❹「字」，元本、明本作「事」。

❺「進」，四庫本作「將」。

❻「熙」，此字原漫漶不清，今據元本、明本、四庫本補。

❼「是」，此字原漫漶不清，今據元本、明本、四庫本補。

以本然之光明日以闇晦。今當從事於學，❶猶婦功之績，接續而不已，以廣吾本性之光明。❷然輔弼吾，使能當此負任，則群臣之責也。❸願示我以顯明之德行，使曉然知用力之方。❹此成王慮學之難進，故望於群臣者如此。德者行之本，行者德之發。成王之學，惟欲充其性之光明，進其身之德行，豈後世務外者比哉？

以上敘商高宗、周成王之學。

臣按：二君初非聖人之資，惟其知學之本，故能克己蹈道，卒爲商、周令主，後世未有及之者。學之有功於人如此哉！

帝王爲學之本

漢高、文、武、宣之學❺

漢高帝初定天下，太中大夫陸賈，時時前稱説《詩》、《書》。帝曰：「乃公居馬上得之，乃公，帝自稱也。安事《詩》、《書》？」賈曰：「馬上得之，寧可以馬上治之乎？文武並用，長久之術也。鄉使秦已并天下，脩仁義，

❶「今」，此字原漫漶不清，今據元本、明本、四庫本補。
❷「本」，此字原漫漶不清，今據元本、明本、四庫本補。
❸「責」，此字原漫漶不清，今據元本、明本、四庫本補。
❹「方」，此字原漫漶不清，今據元本、明本、四庫本補。
❺「帝王爲學之本漢高文武宣之學」，此十三字原無，今據四庫本補。

法先聖，陛下安得而有之？」帝有慚色，❶謂賈曰：「試爲我著秦所以失天下，吾所以得之者，及古成敗之國。」賈乃粗述存亡之證，凡著十二篇，每奏一篇，帝未嘗不稱善，稱其書曰《新語》。

先儒胡宏曰：「賈之對宜曰：『陛下之得天下，非專馬上之力也。蓋陛下本以寬大長者，受懷王入關之命，爲天下除殘賊，所過亡鹵掠，赦秦降王子嬰，財物無所取，婦女無所幸，約法三章，父老唯恐陛下不爲秦王，庶幾三代得天下之仁；項王負約，王陛下於蜀漢，❷陛下忍而就國，用蕭何爲相，❸養其民以致賢人，❹收用巴、蜀，還定三秦，項羽賊殺義帝，陛下舉軍縞素，告諸侯而伐之，庶幾三代取天下之義；不齷齪自用，多大略，得英雄心，師張良，任陳平，將韓信，庶幾堯、舜、禹、湯、文、武知人之明；鎮撫百姓，下令軍士不幸死者，吏爲衣衾棺斂，❺轉送其家，庶幾堯、舜、禹、湯、文、武哀鰥寡、恤孤獨之政：此數者，陛下所以得天下也。今天下已定，願陛下退叔孫通，聘魯二生，使與張良、四皓及如臣者，共論所以承三代之宜，定一代大典，以幸天下，以詔萬世。』使陸賈有是對，而漢祖用其言，則必六宮有制，適庶有辨，教養子弟有法，后、夫人、嬪婦，各得其所矣。又安有戚夫人爲人彘，趙王如意、淮陽王友、梁王恢之皆不得其死哉？ 又安有審

❶「有」，此字原漫漶不清，今據元本、明本、四庫本補。
❷「陛下」，此二字原漫漶不清，今據元本、明本、四庫本補。
❸「何」，此字原漫漶不清，今據元本、明本、四庫本補。
❹「以」，此字原漫漶不清，今據元本、明本、四庫本補。
❺「吏」，元本、明本、四庫本作「更」。

食其瀆亂宮闈之醜，❶而吕氏至於族滅，後世有外戚之禍哉？則必制國有法，荆王賈、楚王交、代王喜、齊王肥不封數十縣，而伏羲、神農、黄帝、堯、舜、禹、湯、文、武及皋陶、伊、傅、周、吕之裔得血食矣；則必體貌大臣，蕭相國不繫獄，黥布、陳豨、盧綰、韓王信不背叛矣；則必不襲秦故，尊君抑臣，而朝廷之上制禮以道，謙尊而光，乾剛不亢，臣道上行，致天地於交泰，而大臣可以托天下，委六尺之孤矣；❷則必封建諸侯，藩垣屏翰，根深蒂固，難於傾拔，❸可以正中國四夷之分，不至畏匈奴與之和親而手足倒置矣；則必復井田之制，不致後世三十税一，近於貊道，富者田連阡陌，僭儗公侯，而貧民冤苦失職矣；則必侍御僕從，罔匪正人，有疾病不枕宦者卧，❹臨棄天下，公卿大夫受顧命，婦寺不得與，而大正其終矣。」

臣按：胡宏之論，深中當時之失。蓋賈雖有脩仁義、法先聖之言，而其所陳，不過秦漢間事，安能舉其君於帝王之隆哉？此宏之所以深惜也。

漢文帝時，賈誼爲長沙王傅。歲餘，文帝思誼，徵之；徵，召也。至，入見，上方受釐坐宣室。釐，福也。宣室，殿名。上因感鬼神事，而問鬼神之本。誼具道所以然之故，至夜半，文帝前席。古者君臣皆席地而坐，故坐久，相親則前席。既罷，曰：「吾久不見賈生，自以爲過之，今不及也。」

❶「瀆」，元本無此字。
❷「六尺」，此二字原漫漶不清，今據元本、明本、四庫本補。
❸「難」，此字原漫漶不清，今據元本、明本、四庫本補。
❹「宦」，原誤作「官」，今據元本、明本、四庫本改。

臣按：文帝之問賈誼，及於鬼神之本。鬼神者何？陰陽造化之謂也。帝之問及此，其有意窮理之學乎？❶誼具道所以然之故，帝爲之前席，其必深有感於心矣，❷惜史氏之不載也。然鬼神之事，至難言也。在孔門，惟季路問事鬼，❸宰我問鬼神，其它門人高弟，❹大抵問仁、問孝、問政而已。蓋幽明二致，而其理一原，知仁義則知陰陽，能盡性則能至命，誼之對亦嘗及此否耶？厥後新垣平以詭詐進，帝爲之惑，❺是未嘗知鬼神之情狀也。帝有窮理之心，而誼無造理之學，故君德成就終有媿於古。吁，可惜哉！

武帝即位，舉賢良文學之士，制曰：「朕欲聞大道之要、至論之極。」董仲舒對曰：「彊勉學問，則聞見博，而知益明；彊勉行道，則德日起，而大有功。」

臣按：「彊勉學問」者，致知之事也。「彊勉行道」者，力行之事也。《中庸》曰：「博學之，審問之，慎思之，明辨之，篤行之。」學問思辨，皆求以知之，篤行則所以行之也。又曰「人一能之，己百之；人十能之，己千之」者，彊勉之謂也。仲舒之學，蓋有見于此，而帝不能用也。惜哉！

又曰：「曾子曰：『尊其所聞，則高明

❶「乎」，此字原漫漶不清，今據元本、明本、四庫本補。
❷「於」，此字原漫漶不清，今據元本、明本、四庫本補。
❸「季路」，此二字原漫漶不清，今據元本、明本、四庫本補。
❹「門人高弟」，此四字原漫漶不清，今據元本、明本、四庫本補。
❺「惑」，元本作「感」。

矣；行其所知，則光大矣。』高明、光大不在乎它，在乎加之意而已，願陛下設誠於内，而致行之，則三王何異哉？」

臣按：武帝之於道，徒聞而不尊，徒知而不行，此其受病之本，故仲舒箴之。「高明」以智識言，「光大」以事業言。❶古之聖王有聞則必尊，❷不徒聞而已也；有所知則必行，不徒知而已也。❸故充其智識則高明，❹見諸事業則光大，❺由其有求道之誠故也。使帝能因其言，❻設誠於内，而致行之，不徒爲聞道之名，要必有履道之實，則其所至，詎可涯也哉！

又曰：「堯發乎諸侯，舜興乎深山，非一日而顯也，蓋有漸以致之。言出於己，不可塞也；行發於身，不可掩也。言行，君子之所以動天地也。故盡小者大，謹微者著。《詩》云：『惟此文王，小心翼翼。』故堯兢兢日行其道，而舜業業日致其孝，善積而名顯，德章而身尊。積善在身，猶日長加益而人不知也；❼積惡在身，猶火銷膏而人不見也。」

臣按：西漢儒者，惟一仲舒，其學純乎孔孟，其告君亦必以堯、❽舜。蓋自七篇之後，未有及此者。使帝置仲舒於左右承弼之地，必能以二帝三王之道日陳於前，繩愆

❶「業言」，此二字原漫漶不清，今據元本、明本、四庫本補。
❷「聞」上，四庫本有「所」字。
❸「徒」，元本作「待」，明本作「特」。
❹「明」，此字原漫漶不清，今據元本、明本、四庫本補。
❺「見」，此字原漫漶不清，今據元本、明本、四庫本補。
❻「因」，元本、明本、四庫本作「用」。
❼「日長」，此二字四庫本互乙。
❽「告」，四庫本作「致」。

糾繆，格其非心，安得有極意奢淫之失、窮兵夷狄之禍？又安得惑邪臣之譖、興巫蠱之獄，而致父子隔絶、闕庭流血之變哉？故劉三策之言尤切者著于此，以見武帝雖有志于學，而實不知所以學，爲可惜也。

倪寬見武帝，語經學，上曰：「吾始以《尚書》爲樸學，弗好。」及聞寬説可觀，❶乃從寬問一篇。

臣按：《典》、《謨》、《訓》、《誥》、《誓》、《命》之文，凡百篇，皆人主之軌範也。武帝初以爲樸學「弗好」，既失之矣；及聞寬説「可觀」，又止從問一篇，則是其弗好如故也。然聖經之藴無窮，隨其所入，皆必有獲。百篇之書，無所不備，使帝於其一篇，果嘗深玩而服膺焉，脩己治人，亦有餘用。而帝之行事，未見有一與《書》合者，是亦徒問而已，果何益哉？

武帝詔求能爲韓嬰《詩》者，徵蔡義。上召見，説《詩》，甚悦之，擢爲光禄大夫，給事中，進授昭帝。

臣按：武帝悦蔡義説《詩》，既引以自近，又使授其子，意亦美矣。然不知義之講説，其果能有得詩人之指耶？夫《詩》三百，以《關雎》爲首，重風化之源也。而武帝之衛后以謳者進，李夫人以倡進，大本如此，它可知矣。故窮奢極欲，則非《鴛鴦》之義；重賦横斂，則昧《碩鼠》之戒。以天旱爲乾封，安有《雲漢》之恐懼？用讒

❶「説」，明本、四庫本作「語」。

言殺太子，不監《青蠅》之罔極。孔子曰：「誦《詩》三百，不達於政，雖多，亦奚以爲？」武帝近之矣。

宣帝高材好學，年十八，師受《詩》、《論語》、《孝經》。

元康元年，詔曰：「朕不明六藝，謂《詩》、《書》、《禮》、《樂》、《易》、《春秋》也。鬱于大道，鬱，❶不明也。大道，謂先王之道。❷是以陰陽風雨未時。其博舉吏民，厥身脩正，通文學，明於先王之術，宣究其意者各二人。」宣，通也。究，窮也。

孝元帝爲太子，柔仁好儒，見上所用多文灋吏，以刑名繩下。刑，謂刑法。名，謂名家者流，考核名實者也。繩，束也。嘗侍燕，從容言：「陛下持刑太深，宜用儒生。」帝作色曰：「漢家自有制度，本以霸王道雜之，奈何純任德教用周政乎？且俗儒不達時宜，好是古非今，使人眩於名實，不知所守，何足委任？」乃歎曰：「亂我家者，太子也。」

臣按：宣帝之詔，以陰陽風雨之未時，由其不明六藝，鬱於大道。蓋人君不明經，不知道，則無以正心而脩身。一念之不純，一動之失中，皆足以奸陰陽之和，故《洪範》以雨、暘、燠、寒、風之時，爲肅、乂、哲、謀、聖之應；五者之不時，爲狂、僭、豫、急、蒙之應。人主之一心，與天地相爲流通，而善惡吉凶之符，甚於影響，蓋如此，後世人主鮮或知者，而帝獨知之，可謂卓然有見矣。然其所舉吏民之厥身脩正，❸

❶「鬱」，此字原漫漶不清，今據元本、明本、四庫本補。
❷「謂」，此字原漫漶不清，今據元本、明本、四庫本補。
❸「吏民之」，此三字元本、四庫本作「之吏民」。

通文學，明先王之術者，乃寂無聞焉。夫正身明道之士，誠世之所鮮有，使帝果以誠求之，豈無一二近似者出爲帝用？夷攷當時，惟一王吉粗欲建萬世之長策，而舉明主於三代之隆，帝已視爲迂闊矣。使子思、孟子生乎其時，皇皇於仁義而不汲汲於功利，其與帝枘鑿將有甚焉者，然則正身明道之士，窺見此指，其肯輕爲帝出哉？夫以德行仁者王，以力假仁者霸，其爲道若白黑之異色、清濁之異流，不可雜也；雜則黑與濁者終勝矣。帝乃以霸王道雜爲漢家之制度，可乎？且帝嘗受《論語》矣。《語》曰：「道之以政，齊之以刑，民免而無恥；道之以德，齊之以禮，有恥且格。」又曰：「子爲政，焉用殺？」則夫子之意，正欲人君純任德教也。❶又嘗立《書》、《春秋》于學官矣。孔子定《書》，紀文、武、成、康之政，爲後世法；而《春秋》尊王道，黜霸術。是夫子之意，正欲人君純用周政也。帝乃曰「德教不可任，周政不可用」，則是《論語》不必受，《書》、《春秋》不必立也。俗儒是古非今固不足用，獨不當求真儒而用之乎？以俗儒不達時宜而并儒之通世務者棄之，是因噎而廢食也。以高材好學之君而擇術如此，是以厲精爲政，雖能致一時之治，而刑餘周、召，法律《詩》、《書》，卒不免基後來之禍。惜哉！

以上敍漢高、文、武、宣帝之學。❷

真西山讀書記乙集上大學衍義卷第三

❶「正」，四庫本作「是」。
❷「帝」，元本、四庫本無。

真西山讀書記乙集上大學衍義卷第四

帝王爲學之本

漢光武、明帝、唐三宗之學❶

光武受《尚書》，通大義。《東觀記》云：「受《尚書》於盧江許子威，大義略舉，因學世事。」召桓榮入說，甚善之。每朝會，輒令榮敷奏經義；帝稱善。帝每旦視朝，日仄乃罷。數引公卿、郎、將講論經理，夜分乃寐。皇太子見帝勤勞不怠，承間諫曰：「陛下有禹、湯之明，而失黄、老養性之福，願頤愛精神，優游自寧。」帝曰：「我自樂此，不爲疲也。」太子，顯宗也。

臣按：光武早爲儒生，及即位，孜孜經術又如此，宜其光復舊物，身致升平，視少康、周宣，蓋庶幾焉。惜其時，儒臣作輔，如伏湛、侯霸輩，皆章句書生，未明乎古人格心之業，故在位三十餘年，雖鮮有過事，而以無罪廢正后、易太子，則有媿刑家之義；以直諫殺大臣，則有乖從諫如流之美。蓋其所學未至於明善誠身之地，故於父子、夫婦、君臣之際，不能無可憾者焉。❷聖學弗明，雖有不世之資，如光武者，迄不能追帝王之盛。然則人主之於務學，其可苟也哉？

❶「漢光武明帝唐三宗之學」，此十字原無，今據四庫本補。

❷「不」，此字原漫漶不清，今據元本、明本、四庫本補。

顯宗孝明帝，十歲通《春秋》，光武奇之，既爲皇太子，師事博士桓榮，學通《尚書》。及即位，尊以師禮，乘輿嘗幸太常府，❶令榮坐東面，設几杖，會百官及榮門生數百人，❷天子親自執業，每言輒曰：「太師在是。」既罷，悉以太官供具賜之。❸後三雍成，三雍，謂明堂、靈臺、辟雍。拜榮爲五更。更，謂耆老而更事者。每大射養老禮畢，帝輒引榮及弟子升堂，執經自爲下説。❹謂下語而講説也。詔曰：「三老李躬，年耆學明。五更桓榮，❺授朕《尚書》。《詩》曰：『無德不報，無言不酬。』其賜榮爵關内侯。」❻

臣按：先儒胡寅以爲：「顯宗事師之意，❼百千年鮮有其儷，可謂人主之高致。惜乎桓榮授經，專門章句，不知仲尼脩身治天下之微指，故其君之德業如是而止。」❽斯言當矣。抑臣竊謂：學者所以治性情者也，故先漢名儒匡衡有言：「治性之道，必審己之所有餘，❾而強其所不足。故聰明疏通者戒於太察，寡聞少見者戒於壅蔽，勇猛剛彊者戒於太暴，仁愛温良者戒於無斷，湛静安舒者戒於後時，廣心浩大

❶「太常府」，此三字原漫漶不清，今據元本、明本、四庫本補。
❷「人」，此字原漫漶不清，今據元本、明本、四庫本補。
❸「官供」，此二字原漫漶不清，今據元本、明本、四庫本補。
❹「經自」，此二字原漫漶不清，今據元本、明本、四庫本補。
❺「更」，此字原漫漶不清，今據元本、明本、四庫本補。
❻「爵」，此字原漫漶不清，今據元本、明本、四庫本補。
❼「意」，此字原破損不清，今據元本、明本、四庫本補。
❽「如」，此字原漫漶不清，今據元本、明本、四庫本補。
❾「所」，此字原漫漶不清，今據元本、明本、四庫本補。

者戒於遺忘。」❶若顯宗者，豈無所當戒者乎？傳稱帝性褊察，好以耳目隱發爲明，公卿大臣，數被詆毀，近臣尚書以下，❷至見提曳。帝嘗受《書》於師矣，《書》之稱堯曰「允恭」，稱舜曰「温恭」，稱文王曰「徽柔懿恭」，是皆以恭爲貴也；曰「御衆以寬」，又曰「寬綽厥心」，是又以寬爲貴也。帝於二者，兩皆失之，既無容人之度，又失遇下之禮，然則又何貴於學乎？先儒有言：「未讀是書，猶是人也；既讀是書，亦猶是人也：則爲不善讀矣。」其殆顯宗之謂邪！

肅宗孝章帝，少寬容，好儒術。其爲太子也，受學於張酺。元和二年，東巡。酺爲東郡太守，帝幸東郡，引酺及門生椽史會庭中，❸先備弟子之儀，使酺講《尚書》一篇，然後脩君臣之禮。

臣按：章帝尊經事師之意不愧前人，又能戒顯宗之苛切，事從寬厚，奉母后以孝，遇同姓以恩，惠養元元，除去苛法，後之議者以長者稱，雖其天資之美，亦知學之力也。❹惜其時，師臣如張酺者，雖質直守義，數有諫正，然其所學，不過章句之業，況又以嚴見憚，不得久在左右，故所以輔成德美者如是而止。❺考之《本紀》，在位僅十有三年，而年止三十有三，豈《無逸》之戒，亦或有所忽邪？惜哉！

❶「浩」，此字原漫漶不清，今據元本、明本、四庫本補。
❷「以下」，此二字元本、四庫本無。
❸「史」，元本、明本、四庫本作「吏」。
❹「知」，四庫本作「其」。
❺「美」，明本作「業」。

唐太宗身屬櫜鞬，风纚露沐，然鋭情經術，即王府開文學館，召名儒十八人爲學士，與議天下事。既即位，殿左置洪文館，悉引内學士，番宿更休；聽朝之間，則與討古今，道前王所以成敗，或日昃夜艾，未嘗少怠。

臣按：後世人主之好學者莫如唐太宗，當戰攻未息之餘，已留情於經術，召名儒爲學士，以講摩之，此三代以下所無也；❶既即位，置洪文館於殿側，❷引内學士，番宿更休，聽朝之暇，與討古今，論成敗，或日昃夜艾，未嘗少怠，此又三代以下之所無也。故陸贄舉之，以告德宗，謂：「言及稼穡艱難，則務遵節儉；言及閭閻疾苦，則議息征徭：此所以致貞觀之治也。」❸我朝列聖盛時，妙選名儒，環侍經幄，邇英、崇政，❹延訪從容，夜直禁中，不時召對，所以緝熙聖學，開廣叡聰，其與貞觀實同一揆。夫晝訪足矣，又必加以夜對，何也？人主一心，攻者甚衆，惟聲與色，尤易溺人，晝日便朝，薦紳儼列，昌言正論，輻湊于前，則其保守也易；深宫暮夜，❺所接者非貂璫之輩，即嬪御之徒，紛華盛麗，雜然眩目，奇技淫巧，皆足蕩心，故其持養也難，此夜對之益，所以尤深於晝訪歟！聖明在上，儻有志於帝王之事業，則貞觀之規摹與我祖宗之家法不可以

❶「三代以」，此三字原漫漶不清，今據元本、明本、四庫本補。

❷「殿」下，元本、明本、四庫本有「之」字。

❸「貞」，原作「正」，避宋仁宗趙禎諱，今據明本、四庫本改，下同，不一一出校。

❹「崇」，此字原漫漶不清，今據元本、明本、四庫本補。

❺「宫」，此字原漫漶不清，今據元本、明本、四庫本補。

不復。❶

太宗嘗謂侍臣曰：「梁武帝惟談苦空，元帝爲周師所圍，猶講《老子》。此深足爲戒。朕所好者，惟堯、舜、周、孔之道，如鳥之有翼，魚之有水，不可暫無耳。」

臣按：太宗深鑑蕭梁之失，不取老、釋二氏，而惟堯、舜、周、孔之道是好，可謂知所擇矣；然終身所行，未能無媿者，以其嗜學雖篤，所講者不過前代之得失，而於三聖傳授之微指，六經致治之成法，未之有聞，其所親者，雖或一時名儒，❷而姦諛小人，亦厠其列，安得有「佛時仔肩」之益？故名爲希慕前聖，而於道實無得焉。其亦可憾也夫！

太宗嘗曰：「人主惟有一心，而攻之者甚衆。或以勇力，或以辯口，或以諂諛，或以姦詐，或以嗜欲，輻湊攻之，各求自售。人主少懈，而受其一，則危亡隨之，此其所以難也。」

臣按：秦漢以後，號爲賢主，脩身寡過，則或有之；其知從事於此心，懼姦佞之乘其隙，則未有如太宗者。惟其中有所主，故封德彝、宇文士及、權萬紀之徒，皆不得而惑。然數者，均爲易入，而嗜欲又其最焉，古先聖王，惟此之畏。故「朋淫于家」，益之所以戒舜也；「無皇耽樂」，周公之所以戒成王也。太宗能嚴姦佞之防，而未能脱嗜欲之穽，閨門之内，既多慚德，而

❶「我」，此字原漫漶不清，今據元本、明本、四庫本補。

❷「或」，四庫本無此字。「名」上，四庫本有「之」字。

武才人狐媚之惑，卒基異時移鼎祚、翦宗支之禍焉。蓋由天資之高有以知夫衆攻之原，而學力之淺卒無以勝其最甚之害，故智及之，仁不能守之也。近世儒生有爲《心箴》者曰：「茫茫堪輿，俯仰無垠。人於其間，眇然有身。是身之微，太倉稊米。參爲三才，曰惟心耳。往古來今，孰無此心？心爲形役，乃獸乃禽。惟口耳目，手足動静，投間抵隙，爲厥心病。一心之微，衆欲攻之。其與存者，嗚呼幾希！君子存誠，克念克敬。天君泰然，百體從令。」《箴》雖常言，然深切於正心之學，故録焉。

玄宗明皇帝，開元中謂宰相曰：「朕每讀書有所疑滯，無從質問。可選儒學之士，使入内侍讀。」盧懷慎薦太常卿馬懷素，乃以懷素爲左散騎常侍，與褚無量更日侍讀。每至閤門，令乘肩輿以進；或在别館道遠，聽於宫中乘馬。親送迎之，待以師傅之禮。

開元中，置麗正書院，聚文學之士，或脩書，或侍講，以張説爲脩書使以總之，有司供給優厚。中書舍人陸堅以爲無益於國，徒爲糜費，欲奏罷之。張説曰：「自古帝王於國家無事之時，莫不崇宫室，廣聲色。今天子獨延禮文儒，發揮典籍，所益者大，所損者微。陸子之言，何不達也？」帝聞之，重説而薄堅。

臣按：明皇初政，好學右文，其盛如此，可謂美矣。使當時得一真儒在輔導弼諧之地，日以堯、舜、三王之道，六經、孔、孟之言陳之于前，必格物以致其知，則於是非邪正之辨，瞭然不惑，而張九齡、李林甫之忠邪不至於用舍倒置矣；必誠意以正

其心，則於聲色貨利之誘，確乎不移，而惠妃、太真之蠱媚，王鉷、宇文融之聚斂不得進矣；必脩身以正其家，則於父子、夫婦之倫，朝廷、宮寢之政，各盡其道，安得有信讒廢殺三子之禍？又安得有禄山瀆亂宮闈之醜哉？奈何張説之流不過以文墨進，無量、懷素亦不過章句之儒，❶帝雖有志於學，而所以講明啓沃者僅如此。是以文物之盛雖極於開元，❷而帝心已溺於燕安，女子、小人内外交煽，根本日蠹，欲其亡禍亂，得乎？故人君之學，苟不知以聖王爲師，以身心爲主，未見其有益也。

憲宗留意典墳，每覽前代興亡得失之事，皆三復其言。又讀貞觀、開元實録，見太宗撰《金鏡書》及《帝範》，玄宗撰《開元訓誡》，帝遂採《尚書》、《春秋》、《史》、《漢》等書，君臣行事可爲龜鏡者，集成十四篇：曰《君臣道合》，曰《辨邪正》，曰《戒權倖》，曰《戒微行》，曰《任賢臣》，曰《納忠諫》，曰《慎征伐》，曰《重刑法》，曰《去奢泰》，曰《崇節儉》，曰《獎忠直》，曰《脩德政》，曰《諫畋獵》，曰《録勳賢》。分爲上下卷，目曰《前代君臣事迹》。以其書寫於屏風，列之座右。

臣按：憲宗玩意經籍，集其事以爲龜鑑，用意美矣。然平蔡之後，驕侈遽形，裴度以忠直見疏，李逢吉以讒諂用，皇甫鎛、程异以羨餘進，是邪正未嘗辨，賢臣未嘗任也，忠諫未嘗納，勳賢未嘗録也。土木興則反於節儉，聚斂行則乖於德政。凡所

❶「之」，此字元本、四庫本無。
❷「物」，元本作「墨」。

謂十有四條，無一不悖戾者，其故何哉？蓋居中而制萬事者心也，古先聖王必於此乎用力，故一心正而萬事莫不正。憲宗知監前代成敗之迹，而不知古人大學之源。藩鎮未平，猶能勉强策勵，一旦奏功，侈然自肆，屏障雖在，志慮已移，視之爲虛器矣，由其心之不治故也。當時群臣，獨一裴垍能進正心之説，而心之所以正者，亦莫之及焉，徒舉其綱，而不告以用力之地，是猶教人以克己復禮，而不語以視、聽、言、動之目，其能有益乎？故爲人臣而不知《大學》，未有能引其君以當道者。

以上叙漢光武、明、章、唐三宗之學。

帝王爲學之本

漢魏陳隋唐數君之學❶

漢元帝多材藝，善史書，鼓琴瑟，吹洞簫，自度曲，被歌聲，分刌節度，❷窮極幼眇。少而好儒，及即位，徵用儒生，委之以政，❸貢、薛、韋、匡迭爲宰相。❹而上牽制文義，優游不斷，❺孝宣之業衰焉。

❶「帝王为學之本漢魏陳隋唐數君之學」，此十五字原無，今據四庫本補。
❷「刌」下，四庫本有夾註「音忖」二字。
❸「委」，此字原漫漶不清，今據元本、明本、四庫本補。
❹「匡」，原避宋太祖諱作「康」，元本、明本無此字，四庫本亦作「康」。今據《漢書・元帝紀》改。
❺「不」，此字原漫漶不清，今據元本、明本、四庫本補。

臣按：人君之學不過脩己、治人而已。元帝於此二者，未嘗致意，而所好者筆札音律之事，縱使極其精妙，不過胥吏之小能，工瞽之末伎，是豈人君之大道哉？ 昔顔淵問爲邦，夫子以「放鄭聲」語之。 今帝之所好者，吹洞簫、自度曲，正所謂鄭聲也。 先儒謂其音悲哀，能令人意思留連，❶怠惰驕淫，皆從此出。 元帝之資，本非剛明者，又重之以此好，則其志氣頹靡，日以益甚，安有振迅興起之理？ 宜其牽制文義，優游不斷，卒基漢室之禍也。❷

魏文帝魏武曹操之子。 雖在軍旅，手不釋卷，少誦《詩》、《論》，及長備歷五經、《史》、《漢》、諸子百家之言，靡不畢覽，所著書論、詩、賦，凡六十篇。 史臣陳壽曰：「文帝天資文藻，下筆成章，博聞彊識，才藝兼該；若加之以曠大之度，❸勵以公平之誠，邁志存道，克廣德心，則古之賢主，何遠之有？」

臣按：文帝之爲太子也，與一時文士，若王粲、阮瑀諸人游，號「建安七子」。 帝及粲等，所爲文章，至今具在，其藻麗華靡則誠有之，❹揆諸《風》、《雅》、《典》、《誥》則罪人也。 夫「曠大之度，公平之誠，邁志存道，克廣德心」，此皆人君所當勉者，而帝也爲嗣則喜見顔色，居喪則燕樂不衰，薄同氣之恩，殺無寵之配，以玩好而求遠物，以私憾而僇諫官，是於所當勉者不知勉矣。 書論、詩、賦，文士之末技爾，非人君

❶「留」，元本、四庫本作「流」。
❷「室」，元本作「家」。
❸「以」，此字元本、明本、四庫本無。
❹「靡」，明本、四庫本作「美」。

所當務也，而乃侈然自衒，謂莫己若，識度如此，其爲史氏所譏，宜哉！

後魏王珪問博士李先曰：「天下何物可以益人神智？」對曰：「莫若書籍。」珪曰：「書籍有幾？ 如何可集？」對曰：「自書契以來，世有滋益，至今不可勝計，苟人主所好，何憂不集？」珪遂命郡縣大索書籍，悉送平城。

臣按：《大學》之道，以致知爲首，正欲開聰明而發智識也。魏珪夷狄之君，初未嘗學，而有「益人神智」之問，可謂切問矣；李先「莫如書籍」之對，亦可謂善對矣。然謂「書契以來，世有滋益，人主所好，何憂不集」則失之甚也。夫古今之書籍雖多，其切於君德治道者，六經而已爾，《論》、《孟》而已爾。六經之大義，人主皆所當聞，❶然一日萬機，無偏讀博通之理，苟顓精其一二，而兼致力於《論》、《孟》、《大學》、《中庸》之書，間命儒臣敷陳歷代之得失，則其開聰明而發智識者，亦豈少哉？惜乎李先凡陋之儒，知不及此，徒使魏王以聚書爲美，❷而無得於書，求神仙，濫刑戮，溺聲色，卒以無道殞其身。是雖圖書山積，果何益於萬一哉？

唐文宗性儉素，聽朝之暇，惟以書史自娛，聲樂遊畋，未嘗留意。

臣按：文宗可謂好學之君矣，而卒無

❶「主」，四庫本作「君」。
❷「聚」，元本作「集」。

救於禍敗者，《易》曰：「君子多識前言往行，以畜其德。」使文宗而知此義，則玩《乾》健以養其剛體，《離》麗以養其明，既剛且明，則於威福之權必能收攬，於君子小人之分必能別白，何至柔懦不立，聽用匪人，❶使閹寺之勢益張，甘心以赧、獻自比？其於書史了無毫分之得，正坐以之自娛故耳。夫好書而以之資空談，銷永日，鮮有不爲文宗者。

後漢靈帝好文學，自造《皇羲篇》五十章，因引諸生能爲文賦者並待制鴻都門下。後諸爲尺牘及工書鳥篆者，皆加引召，遂至數十人。侍中祭酒樂松、賈護多引無行趨埶之徒置其間，憙陳閭里小事；帝甚悅之，待以不次之位。

臣按：詞賦小技，❷揚雄比之「雕蟲篆刻」。壯夫且耻爲之，況人主乎？賦猶無用，況書篆末藝乎？靈帝名爲好學，而所取乃爾。夫人主不可輕有所好，所好一形，群下必有伺其意指者，故雖文、賦、書、篆，亦爲小人媒進之階，況它乎？惟游心經術，恬澹寡欲，則姦邪無得而窺。靈帝昏亂之君，無足論者，特以爲來世之鑑云。

陳後主叔寶，以宫人有文學者爲女學士。僕射江總雖爲宰輔，不親政務，日與尚書孔範等十餘人，侍上遊宴後庭，謂之「狎客」。上每飲酒，使諸妃、嬪及女學士與狎客共賦詩，互相贈答，采其尤豔麗者，被以新

❶「聽」，明本作「所」。

❷「詞」，元本、明本作「詩」。

聲。君臣酣歌，自夕達旦，日以爲常。其後隋伐陳，獲叔寶以歸，從隋文帝飲，賦詩。及出，帝目之曰：「以作詩之功，何如思安時事乎！」

隋煬帝善屬文，不欲人出其右。薛道衡死，帝曰：「更能作『空梁落燕泥』否？❶」王胄死，帝誦其佳句曰：「『庭草無人隨意緑』復能作此語邪？」自負才學，每驕天下之士，嘗謂侍臣曰：「天下皆謂朕承藉緒餘而有四海，設令朕與士大夫高選，亦當爲天子矣。」

臣按：陳、隋二君，號爲工於詞藝者，一則因是而君臣相狎，一則因是而君臣爭勝，卒底亂亡。然則帝王之於詞章，皆非所當作乎？曰：虞帝《勑天之歌》，大禹《朽索之訓》，成湯《官刑之制》，雖非有意於爲文，而炳炳琅琅，垂耀千古，此人君所當法也。若《大風》之安不忘危，❷《金鏡》之任賢去不肖，猶皆有爲而作，❸揆之帝王，抑其次也。若夫雕鏤組織，與文士爭一日之長，固可羞已，況於淫褻猥陋如陳、隋之君乎？臣故著此，以爲人主溺心詞藝者之戒。

以上叙漢、魏、陳、隋、唐數君之學。❹

真西山讀書記乙集上大學衍義卷第四

❶「更能」，此二字四庫本互乙。

❷「危」下，元本、明本、四庫本有「猶可見英主之遠慮」八字。

❸「猶皆有爲而作」，元本、明本、四庫本作「亦足以昭示子孫」。

❹「以上敘漢魏陳隋唐數君之學」，此十二字原無，今據元本、明本、四庫本補。

真西山讀書記乙集上大學衍義卷第五

格物致知之要一

明道術

天理人心之善❶

《湯誥》《商書》篇名，成湯作此，以告萬方。曰：「惟皇上帝，降衷于下民。皇，大也。上帝，即天也。降，下也。若有恒性，若，順也。恒，常也。克綏厥猷惟后。」克，能也。綏，安也。厥，其也。猷，道也。后，君也。

臣按：成湯此言可謂知君師之職矣。蓋天能與人以至善之性，而不能使之全其性；能使人全其性者，君師之任也。漢儒以「衷」爲善。臣謂「衷」即中也。天之生民，莫不各賦之以仁、義、禮、智之德，渾然於中，無所偏倚，是所謂「衷」也。自天所降而言，則謂之「衷」；自人所受而言，則謂之「性」；非有二也。然天之降於人，❷初無智愚之間，而人之受於天者，清濁純駁隨其所禀有不同焉，必賴君師之作，順其有常之性而開迪之。舜之徽五典，周之教六德六行，皆其事也。性本至善，因而教焉，是之謂順；若其本惡，而强教以善，則是逆之，而非順之也。觀「若」之一言，則

❶「天理人心之善」，此六字原無，今據四庫本補。

❷「人」下，元本、四庫本有「者」字。

人性之善可知矣。「猷」者，道也；道即性也。以體而言則曰性，以用而言則曰道，其實一也。順其性，使安其道，非君不能。何謂安？父安於慈，子安於孝，知其自然而不可易，與其當然而不容已，然後爲安。成湯有天下之初，即以此自任。臣故曰：「可謂知君師之職也。」厥後秉彝受中之言，相繼而發；至于孔、孟，性善之理益明。而開萬世性學之源，則自成湯始。嗚呼聖哉！

《詩・烝民》尹吉甫作，以美周宣王。❶曰：「天生烝民，烝，衆也。有物有則。則，法也。民之秉彝，秉，執也。彝，常也。好是懿德。」懿，美也。

臣按：《易》曰：「形而上者謂之道，形而下者謂之器。」道者，理也。器者，物也。精粗之辨，固不同矣。然理未嘗離乎物之中，知此則知有物有則之説矣。蓋盈乎天地之間者莫非物，而人亦物也，事亦物也。有此物則具此理，是所謂「則」也。以人言之，如目之視，耳之聽，物也；視之明，聽之聰，乃則也。君臣、父子、夫婦、長幼，物也；而君之仁，臣之敬，子之孝，父之慈，夫婦之别，長幼之序，乃則也。則者，準則之謂，一定而不可易也。古人謂規、❷矩、準、繩、衡爲五則者，以其方、圓、平、直、輕重皆天然一定之法故也。夫物之所以有是則者，天實爲之，人但循其則爾。如視本明，視而不明，是失其則也；聽本聰，聽而不聰，是失其則也；君當仁，君而不仁，是

❶「以」，元本、四庫本作「此」。
❷「規」上，原衍「律」字，今據元本、四庫本及下文文義删。

失其則也；臣當敬，臣而不敬，是失其則也。然此一事之則爾，若爲人而不能全乎爲人之理，是失其所以爲人之則而非人矣。彝而言秉，何也？渾然一理，具於吾心，不可移奪，若秉執然，惟其有此，故於美德無不知好者。仁、義、忠、孝，所謂美德也，人無賢愚，莫不好之；不仁、不義、不忠、不孝，所謂惡德也，人無賢愚，莫不惡之。觀乎此，則知性之善矣，當更合後章《孟子》之言觀之。

劉康公曰：「民受天地之中以生，所謂命也。」

臣按：劉子之所謂「中」，即成湯之所謂「衷」。蓋天地自然之理，而人得之以生者，是所謂天命之性也。

《易》曰：「一陰一陽之謂道，繼之者善也，成之者性也。」

臣按：程頤曰：「陰陽，氣也。所以陰陽者，道也。」朱熹亦曰：「陰陽迭運者氣也，而其理則所謂道。」蓋陰陽二氣流行於天地之間，來往循環，終古不息，是孰使之然哉？理也。理之與氣，未嘗相離，繼繼而出，莫非至善，成之在人則曰性焉。理無不善，性豈有不善者哉？❶ 性善之理，雖至孟子而益明，然其源實出乎此。

《乾·文言》孔子所作。曰：「元者，善之長也；元，大也，始也。亨者，嘉之會也；亨，通也。

❶「者」，此字元本、明本、四庫本無。

嘉，美也。利者，義之和也；利，宜也。貞者，事之幹也。貞，正固也。君子體仁足以長人，嘉會足以合禮，利物足以和義，貞固足以幹事。君子行此四德者，故曰：『乾：元、亨、利、貞。』」

朱熹曰：「元者，生物之始，天地之德莫先乎此，故於時爲春，於人則爲仁，而衆善之長也。亨者，生物之通，物至於此，莫不嘉美，故於時爲夏，於人則爲禮，而衆美之會也。利者，生物之遂，物各得宜，不相妨害，故於時爲秋，於人則爲義，而得其分之和。貞者，生物之成，實理具備，隨在各足，故於時爲冬，在人則爲智，而爲衆事之幹；幹，木之身，枝葉所依而立也。凡此天德之自然也。」又曰：「以仁爲體，則無一物不在所愛之中，故足以長人。嘉其所會，則無不合禮。使物各得其所利，則義無不和。貞固者，知貞之所在而固守之，所謂知而勿去者也，故足以爲事之幹。凡此人事之當然也。」又曰：「乾四德，元最重，貞次之。❶非元無以生，非貞無以終，非終無以爲始，不始則不能成終。如此循環無窮，所謂『大明終始』也。」又曰：「非君子之至健，無以行此，故曰：『乾：元、亨、利、貞。』」

臣按：四德之説，朱熹盡之。世之昧於理者，皆言天與人二，今以此條觀之，則人之與天未嘗不一也。蓋在天則爲元、亨、利、貞，而在人則爲仁、義、禮、智。元、亨、利、貞，理也；生、長、收、藏，氣也：有是理則有是氣。仁、義、禮、智，

❶「次」，原誤作「始」，今據元本、四庫本改。

性也；惻隱、羞惡、辭遜、是非，情也：有是性則有是情。天人之道，脗合如此，又曷嘗有二邪？然天無心而人有欲，天惟其無心也，故元而亨，亨而利，利而貞，貞而又元，通復循環，未嘗間斷。元、亨是發出，❶故曰通。利、貞是收斂，故曰復。於穆之命，終古常新。人惟其有欲也，故惻隱之發，而殘忍奪之；辭遜之發，而貪冒雜之；羞惡之發，而苟且間之；是非之發，而昏妄賊之：於是乎與天不相似矣。學者當知天有此德，吾亦有此德，屏除私欲，保養正性，則吾之一身，通體皆仁，隨觸而應，無非惻怛，即天之春，生意盎然，而物物欣悦也；吾之動容周旋莫不中禮，三千三百燦然明備，即天之夏，生意暢達，而物物嘉美也；吾之所以利物者，皆合於義，即天之秋，生意凝實，而萬寶得遂其性也；吾之所以貞固有守者，足以根本萬事，即天之冬，生意潛藏，而造化所由以出也。❷正貞所以爲智者，❸惟知之明，故守之固。智所以配冬者，義發於外，而智藏於中也。人之與天，其果二乎哉？而況人君有天之德，又居天之位，則善端萌動者，元也；善端發達者，亨也；推而澤物，俾各獲所者，利也；心既溥物，還復寂然者，貞也。雖一日之頃，一念之微，四者無乎不在。然德雖固有，非剛健則不能行，夫惟自强不息，與天同運，人欲不得以間之，然後終始萬物，與天同功矣。義理之源，莫大於此，惟聖明玩心焉。

❶「出」，明本作「生」。
❷「化」，元本、明本作「物」。
❸「正貞」，此二字元本、明本、四庫本作「貞固」。

《中庸》曰：「天命之謂性，率性之謂道，脩道之謂教。」

朱熹曰：「命，猶令也。性，即理也。天以陰陽五行化生萬物，氣以成形，而理亦賦焉，猶命令也。於是人物之生，因各得其所賦之理，以爲健順五常之德，所謂性也。率，循也。道，猶路也。人物各循其性之自然，則其日用事物之間，莫不各有當行之路，是則所謂道也。脩，品節之也。性、道雖同，而氣稟或異，故不能無過不及之差，聖人因人物之當行者而品節之，以爲法於天下，則謂之教，若禮、樂、刑、政是也。❶ 蓋人之所以爲人，道之所以爲道，聖人之所以爲教，原其所自，無一不本於天而備於我。學者知之，則其於學知所用力而自不能已矣。

臣按：人之五常本於天地之五行，❷五行運於天而人得之以爲性：木，仁；火，禮；金，義；水，智；土，信。各有攸本，故自昔言性者曰「五常」而已。熹乃益之以「健順」，何邪？蓋陽之性健，木、火屬焉，在人則爲仁、禮；陰之性順，金、水屬焉，在人則爲義、智；而土則二氣之沖和，信亦兼乎健、順，故周敦頤曰：❸「五行一陰陽也。」陰陽不在五行之外，健、順亦豈在五常之外乎？

❶「政」下，明本、四庫本有「之屬」二字。
❷「地」，此字元本、四庫本無。
❸「敦頤」，原避南宋光宗趙惇諱作「端敦」，元本作「端頤」，今據明本、四庫本改。

或問：「《中庸》首章之義。」

朱熹曰：「天之所以賦予萬物而不能自已者，命也；吾之得乎是命以生而莫非全體者，性也。故以命言之，則曰『元、亨、利、貞』，而四時、五行、庶類萬化莫不由是而出；以性言之，則曰『仁、義、禮、智』，而四端、五典、萬事萬物之理莫不統於其間。蓋在天在人雖有性、命之分，而其理則未嘗不一；在人在物雖有氣禀之異，而其理則未嘗不同。」又曰：「天命之性，仁、義、禮、智而已。循其仁之性，則自父子之親，以至於仁民愛物皆道也；循其義之性，則自君臣之分，以至於敬長尊親亦道也；循其禮之性，則恭敬、辭遜之節文皆道也；循其智之性，則是非、邪正之分别亦道也。蓋所謂性者，無一理之不具，故所謂道者，不待外求，而無所不備；所謂性者，無一物之不得，故所謂道者，不假人爲，而無所不周。」又曰：「天命之性，率性之道，皆理之自然，而人物之所同得者也。人雖得其形氣之正，然其清濁厚薄之禀，亦有不能不異者，是以賢智者或失之過，愚不肖者或失之不及，而得於此者，亦或不能無失於彼。惟聖人之心清明純粹，天理渾然，無所虧闕，故能因其道之所在而爲之品節防範，以立教於天下，使夫過不及者有以取中焉。蓋有以辨其親疏之殺而使之各盡其情，則仁之爲教立矣；有以别其貴賤之等而使之各盡其分，則義之爲教行矣；爲之制度文爲使之有以守而不失，則禮之爲教得矣；爲之開導禁止使之有以别而不差，則知之爲教明矣。然則未始外乎人之

得乎天者彊爲之也。❶」

臣按：子思言「天命之性」，即湯之所謂「降衷」；其言「率性之道，脩道之教」，即湯之所謂「克綏厥猷惟后」。前聖後賢，更相發明，如出一口，而朱熹之論性曰仁、義、禮、智，其論道與教亦必曰仁、義、禮、智，其視佛、老之學以空寂爲性，以虛無爲道，管、商之徒以刑名、功利爲教者，孰真孰妄，孰是孰非，可不辨而明矣。

滕文公爲世子，滕，國名。文公者，定公之世子也。將之楚，過宋而見孟子。孟子道性善，道，言也。言必稱堯、舜。世子自楚反，反，還也。復見孟子。孟子曰：「世子疑吾言乎？夫道，一而已矣。成覸謂齊景公曰：成覸，齊人。景公，齊君。『彼，丈夫也；我，丈夫也；吾何畏彼哉？』顏淵曰：『舜，何人也？予，何人也？有爲者亦若是。』顏淵，孔子弟子，名回。❷公明儀曾子弟子。曰：『文王，我師也；周公豈欺我哉？』今滕，絶長補短，將五十里也，猶可以爲善國。《書》曰：『若藥不瞑眩，厥疾不瘳。』」《書·說命》之辭。瞑眩，猶昏憒也，以毒藥攻疾，故昏憒而後愈。瘳，愈也。

程頤曰：「性即理也。天下之理，原其所自，未有不善。喜怒哀樂未發，何嘗不善？發而中節，即無往而不善；發不中節，然後爲不善。故凡言善惡，皆先善而後惡。言吉凶，皆先吉而後凶。言是非，

❶「則」，元本、四庫本作「亦」。
❷「顏淵孔子弟子名回」，此八字明本無。

皆先是而後非。」

朱熹曰：「性者，人所稟於天以生之理也，渾然至善，未嘗有惡。人與堯、舜，初無少異，但衆人汩於私欲而失之，堯、舜則無私欲之蔽，而能充其性爾。故孟子與世子言，每道性善，而必稱堯、舜以實之。欲其知仁義不假外求，聖人可學而至，而不懈於用力也。」又曰：「時人不知性之本善，而以聖賢爲不可企及，故世子於孟子之言不能無疑，而復來求見，蓋恐別有卑近易行之説也。孟子知之，故告之曰『夫道一而已矣』，以明古今聖愚本同一性，前言已盡，無復它説也。」又曰：「孟子既告世子以道無二致，而復引成覵等三言以明之，欲世子篤信力行，不當復求異説也。」又曰：「滕國雖小，猶足爲治，但恐安於卑近，不能自克，則不足以去惡而爲善爾。孟子言性，始見於此，而詳具於《告子》之篇。然默識而旁通之，則七篇之中，無非此意。其所以廣前聖之未發，❶而有功於聖人之門，程子之言信矣。」

臣按：性善之説，程、朱盡之，其曰「性即理也」，乃自昔聖賢之所未言，萬世言性之標準也。熹謂七篇之中，無非此意者，如言仁義、言四端，蓋其大者也。至於因齊王之愛牛而勸之以行王政，亦因其性善而引之當道也。以此推之，它可識矣。

孟子曰：「人皆有不忍人之心。先王有

❶「廣」，明本、四庫本作「擴」。

不忍人之心，斯有不忍人之政矣。以不忍人之心，行不忍人之政，治天下可運之掌上。所以謂人皆有不忍人之心者，今人乍見孺子將入於井，皆有怵惕惻隱之心，怵惕，驚動貌。惻，傷之切也。隱，痛之深也。非所以內交於孺子之父母也，內，結也。非所以要譽於鄉黨朋友也，要，求也。非惡其聲而然也。聲，名也。由是觀之，無惻隱之心，非人也；無羞惡之心，非人也；羞，耻己之不善也。惡，憎人之不善也。無辭讓之心，非人也；辭，解使去己也。讓，推以與人也。無是非之心，非人也。是，知其善而以爲是。非，知其惡而以爲非。惻隱之心，仁之端也；羞惡之心，義之端也；辭讓之心，禮之端也；是非之心，智之端也。人之有是四端也，猶其有四體也。有是四端而自謂不能者，自賊者也；謂其君不能者，賊其君者也。凡有四端於我者，知皆擴而充之矣，若火之始然，泉之始達。苟能充之，足以保四海；苟不充之，不足以事父母。」

朱熹曰：「天之生物，各付一性。性非有物，只是渾然一理之在我者耳。故性之所以爲體，亦惟仁、義、禮、智、信五者。天下之理，無出於此。五者之中，所謂信者，真實無妄之理也，仁、義、禮、智，皆真實無妄，故信不必言；仁、義、禮、智四者，於中各有分別，不可不辨。蓋仁是溫和慈愛之理，義是斷制裁割之理，禮則恭敬撙節之理，智則分別是非之理。凡此四者，具於人心，乃性之本體，方其未發，漠然無形象之可見，及其發而爲用，則仁者爲惻隱，義者爲羞惡，禮者爲恭敬，智者爲是非，所謂

情也。曰端云者，❶猶有物在中而不可見，必因其端緒發見於外，然後可得而尋。性之理雖無形，而端緒之發則可驗。故由其惻隱所以必知其有仁，由其羞惡所以必知其有義，由其恭敬所以必知其有禮，由其是非所以必知其有智。使其本無是理於內，則何以有是端於外？所以有是端於外，必知其有是理在內而不可誣也。❷仁、義、禮、智既見得界限分明，又須知四者之中，仁義是對立門庭。蓋仁，仁也，而禮則仁之著；義，義也，而智則義之藏。猶春、夏、秋、冬，雖爲四時，其實不過一陰一陽而已，春、夏皆陽之屬，秋、冬皆陰之屬也，故曰：『立天之道，曰陰與陽；立地之道，曰柔與剛；立人之道，曰仁與義。』仁義雖對立而成兩，然仁則生生之意，實貫通周流乎四者之中。故仁者，仁之本體；禮者，仁之節文；義者，仁之斷制；智者，仁之分別。正如春之生氣，貫徹四時。春則春之生，夏則春之長，秋則春之收，冬則春之藏。故程子曰：『四德之元，猶五常之仁，偏言則一事，專言則包四者。』正謂此也。自四而兩，自兩而一，則統之有宗，會之有元，天地之理固然也。」

臣按：朱熹四端之説，蓋先儒所未發，至論「不忍人之心」，則曰：「天地以生物爲心，而所生之物，因各得天地生物之心以爲心，所以謂人皆有不忍人之心也。」至哉言矣！蓋天地造化無他作爲，惟以生物爲事。觀夫春、夏、秋、冬，

❶「曰」，四庫本作「四」。
❷「在」，四庫本作「於」。

往古來今，生意流行，❶何嘗一息間斷？天地之心，於此可見。萬物之生，既從天地生意中出，故物物皆具此理，何況人爲最靈，宜乎皆有不忍人之心也。然人人有是心，而私欲間斷，故不能達之於用；惟聖人全體本心，私欲不雜，故有此仁心，便有此仁政，自然流出，更無壅遏。天下雖大，運以此心而有餘矣。❷孟子恐人未能自信也，故指發見之真切者以覺悟之。夫孺子未有所知，而將入于井，乍見之者，無間賢愚，皆有惻怛傷痛之心。方其此心驟發之時，非欲以此納交，非欲以此干譽，❸又非以避不仁之名也，倉猝之間，無安排，無矯飾，而天機自動，此所謂真心也。賦形爲人，孰無此心？苟無此心，則非人矣。然所謂無者，豈其固然哉？私欲蔽塞而失其本真耳。孟子始言惻隱之心，至此，乃兼羞惡、❹辭遜、是非而言者，蓋仁爲衆善之長。有惻隱，則三者從之矣；惻隱不存，則三者亦何有哉？夫四肢，人所必有，四端亦然；而昧者不察，自謂不能，是賊其身，又謂「吾君不能」，是賊其君。賊，猶賊仁、賊義之賊，言爲禍害之深也。然仁、義、禮、智，其分量甚大，而端緒甚微，苟不推廣其端，則何以充滿其量？必也因其發見之微，隨加展拓，使人欲無所障礙，而天理得以流行，猶始然之火引之而煌煌，始達之泉疏之而浩浩。仁、義、禮、智庶幾充滿其本然之

❶「流行」，元本、明本作「周流」。
❷「心」，四庫本作「仁」。
❸「干」，明本作「要」。
❹「乃」，元本、明本作「則」。

量而不可勝用矣。苟惟不然，天理方萌，人欲旋窒，是乍然者遽息，而方達者隨堙，欲愈蔽而端愈微，雖有不忍人之心，必無不忍人之政矣。夫四端在人一也，充之則足以保四海，不充則不足以事父母。是以帝王之治，光宅天下，丕冒海隅。而後之人主，或以天下之大，而不能悦其親之心；或以邇聲色，信讒邪，而至於黜其配，殺其子；同此四端也，充與不充而已耳！此章之要，在於識本心之正，加推廣之功，至於保四海，則自然之效驗也。四端之論，雖首唱於孟子，而條貫統紀，則至朱熹而大明，惟聖明優柔玩索而力行之，❶則天下幸甚。

告子曰：告子，名不害，孟子弟子也。「性，猶杞柳也，義，猶桮棬也；以人性爲仁義，猶以杞柳爲桮棬。」杞、柳，二木名。桮棬，飲器也。孟子曰：「子能順杞柳之性而以爲桮棬乎？將戕賊杞柳而後以爲桮棬也？❷戕，伐也。賊，害也。如將戕賊杞柳而以爲桮棬，則亦將戕賊人以爲仁義與？❸率天下之人而禍仁義者，必子之言夫！」率，猶驅也。

臣按：告子之説，蓋謂人性本無仁義，必用力而强爲，若杞柳本非桮棬，必矯揉而後就也。吁，何其昧於理之甚邪！夫仁義，即性也。告子乃曰以人性爲仁義，

❶「惟」，此字四庫本無。「柔」，元本、明本、四庫本作「游」。

❷「而後以爲」，此四字原漫漶不清，今據元本、明本、四庫本補。

❸「則亦」，此二字原漫漶不清，今據元本、明本、四庫本補。

如此則性自性，仁義自仁義也，其可乎？夫以杞柳爲桮棬，必斬伐之，屈折之，乃克有成。若人之爲仁義，乃其性之固有，孩提之童皆知愛親，即所謂仁；及其長也，皆知敬兄，即所謂義；何勉强矯拂之有？使告子之言行，世之人必曰仁義乃戕賊人之物，將畏憚而不肯爲，是率天下而害仁義，其禍將不可勝計。此孟子所以不容不辯也。

告子曰：「性猶湍水也，決諸東方則東流，決諸西方則西流。人性之無分於善不善也，猶水之無分於東西也。」孟子曰：「水信無分於東西，無分於上下乎？人性之善也，猶水之就下也。人無有不善，水無有不下。今夫水，搏而躍之，可使過顙；顙，額也。激而行之，可使在山。是豈水之性哉？其勢則然也。人之可使爲不善，其性亦猶是也。」

臣按：告子杞柳之喻，既爲孟子所闢，則又小變其説，而取喻於湍水。蓋前説專指人性爲惡，至是又謂可以爲善，可以爲惡，而借水以明之，不知水之性未嘗不就下，雖搏之過顙，激之在山，可暫違其本性，而終不能使不復其本性也。人之爲不善者固有之矣，然其所以然者，往往爲物欲所誘，利害所移，而非其本然之性也。故雖甚愚無知之人，詈之以惡逆，斥之以盜賊，鮮不變色者。至於見赤子之入井，亦莫不怵惕而救之。朱熹以爲「性本善，故順之而無不善；本無惡，故反之而後爲惡，非本無定體，而可以無所不爲也」。斯言盡之矣。

公都子告子弟子。❶曰：「告子曰：『性無善無不善。』或曰：『性可以爲善，可以爲不善。是故文、武興，則民好善；文、武，謂周之文王、武王。❷幽、厲興，則民好暴。』幽、厲，謂周之幽王、厲王。或曰：『有性善，有性不善。是故以堯爲君而有象，象，舜之弟，堯之臣也。以瞽瞍爲父而有舜，瞽叟，舜之父也。以紂爲兄之子，且以爲君，而有微子啓、王子比干。』微子、比干，皆紂叔父，又爲之臣。今曰『性善』，然則彼皆非與？」孟子曰：「乃若其情，則可以爲善矣，乃所謂善也。若夫爲不善，非才之罪也。惻隱之心，人皆有之；羞惡之心，人皆有之；恭敬之心，人皆有之；是非之心，人皆有之。惻隱之心，仁也；羞惡之心，義也；恭敬之心，禮也；是非之心，智也。仁、義、禮、智，非由外鑠我也，我固有之也，弗思耳矣。故曰：『求則得之，舍則失之。』或相倍蓰而無筭者，倍，一倍也。蓰，五倍也。筭，數也。不能盡其才者也。《詩》曰：『天生烝民，有物有則；民之秉夷，夷，與彝通用。好是懿德。』孔子曰：『爲此詩者，其知道乎？』故有物必有則，民之秉彝也，故好是懿德。」

朱熹曰：「情者，性之動也。人之情本但可以爲善，而不可以爲惡，則性之本善可知矣。」又曰：「才，猶材質，人之能也。人有是性，則有是才，性既善，則才亦善。人之爲不善，乃物欲陷溺而然，非其才之罪也。」又曰：❸「有物必有法：如有耳目，則有聰明之德；有父子，則有慈孝之心；

❶「告子弟子」，此四字明本無。「告」，四庫本作「孟」。

❷「文武謂周之文王武王」，此九字明本無。

❸「曰」，四庫本作「以爲」。

是民所秉執之常性也，故人之情無不好此懿德者。以此觀之，則人性之善可見，而公都子所問之三說，皆不辯而明矣。」

臣按：公都子學於告子者也，❶故以性善爲非，而設三者之説，以闢孟子。孟子不與之辯，獨以性之發見者言之。蓋所謂性者，仁、義、禮、智而已。然未發之前，無兆朕之可見，惟感物而動，爲惻隱，爲羞惡，爲恭敬，爲是非，然後性之本可識。蓋四者情也，而其本則性也。由其性之善，故發而爲情亦善，因情之善，而性之善可知矣。夫善者，性也；而能爲善者，才也。性以體言，才以用言。才本可以爲善，而不可以爲惡，今乃至於爲不善者，是豈才之罪哉？陷溺使然也。夫四者之心，所以人人皆有者，由其具仁、義、禮、智之性故也。鑠者，以火銷金之名。火之銷金，由外以至内也。性則我所固有，非自外來，獨患夫人之弗思、弗求爾。夫物有求而弗得者，在外故也。性則求其在我者，何不得之？有本然之才，初無限量，極天下之善，無不可爲者。今乃善惡相去之遠，由不能盡其才也。曰「思」，曰「求」，而又曰「盡」，此孟子教人用功之至要。《烝民》之詩，其説已見前章，合而觀之可也。

曹交問曰：曹交，曹君之弟。「人皆可以爲堯、舜，有諸？」孟子曰：「然。」「交聞文王十尺，湯九尺。今交九尺四寸以長，食粟而已，

❶ 「告」，明本作「孟」。

如之何則可？」曰：「奚有於是？亦爲之而已矣。有人於此，力不能勝一匹雛，勝，堪也。匹，鴨也，鴨之雛也。則爲無力人矣；今曰舉百鈞，則爲有力人矣。一百二十斤爲鈞，百鈞，一萬二千斤。然則舉烏獲之任，是亦爲烏獲而已矣。烏獲，古有力人。夫人豈以不勝爲患哉？弗爲耳。徐行後長者謂之弟，疾行先長者謂之不弟。夫徐行者，豈人所不能哉？所不爲也。堯、舜之道，孝弟而已矣。子服堯之服，誦堯之言，行堯之行，是堯而已矣。子服桀之服，誦桀之言，行桀之行，是桀而已矣。」曰：「交得見於鄒君，可以假館，願留而受業於門。」鄒，國名。孟子，鄒人也。曹交是時亦在鄒。曰：「夫道，若大路然，豈難知哉？人病不求耳。子歸而求之，有餘師。」

臣按：「人皆可以爲堯、舜」，或古語，或孟子所嘗言，曹交疑而問之。孟子曰「然」者，所以明其必然也。交乃以形體之長，而材能之短自慊。夫聖人之所以聖者，豈形體之謂哉？人皆有是性，故皆可以爲堯、舜，獨患其不爲耳！且以負重譬之：能勝烏獲之任，是亦烏獲也；苟能爲堯、舜之事，豈非堯、舜乎？力之强弱有限，故有不勝之患。若性之善，則未嘗有限，豈以不勝爲患乎？又以行之徐疾明之：夫長幼之序，天實爲之，徐行後長者，循乎理之當然，故謂之弟；疾行先長者，則悖乎理，而非弟矣。夫徐行至易也，豈人所不能？以其不爲，故陷於不弟之罪。以是而思，則凡理之當爲者，無不可爲，其善、不善之分，獨在於爲、不爲耳。世之言堯、舜者，往往失之過高，故孟子直以一言斷之曰「孝弟而已矣」，謂其止於是也。夫

幼而愛親，長而敬兄，人性所同，爲堯、舜者，能盡此性而已。孟子又恐曹交終疑其難也，則又告之以「服堯服，誦堯言，行堯行，是堯而已矣」。言其爲之，無不至也。交以受業爲請，又告以道者人所共由，猶九軌之塗，坦然易見，所患者人不求之耳。歸而求之於事親敬長之間，本性之真，隨處發露，師在是矣。其示人深切如此，而世之人，猶以性爲不善，而安於暴棄者，豈不重可歎哉？

孟子曰：「人之所不學而能者，其良能也。所不慮而知者，其良知也。孩提之童，無不知愛其親者；及其長也，無不知敬其兄者。親親，仁也。敬長，義也。無他，達之天下也。」

臣按：良謂本然之善也。善出於性，故有本然之能，不待學而能。本然之知，不待慮而知。觀人之幼而愛親，長而敬兄，則可知矣。親親之心，達之天下，即所謂仁。敬長之心，達之天下，即所謂義。然則仁義豈出於孝弟之外哉？斯理也，孟子蓋屢言之，其爲天下後世慮者切矣！

以上論天性人心之善。

或謂：以此爲人君致知之首，何也？

曰：人君之於道所當知者非一，而性善尤其最焉。蓋不知己性之善，則無以知己之可爲堯、舜；不知人性之善，則無以知人之可爲堯、舜。故孟子於滕世子之見、曹交之問，皆以是告焉，庶幾其道得行，使君爲堯、舜之君，民爲堯、舜之民也。不幸

邪説紛紛，正理衰熄，當時之君，無能尊信其言者。未幾而荀卿氏出，創爲性惡之説，❶於是李斯本之以相秦，斯，荀卿弟子。剗滅先王之禮教，一以嚴法峻刑毒天下，由其以人性爲惡故也。片言之誤，流禍至此，豈不哀哉！

或謂：性固善也，然求之天下，其能爲善者無幾，何也？

曰：此氣質之異，而非性之罪也。先儒張載嘗言之矣，曰：「形而後有氣質之性，善反之，則天地之性存焉。」蓋天之所以與人者，莫非純粹至善之理，此所謂天地之性也。人之受之，則所值之氣不同，或清而純，或濁而雜，故其性亦隨而異，此所謂氣質之性也。天地之性則無不善，氣質之性則有善有不善焉。然苟有以反之，則雖不善者可復而善。然則反之之道，奈何？

曰：由治己而言則有學，由治人而言則有教。閑邪存誠，克己復禮，此治己之學也，學之功至，則己之善可復矣；道德齊禮，明倫正俗，此治人之教也，教之功至，則人之善可復矣。若夫以己之性爲不善，而不以聖人之道治其身，是自暴者也；以人之性爲不善，而不以聖人之道治其民，是暴天下者也。故繫其説如此，惟聖明詳玩之。❷

真西山讀書記乙集上大學衍義卷第五

❶「創」，元本、四庫本作「則」。
❷「詳玩之」，此三字原漫漶不清，今據元本、明本、四庫本補。

真西山讀書記乙集上大學衍義卷第六

格物致知之要一

明道術

天理人倫之正兼言五者大倫❶

《大學》：《禮記》篇名。「爲人君止於仁，爲人臣止於敬，爲人子止於孝，爲人父止於慈，與國人交止於信。」

臣按：《大學》之道在止於至善，爲人君，爲人臣，以至與國人交，各有所當止。止云者，必至於是而不遷之謂也。以君道言之，有一毫未至於仁，不可以言止；知仁之當爲，而或出焉，或入焉，亦不可以言止。何謂仁？克己復禮，仁之體也；愛人利物，仁之用也。爲人君者，内必有以去物欲之私，使視、聽、言、動，無一不合乎禮；外必有以廣民物之愛，使鰥、寡、孤、獨，無一不遂其生，此所謂仁也。必有是體，然後其用行焉，故聖人論仁，莫先於克己也。人君爲天下民物之主，痒疴疾痛，孰非同體，故君道必主於仁，而爲仁必極其至，所謂「止於至善」也。自古帝王，獨稱堯、舜爲至仁者，以其兼體用之全，無纖微之間故也。若宋襄以不禽二毛爲仁，梁

❶「天理人倫之正兼言五者大倫」，此十二字原無，今據四庫本補。

惠以移民移粟爲仁，是特區區之小善耳，其可以言至乎？ 其可遽止於是乎？ 以此推之，則臣之敬，子之孝，父之慈，與國人交之信，皆以極至爲當止之地。 若夫以貌恭爲敬，以從令爲孝，以長惡爲慈，以小諒爲信，而曰止於是焉，則非臣之所敢知也。

晏子曰：晏子，名嬰，字平仲，齊景公大夫也。❶「君令臣共，父慈子孝，兄愛弟敬，夫和妻柔，姑慈婦聽，禮也。 君令而不違，臣共而不貳，父慈而教，子孝而箴，兄愛而友，弟敬而順，夫和而義，妻柔而正，姑慈而從，婦聽而婉，禮之善物也。」物，猶事也。

臣按：「君令臣共」以下，皆禮之當然也。 然君以出令爲職，要必不違於理，然後人心服而令必行，否則言悖而出，亦悖而入，未見其能令也。 臣之事君，以恭爲本，然必忠誠不二，然後可貴，否則外有事君之禮，内有嫚上之心，未見其能恭也。 父慈而不能教，則敗其子。 子孝而不能箴，則陷父於不義。 兄能愛弟矣，又必有切磋之益，如朋友之相資，不然則義揜於恩，其失爲徒愛。 弟能敬兄矣，必又有和順之美，使情意相親而無間，不然則禮勝則離，其失爲徒敬。 夫之於婦，貴乎和協，苟不知義，則溺愛而失其剛，非夫道也。 婦之於夫，貴乎柔巽，苟不由正，則狃説而流於淫，非妻道也。 君臣而下，皆以二德相濟，惟姑之於婦，一於慈而從；婦之於姑，一於聽而婉。 蓋婦姑相與，專主於和

❶「也」，原脱，今據元本、明本、四庫本補。

柔，而無取於剛勁，故與前四者不得不異也。「禮之善物」，謂八者之禮，於事爲盡善也，不然則得其偏而無相濟之美，其得爲善乎？晏子之言，上下均所當知，故録焉。

孟子曰：❶「人之有道也。飽食、煖衣、逸居而無教，則近於禽獸。聖人有憂之，使契爲司徒，教以人倫：聖人，謂舜。契，臣名。❷司徒，掌教之官。父子有親，君臣有義，夫婦有別，長幼有序，朋友有信。」

臣按：《舜典》：「帝之咨契曰：『百姓不親，五品不遜，五品，即五者之大倫也。汝作司徒，敬敷五教，在寬。』」《春秋傳》亦曰：「舜舉八元，使布五教於四方，父義、母慈、兄友、弟恭、子孝。」孟子所稱，即其事也。當舜之時，既命后稷，教民稼穡，五穀既熟，有以養民之生矣。養而不教，則民不知義，又何以別於禽獸哉！「人之有道」，謂其各有秉彝之性也，父子之親，君臣之義，夫婦之別，長幼之序，朋友之信，皆人性所自有。舜之命官敷教，亦因其有而導之耳，非强之以所無也。經傳論人倫之道非一，然各以一言而盡其要，未有如孟子者，嗚呼旨哉！

漢《白虎通義》：章帝時，論五經同異於白虎殿，作此書。「三綱者，何謂也？謂君臣、父子、夫婦也。六紀者，何謂也？謂諸父、兄弟、族人、諸舅、師長、朋友也。故『君爲臣綱，父爲

❶「曰」，原脱，今據四庫本補。
❷「臣」上，明本有「舜」字。

子綱，夫爲妻綱』。何謂綱紀？綱者，張也。紀者，理也。大者爲綱，小者爲紀。所以張理上下，整齊人道也。人皆懷五常之性，有親愛之心，是以綱紀萬化，若羅網之有綱紀而萬目張也。」

臣按：三綱之名，始見於此，非漢儒之言，古之遺言也。蓋天下之事衆矣，聖人所以治之者，厥有要焉，惟先正其本而已。本者何？人倫是已，故三綱正，則六紀正，六紀正，則萬事皆正，猶舉綱者，提其綱紀，而衆目畢張也。若綱紀不正，雖事事而理之，猶整亂絲，其能治乎？即三綱而言之，「君爲臣綱」，君正，則臣亦正矣。「父爲子綱」，父正，則子亦正矣。「夫爲妻綱」，夫正，則妻亦正矣。故爲人君者，必正身以統其臣。爲人父者，必正身以律其子。爲人夫者，必正身以率其妻。如此，則三綱正矣。繇古洎今，未有三綱正於上而天下不安者，亦未有三綱紊於上而天下不危者，善計天下者，亦察乎此而已矣。

以上論天理、人倫之正一。兼言五者大倫。

明道術

天理人倫之正通言人子之孝❶

《孝經》：「愛親者，不敢惡於人；敬親者，不敢慢於人。愛敬盡於事親，而德教加於百姓。此天子之孝。」

❶「明道術天理人倫之正通言人子之孝」，此十五字原無，今據四庫本補。

臣按：孝之爲孝，不出愛、敬二者而已。推愛親之心以愛人，而無所疾惡；推敬親之心以敬人，而無所慢易，則天下之人皆在吾愛敬中矣。愛敬盡於事親，非求以律人也，躬行於上，而德教自形於下，天下之人無不皆愛敬其親矣，其守豈不約乎？其施豈不博乎？故曰「此天子之孝」。

子曰：「昔者明王之以孝治天下也，不敢遺小國之臣，而況於公、侯、伯、子、男乎？故得萬國之歡心，以事其先王。此言天子之孝。治國者不敢侮於鰥寡，而況於士民乎？故得百姓之歡心，以事其先君。此言諸侯之孝。治家者不敢失於臣妾，而況於妻子乎？故得人之歡心，以事其親。此言大夫之孝。夫然，故生則親安之，祭則鬼享之，是以天下和平，災害不生，災害，謂水旱饑饉之屬。禍亂不作。禍亂，謂甲兵寇戎之屬。故明王之以孝治天下也如此。《詩》曰：『有覺德行，四國順之。』」

臣按：此章亦推愛親之心以愛人之意，能愛人則人亦愛之，故天子則得萬國之歡心，諸侯、大夫亦各得其臣民之歡心。人心歡悅，則親心亦爲之歡悅，以奉養則親安，以祭祀則鬼享，幽明無二致也，其效至於天下和平，而無灾禍之興。蓋人和則天地之和亦應，其始推愛親之心以及人，其終享愛人之福以及親，所謂「孝治天下也如此」。後世之君蓋有暴虐其民，結怨稔禍至於危其親以及宗廟者，然後知聖人之言，真百世之蓍龜也。

子曰：「昔者明王事父孝，故事天明；事

母孝，故事地察；察，著也。長幼順，故上下治。天地明察，神明彰矣。彰，亦明也。故雖天子，必有尊也，言有父也；必有先也，言有兄也。宗廟致敬，不忘親也；脩身慎行，恐辱先也。宗廟致敬，鬼神著矣。孝弟之至，通於神明，光于四海，無所不通。」

臣按：父母者，子之天地；天地者，人之父母：其實一也。故事父孝，則事天之理明，事母孝，則事地之理察。明、察云者，謂昭然顯著，洞悟於心也。夫父兮生我，母兮育我，此所謂「子之天地」也。「大哉乾元，萬物資始。至哉坤元，萬物資生」，此所謂「人之父母」也。事父母之道無他，全其所以與我者而已，故樂正子春曰：「天之所生，地之所養，無人爲大。父母全而生之，子全而歸之，可謂孝矣。不虧其體，不辱其先，可謂全矣。」故一舉足而不敢忘父母，一出言而不敢忘父母，❶人子之孝未有大於此者。然則事天地之道，亦豈有異是乎？夫人有此身，則有此心；有此心，則有此性：此天地之所與我者也。五常萬善，本來全具，一毫有虧，是嫚其所與矣，故孟子曰：「存其心，養其性，所以事天也。」成湯所以顧諟天之明命者，正恐瞬息之不存，非所以事天也。文王所以陟降在帝左右者，正恐跬步之或違，非所以事天也。即是而觀，事父母、事天地，豈有二道乎？天地之道，其妙而不可測者謂之神，顯而不可欺者謂之明。吾之事天明，事地察，則天地神明所以鑑臨在上者昭著而不可揜，即下文通乎神明之義也。長

❶「而」，原脱，今據元本、四庫本補。

幼，指兄弟而言。孔子既言孝，又兼言弟，故謂雖天子之貴，所尊者父，而所先者兄。然自「宗廟致敬」以下，則惟言孝而已，未始及於弟也。蓋孝弟一心，孝既至，則弟亦至矣。天人一理，通乎神明，則亦光乎四海矣。此蓋指言孝弟之極切，❶爲人君者所當深體也。❷

《易・蠱》卦名。初六：初爻，陰畫。「幹父之蠱，蠱，事也，其字從蟲，從皿，蟲之食皿，敗壞之象，故以治事爲治蠱也。有子考無咎，厲，終吉。」《象》曰：「『幹父之蠱』，意承考也。」

臣按：程頤之傳以爲：「子幹父蠱之道，能堪其事則爲有子，而其考得無咎；不然，則爲父之累矣。故必惕厲，則得終吉。」臣謂：《易》雖通言人子之道，其在王者，❸承祖考之業，❹則幹蠱之尤大者也。苟或忘敬畏之心，而萌嫚易之志，其終凶可知矣。若唐之玄宗、憲宗，始初清明，中興帝業，祖考有光焉；其後志驕以怠，浸弗克終，則反吉而爲凶矣。吉凶之分，由敬嫚之異，其可忽哉？

九二：「幹母之蠱，不可貞。」《象》曰：「『幹母之蠱』，得中道也。」

臣按：程頤之傳以爲，「子之於母，當以柔巽輔導之，使得於義。不順而致蠱，

❶ 「指」，元本、四庫本作「推」。「切」，明本、四庫本作「功」。

❷ 此段下，明本有另段「以上專言天子之孝」八字。

❸ 「者」，此字原漫漶不清，今據元本、明本、四庫本補。

❹ 「承」，此字原漫漶不清，今據元本、明本、四庫本補。

則子之罪也。從容將順，豈無道乎？以婦人言之，則陰柔可知。若伸己剛陽之道，遽然矯拂則傷恩，所害大矣，亦安能入乎？在乎屈己下意，巽順將承，使之身正事治而已。故曰『不可貞』，固盡其剛直之道如是乃中道也。」臣謂：人君之事母后，尤不可不知此義。

孟懿子問孝。懿子，魯大夫，仲孫何忌。子曰：「無違。」樊遲御，遲，孔子弟子。子告之曰：「孟孫問孝於我，我對曰：『無違。』」樊遲曰：「何謂也？」子曰：「生，事之以禮；死，葬之以禮，祭之以禮。」

臣按：朱熹之説以爲：「生事、葬祭，事親之始終具矣。禮，即理之節文也。人之事親，自始至終，一於禮而不苟，其尊親也至矣。」臣嘗推衍其説，以爲：「昏定而晨省，冬温而夏清，出告而反面；《曲禮》。下氣怡聲，問衣燠寒，疾痛疴癢，而敬抑搔之；出入，則或先或後，而敬扶持之；飲食，則問所欲，而敬進之；有命之，應唯敬對；進退周旋，謹齊，升降、出入揖遊，不敢噦噫、嚏咳、欠伸、跛倚、睇視，不敢唾洟。」此生事之禮也。「喪，三日而殯，凡附於身者，必誠必信。三月而葬，凡附於棺者，必誠必信。」此死葬之禮也。「及時將祭，君子乃齋。防其邪物，訖其嗜欲，耳不聽樂，心不苟慮，必依於道。手足不苟動，必依於禮。散齋七日以定之，致齋三日以齊之。齋者，精明之至，然後可以交神明。」此祭之禮也。自天子而至於庶人，其物之隆殺不同，然禮之所得爲者，則不容一毫之不盡也，故《孝經》曰：「君子之事親也，

居則致其敬，養則致其樂，病則致其憂，喪則致其哀，祭則致其嚴，五者備矣，然後能事親。」五者之名不同，而禮所當爲則一。《論語》、《孝經》，皆聖人親筆，凡爲人子者，少違斯言，其可立於天地間乎？ 故合而著之。

孟武伯問孝。子曰：「父母唯其疾之憂。」

臣按：先儒之説，謂：「武伯之爲人，必多可憂之事者，故夫子以此告之，欲其體父母之心，知所以自愛也。」臣謂：此雖爲父母俱存者言，然不幸而不終養者，其可忘此？ 蓋父母之生我，其望於我者何如也？ 顧不能謹身自愛而致疾焉，無乃嫚父母之遺體，而孤父母所以望我之意乎？ 自士庶人以上，皆所當知，至人主之身，宗廟社稷之所託，其責尤重，而所以撓亂其血氣，戕伐其壽命者，尤非一端。故漢文帝嘗騎馳下峻阪，袁盎諫曰：「陛下縱自輕，奈高廟、太后何？」此言所以深儆之矣。❶ 爲人主者，儻能體孔聖之言，凡可以致疾者，必敬必戒，庶其免於不孝之責乎。

子游問孝。子曰：「今之孝者，是謂能養。至於犬馬，皆能有養；不敬，何以別乎？」

臣按：父母至重也，犬馬至輕也。孔子以至輕喻至重，所以深警世人之以養爲孝者。子游，聖門高弟，宜不至是，然一念

❶「所」，元本、四庫本作「足」。

之微，少以能養爲足，則已墮不敬之域矣，非必輕忽簡慢而後謂之不敬也。故《禮記》亦曰：「養，可能也，敬爲難。」

子夏問孝。子曰：「色難。有事，弟子服其勞；有酒食，先生饌。謂父兄先己而生也。曾是以爲孝乎？」

臣按：此言承順父母之顔色爲難，至於服勞、能養特其末耳。蓋父母之顔色，有慘有舒，爲人子者，所當潛觀嘿察，其色愉則其心樂，固可以自慰；若其色少有異焉，其可不兢兢焉、惕惕焉，自省且自責乎？慶雲甘雨，天之喜也；迅雷烈風，❶天之怒也。善事天者，必於此焉察之。父母者，子之天也，❷察之可不謹乎？知此，而後知「色難」之義。

《禮記》：「爲人子者，聽於無聲，視於無形。」

臣按：此戒慎乎其所不睹，恐懼乎其所不聞之意也。蓋孝子之心，惟恐纖介之差，須臾之失，故其潛觀嘿察至於如此，非誠於事親者，其能若是乎？

孝子之有深愛者，必有和氣；有和氣者，必有愉色；有愉色者，必有婉容。嚴威儼恪，非所以事親也。

臣按：愛根於中者深，然後發於氣，動

❶「烈風」，此二字明本互乙。
❷「也」，元本、四庫本作「地」。

於色，見於容者如此，非可以僞爲也。「嚴威儼恪」，居上臨下之容，施之於親則厲矣，故曰「非所以事親」。

仁人之事親也如事天，事天如事親。

臣按：此與《孝經》明察之指略同。先儒張載作《西銘》，即事親以明事天之道，大略謂：天之予我以是理也，莫非至善，而我悖之，即天之不才子也；具人之形而能盡人之性，即天之克肖子也。禍福吉凶之來當順受其正，天之福澤我者，非私我也，予之以爲善之資，乃所以厚其責，❶譬之事親，則父母愛之，嘉而不忘也；❷天之憂戚我者，非厄我也，將以拂亂其心志，而增其所不能，譬之事親，則父母惡之，懼而不怨也。即此推之，親即天也，天即親也。其所以事之者，豈容有二哉？夫事親如天，孝子事也，而孔子以爲仁人，蓋孝之至則仁矣。張載之論，極其精微，臣姑舉其概如此，必欲深窮其指，自當即全書而熟復之。

公明儀問於曾子曰：「夫子可以爲孝乎？」曾子曰：「君子之所謂孝也者，先意承志，諭父母於道。參直養者也，❸安能爲孝乎？」

臣謂：父母之意未形而能逆之於其先，逆，猶迎也。父母之志已形而能承之於其

❶「責」，明本作「生」。
❷「嘉」，四庫本作「喜」。
❸「者也」，此二字元本、四庫本作「而已」。

後，非深於孝愛以父母之心爲心者不能。諭者，開説曉譬之謂。爲人子者，平時能以理開曉其親，置之於無過之地，猶臣之事君，格其非心，而引之當道也，其視有過而後諫者，功相百矣，故曾子猶難之。

父母有過，下氣怡色柔聲以諫，諫若不入，起敬起孝，説則復諫，不説，與其得罪於州閭鄉黨，寧孰諫。孰，即熟字。父母怒，撻之流血，❶不敢疾怨，起敬起孝。

臣按：起者，悚然興起之意。孰者，反復純孰之謂。不諫，是陷其親於不義，而得罪於州里；等而上之，諸侯而不諫，則使其親得罪於國人；天子而不諫，則使其親得罪於天下。是以「寧孰諫」也。怒而撻之，猶不敢怨，況下於此者乎！諫不入，「起敬起孝」，諫而怒，亦「起敬起孝」。敬孝之外，豈容有它念哉？豈容一息忘哉？是説也，聖人已著之《論語》矣，曰：「事父母幾諫。見志不從，又敬不違，勞而不怨。」善事親者，當合二書而思焉。

親有疾，飲藥，子先嘗之。醫不三世，不服其藥。

臣按：《春秋》書「許世子止弑其君買」。傳曰：「許悼公瘧，飲世子止之藥而卒。」書曰『弑其君』者，止不嘗藥也。」先儒胡安國以爲：「夫子之所慎者三，疾居其一。」季康子饋藥而未達，則不敢嘗，敬謹其身如此，而於君父可忽乎？止不擇醫，

❶「撻」上，元本、四庫本有「不説而」三字。

而輕用其藥；藥不先嘗，而誤進於君，是有忽君父之心，而不謹矣。此簒弒之萌，堅冰之漸，❶而《春秋》之所謹也，故加以大惡，而不得辭，此《春秋》除惡於微之意也。然則侍親之疾者，其可不以許止爲戒？

子曰：「孝子之喪親也，哭不偯，氣竭而息，聲不委曲。禮無容，不爲容儀。言不文，服美不安，聞樂不樂，食旨不甘，此哀慼之情也。三日而食，教民無以死傷生，毀不滅性，此聖人之政也。喪不過三年，示民有終也。爲之棺、槨、衣、衾而舉之，陳其簠簋而哀慼之，擗踊哭泣，哀以送之；卜其宅兆，而安厝之；爲之宗廟，以鬼享之；春秋祭祀，以時思之。生民之本盡矣，死生之義備矣，孝子之事親終矣。」

臣按：經傳之言喪親，惟此爲略備，居喪者當深體焉。

子曰：「子生三年，然後免於父母之懷。夫三年之喪，天下之通喪也。」

《中庸》曰：「期之喪，達乎大夫；期，周年之服也。王、公絶期，故曰達乎大夫。三年之喪，達乎天子。父母之喪無貴賤，一也。」

滕定公薨。定公，滕君。世子謂然友曰：世子，定公之子，是爲文公。然友，其傅也。「昔者孟子嘗與我言於宋，於心終不忘。今也不幸至於大故，吾欲使子問於孟子，然後行事。」然友之鄒問於孟子。孟子曰：「不亦善乎！親喪，固所自盡也。曾子曰：『生，事之以禮；死，葬之以禮，祭之以禮，可謂孝矣。』諸侯之禮，

❶「冰」，原作「水」，今據元本、明本、四庫本改。

吾未之學也；雖然，吾嘗聞之矣。三年之喪，齊疏之服，飦粥之食，齊，衣下縫也，不緝曰斬衰，緝之曰齊衰也。疏，麄也，麄布也。飦，糜也。喪禮三日始食粥，既葬乃疏食。自天子達於庶人，三代共之。」然友反命，定爲三年之喪。父兄百官皆不欲，曰：「吾宗國魯先君莫之行，吾先君亦莫之行也，至於子之身而反之，不可。且《志》曰：『喪祭從先祖。』」曰：「吾有所受之也。」謂然友曰：此文公謂也。「吾他日未嘗學問，好馳馬試劍。今也父兄百官不我足也，恐其不能盡於大事，子爲我問孟子。」然友復之鄒，問孟子。孟子曰：「然。不可以他求者也。孔子曰：『君薨，聽於冢宰。冢宰，六官之長。君薨，子不聽政，以冢宰攝國事。歠粥，面深墨。即位而哭，百官有司莫敢不哀，先之也。』上有好者，下必有甚焉者矣。『君子之德，風也；小人之德，草也。草尚之風必偃。』尚與上通。偃，伏也。❶是在世子。」然友反命。世子曰：「然。是誠在我。」五月居廬，未有命戒。百官族人可謂曰知。及至葬，四方來觀之，顔色之戚，哭泣之哀，弔者大悦。

臣按：三年之喪，自唐虞三代，未有改者。春秋之世，此禮廢墜，於是宰予欲短喪，而孔子責其不仁。子思作《中庸》亦謂：「自朞而下，貴賤有殊，父母之喪，則一而已爾。」方滕文公用孟子之言，欲行其禮，則父兄百官譁然争之；及違衆而行，又以爲知禮，何邪？蓋以爲不可行者，蹈常襲故之陋；見而以爲知禮者，秉彝好德之良心也。夫欲報之德，昊天罔極，正雖終身之喪，未足以紓無窮之悲。其所以三年

❶「伏」，明本作「仆」。

而止者，特聖人立爲中制，使不可過焉耳。而世降教失，雖以東魯文獻之邦，猶不能行，何怪於滕之父兄乎？ 然文公一以身先之，則皤然而悟，天理之在人心者，固不可泯也。 自漢文率意變古，始爲易月之制，然詳其遺詔，蓋爲吏民設。 景帝，嗣君也，乃冒用其文，自短三年之制，豈非萬世之罪人乎？ 其後晉武，欲復古制，而尼於群臣之邪說。 獨後魏孝文，斷以不疑。 孝文，夷狄之主也，猶能行此，可以中國而弗若乎？ 臣故備列聖賢之言，使後世有考云。

子曰：「父在，觀其志；父沒，觀其行。三年無改於父之道，可謂孝矣。」

臣按：先儒之説以爲：「父在能觀其志而奉承之，父沒能觀其行而繼述之，又必三年無改於父之道，然後爲孝。」夫父之道善者當守之終身，不善者當亟改之，何三年之有？ 意其所謂三年無改者，必在所當改而可以未改，故不忍於遽改耳。 若不顧事理之重輕，❶於茹哀銜恤之中而改其所可未改者，無復謹重之心，則於事未必有益，而於孝則大有虧矣。 孔子之言，蓋必有爲而發。 爲人子者處此，隨其所遇而以義制之可也。 以人君言之，武王繼文王之志，則終身無改者也。 宣王承厲王之烈，則不待三年而改者也。 若可繼雖不若文，而當改又不如厲，則孔子所謂「三年無改」者也。 二十七月之期，迅若奔電，❷人子於此，惟盡

❶「重輕」，此二字明本互乙。

❷「電」，明本作「雷」。

追慕之誠，姑泯改爲之迹，不亦善乎？臣故推而明之，以廣先聖言外之指。

曾子曰：「慎終追遠，民德歸厚矣。」

臣按：先儒以爲：「慎終者，喪盡其禮。追遠者，祭盡其誠。」上之所爲既厚，而民亦從而歸厚，故《大學》曰：「一家仁，一國興仁；一家遜，一國興遜。」其機如此。

《禮記》曰：「霜露既降，君子履之，必有悽愴之心，非其寒之謂也。春，雨露既濡，君子履之，必有怵惕之心，如將見之。」

臣按：孝子無一念不在其親，故因霜露之降而感焉，因雨露之濡而感焉，若將見之。此誠之極，孝之至也。

「致齊於内，散齊於外。齊之日：思其居處，思其笑語，思其志意，思其所樂，思其所嗜。齊三日，乃見其所爲齊者。祭之日，入室，僾然必有見乎其位；僾然，微見貌。周還出户，肅然必有聞乎其容聲；出户而聽，愾然必有聞乎其嘆息之聲。是故先王之孝也，色不忘乎目，聲不絶乎耳，心志嗜欲不忘乎心；致愛則存，致慤則著；著存不忘乎心，夫安得不敬乎？君子生則敬養，死則敬享，思終身弗辱也。」

臣按：此章於人子之思親，可謂盡形容之妙矣，非誠孝之極，安能至此？而程頤乃謂：「『思其居處』、『思其笑語』，此孝子平日思親之心，非齊也。齊不容有思，有思非齊也。」齊者，湛然純一，方能與鬼

神接，蓋齊與戒異。當七日之戒，凜然祗懼，容有思焉；及齊三日，則湛然純一，無所思矣。此齊與戒之分也。「致愛則存」、「致慤則著」者，蓋愛慕之極，儼乎其若存；誠慤之極，昭乎其有見。此鬼神之常理也，其可不敬乎？敬則有，不敬則無矣。故親在，而養必以敬；親没，而享亦以敬。親之存没有異，而孝子之敬則同，夫如是，則終身弗辱其親矣。

「文王之祭也，事死者如事生，思死者如不欲生。忌日必哀，稱諱如見親，祀之忠也。」

「君子有終身之喪，忌日之謂也，故忌日不樂。」

臣按：忌日之名，始見於此。父母之喪雖久，至於忌日，則必以居喪之禮處焉，終吾身而後已。古之聖王，能盡其道者，其惟文王乎。

「父母之所愛亦愛之，父母之所敬亦敬之，犬馬盡然，而况於人乎？」

臣按：孝子愛敬之心無所不至，故凡父母之所愛敬者，雖犬馬之賤，亦愛敬之，况人乎哉？姑舉其近者言之，若兄若弟，吾父母之所愛也，吾其可以不之愛乎？若薄之，是薄吾父母也。若親若賢，吾父母之所敬也，吾其可不之敬乎？若嫚之，是嫚吾父母也。推類而長，莫不皆然。若晉武惑馮紞之讒，不思太后丁寧之言，而疏齊王攸；唐高宗溺武氏之寵，不念太宗顧託之命，而殺長孫無忌。若二君者，皆

《禮經》之罪人也。

「孔子曰：『身也者，親之枝也，敢不敬與？不能敬其身，是傷其親。』」

「曾子曰：『身也者，父母之遺體也。行父母之遺體，敢不敬乎？』」

臣按：《論語》記曾子之言曰：「戰戰兢兢，如臨深淵，如履薄冰。」正此意也。

《禮記》曰：「孝子如執玉，如奉盈，盈，滿也。洞洞屬屬然，洞洞者，空無它念也。屬屬者，相連續也。❶如弗勝，如將失之。」

臣按：子之身出於父母，本一體而分焉，猶枝之出於幹也，傷其枝，則傷其幹矣。持身之不敬，寧不傷其親乎？故曾子戰戰兢兢以終其身。蓋敬奉遺體，不敢以少慢也。凡爲人子者，皆所當然，而人主之身爲尤重，祖宗之基業於我乎託也，廟祏之神靈於我是依也，然則一言動，一舉措，其可忽乎？曾子臨淵履冰之言，《記禮》執玉奉盈之喻，❷宜深體之。

孟子曰：「事孰爲大？事親爲大。守孰爲大？守身爲大。事親，事之本也。守身，守之本也。不失其身，而能事其親者，吾聞之矣；失其身，而能事其親者，吾未之聞也。」

曾子曰：「樹木以時伐焉，禽獸以時殺焉。」夫子曰：「斷一樹，殺一獸，不以其時，非孝也。」

❶「連續」，此二字元本、四庫本互乙。
❷「記禮」，明本作「禮記」。

臣按：仁孝同源，故孝者必仁，而仁者必孝。木不妄伐，獸不妄殺，此仁也，亦孝也。若斷之、殺之不以其時，則是無復仁心矣，❶安有不仁而能孝者邪？武王數紂之罪曰「暴殄天物」。人君享天下之奉，苟徇其侈欲之心，用物無節，是則所謂暴殄也，是則所謂不孝也。❷物猶如此，況於骨肉之親，民生之類？其親之，仁之，又當何若邪？秦二世疏忌同姓，七公子矺死於社；漢武以一馬興師，暴骨萬里之外，其爲一木一獸不既多乎？此又不孝之尤者也。臣故推衍其說，以廣曾子言外之意。

以上叙天理人倫之正一。通言人子之孝。

真西山讀書記乙集上大學衍義卷第六

❶「復」，原脱，今據元本、四庫本補。

❷「是則所謂暴殄也是則所謂不孝也」，此十四字原爲空格，今據元本、明本、四庫本補。

真西山讀書記乙集上大學衍義卷第七❶

格物致知之要一

明道術

天理人倫之正帝王事親之孝❷

《堯典》曰：「有鰥在下，曰虞舜。鰥，無妻之名。在下，謂卑賤也。虞，氏。舜，名。父頑，父，瞽叟。心不則德義之經爲頑。母嚚，母，瞽叟後妻，舜繼母也。口不道忠信之言爲嚚。象傲，象，舜後母弟名。傲慢不友也。克諧以孝，諧，和也。烝烝乂，不格姦。」烝，進也。乂，治也。姦，惡也。❸《史記》：「舜父瞽叟盲，而舜母死，瞽叟更娶妻而生象。象，傲。瞽叟愛後妻子，常欲殺舜，舜避逃；及有小過，則受罪。順事父及後母與弟，日以篤謹。」

臣按：舜以一身處頑父、嚚母、傲弟之間，而能諧和以孝，俾其善日進，惡日泯，非至誠之積，薰蒸浸灌，何以有此？先儒曾鞏引《詩》「烝之浮浮」爲譬，其意以謂：「餾之炊也，火然於下，其氣相續，故能通徹於上。舜之積誠感父，亦猶是也。」其說得之矣。

「帝初于歷山，山名，舜微時所耕之地。往于

❶「真西山讀書記乙集上大學衍義卷第七」，此十六字原漫漶不清，今據原本前後文補。

❷「天理人倫之正帝王事親之孝」，此十二字原無，今據四庫本補。

❸「姦惡也」，元本、明本無此三字。

田，日號泣于旻天，旻，閔也。于父母，負罪引慝。慝，惡也。祇載見瞽瞍，祇，敬也。載，事也。❶夔夔齊慄，齊，莊敬也。慄，戰栗也。夔夔，莊敬戰栗之貌。瞽亦允若。」允，信也。若，順也。

臣按：舜以不獲於父母之故，號泣于天，自負其罪，不敢以爲父母之罪；自引其慝，不敢以爲父母之慝。其誠於孝如此，宜其卒能感動也。

孟子曰：「天下大悦而將歸己，視天下悦而歸己猶草芥也，惟舜爲然。不得乎親，不可以爲人；不順乎親，不可以爲子。舜盡事親之道而瞽瞍厎豫，厎，致也。❷豫，順也。瞽瞍厎豫而天下化，瞽瞍厎豫而天下之爲人子者定，❸此之謂大孝。」

臣按：舜之所值者至難事之親也，然積誠感動，猶能使之厎豫，況其不如瞽瞍者乎？故瞽瞍厎豫，而天下之爲人子者，皆知無不可事之親，而各勉於爲孝，此所謂「天下化」也。昔豫章羅從彦論此，曰：「只爲天下無不是厎父母。」諫議陳瓘聞而善之，曰：「惟如此而後天下之爲父子者定。彼臣弑君、子弑父者，常始於見其有不是處爾。」嗚呼！罪己而不非其親者，仁人孝子之心也；怨親而不反諸己者，亂臣賊子之志也。後之事難事之親者，其必以舜爲法。

❶「載事也」，此三字原脱，今據元本、四庫本補。
❷「致」，明本作「敬」。
❸「人」，四庫本作「父」。

萬章問曰：「舜往于田，號泣于旻天，何爲其號泣也？」孟子曰：「怨慕也。」萬章曰：「父母愛之，喜而不忘；父母惡之，勞而不怨。然則舜怨乎？」曰：「長息問於公明高長息，公明高弟子。公明高，曾子弟子。曰：『舜往于田，則吾既得聞命矣。號泣于旻天、于父母，則吾不知也。』公明高曰：『是非爾所知也。』❶夫公明高以孝子之心爲不若是恝，恝，無愁之貌。『我竭力耕田，共爲子職而已矣。父母之不我愛，於我何哉？』帝使其子九男二女，百官牛羊倉廩備，以事舜於畎畝之中。天下之士多就之者，帝將胥天下而遷之焉；爲不順於父母，如窮人無所歸。天下之士悦之，人之所欲也，而不足以解憂；好色，人之所欲，妻帝之二女，而不足以解憂；富，人之所欲，富有天下，而不足以解憂；貴，人之所欲，貴爲天子，而不足以解憂。人悦之、好色、富、貴，無足以解憂者，惟順於父母可以解憂。人少則慕父母，知好色則慕少艾，艾，美好也。有妻子則慕妻子，仕則慕君，不得於君則熱中。熱中，躁急心熱也。大孝，終身慕父母，五十而慕者，予於大舜見之矣。」

臣按：孟子可謂知大舜之心矣。蓋窮天下之可欲，皆外物也，聖人視之如浮雲然，得喪去來，不以介意。惟不順於父母，則以爲己之大罪，而不敢自怨。人知舜怨之爲怨，獨孟子知其怨乃所以爲慕。「慕」之爲言，愛之深，思之切也。五十始衰，《禮》所謂「不致毁之時」也。大舜於此，猶慕焉。聖人純孝之心，不以老而衰也。揚

❶「公明高曰是非爾所知也」，此十字原無，今據明本、四庫本補。

雄亦曰：「事父母自知不足者，其舜乎！」蓋舜雖已順其親，而其心常若不足，此其所以爲終身之慕。

《禮記》：「子曰：『舜其大孝也與！德爲聖人，尊爲天子，富有四海之内。宗廟饗之，子孫保之。子孫，謂虞思、陳胡公之屬，歷三代爲諸侯。故大德必得其位，必得其禄，必得其名，必得其壽。故天之生物，必因其材而篤焉。材，質也。篤，厚也。故栽者培之，栽，植也。培，養也。傾者覆之。《詩》曰：『嘉樂君子，憲憲令德！宜民宜人，受禄于天。保佑命之，自天申之！』《詩·大雅·假樂》之篇。憲，《詩》作顯。申，重也。故大德者必受命。』」

臣按：舜以聖人之德，居天子之位，其福禄上及於宗廟，而下延於子孫，此所以爲大孝也。然舜所知者孝而已，若禄、位、名、壽，則天實命之，非舜有心於得之也。孔子以天之眷舜如此，因言「天之生物，必因其材質而加厚焉。其本固者，雨露得以滋培之；其本傾者，風霜得以顛覆之」。其培之也，非恩之也；其覆之也，非害之也：咸其自取焉爾。又引《詩》以明之，以見大德者必受命。知舜德爲聖人，尊爲天子，宗廟饗之，子孫保之，然後爲大孝，則夏、商後王不敬厥德，而至於覆宗絶祀者，其爲不孝可知。

「子曰：『武王纘大王、王季、文王之緒，纘，繼也。大王，王季之父。王季，文王之父。壹戎衣而有天下，戎衣，甲冑之屬，言一著戎衣以伐紂，即有天下也。尊爲天子，富有四海之内。宗廟饗之，子孫保之。武王末受命，末，謂老。武王有天下時已老

矣。周公成文、武之德，追王大王、王季，上祀先公以天子之禮。』先公，后稷、公劉之屬。子曰：『武王、周公，其達孝矣乎！達，通也，天下之人通言其孝也。夫孝者，善繼人之志，善述人之事者也。春秋脩其祖廟，祖宗之廟。陳其宗器，先世所藏之重器，若周赤刃、❶天球之屬。設其裳衣，先祖之遺衣服，❷祭則設之以授尸也。薦其時食。四時之食，各有其物。踐其位，行其禮，奏其樂，敬其所尊，愛其所親，事死如事生，事亡如事存，孝之至也。』」

臣按：此章稱武王、周公，亦猶前章之稱舜也。大抵爲人君，以光祖宗、遺後嗣爲孝。周自大王，實始翦商，至文王三分天下有其二，而武王遂成之，躬衣戎服，誅獨夫受而有天下，此武王之繼志述事也。周公追王大王、王季，祀先公以天子之禮，又制禮作樂，使世世子孫奉承宗廟之祀，「事死如生，事亡如存」，此周公之繼志述事也。舜之孝，如天之不可名，故曰「大」；武王、周公之孝，天下稱之無異辭，故曰「達」。後世人主有志於孝治者，當合大舜、文、武、周公之事而考之。蓋大舜以瞽瞍爲父，處人倫之變者也；文王以王季爲父，處人倫之常者也。舜、文所遇不同，而其心則一，使舜遇文王之時，必能盡處常之道；使文王遇舜之時，亦必能盡處變之方，所謂易地則皆然也。至於繼志述事，則當持守而持守，固繼述也；當變通而變通，是亦繼述也。凡此皆人主所當知。臣故推衍其説，以廣《中庸》言外之指。

❶「刃」，原作「刀」，今據元本、四庫本改。
❷「之」，明本作「所」。

文王之爲世子，朝於王季，日三。雞初鳴而衣服，至於寢門外，問内豎之御者曰：「今日安否何如？」内豎，小臣之屬，掌外内之通命者。御，如今小吏直日。内豎曰：「安。」文王乃喜。及日中又至，亦如之；及莫又至，亦如之。其有不安節，則内豎以告文王，文王色憂，行不能正履。王季復膳，然後亦復初。食上，必在，視寒煖之節；在，察也。食下，問所膳。問所食者。命膳宰曰：「末有原！」末，猶勿也。原，再也。已進者勿有所再進。應曰：「諾。」然後退。武王帥而行之，不敢有加焉。文王有疾，武王不説冠帶而養。説，與脱同。文王一飯，亦一飯，文王再飯，亦再飯。旬有二日乃間。間，猶瘳也。

臣按：文、武二聖人事親之孝如此，真萬世帝王之法也，故傳禮者述其事，以爲世子之記焉。漢文帝之爲代王，太后嘗病，不解衣交睫者三年，藥非口嘗不進。蓋其天質之美，故能庶幾盛王之孝。文帝亦賢矣哉！

漢高帝詔曰：「人之至親，莫親於父子，故父有天下，傳歸於子；子有天下，尊歸於父。此人道之極也。前日天下大亂，兵革並起，萬民苦殃，朕親被堅鋭，平暴亂，立諸侯，偃兵息民，天下大安，此皆太公之教訓。太公，高帝父也。王、侯、卿、大夫已尊朕爲皇帝，而太公未有號。今上尊太公爲太上皇。」九年，淮南王、梁王、趙王、楚王朝未央宫，置酒前殿。上奉玉巵，爲太上皇壽，曰：「始大人常以臣無賴，賴，利也，無利入於家也。不能治産業，不如仲力。仲，高帝兄。力，勤也。今某之業所就孰與

仲多？」殿上群臣皆稱萬歲，大笑爲樂。

唐太宗貞觀三年，突利可汗入朝。❶上謂侍臣曰：「往者太上皇以百姓之故，稱臣於突厥，朕嘗痛心。今單于稽顙，庶幾可雪前恥。」四年，李靖擒頡利可汗以獻。上皇聞之，歎曰：「漢高祖困白登，不能報；今我子能滅突厥，吾託付得人，復何憂哉！」上皇命置酒淩煙閣，酒酣，上起舞，公卿迭起爲壽。

臣按：漢高帝歸尊於父，唐太宗雪父之恥，可謂孝矣。惜也高帝未央之宴哆，然以功業自矜，有夸其父之意。而太宗之初起，借助於虜，因而臣之，長其桀驁之態，後來之雪恥，僅足以贖前過而已，況其父子昆弟之間慚德爲多，功烈雖盛，瑜終不能以揜瑕也。

太宗嘗謂近臣曰：「吾今日生日，世俗皆爲樂，在朕翻成傷感。今君臨天下，富有四海，而欲承顔膝下，永不可得，此子路有負米之恨也。《詩》云：『哀哀父母，生我劬勞。』奈何以劬勞之日更爲宴樂乎？」因泣數行下，左右皆悲。

明皇開元中，以生日宴百官於花蕚樓。每歲八月五日爲千秋節，布於天下，咸令宴樂。尋又移社就千秋節。

臣按：范祖禹曰：「太宗不以生日宴樂，以爲父母劬勞之日也。乾曜等以人主生日爲節，又移社以就之。夫節者，陰陽氣至之候，不可爲也。社者，國之大祀，不可移也。明皇享國既久，驕心寖生，乾曜

❶「突」，原作「頡」，今據元本、明本、四庫本改。

說不能以義正君，❶每爲諂首以逢迎之，❷其得爲名臣乎？」

臣謂：太宗之思親，發於真誠，至今讀者猶爲之感愴。明皇君臣，上驕下諂，大陳燕享，創立節名，後世沿循，遂成故典。臣子以此爲尊其君，固已末矣；人主亦從而忘其親，其可乎哉？近代以來，士大夫又以其尊君者而尊用事之臣，餽遺之珍，歌頌之侈，視人主之生日殆遠過焉，又何義也？法太宗之誠，監開元之失，而杜人臣交私黷貨之源，其必自聖君始。

肅宗上元元年，平兩京，迎上皇自蜀歸京師，居興慶宮。上時自夾城往起居，上皇亦間至大明宮。內侍李輔國素微賤，雖暴貴用事，上皇左右多輕輔國。輔國意恨，且欲立奇功以固寵，乃言於上曰：「上皇居興慶宮，日與外人交通，陳玄禮、上皇侍衛大將。高力士內侍，久事上皇。謀不利於陛下。」上泣曰：「聖皇慈仁，豈容有此！」對曰：「上皇固無此意，其如群小何！陛下當爲社稷大計，消亂未萌，豈得徇匹夫之孝！且興慶垣墉淺露，非至尊所宜居。大內深嚴，奉迎居之，與彼何殊？又得杜絕小人熒惑聖聽。如此，上皇享萬歲之安，陛下有三朝之樂，庸何傷乎！」上不聽。興慶宮先有馬三百匹，輔國矯敕取之，纔留十匹。上皇謂高力士曰：「吾兒爲輔國所惑，不得終孝矣。」輔國又令六軍將士，號泣叩頭，請迎上皇居西內。上泣不應。輔國遂矯稱上語，迎上皇遊西內，至睿武門，輔國將射生五百騎，露刃遮道，曰：「皇

❶「說」，四庫本作「等」。
❷「首」，四庫本作「媚」。

帝以興慶宮湫隘，迎上皇遷居西内。」上皇驚，幾墜。遂如西内，居甘露殿。所留侍衛兵，纔尪老數十人。陳玄禮等及舊宮人皆不得留左右。輔國與六軍大將見上，請罪。上迫於諸將，乃勞之曰：「卿等恐小人熒惑，防微杜漸，以安社稷，何所懼也！」高力士流巫州，陳玄禮勒致仕。上皇日以不懌，因不茹葷，辟穀，浸以成疾。上初猶往問安，既而上亦有疾，但遣人起居。其後上稍悔悟，惡輔國，欲誅之，畏其握兵，竟猶豫不能決。

二年五月初，李輔國與張后同謀遷上皇於西内。是日端午，山人李唐見上，上方抱幼女，謂唐曰：「朕念之，卿勿怪也。」對曰：「太上皇思見陛下，計亦如陛下之念公主也。」上泫然泣下，然畏張后，尚不敢詣西内。明年，改元寶應。建巳月，上皇崩。

臣按：肅宗之平長安也，上皇自蜀還都，曰：「朕爲五十年太平天子，未爲貴；今爲天子父，乃貴耳！」此元結之頌，所謂「宗廟再安，二聖重懽」者也，豈不盛哉！徒以内侍握兵，妄爲讒間，而迫遷之謀出焉。其所以然者，肅宗柔懦無斷，故張后、輔國得以刼之。以天子之貴而不能芘其父，使抑鬱無聊，遂以致疾，肅宗之罪於是乎通天矣。方其少在東宮，本以孝名，儻能勵純乾之德，❶絶柔道之牽，當輔國進言之時，奮發威斷，明諭諸將，斥其離間父子之罪，執而戮之，命駕西宮，俯伏謝過，二帝懽然，和氣充塞。彼爪牙之士，不過爲輔國所迫耳，人誰無父子之情？若告戒明切，必將幡然悔悟，孰肯舍仁孝之天子，

❶「純乾」，此二字元本、四庫本互乙。

而從悖逆之内侍哉？帝乃泯然無所開曉，但有垂涕而已。將士見帝不言，未必不謂實已心許，而不欲形之於口，此輔國之計所以得行也。大抵姦賊之臣，離人骨肉，率以利害惑其主，使疑情動於中，徊徨顧慮，欲爲自保之計，然後墮其機穽。肅宗之不能力卻脅遷之請者，亦以輔國所陳有以動其疑情故也。疑情萌，則懼心作，保身之念勝，則愛親之志衰。肅宗之罪，正坐於此。吁，可戒哉！

以上論天理人倫之正一。帝王事親之孝。

真西山讀書記乙集上大學衍義卷第七

真西山讀書記乙集上大學衍義卷第八

格物致知之要一

明道術

天理人倫之正長幼之序❶

《孟子·萬章》曰：「父母使舜完廩，捐階，完，治也。捐階，謂去其梯。瞽叟焚廩。使浚井，出，從而揜之。揜，蓋也。象曰：『謨蓋都君咸我績。《史記》曰：「使舜上塗廩，瞽叟從下縱火焚廩。舜乃以兩笠自捍而下，去，得不死。後又使舜穿井，舜穿井爲匿空旁出。舜既入深，瞽叟與象下土實井，舜從匿空出，去。」謨，謀也。蓋，蓋井也。舜所居三年成都，故謂之都君。咸，皆也。績，功也。象不知舜已出，欲以殺舜爲己功也。牛羊父母，倉廩父母，以此歸之父母也。干戈朕，朕，我也，古者君臣通稱。琴朕，弤朕，弤，雕弓也。二嫂使治朕棲。』二嫂，堯二女也。棲，床也。象往入舜宮，舜在牀琴。象曰：『鬱陶思君爾。』忸怩。鬱陶，猶菀結也。❷忸怩，慚色也。舜曰：『惟兹臣庶，汝其于予治。』臣庶，謂其百官也，舜喜其來見，故云。❸不識舜不知象之將殺己與？」曰：「奚而不知也？象憂亦憂，象喜亦喜。」此孟子言。曰：「然則舜僞喜者與？」此萬章言。曰：「否。彼以愛兄之道來，故誠信而喜之，奚僞焉？」此孟子言。

❶「天理人倫之正長幼之序」，此十字原無，今據四庫本補。

❷「猶」，明本作「皆」。

❸「云」，明本作「使之治其百官」。

臣按：象欲殺舜之迹明甚，舜豈不知之？然見其憂則憂，見其喜則喜，略無一毫芥蔕於其中。後世骨肉之間，小有疑隙，則猜防萬端，惟恐發之不蚤，除之不亟。至此，然後知聖人之心與天同量也。世儒以帝堯在上，二女嬪虞，象無殺舜之理，故以孟子爲疑，不知孟子特論大舜之心，使其有是，處之不過如此，豈必真有是哉？

萬章問曰：「象日以殺舜爲事，立爲天子，則放之，何也？」孟子曰：「封之也。或曰放焉。」放，猶置也，猶今言安置。萬章曰：「舜流共工于幽州，放驩兜于崇山，殺三苗于三危，殛鯀于羽山，四罪而天下咸服，誅不仁也。象至不仁，封之有庳，國名。有庳之人奚罪焉？仁人固如是乎？在他人則誅之，在弟則封之？」曰：以下孟子言。「仁人之於弟也，不藏怒焉，藏，匿其怒。不宿怨焉，宿，蓄其怨。親愛之而已矣。親之欲其貴也，愛之欲其富也；封之有庳，富貴之也。身爲天子，弟爲匹夫，可謂親愛之乎？」「敢問『或曰放者』，何謂也？」此萬章言。曰：「象不得有爲於其國，天子使吏治其國，而納其貢稅焉，故謂之放。豈得暴彼民哉！雖然，欲常常而見之，故源源而來。『不及貢，以政接於有庳。』此之謂也。」此孟子言。

臣按：聖人不以公義廢私恩，故不以象之惡而不與之以富貴，亦不以私恩廢公義，故使之不得有爲於其國，以暴其民。舜之於象，仁之至，義之盡也。

《詩・皇矣》之三章：《大雅》篇名。「維此

王季，因心則友。則友其兄，兄，謂泰伯，以國遜王季者也。則篤其慶，篤，厚也。載錫之光。錫，予也。受禄無喪，喪，亡也。奄有四方。」奄，大也。泰伯見王季之生文王，知天命之必在王季，故去而適吳。大王没而不返，而後國傳於王季，周道大興。

臣按：王季之友太伯也，蓋因其心之本然，非以其遜己而後友之也。昆弟至情，出於天性，豈有所爲而爲之乎？使太伯未嘗有遜國之事，王季之所以友之者亦若是而已。夫王季之友，不過盡其事兄之道耳，豈有心於求福哉？閨門之内，敬順休洽，固産祥隫祉之基也，故厚其慶而錫之光，受天之禄而有天下，天之報施其亦明矣。後世如漢顯宗以東海王彊遜己而友之，唐明皇以宋王成器遜己而友之，其友雖同，而所以友之則異。蓋王季之心無所爲而然者也，顯宗、明皇之心有所爲而然者也，此天理人欲之分，而漢、唐之治所以不若周之盛與。

《常棣》，燕兄弟也。《小雅》篇名。閔管、蔡之失道，故作《常棣》焉。管叔、蔡叔，皆文王子。管叔，周公兄也。蔡叔，周公弟也。武王封武庚爲殷後，使管叔、蔡叔監之。武王崩。管、蔡挾武庚以叛，周公相成王誅之。其一章曰：「常棣之華，鄂不韡韡。常棣，棣也。今郁李花鄂相承甚力，❶故以喻兄弟。韡韡，光明貌。凡今之人，莫如兄弟。」二章曰：「死喪之威，兄弟孔懷。」三章曰：「脊令在原，兄弟急難。」脊令，雝渠也，飛則鳴，行則摇，首尾相應，喻兄弟相救於急難，其相應如是也。四章曰：「兄弟鬩于墻，外禦其務。」鬩，狠也。禦，禁。務，侮也。兄弟雖内鬩而

❶「甚」，元本作「其」。「力」，明本作「芳」。

外禦。

臣按：周公使二叔監殷，二叔以殷畔。公既奉行天討矣，使它人處此，必且疾視同姓，唯恐疏棄之不亟，而公作此詩以燕兄弟，方綢繆反復，謂如常棣華鄂之相依，脊令首尾之相應，雖忿鬩於門墻之内，至有外侮則同力以禦之，❶惓然閔惻之至情，溫然篤叙之深恩，溢於言外，其後有周，世賴宗强之助，王室之埶，安於磐石，雖歷變故，而根本不搖。襄王怒鄭，欲以狄師伐之，其臣富辰諫曰：「兄弟雖有小忿，不廢懿親。今天子不忍小忿，以棄鄭親，其若之何？」襄王不從，果召狄難。嗚呼！後世王者，欲知兄弟相須之切，其於是詩，可不深味之乎？

《行葦》，忠厚也。《大雅》篇名。其一章曰：「敦彼行葦，敦，聚貌。行，道也。葦，蘆類。牛羊勿踐履，❷勿，戒止辭。❸方苞方體，苞，籜也。體，成形也。維葉泥泥。葉初生柔澤貌。❹戚戚兄弟，戚戚，内相親也。莫遠具爾。」莫，無也。具，俱也。

臣按：先儒呂祖謙曰：「彼行葦之『方苞方體』，其葉泥泥然，其可使牛羊踐履之乎？『戚戚兄弟』，其可疏遠而不親近乎？忠厚之意，藹然見於言語之外。毛氏以戚戚爲内相親，唯體之深者，爲能識

❶「有」，明本作「於」。
❷「履」，此字元本無。
❸「勿戒止辭」，此四字四庫本無。
❹「生」，元本作「也」。「初生」，明本作「泥泥」。

之。」❶臣謂：祖謙之説善矣。使人主能深體此章之指，則雖一草一木且不敢輕於摧折也，況骨肉之戚而縱尋斧乎？❷此詩二章以下，皆言燕樂兄弟之事，然必有此心爲之本，然後燕樂不爲虛文，不然非所知也。

《角弓》，父兄刺幽王也。《小雅》篇名。不親九族而好讒佞，骨肉相怨，故作是詩也。骨肉，謂族親也，以其父祖上世同稟血氣而生，如骨肉之相同。❸「騂騂角弓，騂騂，謂利也。翩其反矣。翩，反貌。兄弟婚姻，無胥遠矣。遠，疏遠也。爾之遠矣，民胥然矣。爾之教矣，民胥傚矣。胥，皆也。傚，倣也。此令兄弟，綽綽有裕；令，善也。綽，寬也。裕，饒也。不令兄弟，交相爲瘉。不令，不善。瘉，病也。民之無良，相怨一方。受爵不讓，至于己斯亡。」

臣按：先儒之論，以爲「弓之爲物，其體往來，張之則內嚮而來，弛之則外反而去。骨肉之親，親之則附，疏之則離，亦如角弓，翩然而反也」。然則兄弟婚姻其可使相疏遠乎？夫人君風化之本，爾遠其親，則民亦皆然矣；爾之教如此，則民亦皆傚之矣。爾，指幽王而言也。人之性固有篤於善，而不爲風化所移者，然不移者寡，而移之者多，故必令善兄弟，而後能寬裕而不變；若不善之兄弟本自薄惡，上又教之，則交相爲病，當愈甚矣。於是民之失其良心者，雖細微之故，亦相怨憾。一方，

❶「爲」，原誤作「惟」，今據四庫本及四部叢刊續編景宋本《呂氏家塾讀詩記》改。

❷「斧」，明本作「害」。

❸「同」，元本、四庫本作「附」。

猶一事也。專利欲得其受爵者，無復推遜之意，至争奪以取亡，皆由上之化故也。後世人主，誠懲《角弓》之刺，則於兄弟之親，可不厚其恩意乎？

《葛藟》，《詩・王風》篇名。王族刺平王也。周平王，❶東遷之君。周室道衰，棄其九族焉。其一章曰：「緜緜葛藟，在河之滸。緜緜，延長貌。葛、藟二物，生山谷間，今在河滸，非其性也。終遠兄弟，謂他人父。謂他人父，亦莫我顧！」二章曰：「終遠兄弟，謂他人母。」三章曰：「終遠兄弟，謂他人昆。」昆，兄也。

《杕杜》，《詩・晉風》篇名。刺時也。❷刺晉昭公。君不能親其宗族，骨肉離散，獨居而無兄弟，將爲沃所并爾。沃，曲沃也。「有杕之杜，杕，❸特生貌。杜，赤棠也。其葉湑湑。湑胥，❹潤澤也。獨行踽踽，踽踽，無所親也。豈無它人？不如我同父。嗟行之人，胡不比焉？比，親也。人無兄弟，胡不佽焉？」佽，助也。二章曰：「豈無它人？不如我同姓。」其後昭公果爲晉人所弒，而曲沃武公據晉而爲諸侯。

臣按：《角弓》、《葛藟》、《杕杜》三詩，正《常棣》、《行葦》之反也。周幽王不親九族，民亦尤而效之，所謂「上有好者，下必有甚焉」者也，故詩人刺之曰：「爾若是則民將争奪而致亂亡矣。」平王疏遠其兄弟而以它人爲父兄，所謂「不愛其親，而愛它人」者也，故詩人曉之曰：「爾疏其所親，親

❶「周平王」，元本、四庫本作「平王周」。
❷「時」，明本作「詩」。
❸「杕」，原誤作「犬」，今據元本、明本、四庫本改。
❹「胥」，元本、明本作「湑」。「胥」下，四庫本有「上聲言」三字。

其所疏，人亦將莫我顧矣。」晉昭公獨居而無兄弟，所謂寡助之至，親戚畔之也。故詩人諷之曰：「人無兄弟，何不與行道之人相親附乎？何不求它人相佽助乎？」以此三詩與《常棣》、《行葦》參玩，則成、周之所以興，幽、平之所以壞，晉昭之所以滅亡，皆灼然可見矣。

《春秋傳》：「隱元年，初，鄭武公鄭，國名。武，謚也。娶于申，國名。曰武姜，武，謚。姜，姓。生莊公及共叔段。共，邑。叔，字。段，名。莊公寤生，驚姜氏，故名曰寤生，寤寐中生，因以爲名。遂惡之。愛共叔段，欲立之。亟請於武公，公弗許。及莊公即位，爲之請制。姜爲之請也。制，邑名。公曰：『制，巖邑也，巖，險也。虢叔死焉。虢叔，舊虢君，制乃虢之邑，虢叔恃險而亡。佗邑唯命。』請京，京，亦邑名。使居之，謂之京城大叔。祭仲鄭大夫。曰：『都城過百雉，國之害也。古者謂封子弟之邑曰都。城方丈曰堵。三堵曰雉。一雉之墻，長三丈，高一丈。先王之制，大都不過參國之一，三分國城之一。中五之一，小九之一。今京不度，不合法度。非制也，君將不堪。』公曰：『姜氏欲之，焉辟害？』對曰：『姜氏何厭之有！不如早爲之所，無使滋蔓。蔓，難圖也。蔓草猶不可除，況君之寵弟乎？』公曰：『多行不義必自斃，斃，隕也。子姑待之！』既而大叔命西鄙北鄙貳於己。鄙，鄭邊邑。貳，謂兩屬。公子呂鄭大夫。曰：『國不堪貳，君將若之何？言國邑不可以兩屬也。欲與大叔，臣請事之；若弗與，則請除之。無生民心。』言叔久不除，則國人生它心。公曰：『無庸，將自及。』言無用除，禍將自及。大叔又收貳以爲己邑，前兩屬者，今皆取以爲己邑。至于廩延。邑名，言侵地益多也。子封曰：『厚將得衆。』子封，公子呂字。厚，爲土地廣

大。公曰：『不義不暱，厚將崩。』不義於君，不親於兄，非衆所附，雖厚必傾。暱，親也。大叔完聚，完城郭，聚人民。繕甲兵，具卒乘，步曰卒，車曰乘。將襲鄭。襲，掩其不備也。夫人將啓之。啓，開也，言開導其來。公聞其期，曰：『可矣。』命子封帥車二百乘以伐京。古者兵車一乘，甲士三人，步卒七十二人。京叛大叔段。京邑人叛之也。段入于鄢。亦邑名。公伐諸鄢，大叔出奔共。共，亦邑名。書曰：『鄭伯克段于鄢。』謂孔子書於《春秋》也。段不弟，故不言弟；如二君，故曰克；稱鄭伯，譏失教也。」《穀梁傳》曰：「段，弟也，而弗謂弟，公子也，而弗謂公子，貶之也，段失子弟之道矣，賤段而甚鄭伯也。何甚乎鄭伯？甚鄭伯之處心積慮成於殺也。」

臣按：先儒胡安國曰：「用兵，大事也，必君臣合謀而後動，則當稱國命；公子吕爲主帥，則當稱將；出車三百乘則當稱師。❶三者咸無稱焉，而專目鄭伯，是罪之在伯也。夫君親無將，段將以弟篡兄，以臣伐君，必誅之罪也。而莊公特不勝其母焉爾，曷爲縱釋叔段移於莊公，舉法若是失輕重哉？曰：姜氏當武公之時，嘗欲立段矣。及公既没，姜以國君嫡母主乎内，段以寵弟多才居乎外，國人又悦而歸之，恐其終將軋己以爲後患也。故授之大邑，而不爲之所，縱使失道以至於亂，然後以叛逆討之，則國人不敢從，姜氏不敢主，而大叔屬籍當絶，不可復居父母之邦，此鄭伯之志也。王政以善養人，推其所爲，使百姓興於仁而不偷也，況以惡養天倫，使陷於罪，因以翦之乎？《春秋》推見至隱，

❶「三」，明本、四庫本作「二」。

首誅其意，以正人心，示天下爲公，不可以私亂也。其後公没未幾，而嫡奔庶立，公子互争，兵革不息，其禍憯矣！亂之初生也，起於一念之不善。有國者所以必循天理，而不可以私欲滅之也。

漢孝文初即位，淮南王長高帝少子，孝文之弟。自以爲最親，時高帝子唯二人在。驕蹇，數不奉法。上寬赦之。三年，入朝，甚横。從上入苑獵，與上同輦，常謂上「大兄」。歸國益恣，不用漢法。六年，謀反。事覺，迺使使召長至長安。❶丞相張蒼等雜奏：「長所犯不軌，當棄市，臣請論如法。」制曰：「朕不忍置法於王，其與列侯吏二千石議。」列侯吏二千石臣嬰等議，皆曰：「宜論如法。」制曰：「其赦長死罪，廢勿王。」有司奏請處蜀嚴道邛郵，於是盡誅所與謀者。迺遣長，載以輜車，令縣次傳。爰盎諫曰：「上素驕淮南王，不爲置嚴相傅，以故至此。且淮南王爲人剛，今暴摧折之。臣恐其逢霧露道死。陛下有殺弟之名，奈何！」上曰：「吾特苦之耳！今復之。」長謂侍者曰：「吾以驕不聞過故至此。」迺不食而死。縣傳者不敢發車封。至雍，雍令發之，以死聞。上悲哭謂爰盎曰：「吾不從公言，卒亡淮南王。」盎曰：「陛下遷淮南王，欲以苦其志，使改過，有司宿衛不謹，故病死。」於是上迺解，曰：「將奈何？」曰：「斬丞相、御史以謝天下迺可。」上即令丞相、御史逮諸縣不發封餽侍者，皆棄市；以列侯葬淮南王于雍，置守塚三十家。後封長子四人爲侯。民有作歌歌淮南王曰：「一尺布，尚可縫；一斗粟，尚可舂。兄弟二人，不相容。」上

❶「迺」，明本作「趣」。

聞之曰：「昔堯、舜放逐骨肉，鯀及共工，皆堯同姓。周公殺管、蔡，天下稱聖，不以私害公。天下豈以爲我貪淮南地邪？」迺追謚爲厲王。置園如諸侯儀。十六年，上憐淮南王廢法不軌，自使失國早夭，立王三子王淮南故地。

臣按：淮南王長之死，非文帝意也。方丞相、御史條奏其罪，請論如法。復下列侯二千石議，又請論如法。於是始不獲已，廢勿王，且遷之蜀，欲其思過自改而已，豈有意於殺之哉？及其既死，哀矜愍悼，既爲誅不發封之吏，又以禮葬之，置守冢家，盡侯其諸子。其後聞布粟之謡，雖自知無媿於天下，然猶賜謚，❶置園如諸侯儀，帝於是可謂得親親之誼矣。雖然，帝於待淮南則不得爲無過矣。《易》曰「童牛之牿」，言牛之童者，角未能觸而制之，則爲力也易。方長之擅殺列侯也，三年入朝，殺辟陽侯審食其。固已桀驁難制矣。帝於此時，當使吏治其國，而留之長安，選名儒通經術有行誼者，朝夕陪輔，道之以先王之訓典，而威之以漢家之明刑，幸而有悛，則復使之國；否則，或徙之小邦，或降之通侯，長必悔艾思有以自復。帝既赦而弗誅，又不聞有所訓敕，即使之歸國，於是益驕且横，是陷長於惡也。其後不從賈生之諫，而接王其諸子，則又失之。蓋長非無罪而死者也，帝誠憐之，而侯其子，亦足以奉祀矣。漢之列侯，食其租税而已，其力不能爲亂。❷而乃瓜分淮南之壤，悉王其三子，王則地大民衆，

❶「猶」，明本作「独」。

❷此夾註，原作正文，今據元本、明本、四庫本改。

其權可以爲亂。❶正賈誼所謂「擅仇人以危漢之資」，卒啓後來淮南衡山之禍，是於失之中又重失焉。其視舜之於象仁義兩至者爲何如邪？臣故謂：後世不幸有處親戚之變者，唯當以大舜爲法。❷

唐太宗貞觀十年，諸王荆王元景等皆太宗弟也。❸之藩，上與之别曰：「兄弟之情，豈不欲常相共處邪！但以天下之重，不得不爾。諸子尚可復有，兄弟不可復得。」因流涕嗚咽不能已。

臣按：太宗此言，其殆有感於隱巢之事乎！昆弟至情，雖不幸迫於利害，或有時而忘之。然天理之真，終有不可揜者，使能因此心之發而知夫天理之不可昧，則見之於事，必有充其實者矣。惜太宗之不能也。孟子謂有四端者，知皆廣而充之。太宗睠睠於諸王之别，所謂惻隱之心而不知所以充之。斯其可憾者與。

唐明皇帝素友愛。初即位，爲長枕大被，與兄弟同寢。聽朝之暇，多從諸王游，在禁中，拜跪如家人禮，飲食起居，相與同之。於殿中設五幄，與諸王更處其中，謂之五王帳。宋王成器尤恭謹，未嘗議及時政，與人交結；帝愈信重之，故讒間之言無自而入。宋王成器，本明皇之兄，先已立爲太子。明皇爲臨淄王，定内難。成器遂力辭儲位，睿宗許之，立臨淄爲太子。

臣按：范祖禹曰：「文王孝於王季，故

❶ 此夾註，原作正文，今據元本、明本、四庫本改。

❷ 「大」，原脱，今據元本、明本、四庫本補。

❸ 此夾註，原作正文，今據元本、明本、四庫本改。

友于兄弟；睦于大姒，故慈于子孫，以及其家邦。至於鳥獸草木，無不被澤者，推此心而已矣。先王未有孝而不友，友而不慈者也。至於後世帝王，或能於此，則不能於彼，何哉？非其才不足以爲聖賢，不能舉斯心加諸彼而已。明皇以藩王有功，成器居嫡長而能辭位以授之，故明皇之心篤於兄弟。蓋成器之行有以養其友愛之心，是以能全其天性，而讒間之言，無自入焉。嗚呼！苟能充是心，則仁不可勝用也。至於爲人父，則以讒殺其子；開元末，明皇以武惠妃之譖，廢太子瑛，鄂王瑤、光王琚，皆爲庶人，尋死焉。❶爲人夫，則以嬖黜其妻；明皇嬖武惠妃，廢王皇后。爲人君，則以非罪殄戮其臣下：明皇殺御史周子諒。是皆不能充其類也。苟不能充其類，則爲善豈不出於利心哉？

以上論天理人倫之正二。長幼之序。

真西山讀書記乙集上大學衍義卷第八

❶「死焉」，元本、四庫本作「賜死」。

真西山讀書記乙集上大學衍義卷第九

格物致知之要一

明道術二

天理人倫之正夫婦之別❶

《禮記》：「孔子侍坐於哀公。哀公曰：『敢問人道誰爲大？』❷對曰：『古之爲政，愛人爲大。所以治愛人，禮爲大。所以治禮，敬爲大。敬之至矣，大昏爲大。大昏，國君昏禮。大昏既至，冕而親迎，親之也。親之也者，親之也。是故君子興敬爲親，捨敬，是遺親也。弗愛弗親，弗敬弗正。愛與敬，其政之本與。』公曰：『冕而親迎，❸不已重乎？』冕，祭服也，故疑其重。孔子愀然作色而對曰：『合二姓之好，以繼先聖之後，以爲天地宗廟社稷之主，君何謂已重乎？天地不合，萬物不生。大昏，萬世之嗣也，君何謂已重乎？天地合而后萬物興焉。夫昏禮，萬世之始也。取於異姓，所以附遠厚別也。《易》曰：『正其本，萬物理。失之豪釐，繆以千里。』故君子愼始也。』《春秋》之元，謂書元年。元者，始也。《詩》之《關雎》，《禮》之《冠》、《婚》，《易》之《乾》、《坤》，皆愼始敬終云爾。』」

❶「天理人倫之正夫婦之別」，此十字原無，今據四庫本補。

❷「誰」，元本、四庫本作「孰」。

❸「弗敬」至「親迎」，此十八字元本、明本無。

臣按：《禮》傳數條，皆言昏姻之禮，凡人皆所當知，況人君處至尊之位，其擇配也將以繼先聖之後，爲天地宗廟社稷之主，其可不味孔子之言，以致謹重之意乎？

《易・坤・文言》曰：「陰雖有美，含之以從王事，弗敢成也。地道也，妻道也，臣道也。地道無成而代有終也。」

臣按：陽者，天道也，夫道也，君道也。陰者，地道也，妻道也，臣道也。故在天道，則乾始之，坤生之，陽主歲功，而陰佐陽以成歲；在人道，則夫主一家之事，而妻佐之，天子主天下之事，諸侯主一國之事，而后、夫人佐之。君臣亦然。妻之與臣，雖有善美，含而晦之，從其事而不敢尸其功，亦猶地道，代天終物，而成功則歸之天也。詳玩此指，則爲人之妻者，其可以擅家之柄；爲人之臣者，其可以擅國之柄乎？《書》稱：「牝鷄之晨，惟家之索。」又稱：「臣而作福、作威、玉食，則害于家，凶于國。」其指一也。嗚呼，可不戒哉！

《小畜》卦名。畜，止也。九三：「輿説輻，夫妻反目。」《象》曰：「『夫妻反目』，不能正室也。」

臣按：程頤曰：「三以陽爻居不得中，而密比於四，陰陽之情相求也。又暱比而不中，爲陰畜制者也，故不能前進，猶車輿説去輪輻而不可行也。陰受制於陽者也，而反制陽，如夫妻之反目也。反目，謂怒目相視，不順其夫，而反制之。未有夫不

失道而妻能制之者也。三自處不以道，故四得制之不使進，猶夫不能正其家室，故致反目也。」臣觀自昔柔闇之主，若唐高宗受制於武氏不足怪也。隋文創業之君，而亦受制於獨孤，何哉？由自處之不正故耳。自處不正，然後妻得制之。頤之言可爲永鑒也已！

《歸妹·卦名。妹，少女之稱。❶歸，嫁也。此卦震上兑下。震，長男，兑，少女也，故曰歸妹。彖》曰：「歸妹，天地之大義也。天地不交，則萬物不興；歸妹，人之終始也。説以動，所歸妹也。『征凶』，位不當也。『无攸利』，柔乘剛也。」

臣按：《歸妹》卦體，長男在上，少女在下，若得其正者。然震，動也；兑，説也。故程頤謂：「以説而動，未有不失正者。」又曰：「男女有尊卑之序，夫婦有倡隨之禮。此常理也。苟不由常正之理，徇情肆欲，惟説是動，則夫婦瀆亂，男牽欲而失其剛，婦狃説而忘其順，如《歸妹》之乘剛是也。所以凶，無所往而利也。夫陰陽之配合，男女之交遇，理之常也。然從欲而流放，不由義理，則淫邪無所不至，傷身敗德，豈人理哉！《歸妹》之所以凶也。」臣謂：乘者，陵跨之謂。柔乘剛，婦乘夫，此逆理亂常之事，故聖人深以爲戒云。

《昏義》：《禮記》篇名。「婦人，從夫者也。幼從父兄，嫁從夫，夫死從子。夫也者，夫也；謂丈夫也。夫也者，以知帥人者也。」知，與智同。

❶ 「少」，明本作「小」。

《家語》孔氏之書。曰：「女子者，順男子之教而長其理者也，是故無專制之義，而有三從之道。」

臣按：婦者，坤道也，故以柔順爲貴，而無專制之義。夫者，乾道也，故以剛健爲貴，而有帥人之智。帥人者，謂其剛明果斷，可以統御乎人也。士大夫則統御一家，諸侯則統御一國，天子則統御天下，無二道也。爲婦而剛彊，則婦不婦矣；爲夫而柔弱，則夫不夫矣。「夫也者，夫也」，謂其當盡丈夫之道也。《孟子》謂：「無違夫子，以順爲正者，妾婦之道。至於居廣居，立正位，行大道，而富貴、貧賤、威武所不能移奪者，然後謂之大丈夫。」於此可見夫與婦之分矣。

以上論天理人倫之正三。夫婦之別。

《大禹謨》曰：「后克艱厥后，后，君也。艱，難也。臣克艱厥臣，政乃乂，黎民敏德。」

定公問：「一言而可以興邦，有諸？」孔子對曰：「言不可以若是其幾也。幾，期也。人之言曰：『爲君難，爲臣不易。』如知爲君之難也，不幾乎一言而興邦乎？」曰：「一言而喪邦，有諸？」孔子對曰：「言不可以若是其幾也。人之言曰：『予無樂乎爲君，唯其言而莫予違也。』違，逆也。如其善而莫之違也，不亦善乎？如不善而莫之違也，不幾乎一言而喪邦乎？」

臣按：大禹言君臣之道，蔽之以「克

艱」之一言，❶可謂至矣。蓋以爲艱則存敬畏之心，以爲易則啓驕逸之志，此治亂安危之所自分也。孔子告定公之言，其與大禹若出一揆，萬世君臣之藥石也。言「不可以若是其幾」者，謂未可若是必期其效也，然知爲君之難，則邦必興；「唯予言而莫敢違」，則邦必喪，是又必然而可期者也。子思之告衛侯曰：「君之國事將日非矣！君出言自以爲是，而卿大夫莫敢矯其非；卿大夫出言自以爲是，而士庶人莫敢議其非。」此所謂「唯予言而莫予違也」，❷苟如是，未有不亡者。嗚呼，可不戒與！

《益稷》：《虞書》篇名。「帝庸作歌曰：『勅天之命，惟時惟幾。』勅，戒也。幾，微也。乃歌曰：『股肱喜哉！元首起哉！股肱，謂臣。元首，謂君。百工熙哉！』熙，廣也。皋陶拜手稽首颺言拜手，首至手。稽首，首至地，言盡敬於君。大言而疾曰颺。曰：『念哉！率作興事，率，總率也。慎乃憲，憲，法度也。欽哉！欽，敬也。屢省乃成，欽哉！』乃賡載歌賡，續也。載，成也。曰：『元首明哉！股肱良哉！庶事康哉！』又歌曰：『元首叢脞哉！叢脞，煩碎也。股肱惰哉！萬事墮哉！』」墮，壞也。

臣按：此章繫於命夔典樂之後。蓋當是時，治定功成，禮樂大備，和氣浹於天壤之間，鳳儀獸舞，有不召自至者，帝舜則曰：「天命靡常，可戒而不可恃也。」真情所

❶「之」，元本、明本無此字。
❷「予」，四庫本作「其」。

發，見於詠歌。❶「惟時」者，謂無時而不戒也。「惟幾」者，謂無微而不戒也。天道難諶，理亂安危相爲倚伏，斯須敬畏之不存則怠荒之所自起，毫髮幾微之不察則禍亂之所自生。帝將作歌，先言所以歌之意也。帝之意責成於臣，故謂「股肱喜」，然後「元首起」，而百官之事熙焉。「喜」，謂樂於有爲。「起」，謂有所作興也。皋陶之意則歸重於君，謂事雖作於百官，而總率作興者君也。法度之已定者不可不謹守之，事功之已成者不可不數省之。守之不謹，則定者壞；省之不數，則成者虧。「敬哉敬哉」，不可忽也，此亦先言欲歌之意也。於是續成其歌曰：「元首明，則股肱良，而庶事康。」又歌曰：「元首煩碎，則股肱惰，而萬事墮。」范祖禹嘗論之曰：「君以知人爲明，臣以任職爲良。君知人，則賢者得行其所學；臣任職，則不肖者不得苟容於朝。此庶事所以『康』也。若夫君行臣職，則『叢脞』矣；臣不任君之事，則『惰』矣。此萬事所以『墮』也。」斯言得之。然帝之歌本爲勑天命而作，君臣唱和，乃無一語及天者，脩人事所以勑天命也。後之人主，宜深體焉。

自「克艱」以下，皆言君臣之道。

《洪範》：《周書》篇名，箕子作也。「惟辟作福，惟，獨也。辟，君也。福，謂慶賞之類。惟辟作威，威，謂刑罰之類。惟辟玉食。玉食，謂珍貴之食。臣無有作福、作威、玉食。臣之有作福、作威、玉食，其害于而家，凶于而國。而，汝也。人用側頗

❶「詠歌」，此二字元本、明本互乙。

僻，人，謂有位之人。側、頗、僻，皆不平不正之意。民用僭忒。」僭，謂僭上。忒，差也。

臣按：此箕子爲武王陳萬世君臣之大法也。「福」、「威」者，上之所以御下。「玉食」者，下之所以奉上也。曰「惟辟」者，戒其權不可下移。曰「無有」者，戒其臣不可上僭也。夫君臣上下之分，如天冠地屨之不可易。臣而福、威，則盗上柄矣；臣而玉食，則僭上之奉矣。大夫爲此，則害于家；諸侯爲此，則凶于國；其臣民尤而效之，亦將傾邪而妄作，僭忒而踰分矣。孟子所謂「不奪不饜」者，理固然也。或謂：吳、楚嘗僭天子，魯之三家嘗僭諸侯，不聞其害與凶，何耶？曰：「惠迪吉，從逆凶。」順乎道即吉，逆乎道即凶也。❶ 臣而僭上，即所謂害，即所謂凶也。況吳、楚之篡殺相尋，而季孟之家臣繼叛，又非凶害而何？吁！《洪範》九疇，箕子受之大禹，大禹受之於天，片言隻辭，莫非天理，而可違乎！以此坊民，猶有竊弄威福如齊田氏，選物上第盡歸私室如漢董賢者。

《詩·蘀兮》：鄭國風。刺忽也。昭公名。君弱臣强，不倡而和也。「蘀兮蘀兮，風其吹女。叔兮伯兮，倡予和女。蘀兮蘀兮，風其漂女。漂，猶飄也。叔兮伯兮，倡予要女。」要，法也。

臣按：《春秋傳》昭公之立，祭仲用事，所謂「臣强」者，指祭仲而言也。君尊臣卑，天下之定分。卑者宜弱而反强者，由

❶ 「即」，元本、明本、四庫本作「則」。

尊者當强而反弱也。尊者何以弱？柔懦而不自立，怠惰而不自振，此其所以弱也。君既弱矣，威、福之權必有所歸，此臣之所以强也。君倡臣和，天下之常理。君既弱不能司出令之權，而其臣自相倡和而不稟於君。「蘀兮蘀兮，風其吹女」，諸大夫處强臣之中，❶猶蘀之遇風，危墜而不能自保也。於是叔、伯相語，自爲倡和，自結黨與，以爲避禍之計，蓋知上之不足賴也。國執至此，所謂「吾末如之何也已矣」！爲人君者，其可不以乾健自勵也哉？

《狡童》：刺忽也。不能與賢人圖事，權臣擅命也。「彼狡童兮，不與我言兮。維子之故，使我不能餐兮。彼狡童兮，不與我食兮。維子之故，使我不能息兮。」

臣按：《蘀兮》之刺，曰臣强而已。至此，則一國之權盡歸祭仲，生殺予奪，仲得顓之，其强又益甚矣。夫天下未嘗無賢，雖權臣用事之時，亦必有不肯阿附者，人君能即而圖之，其勢猶有可回之理。若齊之權在田氏，而有晏嬰，使景公能與嬰圖之，田氏未必能遂其篡國之志。魯之權在季氏，而有子家羈，使昭公能與羈圖之，季氏未必能成其逐君之謀。二國之權不可以復收，由二臣之言不見於用也。此詩蓋當時賢者所作。賢者不見遇於君，而無自絶之意，故雖不與言，不與食，而幽憂憤切，至於不能餐，不能息焉，其心之忠厚何如哉？使昭公能與斯人圖之，必將有以處此，而昭公莫之能也。未幾，祭仲得以

❶「大」，元本作「士」。

竊廢立之權，逐忽如棄梗，置突如易棋，突，厲公也。其漸非一日矣。先儒以目君狡童爲非禮，臣以爲此發憤怒罵之辭，辭雖不遜，而其心則至惓惓也。讀者毋以辭害意云。

孔子曰：「天下有道，則禮樂征伐自天子出；天下無道，則禮樂征伐自諸侯出。自諸侯出，蓋十世希不失矣；希，少也。自大夫出，五世希不失矣；陪臣執國命，陪臣，大夫之家臣。三世希不失矣。天下有道，則政不在大夫；天下有道，則庶人不議。」

臣按：是時季氏以大夫而專魯國之政，陽虎以家臣而專季氏之政。孔子斯言，蓋傷之也。天無二日，國無二王，尊無二上，天下之事，惟天子得專之，故「天下有道，則禮樂征伐自天子出」，而諸侯不敢干焉；❶天下無道，則天子不能有其柄，而諸侯得以竊之矣。諸侯猶不可專，況大夫乎？大夫猶不可專，況家臣乎？春秋之世，齊、晉、秦、楚，迭主夏盟，禮樂征伐不出於天子，世變至是蓋可傷矣。未幾，而諸國大夫專權自用，禮樂征伐又不出於諸侯；既而家臣竊弄，而政令復不出於大夫，名分陵夷，舛逆日甚，其可傷益甚焉。然非道而得，亦必以非道而失，逆理愈甚，則失之愈速，故諸侯竊天子之柄，少有十世而不失者，自餘則或五世或三世少不失者，以理言之，大概如此，曷若三代盛時，天子而下，以至家臣，各安其分，歷數百年

❶「敢」，元本、四庫本作「能」。

而無過哉？❶既又言：「天下有道，則政不在大夫；天下有道，則庶人不議。」蓋是時，諸侯之政多在大夫，如魯之三家，晉之六卿，齊之田氏，皆以人臣專國，而國人公議，皆所不與，故重言之，以見政在大夫，決非可久之道也。自秦罷侯置守，諸侯不得以擅天子之事，宜若海内之勢歸於一尊，而内重之埶成，當國用事之臣又得以竊其柄，如漢之莽、操，魏之師、昭。至於篡國，莽之禍及其身，操始三傳而司馬氏竊取之，司馬氏再傳，而諸王、五胡，兵難相尋，去亡無幾。質諸先聖之言，殆若符契。吁，可戒哉！

孔子曰：「禄之去公室五世矣，政逮於大夫四世矣，故夫三桓之子孫微矣。」三桓者，季氏、叔孫氏、孟氏，皆桓公之子，故曰三桓。

臣按：此章專爲魯而言也。魯自文公薨，公子遂殺子赤，立宣公，赤，嫡也。宣公，庶也。而君失其政，至此，歷五公矣。自季孫宿專國政，歷四世至桓子，❷而爲陽虎所執。夫禄去公室，而政歸大夫，大夫之勢宜益强也，而三家之子孫，乃反微弱而不振，何邪？蓋以臣僭君者逆理亂常之事，其能久乎？善乎先儒蘇軾之説曰：「强生於安，安生於上下之分定。」今諸侯大夫皆陵其上，則無以令其下矣，故皆不久而失之也。嗚呼，其亦可爲後世人臣擅國者之戒歟！

❶「而下」至「百年」，此十四字原脱，今據元本補。四庫本「而」作「之」。

❷「桓」，原作「成」，避宋欽宗諱，今據明本、四庫本改。

以上言君臣之分。❶分雖嚴，而上下之交不可以無禮，故以君使臣之禮繼之。

定公問：「君使臣，臣事君，如之何？」子曰：「君使臣以禮，臣事君以忠。」

臣按：君以敬待其臣是之謂禮，臣以誠事其君是之謂忠。二者皆職分所當然，非相爲賜也。❷然「君使臣以禮，則臣事君以忠」，亦理之必然也。意者定公之於使臣，容有未能盡禮者，故孔子以是告之，而語意渾然，又若非有爲而發者。此其所以爲聖人之言歟。❸

孟子告齊宣王曰：「君之視臣如手足，❹視，猶待遇也。則臣視君如腹心；君之視臣如犬馬，則臣視君如國人；君之視臣如草芥，則臣視君如寇讎。」王曰：「禮，爲舊君有服，何如斯可爲服矣？」曰：「諫行言聽，膏澤下於民；有故而去，則君使人導之出疆，又先於其所往；去，三年不反，反，還也。然後收其田里。此之謂三有禮焉。導之出疆，一也；先於其所往，二也；三年不反，然後收其田里，三也。如此，則爲之服矣。今也爲臣，諫則不行，言則不聽，膏澤不下於民；有故而去，則君搏執之，謂拘繫之，不容去也。又極之於其所往；極，窮也。如晉錮欒盈與諸侯盟，勿受之，使其窮無所歸也。去之日，遂收其田里。此之謂寇讎。寇讎何服之有？」

❶「分」，明本、四庫本作「名」。

❷「賜」，四庫本作「僞」。

❸「此其所」，此三字原漫漶不清，今據元本、明本、四庫本補。

❹「視臣如手」，此四字原漫漶不清，今據元本、明本、四庫本補。

臣按：戰國之君，以爵禄奔走士大夫，無復遇臣之禮；其臣亦懷利苟從，❶無復事君之忠。故孟子以此深警齊王也。昔魯穆公問於子思曰：「爲舊君反服，古與？」子思曰：「古之君子，進人以禮，退人以禮，故有舊君反服之禮也。今之君子，進人若將加諸膝，退人若將隊諸淵。毋爲戎首，不亦善乎？又何反服之有？」孟子之告齊王，即子思之告穆公者也，然其辭益峻切矣。揆諸前章，孔子之言，可以見聖賢氣象之分。雖然，孟子爲齊王言則然也，而所以自處則不然也。千里見王，不遇故去，而三宿出晝，齊邑名。未嘗有悻悻之心，猶幸王之一寤而追己也，曷嘗以寇讎視其君哉？故曰孟子爲齊王言則然，而所以自處則不然也。

以上總言君臣交際之禮。

明道術

天理人倫之正君使臣之禮❷

《鹿鳴》，《詩·小雅》之篇名，周文、武時詩。燕群臣嘉賓也。既飲食之，又實幣帛筐篚以將其厚意，然後忠臣嘉賓得盡其心矣。其一章曰：「呦呦鹿鳴，呦呦，和聲也。食野之苹。苹，今蘋蒿也。我有嘉賓，鼓瑟吹笙。笙、瑟，燕樂也。吹笙鼓簧，吹笙之時，鼓笙中之簧。承筐是將。筐，篚屬，所以行幣帛也，承以藉之，篚以貯之。❸人之好我，示我周行。」周行，大道也。

❶「利」，原脱，今據元本、明本、四庫本補。

❷「明道」至「之禮」，此十四字原無，今據四庫本補。

❸「篚」，元本、明本作「筐」。

臣按：《詩》之所謂嘉賓，指群臣之與燕者也。於朝則曰君臣，於燕則曰賓主。先王以禮使臣之厚也如此。鹿食苹則相呼呦呦而樂，君臣賓主之相樂亦猶是也。夫君之資於臣，主之資於賓，果爲何事哉？欲聞道義而已，故飲食以享之，琴瑟以樂之，幣帛以將之，則庶乎好愛我而示我以道矣。夫賢者豈以幣帛飲食爲悦哉？婚姻不備，則正女不行；禮樂不備，則賢者不處。故必如是，然後示我以道焉。此詩凡三章，皆叙燕樂嘉賓之意。今姑摘首章，以見先王之待其臣如此，士之死職宜矣。《中庸》曰「體群臣則士之報禮重」，詎不信夫！

《禮記》曰：「君子式黄髮，君子，謂人君也。人君乘車有所敬，則憑其軾，故武王式商容之閭。黄髮，老人也。下卿位。」卿位，卿之朝位。君出，過之而上車；入，未至而下車。

臣按：「式黄髮」，所以敬老。「下卿位」，所以尊賢。古者不卑其臣也如此。漢世待宰相，御坐爲起，在輿爲下，或其遺意歟？

「國君不名卿老、世婦。」卿老，上卿也；上卿貴，故曰卿老。世婦，兩媵也。

臣按：國君之貴卿老、世婦，皆其臣妾，而不名之，所以示敬也。漢世待大臣之有勳德者，贊拜不名，意或本此。

「五官之長曰伯。謂爲三公者。其擯於天子，曰『天子之吏』。擯，相之辭。天子同姓謂之

『伯父』，異姓謂之『伯舅』。稱之以父與舅，親親之辭也。九州之長入天子之國曰『牧』。每一州之中，天子選諸侯之賢者，以爲之牧也。天子同姓謂之『叔父』，異姓謂之『叔舅』。」

臣按：古者天子待公侯之禮，親之尊之，至於如此，其眡後世有間矣。

《禮記》：「卿大夫疾，君問之無算。言屢往無數也。士壹問之。君於卿大夫，比葬不食肉，比卒哭不舉樂。爲士，比殯不舉樂。」比，及也。卒哭，葬後之祭。殯，斂也。

《儀禮》：「坐撫當心。要節而踊。」此君臨臣喪之儀。撫，謂撫其尸也。

《春秋傳》：「晉荀盈卒，未葬。晉侯飲酒、樂。膳宰屠蒯趨入，曰：『君之卿佐，是謂股肱。股肱或虧，何痛如之？』」

臣按：古者君視臣如手足，故其疾也憂之至焉，其死也恤之至焉。《禮記》而下三條可見其略，而《鄉黨》亦有君視臣疾之文，曰：「東首，加朝服，拖紳。」則疾而見君之禮也。衛有太史柳莊，社稷之臣也，獻公聞之死，釋祭而弔之。荀盈未葬，而晉侯飲、樂，則屠蒯以爲譏。世降春秋，君臣之間，❶愛且敬猶若此。三代之盛，從可知矣。古道既淪，斯禮掃地。然唐太宗之於房、杜、魏三臣，其疾也憂惻之，其亡也慼悼之，極君臣終始之遇。杜如晦疾篤，上自臨視。既薨，上每得佳物，輒思如晦，遣賜其家。久之，語及如晦，必流涕。後忽夢如晦，若平生，敕所御饌往祭。房玄齡疾篤，上令肩輿上殿，至御坐側，乃下，相對流涕，因留

❶「君臣」，此二字元本、明本無。

宮中，小愈則喜形於色，加劇則憂悴。病篤，上自臨視，握手與訣，悲不自勝。魏徵寢疾，上與太子同至其第，撫之流涕，問所欲言，後數日上夢徵，若生平，及旦，而奏徵薨。而於張公謹之歿，雖辰日不爲之輟哭。視古蓋庶幾焉，太宗亦賢矣哉！

漢文帝時，賈誼上疏曰：「人主之尊譬如堂，群臣如陛，衆庶如地。故陛九級上，廉遠地，則堂高；級，等也。廉，側隅也。陛無級，廉近地，則堂卑。高者難攀，卑者易陵，理勢然也。故古者聖王制爲等列，内有公、卿、大夫、士，外有公、侯、伯、子、男，然後有官師小吏，延及庶民，等級分明，而天子加焉，故其尊不可及也。里諺曰：『欲投鼠而忌器。』此善喻也。鼠近於器，尚憚不投，恐傷其器，況貴臣之近主乎！廉耻節禮以治君子，故有賜死而無戮辱。是以黥之辠不及大夫，以其離主上不遠也。禮不敢齒君之路馬，蹵其芻者有罰；見君之几杖則起，遭君之乘車則下，入門則趨，君之寵臣雖或有過，❶刑戮之辠不加其身者，尊君之故也。此所以爲主上豫遠不敬也，所以體貌大臣而厲其節也。今自王侯三公之貴，皆天子之所改容而禮之也，古天子之所謂伯父、伯舅也，而令與衆庶同黥、劓、髡、刖、笞、傌、棄市之法，然則堂下不無陛乎？廉耻不行，大臣無迺握重權，大官而有徒隸無耻之心乎？」又曰：「主上遇其大臣如遇犬馬，彼將犬馬自爲也；頑頓音鋭。❷無耻，奊詬無節，❸奊詬，謂無志分也。廉耻不立，且不自好，苟若而可，故見利則逝，見便則奪。

❶「或」，原脱，今據明本補。
❷「鋭」，明本、四庫本作「鈍」。
❸「集」下，四庫本有小注云：「音纈，正作奊。」

主上有敗，則因而挺之矣；主上有患，則吾苟免而已，立而觀之耳；有便吾身者，則欺賣而利之耳。人主將何便於此？」又曰：「古者大臣有坐不廉而廢者，不謂不廉，曰『簠簋不飾』；坐汙穢淫亂男女無別者，不曰汙穢，曰『帷薄不脩』；坐罷音疲。軟不勝任者，不謂罷軟，❶曰『下官不職』。故貴大臣定有其辠矣，猶未斥然正以謼之也，尚遷就而爲之諱也。遇之有禮，故群臣自憙；嬰以廉耻，故人矜節行。上設廉耻禮義以遇其臣，而臣不以節行報其上者，則非人類也。故化成俗定，則爲人臣者，主耳忘身，國耳忘家，公耳忘私，利不苟就，害不苟去，唯義所在，上之化也。故父兄之臣誠死宗廟，法度之臣誠死社稷，輔翼之臣誠死君上，守圄扞敵之臣誠死城郭封疆。故曰聖人有金城者，比物此志也。彼且爲我死，故吾得與之俱生；彼且爲我亡，故吾得與之俱存；夫將爲我危，故吾得與之皆安。顧行而忘利，守節而伏義，故可以託不御之權，可以寄六尺之孤。此厲廉耻行禮誼之所致也。」

臣按：皋陶賡歌而舜拜之，益進昌言而禹拜之，周公獻卜而成王拜之。古者聖帝明王，以禮遇其臣者蓋若此。自秦而後，尊君卑臣之禮日以益甚，於是君之於臣直謂名位足以牢籠之，禄利足以鼓舞之，臣不能無求於我，而我可以無藉於臣。君亢然自尊於上如天地神明之不可親，臣退焉自卑於下如僕隸趨走之唯恐後。上下之情日以乖隔，而亂亡之禍至，《易》之

❶ 自「音疲」至「不謂罷」，此十字原脱，今據元本、明本、四庫本補。

所謂「上下不交，而天下無邦」者也。故因孔子「使臣以禮」之言，上引《周詩》，下及賈誼之論，以見君之待臣，不可不以禮云。

以上論天理人倫之正四。君使臣之禮。

真西山讀書記乙集上大學衍義卷第九

真西山讀書記乙集上大學衍義卷第十

格物致知之要一

明道術

天理人倫之正　臣事君之忠❶

子曰：「君子之事君也，進思盡忠，退思補過，將順其美，將，猶承也。匡救其惡，匡，正也。故上下能相親。」

臣按：「進」，謂入見其君，則思盡己之忠；「退」，謂出適私室，則思補君之過，無一時一念之不在君也。有善焉承順之，使之益進於善，有惡焉正救之，使之潛銷其惡。此愛君之至者也。臣以忠愛而親其君，君亦諒其忠愛而親之，非古昔盛時，臣主俱賢，無此氣象也。後世人臣有盡其忠愛，而君反以爲仇者。吁，可歎哉！

子路問事君。子曰：「勿欺也，而犯之。」犯者，犯顔之謂，非陵犯之犯也。

臣按：僞言不直，謂之「欺」。直言無隱，謂之「犯」。「欺」與「犯」，正相反，故夫子之告子路，使「勿欺」、「而犯之」，以全其事君之直，戒其欺君之僞也。《禮記》謂

❶「天理人倫之正臣事君之忠」，此十一字原無，今據四庫本補。

「事君有犯而無隱」，與此略同。

子曰：「所謂大臣者，以道事君，不可則止。」

臣按：「道」者，正理也。大臣以正理事君，君之所行或有不合於正理者，必規之，拂之，不苟從也；道有不合則去之，不苟留也。或謂不合則去，毋乃非愛君之意乎？曰：此所以爲愛君也。君臣之交，蓋以道合，非利之也；道不合而弗去，則有苟焉。徇利之志，是使君輕視其臣，謂可以利籠絡之也。君而輕視其臣，何所不至？惟大臣者能以道爲去就，則足以起其君敬畏之心。敬畏之心存，而後能適道。臣故謂不合而去，是乃所以爲愛君也。

孟子將朝王，齊宣王也。王使人來曰：「寡人如就見者也，有寒疾，不可以風。朝將視朝，不識可使寡人得見乎？」對曰：「不幸而有疾，不能造朝。」明日，出弔於東郭氏。東郭氏，齊大夫，其家有喪，故孟子弔之。公孫丑孟子弟子。曰：「昔者辭以病，今日弔，或者不可乎？」曰：「昔者疾，今日愈，如之何不弔？」王使人問疾，醫來。孟仲子孟子之從兄弟，學於孟子者也。對曰：「昔者有王命，有采薪之憂，古者有疾，自稱曰「不能采薪」，謙辭也。不能造朝。今病小愈，趨造於朝，我不識能至否乎？」使數人要於路，曰：「請必無歸，而造於朝！」不得已而之景丑氏宿焉。景丑氏，齊大夫。景子即景丑氏。曰：「内則父子，外則君臣，人之大倫也。父子主恩，君臣主敬。丑見王之敬子也，未見所以敬王也。」曰：孟子言。「惡！歎辭。是何言也！齊人無以仁義與王言者，豈以仁義

爲不美也？其心曰『是何足與言仁義也』云爾，則不敬莫大乎是。我非堯、舜之道，不敢陳於王前，故齊人莫如我敬王也。」

臣按：孟子是時在賓師之位，故其君有就見之禮。宣王託疾而要其朝，敬賢之心不篤，故孟子亦託疾而不往也。景子但知聞命奔走爲敬其君，不知以堯、舜之道告其君者乃敬之大者也。僕隸之臣，唯唯承命，外若敬其君，然心實薄之，曰「是何足與言仁義」，此不敬之大者也。齊人之敬君以貌，孟子之敬君以心，故曰「齊人莫如我敬王也」。

孟子曰：「責難於君謂之恭，陳善閉邪謂之敬，吾君不能謂之賊。」

范祖禹曰：「人臣以難事責於君，使其君爲堯、舜之君者，尊君之大也。開陳善道以禁閉君之邪心，❶唯恐其君或陷於有過之地者，敬君之至也。謂其君不能行善道，而不以告者，賊害其君者也。」

孟子曰：「人不足與適也，適，音讁，義亦同。政不足與間也；❷間，猶非也。惟大人爲能格君心之非。格，至也。❸君仁，莫不仁；君義，莫不義；君正，莫不正。一正君而國定矣。」

臣按：程頤曰：「天下之治亂繫乎人君之仁不仁耳。❹心之非，即害於政，不待

❶「閉」下，元本、明本有「其」字。
❷「與」，此字元本、明本、四庫本無。
❸「至」，四庫本作「正」。
❹「不」上，明本有「與」字。

乎發之於外。昔者孟子三見齊王而不言事，❶曰：『我先攻其邪心，心既正，而後天下之事可得而理也。』夫政事之失，用人之非，知者能更之，直者能諫之。然非心存焉，則事事而更之，後復有其事，將不勝其更矣；人人而去之，後復有其人，❷將不勝其去矣。是以輔相之職，必在乎格君心之非，然後無所不正。而欲格君心之非者，非有大人之德，則亦莫之能也。」而故侍講張栻亦曰：「格之爲言感通至到也。《書》曰『格于上帝』，蓋君心之非，不可以氣力勝，必也感通至到，而使之自消靡焉，❸所謂格也。」臣謂頤、栻之言，深得孟子本指，故略著于此云。❹

孟子曰：「君子之事君也，務引其君於當道，志於仁而已。」

臣按：孟子此言，蓋謂事君者不在用兵廣地，而在於善其君之身心。「當道」，謂其動合於理也。❺「志仁」，謂心在於仁也。君之所行皆合乎理，而其心常在於仁，則雖土地之狹，不害於興，湯、文所以由七十里、百里而王天下也；君之所行不合乎理，而其心不在於仁，則雖土地之廣，不能保其有，楚之所以六千里而爲讎人役也。然道之與仁，非有二也。以事之理而言，則曰道；以心之德而言，則曰仁。孟子告齊、梁諸君，一曰仁，二曰仁，正欲其志

❶「事」下，明本有「門人疑之孟子」六字。
❷「有」，四庫本作「用」。
❸「而」，原作「必」，今據元本、四庫本改。
❹「略」，原誤作「昭」，今據元本、四庫本改。
❺「動」，明本作「事」。

於此也。心存於仁，則其行無不合道矣。事君者其可不知此？

《春秋傳》：「齊景公至自田，晏子侍，晏子，名嬰，字平仲，齊之賢大夫。子猶馳而造焉。❶子猶，梁丘據也，齊嬖臣，字子猶。公曰：『唯據與我和夫！』晏子對曰：『據亦同也，焉得爲和？』公曰：『和與同異乎？』對曰：『異。和如羹焉，水、火、醯、醢、鹽、梅，以亨魚肉，亨與烹同，言用六物煮魚肉以爲食也。燀之以薪，燀，音戰，猶然也。宰夫和之，和，去聲，調也。濟其不及，❷以洩其過。言洩去其味之過者。君子食之，以平其心。君臣亦然。君所謂可而有否焉，臣獻其否，以成其可，君所謂否而有可焉，臣獻其可，以去其否，是以政平而不干，民無爭心。故《詩》曰：『亦有和羹，既戒既平。鬷假無言，鬷，總也。假，大也。時靡有爭。』』此《商頌・烈祖》之篇，本言祭事，晏子引之，以爲如和羹之既戒備，既均平，則總大政不待於言，而時人自無爭者。今據不然。君所曰可，據亦曰可；君所曰否，據亦曰否。若以水濟水，誰能食之？言只用水，而不以醯、醢、鹽、梅和之，則不可食也。若琴瑟之專一，誰能聽之？琴、瑟，皆樂也，必有五音十二律，然後聲和而可聽；若專用一音一律，則不可聽矣。同之不可也如是。』」

臣按：古昔盛時，❸明良會聚，不惟「都」、「俞」，而有「吁」、「咈」焉。曰「都」曰「俞」者，相可之謂也。曰「吁」曰「咈」者，相否之謂也。惟其可、否相濟，所以爲唐、虞之治；衛侯言事，自以爲是，而群臣和之若出一口，所以致亂亡也。後之人主有所

❶「而」，原誤作「至」，今據四庫本改。
❷「濟其不及」，此四字原脱，今據四庫本補。
❸「昔」，元本作「者」。

欲爲，率惡人之己異曰：「此沮吾之事也。」不知以否濟可，乃所以成吾事，而何沮之云。惟斟酌劑量於可否之間，如和羹然，期於適口而已，則其異也，乃所以爲同，而其忤也，適以爲順。吁，人主於晏子之言，可不深味也哉？

漢汲黯爲主爵都尉，列於九卿，其諫犯主之顔色。上方招文學儒者，上，漢武帝也。上曰吾欲云云，言欲施仁義也。黯對曰：「陛下内多欲而外施仁義，奈何欲效唐、虞之治乎！」上怒，變色而罷朝。公卿皆爲黯懼。上退，謂人曰：「甚矣，汲黯之戇也！」戇，謂愚直也。群臣或數黯，數，責也，謂責其太直。黯曰：「天子置公卿輔弼之臣，寧令從諛承意，陷主於不誼乎？且已在其位，縱愛身，奈辱朝廷何！」黯病，嚴助爲請告。嚴助，亦時近官。上曰：「汲黯何如人也？」曰：「使黯任職居官，亡以瘉人。瘉與愈同，勝也。然至其輔少主守成，雖自謂賁、育弗能奪也。」孟賁、夏育，古勇士也。上曰：「然。古有社稷之臣，如汲黯，近之矣。」

臣按：人臣之義，以忠直爲本。故上取孔、孟之言，下迄汲黯之事，欲人君知盡言極論者，乃所以爲尊君，爲親上，不惟容之，而又當用之也；從諛承意者，乃所以爲欺君，爲嫚上，不惟察之，而又當遠之也。汲黯之直，武帝以爲近於古社稷臣，而卒不能用，公孫弘輩，乃寵任始終焉。蓋帝之心以佞邪爲適己，而不知其益己之疾也；以忠直爲拂己，而不知其成己之德也。臣故著此，爲來者之戒。

以上論天理人倫之正四。臣事君之忠。

明道術

天理人倫之正❶

《伐木》，亦《小雅》篇名，周文、武時詩，燕朋友故舊則作之。燕朋友故舊也。自天子至於庶人，未有不須友以成者。須，待也。親親以睦，此一語，指上篇《常棣》而言。友賢不棄，不遺故舊，則民德歸厚矣。其一章曰：「伐木丁丁，伐木相應之聲。鳥鳴嚶嚶。鳥鳴，相和之聲。出自幽谷，遷于喬木。喬，高也。嚶其鳴矣，求其友聲。相彼鳥矣，相，視也。猶求友聲。矧伊人矣，不求友生。神之聽之，終和且平。」

臣按：《鹿鳴》之詩曰「燕群臣嘉賓」，是以臣爲賓也。《伐木》之詩曰「燕朋友故舊」，是以臣爲友也。以臣爲賓，敬已至矣。以臣爲友，敬益至焉。故序者謂「雖天子必須友以成」，得其指矣。伐木非獨力而成，故曰「丁丁」，以其聲之相應也。鳥非獨鳴而和，故曰「嚶嚶」，以其聲之相求也。伐木微事，且猶相應，人其可無友乎？鳴鳥微類，且猶相求，人其可無友乎？友之相資，❷其重如此。故質之神明，欲其有和平而無乖戾也。玩其詩，止見爲人之求友，而不見爲君之求臣，蓋先王樂道忘勢，但知有朋友相須之義，而不見有君臣相臨之分故也。《詩》凡三章，皆言燕樂之義。二章曰：「既有肥羜，以速諸父。」又曰：「既有肥牡，以速諸舅。」諸父

❶「明道術天理人倫之正」，此九字原無，今據四庫本補。

❷「資」，元本、四庫本作「須」。

者，朋友之同姓而尊者也。❶所謂諸舅者，朋友之異姓而尊者也。三章曰：「籩豆有踐，兄弟無遠。」兄弟者，朋友之同儕者也。夫以天子之貴，而尊其友曰父曰舅，親其友曰弟曰兄。此其爲尊德樂道之至也。夫此其所以爲有周之盛也夫。

萬章問曰：萬章，孟子弟子。❷「敢問友。」孟子曰：「不挾長，挾，謂持也。長，謂年長。不挾貴，貴，謂名位之尊。不挾兄弟而友。友也者，友其德也，不可以有挾也。孟獻子，百乘之家也，孟獻子，魯賢大夫，仲孫蔑也。百乘之家，謂大夫食邑，可出車百乘。有友五人焉：樂正裘、牧仲，二賢人名。其三人，則予忘之矣。獻子之與此五人者友也，無獻子之家者也。此五人者，亦有獻子之家，則不與之友矣。非惟百乘之家爲然也。雖小國之君亦有之。費惠公曰：費，小國也。惠，謚。『吾於子思，則師之矣；子思，孔伋之字。吾於顔般，則友之矣；王順、長息則事我者也。』顔般、王順、長息，皆賢人名。非惟小國之君爲然也，雖大國之君亦有之。晉平公之於亥唐也，平公，晉君。亥唐，賢臣。入云則入，坐云則坐，食云則食。此言平公造之，唐言入，公乃入，餘同。雖疏食菜羹，未嘗不飽也，❸唐設食，而公飽之也。然終於此而已矣。終於此，謂其止如是也。弗與共天位也，弗與治天職也，弗與食天禄也，士之尊賢者也，非王公之尊賢也。舜尚見帝，尚，上也。帝館甥于貳室，亦饗舜，迭爲賓主，館，舍也。《禮》：「妻父曰外舅。謂我舅者，吾謂之甥。堯以女妻舜，故謂之甥。」貳室，副宮也。堯舍舜於副宮，而就饗其食。

❶「者也」，此二字原漫漶不清，今據元本、明本、四庫本補。

❷「萬章孟子弟子」，此六字明本無。

❸「飽」下，元本、四庫本有「蓋不敢不飽」五字。

是天子而友匹夫也。用下敬上，謂之貴貴；用上敬下，謂之尊賢。貴貴、尊賢，其義一也。」

臣按：孟子謂自天子至大夫，皆有友賢之義。然知友賢，而未知用賢，則猶未也。蓋位曰天位，❶所以處賢者也；職者天職，所以命賢者也；禄者天禄，所以養賢者也。三者皆天所以待賢人，使治天民者也。而晉平公之於亥唐，特虚尊之而已，未嘗處之以位，命之以職，食之以禄也。此豈王公尊賢之道哉？必如堯之於舜，然後爲盡友賢之道矣。夫貴貴、尊賢，其理本一。然戰國之世，人但知貴貴，而不復知尊賢。故孟子歷叙友賢之事，而終欲以堯爲法焉。以堯之聖，猶賴友以自輔，而尊之如此，則《伐木》求友之義，信雖天子不可忘也。

萬章問曰：「庶人召之役，則往役。君欲見之，召之則不往見之，何也？」曰：「往役，義也；往見，不義也。往役者，庶人之職。不往見者，士之禮。且君之欲見之也，何爲也哉？」曰：「爲其多聞也，爲其賢也。」曰：「爲其多聞也，則天子不召師，而況諸侯乎？爲其賢也，則吾未聞欲見賢而召之也。❷繆公亟見於子思，曰：繆公，魯君。亟，數也。『古千乘之國以友士，何如？』子思不悦，曰：『古之人有言曰，事之云乎，豈曰友之云乎？』子思之不悦也，豈不曰：『以位，則子君也，我臣也，何敢與君友也？以德，則子事我者也，奚可以與

❶「曰」，元本、四庫本作「者」。
❷「則」，原脱，今據元本、四庫本補。

我友？』千乘之君求與之友而不可得也，而況可召與？」

臣按：孟子此章，又明賢者以道自重，諸侯不得而友之義。

天下有達尊三：爵一，齒一，德一。朝廷莫如爵，鄉黨莫如齒，輔世長民莫如德。惡得有其一以慢其二哉？故將大有爲之君，必有所不召之臣；欲有謀焉，則就之。其尊德樂道，不如是，不足與有爲也。故湯之於伊尹，學焉而後臣之，故不勞而王；桓公之於管仲，桓公，齊君。管仲，齊相。學焉而後臣之，故不勞而霸。先就學，師之也。後以爲臣，任之也。今天下地醜德齊，醜，類也。莫能相尚，無他，好臣其所教，所教，謂聽從於己者。而不好臣其所受教。所受教，己之所從受學者。湯之於伊尹，桓公之於管仲，則不敢召。管仲且猶不可召，而況不爲管仲者乎？」管仲，伯者之佐，❶猶不可召。孟子，學王道者也，其可召乎？

《學記》：《禮記》篇名。「君之所不臣於其臣者二，當其爲尸則弗臣也，尸，祭主也，説已見前。當其爲師則弗臣也。大學之禮，雖詔於天子，無北面，所以尊師也。」詔，告也。北面，臣禮。爲師弗臣，故無北面。

臣按：此二條又明王者有師臣之義，不特友之而已。湯之於伊尹，文、武之於太公望，成王之於周公，皆師之者也。故《仲虺之誥》曰「能自得師者王」，而傳亦有師臣、友臣、僕臣之別焉。後世之君其能友臣者已不多得，惟漢高帝之於子房，光

❶「伯」，明本作「霸」。

武之於嚴子陵，昭烈之於孔明，庶幾近之。若漢明、章，雖以師禮待其臣，然所傳者特章句之業，非三王四代之所謂師也。至於僕隸之臣，諾諾唯唯，則無世不有，君日以驕，臣日以諂。此所以多亂而鮮治也歟。

以上論天理人倫之正五。朋友之交。

真西山讀書記乙集上大學衍義卷第十

真西山讀書記乙集上大學衍義

卷第十一

格物致知之要一

明道術

吾道源流之正❶

堯曰：「咨！爾舜！天之歷數在爾躬。允執其中。」舜亦以命禹。

湯「建中于民」。

孟子曰：「湯執中。」

臣按：堯、舜、禹、湯，數聖相傳，惟一中道。「中」者何？其命出於天地，民受之以生者也；其理散於事事物物之間，莫不有當然一定之則，不可過，不可不及，是所謂「中」也。聖人迭興，以此爲制治之準的。曰「執」者，操之以揆事也。曰「建」者，立之以範民也。其體則極天理之正，是名「大中」；其用則酌時措之宜，是名「時中」。聖賢傳授道統，此其首見於經者。然必於危微精一用其功，然後有以爲執中之本，惟聖明參玩焉。見前第五卷。

《洪範》：《周書》篇名。「五、皇極：洪範九疇，皇極居五。皇，君也。極，至也。皇建其有極，斂時五福，五福，壽、富、康寧、攸好德、考終命也。用敷錫

❶「吾道源流之正」，此六字原無，今據四庫本補。

厥庶民。敷，布也。錫，與也。庶，衆也。惟時厥庶民于汝極，錫汝保極。凡厥庶民，無有淫朋，淫，邪也。朋，黨也。人無有比德，比，謂私相比附。惟皇作極。凡厥庶民，有猷有謀慮者。有爲有施設者。有守，有操守者。汝則念之。不協于極，協，合也。不罹于咎，罹，遭也。皇則受之。而康而色，曰：『予攸好德。』汝則錫之福，時人斯其惟皇之極。無虐煢獨，而畏高明。煢獨，謂民之微賤者。高明，有位之尊顯者。人之有能有爲，使羞其行，羞，進也。而邦其昌。凡厥正人，既富方穀。穀，善也。汝弗能使有好于而家，時人斯其辜。辜，罪也。于其無好德，汝雖錫之福，其作汝用咎。咎，過也。無偏無陂，偏，不中也。陂，不平也。遵王之義；無有作好，遵王之道；無有作惡，遵王之路；無偏無黨，黨，不公也。王道蕩蕩；蕩蕩，廣遠也。無黨無偏，王道平平；平平，平易也。無反無側，反，反常也。側，不平也。王道正直。正直，不偏邪也。會其有極，歸其有極。會，合而來也。歸，來而至也。曰皇極之敷言，是彝是訓，敷，衍也。于帝其訓。帝，天也。凡厥庶民，極之敷言，是訓是行，以近天子之光。曰天子作民父母，以爲天下王。」

朱熹曰：「《洛書》九數，而五居中。《洪範》九疇，而皇極居五。自漢孔氏訓『皇極』爲『大中』，諸儒皆祖其説。獨嘗以經之文義語脉求之，而知其必不然也。蓋『皇』者，君之稱也；『極』者，至極之義，標準之名，常在物之中央而四外望之以取正者也。故以『極』爲在中之準的則可，而訓『極』爲中則不可。若北辰之爲天極，脊棟之爲屋極，其義皆然。而《禮》所謂『民極』，《詩》所謂四方之『極』者，於『皇極』之義爲尤近。顧今之説者既誤於此，而并失

於彼，是以其說展轉迷謬，而終不能以自明也。即如舊說，姑亦無問其它，但即經文，而讀『皇』爲『大』，讀『極』爲『中』。則夫所謂惟大作中，❶大則受之，爲何等語乎？」今以熹說推之：則人君以一身履至尊之位，四方輻湊，面內而環觀之，自東而望者不過此而西也，自南而望者不過此而北也。此天下之至中。既居天下之至中，❷則必有天下之絶德，而後可以立至極之標準。故必順五行，敬五事，以脩其身；厚八政，協五紀，以齊其政。然後至極之標準，卓然有以立乎天下之至中，使夫面內而環觀者，莫不於是而取則焉。語其仁，則極天下之仁，而天下之爲仁者莫能加；語其孝，則極天下之孝，而天下之爲孝者莫能尚。是則所謂「皇極」者也。由是而權之以三德，審之以卜筮，驗其休咎於天，考其禍福於人，如挈裘領，豈有一毛之不順哉？此《洛書》之數，所以雖始於一，終於九，而必以五居其中；《洪範》之疇，所以雖本於五行，而究於福極，而必以皇極爲之主也。若箕子之言，有曰「皇建其有極」云者，謂人君以其一身而立至極之標準於天下也。其曰「斂時五福，用敷錫厥庶民」者，謂人君能建其極，則爲五福之所聚，而又有以使民觀感而化焉，則是又能布此福而與其民也。其曰「惟時厥庶民于汝極，錫汝保極」云者，則謂民視君以爲至極之標準，而從其化，則是復以此福，還錫其君，而使之長爲至極之標準也。其曰「凡厥庶民，無有淫朋，人無有比德，惟皇

❶「惟」，明本作「推」。
❷「既居天下之至中」，此七字明本無。

作極」云者，則言民之所以能有是德者，皆君之德有以爲至極之標準也。其曰「凡厥庶民，有猷有爲有守，汝則念之。不協于極，不罹于咎，皇則受之」云者，則言君既立極於上，而下之從化，或有淺深遲速之不同，其有謀者，有才者，有德者，人君固當念之而不忘；其或未能盡合，而未抵乎大戾者，亦當受之而不拒也。其曰「而康而色，曰：予攸好德。汝則錫之福，時人斯其惟皇之極」云者，則謂人之有能革面從君，而以「好德」自名，則雖未必出於中心之實，人君亦當因其自名而與之以善，則是人者亦得以君爲極而勉其實也。其曰「無虐煢獨，而畏高明。人之有能有爲，使羞其行，而邦其昌」云者，則謂君之於民，一視同仁，凡有才能，皆使進善，則人材衆多，而國賴以興也。其曰「凡厥正人，既富方穀。汝弗能使有好于而家，時人斯其辜。于其無好德，汝雖錫之福，其作汝用咎」云者，則謂凡欲正人者，必先有以富之，然後可以納之於善；若不能有所賴於其家，則此人必將陷於不義，至其無復更有好德之心，而後姑欲教之以脩身，勸之以求福，則已無及於事，而其起以報汝，唯有惡而無善矣。蓋人之氣禀，或清或濁，或純或駁，有不可以一律齊者。是以聖人所以立極于上者至嚴至密，而所以接引于下者至寬至廣。雖彼之所以化於此者淺深遲速其效或有不同，而吾之所以應於彼者，長養涵育其心，未嘗不一也。其曰「無偏無陂」至于「歸其有極」云者，則謂天下之人皆不敢徇其己私，以從乎上之化，而會歸乎至極之標準也。蓋偏陂好惡者，己私之生於心者也。偏黨反側者，己私之見

於事者也。王之義，王之道，王之路，上之化也。所謂「皇極」者也，遵義遵道遵路，方會其極也。蕩蕩、平平、正直則已歸于極矣。其曰「皇極之敷言，是彝是訓，于帝其訓」云者，則言人君以身立極，而布令于下，則其所以爲常爲教者，皆天之理，而不異乎上帝之降衷也。其曰「凡厥庶民，極之敷言，是訓是行，以近天子之光」云者，則謂天下之人，於君所命，皆能受其教而謹行之，則是能不自絶遠，而有以被其道德之光華也。其曰「天子作民父母，以爲天下王」云者，則謂人君能立至極之標準，所以作億兆之父母，而爲天下之王。不然，則有其位無其德，不足以首出庶物，而履天下之極尊矣。是書也，原於天之錫禹，雖其茫昧幽眇，有不可得而知者。然箕子之所以告武王者，則已備矣。顧其辭之宏深奥雅，若有未易言者，然常虚心平氣，而再三反復焉，則亦坦然明白，而無一字之可疑。但先儒不察乎人君所以脩身立道之本，是以誤訓「皇極」作「大中」。又見其詞多爲含容寬大之言，因復誤認「中」爲含胡苟且不分善惡之意，殊不知，極雖居中，而非有取乎中之義。且中之爲義，又以其無過不及，至精至當，而無有豪釐之差，亦非如其所指之云也。乃以誤認之中爲誤訓之極，不謹乎至嚴至密之體，而務爲至寬至廣之量，其弊將使人君不知脩身以立政，而墮於漢元帝之優游、唐代宗之姑息，卒至於是非顛倒，賢否貿亂，而禍敗隨之，尚何斂福錫民之可望哉？

臣按：《洪範》之書，自漢儒以「皇極」爲「大中」，後人因之，不敢輒議，而

箕子之本指於是湮晦者數千載矣。朱熹以其深造自得之學，始以人君立至極之標準爲言，使有天下者，知其身在民上，凡脩身立政，必極其至，然後有以稱乎至尊至極之位，雖箕子復生，不易斯言矣。以其關乎聖學之正傳，君道之大體，故備其文而不敢殺，庶以備觀覽云。

顔淵問仁。子曰：「克己復禮爲仁。克，勝也。己，謂身之私欲也。復，反也。一日克己復禮，天下歸仁焉。爲仁由己，而由人乎哉？」顔淵曰：「請問其目。」目，條目也。子曰：「非禮勿視，非禮勿聽，非禮勿言，非禮勿動。」顔淵曰：「回雖不敏，請事斯語矣。」

程頤曰：「非禮處便是私意。既是私意，如何得仁？須是克盡己私，皆歸於禮，方始是仁。」又曰：「克己復禮，則事事皆仁，故曰天下歸仁。」

謝良佐曰：「克己須從性偏難克處克將去。」

朱熹曰：「仁者，本心之全德。己，謂身之私欲。禮者，天理之節文。爲仁者，所以全其心之德也。蓋心之全德，莫非天理，而亦不能不壞於人欲。故爲仁者，必有以勝私欲而復於禮，則事皆天理，而本心之德復全於我矣。」

又曰：「顔淵聞夫子之言，則於天理人欲之際已判然矣，故不復有所疑問，而直請其條目也。非禮者，己之欲也。勿者，禁止之辭。是人心所以爲主而勝私，復禮之機也。私勝，則動容周旋無不中禮，而

日用之間無非天理之流行矣。事，如事事之事。請事斯語，顏子默識其理，又自知其力有以勝之，故直以爲己任而不疑也。程子曰：『顏子問克己復禮之目，子曰非禮勿視，非禮勿聽，非禮勿言，非禮勿動，四者身之用也。由乎中而應乎外，制於外所以養其中也。顏淵事斯語，所以進於聖人。學者宜服膺而勿失也，❶因箴以自警。』其《視箴》曰：心兮本虛，應物無迹。操之有要，視爲之則。蔽交於前，其中則遷。制之於外，以安其內。克己復禮，久而誠矣。其《聽箴》曰：人有秉彝，本乎天性。知誘物化，遂亡其正。卓彼先覺，知止有定。閑邪存誠，非禮勿聽。其《言箴》曰：人心之動，因言以宣。發禁躁妄，內斯靜專。❷矧是樞機，興戎出好，吉凶榮辱，惟其所召。傷易則誕，傷煩則支，己肆物忤，出悖來違。非法不道，欽哉訓辭！其《動箴》曰：哲人知幾，誠之於思。志士勵行，守之於爲。順理則裕，從欲惟危。造次克念，戰兢自持。習與性成，聖賢同歸。

愚按：❸此章問答，乃傳授心法切要之言。非至明無以察其幾，非至健無以致其決。故惟顏子得聞之，而凡學者亦不可以不勉也。程子之箴，發明親切，學者尤宜深玩。」

或問：「顏淵問仁，而夫子告之以此，何也？」

朱熹曰：「人受天地之中以生，而仁義禮智之性具於其心。仁雖專主於愛，而實

❶「學者」，四庫本及《二程文集》作「後之學聖人者」。
❷「靜」，原誤作「都」，今據元本、四庫本改。
❸「愚按」，此二字原無，今據四庫本補。

爲本心之全德；禮則專主於敬，而實爲天理之節文也。然人有是身，則耳目口體之間，不能無私欲之累，以違於禮，而害夫仁。則自其一身莫適爲主，而事物之間，顛倒錯亂，無所不至矣。此聖門之學，所以汲汲於求仁，而顔子之問，夫子特以克己復禮告之，蓋欲其克去有己之私欲，而復於天理之本然，則夫本心之全德，將不離乎此而無不盡也。」又曰：「己者，人欲之私也。禮者，天理之公也。一心之中，二者不容並立，而其相去之間，不能以豪髮，出乎此則入乎彼，出乎彼則入乎此。是其克與不克，復與不復，如手反覆，如臂屈伸，誠欲爲之，其機固亦在我而已，夫豈他人所得與音預。哉？」又曰：「非禮而勿視聽者，防其自外入而動於内也，非禮而勿言動者，謹其自内出而接於外也。内外並進，爲仁之功不遺餘力矣。然熟味聖言，以求顔子之所用力，其機特在勿與不勿之間而已。自是而反則爲天理，自是而流則爲人欲，自是而克念則爲聖，自是而罔念則爲狂。特豪忽之間耳，學者其可不謹其所擇哉？」又曰：「性情之德無所不備，而一言足以盡其妙，曰『仁』而已。所以求仁者，蓋亦多術，而一言足以舉其要，曰『克己復禮』而已。蓋仁也者，天地所以生物之心，而人所得以爲心者也。惟其得夫天地生物之心以爲心，是以未發之前，四德具焉，曰仁、義、禮、智，而仁無不統。已發之際，四端著焉，曰惻隱、羞惡、辭遜、是非，而惻隱之心，無所不通。此仁之體用所以涵育渾全，周流貫徹，專一心之妙，而爲衆善之長也。然人有是身，則有耳、目、鼻、口、四肢之欲，而或不能無害夫仁。人

苟不仁，❶則其所以滅天理窮人欲者，將無所不至，此君子之學，所以汲汲於求仁，而求仁之要，亦曰去其所以害仁者而已。蓋非禮而視，人欲之害仁也；非禮而聽，人欲之害仁也；非禮而言且動焉，人欲之害仁也。知人欲之所以害仁者在是，於是有以拔其本塞其原，克之克之而又克之，以至於一旦豁然，欲盡而理純，則其胸中之所存者，豈不粹然天地生物之心，而藹乎其若春陽之温哉？默而成之，固無一理之不具而無一物之不該也。感而通焉，則無事之不得於理而無物之不被其愛矣。」

臣按：朱熹之於此章，發明剖析，無復餘蘊，今具其文如右。夫所謂耳、目、口、鼻、四肢之欲者，目之於色，耳之於聲，口之於味，鼻之於臭，古人於香、臭，通名之曰臭，非如今人專以穢爲臭也。❷四肢之於安佚是也。四者之欲未克，則欲勝而理汩，❸安得有仁？此所以貴乎克也。克者，戰勝攻取之謂。私欲害人，甚於寇賊，故必勇往力行，克而去之也。原憲問：「克、伐、怨、欲，不行焉，可以爲仁矣。」子曰：「可以爲難矣，仁則吾不知也。」克、伐、怨、欲，四者皆私意也。原憲之所謂克，欲以勝人，❹而非克己之謂。原憲但欲制之而不行，便以爲仁。夫子所以不許之。若「克己」，則奮然決去之辭，而非抑遏不行之謂，如去惡木，不但剪其枝條，而必發撅其本根，非顏子之大勇，聖

❶「苟」，元本、四庫本作「而」。
❷「穢」，明本作「臭」。
❸「汩」，明本作「微」。
❹「人」，原誤作「心」，今據元本、四庫本改。

人肯輕許之哉？「仁」之一字，見於經者，自《仲虺之誥》始，曰：「克寬克仁，彰信兆民。」伊尹繼之曰：「民罔常懷，懷于有仁。」前乎此者，如《虞書》所謂「好生之德」、「安民則惠」，即所謂仁，而未有仁之名，至《商書》而名始著。然其所言，大抵皆仁之用。顔子之問，孔子之答，乃仁之體也。二帝三王，雖無己之可克，然舜所謂「人心惟危，道心惟微，惟精惟一」，成湯之不邇聲色，不殖貨利，以禮制心，其用功初無異於顔子也。蓋必有顔子之仁，而後有二帝三王之仁，此成己成物之相爲終始也。有天下者，曷嘗無好仁之心，而爲仁之難反甚於學者，以物欲之爲害者衆也。詞人作賦乃以是許漢光武焉，曰「克己復禮，允恭乎孝文」。自今觀之，光武則誠賢矣；然廢正后，易太子，皆私欲之爲也，其得以是稱乎？若唐太宗之濟世安民，不可謂無仁之用者，原其所本，亦以其從諫改過，粗知所以自克者，故其效亦不可揜，惟其自克之功少，而自縱之失多，故僅能爲太宗之仁，而不能爲二帝三王之仁。惟聖明之君，立志務學，以帝王爲的，而不以漢、唐自安，則於孔門克、復之功，正當俛焉以用其力，必至於天理全而人欲泯，則天下歸仁有日矣。臣不勝惓惓。

子曰：「參乎！吾道一以貫之。」貫，通也。曾子曰：「唯。」唯者，應之速而無疑也。子出。門人問曰：「何謂也？」曾子曰：「夫子之道，忠恕而已矣。」「而已矣」者，竭盡無餘之辭。

朱熹曰：「聖人之心，渾然一理，而泛應曲當，用各不同。曾子於其用處蓋已隨事精察而力行之，但未知其體之一爾。夫子知其真積力久，將有所得，是以呼而告之。曾子果能默契其指，即應之速而無疑也。」又曰：「盡己之謂忠，推己之謂恕。夫子之一理渾然而泛應曲當，譬則天地之至誠無息，而萬物各得其所也。自此之外，固無餘法，而亦無待於推矣。曾子有見乎此而難言之，姑借學者盡己、推己之目以著明之，欲人之易曉也。蓋至誠無息者，道之體也，萬殊之所以一本也；萬物各得其所者，道之用也，一本之所以萬殊也。以此觀之，則一以貫之之實可見矣。或曰：『中心爲忠，如心爲恕。』於義亦通。」

程頤曰：「以己及物，仁也；推己及物，恕也。違道不遠是也。忠、恕一以貫之：忠者天道，恕者人道；忠者無妄，恕者所以行乎忠也；忠者體，恕者用，大本達道也。此與違道不遠異者，動以天爾。」又曰：「『維天之命，於穆不已』，忠也；『乾道變化，各正性命』，恕也。」又曰：「聖人教人各因其才，吾道一以貫之，唯曾子爲能達此，此孔子所以告之也。曾子告門人曰『夫子之道，忠、恕而已矣』，亦猶夫子之告曾子也。《中庸》所謂『違道不遠』是也。❶斯乃下學上達之義。」又曰：「『忠、恕違道不遠，施諸己而不願，亦勿施諸人。』❷此又就下教人。」❸

❶ 「謂」，元本作「以」。
❷ 「諸」，四庫本及《二程遺書》作「於」。
❸ 「就」，元本及《二程遺書》作「掠」。

朱熹又曰：「忠是根本，恕是枝葉。『一』者，忠也；『以貫之』者，恕也。忠因恕見，恕由忠出。」又曰：「天地則無心之忠、恕，聖人是無爲之忠、恕，學者則有爲之忠、恕。」或問：「聖人之忠即是誠否？」曰：「然。」「聖人之恕即是仁否？」曰：「然。在學者言之，則忠近誠，恕近仁。」又曰：「忠，一本；恕，萬殊。一本是統會處，萬殊是流行處。」又曰：「忠、恕，一貫之注脚也。」

臣按：「一貫」之指，朱熹盡之矣，是豈惟學者所當知哉？夫天之於衆形匪物物刻而彫之也，維天之命於穆不已，而洪纖小大各正性命焉。人君以一身應天下之務，苟不知道之大原，而欲隨事隨物以應之，各當其理難矣。故忠、恕者，人君應萬務之本也。聖明在上，誠能即先儒之說，深窮其指而力行之，則一心可以宰萬物，一理可以貫萬事，而聖門之功用在我矣。

《中庸》。孔子之孫子思作。

程頤曰：「不偏之謂中，不易之謂庸。」

朱熹曰：「中者，不偏不倚、無過不及之謂。庸，平常也。」或問：「名篇之義，程子專以不偏爲言，吕氏專以無過、不及爲說。二說固不同矣，子乃合而一之，何也？」曰：「中，一名而有二義，程子固言之矣。今以其說推之：不偏不倚云者，程子所謂在中之義，未發之前，無所偏倚之名也；無過、不及者，程子所謂中之道也，見

諸行事各得其中之名也。蓋不偏不倚，猶立而不近四旁，心之體、地之中也。無過、不及，猶行而不先不後，理之當、事之中也。故於未發之大本，則取不偏不倚之名，而所以爲無過、不及之本體，固在於是；及其發而得中也，雖其所主不能不偏於一事，然其所以無過、不及者，是乃無偏倚者之所爲，而於一事之中，亦未嘗有偏倚也。❶故程子又曰：『言和，則中在其中；言中，則含喜怒哀樂在其中。』而吕氏亦曰：『當其未發，此心至虛，無所偏倚，故謂之中；以此心而應萬物之變，無往而非中矣。』是則二義雖殊，而實相爲體用，此愚於名篇之義，所以不得取此而遺彼也。」曰：「庸字之義，程子以不易言之，而子以爲平常，何也？」曰：「唯其平常，故可常而不可易，若驚世駭俗之事，則可暫而不得爲常矣。二説雖殊，其致一也。」

「喜怒哀樂之未發，謂之中；發而皆中節，謂之和。中者，天下之大本也；和者，天下之達道也。致中和，天地位焉，❷萬物育焉。」

朱熹曰：「喜、怒、哀、樂，情也，其未發則性也。無所偏倚，故謂之中。發而中節，情之正也，無所乖戾，故謂之和。大本者，天命之性，天下之理皆由此出，道之體也。達道者，循性之謂，天下古今之所共由，道之用也。」又曰：「致，推而極之也。位者，安其所也。育者，遂其生也。自戒懼而約之，以至於至靜之中，無少偏倚，而

❶「也」，明本作「者」。
❷「位」下，原衍一「位」字，今據元本、明本、四庫本删。

其守不失，則極其中而天地位矣。自謹獨而精之，以至於應物之處，無少差謬，而無時不然，則極其和而萬物育矣。蓋天地萬物本同一體，❶吾之心正，則天地之心亦正，吾之氣順，則天地之氣亦順。故其效驗至於如此。此學問之極功、聖人之能事，而非有所待於外也。」

或問：「中和之義？」

朱熹曰：「天命之性，萬理具焉，喜、怒、哀、樂，各有攸當。方其未發，渾然在中，無所偏倚，故謂之中；及其發而皆得其當，無所乖戾，故謂之和。謂之中者，所以狀性之德、道之體也，以其天地萬物之理，無所不該，故曰天下之大本。謂之和者，所以著情之正、道之用也，以其古今人物之所共由，故曰天下之達道。蓋天命之性，純粹至善，而具於人心者，其體用之全，本皆如此，不以聖愚而有加損也。然靜而不知所以存之，則天理昧而大本有所不立矣；動而不知所以節之，則人欲肆而達道有所不行矣。惟君子自其不睹不聞之前，而所以戒謹恐懼者愈嚴愈敬，以至於無一毫之偏倚，而守之常不失焉，則爲有以致其中，而大本之立，日以益固矣。尤於隱微幽獨之際，而所以謹其善惡之幾者愈精愈密，以至於無一豪之差謬，而行之每不違焉，則爲有以致其和，而達道之行日以益廣矣。致者，用力而推致之，以極其至之謂致焉。而極其至，至於靜而無一息之不中，則吾心正，而天地之心亦正，故陰陽動靜各止其所，而天地於此乎位矣。動而無一事之不和，則吾氣順而天地

❶「同」，四庫本及《四書章句集注》作「吾」。

之氣亦順，故充塞無間，歡欣交通，而萬物於此乎育矣。」

「然則中和果二事乎？」

曰：「觀其一體一用之名，則安得不二？察其一體一用之實，則此爲彼體，彼爲此用，如耳、目之能視、聽，視、聽之由耳、目，亦初非有二也。」

臣按：致中和，而天地位，萬物育，此參天地、贊化育之事也，可謂難矣。然求其所以用功者，不過曰敬而已。蓋不睹不聞之時而戒懼者，敬也；己所獨知，人所未知之時而致謹者，亦敬也。静時無不敬，即所以致中；動時無不敬，即所以致和。爲人君者，但當恪守一敬，静時，以此涵養；動時，以此省察，以此存天理，以此遏人欲。工夫到極處，即所謂致中致和，自然天地位，萬物育，如箕子《洪範》所謂肅、乂、哲、謀、聖，而雨、暘、燠、寒、風應之。董仲舒謂：「人君正心，以正朝廷、正百官、正萬民，則陰陽和，風雨時，諸福之物莫不畢至，❶皆是此理，惟聖主深體力行之，毋憚其難而不爲，則天下之幸也。」

仲尼曰：「君子中庸，小人反中庸。君子之中庸也，君子而時中；小人之反中庸也，小人而無忌憚也。」王肅本有「反」字，朱熹從之。

朱熹曰：「中庸者，不偏不倚，無過、不及，而平常之理，乃天命所當然，精微之極致也，惟君子爲能體之，小人反是。」又曰：

❶「之」，元本、明本作「百」。

「君子之所以爲中庸者，以其有君子之德，而又能隨時以取中也。小人之所以反中庸者，以其有小人之心，而又無所忌憚也。蓋中無定體，隨時而在，是乃平常之理也。君子知其在我，故能戒謹不睹，恐懼不聞，而無時不中。小人不知有此，則肆欲妄行，而無所忌憚矣。」

程頤曰：「欲知中庸，無如權，權須是時而爲中。若以手足胼胝，[1]禹也。閉户不出，顔淵。二者之間取中，便不是中。若當手足胼胝，則於此爲中。當閉户不出，則於此爲中。權之爲言，秤錘之義也。何物爲權？義也。」又曰：「中字最難識，須是默識心通。且試言：一廳則廳之中爲中，一家則廳非中而堂爲中，一國則堂非中而國之中爲中，推此類可見矣。且如初寒時，則薄裘爲中；如盛寒而用初寒之裘，則非中也。三過其門不入，在禹、稷之世爲中，若居陋巷則不中矣。居陋巷在顔子之時爲中，若三過其門不入，則非中也。」或曰：「男女不授受之類皆然。」曰：「是也。男女不授受中也，若喪祭則不如此矣。」

楊時曰：「知中則知權，不知權，則是不知中也。如一尺之物，約五寸之中而執之中也。一尺而厚薄小大之體殊，則所執者輕重不等矣。猶執五寸以爲中，是無權也。蓋五寸之執，長短多寡之中，而非厚薄小大之中也。欲求厚薄小大之中，則釋五寸之約，而唯輕重之知，而其中得矣。故權以中行，中因權立。《中庸》之書不言

[1] 「若」，四庫本作「特」。

權，其曰『君子而時中』，蓋所以爲權也。」

臣按：程頤之論時中至矣。楊時因其説而推明，亦有補焉。《易》之道以時義爲主，如乾之六爻，當潛而潛，中也；當潛而見，則非中矣。當飛而飛，中也；當飛而潛，則非中矣。它卦亦然。《洪範》三德，當剛而剛，中也；當剛而柔，則非中矣。當正直而正直，中也；當正直而或剛或柔，皆非中矣。推之事事物物，莫不皆然，此人君撫世應物之大權，然必以致知爲本，惟聖明深體焉。

以上論吾道源流之正。

真西山讀書記乙集上大學衍義卷第十一

真西山讀書記乙集上大學衍義

卷第十一

格物致知之要一

明道術

吾道源流之正[1]

誠者，天之道也；誠之者，人之道也。誠者，不勉而中，不思而得，從容中道，聖人也；誠之者，擇善而固執之者也。博學之，審問之，慎思之，明辨之，篤行之。有弗學，學之弗能弗措也；有弗問，問之弗知弗措也；有弗思，思之弗得弗措也；有弗辨，辨之弗明弗措也；有弗行，行之弗篤弗措也。人一能之己百之，人十能之己千之。果能此道矣，雖愚必明，雖柔必强。

朱熹曰："「誠者，真實無妄之謂，天理之本然也。誠之者，未能真實無妄，而欲其真實無妄，人事之當然也。聖人之德，渾然天理，真實無妄，不待思勉而從容中道，則亦天之道也。未至於聖，則不能無人欲之私，而其爲德不能皆實。故未能不思而得，則必擇善，而後可以明善；未能不勉而中，則必固執，而後可以誠身，此則所謂人之道也。不思而得，生知也；不勉而中，安行也。擇善，學知以下之事；固執，

[1] 「吾道源流之正」，此六字原無，今據四庫本補。

利行以下之事也。博學、審問、慎思、明辨、篤行，此誠之目也。學、問、思、辨，所以擇善而爲知；篤行，所以固執而爲仁；『有弗學，學之弗能弗措』以下，則勇之事也。君子之學，不爲則已，爲之則必要其成，故常百倍其功。至於愚而明，則擇善之效；柔而强，則固執之效也。」

吕大臨曰：「君子所以學者，爲能變化氣質而已。德勝氣質，則愚者可進於明，柔者可進於强；不能勝之，則雖有志於學，亦愚不能明，柔不能立而已矣。蓋均善而無惡者，性也，人所同也；昏明强弱之稟不齊者，才也，人所異也。誠之者，所以反其同，而變其異也。夫以不美之質，求變而美，非百倍其功，不足以致之。今以鹵莽滅裂之學，或作或輟，欲以變其不美之質，及不能變，則曰天質不美，非學所能變。是果於自棄，其爲不仁甚矣。」

或問：「誠之爲義，其詳可得聞乎？」曰：「難言也。姑以其名義言之，則真實無妄之云也。若事理之得此名，則亦隨其所指之大小，而皆有得乎真實無妄之意耳。蓋以自然之理言之，天地之間，惟天理爲至實而無妄，故天理得誠之名，若所謂『天之道』、『鬼神之德』是也。以德言之，則有生之類，惟聖人之心爲至實而無妄，故聖人得誠之名，若所謂『不勉而中，不思而得』是也。至於隨事而言，則一念之實亦誠也，一事之實亦誠也，一行之實亦誠也，是其大小雖曰不同，然其義之所歸，則未始不在於實也。」

曰：「然則天理、聖人之所以若是其實

者，何也？」

曰：「一則純，二則雜，純則誠，雜則妄。此常物之大情也。夫天之所以爲天也，沖漠無朕，而萬理兼該，無所不具，然其爲體，則一而已矣，未始有物以雜之也。是以無聲無臭，無思無爲，而一元之氣，春秋冬夏，晝夜昏明，未嘗有一息之謬；天下之物，洪纖巨細，飛潛動植，亦莫不各得其性命之正以生，而未嘗有一豪之差，此天理之所以爲實而不妄者也。若夫人物之生，性命之正，固亦莫非天理之實，但以氣質之偏，口、鼻、耳、目、四肢之好得以蔽之，而私欲生焉。是以當其惻隱之發，而忮害雜之，則所以爲仁者有不實矣；當其羞惡之發，而貪昧雜之，則所以爲義者有不實矣。此常人之心所以雖欲勉於爲善，而內外隱顯，常不免於二致，其甚至於詐僞欺罔，而卒墮於小人之歸，則以二者雜之故也。惟聖人氣質清純，渾然天理，初無人欲之私以病之，是以仁則表裏皆仁，而無一毫之不仁，義則表裏皆義，而無一毫之不義。其爲德也，固舉天下之善，而無一事之或遺，而其爲善也，又極天下之實，而無一毫之不滿。此其所以不勉不思，從容中道，而動容周旋，莫不中禮也。」

曰：「然則常人未免於私欲，而無以實其德者，奈何？」

曰：「聖人固已言之矣，亦曰擇善而固執之耳。夫於天下之事，皆有以知其如是爲善，而不能不爲，知其如是爲惡，而不能不去，則其爲善去惡之心固已篤矣。於是而又加以固執之功，雖其不睹不聞之間，

亦必戒謹恐懼而不敢懈，❶則凡所謂私欲者，出而無所施於外，入而無所藏於中，自將消磨泯滅，不得以爲吾之病，而吾之德又何患於不實哉？是則所謂誠之者也。」

又曰：「自然而實者，天也；必期於實者，人而天也。」

自誠明，謂之性；自，由也。自明誠，謂之教。明則誠矣，誠則明矣。

朱熹曰：「德無不實而明無不照者，聖人之德，所性而有者也，天道也；先明乎善，而後能實其善者，賢人之學，由教而入者也，人道也。誠則無不明矣，明則可以至於誠矣。」

唯天下至誠，爲能盡其性；能盡其性，則能盡人之性；能盡人之性，則能盡物之性；能盡物之性，則可以贊天地之化育；可以贊天地之化育，則可以與天地參矣。其次致曲，曲能有誠，誠則形，形則著，著則明，明則動，動則變，變則化，唯天下至誠爲能化。

朱熹曰：「天下至誠，謂聖人之德之實，天下莫能加也。盡其性者德無不實，故無人欲之私，而天命之在我者，察之由之，巨細精粗，無毫髮之不盡也。人物之性，亦我之性，但以所賦形氣不同而有異耳。能盡之者，謂知之無不明，處之無不當也。贊，猶助也。與天地參，謂與天地

❶「必」，元本作「以」。

並立而爲三也。❶ 其次，❷通大賢以下，凡誠有未至者而言也。致，推致也。曲，一偏也。形者，積中而形外；著，則又加顯矣；明，則又有光輝發越之盛。動者，誠能動物；變者，物從而變化，則有不知其所以然者。蓋人之性無不同，而氣則有異，故惟聖能舉其性之全體而盡之。其次則必自善端發見之偏，而悉推致之，以各至其極也。曲無不致，則德無不實，而形、著、動、變之效自不能已。❸ 積而至於能化，則其至誠之妙，初不異於聖人也。」❹

又曰：「盡己之性，如在父子則親，在君臣則義，在兄弟則愛之類，己無一之不盡。盡人之性，如『黎民於變時雍』。盡物之性，如『鳥獸魚鼈咸若』。如此則可以『贊天地之化育』，皆是實事，非私心之倣像也。」

又曰：「人在天地中間，雖止是一理，然天人所爲，各自有分，人所能爲者，天有所不能爲，如天能生物，而耕種必用人；水能潤物，而灌溉必用人；火能熯物，而薪爨必用人。財成輔相，必用人爲，非贊助而何？」

呂大臨曰：「堯命羲和，欽若昊天，若民之析因夷隩，鳥獸之孳尾、希革、毛毨、氄毛，無不與知，則所贊可知。贊者，行其

❶「三也」，此二字原漫漶不清，今據元本、明本、四庫本補。
❷「其」，此字原漫漶不清，今據元本、明本、四庫本補。
❸「效」，四庫本及《四書章句集注》作「功」。
❹「初」，四庫本作「亦」。

所無事，順以養之而已。天地之化，猶有所不及，必人贊之而後備，則天地非人不立，故人與天、地並立而爲三。」

臣按：贊化育，參天地，乃至誠之極功，而其本則盡己之性而已。此聖人所以可學而至也。其次致曲，即學之事。臣謂曲猶「曲禮」之曲，蓋聖人生知安行，不待致曲，自能盡性。自大賢以下，則必於纖微委曲而用其功，即前章博學、審問、慎思、明辨、篤行之意。顏子之四勿，曾子之三省，皆致曲之事也。

誠者物之終始，不誠無物。是故君子誠之爲貴。

朱熹曰：「誠之爲言實而已矣。然此篇之中，有以理之實而言者，如曰『誠之不可揜』之類是也；有以心之實而言者，如曰『反諸身不誠』之類是也。讀者各隨文意所指而尋之，則其義各得矣。所謂『誠者物之終始，不誠無物』者，以理言之，則天地之理至實而無一息之妄，故自古至今，無一物之不實，而一物之中，自始至終，皆實理之所爲也；以心言之，則聖人之心亦至實而無一息之妄，故從生至死，無一事之不實。而一事之中，自始至終，皆實心之所爲也，此所謂『誠者物之終始』者然也。苟未至於聖人，而其本心之實，猶未免於間斷，則其實有是心之初，以至未有間斷之前，所爲無不實者；及其間斷之後，以至于未相接續之前，凡所云爲，皆無實之可言，雖有其事，亦不異於無有矣。如

曰『三月不違』，❶則三月之間，所爲皆實，而三月之後，未免於無實，蓋不違之終始，即其事之終始也。『日月至焉』，則至此之時，所爲皆實，而去此之後，未免於無實，蓋至焉之終始，即其事之終始也。是則所謂『不誠無物』者然也。以是言之，則在天者本無不實之理，故凡物之生，於理者，必有是理，方有是物，未有無其理而徒有不實之物者也。在人者，或有不實之心，故凡物之出於心者，必有是心之實，乃有是物之實，未有無其心之實而能有其物之實者也。程子所謂『徹頭徹尾』者，蓋如此也。」

臣按：此章之義，上下皆所當知。自人君言之，必有脩德之實心，然後有脩德之實事，有愛民之實心，然後有愛民之實事。未有無是心之實，而能有其事之實者也。以是推之，餘莫不然，是故君子實之爲貴。

「天下之達道五，所以行之者三。曰君臣也，父子也，夫婦也，昆弟也，朋友之交也，五者天下之達道也。知、仁、勇三者，天下之達德也，所以行之者一也。」

臣按：君臣、父子以至朋友之交，此五者，天下共由之路也，故曰達道。知、仁、勇三者，人所同得也，故曰達德。道雖人之所共由，然非知足以及之，❷則君之當仁，臣之當敬，子之當孝，父之當慈，未必

❶「如」，元本作「故」。
❷「非」，元本作「其」。

不昧其所以然。知雖及之，而仁不能守，仁雖能守，而勇不能斷，則於當行之理，或奪於私欲，或蔽於利害，以至蔑天常而敗人紀者多矣，故曰『所以行之者三』。德雖人所同得，然或勉强焉，或矯飾焉，則知出於數術，仁流於姑息，勇過於彊暴，而德非其德矣，故行之必本於誠。一者，誠也。三者皆真實而無妄，是之謂誠。德至於誠，則以之爲君，必盡君道，以之爲臣，必盡臣道，處夫婦、昆弟、朋友之間，無不盡其道者。漢高帝溺嬖寵，而兆人彘之禍，以私欲蔽其知也。晉武帝違親命而虧介弟之恩，以讒賊害其仁也。唐太宗於廢承乾立子治之際，幾不能決，以愛牽其勇也。然則人君之於三德，其可使有一之闕哉！其可有一之不出於誠哉！

以上皆言誠。

子曰：「好學近乎知，力行近乎仁，知耻近乎勇。知斯三者，則知所以脩身；知所以脩身，則知所以治人；知所以治人，則知所以治天下國家矣。」

臣按：前章既言三達德，此又教人以入德之路也。夫智必上智，仁必至仁，勇必大勇，然後爲至。然豈易遽及哉？苟能好學不倦，則亦近乎智矣；力行不已，則亦近乎仁矣；以不若人爲耻，則亦近乎勇矣。蓋好學所以明理也，力行所以進道也，知耻所以立志也。能於是三者用其功，則所謂三達德者，庶乎可漸致矣。知斯三者，則脩身治人之道不外乎此，自家而國，自國而天下，特推之而已爾。

此章兼言智、仁、勇。

孟子見梁惠王。王曰：「叟不遠千里而來，亦將有以利吾國乎？」孟子對曰：「王何必曰利？亦有仁義而已矣。」

臣按：《孟子》七篇，以仁義爲首，此造端託始之深意也。程頤有曰：「孔子言仁，未嘗兼義，獨於《易》曰『立人之道，曰仁與義』。而孟子言仁，必以義配，可謂有功於聖門矣。」《梁惠王》一章，臣已著之《義利》篇，故不悉録。

孟子曰：「仁，人之安宅也；義，人之正路也。曠安宅而弗居，舍正路而弗由，哀哉！」

臣按：仁者，心之德，心存於仁則安，反是則危。義者，心之制，身由於義則正，反是則邪。二者皆吾所自有，而甘心於自棄焉，是虚至安之宅，而託曠蕩之野，背至正之路，而趨荆棘之塗，此聖賢之所深哀也。

孟子曰：「人之所以異於禽獸者幾希，庶民去之，君子存之。舜明於庶物，察於人倫，由仁義行，非行仁義也。」

臣按：人之與物相去亦遠矣，而孟子以爲幾希者，蓋人物均有一心。然人能存而物不能存，所不同者，惟此而已。人類之中有凡民者，亦有是心，而不能存是，即禽獸也；惟君子能存之，所以異於物耳。

若大舜之聖，則明乎物之所以爲物，察乎人之所以爲人，不待於存而自存。蓋存之者，猶待於用力。舜則身即理，理即身，渾然無間，而不待於用力者，謂生知安行，從容中道者是也。由仁義行，則身與理一；行仁義，則身與理二。然未至於舜，則所以行仁義者，正所當勉也。行而久，久而熟，熟而安，則與由而行者亦豈異哉？此湯、武反之之事，有志於學聖人者，不可以不勉。

王子墊問曰：「士何事？」孟子曰：「尚志。」曰：「何謂尚志？」曰：「仁義而已矣。殺一無罪，非仁也；非其有而取之，非義也。居惡在？仁是也；路惡在？義是也。居仁由義，大人之事備矣。」

臣按：王子墊者，必當時國君之子。天子、諸侯之子，其未命者，皆曰士。觀其所問，與孟子所告，則其人必有志者也。「殺一無罪，則非仁；非其有取之，則非義」，方是時，天下之戰國七，争地以戰，殺人盈野，争城以戰，殺人盈城，其戮及無罪者衆矣。此不仁之甚也。侵人土疆，奪人寶貨，非其有而取之者衆矣。此不義之甚也。然當時之君忍於爲此，未必知其爲不仁不義也。故孟子斥而言之，使以不仁爲戒，而所居常在乎仁，以不義爲戒，而所由常在於義。如此，則大人之事備。孟子此言，所以救横流之禍，全生民之命者，其功豈少哉？爲人君者，當味斯言，以自警也。

孟子曰：「人皆有所不忍，達之於其所忍，仁也；人皆有所不爲，達之於其所爲，義

也。人能充無欲害人之心，而仁不可勝用也；人能充無欲穿窬之心，而義不可勝用也。人能充無受爾汝之實，無所往而不爲義也。」

臣按：孟子此章，教人以善推其所爲也。夫有所不忍、有所不爲者，此心之正也。能即是心而推之，雖所忍者亦不忍，即仁也；雖所爲者亦不爲，即義也。如無欲害人，此所謂不忍也；私欲一動，則不忍者有時而忍矣。無欲穿窬，此所謂不爲也；私欲一動，則不爲者有時而爲矣。惟能即是心而充之，害人之事固所不欲，其未至於害人者，亦皆不欲，仁其可勝用乎？穿窬之事固所不爲，其未至於穿窬者，亦皆不爲，義其可勝用乎？爾、汝，人所輕賤之稱，知耻者之所不肯受，此所謂羞惡之心也。能自此充之，則無所往而非義也。大抵人之本心無不善者，由其以利欲汩之，而失其本心，故侵奪蹉跌，遂流於不善，如百里之走則知耻之，而五十里則不以爲耻，曷若併五十里而無之乎？月攘一雞則知耻之，❶歲攘其一則不以爲耻，曷若併歲攘而不爲乎？知此而後知孟子充之之説。

以上兼言仁義。

孟子曰：「仁之實，事親是也；義之實，從兄是也。智之實，知斯二者弗去是也；禮之實，節文斯二者是也；樂之實，樂斯二者。樂則生矣，生則惡可已也，惡可已也，則不知足之蹈之、手之舞之。」

❶「之」，此字元本、明本無。

臣按：此孟子指言仁義知禮樂之實，使人知所以用力之地也。仁義之道大矣，而其切實處，止在於事親從兄。蓋二者，人之良知、良能，天性之真，於焉發見，欲爲仁義者，惟致力乎此而已。否則，悠悠然，汎汎然，非可據之實地矣。真知斯二者，守之而不去，則智之實。節文斯二者，適隆殺之宜，則禮之實。於斯二者行之而樂，有從容安適之意，無勉强矯拂之爲，則樂之實。蓋天下之善，未有出於事親從兄之外者，苟至於樂，則方寸之間，油然自有生意，敷暢條達，自不可已，足之所蹈，手之所舞，亦將有不知其然而然者矣。然非深玩而實體之，其能識此味乎？❶

此章兼言仁、義、智、禮、樂。

孟子曰：「夫仁，天之尊爵也，人之安宅也。莫之禦而不仁，禦，止也。是不智也。」

朱熹曰：「仁者，天地生物之心，得之最先，而兼統四者，所謂『元者，善之長也』，故曰尊爵。在人則爲本心全體之德，有天理自然之安，無人欲陷溺之危。人當常在其中，而不可須臾離也，故曰安宅。」

臣按：仁者，我所自有，苟欲爲之，誰能止者？乃甘心於不仁，豈非不智乎？故仁、智二者，常相須焉，不仁斯不智矣，不智斯不仁矣。

❶「識」，元本作「知」。

孟子曰：「君子之於物也，愛之而弗仁；於民也，仁之而弗親。親親而仁民，仁民而愛物。」物，謂禽獸草木。愛物，謂取之有時，用之有節。

臣按：天下之理一，而分則殊，凡生於天壤之間者，莫非天地之子，而吾之同氣者也，是之謂理一。然親者，吾之同體；民者，吾之同類；而物則異類矣，是之謂分殊。以其理一，故仁愛之心無不徧；以其分殊，故仁愛之施則有差。以親親之道施於民，則親疏無以異矣，是乃薄其親；以仁民之道施於物，則貴賤無以異矣，是乃薄其民。故於親則親之，於民則仁之，而於物則愛之，合而言之，則皆仁，分而言之，則有序。此二帝三王之道，所以異於楊、墨也。

此章言仁之施。

孟子曰：「仁則榮，不仁則辱。今惡辱而居不仁，是猶惡濕而居下也。」

張栻曰：「仁者非有意於榮，仁者固榮也。在身則心和而氣平，德性尊而暴慢遠；在家則父子親，兄弟睦，夫婦義，長幼序；推之於國而國治，施之於天下而天下平，無往而不榮也。若夫不仁之人，咈理而狥欲，一身且不自保，況其它乎？夫人之情，孰不惟辱之惡？而自處於不仁，則以私欲蔽之而昧夫榮辱之幾故也。」

孟子曰：「三代之得天下也以仁，其失天下也以不仁。國之所以廢興存亡者亦然。天子不仁，不保四海；諸侯不仁，不保社稷；卿大夫不仁，不保宗廟；士庶人不仁，不保四

體。今惡死亡而樂不仁，是猶惡醉而强酒。」

臣按：孟子此章，明白峻厲。自天子以至庶人，皆當佩服以自警也。然所謂不仁者非他，縱人欲以滅天理而已。人欲縱而天理滅，其禍至於如此，可不畏哉？

孟子曰：「《詩》云：『商之孫子，其麗不億。麗，數也。億，十萬也。上帝既命，侯于周服。言爲周之諸侯也。侯服于周，天命靡常。殷士膚敏，祼將于京。』膚，美也。敏，速也。祼將，祭事也。孔子曰：『仁不可爲衆也。夫國君好仁，天下無敵。』今也欲無敵於天下而不以仁，是猶執熱而不以濯也。《詩》云：『誰能執熱，逝不以濯？』」

臣按：此《大雅·文王》之詩也，以商之孫子而爲周之諸侯，以殷之美士而奔走周廟之祭，天命何常之有哉？成湯惟其仁也，故天命歸于商。紂惟其不仁，故天命轉而歸周。商之孫子其數以十萬計，可謂衆矣，而不能存商者，以周之仁，雖衆無所用也。孟子舉此，以明國君好仁，則天下無能敵者，歎當時之不然也。前後三章，而三取喻，曰：「惡濕而居下」也，「惡醉而强酒」也，「執熱而不以濯」也，其警世主也深矣。

孟子曰：「不仁者可與言哉？安其危而利其菑，樂其所以亡者。不仁而可與言，則何亡國敗家之有？」

臣按：自昔危亂之世，未嘗無忠言，祖伊嘗諫紂矣，召穆公嘗諫厲王矣，李斯嘗

諫二世矣，而三君不之聽者，蓋其心既不仁，故顛倒迷謬，以危爲安，以菑爲利，以取亡之道爲可樂也。夫人君孰不欲安存而惡危亡？而其反易至此者，私欲蔽障而失其本心故爾。武帝垂耄而能聽田千秋，故漢不至於亂。德宗播遷而能聽陸贄，故唐不至於亡。信乎不仁而可與言，猶可以存其國也。雖然，亦僅免於亡而已。❶若仁人在上，雖居治安之世，而樂聞危亂之言，是以長治久安而無後患。吁，此豈武帝、德宗所及哉！

孟子曰：「桀、紂之失天下也，失其民也；失其民者，失其心也。得天下有道：得其民，斯得天下矣；得其民有道：得其心，斯得民矣；得其心有道：所欲與之聚之，所惡勿施爾也。民之歸仁也，猶水之就下、獸之走壙也。壙，曠野也。故爲淵敺魚者，獺也；獺，食魚之獸。爲叢敺雀者，❷鸇也；鸇，鷹類，擊鳥雀。爲湯、武敺民者，桀與紂也。今天下之君有好仁者，則諸侯皆爲之敺矣。雖欲無王，不可得也。」

臣按：此章之要在於「所欲與聚」、「所惡勿施」之二言。《大學》曰：「民之所好好之，民之所惡惡之。此之謂民之父母。」父母於子，心誠求之，所欲者無不與，所惡者無不去。君之於民，何獨不然？當戰國時，禽獸其民，往往施之以所惡，故孟子激切而言之。夫仁者豈有心於天下之歸己哉？水就下，獸走壙，理之自然，非有爲

❶「僅」，明本作「幸」。
❷「雀」，四庫本及《孟子》作「爵」。

而爲之也。故張栻有言：「循天理而無利天下之心，而天下歸之者，三王之所以王也。」假是道亦以得天下者，漢、唐是也。故秦爲漢敺者也，隋爲唐敺者也。爲人上者，其可不鑑于兹？

孟子曰：「不仁哉，梁惠王也！仁者以其所愛及其所不愛，不仁者以其所不愛及其所愛。」公孫丑曰：「何謂也？」「梁惠王以土地之故，糜爛其民而戰之，大敗，將復之，恐不能勝，故驅其所愛子弟以殉之，是之謂以其所不愛及其所愛也。」謂使太子申與齊戰，爲齊所虜也。

臣按：人之情孰不愛其所親？而梁惠王乃倒置若是者，以貪得之心勝，故天理熄滅，人欲横流，而至於斯極也。朱熹謂：「仁人之恩，自内及外；不仁之禍，自疏及親。」斯言盡之矣。嗚呼！梁惠以土地之故，❶驅子弟以殉之，故孟子譏其不仁。後世之君有以信讒殺子，如漢武帝、唐明皇者，其事雖異，其心則同。蓋梁惠貪得，❷故驅之以戰而不卹；二君患失，故因讒殺之而不復辨，皆由私欲之蔽而喪其本心故也。孟子之言仁，於君道爲尤切，故備著于篇云。

以上專言仁。

以上論吾道源流之正。

真西山讀書記乙集上大學衍義卷第十二

❶ 「惠」下，元本、四庫本有「王」字。
❷ 「惠」下，四庫本有「王」字。

真西山讀書記乙集上大學衍義

卷第十三

格物致知之要一

明道術

異端學術之差❶

子曰:「攻乎異端,斯害也已!」攻,專治也,如攻金、攻木之攻。

臣按:異端之名,始見於此,謂其非聖人之道,而别爲一端也。堯、舜、禹、湯、文、武、周公之學,君子當盡心焉,若舍此而專治乎異端,豈不有害邪!或疑是時異端未作,孔子所指未知爲誰。臣謂老聃、楊朱、墨翟,皆與孔子同時,特以洙泗之教方明,故其説未得肆耳。孔子此言,必有爲而發。

公都子曰:「外人皆稱夫子好辯,敢問何也?」孟子曰:「聖王不作,諸侯放恣,處士横議,楊朱、墨翟之言盈天下。天下之言,不歸楊,則歸墨。楊氏爲我,是無君也;墨氏兼愛,是無父也。無父無君,是禽獸也。公明儀曰:『庖有肥肉,廄有肥馬,民有饑色,野有餓莩,此率獸而食人也。』❷楊、墨之道不息,

❶「異端學術之差」,此六字原無,今據四庫本補。

❷「此」,原作「是」,今據元本、四庫本改。

孔子之道不著，是邪説誣民，充塞仁義也。仁義充塞，則率獸食人，人將相食。吾爲此懼，閑先聖之道，閑者，防衛之意。距楊、墨，距，猶禦也。放淫辭，放，驅而遠之也。邪説者不得作。作於其心，害於其事；作於其事，害於其政。聖人復起，不易吾言矣。昔者，禹抑洪水而天下平，周公兼夷狄、驅猛獸而百姓寧，孔子成《春秋》而亂臣賊子懼。《詩》云：『戎狄是膺，荆舒是懲，則莫我敢承。』無父無君，是周公所膺也。我亦欲正人心，息邪説，距詖行，放淫辭，以承三聖者，予豈好辯哉？予不得已也。故曰能言距楊、墨者，聖人之徒也。」

臣按：孔子既没，異端遂作，至孟子時盛矣。以司馬遷所記，自騶衍、淳于髡、田駢之徒，各著書言治亂之事，以干世主者不可勝數。若申不害、商鞅輩，其害尤甚焉。而孟子所深距者，惟楊、墨二氏，何哉？程頤嘗論之曰：「楊、墨之害，甚於申、韓。楊氏爲我疑於義，墨氏兼愛疑於仁；申、韓則陋而易見。故孟子止闢楊、墨，爲其惑世之甚也。」夫爲我之疑於義，何也？義者，任理而無情。楊朱自一身之外，截然弗卹，故其迹似乎義。兼愛之疑於仁，何也？仁者尚恩而主愛。墨翟於親疏之間無乎不愛，故其迹似乎仁。殊不知，天下之理，本一而分則殊，故君子親親而仁民，仁民而愛物，心無不溥，而其施有序。心無不溥，則非爲我矣；其施有序，則非兼愛矣。楊朱專於爲我，則昧乎理之一；墨翟一於兼愛，則昧乎分之殊。若是而曰仁義，乃所以賊乎仁義也。夫事君則致其身，楊朱但知愛身，而不知致身之義，故無君；立愛必自親始，墨翟愛無等差，而

視其至親無異衆人，故無父。無父無君，則人道滅絶，是亦禽獸而已。大抵正道異端相爲消長，楊、墨之道不息，則孔子之道不明，孔子之道不明，❶則姦言邪説得以誣罔民聽，塞絶正理。正理絶滅，不惟禽獸食人，人亦將相食。此孟子之所以懼而不容不辯也。閑者，防閑之義。距楊、墨，放淫辭，闢邪説者，即所以閑先聖之道也。天下之治亂，其源實出於人心，邪説一溺於其心，則發於心而害於事，發於事而害於政，蓋必然之勢也。事者，政之目；政者，事之綱。一念差則一事壞，一目隳則大綱亦從而隳。此邪説所以不可不闢，人心所以不可不正也。禹抑洪水，周公兼夷狄，驅猛獸，孔子作《春秋》，事雖不同，而其捄天下之患，立生民之極則一。孟子之心，亦三聖之心也。言既終，復謂能言距楊、墨者，即聖人之徒，蓋所以勉天下學者，皆以闢異端、扶正道爲心，庶幾生人之類不淪胥於禽獸，此孟子之功所以不在禹下也。

漢武帝建元元年，董仲舒對策曰：「《春秋》大一統者，天地之常經，古今之通誼也。《春秋公羊傳》：「隱元年春王正月，何言乎王正月？大一統也。」仲舒蓋借此而言，以明天下道術，當統于一。今師異道，人異論，百家殊方，指意不同，是以上亡以持一統，法制數變，下不知所守。臣愚以爲諸不在六藝之科、孔子之術者，皆絶其道，勿使復進。邪辟之説滅息，然後統紀可一而法度可明，民知所從矣。」

❶「孔子之道不明」，此句元本、四庫本不重。

臣按：此武帝即位之初也。是年丞相綰奏，所舉賢良，或治申、商、韓非、蘇秦、張儀之言，亂國政，請皆罷。奏可。而質之本傳，則仲舒實發之。申、商、韓非，皆爲刑名之學，而秦與儀則爲縱横之學者也。鞅之相秦，廢井田而開阡陌，以術欺鄰國而襲破其師，刀、鋸、斧、鉞之刑横加無罪。臨渭論囚，水爲之赤，其慘覈少恩可知矣。申、韓之術，大抵類是，而儀、秦以辯舌捭闔時君，而傾亂人國。此五人者，皆生民之蠹，而正道之賊也。以其所挾，往往徼一時富貴，故後來之士，企而慕之。漢初游説之士，若蒯通、朱建輩，大抵踵儀、秦故轍，而儒者如賈誼、晁錯，亦皆明申、韓，先王之道闇鬱不明，雖通達之士，不免没溺於異學。當是時也，不有仲舒昌言排之，道術何自而一乎？故先儒推論其功，以爲不在孟子下。詎不信然？惜武帝雖略行其言，終不能寘諸丞弼之地使綱紀世教，而嚴助、朱買臣輩以縱横進，張湯、杜周之徒以刑名用，晚年巫蠱之禍，父子不能相保，則一江充實爲之，其人蓋兼刀筆口舌之能者也。吁，有天下者可不深監乎此？

司馬遷曰：武帝時人，作《史記》。「世之學老子者則絀儒學，儒學亦絀老子。『道不同不相爲謀。』」

臣按：百家之學，惟老氏所該者衆。今摭其易知者言之：曰慈，曰儉，曰不敢爲天下先。曰無爲，民自化；好静，民自正；無事，民自富；無欲，民自樸；無情，民自清。此近理之言也。曹參以之相漢，收寧

壹之效；文帝以之治漢，成富庶之功。雖君子有取焉。曰玄牝之門，爲天地根，❶綿綿若存，用之不勤。此養生之言也，而爲方士者祖焉。曰將欲翕之，必固張之；將欲奪之，必固與之。此陰謀之言也，范蠡用之以取吴，張良本之以滅項，而言兵者尚焉。曰大道廢，有仁義。曰失道而後德，失德而後仁，失仁而後義，失義而後禮。禮者，忠信之薄而亂之首。❷此矯弊之言，而放蕩者宗之。至其以事物爲粗迹，以空虚爲妙用，蒙莊氏因之；莊周也。以荒唐繆悠之辭譁于世，而清談者傚之。自其近理者言之，固在所可取，然皆吾聖人之所有也。下乎此，則一偏一曲之學，其弊有不勝言者：養生之説，則神仙方藥之所自出也；陰謀之術，則申、商、韓非之所本也；放蕩之害，至劉伶、阮籍而甚；皆晉人。清談之禍，至王弼、何晏而極。弼，魏人。晏，晉人。皆以惑亂世主，斲喪生民。雖老莊之學，初未至此，然本源一差，其流必有甚焉。以是言之，曷若由堯、舜、周、孔之道爲無弊哉！

或謂：自漢以來，有黄老之稱。黄帝亦聖人也，其道與老子均乎？

曰：此猶醫師之宗神農，巫步之祖大禹，非其傳之正也。

或又謂：文帝用黄老而天下安，武帝用儒術而海内耗，則儒術果不逮黄老矣。

曰：非也。清静慈儉，老氏之所長，而文帝用之，故其效如此。然亦富之，而未及教也。使其用孔子之道，則其成功，豈

❶「地」，元本作「下」。
❷「首」，元本作「者」。

止是哉？若武帝之於儒術，特崇其名而已，而所以斁耗生民者，則神仙、刑名、兵家之罪，儒術何與焉？❶臣不得以不辨。

《漢·郊祀志》：「自齊威、宣、威王、宣王。燕昭王使人入海求蓬萊、方丈、瀛洲。此三神山者，其傳在渤海中，諸僊人及不死之藥皆在焉。秦始皇至海上，方士爭言之。始皇如恐不及，使人齎童男女入海求之。舡交海中，皆以風雨爲解，❷曰未能至，望見之焉。其明年，始皇復游海上。後三年，游碣石，考入海方士。後五年，始皇南至湘山，遂登會稽，竝海上，幾遇海中三神山之奇藥，不得，還到沙丘，崩。」

漢武帝即位，尤敬鬼神之祀。李少君以祠竈、卻老方見上，上尊之。少君常自謂七十，能使物，卻老，善爲巧發奇中，言上：『祠竈皆可致物，物，謂鬼物。而丹沙可以爲黃金，❸成以爲飲食器則益壽，而海中蓬萊僊者迺可見之，以封禪則不死，黃帝是也。』於是天子始親祠竈，遣方士入海求蓬萊，而事化丹砂諸藥爲黃金矣。久之，少君病死。天子以爲化去不死，使人受其方，而海上燕、齊怪迂之方士，多言神事矣。

明年，齊人少翁以方見上，拜爲文成將軍，以客禮禮之。文成言：『上即欲與神通，宮室被服非象神，神不至。』迺作畫雲氣車，又作甘泉宮，❹中爲臺室，畫天、地、泰一諸鬼神，而置祭具以致天神。居歲餘，其方益衰，神不至。迺爲帛書以飯牛，陽不知，言此牛

❶「與」，元本、明本作「爲」。
❷「雨」，四庫本及《漢書》無此字。
❸「以」，元本、四庫本及《漢書》作「化」。
❹「作」，原誤作「於」，今據元本、四庫本及《漢書》改。

腹中有奇書。殺視得書。天子識其手，謂所書手迹。❶於是誅文成，隱之。其後又作栢梁、銅柱、承露僊人掌之屬。

欒大者，故與文成同師，求見言方。天子既誅文成，後悔其方不盡，及見欒大，大說。大爲人多方略，敢爲大言，言：『臣之師曰，黄金可成，不死之藥可得，僊人可致。』迺拜爲五利將軍。居月餘，得四印；以衛長公主妻之。大見數月，貴震天下，而海上燕、齊之間，莫不搤掔，搤，與扼同。掔，與腕同。自言有禁方，能神僊矣。齊人公孫卿，又言：『黄帝鑄鼎荆山，成有龍垂胡髯下迎黄帝，後世因名其處曰鼎湖。』於是天子曰：『嗟乎！誠得如黄帝，吾視去妻子如脱屣耳。』五利使不敢入海，而之泰山祠。上使人隨驗，實無所見。五利妄言見其師，其方盡，多不讎。不讎，無驗也。上迺誅五利。其冬，公孫卿候神河南，言見僊人迹緱氏城上。天子親幸緱氏視迹，問卿：『得毋效文成、五利乎？』卿曰：『僊者非有求人主，人主者求之。其道非寬暇，神不來。言神事，如迂誕，積以歲，迺可致。』於是郡國各除道，繕治宫館、名山、神祠，所以望幸矣。後上東巡海上，行禮祠八神。齊人之上疏言神怪奇方者以萬數，迺益發舡，令言海中神山者數千人求蓬萊神人。還至奉高，太山邑名。封泰山，無風雨，而方士更言蓬萊諸神若將可得，於是上欣然庶幾遇之，復東至海上望焉。復遣方士求神人采藥以千數。公孫卿言：『僊人可見，上往常遽，以故不見。今陛下可爲館如緱氏城，依其制度。置脯棗，神人宜可致。且僊人好樓居。』於是上令長安

❶「謂」上，四庫本有「手」字。「手」原作「事」，今據四庫本改。「迹」下，四庫本有「也」字。

作飛廉、桂館，二館名。甘泉作益壽、延壽館，使卿持節設具而候神人。迺作通天臺，置祠具其下，將招來神仙之屬。後五年一祠泰山，十三歲徧於五嶽、四瀆。❶方士之候神、入海求蓬萊者終無驗，公孫卿猶以大人之迹爲解。天子羈縻不絶，幾遇其真。幾，與冀同。太始四年，上耕于鉅定。還，幸泰山，脩封禪。祀明堂。見群臣，乃曰：『朕即位以來，所爲狂悖，使天下勞苦，不可追悔。自今事有害百姓，糜費天下者，悉罷之！』田千秋曰：『方士言神仙者甚衆，而無顯功，請皆罷斥遣之。』上曰：『大鴻臚言是也。』於是悉罷諸方士候神人者。是後上每對群臣自歎：『嚮時愚惑，爲方士所欺。天下豈有仙人，盡妖妄耳！節食服藥，差可少病而已。』」

臣按：神仙之說，自戰國始，燕、齊之君嘗求之不驗矣，而秦皇帝復求之；秦皇帝求之不驗矣，而漢孝武復求之。以孝武之高明英傑，而長生不死之欲一動乎中，遂爲方士所愚惑，猶玩嬰兒於股掌之上，豈不異哉？晚更巫蠱之變，壯心摧落，悔志始萌，乃知平日所爲無非狂悖，而以方士爲妖妄，盡斥罷之。是時，年幾七十矣，海内已虚耗矣，乃始自咎其非，不亦晚乎？然迷而能復，猶賢於始皇之終不悟云。

成帝末年頗好鬼神，上書言方術者，皆得待詔。谷永說上曰：「臣聞明於天地之性，不可惑以神怪；知萬物之情，不可罔以非類。諸背仁義之正道，不遵五經之法言，而盛稱

❶「三」，四庫本作「二」。

奇怪鬼神，廣祭祀之方，求報無福之祠，及言世有僊人，服食不終之藥者，皆姦人惑衆，挾左道，懷詐僞，以欺罔世主。聽其言，洋洋滿耳，若將可遇；求之，盪盪如係風捕景，終不可得。是以明王距而不聽，聖人絶而不語。唯陛下距絶此類，毋令姦人有以窺朝者。」上善其言。

臣按：谷永此疏，足以盡方士欺詭之情矣。使武帝時有爲斯言者，或可以開帝意之惑乎。然則永所謂天地之性，萬物之情者，何也？曰：天地雖大，萬物雖多，其所不能違者，陰陽而已。故春夏不能常春夏，而有秋冬焉；旦晝不能常旦晝，而有暮夜焉。闔闢之循環，往來之更代，此天地之性也；榮必易之以悴，盛必繼之以衰，有終則有始，有殺則有生者，萬物之情也。天地以體言，故曰性；萬物以用言，故曰情。人在天地間，是亦一物耳，而爲神僊之學者，則曰吾能長生而不死，有是理乎？善乎揚雄之説也：「或問：『人言仙者，有諸？』曰：『吾聞宓犧、神農歿，黄帝、堯、舜殂落而死，文王畢，畢，地名，文王所葬。孔子魯城之北，孔子葬處。獨子愛其死乎？非人之所及也。』」合谷永與雄之説，❶則知長生之爲虚誕也明矣！而後來者，猶甘心而不悟，哀哉！

漢光武信讖，多以決定嫌疑。議郎桓譚上疏曰：「凡人情忽於見事而貴於異聞，觀先王之所記述，咸以仁義正道爲本，非有奇怪虚誕之事。今諸巧慧小才伎數之人，增益圖

❶「合」，此字原脱，今據元本、四庫本補。

書，矯稱讖記，圖書，謂讖緯符命之類。以欺惑貪邪，詿誤人主，焉可不抑遠之哉！宜垂明聽，發聖意，屏群小之曲説，述五經之正義。」帝不悦。其後有詔會議靈臺所處，帝曰：「吾欲讖決之，何如？」譚嘿然良久，曰：「臣不讀讖。」帝問其故，譚復極言讖之非經。帝大怒曰：「桓譚非聖無法，將下斬之。」良久乃解。

臣按：光武之中興，其先有以赤伏符來上者，赤伏符者，圖讖之名。帝於是篤信之：始以之命三公，又以之定郊祀，終以之斷封禪焉。不知六經者，先王之格言；而讖緯者，末世之邪説。張衡以爲起於哀、平之間，蓋得之矣。新莽之居攝也，假稱符命，以惑衆聽，因以行其篡竊之謀。光武誅新復漢，宜削滅其書，以絶禍本可也；乃以赤伏之驗，崇信而表章之。夫異端小數，豈無或驗？要非六經之法言，先王之正道。故劉歆見之而改名，公孫述因之而僭畔。是特足以啓亂臣賊子之心而已，❶果何益於世教哉？自光武好之，而東都儒者鮮不傳習，至引之以釋經，謬妄爲甚；後之爲正義者，復祖焉。故先朝名臣歐陽脩乞詔儒臣，悉取九經之疏，删去讖緯之文，以其害道故也。聖明之君，❷有志於扶持正道者，誠取脩言施行之，則所益多矣。

初，明帝顯宗也。聞西域有神，其名曰佛，因遣使之天竺求其道，得其書及沙門以來。其書大抵以虚無爲宗，貴慈悲不殺；以爲人死，精神不滅，隨復受形；生時所行善惡，皆

❶「特」，元本、明本、四庫本作「徒」。
❷「明」，明本作「朝」。

有報應，故所貴脩鍊精神，以至爲佛。善爲宏闊勝大之言，以勸誘愚俗。精於其道者，號曰沙門。於是中國始傳其術，圖其形像，而王公貴人，獨楚王英最先好之。

臣按：此佛法入中國之始也。是時所得者佛經四十二章，緘之蘭臺石室而已；所得之像，繪之清涼臺顯節陵而已。楚王英雖好之，然不過潔齋脩祀而已。英尋以罪誅，不聞福利之報。其後靈帝始立祠於宮中，魏晉以後，其法寖盛，而五胡之君，若石勒之於佛圖澄，符堅之於沙門道安，姚興之於鳩摩羅什，往往尊以師禮。元魏孝文，號爲賢主，亦幸其寺，脩齋聽講。自是至于蕭梁，其盛極矣，而其源則自永平始，非明帝之責而誰哉？

魏正始中，尚書何晏好老、莊書，與夏侯玄、荀粲、王弼之徒，競爲清談，祖尚虛無，謂六經爲聖人之糟粕。由是天下士大夫慕效，遂成風流，不可復制。正始，魏主曹芳年號。是時，司馬懿專國，晏蓋曹爽之黨。

景元中，常道鄉公年號。中散大夫嵇康好言老、莊，與阮籍、籍兄子咸、山濤、向秀、王戎、劉伶相友善，號竹林七賢。皆崇尚虛無，輕蔑禮法，縱酒昏酣，遺落世事。籍居喪飲酒，無異平日。當時士大夫爭慕效之，謂之放達。未幾，魏禪于晉。

晉武帝太康中，王戎爲司徒，王衍爲尚書令，樂廣爲河南尹，皆善清談，宅心事外，朝野爭慕效之。衍與弟澄，好題品人物。澄及阮咸、謝鯤、畢卓等，皆以任放爲達，醉狂裸體，不以爲非。初，何晏等祖述老、莊，立論以爲：「天地萬物，皆以無爲本。無也者，

開物成務，無往不存者也。」衍等愛重之。由是士大夫皆尚浮誕，廢職業。裴頠著《崇有論》以釋其蔽，然習俗已成，亦不能救。未幾，惠帝立，晉室大亂。劉聰、石勒遂據中原。

元帝渡江初，王導爲政。陳頵遺導書曰：「中華所以傾弊者，正以莊、老之俗，傾惑朝廷，養望者爲弘雅，政事者爲俗人。今宜改張，然後中興可冀。」導不能從。

庾亮鎮武昌，辟殷浩爲記室。浩與褚裒、杜乂皆以識度清遠，善談《老》、《易》，擅名江東，而浩尤爲風流所宗。

孝武帝時，豫章太守范甯嘗謂：「王弼、何晏之罪，深於桀、紂。」或以爲貶之太過，甯曰：「王、何蔑棄典文，幽沉仁義，游辭浮説，波蕩後生，使搢紳之徒翻然改轍，以至禮壞樂崩，中原傾覆，遺風餘俗，至今爲患。桀、紂縱暴一時，適足以喪身覆國，爲後世戒，豈能迴百姓之視聽哉！故吾以爲一世之禍輕，歷代之患重；自喪之惡小，迷衆之罪大也！」

梁簡文帝爲太子時，講《老子》於華林園。詹事何敬容歎曰：「西晉尚清虚，使中原淪於胡羯。今東宮復爾，江南其爲戎乎？」未幾，侯景作亂，武帝餓殂，簡文弑殞。

臣按：清談之弊，起於曹魏，而終於蕭梁。其始蓋宗老、莊氏，其末則有欲爲老、莊氏之役而不可得者。彼徒見老氏謂「有生於無」也，故何晏、王弼之徒設爲玄虚之論，視事物之有形者，皆爲芻狗，是非成壞，一不足介意，於是臣不必忠，子不必孝，禮法不必事，威儀不必脩。惟空曠無心，不爲事物染著者，乃爲知道。固非先王之教之所許，而於老氏本指亦莫之究

焉。蓋老氏謂天下之物生於有，而有生於無，是始無而今有也。何晏輩乃悉歸之於無，是豈老氏本指邪？自吾儒言之，形而上者，理也；形而下者，物也。有是理，故有是物；有是物，則具是理，二者未嘗相離也。方其未有物也，若可謂無矣，而理已具焉，其得謂之無邪！老氏之論既失之，而爲清談者又失之尤者也。若吾儒之道則不然。天之生物，無一之非實；理之在人，亦無一之非實。故立心以實意爲主，脩身以實踐爲貴，講學以實見爲是，行事以實用爲功。此堯、舜、周、孔相傳之正法也。自何晏、戎、衍以至殷浩，雖皆高談空妙，然於世之名寵權利未嘗不深留其情。晏圖台鼎，戎執牙籌，衍營三窟，浩達空函，卑猥貪吝，更甚庸俗，不知晏輩其以名寵權利爲有邪？爲無邪？夫既酷嗜而深求之，是必以爲有矣。夫何世間萬有一切皆無，獨此乃真有邪？其視老氏之無爲無欲，超然萬物之表；莊生於千金之聘，三公之位，若浼焉者果何如邪？此所謂欲爲老、莊氏之役，而不可得者也。其始以之自利其身，其終以之貽害於國。故桓温以爲神州陸沉，百年丘墟，王夷甫諸人不得不任其責。夷甫，衍字。而陶弘景之詩有曰❶：「平叔任散誕，平叔，晏字。夷甫坐談空。不悟昭陽殿，化作單于宮。」而何敬容亦有江南爲戎之歎。蓋自晉及梁，其亂亡如出一轍，皆學老、莊氏而失之罪。推原其本，❷是亦老、莊之罪也。然則有天下

❶「弘」，原作「洪」，避宋太祖父親趙弘殷諱，今據明本、四庫本改。下不再出校。

❷「推」，元本作「惟」。

者，懲魏、晉、蕭、梁之禍，其可不以堯、舜、周、孔之道爲師哉？

後魏世祖時，道士寇謙之自言嘗遇老子，授以辟穀輕身之術。又遇神人李君，授以《圖籙真經》，使之輔佐北方太平真君；出天宮静輪之法，其中數篇，李君手筆也。謙之獻於魏主。朝野多未信，崔浩獨師事之，崔浩，魏大臣也。上書證明其事，曰：「聖主受命，必有天應，《河圖》、《洛書》皆寄言於蟲獸之文，未若今日神人接對，手筆粲然，辭旨深妙，自古無比。」魏主遂信之，顯揚新法，宣布天下。寇謙之奏作静輪宮，必令其高不聞雞犬，以上接天神。崔浩勸魏主從之，功費萬計，經年不成。太子晃諫曰：「天人道殊，卑高分定，不可相接，理在必然。今虛耗民力，將安用之！必不得已，可因東山萬仞之高，❶庶爲功差易。」魏主不從。未幾，崔浩以事坐誅，魏主燾亦爲其臣所弒。

臣按：魏燾夷狄之君，其爲異教所惑，不足責也。崔浩名爲研精經術，不喜老、佛，而乃怵於一道士之言，以詭妄爲可信，❷是又出於老、佛之下矣。先儒胡寅嘗論之曰：「浩言：『《河圖》、《洛書》寄言於鳥獸之文。』夫圖書之顯，乃天地之理，自然發見，如垂象然，非有寄言者也。又言：『神人接對，手書粲然，辭旨深妙。』此又理之所必無者也。神無聲色貌象，曷爲其能書耶？至於信謙之之説，作宮以上接天神，尤爲愚誕。夫天非若地之有形也。自

❶「可」，元本、明本、四庫本作「請」。
❷「詭」，元本、四庫本作「謉」。

地而上，無非天者，日月星辰之繫乎天，非若草木山川之麗乎地也，著明森列，躔度行止，皆氣機自運，莫使之然而然者，無所託也。若其有託，則是以形相屬，一麗乎形，能不壞乎？神也者，妙萬物而爲言，謂造化之迹，盈虛消息而不可測者也。❶或者惑於荒幻之言，乃謂：或聆其音旨，或覩其儀觀，或受其詔告符契，寧有是哉？」臣謂胡寅之論，善矣！然則人主之事天，果何道乎？《詩》曰：「上帝臨女，無貳爾心。」又曰：「無貳無虞，上帝臨女。」夫無貳者，一也；主一者，敬；而能一者，誠也。湯之所以事天，曰「顧諟明命」爾。文王之所以事天，曰「翼翼小心」爾。夫豈求之外哉？人主知此，則土木不必崇，儀物不必侈，凜然自持，常若對越，則不待聆音旨，睹儀觀，受符契，而游衍出王，無非與神明周旋者矣。

梁武帝中大通元年九月，幸同泰寺，設四部無遮大會。釋御服，持法衣，行清静大捨。群臣以錢一億萬祈白三寶，奉贖皇帝菩薩，僧衆默許，乃還内。

上自天監中用釋氏法，長齋斷肉，日止一食，惟菜羹糲飯而已。多造塔，公私費損。時王侯子弟，多驕淫不法。上年老，厭於萬機。又專精佛戒，每斷重罪，則終日不懌；或謀反逆，事覺，亦泣而宥之。由是王侯益横，或白晝殺人於都街，或暮夜公行剽掠，有罪亡命，匿於王家，有司不敢搜捕。上深知其弊，而溺於慈愛，不能禁也。

中大同元年三月庚戌，上幸同泰寺，遂

❶「者」，元本、四庫本無此字。

停寺省，講《三慧經》。夏四月丙戌，解講。是夜，同泰寺浮圖災，上曰：「此魔也，宜廣爲法事。」乃下詔曰：「道高魔盛，行善鄣生，當窮兹土木，倍增往日。」遂起十二層浮圖。將成，值侯景亂而止。明年，侯景舉河南來歸。又明年，景反，陷臺城，上以餓殂。

臣按：魏晉以後，人主之事佛，未有如梁武之至者也。夫以萬乘之尊，而自捨其身爲佛之廝役，其可謂卑佞之極矣；殫國府藏，朘民膏血，以營塔廟，又可謂尊奉之極矣；以蔬茹麪食，而易宗廟之牲牢，恐其有累冥道也；織官文錦有爲人類禽獸之形者，亦禁；❶反逆赦而不誅，剽盜肆行，亦弗忍禁；凡以推廣佛戒也。蓋嘗論之：使仙而可求，則漢武得之矣；佛而可求，則梁武得之矣：以二君而無得焉，則知其不可求而得也明矣。❷縱求而得之，戎夷荒幻之教，不可以治華夏；山林枯槁之行，不可以治國家；況不可求邪！漢武貪仙而終致虚耗之禍，梁武佞佛而卒召亂亡之厄，則貪佞之無補也，又明矣。且其舍身事佛，豈非厭塵囂而樂空寂乎？使其能若迦維之嫡嗣，視王位如敝屣，褰裳而去之，庶乎爲真學佛者！釋迦者，迦維國王之嫡嗣，舍王位而入山學佛。而帝也既以篡弑取人之國，又以攻伐侵人之境，及其老也，雖慈孝如太子統，一涉疑似，忌之而至死，貪戀如此，又豈真能捨者乎？釋服入道既可徼浮圖之福，奉金贖還又不失天子之貴，是

❶「禁」下，明本有「之恐其裁翦有乖仁恕也臣下雖謀」十四字。

❷「也」，原作「矣」，今據元本、明本、四庫本改。

名雖佞佛而實以詆佛也。且其織文之非實猶不忍戕之，彼蚩蚩之民，❶性命豈鳥獸比？而連年征伐所殺，不可勝計，浮山築堰，浸灌敵境，舉數十萬衆而魚鼈之，曾不少恤，是名雖小仁而實則大不仁也。且國所與立，惟綱與常，帝於諸子皆任以藩維，而無禮義之訓，故正德以梟鏡之資，始舍父而奔敵國，終引賊以覆宗祊。武帝未生太子統時，養臨川王宏子正德爲子。及統生，正德還本，封西豐侯，意怏怏，遂奔魏。已而逃歸，復其封爵，後進王臨賀。侯景反，正德首以內應導之以犯闕。又與景約：「克城之日，毋得全兩宫。❷」兩宫，謂帝及太子綱也。❸若綸若繹，或擁雄師，或鎮湘游，當君父在難，不聞有灑血投袂之意。邵陵王綸督諸軍討侯景不力戰，❹湘東王繹鎮江陵，不時遣援，致景陷都城。方其弟兄相仇，叔姪交兵，極人倫之惡。武陵王紀與繹相攻，繹殺紀，又攻河東王譽於湘州，攻岳陽王詧於襄陽。詧、譽皆湘東之姪也。其後譽引魏兵殺繹於江陵。此無他，帝之所學者釋氏也。釋氏以天倫爲假合，故臣不君其君，子不父其父，三四十年之間，❺風俗淪胥，綱常掃地，宜其致此極也。使其以堯、舜、三王爲師，而不雜於方外之教，必本仁義，必尚禮法，必明政刑，顧安有是哉！

唐代宗始未甚重佛。宰相元載、王縉皆好佛，縉尤甚。上問：「佛言報應，此果有之邪？」❻載等對曰：「國家運祚靈長，非宿植福業，何以致之！福業已定，雖時有小災，

❶「民」，元本、四庫本作「氓」。
❷「全」，元本作「至」。
❸「綱」，明本作「統」。
❹「討」，明本作「計」。
❺「之」，明本無此字。
❻「此」，此字元本、四庫本無。

終不能爲害，所以安、史皆有子禍，懷恩出門病死，二虜不戰而退：此皆非人力所及，豈得言無報應也！」上由是深信之，常於禁中飯僧百餘人；有寇至，則令僧講《仁王經》以禳之。寇去，則厚加賞賜，良田美利多歸僧寺。載等侍上，多談佛事，政刑日紊矣。

臣按：代宗以報應爲問，使其時有儒者在相位，❶必以福善禍淫、虧盈益謙之理，反復啓告，使人主凛然知天道之不可誣，而自强於脩德。載等曾微一語及此，乃以宿植福業爲言，而謂國祚靈長，皆佛之力，毋乃厚誣天道乎！夫唐之所以歷年者，以太宗濟世安民之功不可掩也；而所以多難者，以其得天下也不純乎仁義，綱常禮法所在有慚德焉，繼世之君，克己勵善者少，恣情悖理者多也。「天有顯道，厥類惟彰」，此之謂矣。載等舍天道而談佛，果是謂災祥之降不在天而在佛也，爲治之道不在脩德而在於奉佛也。代宗惟其不學，故載等得以惑之。且夫安史之禍，由太真蠱於內，楊、李賊於外，醖釀而成之也；而所以能平之者，由子儀、光弼諸人盡忠帝室，驅而攘之也；其所以皆有子禍者，禄山、思明以臣叛君，故慶緒、朝義以子弑父，此天道之所以類應者也；回紇、吐蕃不戰自退，則又子儀挺身見虜，設謀反間之力。推迹本末，皆由人事，而載等乃曰「此非人力所及」，其欺且誣，顧不甚哉！方是時，子儀以屢立大功，爲大閹魚朝恩所忌，載等以卻敵歸之佛力，既足以排子儀，又足以媚朝恩，姦邪情狀，豈不灼

❶「其」，明本作「是」。

然？而代宗弗之察也，寇至則飯僧講經以禳之，寇退則厚加賞賚，移爪牙之功歸髡髮之輩，其不激將士之怒而速危亡之厄，直幸而已爾！其後我朝舉兵南伐，孱主李煜亦祖是轍，梵唄未終，而城堞不守矣。吁，是豈不足爲千載之戒哉！❶

唐憲宗與宰相語及神仙，李藩對曰：「秦皇、漢武學仙之效，具載前史，太宗服天竺僧長年藥致疾，此古今明戒也。陛下春秋鼎盛，勵志太平，宜拒絶方士之説。苟道盛德充，人安國理，何憂無堯、舜之壽乎！」時元和五六年。

元和十三年，以山人柳泌爲台州刺史。上好神仙，詔天下求方士。皇甫鎛薦泌能合長生藥。泌言：「天台多靈藥，誠得爲彼長吏，庶幾可求。」上以命泌。諫官論奏，以爲：「人主喜方士，未有使之臨民者。」上曰：「煩一州之力，而能爲人主致長生，臣子亦何愛焉！」由是群臣莫敢言。泌至台州，驅吏民采藥，歲餘，無所得，逃入山中，浙東觀察使捕送京師。皇甫鎛等保護之，上復使待詔翰林。服其藥，日加躁渴。起居舍人裴潾上言：「藥以愈疾，非朝夕常餌之物。況金石酷烈有毒，又益以火氣，殆非五藏所能勝也。古者君飲藥，臣先嘗之。乞令餌藥者，先餌一年，則真僞可辨矣。」上怒，貶潾爲江陵令。上服金丹，多躁怒，左右宦官往往獲罪有死者，人人自危，十五年正月，暴崩。人謂內侍陳弘志弑逆。

臣按：李藩之對，裴潾之諫，皆忠言至

❶「戒」，元本作「笑」。

論也。憲宗一不之察，❶而卒服金丹，以殞其身，自古人主爲藥所誤者多矣。臣獨舉憲宗者，以其英明之主，不應惑而惑，故深惜之也。自是而後，以藥致疾者，又三君。敬宗昏童無足譏者；武、宣皆英主，亦復爲之覆轍相尋而不知鑑，毋乃惑之甚、蔽之甚乎！

元和十四年，迎佛骨至京師。先是，功德使上言：「鳳翔寺塔有佛指骨，相傳三十年一開，開則歲豐人安。來年應開，請迎之。」上從其言，至是佛骨至京師，留禁中三日，歷送諸寺，王公士民瞻奉捨施，如恐弗及。刑部侍郎韓愈上表諫曰：「佛者，夷狄之一法耳。自黄帝至禹、湯、文、武，皆享壽考，百姓安樂，當是時，未有佛也。漢明帝時，始有佛法。其後亂亡相繼，運祚不長。宋、齊、梁、陳，元魏已下，事佛漸謹，年代尤促。唯梁武在位四十八年，前後三捨身，竟爲侯景所逼，餓死臺城。事佛求福，乃更得禍。由此觀之，佛不足信亦可知矣！佛本夷狄之人，與中國言語不通，衣服殊製，不知君臣之義、父子之情。假如其身尚在，來朝京師，陛下容而接之，不過宣政一見，禮賓一設，賜衣一襲，衛而出之，不令惑衆也。況其身死已久，枯朽之骨，豈宜以入宫禁？乞付有司，投諸水火，永絶禍本。」上大怒，將加極刑。宰相裴度、崔群言：「愈雖狂，發於忠懇，宜寬容以開言路。」乃貶潮陽刺史。

臣按：後世人主之事佛者，大抵徼福田利益之報，所謂以利心而爲之者也。故

❶「一不」，此二字元本互乙。

韓愈之諫，歷陳古先帝王之時未有佛而壽考，後之人主事佛而夭促，可謂深切著明者矣，而憲宗弗之悟也。方是時，既餌金丹，又迎佛骨，求仙媚佛，二者交舉，曾未朞年而其效乃爾，福報果安在邪？臣故併著之，以爲人主溺意仙、佛者之戒。

愈又嘗著《原道》篇，略曰：「凡吾所謂道德云者，合仁與義言之也，天下之公言也；老子所謂道德云者，去仁與義言之也，一人之私言也。」又曰：「古之爲民者四，士、農、工、賈。今之爲民者六。四民之外，又有釋、老。農之家一而食粟之家六，工之家一而用器之家六，賈之家一而資焉之家六，奈之何民不窮且盜也？」又曰：「古之所謂正心誠意者，將以有爲也。今也欲治其心，而外天下國家，滅其天常，子焉而不父其父，臣焉而不君其君，民焉而不事其事。」又曰：「孔子之作《春秋》也，諸侯用夷禮，則夷之；夷而進於中國，則中國之。今也舉夷狄之法，而加之先王之教之上，幾何其不胥爲夷也！」又曰：「夫所謂先王之教者何也？博愛之謂仁，行而宜之之謂義，由是而之焉之謂道，足乎己無待於外之謂德。其文，《詩》、《書》、《易》、《春秋》；其法，禮、樂、刑、政；其民，士、農、工、賈；其位，君臣、父子、師友、賓主、昆弟、夫婦；其服，絲、麻；其居，宮室；其食，粟米、蔬果、魚肉。其爲道易明，而爲教易行也。是故以之爲己，則順而祥；以之爲人，則愛而公；以之爲心，則和而平；以之爲天下國家，無所處而不當。是故生則得其情，死則盡其常；郊焉而天神假，廟焉而人鬼饗。曰：斯道也，何道也？曰：斯吾所謂道也，非向所謂老與佛之道也。堯以是傳之舜，舜以是傳之禹，禹以

是傳之湯，湯以是傳之文、武、周公，文、武、周公傳之孔子，孔子傳之孟軻。軻之死，不得其傳焉。荀與揚也，擇焉而不精，語焉而不詳。」

臣按：韓愈之書，深排釋、老，可謂有功於衛道者，故剟其略，著于篇。然愈所謂堯傳之舜，舜傳之禹，至于孟子没而不得其傳者，亦言其概耳，而所以相傳者，則未之詳也。然則所以相傳者果何道邪？曰：堯、舜、禹、湯之中，孔子、顏子之仁，曾子之忠、恕，子思之中、之誠，孟子之仁義。此所謂相傳之道也。知吾聖賢相傳之正，則彼異端之失可不辯而明矣。然此數者之中，曰中、曰仁、曰誠，皆道之全體。是三者果一乎？果二乎？臣嘗論之：中也者，以其天理之正而無所偏倚也；仁也者，以其天理之公而不蔽於私欲也；誠也者，以其天理之實而不雜以僞妄也。雖所從言者不同，❶而其道則一而已爾。《虞書》言中而不及仁，《論語》言仁而不及誠。夫豈偏於一哉？中則無不仁，仁則無不誠矣。彼高而溺於空虛、卑而陷於功利者焉有所謂中，慘覈刻薄者焉有所謂仁，欺詭譎誕者焉有所謂誠。以此揆彼，所謂夷夏之分，霄壤之隔也。人主於二者之辨，其可不明也哉！

以上論異端學術之差。

真西山讀書記乙集上大學衍義第卷十三

❶「所」，元本作「欲」。

真西山讀書記乙集上大學衍義

卷第十四

格物致知之要一

明道術

王道霸術之異❶

齊宣王齊，國名。宣，謚也。諸侯僭王。問曰：「齊桓、晉文之事齊桓公，名小白。晉文公，名重耳。皆春秋時霸者。可得聞乎？」孟子對曰：「仲尼之徒無道桓、文之事者，是以後世無傳焉。❷無以，則王乎？」王，謂行王者之道也。曰：「德何如，則可以王矣？」曰：「保民而王，莫之能禦也。」禦，止也。曰：「若寡人者，可以保民乎哉？」曰：「可。」曰：「何由知吾可也？」曰：「臣聞之胡齕曰，王坐於堂上，有牽牛而過堂下者，王見之，曰：『牛何之？』對曰：『將以釁鍾。』新鍾成，殺牲以血塗其郤曰釁。❸王曰：『舍之！吾不忍其觳觫，牛恐懼之貌。若無罪而就死地。』曰：『然則廢釁鍾與？』曰：『何可廢也？以羊易之。』不識有諸？」曰：「有之。」曰：「是心足以王矣。百姓皆以王爲愛也，愛，愛財也。臣固知王之不忍也。」王曰：「然。誠有百姓者。實有如百姓所譏者。齊國雖褊小，吾何愛一牛？即不忍其觳觫，若無罪而就

❶「王道霸術之異」，此六字原無，今據四庫本補。
❷「焉」下，四庫本有「臣未之聞也」五字。
❸「曰」，原誤作「同」，今據元本、四庫本改。

死地，故以羊易之也。」曰：「王無異於百姓之以王爲愛也。以小易大，羊小牛大。彼惡知之？惡，音汙，言民豈知王意。王若隱其無罪而就死地，隱，痛也。則牛羊何擇焉？」王笑曰：「是誠何心哉？我非愛其財而易之以羊也，宜乎百姓之謂我愛也。」曰：「無傷也，是乃仁術也，見牛未見羊也。君子之於禽獸也，見其生，不忍見其死；聞其聲，不忍食其肉。是以君子遠庖厨也。」王説曰：説，喜也。「《詩》云：『他人有心，予忖度之。』《詩·小雅》之篇也。夫子之謂也。夫我乃行之，反而求之，不得吾心。夫子言之，於我心有戚戚焉。戚戚，心動皃。此心之所以合於王者，何也？」曰：「有復於王者，曰：『吾力足以舉百鈞，三十斤爲一鈞。而不足以舉一羽；明足以察秋毫之末，毫，❶至秋而鋭。❷而不見輿薪。』以車載薪。則王許之乎？」曰：「否。」「今恩足以及禽獸，而功不至於百姓者，獨何與？然則一羽之不舉，爲不用力焉；輿薪之不見，爲不用明焉；百姓之不見保，爲不用恩焉。故王之不王，音旺。不爲也，非不能也。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吾老，我之父兄。吾幼，我之子弟。天下可運於掌。《詩》云：『刑于寡妻，至于兄弟，以御于家邦。』言舉斯心加諸彼而已。故推恩足以保四海，不推恩無以保妻子。古之人所以大過人者無他焉，善推其所爲而已矣。今王發政施仁，使天下仕者皆欲立於王之朝，耕者皆欲耕於王之野，商賈皆欲藏於王之市，行旅皆欲出於王之塗，天下之欲疾其君者，疾，惡也。皆欲赴愬於王。愬，與「訴」同。其若是，孰能禦之？」

❶「毫」，明本作「毛」。
❷「而」下，明本有「末」字。

臣按：五霸桓、文爲盛，五霸者，齊桓、晉文、秦穆、楚莊、宋襄，皆春秋列國之君而霸於諸侯者也。故宣王欲聞其事也。孟子直謂「仲尼之徒無道之者」，所以深沮宣王羡慕霸功之志，而欲其進於王道也。世以爲王道甚高而難行，孟子斷之以一言，曰：「保民而王。」「保」云者，愛護育養之意，《書》所謂「若保赤子」是也。王道不外乎保民，而保民又不外乎此心，即宣王愛牛不忍殺之心，知其可以保民無難也。或者見宣王以羊易牛，謂其出於貪吝，而孟子獨曰「是心足以王矣」，所以警覺宣王，使知只此一心，便足以王天下。其所指示亦精切矣，而宣王猶不悟本心之所以然也，於是孟子復曰「無傷也，是乃仁術也」，是又警覺宣王，使知前日以羊易牛，是乃行仁之術。術，謂法之巧者，蓋處事不可無法。雖有此心而無法以處之，則亦徒善而已。朱熹謂：「人與禽獸，同生而異類，故用之以禮，而不忍之心施於見聞之所及。其所以遠庖厨者，亦以預養此心，而廣爲仁之術也。」宣王聞此，乃始悦孟子之知其心，而亦未知王道之不外乎是也。孟子復爲一羽、輿薪之譬，以明愛物之難，而仁民之易。宣王既能爲其所難，乃不能爲其所易，何哉？善乎張栻之説，曰：「方其見牛而不忍者，無以蔽之，愛物之端發見也；其不能加恩於民者，有以蔽之，而仁民之理不著也。」斯言也，足以中宣王之病矣。老老、幼幼而下，則告宣王以行仁之序也。聖人之視天下，莫不欲歸吾仁，而其行則自近始，故親親而仁民，仁民而愛物。其序不可紊也。敬吾父兄，慈吾子弟，所謂親親也；推之以

及人之父兄、子弟，所謂仁民也。由是達之於天下，雖昆蟲草木無不被其澤者，不過舉此之心，加諸彼而已。推恩足以保四海，此心流行，雖遠必暨也；不推恩無以保妻子，此心壅遏，雖近不周也。由親以及民，由民以及物，此古人之善推也；能及物而不能及民，此宣王之不善推也。發政施仁而下，則告宣王以保民之實也，其目不過於任賢，使士樂仕於朝；薄其賦斂，使農樂耕于野；寬其征税，使商賈樂藏於市，行旅樂出於塗。所謂王道者，蓋如此，豈有甚高難行者哉！惜宣王之終不悟也。❶

公孫丑孟子弟子。問曰：「夫子當路於齊，夫子，謂孟子也。當路，謂爲卿相，行國政也。管仲、齊桓公相。晏子名嬰，齊景公相。之功，可復許乎？」孟子對曰：「子誠齊人也，知管仲、晏子而已矣。或問乎曾西，曾參之子。曰：『吾子與子路孰賢？』仲由，字子路，孔子弟子。曾西蹴然不安貌。曰：『吾先子之所畏也。』先子，謂曾參也。曰：『然則吾子與管仲孰賢？』曾西艴然不悦，曰：『爾何曾比予於管仲？曾，則也。管仲得君，如彼其專也；行乎國政，如彼其久也；功烈，如彼其卑也。爾何曾比予於是。』」曰：「管仲，曾西之所不爲也，而子爲我願之乎？」曰：「管仲以其君霸，晏子以其君顯。管仲、晏子猶不足爲與？」曰：孟子。「以齊王，音旺。猶反手也。」

臣按：齊宣王既慕桓、文，而公孫丑復慕管仲。蓋霸者功利之説，深入人心，爲日已久，故不惟時君慕之，而學者亦慕之

❶「宣」，明本作「齊」。

也。孟子引曾西之言以折之。蓋子路雖不及有爲，而其所學，固聖賢之大學也。若管仲之已試，則桓公專任之四十餘年，其所成就不過國富兵彊而已。此孔氏之門所羞稱者，故雖曾西不屑爲之，況孟子以承三聖自任，其肯與之匹乎？先儒楊時有曰：「孔子言子路之才曰：『千乘之國，可使治其賦也。』使其見於施爲如是而已，其於九合諸侯，一匡天下，❶固有所不逮也。然則曾西推尊子路，而羞比管仲者，何哉？譬之御者：子路則範我馳驅而不獲者也，管仲之功詭遇而獲禽爾。」斯言盡之。使孟子當路于齊，則必行王者之道，其以齊王，信猶反掌之易也。或謂：晏子於齊，固無功烈之足言。若管仲者，孔子蓋嘗以「如其仁」稱之。孟子學於孔子者也，何其言之異耶？曰：孔子之稱，稱其攘夷狄而尊中夏也；孟子所譏，譏其舍王道而用霸術也。所指固不同矣。然孔子雖稱其功，而器小之譏，不知禮之譏，固未嘗略。況世變日下，使孟子而不復議其舍王用霸之罪，則人將靡然趨於霸矣。❷波流滔滔，孰從而返之邪？以此坊民。商鞅、申不害之流，猶以詐力彊國，而甘處於霸之下者。

孟子曰：「以力假仁者霸，霸必有大國，以德行仁者王，王不待大。湯以七十里，文王以百里。以力服人者，非心服也，力不贍也；以德服人者，中心悅而誠服也，如七十子之服孔子也。《詩》云：『自西自東，自南自

❶「匡」，原作「正」，避宋太祖趙匡胤諱，今據四庫本改。
❷「靡」，四庫本作「廢」。

北，無思不服。』此之謂也。」

臣按：先儒謂：自古之論王霸者多矣，未有如此章之深切著明也。❶ 蓋王霸之辨，曰德與力而已。力者，國富兵彊之謂，初無心於爲仁，而借其名以集事也；德者，躬行心得之謂，其仁素具於中，而推之以及物也。霸者以力，故必大國乃能爲之；王者以德不以力，何待於大乎？以力服人者，有意於服人，而人不敢不服；以德服人者，無意於服人，而人不能不服。此天理人欲之分，而王霸之所以異也。夫孔子以匹夫不得位，而七十子終身從之，是孰使之然哉？所謂心悦而誠服也。王者之服人，亦猶是也。以《春秋》攷之，齊桓之伐衛，若尊王也，而心則在於取賂；莊二十七年，王使召伯廖賜齊侯命，且請伐衛，以其立子頹也。二十八年，齊侯伐衛，戰，敗衛師，取賂而還。其省難於魯，若恤鄰也，而心則在於覘國；閔元年，齊仲孫湫來省難。仲孫歸，公曰：「魯可取乎？」仲孫曰：「不可。」先儒譏其使計謀之士，窺覘虛實，有乘亂取國之心。就其名義之最正者，如救邢封衛之舉，閔元年，齊人救邢。僖二年，城楚丘。首止葵丘之盟，僖五年，會王世子于首止，以定世子之位。九年，諸侯會盟于葵丘。然其心則欲仗義以服諸侯，而成己之霸。若此之類，皆所謂假仁者也。其於小國，則滅譚，莊十年。滅遂，十三年。降鄣，三十年。鄣，紀附庸也。遷陽。閔二年。陽，國名。齊人偪而遷之。是皆以力服之也。然遂既滅矣，而亡國遺民，猶能殲其師，齊人滅遂，而戍之。十七年，齊師殲于遂。傳言：遂因氏、頜氏、

❶「也」，明本作「矣」。

工婁氏、須遂氏饗齊戍，醉而殺之。❶則人之不心服可知矣。至於大國，則於楚也，雖仗諸侯之衆，執王祭之名，能使其受盟於召陵。僖四年，公會齊侯、宋公、陳侯、衛侯、鄭伯、許男、曹伯侵蔡。蔡潰，遂伐楚，次于陘。楚屈完來盟于師，盟于召陵。傳稱其責楚之詞曰：「爾貢包茅不入，王祭不共，無以縮酒。」對曰：「貢之不入，寡君之罪也，敢不共給？」曾未數年，伐吾與國之黃，又從而滅之，齊卒不能救也。既又伐吾與國之徐，齊雖救之，終莫止其敗也。十一年，楚人伐黃。十二年，楚滅黃。十五年，楚人伐徐，諸侯救徐。楚人敗徐於婁林。其於晉也，未嘗能使之一與會盟。蓋嘗取虢與虞矣，不聞其以滅同姓問之也。僖五年。又嘗殺太子申生矣，不聞其以易嫡子正之也。五年。葵丘之盟將來會而還，亦不聞其致詰之也。僖九年。蓋其力之所至，則可以服之；力之所不及，則無以服之矣。迨其末年，城緣陵而散，僖十三年，❷諸侯城緣陵。傳曰：「散辭也，桓德衰矣。」城鄫而不果。僖十六年，城鄫。役人病，有夜登丘而呼曰：「齊有亂。」不果城而還。狄侵衛，又侵鄭，僖十三年，侵衛。十四年侵鄭。而不能遏。魯滅項，雖討其罪，而不能終。❸是雖易服者，亦無以服之矣。僖十七年，魯滅項，齊人以爲討，而止公。聲姜以公故，會齊侯于卞。公「至自會」。又其甚也：身没未幾，而曹、衛、邾之師，已見伐矣。僖十七年十二月，齊侯小白卒。十八年正月，宋公、曹伯、衛人、邾人伐齊。五月，宋師及齊師戰于甗。齊師敗績。

若晉文之譎，其視齊桓之正，又不逮焉：本無義也，而假一事示之義；本無信

❶「之」下，元本、四庫本有「戍」字，四庫本且作大字，今據文意删。
❷「三」，據《春秋》經傳，當作「四」。
❸「而」，原重，今删其一。

也，而假一事示之信；本無禮也，而假一事示之禮。晉侯始入而教其民，二年，欲用之。子犯曰：「民未知義，未安其居。」於是乎出定襄王，入務利民，民懷生矣。將用之。子犯曰：「民未知信，未宣其用。」於是乎伐原而示之信。民易資者，不求豐焉，明徵其辭。公曰：「可矣乎？」子犯曰：「民未知禮，未生其共。」於是乎大蒐以示之禮。曰「示」云者，表而揚之，以夸衆也。故一朝王之頃，而遽請隧焉，僖十四年，王子帶作難，天王蒙塵于外。二十五年，狐偃言於晉侯曰：「求諸侯，莫如勤王。」遂殺大叔，定襄王。請隧，弗許。是名爲勤王，而實窺大物也。陽樊不服，則圍之；王與之陽樊、温、原、攢茅之田。陽樊不服，圍之。倉葛呼曰：「此誰非王之姻親，其俘之也？」原不服，又圍之。名雖受地於王，實則以力取也。五霸莫盛於桓、文，然皆以力假仁，而不本於德，故能屈人之力，而無以服其心。視昔成湯之興也，東征而西怨；文王之作也，大畏而小懷，爲何如哉？臣故略叙其事，以信孟子之說。

《荀子》曰：「粹而王，粹，謂純全也。駁而霸。」駁，雜也。

臣按：荀卿以粹、駁二字，而爲王、霸之分，亦可謂知言者也。蓋粹然出於仁義者，王也；仁而雜以不仁，義而雜以不義者，霸也。王者純乎道德，而霸者雜以功利，此其所以異也。荀卿之論王霸非一，獨此爲當於理，它如隆禮、尊賢、重法、愛民之別，敬日、敬時之分，皆非是。故弗取焉。

董仲舒曰：「夫仁人者，正其誼不謀其利，明其道不計其功。是以仲尼之門，五尺童子羞稱五伯，伯，讀曰霸。爲其先詐力而後仁義也。」

臣按：孟子之後，其能深闢五霸者，惟仲舒爲然。蓋仁人者，知正義而已，利之有無不論也；知明道而已，功之成否不計也。義，謂天下合宜之理；道，❶謂天下通行之路，其實一也。霸者，則惟利是謀，而於義有不暇顧；惟功是計，而於道有不暇恤。此所以見黜於孔氏之門也。至本朝程顥又謂：「得天理之正，極人倫之至者，堯、舜之道也。用其私心，依仁義之偏者，霸者之事也。王道如砥，本乎人情，出乎禮義，若履大路而行，無復回曲。霸者崎嶇，反側於曲逕之中，而卒不可入堯、舜之道。」顥之言與孟子、仲舒實相表裏，故録焉。❷

以上論王道霸術之異。

真西山讀書記乙集上大學衍義卷第十四

❶「謂天下合宜之理道」，原脱，今據元本、四庫本補。

❷「焉」，元本、明本、四庫本作「云」。

真西山讀書記乙集上大學衍義

卷第十五

格物致知之要二

辨人材

聖賢觀人之法❶

《堯典》：「帝曰：『疇咨若時登庸？』疇，誰也。❷咨，訪問也。若，順也。時，❸是也。庸，用也。放齊曰：放齊，臣名。『胤子朱啓明。』胤子朱，堯之嗣子丹朱也。啓，開也，言其性開明，可登用也。帝曰：『吁！吁者，歎其不然之辭。嚚訟，可乎？』嚚，謂口不道忠信之言。訟，争辯也。可乎，言不可用也。帝曰：『疇咨若予采？』采，事也。驩兜曰：『都！驩兜，臣名，四凶之一也。都，美也。共工方鳩僝功。』共工，官名，世是官者，亦四凶之一。鳩，聚也。僝，見也。言共工方且鳩聚，而見其功也。帝曰：『吁！靜言庸違，靜，謂無事之時。庸，謂有事之際。無事則能言，用之則違背也。象恭滔天。』象，似也，言貌恭而心不然也。滔，漫也，言其中心之惡浩瀚而無極也。帝曰：『咨！四岳，四岳，官名，一人而總四岳諸侯之事者。湯湯洪水方割，湯湯，水盛貌。洪，大也。割，害也。❹蕩蕩懷山襄陵，蕩蕩，廣也。懷，包也。襄，駕出其上也。大阜曰

---

❶「辨人才聖賢觀人之法」，此九字原無，今據四庫本補。

❷「誰也」，此二字原漫漶不清，今據元本、明本、四庫本補。

❸「也時」，此二字原漫漶不清，今據元本、明本、四庫本補。

❹「湯湯洪水」至「害也」，此十七字原無，今據元本、明本、四庫本補。

陵。浩浩滔天。浩浩，大貌。滔天，言其大勢若漫天也。下民其咨，咨，怨嗟也。有能俾乂？』俾，使也，言有能使治此水者。僉曰：僉，衆共之辭，四岳與其所領諸侯之在朝者，同辭而對也。『於！鯀哉。』於，美也。鯀，崇伯名，亦四凶之一。帝曰：『吁！咈哉，咈，甚不然之辭。❶方命圮族。』方命者，逆上之命也。圮，敗也。族，類也。言鯀之爲人，悻戾自用，不從上令，與衆不和，傷敗族類也。岳曰：『异哉，試可乃已。』异，舉也，言舉而試之，可以治水乃已，勿求其它也。帝曰：『往欽哉！』帝從衆言，令往治水，敬其事也。九載績用弗成。唐虞之時，三載一考績，九載三考也。績，功也。

帝曰：『咨！四岳。朕在位七十載，堯以十七即天子位，時年八十六矣。汝能庸命巽朕位？』巽，遜也。岳曰：『否德忝帝位。』否德，不德也。忝，辱也。曰：『明明揚側陋。』上明，謂明顯之。下明，謂已在顯位者。揚，舉也。側陋，微賤之人也。言惟德是舉，不拘貴賤也。師錫帝曰：師，衆也。錫，與也。『有鰥在下，曰虞舜。』鰥，無妻之名。虞，氏。舜，名也。帝曰：『俞！俞，然也。予聞，如何？』言我亦聞此人也。如何者，復問其德之詳也。岳曰：『瞽子，言舜乃瞽者之子。父頑，心不則德義之經爲頑。母嚚，母，舜後母也。嚚，義見上。象傲，象，舜異母弟。傲，驕傲也。克諧以孝，諧，和也。烝烝乂，不格姦。』説見前。帝曰：『我其試哉！』女于時，女，以女與人也。觀厥刑于二女。謂觀其所以刑于家者如何也。釐降二女于嬀汭，釐，理也。❷降，下也。嬀，水名。汭，水之内也，舜所居之地。嬪于虞。嬪，婦也，使爲婦于虞氏之家也。帝曰：『欽哉！』此戒二女之辭，使敬其爲婦道也。

臣按：帝堯始問若時登庸之人，而放

❶「甚」，原作「其」，今據元本、明本、四庫本改。
❷「也」，原脱，今據元本、明本、四庫本補。

齊以嗣子朱對。又問若采之人，而驩兜以共工對。又問可以治水之人，而四岳以鯀對。丹朱之慢遊傲虐與共、鯀之凶，此不當舉而舉者也。❶後問可以巽位之人，而四岳以舜對，此當舉而舉之者也。堯於其不當舉者，則「吁」而歎之：於朱知其「嚚」、「訟」，於共工知其「静言庸違」，於鯀知其「方命圮族」；而於其當舉者，則「俞」而然之，既問其爲人，又妻以二女。方放齊、驩兜之舉，何異後世庸闇之朝，姦邪小人自相汲引者？惟堯之明德，如日中天，萬象畢照，片言之發，洞中隱微，有不能以遁者，此其所以爲聖歟。然於朱、於共工則不用，而於鯀則用之者，蓋前二者輔相之任，所貴者德；此則治水之任，所取者材。鯀雖很愎自用，❷而以治水言之，則未有過之者，故卒從衆言而命之，此又可見聖人雖智周萬物，而不自用其智也。至於舜在側微，潛德隱行，何由徹於廟堂之上？而岳言一發，堯即然之曰：「吾固聞之矣。」然必問其德之詳，而以二女試之，又可見聖人之明，雖足以知人，然猶考諸衆言之公，❸試以行事之實，故無後世徇名之弊，而有爲天下得人之功。雖然，人主欲以堯爲法，將何所用力哉？曰：明其德而已。蓋堯之知人不可學而能，堯之明德可以學而至。格物致知於天下之理無所疑，勝私窒欲於天下之物無所蔽，此所以明其德也。明其德者，知人之本也。有天下者可不勉諸？

❶「者」上，四庫本有「之」字。
❷「很愎」，明本作「悻戾」。
❸「諸」，四庫本作「之」。

皋陶曰：「都！在知人，在安民。」禹曰：「吁！咸若時，惟帝其難之。咸，皆也。若，如也。時，是也。言皆如所言，雖堯帝亦以爲難，故先歎而後言也。知人則哲，能官人。哲，智也。安民則惠，惠，愛也。黎民懷之。懷，謂心服也。能哲而惠，何憂乎驩兜，四凶之一。何遷乎有苗，遷，徙也。三苗之君，昏迷不恭者也。❶何畏乎巧言令色孔壬？」巧，好也。令，善也。孔，甚也。壬者，包藏姦慝之意。説者謂：指共工而言四凶，不言鯀者，禹爲親者諱。皋陶曰：「都！亦行有九德，亦言其人有德，乃言曰，載采采。」載，行也。采，事也。禹曰：「何？」問如何謂之九德也。皋陶曰：「寬而栗，寬洪而莊栗。柔而立，柔順而有植立。愿而恭，愿慤而温恭。亂而敬，有治亂之才而能敬。擾而毅，擾，順也，順而果毅。直而温，正直而温和。簡而廉，簡約而有廉隅。剛而塞，塞，實也，剛健而篤實。彊而義。堅强而能合義。彰厥有常，吉哉！彰，顯也。久而不變曰常。吉，猶善也。日宣三德，宣，達也。夙夜浚明有家。浚，治也。家，謂大夫。日嚴祗敬六德，亮采有邦。亮，明也。采，事也。有邦，謂諸侯。翕受敷施，翕，合也。九德咸事，咸，皆也。俊乂在官，俊，賢也。有治人之才曰乂。百僚師師，百工惟時，僚、工，皆官也。僚以人言，工以事言。師師，謂更相師法。惟時，言百工之事，各得其時。撫于五辰，撫，順也。五辰，四時也。木、火、金、水旺於四時，土寄旺於四季。庶績其凝。庶，衆也。績，功也。凝者，成而堅定之意。

臣按：皋陶陳謨于舜，以知人、安民爲要。禹謂二者雖帝堯且猶難之。蓋知人者，智之事也；安民者，仁之事也。知人則官得其職，安民則民懷其惠，合智與仁，二者兼盡，則雖有姦邪小人不足畏矣。凡姦

❶「迷」下，明本有「而」字。

邪之所以害事者，以人君不知其爲姦邪也。苟誠知之，雖驩兜未放，有苗未竄，共工未流，彼安能肆其惡哉！故深歎其難而不敢易也。臯陶則曰：知人誠非易事，然亦不過以德求之而已，有德則爲君子，無德則爲小人，此知人之要也。人之行，凡有九德，言人之有德者，必觀其行事如何。蓋德者，事之本；事者，德之施。徒曰有德而不見之事，則德爲虛言矣。此又知人之要也。自「寬而栗」而下，其目凡九，或以剛濟柔，或以柔濟剛，渾全而無偏弊，然後爲成德。觀其德之成與否，而人才之優劣判矣。此又知人之要也。先儒謂自「寬」至「强」，皆所禀之性；自「栗」至「義」，乃學問之力。此説得之。然有德者又貴乎常而不變，若勉於暫不能持之久，亦不足以言德矣。故孔子曰：「人而無恒，❶不可以作巫醫。」人君能顯用有常之士，則爲國之福，故曰：「彰厥有常，吉哉！」以常與不常觀之：其有常者爲君子，不能常者爲小人。是又知人之要也。然人之於九德不能皆全，或有其三，或有其六，惟上所用爾。有三德者，日宣達之，無使沈滯，則其人朝夕浚治而光明，可任大夫之職矣；有六德者，日尊嚴而祗敬之，無或慢忽，❷則其人精明通達，可任諸侯之職矣。天下未嘗無才，上之人有以淬勵興起之，則下亦澡雪精神以應其求，不然則頹靡昏惰，安得有浚明亮采之氣象邪！然三德之爲大夫，六德之爲諸侯，亦言其大法爾，非必以數拘也。天子者，一世人才之宗主也。九

❶ 「恒」，原作「常」，避宋真宗趙恒諱，今據四庫本改。

❷ 「慢忽」，此二字元本、明本互乙。

德之中，苟有其一，皆當兼收並蓄，分布而用之，使各隨所長而施於事，則百官皆賢而互相觀法，百工皆治而不失其時矣。夫五辰在天，而此以撫言者，天人一本，人事順則天道亦順也。凝者，凝定堅久之謂。成功非難，而堅久爲難。惟衆賢畢用，百職具脩，則其功可以堅久矣。九德之名自皋陶始，其後周公告成王，亦欲其迪知忱恂于九德之行。蓋古之論人者，必貴於有德；後世之主，或以材能取人，而不稽諸德行，故有才無德之小人得以自售，其不敗事者幾希。皋陶之言，真萬世知人之法也。

子曰：「視其所以，所以，所爲也。觀其所由，所由，所從也。察其所安。所安，所樂也。人焉廋哉？人焉廋哉？」廋，隱也。

臣按：此聖門觀人之法也。凡人所爲，蓋有偶合於善者，必觀其所從來，其爲義邪？爲利邪？若其本心實主於義，則其善出於誠，可以爲善矣；若其本心實主於利，則其善也非出於誠，又安得爲善乎？然有所從雖善而非其心之所安者，苟未能安焉，則富貴可以淫，貧賤可以移，威武可以屈，不能保其常不變也。然則若之何爲安？曰：猶水之寒，猶火之熱，自然而不可易；猶飢之食，猶渴之飲，必然而不可已，夫然後謂之安。夫以孔子之聖，其於人也，以視爲未足而復觀之，以觀爲未足而復察之，然後人之情僞不得而隱，況聖未如孔子者，可以知人爲易乎？雖然，視也、觀也、察也，出於我者也，苟我之心未能至公而無私，至明而不惑，其於人

之情僞，焉能有見乎？以人君言之，一身而照臨百官，正邪忠佞雜然吾前，豈易辨哉？必也清其天君如鑑之明，如水之止，以爲臨下燭物之本，然後於人之所由、所安，庶乎其得之矣。此又人君所當知也。

子曰：「人之過也，各於其黨。黨，類也。觀過，斯知仁矣。」過，謂失誤也。仁，謂本心之德也。

臣按：此亦聖門觀人之法。先儒以爲：「人之過也，各於其類，君子常失於厚，小人常失於薄；君子過於愛，小人過於忍。」以此觀之，則人之仁、不仁可知矣。若夫爲人君者，尤當因臣下之過而察其心，如愛君而極諫，不無狂訐之過，要其用心非仁乎？取其仁而略其過，可也。愛民而違命，不無矯拂之過，要其用心非仁乎？取其仁而略其過，可也。若姦邪之臣，巧於揜覆，未必有過之可指，然其心何如哉？凡此皆觀人之一端，以類求之，莫不然也。

子曰：「始吾於人也，聽其言而信其行；今吾於人也，聽其言而觀其行。於予與改是。」

臣按：此因宰予晝寢而言。蓋予之爲人，能言而行不逮，❶故孔子自謂始也聽人之言，❷即信其行；今也聽人之言，必觀其行：蓋因予而改此失也。《家語》亦曰：「以言取人，失之宰予。」夫以孔子之於門

❶「能」，元本作「爲」。
❷「自」，原作「曰」，今據元本、明本、四庫本改。

人高弟，朝夕與處，其正邪賢否安能逃聖鑑哉！猶必觀其行而後誠僞可見，況人君之尊，其與臣下接固有時矣，而欲以一應對之頃，察知其心術，不亦難哉。故敷奏必以言，而明試必以功，此自堯、❶舜以來，不易之法也。夫巧言如簧，詩人刺之；利口覆邦，聖人所惡。有言者不必有德，而佞者不知其仁，故漢文悦嗇夫之對，拜爲上林令。而張釋之争之，以爲：絳侯、周勃。東陽侯張相如。稱爲長者，此兩人，言事曾不能出口，豈效此嗇夫喋喋利口哉！今以其口辯而超遷之，臣恐天下隨風而靡。文帝乃止。當是時，將相大臣，皆少文多質，議論務在忠厚，耻言人之過失，迄成醇厚之俗。其後武帝之於江充，唐文宗之於鄭注，皆以應對敏捷，悦而信之，巫蠱、甘露之禍，幾至亡國。臣故因宰予之事及之，以見聽言觀行之訓，爲不可易也。

子游爲武城宰。言偃，字子游，孔子弟子也。武城，魯邑名。子曰：「女得人焉爾乎？」曰：「有澹臺滅明者，澹臺，姓。滅明，名。行不由徑。徑，路之小而捷者。非公事，未嘗至於偃之室也。」公事，如鄉飲、鄉社、讀法之類。

臣按：子游以行不由徑，非公事不至其室，而知澹臺之賢。蓋二者，雖若細行，因而推之，行且不由徑，其行己也肯枉道而欲速乎？非公事且不至其室，其事上也肯阿意以求悦乎？子游以一邑宰，其取人猶若是。等而上之，宰相爲天子擇百僚，人主爲天下擇宰相，必以是觀焉可也。

❶「此」，原脱，今據元本、四庫本補。

故王素之論命相欲求宦官宮妾不知名之人，而司馬光之用諫官，亦取不通書問者爲之。必若是，然後剛方正大之士進，而奔競諂諛之風息矣。

子貢問曰：「鄉人皆好之，何如？」曰：❶「未可也。」「鄉人皆惡之，何如？」曰：「未可也。不如鄉人之善者好之，其不善者惡之。」

臣按：此論觀人於一鄉者當如是也。推之於國於天下，亦莫不然。夫人之善否不同，而好惡亦異，故善者不善之所仇，而不善者亦善人之所弗與也。若人無善否翕然好之，則是雷同干譽者之所爲，孟子所謂「鄉原」者也；若人無善否翕然惡之，雖未見所以致之之由，然其人亦可知矣。故必善者好之，不善者惡之，是其制行之美，有以取信於君子，而立心之直，又不苟同於小人，則其爲賢者必矣。陳蕃、李膺之徒，天下稱其賢，而中常侍目之曰鈎黨。裴度之爲人，天下仰其勳德，而八關十六子輩毁之者百端，此所謂善者好之，而不善者惡之也。然好者雖多，其言未必上徹；惡者雖少，其論常讙於人主之前。所以誣善之言易行，而忠邪每至於易位也。爲人君者將奈何？曰：明四目，達四聰，使天下公論皆得上聞，而姦邪不得以壅蔽，則是非好惡之實，庶乎其不繆矣。

子曰：「衆惡之，必察焉；衆好之，必察焉。」

❶「曰」上，四庫本有「子」字。

臣按：好善惡惡，❶雖人性之本，然而違道之譽，❷求全之毀，亦世之所有，故不可以不察也。匡章之不孝，人所共稱也，而孟子則曰：「此父子責善之過爾，非不孝也。」仲子之廉，亦人所共稱也，而孟子則責其避兄離母之罪，曰：「此烏能廉哉？」是是非非之大致，固若黑白之了然，而其似是而非，似非而是者，則常人之所易惑也。不有聖賢原情於疑似之中，考實於曖昧之際，烏能適其當乎？自人君言之，必如齊威王之烹阿封即墨，然後爲能察是非之實，不然則未有不以毀譽而亂真者。

子曰：「巧言、令色，鮮矣仁！」巧，好也。令，善也。鮮，少也。

子曰：「剛毅、木訥，近仁。」剛者，堅强也。毅者，果毅也。木者，質樸也。訥者，遲鈍也。

臣按：巧言、令色之人，以虛僞勝，故鮮仁；剛毅、木訥之人，以質實勝，故近仁。仁者，本心之全德，必致知，必力行，然後能造乎其地，豈剛果樸鈍所能遽得哉？然誠而不僞，質而不華，則其本心未失，於仁爲不遠矣，故曰「近仁」。若好其言，善其色，致飾於外，求以悅人，則其僞而不誠，華而不實，去本心也遠矣，其能爲仁者幾希。兩章之言，實相表裏，由後世觀之，安劉氏者乃椎鈍木强之周勃，而令色諛言如董賢者，卒以禍漢室焉。勃未得爲仁人也，而忠誠徇國，惟一無二，其質近乎仁

❶「好善惡惡」，元本、明本作「好惡善惡」。
❷「違」，元本、明本作「達」。

矣，惜其不學，故止於是焉。❶若賢則不仁之尤者也。然樸忠之臣難合，❷而巧佞之士易親，故不仁者往往得志於世，治亂存亡常必由此。嗚呼，人主其亦謹所擇哉！❸

子曰：「不知言，無以知人也。」

臣按：《易》之《大傳》曰：「將畔者其辭慚，中心疑者其辭枝，吉人之辭寡，躁人之辭多，誣善之人其辭游，失其守者其辭詘。」此因言觀人之法也，爲人君者尤當知之。蓋人之將爲惡也，必有愧於中，故其辭慚。見理不明，中心眩惑，故其辭枝；枝謂支離而多端也。端良易直之人，言不苟發，故簡而寡。狂妄躁急之人，言常輕發，故繁而多。誣毀善良，中懷羞惡，故其辭游。揚而不確，操守不堅，奪其利害，❹故其辭困屈而易窮。有諸中必形諸外，不可揜也，故不知言，則無以知人。雖然，緘默不言者有似乎寡，敷陳無隱者亦近乎多，聽言者苟不察焉，則懷姦者得吉士之名，盡忠者入躁人之目，豈不誤哉？惟人君於此，知吉人之辭簡而理當，❺非緘默不言之謂。躁人之辭繁而悖理，非敷陳無隱之謂。於近之中，察其甚不同，然後爲真知言者矣。《大傳》之言與此章，同出於孔子，故併論焉。

❶「止」，此字原無，今據明本、四庫本補。
❷「臣」，四庫本作「言」。
❸「亦」，原作「以」，今據元本、明本改。
❹「其」，元本、明本、四庫本作「於」。
❺「理當」，此二字明本互乙。

子曰：「君子周而不比，小人比而不周。」周，普偏也。比，偏黨也。❶

臣按：君子之心與物爲公，故周而不比；小人之心惟己是私，故比而不周。

子曰：「君子懷德，小人懷土；君子懷刑，小人懷惠。」

臣按：君子所好者善，故懷德；小人所志者利，故懷土。君子所畏者法，故懷刑；小人所循者利，故懷惠。懷者，常存於心之謂。

子曰：「君子坦蕩蕩，小人長戚戚。」

臣按：君子安於義理，故常坦然有自得之意；小人役於物欲，故常戚然懷不足之憂。

子曰：「君子成人之美，不成人之惡。小人反是。」

臣按：君子之心好善，故惟恐人之不爲善，善則獎而成之；小人之心嫉善，故惟恐人之爲善，善則沮而敗之。成人之善，則不成人之惡矣；成人之惡，則不成人之善矣。

子曰：「君子和而不同，小人同而不和。」

❶「周普偏也比偏黨也」，此八字原無，今據元本、四庫本補。

臣按：君子之於人，以可否相濟，故和而不同；小人之於人，以朋比相親，故同而不和。

子曰：「君子易事而難説也：説之不以道，不説也。及其使人也，器之。小人難事而易説也：説之雖不以道，説也。及其使人也，求備焉。」

臣按：君子之心平恕，故易事；其情正大，故難説。惟其平恕，故使人各取其所長。小人之心刻覈，故難事；其情偏私，故易説。惟其刻覈，故用人必責其全備。

子曰：「君子泰而不驕，小人驕而不泰。」

臣按：君子循理，故安舒而不矜肆。小人逞欲，故矜肆而不安舒。泰者，心廣而體胖。驕者，意盈而氣盛。

子曰：「君子上達，小人下達。」

臣按：君子以窮理爲事，[1]故日進乎高明；小人以徇欲爲事，故日究於汙下。

子曰：「君子求諸己，小人求諸人。」

臣按：君子自責而不責人，故求諸己；小人責人而不自責，故求諸人。

子曰：「君子不可小知，而可大受也；小人不可大受，而可小知也。」

[1]「窮」，明本作「循」。

臣按：君子所存者大，故不可以小事測知，而可以當大事；小人局於狹小，其長易見，故不可以任大，❶而可以小知。

子曰：「君子喻於義，小人喻於利。」喻，猶曉也。

臣按：義者，天理之公。利者，人欲之私。君子之心，惟知有義，故於義見得分明；小人之心，唯知有利，故於利無不通曉。自比周而下，凡十有一章，皆言君子、小人所爲之相反，而其大端，不越於公私義利而已。孔子本指欲學者知君子、小人之分，而審夫取舍之幾。臣今於此，欲人主知君子、小人之辨，而致謹於用舍之際。聖人之言，蓋無適而不宜也。嗚呼！自昔姦邪小人之所以爲天下禍者，雖非一端，然未有不以私與利爲之者。利即私也，私即利也。苟利其身，雖君父之安危弗顧也；苟利其家，雖社稷之存亡弗恤也。然則人主於平時用舍之際，❷其可不察諸此乎。

孟子曰：❸「觀近臣以其所爲主，觀遠臣以其所主。」主，猶舉主之主。❹

臣按：君子、小人，各從其類，故近臣而賢必能舉遠臣之賢者，遠臣而賢亦必有近臣之賢者以舉之。故觀其所舉之賢否，

❶「任」，明本作「在」。
❷「人」上，元本、明本有「聖」字。
❸「孟」，此字原漫漶不清，據元本、明本、四庫本補。
❹「之主」，此二字原漫漶不清，據元本、明本、四庫本補。

則近臣之爲人可知；觀其舉者之賢否，則遠臣之爲人可知。

孟子曰：「存乎人者，莫良於眸子。眸子，目之瞳子也。眸子不能掩其惡。胸中正，則眸子瞭焉；胸中不正，則眸子眊焉。瞭，明也。眊，不明之貌。聽其言也，觀其眸子，人焉廋哉？」

臣按：目者，精神之所發，而言者，心術之所形。故審其言之邪正，驗其目之明昧，而其人之賢否不可掩焉。此觀人之一法也。

魏文侯問「置相」於李克。克曰：「居視其所親，富視其所與，達視其所舉，窮視其所不爲，貧視其所不取。」

臣按：文侯問擇相，而李克以此五者爲言。蓋居而不妄親，所親者必賢；富而不妄與，❶所與者必當；達而不妄舉，所舉者必善；雖窮困而不爲非義之事；雖貧匱而不取非義之財。兼此五者，非君子不能，故可以當大臣、宰相之任。李克此言，亦庶幾得觀人之要矣。是時，有魏成者食禄千鍾，什九在外，什一在内，是以得卜子夏、田子方、段干木而進之文侯，皆以爲師。李克之言，雖非專爲成發，然非成莫能當者，故文侯卒相之。後之論相者，其尚有考焉。

以上論聖賢觀人之法。

❶「與」，原誤作「予」，今據元本、四庫本改。

臣按：朱熹有言：「知人之難，堯、舜以爲病。孔子亦有聽言觀行之戒。然嘗思之，此特爲小人設耳。若皆君子，則何難之有哉？蓋天地之間，有自然之理：凡陽必剛，剛必明，明則易知；凡陰必柔，柔必闇，闇則難測。故聖人作《易》，遂以陽爲君子，陰爲小人，其所以通幽明之故，類萬物之情者，雖百世不能易也。嘗竊推《易》說，以觀天下之人，凡其光明正大，疏暢洞達如青天白日，如高山大川，如雷霆之爲威，而雨露之爲澤，如龍虎之爲猛，而麟鳳之爲祥，磊磊落落，無纖芥可疑者，必君子也；而其依阿淟涊，回互隱伏，糾結如蛇蚓，瑣細如蟣蝨，如鬼蜮，狐蠱，如盜賊詛祝，閃倏狡獪不可方物者，必小人也。君子、小人之極既定於內，則其形於外者，雖言談舉止之微，無不發見，而況於事業文章之際，尤所謂粲然者？彼小人者，雖曰難知，而亦豈得而逃哉？」臣謂熹之言，深有得於大《易》微旨，人主以是觀人，思過半矣，故附著焉。

真西山讀書記乙集上大學衍義卷第十五

真西山讀書記乙集上大學衍義

卷第十六

格物致知之要二

辨人材

帝王知人之事❶

漢高帝疾甚。呂后問曰：「陛下百歲後，蕭相國既死，誰令代之？」上曰：「曹參可。」問其次，曰：「王陵可，然少戇，少者，多少之少。戇，謂愚而直也。言陵之爲人稍愚直也。陳平可以助之。陳平知有餘，然難獨任。周勃重厚少文，然安劉氏者必勃也，可令爲太尉。」呂后復問其次，上曰：「此後亦非乃所知也。」

惠帝二年，蕭何薨，曹參代何爲相國，舉事無所變更，一遵何之約束。爲相三年，百姓歌之曰：「蕭何爲法，較若畫一。曹參代之，守而勿失。載其清淨，民以寧壹。」

臣按：此以參代何之驗。

五年，曹參薨。明年以王陵爲右丞相，陳平爲左丞相，周勃爲太尉。此盡用高帝垂没之言也。七年，惠帝崩。太后臨朝稱制。高后元年，議立諸呂爲王，問右丞相陵，陵曰：「高帝刑白馬盟曰：『非劉氏而王，天下共擊之。』今王呂氏，非約也。」太后不説，問平、勃。平、

❶「帝王知人之事」，此六字原無，今據四庫本補。

勃對曰：「可。」太后喜。罷朝，陵讓平、勃曰：「始與高帝啑血盟，諸君不在邪？今王呂氏，何面目見高帝於地下乎？」平、勃曰：「面折廷争，臣不如君；全社稷，安劉氏，君亦不如臣。」漢初承戰國餘習，臣下相謂，亦曰君臣。陵無以應之。太后以陵爲太傅，實奪之相權；陵遂病免歸。

臣按：陵之争王諸呂，戇也；平不争而許之，智也。

七年，諸呂擅權用事。陳平患諸呂，力不能制，嘗燕居深念。陸賈見平曰：「天下安，注意相；天下危，注意將。將相和調，則士豫附；士豫附，則天下雖有變，權不分。君何不交驩太尉！」平用其計，兩人深相結，呂氏謀益衰。

臣按：平非勃不能獨濟大事，此難獨任也。

八年，太后崩。諸呂欲爲亂。當是時，趙王呂禄、梁王呂産將兵居南北軍，太尉勃不得入軍中主兵。酈商子寄與呂禄善。絳侯乃與丞相平謀，使人刼酈商，令其子寄紿説呂禄歸將印，以兵屬太尉。太尉遂將北軍，然尚有南軍，丞相平乃召朱虚侯章佐太尉，遂誅諸呂，立文帝。

臣按：此安劉必勃之驗也。高帝論蕭、曹、平、勃諸人，考其始終，無一或差者，蓋帝之性既明達，而又更事履變之久，其於群臣之材行，皆嘗斟酌而劑量之。故所以爲後人計者，幾無遺策。後之論者以

知人善任使稱之，信矣！若繼世之君不若帝之明達，又不若帝更嘗之多，苟能躬覽萬機以究事情之利害，日接群臣以察人材之長短，若漢宣帝聽政之日，令丞相以下各奉職而進，明陳其職，以考功能，是亦知人之方也。若夫深居高拱，於事未嘗有裁決之勤；淵嘿寡言，於人未嘗有叩擊之素，舍功能之實，信毀譽之偏，而欲用舍之間，各當其任，難矣。故人主上必如堯，次必如高帝，又其次必如孝、宣，庶幾可語知人之事；不然，非所聞也。

孝文帝後元六年，匈奴入上郡雲中，所殺略甚衆。以周亞夫爲將軍，次細柳；劉禮爲將軍，次霸上；徐厲爲將軍，次棘門；以備胡。上自勞軍，至霸上及棘門軍，直馳入，將以下騎送迎。已而之細柳軍，軍士吏被甲，銳兵刃，彀弓弩持滿，彀，張也。先驅至，不得入。曰：「天子且至！」軍門都尉曰：「軍中聞將軍令，不聞天子之詔。」居無何，上至，又不得入。上乃使使持節詔將軍：「吾欲入營勞軍。」亞夫乃傳言：「開壁門。」天子按轡徐行。至營，亞夫持兵揖曰：「介冑之士不拜，請以軍禮見。」天子爲動，改容，式車，使人稱謝：「皇帝敬勞軍。」成禮而去。上曰：「嗟乎，此真將軍矣！曩者霸上、棘門若兒戲耳，其將固可襲而虜也。至於亞夫，可得而犯邪？」稱善者久之。月餘，匈奴遠塞，漢兵罷。乃拜亞夫爲中尉。

孝景帝二年，吳、楚等七國皆反。初，文帝戒太子曰：❶「即有緩急，❷周亞夫真可任

❶「戒太子曰」，此四字原漫漶不清，今據元本、明本、四庫本補。

❷「即」，此字原漫漶不清，今據元本、明本、四庫本補。

將兵。❶」及七國反，上乃拜亞夫爲太尉，將三十六將軍往擊吴、❷楚；凡三月，皆破滅。

三年，以亞夫爲丞相。其後上廢栗太子，亞夫争之，不能得；上由此疏之。

竇太后言：「皇后兄信可侯。」上與丞相議。亞夫曰：「高皇帝約：『非劉氏不王，非有功不侯。』今信雖皇后兄，無功，侯之，非約也。」帝默然止。其後匈奴王徐盧等六人降，帝欲侯之以勸後。亞夫曰：「彼背其主降陛下，陛下侯之，何以責人臣不能盡忠守節者乎？」帝曰：「丞相議不可用。」乃悉封徐盧等爲列侯。亞夫因謝病，免。

後元年，帝居禁中，召亞夫賜食，獨置大胾，無切肉，又不置箸。亞夫心不平，顧謂尚食取箸。上視而笑曰：「此非不足君所乎？」亞夫免冠謝，因趨出。上目送之曰：「此鞅鞅，非少主臣。」俄以事下吏獄，吏以反誣之。亞夫不食死。

臣按：人之度量相去豈不遠哉！方亞夫之軍細柳也，持軍之嚴，雖人主無所屈，文帝乃以是知之，曰：「緩急真可將也。」其後作相，因事數諫，積忤上心，景帝以是疑之，曰：「鞅鞅，非少主臣也。」細柳之事儻在孝景時，則亞夫必以傲上誅，尚何兵之可將？使其得相文帝，盡忠論諫，則必以社稷臣目之。二帝之度量相去不同如此。其所以然者，文帝不以拂己爲忤，景帝專以適己爲悦故也。故人君欲真知臣下之賢否，其必自去私意始。

❶「任」，此字原漫漶不清，今據元本、明本、四庫本補。

❷下「將」字，原脱，今據元本、明本、四庫本補。

漢武帝末，以霍光爲大司馬、大將軍，金日磾爲車騎將軍，上官桀爲左將軍，受遺詔輔少主，是爲昭帝。又以桑弘羊爲御史大夫。其後桀父子與光争權。燕王旦自以帝兄不得立，常懷怨望。及弘羊建造酒榷、鹽鐵，爲國興利，伐其功，欲爲子弟得官，亦怨恨光。於是桀等皆與旦通謀，且詐令人爲燕王上書，言：「光出都肄郎羽林，肄，試也。郎羽林者，宿衛之士。都肄，猶言大閲也。道上稱蹕，道，路也。天子出，稱警；入，稱蹕。此言光僭也。又擅調益幕府校尉。調益，謂增置也。校尉，幕府之屬也。光專權自恣，疑有非常。臣旦願入宿衛，察姦變。」候司光出沐日奏之。司，與伺通用。出沐，謂休沐也。桀欲從中下其事，弘羊當與諸大臣共執退光。書奏，帝不肯下。明旦，光聞之，不入。上問：「大將軍安在？」桀對曰：「以燕王告其罪，故不敢入。」有詔：「召大將軍。」光入，免冠，頓首謝。上曰：「將軍冠！朕知是書詐也，將軍無罪。」光曰：「陛下何以知之？」上曰：「將軍之廣明都郎，近耳；廣明，地名。都郎，即前都試郎羽林也。調校尉以來，未能十日，燕王何以得知！言燕去京師遠，十日内事，燕王何由便知。且將軍爲非，不須校尉。」言將軍大權在手，若欲爲非，不須增置校尉，方可舉事也。時，帝年十四，尚書、左右皆驚。而上書者果亡，亡，謂逃亡也。捕之甚急。桀等懼，白上：「小事不足遂。」謂不須窮竟也。上不聽。後桀黨有譖光者，上輒怒，曰：「大將軍忠臣，先帝所屬以輔朕身，敢有毁者坐之！」自是桀等不敢復言。

唐李德裕論曰：「人君之德，莫大於至明，至明以照姦，則百邪不能蔽矣，漢昭帝是也。周成王有慚德矣。成王聞管、蔡流言，使周公狼跋而東。所謂『執狐疑之心，

來讒賊之口』。使昭帝得伊、呂之佐，則成、康不足侔矣。」

臣按：武帝託孤於霍光，善矣。而又參之以上官桀、桑弘羊，是知人之明有媿於高帝也。桀等皆姦邪嗜利之徒，外交藩王，而內結貴主，非昭帝天性夙成，能知光爲忠臣，而保持之，使桀等得志，其禍可勝言哉！是昭帝知人之明，反過於孝武也。然孝武不立燕、廣陵，燕王旦，廣陵王胥。而立昭帝，是明於知子；不屬田千秋輩，而屬霍光，是明於知臣。而乃失之桀等者，桀以諂進，弘羊以利合故也。傳曰：「播糠眯目，天地爲之易位。」故人君必先正其心，不爲諂惑，不爲利動，然後可以辨群臣之邪正矣。

唐明皇之在蜀也，天寶十四載，安祿山反，明皇幸蜀。給事中裴士淹以辯學得幸。時肅宗在鳳翔，每命宰相，輒啓聞。及房琯爲將，帝曰：「非破賊才也。若姚崇在，賊不足滅。」至宋璟，曰：「彼賣直以取名爾。」因歷評十餘人，皆當。至李林甫，曰：「是子妬賢疾能，無與比者。」士淹曰：「陛下誠知之，何任之久？」帝默不應。

臣按：明皇之爲人也，異哉！以爲闇邪，則其評房琯，評姚崇，評李林甫，何其言之當也？以爲明邪，則其評宋璟，抑何言之戾也？璟之忠誠端亮，爲開元輔相第一，帝乃以賣直取名目之。蓋璟以直道事君，屢拂上意，故一斥不復用，至是猶有餘怒焉。若林甫之妬賢疾能，帝非不知者，而乃用之終其身，由璟不苟合，林甫苟

合故也。然則人主一有好同惡異之心，則私意行而賢否亂，雖有英明之資，卒蹈闇繆之失，如明皇者，豈可不戒也哉？

唐德宗時，濠泗觀察使杜兼惡幕僚李藩，誣奏藩搖動軍情。上大怒，召詣長安，望見藩儀度安雅，乃曰：「此豈爲惡者耶！」擢秘書郎。藩後事憲宗，爲元和賢相。

臣按：德宗知人之明最其所短，故於盧杞則不覺其姦邪，於姜公輔則疑其賣直；李晟之勳，陸贄之忠，則疏斥之，擯廢之；裴延齡之欺罔，韋渠牟之躁劣，則親信之，寄任之。以佞爲忠，以直爲枉，未有甚焉者也；顧能於舉目之頃，而識李藩。蓋當是時，未有私見之汩故也。若盧杞、姜公輔諸人，則有愛惡之私焉，故識鑑之昏明若是其異也。傳曰：「公生明，偏生闇。」使德宗持心之平無所適莫，常如見李藩之時，則於諸臣之邪正，必不至易位矣。後之人主，可不戒諸？

唐憲宗元和中，裴度平蔡。還，知政事。程异、皇甫鎛以言財利幸，俄得宰相度三上書極論不可，帝不納，纖人始得乘罅。帝嘗論：「臣事君，當勵善底公，朕惡夫植黨者。」度曰：「君子、小人以類而聚，未有無徒者。君子之徒同德，小人之徒同惡，外甚類，中實遠，在陛下觀所行則辨。」帝曰：「言者大抵若是，朕豈易辨之？」度退，喜曰：「上以爲難辨則易，上以爲易辨則難，君子、小人行判矣。」已而卒爲异、鎛所構，出爲河中節度使。

臣按：憲宗剛明果斷，能用忠謀，不惑

群議，以建中興之烈，是豈不知人者！蔡功既成，侈心遂熾，於是正邪始易位矣。由异、鎛輩善於治財，有以供其侈用故也。傳曰：「利令智昏。」信哉！不然，則以裴度之堂堂忠節，視异、鎛輩之瑣瑣姦諛，雖不辨白黑者，亦能知其爲正邪之分也。天資如憲宗，猶以利欲揜其明。是故人君不可無正心之學。

唐武宗即位，以李德裕爲門下侍郎、平章事。德裕入謝，言於上曰：「致理之要，在於辨群臣邪正。二者勢不相容。正人指邪人爲邪，邪人亦指正人爲邪，人主辨之甚難。臣以爲正人如松栢，特立不倚；邪人如藤蘿，非附它物，不能自起。故正人一心事君，而邪人競爲朋黨。先帝深知朋黨之患，而所用皆朋黨之人，良由執心不定，故姦邪得乘間而入也。」

臣按：德裕在文宗朝與李宗閔迭爲宰相，而德裕卒爲宗閔所傾，以文宗不能辨邪正也。❶及相武宗，深陳二者之辨，而武宗能聽之。故德裕得效其忠，謀會昌之功，幾於元和，由武宗能辨其邪正故也。德裕「松栢」、「藤蘿」之辨，此善喻也。蓋正人以直道自將，❷雖於人主，猶無所容悦，況肯它有依憑以進乎！邪人以枉道求合，故權臣用事則附權臣，近習得志則附近習，妃嬪有寵則附妃嬪，卑鄙猥賤，無所不至。德裕此言，足以判正邪之情狀矣。近世名臣張浚又推而廣之，以爲：「不

❶「辨」下，元本、明本有「其」字。
❷「將」，明本作「持」。

私其身，慨然以天下百姓爲心，此君子也；謀身之計甚密，而天下百姓之利害我不顧焉，此小人也。志在於爲道，不求名而名自歸之，此君子也；志在於爲利，掠虛美邀浮譽，此小人也。其言之剛正不撓，無所阿徇，此君子也；辭氣柔佞切切然，伺候人主之意於眉目顏色之間，此小人也。樂道人之善，惡稱人之惡，此君子也；人之有善必攻，其所未至而掩之，人之有過則欣喜自得，如獲至寶，旁引曲借，必欲開陳於人主之前，❶此小人也。難進易退，此君子也；叨冒爵禄，蔑無廉耻，此小人也。」臣嘗以此而求之君子、小人之分，庶幾其可以概見矣。臣謂：人主欲知群臣之邪正，惟以德裕、浚之言參而考之，則亦何難辨之有？然德裕所謂邪人，競爲朋黨，獨不思君子其無同類矣乎？我以朋黨議小人，則小人亦將以朋黨議我矣。必如裴度曰：「君子之徒同德，小人之徒同惡。」則爲得之，此德裕之所以不及度也。

以上論帝王知人之事。

真西山讀書記乙集上大學衍義卷第十六

❶「於」，明本無此字。

真西山讀書記乙集上大學衍義

卷第十七

格物致知之要二

辨人材

姦雄竊國之術❶

《春秋傳》：「晉魏絳曰：晉，國名。魏絳，晉大夫。『昔有夏之方衰也，后羿自鉏遷于窮石，后羿，夏諸侯。鉏及窮石，皆地名。因夏民以代夏政。禹孫太康淫放失國，夏人立其弟仲康。仲康亦微弱。仲康卒，子相立，羿遂代相，號曰有窮。恃其射也，羿善射。不脩民事，而淫于原獸，淫，放。原，野。棄武羅、伯因、❷熊髡、尨圉，四子皆羿之賢臣。而用寒浞。寒浞，伯明氏之讒子弟也。伯明后寒棄之，夷羿收之。夷，氏。信而使之，以爲己相。浞行媚于內，內，宮人。而施賂于外，愚弄其民，而虞羿于田。樂之以游田。樹之詐慝，以取其國家，外內咸服。信浞詐。羿猶不悛，悛，改也。將歸自田，家衆殺而烹之。家衆，寒浞之私黨也。烹，鬻也。殺羿而鬻食之也。浞因羿室。』」就其妃妾。

臣按：自古姦臣欲盜其君之國，非挾宮闈之助，合左右之交，則不能獨爲。故寒浞之相羿也，行媚於內，而施賂於外，內外盤結，無一發其姦者，然後得以愚弄上

❶「姦雄竊國之術」，此六字原無，今據四庫本補。
❷「因」，四庫本作「困」。

下而恣其所欲爲。使羿無從禽之荒，則茲心未惛，猶有時而覺也。故又娛羿于田，使之馳騁弋獵，以汩亂其精神，顛倒其志慮。於是詐慝之謀得立，而取羿之國，戕羿之身若反手。然當有夏之時，風俗淳質，已有巧於篡盜如寒浞者，況後世哉？是以虞周君臣更相敕戒曰：「無游逸，❶無耽樂。」以此爲坊，後世猶有湛音耽。于酒色，而舉國授人如漢成帝者。

《史記漢司馬遷所作。·齊世家》：《齊世家》，紀齊國之事也。「田乞事齊景公爲大夫，其收賦税於民以小斗受之，其粟予民以大斗，行陰德於民，而景公弗禁。由此田氏得齊衆心，宗族益彊。晏子數諫，公弗聽。景公有寵姬，生子荼。景公病，命其相國惠子、高昭子立荼爲太子。景公卒，兩相立荼，是爲晏孺子。田乞不說，遂立景公佗子陽生，而殺晏孺子，專齊政。乞卒，謚釐子。子常立，復脩釐子之政，以大斗出貸，以小斗收。執其君簡公而弑之，立簡公弟，是爲平公。田常言於平公曰：『德施人之所欲，君其行之；刑罰人之所惡，臣請行之。』行之五年，齊國之政皆歸田常。常於是盡誅鮑、晏、監止鮑、晏、監三氏，皆齊大家。及公族之彊者，而割齊自安平以東至琅琊，安平、琅琊，皆邑名。自爲封邑。封邑大於平公之所食。常卒，謚成子。子盤立，使其兄弟宗人盡爲齊都邑大夫。盤之孫田和乃遷其君康公於海上，食一城，以奉其先祀。和立爲齊侯。」

臣按：《左氏傳》載，晏子對景公略

❶「游逸」，元本、四庫本互乙。

曰：「陳氏雖無大德，而有施於民。田氏本出於陳，故又曰陳氏。豆、區、釜、鍾之數，其取之公也薄，其施之民也厚。公厚斂焉，陳氏厚施焉，民歸之矣。後世若少惰，陳氏而不亡，則國其國也。」公曰：「善哉！是可若何？」對曰：「唯禮可以已之。在禮，家施不及國，大夫不收公利。」公曰：「善哉！我不能矣。」《史記》所謂「晏子諫，而公不聽」者，此也。方田氏之初，不過以小惠市於國人而已，使景公用晏子之言，脩明君臣上下之禮，使惠施出於上，而下不得私；利權歸於上，而下不得擅；則大分明，而人心一，雖百田氏，其能竊國乎？景公乃善之而不能用，在公則厚斂焉，田氏則厚施焉，是驅其人而歸之也。景公既没，於是田乞因主少國疑之際，得以擅廢立之權，而國之大柄在其掌握矣。及田乞死，而常代立，既專惠施以作福，又專刑罰以作威，於是弑君而人莫敢討，世臣公族以次撮滅，而人莫敢問。越再世，卒有齊國，亦云晚矣。《易》曰：「臣弑其君，子弑其父，非一朝一夕之故，其所由來者漸矣，由辨之不早辨也。」田氏之禍在景公世猶可爲也，及其既久，則不可爲矣。蓋其漸之不圖，而早之不辨，至於簒勢之已成，孰得而遏之哉？漢人有言：「權臣易世則危。」蓋言顓國之久，則其權不可收，其執不可制，必至於危也。故田乞之後，有田常遂以代齊；季宿之後，有意如亦以擅魯；季武子名宿，其子季平子名意如，逐昭公。至於鳳、莽、操、丕之於漢，王鳳專政歷五侯，至從子莽簒位。曹操專政，至子丕簒位，是爲魏文帝。懿、師、昭、炎之於魏，司馬懿始專政，其子師繼之。師弟昭遂封晉王，昭子炎簒位，是爲武帝。皆以其漸取之。推原本

末，由其不早辨故爾。然則人主其可一日失其操柄也哉？

秦昭王子安國君爲太子。安國君有子二十餘人，其愛姬華陽夫人無子。夏姬之子子楚爲秦質子於趙，趙不甚禮子楚。子楚居處困，不得志。陽翟大賈呂不韋賈邯鄲，見之曰「此奇貨可居」。乃往見，「請以千金西游，事安國君及華陽夫人，立子爲適嗣」。子楚曰：「必如君策，請得分秦國與君共之。」不韋乃以五百金與子楚，爲進用，結賓客；復以五百金買奇物玩好，自奉而西游秦，求見華陽夫人姊，而以其物獻華陽夫人。因言子楚賢智，結賓客徧天下，常曰「楚也以夫人爲天」，日夜泣，思太子及夫人。夫人大喜。不韋因使其姊說夫人，請立子楚以爲嗣。安國君許之，乃與夫人刻玉符，約以爲適嗣，而請呂不韋傅之。不韋取邯鄲諸姬絶好善舞者與居，知有身。子楚從不韋飲，見而説之，因起爲壽，請之。不韋怒，念已破家爲子楚，乃遂獻其姬。姬自匿有身，至大期時，生子政。子楚遂立姬爲夫人。昭王薨，安國君立爲王，華陽夫人爲王后，子楚爲太子。秦王立，三日薨，謚孝文王。子楚立，是爲莊襄王，以不韋爲丞相，❶封文信侯。莊襄王立，三年薨，太子政爲王，尊不韋爲相國，稱「仲父」。秦王年少，太后時時私竊通不韋。後始皇帝壯，不韋事發，誅。

臣按：呂不韋非直大賈，蓋大盜也。方其見子楚曰「奇貨可居」，固料己之能使子楚得國，又能移子楚之國爲己之國矣。

❶「爲」，原脱，今據元本、明本、四庫本補。

其捐千金也，非輕利也，謂其利有伯乎此也；其獻姬也，非能割己之欲也，謂其所欲有萬乎此也。史稱子楚之請姬也，不韋怒，既不獲已，與之。夫不韋不出它姬以飲子楚，而以娠者飲子楚，固知其見而悦，悦而請，請而與之，則異時得國者，吾之子也。其獻也所欲而非強也，其怒也僞而非情也，苞藏深而布置遠，非獨子楚不能察，雖後之作史者，猶莫之察也。且孝文之立三日而薨，莊襄之立三年而薨，豈其偶然邪？抑必有其故矣。夫以不韋之智巧，能使子楚外入，超在内二十餘公子而得國，安知其不能速二君之死而趣立其子乎？子政立，則嬴氏之國轉而呂氏有矣。蓋自子楚之嗣，至此不二十年而呂氏得國，故先儒以謂：「始皇既立，伯翳之祀已絶。」史氏紀録宜曰「後秦」可也。秦自孝公以至昭王，國勢日益雄張，嘗合五國之師，百萬之衆攻之而不能克，而不韋以一女子，從容談笑，奪其國於衽席之間，故曰不韋非獨大賈，蓋大盜也。其後楚相黄歇，亦先納李園之妹，娠而獻之君，生子爲太子，遂以黄代芈，其竊國之術，與不韋同。然二人卒以是自族，果何益哉？臣今列此於篡臣之篇者，欲人君知姦臣用智之可畏，謹毋以色而傾其國也。噫！

漢王莽，孝元皇后之弟子也。莽群兄弟皆乘時侈靡，以輿馬聲色佚游相高，莽獨折節爲恭儉。成帝封莽爲新都侯，遷騎都尉、光禄大夫，侍中。宿衛謹敕，爵位益尊，節操益謙，散輿馬衣裘，振施賓客，收贍名士，交結將相卿大夫甚衆。故在位更推薦之，游者爲之談説，虚譽隆洽，傾其諸父矣。敢爲激

發之行，處之不慚恧。恧，愧也。後大司馬曲陽侯根薦莽自代，上遂擢爲大司馬。莽既拔出同列，繼四父而輔政，鳳、商、立、根四人，皆爲大司馬，而莽之諸父也。欲令名譽過前人，遂聘諸賢良以爲掾史，賞賜邑錢盡以享士。哀帝即位，以争傳太后稱尊號事，遣就國。

臣按：此莽飾僞釣名之始也。然當是時，豈必遽有簒志哉？履霜之不戒，則其漸必至於堅冰，是以聖人畏諸。

哀帝崩，無子，太皇太后召莽，拜爲大司馬，迎中山王爲後，是爲平帝，時年九歲，太后臨朝稱制，委政於莽。莽以大司徒孔光名儒，相三主，太后所敬，於是盛尊事光，引光女壻甄邯爲侍中。諸哀帝外戚及大臣居位素所不説者，莽皆傅致其罪，傅，讀曰附，附益而引致之，令入於罪。爲請奏，令邯持與光。光素畏謹，不敢不上之，莽白太后，輒可其奏。於是附順者拔擢，忤恨者誅滅。王舜、王邑爲腹心，甄豐、甄邯主擊斷，平晏領機事，劉歆典文章，孫建爲爪牙。莽色厲而言方，外示勁厲之色，而假爲方直之言。欲有所爲，微見風采，黨與承其指意而顯奏之，莽稽首涕泣，固推遜焉，上以惑太后，下用示衆庶。

臣按：此莽得權用事之始也。故其情狀，浸與昔異，其推尊孔光，以其有重名而易制也。名重則可以欺天下，易制則不妨己之權，而可以行己之志。前則霍光之於蔡義，後則伾文之於杜佑，其術略同。自色厲言方以下，史氏所以狀莽之情態也。

孔子以「色厲内荏」爲「穿窬之盜」，❶蓋外爲剛勁之色，而中實陰柔，所以欺世盜名也。莽之竊國，蓋用此術，欲有所爲，微示風指，及其得請，則涕泣固辭，姦僞至此，雖明君未能遽察，況易欺之母后與易惑之衆庶乎！其潛移漢鼎宜矣。

始，風益州令塞外蠻夷獻白雉，莽白太后，以白雉薦宗廟。群臣因奏「莽功德致周成白雉之瑞，宜賜號安漢公」。莽上書讓，不聽，又固辭，群臣復上言「宜以時加賞」，太后下詔益封莽二萬八千户，爲太傅，賜安漢公。於是莽爲惶恐，不得已而起受策，又讓還益封爵邑。

臣按：此莽居攝之漸也。安漢之稱，用周公故事也。既如周公之稱公，亦可如周公之居攝矣。

莽欲專斷，知太后厭政，乃風公卿奏言：「太后不宜親省小事。」令太后下詔：「自今封爵乃以聞。他事，安漢公、四輔平決。」權與人主侔矣。

臣按：此莽奪國之漸也。凡姦臣之欲奪國，必先顓國。顓則惟吾之所欲爲，雖奪人之國，莫與争者矣。

莽念中國已平，唯四夷未有異，乃遣使者齎金幣，重賂匈奴單于，使上書：「聞中國譏二名，故名囊知牙斯今更名知，慕從聖制。」所以誑耀媚事太后，下至旁側長御，方

❶「以」下，明本有「爲」字。

故萬端。旁側長御，謂太后宫中諸妾御也。

臣按：莽於元后爲近親，自足以得其意矣，而猶必事旁側長御者，此寒浞行媚于内之故智也。姦賊之心所以彌縫上下者，其密如此。

莽既尊重，欲以女配帝爲皇后，以固其權，奏言：「長秋宫未建，請考論五經，定娶禮，正十二女之義，以廣繼嗣。博采二王後及周公孔子世列侯在長安者適子女。」適，讀曰嫡，謂妻所生也。事下有司，上衆女名，王氏女多在選中者。莽恐其與己女争，即上言：「身無德，子材下，不宜與衆女並采。」太后以爲至誠，乃下詔：「王氏女，朕之外家，其勿采。」庶民、諸生、郎吏以上守闕上書及公卿大夫咸言：「安漢公盛勳堂堂如此，今當立后，奈何廢公女？願得公女爲天下母。」莽遣長史以下分部曉止而上書者愈甚。太后不得已，聽采莽女。莽復自白：「宜博選衆女。」公卿争：「不宜采諸女以貳正統。」莽女遂立爲后。後又采伊尹、周公稱號，加莽爲宰衡，位上公。

臣按：莽既顓國柄，又求爲后父，則其尊莫與匹矣。然委蛇曲折，備極姦僞之態，若不得已，而後受焉。自是身爲宰衡，女配宸極，朝廷宫省之權，一出於己。於奪國也何有？其後曹操將簒漢，亦殺伏后而立其女；隋楊堅以后父而取後周之天下：大抵類此。

是歲，莽奏起明堂、辟雍、靈臺，爲學者築舍萬區，徵天下通一藝以上，皆詣公車，網

羅天下異能之士，至者前後千數。

臣按：莽將篡漢，故爲此以要譽於天下之士，非真有意育材致賢爲漢家計也。

群臣奏言：「宰衡位宜在諸侯王上。」詔曰：「可。」其議九錫之法。」遂加九命之錫。九錫者，車馬、❶衣服、樂垂、朱户、納陛、武賁、鈇鉞、弓矢、秬鬯。

臣按：九錫者，天子之禮也。齊桓、❷晉文有功於周室，所錫者二三而已。今莽備之，是乃居攝即真之漸也。其後人臣將篡者，必先加此，蓋皆用莽故事云。

莽先所白遣風俗使者八人還，詐爲郡國造歌謡，頌功德，凡三萬言。泉陵侯劉慶言：「周成王幼小，稱孺子，周公居攝。今帝富於春秋，宜令安漢公行天子事。」平帝崩，莽酖之也。莽選宣帝玄孫中最幼子嬰，年二歲，託以卜相最吉。是月，前輝光謝囂奏武功長孟通浚井得白石，有丹書，文曰「告安漢公莽爲皇帝」。符命之起，自此始。莽使群公以白太后曰：「莽非有它，但欲稱攝以重其權，填服天下耳。」太后許之，乃令居攝踐阼，如周公故事。明年，改元居攝，立嬰爲皇太子，號曰孺子。後又稱符命，即真天子位，定有天下之號曰「新」云。

班固贊曰：王莽始起外戚，折節力行，以要名譽。及其居位輔政，成、哀之間，勤勞國家，動見稱述。豈所謂「色取仁而行違」者邪？莽既不仁而有佞邪之材，又乘四父歷

❶「車」，明本作「輿」。

❷「桓」，此字原漫漶不清，今據元本、明本、四庫本補。

世之權，遭漢中微，國統三絶，而太后壽考爲之宗主，故得肆其姦慝，以成篡竊之禍。及其竊位南面，處非所據，顛覆之勢險於桀、紂，而莽晏然自以爲黄、虞復出也。迺始恣睢，奮其威詐，滔天虐民，窮凶極惡，毒流諸夏，亂延蠻貊。自書傳所載亂臣賊子無道之人，考其禍敗未有如莽之甚者也。

臣按：班固所評，可謂盡莽之情狀矣。然嘗論之：莽之姦僞，固足以欺天罔人。然使成帝不任外戚以政，而元后不私外家以權，則莽雖挾材任數，方陳力奔走之不暇，何惡之能爲？故莽之至此者，成帝、元后之罪也。雖然，豈獨莽哉！前而田常，後而操、懿，姦則姦矣，使人主能謹履霜之戒而不失馭臣之柄，則皆當時之能臣也。嗚呼，有天下者其可不防其漸！

以上論姦雄竊國之術。

臣按：古今篡臣多矣，而獨載此四人者，以其姦謀詭計最巧且密故也。若曹操之篡漢，則因討賊而顓兵柄；司馬懿之篡魏，則因受遺而盜國柄。其後劉裕之篡晉也，似操；楊堅之篡周也，似懿。是數人者，皆以虎狼之暴刼取神器，其情狀爲易知；而此四人者，其狡如兔，其媚如狐，其陰中人如鬼蜮，其居膏肓之間如二豎子，能使人主陰授以國而不知，其情狀爲難察。臣故略其易知者，而著其難察者，欲有天下者開卷瞭然如見九鼎，而識魑魅罔兩之形，圖之於未然，杜之於未兆，庶乎竊國之姦不得而逞矣。嗚呼艱哉！

真西山讀書記乙集上大學衍義卷第十七

真西山讀書記乙集上大學衍義

卷第十八

格物致知之要二

辨人材

憸邪罔上之情姦臣❶

秦二世立，以趙高爲郎中令，高，宦者。常侍中用事。二世燕居，召高謂曰：「人之居世間，猶騁六驥過決隙也。吾欲悉耳目之所好，窮心志之所樂，以終吾年壽，可乎？」高曰：「此賢主之所能行，而昏亂主之所禁也。夫沙邱之謀，諸公子及大臣皆疑焉，而諸公子盡帝兄，❷大臣又先帝之所置也。今陛下初立，此皆怏怏不服，恐爲變，陛下安得爲此樂乎？」二世曰：「爲之奈何？」高曰：「嚴法而刻刑，令有罪者相坐誅，至收族，滅大臣而遠骨肉；貧者富之，賤者貴之。盡除去先帝之舊臣，更置陛下所親信者。如此則害除而姦謀塞，陛下安枕肆意寵樂矣。」二世然之，乃更爲法律。群臣諸公子有罪，輒下，高令鞠治之。殺大臣蒙毅等，公子十二人僇死咸陽市，財物入縣官。法令誅罰日益刻深，群臣人人自危，欲畔者衆。於是楚戍卒陳勝、吳廣等作亂，起於山東，傑俊相立爲侯王，叛秦。

❶「憸邪罔上之情姦臣」，此八字原無，今據四庫本補。
❷「兄」，原脱，今據元本、明本、四庫本補。

臣按：姦臣之將盜有其國也，必先以荒昏淫樂蠱其君之心術，然後己之志得行。趙高之於二世，欲有以蠱之久矣，一聞恣耳目、窮心志之問，即深贊之曰「此明主之所能行，而昏主之所禁也」。夫兢兢業業，無遊無逸者，堯、舜之行也；荒湛于色，淫酗于酒者，桀、紂之行也。高言悖道，反易昏明，本不難照，蓋高之心，欲二世盡除先朝舊人而專政於己，故因其問而極言勸誘之。夫深刑峻法，剪滅大臣宗室，高之所自便也；安枕肆意於淫樂，此二世之所喜聞也。中其主之所喜，以伸己之所便，故高言一進，如石投水，卒之刑戮蕃而怨畔起。二世之身且岌岌然猶燕巢幕，安枕之樂，果何在哉？二世既以此敗亡，世之人遂以高言爲鈎吻烏喙，必殺人之物。然佞邪之臣以此蠱其君，昏亂之主以此覆其國者相踵也，是明知其爲鈎吻烏喙必殺人之物，而甘心嗜之不厭也。嗚呼悲夫！

李斯數欲請諫，二世不許。而責問斯曰：「彼賢人之有天下，專用天下適己而已矣。吾欲肆志廣欲，長享天下而無害，爲之奈何？」李斯子由爲三川守，群盜略地，過去莫能禁。使者覆案三川相屬，誚讓斯居三公位，如何令盜如此。李斯恐懼，重爵禄，不知所裁，乃阿二世意，欲求容，以書對曰：「夫賢主者，必能行督責之術者也。督責之，則臣不敢不竭能以徇其主矣。申子曰『有天下而不恣睢，恣，縱也。睢，仰目貌。命之曰以天下爲桎梏』者，❶無他焉，不能督責，顧以其身勞於

❶「之曰以天下爲桎梏」，此八字原漫漶不清，今據元本、明本、四庫本補。

天下之民，若堯、❶禹然，故謂之『桎梏』也。夫不能脩申、韓之術，行督責之道，❷專以天下自適，而徒務苦形勞神，以身徇百姓，則是黔首之役，非畜天下者也！商君之法，刑棄灰於道者。夫棄灰，薄罪也，而被刑，重罰也。唯明主爲能深督輕罪。夫罪輕且督深，況有重罪乎？故民不敢犯也。且夫節儉仁義之人立於朝，則荒肆之樂輟矣；諫說論理之人間於側，間，去聲，廁也。則流漫之志詘矣；烈士死節之行顯於世，則淫康之虞廢矣。虞，與娛同。故明主能外此三者，而獨操主術以制聽從之臣，故身尊而埶重也。」書奏，二世悅。於是行督責益嚴，稅民深者爲良吏。刑者相半於道，而死人日積於市。殺人衆者爲忠臣。二世曰：「若此可謂能督責矣！」

臣按：二世之問李斯，即前之所以問趙高者也，而斯所進說，更甚於高，排堯、禹而進申、商。於是督責之法行，而人無容足之地矣。舉天下之人無所容足，而爲人君者欲偃然自肆於上，有是理哉？臣謂斯、高之言，皆斲喪秦室之斧斤，後世人主不可以不察。

趙高所殺及報私怨衆多，恐大臣奏事毀之，乃說二世曰：「天子所以貴者，但以聞聲，群臣莫得見其面，故號曰朕。且陛下富於春秋，未必盡通諸事，今坐朝廷，譴舉有不當者，則見短於大臣，非所以示神明於天下也。且陛下深拱禁中，與臣及侍中習法者待事，

❶「下之民若堯」，此五字原漫漶不清，今據元本、明本、四庫本補。

❷「督責之」，此三字原漫漶不清，今據元本、明本、四庫本補。

事來有以揆之。如此則大臣不敢奏疑事，天下稱聖主矣。」二世用其計，乃不坐朝廷見大臣，居禁中。事皆決於高。

臣按：自昔忠臣欲其君之賢且明者，必勸之以躬攬萬機，日臨群臣，如太陽之燭萬物，輝光所發，無所不被，然後己得以輸其忠誠，而措天下於安；自昔姦臣欲其君之愚且闇者，必勸之以深居宮省，託耳目於左右之便嬖，而下情之隱伏，政令之得失，一無所覩，然後己得以肆其姦慝，而擠天下於亡。忠臣姦臣之分，亦觀於是而已矣。

高聞丞相斯以爲言，乃見斯曰：「關東群盜多，今上急益發繇治阿房宮，聚狗馬無用之物。臣欲諫，爲位賤。此真君侯之事，君何不諫？」斯曰：「吾欲言之久矣。上不坐朝，居深宮，欲見無間。」間，音閑，謂無事時也。高曰：「君誠能諫，請爲君候上間語君。」於是趙高侍二世方燕樂，婦女居前，❶使人告斯：「上方間，可奏事。」丞相至宮門上謁，如是者三。二世怒曰：「吾常多間日，丞相不來。吾方燕私，丞相輒來請事。丞相豈少我哉？」少我，謂以我年少而相輕也。趙高因曰：「沙邱之謀，丞相與焉。今陛下立爲帝，而丞相貴不益，此其意欲望裂地而王矣。且丞相男李由爲三川守，楚盜陳勝等皆丞相傍縣子，過三川，城守不肯擊。高聞其文書相往來。且丞相居外，權重於陛下。」二世以爲然。乃使人案驗三川守與盜通狀。李斯聞之。是時二世

❶「趙高所殺」至「女居」，此三百七十四字原缺頁，今據元本、明本、四庫本補。

在甘泉，方作觳抵優俳之觀。觳，音角。斯不得見，因上書言：「高有邪佚之志、危反之行，陛下不圖，臣恐其爲變。」二世信高，恐斯殺之，乃私告高。高曰：「丞相所患者獨高，高死，丞相即欲爲田常所爲。」於是二世以斯屬郎中令。高案治斯與子由謀反狀，榜掠千餘，不勝痛，自誣服。斯從獄中上書，高使吏棄去不奏，曰：「囚安得上書！」高使其客十餘輩詐爲御史、謁者、侍中，更往覆訊斯。斯以實對，輒復榜之。後二世使人驗斯，斯不敢更言，辭服。奏當上，二世喜曰：「微趙君，幾爲丞相所賣。」二年，具斯五刑，腰斬咸陽市。斯已死，二世拜高爲中丞相，事無大小輒決於高。❶

臣按：此趙高誘斯而陷之也。斯之姦詐豈下於高者？且墮高術中而不悟，況二世之庸闇，何怪其玩弄於股掌間如嬰兒乎！高之所忌者斯也，斯死則高之爲田常也不難矣，高乃反而言之。吁，可畏哉！斯死而高代之，且創爲中丞相之名，内而宮禁，外而軍國，無不在其掌握中者，二世之末爲齊簡公，直須時耳。

趙高欲爲亂，恐群臣不聽，乃先設驗，持鹿獻於二世，曰：「馬也！」二世笑曰：「丞相誤邪？謂鹿爲馬。」問左右，或嘿，或言馬以阿順高。或言鹿。高因陰中諸言鹿者以法，❷後群臣皆畏高。

臣按：此高將爲簒奪之事，故以此嘗

❶「無」，此字原脱，今據元本、明本、四庫本補。
❷「以法」，此二字原脱，今據《史记・秦本纪》、明本補。

試群臣，而卜其從己與否也。鹿、馬易辨之物，而群下不敢言，則其爲亂也，孰禦？事埶至此，縱二世覺之，亦無能爲矣。聖人有言：「不曰如之何。如之何者，吾末如之何也已矣。」故有國者，必防其漸。

高前數言「關東盜無能爲」，及項羽虜秦將王離等鉅鹿下，而章邯等數却，邯，亦秦將。燕、趙、齊、楚、韓、魏皆立爲王，自關以東，大氏盡畔。秦吏應諸侯，諸侯咸率其衆西鄉，沛公已屠武關。漢高帝時以沛公起兵。高恐二世怒，誅及其身，乃謝病不朝見。使其壻咸陽令閻樂等引兵入望夷宮，高入告曰：「山東群盜兵大至！」因刼二世，令自殺。引璽而佩之，左右百官莫從；乃召子嬰立之。子嬰即位，以計殺高，夷三族。嬰立三月，沛公兵從武關入。嬰降。項羽至，殺之，秦亡。

臣按：趙高之工爲諛説，二世必以爲愛己也，孰知其睥睨璽韍欲取而代己哉！斯、高之事，具著遷史。臣今剟取其略，欲人主知姦邪情狀之若此，而二世信之，其禍敗若彼，庶爲永鑑乎。高本閹人，臣今不列于内臣之篇，而叙於姦臣之首者，以其姦凶桀黠不可以閹臣視之故也，恭、顯之屬放此。

漢中書令弘恭、僕射石顯，二人皆宦者。中書令、僕射，在漢皆宦官之職。自宣帝時久典樞機，樞謂户之轉者，機謂弩之牙，皆物之要處，故以喻政事之機要焉。明習文法。元帝即位多疾，以顯久典事，中人無外黨，精專可信任，遂委以政，事無小大，因顯白決，貴幸傾朝，百僚皆敬事顯。顯爲人巧慧習事，能探得人主微指，内

深賊，持詭辨，以中傷人，詭辨，姦詭不正之辯。忤恨睚眦，忤恨，違忤而怨恨。睚眦，怒目相視貌，怨之小者也。輒被以危瀝。被，加也。

臣按：自昔小人將竊權寵，必先窺伺主意而迎合之。蓋人主好惡不同，喜怒難必，非潛觀密測得其指志，則無以爲容悦取媚之地。故薛公事齊王，王有愛姬七，未知所立。薛公獻七珥，美其一。明日視美珥所在，請立以爲夫人；王從之。申不害相韓昭侯，昭侯謀之以事，申子未知侯之所欲也，則使同列二人先陳其計，微視昭侯所悦而言之；昭侯大悦。姦臣事君多合少忤者，以其能覘上意所在故也。石顯之見信於漢元，蓋用此術。

時外屬侍中史高、太子太傅蕭望之、少傅周堪，皆受宣帝遺詔輔政。望之、堪以師傅舊恩，數宴見，言治亂，陳王事。望之選白宗室明經有行散騎、諫大夫劉更生給事中，漢制：給事中爲加官，朝臣加此則入朝内朝，故曰給事中，非今兩省官比也。與侍中金敞並拾遺左右。拾遺，謂人君言行或有遺失，則收拾而正救之也，故後可以爲諫官之名。四人同心謀議，勸導上以古誼，多欲所匡正；上甚鄉納之。史高充位而已，言但備位，無所建明。由此與望之有隙。石顯亦與高相表裏，常獨持故事，不從望之等。

臣按：小人欲擠君子，必固結有力者以爲黨援，然後君子不得以自容。史高外屬尊重，而與望之有隙，故石顯與高相表裏以排之；望之之見絀也宜矣。

望之疾恭、顯擅權，建白「宜罷中書宦

官」，由是大與恭、顯忤。恭、顯奏：「望之、堪、更生朋黨相稱舉，欲以專擅權勢。爲臣不忠，誣上不道，請謁者召致廷尉。」時上初即位，不省「召致廷尉」爲下獄，可其奏。後上召堪、更生，曰：「繫獄。」上大驚曰：「非但廷尉問邪！」以責恭、顯，皆叩頭謝。上曰：「令出視事。」恭、顯因使史高言：「上新即位，未以德化聞於天下，而先驗師傅。驗，謂考驗其罪也。既下九卿、大夫獄，宜因決免。」於是赦望之罪，及堪、更生皆免爲庶人。

臣按：先朝名臣歐陽脩有言：「自古小人讒害忠良，其識不遠，欲廣陷良善則不過指爲朋黨，欲摇動大臣則必須誣以專權。其故何也？夫去一善人而衆善人尚在，則未爲小人之利，欲盡去之，則善人少過，難爲一二求瑕，惟指以爲朋黨，則可一時盡逐。至如大臣已被知遇而蒙信任者，則不可以他事動摇，惟有專權是人主之所惡，故須此説方可傾之。」臣觀恭、顯奏望之等，一則曰朋黨，二則曰擅權，以其實考之，望之等同心謀國，古誼正君，安有朋黨、擅權之事？而恭、顯、史高交相朋比，專執政機，是乃所謂朋黨、擅權者；恭、顯等有其實，而誣望之等以此名，姦邪小人，貿亂黑白大氐如此。史稱顯「内深賊，持詭辯，以中傷人」，謂此類也；而元帝懵然曾不之察，其請召致廷尉，則許之，既知其無罪而出之矣，及請免爲庶人，又許之。由君德不明，故小人得以售其計。吁，可嘆哉！

四月，詔賜蕭望之爵關内侯，給事中，朝朔望。復徵堪、更生，欲以爲諫大夫；恭、顯

白，皆以爲中郎。上器重望之不已，欲倚以爲相；恭、顯及許、史子弟，皆側目於望之等。許氏、史氏，皆外戚也。更生乃使其外親上變事，言「地動殆爲恭等，宜退恭、顯以章蔽善之罰，進望之等以通賢者之路」。書奏，恭、顯疑更生所爲，白請考姦詐，辭果服；遂逮更生繫獄，免爲庶人。會望之子伋亦上書訟望之前事，事下有司，復奏：「望之教子上書，失大臣體，不敬，請逮捕。」恭、顯等知望之素高節，不詘辱，建白：「望之前幸得不坐，復賜爵邑，不悔過服罪，教子上書，歸非於上，自以託師傅，終必不坐，非頗屈望之於牢獄，塞其怏怏心，則聖朝無以施恩厚！」上曰：「蕭太傅素剛，安肯就吏！」顯等曰：「人命至重，望之所坐，語言薄罪，必無所憂。」上乃可其奏。顯封詔以付謁者，令召望之。急發執金吾車騎圍其第。執金吾，掌兵官也。使者至，召望之。望之飲鴆自殺。天子聞之驚，拊手曰：「曩固疑其不就牢獄，果然殺吾賢傅！」太官方上晝食，太官，主御膳。上卻食，涕泣。召顯等責問；以議不詳，皆免冠謝，良久然後已。

臣按：姦邪之臣類多權術，足智數，惟其立心之不正，故不以爲善而以爲惡，不以爲忠而以爲欺。以恭、顯觀之，彼知蕭望之之高節不撓，非能忍辱者也，故致之於獄，是欲激之，使自殺也，而望之果自殺；彼知元帝之易於欺罔也，故始以「召致廷尉」爲辭，而實則繫獄，後以少屈牢獄爲辭，而實則迫其自殺。使顯所事纔中主亦未必敢爾，惟其料元帝之闇懦，必不能我治也，是以爲之，而帝果不能治。揣度之工，計慮之巧，無一不然者。使用此心於爲忠爲善，其益可勝既邪！故曰：「小人

挾材以爲惡，惡亦無不至。」司馬光之言，信矣！夫擅殺師傅，罪之大者也，免冠權謝，❶禮之微者也。以微禮而塞大罪，帝亦不能復有所問，徒卻食、涕泣而已。顯於是時，雖外爲震懼謝罪之形，而中實笑且侮也必矣。故爲人君者無乾健離明之德，而區區於婦人之仁，其不爲姦臣之所玩者幾希。

東郡京房上疏屢言災異，有驗。天子説之，數召見房。時石顯顓權，是時弘恭已死，顯代爲中書令。房嘗宴見，問上曰：「幽、厲之君何以危？所任者何人也？」上曰：「君不明，而所任者巧佞。」房曰：「知其巧佞而用之邪，將以爲賢也？」上曰：「賢之。」房曰：「然則今何以知其不賢也？」上曰：「以其時亂而君危知之。」房曰：「若是，任賢必治，任不肖必亂，必然之道也。幽、厲何不覺悟而更求賢，曷爲卒任不肖以至於是？」上曰：「臨亂之君，各賢其臣。令皆覺悟，天下安得危亡之君！」房曰：「齊桓公、秦二世，亦嘗聞此君而非笑之，然則任豎刁、趙高，政日益亂，盜賊滿山，何不以幽、厲卜之而覺悟乎？」上曰：「唯有道者能以往知來耳。」房因免冠頓首曰：「《春秋》紀二百四十二年災異，以示萬世之君。今陛下即位以來，日月失明，星辰逆行，山崩，泉湧，地震，石隕，夏霜，冬雷，春凋，秋榮，隕霜不殺，水、旱、螟蟲，民人饑、疫，盜賊不禁，刑人滿市，《春秋》所紀災異盡備。陛下視今爲治邪，亂邪？」上曰：「亦極亂耳！」房曰：「今所任用者誰歟？」上曰：「然，幸其愈於彼，愈，猶勝也。又以爲不在此人

❶「權」，原誤作「摧」，今據元本、四庫本改。

也。」房曰：「前世之君，亦皆然矣。臣恐後之視今，猶今之視前也！」上良久，曰：「今爲亂者誰哉？」房曰：「明主宜自知之。」上曰：「不知也；如知，何故用之！」房曰：「上最所信任，與圖事帷幄之中，進退天下之士者是矣。」房指謂石顯，上亦知之，曰：「已諭。」房罷出，後上亦不能退顯也。顯及五鹿充宗五鹿，姓。名充宗，顯之黨也。皆疾房，欲遠之，建言宜以房爲郡守。帝於是以房爲魏郡，去月餘，坐事，徵下獄，棄市。

臣按：京房之言於元帝者，可謂深切著明矣。上曰已諭，則是知顯之爲姦也，而卒不能去者，蓋權倖之臣，始則媚君以徼寵，終則刼君以固位。方其始也，人主之知未深，阿意容悅無所不至，苟幸入明夷之左腹，則鍵閉之謀日工，依憑之黨日盛，中外大權既出其手，則猶伏社之鼠不可熏也，穴墉之狐不可灌也。又如在肓音荒。之疾，藥之不能達，傅音附。咽之癭，近而不可割也。惟明智之君攻之有漸，去之有方，庶幾其可；不然，則容養亦亡，決裂亦亡。夫元帝知顯之姦而卒不之去者，非不欲去，不能去也。其所以不能去，何也？發車騎以圍大臣之第，則其權可以擅興矣；殺蕭望之，殺張猛，殺賈捐之，則其權可擅戮矣。以外屬則史高爲之黨，以中謁者則牢梁爲之黨，以外廷小人則五鹿充宗等爲之黨。權勢隆而黨援衆，是其所以不能去也。故聖人贊《易》於《姤》之初六曰：「勿用取女。」蓋以陰之方萌則抑之，制之，而不使至於不能去也。嗚呼微哉！

石顯威權日益，公卿以下畏顯，重足一

迹。顯與中書僕射牢梁、少府五鹿充宗結爲黨友，諸附倚者皆得寵位。顯自知擅權，事柄在掌握，恐天子一旦納用左右以間己，乃時歸誠，取一信以爲驗。顯嘗使至諸官，有所徵，言奉使往諸官司，徵召而取發也。顯先自白：「恐後漏盡宮門閉，請使詔吏開門。」上許之。顯故投夜還，稱詔開門入。後果有上書告「顯顓命，矯詔開宮門」，天子聞，笑以其書示顯。顯因泣曰：「陛下過私小臣，屬任以事，群下無不嫉妒，欲陷害臣者，事類如此，唯獨明主知之。愚臣微賤，誠不能以一軀稱快萬衆，臣願歸樞機職，受後宮掃除之役，死無所恨。唯陛下哀憐財幸，以此全活小臣！」天子以爲然而憐之，數勞勉顯，加厚賞賜，賞賜及賂遺貲一萬萬。

臣按：顯之姦慝，夫人而知之，❶獨元帝未之知爾。恐一朝敗露而無所自容也，於是設爲此謀，以固上意而塞人言，其亦巧也已矣。昔有仕于州郡而争覓舉者，甲有過，乙輒白之。居一日，甲墨其臂，若嘗文身者，乙喜，遽以白長吏。長吏呼而驗之，無有也。於是甲訴曰：「凡乙之見，誣類若此。」自是乙之言不復入，而甲被薦矣。此閭巷相擠之小數，而顯用之以誑其君，❷元帝莫之察也。吁，可歎哉！

初，顯聞衆人匈匈，言己殺前將軍蕭望之，恐天下學士訕己，以諫大夫貢禹明經著節者，❸乃使人致意，深自結納，因薦禹天子，

❶「夫」、「而」，明本作「人」、「皆」。
❷「誑」，明本作「誆」。
❸「者」，元本、明本、四庫本無此字。

歷位九卿，禮事之甚備。議者於是或稱顯，以爲不妬譖望之矣。顯之設變詐以自解免，取信人主，皆此類也。

臣按：顯之此舉，又以文己過而揜衆言，後王鳳既殺王章，杜欽亦教之以舉直言極諫並見郎從官展盡其意，使天下知不以言罪下。姦邪之臣，巧於緣飾，大抵如此。賊莽宗之，遂以竊國，然則顯之用志，豈淺哉？

吴主孫休即位，休，權之子。左將軍張布與丞相濮陽興皆貴寵用事，以佞巧更相表裏。吴主喜讀書，欲與祭酒韋昭、博士盛沖講論，布以昭、沖切直，恐其入侍，陰言己過，固諫止之。吴主曰：「孤之涉學，群書略徧，但欲與昭等講習舊聞，亦何所損！君特恐昭等道臣下姦慝，故不欲令入。如此之事，孤已自備之，不須昭等然後乃解也。」布皇恐陳謝，且言恐妨政事，吴主曰：「王務學業，❶其流各異，不相妨也。」然吴主恐布疑懼，卒如布意，廢講業，不復使昭等入。

臣按：賈誼有曰：「帝入太學，承師問道，則德智長而治道得。」董仲舒亦曰：「彊勉學問，則聞見博而智益明。」夫使人主德日長而智日明，此天下國家之福而臣子之大願也。故忠臣之心，惟欲其君之務學，傅説之告高宗是也；姦臣之心，惟恐其君之好學，張布之沮吴主是也。或見仇士良教其徒，毋使人主親近儒生，則以爲此術自士良始，士良事見後。而不知三國之世，已

❶「王」，四庫本作「政」。

有如張布者矣。憸邪用心，不謀而合，大抵若此。然後之姦臣，又有反其機而用之者，經幃雖設而所引多巧佞之徒，儒臣雖接而所陳多蔽蒙之説，與布異術而心則同。人主皆不可以不察也。

晉侍中、尚書令、車騎將軍賈充，自文帝時寵任用事，文帝，魏宰相司馬昭也，封晉王，後追謚爲帝。賈充爲昭弑魏帝髦，以成晉篡。武帝爲太子，充頗有力，武帝，司馬昭之子，篡魏爲天子。故益有寵於帝。充爲人巧諂，與太尉荀顗、侍中荀勖、中書監馮紞相爲黨友，朝野惡之。泰始中，帝問侍中裴楷以方今得失，對曰：「陛下受命，四海承風，所以未比德於堯、舜者，但以賈充之徒尚在朝爾。宜引天下賢人，共弘政道，不宜示人以私。」侍中任愷、庾純皆與充不協，充欲解其近職，乃薦愷忠貞，宜在東宫；帝以愷爲太子少傅，而侍中如故。會樹機能亂秦、雍，帝以爲憂，愷曰：「宜得威望重臣有智略者以鎮撫。」帝曰：「誰可者？」愷因薦充，純亦稱之。遂以充都督秦、凉二州軍事。充將之任，公卿餞於夕陽亭。充私問計於荀勖，勖曰：「是行辭之實難，獨有結婚太子，可不辭而留矣。」勖請言之，因謂馮紞曰：「賈公遠去，吾輩失勢矣；太子婚尚未定，何不勸帝納賈公之女乎！」紞亦然之。初，帝將納衛瓘女瓘，晉三公。爲太子妃，充妻郭槐賂楊后左右，使后説帝求納其女。荀顗等皆稱充女絶美，且有才德，帝遂從之。留充復居舊任。

臣按：賈充自司馬昭相魏時，昭，魏三公。充，昭之黨。輔成篡弑之事，在晉室則爲元功，其實天下之大賊也。用事日久，姦

邪小人，如荀勖輩朋而翼之，惟恐充一出外而失其所恃也，故秦、涼之行，且赴鎮矣，而荀勖爲畫結婚之謀，且力稱充女之才德，於是充遂留，而婚以成。帝嘗謂其立不可矣，❶見後《后德》篇。然内則楊后受郭槐之賂以主之，❷外則荀勖諸人更相從臾以助之，雖帝初心之明至此，亦眩惑不能自決矣！蓋姦臣用事，未有不内結宫闈，外交群小，而後能遂其所欲者。妃立而晉室之亂萌。先儒邵雍以爲：「禍在夕陽亭之一語，而不在石勒長嘯上東門之時。」豈不然哉？

賈充與任愷皆爲帝所寵任，充欲專名埶而忌愷，力薦愷爲吏部尚書，愷侍覲轉希；充因與荀勖等承間共譖之，愷因是得罪，廢於家。

臣按：小人之害君子，其情狀非一：當庸闇之主則顯擠之，恭、顯之於蕭望之是也；當材明之主則陰排之，賈充之於任愷是也。晉武雖未得爲賢君，然非庸闇者比，又愷亦爲帝寵任，而充欲傾之，則亦難矣，故前稱其忠正宜在東宫，是欲奪其侍中之職，使不得在左右也。計既不行，又薦之爲吏部尚書，天官之任重矣，然職在銓衡，非若侍中之近密也；其計既行，遂以事擠之而斥廢焉，其亦可謂巧也已。昔趙堯欲奪周昌御史大夫之位，則勸高帝爲趙王如意擇貴彊相，而因薦昌；公孫弘嫉董仲舒，欲黜之于外，則言於武帝，使爲膠西

❶「立」，元本、明本、四庫本作「五」。
❷「賂」，元本作「貽」。

相。蓋高帝、孝武，皆明君也，而周昌、仲舒之賢，亦見知於二帝，使二人誣之以罪而顯擠之，未必見從，惟其陽借薦譽之名，而陰施排擯之術，故雖二帝之明，有弗察焉。此賈充之計所以得行於晉武也。

梁武帝時，中領軍朱异文華敏給，曲營世譽，得幸於上。异善伺候人主意爲阿諛，用事三十年，廣納貨賂，❶欺罔視聽，遠近莫不忿疾。園宅、玩好、飲膳、聲色窮一時之盛。每休暇，車馬填門。

臣按：此梁史臣形容朱异之語也。「文華敏給」，則人主悦之矣。「曲營世譽」，則衆論悦之矣。又能伺候上意而爲阿諛，此恩寵之所以益固也。惟明主之觀人也，不以文華而以德行，不以虛譽而以功實，不以承迎己意爲善而以規弼己過爲忠。如此，則雖百朱异不能惑矣！夫入則睢盱於前，卑伏如鼠；出則横恣於外，貪噬如虎。此姦臣之常態也。故朱异既以阿諛得幸於上，則以威福取賂於下矣。人主不察，但見柔而可喜，又豈知其情態之真也哉？

太子侍讀徐摛見上，應對明敏，寵遇日隆。朱异不悦，乘間白上：「摛年老，愛泉石，意在一郡自養。」上謂摛真欲之，遂出爲新安太守。

臣按：婦欲顓其夫，故入宫者必見

❶ 自「重臣有智略者」至「廣納貨賂」，原間有文字漫漶處，今據元本、明本、四庫本補。

妬；臣欲顓其君，故入朝者必見嫉。使婦之用心如《樛木》、如《螽斯》，則不肯專其夫矣；臣之用心如《秦誓》之一介臣，其心休休然如有容，則不肯專其君矣。方是時，异以姦諛得幸於帝，惟恐才能之出己右者得進而分其寵，故雖區區一徐摛，且不見容，而必以計去之。然其言曰：「摛年老，愛泉石，欲求一郡自養。」使帝以异言而質之摛，則其姦罔立見矣。然异敢於爲此者，蓋揣帝之意惟己是信，必不加質問故也。❶後之姦臣顓國擅政，不欲人主它有親任者，大率以術去之，如异者蓋其一也。

東魏侯景與高澄有隙，澄，高歡之子，世專魏政。內不自安。據河南叛，請舉十三州內附。上召群臣廷議，皆謂非宜。是歲正月乙卯，上夢中原牧守皆以地來降。旦，見朱异，告之。异曰：「此宇內混一之兆也。」及景使至，稱景定計以正月乙卯，上愈神之。然意猶未決，嘗獨言：「我國家如金甌，無一傷缺，今忽受景地，詎是事宜？脫致紛紜，悔之何及？」朱异揣知上意，對曰：「聖明御極，南北歸仰，正以事無機會，難達其心。今侯景分魏土之半以來，自非天誘其衷，人贊其謀，何以至此！若拒而不納，恐絕後來之望。」上乃定議納景。東魏高澄數遺書，求復通好，許正陽侯淵明還。淵明，宗室子，以戰敗陷魏。淵明亦遣人奉啓，上得啓，流涕，與朝官議之。朱异又言：「靜寇息民，和實爲便。」司農卿傅岐曰：「高澄何事須和？必是設間，故命正陽遣使，欲令侯景自疑；景意不安，必圖禍

❶「加」，原作「如」，今據元本、明本、四庫本改。

亂。若許通好，正墮其計中。」异固執宜和，上亦厭用兵，乃從异言。景以金三百兩餉异，异受金不爲通啓，景於是始爲反計。鄱陽王範密以啓聞，上以邊事專委朱异，動静皆關之，异以爲必無此理。自是範啓，异不復爲通。景反於壽陽，以誅异及少府朱驎、太子右衛率陸驗、制局監周石珍爲名。异等皆以姦佞，蔽主弄權，爲時人所疾，故景託以興兵。及景濟江圍臺城，朝野共尤朱异，异慚憤發疾，卒。上痛惜之，特贈尚書右僕射。時太清二年正月也。三月城陷，五月武帝殂，簡文立，爲景所篡。

臣按：朱异以善伺上意爲阿諛取寵倖，至謀國大事，不論是非可否，亦惟上意是覘。侯景之降，納之非策也，异揣帝意在於得中原之土，故勸而成之。正月乙卯之夢，帝嘗以語异，异既爲諂語以媚帝矣，及景使之來，果云來降之謀決於乙卯，蓋景教之使言，以符合上意也。帝不察而神之，豈天奪其鑑，使憒然若是邪？夫景之叛魏，由其與高澄有隙也。既納景之降，則不當通澄之使，雖三尺童子，猶能知之。而异復揣帝意在於得正陽之還，故又勸而成之。通澄之和是趣景之反也，异本儒生，豈蠢然無識者？其爲此也，特欲富貴耳。用事三十年，廣納貨賂，田園、第館、姬妾、玩好，甲於一時，惴惴焉惟恐其失，故一切惟主意是奉，而不暇爲國忠謀。梁武甘其安，樂其詐，侯景之偪，朝野皆歸罪异，而帝獨不知之，方且哀憐於既死之餘，而寵贈以非常之典。臨亂之君，各賢其臣，殆謂此邪！夫人君欲觀其臣之邪正，大略有二道焉：謀議徇國不徇君，此正人

也，反是則邪矣；處身徇義不徇利，此正人也，反是則邪矣。异爲大臣，而導諛黷貨，兼有二罪，梁武一弗之察，其致禍亂也宜哉。

以上論憸邪罔上之情。❶ 姦臣。

真西山讀書記乙集上大學衍義卷第十八

❶「情」，原作「謀」，今據元本、四庫本改。

真西山讀書記乙集上大學衍義

卷第十九

格物致知之要二

辨人材

憸邪罔上之情姦臣❶

初，高齊之末，有魚龍、山車等戲，謂之散樂。隋高祖受禪，命牛弘定樂，非正聲者，悉放遣之。煬帝以啓民可汗將來朝，（啓民可汗，突厥之君也。）欲以富樂誇之。太常少卿裴蘊希指，奏括天下周、齊、梁、陳樂家子弟皆爲樂户；六品以下至庶人，有善樂者，皆直太常。於是四方散樂，大集東京，閱之於芳華苑積翠池。其後悉配太常，置博士弟子以相傳授，樂工至三萬餘人。西域諸胡多至張掖交市，帝使吏部侍郎裴矩掌之。矩知帝好遠略，諸商胡至者，矩誘訪諸國山川風俗，王及庶人儀形服飾，撰《西域圖記》三卷，入朝奏之。且言：「諸國並因商人密送誠欵，願爲臣妾。若服而撫之，渾、厥可滅，（謂吐谷渾、突厥二大國也。）戎、夏可壹。」帝大悦，日引矩至御坐，親問西域事。矩盛言「胡中多諸珍寶，吐谷渾易可并吞」。帝於是慨然慕秦皇、漢武之功，甘心將通西域，四夷經略，咸以委之。以矩爲黄門侍郎，復使至張掖，引致諸胡，啗之以利，勸令入朝。自是西域諸胡往來相繼，所

❶「憸邪罔上之情姦臣」，此八字原無，今據四庫本補。

經郡縣，❶疲於送迎，糜費以萬萬計，卒令中國疲弊以至於亡，皆矩之唱導也。

御史大夫裴蘊，與裴矩、虞世基參掌樞密，善候伺人主微意，所欲罪者，則曲法煅成其罪；所欲宥者，則附從輕典。是後大小之獄，皆以付蘊。蘊有機辯，❷言若懸河，或重或輕，皆由其口，時人不能致詰。

初，內史侍郎薛道衡以才學有盛名，久當樞要。煬帝即位，道衡上《高祖文皇帝頌》，上覽之，不悦，曰：「道衡致美先朝，此《魚藻》之義也。」《魚藻》，《大雅》篇名，刺幽王，思武王。將置之罪。會議新令，不決，道衡謂朝士曰：「向使高熲不死，令決當久行。」熲者，文帝賢相，煬帝殺之。有人奏之，帝怒，付執法者推之。裴蘊奏：「道衡負材恃舊，有無君之心。論其罪名，似如隱昧；原其情意，深爲悖逆。」帝曰：「公論其逆，妙體本心。」遂令自盡，天下冤之。帝稱裴矩之能，謂群臣曰：「裴矩大識朕意，凡所陳奏，皆朕之成算，未發之頃，矩輒以聞，自非奉國盡心，孰能若是！」是時矩與左翊衛大將軍宇文述、內史侍郎虞世基、御史大夫裴蘊、光禄大夫郭衍皆以諂諛有寵。述善於供奉，容止便辟，侍衛者皆取則焉。郭衍嘗勸帝五日一視朝，曰：「無効高祖，空自勞苦。」帝益以爲忠，曰：「唯有郭衍心與朕同。」

帝問侍臣盜賊，宇文述曰：「漸少。」帝曰：「比從來少幾何？」對曰：「不能什一。」納言蘇威曰：「臣非所司，❸不委多少，❹但患漸近。」帝曰：「何謂也？」威曰：「他日賊據

❶「經」，明本、四庫本作「過」。
❷「有」，明本、四庫本作「甚」。
❸「所」，明本、四庫本作「職」。
❹「委」，明本、四庫本作「知」。

長白山，今在汜水。且往日租賦丁役，今皆何在！豈非其人皆化爲盜乎！比見奏賊多不以實，遂使失於支計，不時翦除。又昔在鴈門，許罷征遼，今復徵發，賊何由息！」帝不悦而罷。後又問伐高麗事，威欲帝知天下多盜，對曰：「今兹之役，願不發兵，但赦群盜，自可得數十萬，遣之東征。彼喜於免罪，争務立功，高麗可滅。」帝不懌，威出，御史大夫裴藴曰：「此大不遜！天下何處有多許賊！」❶帝曰：「老革多姦，老革，猶言老兵。以賊脅我！欲批其口，且復隱忍。」藴知帝意，遣人誣奏威罪，令案驗，獄成，除名爲民。

虞世基以帝惡聞賊盜，諸將及郡縣有告敗求救者，世基皆抑損表狀，不以實聞，但云：「鼠竊狗盜，郡縣捕逐，行當殄盡，願陛下勿以介懷！」帝良以爲然，或杖其使者，以爲妄言，由是盜賊徧海内，陷没州縣，帝皆弗之知也。楊義臣破降河北賊數十萬，列狀以聞，帝歎曰：「我初不聞賊頓如此，義臣降賊何多也！」世基對曰：「小竊雖多，未足爲慮，義臣克之，擁兵不少，久在閫外，此最非宜。」帝曰：「卿言是也。」遽追義臣，放散其兵，賊由是復盛。

煬帝既幸江都，以其子越王侗爲東都留守，東都，洛陽也。李密帥衆逼東都，李密，叛臣也。隋兵拒之，敗走。密移檄，數帝十罪。越王侗遣太常丞元善達間行賊中，詣江都奏稱：「李密有衆百萬，圍逼東都，若陛下速還，烏合必散；不然，東都決没。」因歔欷嗚咽，帝爲之改容。虞世基進曰：「越王年少，此輩誑之。若如所言，善達何緣來至！」帝乃勃然怒曰：「善達小人，敢廷辱我！」因使經賊中

❶「多許」，此二字明本、四庫本互乙。

向東陽催運，善達遂爲群盜所殺。是後人人杜口，莫敢以賊聞。世基容貌沈審，言多合意，特爲帝所親愛，朝臣無與爲比；親黨憑之，鬻官賣獄，賄賂公行，其門如市。由是朝野共疾怨之。内史舍人封德彝託附世基，❶密爲指畫，❷宣行詔命，諂順帝意，群臣表奏忤旨者，❸皆屏而不奏。鞫獄用法，多峻文深詆；❹論功行賞，❺則抑削就薄。故世基之寵日隆而隋政日壞，❻皆德彝所爲也。後宇文化及等反，❼弑煬帝，❽虞世基、裴蘊亦被殺。❾

臣按：隋煬不道，罪浮於紂；而蘊、矩、世基諸臣，❿則其飛廉、惡來也。然今考之，蘊等所以眩惑其君者，⓫初亡它技，一惟逢迎上意而已。⓬知帝之耽嗜音樂也，則請括天下散樂、⓭百戲集于京師，樂工至三萬餘人，於是帝之心蕩於鄭、⓮衛哇

❶「世基」，此二字原漫漶不清，今據元本、明本、四庫本補。
❷「密」，此字原漫漶不清，今據元本、明本、四庫本補。
❸「奏忤旨」，此三字原漫漶不清，今據元本、明本、四庫本補。
❹「詆」，此字原漫漶不清，今據元本、明本、四庫本補。
❺「論功」，此二字原漫漶不清，今據元本、明本、四庫本補。
❻「而隋政」，此三字原漫漶不清，今據元本、明本、四庫本補。
❼「反」，此字原漫漶不清，今據元本、明本、四庫本補。
❽「弑煬」，此二字原漫漶不清，今據元本、明本、四庫本補。
❾「亦被殺」，此三字原漫漶不清，今據元本、明本、四庫本補。
❿「世基諸」，此三字原漫漶不清，今據元本、明本、四庫本補。
⓫「所以」，此二字原漫漶不清，今據元本、明本、四庫本補。
⓬「上意而」，此三字原漫漶不清，今據元本、明本、四庫本補。
⓭「天下散樂」，此四字原漫漶不清，今據元本、明本、四庫本補。
⓮「於是帝」，此三字原漫漶不清，今據元本、明本、四庫本補。

淫之聲而流連酣宴無有窮極矣；❶知帝之好大喜功也，則謂西域諸國富於珍寶，❷請招而誘之，使入朝覲，❸而渾、❹厥可平，於是帝之心慨然欲爲秦皇、❺漢武之事，❻而中國疲弊日趍於亡矣；知帝怒薛道衡進頌有諷刺之意，❼則組織其罪，❽曰「原其情意，❾實爲悖逆」，帝果悦之，曰「公論其逆，❿妙體本心」，以其能去己所惡也；知帝之怠於政事也，⓫則勸五日一視朝，曰「無効高祖，空自勞苦」，帝果悦之，曰「惟有郭衍，心與我同」，以其能順己所欲也；其後盜賊四起，知帝之意尤所惡聞，則四方表奏抑而不達，曰「天下何處有許多賊」，⓬曰「鼠竊狗偷，行且盡殄」，於是帝惑其言，發怒於蘇威，致疑於楊義臣，切齒於元善達，而賊益猖熾，不可復制，不一二年，隋遂以亡。原諸人之所以爲此者，欲以保有寵禄爾，而不知國事既敗，身無處所，何寵禄之可保邪！即數人而論之，虞

❶「酣宴無」，此三字原漫漶不清，今據元本、明本、四庫本補。
❷「謂西域」，此三字原漫漶不清，今據元本、明本、四庫本補。
❸「朝覲」，此二字原漫漶不清，今據元本、明本、四庫本補。
❹「而」，此字原漫漶不清，今據元本、明本、四庫本補。
❺「秦皇」，此二字原漫漶不清，今據元本、明本、四庫本補。
❻「漢」，此字原漫漶不清，今據元本、明本、四庫本補。
❼「知帝怒」，此三字原漫漶不清，今據元本、明本、四庫本補。
❽「其罪」，此二字原漫漶不清，今據元本、明本、四庫本補。
❾「曰」，此字原漫漶不清，今據元本、明本、四庫本補。
❿「公論其」，此三字原漫漶不清，今據元本、明本、四庫本補。
⓫「知帝之」，此三字原漫漶不清，今據元本、明本、四庫本補。
⓬「許多」，明本、四庫本此二字互乙。

世基者，又姦之首，佞之魁也，故魏徵嘗曰：「梁武偏信朱异，以致臺城之辱；隋煬偏信虞世基，以致江都之禍。」夫二君之所以信之者，由其能適己之欲也。孰知其所以適己者，祇以禍己歟。昔伊尹之告太甲曰：「有言逆于汝心，必求諸道；有言遜于汝志，必求諸非道。」蓋忠言至論，往往逆人主之心，然揆之理而得，則雖忤意而當從；姦言邪説，往往順人主之志，然揆之理而悖，則雖合意而當察。人主知此，則揣摩之，姦不得售，而窺伺之計無所施矣。

唐高宗將立武昭儀爲后，昭儀，婦官名也。武氏事見《后德》篇。大臣切諫，禮部尚書許敬宗陰揣帝私，即妄言曰：「田舍子賸穫十斛麥，尚欲更故婦。天子富有四海，立一后，謂之不可，何哉？」帝意遂定。王后廢，王后，高宗元妃。敬宗請削后家官爵，廢太子忠而立代王，代王，武氏所生，故敬宗請立爲太子。帝得所欲，故詔敬宗待詔武德殿西闔。俄拜侍中，進中書令。侍中、中書，皆宰相官。敬宗於立后有助力，知后鉗戾，能固位以久己權，乃陰連后謀逐韓瑗、來濟、褚遂良，殺梁王、即太子忠也，廢爲梁王，又殺之。長孫無忌、上官儀，瑗、濟、遂良、無忌皆當時賢相，諫高宗立武后者也。儀亦近臣，得罪於武后。朝廷重足事之，威儀熾灼，當時莫與比。

臣按：敬宗陰揣帝私，使其君廢正后，易太子，殺顧命大臣，一舉而夫婦、父子、君臣之綱皆絶；高宗悦之，命以爲相。其後武氏得志，改唐爲周，太宗子孫屠翦幾盡，禍亂之酷，古所未聞，由高宗以色爲悦，而敬宗逢迎之也。田舍之語鄙陋甚矣，而高宗乃以是定議者，由其合意故也。意有所

偏，則姦邪得乘之而入，可不戒哉！

高宗之爲太子，李義府爲太子舍人，嘗獻《承華箴》，末云：「佞諛有類，邪巧多方。其萌不絕，其害必彰。」義府又諂事太子，而文致若讜直者，太子表之，優詔賜帛。

臣按：姦邪小人，其品非一，有言行俱邪者，有以正言飾邪行者。言、行俱邪者，其惡易見；以正言飾邪行者，其惡難知。義府以諂事太子而獻箴之言乃近於正，此姦邪之尤者。若徒以言取之，豈不誤哉？故聽言觀行者，聖人垂世之大法也。

唐高宗立，義府遷中書舍人，爲長孫無忌所惡，奏斥壁州司馬。詔未下，義府問計於舍人王德儉。德儉者，許敬宗甥，多智，善揣事，因曰：「武昭儀方有寵，上欲立爲后，畏宰相議，未有以發之。君能建白，是轉禍爲福也。」義府即叩閤上表，請廢后立昭儀。帝悅，召見與語，賜珠一斛，復侍。武后已立，義府與敬宗等相推轂，濟其姦詐，棄骨肉大臣，故后得肆意擅取威柄，天子斂衽矣。義府貌柔恭，與人言，嬉怡微笑，而陰賊褊忌著于心，著，直略反，謂其姦惡根著于心也。凡忤意者，皆中傷之，時號義府「笑中刀」。又以柔而害物，號曰「人猫」。未幾拜中書侍郎、同中書門下三品。唐太宗名也。後又主選事，無品鑑才，谿壑之欲，惟賄是利。母、妻、諸子賣官市獄，門如沸湯。

臣按：義府以姦言易一身之富貴，而賣唐家之社稷。吁，可畏矣！史氏形容其情態，至今猶可想見。夫柔媚之人，天

資陰險，未有不害物者也。故孔子欲見剛者而遠佞人。蓋剛則果於爲善，而佞則忍於爲惡。惟人主以孔門之法爲取人之方，庶乎免於佞柔之惑矣！

玄宗時李林甫爲吏部侍郎，時武惠妃寵傾後宮，子壽王愛尤盛。壽王瑁，惠妃所生。林甫因中人白妃，願護壽王爲萬歲計，妃德之。會韓休薦林甫有宰相才，妃陰爲助，即拜黃門侍郎、同中書門下三品。

臣按：女子、小人，其類同者也，故外廷姦臣多倚宮掖以自固，而宮掖亦或結交於外廷以自助。此林甫所以願自効於惠妃，而惠妃之所以薦林甫也。

皇太子瑛、鄂王琚、光王瑤三人皆玄宗子。被譖，帝欲廢之，張九齡切諫，九齡，時賢相。帝不悅。林甫惘然，私語中人曰：「天子家事，外人何與邪？」

臣按：天子以四海爲家，凡中外孰非家事者，而大臣天子之家老，凡中外事亦無不當與者焉。自李勣以此言贊高宗廢王后，以自結於武氏；林甫効之，又以此言贊明皇廢三子而自結於惠妃。事見後《齊家》篇。姦臣用心，欲逢其君之惡，而杜絶諫者之言，故進斯語。自是事關宮掖，人臣有議及之者，人主必咈然曰：「此吾家事，爾外朝臣何與焉？」於是宦官、宮妾始得以擅其斷制之權，而外廷無敢争者，其開端自勣與林甫始，蓋萬世之罪人歟。

開元中，玄宗在東都，欲還長安。裴耀

卿等建言：耀卿，亦時宰相。「農人場圃未畢，須冬可還。」林甫陽蹇，獨在帝後，問故，對曰：「臣非疾也，願奏事。二都本帝王東西宮，車駕往幸，何所待時？假令妨農，獨赦所過租賦可也。」帝大悦，即駕而西。

臣按：天子之行，千乘萬騎，其所經歷，豈無所妨？裴耀卿等請俟農隙是也，而林甫覘知帝意，亟欲還都，對同列而言，懼爲其所折，於是陽蹇在後，而獨進迎合之説。其所以爲是者，欲諂玄宗而排耀卿爾；玄宗果爲之大悦，耀卿亦以是罷去。姦人情態，著在史册，至今猶在人耳目。吁，可鄙哉！

始張九齡由文學進，九齡，當時賢相。守正持重，而林甫爲人特以便佞，故得大任，每妬九齡，陰害之。帝欲進朔方節度使牛仙客實封，九齡謂林甫：「封賞待名臣大功，邊將一上最，可遽議？最，謂功伐也。要與公固争。」林甫然許。及進見，九齡極論，而林甫抑默，退又漏其言。仙客明日見帝，泣且辭。帝滋欲賞仙客，九齡持不可。林甫爲人言：「天子用人，何不可者？」帝聞，善林甫不專也。由是益疏薄九齡，俄與耀卿俱罷政事。

臣按：汲黯嘗與公孫弘約共争事，至上前而弘背之，黯斥其懷詐面諛。林甫之背九齡，亦猶弘之背黯也，故黯、九齡坐是廢斥，而弘與林甫皆得志而柄任焉。其曰「天子用人，何不可者」，亦猶前所謂「天子家事，外人何與」，凡皆導人主以自專而勿恤人言也。夫用人得失，治亂所關，不幸而失，大臣所當正救，而謂惟其所用即無

不可，則前古帝王何不每事自用，而乃置諫争輔弼之臣以自繩約邪？自昔小人，順承其主，則曰：「天子所爲，何所不可？」激怒其主，則曰：「貴爲天子，不得自由。」凡若是者，皆伐國之戈矛，而迷主之酖毒也。故林甫之言入而九齡罷，九齡罷而治亂分，其效蓋可覩矣。

張九齡罷，林甫進兼中書令。帝卒用其言，殺三子，即皇太子瑛等也。天下冤之。大理卿徐嶠妄言：「大理獄殺氣盛，烏雀不敢棲。今刑部斷死刑，歲纔五十八，而烏鵲巢獄户，幾至刑措。」群臣賀帝，而帝推功大臣，封林甫晋國公。

臣按：孟子曰：「君子可欺以其方，難罔以非其道。」明皇一日殺三子，此何景也？而群臣乃以幾致刑措賀。在昔成、康之世，曷嘗有此邪？是直以帝爲盲聾罔之以非其道也。明皇誠反而思之，吾有子不能自保，使臣下得譖而殺之，彼烏鵲乃安其巢，是以天子之子欲爲烏鵲不可得也，則必赫然震怒罪群臣之欺罔者矣。然林甫之輩敢於爲此者，度帝之聰明已衰，方愛悦諛佞，必不能察其欺罔故也。明皇果喜而賞之，林甫於是時，必自喜其謀之中，而竊笑帝之易欺，姦諛蒙蔽愈無所忌矣。臣前論石顯之料元帝無一不中，林甫之於明皇亦然。故爲人君者，必有以保養其聰明，使佞邪小人不敢有所侮而動，不然，未有不爲其所玩者。

帝將立太子，林甫探帝意，數稱道壽王，而帝意自屬忠王，忠王名璵，即肅宗也。壽王不得

立。太子既定，林甫恨謀不行，且畏禍，乃陽善韋堅。堅，太子妃兄也。使任要職，將覆其家，以摇東宫。又因柳勣上杜良娣父有隣變事，欲以及太子，皆不果。未幾，使濟陽别駕魏林，誣河西節度使王忠嗣欲擁兵佐太子。林甫曰：「太子宜知謀。」帝曰：「吾兒在内，安得與外人相聞，此妄耳！」林甫數危太子，太子自以謹孝聞，内外無惎，惎，間也。故飛語不得入。

時楊國忠爲監察御史。林甫興韋堅等獄，欲危太子，以國忠怙寵，搏鷙可用，倚之，使按劾。國忠乃慘文峭詆，逮繫連年，誣蔑致誅者百餘族，度可以危太子者，先林甫意陷之，皆中所欲。

臣按：林甫之所以相者，賴惠妃之助也。故前殺三子，後傾忠王，凡皆爲壽王地也。幸明皇之意堅定不移，❶然猶三興大獄，必欲動摇而後已。蓋肅宗之立，出於上意，己不得攘以爲功。壽王立，則己與惠妃中外相倚，富貴可以長保，林甫之賊心如此。幸肅宗無過可指，而東宫之位不摇，異時中興帝室，卒有賴焉，殆天意相唐，使林甫之計獨弗售于此也。不爾，殆哉！

林甫善刺上意，刺，猶探也。時帝春秋高，聽斷稍怠，猒繩檢，重接對大臣，及得林甫，任之不疑。林甫善養君欲，自是深居燕適，沈蠱衽席，主德衰矣。林甫每奏請，必先餉遺左右，審伺微旨，以固恩信，至饔夫御婢皆所欵厚，故天子動静必具得之。

❶「意」，四庫本作「志」。

臣按：林甫善刺上意，即石顯之能探人主微指也；善養君欲，即趙高之勸二世肆意淫樂也；餉遺左右，即寒浞之行媚于內，王莽之事旁側長御也。昔者，姦臣各工其一，而林甫獨兼焉，是合石顯、趙高、寒浞、王莽爲一人也，唐室由是幾瀕于亡。推原其始，由明皇之心先蕩，故林甫得以入之也。人主誠能虛懷無我，虛静少欲，嚴内外之防，杜私謁之禁，雖有姦臣，豈能售其姦哉？《禮》曰：「王中心無爲，以守至正。」夫惟一正，可以御衆邪，此人主守約之方也。

時詔天下士有一藝者皆得詣闕就選，林甫恐士對詔或斥己，即建言：「士皆草茅，未知禁忌，徒以狂言亂聖聽，請悉委尚書省長官試問。」使御史中丞監總，而無一中程者。林甫因賀上，以爲野無留才。

臣按：明君在上，必廣至正之路，以招賢能；闢四達之塗，以徠忠讜，則上無壅蔽之患，而下無遺逸之嗟，此國家之利，而非姦邪之便也。蓋賢材進，則己無所容；言路開，則罪無所隱。故林甫於此，曲爲之沮梗焉，既以尚書長官試問之，又以中丞監總之，雖有忠賢，何由獲進？宜其無一中程者，而林甫方以野無遺才賀，其敢於欺罔，豈不甚哉！

咸寧太守趙奉璋得林甫二十餘條，[1]將言之，林甫諷御史捕繫奉璋，劾妖言，抵死。

[1] 「寧太」，此二字原漫漶不清，今據元本、明本、四庫本補。

臣按：姦臣之顛國，必先佈置私人，使居權要之地，任擊搏之權，而去其異己者，然後得以肆行而無忌。當林甫時，所用以爲御史者，必皆其黨與也，故趙奉璋欲言其罪，則林甫亟諷御史劾而殺之。姦臣之權至於能僇言者，則無所不可者矣。故明君在上，既擇天下英賢委以股肱之任，而又選公清直亮之士，使爲耳目之官，二者交舉其職，而無阿黨朋比之私，則綱紀張，治道立矣。

林甫爲相，凡才望出己右，及爲上所厚、勢位將逼己者，必百計去之；尤忌文學之士，或陽與之善，啗以甘言，而陰陷之，世謂林甫「口有蜜，腹有劍」。上嘗陳樂於勤政樓下，垂簾觀之。兵部侍郎盧絢，謂上已起，按轡過樓下；絢風標清粹，上深歎其蘊藉。林甫嘗厚以金帛賂上左右，上舉動必知之；乃召絢子弟語曰：「尊君素望清崇，今交、廣藉才，聖上欲以尊君爲之，可乎？若憚遠行，則左遷；不然，以賓、詹分務東洛，亦優賢之選也。」絢懼，遂乞賓、詹。上又嘗問：「嚴挺之安在？是人亦可用。」挺之時爲絳州刺史。林甫退，召挺之弟損之，諭以「上待尊兄意甚厚，蓋爲見上之策，奏稱風疾，求還京師就醫」。挺之從之。林甫以其奏白上云：「挺之老疾，宜且授之散秩，使便醫藥。」上歎詫久之，以爲詹事。

臣按：《書》稱四凶之罪曰「象恭滔天」而已，曰「巧言令色孔壬」而已，堯能知之，而舜能去之，所以爲聖也。林甫於數者之惡，蓋悉兼之，而明皇不能察者，欲汩之

也。《詩》曰：「盜言孔甘。」惟言之甘，故人蒙其害而不知，此所以爲盜也。❶林甫之「口有蜜，腹有劍」，所以爲國之大賊乎。❷傳曰：「苦言，藥也；甘言，疾也。」使明皇能知苦言之爲藥，甘言之爲疾，九齡不去，林甫不相，則雖百禄山，能爲難乎？故内有衣冠之盜，然後外有干戈之盜。然則衣冠之盜將何以察之？曰：眂其言之甘、苦而已矣，蓋未有正人而甘其言，亦未有邪人而能苦其言者也。林甫既以此誤其君，又以此誤其同列，盧絢之賓、詹，嚴挺之之養疾，皆以甘言誤之，而實加擯廢焉；亦猶以甘言誤明皇，陷之於播遷之辱也。吁，可畏哉！

林甫居相位，固寵市權，蔽欺天子耳目，諫官皆持禄養資，無敢正言者。補闕杜璡再上書言政事，斥爲下邽令。因以語動其餘曰：「明主在上，群臣將順不暇，亦何所論？君等不見立仗馬乎，終日無聲，而飫三品芻豆；一鳴，則黜之矣。後雖欲不鳴，得乎？」由是諫争路絶。

臣按：姦臣顓國，必先壅塞言路，使人主惸然孤立於上，而盲然無覩於外，然後得以恣其所欲爲，大而篡國，小而顓政，無不可者。故正先死而趙高肆，王章僇而王鳳熾，杜璡斥而林甫横。爲人主者可不監哉！

貞觀以來，任蕃將者如阿史那社尒、契苾何力皆以忠力奮，然猶不爲上將，皆大臣

❶「以」，此字原漫漶不清，今據元本、明本、四庫本補。
❷「國」，此字原漫漶不清，今據元本、明本、四庫本補。

總制之，故上有餘權以制於下。先天、開元中，皆明皇年號。若薛訥、郭元振、張説等，自節度使入相天子。林甫疾儒臣以方略積邊勞，且大任，欲杜其本，以久其權，即説帝曰：「以陛下雄材，國家富彊，而夷狄未滅者，由文吏爲將，憚矢石，不身先。不如用蕃將，彼生而雄，養馬上，長行陳，天然性也。若陛下感而用之，必先死，夷狄不足圖也。」帝然之，因以安思順代林甫領節度，而擢安禄山、高仙芝、哥舒翰等專爲大將。林甫利其虜也，無入相之資，故禄山得專三道勁兵，處十四年不徙，天子安林甫策，不疑也，卒稱兵蕩覆天下，王室遂微。

臣按：一言喪邦者，昔聞之矣；一言而遺禍數百載者有之乎？曰：有之，如林甫之請任蕃將是也。蓋自禄山反，唐幾亡，肅宗雖崎嶇中興，而兩河之地半爲降虜所有，更相傳襲，終唐之世不能取，蕃鎮跋扈，動輒舉兵内嚮，唐卒以是失天下，五代之亂，生人肝腦盡矣，至于本朝，然後收方鎮之權，天下合于一。自天寶末，迄建隆初，凡二百有七年，推原禍本，由林甫以蕃將代儒將故也，彼其用心，不過欲杜節度使入相之階，以久己權，而中國板蕩，生民塗炭，遂自兹始。自昔姦臣之禍天下，未有若是其酷者也。

上晚年自恃承平，以爲天下無復可憂，遂深居禁中，專以聲色自娱，悉委政事於林甫。林甫媚事左右，迎合上意，以固其寵，杜塞言路，掩蔽聰明，以成其姦，妬賢嫉能，排抑勝己，以保其位，屢起大獄，誅逐貴臣，以張其勢。自皇太子以下，畏之側足。凡在相

位十九年，養成天下之亂，而上不之悟也。

臣按：此唐舊史論林甫之語也，林甫心迹盡於此矣。

楊國忠者，太真妃之從祖兄也，其妹號國夫人，居中用事，帝所好惡，國忠必探知其微，帝以爲能。

臣按：女子、小人表裏交煽者，危國亡家之本，前蓋屢言之矣。若國忠者，身既用事於外，其妹又用事于中，宜其能深探動息，阿意迎合，而帝以爲能也。

國忠爲宰相，便佞，專徇帝嗜欲，不顧天下成敗。知帝雅意事邊，故身調兵食，取習文簿惡吏任之，軍凡須索，快成其手。

臣按：明皇前任林甫，後任國忠，二人操術略同，大抵徇帝之欲而已，知帝有意於邊事也，則身調兵食，任惡吏以掌文簿，苟取集事，它不遑恤也。雖然，使明皇無縱欲之念，雖姦臣其能窺所欲而徇之乎？故曰人君之心正，則朝廷百官無敢不正者。

南詔質子閣羅鳳亡去，帝欲討之，國忠薦鮮于仲通爲蜀郡長史，率兵六萬討之。戰瀘川，舉軍没，獨仲通挺身免。國忠匿其敗，更叙戰功，使白衣領職。

劍南節度李宓將兵七萬擊南詔。閣羅鳳誘之深入，宓被擒，全軍皆没。國忠隱其敗，❶更以捷聞，益發中國兵討之，前後死者

❶「忠」，原作「兵」，今據元本、明本、四庫本改。

幾二十萬，人無敢言。

臣按：《記》曰：「四方有敗，必先知之，此之謂民之父母。」明皇末年，委政國忠，雲南喪師至二十萬，而國忠反以捷聞，明皇至是塊然尸位，猶土木偶人矣，姦臣敢於蒙蔽如此，爲人主者，其可不以天下爲視聽哉！

上憂雨傷禾，國忠取禾之善者獻之，曰：「雨雖多，不傷稼也。」上以爲然。扶風太守房琯言所部水災，國忠使御史推之。是歲，天下無敢言災者。

臣按：忠臣之心，惟恐人君不畏災異，魏相之以逆賊風雨告宣帝是也；姦臣之心，惟恐人主知畏災異，國忠謂霖雨不害稼，以欺明皇是也。蓋人主畏天災，必求己過，必更弊政，必去小人，此忠臣之所樂，而姦臣之所不便也。故其操術不同如此。近世王安石遂有「天災不足畏」之語。吁！莫大於天，莫神於天，而猶不足畏，則尊居人上，復何所憚邪？嫚天欺君，其罪不在國忠下，可勝誅哉！

安禄山專制三道，陰蓄異志，殆將十年，以上待之厚，欲待上晏駕然後作亂。會楊國忠與禄山不相悦，屢言禄山且反，上不聽；國忠數以事激之，欲其速反，以取信於上。禄山由是決意遂反，發所部兵十五萬衆，以討國忠爲名。上召宰相謀之。國忠揚揚有德色，曰：「今反者獨禄山耳，將士皆不欲也。不過旬日，必傳首詣行在。」上以爲然，大臣相顧失色。

臣按：禄山之所以反者，由林甫養成之，而國忠激發之也。國忠身爲大臣，而激賊使反者，果何爲哉？欲人主信其言之驗，而自保寵禄故也。蓋姦臣之心，苟可以爲己之利者，雖危國家、覆宗社而不顧。吁，可畏哉！方是時，禄山長驅向闕，聲震河、洛，而國忠猶進諂言，以惑上聽，其志亦以取悦爾，而馬嵬之變，身首殊分，家族殄滅，寵禄果可保邪？秖足爲姦臣之戒而已。

以上論憸邪罔上之情。姦臣。

真西山讀書記乙集上大學衍義卷第十九

真西山讀書記乙集上大學衍義

卷第二十

格物致知之要二

辨人材

憸邪罔上之情姦臣❶

元載在肅宗朝，因李輔國薦，擢平章事，李輔國，宦官之用事者，事見後。後肅宗潛誅輔國，載預其謀。代宗即位，載權益盛，又以貨結内侍董秀，使主書卓英倩潛與往來，上意所屬，載必先知之，承意探微，意無不合，上以是愈愛之。

臣按：元載之承意探微，即李林甫之善刺帝意也；先結輔國，後結董秀，即李林甫之賂上左右也。姦慝相師，不謀而合，蓋如此。

元載專權，恐奏事者攻訐其私，乃請：「百官凡論事，先白長官，白宰相，然後奏聞。」仍以上旨諭百官曰：「比來諸司奏事，言多讒毀，故委長官、宰相先定其可否。」刑部尚書顔真卿上疏，以爲：「郎官、御史，陛下之耳目。今使論事者先白宰相，是自掩其耳目也。陛下患群臣之爲讒，何不察其言之虚實！若所言果虚宜誅之，果實宜賞之。不

❶「憸邪罔上之情姦臣」，此八字原無，今據四庫本補。

務爲此，而使天下謂陛下厭聽覽之煩，託此爲辭以塞諫諍之路，臣竊爲陛下惜之！ 太宗著司門式曰：『其無門籍人，有急奏者，皆令門司與仗家引奏，無得關礙。』所以防壅蔽也。天寶以後，李林甫爲相，深疾言者，道路以目。上意不下逮，下情不上達，蒙蔽喑嗚，卒成幸蜀之禍。陵夷至于今日，其所從來者漸矣。夫人主大開不諱之路，群臣猶莫盡言，況令宰相大臣裁而抑之，則陛下所聞見者不過三數人耳。天下之士從此鉗口結舌，陛下見無復言者，以爲天下無事可論，是林甫復起於今日也！ 昔林甫雖擅權，群臣有不諮宰相輒奏事者，則託以它事陰中傷之，猶不敢明令百司奏事皆先白宰相也。陛下儻不早悟，漸成孤立。」載聞而恨之，奏真卿誹謗；貶峽州別駕。

臣按：元載之杜塞人言，亦林甫故智也；顏真卿之論，可謂盡其情狀矣。後之顓政諱言者，往往習爲蒙蔽，雖言官論事，必令以藁草先白，有去焉，有取焉，是又祖元載之故智也。惟其姦慝之相師，是以危亂之相尋。嗚呼悲夫！

元載弄權舞智，政以賄成，僭侈無度。上戒之，不悛。會有告載圖爲不軌者，上命收載，賜自盡。有司籍其家，胡椒八百石，它物稱是。

臣按：忠臣必廉，而廉者必忠；姦臣必貪，而貪者必姦。故諸葛亮盡忠於蜀，而成都止有桑八百株；元載爲姦於唐，而胡椒至八百石。人主以是觀之，可以識忠臣、姦臣之分矣。

順宗爲太子，翰林待詔王伾善書，王叔文善碁，俱出入東宫，娱侍太子。叔文譎詭多計，自言讀書知治道。遂大愛幸，與王伾相依附。帝即位有疾，常深居施簾帷，獨宦官李忠言、昭容牛氏侍左右。百官奏事，自帷中可其奏。以伾爲左散騎常侍，王叔文爲起居舍人。大抵計事，叔文依伾，伾依李忠言，忠言依牛昭容，轉相交結。每事先下翰林，使叔文可否，然後宣於中書，韋執誼承而行之。執誼以黨伾等得宰相。外黨則韓泰、柳宗元、劉禹錫等主采聽外事。謀議唱和，日夜汲汲如狂，互相推奬，曰伊、曰周、曰管、曰葛，僴然自得，謂天下無人。榮辱進退，生於造次，惟其所欲，不拘程式。士大夫畏之，道路以目。

臣按：伾、文居中用事，内則有宦官、❶宫妾爲之表裏，外則有士大夫之好進者爲之謀議。此其所以能專制朝權也。然推其本，則由順宗深居簾帷，不與群臣接，故此輩得以售其姦。故爲人君者，必體明出地上之象，赫然臨下，則魑魅罔兩影滅迹絶矣。

盧杞，開元宰相懷慎孫也。懷慎清儉，稱賢相。貌醜，色如藍，有口辯。德宗悦之，擢爲御史大夫。郭子儀每見賓客，姬妾不離側。杞嘗往問疾，子儀悉屏侍妾。或問其故，子儀曰：「杞貌陋而心險，婦人輩見之必笑，它日杞得志，吾家無類矣！」尋擢門下侍郎，同平章事。杞蕞陋，無文學，楊炎與同在相位

❶「宦」，原作「官」，今據元本、明本、四庫本改。

輕之，多託疾不與會食；杞亦恨之。杞陰狡，欲起勢立威，小不附者必欲寘之死地，引太常博士裴延齡爲集賢殿學士，親任之。未幾，譖炎罷政事。

臣按：姦邪之臣，將盜有國柄，必先引同己者爲之黨，而去異己者，使不得沮吾事，則威權悉出吾手矣。盧杞之引延齡，罷楊炎，蓋以此也。

初，楊炎爲相，惡京兆嚴郢，左遷大理卿。盧杞欲陷炎，引郢爲御史大夫。先是，炎將營家廟，有宅在東都，憑河南尹趙惠伯賣之，惠伯買以爲官廨，郢按之，以爲有羨利。杞召大理正田晉議法，晉以爲：「律，監臨官市買有羨利，以乞取論，當奪官。」杞怒，貶晉衡州司馬。更召它吏議法，以爲：「監主自盜，罪當絞。」炎廟正直蕭嵩廟地，杞因譖炎，曰：「玆地有王氣，玄宗令嵩徙之。炎有異志，故於其地建廟。」炎貶崖州司馬。遣中使護送，未至，縊殺之。惠伯貶多田尉，亦殺之。

臣按：姦臣將盜國柄，必以殺僇立威。杞惡楊炎，既譖殺之，趙惠伯何罪，亦殺之？蓋不如是，無以張己之權，而使士大夫懾服之也。是時，德宗在位未久，而杞已得以私意殺大臣；異時失國奔播之禍，於此可占矣。

上初即位，崔祐甫爲相，務崇寬大，故當時政聲藹然，以爲有貞觀之風。及杞爲相，知上性多忌，因以疑似離間群臣，始勸上以嚴刻御下，中外失望。

臣按：姦臣欲盜國柄，必眂人君意嚮而迎合之。杞知德宗性多忌克，故惑之以疑似，而導之以嚴刻；德宗喜其能合己意，於是信之篤，任之專，而群臣莫能間矣。

上以幽州兵在鳳翔，思得重臣代朱泚鎮之。杞忌張鎰忠直，鎰，同爲相者。爲上所重，欲出之于外，己得專總朝政，乃對曰：「朱泚名位素崇，鳳翔將校班秩已高，❶非宰相信臣，無以鎮撫，臣請自行。」上俛首未言，杞又曰：「陛下必以臣貌寢，不爲三軍所伏，固惟陛下神算。」上乃顧鎰曰：「才兼文武，望重中外，無以易卿。」鎰知爲杞所排，而無辭以免，因再拜受命。鎰至鳳翔，未幾，爲泚將李楚琳所殺。

臣按：姦臣顓國，必先以術去同列之異意者，故杞先逐楊炎，繼黜張鎰。炎不足道也。鎰暴忠王室，魁然有宰相器，杞以其爲帝所親愛，思所以間之。會隴右用兵，即自請行，德宗不可，然後薦鎰。夫所以先自請行者，欲以嘗帝意也；儻德宗即從其請，則其術窮矣。然杞揣帝以其貌寢，不足以威服諸將，必不使之往也。當是時，惟鎰與己並相，既不遣杞，則遣鎰無疑矣。此杞之狡謀，德宗蓋墮其中而不知者也。吁！姦邪情狀每每如此，人主其深察之。

盧杞秉政，知上必更立相，恐其分己權，

❶「平章事杞蕞陋」至「名位素崇鳳」，原間有文字漫漶處，今據元本、明本、四庫本補。

乘間薦吏部侍郎關播儒厚，可以鎮風俗，以播爲中書侍郎、平章事。皆決於杞，播但斂衽無所可否。上嘗與宰相論事，播意有所不可，起立欲言，杞目之而止。還至中書，杞謂播曰：「以足下端慤少言，故相引至此，曏者奈何發口欲言邪！」播自是不敢復言。

臣按：姦臣顓國，必求士大夫柔懦緘默易制者爲己之貳，然後權一出於己而莫與争。霍光之用楊敞，李林甫之用陳希烈是也；彼其人品素下，何敢以廊廟自期，一旦爲權臣引拔至此，方銜恩思報之不暇，其敢有所同異乎！　杞之用關播，意蓋在此。　近世蔡京、秦檜、韓侂胄之徒，亦倣此術，故能久顓國柄，人主不可以不察！

李希烈反。上問計於盧杞，杞曰：「誠得儒雅重臣，奉宣聖澤，爲陳逆順禍福，希烈必革心悔過，可不勞軍旅而服。顔真卿三朝舊臣，忠直剛決，名重海内，人所信服，真其人也！」上以爲然。命真卿詣許州宣慰。詔下，舉朝失色。李勉表言：「失一元老，爲國家羞。」真卿至許州，爲希烈所留；真卿叱責之，竟爲所殺。

禮部尚書李揆有才望。杞惡之，以爲入蕃會盟使。揆言：「臣不憚遠行，恐死於道路，不能達詔命！」上爲之惻然。杞曰：「使遠夷，非諳練朝廷故事者不可。且揆行，則自今年少於揆者，不敢辭遠使矣。」揆卒於路。

臣按：真卿忠鯁老臣，著節累朝；揆之名望，亦爲當时所重。杞皆以術排之：遣真卿使希烈，卒爲所殺；遣揆使吐蕃，亦死于

行。蓋皆用陽譽陰擠之謀，而德宗不能察也。然惟德宗自無愛惜忠賢之心，是以盧杞得行其排陷忠良之計，豈獨杞之罪哉。

涇師亂，涇原兵亂，犯闕，擁朱泚爲主，泚遂稱帝。帝出奉天，奉天，城名。杞從。李懷光自河北還，數破賊，泚解去。或謂王翃、趙贊二人皆杞黨，翃爲京兆尹，贊判度支。曰：「聞懷光嘗斥宰相不能謀，度支賦斂重，而京兆刻軍賜，宜誅之以謝天下。方懷光有功，上必聽用其言，公等殆矣！」二人以白杞。杞懼，即譎帝曰：「懷光勳在宗社，賊憚之破膽，今因其威，可一舉而定。若許來朝，則犒賜留連，賊得裒整殘餘爲完守計，圖之實難，不如乘勝便平京師，破竹之勢也。」帝然之。詔懷光無朝，進屯便橋。懷光自以千里赴難，有大功，爲姦臣沮間，不一見天子，内怏怏無所發，遂謀反，因暴言杞等罪惡。士議譁沸，皆指目杞，帝始悟，貶爲新州司馬。

臣按：蘇軾嘗言：「李斯憂蒙恬之奪其權，則立二世以亡秦；盧杞恐懷光之數其惡，則誤德宗以再亂。其心本生於患失，其禍乃至於喪邦。」臣謂：懷光千里勤王，克戡大難，乃不得一見天子，蓋事理之必不可者，而德宗惑於杞言，不使入朝，蓋以乘勝滅賊之説中帝之欲故也，於是懷光變忠爲逆，與泚交通，乘輿復有蜀道之幸矣。姦邪誤國，一至於此，由德宗不明之罪也。

貞元中，帝從容與李泌時爲相。論即位以來宰相，曰：「盧杞忠清彊介，人言杞姦邪，朕殊不覺其然。」泌曰：「人言杞姦邪而陛下獨不覺其姦邪，此杞之所以爲姦邪也。儻陛下

覺之，豈有建中之亂乎！」帝又曰：「盧杞小心，朕所言無不從。」對曰：「杞言無不從，豈忠臣乎？夫『言而莫予違』，此孔子所謂『一言喪邦』者也。」❶

臣按：盧杞之姦邪蘊於心者，固未易測，而見於事者，亦可知矣。忠賢如張鎰、顏真卿，而陷之死地。凶逆如朱泚，而保其不反。有功如李懷光，而激之使亂。天下之人所以皆知其姦邪也，而德宗獨不知之。善乎李泌之對也！夫爲姦邪而人主覺之，則其術亦淺矣；惟天下之人皆知，而人主獨墮其術中而不知，則其蔽蒙眩惑必有甚工且密者。然求其所以然，則亦言無不從而已。夫言無不從者，姦臣鉤其君之餌也。人主樂其餌之甘，無忘其鉤之害，則亦必亡而已矣。

穆宗時，李逢吉爲相，内結知樞密王守澄，守澄，宦官之用事者。勢傾朝野。惟翰林學士李紳每承顧問，嘗排抑之。逢吉患之，而上待遇方厚，不能遠也。會御史中丞缺，逢吉薦紳宜在風憲之地。上以中丞亦次對官，不疑而可之。會紳與京兆尹韓愈爭臺參。逢吉奏二人不協，以愈爲兵部侍郎，紳爲江西觀察使。愈、紳入謝，上各令自叙其事，乃深寤。復以愈爲吏部侍郎，紳爲兵部侍郎。敬宗立，逢吉又誣紳將不利於上，貶端州司馬。

臣按：逢吉之薦李紳，亦猶賈充之薦任愷也。蓋學士在唐最爲親近，有内相之名，中丞雖風憲之長，而非密近之地，去内

❶「言」下，四庫本有「而」字。

廷而任外司，則其逐之也易矣。又紳與韓愈，皆有剛直名，以一事中二人，逢吉之術，蓋甚巧也，而穆宗之昏庸，乃能察之，延問本末，而二人復留。問之爲益，蓋如此。近世言事官之忤宰相者，多以美職遷之，若中丞之於六曹尚書，諫議侍御之於侍郎，司諫正言之於起居郎舍人，殿中監察之於列寺卿少，其位則遷，而其權則貶，名曰優之，而實抑之，一去言職，或黜或逐，無不可者。故爲言職者，往往自結於宰相，以取要官，人主不可不察也。

李訓敏于辯論，多大言，自標置。鄭注佐昭義府，訓往見，相得甚歡。注介之謁王守澄。中人用事者。守澄善遇之，并薦訓、注于帝。文宗也。訓持詭辯，激卬可聽，善鉤揣人主意。帝見其言縱橫，謂果可任，遂不疑，而待遇莫與比，進翰林學士，居中倚重，實行宰相事。訓本挾奇進，及大權在己，鋭意去惡，故與帝言天下事，無不如所欲。挾注相朋比，務報恩復讎。不踰月，同平章事。每進見，佗宰相避位，天子傾意，宦官衛兵皆慴憚迎拜。天下險怪士徼取富貴，皆憑以爲資。訓時時進賢才偉望，以悦士心，人皆惑之。

鄭注以方技遊江湖間，多藝，詭譎陰狡，億探人庋隱。李愬薦之王守澄。守澄薦注，召入，對浴堂門，賜賚至渥。是夜，彗出東方，長三尺，芒耀怒急。俄遷太僕卿，兼御史大夫。天資貪沓，既藉權寵，鬻官射利，貲積鉅萬，不知止。險人躁夫有所干請，日走其門。李訓既附注進，於是兩人權震天下矣。俄擢翰林侍講學士，時訓已在禁中，日日議論帝前，相倡和，謀鉏翦中官，自謂功在晷刻，帝惑之。乘是進退士大夫，撓骩朝法。

衆策其必亂。未幾，訓等僞稱甘露降金吾左仗樹，命中尉仇士良往視，因欲誅之。事敗，皆族誅之。

史臣贊曰：李訓浮躁寡謀，鄭注斬斬小人，邀幸天功，寧不殆哉！文宗與宰相鄭覃稱：「訓稟五常性，服人倫之教，不如公等，然天下奇才，公等弗及也。」李德裕曰：「訓曾不得齒徒隸，尚才之云！」世以德裕言爲然。傳曰：「國將亡，天與之亂人。」若訓等持腐株支大厦之顛，天下爲寒心豎毛，文宗偃然倚之成功，卒爲閹謁所乘，天果厭唐德哉。

臣按：漢高帝稱「周勃重厚少文，然安劉氏必勃也」。訓、注以陰狡之資，濟之以瀾飜之辯，文宗不察，目爲奇材，倚之以就大事，其與高帝之任周勃異矣，宜其敗也。是以沾沾自喜之徒，喋喋多言之輩，明主遠諸。

武宗立，仇士良以左衛上將軍、内侍監致仕。士良，内臣，自憲宗世用事，至是五朝。其黨送歸私第，士良教以固權寵之術曰：「天子不可令閑，常宜以奢靡娛其耳目，使日新月盛，無暇更及它事，然後可以得志。慎勿使之讀書，親近儒臣，彼見前代興亡，心知憂懼，則吾輩疏斥矣。」其黨拜謝而去。

范祖禹曰：「小人莫不養君之欲，以濟己之欲，使其君動而不静，爲而不止，則小人得以行其計矣。豈獨奢靡之娛耳目足以蕩君心哉？或殖貨利，或治宫室，或開邊境，隨其君之所好，皆以竊權寵也。」

臣按：祖禹之論善矣！然士良所謂

可以得志者，則未然也。夫人主脩德講學，則天下安，昆蟲草木亦皆得所，況左右之臣其有不得所乎？人主德不脩，學不講，則天下亂，昆蟲草木亦皆失所，況左右之臣其有得其所乎？故秦室危而斯、高僇，漢業壞而張、趙誅。趙忠、張讓。士良小人，但知以竊權固寵爲榮，而不知國敗家亡，則權寵亦無自保之理。故士良用事五朝，身雖幸免，而破家之禍卒貽於身後，曷若馬存亮輩，不貪權，而溢寵，爲能保其身哉？然士良之言，自古姦臣之所未道，爲人主者宜寫此一通，置之坐側，必近儒生，必親經史，則奢靡不能惑，姦佞不能蔽矣。否則，不有不爲士良輩所愚者。

崔胤喜陰計，附離權强，其外自處若簡重，而中險譎可畏。昭宗用爲平章事，素厚朱全忠，全忠，即朱温，本黄巢之將，後降以爲節度使。委心結之。陰爲全忠地，俾擅兵四討。數爲全忠畫醜計。先是，全忠雖據河南，顧彊諸侯相持，未敢移國。及胤與相結，得梯其禍，取朝權以成彊大，終亡天下，胤亦身屠家滅。時有崔昭緯者，❶亦相昭宗，密結中人，外連彊諸侯，制天子以固其權。後誅死。又有柳璨者爲相，挾全忠爲重，會彗星出太微、文昌間，占者曰：「君臣皆不利，宜多殺以塞天變。」璨乃手疏所仇媢者若獨孤損等三十餘人，皆誅死，天下以爲冤。後全忠急於九錫，疑璨沮己，殺之。

唐史《姦臣傳·贊》曰：「木將壞，蟲實生之；國將亡，妖實産之。故三宰嘯凶牝奪晨，三宰，謂李勣、許敬宗、李義府，皆勸高宗立武后也。林甫

❶「緯」，原作「偉」，今據四庫本改。

將蓄黃屋奔，鬼質敗謀興元蹙，謂盧杞也。崔、柳倒持李宗覆。謂崔胤、❶柳璨也。嗚呼，有天下者可不戒哉！」

臣按：姦賊之臣，大抵有所挾，然後得肆其惡，若許敬宗、李義府，則挾賊后以制其君，而武氏因之以移國；崔胤、柳璨則挾賊臣以脅其君，而朱温因之以篡位。嗚呼，可畏也哉！近世有歸自虜庭而主和戎之議者，則於誓書明言，毋得擅易宰相，此又挾賊虜以要其君也。屬時清明能專政而不能竊國，然其情狀實聖朝之姦賊，故併著焉。

以上論憸邪罔上之情。姦臣。

真西山讀書記乙集上大學衍義卷第二十

❶「胤」，原作「嗣」，避宋太祖趙匡胤諱，今據四庫本改。

真西山讀書記乙集上大學衍義

卷第二十一

格物致知之要二

辨人材

憸邪罔上之情讒臣❶

《詩・十月之交》，大夫刺幽王也。其八章曰：「黽勉從事，不敢告勞。無罪無辜，辜亦罪也。讒口囂囂。囂囂，衆多貌。下民之孽，匪降自天。孽，災害也。噂沓背憎，職競由人。」噂，聚也。沓，重複也。皆多言之貌。職，主也。競，争也。

臣按：是時，十月之朔，日有食之，陰盛陽微，謫見于天；又有震電之異，川湧山頹之變，詩人推原其故，以讒人之衆多也。士大夫竭力以從王事，「不敢告勞」，而「無罪無辜」，横遭讒口，是非顛倒，邪正混淆，此天之所以見異也。然則災害之降，人自爲之，豈天也哉！讒邪小人，面則多言以相悦，背則憎疾以相毁。職此紛競者，豈非人乎！其人爲誰？曰：前章所謂皇父也，家伯也，仲允也，番也，棸也，蹶也，楀也。此七子者，皆王朝之卿、大夫、士，而競爲讒口；而又有艷妻處中，以爲之主。女子、小人表裏交煽，此讒口之所以得行，君子之所以受屈也。「噂沓背憎」四字耳，

❶「憸邪罔上之情讒臣」，此八字原無，今據四庫本補。

而於讒人之情態，摹寫略盡，人主其可以不三復哉！

《小弁》，大夫刺幽王也。太子之傅作焉。太子，幽王之太子宜臼也。其七章曰：「君子信讒，如或醻之。醻，醻酢之義也。君子不惠，惠，愛也。不舒究之。」舒，緩也。究，察也。

臣按：傳稱：「幽王取申女，生太子宜咎。」又說：「褒姒生子伯服，立以爲后。而放宜咎，將殺之。」故太子之傅爲此詩，以刺王也。父子天性之恩，太子天下之本。幽王一聽褒姒之讒，如受獻酬之爵，得則飮之，曾不少拒。夫讒者之言，驟而聽之，則不能無惑；徐而察之，則可得其情。幽王惟無愛子之心，故一聞讒言，不復舒緩，以究其實，而遽加放逐焉。此太子所以不能自明也。雖然，褒姒亦豈能自爲讒哉？《國語》謂：「褒姒有寵，於是乎與虢石父比，而逐宜咎。」虢石父者，讒諂面從之人也，幽王立之，以爲卿士，聘后棄而内妾立，庶孽寵而嫡長危，❶皆石父實爲之也，卒使申侯銜忿以召戎，幽王死，褒姒虜，宜咎雖立，而周東遷矣。讒人之害至於如此，可不監哉！

《巧言》，刺幽王也。大夫傷於讒，故作是詩也。其二章曰：「亂之初生，僭始既涵。僭，側蔭切。涵，容也。亂之又生，君子信讒。君子如怒，亂庶遄沮。遄，速也。沮，止也。君子如祉，亂庶遄已。」祉，猶喜也。已，亦止也。

❶「嫡」，原作「謫」，今據元本、四庫本改。

臣按：小人爲讒於其君，必以漸入之。其始也，進而嘗之，君容之而不拒；於是復進，既而君信之，然後亂成矣。僭始之僭，義與譖同。譖者，讒之初。讒者，譖之極。方譖之始，涵容之而不辨則亂生；及讒之進，又信之而不辨則亂成。必也聞讒而怒，聞善而喜，好惡明白，斷決不疑，則亂爲之止矣。故人君杜絶讒邪之道，一曰辨，二曰斷。

又按：此詩凡六章，皆斥讒人之害。而三章有曰：「盜言孔甘，孔，甚也。亂是用餤。」餤，進也。五章有曰：「巧言如簧，顔之厚矣。」蓋讒夫小人，乘間伺隙以中君子，如穿窬之盜，然惟其言之甘，故聽者嗜之而不厭，此亂之所由以進也。憸巧之言悦可人意如笙簧，然使其知媿則不爲矣，❶惟其顔之厚，是以爲之而不耻也。人君之於聽言，知其爲盜則謹防之，知其爲巧則深遠之。夫然後讒夫不得而昌，君子得以自立。此詩人垂戒之指也。

《何人斯》，蘇公刺暴公也。暴、蘇，皆畿内國名。暴公爲卿士而譖蘇公焉，其卒章曰：「爲鬼爲蜮，蜮，短狐也，所謂含沙射影者。則不可得。有靦面目，靦，面見人之貌。❷視人罔極。」

臣按：此深嫉讒者之辭也。鬼蜮害人而不可見，讒者藏形匿迹，使人受禍而不知，猶鬼蜮也。然我雖不汝見，汝有面目與人相視無有窮極，獨能安之而不媿乎？夫小人之爲讒，豈復有媿於面目？而詩

❶「則」，元本作「而」。
❷「見」，原作「目」，今據四庫本改。

人猶以此望之，厚之至也。

《巷伯》，刺幽王也。寺人傷於讒，故作是詩也。寺人，内臣。巷伯，寺人之長也。「萋兮斐兮，成是貝錦。萋、斐，文章相錯也。貝錦，錦文也。彼譖人者，亦已太甚！哆兮侈兮，成是南箕。哆、侈，皆張大貌。南箕，箕宿。彼譖人者，誰適與謀！緝緝翩翩，謀欲譖人。緝緝，口舌聲。翩翩，往來貌。慎爾言也，謂爾不信。捷捷幡幡，謀欲譖言。捷捷，猶緝緝也。幡幡，猶翩翩也。豈不爾受，既其女遷。驕人好好，好好，喜也。勞人草草。草草，憂也。蒼天蒼天，視彼驕人，矜此勞人！矜，憫也。彼譖人者，誰適與謀！此二句，疑衍文。取彼譖人，投畀豺虎！❶投，棄也。畀，與也。豺，惡獸。虎，猛獸。豺虎不食，投畀有北；北，北方也。有北不受，投畀有昊。昊，昊天也。楊園之道，猗于畝丘。楊園，園名。猗，加也。畝丘，丘名。寺人孟子，作爲此詩。寺人，字孟子。凡百君子，敬而聽之。」

臣按：幽王之時，讒説盛行，自太子之親，大臣之重，下至於閽寺之微，無不被讒者，故《小弁》以下諸詩，皆爲此作。夫爲讒者，巷伯也。而寺人乃以刺王，蓋君德不明，而後讒言獲售，受此責者，非王而誰？首章以貝錦爲比，蓋讒者織組人罪，如錦工之爲錦也，❷錦成而文采可玩，猶讒成而文理可聽也。彼譖人者，無乃太甚乎！二章以南箕爲比，箕星在南，其形如箕，踵狹舌廣，蓋讒者之張其口，如南箕之廣其舌，彼誰與謀而爲是乎！三章、四

❶「畀」，原作「彼」，今據元本、明本、四庫本和夾註改。
❷「蓋讒」至「如錦」，此九字原脱，今據元本、四庫本補。

章，則皆形容讒者情態：緝緝、捷捷者，口舌急疾之聲。翩翩、幡幡者，往來經營之狀。詩人雖疾之，而猶戒之曰：汝不謹其言，人亦將不汝信矣。汝譖人而人受之，人亦將譖汝而還自及矣。五章則以驕人譖行而自喜，勞人遇譖而深憂，呼天而愬曰：其察彼驕人乎！其憫此勞人乎！情之哀，辭之切，至今誦之，猶使人涕泗也。六章欲取譖人者而棄之豺虎，❶不食，則欲置之北方極寒之地焉；北方不受，則又欲委之於天而制其罪焉。蓋讒人爲害至深，故詩人疾之亦甚。舜之治四凶也，必投諸四裔，以禦魑魅，而《大學》於不仁之人，欲迸諸四夷，不與同中國。詩人之情，亦若是也。末章又言，楊園下地，而其道可至于高丘，以喻寺人卑者，而譖言先及焉，且將馴至于高位也。

《小弁》以下諸詩，皆爲讒而作，而疾惡之甚，莫如此篇，故悉載其全，以爲來者之鑑。

《青蠅》，大夫刺幽王也。「營營青蠅，止于樊。營營，往來貌。樊，藩也。豈弟君子，無信讒言。豈弟，樂易也。營營青蠅，止于棘。棘，木之有刺者也，多近藩植之。讒人罔極，交亂四國。極，已也。營營青蠅，止于榛。榛，所以爲藩也。讒人罔極，構我二人。」構，合也。合，猶交亂也。

臣按：青蠅之爲物，出於汙穢之中，而貪嗜食飲，常譁然杯案間，以敗人之酒醪羹胾。世之小人，行汙而逐利，以傷人害

❶「豺虎」下，元本、四庫本有「焉豺虎」三字。

物者，實似之。營營者，❶既佯其狀，又象其聲也。蠅之飛，或往或來，若有所營而聲又營營不已，以喻讒邪之人，朝夕經營，欲陷害人，而言出於口，亦營營然不息也。詩人妙體物情，故形容如此。止于樊、止于棘、止于榛者，欲其棲泊於外，毋入人堂室以汙物。亦猶讒邪之人，宜屏之外，毋在朝廷以傷善良也。自昔不惟狂暴之君信讒害政，雖慈祥樂易之君，一惟讒言是信，亦能變移心志，如成王疑周公是也。成王豈非樂易之資哉！始爲管、蔡流言所入，幾至猜阻，賴天動威而後悔，故曰「豈弟君子，無信讒言」也。讒人之情志在傷善無有窮已，故家有讒則家亂，國有讒則國亂，管、蔡流言而四國不靖，乃其驗也，故曰：「讒人罔極，交亂四國。」末章又指實事而言。二人者，當時被讒之人也。讒人之爲讒，皆架虛造端，如匠者湊合材木以成室。二人本無罪，而讒者巧成其罪，故曰：「讒言罔極，構我二人。」痛其爲害之無已也。

《巷伯》、《青蠅》二詩，摹寫讒人之情狀，幾無餘藴，爲人君者，其三復之。

晉獻公生太子申生。又娶二女於戎，生重耳、夷吾。晉伐驪戎，以驪姬歸，生奚齊。其娣生卓子。驪姬嬖，欲立其子，賂外嬖梁五與東關嬖五，梁，姓也。五，名也，在閨闥之外者。東關嬖五，別在關塞者，亦名五。皆大夫，爲獻公所嬖幸。使言於公曰：「曲沃，君之宗也。曲沃，晉先君宗廟所在。蒲與二屈，蒲、屈，二邑也。❷君之疆也。不

❶「者」，原脱，今據元本、明本、四庫本補。

❷「二邑也」，元本、明本、四庫本作「皆邑名」。

可以無主。宗邑無主，則民不威；疆埸無主，則啓戎心。若使太子主曲沃，而重耳、夷吾主蒲與屈，則可以威民而懼戎，且旌君伐。」旌，章也。伐，功也。使俱曰：俱，謂同聲而言。「狄之廣莫，於晉爲都。❶蒲、屈，本狄地名，遣二公子往都之。晉之啓土，不亦宜乎？」啓，開也。晉侯説之。使太子居曲沃，重耳居蒲，夷吾居屈。唯二姬子在絳。絳，晉國都。二五卒與驪姬譖群公子而立奚齊，晉人謂之「二五耦」。言二人共墾傷晉室，如耦耕之墾土。《左傳》。

公之優曰施，通於驪姬。優，俳也。施，其名。旁淫曰通。驪姬問曰：「吾欲爲難，安始而可？」難，謂欲殺三公子。始，先也。優施曰：「必於申生。其爲人，小心精潔。精潔易辱，甚精必愚。」是故先施讒於申生。

優施教驪姬夜半而泣謂公曰：「吾聞申生甚仁而彊。今謂君惑於我，必亂國，無乃以國故而行彊於君。謂申生恐敗國之故而以彊加於君，謂弑逆也。❷盍殺我，無以一妾亂百姓。」公曰：「夫豈惠於民而不惠於父乎？」驪姬曰：「爲仁與爲國不同。爲仁者，愛親之謂仁；爲國者，利國之謂仁。故長民者無親，衆以爲親。苟衆利而百姓和，豈能憚君？」公懼曰：「若何而可？」驪姬曰：「君盍老而授之政。彼得政而行其欲，乃釋君。」公曰：「不可。我以武與威，是以臨諸侯。未没而亡政，不可謂武；有子而不勝，不可謂威。爾勿憂，吾將圖之。」驪姬曰：「以皋落翟之苛我邊鄙，君盍使之伐翟，以觀其果於衆也，若不勝翟，雖濟其罪，可也；若勝翟，則善用衆矣，求必益廣，乃可厚圖也。」公説。故使申生伐東山，東山，

❶「於」，原作「如」，今據元本、四庫本改。
❷「逆」，四庫本作「君」。

皋落氏也。申生敗翟而反，讒言益起。驪姬曰：「吾聞申生之謀愈深。日，吾固告君曰得衆，衆弗利，焉能勝翟？今矜翟之善，其志益廣，君若不圖，難將至矣！」公曰：「吾不忘也，抑未有以致罪焉。」驪姬告優施曰：「君既許我殺太子，而立奚齊矣，吾難里克，奈何！」優施曰：「吾來里克，一日而已。子爲我具特羊之饗。」姬許諾，乃具，使優施飲里克酒。中飲，優施起舞，乃歌曰：「暇豫之吾吾，吾讀如魚。魚魚者，游泳自得之意。不如鳥烏。人皆集於菀，菀，音鬱，木茂貌。己獨集於枯。」此譏里克不能擇所依，不如鳥。鳥能擇茂木而棲之，吾吾自得也。里克笑曰：「何謂菀？何謂枯？」優施曰：「其母爲夫人，其子爲君，可不謂菀乎？此謂驪姬母子。其母既死，其子又有謗，可不爲枯乎？」此指申生母子。里克曰：「而言戲乎？抑有所聞之乎？」曰：「然，君既許驪姬殺太子而立奚齊，謀既成矣。」里克曰：「秉君以殺太子，吾不忍。秉者，執持之意，言扶助君以殺太子也。通復故交，吾不敢。交，與太子交也。中立其免乎？」優施曰：「免。」中立，不阿君，亦不助太子。《國語》。及將立奚齊，既與中大夫成謀，中大夫，即里克也。克既許以中立，即是成其殺太子之謀也。姬謂太子曰：「君夢齊姜，必速祭之！」太子祭于曲沃，歸胙于公。胙，祭之酒肉。公田，田，畋獵也。寘諸宮六日。公至，毒而獻之。毒酒經宿輒敗，而經六日，明公之惑。公祭之地，地墳。墳，地裂也。與犬，犬斃。與小臣，小臣亦斃。姬泣曰：「賊由太子。」太子奔新城。或謂太子：「子辭，君必辯焉。」以六日之狀自理。太子曰：「君非姬氏，居不安、食不飽。我辭，姬必有罪。君老矣，吾又不樂。」吾自理，則姬死。姬死則君必不樂，是由吾使然也。曰：「子其行乎！」行，謂出奔。太子曰：「君實不察其罪，被此名也以

出，人誰納我？」十二月縊于新城。姬遂譖二公子曰：「皆知之。」重耳奔蒲，夷吾奔屈。

臣按：驪姬之讒申生也，其機變亦甚巧矣。夫父子之情，日相親近，則間言不得而入，惟以術離之，然後譖愬可施焉。故驪姬首賂二五，使説獻公，出三子于外。此離人之術也。❶獻公者，喜功貪得之人，闢地啓土，正其所欲。故二五因以啗之，且爲之辭，發諸歌詠，以動盪其心志，公安得不悦而從之？三子既出，則圖之易矣。既又與優施謀作難之先後。優施知申生之可陷也，則請先之，其言曰「精潔易辱」，又曰「甚精必愚」。蓋精潔之人，惜名顧行，惟恐點汙，故曰「易辱」；以節自勵，不以智自全，故曰「必愚」。申生惟其精潔也，故一辱以弒君之名，則必以死自明而後已。臣前論石顯之陷蕭望之，❷其情亦然。夫必頑鈍無耻、沉鷙有謀之人，則雖辱之而不動。淮陰少年，嘗辱韓信矣；信寧甘俛出跨下之耻，不死也。諸葛亮嘗辱司馬懿矣；懿寧得畏蜀如虎之誚，不戰也。若申生則輕死重名，不能如信、懿之忍，可以術激之而使死，故優施欲先陷焉；然恐獻公未忍果於殺也，則又夜半而泣，以危言動之，謂申生有將爲逆之意，自請先死，公懼而謀之，則又勸授之政而避禍焉。夫獻公剛猛人也，❸能滅霍、魏、虢、虞諸國，以大其封，雖齊桓久主夏盟，未嘗一爲之屈，

❶ 「人」，元本、四庫本作「之」。
❷ 「陷」，元本、明本作「傾」。
❸ 「剛」，元本作「甘」。

而肯爲其子屈乎！懷怒必殺之心自此啓矣，然猶患無隙以加之罪也，則使將兵而伐翟焉，勝則加以得衆之名，敗則繩以覆師之罪，申生至是無逃死之路矣。然又慮大臣或守正力争，則公之意未必不回也，則又使優施往飲里克，而諷其爲附麗之計。烏烏之歌，亦猶二五晉都之歌也。詩歌於人最爲易動，故三姦之言，無不售焉。里克，大臣也，許以中立，則殺嫡立庶之謀成矣。獻公既惑驪姬之譖，故歸胙之詐最爲易辨而不復辨；申生之仁，恐傷君意，又不忍自辨，惟有一死而已。申生死而二子奔，無不如優施之所料者。卒之，獻公卒。奚齊立，里克弑之；卓子立，又弑之。夷吾立，不終。迨重耳立，而後定。晉國之亂，垂二十年，由驪姬之譖而三姦助之也。褒姒有一虢石父，猶能合謀以逐宜咎，況驪姬有三姦之助乎！故女子、小人表裏交締者，危國亡家之本也。

以上論憸邪罔上之情。譖臣。

真西山讀書記乙集上大學衍義卷第二十一

真西山讀書記乙集上大學衍義

卷第二十二

格物致知之要二

辨人材

憸邪罔上之情讒臣❶

宋寺人惠墻伊戾爲太子内師而無寵。惠墻，其氏。伊戾，其名。太子，名挫，宋平公子。楚客聘於晉，過宋。太子請野享之。享楚客也。公使往，使太子往。伊戾請從之。公曰：「夫不惡女乎？」夫，謂太子也。女，音汝。❷對曰：「小人之事君也，惡之不敢遠，好之不敢近。敬以待命，敢有二心乎？仍請往也。」至，則欿，用牲，加書，徵，詐作盟處，爲太子反證驗。而騁告公曰：「太子將爲亂，既與楚客盟矣。」公曰：「爲我子，又何求？」對曰：「欲速。」言欲速得公位。公使視之，則信有焉。問諸夫人與左師，夫人，平公夫人。左師，向戌。皆惡太子。則皆曰：「固聞之。」公囚太子，乃縊而死。公徐聞其無罪也，乃烹伊戾。

臣按：甚矣，宋平公之闇也！初，伊戾之請從太子以享客也，公固知太子之惡之矣；❸及設詐以陷太子，乃信之而不疑。

❶「憸邪罔上之情讒臣」，此八字原無，今據四庫本補。

❷「享楚客也」至「女音汝」，此二十三字原脱，今據元本、四庫本補。

❸「子之惡之」，原爲墨丁，今據元本、明本、四庫本補。

夫坎牲加書，誰不能爲？平公聞之，逆折其姦而戮之，上也；徐究其妄而罪之，次也。乃遽用其言，以囚太子，使不得自直而死。太子，君之貳也，而輕之若是，可乎？後雖能烹讒者，亦無益矣。《詩》所謂「君子不惠，不舒究之」，殆是之類歟。

宋寺人柳有寵，有寵於平公。太子佐惡之。座既死，佐爲太子。華合比曰：「我殺之。」欲殺寺人柳，以媚太子。柳聞之，乃坎、用牲、埋書，詐爲盟處。而告公曰：「合比將納亡人之族，亡人，華臣也，前奔衛。既盟于北郭矣。」公使視之，有焉，遂逐華合比。

臣按：坎、牲、埋書，伊戾以之誣太子座矣；寺人柳又用之，以誣華合比焉。使三尺童子嘗誤聽於前，猶必省悟於後，而平公又信之，以逐合比。區區小數，隨用輒驗，非爲讒者之工，乃聽者之不聰也。我朝仁宗時，元昊擾邊，邊臣有欲間其驍將者，乃陳牲、酒於野，若聞其將之死而祭之者，祝辭具述交通之由，而悼其不遂；元昊邏者至，則委而去之。是亦坎、牲、加書之類，其術至淺也，元昊黠虜且墮吾邊臣之計，疑其將而殺之，況平公乎？臣因併著之，以明讒臣之譖，敵國之間，用智略同，人主皆不可以弗察也。

楚子之在蔡也，楚平王也，❶爲太子時，往聘蔡。生太子建。及即位，使伍奢爲之師。伍奢，伍舉之子，伍員之父。費無極爲少師，無寵焉，欲譖諸王，曰：「建可室矣。」室，妻也。王爲之聘於秦，

❶「楚」，原作「蔡」，今據明本、四庫本改。

無極與逆，勸王取之，逆，迎也。勸平王自娶秦女。楚夫人嬴氏至自秦。王自取之，故稱夫人。無極言於楚子曰：「晉之伯也，邇於諸夏，而楚辟陋，故弗能與爭。若大城城父而寘太子焉，城父，邑名。以通北方，王收南方，是得天下也。」王說，從之。故太子建居于城父。明年，無極又言於楚子曰：「建與伍奢將以方城之外叛。」王信之，問伍奢。對曰：「君一過多矣，一過，❶納建妻。何信於讒？」王執伍奢。太子建奔宋。

臣按：費無極以無寵之故而譖太子，其始則勸平王爲納室焉，既娶秦女矣，又勸自納焉。父子之疑隙既開，又勸王大城城父而寘太子，以通北方焉。此即驪姬、二五出申生，居曲沃之故智也。父子之勢隔而情不通，且其居近北方，可以交通齊、魯，於是以叛譖之，而併及伍奢焉。其搖之有漸，其發之有機，平王之心往往以爲忠於己，而不知奪子之室，曾鳥獸之不如；無罪殺子，又虎狼之弗若。皆無極實陷之也。伍奢既死，子員奔吴，卒啓異時入郢之禍，昭王出走，楚國幾亡，又無極實基之也。嗚呼！讒人之惡，一至此哉。

楚郤宛直而和，國人說之。鄢將師爲右領，右領，官名。與費無極比而惡之。謂二人相比附，而忌疾郤宛也。令尹子常賄而信讒，無極譖郤宛焉，謂子常曰：「子惡欲飲子酒。」子惡，郤宛字。又謂子惡：「令尹欲飲酒於子氏。」子惡曰：「我，賤人也，不足以辱令尹。令尹將必來辱，爲惠已甚。吾無以酬之，若何？」無極

❶「一」，原脱，今據元本、明本、四庫本補。

曰：「令尹好甲兵，子出之，吾擇焉。」擇，取以進子常也。取五甲五兵，曰：「寘諸門，令尹至，必觀之，而從以酬之。」及饗日，帷諸門左。張帷，陳甲兵其中。無極謂令尹曰：「吾幾禍子。子惡將爲子不利，言欲害令尹也。甲在門矣，子必無往。」令尹使視郤氏，則有甲焉。不往，召鄢將師而告之。遂攻郤氏，且爇之。子惡自殺，盡滅郤氏之族黨，殺陽令終與其弟完及佗令終，陽匄子。與晉陳及其子弟。晉陳，楚大夫，皆郤氏之黨。楚郤宛之難，國言未已，進胙者莫不謗令尹。進胙，國中祭祀也。謗，詛也。沈尹戌言於子常曰：沈尹戌，楚賢大夫。「夫左尹郤宛。與中廏尹，陽令終。莫知其罪，而子殺之，以興謗讟，至于今未止。夫無極，楚之讒人也，人莫不知。喪太子建，殺連尹奢，連尹，官名，即伍奢也。屏王之耳目，使不聰明。屏，蔽也。不然，平王之温惠共儉，有過成、莊，楚二先君。無不及者。所以不獲諸侯，邇無極也。邇，親近之也。今又殺三不辜，以興大謗，幾及子矣。子而不圖，將焉用之？吴新有君，光新立也。疆埸日駭，楚國若有大事，子其危哉！知者除讒以自安也，今子愛讒以自危也，甚矣其惑也！」子常曰：「是瓦之罪，瓦，子常名。敢不良圖。」九月，子常殺費無極與鄢將師，盡滅其族，以説于國。謗言乃止。

臣按：費無極之陷郤宛也，豈不冤哉！郤宛未嘗欲飲子常，子常未嘗欲就郤氏以飲也，鑿空造端，締怨梯禍，既勸以甲兵獻子常，又從而讒之帷兵在門，有實可驗，子常安得而不信？諸三族無罪而誅，由無極一言以陷之也。嗚呼酷哉！善乎沈尹戌之言也，曰：「屏王之耳目，使不聰明。」夫人君之耳目，本自聰明，讒人

翳之，於是耳不得聞天下之利害，目不得覩天下之是非，塊然孤立，若聾瞽然。斯語也，豈獨爲無極設哉！古今讒人之害，此一語足以蔽之矣。

吴王闔閭以伍子胥之謀，西破彊楚，北威齊、晉，南伐越人。後闔閭伐越，越迎擊，敗吴於姑蘇。闔閭死。子夫差立，❶習戰射，敗越於夫椒。越王勾踐乃以餘兵五千人棲會稽之上，使大夫種厚幣遺吴太宰嚭以請和，求委國爲臣。吴王將許之。伍子胥曰：「越王爲人能辛苦，能，音耐。今王不滅，後必悔之。」吴王不聽，用太宰嚭計，與越平。其後，吴王夫差興師北伐齊，子胥諫曰：「吴之有越，腹心之疾也。王不先越而務齊，不亦謬乎！」吴王不聽，大敗齊師以歸。益疏子胥之謀。其後，吴王又將伐齊，越王勾踐乃率衆助吴，而重寶以獻遺太宰嚭。嚭既數受越賂，日夜爲言，而吴王信嚭之計。❷伍子胥諫：「願釋齊而先越。」吴王不聽。太宰嚭因讒曰：「子胥爲人剛暴，少恩。前日王欲伐齊，子胥以爲不可，王卒伐之而有大功。子胥耻其計謀不用，常鞅鞅怨望。願王早圖之。」王曰：「微子之言，吾亦疑之。」乃使使賜子胥屬鏤之劍，曰：「子以此死。」子胥仰天歎曰：「嗟乎！讒臣嚭爲亂矣。」告其舍人曰：「而縣吾目於東門，以觀越之入吴也。」乃自剄。吴王怒，取子胥尸盛於鴟夷，革囊也。浮之江。吴人憐之，祠於江上，因命曰胥山。

❶「立」，原作「兵」，今據元本、明本、四庫本改。

❷「而」，原作「於」，今據明本、四庫本改。

臣按：子胥，先主之謀臣，❶與國同體，故其諫夫差也，欲專意於越而後齊，藥石之忠，❷蓍龜之智，未有加焉者也。宰嚭身爲大臣，受越重賂，而反讒之。子胥之死，曾未十年，而越滅吴矣。觀嚭讒胥之辭，一曰怨望，二曰怨望。夫爲人臣，而怨其君，此必誅之罪也，故嚭以此中之。後之讒人，欲陷大臣之忠直者，率祖此術。然則人臣有怨於其君果可誅乎？曰：怨若一而情不同，夫子之事親，雖勞不怨，臣之事君亦然，而大舜之有怨慕，《小雅》之有怨誹，何邪？蓋勞而不怨其常也，至於懷誠抱義而君、親不之察，則或嘑天以自愬，曰：「父母之不我愛，於我何哉？」曰：「天之生我，我辰安在？」至《離騷》之作，亦自怨生，而存國安君之義，一篇之中，三致意焉，斯怨也，秪所以爲忠且孝歟！若子胥之怨，有無固未可知，縱使有之，亦必爲憂國愛君而發。夫差以嚭之讒而遽誅之，宜其亡國也。後之讒臣，有以怨望誣君子者，其深察之。

衛侯占夢，嬖人以能占夢見愛。求酒於太叔僖子，僖子，太叔遺。不得，與卜人比而告公曰：「君有大臣在西南隅，弗去，懼害。」託占夢而言。乃逐太叔遺。遺奔晉。

臣按：大臣重任也，卜夢賤工也，以大臣之重而爲賤工者私求弗獲，假卜夢以傾之，足以知衛侯之不明也。其後漢孝武時，「丘子明之屬，以卜筮射蠱，因公行誅，

❶「主」，四庫本作「王」。
❷「藥」，四庫本作「金」。

恣意所傷，以破族滅門者，不可勝數」。近世亦有郭天信之流，能受賂薦人，至于卿相，蓋其託卜筮也，若出於無心，而不知其實有心也。嗚呼戒哉！

魯平公將出，嬖人臧倉者請曰：「他日君出，則必命有司所之；今乘輿已駕矣，有司未知所之，敢請。」公曰：「將見孟子。」曰：「何哉？君所爲輕身以先於匹夫者，以爲賢乎？禮義由賢者出，而孟子之後喪踰前喪，君無見焉。」孟子前喪父，後喪母。踰，過也。公曰：「諾。」然臧倉之説也。樂正子入見曰：「君奚爲不見孟軻也？」❶曰：「或告寡人曰『孟子之後喪踰前喪』，是以不往見也。」曰：「何哉？君所謂踰者，前以士，後以大夫，前以三鼎，後以五鼎與？」三鼎，士祭禮。五鼎，大夫祭禮。曰：「否。謂棺槨衣衾之美也。」曰：「非所謂踰也，貧富不同也。」

臣按：小人之讒毀君子，必先探人主之意而爲説，以眩惑之。魯平公之欲見孟子，以其有禮義也，臧倉覘知其意，乃以孟子後喪踰前喪毀之，謂其厚母薄父，於禮義爲有愆也。平公果惑其言，不復往見，蓋真以臧倉之毀爲然也。小人之能轉移主意，類如此。殊不知孟子之後喪踰前喪者，非於父母有所薄厚，由其貧富不同爾。夫喪禮稱家之有無，孟子前貧後富，故治喪之厚薄視其力焉，正所謂禮也，所謂義也，烏得謂之踰哉？樂正子之辨甚明，而終不能回平公之惑者，以臧倉之言先入故也。小人誣善之辭，豈不可畏也哉？

❶「爲」，原脱，今據四庫本補。

鄒忌爲齊相，田忌爲將，不相悦。公孫閈齊人。謂鄒忌曰：「公何不爲王謀伐魏？勝，則君之功也；戰不可勝，田忌不進，無功不進用也。戰而不死，曲撓而誅。」曲撓，謂師不直前而敗，漢法逗撓有誅。鄒忌以爲然，乃説王，使田忌伐魏。三戰三勝，鄒忌以告公孫閈。閈乃使人操十金卜於市，曰：「我田忌之人也，吾三戰三勝，聲威天下，欲爲大事，吉否？」大事，謂反叛也。卜者出，因令人捕卜者，驗其辭於王前。田忌遂走。

臣按：公孫閈此謀，可謂淺矣。豈有謀畔其君而卜於市者哉？威王，明主也。儻田忌出而與辨其事，必直，而鄒忌屈矣，何走之遽邪？夫讒巧多端，惟以理察之，則其誣可以坐照；不然，未有不墮其欺者。

秦使王翦攻趙，趙使李牧、司馬尚禦之，數破走秦軍。王翦惡之，乃多與趙王寵臣郭開等金，使爲反間，曰：「李牧、司馬尚欲與秦反趙，以多取封於秦。」趙王疑之，使趙葱與顔聚代將，殺牧，廢尚。後五月，翦擊破趙，虜王遷。

臣按：郭開受秦金而讒李牧，卒以亡趙。蓋内有讒邪嗜利之臣，然後敵間得行，兵法之所謂内間也，❶人主不察，鮮不墮其機者。

屈平，楚之同姓也，爲楚懷王左徒。博聞彊記，明於治亂，嫻於辭令。嫻，音閑，習也。

❶「也」，元本作「者」。

入則與王圖議國事，以出號令；出則接遇賓客，應對諸侯。王甚任之。上官大夫與之同列，争寵而心害其能。懷王使屈原造爲憲令。屈原屬草藁未定，上官大夫見而欲奪之，屈平不與，因讒之曰：「王使屈平爲令，衆莫不知，每一令出，平伐其功，曰：『非我莫能爲也。』」王怒而疏屈平。屈平疾王聽之不聰也，讒諂之蔽明也，邪曲之害公也，方正之不容也，故憂愁幽思而作《離騷》。《離騷》者，猶離憂也。

臣按：楚懷王之於屈平，知其賢而任之矣；一聞上官大夫之讒，遽怒而疏之，何邪？人君之患，莫大於與臣下争能。方王之使平草憲令也，意必假手於平而竢其成以爲己出。上官大夫窺其此指，故讒之於王，謂平以此矜衆而伐功，是正觸王之所忌也。平之見疏也宜哉！大抵姦人之欲激怒其君者，必覘上意之所忌，屈平之見疏由上官大夫以王之所忌而激怒之也。夫惟聖明之君，德度如天，媢之而不喜，激之而不怒者，其庶幾免于讒賊之害乎。

漢武帝時，顔異以廉直至九卿。上與御史大夫張湯造白鹿皮幣，問異，異曰：「今王侯朝賀以蒼璧，直數千，而其皮薦反四十萬，本末不相稱。」天子不悦。湯又與有隙，及人有告異以它議，事下湯治。異與客語，客語初令下有不便者，異不應，微反脣。湯奏：「當異九卿，見令不便，不入言而腹非，非，謂非毁時政也。論死。」自是後，有腹非之法比，比，則例也，言自是遂爲例也。而公卿大夫多諂諛取容矣。

臣按：胡寅曰：「腹誹之法不亦異哉！自堯、舜大聖，猶以知人爲難。知人之道，必自聽言始，是故敷奏以觀其言，明試以考其功，庶幾乎盡之。而大姦似忠、大佞似信者尚不得而知也，今乃探其心腹之隱而罪之。夫人心難測，甚於知天，腹之所藏，何從而驗？今指孝子曰『爾欲悖父』，指忠臣曰『爾欲背君』，指廉士曰『爾欲爲穿窬』，指義士曰『爾欲爲盜賊』；爾雖未言未爲，吾知爾之心也。然則凡所惡者，孰不可殺邪？夫管、蔡將叛，周公不知，而張湯乃能隔皮肉骨血見人順逆之情。吁，亦異矣！孔子曰：『不逆詐，不億不信。』其於宰予曰：『吾聽其言而觀其行。』雖心如明鏡，物無遁情，終不立逆探臆度之法，後之人臣不幸有遭腹誹之譏者，明主其尚察之。」

漢武帝天漢末，天漢，年號也。趙人江充爲趙敬肅王客，得罪於太子丹，亡逃；詣闕告趙太子陰事，太子坐廢。上召充入見。奇之；與語政事，大悅，由是有寵，拜爲直指繡衣使者，使督察貴戚、近臣踰侈者。充舉劾無所避，上以爲忠直，所言皆中意。嘗從上甘泉，逢太子家使乘車馬行馳道中，充以屬吏。太子聞之，使人謝充，充不聽，遂白奏，上曰：「人臣當如是矣！」大見信用，威震京師。

初，上年二十九乃生戾太子，甚愛之。衛后所生。及長，仁恕溫謹，上嫌其才能少，不類己；而所幸王夫人等，皆生子，皇后、太子寵寖衰，常有不自安之意。上每行幸，以後事付太子。有所平決，還，白其最，最，凡目也。上亦無異，有時不省也。上用法嚴，多任深刻吏。太子寬厚，多所平反，反，音翻。雖得百姓

心，而用法大臣皆不悦。群臣寬厚者皆附太子，而深酷用法者皆毁之。邪臣多黨與，故太子譽少而毁多。太子嘗謁皇后，移日乃出。黄門蘇文告上曰："太子與宫人戲。"上益太子宫人。太子知之，心銜文。文與小黄門常融等常微伺太子過失，輒增加白之。上嘗小不平，使常融召太子，融言"太子有喜色"，上默然。及太子至，上察其貌，有泣涕處，而佯語笑，上怪之；微問，知其情，乃誅融。

是時，方士及神巫多聚京師，率皆左道惑衆。女巫往來宫中，教美人度厄，每屋輒埋木人祭祀之。因妬忌，更相告訐。上怒，所殺後宫延及大臣，死者數百人。上心既疑，嘗晝寢，夢木人數千持杖欲擊上，上驚寤，因是體不平，遂苦忽忽善忘。江充自以與太子有隙，見上年老，恐晏駕後爲太子所誅，因是爲姦，言上疾祟在巫蠱。於是上以充爲使者，治巫蠱獄。使人入宫掘地求蠱，[1]充云："於太子宫得木人尤多，又有帛書，不道，當奏聞。"少傅石德懼并誅，因謂太子曰："巫與使者掘地得徵驗，不知巫置之邪，將實有也，無以自明。可矯以節收捕充等繫獄，窮治其姦詐。且上疾在甘泉，皇后與家吏請問皆不報；上存亡未可知，而姦臣如此，太子將不念秦扶蘇事邪？"太子曰："吾人子，安得擅誅！不如歸謝，幸得無罪。"將往之甘泉，而江充持之甚急；太子計不知所出，遂從德計，收捕充等，自臨斬之。使舍人持節入宫白皇后，出武庫兵，發長樂宫衛卒。長安擾亂，言太子反。蘇文亡歸甘泉，言狀。上曰："太子心懼，又忿充等，故有此變。"乃使

[1] "人"，原脱，今據四庫本補。

使召太子。使者不敢進，歸報云：「太子反已成，欲斬臣，臣逃歸。」上大怒。賜丞相璽書曰：「捕斬反者，自有賞罰。堅閉城門，毋令反者得出！」太子引兵，至長樂西闕下，逢丞相軍，合戰。太子兵敗。出亡，東至湖，匿泉鳩里；主人家發覺。吏圍捕太子。太子入室距户自經。皇孫二人并遇害。後吏民以巫蠱相告言者，案驗多不實。上頗知太子惶恐無它意，會高寢郎田千秋上急變，訟太子冤。上大感寤，召見千秋，謂曰：「父子之間，人所難言也，公獨明其不然。此高廟神靈使教我。」立拜千秋爲大鴻臚，而族滅江充家。上憐太子無辜，乃作思子宮，爲歸來望思之臺於湖，天下聞而悲之。

臣按：戾園之禍，由江充之讒，是則然矣。而所以致江充之讒者，其失有四焉：方太子之生也，武帝甚愛之；迨其後也，後宮嬖幸多，王夫人等皆生子，皇后、太子寵浸衰；於是用法大臣毁之，黄門小臣又毁之；其卒也，江充興巫蠱事陷之以死。大抵讒人之爲讒，必先窺伺上意。上意所嚮，讒人亦嚮之；上意所背，讒人亦背之。惟帝之於太子，眷意先有所移，然後臣下從風而靡。其失一也。當蘇文之譖也，帝當考覈其實，有則太子譴，無則蘇文誅，二者必居一。於此，顧乃泯焉不問，遽增太子宫人以愧之，是則浸潤之譖、膚受之愬行矣。自今小人爲讒者，誰復忌憚？其失二也。太子無它職，問安視膳而已。父子之親豈容一日不相接哉？自衛后之寵衰，太子希得進見。方常融之譖，猶能微

察其情，爲之誅融。❶ 蓋父子之情，未盡鬲塞故也。其後帝幸甘泉，而太子不從，家吏請問，而帝不之報，父子之間乖隔至此，欲無讒間之入，得乎？ 其失三也。江充以告趙太子陰事而得幸，是其傾險有素。又嘗以太子家使車馬屬吏而白奏焉，是其仇憾有素。帝治巫蠱之獄，不屬之它人，而屬之充，以傾險之人，挾仇憾之意，則其致螫於太子必矣，而帝曾不之察，是假以斧斤而使之戕伐國本，其失四也。雖然，四者其事爾，而本源實出於一心。帝惟其多欲也，故寵嬖盛而庶孽蕃，愛憎之意既形，儲副之位安得而定？ 惟其多惑也，故溺於方士巫覡之説，精神意慮久已惛亂，及年老氣憊，百邪乘之。於是妖言煽於外，妖夢惑於內，巫蠱之事由此而起，使其以董仲舒正心之言，銘諸盤杅，朝夕是戒，顧安有是哉！ 江充讒賊小人，其情無足論者，獨推原武帝之失，庶來者有所儆云。

漢哀帝時，中山王箕子中山，國名。箕子，王名。有眚病，妖病也。祖母馮太后馮太后，中山王母。漢制：諸侯王母、祖母，亦稱太后。自養視，數爲禱祠解。解，猶人言賽謝也。上遣謁者張由將醫治之。謁者，官名。由素有狂易病，所謂病風喪心者。病發，怒去，西歸長安。尚書簿責由擅去狀，尚書，官名。責其何故擅去，令其書於簿也。由恐，因誣言中山太后祝詛上及傅太后。傅太后與馮太后並事元帝，追怨之，因是遣御史案驗；數十日，無所得。更使中謁者治之；受傅太后指，誣奏云：「祝詛謀殺上，立中山王。」王乃飲藥自殺。宜鄉侯參等死者十七

❶「融」，明本作「爾」。

人。參，馮太后弟，中山王舅。張由以先告封侯。

史臣班固曰：「《詩》稱：『抑抑威儀，維德之隅。』宜鄉侯參鞠躬履方，擇地而行，可謂淑人君子，然卒死於罪，不能自免，哀哉！讒邪交亂，貞良被害，自古而然。經曰：『心之憂矣，涕既隕之。』馮參姊弟，亦云悲矣！」

臣按：張由祝詛之譖，特欲以自解其將命擅去之罪耳。使哀帝能遣外朝臣之知大體者訊之，則其誣立見矣。而傅太后乃以宿怨諭意指以成其獄，使馮氏之門無罪而死者十七人；而誣告者乃有封侯之賞。是時，漢祚垂亡，君德不競，而母后以私意殺諸侯王之祖母與外戚之賢者。未幾，傅氏一門還自及焉。「天有顯道，厥類惟彰。」斯之謂矣。班固之言，至今讀之，猶使人隕涕也。

漢安帝册楊震爲太尉。時乳母王聖，緣恩放恣；聖女伯榮出入宮掖，傳通姦賂。中常侍樊豐等，分威共權，屬託州郡，傾動大臣。又詐作詔書，調發司農錢穀，各起園宅、盧觀，役費無數。震數上疏，切諫，帝不平之，而豐等皆側目憤怨。尋有河間男子趙騰詣闕上書指陳得失，帝怒，收考詔獄。震復上疏救之。帝不省，竟誅騰。豐等遂共譖震云：「自趙騰死後，深用怨懟。」帝遣使者收震印綬。豐等復譖之；詔遣還本郡。震行至城西，乃慷慨謂其諸子、門人曰：「吾蒙恩居上司，疾姦臣狡猾而不能誅，惡嬖女傾亂而不能禁，何面目復見日月！」因飲酖卒。

臣按：樊豐之譖楊震曰「怨懟」，亦猶石顯之譖蕭望之曰「怨望」也。怨在心，未

形於事，未露於言，顯與豐曷從知之？亦何異張湯之譖顏異曰：「此腹誹也。」探腹心之隱，而加人以曖昧之辠，非遇至明之主，其誰能辨之？然則其果難辨歟？曰：特患人主無意耳，儻有意焉，何患其難辨？曰：爾之言彼曰「怨望」，以何事知之？爾之言彼曰「怨懟」，以何事知之？爲之有何迹？覩之有何人？則有無虚實，亦可以坐判矣。猶聽訟焉：彼曲也，以何事而見其曲；彼直也，以何事而見其直。未有指心腹未形者而可以蔽其辭也。雖然，聽訟不若無訟，辨讒不若無讒，使爲人上者心正意誠，私邪不能蔽公聽，並觀信任無所偏，則魑魅讋於震霆，雨雪消於見晛，雖有善爲讒者，且不敢爲矣。此人主守約之方也。

漢質帝即位，梁太后臨朝，委政宰輔，李固所言，固爲太尉。太后多從之，黄門、宦官爲惡者一皆斥遣，天下咸望治平；而梁冀深忌疾之。初，順帝時所除官多不以次；及固任事，免百餘人。此等既怨，又希望冀旨，共作飛章誣奏曰：「太尉李固，因公假私，依正行邪。山陵未成，違矯舊政。夫子罪莫大於累父，臣惡莫深於毁君，固之罪釁，事合誅辟。」書奏，冀以白太后，使下其書；太后不聽。冀等置毒以進，帝崩。固請立長君，冀不從。策免固，殺之。

臣按：李固陪辅初政，斥惡黨，清濫官，正其宜也；而讒者乃以違矯舊政爲言。夫父之道，有不待三年而改者，臣嘗論之於前矣。必曰斥恶黨、清濫官爲違矯舊政，則四凶在朝，堯未及去而舜去之，毋亦

違堯之政邪！自梁冀之黨以是譖固，至本朝司馬光輔宣仁更王安石等所創新法，而熙豐小人亦以是譖光，其後紹述之論興，卒爲宗社之禍。吁，可戒哉！❶

以上論憸邪罔上之情二。讒臣。

真西山讀書記乙集上大學衍義卷二十二

❶「可」下，四庫本有「不」字。

真西山讀書記乙集上大學衍義卷第二十三

格物致知之要二

辨人材

憸邪罔上之情讒臣[1]

晉武帝時，尚書張華以文學才識名重一時，論者皆謂華宜爲三公。中書監荀勖、侍中馮紞以伐吴之謀深疾之。會帝問華：「誰可託後事者？」華對以「明德至親，莫如齊王」。由是忤旨，勖因而譖之。以華都督幽州諸軍事。華至鎮，撫循夷夏，譽望益振，帝復欲徵之。馮紞侍帝，從容語及鍾會，紞曰：「會之反，頗由太祖。」帝變色曰：「卿是何言邪！」紞免冠謝曰：「臣聞善馭者必知六轡緩急之宜，故孔子以仲由兼人而退之，冉求退弱而進之。漢高祖尊寵五王而夷滅，光武抑損諸將而克終。非上有仁暴之殊，下有愚智之異也，蓋抑揚與奪使之然耳。鍾會才智有限，而太祖誇獎無極，居以重勢，委以大兵，使會自謂算無遺策，功在不賞，遂構凶逆耳。向令太祖録其小能，節以大禮，抑之以威權，納之以軌則，則亂心無由生矣。」帝曰：「然。」紞稽首曰：「陛下既然臣之言，宜思堅冰之漸，勿使如會之徒復致傾覆。」帝曰：「當今豈復有如會者邪？」紞因屏左右而言曰：「陛下

[1] 「憸邪罔上之情讒臣」，此八字原無，今據四庫本補。

謀畫之臣，著大功於天下，據方鎮總戎馬者，皆在陛下聖慮矣。」帝默然，由是止，不徵華。

臣按：伐吴之役，華實主之，而馮紞、荀勖則附賈充，以沮其議者也；平吴之後，紞等不知自媿，乃反加讒疾焉。觀其言於武帝者，援據古今，從容近理，人主聽之，安得不爲之動？其實則誣善之巧辭，蔽賢之邪説也。詩人之所謂「貝錦」者，殆此類邪！人主於此，尤不可以不察。

齊王攸德望日隆，荀勖、馮紞、楊珧皆惡之。紞言於帝曰：「陛下詔諸侯之國，宜從親者始。親者莫如齊王，今獨留京師，可乎？」勖曰：「百僚内外皆歸心齊王，陛下萬歲後，太子不得立矣。陛下試詔齊王之國，必舉朝以爲不可，則臣言驗矣。」帝以爲然。詔以爲大司馬、都督青州諸軍事。征東大將軍王渾上書，以爲：「攸至親盛德，宜贊皇朝，與聞政事。太子太保闕，宜留攸居之。」於是，扶風王駿、光禄大夫李憙、中護軍羊琇、侍中王濟、甄德皆切諫。帝並不從。帝命太常議寵錫齊王之物。博士庾旉等七人表稱，王不宜出外。事過博士祭酒曹志，志乃奏：「當如博士議。」帝覽之，大怒。免志官，旉等皆付廷尉科罪。攸辭數日，歐血薨。初，帝愛攸甚篤，爲荀、馮等所構，欲爲身後之慮，故出之。及薨，帝哀慟不已。馮紞侍側，曰：「齊王名過其實，天下歸之，今自薨殞，社稷之福也，陛下何哀之過！」帝收淚而止。

臣按：武帝之於齊王攸，蓋嘗受太后遺命，俾友愛之，以介弟之親，太母之命，

而摇於荀勖、❶馮紞之一言，何也？蓋其爲説曰：「百僚内外，皆歸心齊王，陛下萬歲後，太子不得立矣。」斯言一入，❷武帝友愛之心於是轉爲猜忍，臣下雖百喙，其能解乎？又其説曰：「陛下試詔齊王之國，必舉朝以爲不可，則臣言驗矣。」而詔命既出，舉朝果争，是乃益帝之疑，而實二人之説也。讒邪之徒，巧爲鉗鍵，以固主意，豫設機穽，以待人言，大抵如此。原晉之亡，由惠帝以昏庸主器，賈后以凶險作配故也，而二人實主之；親賢莫如齊王攸，忠勳莫如張華，而二人實傾之。故史臣譏其「援朱均以貳極，煽褒閻而偶震，勖之力也。斃攸安賈，謂賈充也。心滔楚費，無極也。過踰晉伍，二五也。紞之罪焉」，可謂略盡二人之情實矣，故併著之。

晉惠帝愍懷太子遹，愍懷，謚也。非賈后所生，母曰謝氏。后母郭氏，常勸后慈愛太子，后不從，更與賈午等謀害之。又，侍中賈謐驕貴，午、謐皆后戚也。太子性剛，不能假借之。謐譖於后曰：「太子多蓄私財以結小人者，爲賈氏也，不如早圖之，更立慈順者，可以自安。」后納其言，乃宣揚太子之短，布於遠近。

太子長子病，太子爲禱祀求福。后聞之，乃詐稱帝不豫，召太子入宫，既至，后不見，置于别室，遣婢陳舞以帝命賜太子酒三升，使盡飲之。太子辭不能，舞逼之，强飲至盡，遂大醉。后使黄門侍郎潘岳作書草，令小婢陳福，以紙筆及草，稱詔使書之；其詞皆凶

❶ 「勖」，原作「勉」，避宋哲宗趙煦諱，今據四庫本及上文改，下同，不一一出校。

❷ 「入」，明本作「出」。

逆，今不録。太子醉迷不覺，遂依而寫之。其字半不成，后補成之，以呈帝。

帝幸式乾殿，召公卿入，以太子書示之曰：「遹書如此，今賜死。」偏示諸王公，莫有言者。張華曰：「此國之大禍，自古以來，常因廢黜正嫡以致喪亂。願陛下詳之！」裴頠以爲宜先檢校傳書者，又請比校太子手書，不然，恐有詐妄。賈后乃出太子啓事十餘紙，衆人既視，亦無敢言非者。議至日西，不決。后見華等意堅，懼事變，乃表免太子爲庶人，詔許之。尋殺之。

臣按：賈謐之譖太子於后也，后信之，以其未有可廢之罪，故爲不臣之語，强使醉而書之；然其迹甚明，其情易察，孰有臣子將爲逆於君親而敢露其手書乎？藉使誠有此書，不知何所從得？太子自發之邪？抑它人發之也？惠帝昏庸，既莫之辨，大臣惟裴頠所請，粗得其要，而亦未能深辨其妄也，遂使儲君被誣，莫能自白，卒冤以死，豈不哀哉？夫事之可驗，莫如手書，而亦有不可盡據者，此類是也。本朝慶曆中，石介作《聖德詩》，譽富弼而譏夏竦。竦怨之切骨，則使婢習爲介書，既成，則僞作介與富弼書，勸其廢立，播之朝野，二臣者非遇仁祖之聖，其得免乎？英宗踐位，有惡三司使蔡襄而譖之者曰：「仁宗選上爲皇嗣，襄嘗沮之也。」上頗怒襄。大臣歐陽脩爲言：「陛下嘗見襄書邪？抑傳聞之也？」臣在先朝，有僞爲臣疏，請沙汰宦官者，欲以激怒左右。陛下果嘗見書，猶當辨其真僞，況傳聞乎！」英宗於是釋然。其後元符小人亦僞爲諫書，以陷鄒浩。世降俗末，情僞日滋，何所不有！公

私貿易，所憑者契券，而巧詐者能爲之，況讒人之工於讒者乎！故因愍懷之事併著之，以見臣子遇讒，雖有可驗如手書者，猶難遽信，要必審而覈之。不然，將有不獲自明如愍懷者。

北齊尚書右僕射祖珽，勢傾朝野。咸陽王斛律光惡之，見必遥罵，珽聞而怨之。女侍中陸令萱子穆提婆常求牧田於帝，光又争之，不與。由是祖、穆皆怨之。光性節儉，不好聲色，罕接賓客，杜絶饋餉，不貪權勢。每朝廷會議，常獨後言，言輒合理。行兵營舍未定，終不入幕；身不脱介胄，常爲士卒先。結髮從軍，未嘗敗北，深爲鄰敵所憚。周勳州刺史韋孝寬密爲謡言曰：「百升飛上天，明月照長安。」光字明月。又曰：「高山不摧自崩，高，齊姓也。槲木不扶自舉。」令諜人傳之於鄴，鄴中小兒歌之於路。珽因續之曰：「盲老公背受大斧，饒舌老母不得語。」使其妻兄鄭道蓋奏之。帝以問珽，珽與陸令萱皆曰：「實聞有之。」珽因解之曰：「百升者，斛也。盲老公，謂臣也，與國同憂。饒舌老母，似謂女侍中陸氏也。且斛律累世大將，明月聲震關西，威行突厥，謡言甚可畏也。」遂召光入，殺之，血流於地；剗之，迹終不滅。周主聞光死，爲之大赦。後六年，周滅齊。

臣按：周之與齊，寔爲敵國。周有韋孝寬，齊有斛律光，皆名將也。然是時周主方明，武帝也。賢能效職。齊君昏暴，高緯。政出多門，陸令萱以保母用事於内，祖珽以憸邪弄權於外，而穆提婆者，令萱之子也，表裏交煽，肆爲姦利。斛律光以忠勞自奮，實深嫉之。於是珽與提婆，皆切

齒之矣。韋孝寬之謡，所以傾光也；傾光，所以傾齊也。敵國相傾，末世常態，而珽等又從而傾之，是自傾其國也。光死而周爲之大赦，蓋曰莫予毒也已。讒邪之臣，殺忠良以資敵國，而庸君昏主，一不之察，可勝歎哉！光之死纔六年，而周滅齊；非周能滅之，高緯君臣實自滅也。臣前嘗論讒臣之譖、敵國之間，用智略同，不可不察，此一事而二者俱，故録之，以爲千載之戒。

唐太宗即位，以魏徵爲諫議大夫。徵自以不世遇，展盡底蘊無所隱，凡二百餘奏，無不剴切當帝心者。由是拜尚書右丞，兼諫議。左右有毀徵阿黨親戚者，帝使温彦博按訊，非是。彦博曰：「徵爲人臣，不能著形迹，遠嫌疑，而被飛謗，是宜責也。」帝謂彦博行讓徵。謂令彦博往責徵也。❶ 徵見帝，謝曰：「君臣同心，是謂一體，豈宜置至公，事形迹？若上下共由兹路，邦之興喪未可知也。」

臣按：魏徵盡忠無隱，非姦邪小人之所便也，故設爲飛謗以間染之，使太宗蓄之胸中，不爲辨白，則疑情一萌，姦言益乘之而入矣。然使之按驗者，或非其人，如權萬紀輩，得任其事，必將組織以成其罪；惟帝之明，不以按驗屬之小人，而屬之彦博。彦博固非王、魏之倫，然亦當時之良臣也，故能直徵之枉，使帝不以浮言罪賢者，其益大矣。然徵之枉雖直，而左右之爲讒者不聞顯正其罪，是亦未爲盡善也。即此一事而言，太宗之得有二，其失有一，人主可不鑑之哉！

❶「徵」，原作「證」，今據四庫本及上下文改。

魏徵寢疾，上與太子同至其第，指衡山公主欲以妻其子叔玉。徵薨。上自製碑文，并爲書石。徵嘗薦杜正倫及侯君集有宰相材。及正倫以罪黜，君集謀反誅，上始疑徵阿黨。又有言徵自録前後諫辭以示起居郎褚遂良，❶上愈不悦，乃罷叔玉尚主，而踣所撰碑。

臣按：太宗之於魏徵，可謂極君臣之契矣。及其薨也，所薦之人適抵罪誅，帝遂以阿黨疑之。疑情一生，❷讒者遽乘之而入，謂其録諫藁以示史官，有賣己直、彰君過之意。雖帝之明，不能不爲之惑，於是停婚仆碑，而眷寵衰矣。原讒言之所以得入者，由帝心先疑故也。使帝聞讒者之言，召遂良而質之，使誠有邪，遂良固不敢隱；若其無邪，遂良亦豈肯厚誣？言者之虚實於是乎不可揜矣。帝乃蓄疑於中，泯嘿不問，視昔者命温彦博按驗之時，何其甚異也！使無它日征遼之悔，其尚得爲明主乎？帝末年征遼不能成功，甚悔之，歎曰：「魏徵若在，不使我有此行也。」命馳驛祀徵以少牢，復立所製碑，賜其妻子。

唐玄宗開元中，宰臣宋璟疾負罪而妄訴不已者，付御史臺推治之。會天旱有魃，優人作魃戲於上前，問魃：「何爲出？」對曰：「奉相公處分。」又問：「何故？」魃曰：「負冤者三百餘人，相公悉以繫獄，故魃不得不出。」上心以爲然。未幾，罷璟相。

❶「良」下，四庫本有「者」字。
❷「情」，明本作「猜」。

臣按：讒人之害君子亦多端矣。璟，開元賢相也，持綱紀，抑僥倖，蓋近習小人之所不便，故因天旱而使優伶輩作魃戲以傾之。恢諧笑謔，若似出無心，而玄宗信之，遽罷璟相。然則其使之者誰與？曰：是不可知也。以其時考之，楊思勉以內侍貴幸，而璟不與交言。姜皎以舊勳寵昵，而璟斥其太盛。王仁皎，后父也，築墳過制，而璟争之。王仁琛，藩邸故吏也，除官過制，而璟又争之。是數人者，皆不便於璟者也。❶優伶之戲，必此輩實爲之。帝雖始初清明，已溺意教坊之樂，開元二年置教坊以教俗樂。倡優雜伎得在左右，至是遂能以術傾賢相。夫近習小人，工於覘上之意，其薦人也未嘗直薦，游揚之而已矣；其毀人也未嘗直毀，陰中之而已矣。魏弘簡將引元稹，而誦其詩於宮中，唐穆宗時，弘簡內臣之得幸者，稹以此取相位。是不薦之薦也。若優人之魃戲，是又不毀之毀也。機穽之深，計數之巧，孰此爲甚？然此不獨近倖爲然。我朝宣和中，王黼、蔡攸以大臣入侍禁中，每因謔浪中人無不售者。姦讒之技，千古一律，人主其可以無心聽之哉？

德宗使人諭陸贄：贄，時爲相。「苗粲父晉卿，往年攝政，有不臣之言，晉卿，肅、代時宰相，肅宗末攝冢宰。粲，其子也。諸子皆與古帝王同名，今不欲明行斥逐，兄弟宜各降外官。」贄奏曰：「凡是譖愬之輩，多非信實之言，利於中傷，懼於公辯。或云歲月已久，不可究尋；或云事體有妨，須爲隱忍；或云惡迹未露，宜假

❶「官過」至「者也」，此十九字原脱，今據元本、明本、四庫本補。

他事爲名；或云但棄其人，何必明言責辱。詞皆近理，意實矯誣，傷善售姦，莫斯爲甚！」

臣按：贄可謂得讒人之情矣，蓋其爲言，大抵非實，若人主顯行辨白，則是非曲直有不可揜者。故但陰肆中傷，使人主自加譴怒，則爲讒者無罪，而被讒者不得免。自古忠良喑嗚受禍者，此其由也。晉卿在肅、代朝，它無可紀，然亦循謹恭順，見稱于時，雖因山陵暫攝冢宰，軍國威權初非己出，安敢輕出不臣之言？諸子命名與帝王同，殆亦偶然，非必有意，趙堯、李舜未聞爲逆於當時，王莽、曹操不假襲名於前代，而讒者以此誣之，可謂冤矣。使無陸贄之辯，庸得免乎？然粲等雖幸獲全，而德宗之疑終不盡釋，此其所以爲闇主也。我朝仁皇時，宋郊以名儒進用，有讒之者曰：「姓符國號，名應郊天。」郊不自安，易名曰庠。然仁皇未嘗疑之而不命之相也，此其所以爲聖君與？後之欲堲讒説者，其必以仁皇爲法。

唐敬宗初，敬宗，穆宗子也。裴度自開元入朝，李逢吉之黨百計毀之。先是民間謡云：「緋衣小兒坦其腹，非衣，裴字也，俗以腹爲肚。天上有口被驅逐。」俗以口天爲吴字。又，長安城中有横亘六岡，如乾象，度宅偶居第五岡。諫官張權輿上言：「度名應圖讖，宅占岡原，不召而來，其旨可見。」上雖年少，悉察其誣謗，待度益厚。未幾，以度爲司空平章事。

臣按：緋衣之謡，必時人美其平吴元濟之功，以俚語歌之，亦猶薛仁貴之定天

山，而有三箭之謡也。逢吉等乃用以爲謗，蓋度自憲宗時已與逢吉相爲水火。憲宗始初清明，鋭意討叛，則相度而黜逢吉；及蔡功既成，志漸驕怠，則相逢吉而黜度。正邪之不並立也久矣。既歷三朝，度之勳德愈茂，而群邪娼疾甚於仇讎，故因其入朝，中以飛謗。而張權輿者，又從而詆之。逢吉、權輿，姦嶮相濟，所謂八關十六子也。而因謡言以傾大臣，即祖珽之中斛律光者也，高緯不察，殺光而齊以亡；敬宗察之，相度而唐以未亂。吁，來者其尚鑑兹！

以上論憸邪罔上之情二。讒臣。

真西山讀書記乙集上大學衍義卷第二十三

真西山讀書記乙集上大學衍義卷第二十四

格物致知之要二

辨人材

憸邪罔上之情佞幸之臣❶

齊桓公末，管仲病，公問：「群臣誰可相者？」管仲曰：「知臣莫若君。」公曰：「易牙何如？」對曰：「殺子以適君，非人情，不可。」曰：「開方何如？」對曰：「倍親以適君，非人情，難近。」公曰：「豎刁何如？」對曰：「自宮以適君，宮，腐刑也。非人情，難親。」管仲死，公用三子，三子專權。公卒。易牙入，與豎刁因內寵殺群吏，諸大夫也。而立公子無詭。宋伐齊，齊人殺無詭立孝公。孝公卒，公弟潘因開方殺孝公子而立潘。

臣按：姦邪小人，欲求寵於君，必先有以順適其心，使悦而親之，然後可肆其惡。易牙殺子以適君，而桓公悦之，蓋曰：「是不私其子，必能忠於我也。」開方背親以適君，而桓公悦之，蓋曰：「是不私其親，必能忠於我也。」豎刁自宮以適君，而桓公悦之，蓋曰：「是不愛其身，必能忠於我也。」而不知人之情能愛其所愛，而後能推之以

❶「憸邪罔上之情佞幸之臣」，此十字原無，今據四庫本補。

及其所不愛；所厚者薄，而無所不薄。有子而殺之，有親而背之，有身而自殘之，是於所愛者不之愛，焉能愛其君？於所厚者薄，焉能厚其君？其爲此也，特以順適君心，而求濟所大欲爾，豈其情也哉！昔人有因放麑而知其可以託國者，夫於一麑且不忍，其仁可知，是以可託之國也。桓公不察三子之情，迺欲以爲相，管仲言之而不聽，遂授以柄，卒之殺諸大夫而立公所不欲立之子者，易牙、豎刁也；殺孝公之子而立其不當立之弟者，開方也。齊國大亂，垂三十年，前日之適君者，乃所以爲賊君之地與。

趙孝成王時，客有見王曰：「世有所謂桑雍者，雍與癰同，桑中有蠹，見則外碨磈，如人之生癰。王知之乎？」王曰：「未之聞也。」曰：客言。「所謂桑雍者，便僻音辟。❶左右之人，及優愛孺子也。優，謂倡優。愛，謂王之所愛。孺子，宦侍之屬。此皆能乘王之醉昏而求所欲於王者也。是能得之於内，則大臣爲枉法於外矣。枉，猶屈也。故日月暉於外，其賊在於内；俗謂蟾蜍食月。謹備其所憎，而禍在於所愛。」

臣按：是時，建信君以色寵於王，客所謂便辟左右之人與優、愛、孺子者，蓋指建信而言也。桑中有蠹則碨磈之形見於外，猶人受病於中而癰發於外也。便辟佞幸之徒，密近左右，營惑君心。君心蠹於内，則言行之疵，政事之失，彰灼外著，而不可揜矣。夫君德清明，則私謁不得入。惟夫沉湎於酒，心志昏荒，則小人乘之，以求所

❶「音」，原誤作「書」，今據四庫本改。

欲。既得之於内，則大臣屈法以從之於外矣。蓋大臣之不忠不正者，類與近習相表裏故也。❶日月之明而蟾蜍食之，喻人君之明，而近幸小人能賊之，皆禍伏於中而不知也。常人之情，於所憎惡，則謹爲之防；於其所愛，則忽焉而莫之備，不知禍亂之萌往往自所忽始。齊桓能服勁楚，卒之亂齊者三孺而非楚也。秦皇能陷彊胡，卒之滅秦者中車府令高而非胡也。蟾蜍食月，古有是言，而月之食，初不由此，言者特借此以覺悟王心，使知近習託身於王而能禍王，若蟾蜍託身於月而能食月也。其爲言也懇至，其引喻也深切，爲人君者，觀此可以悚然矣。

漢哀帝時，郎董賢爲人美麗自喜，帝召與語，拜爲黄門郎，繇是始幸，出則參乘，入御左右，旬月間賞賜累鉅萬，貴震朝廷。賢性柔和便辟，善爲媚以自固。每賜洗沐，不肯出，常留中視醫藥。詔將作爲起大第，木土之功窮極技巧，下至僮僕亦受上賜。及武庫禁兵，上方珍寶，其選物上第盡在董氏，而乘輿所服迺其副也。又封賢爲高安侯。後又以爲大司馬衛將軍，時年二十二。雖爲三公，常給事中，領尚書，百官因賢奏事。哀帝崩，太后册免，賢即日自殺，家屬徙合浦縣，❷官斥賣董氏財凡四十三萬萬。

臣按：漢世佞幸之臣雖衆，然其窮寵極貴，未有如董賢者，其所以得此於帝者，柔和便辟，善爲媚以自固而已。是時，山

❶「類」，明本作「數」。
❷「徙」，原作「徒」，今據元本、明本、四庫本改。

崩、地動、日食，三朝丞相王嘉以爲寵賢之應。白虹奸日，連陰不雨，司隸鮑宣亦以爲寵賢之應。夫人君親一嬖幸之臣，而天爲之示戒如此，可不懼哉！嘉之言曰：「宜深覽前世，以節賢寵，全安其命。」宣亦曰：「誠欲哀賢，宜爲謝過天地，解讎海内，免遣就國，如此，父子可以終其性命。」二臣之言，惓惓懇懇，非獨効忠人主，亦欲保全幸臣，而帝溺於寵愛之私，排忠言而不聽，方且擢賢以至三公，棟撓鼎覆，曾莫之恤。原帝之意，豈非謂其柔和巧媚非能爲惡，而不知陰忍之資，操權擅事未有不爲害者，漢業既由此大壞，而賢亦不免於誅。蓋親便嬖而遠仁賢，其禍必至此也。人主其亦懋戒之哉。

漢靈帝時，將作畢圭、靈昆苑，司徒楊賜諫：「宜思夏禹卑宮之意，以尉下民之勞。」❶帝欲止，以問侍中任芝、樂松；對曰：「昔文王之囿百里，❷人以爲小，齊宣五里，人以爲大。❸今與百姓共之，無害於政也。」帝悦，遂爲之。

臣按：楊賜直臣也，引夏禹以諍其君，則靈帝未之信；任芝、樂松，佞臣也，引文王以諛其君，則信之。蓋苦言難入，而甘言易售故也。夫文王之囿百里，初不經

❶「下民」，此二字原漫漶不清，今據元本、明本、四庫本補。

❷「昔文」，此二字原漫漶不清，今據元本、明本、四庫本補。

❸「爲大」，此二字原漫漶不清，今據元本、明本、四庫本補。

見，而於傳則有之。孟子方欲導齊王以與民同樂，故其爲説曰：「芻蕘者往焉，雉兔者往焉，民以爲小，不亦宜乎？」至其舉文王之事以告時君，則曰：「鰥寡孤獨，謂之窮民，發政施仁，必先四者也。」曰：「耕者九一，仕者世禄，澤梁無禁，罪人不孥也。」文王之愛民如此，故囿雖大，而民以爲小。此靈帝所問者，忠賢必將曰：「文王之仁政陛下能盡行之未邪？如其未也，願姑以愛民爲急，而緩其所以自奉者。」若是，則有益於帝矣。而芝、松二臣，乃妄引古義，以悦其君，所謂逢君之惡者也。以帝之昏而濟之以二臣之佞，其卒致禍敗也宜哉。

北齊侍中和士開，有寵於齊主湛，姦諂百端，寵愛日隆。每侍左右，言辭容止，極諸鄙褻；以夜繼晝，無復君臣之禮。前後賞賜，不可勝紀。嘗謂帝曰：「自古帝王，盡爲灰土，堯、舜、桀、紂竟復何異！陛下宜及少壯，極意爲樂，一日取快，❶可敵千年。國事盡付大臣，何慮不辦，無爲自勤約也！」帝大悦，以官爵財用等分委大臣，三四月一視朝，須臾復入，唯翫聲色，朝政日紊。

臣按：和士開之佞齊主，即趙高、李斯蠱二世之術也；斯、高以此亡秦，而士開亦以此亡齊。古人以燕安爲鴆毒，飲鴆毒者必死，而溺燕安者必亡，可不戒哉！

唐太宗嘗玩禁中樹曰：「此嘉木也！」右衛大將軍宇文士及從旁美歎不已。帝正色

❶「快」，原誤作「決」，今據四庫本改。

曰：「魏徵嘗勸我遠佞人，不識佞人爲誰，乃今信然。」士及謝曰：「南衙群臣面折廷争，陛下不得一舉手。今臣幸在左右，不少有將順，雖貴爲天子，亦何聊？」帝意解。史臣曰：「太宗知士及之佞，爲游言自解，亦不能斥。彼中材之主，求不惑於佞，難哉！」

臣按：范祖禹曰：「大禹曰：『何畏乎？巧言、令色、孔壬。』孔子曰：『佞人殆。』佞人者，止於諛悦順從而已，近之必至於殆，何也？彼佞人者，不知義之所在，而惟利之從故也。利在君父則從君父，利在權臣則附權臣，利在敵國則交敵國，利在戎狄則親戎狄，利之所在則從之，利之所去則違之，於君父何有哉？忠臣則不然，從義而不從君，從道而不從父，使君不陷於非義，父不入於非道，故雖有不從其命，將以處君父於安也。君有不義不從也，而況於權臣乎？父有不義不從也，而況於它人乎？古之佞者，其始莫不巧言、令色，未必有悖逆之心，及其患失，則無所不至，終於弑君亡國者，皆始之諛悦順從者也。」臣謂佞臣之害，祖禹盡之。抑士及之言，有深爲人君之鴆毒者。夫盛明之世，忠讜盈朝，言動少差，箴儆隨至，貴爲天子，宜若無聊矣，而每措身於至安至榮之地。昏亂之世，讇諛塞耳，窮侈縱欲，下無敢言，貴爲天子，宜若適意矣，而每措身於至危至難之中。然則人主將何擇焉？如士及者，亡隋之餘孽，何足多責！所可惜者，太宗知其佞而不知去之爾。

以上論憸邪罔上之情三。佞幸之臣。

辨人材

憸邪罔上之情聚斂之臣❶

漢武帝時，雒陽賈人子桑弘羊，以心計，年十三侍中。後爲治粟都尉，領大農，盡筦天下鹽鐵。弘羊以諸官各自市，相與争利，物故騰踴，而天下賦輸或不償其僦費，乃請置大農部丞數十人，分部主郡國，各往往縣置均輸、鹽、鐵官，令遠方以其物貴時商賈所轉販者爲賦，❷而相灌輸。置平準于京師，都受天下委輸。名工官治車諸器，皆仰給大農。大農諸官盡籠天下之貨物，貴即賣之，賤即買之。如此，富商無所牟利，則反本，而萬物不得騰踊，故抑天下物，名曰平準。天子以爲然，許之。民不益賦而天下用饒。是歲旱，上令官求雨。卜式言曰：「縣官當食租衣税而已，今弘羊令吏坐市列肆，販物求利。烹弘羊，天乃雨。」

臣按：弘羊均輸之法，不過陰奪商賈之利以歸公上，爲天子斂怨於民而已，非能上下兼足也。卜式之言，可謂當其罪矣，而武帝弗之省也。本朝熙寧間，宰相王安石又祖弘羊故智，立市易法，亦言「善理財者不加賦，而上用足」。而司馬光闢之曰：「天下安有此理？天地所生財貨百物，止有此數，不在民，則在官。譬如雨澤，夏澇則秋旱。『不加賦而上用足』，不

❶「辨人材憸邪罔上之情聚斂之臣」，此十三字原無，今據四庫本補。

❷「貴」，原誤作「異」，今據元本、四庫本改。

過設法陰奪民利，其害有甚於加賦。此乃桑弘羊欺漢武之言，❶太史公書之以見武帝不明耳。」嗚呼，司馬光之言古今之至言也！後世之臣，有以言利媒人主者，其尚以是察之。

唐玄宗開元中，户部侍郎宇文融性精敏，應對辯給，以治財賦得幸於上，始廣置諸使，競爲聚斂，由是百官寖失其職而上心益侈，百姓皆愁苦之。及融既敗，而楊慎矜得幸，於是韋堅、王鉷之徒競以利進，百司有事權者，稍稍别置使以領之。

天寶初，韋堅爲吏以幹敏稱。上使之督江、淮租運。堅引滻水抵苑東望春樓下爲潭，以聚江、淮運舡，役夫匠通漕渠，發人丘壠，自江、淮至京城，民間蕭然愁怨，二年而成。上幸望春樓觀新潭。堅以新舡數百艘，遍榜郡名，陳郡中珍貨於舡背；陝尉崔成甫著錦半臂，缺胯緑衫而裼之，紅袹首，居前舡唱《得寶歌》，使美婦百人盛飾而和之，連檣數里；堅跪進諸郡輕貨，仍上百牙盤食。上置宴，竟日而罷，觀者山積。加堅左散騎常侍，其僚屬吏卒褒賞有差；名其潭曰廣運。

户部郎中王鉷爲户口色役使。上在位久，用度日侈，後宫賞賜無節，不欲數於左、右藏取之。鉷探知上指，歲貢額外錢帛百億萬，貯於内庫，以供宫中宴賜，曰：「此皆不出於租庸調，無預經費。」上以鉷爲能富國，益厚遇之。鉷務割剥以求媚，中外嗟怨。

度支郎中楊釗，善窺上意所愛惡而迎之，以聚斂驟遷，歲中領十五餘使。遷給事中，兼御史中丞，專判度支，恩幸日隆。八載

❶「弘」，原脱，今據明本、四庫本補。

春二月，❶引百官觀左藏，賜帛有差。是時州縣殷富，倉庫粟帛，動以千計。楊釗奏請所在，糶變爲輕貲，及徵丁租地稅皆變布帛輸京師；屢奏帑藏充羨，古今罕儔，故上率群臣觀之，賜釗金紫。上以國用豐衍，故視金帛如糞土，賞賜貴寵之家，無有限極。釗後更名國忠，事見前。

臣按：開元聚斂之臣，始之以宇文融，繼之以韋堅，又繼之以王鉷，又終之以楊釗。是四人者，皆以掊尅取媚於上，而結怨於下，所謂國之鬼蜮，而民之蟊賊也。明皇以其奉己之欲，悦而寵之，不知其失民心而蠹國脉也。夫千艘雲集，萬貨山積，可謂一時之盛觀矣；而竭人屋廬，發人丘墓，悲嗟慘慼之狀，帝不得而見也；呼號慟哭之聲，帝不得而聞也。且有田則有租，有身則有庸，有户則有調。天下之田有常數，則租亦有常數；天下之人有常數，則庸亦有定數；户調亦然。安得常賦之外，又有百億萬之入，以供上之横費乎？姦臣敢於欺罔，而帝不之察，徒見府庫充羨而侈欲日滋，賜後宫、賜外戚者，無復限極，不思一錢寸縷，皆百姓之脂膂血肉也，何忍以糞土視之乎？異時邊將騁兵，府庫之藏悉爲賊有，而王鉷、楊釗之徒，亦皆身被極刑，家無噍類，然後知貨悖而入者，必悖而出，聚斂之臣，其罪甚於盜臣也。吁，可戒哉！

唐德宗貞元八年，以司農少卿裴延齡判度支。明年，奏：「檢責諸州欠負錢八百餘萬

❶ 「二」，原誤作「三」，今據四庫本改。

緡，呈樣物三十餘萬緡，請別置庫以掌之。」欠負皆貧人無可償，呈樣、染練皆左藏正物。延齡徙置別庫，虚張名數以惑上。上信之，以爲能富國而寵之，於實無所增，虚費吏人簿書而已。又明年，奏：「左藏庫物多有失落，近因檢閲使置簿書，乃於糞土之中得銀十三萬兩，其匹段雜貨百萬有餘，此皆已棄之物，即是羡餘，悉應移入雜庫，以供別敕支用。」太府少卿韋少華不伏抗奏，稱「此皆每月申奏，見在之物，請加推驗」。上不許。延齡每奏對，恣爲詭譎，皆衆所不敢言，亦未嘗聞者，延齡處之不疑。上亦頗知其誕妄，徒以其好詆毁人，冀聞外事，故親厚之。宰臣陸贄上書極陳其姦詐，其略曰：「延齡以聚斂爲長策，以詭妄爲嘉謀，以掊克斂怨爲匪躬，以盡譖服讒爲靖節。迹其姦妬，日長月滋。陛下姑欲保持，曾無詰問，延齡謂能蔽惑，不復懼思。移東就西，便爲課績，取此適彼，遂號羨餘，愚弄朝廷，有同兒戲。」又曰：「昔趙高指鹿爲馬，臣謂鹿之與馬，物類猶同，豈若延齡掩有爲無，指無爲有？」書奏，上不悦，待延齡益厚。未幾，罷陸贄相，又貶爲忠州別駕。其後延齡卒，中外相賀，上獨悼惜之。

臣按：德宗始用盧杞、趙贊之徒，創間架陌錢之法，以此致亂，幾於亡國，幸而克復，又惑於延齡之姦，信而用之。迹其欺罔之言，初不難察，以不可索之錢爲可索，以見在之錢爲羨餘，使帝命近臣之公清者審而覈之，則欺罔立敗矣。左藏雖富，安得有十三萬兩之銀、百萬餘之雜貨委棄于糞土中，至是始出乎？使帝亦命近臣之公清者審而覈之，則欺罔又敗矣。況是時，以職守相關而證其妄者有人，以宰相

而劾其姦者有人，帝皆不之省也！蓋姦人之術，有以蠱蕩其心而塗其耳目如此，亦可哀矣。以延齡之姦而帝寵之，至其死也，猶復悼惜；以陸贄之忠而帝斥之，至于殁身，不復收召。范祖禹謂：「德宗之性，與小人合，與君子殊。」豈不然哉？

以上論憸邪罔上之情四。聚斂之臣。

真西山讀書記乙集上大學衍義卷第二十四

真西山讀書記乙集上大學衍義

卷第二十五

格物致知之要三

審治體

德刑先後之分❶

《舜典》：「象以典刑，象，如《周禮》治象、形象之象。典，常也。刑，即墨、劓、剕、宮、大辟五刑也。流宥五刑，宥，寬也。鞭作官刑，以鞭爲治官事之刑。扑作教刑，扑，榎楚也，不勤道業則扑之。金作贖刑。金，黄金，誤而入刑，出金以贖罪。眚災肆赦，怙終賊刑。眚，過也。災，害也。肆，緩。過而有害當緩赦之。怙姦自終，當刑殺之。欽哉，欽哉，惟刑之恤哉！欽，敬也。恤，憂也。流共工于幽州，北裔。放驩兜于崇山，南裔。竄三苗于三危，西裔。殛鯀于羽山，東裔。四罪而天下咸服。」

臣按：此帝舜攝位時事也。「象以典刑」，謂揭常刑之法以示人，如天之垂象使易避而難犯也。五刑，刑之重者也。罪雖重而情可矜則宥之以流；放、竄、殛，皆流也。鞭、扑，刑之輕者也。過本輕而情又可原，則許之以贖。贖去赦無幾矣，不即赦而猶贖者，過雖輕猶欲其知悔也；遽赦之，則悔無從生矣。過誤致災，愿民之不幸者也，故赦之，此所謂聖人之仁；負恃罔悛，姦民

❶「德刑先後之分」，此六字原無，今據四庫本補。

之無良者也，故刑之，此所謂聖人之義。春生秋殺，一出無心，而欽哉欽哉，未嘗不惟刑之恤也。曰欽、曰恤之二言，百聖相傳，此其心法，而用刑特一事爾。四凶之罪不加以五者之正刑，而止從流宥，既仁之至；迸諸四夷，不與同中國，又義之盡。所罪者四人，而天下無不服者，非舜刑之，天下實刑之也。流、放、竄、殛，舊説以爲誅殺，非也。儻果誅之，則於市於朝，而不於四裔矣。大率曰流曰放，若今之安置居住；曰竄曰殛，若今之羈管編隸。故我太祖皇帝因讀《書》至此，有曰「四凶之罪，止從流竄」，而歎後世刑網之密。嗚呼，此真所謂異世同心者歟！

帝曰：「棄，臣名。黎民阻饑，阻，厄也。汝后稷，農官名。播時百穀。」播，布也。帝曰：「契，臣名。百姓不親，五品不遜，五品，父子、君臣、夫婦、長幼、朋友五者之倫也。遜，順也。汝作司徒，掌教官名。敬敷五教，在寬。」敬者，敬其事也。五教，父子有親，君臣有義，夫婦有別，長幼有序，朋友有信。寬，謂從容不迫也。帝曰：「皋陶，蠻夷猾夏，猾，亂也。夏，華夏。寇賊姦宄，劫人曰寇，殺人曰賊。在外曰姦，在内曰宄。汝作士，士，理官。❶ 五刑有服，服，謂服其罪。五服三就；孔安國謂：「大罪於原野，大夫於朝，士於市，此其概耳。若宮、辟，則下蠶室，餘刑亦有就屏處者，不皆朝、市也。」五流有宅，宅，居也。五宅三居，大罪四裔，次九州之外，次千里之外。惟明克允。」克，能也。允，信也。用刑之道，必致其明察，然後能使人信服。

臣按：舜之命官也，先播穀，次敷教，而後及於刑。蓋有以養其民之身，又有以

❶ 「理」下，明本有「刑」字。

善其民之心，不獲已乃置刑焉；而刑之所施，又必察其情，當其罪，是亦前章「惟刑之恤」之意也。欽恤者，聖人用刑之心；明允者，聖人用刑之法。

帝曰：「皋陶！惟兹臣庶，罔或干予正，❶干，犯也。汝作士，明于五刑，以弼五教。弼，輔也。期于予治，刑期于無刑，民協于中。協，合也。時乃功，懋哉！」皋陶曰：「帝德罔愆。罔，無也。愆，過也。臨下以簡，御衆以寬；罰弗及嗣，賞延于世；宥過無大，刑故無小；罪疑惟輕，功疑惟重；與其殺不辜，寧失不經。好生之德，洽于民心，兹用不犯于有司。」帝曰：「俾予從欲以治，四方風動，惟乃之休。」

臣按：帝舜以民協于中爲皋陶之功，皋陶以民之不犯爲帝舜之德。君臣之間，豈虚相稱美哉？舜之制刑也，特以輔教化之所不及；而其用刑也，本期至於無刑。皋陶爲士師之官，能體舜此心，明其刑以示人，使爲臣庶者無復干上之政，而民亦遷善遠罪以協于中，刑之設至是，真無所用矣。此舜所以美之也。皋陶則謂，此皆帝之德，而非臣之功。蓋其臨下則簡而不煩，御衆則寬而不迫，父罪不及其子，惡惡之短也；賞其身又延于世，善善之長也。過誤所犯雖大必宥，不忌故犯雖小必刑，即前所謂「眚災肆赦，怙終賊刑」也。罪之疑則從輕，功之疑則從重，忠厚之至也。有罪而殺，國之常典，然有可以殺可以無殺者，與其殺之而濫及無辜，寧姑宥之而

❶「予」，原誤作「于」，今據四庫本改。

有虧常典。聖人之心惟恐殺一不幸以傷吾天地之仁，此所謂「好生之德」也。惟帝好生之德洽于民心，故其民亦自愛其生無復犯有司之法者。詳味「洽」之一辭，則其沉涵漸漬入人之深，豈一朝一夕之力哉？舜之德雖覆載無以加，而皋陶但以「罔愆」言之。蓋必如是僅可謂之無過爾，然則德未至於舜者其可自滿乎？皋陶既誦帝之德，帝復稱皋陶之美。蓋其褒贊之中未嘗無勉勵之意，此所以爲舜之君臣也。

子曰：「道之以政，道，即導也。齊之以刑，齊，一也。民免而無耻；道之以德，齊之以禮，有耻且格。」格，至也。

臣按：政、刑所以禁民之身，故雖免於罪而無所媿耻；德、禮所以善民之心，故有媿耻而且至於善。

季康子問政於孔子曰：「如殺無道，以就有道，何如？」孔子對曰：「子爲政，焉用殺？子欲善而民善矣。欲，猶好也。君子之德風，小人之德草。草上之風，必偃。」

臣按：民性本善，爲政者以善迪之，❶未有不趨於善者，何以殺爲？君子、小人以位而言，君子之德如風之動物，小人之德如草之從風，未有風行而草不偃者，未有上好善而民不善者。

漢文帝時，賈誼上疏曰：「凡人之智，能見已然，不能見將然。夫禮者禁於將然之

❶「政」，原作「善」，今據明本、四庫本改。

前，而法者禁於已然之後，是故法之所用易見，而禮之所爲生難知也。若夫慶賞以勸善，刑罰以懲惡，先王執此之政，堅如金石；行此之令，信如四時；據此之公，無私如天地耳。豈顧不用哉？然而曰『禮云禮云』者，貴絶惡於未萌而起教於微眇，使民日遷善遠罪而不自知也。孔子曰：『聽訟，吾猶人也。必也使毋訟乎。』爲人主者，莫如先審取舍，取舍之極定於内而安危之萌應於外矣。安者非一日而安也，危者非一日而危也，皆以積漸然，不可不察也。人主之所積，在其取舍。以禮義治之者，積禮義；以刑罰治之者，積刑罰。刑罰積而民怨背，禮義積而民和親。故世主欲民之善同，而所以使民善者或異。或道之以德教，或敺之以法令。道之以德教者，德教洽而民氣樂；敺之以法令者，法令極而民風哀。哀樂之感，禍福之應也。秦王之欲尊宗廟而安子孫與湯武同，然而湯武廣大其德行，六七百歲而弗失，秦王治天下，十餘歲則大敗。此亡他故矣，湯武之定取舍審，而秦王之定取舍不審矣。夫天下，大器也。今人之置器，置諸安處則安，置諸危處則危。天下之情與器亡以異，在天子之所置之。湯、武置天下於仁義禮樂，而德澤洽，禽獸草木廣裕，德被蠻貊四夷，累子孫數十世，此天下所共聞也。秦王置天下於法令刑罰，德澤亡一有，而怨毒盈於世，下憎惡之如仇讎，旤幾及身，子孫誅絶，此天下之所共見也。是非其明效大驗邪！人之言曰：『聽言之道，必以其事觀之，則言者莫敢妄言。』今或言禮誼之不如法令，教化之不如刑罰，人主胡不引殷、周、秦事以觀之也？」

臣按：商之刑制不見於經，獨觀伊尹

之稱湯曰：「代虐以寬，民其允懷。」則漢史所謂「用刑罰以督姦，慘肌膚以懲惡」者，必非商家之政也，學者惟當信經而已。若周之刑制，則具見於《周官》，大司徒以八刑糾民在三物教民之後，而其所糾者不孝、不睦、不婣、不弟、不任、不恤、造言亂民而已。是其刑秖以爲教也。大司寇掌邦之三典，曰刑新國用輕典，曰刑平國用中典，惟亂國乃用重典焉。平者其常，而重者其不獲已也。小司寇以八辟麗邦灋，親有議，故有議賢能功勤，若貴若賓，莫不有議，❶未嘗例施之灋也。司刺掌三宥三赦之法，不識者宥，過失者宥，遺忘者亦宥；幼弱者赦，老耄者赦，蠢愚者亦赦：未嘗概加之罪也。其仁愛忠厚之至，上配有虞、成、康之世，刑措不用幾四十載，此所謂置天下於仁義者也。

秦自孝公用商鞅行新法，步過六尺者有罰，棄灰於道者有刑，臨渭論囚，水爲之赤。始皇既并滅六國，自以水德之治，剛毅戾深，事皆決於法，刻削毋仁恩和義，於是急法，久者不赦。又用李斯之言，敢偶語《詩》、《書》，棄市，以古非今者族，專任獄吏，得親幸用事，凡誦法孔子者，皆重法繩之。至二世，用趙高謀，行誅大臣，及諸宗室，以罪過連逮近官宿衛，無得免者，而六公子戮死於社；又用李斯謀，行督責之術，凡殺人多者爲良吏。此所謂置天下於刑法者也。

而周之享國八百餘年，秦之亡也纔及二世，誼之所謂「明效大驗」者，豈虛言哉？漢文本是寬仁之君，而又施行賈誼

❶「議」，元本、明本作「識」。

之策，專務以德化民，斷獄四百，幾致刑錯；其後王氏移國，而天下謳吟思漢，光武因之，克復舊物，歷年之久，亞於商、周，後世未有能及者。誼之言又益信矣。後世人主，可不鑑歟？

武帝建元初，董仲舒對策曰：「臣謹按《春秋》之文，求王道之端，得之於正。『正』次『王』，『王』次『春』。春者天之所爲也，正者王之所爲也。其意曰，上承天之所爲，而下以正其所爲，正王道之端云爾。然則王者欲有所爲，宜求其端於天。天道之大者在陰陽。陽爲德，陰爲刑。刑主殺，而德主生。是故陽常居大夏而以生育長養爲事，陰常居大冬而積於空虚不用之處，以此見天之任德不任刑也。天使陽出布施於上而主歲功，使陰入伏於下而時出佐陽。陽不得陰之助，亦不能獨成歲。終陽以成歲爲名，此天意也。王者承天意以從事，故任德教而不任刑。刑者不可任以治世，猶陰之不可任以成歲也。爲政而任刑，不順於天，故先王莫之肯爲也。今廢先王德教之官，而獨任執法之吏治民，毋乃任刑之意與！孔子曰：『不教而殺謂之虐。』虐政用於下，而欲德教之被四海，故難成也。」

臣按：仲舒以《春秋》之學推明王者任德不任刑之意，可謂善矣。然陽以生萬物，陰以成萬物，其功一也；陰雖伏於大冬，乃所以爲造化之本，蓋非貞無以爲元，不闔無以爲闢，伏藏於冬而後能發育於春。然則以陰居冬爲積於空虚不用之地，殆未然也。然方武帝即位之初，英武明斷，仲舒逆慮其有任刑之失，故舉天道明

王道，以啓其好生惡殺之心，則仲舒之言，真武帝之箴砭也。其後張湯、趙禹之徒，進而見知，故縱之法行，卒以任刑流毒海内。仲舒其知言哉！

宣帝時，路温舒上書曰：「臣聞秦有十失，其一尚存，治獄之吏是也。秦之時，羞文學，好武勇，賤仁義之士，貴治獄之吏。正言者謂之誹謗，遏過者謂之妖言。故盛服先生不用於世，忠良切言皆鬱於胸，譽諛之聲日滿於耳。虚美熏心，實禍蔽塞。此乃秦之所以亡天下也。方今天下賴陛下恩厚，亡金革之危，飢寒之患，然太平未洽者，❶獄亂之也。夫獄者，天下之大命也，死者不可復生，斷者不可復屬。《書》曰：『與其殺不辜，寧失不經。』今治獄吏則不然，上下相敺，以刻爲明。❷深者獲公名，平者多後患。故治獄之吏皆欲人死，非憎人也，自安之道在人之死。是以死人之血流離於市，被刑之徒比肩而立，大辟之計歲以萬數，太平之未洽，凡以此也。夫人情安則樂生，痛則思死。捶楚之下，何求而不得？故囚人不勝痛，則飾辭以視之；吏治者利其然，則指道以明之；上奏畏卻，則鍛練而周内之。蓋奏當之成，雖咎繇聽之，猶以爲死有餘辜。何則？成練者衆，文致之罪明也。故俗語云：『畫地爲獄，議不入；刻木爲吏，期不對。』此皆疾吏悲痛之辭也。故天下之患，莫深於獄；敗法亂正，離親塞道，莫甚乎治獄之吏。此所謂一尚存者也。」上深愍焉，迺下詔曰：「間者吏用法，巧文寖深，是朕之不德也。夫決獄不當，使

❶「洽」，原誤作「治」，今據元本、四庫本改。
❷「明」，原誤作「名」，今據四庫本改。

有罪興邪，不幸蒙戮，父子悲恨，朕甚傷之。今遣廷史與郡鞫獄，任輕禄薄，其爲置廷平，❶秩六百石，員四人。其務平之，以稱朕意。」於是選于定國爲廷尉，求明察寬恕黄霸等爲廷平，季秋後請讞。時上常幸宣室，齋居而決事，宣室，殿名，在前殿側，齋則居之。獄刑號爲平矣。

臣按：温舒之論，雖專爲獄吏發，其實則譏當時之君，故始言秦之時，貴治獄之吏，非自貴，由上貴之也。次言上下相敺，以刻爲明，則下之爲此者，上實驅之也。又次言自安之道在於人死，則可見當時之吏能殺人者，上之所欲，故安；否則，違上之所欲，故危。蓋孝宣雖賢明之君，而實好刑名之學，故其意指所形至於如此，上之所好，其可不謹邪？「捶楚之下，何求不得」至「刻木爲吏，期於不對」，此十餘言者，其於胥吏慘刻之情，獄奸冤枉之狀，可謂盡之矣。畫地爲獄，猶不可入，況真獄乎？刻木爲吏，猶不可對，況真吏乎？温舒之言，至深悲痛，於是宣帝爲之感悟，置官以平之，躬親以決之，亦可謂善聽忠言者。然其爲治，終以霸王之道雜，故刑餘周、召，法律《詩》、《書》，卒不免爲世所譏，而史臣書之曰「獄刑號爲平矣」。「號」之一辭，名然而實否之謂也。人主所好，可不謹諸！

隋文帝以盜賊繁多，命盜一錢以上皆棄市，或三人共盜一瓜，事發即死。於是行旅皆晏起早宿，天下懍懍。有數人刼執事而謂

❶「置」，原誤作「致」，今據四庫本改。

之曰：「吾豈求財者邪！但爲枉人來耳。而爲我奏至尊：自古以來，體國立法，未有盜一錢而死也。而不爲我以聞，吾再來，而屬無類矣！」帝聞之，爲停此法。

臣按：隋文制刑以戢盜非不嚴也，而盜卒不能戢，法終不可行。至唐太宗輕徭薄賦，開斯民衣食之門，數年之間，外户不閉，道不拾遺。其失其得，可以鑑矣。

帝嘗乘怒以六月杖殺人，大理少卿趙綽固爭曰：「季夏之月，天地成長庶類，不可以此時誅殺。」帝曰：「六月雖云生長，此時必有雷霆；我則天而行，有何不可！」遂殺之。

臣按：隋文謂六月必有雷霆，不知雷霆雖威，❶初非爲殺物設也。❷《易》稱：「鼓萬物者，莫疾於雷。」其與日之烜、❸雨之潤、風之散，同於生物而已。世人惡戾之氣適與之會而震死者有之，非雷霆求以擊之也。隋文徒欲以辯口折人而文其暴怒之私，不知昧於天道亦已甚矣。及唐貞觀改定律令，自春及秋，禁行死刑，然後得古者刑以秋冬之意。惟其有仁暴之異，所以爲治亂之分歟！

唐太宗嘗覽《明堂針灸圖》，見人之五臟皆近背，針灸失所，則其害致死。歎曰：「夫箠者，五刑之輕；死者，人之所重。安得犯至輕之刑而或致死？」遂詔，罪人無得鞭背。

❶「不」上，明本有「而」字。
❷「初」，明本作「原」。
❸「日」下，明本有「月」字。

臣按：隋煬之用刑，或先截其舌；太宗之用刑，至不忍箠其背。此煬之惡所以浮於桀紂，而太宗除亂之功所以庶幾於湯武與！

河内人李好德坐妖言下獄，大理丞張蘊古以爲好德病狂瞀，法不當坐。治書侍御史權萬紀劾蘊古奏不以實。太宗怒，遽斬蘊古，既而大悔，因詔：「死刑雖令即決，皆三覆奏。」❶久之，謂群臣曰：「死者不可更生。決囚雖三覆奏，而頃刻之間，何暇思慮？自今宜二日五覆奏。決日，尚食勿進酒肉，教坊太常輟教習，諸州死罪三覆奏，其日亦蔬食，務合禮撤樂減膳之意。」太宗以英武定天下，然其天姿仁恕。初即位，有勸以威刑肅天下者，魏徵以爲不可，因爲上言王政本於仁恩，所以愛民厚俗之意，太宗欣然納之，遂以寬仁治天下，而於刑法尤慎。四年，天下斷死罪二十九人。六年，親録囚徒，閔死罪者三百九十人，縱之還家，期以明年秋即刑；及期，囚皆詣朝堂，無後者，太宗嘉其誠信，悉原之。

臣按：唐，繼隋者也。隋文任法之峻如彼，而太宗用刑之寬如此，❷隋甫再傳而失天下，❸唐之享國幾三百年。天於仁暴之報，❹亦甚明矣。賈誼以周、秦並言，臣今亦以隋、唐併論，庶足爲方來之鑑乎！

憲宗英果明斷，自即位數誅方鎮，欲治

❶「三」，原誤作「二」，今據四庫本改，下一「三」字同。
❷「此」，原漫漶不清，今據明本、四庫本補。
❸「甫」，四庫作「文」。
❹「報」，元本、明本作「私」。

僭叛、一法度，然於用刑喜寬仁。是時，李吉甫、李絳爲相。吉甫言：「治天下必任賞罰，陛下頻降赦令，蠲逋負，賑飢民，恩德至矣。然典刑未舉，中外有懈怠心。」絳曰：「今天下雖未大治，亦未甚亂，乃古平國用輕典之時。自古欲治之君，必先德化，暴亂之世，專任刑法。吉甫之言過矣。」憲宗以爲然。司空于頔亦諷帝用刑以收威柄，帝謂宰相曰：「頔懷姦謀，欲朕失人心也。」

臣按：憲宗能從李絳之言，亦猶太宗能納魏徵之説也。是以元和之治庶幾貞觀。姦邪小人，用意刻薄，每每以嚴刑峻法導人主，斯、高之於二世是也。憲宗察于頔之姦，其欲使以失人心，其可謂明也矣。

以上論德刑先後之分。

真西山讀書記乙集上大學衍義卷第二十五

真西山讀書記乙集上大學衍義

卷第二十六

格物致知之要三

審治體❶

義利重輕之別❷

孟子見梁惠王。王曰：「叟，不遠千里而來，亦將有以利吾國乎？」孟子對曰：「王何必曰利？亦有仁義而已矣。王曰：『何以利吾國？』大夫曰：『何以利吾家？』士庶人曰：『何以利吾身？』上下交征利，而國危矣！萬乘之國，弒其君者，必千乘之家；千乘之國，弒其君者，必百乘之家。萬取千焉，千取百焉，不爲不多矣；苟爲後義而先利，不奪不饜。未有仁而遺其親者也，未有義而後其君者也。王亦曰仁義而已矣，何必曰利？」

臣按：孟子初見惠王，惠王首以利國爲問。蓋自春秋，至于戰國，先王之道不明，人心陷溺，惟知有利而已。孟子將以攻其邪心，故直告之曰：「王何必曰利？亦有仁義而已矣。」仁者，本心之全德；義者，當然之正理。爲國者，當躬行仁義於上，而不可以利爲心。若王欲自利其國，

❶「治」，原無，今據四庫本補。

❷「義利重輕之別」，此六字原無，今據四庫本補。

則大夫亦欲利其家，士庶人亦欲利其身，上下争相求利，國安得不危！蓋以仁義爲本，是導民於理也；以利爲尚，是導民於欲也。理明則尊卑上下之分定，不然，則凡有血氣者，皆思自足其欲，非盡攘上之所有不已也，於是篡弑之事興，其害有不勝計者。吁，可畏哉！夫仁不遺親，義不後君，非强之使然也。仁主於愛，愛莫大於愛親。義者，宜也。宜莫先於尊君。舉世之人，皆由仁義，則無不愛其親、尊其君，三代盛時，所以長治久安，而無後患也。爲國者舍是，其將焉求，故重言之曰：「王何必曰利？亦有仁義而已矣。」《大學》末章，論天下之平曰：「國以義爲利，而不以利爲利。」推言求利之弊，至於菑害並至，雖有善者，亦末如之何。前聖後賢，所以回利欲之瀾，而杜争奪之隙者，如出一口，爲國者其審圖之。

宋牼將之楚，孟子遇於石丘。曰：「先生將何之？」曰：「吾聞秦、楚構兵。我將見楚王，説而罷之。楚王不悦，我將見秦王，説而罷之。二王我將有所遇焉。」曰：「軻也請無問其詳，願聞其指。説之將何如？」曰：「我將言其不利也。」曰：「先生之志則大矣，先生之號則不可。先生以利説秦、楚之王，秦、楚之王悦於利，以罷三軍之師，是三軍之士樂罷而悦於利也。爲人臣者懷利以事其君，爲人子者懷利以事其父，爲人弟者懷利以事其兄，是君臣、父子、兄弟，終去仁義懷利以相接。然而不亡者，未之有也。先生以仁義説秦、楚之王，秦、楚之王悦於仁義，以罷三軍之師，是三軍之士，樂罷而悦於仁義也。爲人臣者懷仁義以事其君，爲人子者懷仁義以

事其父，爲人弟者懷仁義以事其兄，是君臣、父子、兄弟，去利懷仁義以相接也，然而不王者，未之有也。何必曰利？」

臣按：戰國交兵之禍烈矣，宋牼一言而罷之，豈非生民之福而仁人之所甚願者哉！顧利端一開，君臣、父子、兄弟，將惟利是趨，《春秋》弑君三十六，大抵皆見利而動，其禍又有甚於交兵者，是以聖賢不得不嚴其防也。

《荀子》：「義與利者，人之所兩有也。雖堯、舜不能去民之欲利，然而能使其欲利不克其好義也；克，勝也。雖桀、紂亦不能去民之好義，然而能使其好義不勝其欲利也。故義勝利者爲治世，利克義者爲亂世。上重義則義克利，上重利則利克義。故天子不言多少，諸侯不言利害，大夫不言得喪，士不通財貨。有國之君不息牛羊，錯質之臣不息雞豚，冢卿不脩幣，冢，長也。大夫不爲場園，從士以上，皆羞利而不與民争業，樂分施而耻積藏。」

臣按：荀卿之論美矣，然謂義之與利，人所兩有，則是未知人之本性也。性之所有，惟義而已。自其物我角立，然後利心生焉。又謂「堯、舜不能去民之欲利，桀、紂不能去民之欲義」，夫桀、紂不能去民之義心者，以其秉彝之善，雖暴君不能奪也。若曰「堯、舜不能去民之利心」，則所謂黎民於變者果何事耶？聖人之化所以與天地同流者，正以使民遷善遠罪而不知也。若民有利心而不能去，則非所謂遷善而不知矣。夫利者，人心之蟊賊，不可有也。

聖賢之教學者，必使盡去此心而後可與爲善；❶其化民也，必使盡革此心而後可與爲治。曾謂「堯、舜之民而猶有利心邪」，卿以人性爲惡，故其論若此，臣不得以不辯。

漢昭帝始元中，詔有司問郡國所舉賢良、文學民所疾苦。文學對曰：「竊聞治人之道，防淫佚之原，廣道德之端，抑末利而開仁義，毋示以利，然後教化可興，而風俗可移也。今郡國有鹽、鐵、酒榷、均輸，與民爭利。散敦厚之樸，成貪鄙之化。是以百姓就本者寡，趨末者衆。願悉罷之。」御史大夫桑弘羊難，以爲：「此國家大業，所以制四夷、安邊、足用之本。罷之不便。」文學曰：「有國家者，不患寡，而患不均；不患貧，而患不安。故天子不言多少，諸侯不言利害，大夫不言得喪。蓄仁義以豐之，廣德行以懷之。是以近者親附而遠者悦服。仁政無敵於天下，惡用費哉？」又曰：「國有沃野之饒而民不足於食者，工商盛而本業荒也；有山海之貨而民不足於財者，不務民用而淫巧衆也。高帝禁商不得仕宦，所以遏貪鄙之俗也。排困市井，防閑利門，而民猶爲非，況上之得利乎？傳曰：『諸侯好利則大夫鄙，大夫鄙則庶人盜。』是開利孔爲民罪梯也。」又曰：「民人藏於家，諸侯藏於國，天子藏於海内。」又曰：「文帝之時，無鹽鐵之利而民富，今有之而百姓困。且利非從天來，不由地出，一取之民。李梅多實者，來年爲之衰；新穀熟者，舊穀爲之虧。自天地不能以兩赢，而況於人事乎？故利於此，必耗於彼。商君峭法長利，秦人

❶「爲」，此字元本無。

不聊生，相與哭，孝公業日以危。」又曰：「古者制地足以養民，民足以承其上。千乘之國，百里之地，公侯伯子男，各充其求，贍其欲。秦兼萬國之地，有四海之富，而意不贍，非宇小而用菲，欲多而下不堪其求也。語曰：『庖有腐肉，國有飢民，廄有肥馬，路有餒人。』今狗馬之養，蟲獸之食，無用之官，不急之作，無功而衣食縣官者衆，是以上不足而下困乏也。今不減其本而與百姓爭薦草，與商賈爭市利，非所以明主德而相國家也。」丞相車千秋。曰：「先王之道，軼久而難復，賢良、文學之言，深遠而難行。非當世所及。」遂罷議。

臣按：漢武之世，内興奢侈，外事四夷，於是聚斂之臣用，鹽、鐵、均輸、酒榷之法行，言利者析秋豪而民不堪命矣。昭帝初立，霍光爲政，詔賢良、文學之士，問民所疾苦，而對者首以抑末利、興仁義爲言，而沮於弘羊、扼於千秋，正論竟不獲伸，僅能罷酒榷一事而已。然賢良、文學之徒，分别義利，其言有可爲後世法者，故剟其略，❶著于篇云。

唐太宗時，治書侍御史權萬紀上書：「宣、饒二州銀大發采之，歲可得數百萬緡。」上曰：「朕貴爲天子，所乏者非財也，但恨無嘉言可以利民耳。與其多得數百萬緡，何如得一賢才！卿未嘗進一賢，退一不肖，而專言税銀之利。昔堯、舜抵璧於山，投珠於谷，漢之桓、靈乃聚錢爲私藏，卿欲以桓、靈待我耶！」是日，黜萬紀，使還家。

❶「剟」，明本作「别」。

臣按：太宗可謂賤貨而貴德矣，其曰「得數百萬緡不如得一賢才」，此古今之名言也，有天下者宜深體之。

德宗在奉天，於行宮廡下貯諸道貢獻之物，榜曰瓊林大盈庫。陸贄上疏諫，贄時爲翰林學士。曰：「作法於涼，其弊猶貪；作法於貪，弊將安救？示人以義，其患猶私；示人以私，患必難弭。故聖人之立教也，賤貨而尊禮，❶遠利而尚廉。天子不問有無，諸侯不言多少，懼賄之生人心而開禍端，傷風教而亂邦家耳。是以務鳩斂而厚帑櫝之積者，匹夫之富也；務散發而收兆庶之心者，天子之富也。何必降至尊而代有司之守，辱萬乘以效匹夫之藏。今之瓊林、大盈，古無其制。傳諸耆舊，創自開元。貴臣貪權，飾巧求媚，乃言『郡邑貢賦，盍各區分？賦稅委之有司，以給經用；貢獻歸之天子，以奉私求。』玄宗悦之，新是二庫。蕩心侈欲，萌抵於兹。迨乎失邦，終以餌寇。《記》曰：『貨悖而入者，必悖而出。』豈其明效歟！今天衢尚梗，師旅方興。❷而諸道貢珍，遽私別庫。竊揣軍情，或生觖望。夫國家作事，以公共爲心者，人必樂而從之；以私奉爲心者，人必咈而叛之。爲人上者，當洒濯其心；奉三無私，以壹有衆；人或不率，於是用刑。然則宣其利而禁其私，天子所恃以理天下之具也。捨此不務，而壅利行私，欲人無貪，不可得已。今兹二庫，珍幣所歸，不領度支，是行私也；不給經費，非宣利也。物情離怨，不亦宜乎！陛

❶「禮」，元本、四庫本作「讓」。
❷「興」，元本、四庫本作「殷」。

下誠能近想重圍之殷憂，追戒平居之專欲；器用取給，不在過豐；衣食所安，必以分下；凡在二庫貨賂，盡令出賜有功；坦然布懷，與衆同欲；是後納貢，必歸有司：如此，則亂必靖，賊必平。是乃散小儲，而成大儲；損小寶，而固大寶也。」

臣按：德宗專利自私，非王者至公之體，故陸贄爭焉。今剟其略，以爲世戒。

以上論義利重輕之别。

真西山讀書記乙集上大學衍義卷第二十六

真西山讀書記乙集上大學衍義卷第二十七

格物致知之要四

察民情

生靈嚮背之由❶

《泰誓》：周武王伐紂作此，以誓衆士。「古人有言曰：『撫我則后，后，君也。虐我則讎。』獨夫受，洪惟作威，乃汝世讎。」

臣按：武王舉古人之言，以明民之常情如此也，若君民之分，豈以虐我而遂讎之哉？然君民之分不可恃，而民之常情不可不察。

《康誥》武王封康叔於衛，作此書告戒之。曰：「天畏棐忱；棐，輔也。忱，誠也。民情大可見，小人難保。往盡乃心，無康好逸豫，乃其乂民。我聞曰：『怨不在大，亦不在小；惠不惠，懋不懋。』」懋，勉也。

臣按：此成王勉康叔之辭。康叔就封，有君人之責，故告之曰：「天命不常，雖甚可畏，然誠則輔之，民情好惡，大略可見，而小民至爲難保。」然則小民曷爲難保邪？曰：萬事之得，或以一事之失而召

❶「生靈嚮背之由」，此六字原無，今據四庫本補。

怨；萬人之悦，或以一夫之怨而生亂，此其所以難保也。然康叔往治其國，豈有它哉？盡汝之心，無自安而好逸豫，乃其所以乂民也。昔之人或以小失而致怨者，故不在大；亦或以大過而致怨者，故不在小。怨之來也非一端，其弭怨也無他術，惟順所不必順，勉所不必勉，於人情所忽者一不敢忽焉，庶幾其無怨乎。始以天與民並言，而終獨歸之民者，民心即天心也，能保小民，則能保天命矣。

《春秋傳》：穀梁氏。曰：「財盡則怨，力盡則懟。」

臣按：此亦言民之常情，故聖賢之君，輕賦斂而不盡其財，省徭役而不盡其力。

齊宣王見孟子於雪宮。王曰：「賢者亦有此樂乎？」孟子對曰：「有。人不得，則非其上矣。不得而非其上者，非也。爲民上而不與民同樂者，亦非也。樂民之樂者，民亦樂其樂；憂民之憂者，民亦憂其憂。樂以天下，憂以天下，然而不王者，未之有也。」

臣按：爲民上者，知有宫室之樂；爲民者，亦欲有居處之安。因己之樂而圖民之憂，是之謂與民同樂；因民之憂而不敢恣己之樂，是之謂與民同憂。君之憂、樂與民同，而民不與君同其憂、樂者，鮮矣。故爲人君者，不以己之樂爲樂，而以天下之樂爲樂；不以己之憂爲憂，而以天下之憂爲憂。如此而天下不歸者，未之有也。

齊宣王問曰：「人皆謂我毀明堂。毀

諸？已乎？」孟子對曰：「夫明堂者，王者之堂也。王欲行王政，則勿毁之矣。」王曰：「王政可得聞乎？」對曰：「昔者文王之治岐也，耕者九一，仕者世禄，關市譏而不征，澤梁無禁，罪人不孥。老而無妻曰鰥。老而無夫曰寡。老而無子曰獨。幼而無父曰孤。此四者，天下之窮民而無告者。文王發政施仁，必先斯四者。《詩》云：『哿矣富人，哀此煢獨。』」王曰：「善哉言乎！」曰：「王如善之，則何爲不行？」王曰：「寡人有疾，寡人好貨。」對曰：「昔者公劉好貨，《詩》云：『乃積乃倉，乃裹餱糧，于橐于囊。思戢用光。弓矢斯張，干戈戚揚，爰方啓行。』故居者有積倉，行者有裹糧也，然後可以爰方啓行。❶王如好貨，與百姓同之，於王何有？」王曰：「寡人有疾，寡人好色。」對曰：「昔者太王好色，愛厥妃。《詩》云：『古公亶父，來朝走馬，率西水滸，至于岐下。爰及姜女，太王妃。聿來胥宇。』胥，皆也。宇，居也。當是時也，❷内無怨女，外無曠夫。王如好色，與百姓同之，於王何有？」

臣按：此亦前章之意。文王發政施仁，必先於鰥、寡、孤、獨。孟子以爲「此四者，天下之窮民而無告者」，故文王先焉。以臣攷之，不虐無告，不廢困窮，自堯、舜已然矣。文王治岐之心，即堯、舜治天下之心也。宣王知善孟子之言，而自謂不能行者，以有好貨、好色之累，而孟子則以公劉、太王之事爲言，以爲人君豈能不事儲峙之富，惟能推此心，使民亦有餱糧之積

❶「故居」至「啓行」，原脱，今據元本、明本、四庫本補。
❷「也」，原脱，今據明本、四庫本補。

可也；人君豈能無妃匹之奉，惟能推此心，使民亦有配偶之安可也。夫公劉非好貨也，不過居則有積倉，行則有裹糧爾；而當時之民，居者、行者，亦皆有以自養，而無饑餒之虞，可見其與民同欲也。太王非好色也，不過同姜女以來胥宇爾；而當時宮中無怨女，民間無曠夫，可見其與民同欲也。公劉、太王與民同欲如此，王業安得而不興！後世人主私四海之富，鉅橋洛口儲粟山積，而民無宿昔之糧；侈六宮之奉，燕姬趙女充盈館籞，而民多鰥、孤之歎，其專欲病民如此，禍變安得而不作？惟仁聖之君，享玉食而憂民之不飽於藜藿，對嬪御而念民之不足於室家，推此之心，行此之政，其庶矣乎。

漢文帝時，晁錯以《賢良對策》曰：「三王臣主俱賢，故合謀相輔，計安天下，莫不本於人情。人情莫不欲壽，三王生而不傷也；人情莫不欲富，三王厚而不困也；人情莫不欲安，三王扶而不危也；人情莫不欲逸，三王節其力而不盡也。其爲法令也，合於人情而後行之；其動衆使民也，本於人事然後爲之。取人以己，内恕及人。情之所惡，不以彊人；情之所欲，不以禁人。是以天下樂其政，歸其德，望之若父母，從之如流水。」

臣按：漢初去古未遠，先秦舊聞猶有存者，斯言者，非錯之言，先民之遺言也。夫人情之所欲，順之則安，擾之則危，故虞廷君臣，相戒必曰「罔咈百姓以從己之欲」。錯之論，大抵本此，而其專陳，尤詳且盡焉。然總其要歸，不過數端，曰：不窮兵，不黷武，所以全其生也；不急征，不橫

斂，所以厚其財也；不爲苛擾之政，所以安其居；不興長久之役，所以養其力也。本之以仁，行之以恕，三王之所謂本人情者，如是而已。考觀漢文之治，雖未盡合古，而寬仁安静，蓋庶幾焉，豈錯之對有以發之邪！武帝一切反之，幾至危亂，臣故於錯有取云。

唐德宗在奉天，朱泚反，上幸奉天。陸贄上疏，謂：「當今急務，在於審察群情。群情之所甚欲者，陛下先行之；群情之所深惡者，陛下先去之。欲、惡與天下同，而天下不歸者，未之有也。」又曰：「當違欲以行己所難，❶布誠以除人所病。竊聞輿議，頗究群情，四方則患於中外意乖，百辟又患於君臣道隔，郡國之志不達於朝廷，朝廷之誠不升於軒陛。上澤闕於下布，下情壅於上聞，實事不必知，知事不必實，上下否隔，真僞雜糅，聚怨囂囂，騰謗籍籍，欲無疑阻，其可得乎？臣謂宜因文武群臣入參之日，陛下特加延接，親與叙言，備論禍亂之由，明示咎悔之意，各使極言得失，仍令一一面陳。軍務之餘，到即引對。匹夫片善，採録不遺，是乃總天下之智，以助聰明；順天下之心，以施教令；則君臣同志，何有不從？遠邇歸心，孰與爲亂？」疏奏，上無施行，贄又言曰：「立國之要，在乎得衆，得衆之要，在乎見情。故仲尼謂人情聖王之田，言理道所由生也。時之否泰，事之損益，萬化所繫，必因人情。上下交而泰，不交而否，自損者人益，自益者人損，情之得失，豈容易哉？故喻君爲舟，喻人爲水，水能載舟，亦能覆舟。舟即君道，水即人

❶「當」，原誤作「常」，今據四庫本改。

情。舟順水之道乃浮，違則没；君得人之情乃固，失則危。是以聖人之居人上也，必以其心從天下之心，而不敢以天下人從其欲。」德宗不能從。

臣按：德宗專己欲而咈天下之情，是以致建中之亂，陸贄懇懇言之，猶弗見聽。唐治自是日衰，不明之君，可與言哉？

以上論生靈嚮背之由。

察民情

田里戚休之實❶

《詩·采薇》，遣戍役也。文王之時，西有昆夷之患，北有玁狁之難。以天子之命命將帥，天子，紂也。遣戍役，以守衛中國。故歌《采薇》以遣之。其首章曰：「采薇采薇，薇亦作止。作，生也。曰歸曰歸，歲亦莫止。莫，音暮。靡室靡家，靡，無也。玁狁之故。不遑啓居，玁狁之故。」其次章曰：「采薇采薇，薇亦柔止。薇始生而柔。❷曰歸曰歸，心亦憂止。憂心烈烈，載飢載渴。我戍未定，靡使歸聘。」三章曰：「采薇采薇，薇亦剛止。曰歸曰歸，歲亦陽止。十月。王事靡盬，不遑啓處。憂心孔疚，我行不來！」其末章曰：「昔我往矣，楊柳依依。今我來思，雨雪霏霏。行道遲遲，載渴載飢。我心傷悲，莫知我哀！」

臣按：此商之末造紂爲無道，夷狄交侵，文王時爲西伯，以天子之命，遣戍役以

❶「察民情田里戚休之實」，此九字原無，今據四庫本補。
❷「柔」下，明本有「也」字。

衛中國，非可已而弗已也。而遣行之詩，丁寧惻怛，曰「采薇采薇」，以薇爲遣戍之期也。薇之生，戍者始行。薇之柔，戍者在行。薇之剛，戍者將歸。歷時久，而歸期緩也。曰「靡室靡家」，念戍者之離其配耦也。曰「不遑啓居」，念戍者之不得安其起居也。曰「憂心烈烈，載飢載渴」，念戍者以歸期尚遠爲憂，而又重之以飢渴也。曰「我戍未定，靡使歸聘」，念戍者之行役未定，無與歸問其家之安否也。曰「王事靡盬，不遑啓處」，念戍者之勤勞王事，不得安其居處也。曰「憂心孔疚，我行不來」，念戍者之決於死敵，憂心雖甚病，而此行無歸期也。末章又言「昔我之往，楊柳依依」，春之中也；「今我之來，雨雪霏霏」，冬之末也。征行之久，飢渴之害，心傷悲而人莫我知。凡此皆戍者之情，鬱結于中，不能以自愬者，文王乃先其未發，歌詠以勞苦之，如其身之疾疚焉。故范祖禹謂：「於《采薇》見先王以人道使人；至於後世，則牛羊而已矣。」豈不然哉！《出車》勞還，《杕杜》勤歸，大抵放此，不悉録云。

《東山》，周公東征也。征三監也。周公東征，三年而歸。勞歸士，大夫美之，故作是詩也。一章言其完也，二章言其思也，三章言其室家之望女音汝。也，四章樂男女之得及時也。君子之於人，序其情而閔其勞，所以説也。説以使民，民忘其死，其惟《東山》乎。

我徂東山，徂，往也。慆慆不歸。慆慆，言久也。我來自東，零雨其濛。濛，雨貌。我東曰歸，我心西悲。制彼裳衣，勿士行枚。士，事也。行，陳也。枚，如箸，戰時所銜。蜎蜎者蠋，桑蟲。烝

在桑野。烝，發語聲。敦彼獨宿，敦，獨處也。亦在車下。

我徂東山，慆慆不歸。我來自東，零雨其濛。果蠃之實，果蠃，括樓也。亦施于宇。施，延也。伊威在室，伊威，小蟲。蠨蛸在户。蠨蛸，小蜘蛛也。町畽鹿場，町畽，畦隴也，爲麋鹿之場。熠燿宵行。熠燿，螢火也。❶不可畏也，伊可懷也！

我徂東山，慆慆不歸。我來自東，零雨其濛。鸛鳴于垤，鸛，水鳥，將雨則鳴。垤，蟻冢也。婦歎于室。洒掃穹窒，穹窒，鼠穴也。❷我征聿至。有敦瓜苦，敦，徒端切，圓成之狀。瓜苦，苦瓜也。烝在栗薪。謂瓜延于栗木之上。自我不見，于今三年。

我徂東山，慆慆不歸。我來自東，零雨其濛。倉庚于飛，熠燿其羽。熠燿，❸鮮明也。之子于歸，歸，嫁也。皇駁其馬。馬之黄曰皇，駵白曰駁。親結其縭，縭，帨也。九十其儀。言多儀。其新孔嘉，新，新婚。其舊如之何？

臣按：此詩凡四章，章首必曰「我徂東山，慆慆不歸。我來自東，零雨其濛」者，序其久戍思歸之情，閔其歸塗陰雨之苦也。我之在東，不嘗不曰歸，而未可以歸，故其心念西而悲。今既歸矣，裳衣之敝，制而新之，願今以往，勿復從事於行陳之間可也。彼蜎蜎者蠋則在桑野，而敦然獨宿者亦在車下，此因道途所見而興士之獨處也。次章言果蠃之「施于宇，伊威在室，蠨蛸在户，町畽鹿場，熠燿宵行」，蓋未歸之時，遐想其室空無人，荒凉岑寂，而蔓生

❶「也」，原脱，今據元本、四庫本補。

❷「鼠」，明本作「川」。

❸「熠燿」，原互乙，今據四庫本及經文改。

之實延焉，小蟲綴焉，野鹿游焉，固非可畏之物，不能不動其懷歸之情也。三章言天之欲雨也，鸛則鳴于垤，婦則歎于室。蓋以夫之在行遇雨，念之而歎，愛之至也。❶洒掃熏鼠，以我之征人行且遂至，潔除以待，望之切也。顧見苦瓜繫于薪上，因感其夫匏繫於外，我之不見，今三年矣，觸物興懷，無一念之不在也。四章言「倉庚于飛」，鮮明其羽，此嫁娶之時也。「之子于歸」，其馬皇駁，有文彩也。母爲結縭，送其行也。「九十其儀」，儀之多也。新婚之喜，固可嘉矣；舊有室家者，相見而喜，又何如耶？蓋男女居室，人之至情，故一章言其獨宿，三章叙其久别，而四章又以婚之新舊終焉。序詩者曰：「君子之於人，序其情而閔其勞，所以説也。」可謂得詩之本指矣。詩之言「我」，皆周公述歸士之辭。士之藴於其心而不能言者，周公盡發之於言，遐想其時，上下交孚，歡欣感激，有不能自已者。後世征戍頻繁，民病于役，則有爲詩以刺者，曰：「父曰嗟予子行役，夙夜無已。母曰嗟予季行役，夙夜無寐。」曰：「王事靡盬，不能蓺稷黍。父母何怙？」曰：「哀哀父母，生我劬勞。」此以父子不相保而怨也。曰：「角枕粲兮，錦衾爛兮。予美亡此，誰與獨旦。」曰：「終朝采藍，不盈一襜。❷五日为期，六日不詹。」此以夫婦不相保而怨也。曰：「漸漸之石，維其高矣。山川悠遠，維其勞矣。」曰：「匪兕匪虎，率彼曠野。哀我征夫，朝夕不暇。」此將率戍役以勞苦而怨也，與《采薇》、《東

❶「愛」，明本作「憂」。
❷「盈」，原作「能」，今據四庫本改。

山》之辭大抵略同。然《采薇》、《東山》上序戍者之情也，《陟岵》諸戍者或其家人自感其情也，❶得失之相去顧不遠哉！今之世，兵農雖分，而並邊之民，往往或從征役，或任轉輸，饑渴疲勞之殃，戚嗟愁苦之態，往往有甚於古者。自將帥守牧，未聞有過而問之者，況得上徹於九重之邃乎？臣今列之是編者，欲仁聖之君，軫文王、周公之念，處宮庭之奧，如親臨邊鄙之間，恤民之憂如己之憂，則民亦將以上之憂爲憂矣。説以使民，民忘其死，其庶幾乎。

《七月》，陳王業也。周公遭變，故陳后稷先公風化之所由，致王業之艱難也。

七月流火，流，下也。火，大火心星，六月之昏入於地之南方，至七月之昏則下而西流。九月授衣。當流火之時，爲授衣之備也。一之日觱發，一之日，十一月也。觱發者，風寒。二之日栗烈。二之日，十二月也。栗烈者，氣寒。無衣無褐，褐，毛布也。何以卒歲？卒，終也。三之日于耜，三之日，正月也。于，往也。耜，田器。四之日舉趾。四之日，二月也。趾，足也，謂舉足而耕。同我婦子，饁彼南畝。饁，饋也。田畯至喜。田畯，田大夫。

七月流火，九月授衣。春日載陽，載，則也。陽，温也。有鳴倉庚。黄鸝也。女執懿筐，懿筐，深筐也。遵彼微行，遵，循也。微行，墻下小徑。爰求柔桑。爰，於也。柔桑，穉桑。春日遲遲，遲，緩也。采蘩祁祁。蘩，皤蒿也，❷所以生蠶。祁祁，衆多也。女心傷悲，殆及公子同歸。女常悲春，欲如貴公子之早嫁也。

七月流火，八月萑葦。預蓄以爲曲薄。蠶月

❶「感」，四庫本作「序。」
❷「皤」，明本作「白」。

條桑，條桑，枝落之，以取葉也。取彼斧斨。以伐遠揚，斧斨所以伐遠枝之揚起者，於此亦預備之。猗彼女桑。小而長條曰女桑。七月鳴鵙，伯勞也。八月載績。緝麻之名。載玄載黃，以爲祭服，玄衣黃裳。我朱孔陽，朱色光明。爲公子裳。以供公上。

四月秀葽，草也。五月鳴蜩。蟬也。八月其穫，禾之早穫者。十月隕籜。謂木葉隕落。一之日于貉，謂取狐狸皮也。取彼狐狸，爲公子裘。同上。二之日其同，同，會聚也。載纘武功。纘，繼也。功，事也。言私其豵，獻豜于公。田獵所取也，小豕曰豵，大豕曰豜。大獸公之，小獸私焉。

五月斯螽動股，斯螽，蝗類。六月莎雞振羽。莎雞，如蝗。七月在野，八月在宇，屋霤也。九月在户，十月蟋蟀入我牀下。自七月以下，皆言蟋蟀自野漸入以避寒。穹窒熏鼠，穹，窮也。窒，塞也。熏去其鼠。塞向墐户。向北出牖。墐，塗也，所以備寒。嗟我婦子，曰爲改歲，入此室處。改歲，大寒，將此以處。❶

六月食鬱及薁，鬱，棣屬。薁，櫻薁。七月亨葵及菽。亨，煮也。葵，今之葵。菽，豆也。八月剥棗，剥，普卜反，擊也。十月穫稻。稻，謂晚收者。爲此春酒，以介眉壽。自食鬱以下，皆言養老也。七月食瓜，八月斷壺。瓠也。九月叔苴，叔，拾也。苴，麻子。采荼薪樗。荼，苦菜。樗，惡木。食我農夫。以上皆壯者之食。❷

九月築場圃，築圃爲場，在今猶然。十月納禾稼。黍稷重穋，後熟曰重，先熟曰穋。禾麻菽麥。嗟我農夫，我稼既同，既同，言已聚也。上入執宮功。宮功，公室之役。晝爾于茅，宵爾索綯；晝取茅，夜作索。亟其乘屋，亟，急也。乘，升也。其始播百穀。以播穀在近，早脩室廬。

❶「將」，明本作「脩」。

❷「壯」，四庫本作「農」。

二之日十二月。鑿冰沖沖，沖沖，鑿冰之意。三之日正月。納于凌陰。冰室也。四之日其蚤，獻羔祭韭。仲春獻羔開冰，獻于寢廟也。韭新出，故薦之。九月肅霜，十月滌場。滌，掃也。朋酒斯饗，兩樽曰朋。曰殺羔羊，躋彼公堂。公堂，人君之堂。稱彼兕觥：兕角之觥。「萬壽無疆！」祝其君也。

臣按：周家以農事開國，成王幼沖嗣位，周公懼其未知稼穡之艱難也，故作此詩，使瞽矇歌之宫中，此朱熹説。庶幾成王知小民之依，不敢荒寧，蓋與《無逸》之作同一意也。夫農者，衣食之本，一日無農，則天地之所以養人者幾乎熄矣。惟其關生人之大命，是以服天下之至勞。今以此詩考之，日月星辰之運行，昆蟲草木之變化，凡感乎耳目者，皆有以觸其興作之思，是其心無一念不在乎農也。自于耜而舉趾，自播穀而滌場，所治非一器，所業非一端，私事方畢而公宫之役毋敢稽，歲功方成而嗣歲之圖不敢後，是一歲之間，無一日不專乎農也。惟夫與婦，惟婦與子，各共乃事，各任乃役，是一家之内，無一人不力乎農也。織薄於秋，求桑於春，躬蠶績之勞以爲衣服之計者無所不至，猶恐其未足也，于貉爲裘，又有以相之。食鬱及薁，亨葵及菽，備果蔬之美，以充耆老之養者無所不至，猶恐其未足也，穫稻爲酒，又有以介之。當是時，農之所耕者，自有之田也，而上之人又從而崇奬勸勵之，故斯人亦以爲生之樂，而勤敏和悦之氣浹于上下，不見其有勞苦愁歎之狀；朋酒羔羊，升堂稱壽，君民相與獻酬，忘其爲尊卑貴賤之殊。後世之農則異乎此矣，已無田可耕，而所耕者他人之田，爲有司者得無殃害之足

矣，豈復有崇奬勸厲之意？故數米而炊，併日而食者，乃其常也。田事既起，丁夫之糧餉與牛之芻槀無所從給，豫指收斂之入以爲稱貸之資，糲飯藜羹猶不克飽，敢望有鹽酪之味乎？曉霜未釋，忍飢扶犂，凍皴不可忍，則燎草火以自温，此始耕之苦也。燠氣將炎，晨興以出，傴僂如啄，至夕乃休，泥塗被體，熱爍濕蒸，百畝告青，而形容變化不可復識矣，此立苗之苦也。暑日如金，田水若沸，耘耔是力，稂莠是除，爬沙而指爲之戾，傴僂而腰爲之折，此耘苗之苦也。迨垂穎而堅粟，懼人畜之傷殘，縛草田中，以爲守舍，數尺容膝，僅足蔽雨，寒夜無眠，風霜砭骨，此守禾之苦也。刈穫而歸，婦子咸喜，舂揄簸蹂，競敏其事，若可樂矣，而一飽之懽，曾無旬月，穀入主家之廩，利歸質貸之人，則室又垂罄矣。自此之外，惟采薪于茅，販鬻易粟，以苟活而已。若夫桑麻種藝，蠶績織紝，勞苦稱是，而敝衣故絮，曾不得以卒歲，豈不重可哀憐也哉！

夫農夫紅女之艱勤，富室知之者寡矣，況士大夫乎？士大夫知之者寡矣，況貴戚近屬乎？貴戚近屬知之者寡矣，況六宫嬪御乎？近世張栻入侍經筵，因講《葛覃》之詩，言於孝祖，以爲：「周公之告成王，見於《詩》有若《七月》，見於《書》有若《無逸》，欲其知稼穡之難與小人之依，帝王所傳心法之要，端在於此。夫治常生於敬畏，而亂常起於驕肆，使爲國者每念乎農畝之勞，則心不存焉者寡矣，何者？其必嚴恭朝夕而不敢怠也，其必懷保小民而不敢康也，其必思天下之飢寒若己飢寒之也。是心常存，則驕肆何自而生？豈

非治之所由興也與！」栻之論最爲懇至。臣愚不佞，願詔儒臣：以今農夫紅女耕蠶勞勸之狀作爲歌詩，退朝之暇，使人日誦于前，且繪畫成圖，揭之宮掖，布之戚里，庶幾聖心惕然，不忘小民之依，而六宮嬪御，外家近屬，亦知衣食所自來，勉爲勤儉之趨，而不狃汰侈之習，戒諭守宰，勤行勸相，毋妄興傜役以奪其時，毋橫加賦斂以困其力，老農之不能自養者，籍之有司，大夏隆冬，賦常平、義廩之粟，稍振贍之，歲凶賑恤，先良農而後游手，以示聖朝重本之意，則民將爭趍南畝，衣食足而孝悌興矣。惟仁聖垂意焉。

《君牙》：《周書》篇名，穆王命君牙爲大司徒，作此以誥。「夏暑雨，小民惟曰怨咨；冬祁寒，小民亦惟曰怨咨。厥惟艱哉！思其艱以圖其易，民乃寧。」

臣按：夏而雨，冬而寒，時令之常也，而「小民惟曰怨咨」者，非怨天之雨且寒也。小民生生之計，無時弗艱，而於斯時爲尤艱，此其所以怨咨也。「厥惟艱哉」，非深知民間真切利疚者不能言也，爲有司者，當思其艱而爲圖其易者，民乃安矣。穆王爲周六葉天子，生深宮之中，而能惆念細民疾苦，此孔子所以取於《書》也。然方是時，井地之法未壞，有廬可居，有田可食，民之艱已若是，而況今乎？窮閻敗屋，窮山曠壄。暑雨淋淫，茅茨不足以自覆；風雪凝沍，楮絮不足以自温。平居終歲勤動，曾不得穀其腹。隆寒皸瘃，罔所營求，則坐須窮餓而已。歲雖大穰，猶不免此；一遭艱險，則老弱轉乎溝壑，彊者起

爲攻剽，勢所必然。民生之艱，莫甚今日，惟聖明其深軫之。

漢文帝十二年三月詔曰：「道民之路，在於務本。朕親率天下農，十年于今，而野不加辟。辟，讀曰闢。歲一不登，民有飢色，是從事焉尚寡，而吏不加務也。吾詔書數下，歲勸民種殖，而功未興，是吏奉吾詔不勤，而勸民不明也。且吾農民甚苦，而吏莫之省，將何以勸焉？其賜農民今年租税之半。」

臣按：三代而後，知農民之苦，未有漢文若者。詔令之下，勤勤懇懇，然使無實惠以將之，則詔令爲空文矣。惟其方春而豫，賜今年之租，寬細民之力，此其所以爲誠於憫農也。

唐德宗貞元二年，上畋於新店，入民趙光奇家，問：「百姓樂乎？」對曰：「不樂。」上曰：「今歲頗稔，何爲不樂？」對曰：「詔令不信。前云兩税之外悉無它徭，而誅求者殆過於税。又云和糴，而實强取之，曾不識一錢。始曰所糴粟麥納於道次，今則遣致京西行營，動數百里，車摧牛斃，破産不能支。愁苦如此，何樂之有！每有詔令優恤，徒空文耳！恐聖主深居九重，皆未知之也！」上命復其家。

司馬光曰：「甚矣唐德宗之難寤也！自古所患者，人君之澤壅而不下達，小人之情鬱而不上通；故君勤恤於上而民不懷，愁民怨於下而君不知。❶以至於離畔

❶「愁民」，《資治通鑑》作「民愁」。

危亡，凡以此也。德宗幸以游獵得至民家，值光奇敢言而知民疾苦，固當按有司廢格詔書、横增賦斂、盜匿公財之罪。然後洗心易慮，一新其政，屏浮飾，廢虚文，謹號令，篤誠信，矜困窮，伸冤滯，則太平之業可致矣。釋此不爲，乃復光奇之家。夫以四海之廣，兆民之衆，安得人人自言於天子而户户復其徭賦乎！」

臣按：趙光奇之言，雖唐世之弊政，求之今日，殆有甚焉！常賦之誅求，粟則展轉增入，有輸一石而其費至三石者；帛則阻却换易，有輸一縑而其費逾三縑者。和糴之强取，有僅償其半直者，有不給一錢者。其他横斂苛征，色目如蝟，❶又不與焉。是以民雖遭值豐穰，曾無伸眉之樂，況艱儉乎？貪官黠胥，交爲蒙蔽，監司牧守，不獲盡聞，況朝廷乎？民日以瘠，吏日以肥，而國家元氣日以朘剥，長此不已，將有瓦解土傾之憂，惟仁聖深念焉。

後唐明宗問宰相馮道：「今歲雖豐，百姓贍足否？」道曰：「農家歲凶則死於流殍，歲豐則傷於穀賤，豐凶皆病者，惟農家爲然。臣記進士聶夷中詩云：『二月賣新絲，五月糶新穀，醫得眼下瘡，剜却心頭肉。』語雖鄙俚，曲盡田家之情狀。農於四民之中最爲勤苦，人主不可以不知也。」上悦，命左右録其詩，常諷誦焉。

臣按：聶夷中之詩，即臣前所謂「豫指收斂之入以爲稱貸之資」是也。新絲之出以五月，而貸以二月；新穀之登以八月，而

❶「目」，原作「色」，今據元本、明本、四庫本改。

貸以五月。此猶當時之俗也。若今則往往貸於半歲之前矣。千錢之物，僅得數百，或不及其半焉。富家鉅室，乘時射利，田夫蠶婦，低首仰給，否則亡以爲耕桑之本，迨繭浴於湯，禾登於場，而責逋者狎至，解絲量穀，亟以授之，回顧其家，索無所有矣。償或未足，則又轉息爲本，因本生息。昔之千錢，俄而兼倍；昔之數百，俄而千錢。於是一歲所貸，至累載不能償；己之所貸，子孫不能償。牒訟一投，追吏奄至，伐桑撤屋，賣妻鬻子，有不容惜者矣。且人情所望者一稔，而歲稔則督逋尤峻，竭其廬之入，不容錙銖龠合留。故昔人謂豐年不如凶年，其言似於過激，然實農家之真利病也。嗚呼！民生之艱，一至於此。上之人奈何眡爲當然而弗之恤哉？唐明宗，五季之君，而儉約愛民，所謂彼善於此者，因馮道之對，誦夷中之詩，惻然若有所感，然未聞當時有所施行，則亦徒言而已爾。故孟子曰：「雖有仁心仁聞，而民不被其澤者，不行先王之政也。」仁聖之君，可不念哉！

周世宗留意農事，常刻木爲農夫蠶婦，寘於殿庭。

臣按：世宗於五季爲賢君，故能念耕蠶之苦，刻木爲人，朝夕睹之，以毋忘細民之艱。其視沉溺於富貴之欲，一念未嘗及田里者，相去遠矣。臣是以有取云。

以上論田里戚休之實。

真西山讀書記乙集上大學衍義卷第二十七

真西山讀書記乙集上大學衍義

卷第二十八

誠意正心之要一

崇敬畏

脩己之敬[1]

《堯典》曰：「欽明文思。」欽，敬也。又曰：「允恭克讓。」允，信也。恭，敬也。克，能也。讓，遜也。

《舜典》曰：「温恭允塞。」温恭者，和粹而恭敬也。塞，實也。

《禹貢》曰：「祗台德先，祗，敬也。台，我也。言敬德爲天下先。不距朕行。」距，違也。

《詩・商頌》曰：「湯降不遲，謂應期而生，不後也。聖敬日躋。」躋，進也，升也。

《大雅》曰：「穆穆文王，穆穆，深遠之意。於緝熙敬止。」於，美也。緝，續也。熙，廣也。止，助辭。

臣按：堯、舜、禹、湯、文、武，皆天縱之聖，而《詩》、《書》之叙其德，必以敬爲首稱。蓋敬者，一心之主宰，萬善之本源，學者之所以學，聖人之所以聖，未有外乎此者。聖人之敬，純亦不已，即天也；君子之敬，自强不息，由人而天也。聖人之敬，安而行之，然成湯之日躋，文王之緝熙，雖非用力，亦若未嘗不用其力者。蓋日躋者，進進不已之意。緝熙者，續續無窮之功。

[1]「脩己之敬」，此四字原無，今據四庫本補。

此湯、文之所以聖益聖也。人主而欲師帝王，其可不用力於此乎！

《曲禮》：《禮記》首篇名。「毋不敬，毋者，禁止之辭。儼若思，儼，端莊貌。人之坐思，貌必儼然。安定辭。辭，言也。安民哉。」

吕大臨曰：「毋不敬者，正其心也。儼若思者，正其貌也。安定辭者，正其言也。三者正，則無所往而不正。天下雖大，取之脩身而無不足，故曰『安民哉』。」

臣按：《曲禮》一篇，爲《禮記》之首，而「毋不敬」一言，爲《曲禮》之首。蓋敬者，禮之綱領也。曰「毋不敬」者，謂身心內外，不可使有一毫之不敬也，其容貌必端嚴而若思，其言辭必安定而不遽，以此臨民，民其有不安者乎？此章凡四言，而脩身治國之道略備，其必聖賢之遺言與。

《表記》：《禮記》篇名。「君子莊敬日彊，安肆日偷。」

臣按：程頤之説以爲：「常人之情，纔簡束，則日就規矩；纔放肆，則日就曠蕩。」學者猶爾，況於人君？處宮闈之邃，極貴富之奉，儻非以莊敬自持，凛然肅然，如對神明，如臨師保，❶其不流於放蕩者幾希。彊與偷，主心志而言。莊敬則志立而日彊，安肆則志惰而日偷。彊則毅然以進德脩業自任，視天下之善無不可爲者，雖天

❶ 自卷端至「如臨師」，原斷版後重新拼版時上下錯版，今據元本、明本、四庫本正。

行之健，亦思企及。一或偷焉，則視蔭苟安，❶惟知燕嬉虞樂而已。趙武晉卿爾，一有偷心，事功遂以不競，況人君乎！臣因推衍其説，以爲溺心安肆者之戒。

子路問君子。子曰："脩己以敬。"曰："如斯而已乎？"曰："脩己以安人。"曰："如斯而已乎？"曰："脩己以安百姓。脩己以安百姓，堯、舜其猶病諸？"

臣按：孔子荅子路之問，其言雖甚約，其理則極至而無餘。蓋自堯、舜以來，世相傳授，惟此一敬，臣既列之於前矣。至若禹之征苗曰："昏迷不恭，侮慢自賢。"啓之伐有扈曰："威侮五行，怠棄三正。"武王之數紂曰："狎侮五常，荒怠弗敬。"謂己有天命，謂敬不足行。"夫堯、舜、禹、湯、文、武，❷天下之大聖也；苗、扈、商辛，天下之大惡也。而其所以爲大聖、大惡之分者，敬與弗敬而已。君子之爲君子，其能外是乎？子路未知而復問，故孔子再以安人、安百姓者言之。蓋脩己非求於安百姓，而百姓自安，理之必然，無可疑者。然此脩身極至之驗也，故雖堯、舜猶病其難，曾謂子路而易之乎？異時，子思作《中庸》，亦曰："君子篤恭而天下平。"程頤推明之曰："上下一於恭敬，則天地自位，萬物自育，氣無不和，而四靈畢至，聰明叡知皆由此出。惟聖明之主，深體而力行之，則天下幸甚。"

❶ "視"，明本作"玩"。
❷ "武"，原作"王"，今據明本、四庫本改。

以上論脩己之敬。

臣按：自漢以來，世之諸儒，未有深知敬之爲義者，惟程頤有曰：「主一之謂敬，無適之謂一。」又曰：「整齊嚴肅，則心自一。」而朱熹又爲之箴曰：「正其衣冠，尊其瞻視。潛心以居，對越上帝。足容必重，手容必恭。擇地而蹈，折旋蟻封。出門如賓，承事如祭。戰戰兢兢，罔敢或易。守口如瓶，防意如城。洞洞屬屬，罔敢或輕。不東以西，不南以北。當事而存，靡它其適。此四言，釋無適之意。不貳以二，不參以三。惟心惟一，萬變是監。此釋主一之義。從事於斯，是曰持敬。動静弗違，表裏交正。此二言，乃箴之綱領。❶須臾有間，私欲萬端。不火而熱，不冰而寒。毫釐有差，天壤異處。❷三綱既淪，九灋亦斁。九灋，謂《洪範》九疇也。斁，敗也。嗚呼小子，念哉敬哉。墨卿司戒，敢告靈臺。」敬之爲義，至是無復餘蘊，有志於聖學者，宜熟復之。

崇敬畏

事天之敬❸

《舜典》：「在璿璣玉衡，以齊七政。」在，察也。璿，珠也。七政，日月五星也。❹

臣按：璣、衡，正天文之器，今渾天儀是也。舜方歷試之時，納于大麓，納，入也。大麓，大山林麓也。而烈風雷雨弗迷矣。不迷錯

❶「乃」，元本作「一」。
❷「異」，四庫本作「易」。
❸「崇敬畏事天之敬」，此七字原無，今據四庫本補。
❹「也」，原脱，今據元本、四庫本及文例補。

也。使之主祭，百神享之矣。逮茲即位，猶懼己之未當天心焉，察璿璣以揆日月五星之運，其循軌邪？是天之與我也。其失度邪？是天之警我也。正如人子之事親，候伺顏色，惟恐一毫少咈於親心，此大舜事天之敬也。

《皋陶謨》：「天敘有典，勑我五典五惇哉！敘，次也。勑，正也。惇，厚也。天秩有禮，自我五禮有庸哉！秩，品秩也。庸，常也。同寅協恭和衷哉！寅，敬也。協，合也。衷，心也。天命有德，五服五章哉！天討有罪，五刑五用哉！政事懋哉！懋哉！懋，勉也。天聰明，自我民聰明。天明畏，自我民明威，達于上下，上，謂天。下，謂民。敬哉有土。」

臣按：帝王居天之位，其所職無非天之事者。君臣、父子、夫婦、長幼、朋友之典，其別有五，天之所敘也，待我而厚。君臣、父子、夫婦、長幼、朋友之禮，其別亦有五，天之所秩也，自我而不失其常。其可不敬乎！寅與恭，皆敬也。君臣一心，恪奉天職，是謂之和衷。有德者，天之所命也，五服之章則在我；有罪者，天之所討也，五刑之用則在我。其可不敬乎！大而命討之政，小而命討之事，勉之又勉，是亦敬也。天之聰明在民，天之明威在民，民之所在，❶即天心也。天人一理，通達無間，有民社者，其可不敬乎！此皋陶之告舜者如此。隆古君臣之間，講論政治，無一事不本於天，無一事不主於敬，真後王所當法與！

❶「之」，元本、四庫本作「心」。

伊尹作《太甲》曰：「先王顧諟天之明命，先王，謂湯也。顧，謂常目在之。諟，是也。以承上下神祇、社稷宗廟罔不祗肅。祗，敬也。肅，亦敬也。天監厥德，用集大命，撫綏萬方。」

臣按：此太甲不惠于阿衡之時也，惠，順也。阿衡，伊尹之號。故尹作書以湯之所以敬天者告之。夫天之明命至可畏也，常人視之邈乎幽顯之隔，聖人視之瞭然心目之間，故常常瞻顧而不敢斯須間斷，惟恐己之所爲少咈天意，則明命去之，推此一心於天神、地祇、社稷、宗廟無不祗肅，天視成湯之德如此，故大命集焉，俾任撫安萬民之責。湯惟敬天，天亦睠湯，曰顧、曰監，可見天人之交至近而非遠也。嗚呼，爲人主者，奈何不敬！

伊尹申誥于王曰：「嗚呼！惟天無親，克敬惟親。民罔常懷，懷于有仁。鬼神無常享，享于克誠。天位艱哉！德惟治，否德亂。❶與治同道，罔不興；與亂同事，罔不亡。終始慎厥與，惟明明后。先王惟時懋敬厥德，克配上帝。配，合也。今王嗣有令緒，尚監茲哉。」監，視也。

臣按：此太甲悔過思庸之後也，伊尹猶恐其持守之未篤，則儆之以三言，使知天道之無私親，惟敬則親；民心之無常懷，惟仁則懷；鬼神之無常享，惟誠則享。而終之以敬德之一言。蓋敬則仁，不敬則私欲賊之而不仁矣；敬則誠，不敬則私欲雜

❶「德」，原誤作「則」，今據四庫本改。

之而不誠矣。曰誠曰仁，何所用力？惟敬而已。夫有德則必治，與治同道則必興。成湯之敬德至與天合，太甲其可不與之同道邪？能與湯合，則亦與天合矣。斯言也，豈獨爲太甲謀？萬世人主，皆當取法。

伊尹作《咸有一德》曰：「嗚呼！天難諶，諶，信也。命靡常。常厥德，保厥位；厥德靡常，九有以亡。」又曰：「惟吉凶不僭，在人；僭，差也。惟天降災祥，在德！」

臣按：此伊尹將告歸之時也。太甲處仁遷義，伊尹之責塞矣，猶慮其德之未一，故以斯言儆之，曰「天難諶」者，謂今日而善則福之，明日而淫則禍之，難必信也。曰「命靡常」者，有德則歸于我，無德則去而之人，無定在也。吉與祥爲類，德之吉，則祥應之；凶與災爲類，德之凶，則災從之。天雖難信，然常厥德者，必保厥位，乃所以爲可信也。命雖靡常，然有吉德者必降祥，乃所以爲有常也。

《召誥》：成王命召公相宅，因作誥。「嗚呼！皇天上帝改厥元子茲大國殷之命，紂，殷王長子。元，長也。惟王受命，無疆惟休，休，美也。亦無疆惟恤。恤，憂也。嗚呼！曷其奈何弗敬？」又曰：「天亦哀于四方民，其眷命用懋，王其疾敬德。」疾，速也。又曰：「王敬作所，不可不敬德。所，居處也。我不可不監于有夏，監，視也。亦不可不監于有殷。我不敢知曰，有夏服天命，惟有歷年；我不敢知曰，不其延。惟不敬厥德，乃早墜厥命。我不敢知曰，有殷受天命，惟有歷年；我不敢知曰，不其延。惟

不敬厥德，乃早墜厥命。」又曰：「嗚呼！若生子，罔不在厥初生，自貽哲命。哲，智也。今天其命哲，命吉凶，命歷年。知今乃初服，宅新邑，肆惟王其疾敬德。王其德之用，祈天永命。」祈，求也。永，長也。又曰：「上下勤恤，其曰，我受天命，丕若有夏歷年，式勿替有殷歷年。替，廢也。欲王以小民，受天永命。」

臣按：召公一誥，丁寧反復，老臣事少主惓惓之心也。始則謂皇天上帝改厥元子大邦殷之命，蓋紂，元子也；殷，大邦也。其命若未易改而天遽改之，豈不可畏也哉！次言今王受命雖有無窮之美，亦有無窮之憂。蓋以天命之靡常而去留之難必，此其爲可憂也。既又舉夏、商言之，謂其既服受天命矣，其歷年之永不永，我皆不敢知；所可知者，惟不敬厥德，迺早墜厥命，此則灼然不誣者也。既又以生子喻之，凡人之生子，其明智，其壽考，皆定於初，講學則明，愛身則壽。今王受命之始，亦猶子之初生，況肇卜新大邑而居之，是又一初也。天之命以哲、命以吉凶、命以歷年，皆自今日始，其可不謹乎！既又曰「王惟德之用，祈天永命」。夫天命至公，不可以求而得也。今曰「祈天永命」，何哉？蓋一於用德，乃不祈之祈也。然天命至重，必君臣同德，然後可保，故曰「上下勤恤」。恤即所謂無疆之恤也，上下一心，勤而憂之，則夏、商之歷年庶乎其可冀矣。末則「欲王以小民，受天永命」。命在天，於小民乎何與？蓋天無心，以民爲心者也。

一篇之中，言敬者凡七八，曰「嗚呼！曷其奈何不敬」，曰「王敬作所」，曰「不可不敬德」，曰「王其疾敬德」。言之諄，望之

切。臣故曰：此老臣惓惓之心也。異時成王享百年之壽，而周家卜世過於夏、商，然後知召公之言，真有補於周室。

《文王》，《大雅》篇名。文王受命作周也。其一章曰：「文王在上，於昭于天。周雖舊邦，其命維新。有周不顯，不顯，顯也。帝命不時。不時，時也。文王陟降，陟，升也。降，下也。在帝左右。」又曰：「穆穆文王，於緝熙敬止。假哉天命，假，大也。有商孫子。商之孫子，其麗不億。麗，數也。十萬爲億。上帝既命，侯于周服。侯服于周，天命靡常。」又曰：「無念爾祖，無念，念也。聿脩厥德。聿，述也。永言配命，配，合也。自求多福。」又曰：「殷之未喪師，師，衆也。克配上帝。宜鑑于殷，駿命不易。」駿，大也。又曰：「命之不易，無遏爾躬。遏，止也。宣昭義問，有虞殷自天。虞，度也。上天之載，載，事也。無聲無臭。儀刑文王，儀，法也。刑，亦法也。萬邦作孚。」孚，信也。

臣按：此詩周公所作，舉文王之事，以戒成王也。首章言文王在上，其德之昭明，上徹于天，與之爲一。周之有邦，自后稷、公劉以來，緜歷千載，可謂舊矣；惟文王與天同德，故天錫以維新之命焉。「有周不顯」，蓋言其甚顯也。「帝命不時」，蓋言其甚時也。詩人之辭類如此，德既顯矣，命既時矣，然文王一陟一降，常若在上帝之左右而未嘗少間，此所謂之德之純也。四章言穆穆哉文王，緝熙其敬，純亦不已，故大命集焉。夫以商之孫子，其數不止於億，然天命既歸于周，商之孫子亦皆侯服于周。周固嘗臣商矣，今乃反臣於周，可見天命之靡常也，故五章之首申言

之，又呼王之藎臣而告之曰，得無念爾祖文王之德乎！　藎臣者，❶忠誠篤至之臣。周公言之，欲其申戒于王也。　六章又言，欲念文王惟在述脩其德而已。　能脩德則可以長配天命而福禄自來矣，孟子曰：「禍福無不自己求之者。」商自求禍，周自求福，天何容心其間哉？　方有商未失衆之時，蓋嘗克配上帝矣；今其子孫乃至於是，宜以爲鑑而自省焉，則知天命之難保矣。末章又謂命之難保，毋使僅及爾躬而止。周至成王再世爾，周公已憂其命之不延，而欲成王布昭善問，而度商之所以失天命者，蓋博詢衆言，然後知商之所以亡。　知商之所以亡，則知周之所以興矣。　讀「毋遏爾躬」之一語，至今猶使人凜然震懼，況周公親言之而成王親聽之乎！　亦猶堯之告舜曰「天禄永終」也。　以後世言之必且謂此不祥之語，而古者君臣更相告戒，不諱危亡如此，斯其所以不危亡也。　篇將終，乃斷之曰，凡欲配命者，當法天。　然天無聲臭可求，惟法文王，則合乎天而萬邦所以信服也。

《文王》之詩七章，蓋周公親筆，後之王者，欲保天命，所宜列之屏幃，書之簡櫝，晝讀而夜思之，則將若上帝之實臨其上，雖欲斯須之自放有不可得，惟聖明其深念之。

《大明》，文王有明德，故天復去聲。命武王也。「明明在下，赫赫在上。天難忱斯，忱，信也。不易惟王。天位殷適，紂，殷之正適。使不

❶「臣」，原誤作「心」，據四庫本及上下文改。

挾四方。」❶挾，謂挾而有之。其三章曰：❷「維此文王，小心翼翼。翼翼，恭順貌。昭事上帝，聿懷多福。懷，來也。厥德不回，回，違也。以受方國。」其末章曰：「上帝臨女，無貳爾心。」

臣按：「明明在下」，❸指君德而言。「赫赫在上」，指天命而言。君有明明之德，則天有赫赫之命矣。觀「赫赫在上」之言，則其威明可畏，曾不違咫尺之間，此天之所以爲難忱，而爲君之所以不易也。以商紂言之，所居之尊則天位，所傳之正則殷適，一旦失道，雖欲挾四方而有之有所不能，此與《召誥》「皇天改厥元子」之命同意，皆所以深警成王也。既言商紂之失，又言文王之得，謂其小心恭順，以昭事上帝，遂能懷來百福。由其德不違於天，故天使膺受四方之國，此又所以深勉成王也。「上帝臨女，無貳爾心」，此言武王以諸侯伐紂，衆寡不侔，所恃者上帝之臨而已。汝者，武王自謂也。商紂無道，天命討之，其可以彊弱貳其心乎？此二言也，雖爲伐商而發，然玩其辭，則若上帝實臨其上，人主而能時時誦味，則非心邪念自當潛弭於冥冥之中矣，豈小補哉！

《敬之》，《周頌》篇名。群臣進戒嗣王也。嗣王，成王。「敬之敬之，天維顯思。顯，明也。思，語辭。命不易哉！無曰高高在上。陟降厥士，士與事同。日監在茲。」

❶「使」，原作「俾」，今據元本、四庫本改。
❷「三」，原作「二」，今據四庫本改。
❸「下」，原誤作「上」，今據元本、四庫本及經文改。

臣按：成王即政之初，群臣進戒，首以敬天爲言。蓋帝王所當尊者莫如天，所當從事者莫如敬，故重言以求其聽。夫天道甚明不可欺也。天命惟艱，不易保也。昧者徒曰高高在上，不與人接，而不知人君一升一降於事爲之間，天之監視未嘗一日不在此也，豈可忽哉！當時群臣之學，以格心爲主，故其言純粹如此，人主宜深味之。

《我將》，❶祀文王於明堂也。「伊嘏文王，既右享之。我其夙夜，畏天之威，于时保之。」

臣按：此即《孝經》所謂宗祀文王於明堂，以配上帝者也。此頌作於成、康之時，古人謂受福曰嘏。夫既受福於文王而享吾之祭矣，然豈敢自滿哉！必也夙興夜寐，亹亹怵惕，畏天之威，於是以保其天命爾。後世人主，一行郊祀明堂之禮，類哆然有矜大之心，如漢武諸詔是也。其視《我將》之頌，可愧多矣。

《板》，變《大雅》篇名。❷凡伯刺厲王也。厲王，周無道之君。凡伯，其臣也。其卒章曰：「敬天之怒，無敢戲豫。敬天之渝，無敢馳驅。渝，變也。昊天曰明，及爾出王。爾，指王而言。出王，出入往來也。昊天曰旦，旦，亦明也。及爾游衍。」衍，猶逸也。

臣按：迅雷烈風之屬，天之怒也；日食星變之類，天之渝也。人君爲天所子，其事天如事親，然親之容色少有不懌，人

❶「我」，此字原漫漶不清，今據元本、明本、四庫本補。
❷「變」，明本作「亦」。

子當痛自咎責，敢有輕忽傲慢之意邪？天之變異有少失常，人君當深自戒懼，敢爲戲渝馳驅之失耶？《易》之洊雷震曰：「君子以恐懼脩省。」孔子於迅雷、風烈必變，而記禮者亦曰：「若有疾雷、迅風、甚雨必變，雖夜必興，衣服冠而坐。」古之人主於日食星變之類，必減膳撤樂，或責己求言，凡皆所以示敬也。然天道昭明，凡人君出入往來之頃，優游暇逸之時，天之監臨無乎不在，又不待變異失常然後當知警也。吁！此文王在帝左右之事，而凡伯湎以刺厲王。古之忠臣不敢謂君不能類如此，惜厲王之終不悟也。

以上論事天之敬。

真西山讀書記乙集上大學衍義卷第二十八

真西山讀書記乙集上大學衍義

卷第二十九

誠意正心之要一

崇敬畏

遇災之敬❶

帝曰：「來禹，降水儆予。」降，亦作洚，洪水也。

臣按：孟子曰「水逆行，謂之洚水」，其災雖起堯時，至舜攝位，害猶未息，故舜自謂，此天之所以儆我也。聖帝明王之畏天省己類如此，其後成湯憂旱，亦以六事自責，曰：「政不節與？使人疾與？何以不雨至此極也！宮室營與？女謁盛與？何以不雨至此極也！苞苴行與？讒夫昌與？何以不雨至此極也！」夫以成湯之聖，安得有此？而反躬自責若是其至，湯之心，即舜之心也。至漢武帝時，公孫弘對策，乃曰：「堯遭洪水，使禹治之，未聞禹之有水也。若湯之旱，則桀之餘烈也。」夫舜以水自儆，而弘歸之於堯；湯以旱自責，而弘歸之於桀。姦諛之情，所以惑誤其君，使傲忽天戒者，凡皆若此，不可以不察。

❶「遇災之敬」，此四字原無，今據四庫本補。

伊陟相太戊，太戊，商中宗也。伊陟，尹之子。亳有祥，亳，國都也。祥，異也。桑穀共生於朝。伊陟贊于巫咸，作《咸乂》四篇。

臣按：《咸乂》四篇，今亡，而《史記》叙之曰：「帝太戊立，伊陟爲相，桑穀生于朝，一暮大拱。太戊懼，問伊陟。伊陟曰：『臣聞妖不勝德，帝之政其有闕與？帝其脩德。』太戊從之，而祥桑枯死。」夫太戊遇災而聽忠言，脩闕政，亟以銷復，故周公稱之曰：「昔在殷王中宗，嚴恭寅畏，天命自度。」謂其能盡敬畏之誠，而以天命律己也，可謂知中宗之心矣。

高宗祭成湯，有飛雉升鼎耳而雊。雊，鳴也。祖己賢臣。曰：「惟先格王正厥事。」乃訓于王曰：「惟天監下民典厥義，❶典，常也。義，理也。降年有永有不永，永，長也。非天夭民，民中絶命。民有不若德，不聽罪，天既孚命正厥德，孚，信也。乃曰其如台。台，我也。嗚呼！王司敬民，司，主也。罔非天胤，罔，無也。胤，嗣也。典祀無豐于昵。」豐，厚也。昵，親也。

先儒蘇軾曰：「高宗肜祭之日，野雉鳴於鼎耳。此爲神告以宗廟祭祀之失審矣，故祖己謂當先格王心之非。蓋武丁不專脩人事，數祭以媚神，而祭又豐於親廟，敬父薄祖，此失之大者，故祖己先格而正之。夫天之監人有常理，而降年有永有不永者，非天夭人，人或中道自絶於天也。人有不順德，不服罪者，天未即誅絶，而以孽祥爲符信以正其德，人乃曰『是孽祥其如

❶「監」，原誤作「降」，今據四庫本改。

我何』，則天必誅絶之矣。今王專主於敬民而已，數祭無益。夫先王莫非天嗣者，常祀而豐于昵，其可乎？或者謂天災不可以象類求。夫《書》曰『越有鳴雉』足矣，而又記其鳴於耳，非以耳爲祥乎？人君於天下無所畏，惟天可以儆之。今曰『天災不可以象類求，我自視無過則已矣』，爲國之害，莫大於此。」

臣按：軾所謂「以象類求」者，謂《洪範》五行之説也。鳴不於它，而於鼎耳，蓋鼎者祭祀之器，耳主聽，聽不聰則災孽生焉。漢儒之論災異，大抵若此。成帝時，博士行大射禮，有飛雉集于庭，登堂而雊。又集太常、宗正、丞相、御史、車騎府，又集未央宫承明殿。御史大夫王音進言：「天地之氣，以類相應，譴告人主，甚微而著。雉者聽察，先聞雷聲，故經載高宗雊雉之異，以明轉禍爲福之驗。今以博士行禮之日，大衆聚會，飛集於庭，歷階登堂，歷三公之府，典宗廟骨肉之官，然後入宫，其宿留告曉人具備，雖人道相戒，何以過是！」後帝使詔音曰：「聞捕得雉，毛羽頗摧折，類拘執者，得無人爲之？」音復對曰：「陛下安得此亡國之語？不知誰主爲佞諂之計，誣亂聖聽如此！陛下即位十五年，繼嗣不立，日日駕車而出，失行流聞，海内傳之，甚於京師。皇天數見災異，欲人變更，尚不能感動陛下，臣子何望？宜謀於賢哲，克己復禮，以求天意，則繼嗣尚可立，災異尚可銷也。」漢去三代未遠，一雉之異，而君臣相儆如此，故附著焉。

《雲漢》，仍叔美宣王也。仍叔，周大夫。遇

裁而懼，側身脩行，欲銷去之。百姓見憂，故作是詩也。其一章曰：「倬彼雲漢，昭回于天。倬，明，大也。雲漢，天河。昭，光也。回，轉也。王曰於乎，何辜今之人？天降喪亂，饑饉薦臻。薦，重也。臻，至也。靡神不舉，靡愛斯牲。圭璧既卒，卒，盡也。寧莫我聽。」其二章曰：「旱既太甚，蘊隆蟲蟲。蘊，積也。隆，盛也。蟲蟲，旱氣也。不殄禋祀，殄，絕也。自郊徂宮。郊，祀天也。徂，往也。宮，廟也。上下奠瘞，上，祭天。下，祭地。奠，其禮。瘞，其物。靡神不宗。宗，謂尊事之。后稷不克，克，能也。上帝不臨。鑑臨也。耗斁下土，斁，敗也。寧丁我躬。」三章曰：「旱既太甚，則不可推。不可推知。兢兢業業，兢兢，恐也。業業，危也。如霆如雷。周餘黎民，靡有孑遺。」孑，獨立貌。四章曰：「旱既太甚，則不可沮。赫赫炎炎，云我無所。大命近止，大命，民死生之命。靡瞻靡顧。言無顧視之者。群公先正，則不我助。謂百辟卿士之從雩祀者。父母先祖，胡寧忍予？」五章曰：「旱既太甚，滌滌山川。山枯川竭，如洗滌也。旱魃爲虐，魃，旱神。如惔如焚。惔，燎之也。我心憚暑，憚，畏也。憂心如熏。群公先正，則不我聞。昊天上帝，寧俾我遯？」

臣按：此詩蓋宣王憂旱責躬之詞，其首曰雲漢爛然，雨未有兆，今之民何罪而數罹饑饉之厄乎？神之能爲雨者，無不禱矣，牲牷不敢愛，圭璧不敢惜，而神不我聽，何也？二章則言旱已太甚，暑威爞然，自郊至廟，所以祭享者無不至矣，莫親於后稷而不能捄，莫尊於上帝而不見臨，與其耗斁下土，民受其害，寧使我躬當之！三章又言致旱之由不可推知，兢畏危懼，殆如雷霆之在上。周自厲王板蕩之餘，民之僅存者無幾，今又重之以旱，將無

復有孑遺者矣。四章則言旱甚而不可止，我將無所自容，民之大命，死亡無日，莫有顧視之者，群公先正之與祀者曾不我助，而父母以及先祖，亦何忍使予至此乎？五章言旱之已甚，雖山川亦爲槁竭，使我心如焚灼，群公先正不我聽聞，天既見譴，寧使我遯而去位以謝罪於天，不可使民被其毒。五章而下，大略申復前意，詳味其辭，敬天憂民之心，側身脩行之實，至今猶可想見，此其所以爲中興之治與！

《正月》，正，音政。大夫刺幽王也。其首章曰：「正月繁霜，正月，夏之四月。繁，多也。我心憂傷。民之訛言，訛，僞也。亦孔之將。將，大也。念我獨兮，憂心京京。京京，大也。哀我小心，癙憂以痒。」癙憂，幽憂也。痒，痛也。

臣按：正月純陽用事，爲正陽之月，天地長養之時，而多霜焉，其異大矣，而民言爭爲訛僞，其異又大於繁霜也。曰訛言者何？以是爲非，以非爲是，以忠爲佞，以佞爲忠，此所謂訛言也。訛言興，則君子、小人易位，而邪正混淆，所以致繁霜之災也。在位之君子爲之憂，爲之病，而王莫知焉，其致禍敗也宜哉！

《十月之交》，大夫刺幽王也。其一章曰：「十月之交，十月，夏正建亥之月。朔日辛卯。日有食之，亦孔之醜。醜，惡也。彼月而微，此日而微。今此下民，亦孔之哀。」二章曰：「日月告凶，不用其行。四國無政，不用其良。彼月而食，則維其常。此日而食，于何不臧。」臧，善也。三章曰：「爗爗震電，爗爗，電光貌。震，雷也。不寧不令。寧，安也。令，喜也。百川沸

騰，山冢崒崩。冢，頂也。崒，崔嵬之狀。高岸爲谷，深谷爲陵。哀今之人，胡憯莫懲？憯，慘也。皇父卿士，皇父，字也。番爲司徒，番，氏也。家伯爲宰，伯，字也。仲允膳夫，仲，字也。聚子内史，聚，氏也。蹶維趣馬。蹶，氏也。楀維師氏。楀，氏也。卿士以下皆官名。豔妻煽方處。」豔妻，謂褒姒也。煽，熾也。處，居也。六章曰：「黽勉從事，不敢告勞。無罪無辜，讒口囂囂。下民之孽，匪降自天。噂沓背憎，職競由人。」

臣按：四月繁霜，幽王不知戒也。於是十月之朔，日有食之。考諸先儒之論，以爲日月之食，雖有常度，然王者脩德行政，用賢去姦，能使陽盛足以勝陰，陰衰不能侵陽，則日月之行，雖或當食而不食焉；若國無政，不用善，臣子背君父，妾婦乘其夫，小人陵君子，夷狄侵中國，則陰盛陽微，當食必食，雖曰行有常度而實爲非常之變矣。正陽之月，日有食之，古之深忌也。十月純陰而食，詩人亦刺之者，蓋純陽而食，陽弱之甚；純陰而食，陰壯之甚，故均於爲異焉。「亦孔之醜」，言其甚可醜也。月有虧微，理之正也。日亦虧微，豈不甚可哀乎？原日月之吉凶，不用其行者，以四國無政，不用其良故也。月食，陽勝陰也；日食，陰勝陽也。陽尊陰卑，陰亢陽而不勝，乃其常也；陰勝陽而揜之，可以爲常乎？曰「于何不臧」，言何由而有此不善之證也。雷發聲于春，收聲于秋。今既十月矣，而雷電交作，山傾川涌，陵谷改易，高深易位，此爲何景？而幽王曾莫之懲。刺王而曰今之人者，不欲斥言也。前云「不用其良」，謂善人失職也。善人失職，由小人之用事也。小人用事于外者，

由婦人主之於中也。故至此，歷叙其人焉。卿士、司徒而下，皆王朝貴近之官，而皇父之屬，分據其位，所以然者，有褒姒爲之地也。女子、小人内外交締，此災異所以併至也。善人、君子遭值此時，「黽勉從事」，未嘗敢以勞苦自言，而「無罪無辜」，横罹讒毁，以此知山摧川沸之變，非天爲之，實「噂沓背憎」之人爲之也。蓋上天仁愛，非有意於降災，乃人自取之耳，可不戒哉？

齊有彗星，彗星，除舊布新之象。齊侯使禳之。景公也。晏子晏嬰也。曰：「無益也，秖取誣焉。天道不謟，不貳其命，若之何禳之？且天之有彗也，以除穢也。彗之狀如帚，故曰除穢。君無穢德，又何禳焉？若德之穢，禳之何損？」公説，乃止。

臣按：晏子於是知天道矣。古之應天者，惟有敬德而已，禱、禳非所恃也。後世神怪之説興，以爲災異可以禳而去，於是人主不復有畏天之心，此爲害之大者也。

宋景公時，熒惑守心。熒惑，火星也。心，東方宿也。心，宋之分野也。景公憂之。司星子韋曰：「可移於相。」公曰：「相，吾之股肱。」曰：「可移於民。」公曰：「君者待民。」❶曰：「可移於歲。」公曰：「歲飢民困，吾誰爲君！」子韋曰：「天高聽卑，君有君人之言三，熒惑宜有動。」於是候之，果徙三度。

臣按：《易》曰：「言行，君子所以動天

❶「民」，此字原漫漶不清，今據元本、明本、四庫本補。

地也。」景公三言之善，而法星爲徙三度，天人相應，其捷如此，可不畏哉！

漢董仲舒告武帝曰：「天人相與之際，甚可畏也。國家將有失道之敗，天迺先出災害以譴告之；不知自省，又出怪異以警懼之；尚不知變，而傷敗迺至。以此見天心之仁愛人君，而欲止其亂也。自非大無道之世，天盡欲扶持而全安之，事在彊勉而已。」

仲舒又言：「人之所爲，其美惡之極，乃與天地流通而往來相應。」

元帝時，日食地震，匡衡上疏曰：「天人之際，精祲有以相盪，善惡有以相推，事作於下者象动於上，陰陽之理各應其感，陰變則静者動，謂地震也。陽蔽則明者晻，謂日食也。水旱之災隨類而至。」

哀帝元壽元年，日有蝕之。孔光對曰：「臣聞師曰，天右與王者，故災異數見，以譴告之，欲其改更。若不畏懼，有以塞除，而輕忽簡誣，則凶罰加焉，其至可必。《詩》曰：『敬之敬之，天維顯思，命不易哉！』又曰：『畏天之威，于時保之。』皆謂不懼者凶，懼之則吉也。《書》曰『天棐諶辭』，言有誠道，天輔之也。明承順天道在於崇德博施，加精致誠，孳孳而已。俗之祈禳小數，終無益於應天，較然甚明，無可疑惑。」

當是年，息夫躬建言：「災異數見，恐必有非常之變，可遣大將軍行邊，兵敕武備，斬一郡守以立威，應變。」上然之，以問丞相王嘉，嘉對曰：「動民以行不以言，應天以實不以文。下民細微，猶不可詐，況於上天神明而可欺哉！天之見異，所以敕戒人君，欲令覺悟反正，推誠行善，民心說而天意解矣！謀動干戈，設爲權變，非應天之道也。」

臣按：漢儒之言天者衆矣，惟仲舒最爲精粹，其曰「人之所爲美惡之極，與天地流通往來相應」者，尤古今之格言也。匡衡以下，其言亦足以警世主，故剟其略，著于篇云。

以上論遇災之敬。

崇敬畏

臨民之敬❶

《五子之歌》，《夏書》篇名，詳見後。其一曰：「皇祖有訓，皇祖，大禹也。民可近，不可下。民惟邦本，本固邦寧。予視天下，愚夫愚婦，一能勝予。一人三失，怨豈在明，不見是圖。予臨兆民，懔乎若朽索之馭六馬。爲人上者，奈何不敬！」

臣按：君之與民，以分言之，則若霄壤之不侔；以情言之，則若心體之相資，故可親而近之，不可卑而遠之也。國之有民，猶木之有根。根摇則木拔，民離則國危。匹夫匹婦，若無所知，然離而聽之則愚，合而聽之則聖，故大禹自謂天下之愚夫愚婦有能勝我者，蓋衆多之智慮，雖聖人有不能加焉，敢以己之聖爲可恃而民之愚爲可忽乎？「三失」，謂失之衆也。一失猶不可，況至於三？凡民情之怨怒，其端甚微，其極至於不可禦，圖於未形則易，捄於已著則難。「六馬」者，駕車之馬，而六轡所以馭之。車賴馬，馬賴轡，猶君之賴民

❶「崇敬畏臨民之敬」，此七字原無，今據四庫本補。

也。朽索馭馬必危，非道臨民必離，故大禹之心常懔乎其不自保也。然則爲人上者，奈何不敬？後世之君，以一人而肆於民上者，視大禹之訓，宜知戒矣。❶

《召誥》：召公作以告成王。「嗚呼！有王雖小，元子哉。其丕能諴于小民，今休。丕，大也。諴，和也。休，美也。王不敢後，用顧畏于民嵒。」嵒，險也。

臣按：成王幼沖在位，召公元老，恐其未知民之可畏也，則歎息而言：王之年雖小，而任則重，若能大和于小民，則善矣。蓋小民雖甚微，而至爲可畏，王其毋或敢後，用顧畏于民之嵒險可也。夫民若何其險邪？曰朽索馭馬，前聖言之；水能覆舟，後賢喻之。天下之險，孰逾乎此？召公此篇，言畏天必及民，是畏民當如畏天也。周公作《康誥》，亦曰：「迪畏天顯小民。」《多士》曰：「罔顧于天顯民祗。」周、召之啓告其君者，❷如出一口，人主其可不深念哉？

孟子曰：「民爲貴，社稷次之，君爲輕。」

臣按：君者，神人之主。君爲貴，社稷次之，而民又次之，乃其常也。而孟子顧反言之，何哉？戰國之時，視民如草芥，不知廢興存亡，皆此焉出，故其言若此，使知民之貴甚於社稷，其敢以君之貴而嫚其民乎？

以上論臨民之敬。

❶「戒」，原作「成」，今據元本、明本、四庫本改。
❷「召」，原作「公」，今據四庫本改。

崇敬畏

治事之敬[1]

《堯典》：「乃命羲、和，羲氏、和氏，掌天地四時之官。欽若昊天，欽，敬也。若，順也。元氣廣大，謂之昊天。歷象日月星辰，敬授人時。」人時，謂四時農功之時。

臣按：奉天時以興農功，事之至重，故命羲、和敬以授民。敬之見於經者，始此。其分命：曰「寅賓出日」，曰「寅餞納日」，蓋於日之出入，必敬候之也。至於咨鯀以治水，曰「往欽哉」，釐降二女，亦曰「欽哉」，此堯之敬見於事者也。其於恤刑、於敷教、於典禮、於咨牧，不曰欽則曰寅，不曰寅則曰敬，此舜之敬見於事者也。天下萬事莫不本之一心，敬則立，嫚則隳，雖至細微，亦不可忽，故堯、舜之敬，不獨脩身爲然，至於應事，亦莫不然。後世人主，既鮮知以敬治身，而臨事尤多輕忽，此禍故所由基也。[2] 臣故摭二典所記，以爲後王之法云。

以上論治事之敬。

崇敬畏

操存省察之功[3]

《詩・思齊》之三章：文王詩。「雝雝在

[1] 「崇敬畏治事之敬」，此七字原無，今據四庫本補。
[2] 「故」，四庫本作「敗」。
[3] 「崇敬畏操存省察之功」，此九字原無，今據四庫本補。

宮，雝與雍同，和也。肅肅在廟。肅，敬也。不顯亦臨，無射亦保。」射，厭也。保，守也。

臣按：此詩言文王之在宮中則雝雝然而和，在宗廟則肅肅然而敬。從容中道如此，然持守之功，未嘗斯須廢也，故其所處雖非顯明之地，常若天地神明之在其上也，父母師保之在其前也。雖未嘗有厭倦之心，而嚴於自保，常恐燕安怠惰之私萌於中，邪僻嫚易之氣設於體也。斯其所以爲純亦不已。

《抑》之五章曰：「視爾友君子，輯柔爾顏，輯，和也。不遐有愆。遐，遠也。相在爾室，相，視也。尚不愧于屋漏。屋漏者，室之西北隅也。無曰不顯，莫予云覯。覯，見也。云，語辭。神之格思，格，至也。思，語辭。不可度思，度，測也。矧可射思。」射，音亦，厭也。

臣按：此衛武公自警之詩也。人之常情，祗敬於群居者易，兢畏於獨處者難，況人君之尊，臨朝廷之上，接對士大夫，儼如朋友，則和柔顏色，防遠過失，雖庸君猶或知勉。至於宮庭屋漏之中，蝡蜎蠖濩之地，無法家拂士之在側，有近習褻御之旁環，而能凜然自持，不愧屋漏者，雖明主猶或難之，故武公自謂毋曰此非顯明之地而莫予見也，當知鬼神之妙，無物不體，其至於是，有不可得而度者，況可有厭斁之意乎？子思作《中庸》，推明其説，曰：「微之顯，誠之不可揜也。」嗚呼，武公其聖賢之徒與！

《中庸》：「道也者，不可須臾離也，可離

非道也。是故君子戒慎乎其所不睹，恐懼乎其所不聞。莫見乎隱，莫顯乎微，故君子慎其獨也。」

臣按：朱熹之説，「道者，日用事物當然之理，皆性之德而具於心，無物不有，無時不然，所以不可須臾離也。❶若其可離，則爲外物，而非道矣。是以君子之心常存敬畏，雖不見聞，亦不敢忽，所以存天理之本然，而不使離於須臾之頃也。隱，暗處也。❷微，細事也。獨者，人所不知而已所獨知之地也。幽暗之中，細微之事，迹雖未形，而幾則已動，人雖不知，而己獨知之，則是天下之事無有著見明顯而過於此者。是以君子既常戒懼，而於此尤不敢忽焉。所以遏人欲於將萌，而不使滋長於隱微之中，以至離道之遠也」。臣觀自昔諸儒之釋此章者，皆以戒謹、恐懼與慎獨云者通爲一事，至熹乃析而二之，蓋以爲不睹不聞者，我之所不睹不聞也；獨者，人之所不睹不聞也，其義不容不二。又以見平常之時，要切之處，無所不用其謹，則天理存而人欲泯，是乃所謂致中和之功也。聖明之主，熟玩而深體之，則天地位，萬物育，其源實自此出，可不勉哉！

「《詩》曰：《小雅·正月》之篇。『潛雖伏矣，亦孔之昭。』孔，甚也。昭，明也。故君子内省不疚，疚，病也。無惡於志。猶言無愧於心。君子所不可及者，❸其惟人之所不見乎！《詩》曰

❶「所」，原作「是」，今據四庫本改。
❷「也」，明本無此字。
❸「子」下，四庫本有「之」字。

《抑》篇。『相在爾室，尚不愧于屋漏』，故君子不動而敬，不言而信。」

臣按：此亦前章慎獨之意，故引《詩》以明。雖潛深隱伏之地，而其昭著章灼，有不可揜者，故君子内省不疚，而無愧於心。蓋人心至靈，毫髮之微，少有自欺，必有不能慊音愜。於中者，此所謂疚也，此所謂惡也。惟夫處幽如顯，視獨如衆，反之於己，無所疚惡焉，此君子之所以大過人，而人之所不能及也。又引《詩》謂處室之時，當無媿於屋漏，故君子静而常敬，嘿而常信，不待動作語言而後見也。存養之功至此，非盛德其孰能之乎！

《樂記》：「君子曰：『禮樂不可斯須去身。致樂以治心，則易直子諒之心油然生矣。易，平易。直，正直。子，愛。諒，信也。油然，新生好貌。易直子諒之心生則樂，樂則安，安則久，久則天，天則神。天則不言而信，神則不怒而威。致樂以治心者也。致禮以治躬則莊敬，莊敬則嚴威。中心斯須不和不樂，而鄙詐之心入之矣；外貌斯須不莊不敬，而易嫚之心入之矣。』」

臣按：古之君子以禮樂爲治身心之本，故斯須不可去之。致者，極其至之謂也。樂之音和平中正，故致此以治心，則易直子諒油然而生自不能已。生則樂，善端之萌自然悦豫也。樂則安，樂之然後安也。安則久，安之然後能久也。久則天，渾然天成，無所作爲也。天則神，變化無

方，不可度思也。天雖何言，❶人自信之，以其不忒也。神雖不怒，人自畏之，以其不測也。生樂久安，猶孟子所謂善信美大也。至於天且神，則大而化之矣。禮以恭儉退遜爲本，而有節文度數之詳，故致此以治身，則自然莊敬，莊敬則自然嚴威。夫禮樂一也，然以禮治身至于嚴威而止，不若樂之治心，能至于天且神，何也？蓋天者，自然之謂，治身而至于嚴威，則亦自然矣，其效未嘗不同也。但樂之於人，能變化其氣質，消融其查滓，故禮以順之於外，而樂以和之於中，此表裏交養之功，而養於中者，實爲之主，故聖門之教，立之以禮，而成則以樂。記禮者推明其效，亦若是其至也。於是又言身心無主則邪慝易乘，中心斯須而不和樂，則鄙詐入之；外貌斯須而不莊敬，則慢易入之。善惡之相爲消長，如水火然，此盛則彼衰也。鄙詐易慢，皆非本有，而謂之心者，和樂不存，則鄙詐入而爲之主；莊敬不立，則易慢入而爲之主。夫既爲主於內，非心而何？猶汙泥非水也，撓而濁之，是亦水矣。此禮、樂之所以不可斯須去身也。

君子奸聲亂色不留聰明，淫樂慝禮淫樂，如鄭、衛淫哇之樂。慝禮，如委巷猥俗之禮。不接心術，惰慢邪僻之氣不設於身體，使耳目鼻口、心知音智。百體，皆由順正以行其義。

臣按：君子之所以自養者無它，內外交致其功而已。故「姦聲亂色不留聰明」者，所以養其外也；「淫樂慝禮不接心術」

❶「何」，四库本作「不」。

者，所以養其內也。外無聲色之誘，則內亦正矣；內無淫慝之惑，則外亦正矣。惰嫚之氣自內出者也，邪僻之氣自外入者也，二者不得設於身體，❶如是則外而耳目鼻口四肢百體，❷內而心知，皆由順正以行其義，自養之功畢矣。斯誼也，夫人之所當知，❸而於人主爲尤切，惟聖明留意焉，則顏子四勿之功，可以庶幾也。

孟子曰：「牛山之木嘗美矣。以其郊於大國也，斧斤伐之，可以爲美乎？是其日夜之所息，息，生長也。雨露之所潤，非無萌櫱之生焉，牛羊又從而牧之，是以若彼濯濯也。濯濯，蕩然之貌。人見其濯濯也，以爲未嘗有材焉，此豈山之性也哉？雖存乎人者，豈無仁義之心哉？其所以放其良心者，亦猶斧斤之於木也，旦旦而伐之，可以爲美乎？是其日夜之所息，平旦之氣，其好惡與人相近也者幾希，則其旦晝之所爲，有梏亡之矣。梏，械也。梏之反覆，反覆，猶展轉也。則其夜氣不足以存；夜氣不足以存，則其違禽獸不遠矣。人見其禽獸也，而以爲未嘗有才焉，❹是豈人之情也哉？故曰苟得其養，無物不長；苟失其養，無物不消。孔子曰：『操則存，舍則亡；出入無時，莫知其鄉。』惟心之謂與？」

朱熹曰：「牛山，齊之東南山，其木固嘗美矣，以伐之者衆，故失其美。然氣化流行未嘗間斷，日夜之間，必有所生長，非

❶「不得」，明本作「能不」。
❷「鼻口」，明本作「口鼻」。
❸「夫」，明本作「人」。
❹「而以爲」，原作「以其」，今據四庫本改。「焉」下，四庫本有「者」字。

無萌蘖也，而牛羊又從而牧之，是以至於濯濯也。良心者，本然之善心，即所謂仁義之心也。平旦之氣，謂未與物接之時，清明之氣也。好惡與人相近，言得人心之所同然也。人之良心雖已放失，然其日夜之間，亦必有所生長。故平旦未與物接，其氣清明之際，良心必猶有發見者。但其發見至微，而旦晝所爲之不善，又已隨而梏亡之，如山木既伐，猶有萌蘖，而牛羊又牧之也。晝之所爲，既有以害其夜之所息，夜之所息，又不能勝其晝之所爲，是以展轉相害。至於夜氣之生，日以寖薄，而不足以存其仁義之良心，則平旦之氣亦不能清，而好惡遂與人遠矣。」又曰：「孔子言心操之則在此，❶舍之則失去，其出入無定時，亦無定處如此。孟子引之，以明心之神明不測，得失之易，而保守之難，不可頃刻失其養，學者當無時而不用力，使神清氣定常如平旦之時，則此心常存無適而非仁義矣。程子曰：『心豈有出入？』亦以操舍而言耳。操之之道，敬以直內而已。」又曰：「人理義之心未嘗無，唯持守之即在爾。若於旦晝之間不至梏亡，則夜氣愈清；夜氣清，則平旦未與物接之時，湛然虚明，氣象自可見矣。孟子發此夜氣之説，於學者極有力，宜熟玩而深省之也。」

臣按：孟子之言，以旦晝爲主，而朱熹推衍其義，謂當無時而不用力，則旦也，晝也，夜也，皆兢業自持之時，其功益精密矣。臣不佞，又嘗推衍朱熹之説，爲夜氣之箴，有曰：

❶「孔」，原誤作「孟」，今據四庫本及下文改。

盍觀夫冬之爲氣乎？木歸其根，蟄坯其封，凝然寂然，不見兆朕，而造化發育之妙實胚胎乎其中。蓋闔者闢之基，自冬至以後爲闢，自夏至以後爲闔。貞者元之本，元於時爲春。貞於時爲冬。而艮所以爲物之始終。艮，東北之卦。夫一晝一夜者，三百六旬之積，故冬爲四時之夜，而夜乃一日之冬。天壤之間，群物俱闃窈乎如未判之鴻濛，維人之身，嚮晦宴息，亦當以造物而爲宗。必齋其心，必肅其躬，不敢弛然自放於牀策之上，使慢易非僻得以賊吾之衷。雖終日乾乾，靡容一息之間斷，而昏冥易忽之際，尤當致戒謹之功。蓋安其身，所以爲朝聽晝訪之地，而夜氣深厚則仁義之心亦浩乎其不窮。本既立矣，而又致察於事物周旋之頃，敬義夾持，動靜交養，則人欲無隙之可入，天理皦乎其昭融。

臣謂：物欲之害，夜爲最甚，故其說以夜爲本，若異於孟子、朱熹者，然亦未嘗不互相發也。愚者一得，惟聖明擇焉。

孟子曰：「仁，人心也；義，人路也。舍其路而弗由，放其心而不知求，哀哉！人有雞犬，放則知求之；有放心而不知求。學問之道無它，求其放心而已矣。」

臣按：仁者，心之德也。而孟子直以爲人心者，蓋有此心，即有此仁，心而不仁，則非人矣。孔門之言仁多矣，皆指其用功處而言；此則徑舉全體，使人知心即仁，仁即心，而不可以二視之也。義者，人所當行之路，跬步而不由乎此，則陷於邪僻之徑矣。世之人乃有舍其路而弗由，放其心而不知求者，正猶病風喪心之人，猖

狂妄行而不知反也，豈不可哀也哉！雞犬至輕也，放則知求之；人心至重也，放而不知求。借至輕而喻至重，所以使人知警也。然則人心之放，何也？欲汩之則放，利誘之則放。心既放，則其行必差，故孟子始以人心、人路並言，而終獨諄諄於放心之知求。能求放心，則中有主，而行不失矣，故曰「學問之道無它，求其放心而已矣」。自天子以至庶人，其道皆然，而人君以一心而受衆攻，尤易以放。然則其可以不知求乎？求之匪它，以敬自持，而一念不敢肆而已。心本非外，縱之則放，求之則存，猶反覆手也。心存則仁存，仁存則動無非理，即所謂由義路也。聖學之要，孰先乎此！

孟子曰：「無或乎王之不智也。或，與惑同。雖有天下易生之物也，一日暴之，十日寒之，未有能生者也。吾見亦罕矣，吾退而寒之者至矣，吾如有萌焉何哉？萌，謂萌蘖。今夫奕之爲數，小數也；奕，圍棋也。不專心致志，則不得也。奕秋，通國之善奕者也。秋，奕者名。使奕秋誨二人奕，其一人專心致志，惟奕秋之爲聽。一人雖聽之，一心以爲有鴻鵠將至，思援弓繳而射之，繳，以繩繫箭而射也。❶雖與之俱學，弗若之矣。爲是其智弗若與？曰：非然也。」

臣按：孟子之告齊王也，可謂至矣。蓋人主之心，養之以理義則明，蔽之以物欲則昏。猶草木然，煖之以陽則生，寒之以陰則悴。正人賢士進見之時常少，理義

❶「而」，原誤作「其」，今據元本、四庫本改。

灌溉之益，其能幾何？退而以邪説進者至矣，猶煖之日寡，而寒之日多，雖有萌芽，旋復摧折，其如之何哉？又以奕比之。奕雖小技，非專心致志則不能精，故其一以專壹而得之，其一雜以它念而失之，非誨者有勤惰，學者有工拙，由一與不一而已。故程頤爲講官，嘗言於上曰：「人主一日之間，接賢士大夫之時多，親宦官宮妾之時少，則可以涵養氣質，薰陶德性。」嗚呼！人主欲以理義養其心，必如頤之言而後可。

孟子曰：「養心莫善於寡欲。其爲人也多欲，雖有存焉者，寡矣；其爲人也寡欲，雖有不存焉者，寡矣。」

呂大臨曰：「欲者，感物而動也。治心之道，莫善於少欲，少欲則耳目之官不蔽於物，而心常寧矣。心常寧，則定而不亂，明而不暗，道之所由生，德之所自成也。不存者，梏亡之謂也。寡欲之人，則無梏亡之患矣。其爲人也多欲，則好動而無節，妄作而失常，善端所由喪，而天理虧焉，故雖有存焉者，寡矣。」

朱熹曰：「欲如耳目口鼻四肢之欲，雖人所不能無，然多而不節，未有不失其本心者。程子曰：『所欲不必沉溺，只有所向便是欲。』」

臣按：養心，謂涵育其心也。存，謂不失其本心也。多欲則戕伐其心矣，烏乎養？以欲戕伐則喪失其心矣，烏乎存？昔漢武帝謂群臣曰吾欲云云，汲黯曰：「陛

下内多欲而外施仁義，奈何欲效唐、虞之治乎！」夫堯、舜無欲者也，武帝好聲色，好征伐，好刑名，好財利，好神仙，多欲者也。多欲則邪念紛紜，本心流蕩，而欲效堯、舜而施仁義，得乎？周敦頤曰：「聖可學乎？曰：可。有要乎？曰：一爲要。一者無欲也，無欲則静虚動直。静虚則明，明則通。動直則公，公則溥，明通公溥，庶矣乎。」然則有志於學聖人者，必由寡欲充之，以至於無欲而後可。若夫多欲而不知所以克之，方將與漢武同科，而欲遠輩堯、舜，非臣之所敢知也，惟聖主致思焉。

以上論操存省察之功。

真西山讀書記乙集上大學衍義卷第二十九

真西山讀書記乙集上大學衍義

卷第三十

誠意正心之要二

崇敬畏

規警箴誡之助❶

《大學》曰：「湯之盤銘盤，沐浴之盤也。銘者，名其器以自警之辭。曰：『苟日新，苟，誠也。日日新，又日新。』」

朱熹説已見《大學或問》。

《踐阼》篇：《大戴禮》篇名。武王踐阼三日，受丹書於太公，惕若恐懼，❷而爲成書於席之四端爲銘曰❸云云。全文見第二卷。❹

席四端銘曰：「安樂必敬。」「無行可悔。」「一反一側，亦不可不忘。」❺「殷監不遠，視爾所代。」爾，武王自謂也。代，謂周代商。

臣按：安樂則易怠，怠則必有悔，故孟子曰：「生於憂患，而死於安樂。」當寢而安，逸欲易作，一反一側，敬不可忘，淫戲自絶，視彼殷商，銘席四端，爲心之防。

---

❶「規警箴誡之助」，此六字原無，今據四庫本補。
❷「恐」，原作「戒」，今據卷二引《踐阼》文及四庫本改。
❸「戒」，四庫本作「戒」。「曰」，元本、四庫本作「焉」。
❹「二」，原作「三」，今據四庫本改。
❺下「不」字，四庫本作「以」。「忘」，元本作「志」。

鑑銘曰：「見爾前，慮爾後。」

臣按：鑑雖甚明，見面而不見背，猶吾一心有所明，亦有所蔽。患常伏於照察所不及，過常生於意慮所不周。故雖聖人，懍乎隱憂。

盤銘曰：「與其溺於人也，寧溺於淵，溺於淵猶可游也，溺於人不可救也。」

臣按：盥沐之盤，朝夕自潔，因而爲銘，與湯一轍。溺人溺淵，因水生戒。蓋溺於淵者，猶可浮游而出。憸夫壬人所以陷溺其君者，千智百態，使吾沉迷於旨酒厚味，顛倒於艷色淫聲，方恬安而莫覺，倏禍敗之遄興，斯其爲患，詎止於溺淵而已乎！

楹銘曰：「毋曰胡殘，殘，害也。其禍將然。毋曰胡害，其禍將大。毋曰胡傷，其禍將長。」

臣按：斯銘凡三反復。❶ 蓋人情每忽於窈微，而禍亂常生於隱伏。銘之於楹，朝夕見之，以敬以戒，保於未危。

杖銘曰：「於乎危？於，音烏，一本作惡，音同。於忿疐。於，如字。忿疐，怒也。於乎失道？於嗜欲。於乎相忘？於富貴。」

臣按：大《易》所謂「懲忿窒欲」。逞忿

❶「三」，原作「二」，今據元本、四庫本及經文文義改。

者，有危身之憂。縱欲者，有失道之辱。杖之爲物，于以自扶，操之則安全有賴，舍之則顛踣可虞。富貴奢淫，易忘兢畏，於杖爲銘，是或此義。

牖銘曰：「隨天之時，以地之財。敬祀皇天，敬以先時。」

臣按：天實生時，地實生財，而君用之，敢昧自來。祀以報本，亦必先時，匪物是貴，敬以將之。齊明盛服，對越上帝，於牖爲銘，朝夕是戒。

劍銘曰：「帶之以爲服，動必行德，行德則興，倍德則崩。」倍，與背同。崩，傾壞也。

臣按：劍之爲服，以示威武，然德寔威本，威迺德輔。惟德是行，無思不服，❶一於用威，祇取顛覆。頷頷獨夫，所寶者劍，終以自燔，千古之鑑。

矛銘曰：「造矛造矛！少間弗忍，少間，謂須臾也。終身之羞。」「余一人所聞，以戒後世子孫。」

臣按：兵者凶器，聖人所重，苟非拯民，其忍輕用。一矛之造，謹之戒之，況於兵端一啓，伏尸百萬，流血千里，戕生靈之命，奸天地之和者，❷皆斯須不忍，實爲之寧。王以此戒其子孫，萬世人主，可違斯言？銘凡十有四，今摘其詞義易知者如右。

❶「思」，元本作「恩」。
❷「奸」，明本作「傷」。

《禮運》：《禮記》篇名。「三公在朝，三老在廟。❶即三公之致仕者。王前巫而後史，卜筮瞽侑，卜、筮，掌卜筮之官。瞽，無目者，誦詩以侑也。王中心無爲也，❷以守至正。」

臣按：古之所以衆建忠賢，森列左右者，皆以正人君之心也。在朝則有三公焉，所謂道之教訓，傅之德義，保其身體者也。在廟則有三老焉，所謂憲德乞言者也。巫掌祀，以鬼神之事告王；史掌書，❸以三皇五帝之事告王。掌卜筮者以吉凶諫王，瞽矇之叟以歌詩諫王。一人之身，而左右前後挾而維之，以引以翼，有孝有德，雖欲斯須自放，得乎？故王中心，它無所爲，惟守至正而已。後世人主所親者褻御近習，所説者淫聲美色，狐媚蠱惑者千態萬貌，雖欲無邪其思，得乎！此君德之所以不如古也。

古之君子必佩玉，右徵角，左宮羽，宮、商、角、徵、羽，五音也。佩在右者，其音中徵、角，在左者，其音中宮、羽。趨以《采齊》，路門外之樂節也。門外謂之趨。齊，音茨。《采齊》，即今《楚茨》之詩。行以《肆夏》，登降之樂節也。❹《肆夏》，❺即今《時邁》之詩。周旋中規，周旋，反行也，宜圓。折旋中矩，折旋，❻曲行

❶「廟」，四庫本作「學」。
❷「王」上，四庫本有「皆在左右」四字。
❸「書」，元本作「者」。
❹「之樂」，此二字原漫漶不清，今據元本、明本、四庫本補。
❺「肆夏」，此二字原漫漶不清，今據元本、明本、四庫本補。
❻「中矩折」，此三字原漫漶不清，今據元本、明本、四庫本補。

也，❶宜方。進則揖之，退則揚之，然後玉鏘鳴也。❷揖之，謂小俛，佩見於前。揚之，謂小仰，佩見於後。鏘，玉聲。君子在車則聞鸞和之聲，鸞、和，皆鈴聲。行則鳴佩玉，是以非辟之心，無自入也。

臣按：古之君子於所以養其心者無不至也。佩玉中宮、祉之音，❸步趨有詩、樂之節，行必中規矩，在車則聞鸞和，進退俯仰之間，出入動静之際，莫不節之以禮，和之以樂，故於是時，防邪僻而導中正，其爲功也易。後世一切無之，而所以營惑斲喪者，則不可勝數，故於是時，防邪僻而導中正，其爲力也難。夫惟知其難而益勉持敬之功，庶乎非僻無自而入；不然，非臣之所敢知也。

《國語》：「衛武公年數九十有五矣，猶箴儆於國，曰：『自卿以下至于師長士，卿者，執政之官。師長，官師之長。士，謂上、中、下士。苟有朝者，無謂我耄而舍我，必恭恪於朝，朝夕以交戒我；聞一二之言，必誦志而納之，以訓道我。』謂聞人之言，必誦念記憶而納之也。志，猶記也。在輿有旅賁之規，輿，車也。旅賁，虎賁也。位宁有官師之典，宁者，人君之位。倚几有誦訓之諫，倚几，閒居之時。誦訓，主誦書之官。居寢有暬御之箴，居寢，燕息之時。暬御，謂近習也。臨事有瞽史之道，瞽史，知天道者。宴居有師工之誦。師工，樂官。史不失書，史，掌書史者。矇不失誦，矇，謂瞽矇。以訓御之，於是乎作《懿戒》以自儆已。《懿戒》，即今《抑》詩也。及其没也，謂之叡聖武公。」

❶「行」，此字原漫漶不清，今據元本、明本、四庫本補。

❷「鏘鳴也」，此三字原漫漶不清，今據元本、明本、四庫本補。

❸「祉」，四庫本作「徵」。

臣按：衛武公之所以約敕其身者，可謂至矣。自卿以下，無一人不使任箴規之職，自在輿以下，無一處不欲聞箴規之言，猶且作《抑》詩使人誦之，不離其側，如是而意不誠、心不正者，未之有也。惟能如此，故生有令名，殁有美謚。後之人主，尚其法諸。

孔子觀於魯廟，有欹器焉。孔子曰：「吾聞古之欹者，虛則欹，中則正，滿則覆。」顧謂弟子挹水而注之，中而正，滿而覆，虛則欹。❶孔子喟然歎曰：「吁！惡有滿而不覆者哉？」子路曰：「敢問持滿有道乎？」孔子曰：「聰明聖知，守之以愚；功被天下，守之以讓；勇力撫世，守之以怯；富有四海，守之以謙。此所謂挹而損之之道也。」

臣按：欹器，古之遺法。自三皇五帝有之，所謂宥坐之器也。天下之理至于中而止，故列聖相傳以中爲大法，而制器亦象焉。虛而欹，不及也；滿而覆，過也。過與不及，均爲非中，惟中則正矣。斯器日陳于前，是亦几、杖有銘之意也。孔子因之，以陳持滿之戒，使人知挹損之道，富哉言乎！

孔子觀周，入后稷之廟，右階之前有金人焉，三緘其口，而銘其背曰：「古之慎言人也，戒之哉！無多言，無多事。多言多敗，多事多害。安樂必誡，無所行悔。勿謂何傷，其禍將長。勿謂何害，其禍將大。勿謂

❶「則」，四庫本作「而」。

不聞，神將伺人。焰焰弗滅，炎炎若何。涓涓不壅，終爲江河。綿綿不絶，或成網羅。豪末不扎，將尋斧柯。誠能慎之，福之根也。口是何傷，禍之門也。强梁者不得其死，好勝者必遇其敵。盜憎主人，民怨其上。君子知天下之不可上也故下之，知衆人之不可先也故後之。江海雖左，長於百川，以其卑也。天道無親，常與善人。戒之哉！戒之哉！」孔子既讀斯文也，顧謂弟子曰：「小子志之。此言實而中，情而信。《詩》云：『戰戰兢兢，如臨深淵，如履薄冰。』行身如此，豈口過患哉！」言無口過之可憂也。

臣按：斯文大略與武王諸銘相出入，必古之遺言也。孔子因是而發臨深履薄之言。人主誠能誦之於口，志之於心，而書之有坐，以自警，亦進德之一助云。

唐穆宗問：「開元治道最盛，何致而然？」宰相崔植對曰：「玄宗即位，得姚崇、宋璟，此二人蚤夜孜孜，納君於道。璟嘗手寫《尚書·無逸》，爲圖以獻，勸帝出入觀省以自戒。其後汚暗，乃代以山水圖，稍怠于勤，左右不復箴規，姦臣日用事，以至于敗。今願陛下以爲元龜，則天下幸甚！」

臣按：《無逸》一書，萬世之蓍龜也。宋璟手寫，爲圖以獻，可謂有志於正君矣。今經筵所在，每設此圖，庶幾開元故事，然必玩而繹之，如姬公之在前，宋璟之在後，惕然自省，不敢暇逸，然後此圖能爲進德之助，不然則視山水之繪，其與幾何？❶

❶「與」，明本作「去」。

惟聖明其深念之。

以上論規警箴誡之助。

臣聞程頤有言：「古之人，耳之於樂，目之於禮，左右起居，盤盂几杖，有銘有戒，動息皆有所養。今皆廢此，獨有理義之養心耳。但存此涵養意，久將自熟。敬以直內是涵養意。」頤之意，蓋欲學者，敬以自持，而內自直，雖無禮樂銘戒之助，可也。然以學者言之，則今之所無固未易，復以人君言之，則亦何所欲而不可耶？誠能內主乎敬，而凡古人所以自警之具，如湯、武之銘，筆之翰墨，設之屏幛，可也。使人諷誦入耳著心，可也。燕閒永日，毋深居中禁，而時御便朝，使儒臣環侍，迭陳規益，如衛武公之自警，可也。魯廟之器，倣而爲之，設于宥坐，以致滿盈之誡，可也。不寧惟是，宮庭宴樂，以古者獻酬之禮而易今之舉觴命釂，以古者房中之樂如《周南》、《召南》是也。而代今之樂府歌辭。惟所欲爲，孰曰不可？內外交養，動靜弗違，而意不誠、心不正者，未之聞也。臣敢昧死以爲聖明之獻。

真西山讀書記乙集上大學衍義卷第三十

真西山讀書記乙集上大學衍義

卷第三十一

誠意正心之要二

戒逸欲

逸欲之戒❶

《書》：「益曰：『吁！歎辭。戒哉！儆戒無虞，虞，度也。罔失法度。罔遊于逸，罔淫于樂。任賢勿貳，去邪勿疑。疑謀勿成，百志惟熙。熙，廣也，明也。罔違道以干百姓之譽，違，背也。干，求也。罔咈百姓以從己之欲。咈，違也。無怠無荒，四夷來王。』」

臣按：此益戒舜之辭也。既吁而後戒，又申之以儆戒，深言治安無虞之世，可畏而不可恃也。夫治安之世，易失者法度，易縱者逸樂，故首言之。若任賢之不可不專，去邪之不可不果，謀事未合於理之不可成，與夫違道以求名，咈衆以徇欲，皆枚數而告戒之，而終之曰「無怠無荒，四夷來王」。蓋治亂之源，在人主之一心。能守法度，不縱逸樂，則其心正矣；然後於人之賢否，知所用舍，謀之是非，知所決擇，心志洞然，無一蔽惑，則於逆理逞欲之事，自不肯爲。又必常憂勤，常兢畏，而不以怠荒間之，然後中國尊而四夷服，其效

❶「逸欲之戒」，此四字原無，今據四庫本補。

有不可揜者。益之進戒，始於君心，而終於君心。此自古聖賢傳授之要法也。晉武帝混一天下，唐玄宗身致太平，皆以逸樂怠荒召戎狄之釁，其流禍至於數百年。然後知聖賢之言，爲萬世之蓍策，其可忽諸！

臯陶曰：「無教逸欲有邦。」

臣按：此臯陶戒舜之辭。逸，謂燕安怠惰之私。欲，謂奢靡荒淫之好。人主一身，天下之表倡也，故當以勤儉而率諸侯，不可以逸欲教有邦。夫所謂教者，非昭然示人以意嚮也，逸欲之念少萌于中，則天下從風而靡矣。此臯陶所以惓惓也。

禹曰：「無若丹朱傲，丹朱，堯子，不肖。惟慢遊是好，傲虐是作。罔晝夜頟頟，傲虐貌。罔水行舟。朋淫于家，用殄厥世。殄，絶也。予創若時，創，懲也。娶于塗山，國名。辛壬癸甲。辛日娶妻，甲日復出治水。啓呱呱而泣，啓，禹子。予弗子，唯荒度土功。」荒，大也。

臣按：此大禹戒舜之辭。丹朱之不肖，其惡多端。禹獨以傲之一辭斷之。傲者，驕怠之謂，此衆慝之源也。故所好者慢游，所作者傲虐，不分晝夜而肆。其頟頟之狀：無水而强行舟，群淫而亂家，政所以殄絶其世也。禹以敬戒之心，懲其若此，是以有室而弗遑居，有子而不暇愛，獨於平土之功不敢後焉。朱惟驕怠，是以騁欲；禹惟敬戒，是以忘私。其言之於舜，亦以戒舜也。夫舜以大聖之資，安有可戒之事？而益以怠荒戒，臯以逸欲戒，禹又以

傲虐戒，豈憂其有是，而豫防之邪？抑知其無是，而姑爲是言邪？人心惟危，自昔所畏，雖聖主不敢忘操存之功，大臣事聖主不敢廢規儆之益。後之君臣，宜視以爲法。

太康失邦。夏后氏也。昆弟五人須于洛之汭，作《五子之歌》，其二曰：「訓有之，内作色荒，外作禽荒。酣酒嗜音，❶峻宇雕墻。有一于此，未或不亡。」

臣按：大禹之訓，凡六言二十有四字爾，而古今亂亡之釁，靡不由之。凛乎其不可犯也。古詩之體，實原乎此意者。大禹爲之，使子孫誦而傳之乎。爲人主者，以此大訓，揭之坐隅，銘之楹席，若古聖人，儼臨乎前，則保國之金湯，全生之藥石也。

《仲虺之誥》：仲虺作此，以告成湯。「惟王不邇聲色，不殖貨利。王謂成湯。邇，近也。殖，生也。德懋懋官，懋，勉也。功懋懋賞。用人惟己，改過不吝。」

臣按：淫聲美色者，迷心之鴆毒，故湯弗邇之。珍貨厚利者，害義之稂莠，故湯弗殖之。人欲消亡，天理昭著，是以勉於德者，必勉之以官，勉於功者，必勉之以賞。用人之善，由己之善，己有不善，則改而從善，公平正大，卓犖明白，其原皆自不邇不殖始。然則人主之心，其可使有一毫物欲之累哉？

❶「酣」，四庫本作「甘」。

伊尹作《伊訓》訓太甲也。曰：「嗚呼！先王肇脩人紀，肇，始也。從諫弗咈，咈，違。先民時若。先民，猶言古人。時，是也。若，順也。居上克明，爲下克忠，爲，去聲。與人不求備，檢身若不及，檢，爲約飾也。❶以至于有萬邦，兹惟艱哉！敷求哲人，敷，廣也。哲人，賢哲之人。俾輔于爾後嗣，制官刑，儆于有位。儆，戒也。曰：『敢有恒舞于宫，酣歌于室，時謂巫風；敢有殉于貨色，恒于遊畋，時謂淫風；敢有侮聖言，逆忠直，遠耆德，比頑童，時謂亂風。惟兹三風十愆，卿士有一于身，家必喪；邦君有一于身，國必亡。臣下不匡，其刑墨，匡，正也。墨者，貪以敗官之刑。具訓于蒙士。』蒙，童蒙。嗚呼！嗣王祇厥身，念哉！聖謨洋洋，嘉言孔彰。惟上帝不常，作善降之百祥，作不善降之百殃。爾惟德罔小，萬邦惟慶；爾惟不德罔大，墜厥宗。」

臣按：伊尹先言成湯所以治己者，而後述其所以治人者，此身教之義也。蓋自夏桀之亂，綱常掃地，湯始脩而正之，惟忠諫是從，惟先民是順，居上則能明其德，爲民則能盡其心，❷恕以及人，故不求其備，嚴以律身，故如恐弗及，積行累善如此，以至于有天下，其惟難哉！成湯念得之之難，懼保之之不易也，❸於是廣求賢哲，以輔後人；又制官刑，以儆有位，蓋將維持王業於無窮也。巫，歌舞以樂神者也。故恒舞于宫，酣歌于室，是爲巫覡之風。殉，猶

❶「飾」，四庫本作「飭」。
❷「民」，明本作「下」。
❸「懼」，此字明本無。

殉葬之殉。陷身于貨色之中不知省悟，又常于畋獵不知止息，是爲淫泆之風。侮嫚聖人之言，逆咈忠直之士，疏遠耆艾之德，親比頑嚚之童，是爲悖亂之風。三風其綱，而十愆其目也。卿士有其一，家必喪；諸侯有其一，國必亡。臣下不能諫正者，繩以敗官之罪，其刑墨。童蒙之士，則以此訓之。夫自卿士以至諸侯，或蹈其一，猶必取喪亡之禍，❶況天子乎！故伊尹以此訓太甲，欲其敬厥身而念之不忘也。愆雖有十，苟能敬，則十者俱泯；一不敬，則十者俱生。故敬之一辭，乃治三風，砭十愆之藥石也。篇將終，又深歎聖言之彰明與天命之難保，以警動太甲之心，冀其必聽，真所謂社稷之臣與！

武王克商，遂通道于九夷、八蠻。西旅底貢厥獒，西戎遠國。底，致也。犬高四尺曰獒。太保乃作《旅獒》，太保，三公之官，召公奭也。曰：「嗚呼！明王慎德，四夷咸賓，無有遠邇，畢獻方物，惟服食器用。王乃昭德之致于異姓之邦，無替厥服。分寶玉于伯叔之國，時庸展親。庸，用也。❷展，布也。人不易物，易，讀如輕易之易。惟德其物。德盛不狎侮。狎侮君子，罔以盡人心；狎侮小人，罔以盡其力。不役耳目，百度惟貞。玩人喪德，玩者，戲狎之謂。玩物喪志。志以道寧，言以道接。不作無益害有益，功乃成。不貴異物賤用物，民乃足。犬馬非其土性不畜，珍禽奇獸，不育于國。不寶遠物，則遠人格。所寶惟賢，則邇人安。嗚呼！夙夜罔或不勤，不矜細行，矜，謹也。

❶「必取」，原作「以」，今據元本、明本、四庫本改。
❷「用」，原作「命」，今據元本、四庫本改。

終累大德。爲山九仞，八尺曰仞。功虧一簣。簣，取土器。允迪茲，生民保厥居，惟乃世王。」

臣按：西旅獻獒而未受也，召公已作書戒王。古者大臣之格君心，皆於過失未形之際，不待已形而後言也。夫明王敬謹其德，豈欲四夷之我賓哉！❶而賓貢乃有不求自至者，然其所獻，不過服食器用而已，無它玩好也。王乃以其物錫異姓之諸侯，以示德之所致，俾無廢其所職；若寶玉，則分于同姓之國，以布親親之恩。於是人不以物視物，而以德視物，受其賜者，無敢慢易，而各思勉其德焉。夫有德者必敬，敬則不狎侮。若狎侮君子，則君子去之，則無以盡其心；❷狎侮小人，則小人怨之，無以盡其力。召公先言慎德至此，又以狎侮爲戒。蓋不敬，乃敗德之源故也，物之誘人，因視聽而入。目悅色，耳悅聲，苟非心有所主，未有不反爲耳目所役者，故必使耳目聽命於心，而後可也。心得其職，則百度正，猶官得其人，而庶事脩也。「玩人喪德」，即上文所謂狎侮也。「玩物喪志」，即上文所謂役耳目者也。玩人則以人爲戲，輕薄嫚易，未有不喪其德者。玩物則以物爲戲，荒縱淫泆，未有不喪其志者。然則何以寧其志？曰：道而已。道者，人心之正理。以道養心，則物欲不作，而恬愉安平，是之謂寧。衆多之言，交至吾前，何以應之？曰：道爲權。是非當否，折之以理，雖詖淫邪遁，其能遷乎？舜以危、微、精、一告，禹繼之曰：「無稽之

❶「夷」、「我」，明本作「時」、「咸」。
❷「則」，此字明本、四庫本無。

言勿聽。」此内外交養之方也。召公之意，其在於是。世之人主，於有益之事多不肯爲，而惟無益者是爲，故心志分而功不成；於有用之物多不知貴，而惟無用者是貴，故征求多而民不足。惟知本務實者不然。工商之巧不如農桑之朴，錦繡之奢不如布帛之温。推類而言，莫不然也。小駟乘而晉師以敗，非土性也。晉惠公與秦人戰，乘小駟，鄭出也，故敗，見獲於秦，事見《左傳》。白狼入而荒服不至，❶好珍奇也。周穆王伐犬戎，❷得白狼、白鹿以歸，荒服遂不至，事見《國語》。千里馬之却，漢文所以有道。事見後卷。鬬鴨之求，魏氏所以不長。魏文帝喪服未除，遣使於孫權，求鬬鴨，事見《三國志》。齊不寶徑寸珠，而寶檀子，敵以畏；楚不寶白珩，而寶觀射父，國以强。凡此皆後世事，而召公之言無一不驗者，此其所以爲聖賢與！篇將終，又歎息而言，蚤夜無或不勤。前言慎德，欲其不嫚；此言勤，欲其不怠。慎者，嫚之反也。勤者，怠之反也。人主能慎而不嫚，能勤而不怠，其事畢矣。行者，德之積。微者，鉅之積。一行不慎，全德之累；微其少忽，鉅者不成。又以爲山譬之，九仞之功，虧於一簣不可也；萬年之業，隳於一旦其可乎？苟能信蹈乎兹，則民生安其居，民生安則王業永矣。夫以武王之聖，而召公戒之勤勤懇懇至於如此，後世人主其可以已德爲既足而厭規戒之論乎？❸

周公作《無逸》作此以戒成王。曰：「嗚呼！

❶「狼」，明本作「狐」。
❷「王」，原誤作「公」，今據四庫本改。
❸「戒」，此字元本無，四庫本作「切」。

君子所其無逸。所，猶居也。先知稼穡之艱難，種曰稼。成曰穡。乃逸，則知小人之依。依，謂小人所恃以爲生也。相小人，厥父母勤勞稼穡，相，親也。厥子乃不知稼穡之艱難，乃逸，乃諺，諺，鄙語也。既誕，誕，妄言也。否則侮厥父母，曰：『昔之人無聞知。』」昔之人，指父母也。周公曰：「嗚呼！我聞曰：昔在殷王中宗，即殷太戊也。嚴、恭、寅、畏，四者皆敬也。天命自度，治民祗懼，不敢荒寧。肆中宗之享國七十有五年。其在高宗，時舊勞于外，爰暨小人。暨，及也。高宗爲太子時，父祖乙令居民間，習民事。作其即位，作，起也。乃或亮陰，三年不言；亮，信也。陰，默也。其惟不言，言乃雍；雍，和也。不敢荒寧，嘉靖殷邦。至于小大，無時或怨。肆高宗之享國五十有九年。❶其在祖甲，不義惟王，舊爲小人。作其即位，爰知小人之依，能保惠于庶民，保，安也。惠，愛也。不敢侮鰥寡。肆祖甲之享國三十有三年。自時厥後，立王生則逸。謂商之後王也。生則逸，不知稼穡之艱難，不聞小人之勞，惟耽樂之從。自時厥後，亦罔或克壽，或十年，或七八年，或五六年，或四三年。」

周公曰：「嗚呼！厥亦惟我周太王、王季，克自抑畏。抑，損也。文王卑服，即康功田功；徽柔懿恭，徽，美也。懿，亦美也。懷保小民，惠鮮鰥寡；自朝至于日中昃，不遑暇食，用咸和萬民。文王不敢盤于遊田，盤，樂也。以庶邦惟正之供。供，貢也。文王受命惟中身，厥享國五十年。」周公曰：「嗚呼！繼自今嗣王，則其無淫于觀、于逸、于遊、于田，淫，過也。以萬民惟正之供。無皇曰：『今日耽樂。』乃非民攸訓，非天攸若，時人丕則有愆。無若殷

❶「有」，此字原脱，今據元本、明本、四庫本補。

王受之迷亂，酗于酒德哉！」

臣按：吕祖謙曰：「『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無逸者，天德也，亦君德也。『君子所其無逸』者，凡人乍勤乍惰，蓋亦有無逸之時，然能暫而不能居，非所其無逸者也。惟君子以無逸爲所，如魚之於水，獸之於林，有不可得離者焉。或慕而爲之，或勉而行之，皆非所其無逸，其視乾健不息之體，猶二物也。『先知稼穡之艱難乃逸，則知小人之依』，此非始於憂勤，終於逸樂之論也。蓋言備嘗稼穡之艱難，乃處於安逸，❶則深知小人之所依。依者，小民所恃以爲生者也。未嘗知稼穡之艱難而遂處安逸，興一宫室，起一力役，視之若易，然而民有不得而死者矣。成王生於深宫而遽處人上，周公深爲之懼，故以此言警之。若以始勤終逸釋之，是乾健之體有時而息矣。後世漸不克終之患，未必非此論啓之也。『相厥小人』以下，蓋引閭里近事明之也。『乃逸』者，縱逸自恣也。『乃諺』者，縱逸則所習者下，委巷謡諺常誦於口也。『既誕』者，長惡不悛，遂至於誕妄也；若非誕妄，則必訕侮其父母，曰『昔人之無聞知』，自以爲黠，❷而反以老成爲愚也。❸劉裕奮農畝而取江左，一再傳之後，子孫見其服用，反笑曰：『田舍翁得此亦過矣。』此所謂『昔之人無聞知者』也。以成王之中材，向使管、蔡得志，日夜扇惑戕賊之，安知其不以后稷、公劉爲田舍

❶「嘗」下，明本有「知」字。
❷「黠」，元本作「點」，明本作「然」。
❸「愚」，此字原漫漶不清，今據元本、明本、四庫本補。

翁乎？」

臣謂：厥子乃不知稼穡之艱難，而遽處安逸，所以誕妄侮厥父母。餘則祖謙盡之。

祖謙又曰：「此舉無逸之君，以告成王，歎息而謂之『我聞』，蓋其語有所自來，欲成王敬聽之也。嚴則謹重，恭則降下，寅則肅莊，畏則兢業，合而言之，則敬而已矣。『天命自度』，言中宗常以天命自律也，維天之命存於心，流行於天下，著見於祲象，內體道心之微，外觀天下之公，仰因祲象之示，參驗省察，不違其則，所謂以天命自律也。因桑穀之變而脩省，此則『天命自度』之一端耳。『治民祇懼，不敢荒寧』，天人一理，既畏天命，必不敢輕下民。中宗之敬則然矣，所以享國七十有五年，❶何也？惟敬故壽也。主静則悠遠博厚，自强則堅實精明，操存則血氣循軌而不亂，收斂則精神內守而不浮，至於檢約克治，去戕賊之累，又不在言，凡此皆敬之方而壽之理也。自此而下，至于文王，皆眉壽無有害者，莫非此理也。孔子言『仁者壽』，仁其體，敬其功，與無逸互相發也。『無時或怨』，則非特不怨，蓋無怨之根矣。高宗之所以壽，固無異於中宗，然言『享國五十九年』於『小大無時或怨』之後，❷蓋民氣大和，導迎善氣，是亦壽考之理。又發此意，以深勸成王。下章論文王之咸和萬民，亦此意也。」

❶「有」，原脱，今據元本、明本、四庫本補。
❷「小大」，此二字明本互乙。

臣按：舊説以祖甲爲太甲。考諸《史記》，祖甲者，高宗之子，祖庚之弟也。鄭玄曰：「高宗欲廢祖庚，立祖甲。祖甲以爲不義，逃於民間。」與「不義惟王」之説叶，而以邵雍書參之，祖甲享國三十有三年，世次又正在高宗之後，故知非太甲也。

蘇軾曰：「人莫不好逸欲，而所甚好者生也。以其所甚好，而禁其所好，庶幾必信，此《無逸》之所爲作也。然猶有不信也，以逸欲爲未必害生也，漢武帝、唐明皇，豈無欲者哉？而壽乃如彼。夫多欲而不享國者，皆是也，漢武、明皇千一而已。飲酖、食野葛者必死，而曹操獨不死，亦可効乎？」

呂祖謙又曰：「商、周猶異世也，文王親成王之祖也，故復舉文王之無逸，以告成王，言愈近而意愈切矣。『厥亦』云云者，將論文王之無逸，先言淵源之所自也。凡有血氣，每患於上陵。學問之道無他，下之而已矣。『損抑祗畏』，所以下之也。太王、王季所以克自抑畏，則其用力於無逸者深矣，是乃文王無逸之淵源，文王則由父祖之抑畏而至於作聖者也。『文王卑服，即康功田功』者，言其自奉之薄，而專意於安養斯民耳。『卑服』，蓋舉一端，宫室飲食，自奉之薄，皆可推也。物莫能兩大，厚於奉己，必薄於恤民。文王於衣服自奉之屬所性不存，漠然未嘗留意也，則其力果安用哉？即於康功以安民，即於田功以養民而已。力不分於奉己，故功全歸於恤民也。徽柔，柔之徽美者也。懿

恭，恭之淵懿者也。凡人之柔巽、謹愿，不謂之柔、恭不可也，其視『徽柔懿恭』，意味光輝，則大不同矣。於民言小者，蓋匹夫匹婦未被其澤，則其懷保猶未周也；於鰥寡而言惠鮮者，鰥寡窮民，垂首喪氣，文王惠綏之，莫不鮮鮮然有生意也。當是時，紂方在上，毒痛四海，文王處方伯之位，而欲咸和其民，戛乎有杯水勝火之難，推望道未之見之心，勤而且勞，自應至是也。然亦豈若後世量書傳餐代有司之任者哉！《立政》言『罔攸兼于庶言、庶獄、庶慎』，則所謂『不遑暇食』者，其勤勞必有在矣。讀《無逸》則見文王之勞，讀《立政》則見文王之逸，豈相爲矛盾者哉？於至勞之中有至逸，於至逸之中有至勞也。遊田國有常制，至於『盤于遊田』，則以是爲耽樂，固文王之所不爲也。不曰『不爲』，而曰『不敢』者，翼翼之小心也。以遊畋之簡，則可知其用之約，既無横費，自無過取，所以庶邦之貢於文王者，於正數之外，無一毫之加也。文王爲西伯，所統之庶邦，蓋有常供，其在春秋，諸侯貢於伯主者，班班可見。此章論文王之家法，故凡《無逸》之條目，如崇儉素、重農畝、恤窮困、勤政事、戒佚游、損横斂，大略皆備。其稱文王之壽，即前章之意。以此防民，後世猶有安爲文王憂勤損壽之説，以啓人主之好逸者。」

又曰：「《無逸》雖戒成王，實欲後世子孫，共守此訓，故以『繼自今嗣王』言之。觀覽以舒其目，安逸以休其身，遊豫以省風俗，田獵以習武備，爲人君所不能無也，特不可過而已；過則人欲肆而浸入于亂亡矣。故周公之戒嗣王，不使之無觀逸遊

田，而使之無淫於觀逸遊田。淫謂過也。苟必欲絶之使無，則迫蹙拘制，鬱而不伸，非所以養德也。前稱文王，此戒嗣王，皆先言簡遊田，而繼以惟正之供。蓋欲禁橫斂，必先絶橫斂之源：觀逸遊田者，橫斂之源也。淫于四者，侈費無度，其勢不得不橫斂。四者既省，用有常經，自應以萬民惟正之供也。九貢、九賦、什一之制，皆名正義順，天下之中制，過是則害於理財正辭之義也。人之始耽樂者，每自恕曰：『吾惟今日耽樂，一日放逸，所害幾何？』抑不知是心一流，則自一日而至于二日，自二日至于終身不反也。故周公先塞其源，戒之以無敢皇暇曰『今日耽樂』，下無以示民，而非民攸訓；上無以順天，而非天攸若：可謂有莫大之愆，而非小失也。一日耽樂，周公禁之如此其嚴。蓋人主不可使知耽樂之味，苟開其一日之樂，以爲無傷，逮其既嘗此味，則寖深又寖溺矣。」

臣按：《無逸》一書，前舉三宗，後舉文王，俾成王知所以法。又舉商王受，俾成王知所以戒。受之惡，無所不有，而酗于酒，❶其最也。人無智愚，皆知憂勤者，必享國；而逸欲者，必戕生。惟其沈湎于酒，心志惛亂，則雖死亡在前，亦不知畏。故欲無逸，則不可酗酒，酗酒則不能無逸。此周公所以專於陳戒與！

孟子曰：「國家閒暇，及是時明其政刑，雖大國必畏之矣。《詩》云：《豳風・鴟鴞》之篇。『迨天之未陰雨，徹彼桑土，徹，取也。桑土，桑根

❶「于」，明本作「乎」。

之皮也。❶綢繆牖户。綢繆，纏綿補葺也。今此下民，或敢侮予？』孔子曰：『爲此詩者，其知道乎？』能治其國家，誰敢侮之？今國家閒暇，及是時，般樂怠傲，是自求禍也。禍福無不自己求之者。」

臣按：孟子引《鴟鴞》之詩，以爲彼羽毛微類而能於未雨之時，豫爲之備如此。今國家閒暇，不能脩明政刑，顧乃翫細娛而忘大患，可乎？昔人有言，燕雀處堂，母子相安，自以爲樂也；突決棟焚，而母子恬然不知禍之將及；是燕雀之智不如鴟鴞遠矣。爲國者必能憂勤兢畏以圖安，而不爲盤樂怠傲以自禍，庶幾免於燕雀之譏乎。

梁王觴諸侯於范臺，臺名。酒酣，請魯君舉觴。魯君興，避席擇言曰：「昔者，帝女令儀狄作酒而美，進之禹；禹飲而甘之，遂疏儀狄，絶甘酒。曰：『後世必有以酒亡其國者。』齊桓公夜半不嗛，嗛，飽也。易牙乃煎、熬、燔、炙，和調五味而進之；桓公食之而飽，至旦不覺，曰：『後世必有以味亡其國者。』晉文公得南之威，美婦人也。三日不聽朝，遂推南之威而遠之，曰：『後世必有以色亡其國者。』楚王莊王。登强臺，臺名。左江而右湖，其樂忘死，遂盟强臺而弗登，曰：『後世必有以高臺、陂池亡其國者。』今主君之尊，儀狄之酒也；主君之味，易牙之調也；左白台而右閭須，白台、閭須，皆美婦人。南威之美也；前夾林而後蘭臺，夾林、蘭臺，皆臺榭名。强臺之樂也。兼此四者，可無戒與？」梁王稱善相屬。

❶「之」、「也」，原脱，今據元本、明本、四庫本補。

臣按：四者之欲，人之所同，惟聖賢則能以道勝欲，故大禹絶旨酒而不御，晉文推南威而遠之，楚莊盟强臺而不登。晉、楚之君，雖未可與大禹同年而語，然勇於自克，亦可尚也。齊桓雖知厚味之亡國，而寵任易牙至于終身，卒以召亂，是自言之，而自蹈之也。物欲之伐人，至爲可畏。惟人主一以大禹爲師，推惡酒之心，以御群物，而深戒齊桓之不勇，其庶幾乎。

唐太宗時，張藴古上《大寶箴》，曰：「樂不可極，樂極生哀；欲不可縱，縱欲成災。壯九重於内，所居不過容膝，彼昏不知，瑶其臺而瓊其室；羅八珍於前，所食不過適口，惟狂罔念，丘其糟而池其酒。勿内荒於色，勿外荒於禽，勿貴難得貨，勿聽亡國音。内荒伐人性，外荒蕩人心，難得之貨侈，亡國之音淫。」

臣按：《大寶》之箴，亦丹扆之良規也，故剟取其略，以備覽觀焉。

以上總論逸欲之戒。

真西山讀書記乙集上大學衍義卷第三十一

真西山讀書記乙集上大學衍義

卷第三十二

誠意正心之要二

戒逸欲

沉湎之戒❶

《微子》：《商書》篇名。「父師箕子。若曰：『天毒降災荒殷邦，方興沉酗于酒。』」沉，謂溺于酒。酗，謂醉而怒。

臣按：酗酒者，受也，而箕子乃歸之於天，蓋忠臣不忍斥其君，故爲無所歸咎之辭也。

《泰誓》：武王伐紂誓師之辭。「今商王受弗敬上天，降災下民，沉湎冒色，冒，亂也。敢行暴虐，罪人以族，官人以世，惟宮室、臺榭、陂池、侈服，以殘害于爾萬姓。」又曰：「淫酗肆虐，臣下化之。」

臣按：受之惡，衆矣。而武王誓衆，乃以沉湎爲首者，人惟一心，明則萬善所從出，惛則衆惡所自生，未有沉溺于酒而志不惛者，志一惛者則無所不有矣，故曰冒色，曰暴虐，曰宮室、臺榭、陂池、侈服，無不具焉。宜武王以爲問罪之首也。夫成

❶「沉湎之戒」，此四字原無，今據四庫本補。

湯惟其不邇聲色也，故德懋懋官，功懋懋賞。受惟其沉湎冒色也，故罪人以族，官人以世，心有惛明之異，故政有得失之殊。後之人主，其可不鑑？

《酒誥》：「王若曰：『明大命于妹邦。妹邦，紂故都也。乃穆考文王，穆，敬也。肇國在西土，肇，始也。厥誥毖庶邦庶士越少正御事，誥，告也。毖，謹也。朝夕曰：祀兹酒。惟天降命，肇我民，惟元祀。元，大也。天降威，我民用大亂喪德，亦罔非酒惟行；行，音幸。越小大邦用喪，亦罔非酒惟辜。』辜，罪也。文王告教小子：『有正有事，有正，有官守者。有事，有職業者。無彝酒；越庶國，飲惟祀，德將無醉；惟曰我民迪。』小子！迪，訓導也。惟土物愛，厥心臧，臧，善也。聰聽祖考之彝訓。越小大德。小子！惟一。」王曰：「封！我西土棐徂，邦君、御事、小子，棐，輔也。徂，往也。尚克用文王教，不腆于酒，腆，厚也。故我至于今，克受殷之命。」❶王曰：「封！我聞惟曰：『在昔殷先哲王哲王，謂成湯。迪畏天顯小民，迪，蹈也。經德秉哲。經，常也。秉，執也。自成湯咸至于帝乙，帝乙，商之後王。成王畏相。成，就也。惟御事厥棐有恭，御事，治事也。不敢自暇自逸，矧曰其敢崇飲？矧，況也。越在外服：❷侯、甸、男、衛邦伯；越在內服：百僚、庶尹、❸惟亞、惟服、宗工；越百姓里居：罔敢湎于酒。不惟不敢，亦不暇。惟助成王德顯，越尹人祇辟。』尹人者，師尹也。祇，敬也。辟，君也。我聞亦惟曰：『在今後嗣王，酣身，後王，謂商紂。厥命罔顯于民祇，保越怨，不易。易，改也。誕惟厥縱淫泆

❶「受」，原脱，今據元本、明本、四庫本補。
❷「越」，此字原漫漶不清，今據元本、明本、四庫本補。
❸「尹」，此字原漫漶不清，今據元本、明本、四庫本補。

于非彝，誕，大也。泆，蕩也。用燕喪威儀，燕，謂飲宴。喪，亡也。民罔不衋傷心。衋，痛也。惟荒腆于酒，不惟自息乃逸。厥心疾很，不克畏死。辜在商邑，越殷國滅，無罹。罹，憂也。弗惟德馨香祀，登聞于天，誕惟民怨，庶群自酒，腥聞在上，故天降喪于殷。罔愛于殷，惟逸。天非虐，惟民自速辜。」』

臣按：商受淫酗，臣民化之。方文王之在西土已告教在位者，謹戒于酒矣。及成王封康叔于衛，衛，受之故都也，漸染惟舊，故作《酒誥》以訓敕之。妹邦，即衛也。成王之誥，專爲衛而作，故云然也。朝夕祀兹酒，言文王之告，教諸侯而下，至于治事之臣，朝夕丁寧，惟祀則飲斯酒也。天之始生黍、稷，俾民爲酒，惟用之大祀而已，非資其沉酗也。及我民以之喪德，諸侯以之喪邦，無不自斯酒始。酒一也，飲之有度而受福，則爲天之降命；飲之無度而受禍，則爲天之降威。觀「小大邦用喪」之言，則當時以酒亡國者衆矣。惟行以酒爲行也，惟辜以酒爲罪也。文王既教群下勿常于酒，又教之「德將無醉」。凡飲酒能以德自持，則無酣醟之過，所謂「不爲酒困」也。民蒙文王之化，亦各訓迪子弟。惟土地所生之物是愛，故其心臧。蓋一溺於酒，則必旁求珍異以自奉，其欲廣則其心蠹矣。是時爲子弟者，亦各聽聽祖考之常訓。訓之常則入于耳者熟，聽之聰則志于心也恪。故於小大之德，視之惟一，不以謹酒爲小焉。謹酒非小德，則腆酒非小過亦明矣。夫有司之不腆酒，於天命何預？而王乃以克受商命爲職此之由，何邪？但觀幽、厲、陳、隋之朝，上下沉酣，

以致墜失天命，則謹酒而受天命，復何疑哉？既又叙成湯之謹酒與後王之酣身爲康叔戒。蓋湯上畏天，下畏民，常其德而不變，秉其智而不惑，自是至于帝乙，皆以成君德敬輔相爲心，而治事之臣亦各盡輔翼之敬，雖自暇自逸，且猶不敢，況曰崇飲乎！崇飲，謂相尚以飲也。是時，内外大小之臣，無敢湎于酒者，不惟禀上之教不敢違，亦以職守所在不暇爲。不敢，猶有勉强。不暇，則安之矣。職守謂何？上以助成君德之顯明，下以助大臣之祗辟也。一時群臣以此自勵，雖欲不興，得乎？及受沉酣其身，命令不著于民，惟作怨之事是守，惟淫泆非彝是縱，安燕以喪其威儀。考之《史記》，受爲酒池、肉林，使男女倮而相逐，其威儀之喪如此，民所以痛傷其心，悼國之將亡也；而紂方且荒腆于酒，逸欲不息，其心疾很，雖殺身而不畏也；罪在商邑，雖滅國而不憂也。觀今之小人，一醉之餘，急疾强很，水火可入，兵刃可蹈，則受之情狀可知矣。馨德者，穢德之對也。紂夷居弗事上帝，既無馨香以祀，而作怨于民，群湎于酒，惟有腥穢上聞于天。天之喪商，無復眷愛之意者，以受自放于逸故也，天豈虐商者哉？以商人自速其辜耳。此《書》言沉湎之禍至深至切，豈惟康叔敬守弗渝？萬世人君，皆當視爲龜鑑。

《蕩》，召穆公作，以刺周厲王。穆公名虎。其五章曰：「文王曰咨，咨女殷商。天不湎爾以酒，不義從式。式，用也。既愆爾止，止，容止也。靡明靡晦，式號式呼，俾晝作夜。」

臣按：召公知厲王之將亡，故爲此詩，託於文王所以咨嗟商紂者以諷王，言天不使爾沉湎于酒，而惟不義是從、是用也。「既愆爾止」而下，皆譏其飲酒無度之狀，天付人君以位，豈欲爾如此哉？不使爾爲而爲之，是逆天也。儻厲王聞而知警，其庶幾矣乎。

《小宛》，大夫刺幽王也。其二章曰：「人之齊聖，齊，肅也。飲酒温克。克，勝也。彼昏不知，一醉日富。各敬爾儀，天命不又。」又，再也。

臣按：此詩言齊聖之人，雖飲酒猶温恭自持以勝，所謂「德將無醉」也；彼昏然而不知者，則一於醉而日甚矣。於是言各敬謹爾之威儀，天命已去，將不復來，不可以不恐懼也。時幽王以酒喪德，大夫恐淪胥以敗，與其同列自相規戒如此云。

《賓之初筵》，衛武公刺時也。幽王荒廢，媟近小人，媟，狎也。飲酒無度，天下化之，君臣上下，沉湎淫佚。武公既入而作是詩。其三章曰：「賓之初筵，温温其恭。其未醉止，威儀反反。反反，言重謹也。一云反反，顧禮也。曰既醉止，威儀幡幡。幡幡，輕數也。舍其坐遷，屢舞僊僊。僊僊，軒舉之狀。其未醉止，威儀抑抑。抑抑，謹密也。曰既醉止，威儀怭怭。怭怭，媟嫚也。是曰既醉，不知其秩。」秩，序也。四章曰：「賓既醉止，載號載呶。號，呼也。呶，謹也。亂我籩豆，屢舞僛僛。僛僛，傾側之貌。是曰既醉，不知其郵。郵，過也。側弁之俄，側，傾也。弁，冠也。俄，傾貌。屢舞傞傞。傞傞，不止也。臣謂：傞傞者，蹉跌之狀。既醉而止，並受其福。醉而不出，是謂伐德。飲酒孔嘉，孔，甚也。嘉，美也。惟

其令儀。」令，善也。五章曰：「凡此飲酒，或醉或否，既立之監，或佐之史。彼醉不臧，不醉反耻。式勿從謂，毋俾大音泰。怠。匪言勿言。匪由勿語。由醉之言，俾出童羖。童，無角。羖，羊也。三爵不識，矧敢多又。」

臣按：此詩凡五章。前二者言古者禮飲之事，至三章以後，乃言幽王酣飲之失：方其未醉也，威儀猶能敬謹，猶能周密；及其既醉，則幡幡然而輕矣，❶怭怭然而嫚矣，舍其坐遷矣，載號載呶矣，籩豆亂而冠弁俄矣；至於屢舞不止，始則僊僊然而軒舉，次則僛僛然而傾側，甚則傞傞然而蹉跌矣。君臣燕饗之間，所以觀禮，而乃媟瀆如此，則謏之曰：是既醉而失其常也，既醉而不知其過也。然既醉矣，何爲而不出乎？醉而出，未至於失禮之甚，則君臣猶俱受其福也；醉而不出，是戕伐其德，爲禍可勝計邪？夫飲酒所以嘉美者，以其有令儀也。今乃若是，儀安在乎？末章傳者多異辭，而先儒劉彝之説曰：「幽王飲酒，必與群衆小人男女罔間，而立監命史，俾臨視巡省，在會之人罔得弗醉也。衆醉而淫亂邪惡，百醜興焉，而王用以爲娱，不醉者反耻而罰之，俾必醉。衆皆醉矣，淫亂邪惡無所不至，幽王方以爲樂。故立史監戒其勿言，幸其昏迷大怠，用以爲歡焉。『匪言勿言』者，厥有醉劇而才於淫穢，巧于悖亂，匪可以言者，則褒而美之，用以爲樂；謹勿言其非，恐愧厥心，而弗復肯焉，故云『匪言勿言』也。其醉而善於悖亂違拂人倫之事，謂之『匪由』。由，道也。匪

❶「幡幡」，原脱一「幡」字，今據元本、四庫本補。

由之人常常延納，勿語于外，留之以爲吾王一笑之歡也。有敢道及醉人之非者，罰以童羖。羖無童者，俾之必出，所以困其不能謹言也。是以有不得已而預其燕飲者，心知其非而口不敢言，又耻於其身，亦爲淫亂。故三爵之後，昏昏然醉矣，不識不知矣，矧敢多飲，而又寤哉？幽王繼宣王中興之後，使其不道不若是之甚，犬戎豈能殺之哉？嗚呼！禽獸之所弗爲而幽王爲之，其滅亡乃自取之也！」呂祖謙謂：「彝於此章，雖多牽强忿激，然論酗酒之害，深切詳明。」故録之。臣今亦有取焉，庶以爲方來之監云。

《抑》，《大雅》篇名。衛武公自警也。三章曰：「其在于今，興迷亂于政。顛覆厥德，荒耽于酒。女雖湛樂從，汝者，武公自謂。弗念厥紹。紹，繼也。罔敷求先王，克共音拱。明刑。」刑，法也。

臣按：此武公自言今日之所爲也。興，猶《書》所謂方興，言爲之未已也。汝雖惟耽樂是從，曾不念紹續之重，廣求先王之道，而敬奉其明法乎？蓋先王之明法，未有不以耽樂爲戒者，能敬奉之，則不爲荒縱之行矣。

漢成帝嘗與張放等宴飲禁中，皆引滿舉白，談笑大噱。時乘輿幄坐屏風，畫紂醉踞妲己，作長夜之樂。侍中班伯久疾新起，上顧指畫而問曰：「紂爲無道，至於是乎？」對曰：「《書》云『乃用婦人之言』，何有踞肆於朝！所謂衆惡歸之，不如是之甚者也！」上曰：「苟不若此，此圖何戒？」對曰：「『沈湎

于酒』，微子所以告去也。『式號式謼』，《大雅》所以流連也。《詩》、《書》淫亂之戒，其原皆在於酒！」上乃喟然嘆曰：「吾久不見班生，今日復聞讜言！」放等不懌，稍自引起更衣，因罷去。

臣按：班伯曰：「《詩》、《書》淫亂之戒，其原皆在於酒！」直哉言乎！成帝能嗟嘆之，而不能因其言以自改，卒以沈湎妨政，權移外家，至於覆國，其亦可監也夫！

晉元帝初，頗以酒廢事；王導以爲言。帝命酌，引觴覆之，於此遂絶。

臣按：元帝之爲君，非能剛果必爲者也，其覆杯之舉，則於聽言改過而略不凝滯，❶此所以粗能自立於江左歟！

陳後主君臣酣飲，自夕達旦，以此爲常。其後隋師東下，不爲深備，奏技縱酒，賦詩不輟，陳國遂亡。

隋煬帝至江都，荒淫益甚，宫中爲百餘房，各盛供帳，實以美人，日令一房爲主人。帝與蕭后及幸姬歷就宴飲，酒卮不離口，從姬千餘人亦常醉。未幾爲宇文化及所弒。

臣按：以酒喪邦，其禍至陳、隋而極，故以二君終焉。

以上論沉湎之戒。

真西山讀書記乙集上大學衍義卷第三十二

❶「而略不」，元本作「爲然剛」。

真西山讀書記乙集上大學衍義卷第三十三

誠意正心之要二

戒逸欲

荒淫之戒❶

《牧誓》：武王誓師牧野之辭。「王曰：『古人有言曰：「牝雞無晨；牝，雌也。晨，鳴晨也。牝雞之晨，惟家之索。」索，窮也。今商王受，惟婦言是用，婦，妲己也。昏棄厥肆祀弗答；肆，陳也。答，報也。昏棄厥遺王父母弟不迪；迪，道也。乃惟四方之多罪逋逃是崇、是長，是信、是使，是以爲大夫、卿士，俾暴虐于百姓，以姦宄于商邑。』」

臣按：《列女傳》：「受好酒淫樂，不離妲己，所舉者貴之，所憎者誅之，惟其言是用。」受之心既昏于色矣，於是神祇當祀者不之祀，昆弟當恤者不之恤，而惟四方罪戾逋亡之人崇長信使，俾之肆毒于民。受病之本，皆由昏之一字，故武王兩言之。

《詩·谷風》，《邶風》篇名。刺夫婦失道也。衛人化其上，淫於新昏，而棄其舊室。夫婦離絶，國俗傷敗焉。宣姜有寵，而夷姜縊，是以其民化之，而《谷風》之詩作也。

❶ 「荒淫之戒」，此四字原無，今據四庫本補。

《静女》，同上。刺時也。衛君無道，夫人無德。

《新臺》，同上。刺衛宣公也。納伋之妻，作新臺于河上而要之，國人惡之而作是詩。

《二子乘舟》，思伋、壽也。衛宣公之二子争相爲死，國人傷而思之。

臣按：毛氏曰：「宣公爲伋取齊女，而美，公奪之，生壽與朔。朔與其母愬伋於公，令伋之齊，使賊先待於隘而殺之。壽知之，以告伋，使去之。伋曰：『君命也，不可以逃。』壽竊其節而先往，賊殺之。伋至，曰：『君命殺我，壽有何罪？』賊又殺之。」

《墻有茨》，《鄘風》篇名。衛人刺其上也。公子頑通乎君母，國人疾之而不可道也。宣公卒，惠公幼，其庶子頑通於惠公之母。惠公之母，即宣姜也。

《君子偕老》，同上。刺衛夫人也。夫人淫亂，失事君子之道。夫人，即宣姜也。

《桑中》，同上。刺奔也。衛之公室淫亂，男女相奔，至于世族在位，相竊妻妾，期于幽遠，政散民流而不可止。

《鶉之奔奔》，同上。刺衛宣姜也。衛人以爲宣姜鶉鵲之不若也。

《定之方中》，同上。美衛文公也。衛爲狄所滅，東徙渡河，野處漕邑。齊桓公攘戎狄而封之。

《蝃蝀》，同上。止奔也。衛文公能以道化其民。淫奔之耻，國人不齒也。

《氓》，《衛風》。刺宣公也。宣公之時，禮義消亡，淫風大行，男女無别，遂相奔誘。華落色衰，復相棄背。

臣按：邶、鄘、衛，《詩》分爲三國，其實皆衛也。衛宣公奪其子伋之妻而爲夫人，於是《新臺》之刺，《静女》之刺，相繼而作；因讒殺子，而《二子乘舟》之詩作。夫婦失道，國人化之，而《谷風》、《桑中》、《氓》之詩作。宣公卒，而公子頑上烝于宣姜，而《墻茨》、《偕老》、《鶉奔》之詩又作。再世而至懿公，卒爲狄人所滅，而文公立焉，《定之方中》與《蝃蝀》之詩所由作也。始末凡十餘詩，而事之次第蓋如此。《新臺》之一章曰：「燕婉之求，籧篨不鮮。」二章曰：「燕婉之求，得此戚施。」籧篨，仰而不俯；戚施，俯而不仰：皆惡疾之不能爲人者也。燕婉，指伋之□□，❶謂其爲人，安且順也。齊女之來，本惟燕婉是求，而乃得此惡疾之宣公；宣公本無疾也，以其行之惡，故名之耳。自是伋、壽死，而國俗敗，子頑象之，上烝君母。衛君父子之行，皆同於夷狄；衛國之俗，亦淪於夷狄，安得夷狄之禍不乘之以作乎？夫夷狄非能滅中國也，以中國自爲夷狄，而後夷狄得以肆焉。氣類之相感也，求之古昔，蓋莫不然。原宣公之初，亦溺於情欲，而不能制爾。安知其禍若是之烈哉？然文公一興，以道化民，而淫奔之俗隨變。信乎一國之事，繫一人之本也。《墻茨》一章曰：「中冓之言，不可道也。所可道也，言之醜也！」二章曰：「不可詳也。」三章曰：「不可讀也。」蓋淫荒穢褻，汙人牙頰，言之且不可，况可詳之、讀之乎？夫言猶不可，聖人乃著之於經，何也？善乎先儒楊時曰：「自古淫亂之君，自謂密於閨門之中，

❶「之□□」，元本、明本、四庫本作「而言」二字。

世無得而知者。故自肆而不反。聖人所以著之於經，使後世爲惡者，知雖閨中之言，亦無隱而不彰也。其爲訓戒深矣。」故事《國風》之詩，經筵不講，先儒胡安國非之。臣今列此於篇者，欲明人君一以淫泆導其民則變華而狄，一以道化迪其民則變狄而華，其機猶反掌爾。若陳《株林》、《澤陂》等詩，皆爲淫昏而作，其禍敗往往略同，不能悉舉也。

晉獻公卜伐驪戎，史蘇占之，曰：「勝而不吉。」公不聽，遂伐驪戎，克之。獲驪姬以歸，有寵，立以爲夫人。公飲大夫酒，令司正實爵與史蘇，曰：「飲而無肴。肴，俎實也。夫驪戎之役，汝曰『勝而不吉』，故賞汝以爵，罰汝以無肴。勝國得妃，吉孰大焉！」史蘇卒爵，再拜稽首曰：「兆有之，卦兆。臣不敢蔽。蔽，掩也。蔽兆之紀，紀，法也。失臣之官，有二辠焉，何以事君？大罰將及，不唯無肴。抑君亦樂其吉而備其凶，凶之無有，備之何害？若其有之，備之爲瘳。瘳，愈也。臣之不信，國之福也。」不信，卜不中也。飲酒出，史蘇告大夫曰：「夫有男戎必有女戎。若晉以男戎勝戎，戎亦必以女戎勝晉。」里克曰：「何如？」史蘇曰：「昔夏桀伐有施，有施人以妹喜女焉。以女進人曰女。妹喜有寵，於是與伊尹比而亡夏。比，猶合也。殷辛罰有蘇，❶有蘇以妲己女焉。妲己有寵，於是乎與膠鬲比而亡殷。周幽王伐有褒，有褒人以褒姒女焉。褒姒有寵，生伯服，於是乎逐太子宜咎而立伯服。太子出奔申。申人召西戎以伐周。周於是乎亡。今晉寡德而安俘女，又增其寵，

❶「罰」，四庫本作「伐」。

雖當三季之王，不亦可乎？」公以驪姬爲夫人，生奚齊。其娣生卓子。史蘇曰：「亂本生矣！亂必自女戎，三代皆然。」驪姬果作難。事見前。

臣按：史蘇曰「有男戎必有女戎」，斯言也，古今之至言也。然謂「妹喜與伊尹比」、「妲己與膠鬲比」，何邪？伊尹相湯伐桀者也；妹喜敗桀之德，速桀之亡，是亦伐之也。伊尹伐於外，妹喜伐於內，故以比言之：無妹喜之伐，則無伊尹之伐矣。妲己之比膠鬲，亦然。嗚呼！人知有邊境之寇，而不知有宮闈之寇。堅甲利兵，獸奔豕突者，邊境之寇也；冶容妖色，狐媚蠱惑者，宮闈之寇也。❶邊境之寇，擾吾於外，膚革之疾也；宮闈之寇，賊吾於內，腹心之災也。理膚革之疾易，而去腹心之災難。臣故曰：「史蘇之言，古今之至言也。」

晉侯疾，求醫於秦，秦伯使醫和視之，曰：「疾不可爲也，是謂近女，室疾如蠱。蠱，惑也。非鬼非食，惑以喪志。良臣將死，天命不佑。」公曰：「女不可近乎？」曰：「節之。陰淫寒疾，陽淫熱疾。女，陽物而晦時，淫則生內熱惑蠱之疾。今君不節、不時，能無及此乎？」出，告趙孟。趙孟曰：「誰當良臣？」對曰：「主是謂矣。主相晉國，於今八年，晉國無亂，諸侯無闕，可謂良矣。和聞之，國之大臣，榮其寵祿。有菑禍興，而無改焉，必受其咎。今君至於淫以生疾，將不能圖恤社稷，禍孰大焉？主不能禦，禦，止也。吾是以云。」

❶「也」，明本無此字。

鄭子産如晉問疾。子産，鄭大夫，名僑。叔向問之。叔向，晉大夫。子産曰：「僑聞之，君子有四時：朝以聽政，晝以訪問，夕以脩令，夜以安身。於是節宣其氣，勿使有所壅閉湫底，以露其體。露，猶瘠也。茲心不爽，爽，明也。而昏亂百度。百度，百爲之法度。今無乃一之，則生疾矣。僑又聞之，内官不及同姓；内官，謂嬪御也。男女辨姓，禮之大司也。司，主也。今君内實有四姬焉，姬，晉姓也。其無乃是也乎？若由是二者，弗可爲也。四姬有省猶可，省，減也。無則必生疾也。」叔向曰：「善哉！肸未之聞也。」肸，叔向名。

臣按：醫和、子産之論，略相表裏。夫陰根於陽，故女爲陽物。人道以夕，故曰晦時。淫則生内熱、惑蠱之疾。以其陽物，故生内熱；以其晦時，故生惑蠱。此以陰陽之類言也。要之，心者一身之本，衆疾之源，淫於色則心爲之荒惑，其能不生疾乎？故子産曰：「茲心不爽，而昏亂百度。」其論益精切矣。然則醫和之責大臣，何邪？大臣之於君，所以傅之德義，而保其身體者也。求之於古，惟周公爲能以此自任，故《無逸》之作，丁寧告戒，無淫于逸，使成王永其天命。後世知恤者鮮，故以管仲而不能規六嬖之寵，以趙武而不能救四姬之惑。夫二人者，非奸非慝，徒以昧於大臣之職，不能止君之淫，猶不免責，況以姦慝之心，導君於淫者，其罪可逃誅哉？子産之所謂四時，何哉？「朝以聽政，晝以訪問」，所以勞之也；夕無所聽，脩令而已，夜無所訪，安身而已，所以逸之也。動静有時，勞逸有節，疾焉從生？觀安身之云，則夜氣澄寂之時，尤當自養；爲

朝聽、晝訪之地，其可惑溺無節乎？又況可以一之者乎？一云者，自蚤至夜，惟欲是從也。内官不及同姓，若是則異姓固無損與？曰：此子産特因晉之有是，故以規之爾。妲己、褒姒，豈同姓邪？昔人論色禍者多矣，子産、醫和所論，尤人主所當戒，大臣所當任也。故併著之。

漢成帝趙皇后既立，後寵少衰，而弟絶幸，爲昭儀。居昭陽舍，其中庭彤朱，而殿上髹漆，切皆銅沓冒黄金塗，切，門限也，千結反。沓冒，其欲也。❶白玉階，陛也。壁帶壁上横木。往往爲黄金釭，音工。函藍田璧，明珠翠羽，自後宫未嘗有焉。姊弟專寵十餘年，卒皆無子。掖庭中御幸生子者輒死，又飲藥傷墮者無數。成帝素彊無疾病，暴崩。民間歸罪昭儀。皇太后詔雜治昭儀，昭儀自殺。先是，有童謡曰：「燕燕，尾涎涎，張公子，時相見。木門倉琅琅，燕飛來，啄皇孫。皇孫死，燕啄矢。」成帝每微行出，常與張放俱，而稱富平侯家，故曰「張公子」。「倉琅琅」，宫門銅鍰也。

臣按：昭儀之始入也，姿質醲粹，見者嗟賞。獨宣帝時披香博士淖方成此老宫嬪也，爲披香殿博士。立帝後，唾之曰：「此禍水也，滅火必矣。」漢火德也。其事見司馬光《通鑑》云。褒姒之亂，史伯謂其「生有龍漦之異，檿弧箕服之祥」。《國語》。語雖近怪，然黷妻嬖女，其非天地正氣所生也必矣。禍水之説近是，故併附焉。

唐玄宗貴妃楊氏，始爲壽王妃。壽王瑁，玄

❶「欲」，四庫本作「限」。

宗子也。武惠妃薨，❶後庭無當帝意者。或言妃姿質天挺，宜充掖庭，遂召納禁中，臣按：此即《新臺》之比也。玄宗於是無復人理矣。異之，即爲自出妃意者，丐籍女宫，號「太真」，更爲壽王聘韋昭訓女，而太真得幸。善歌舞，邃曉音律，智筭警穎，迎意輒悟。帝大悦，遂專房宴，宫中號「娘子」，儀禮與皇后等。進册貴妃。三妹皆美劭，帝呼爲姨，封韓、虢、秦三國，爲夫人，出入宫掖，恩寵聲焰震天下。臺省、州縣奉請托，奔走期會過詔勑。四方獻餉結納，門若市然。他日，妃以譴還第，比中昃，帝尚不御食，笞怒左右。高力士知帝旨，是夕，請召妃還。由是愈見寵。妃每從游幸，乘馬則力士授轡策。凡充錦繡官及冶琢金玉者，大抵千人，奉須索，奇服秘玩，變化若神。四方争爲怪珍入貢，動駭耳目。妃嗜荔枝，必欲生致之，乃置騎傳送，走數千里，味未變已至京師。每十月，帝幸華清宫，五宅車騎皆從，家別爲隊，隊一色，❷俄五家隊合，爛若萬花，川谷成錦繡，國忠導以劍南旗節。遺鈿墮舄，瑟瑟璣琲，狼藉于道，香聞數十里。

初，安禄山有邊功，帝寵之，詔與諸姨約爲兄弟，而禄山母事妃，來朝，必宴餞結歡。妃嘗養禄山爲兒，令宫人以綵輿舁之。帝聞，賜妃洗兒錢。禄山在禁中，或通夕不出，頗有醜聲聞于外。帝不禁也。及禄山反，以誅國忠爲名，且指言妃及諸姨罪。帝欲以皇太子撫軍，禪位，諸楊大懼，哭于庭。國忠入白妃，妃銜塊請死，帝意沮，乃止。及西幸至馬嵬，陳玄禮等以天下計誅國忠，已死，軍不解。帝遣力士問故，曰：「禍本

❶「惠」，原作「后」，今據四庫本改。
❷「隊」，此字四庫本無。

尚在！」帝不得已，與妃訣，引而去，縊路祠下，裹尸以紫茵，瘞道側。

史臣歐阳脩曰：「嗚呼，女子之祸於人也甚矣！唐自高祖至于中宗，再罹女禍，謂武、韋二后也。唐祚既絶而復續，中宗不免其身，韋氏遂以滅族。玄宗親平其亂，可以爲鑒矣，而又敗於女子。方勵精政事，開元之際，幾至太平，何其盛也！及侈心一動，窮天下之欲不足爲其樂，而溺其所甚愛，忘其所可戒，至於竄身失國而不悔。考其始終之異，至於如此。可不謹哉！可不謹哉！

胡寅曰：「天子之尊，威制四海而不能庇一婦人，何也？怨之所集，禍之所起也。明皇昏於楊妃凡十年，以王鉷爲色役使，併責三十年租庸，歲供額外錢帛百億，以供宮中宴賜，則毒遍天下矣；楊國忠以疏族進薦鮮于仲，通帥劍南，喪師二十萬人，大開邊患，則毒又深於西南矣。五楊請托府縣，峻於制勑，則毒又遍於畿甸矣；貴妃私於禄山，以至反叛，則毒又甚於兩河矣。一人三失，怨豈在明，猶當圖其所不見者，况怨塞宇宙，獨以貴妃一家之故，夫何爲猶憚其死也！❶ 自非陳玄禮等勸以速殺，則禍必及身矣。」

臣按：後世淫泆之主溺於衽席之愛，以召亂者衆矣，而漢飛燕、唐太真最其著者焉。傳曰：「夫有尤物，足以移人；苟非德義，則必有禍。」成帝、明皇當承平富庶

❶「爲」，元本、明本作「由」。

之餘，❶而忘持盈守成之戒，志念所營，惟在聲色，而尤物出焉，妖姿蕩目，狡謀怵心，二君流連荒縱，自謂窮天下之樂，而不知禍胎亂萌已伏於閨闥中，故燕啄皇孫，國嗣絶載，舁祿兒，反謀決，曾未幾時，而鼎祚移戚家，胡塵暗宮闕矣。色之爲禍，慘於鏌鋣，而烈於燎原之火，大抵如此。可不戒哉！ 可不懼哉！

唐莊宗既好俳優，又知音，能度曲。其小字亞子，又別爲優名以自目，曰李天下。常身與俳優雜戲于庭，伶人由此用事，以至於亡。 莊宗嘗與群優戲，四顧而呼曰：「李天下，李天下？」伶人敬新磨遽前批其頰，莊宗失色，群伶亦大驚駭，新磨對曰：「李天下者，一人而已，尚誰呼邪？」於是左右皆笑，莊宗大喜，賜與新磨甚厚。 時諸伶，獨新磨尤善俳，而不聞其它過惡。 其敗國亂政者，有景進、史彦瓊、郭門高爲最。 是時諸伶出入宮掖，侮弄縉紳，群臣憤嫉，莫敢出氣，或反相附託，以希恩倖，四方藩鎮，貨賂公行，而景進最居中用事。 莊宗遣進等出訪民間，事無大小皆以聞，每遇奏事殿中，左右皆屏退，軍機國政皆與參決。 莊宗初入洛，居唐故宮室，而嬪御未備，閹官希旨，多言宮中夜見鬼物，相驚恐，莊宗問所以禳之者，因曰：「故唐時，後宮萬人，今空宮多怪，當實以人乃息。」莊宗欣然。 其後幸鄴，乃遣進等採鄴美女千人，以充後宮。 而進等緣以爲姦，軍士妻女因而逃逸者數千人。 郭門高者，名從謙，門高其優名也。 雖以優進，而嘗有軍功，故以爲從馬直指揮使。 從馬直，蓋親軍也。 莊宗

❶ 「平」，明本無此字。

後因事戲之，謂其「教王温反」，從謙不自安，謀亂，莊宗以射踣，左右皆奔走，五坊人善友聚樂器而焚之。傳曰：「君以此始，必以此終。」莊宗好伶，而弑於門高，焚以樂器。可不戒哉！

臣按：歐陽脩言：「莊宗百戰滅梁。方其盛也，舉天下豪傑，莫能與之争；及其衰也，十數伶人困之，❶而身死國亡，爲天下笑。」臣謂：倡優子女，其同類者也，故以附於女寵之後，爲世戒焉。

以上論荒淫之戒。

真西山讀書記乙集上大學衍義卷第三十三

❶「十數」，四庫本互乙。

真西山讀書記乙集上大學衍義

卷第三十四

誠意正心之要二

戒逸欲

盤游之戒❶

太康尸位，以逸豫滅厥德，黎民咸貳。乃盤游無度，畋于有洛之表，洛，水也。表，外也。十旬弗反。有窮后羿，有窮，國名也。后，君也。羿，其名。因民弗忍，距于河。餘已具前。

臣按：太康者，大禹之孫。而禹之功，與天地並，甫及再世，太康以盤游之樂，遽至失國。天命之靡常，而前人之功不可恃蓋如此。自是羿專夏政，寒浞又殺羿而代之。非少康君臣辛苦經營以復有夏之業，則禹不祀矣！太康逸豫，以一朝而失之，少康布德，兆謀四十餘年而後克復。失之之易，而復之之難又如此，後王可不戒諸！

周辛甲之爲太史也，周武王時。命百官，官箴王闕。箴，戒也。闕，過也。於《虞人之箴》曰：「芒芒禹迹，芒芒，廣大也。❷禹迹，禹治水所行之迹。畫爲九州，即《禹貢》九州。經啓九道，九州道路。

❶「盤游之戒」，此四字原無，今據四庫本補。
❷「也」，原脱，今據元本、明本、四庫本補。

民有寢、廟，獸有茂草，各有攸處，德用不擾。在帝夷羿，即前后羿，以篡夏位，故曰帝。冒于原獸，冒，貪也。忘其國恤，恤，憂也。而思其麀牡。麀，牝鹿。武不可重，重，猶數也。用不恢于夏家。恢，大也。羿因夏氏之位，故曰夏家。獸臣司原，敢告僕夫。」

臣按：此魏絳所以規晉侯也。魏絳，晉大夫。晉侯，悼公。晉侯好田，故絳及之。夫民之與獸，爲生不同，而欲安其居則未始不同也。故民安於寢、廟，而獸安於茂草。先王之世，暨鳥獸魚鱉咸若者，以其德之不擾也。羿則反之，不惟國事是恤，而惟麀牡是思，田獵雖云習武，然亦豈可數哉！夫羿因太康之逸豫而篡之，已又以逸豫爲浞所篡，所謂「與亂同事，罔不亡」也。方武王時，辛甲以王命俾百官各因其職箴王之闕，故《虞人之箴》如此，以羿戒王，亦猶禹以丹朱戒舜也。《靈臺》之詩曰：「王在靈囿，麀鹿攸伏。王在靈沼，於牣魚躍。」鹿之在囿，如在山林。魚之在沼，如在江湖。文王之德，及于飛潛，各安所處，此所謂不擾也。漢儒作賦，鋪陳弋獵之盛，至曰：「風毛雨血，灑野蔽天。」吁！物生斯時，與《靈臺》之世爲何如邪？臣因併著之，以爲暴殄不仁者之戒。

《春秋》：「隱五年春，公矢魚于棠。」

《傳》：❶「公將如棠觀魚者。臧僖伯諫僖伯，公子彄。❷僖，謚也。曰：『凡物不足以講大

❶「傳」上，四庫本有「左」字。
❷「彄」，原作「臧」，今據四庫本改。

事，祀、戎。其材不足以備器用，材，謂皮革之屬。❶器用，謂軍國之器。則君不舉焉。君，將納民於軌物者也。故講事以度軌量謂之軌，取材以章物采謂之物。不軌不物，謂之亂政。亂政亟行，所以敗也。言器用衆物不入法度則爲不軌不物，亂敗之所起。故春蒐、蒐，索，擇取不孕者。夏苗、苗，爲苗除害。秋獮、獮，殺也，以殺爲名，順秋氣也。冬狩，狩，圍守也。冬物畢成，獲則取之，❷無所擇也。皆於農隙以講事也。三年而治兵，入而振旅。雖四時講武，猶復三年而大習。出曰治兵，始治其事；入曰振旅，治兵禮畢，整衆而還。歸而飲至，以數軍實。飲於廟，以數軍徒、器械及所獲也。昭文章，車服旌旗。明貴賤，辨等列，等列，行伍。順少長，少者在前，還則在後，所謂順也。習威儀也。鳥獸之肉不登於俎，俎，祭廟器。皮革、齒牙、骨角、毛羽不登於器，謂以飾法度之器。則公不射，古之制也。若夫山林、川澤之實，器用之資，皂隸之事，官司之守，非君之所及也。』公曰：『吾將略地焉。』略，謂巡行也。遂往，陳魚而觀之，僖伯稱疾，不從。書曰『公矢魚于棠』，非禮也，且言遠地也。」

胡安國曰：「諸侯非王事則不出，非民事則不出。隱公慢棄國政，遠事逸游，僖伯之忠言不見納，又從而爲之辭，是縱欲而不能自克以禮也。」

孟子曰：「昔者齊景公問於晏子晏嬰。曰：『吾欲觀於轉附、朝儛，二山名。遵海而南，放于琅琊。放，至也。琅琊，邑名。吾何脩而可以比於先王觀也？』觀，游也。晏子對曰：

❶「革」，四庫本作「草」。
❷「之」，明本作「法」。

『善哉問也！天子適諸侯曰巡狩。巡狩者，巡所守也。巡行諸侯所守之土。諸侯朝於天子曰述職。述職者，述所職也。陳其所受之職。無非事者。春省耕而補不足，秋省斂而助不給。夏諺曰：『吾王不遊，吾何以休？休，息。吾王不豫，豫，樂也。吾何以助？一遊一豫，爲諸侯度。』今也不然，師行而糧食，飢者弗食，勞者弗息，睊睊胥讒，睊睊，側目貌。民乃作慝。慝，怨惡也。方命虐民，方，逆也。命，王命。飲食若流。如水之流，無窮極也。流連荒亡，爲諸侯憂。從流下而忘反謂之流，謂放舟順水而下。從流上而忘反謂之連，謂挽舟逆水而上。從獸無厭謂之荒，田獵也。樂酒無厭謂之亡。以飲酒爲樂也。先王無流連之樂、荒亡之行。惟君所行也。』景公說，大戒於國，出舍於郊。於是始興發補不足。發倉廩也。召太師曰：『爲我作君臣相說之樂！』蓋《徵招》、《角招》是也。二者歌之名。其詩曰：『畜君何尤？』畜，止也。畜君者，好君也。」好，愛也。

臣按：景公之本志不過爲游觀計爾，而晏子乃迪之以古誼，勸之以省民，且深陳流連荒亡之戒，可謂格其邪心，而引之當道也。孟子因宣王好貨、好色之問，而告以與民同樂，亦此意也。《易》之大、小《畜》，皆以止爲義。凡止君之欲者，乃所以爲愛君也。然則縱君之欲者，其得爲愛君乎？夫忠臣之心，惟恐其君之有欲，晏子之於景公，是也；姦臣之心，惟恐其君之無欲，趙高之於二世，李林甫之於明皇，是也。人主其可以不察？

漢文帝時，有獻千里馬者。詔曰：鸞旗在前，屬車在後，吉行五十里，師行三十里，

朕乘千里之馬，獨先安之？朕不受獻也。其令四方毋來獻。當此之時，逸游之樂絶，奇麗之賂塞，鄭、衛之倡微矣。夫後宮盛色則賢者隱微，佞臣用事則争臣杜口，而文帝不行，故謚爲孝文，廟稱太宗。

臣按：馬以千里名，世之所不常有也。使人主小有馳騖之志，未有不樂受其獻者。穆王荒于八駿，幾至失國。惟文帝之心，湛然淵静，雖世所不常有之物，皆不足以動之，此所以能卻其獻也。厥後武帝，以一馬之故，至於興師動衆，疲弊中國以求之。蓋文帝幾於無欲，而武帝則多欲矣。此得失之所以異與！

武帝時，司馬相如從上至長楊獵，時天子方自好擊熊、豕，馳逐埜獸，相如上疏諫曰：「臣聞物有同類而殊能者，故力稱烏獲，烏獲，古之有力者。捷言慶忌，王子慶忌，古之捷疾者。勇期賁、育。孟賁、夏育，古之勇者。臣之愚，竊以爲人誠有之，獸亦宜然。今陛下好陵阻險，射猛獸，卒然遇逸材之獸，犯屬車之清塵，輿不及還轅，人不暇施巧，雖有烏獲、逢蒙之技不得用，逢蒙，古之善射者。枯木朽株盡爲難矣。是胡、越起於轂下，而羌、夷接軫也。豈不殆哉！殆，危也。且夫清道而後行，中路而馳，猶時有銜橜之變。銜，謂馬銜。橜，車鉤心也。馬銜或斷，鉤車或出，則致傾敗，以傷人也。況乎涉豐草，騁丘虚，前有利獸之樂，而内無存變之意，其爲害也不難矣！夫輕萬乘之重不以爲安樂，出萬有一危之塗以爲娱，臣竊爲陛下不取。鄙諺曰：『家絫千金，絫，積也。坐不垂堂。』垂堂，謂近堂，邊外恐墜墮也。此言雖小，可以諭大。臣願陛下留意幸察。」

臣按：相如諫獵之辭，惓惓忠篤，其曰「胡、越起於轂下，而羌、夷接軫」云者，尤足以警動人主之聽，故録之。

武帝建元三年，微行始出，北至池陽，西至黄山，宫名。南獵長楊，東游宜春。宫名。微行常用飲酎已。酎，酒新熟，以薦宗廟。八九月中，與侍中常侍武騎及待詔隴西北地良家子能騎射者期諸殿门，故有「期門」之號自此始。微行以夜，漏下十刻迺出，常稱平陽侯，旦明入。上下馳射鹿豕狐兔，手格熊羆，馳騖禾稼稻秔之地。民皆號呼駡言，相聚會，自言鄠社令。❶令往，欲謁平陽侯，諸騎欲擊鞭之。令大怒，使吏呵止，獵者數騎見留，迺示以乘輿物，久之迺得去。時夜出夕還，後齎五日糧，會朝長信宫，太后宫也。上大驩樂之。

臣按：自昔人君，雖至無道，未有微行數出者。惟趙武靈王，僞爲使者，馳入秦，觀秦昭王之爲人，雖云跌蕩，猶有英偉之氣。漢武之微行也，特以快從禽之樂爾。當時丞相、御史不能諫争，乃私置更衣爲投宿之所，可謂逢君之欲矣。自武帝開端於是，成帝效之，常自稱富平家人，從近幸小臣以出。谷永諫曰：「陛下棄萬乘之至貴，樂家人之賤事，厭高美之尊號，好匹夫之卑字，崇聚僄輕無義小人以爲私客，數離深宫之固，挺身晨夜，與群小相隨，烏集雜會，飲醉吏民之家，亂服共坐，流湎媟嫚，溷殽無别，典門户奉宿衛之臣執干戈

❶「社」，四庫本作「杜」。

而守空宮，公卿百僚不知陛下所在。」觀永諫辭，則成帝之微行，其醜有甚於武帝者。淫荒失道，漢日以衰，其作俑則自武帝始。吁，可戒哉！

王吉爲昌邑中尉，而王好田獵，驅馳國中，動作亡節，吉上疏諫曰：「古者師日行三十里，吉行五十里，《詩》云：『匪風發兮，匪車揭兮，發發，飄風貌。揭揭，疾驅貌。顧瞻周道，中心怛兮。』怛，古怛字，傷也。說曰：發發者，是非古之風也；揭揭者，是非古之車也。蓋傷之也。今大王幸方與，縣名。曾不半日而馳二百里，百姓廢耕桑，治道牽馬，臣愚以爲民不可數勞也。大王不好書術而樂逸游，馮式撙銜，撙，挫也。馳騁不止，口倦乎叱咤，手苦於箠轡，身勞乎車輿，朝則冒霧露，晝則被塵埃，夏則爲大暑之所暴炙，冬則爲風寒之所匽薄，數以耎脆之玉體，犯勤勞之煩毒，非所以全壽命之宗也，又非所以進仁義之隆也。夫廣厦之下，細旃之上，明師居前，勸誦在後，上論唐、虞之際，下及殷、周之盛，考仁聖之風，習治國之道，訢訢焉發憤忘食，日新厥德，其樂豈直銜橜之間哉！銜，馬銜也。橜，車鉤心也。休則俛仰詘信音伸。以利形，進退步趨以實下，吸新吐故以練藏，藏，謂五藏。專意積精以適神，於以養生，豈不長哉！大王誠留意如此，則心有堯、舜之志，體有喬、松之壽，子喬、赤松，古長年者。福禄其臻而社稷安矣。」王賀雖不遵道，然猶知敬禮吉，乃下令賜牛、酒。其後復放從音縱。自若。

臣按：王吉可謂愛君之篤矣。其論田獵驅馳之害，學問優游之適，言言切至，使至愚者聽之，猶知感悟。故雖王賀之狂，

不以爲忤，且賞之也。夫物欲之樂有限，而理義之悦無窮。從禽雖可喜，然車馳馬驟，顛趺頓撼，四體俱疲，觸風日，犯霧露，懍乎有性命之憂，孰若從容帷幄，儒紳環侍，講論道義，涵泳經術，日與聖賢爲徒，足以開廣聰明，安固氣體，其爲可樂，詎有極邪！惜王賀以不移之愚，雖加賞賚，旋復放縱，入繼大統，尋不克終。然吉之言，既可爲人君進德之助，又可以爲養生之法，故著于篇，惟聖明詳味焉。

以上論盤游之戒。

戒逸欲

奢侈之戒❶

伊尹作《太甲》曰：「慎乃儉德，惟懷永圖。」永，長也。圖，謀也。

臣按：此太甲不惠于阿衡之時也，故伊尹訓之者如此。夫儉則心小而爲慮者遠，侈則心大而爲謀者疏。方是時，太甲方以欲敗度，縱敗禮，心爲二者所蔽，若浮雲之翳日月，未知斯言之爲忠也。一旦處仁遷義，而本心復明，然後知受病之源，端在於此，克終之美，光照簡册。伊尹訓戒之功，夫豈小哉！

子曰：「禹，吾無間然矣。菲飲食而致孝乎鬼神，惡衣服而致美乎黻冕，卑宮室而盡力乎溝洫。禹，吾無間然矣。」無間然，謂無所非間也。

❶「戒逸欲奢侈之戒」，此七字原無，今據四庫本補。

臣按：大禹於奉己也薄，而於孝祖宗、敬天地、拯生民則皆致其厚。此大舜所以稱其勤邦儉家，而孔子亦謂之「無間然」也。夫飲食、衣服、宮室，此人心也；致孝、致敬、勤民者，道心也。二者常相消長。禹之心以道爲主，故人心退聽，所欲不存。其後文王亦以卑服，即康功、田功。聖人用心大抵若此。茲非後王所當法與！

《春秋》：「莊二十有八年冬，築郿。大無麥禾。二十九年春，新延廄。」

胡安國曰：「言新者，有故也。何以書？昔韓昭侯作高門，屈宜臼曰：『不時。所謂時者，非時日也。人固有利不利時。前年秦拔宜陽，今年旱，君不以此時恤民之隱，而顧益奢，所謂時詘舉贏者也。』詘，謂力不足。贏，謂力有餘。以不足之時，作有餘之事，故曰云云。故穀梁氏曰：『古之君人者，必時視民之所勤：民勤於力，則功築罕；民勤於財，則貢賦少；民勤於食，則百事廢。』『冬築郿，大無麥禾；春，新延厩』，以其用民力爲已悉矣。」

三十一年春，築臺于郎。

胡安國曰：「何以書？厲民也。天子有靈臺以候天地，諸侯有時臺以候四時。去國築臺于遠，而不緣占候，是爲游觀之所，厲民以自樂也。厲民自樂，而不與民同樂，則民欲與之偕亡，雖有臺，豈能獨樂乎？」

臣按：《春秋》重民力，謹土功，故新一廄，築一臺，必書之，一示人君不可縱欲以病民也。臣姑舉二事，著于篇，它不悉録云。

昭八年，有石言于晉魏榆。地名。晉侯問於師曠晉大夫。曰：「石何故言？」對曰：「石不能言，或馮焉。不然，民聽濫也。抑臣又聞之曰：『作事不時，怨讟動乎民，則有非言之物而言。』今宫室崇侈，民力彫盡，怨讟並作，莫保其性。石言不亦宜乎？」於是晉侯方築虒祁之宫。虒祁，地名。叔向晉大夫。曰：「子野之言，君子哉！子野，師曠字。❶君子之言，信而有徵。」

十三年，晉成虒祁，諸侯朝而歸者皆有貳心。

臣按：晉平公，伯主也。侈一宫室而上天爲之示異，諸侯爲之離心，故曰：「儉，德之共也；侈，惡之大也。」可不戒夫！

楚靈王爲章華之臺，章華，地名。與伍舉登焉，曰：「臺美矣夫？」對曰：「臣聞國君服寵以爲美，安民以爲樂，聽德以爲聰，致遠以爲明。不聞其以土木之崇高、彤鏤爲美，而以金石匏竹之昌大、囂庶爲樂；不聞其以觀大、視侈、淫色以爲明，而以察清濁爲聰也。夫君國者，將民之與處；民實瘠矣，君安得肥？且夫私欲弘侈，則德義鮮少；德義不行，則邇者騷離而遠者距違。夫爲臺榭，將以教民利也，不知其利匱乏也。若吾君謂此臺美而爲

❶「字」，四庫本無此字。

之正，楚其殆矣！」

臣按：伍舉之對，言皆近理，而所謂「私欲弘侈，則德義鮮少」者，尤古今之名論也。夫私欲者，人心之發；而德義者，道心之正。二者常相水火焉。水勝則火滅，欲勝則理微。靈王惟其溺於私欲也，是以德義之存者幾希，及其敗也，仲尼聞之，曰：「若古有志，克己復禮，仁也。」楚靈王而能自克，豈其辱於乾谿？靈王敗死于此。嗚呼，此非後王之炯監與？

秦始皇以爲咸陽人多，先王之宫庭小，吾聞周文王都豐，武王都鎬，豐、鎬之間，帝王之都也。乃營作朝宫渭南上林苑中。先作前殿阿房，東西五百步，南北五十丈，上可以坐萬人，下可以建五丈旗。周馳爲閣道，自殿下直抵南山。表南山之顛以爲闕。爲複道，自阿房渡渭，屬之咸陽，以象天極閣道絶漢抵營室也。阿房室未成，欲更擇令名名之。作宫阿房，故天下謂之阿房宫。

漢文帝時，賈山言治亂之事曰：「秦起咸陽而西至雍，離宫三百，鐘鼓帷帳，不移而具。又爲阿房之殿，殿高數十仞，東西五里，南北千步，從車羅騎四馬鶩馳，旌旗不撓，爲宫室之麗至於此，使其後世曾不得聚廬而託處焉。後世，謂秦之子孫。爲馳道於天下，東窮燕、齊，南極吴、楚，江湖之上，瀕海之觀畢至。道廣五十步，三丈而樹，厚築其外，隱以金椎，樹以青松。爲馳道之麗至於此，使其後世曾不得邪徑而託足焉。秦以熊羆之力，虎狼之心，蠶食諸侯，并吞海内，而不篤禮義，故天殃加焉。」

臣按：阿房之侈，自開闢以來，未之有也。賈山之言，既足爲來世戒。而唐人杜牧，又爲之賦曰：「明星熒熒，開妝鏡也；綠雲擾擾，梳曉鬟也；渭流漲膩，棄脂水也；煙斜霧橫，焚椒蘭也。雷霆乍驚，宫車過也；轆轆遠聽，杳不知其所之也。」又曰：「鼎鐺玉石，金塊珠礫，棄擲邐迤，秦人視之，亦不甚惜。嗟乎！一人之心，千萬人之心也。秦愛紛奢，人亦念其家；奈何取之盡錙銖，用之如泥沙？」又曰：「使天下之人，不敢言而敢怒，獨夫之心，日益驕固。戍卒叫，函谷舉，楚人一炬，可憐焦土。」謂項羽焚咸陽，火三月不滅也。詞人之賦，不無浮夸。然其窮奢極侈之狀，播諸賦詠，深宫閒燕，使人歌之，以代吹竹彈絲之樂，亦足以戒。故以次于賈山之後。

漢文帝即位二十三年，宫室、苑囿、車騎、服御無所增益。有不便，輒弛以利民。嘗欲作露臺，召匠計之，直百金。上曰：「百金，中人十家之産。吾奉先帝宫室，常恐羞之，何以臺爲？」身衣弋綈，所幸慎夫人，衣不曳地，帷帳無文繡，示敦朴爲天下先。

臣按：文帝斯言，有二善焉：曰「百金，中人十家之産」，念細民爲生之艱也；曰「吾奉先帝宫室，常恐羞之」，念祖宗創業之艱也。人主常存此心，雖勸之奢侈，亦不爲矣。凡繼世之君，多恣耳目之娛者，正以不知錙銖財用，莫非生民膏血；而已之所處，皆先世積累之餘功故也。臣故曰「文帝斯言，有二善焉」，可以爲後世法矣。

漢武帝時，天下侈靡趨末。上問：「吾欲

化民，豈有道乎？」東方朔對曰：「堯、舜、禹、湯、文、武、成、康上古之事，經歷數千載，尚難言也，臣不敢陳。願近述孝文皇帝之時，當世耆老皆聞見之。貴爲天子，富有四海，身衣弋綈，足履革舄，以韋帶劍，莞蒲爲席，兵木無刃，衣緼無文，集上書囊以爲殿帷；以道德爲麗，以仁義爲準。於是天下望風成俗，昭然化之。今陛下以城中爲小，圖起建章，左鳳闕，右神明，號稱千門萬户；土木衣綺繡，狗馬被繢罽，宫人簪玳瑁，垂珠璣；設戲車，教馳逐，飾文采，叢珍怪；撞萬石之鐘，擊雷霆之鼓，作俳優，舞鄭女。上爲淫侈如此，而欲使民獨不奢侈失農，事之難者也。陛下誠能用臣朔之計，推甲乙之帳燔之於四通之衢，却走馬示不復用，則堯、舜之隆宜可與比治矣。」

臣按：東方朔可謂知化民之本矣。文帝之儉如彼，風俗安得而不厚？武帝之侈如此，風俗安得而不薄？誠能聽朔之言，去奢從儉，而民不嚮風者，未之聞也。朔雖平時詼笑不根，若其近述孝文時事，則愛君之至情，言治之確論，而武帝一不之聽，卒以奢靡敝其國。惜哉！

揚雄曰：「迨至聖文，垂意至寧，躬服節儉，綈衣不敝，革鞜不穿，言不穿敝而已，無所紛華也。大夏不居，木器無文。於是後宫賤瑇瑁而疏珠璣，卻翡翠之飾，除彫瑑之巧，惡麗靡而不近，斥芬芸而不御，抑止絲竹晏衍之樂，❶衍，亦戰反。❷憎聞鄭、衛幼眇之聲，幼，一笑

❶「晏」，四庫本作「曼」。

❷「亦」，原作「戈」，今據四庫本改。

反。眇，音妙。是以玉衡正而太階平也。」玉衡，北斗杓星也。太階，三台也。

臣按：人主一脩儉德，則玉衡正而太階平，格天之功若是其速。然則崇侈縱欲者，其獲辠於天也必矣，可不懼哉！

隋煬帝築西苑，周二百里。其内爲海，周十餘里，爲方丈、蓬萊、瀛洲諸山，高出水百餘尺，臺觀宫殿，羅絡山上，向背如神。海北有龍鱗渠，縈紆注海内。緣渠作十六院，❶門皆臨渠，每院以四品夫人主之。堂殿樓觀，窮極華麗，宫樹秋冬彫落，則剪綵爲華葉，綴於枝條，色渝則易以新者，常如陽春。沼内亦剪綵爲荷芰菱芡，乘輿遊幸，則去冰而布之。十六院競以殽羞精麗相高，求市恩寵。上好以月夜從宫女數千騎遊西苑，作《清夜遊曲》，於馬上奏之。

臣按：武王之數紂曰：「暴殄天物。」蓋凡物皆天産也，暴而殄之，則獲罪於天矣。漢武以土木被文繡，議者已深譏之，況於苑囿之廣，卉木之多，以人爲而奪造化，不知歲之所耗者幾百千萬匹，而虚杼柚之力者幾百千萬工，雨淋日炙，不能旬月而又易之矣。當是時，天民之窮而衣不蔽體者何可勝數？而煬帝乃以有用之繒帛，委之溝壑草莽中，一不之惜，暴殄甚矣。上帝安得而不震怒？下民安得而不離畔乎？其致江都之禍宜也。

唐太宗貞觀初，謂公卿曰：「昔禹鑿山治

❶「六」，原作「一」，今據明本、四庫本改。

水而民無謗讟者，與人同利故也。秦始皇營宮室而民怨叛者，病人以利己也。夫靡麗珍奇，固人之所欲，若縱之不已，則危亡立至。朕欲營一殿，材用已具，鑑秦而止。王公已下，宜體朕此意也。」由是二十年間，風俗素朴，衣無錦繡，公私富給。

四年，發卒脩洛陽宮，以備巡幸。給事中張玄素上書諫曰：「臣見隋初營宮室，近山無大木，皆致之遠方，數百人曳一柱，以木爲輪，則戛摩火出，乃鑄鐵爲轂，行一二里，鐵轂輒破，別使數百人齎鐵轂隨而易之，盡日不過行二三十里，計一柱之費，已數十萬功，餘可知矣。陛下初平洛陽，凡隋氏宮室之宏侈者皆令毁之。曾未十年，復加營繕，何前日惡之而今日效之也？且以今日財力，何如隋世？陛下役瘡痍之人，習亡隋之弊，恐又甚於煬帝矣！」上曰：「卿謂我不如煬帝，何如桀、紂？」對曰：「若此役不息，亦同歸于亂。」上曰：「吾思之不熟，乃至於是！」即爲之罷役。賜玄素綵二百匹。

臣按：太宗鑑隋之侈，故一殿之營爲費無幾而亟已之，然未及數年，遽有洛宫之役。由儉入奢，其易若此。此張玄素之所以諫也。惟其喜聞忠言，不恡己過，❶雖比之於隋煬，斥之以桀、紂，曾不少忤，而亟從之。此其所以致貞觀之治也。

唐玄宗開元二年，上以風俗奢靡，制：「乘輿服御，金銀器玩，令有司銷毁，以供軍國之用；其珠玉錦繡，焚於殿前；后妃以下，毋得服珠玉錦繡。」

❶「恡」，元本作「恬」，明本作「悕」。

司馬光曰：「明皇之始欲爲治，能自刻厲節儉如此，晚節猶以奢敗。甚哉，奢靡之易以溺人也！詩曰：『靡不有初，鮮克有終。』可不戒哉！」

臣按：人主以實心爲善，則人自孚；以實德示民，則人自化。明皇之焚珠玉、錦繡也，未必中心之實，然而近名之意，則有不可揜者，故曾未三年，已遣御史訪珍異於南方矣。四年，有胡人上言海内多珠翠奇寶，可往營致。上命御史楊範臣往求之，範臣奏曰：「前年焚珠玉、錦繡，示不復用。今所求者何以異於所焚者乎！」上遽引咎，罷之。使其真有崇儉去奢之志，而以樸素爲天下先，如漢文帝之不言躬行，何患敝俗之不革？惟其出於矯枉，急於人知，而忠信誠慤有所不足，是以本心之侈，旋即發露，不待在位之久而後形也。然則人君之爲善，其可不以實心？其示人也，其可不以實德？

以上論奢侈之戒。

臣按：沉湎而下，至于奢侈，皆所謂逸欲也。臣既備論之，然先儒有言：「欲者不必沉溺，意有所向，即爲欲矣。」蓋意之所向，不知自反，即沉溺之漸也。程顥告神宗皇帝曰：「人主當防未萌之欲。」顥之言，真格心之要，惟聖明深味之。

真西山讀書記乙集上大學衍義卷第三十四

真西山讀書記乙集上大學衍義

卷第三十五

脩身之要一

謹言行

《易大傳》：「子曰：『君子居其室，出其言善，則千里之外應之，況其邇者乎？居其室，出其言不善，則千里之外違之，況其邇者乎？言出乎身，加乎民；行發乎邇，見乎遠。言行，君子之樞機，樞，門樞。機，弩牙。樞機之發，榮辱之主也；言行，君子之所以動天地也，可不慎乎？』」

臣按：孔子因《中孚》鳴鶴之爻，而發明應感之理，謂人君雖處宫庭，而其言不可以不謹；又推而廣之，言行皆不可以不謹。蓋鶴鳴子和，由氣之相感，上倡下應，亦理之自然。故言之善否出於一室之間，而人之從違見於千里之外。一言之出，則爲號令，而百姓被之；一行之著，則爲儀表，而四方見之。身之有言行，猶户有樞、弩有機，啓閉張弛，由此而出。言行之發，榮辱隨之，其取喻也明矣。猶懼人之易忽也，則又曰「言行君子之所以動天地也」，蓋天地之大，不可測識，然一言一行之善，感格之效，捷於影響，其可不謹乎？或謂居室出言，人誰聞者？千里之外，何由應之？吁！驪姬夜半之泣，書之《國語》；飛燕憤恚之辭，筆之班書；明皇、妃子，比

翼連理之誓，見之詩歌。皆深宮無人私語密約，無不暴白於天下後世者，此所以爲「微之顯，誠之不可揜」與！爲人主者，其深戒之。

《抑》衛武公所作之詩名。之五章曰：「慎爾出話，敬爾威儀，無不柔嘉。白圭之玷，玷，缺也。尚可磨也。斯言之玷，不可爲也。」六章曰：「無易由言，易，輕也。無曰苟矣。莫捫朕舌，捫，持也。言不可逝矣。」逝，往也。

臣按：此衛武公自警之詩。曰爾者，皆自斥之辭。話言之謹，威儀之敬，皆人主脩身之至要。柔者，欲其順，而非巧言以爲柔也。嘉者，欲其善，而非令色以爲嘉也。白圭至寶，苟有玷缺，猶可磨而平之，斯言之出，一有玷缺，則不可復爲矣。言之不可不謹也如是，故又曰「無易由言」，欲其不輕易也；「無曰苟矣」，欲其不苟且也。言出於口，誰能持吾之舌者，既形之言，則不可追之於往，此武公所以嚴於自飭也。南容三復白圭，孔子稱之，又嘗告其門人曰：「駟不及舌。」嗚呼，可不戒與！

子曰：「君子欲訥於言而敏於行。」

臣按：言，欲其謹於出，故曰訥。行，欲其勇於爲，故曰敏。

子貢問君子。子曰：「先行其言而後從之。」

臣按：行先於言，則其言有實。未行

先言，則其言難踐，故聖人戒之。

子曰：「君子耻其言而過其行。」

臣按：言欲其不浮於行，而行欲其有餘於言。此雖戒學者之辭，然自人君言之，則漢之文帝退然淵默而寬仁恭儉之德，爲三代以後賢主之最，行勝其言也。武帝雄辯駿發，見於制、詔者，燁然可觀，然以多欲之故，卒不能施仁義，是言浮於行也。後之人主，宜知所法戒云。

子張問行。子曰：「言忠信，行篤敬，雖蠻貊之邦，行矣。言不忠信，行不篤敬，雖州里，行乎哉？立則見其參於前也，在輿則見其倚於衡也，夫然後行。」子張書諸紳。

臣按：子張問行者，欲行其道於天下也。孔子則曰：言苟忠信，行苟篤敬，雖蠻貊可以行；如言不忠信，行不篤敬，雖州里亦不可行。忠信合而言之，即誠也。篤敬者，誠於敬也。蓋地無遠近，同此一理，人無華夏，❶同此一心。未有誠敬，而人不心服者也。未有不誠不敬，而能使人心服者也。故言之與行，必誠必敬，無一念之舍，無一息之違，立則見其參列於前，在車則見其依倚於衡，涵養操存之熟，心與理一，故其形見如此。若是，將何往而不行？子張欲行之天下，而孔子教以反之一身，是雖爲學者言，然人君之道亦不外乎此。古昔帝王，能使四夷咸賓者，其誠敬有以感之也；後世人君，道不行於妻子者，以其

❶「華夏」，明本作「華夷」，四庫本作「夷夏」。

不誠不敬故也。聖人之言，上下俱通，大抵若此。豈獨學者所宜書紳佩服之哉！

《玉藻》：《禮記》篇名。「天子動則左史書之，言則右史書之。」

臣按：古者建官，皆所以約飭人君之身，使之心正意誠，而無言動之失也。故一動則左史書之，一言則右史書之。事爲《春秋》，言爲《尚書》，其來尚矣。今即舍人之設，乃其遺制。又許直前論奏以正救於未形之先，制雖不盡古而意則猶古也。必擇其人，以舉厥職，使於人主言、動，無不得書，則庶乎其有儆矣。

《緇衣》：❶「子曰：『君子道人以言，而禁人以行。禁，猶謹也。故言必慮其所終，而行必稽其所敝；則民慎於言而慎於行。』」

臣按：道人以言者，謂以言辭命令開導而誘掖之也。然言可以導人之善，而不能禁人之不善；禁人之不善，其必以行乎！蓋天下之理有諸己而後可責諸人，無諸己而後可以非諸人。❷己無不善之行，雖不禁人，人自從之；己有不善之行，雖欲禁人，人必違之。故空言不可以禁人，惟實行乃足以禁人也。夫言出於口至易也，然不慮其所終，則一言之過，貽患將不勝捄；行出於身亦至易也，然不稽其所敝，則一行之差，流禍或至於無窮。不善者固不足言善矣，而慮之不深，稽之不遠，

❶「緇衣」，原誤作「表記」，今據四庫本改。
❷「以」，此字明本無。

未有不反而爲不善者也。老、莊非善言乎？其終爲浮虛之害。夷、齊非善行乎？其弊有隘不恭之失。況尊居人上，言行所關，安危自出，故必謹之、審之，而不敢苟，則民亦從其化而不苟於言行矣。慮終稽弊之言，尤人主所宜知，故録焉。

漢董仲舒告武帝曰：「言出於己，不可塞也；行發於身，不可掩也。言行，治之大者，君子之所以動天地也。故盡小者大，慎微者著。」全文見《帝王之學》。

臣按：爲善之道，未有不自細微始，其不善亦未有不自細微積。故舜、禹君臣，一則曰幾，二則曰幾。後世人主，或昧乎此。是以滔天之禍，或濫觴於片言，絫世之患，或推輪於跬步，可不戒哉！

以上論謹言行。

正威儀❶

成王命召公、畢公相康王曰：「思夫人自亂其威儀，爾無以釗冒貢于非幾。」釗，康王名。冒，妄也。貢，進也。非，是非之非。幾，微也。

臣按：呂祖謙曰：「斯言也，蓋成王平日至親至切之學，至是始發其秘也。周公精微之傳，成王得之，將終，乃以示群臣。孔子精微之傳，曾子得之，將終，乃以示孟敬子。皆近在於威儀、容貌、顔色、辭色之間，然則周、孔豈惟同道，其用功之次第品目亦莫不同也。人受天地之中以生，是以

❶「正威儀」，此三字原無，今據四庫本補。

有動作威儀之則，蓋莫非天命也。躁輕縱緩，自踰其則，特人自亂之耳，天秩何嘗亂哉？曰『思夫人自亂其威儀』，遡其語意之深長，可見其觀之遠也。威儀失則，豈惟形於事、見於行，然後當戒？一俯一仰，毫釐之間，即非天命，已有進于非之幾矣。曰『爾無以釗冒貢于非幾』，味其告語之嚴密，可見其精之察也。用力於聖學者其可不從事斯語乎？」臣謂：威儀者，內心之表也。內心正，則威儀之形於外者亦正，此善之幾也；內心不正，則威儀之形於外者亦不正，此惡之幾也。非之幾，猶言惡之幾也。祖謙以爲告語之嚴密，豈不然哉？

《抑》之首章曰：「抑抑威儀，惟德之隅。」抑，密也。隅，角也。二章曰：「敬慎威儀，維民之則。」則，法也。五章曰：「敬爾威儀，無不柔嘉。」柔，安也。嘉，善也。八章曰：「淑慎爾止，止，容止也。不愆于儀。愆，過也。不僭不賊，僭，差也。賊者，凶暴之謂。鮮不爲則。」九章曰：「溫溫恭人，維德之基。」

臣按：此衛武公自警之詩也，十有二章之中，言及威儀者，凡五六。抑抑云者，密而又密也。觀威儀之嚴密，則可知其德之嚴密，猶見隅角之方正，可知其宮庭之方正也。有諸中必形於外，其可揜也哉？民視儀而動，聽倡而應者也。上能敬慎其威儀，則可以爲民之法矣；上能淑慎其容止，不愆于儀形，無僭差，無暴亂，則民鮮不以爲法矣。溫者，和易之意。築室者以基爲固，脩身者以敬爲先，故此溫溫恭慎之人，有立德之基也。首章曰德之隅，此

章曰德之基，熟味其辭，武公作聖之功於是焉在，其可忽哉？

衛侯在楚，北宮文子衛大夫。見令尹圍之威儀，圍，楚公子。❶言於衛侯曰：「令尹其將不免。《詩》云：『敬慎威儀，維民之則。』令尹無威，❷民無則焉。民所不則，以在民上，不可以終。」公曰：「善哉！何謂威儀？」對曰：「有威而可畏謂之威，有儀而可象謂之儀。君有君之威儀，其臣畏而愛之，則而象之，故能有其國家，令聞長世。臣有臣之威儀，其下畏而愛之，則而象之，故能守其官職，保族宜家。順是以下皆如是，是以上下能相固也。《衛詩》曰：「威儀棣棣。」富而閑習貌。言君臣、上下、父子、兄弟、內外、大小皆有威儀也。《周詩》曰「朋友攸攝」，言朋友之道，必相教訓以威儀也。故君子在位可畏，施舍可愛，進退可度，周旋可則，容止可觀，作事可法，德行可象，聲氣可樂，動作有文，言語有章，以臨其下，謂之有威儀也。」

臣按：自古言論威儀，未有若北宮文子之備者。「有威而可畏之謂威」，威非徒事嚴猛而已，「正衣冠，尊瞻視，儼然人望而畏之」，夫是之謂威。儀非徒事容飾而已，動容周旋，莫不中禮，夫是之謂儀。然君有君之威儀，臣有臣之威儀。梁襄王，君也，望之而不似君，非君之威儀也。令尹圍，臣也，見之而似君，非臣之威儀也。當是時，令尹圍專楚國之政，有篡奪之心焉，故形諸威儀，必有僭偪于上者，故北宮

❶「圍」，明本作「圍」。「圍楚」，四庫本互乙。
❷「威」下，四庫本有「儀」字。

文子知其不終也；未幾，以簒得國，果不能終。當春秋之世，聖學之傳未泯，名卿大夫率以威儀觀人。晉侯受玉惰，惠公。內史過曰：「不敬則禮不行，禮不行則上下昏，何以長世？」而晉侯果失國。成子受脤于社，不敬，肅公。劉康公曰：「成子惰，棄其命矣！」而成子果卒于行。蓋威儀者，德之表也。德有敬、嫚，形諸外者亦然。故君子因其外以覘其中，見其容止而知其福禍也。自「在位可畏」以下，凡十言，所謂動容周旋中禮者，非盛德積於中，安能有此？爲人君者其亦勉諸！

劉康公曰：「民受天地之中以生，是以有動作禮義威儀之則以定命也，能者養之以福，不能者敗以取禍。」

臣按：人之動作威儀非可以强爲也。天地有自然之中而人得之以生，故動作有動作之則，禮義有禮義之則，威儀有威儀之則，皆天命一定而不可違者也。能循其則者，順天地之命者也，故曰「養之以福」；不能循其則者，逆天地之命者也，故曰「敗以取禍」。然所謂能與不能者，豈有它哉？亦曰敬與不敬而已矣。

曾子曰：「君子所貴乎道者三：動容貌，斯遠暴慢矣；暴慢，謂容貌之麤暴嫚易也。正顔色，斯近信矣；信，實也。出辭氣，斯遠鄙倍矣。鄙倍，謂辭氣之鄙野悖戾也。籩豆之事，則有司存。」

臣按：此曾子垂没之言也。道無精粗之間，然君子必以躬行爲本，故所貴者三：「動容貌，斯遠暴嫚」者，持敬之有素也；

「正顔色，斯近信」者，存誠之有素也；「出辭氣，斯遠鄙倍」者，涵養之有素也。此曾子平生積學之效，故於此以告孟敬子焉。三者脩身之要，爲政之本，君子之所當貴。若籩豆禮文之事，則有司存。此教人省躬務本之意也。

《玉藻》：「足容重，舉欲遲。手容恭，高且正。目容端，不睇視。口容止，不妄動。聲容靜，不噦咳。頭容直，不傾顧。氣容肅，似不息。立容德。」似有所得。

朱熹曰：「自『足容重』以下，❶皆敬之目也。」

漢成帝即位，丞相匡衡上書曰：「聖主之自爲，動靜周旋，奉天承親，臨朝享臣，物有節文，以章人倫。蓋欽翼祇栗，事天之容也；温恭敬遜，承親之禮也；正躬嚴恪，臨衆之儀也；嘉惠和說，饗下之顔也。舉錯動作，物遵其儀，故形爲仁義，動爲法則。諸侯正月朝覲天子，天子惟道德，昭穆穆以示之，昭，明也。穆穆者，天子之容。又觀以禮樂，饗醴迺歸。故萬國莫不獲賜祉福，蒙化而成俗。今正月初幸路寢，❷臨朝賀，置酒以饗萬方，傳曰『君子慎始』，願陛下留意動靜之節，❸使群下得望盛德休光，以立基楨，天下幸甚。」上敬納其言。

臣按：匡衡之所以告成帝者，善矣！

---

❶「足容重」，原作「頭容直」，今據四庫本改。
❷「路」，原作「露」，今據四庫本改。
❸「意」，四庫本作「神」。

帝亦臨朝淵默，尊嚴若神，史氏稱其有穆穆天子之容。然湛于酒色，不知主敬以立其本，則所謂威儀者，亦徒矯飾於外而已，非所謂動容周旋中禮盛德之至也。然衡之言，實天下之名言也，故録焉。

以上論正威儀。

真西山讀書記乙集上大學衍義卷第三十五

真西山讀書記乙集上大學衍義

卷第三十六

齊家之要一

重妃匹

謹選立之道❶

《關雎》，《詩》三百篇之首。后妃之德也。

「關關雎鳩，關關，和聲。雎鳩，王鳩，摯而有別之禽。在河之洲。洲，水中可居處。窈窕淑女，窈窕，幽閒之意。淑，善也。君子好逑。好，亦善也。逑，匹也。參差荇菜，參差，長短不齊之貌。荇，接余也。左右流之。左右，言無方也。流，順水之流而取之也。窈窕淑女，寤寐求之。求之不得，寤寐思服。服，猶懷也。悠哉悠哉，悠，長也。輾轉反側。皆臥不安之意。參差荇菜，左右采之。采，取而擇之也。窈窕淑女，琴瑟友之。參差荇菜，左右芼之。芼，熟而薦之也。窈窕淑女，鐘鼓樂之。」

漢匡衡曰：「妃匹之際，生民之始，萬福之原。婚姻之禮正，然後品物遂而天命全。孔子論《詩》，以《關雎》爲始，言太上者，民之父母，太上，謂人君也。后、夫人之行不侔乎天地，則無以奉神靈之統而理萬物之宜。故《詩》曰：『窈窕淑女，君子好逑。』

❶「謹選立之道」，此五字原無，今據四庫本補。

言能致其貞淑，❶不貳其操，情欲之感無介於容儀，宴私之意不移於動靜，夫然後可以配至尊而爲宗廟主。此綱紀之首，王教之端也。自上世以來，三代興廢，未有不由此者也。」

班固曰：「《易》基《乾》、《坤》，《詩》首《關雎》，夫婦之際，人道之大端也。」

《詩大序》曰：「《周南》、《召南》，正始之道，王化之基，是以《關雎》樂得淑女，以配君子。」

朱熹曰：「周之文王，生有聖德，又得聖女姒氏以爲之配，宮中之人於其始至，見其有幽閒貞靜之德，故作是詩。言彼關關然之雎鳩，則相與和鳴於河洲之上矣；此窈窕之淑女，則豈非君子之善匹乎？言其相與和樂而恭敬，亦若雎鳩之情摯而有別也。二章本其未得而言。彼參差之荇菜，則當左右無方以流之矣；此窈窕之淑女，則當寤寐不忘以求之矣。蓋此人此德，世不常有，求之不得，則無以配君子，而成其內治之美。故其憂思之深，不能自已，至於如此也。末章據今始得而言。彼參差之荇菜，既得之，則當采擇而烹芼之矣。此窈窕之淑女，既得之，則當親愛而娛樂之矣。蓋此人此德，世不常有，幸而得之，則有以配君子而成內治。故其喜樂尊奉之意，又如此云。」

❶「貞」，原誤在下句「操」字上，今據元本、明本、四庫本乙正。

吕祖謙曰：「后妃之德，坤德也。『關關雎鳩，在河之洲』，擬諸形容者也。『窈窕淑女，君子好逑』，咏歎其真王者之良匹也。唯天下之至静，爲能配天下之至健也。萬化之原，一本諸此。未得之也，如之何而勿憂；既得之矣，如之何而勿樂也。『悠哉悠哉，輾轉反側』，憂之不過其則也。『琴瑟友之，鐘鼓樂之』，樂之不過其則也。所謂樂而不淫，哀而不傷者也。友，亦樂也。鐘鼓有時而奏，琴瑟無時而不在側，若朋友然，故曰友。」

臣按：《關雎》之義，諸儒盡之。唯聖明參玩焉，則所謂正始之道，王化之基者，灼然無疑矣。

《大明》之二章曰：「摯仲氏任，摯，國名。仲，中女也。任，摯國姓。自彼殷商，來嫁于周，曰嬪于京。摯，殷之諸侯，故言自殷來，嫁于周。京，周之都邑也。乃及王季，維德之行。大任有身，身，孕也。生此文王。」四章曰：「天監在下，有命既集。文王初載，天作之合。在洽之陽，在渭之涘。」洽水之陽，渭水之涘，莘國所在。大姒，莘女也。五章曰：「大邦有子，俔天之妹。俔，譬也。文定厥祥，文，禮也。祥，吉也。親迎于渭。造舟爲梁，不顯其光。」不顯，顯也。六章曰：「有命自天，命此文王。于周于京，纘女維莘。纘，繼也，繼大任之事也。長子維行，長子，長女也。行，嫁也。篤生武王。保右命爾，燮伐大商。」燮，和也，順也。

臣按：此詩言周家世有賢聖之君德合乎天，天予以賢聖之配，生聖子而成伐功也。始則大任由摯國而來配王季，相與脩

德，於是乎生文王；繼則大姒由莘國而來配文王，相與脩德，於是乎生武王。其曰「天監在下，有命既集。文王初載，天作之合」者，天監于下，命既集于周矣，故於文王之初年，而默定其配也。「俔天之妹」者，大姒之德可以繼天也。「文定厥祥，親迎于渭。造舟爲梁，不顯其光」者，卜而得吉，則行聘禮以定之。既聘矣，則又親迎以成之。舟、梁之制，於是乎始。其禮盛，故其光顯也。「有命自天，生此文王。于周于京，纘女維莘。長子維行」者，有文王以興周室，有莘女以繼大任，天實命之，非人能爲也。「篤生武王。保右命爾，燮伐大商」者，厚周家而生武王，順天命而伐大商，天實右之，亦非人能爲也。原周之成伐功者，以其有聖子；原周之生聖子者，以其有聖后。而聖后之生，又以王季、文王脩德格天之故。則周家之興，豈偶然哉？

《思齊》，《大雅》篇名。文王所以聖也。其一章曰：「思齊大任，思，語辭。齊，莊敬也。文王之母，思媚周姜，大姜，大王之妃。媚，順也。京室之婦。大姒嗣徽音，徽，美也。則百斯男。」

朱熹曰：「此詩歌文王之德，而推本之曰此莊敬之大任，乃文王之母，實能媚于周姜，而稱其爲周室之婦。至于大姒，又能繼大任美德之音，而子孫衆多。上有聖母，所以成之者速；內有賢妃，所以助之者深。」

漢顯宗明德馬皇后，伏波將軍援之女，年十三入太子宮，奉承陰后，陰后，光武后也。傍接同列，禮則脩備，上下安之。顯宗即位，以

爲貴人。時后前母姊子賈氏亦以選入，生肅宗。帝以后無子，令養之。謂曰：「人未必當自生子，但患愛養不至耳。」后於是盡心撫育，勞瘁過於所生。肅宗孝性淳篤，恩性天至，母子慈愛，始終無纖芥之間。后常以皇嗣未廣，每懷憂歎，薦達左右，若恐不及。後宮有進見者，每加慰納。若數所寵引，輒增隆遇。永平三年春，有司奏立長秋宮，長秋，后宮名也。帝未有所言。皇太后曰：「馬貴人德冠後宮，即其人也。」遂立爲皇后。既正位宮闈，愈自謙肅。能誦《易》，好讀《春秋》、《楚辭》，尤善《周官》、董仲舒書。常衣大練，裙不加緣。帝嘗幸苑囿離宮，后輒以風邪露霧爲戒，❶辭意欵備，多見詳擇。時楚獄連年不斷，囚相證引，坐繫者甚衆。后慮其多濫，乘間言及，惻然。帝感悟之，夜起彷徨，爲思所納。卒多有所降宥。時諸將奏事及公卿較議難平者，帝數以試后。后輒分解趣理，各得其情。每於侍執之際，輒言及政事，多所毗補，而未嘗以家私干欲。寵敬日隆，始終無衰。及肅宗即位，尊后曰皇太后。自撰《顯宗起居注》，削去兄防參醫藥事。馬防，后之兄也，嘗侍顯宗疾。帝請曰：「黄門舅旦夕供養且一年，既無褒異，又不録勤勞，無乃過乎！」太后曰：「吾不欲令後世聞先帝數親後宮之家，故不著也。」建初元年，欲封爵諸舅，太后不聽。明年夏，大旱，言事者以爲不封外戚之故，有司因此上奏，宜依舊典。太后詔曰：「凡言事者，欲媚朕以要福耳。昔王氏五侯同日俱封，其時黄霧四塞，不聞澍雨之應。又田蚡、竇嬰二人皆武帝時外戚。寵貴橫恣，傾覆之禍，爲世所傳。故先帝防慎舅氏，不令在

❶「露霧」，此二字四庫本互乙。

樞機之位。諸子之封，裁令半楚、淮陽諸國，常謂『我子不當與先帝子等』。今有司奈何欲以馬氏比陰氏乎！吾爲天下母，而身服大練，食不求甘，左右但着帛布，無香薰之飾者，欲身率下也。以爲外親見之，當傷心自勑，但笑言太后素好儉。前過躍龍門，上見外家問起居者，車如流水，馬如游龍，倉頭衣緑褠，領袖正白，顧視御者，不及遠矣。故不加譴怒，但絶歲用而已。冀以默愧其心，而猶懈怠，無憂國忘家之慮。知臣莫若君，況親屬乎？吾豈可上負先帝之旨，下虧先人之德，重襲西京敗亡之禍哉！」固不許。帝省詔悲歎，復重請曰：「漢興，舅氏之封侯，猶皇子之爲王也。太后誠存謙虚，奈何令臣獨不加恩三舅乎？」太后報曰：「吾反覆思之，思令兩善。豈徒欲獲謙讓之名，而使帝受不外施之嫌哉！昔竇太后景帝后，武帝母也。欲封王皇后武帝后。之兄，丞相條侯周亞夫也。言受高祖約，無軍功，非劉氏不侯。今馬氏無功於國，豈得與陰、郭中興之后等耶？陰、郭二氏，皆光武后。常觀富貴之家，禄位重疊，猶再實之木，其根必傷。吾計之熟矣，勿有疑也。」初，太夫人葬，起墳微高，太后以爲言，兄廖等即時減削。其外親有謙素義行者，輒假借温言，賞位。如有纖芥，則先見嚴恪之色，然後加譴。其美車服不軌法度者，便絶屬籍，遣歸田里。於是内外從化，被服如一，諸家惶恐，倍於永平時。永平，顯宗年號。乃置織室，蠶於濯龍中。濯龍，宫名。數往觀視，以爲娱樂。常與帝旦夕言道政事，及教授諸小王《論語》經書，述叙平生，雍和終日。

臣按：明德馬后之所以賢於人者有五：肅宗非其所生，而盡心撫育，忘己私

也；憂皇嗣未廣，而薦達左右，如恐弗及，不妬忌也；帝每出遊幸，輒以風邪霧露爲戒，楚獄之冤，乘間開陳，以致感悟，多所原宥，能輔佐也；躬衣大練，宗節儉也；裁抑馬氏封爵，不私外家也。有此五者，故爲兩都賢后之最，後世未有及焉者。推本言之，又以知學問、喜讀書之故。然則后之於學，其可不講哉？

唐太宗文德長孫后，隋右驍衛將軍晟女，喜圖傳，視古今善惡以自鑑，矜尚禮法。晟以女太宗。時隱太子釁鬩已構，后內盡孝事高祖，謹承諸妃，消釋嫌隙，俄爲皇后。性約素，服御取給則止。益觀書，雖容櫛不少廢。與帝言，或及天下事，辭曰：「牝雞司晨，家之窮也，可乎？」帝固要之，訖不對。後廷有被罪者，帝怒詔繩治，俟意解，徐爲開理，終不令有冤。下嬪生豫章公主而死，后視如所生。媵侍疾病，輟所御飲藥資之。下懷其仁。兄無忌，於帝本布衣交，以佐命爲元功，出入臥內，帝將引以輔政，后固謂不可，乘間曰：「妾託體紫宮，尊貴已極，不願私親更據權于朝。漢之官、霍，官，謂上官氏，昭帝后也。霍事見後。可以爲戒。」帝不聽。后密諭令牢讓，帝不獲已，乃聽，后喜見顏閒。太子承乾乳媪請增東宮什器，后曰：「太子患無德與名，器何請爲？」從幸九成宮，方屬疾，會柴紹等急變聞，帝甲而起，后輿疾以從，宮司諫止，后曰：「上震驚，吾可自安？」疾稍亟，太子欲請大赦，汎度道人，祓塞災會。后曰：「死生有命，非人力所支。若脩福可延，吾不爲惡；使爲善無效，我尚何求？且赦令，國大事，佛、老異方教耳，皆上所不爲，豈宜以吾亂天下法！」時房玄齡小譴就第，后曰：「玄齡，陛下

布衣舊，非大故，不可棄。妾家以恩澤進，無德而祿，易以取禍，無屬樞柄，以外戚奉朝請足矣。妾生無益於時，死不可以厚葬。」又請帝納忠容諫，勿受讒，省遊畋作役，死無恨。后嘗采古婦人事著《女則》十篇，又爲論斥漢之馬后不能檢抑外家，使與政事，乃戒其車馬之侈，此謂開本源，恤末事。常誡守者：「吾以自檢，故書無條理，勿令至尊見之。」及崩，宮司以聞，帝爲之慟，示群臣曰：「后此書可用垂後，我豈不通天命而割情乎！顧內失吾良佐，哀不可已耳！」

初，長樂公主將出降，上以皇后所生，特愛之，勑有司資送倍於永嘉公主。高祖女也。魏徵諫曰：「昔漢明帝欲封皇子，曰：『我子豈得與先帝子比！』皆令半楚、淮陽。今資送公主，倍於長主，得無異明帝之意乎？」上然其言，入告皇后。后歎息曰：「妾亟聞陛下稱重魏徵，不知其故，今觀其引禮義以抑人主之情，乃知真社稷之臣也！妾與陛下結髮爲夫婦，曲承恩禮，每言必先候顏色，不敢輕犯威嚴；況以人臣之疏遠，乃能抗言如是，陛下不可不從也。」因請遣中使齎錢、絹以賜徵，且曰：「聞公正直，乃今見之，故以相賞。公且常秉此心，勿轉移也。」上嘗罷朝，怒曰：「會須殺此田舍翁。」后問爲誰，上曰：「魏徵每廷辱我。」后退，具朝服立于庭，上驚問其故。后曰：「妾聞主明臣直，今魏徵直由陛下之明故也，妾敢不賀！」上乃悦。

臣按：文德長孫后之賢，其行事皆可爲後世法。方太宗之怒魏徵也，非后從容開捄，則徵不得免矣。其爲君德之累可勝計耶！一言而全直臣於將死之際，立太宗於無過之地，雖古之賢后，何以逾此？

吁，可仰哉！吁，可仰哉！

以上皆德選者。

漢武帝衛后，字子夫，生微也。爲平陽主謳者。平陽公主，帝之姊也。武帝過平陽主。主見所侍美人。帝不説。既飲，謳者進，帝獨説子夫。帝起更衣，子夫侍尚衣，得幸。主因送入宮。後有身，尊寵。召其兄衛長君、弟青侍中。元朔元年，生男據，遂立爲皇后。後色衰，遭巫蠱事，自殺。

成帝趙后，本長安宮人。壯，屬陽阿主家，學歌舞，號曰「飛燕」。成帝微行出，過陽阿主，作樂，上見飛燕，悦之，召入宮，大幸，有女弟復召入，俱爲倢伃，貴傾後宮。許后之廢也，上欲立趙倢伃。❶皇太后嫌其所出微甚，難之。太后姊子淳于長爲侍中，數往來傳語，得太后指，上封倢伃父爲成陽侯。諫大夫劉輔上書以爲：「武王、周公承順天地，以饗魚烏之瑞，然猶君臣祇懼，動色相戒，况於季世，不蒙繼嗣之福，屢受威怒之異！雖夙夜自責，改過易行，畏天命，念祖宗，妙選有德之世，考卜窈窕之女，以承宗廟，順神祇心，塞天下望，子孫之祥猶恐晚暮，今乃觸情縱欲，傾於卑賤之女，欲以母天下，不畏于天，不愧于人，惑莫大焉。里語曰：『腐木不可以爲柱，卑人不可以爲主。』」書奏，上使侍御史收縛輔，繫掖庭祕獄。後月餘，立倢伃爲皇后，寵少衰，而弟昭儀絶幸。後以殘滅繼嗣，危宗廟，貶爲孝成皇后，又廢爲庶人，自殺。

❶「伃」，原爲空格，今據四庫本補。元本、明本作「好」。

臣按：二后一以謳者進，一以歌者進，始進不正，其能終乎？古今以色選者非一，姑録二事，爲方來之鑑，它不悉紀云。

又按：漢之選后，色進之外，有以親進者。孝惠張后，宣平侯敖女。敖尚帝姊魯元公主。吕太后欲爲重親，以公主女配帝爲后。欲使生子，萬方終無子，遂使陽爲有身，取後宫美人子名之，殺其母，立所名子爲太子。後吕氏滅，后廢處北宫。武帝陳后，長公主嫖女。初，武帝爲太子，長主有力，取長主女爲妃。及帝即位，擅寵驕貴十餘年，無子。後以媚道覺，廢處長門宫。成帝許后，平恩侯嘉女。元帝悼傷母恭哀后居位日淺而遭霍氏之辜，事見後。故選嘉女以配太子。成帝即位，立爲后，常寵於上，後宫希得進見。久之，寵益衰，後以媚道祝詛，音詛。廢處昭臺宫。三后憑舊姻以進，本欲隆戚里之恩，而驕恣怙寵，祗速禍敗，由其以親而不以德故也。後漢則桓帝梁后亦然。梁氏自順烈后順帝后。至此，凡二后矣。后順烈女弟也。時，太后秉政，而梁冀顓朝，后獨得寵幸，藉姊、兄勢，恣極奢靡。及太后崩，恩愛稍衰。后既無子，潛懷怨忌，每宫人孕育，鮮得全者。冀誅，追廢爲貴人。及晉之楊氏，兩爲帝后，其禍尤烈，見後外屬事中。親進之外，又有以妃嬪進者。文帝元年，有司請立皇后。薄太后曰：「諸侯皆同姓，立太子母爲皇后。」即竇氏也。竇生景帝。古者天子、諸侯皆娶大國，其國以娣姪從，正妃死，次妃攝行内事，而無有嗣升后夫人之位者，故齊桓公葵丘之盟，「毋以妾爲妻」。魯公子荆之母嬖，哀公將以爲夫人，使宗人釁夏獻其禮。對曰：「無之。」公怒

曰：「女爲司宗，立夫人，國之大禮也，何故無之？」對曰：「周公及武王娶於薛，孝、惠娶於商，商，宋也。自桓以下娶於齊，此禮也則有。若以妾爲夫人，則固無其禮也。」春秋之世，犯葵丘之盟者多矣，獨宗人釁夏能守其禮。自漢文以後，人主惟意所向，不復議矣。若魏文帝將立郭貴嬪爲后，而中郎棧潛争之。唐明皇將立武惠妃爲后，而御史潘好禮争之。十數百年之間，能守此禮者，又獨二臣爲然；餘則惟主意所欲，且習以爲常，無復議之者矣。嗚呼，禮之失久矣！誠欲重帝王之匹，正風化之本，其可苟乎？

以上論謹選立之道。

臣按：元祐中，給事中兼侍講范祖禹言於宣仁聖烈皇后曰：「臣伏奉詔旨，皇帝納后六禮，令翰林學士、御史中丞、兩省給舍、禮部、太常寺同共詳議。臣竊伏思，此乃國家大事，萬世之本，福祚所繫，風化所先，自古聖王重之。今陛下宜先知者有四，不可不謹也。臣謹稽之上古，參之後世，爲陛下悉數而詳陳之：一曰族姓，二曰女德，三曰隆禮，四曰博議。所謂族姓者，臣聞古之帝王，所與爲昏姻者，必大國諸侯，先聖王之後，勳賢之裔，不然則甥舅之國也。不以微賤上敵至尊，故其福祚盛大，子孫繁昌。昔黄帝娶於西陵之女，是爲嫘祖，爲帝正妃，其子孫皆有天下，五帝、三王，皆黄帝之後也。舜娶帝堯之二女，釐降于嬀汭，遂有天下。大禹娶塗山，是生夏啓，天下歸之，子孫享國四百七十餘年。成湯娶于有莘氏，子孫有天下六百

餘年。周之先祖后稷，生於姜嫄，世有賢妃，太王娶太姜，是生王季，王季娶太任，是生文王，文王娶太姒，其禮尤盛，《大雅》歌之曰：『文定厥祥，親迎于渭。造舟爲梁，不顯其光。』自古昏禮，未有如文王之盛也。太姜，炎帝之後也；太任，太昊之後也；太姒，大禹之後也。太姒生十子，武王、周公，皆聖人也，其餘皆爲顯諸侯。周之子孫，徧于天下，太姒之德也。詩人美文王之聖，本由太任，其詩曰：『思齊太任，文王之母。思媚周姜，京室之婦，太姒嗣徽音，則百斯男。』又曰：『刑于寡妻，至于兄弟，以御于家邦。』言文王之化，自家及國，以至天下也。《周南·關雎》，后妃之德，人倫之始，風化天下，皆美太任、太姒也。武王亦娶于姜，是生成王。周有天下三十餘世，八百餘年，其基本蓋由此也。故族姓不可不貴。所謂女德者，臣聞三代之興，皆有賢妃；其亡也，皆有嬖女。夏之興也，以塗山；其亡也，以末喜。商之興也，以有娀；其亡也，以妲己。周之興也，以姜嫄；其亡也，以褒姒。此皆聖賢所紀，《詩》、《書》所載，垂之後世，以爲永鑑者。秦、漢以後，婚姻多不正，無足取法。惟後漢顯宗明德馬后、唐太宗文德長孫后，皆有后德，出於勳賢之家，其餘敗亂，足以爲戒而已。恭惟本朝太祖皇帝以來，家道正而人倫明，歷世皆有聖后內德之助，自三代以來，未有如本朝家法也。皇帝聖德明茂，睿質純粹，天監在下，必生聖女以佑皇家，惟陛下遠觀上古，近鑑後世，上思天地宗廟之奉，下爲萬世子孫之計，選卜窈窕，以母儀萬國，表正六宮，非有德孰可以當之？然閨門之德，不可著見，必視其世

族，觀其祖考，察其家風，參以庶事，亦可知也。昔漢之初，大臣議欲立高帝子齊王，皆曰：『王母家駟鈞惡戾，虎而冠者也。代王母家薄氏，君子長者。』乃立代王，是爲文帝。文帝爲漢之賢主，亦由其母家仁善也。故女德不可不先。所謂隆禮者，臣聞天子之與后，猶天之與地，日之與月，陽之與陰，相須而後成者也。孔子對魯哀公曰：『古之爲政，愛人爲大。所以治愛人，禮爲大；所以治禮，敬爲大；敬之至，❶大昏爲大。大昏至矣。大昏既至，冕而親迎，親之也。』哀公曰：『冕而親迎，不已重乎！』孔子愀然作色而對曰：『合二姓之好，以繼先聖之後，以爲天地宗廟社稷之主，君何謂已重乎？』蓋深非之也。臣今與衆官討論講議，皆約先王之禮，參酌其宜，不爲過隆，願陛下勿以爲疑。進言者必曰：『天子至尊，無敵於天下，不當行夫婦之禮。』臣謹按《禮・冠昏》唯有士禮，而無天子、諸侯之禮，故三代以來，唯以士禮推而上之，爲天子、諸侯之禮，蓋以成人之與夫婦，自天子至於士則一也。臣切聞親王、宗室之間，娶妻殊無齊體之禮、敬而親之之義，天下豈有獨尊而無配偶者哉？至於鄙慝之禮，或雜戎狄之俗，或習委巷之風，下自士族，上流宮禁，有涉於此者，願陛下一切屏絕之，以正基本，以先天下。故禮不可不隆。所謂博議者，臣聞古者天子聘后，上公逆之，諸侯主之，故《春秋》書「祭公來，遂逆王后于紀」。夫國有大事，大臣不容不預聞也。昔慈聖光獻之立也，呂夷簡定其議，故其詔曰『覽上宰之敷

❶「至」下，四庫本有「矣」字。

言』，其册曰『宗公鼎臣，誦言于朝』。先是，茶商陳氏女亦預選擇，王曾、宋綬皆以爲言，繼有言者，遂罷陳氏。仁宗所以爲聖者，能從衆也。❶進言者必曰：『此陛下家事，非外人所預。』自古誤人主者，多由此言也。天子以四海爲家，中外之事，孰非陛下家事？大臣無不可預之理。且陛下用一執政，進一近臣，必欲協天下之望，况立皇后以母天下乎！臣恐陛下一日降詔云『立某氏爲皇后』，則大臣雖有所見，亦難乎論議矣。今陛下之所選擇，莫若出其姓氏，宣問大臣，若聖志既定，而衆議僉同，則卜筮協從，鬼神其依，天人之意，無不同矣。故議不可不博。臣幸備勸講，其職在以帝王之事裨益聖德，故敢獻其所聞。臣之愚誠，惟中宫正位之後，四海之内，室家相慶，則宗社之福也。」

臣謂：自昔論擇后者，未有若祖禹之詳備，故著于篇，以爲法云。

真西山讀書記乙集上大學衍義卷第三十六

❶「也」，原作「者」，今據元本、四庫本改。

真西山讀書記乙集上大學衍義

卷第三十七

齊家之要一❶

重妃匹

賴規警之益❷

周宣姜后，賢而有德，事非禮不言，行非禮不動。❸宣王嘗早卧晏起，后夫人不出於房。姜后既出，❹乃脱簪珥，待罪於永巷，使其傅母通言於王曰：❺「妾不才，妾之淫心見矣，至使君王失禮而晏朝，❻以見君王之樂色而忘德也。夫苟樂色，❼必好奢，好奢必窮樂，窮樂者，亂之所興也。❽原亂之興，從婢子起。敢請罪。唯君王命。」王曰：「寡人不德，寔自過，過從寡人起，非夫人罪也。」遂復姜后而勤於政事。早朝晏退，繼文、武之迹，興周室之業，卒成中興之名，爲周世宗。

❶「一」，原無，今據四庫本補。
❷「賴規警之益」，此五字原無，今據四庫本補。
❸「非禮不」，此三字原漫漶不清，今據元本、明本、四庫本補。
❹「姜后」，此二字原漫漶不清，今據元本、明本、四庫本補。
❺「母通言」，此三字原漫漶不清，今據元本、明本、四庫本補。
❻「王失禮」，此三字原漫漶不清，今據元本、明本、四庫本補。
❼「夫苟樂」，此三字原漫漶不清，今據元本、明本、四庫本補。
❽「興也」，此二字原漫漶不清，今據元本、明本、四庫本補。

臣按：宣王所以能復文、武之業者，由姜后之賢，庶幾乎任、姒也。古者后夫人入御於君，雞初鳴，太師奏：「雞鳴于陛下。」太師，樂官。夫人鳴佩玉於房中，告去也；應門擊柝，告辟也。辟，音闢，啓也。然則古之夙興，莫不以雞鳴爲節。宣王當興衰撥亂之際，顧乃早卧而晏起，此姜后所以規之也。宣王自是勤於政事，周以復興。内助之益，❶胡可少哉？

《齊・雞鳴》，思賢妃也。哀公荒淫怠慢，故陳賢妃貞女夙夜警戒相成之道焉。「雞既鳴矣，朝既盈矣。言會朝者已滿也。匪雞則鳴，蒼蠅之聲。東方明矣，朝既昌矣。昌，盛也。匪東方則明，月出之光。蟲飛薨薨，薨薨，衆也。甘與子同夢。會且歸矣，無庶予子憎。」

臣按：此詩蓋思古之賢妃貞女，所以警戒其君如此也。曰「雞既鳴矣」，會朝者盈矣，靜而聽之，蓋蠅聲而非雞鳴也。「東方明矣」，會朝者亦盛矣，審而視之，蓋月出之光，而非東方之明也。賢妃正女心存乎敬，其在君所唯恐夙興之不時，以致其君視朝之或晚，故因其疑似而作焉。「蟲飛薨薨」，此將明之時也，豈不欲與子卧而同夢乎？顧群臣之會于朝者，亦欲歸而治其家事，庶幾及時而退，無憎予與子也。知人之情而不狥己之欲，非賢且正，其能若是乎？范祖禹有言：「聖人順天地陰陽之理，觀萬物之情，明而動，晦而休，故以雞鳴爲夙興之節，是以『蟲飛薨薨』，則不

❶「益」，四庫本作「力」。

獨以怠於政事，亦非尚寐之時也。君子之脩身，不以有事而蚤，無事而晏，其興居皆順天地之理，所以爲常也。」斯言得之矣。

楚樊姬者，莊王之夫人。莊王初即位，好狩獵畢弋，樊姬諫不止，乃不食禽獸之肉三年，而王改。

齊衛姬者，桓公夫人。公好淫樂，衛姬爲不聽鄭、衛之聲。

漢成帝遊於後庭，嘗欲與班婕妤同輦載，婕妤辭曰：「觀古圖書，賢聖之君皆有名臣在側，三代末主迺有嬖女，今欲同輦，得無近似之乎？」上善其言而止。太后聞之，喜曰：「古有樊姬，今有班婕妤。」

太宗賢妃徐惠。貞觀末，數調兵討定四夷，稍稍治宮室，百姓勞怨。惠上書極諫，且言：「東戍遼海，西討崑丘，士馬罷耗，漕饟漂没。捐有盡之農，趨無窮之壑，圖未獲之衆，喪已成之軍。故地廣者，非常安之術；人勞者，爲易亂之符。」又言：「翠微、玉華等宮，雖因山藉水，無築構之苦，而工力和僦，不謂無煩。有道之君，以逸逸人；無道之君，以樂樂身。」又言：「伎巧爲喪國斧斤，珠玉爲蕩心酖毒，侈麗纖美，不可以不遏。志驕於業泰，體逸於時安。」其凱切精詣，大略如此。帝善其言，優賜之。

臣按：樊姬而下，或諸侯之配，或嬪御之列，而能知古者賢妃正女警戒其君之道，其可尚者，故附著焉。宮掖之中，誠得如是之人，日陳規益，庶其有補乎！不然，鮮不以狡媚蕩其君心者。

以上論賴規警之益。

重妃匹

明嫡媵之辨❶

《春秋傳》：「辛有周大夫。諗周公名黑肩。曰：『並后妾如后。匹嫡，庶如嫡。兩政臣擅命。耦國，都如國。亂之本也。』」

臣按：天無二日，土無二王，尊無二上，故妾不可以並后，庶不可以加嫡，臣不可以擬君。此天地之常經，古今之大義也。辛有以四者併言，而並后爲之首，故叙于此。

《緑衣》，《衛風》篇名。衛莊姜傷己也。妾上僭，夫人失位而作是詩。其一章曰：「緑兮衣兮，緑衣黄裏。心之憂矣，曷維其已。」二章曰：「緑兮衣兮，緑衣黄裳。心之憂矣，曷維其亡。」

臣按：莊姜者，莊公之正配也。莊公惑於嬖妾，而夫人失位，故莊姜作此詩焉，不以刺公，而以傷己，忠厚之意也。緑，間色。黄，正色。間色之緑，不當爲衣，猶妾不宜專寵也。正色之黄，乃爲裏，猶夫人見疏而微也。至於緑反爲衣而在上，黄反爲裳而處下，則其尊卑失序又益甚矣。莊姜之憂，蓋爲宗國而非爲己也。蓋嫡妾之亂，其弊將有不勝言者。曰「曷維其已」、「曷維其亡」，蓋雖欲忘憂而不可得也。其後嬖妾之子州吁，果以篡立，而衛爲之大亂，莊姜之憂於是乎驗。有國者其可不鑑

❶「重妃匹明嫡媵之辨」，此八字原無，今據四庫本補。

于茲？

漢文帝所幸慎夫人，在禁中常與皇后同席坐。及幸上林，布席，袁盎引卻慎夫人。夫人怒。上亦怒。盎因前說曰：「臣聞尊卑有序則上下和。今已立后，夫人乃妾也，妾主豈可與同坐哉？且陛下獨不見『人彘』乎？」人彘，戚姬事，見後《國本》篇。上說，語夫人，賜盎金五十斤。

臣按：漢制士大夫猶得出入禁中，故高祖擁戚姬，周昌見之，因陳桀、紂之諫。夫人與后同席，袁盎見之，而引卻其坐。以外臣而敢卻夫人之席，毋乃非禮乎？然其言曰：「尊卑有序則上下和。」此當禮之言也。故文帝始怒而遄喜，不惟赦之，又有以賞賚之。盎之直，固可尚，文帝亦賢矣哉。

以上論明嫡媵之辨。

重妃匹

懲廢奪之失❶

《詩·白華》，大夫刺幽后也。幽王取申女以爲后，申，姜姓之國。又得褒姒而黜申后，褒姒，褒人所入之女。姒，其字也。故下國化之，以妾爲妻，以孽代宗，孽，支庶也。宗，嫡子也。而王不能治，周人爲之作是詩也。「白華菅兮，白茅束兮。之子之遠，之子，謂王也。俾我獨兮。英英白雲，英英，輕明之貌。露彼菅茅。天步艱難，之子不猶。滮池北流，浸彼稻田。嘯歌傷

❶「重妃匹懲廢奪之失」，此八字原無，今據四庫本補。

懷，念彼碩人。碩人，謂王。樵彼桑薪，卬烘于煁。卬，我也。煁，蛙竈也。維彼碩人，實勞我心。鼓鐘于宮，聲聞于外。念子懆懆，憂貌。視我邁邁。不顧貌。有鶖在梁，鶖，禿鶖。梁，魚梁。有鶴在林。維彼碩人，實勞我心。鴛鴦在梁，戢其左翼。之子無良，二三其德。有扁斯石，扁，卑貌。履之卑兮。之子之遠，俾我疷兮。」疷，病也。

臣按：此詩舊説以爲周人作，朱熹謂申后作也。味其辭指，熹説得之。白華之爲物，視茅爲美，故白華則漚以爲菅，白茅則用之包束。物之美惡，用各有所，猶尊卑上下，各有其分也。今王亂貴賤之序，而棄遠我，使我窮獨失所。此首章之義也。英英輕明之白雲降而爲露，菅之與茅，俱被其潤。滮池之水，其流雖微，而禾稻之田，蒙其灌溉。今時運艱難，反不如白雲之能潤；王之尊大，反不如滮流之能溉。所以嘯歌傷懷也。此二章、三章之義也。桑薪所以供亨爨，而用之以烘煁物，失其所以。喻嫡后之見棄。此四章之義也。夫鼓鐘於宮中，而其聲徹聞於外。如幽王心寵褒姒，而形之聲容也。何以知之？我念王則懆懆不能釋，王視我則邁邁不相親。此五章之義也。鶖之與鶴，皆以魚爲食。然鶴之與鶖，清濁則有間矣。今鶖在梁，而鶴在林；鶖則飽，而鶴則飢矣。王之棄后而親嬖，亦猶養鶖而棄鶴。此六章之義也。鴛鴦能好其匹，雄雌相從，不失其性。幽王無良，不一其德，殆鴛鴦之不如。此七章之義也。乘石，履之以登車，用之卑者也。嬖妾下人，其用猶此。今乃進彼而遠我焉，使我病也。此八章之

義也。申后雖見棄，而其辭氣和平如此。信乎其爲先王之澤與。

《瞻卬》，凡伯刺幽王大壞也。其三章曰：「哲夫成城，哲婦傾城。哲，智也。城，猶國也。懿厥哲婦，哲婦，謂褒姒也。爲梟爲鴟。鴟鴞，惡聲鳥也。婦有長舌，能多言。維厲之階。階，梯也。亂匪降自天，生自婦人。匪教匪誨，時維婦寺。」婦，婦人。寺，寺人。

臣按：《易》曰：「無攸遂，在中饋。」言婦人之職，它無所成，惟居中主飲食而已。《詩》曰：「無非無儀，惟酒食是議。」言婦不可以有非，亦不可以有能，惟賓祭酒食是議，亦猶《易》之意也。然則又焉用智乎？夫男子正位于外，爲國家之主，故有智則能立國；婦人正位乎内，爲饋祀之主，有智則適以覆國。故此懿美之婦，而反爲梟、鴟，蓋以其多言，而能爲禍亂之梯也。是則亂豈自天降哉？特由此婦人而已。蓋其言雖多，而非有教誨之益者，惟婦人與寺人耳。上文但言婦人之禍，此乃兼以寺人爲言，蓋二者常相倚以爲奸，不可不併戒也。

《正月》之章曰：「燎之方揚，寧或滅之。赫赫宗周，褒姒滅之。」滅，音血。

歐陽脩曰：「幽王雖亡，而太子宜臼立，是爲平王。而詩人乃言『滅之』者，以爲文、武之業，於是蕩盡，東周雖在，不能復興矣。其曰『滅之』者，甚嫉之之辭也。」

臣按：《國語》：「方褒姒之有寵於王

也，大夫史伯曰：『虢石父讒諂巧從之人也，而立以爲卿士，與剸同也；棄聘后而立內妾，好窮固也；❶侏儒戚施，實御在側，近頑童也；周法不昭，而婦言是行，用讒慝也。是物也，不可以久。且宣王之時有童謠曰：「檿弧箕服，實亡周國。」宣王聞之，有夫婦鬻是器者，王使執而戮之。戮，辱也。府之小妾生女而非王子也，謂無夫自孕。懼而棄之。此人也，收以奔褒。褒人有獄，而以爲入。王嬖之，使至於爲后，天之生此久矣，其爲毒也大矣，將俟淫德而加之焉。毒之酋腊者，酋，利也。腊，疾也。其殺也滋速。申、繒、西戎方强，王室方騷，將以縱欲，不亦難乎？王欲殺太子以成伯服，必求之申，申人弗畀，必伐之。若伐申而繒與西戎會以伐周，周不守矣！』」考之《史記》，其後果如史伯言，王被殺，而褒姒虜，周東遷于洛，不復振。嗚呼悲夫！

漢孝宣許后，父廣漢，以罪輸掖庭，後爲暴室嗇夫。暴室，暴練之地。嗇夫，其小吏也。宣帝養掖庭，號曾孫，與廣漢同寺居。廣漢以女與曾孫，生元帝。數月，曾孫立爲帝。時，霍將軍光有小女，與皇太后有親。公卿議立后，皆心儀音螘。霍將軍女。上乃詔求微時故劍，大臣知指，白立許婕妤爲皇后。霍光夫人顯欲貴其小女，道無從。明年，許皇后當娠，病。顯屬女醫淳于衍曰：「將軍素愛小女成君，欲奇貴之，願以累少夫。」少夫，衍之字。衍曰：「何謂邪？」顯曰：「婦人免乳大故，十死一生。今皇后當免身，可投毒藥去也，成君即得爲皇后矣。」衍曰：「藥雜治，當先嘗，

❶ 「固」，原作「困」，今據元本、四庫本改。

安可？」顯曰：「在少夫爲之耳，將軍領天下，誰敢言者？」衍良久曰：「願盡力。」即擣附子，齎入長定宮。皇后免身後，衍取附子并合太醫大丸以飲皇后。有頃，遂加煩懣，崩。後人有上書告諸醫侍疾無狀者，皆收繫詔獄。顯恐事急，即以狀具語光，因曰：「既失計爲之，無令吏急衍！」光驚鄂，默然不應。奏上，署衍勿論。顯遂勸光納成君，果立爲皇后。初，許后從微賤登至尊，從官車服甚節儉，五日一朝皇太后於長樂宮，親奉案上食，以婦道共養。及霍后立，亦脩許后故事。而皇太后親霍后之姊子，故常竦體，敬禮之。皇后舉駕侍從甚盛，賞賜官屬以千萬計，與許后時縣絶矣。上亦寵之，顓房。立三歲，光薨。後一歲，立許后男爲太子。顯怒恚不食，曰：「此乃民間時子，安得立？即后有子，反爲王邪！」復教皇后令毒太子。皇后召太子食，保阿輒先嘗，后挾毒不得行。後殺許后事泄，顯遂與諸婿謀反，覺。后廢處昭臺宮。後徙雲林館，乃自殺。

臣按：顯之敢爲此者，知光之可恃也。光不學無術，徒以重厚受知武帝，膺末命之託，其始猶有敬忌之心，及孝宣既立，功益盛，權益尊，平時志操於是盡變，陰妻邪謀，害天下之母，光知而既不問，匿侍醫之罪，又成其納女之謀。漢有良史，宜書曰「霍光弑皇后許氏，立女爲皇后」，則當其罪矣。然光之爲此，本以昌熾其家，而不知赤族之禍乃自是始。其可不戒也夫！

唐高宗皇后武氏，士彠女，太宗聞其美，召爲才人，賜號武媚。及帝晏駕，爲比丘尼。高宗爲太子時，入侍，悅之。王皇后久無子，

蕭淑妃方幸，后陰不悅。他日，帝過佛廬，才人見且泣，帝感動。后引納後宮，以撓妃寵。才人有權數，詭變不窮。始，下辭降體事后，后喜，數譽於帝，故進爲昭儀。一旦顧幸在蕭右，寖與后不協。后性簡重，不曲事上下，故昭儀伺后所薄，必欵結之，得賜予，盡以分遺。由是后及妃所爲必得，得輒以聞，然未有以中也。昭儀生女，后就顧弄，去，昭儀潛斃兒衾下，伺帝至，陽爲歡言，發衾視兒，❶死矣。又驚問左右，皆曰：「后適來。」昭儀即悲涕，帝不能察，怒曰：「后殺吾女，往與妃相讒媢，今又爾邪！」后無以自解，而帝愈信愛，始有廢后意。久之，欲進號「宸妃」，侍中韓瑗、中書令來濟言：「不可。」昭儀乃誣后與母厭勝，帝挾前憾，實其言，將遂廢之。長孫無忌、褚遂良、韓瑗及濟瀕死固爭，帝猶豫；而中書舍人李義府、衛卿、許敬宗素憸側狙勢，即表請昭儀爲后，帝意決，下詔廢后，進昭儀爲皇后。於是逐無忌、遂良，踵死徙，寵焰赫然。王后并蕭良娣廢，囚宮中。帝念后，間行至囚所，見門禁錮嚴，進飲食竇中，惻然傷之，呼曰：「皇后、良娣無恙否？」二人同辭曰：「妾等以罪棄爲婢，安得尊稱邪？」流涕嗚咽。又曰：「陛下幸念疇昔，使妾死更生，復見日月，乞署此爲『回心院』。」帝曰：「朕有處置。」武后知之，詔杖二人百，剔其手足，反接投釀甕中，曰：「令二人骨醉！」數日死，殊其户。❷武后頻見二人被髮瀝血爲厲，惡之，以巫祝解謝，即徙蓬萊宮，厲復見，故多駐東都云。

❶「視」，原作「相」，今據元本、明本、四庫本改。

❷「户」，此字原漫漶不清，今據元本、明本補。四庫本作「尸」。

臣按：武氏之傾王后也，可謂極天下之險巧，既奪其位，置之死地，又極天下之慘虐。自有載籍，未之聞也。始，太宗命無忌、遂良受顧命，曰：「朕佳兒佳婦，悉以付卿。」高宗懦庸，惟色是殉，方其見才人於太宗之側，已有欲炙之心，此念一萌，天地鬼神其知之矣。❶至是縱賊嬪而害嫡后，不復以末命爲意，由是政移房闥，拱手受制，❷而鼎祚以移。原其本，皆自疇昔一念始，禍淫之監，豈不昭灼也哉！

以上論懲廢奪之失。

真西山讀書記乙集上大學衍義卷第三十七

❶「知」，元本作「顯」。
❷「制」，原作「刑」，今據元本、明本、四庫本改。

真西山讀書記乙集上大學衍義卷第三十八

齊家之要二

嚴内治

宫闈内外之分[1]

《記》：「古者天子后立六宫、三夫人、九嬪、二十七世婦、八十一御妻，以聽天下之内治，以明章婦順，故内和而家理。天子立六官、三公、九卿、二十七大夫、八十一元士，以聽天下之外治，以明章天下之男教，故外和而國治。故曰：天子聽男教，后聽女順，此之謂盛德。是故男教不脩，陽事不得，適見於天，適與謫同。見，音現。日爲之食；婦順不脩，陰事不得，適見於天，月爲之食。是故日食，則天子素服而脩六官之職；月食，則后素服而脩六宫之職。故天子之與后，猶日之與月，陰之與陽，相須而後成者也。天子脩男教，父道也；后脩女順，母道也。故曰：天子之與后，猶父之與母也。」

臣按：《家人》之卦曰：「女正位乎内，男正位乎外，男女正，天地之大義也。」《易》言其理，而《禮》述其法，蓋相表裏云。

《曲禮》曰：「外言不入於梱，内言不出

[1] 「宫闈内外之分」，此六字原無，今據四庫本補。

於梱。」

臣按：此嚴中外、杜請謁之法也。自士大夫之家猶然，況帝室乎？

以上論宫闈内外之分。

嚴内治

宫闈預政之戒❶

《春秋傳》：「齊桓公葵丘之盟曰：『毋使婦人預國事。』」

臣按：春秋之世，婦人擅寵於内者多矣，而未聞預政於外者也。葵丘之盟可爲萬世之戒者三，曰「毋易樹子，適子也。毋以妾爲妻」，而此其一也。及戰國時，秦芈太后、齊君王后始預國事，見於史。

漢高祖吕皇后，爲人剛毅，佐高帝定天下。惠帝立，爲皇太后。惠帝崩，立孝惠後宫子爲帝，太后臨朝稱制。高后元年冬，太后議欲立諸吕爲王，問右丞相陵。陵曰：「高帝刑白馬，盟曰：『非劉氏而王，天下共擊之。』今王吕氏，非約也。」太后不悦，問左丞相平、太尉勃，對曰：「高帝定天下，王子弟；今太后稱制，王諸吕，無所不可。」太后喜，罷朝。王陵讓陳平、絳侯曰：「始與高帝啑血盟，諸君不在邪？今太后女主，欲王吕氏，諸君阿意背約，何面目見高帝地下乎？」陳平、絳侯曰：「於今，面折廷争，臣不如君；全社稷，定劉氏之後，君亦不如臣。」太后以王

❶「嚴内治宫闈預政之戒」，此九字原無，今據四庫本補。

陵爲太傅，實奪之相權。陵遂病免歸。乃以陳平爲右丞相，辟陽侯審食其爲左丞相，不治事，令監宫中，如郎中令。食其故得幸於太后，公卿皆因決事。太后又追尊其父臨泗侯吕公爲宣王，兄澤爲悼武王，欲以王諸吕爲漸。太后欲王吕氏，乃先立所名孝惠子彊爲淮陽王，不疑爲恒山王；使大謁者張釋風大臣，乃請立悼武王長子酈侯台爲吕王，割齊之濟南郡爲吕國。

二年，封齊悼惠王子章爲朱虚侯，令入宿衛，又以吕禄女妻章。

四年，太后封女弟嬃爲臨光侯。

少帝寖長，自知非皇后子，出言曰：「后安能殺吾母而名我！我壯，即爲變！」太后聞之，幽永巷中，廢，殺之。立恒山王爲帝，更名弘，不稱元年，以太后制天下事故也。

六年，立肅王弟産爲吕王。

七年，太后召趙幽王友。友以諸吕女爲后，弗愛，愛他姬。諸吕女怒，去，讒之於太后。太后以故召趙王，趙王至，置邸，不得見，令衛圍守之，弗與食，餓死。徙梁王恢爲趙王，吕王産爲梁王。梁王不之國，爲帝太傅。

趙王恢之徙趙，心懷不樂。太后以吕産女爲王后，王后從官皆諸吕，擅權，微伺趙王，趙王不得自恣。王有所愛姬，王后使人酖殺之。王不勝悲憤，自殺。太后以爲王用婦人棄宗廟禮，廢其嗣。

是時，諸吕擅權用事。朱虚侯章，年二十，有氣力，忿劉氏不得職。常入侍太后燕飲，太后令章爲酒吏。章自請曰：「臣將種也，請得以軍法行酒。」太后曰：「可。」酒酣，章請爲《耕田歌》，太后許之。章曰：「深耕穊種，立苗欲疏；非其種者，鉏而去之！」太后默然。頃之，諸吕有一人醉，亡酒，章追，拔

劒斬之而還。太后左右皆大驚，業已許其軍法，無以罪也，因罷。自是之後，諸呂憚朱虛侯，雖大臣皆依朱虛侯，劉氏爲益彊。

陳平患諸呂，力不能制，恐禍及己，嘗燕居深念。陸賈往，直入坐，而陳丞相不見。陸生曰：「何念之深也？」陳平曰：「生揣我何念？」陸生曰：「足下極富貴無欲矣。然有憂念，不過患諸呂、少主耳。」陳平曰：「然。爲之奈何？」陸生曰：「天下安，注意相；天下危，注意將。將相和調，則士豫附；天下雖有變，權不分。爲社稷計，在兩君掌握耳。君何不交驩太尉，深相結？」因爲陳平畫呂氏數事。陳平用其計，乃以五百金爲絳侯壽，厚具樂飲；太尉報亦如之。兩人深相結，呂氏謀益衰。

太后立兄子呂禄爲趙王。

八年，立呂肅王子東平侯通爲燕王。太后病甚，乃令趙王禄爲上將軍，居北軍；呂王産居南軍。太后誡産、禄曰：「呂氏之王，大臣弗平。我即崩，帝年少，大臣恐爲變。必據兵衛宮，慎毋送喪，爲人所制！」太后崩，遺詔：大赦天下，以呂王産爲相國，以呂禄女爲帝后。諸呂欲爲亂，畏大臣絳、灌等，未敢發。朱虛侯以呂禄女爲婦，故知其謀，乃陰令人告其兄齊王，欲令發兵西，朱虛侯、東平侯爲内應，以誅諸呂，立齊王爲帝。相國呂産等聞之，乃遣潁陰侯灌嬰將兵擊之。灌嬰至滎陽，謀曰：「諸呂擁兵關中，欲危劉氏而自立。今我破齊還報，此益呂氏之資也。」乃留屯滎陽，使使諭齊王及諸侯與連和，以待呂氏變，共誅之。齊王聞之，乃還兵西界待約。呂禄、呂産欲作亂，内憚絳侯、朱虛侯等，外畏齊、楚兵，又恐灌嬰畔之。欲待灌嬰兵與齊合而發，猶豫未決。當是時，濟川王

太、淮陽王武、常山王朝及魯王張偃皆年少，未之國，居長安；趙王禄、梁王産各將兵居南、北軍。皆吕氏之人也。列侯群臣莫自堅其命。太尉絳侯勃不得主兵。曲周侯酈商老病，其子寄與吕禄善。絳侯乃與丞相陳平謀，使人劫酈商，令其子寄往紿説吕禄曰：「高帝與吕后共定天下，劉氏所立九王，吕氏所立三王，皆大臣之議，事已布告諸侯，諸侯皆以爲宜。今太后崩，帝少，而足下佩趙王印，不急之國守藩，乃爲上將，將兵留此，爲大臣諸侯所疑。足下何不歸將印，以兵屬太尉，請梁王歸相國印，與大臣盟而之國。齊兵必罷，大臣得安，足下高枕而王千里，此萬世之利也。」吕禄信然其計。太尉欲入北軍，不得。襄平侯紀通尚符節，乃令持節矯内太尉北軍。太尉復令酈寄與典客劉揭先説吕禄曰：「帝使太尉守北軍，欲足下之國。急解將印辭去。不然，禍且起。」吕禄以爲不欺己，遂解印屬典客，而以兵授太尉。太尉至軍，吕禄已去。太尉入軍門，行令軍中曰：「爲吕氏右袒，爲劉氏左袒！」軍中皆左袒，太尉遂將北軍。然尚有南軍。丞相平乃召朱虚侯章佐太尉，太尉令朱虚侯監軍門，令平陽侯告衛尉：「毋入相國産殿門。」吕産不知吕禄已去北軍，乃入未央宫，欲爲亂。至殿門，弗得入，徘徊往來。平陽侯恐弗勝，馳語太尉。太尉尚恐不勝諸吕，未敢公言誅之，乃謂朱虚侯：「急入宫衛帝！」朱虚侯請卒，太尉予卒千餘人。入未央宫門，見帝廷中，遂擊産，殺之郎中府吏厠中。朱虚侯已殺産，帝命謁者持節勞朱虚侯。朱虚侯欲奪其節，謁者不肯。朱虚侯則從與載，因節信馳走，斬長樂衛尉吕更始。還，馳入北軍報太尉。太尉起，拜賀朱虚侯曰：「所患獨吕産。今已誅，天下定矣！」

遂遣人分部悉捕諸吕男女，無少長皆斬之。捕斬吕禄而笞殺吕嬃。遣朱虚侯章以誅諸吕事告齊王，令罷兵。

臣按：吕后之初受遺也，高帝謂曹參可代蕭相國，陳平可助王陵，「安劉氏者必勃，可令爲太尉」。后皆用之如高帝言。是時未有邪心也。一旦臨朝稱制，軍國大權既從己出，於是尊諸吕、抑劉氏之意生矣；垂没慮禍，令禄、産分據兵權，而私外家，攘神器之謀決矣。非内有平、勃之忠，外有齊、楚之彊，則吕氏將不可制，非禄、産庸駑易紿，肯去兩軍，則雖内外有人，亦未易制。然則漢祚之不亡者，天也！使后能以安劉全吕爲心，當惠帝之没，迎立代邸，即文帝也。以嗣高帝之業，付託得人，坐享天下之養，功在宗祏，慶流外家，雖百世可也。釋此不爲，而貪八年稱制之權，艷三國分王之寵，騎虎不下，逆志以萌，致使宗族殲夷，嬰孺莫保。昔之自私者，乃還以自禍也，豈不哀哉！

孝元王皇后，成帝立，尊爲皇太后；哀帝立，尊爲太皇太后。哀帝崩，無子，太皇太后以新都侯莽爲大司馬，莽，太后之姪也。與共徵中山王奉哀帝後，是爲平帝。帝年九歲，被疾，太后臨朝，委政於莽，莽顓威福。平帝崩，無子，莽徵宣帝玄孫選最少者廣成侯子嬰，❶年二歲，立爲孺子，令莽踐阼居攝，如周公故事。太后不以爲可，力不能禁，於是莽遂爲攝皇帝，改元稱制焉。莽簒事見《外戚》篇。

❶「選」下，四庫本有「取」字。

班彪曰：「三代以來，《春秋》所記，王公國君，與其失世，稀不以女寵。漢興，后妃之家呂、霍、上官，幾危國者數矣。及王莽之興，由孝元后歷漢四世爲天下母，饗國六十餘載，群弟世權，更持國柄，五將十侯，卒成新都。位號已移於天下，而元后惓惓猶握一璽，不欲以授莽，婦人之仁，悲夫！」

《後漢·皇后紀》范曄撰。曰：「自古雖主幼時艱，必委成冢宰，簡求忠賢，未有專任婦人，斷割重器。唯秦羋太后始攝政事，故穰侯權重於昭王，家富於秦國。羋太后，昭王母也。穰侯者，太后弟魏冉也。漢仍其繆，知患莫改。權歸女主，外立者四帝，四帝：安、質、桓、靈。臨朝者六后，竇、鄧、閻、梁、竇、何是也。莫不定策帷帟，委事父兄，貪孩童以久其政，抑明賢以專其威。

「孝和帝即位，年十六，和帝，章帝子也。尊皇后竇氏爲皇太后。太后臨朝，兄憲弟篤等，皆在親要之地。至永元四年，竇氏益盛，遂圖弑害和帝，誅之。事在《外戚》篇中。

「和帝崩，殤帝生，始百日，鄧后迎立之，尊后爲皇太后，臨朝；殤帝崩，太后定策，立安帝，猶臨朝政。」

范曄論曰：「鄧后稱制終身，號令自出，術謝前政之良，身闕明辟之義，至使嗣主側目，斂袵於虛器，直生懷懣，騰書於象魏。」

臣按：東漢母后之臨朝者，惟和熹爲最賢。然貪權不釋，杜根上書請還政，爲后所誅，故史氏譏之。

安帝閻皇后，自帝時寵盛，兄弟顯與朝權，譖廢皇太子保爲濟陰王。帝崩，尊爲皇

太后，臨朝。后欲久專國政，貪立幼年，與弟顯等定策禁中，迎北鄉侯懿立之。立二百餘日而疾篤，及薨，后徵濟北、河間王子。未至，而中黄門孫程等立濟陰王，是爲順帝。遷太后於離宫，顯等皆伏誅。

沖帝立，尊梁后爲皇太后，臨朝。沖帝尋崩，復立質帝，猶秉朝政。太后夙夜勤勞，推心仗賢，委任太尉李固等，拔用忠良，務崇節儉。其貪叨罪慝，多見誅廢。海内肅然。而兄大將軍冀鴆殺質帝，遂立桓帝，以此天下失望。

桓帝無嗣，竇后爲皇太后，臨朝定策，立解瀆亭侯宏，是爲靈帝。太后父大將軍武謀誅宦官，中常侍曹節等殺武，遷太后於南宫雲臺。

靈帝崩，皇子辯即位，尊何后爲皇太后，臨朝。后兄大將軍進欲誅宦官，反爲所害。後董卓專政，遷太后於永安宫，爲所弑。

臣按：此所謂臨朝者六后也。六后之中，若鄧與梁，本以賢稱。而桓帝竇后，亦志存社稷。然鄧以終身稱制，爲天下後世所非。梁、竇亦不免於禍敗，由其以中壼而預國政，外家而擅朝權，非先王之令典故也，可不監哉！

魏文帝詔曰：「婦人與政，亂之本也。自今以來，群臣無得奏事太后。后族之家，不得輔政。」

臣按：曹魏行事鮮可法者，獨此詔，足以矯漢世之失，故録焉。

唐武后城寓深痛，柔忍不耻，以就大事，高宗謂能奉己，故拔公議立之。已得志，即

盜威福，施施無憚避，帝久稍不平。后召方士入禁中爲蠱祝，宦人王伏勝發之，帝怒，召西臺侍郎上官儀，使草詔廢之。左右馳告后，后遽從帝自訴，帝羞縮，待之如初，然猶意其恚，且曰：「是皆上官儀教我！」后諷許敬宗構儀，殺之。初，元舅、長孫無忌。大臣褚遂良也。佛旨，不閲歲屠覆，道路目語。及儀見誅，則政歸房帷，天子拱手矣。群臣朝、四方奏章，皆曰「二聖」。每視朝，殿中垂簾，偶坐，生殺賞罰惟所命。當其忍斷，雖甚愛，不少隱也。帝晚益病風不支，天下事一付后。帝將下詔遜位于后，宰相郝處俊固諫，乃止。帝崩，中宗即位，尊爲皇太后，稱遺詔軍國大務聽參決。未幾，廢帝爲廬陵王，自臨朝，立睿宗爲帝，實囚之，而諸武擅命。武承嗣僞穎洛水石，號爲「寶圖」。太后乃郊上帝謝況，自號聖母神皇。宗室韓王元嘉等謀舉兵，迎還中宗。不克，元嘉等自殺，餘悉坐誅，諸王牽連死滅殆盡，雖嬰褓亦投嶺南。太后身拜洛受圖，令薛懷義與群浮圖作《大雲經》，言神皇受命事。又有詭言：「《周書·武成》篇，辭有『垂拱天下治』，爲受命之符。」后喜，班示天下，稍圖革命。然畏人心不附，乃陰忍鷙害，肆斬殺怖天下。内縱酷吏周興、來俊臣等數十人爲爪吻，有不慊若素疑憚者，必危法中之。宗姓侯王及它骨鯁臣將相駢頸就鈇，血丹狴户，家不能自保。太后保奮具坐重幃，而國命移矣。御史傅游藝率關内父老請革命，改帝氏爲武。太后知威柄在己，因大赦天下，改國號周，自號聖神皇帝，以皇帝爲皇嗣，立武氏七廟。其後宰相張柬之等建策，請中宗以兵入誅二張，易之、昌宗，后所寵也。請傳位，中宗於是復即位。徙太后上陽宫。

唐史臣曰：「《禮》本夫婦，《詩》始后妃，治亂因之，興亡係焉。盛德之君，帷薄嚴奥，裏謁不忏于朝，外言不納諸梱，《關雎》之化行，彤史之化脩，故淑範懿行，更爲内助。若夫豔嬖之興，常在中主。第禍既接，則情與愛遷；顔辭媚熟，則事爲私奪。乘易昏之明，牽不斷之柔，險言似忠，故受而不詰，醜行已效，反狃而爲好。左右附之，憸悉惎之，狡謀鉗其悟先，哀誓揵於寵初，天下之事已去，而恬不自覺，此武、韋所以遂篡弑而喪王室也。」韋氏，中宗后，弑帝。

臣按：昔之論武氏者多矣。以臣觀之，后之爲人，絶類王莽。莽初飾僞以釣名，既得志而後肆其威虐；后亦飾詐以徼寵，既得志而後威虐行焉。莽之篡也，造符命，收人情，始而攝，次而假，久之遂爲真矣；后放而依之，無一不然，至其才術權數，則十倍於莽，故雖以無道行之，而材能爲之用，怨叛不敢發，此又莽之所不及也。吁！天生尤物，以斲喪有唐之家國，會高宗懦庸，牝晨之鳴，得以潛移神器，化唐爲周。然考其僭位，財二十年，而宗族屠翦，殆無譙類，向之黄其屋者，乃所以爲赤族之地，又曷若爲任爲姒，不失聖后之名，而本支百世，永享無疆之福哉？韋氏瑣瑣愚庸，妄意踵武，曾不旋踵，身僇族夷，不足録云。

以上論宮闈預政之戒。

真西山讀書記乙集上大學衍義卷第三十八

真西山讀書記乙集上大學衍義

卷第三十九

齊家之要二

嚴　內　治

內臣忠謹之福❶

《春秋左氏傳》：「僖公二十四年，晉文公既入，文公，重耳也。呂、郤畏偪，呂甥，郤芮，惠公之臣。畏爲文公所偪害。將焚公宮而弑晉侯。寺人披請見，寺人，内官。披，其名也。公請讓之，❷且辭焉，辭，不見。曰：『蒲城之役，君命一宿，女音汝。即至。君，謂晉獻公也。重耳在蒲城，獻公以驪姬之讒，披使伐之，❸重耳奔翟。❹其後余從狄君以田渭濱，女爲惠公來求殺余，命女三宿，女中宿至。雖有君命，何其速也？夫袪猶在，袪，衣也，披斬重耳之袪。女其行乎。』對曰：『臣謂君之入也，其知之矣。若猶未也，又將及難。君命無二，古之制也。除君之惡，唯力是視。蒲人、狄人，余何有焉？言文公在蒲則蒲人，在狄則狄人，於我何有也？今君即位，其無蒲、狄乎？齊桓公置射鉤而使管仲相，乾時之役，管仲射桓公中帶鉤。君若易之，何辱命焉？言君若反齊桓之所爲，己將自去，不須辱命。行者甚衆，豈惟刑臣？』言一失人心，則去者多也。披，閹人，故自謂刑臣。

❶「內臣忠謹之福」，此六字原無，今據四庫本補。
❷「請」，四庫本作「使」。
❸「披使」，疑誤倒，四庫本無此二字。
❹「奔」上，四庫本有「遂」字。

公見之，以難告。告呂、郤欲焚公宮。三月，晉侯潛會秦伯于王城。潛出以避呂、郤之難。己丑晦，公宮火，瑕甥、即呂甥也。郤芮不獲公，乃如河上，秦伯誘而殺之。」

臣按：披可謂知君臣之義矣。方獻、惠時，重耳爲公子在外，公使伐焉。若披有二心於重耳，豈得爲忠？丁公爲項羽將而私漢王，終以被戮；漢景帝爲太子而召衛綰，綰不往，以此見褒。披惟知此義，是以事獻、惠時，知有獻、惠而不知有文公；及文公既入，即吾君也，有難而不以告，又豈得爲忠乎？文公見之，遂免於難。觀其言曰：「君命無二，古之制也。除君之惡，唯力是視。」非賢而能之乎？此不惟内臣所當法，凡爲人臣皆所當法也。

漢元帝時，史游爲黄門令，勤心納忠，有所補益。

臣按：《漢・藝文志》：「游有所著《急就篇》行於世。方是時，石顯以中人筦執樞機，肆爲姦慝；而游乃勤心納忠，有所裨益，可謂賢矣。顯雖叨權竊寵，卒不免竄流以死，千載之下，讀其傳者，猶唾詈之；而游於侍從之暇，優游翰墨，著爲小學之書，有補世用，身保寵禄，名垂方來，豈不美哉！豈不美哉！」

順帝時，中常侍良賀清儉退厚，位至大長秋。陽嘉中，詔九卿舉武猛，賀獨無所薦。帝問其故，對曰：「臣生自草茅，長於宮掖，既無知人之明，又未嘗交接士類。昔衛鞅因景監以見，有識知其不終。今得臣舉者，匪榮

伊辱。」固辭之。

臣按：晉文公得原，邑名。难其守。問於寺人勃鞮，以畀趙衰。夫衰，賢者也；舉而得賢，則勃鞮亦賢也。後之議者，猶以爲譏。蓋中臣之職，承侍左右，從容納忠可也，而薦引人才則非其職矣。良賀能以景監薦商鞅爲非，自謂「得臣舉者，匪榮伊辱」，賢矣哉！後之中臣，蓋有援引小人使預機政，相與表裏，以成其姦者，皆賀之罪人也。

呂强少以宦官爲小黄門，再遷中常侍。爲人清忠奉公。靈帝時，例封宦者，以强爲都鄉侯。强辭讓懇惻，固不敢當，帝乃聽之。因上疏陳事曰：「諸侯上象四七，下裂茅土，高祖重約，非功臣不侯，所以重天爵明勸戒也。中常侍曹節、王甫、張讓等，並爲列侯。宦官祐薄，品卑人賤，讒諂媚主，佞邪徼寵，疾妬忠良。而陛下不悟，妄授茅土，開國承家，小人是用。陰陽乖剌，罔不由兹。又後宫綵女數千，衣食之費，日數百金。民有飢色，而莫之恤。宫女無用，填積後庭，豈無憂怨？又今外戚四姓貴倖之家，及中官公族無功德者，造起館舍，凡有萬數，樓閣連接，丹青素堊，雕刻之費，不可單言。喪葬逾制，奢麗過禮，競相放効。❶《穀梁傳》曰：『財盡則怨，力盡則懟。』師曠曰：『梁柱衣繡，民無褐衣；池有棄酒，士有渴死；厩馬秣粟，民有飢色。』此之謂也。又前召議郎蔡邕對問於金商門，邕不敢懷道迷國，切言極對。陛下不密其言，至令宣露，群邪膏唇拭舌，競欲咀

❶「放」，原作「效」，今據元本、明本、四庫本改。

嚼，造作飛條。陛下曲受誹謗，致邕刑罪，室家徙放，老幼流離，豈不負忠臣哉？今群臣以邕爲戒，上畏不測之難，下懼劍客之害，臣知朝廷不復聞忠言矣。太尉段熲，武勇冠世，習於邊事，而爲司隸校尉楊球所誣，一身既斃，妻子遠播。天下惆悵，功臣失望。宜懲邕更授任，❶反熲家屬，則忠正路開，衆怨以弭矣。」帝知其忠而不能用。時帝多稸私藏，收天下之珍，每郡國貢獻，先輸中署。强上疏諫，不省。黄巾賊起，帝問所宜施行。强欲先誅左右貪濁者，大赦黨人，料簡刺史、二千石能否。帝納之，乃先赦黨人。諸常侍人人求退，又各自徵還家親子弟在州郡者。中常侍趙忠等遂共構强，云：「與黨人共議朝廷，❷數讀《霍光傳》。」帝不悦，使中黄門持兵召强。强怒曰：「吾死，亂起矣。丈夫欲盡忠國家，豈能對獄吏乎！」遂自殺。

臣按：吕强雖處内侍之官，而有直臣之節，使當時處以大長秋之任，必能振舉綱維，肅清宫省，使同類者相觀而化，皆爲忠良；而所事之主，適皆昏庸，凡所開陳，一不之用，乃以讒誣交締，陷之刑網。觀其慷慨就死，略無惴懼之意，可謂烈丈夫矣！或謂强之所職，非諫争也，而乃譊譊不已，毋乃侵官乎？是不然。古者官師相規，工執藝事以諫。工猶可諫，況内侍乎！《巷伯》，刺讒之詩，亦寺人所作也。特不當招權撓政，然後爲侵官爾。强雖坐直言以死，而千載之下，仰其芬烈，視彼同時諸貂璫輩，賣弄福威，取快一時，終不免

❶「懲」，四庫本作「徵」。
❷「與」，原誤作「欲」，今據四庫本改。

於大僇者，鳳凰鵾鴞，相去遠矣。

唐劉貞亮，本俱氏，名文珍，冒所養父改焉。性忠强，識義理。順宗立，淹痼弗能朝，惟李忠言、牛美人侍。美人以帝旨付忠言，忠言授之王叔文，叔文與柳宗元等裁定，然後下中書。忠言素懦謹，每見叔文與論事，無敢異同，唯貞亮乃與之争。又惡朋黨熾結，因與中人劉琦、薛文珍等同勸帝立廣陵王爲太子監國，王，即憲宗也。帝納其奏，貞亮召學士衛次公、鄭絪等至金鑾殿草定制詔。太子已立，盡逐叔文黨，委政大臣，議者美其忠。憲宗之立，貞亮爲有功，然終身無所寵假。

臣按：劉貞亮之忠不減吕强，至其排去姦邪之黨，請立英明之嗣，有功於唐之社稷，又非强所及矣。自昔人臣，凡與援立者，莫不以定策元勳自詭，怙權徼寵，雖以霍光之賢，有不免焉。貞亮内臣也，既居近密，又著勳勞，而乃退然自處，委政廟堂，無秋毫侵紊，豈不賢哉！帝之立，貞亮有功，而終身無所寵假。憲宗豈少恩者邪？霍氏之誅，正以寵過而驕之，故憲宗於貞亮無所假者，乃所以全之歟。君臣之道，於是乎兩得之矣。

馬存亮，元和時知内侍省事，進左神策中尉。軍所籍凡十餘萬，存亮料柬尤精，伍無罷士，罷，當作疲。都無冗員。敬宗初，染署工張韶與卜者蘇玄明善，玄明曰：「吾嘗爲子卜，當御殿食，我與焉。吾聞上晝獵夜出入無度，可圖也。」韶每輸染材入宫，衛士弗呵也。乃陰結諸工百餘人，匿兵車中若輸材

者，入右銀臺門，約昏夜爲變。有詰其載者，詔謂謀覺，殺其人，出兵大呼成列。時帝擊毬清思殿，驚，將幸右神策。或曰：「賊入宫，不知衆寡，道遠可虞，不如入左軍，近且速。」從之。初，帝嘗寵右軍中尉梁守謙，每游幸，兩軍角勝，帝多欲右勝，而左軍以爲望。至是，存亮出迎，捧帝足泣，負而入。以五百騎往迎二太后，比至，而賊已斬關入清思殿，仗士拒之，不勝。存亮遣左神策大將軍康藝全、右神策大將軍康志睦等率騎兵討賊，射詔及玄明，皆死。遲明，盡捕亂黨，左右軍清宫，車駕還。群臣詣延明門見天子，存亮於一時功最高，乃推委權勢，求淮南監軍。

太和中，中尉王守澄誣宰相宋申錫謀立漳王湊，上甚怒。守澄欲即遣二百騎屠申錫家，❶存亮固争曰：「如此，則京城自亂矣！宜召它相議其事。」守澄乃止。後致仕。存亮逮事德宗，更六朝，資端畏，善訓士。唐世中人以忠謹稱者，唯存亮、西門季玄、嚴遵美三人而已。

唐史臣曰：「楚鄖公辛不敢讎君而忘父冤，事見《左傳》。昭愍之世，昭愍，敬宗謚。兩軍寵遇有厚薄，而卒用存亮夷難，功莫及者。自古忠臣出於疏棄不用蓋多矣，存亮豈通記書道理之人邪？何其識君臣大義明甚？不尸大勞，畏權處外，又愈賢矣。」

臣按：存亮以一身扞人主之難，可謂忠矣。又以一言全宋申錫闔門之命，不幾於仁乎！嗚呼賢哉！

❶「二」，原誤作「三」，今據元本、四庫本及《資治通鑑》改。

嚴遵美歷左軍容使，嘗歎曰：「北司供奉官以胯衫給事，今執笏，過矣。樞密使無聽事，唯三楹舍藏書而已，今堂狀帖黄決事，此楊復恭奪宰相權之過也。」蓋疾時中官肆横云。後從昭帝遷鳳翔，求致仕，後徵爲兩軍中尉。遵美曰：「一軍尚不可爲，況兩軍乎？」固辭，不起。隱青城山，年八十餘卒。

臣按：嚴遵美之爲人，知分義，明去就，蓋賢者也。方其時，爲樞密使、爲中尉者，鮮不以怙權寵致覆敗，獨遵美抗冥鴻之志，拔簪紱，隱山林，以壽考終。非賢而能之乎？臣是以表而出之。

以上論内臣忠謹之福。

臣按：歐陽脩作《五代史記》，叙後唐張承業本末，謂其事甚偉，反復稱道之，迹其本末，如脩言不謬，顧其時與事有不可爲後法者，故略之。

嚴内治

内臣預政之禍❶

《春秋左氏傳》：「僖二年，齊寺人貂始漏師于多魚。」地名。

杜預曰：「寺人，内奄官豎貂也。❷齊桓多嬖寵，内則如夫人者六人，外則幸豎貂、易牙等，終以此亂國。傳言貂於此始

❶「嚴内治内臣預政之禍」，此九字原無，今據四庫本補。

❷「豎」，原誤作「孺」，今據四庫本改。下「豎」字同。

擅貴寵，漏泄桓公軍事，爲齊亂張本。」齊亂，事見《係國本》篇。

臣按：内臣之預軍政自此始。方其時，管仲相桓公，霸諸侯，功烈赫然，而禍亂之本已潛伏於閨闥中，曾莫之察。故聖人作《易》以「勿用取女」爲戒，其有旨哉！

秦趙高者，生而隱宫。始皇聞其强力，通於獄法，拜中車府令，使教胡亥決獄，胡亥幸之。高有罪，始皇使蒙毅治之。毅當高法當死，始皇以高敏於事，赦之，復其官。二世即位，趙高説以嚴法刻刑，令有罪者相坐，誅滅大臣及宗室；更爲法律，務益刻深。餘事已見《姦臣》篇，漢石顯之屬放此。

《漢·宦官傳》序范曄撰。曰：「《易》曰：『天垂象，聖人則之。』宦者四星，在皇位之側，故《周禮》置官，亦備其數。閽者守中門之禁，寺人掌王宫之戒，其來尚矣。

漢襲秦制，置中常侍官。然亦用士人，以參其選，皆銀璫左貂，給事殿省。及高后稱制，乃以張卿爲大謁者，出入卧内，受宣詔命。文帝時，有趙談、北宫伯子，❶頗見親倖。至武帝，數宴後庭，或潛游離館，故請奏機事，多以宦人主之。

中興之初，宦官悉用閹人，不復雜調它士。永平中，始置員，中常侍四人，小黄門十人。和帝即阼幼弱，而竇憲兄弟專總權威，内外臣僚，莫由親接，所與居者，惟閹官而已。故鄭衆得專謀禁中，終除大憝，遂享分土之封，超登宫卿之位。於是中官始盛焉。委用漸大，而其員稍增，中常侍至有十人，小

❶「北宫」，原誤作「比干」，今據四庫本改。

黄門二十人，改以金璫右貂，兼領卿署之職，不得不委用刑人，寄之國命。手握王爵，口含天憲，非復掖庭永巷之職，閨牖房闥之任也。其後孫程定立順之功，曹騰參建桓之策，續以五侯合謀，梁冀受鉞，迹其公正，恩固主心，故中外服從，上下屏氣。舉動回山海，呼吸變霜露。阿旨曲求，則光寵三族；直情忤旨，則參夷五宗。漢之綱紀大亂矣。

若夫高冠長劒，紆朱懷金者，布滿宮闈；苴茅分虎，南面臣人者，蓋以十數。皆剥割萌黎，競恣奢欲。同敝相濟，故其徒有繁，敗國蠹政，不可單書。所以海内嗟毒，志士窮棲，寇劇緣間，摇亂區夏。因復大考鉤黨，轉相誣染。凡稱善士，莫不罹被災毒。竇武、何進，位崇戚近，乘九服之囂怨，協群英之勢力，而以疑留不斷，至於殄敗。斯亦運之極乎！雖袁紹龔行，芟夷無餘，然以暴易亂，亦何云及！自曹騰説梁冀，竟立昏弱。魏武因之，遂遷龜鼎。魏武曹操者，曹嵩之養子。嵩，又騰之養子也。所謂『君以此始，必以此終』，信乎其然矣！

和帝永元中，竇憲兄弟專權，帝以朝臣上下莫不附憲，獨中常侍鄭衆不事豪黨，遂與定議誅憲。鄭衆遷大長秋。帝策勳班貴，每辭多受少，帝由是賢之，嘗與議論政事，宦官用權，自此始矣。」

臣按：此東漢内臣預政之始也。鄭衆之爲人，雖賢於其徒，然開端作俑，終爲漢世大患，豈非孝和之罪哉？

安帝永初元年，太尉徐防以災異寇賊策免，司空尹勤以雨水漂流策免。

仲長統《昌言》曰：「光武愠數世之失權，忿强臣之竊命，矯枉過正，雖置三公，事歸臺閣。三公之職，備員而已；政有不治，猶加譴責。而權移外戚之家，寵被近習之孺，親其黨類，用其私人，内充京師，外布列郡，顛倒賢愚，貿易選舉，疲駑守境，貪殘牧民，怨氣並作，陰陽失和。此戚、宦之臣所致然也，反策讓三公，至於死，免。可謂嗷號泣血者矣！昔文帝之鄧通，❶可謂寵愛，而猶展申屠嘉之志。見任如此，何患於左右小臣哉？近世戚、宦，❷請託不行，立能陷人於不測之禍，惡可得而彈正哉？」

二年，太尉楊震數論中常侍樊豐等罪，爲所譖，罷爲庶人，飲酖卒。

臣按：是時宦官能譖殺大臣，其權又盛於永元矣。

安帝崩，閻太后臨朝，欲久專國政，迎北鄉侯懿爲嗣。濟陰王安帝子，已立爲儲嗣，後爲閻顯等譖廢。以廢黜，不得上殿親臨，悲號不食。未幾，北鄉侯病篤，中常侍孫程謂濟陰王謁者長興渠曰：「王以嫡統，本無失德。先帝用讒，遂至廢黜。若北鄉侯不起，相與共斷江京、閻顯，事無不成者。」渠然之。北鄉侯薨。顯白太后，祕不發喪，而更徵諸王子，閉宮門，屯兵自守。程等聚謀，迎濟陰王即位，收閻顯等誅之，封孫程等皆爲列侯。程食邑萬户，是爲十九侯。濟陰王立，是爲順帝。

❶「之」下，《後漢書》仲長統傳有「於」字。
❷「宦」，原作「官」，今據明本、四庫本改。

臣按：宦官至是，以立君之功，封侯者十九人，則其權又盛於永初矣。

順帝陽嘉二年夏六月丁丑，洛陽宣德亭地拆，長八十五丈；帝引公卿所舉敦樸之士，使之對策，及特問以當世之敝，爲政所宜。李固對曰：「詔書所以禁侍中、尚書、中臣子弟不得爲吏、察孝廉者，以秉威權、容請託故也。而中常侍在日月之側，聲勢振天下，子弟禄任，曾無限極，雖外託謙默，不干州郡，而諂僞之徒，望風進舉。今可爲設常禁，同之中臣。又宜罷退宦官，去其權重，裁置常侍二人方直有德者省事左右，小黄門五人才智閑雅者給事殿中。如此，則論事厭塞，升平可致也！」上覽衆對，以李固爲第一，諸常侍叩頭謝罪，朝廷肅然。以固爲議郎；宦官疾之，詐爲飛章以陷其罪。事從中下。久乃得釋，出爲洛令，固棄官歸漢中。

四年春二月，初聽中官得以養子襲爵。初，帝之復位，宦官之力也，由是有寵，參與政事。御史張綱上書曰：「竊尋文、明二帝，德化尤盛，中官常侍，不過兩人，近倖賞賜，裁滿數金，惜費重民，故家給人足。而頃者以來，無功小人，皆有官爵，非愛民重器、承天順道者也。」書奏，不省。

臣按：宦官權寵至此愈盛。李固言之而獲辠，張綱言之而不省，其漸將有不可制者矣。

桓帝延熹元年，帝召小黄門史唐衡、中常侍單超、小黄門史左悺、中常侍徐璜、黄門令具瑗等五人共定議誅梁冀。誅冀事見後《外戚

傳》。詔賞誅冀之功，封單超、徐璜、具瑗、左悺、唐衡皆爲侯，超食二萬户，璜等各萬餘户，世謂之五侯。仍以悺、衡爲中常侍。自是權勢專歸宦官矣。五侯尤貪縱，傾動内外。時災異數見，白馬令李雲露布上言，移副三府曰：「梁冀雖持權專擅，虐流天下，今以罪行誅，猶召家臣搤殺之耳，而猥封謀臣萬户以上；高祖聞之，得無見非？西北列將，得無解體？孔子曰：『帝者，諦也。』諦，審也。今官位錯亂，小人諂進，財貨公行，政化日損，尺一拜用，尺一，詔版也。不經御省，是帝欲不諦乎！」帝得奏震怒，下有司逮雲，詔尚書都護劍戟送黄門北寺獄，使中常侍管霸與御史、廷尉雜考之。時弘農五官掾杜衆傷雲以忠諫獲罪，上書願與雲同日死，帝愈怒，遂并下廷尉，皆死獄中，於是嬖寵益横。

臣按：桓帝因宦侍而殺直臣，又併殺其論救者，於是亡國之兆見矣。

三年，尚書朱穆疾宦官恣横，上疏曰：「按漢故事，中常侍參選士人，建武以後，乃悉用宦者。自延平以來，浸益貴盛，假貂璫之飾，處常伯之任，天朝政事，一更其手。權傾海内，寵貴無極，子弟親戚，並荷榮任。放濫莫能禁禦，窮破天下，空竭小民。愚臣以爲可悉罷省，遵復往初，更選海内清淳之士明達國體者，以補其處，即兆庶黎萌，蒙被聖化矣！」帝不納。後穆因進見，復口陳曰：「臣聞漢家舊典，置侍中、中常侍各一人，省尚書事；黄門侍郎一人，傳發書奏，皆用姓族。自和熹太后以女主稱制，不接公卿，乃以閹人爲常侍、小黄門通命兩宮。自此以來，權傾人主，窮困天下，宜皆罷遣，博選耆

儒宿德，與參政事。」帝怒，不應。穆伏不肯起，左右傳出，良久，乃趨而去。自此中官數因事稱詔詆毀之。穆素剛，不得意，居無幾，憤懣發疽卒。

臣按：桓帝寵宦孺而抑忠良，李雲、杜衆以此死於前，朱穆又以是死於後，亡國之政日促矣。

初，帝爲蠡吾侯，受學於甘陵周福，及即位，擢福爲尚書。時同郡河南尹房植有名當朝，鄉人爲之謠曰：「天下規矩房伯武，植字。因師獲印周仲進。」福字。二家賓客，互相譏揣，遂各樹朋徒，漸成尤隙，由是甘陵有南北部，黨人之議，自此始矣。

汝南太守宗資以范滂爲功曹，南陽太守成瑨以岑晊爲功曹，皆委心聽任，使之褒善糾違，肅清朝府。滂尤剛勁，疾惡如讎。滂甥李頌，素無行，中常侍唐衡以屬資，資用爲吏；滂寢而不召。郡中中人，莫不怨之。

宛有富賈張汎者，與後宮有親，又善雕鏤玩好之物，頗以賂遺中官，以此得顯位，用勢縱橫。晊勸瑨收捕汎等。既而遇赦，瑨竟誅之。小黃門趙津，貪橫放恣，爲一縣巨患。太原太守劉瓆，使郡吏王允討捕，亦於赦後殺之。於是中常侍侯覽使張汎妻上書訟冤，宦官因緣譖訴瑨、瓆。帝大怒，徵瑨、瓆，皆下獄。有司承旨，奏瑨等罪當棄市。

太傅陳蕃等，共請瑨、瓆等罪。帝不悅。有司劾奏之。蕃乃獨上疏曰：「寇賊在外，四支之疾；內政不理，心腹之患。前梁氏五侯，毒徧海內，天啓聖意，收而戮之。天下之議，冀當小平；明監未遠，覆車如昨，而近習之權，復相扇結。小黃門趙津、大猾張汎等，肆

行貪虐，姦媚左右。前太原太守劉瓆、南陽太守成瑨糾而戮之，雖言赦後不當誅殺，原其誠心，在乎去惡。而小人道長，熒惑聖聽，遂使天威爲之發怒，必加刑謫，已爲過甚，況乃重罰令伏歐刀乎！昔丞相申屠嘉召責鄧通，雒陽令董宣折辱公主，而文帝從而請之，光武加以重賞，未聞二臣有專命之誅。而今左右群豎，惡傷黨類，妄相交援，致此刑譴，聞臣是言，當復嘑訴。陛下深宜割塞近習與政之源，引納尚書朝省之士，簡練清高，斥黜佞邪。如是天和於上，地洽於下，休禎符瑞，豈遠乎哉！」帝不納。宦官由此疾蕃彌甚，瑨、瓆竟死獄中。瑨、瓆素剛直，有經術，知名當時，故天下惜之。

河内張成，善風角，推占當赦，教子殺人。司隸李膺督促收捕，既而逢宥獲免；膺愈懷忿疾，竟案殺之。成素以方伎交通宦官，帝亦頗訊其占；宦官教成弟子牢脩上書，告膺等養太學遊士，交結諸郡生徒，更相驅馳，共爲部黨，誹訕朝廷，疑亂風俗。於是天子震怒，班下郡國，逮捕黨人，布告天下，使同忿疾。案經三府，太尉陳蕃卻之曰：「今所案者，皆海内人譽，憂國忠公之臣，此等猶將十世宥也，豈有罪名不章而致收掠者乎？」不肯平署。帝愈怒，遂下膺等於黄門北寺獄，其辭所連及，太僕杜密、御史中丞陳翔及陳寔、范滂之徒二百餘人。或逃遁不獲，皆懸金購募，使者四出相望。陳蕃復上書極諫，帝諱其言切，託以蕃辟召非人，策免之。

永康元年，陳蕃既免，朝臣震栗，莫敢復爲黨人言者。賈彪曰：「吾不西行，大禍不解。」乃入雒陽，説城門校尉竇武上疏曰：「陛下即位以來，未聞善政，常侍、黄門，競行譎詐，妄爵非人。伏尋西京，佞臣執政，終喪天

下。今不慮前事之失，復尋覆車之軌。臣恐二世之難，必將復及，趙高之變，不朝則夕。近者姦臣牢脩造設黨議，遂收前司隸校尉李膺等逮考，及數百人。曠年拘録，事無効驗。臣惟膺等建忠抗節，志經王室，此誠陛下稷、卨、伊、吕之佐；而虚爲姦臣賊子之所誣枉，天下寒心，海内失望。惟陛下留神澄省，時見理出，以厭人鬼喁喁之心。如此，咎徵可消，天應可待。」書奏，因以病上還城門校尉、槐里侯印綬。霍諝亦爲表請，帝意稍解，使中常侍王甫就獄訊黨人。范滂等皆三木囊頭，暴於階下，甫以次辨詰曰：「卿等更相拔舉，迭爲脣齒，其意如何？」滂曰：「仲尼之言：『見善如不及，見惡如探湯。』滂欲使善善同其清，惡惡同其汙，謂王政之所願聞，不悟更以爲黨。古之脩善，自求多福；今之脩善，身陷大戮。身死之日，願埋滂於首陽山側，上不負皇天，下不愧夷、齊。」甫愍然爲之改容，乃得並解桎梏。李膺等又多引宦官子弟，宦官懼，請帝以天時宜赦。六月庚申，赦天下，改元；黨人二百餘人皆歸田里，書名三府，禁錮終身。

臣按：黨議之興，本由成瑨殺張汎、劉瓆殺趙津爾。姦豪驕恣，爲民蠹賊，二千石舉職奉法，按而誅之，亦何罪之有？桓帝以嬖近之譖，暴興大獄，舉天下善士，一網而空之，使非宦官自爲身謀，力請宜赦，則二百餘人者，皆爲東市之鬼矣！然則帝非宥黨人，乃宥宦官也。然猶書名三府，禁錮終身，自古大無道之世所未有也。

靈帝建寧元年，以城門校尉竇武爲大將軍，前太尉陳蕃爲太傅，與武及司徒胡廣參

録尚書事。己亥，解瀆亭侯宏至，即皇帝位。

初，竇太后之立也，陳蕃有力焉。及臨朝，政無大小，皆委於蕃。蕃與竇武同心戮力，以獎王室，徵天下名賢李膺、杜密、尹勳、劉瑜等，皆列於朝廷，與共參政事。於是天下之士，莫不延頸想望太平。而帝乳母趙嬈及諸女尚書，旦夕在太后側，中常侍曹節、王甫等共相朋結，諂事太后。太后信之，數出詔命，有所封拜。蕃、武疾之，嘗共會朝堂，蕃私謂武曰：「曹節、王甫等，自先帝時操弄國權，濁亂海内，今不誅之，後必難圖。」武深然之。蕃大喜。武於是引同志尚書令尹勳等共定計策。❶會日有食之，蕃謂武可因此斥罷宦官，以塞天變。武乃白太后曰：「故事，黄門、常侍但當給事省内門户，主近署財物耳；今乃使與政事，任重權，子弟布列，專爲貪暴。天下匈匈，正以此故，宜悉誅廢，以清朝廷。」太后曰：「漢元以來故事，世有宦官，但當誅其有罪者，豈可盡廢！」時中常侍管霸，頗有才略，專制省内，武先白收霸及中常侍蘇康等，皆坐死。武復白誅曹節等，太后尤豫未忍。宦官反誣蕃、武奏白太后廢帝，爲大逆。乃夜召所親，唽血共盟，謀誅武等。蕃、武皆死，遷太后於南宫。於是群小得志，士大夫皆喪氣。

臣按：宦官之惡，至是極矣。然蕃、武欲盡戮之，毋乃已甚乎！太后以爲但當去其有罪者，斯言是也。使蕃等因管霸既死之餘，亟如太后指，擇其罪之尤者，戮一二人，自餘或逐之外服，或許之自新，重整權綱，勿使内臣預朝政，則宫省穆然無事

❶「引」，原作「列」，今據四庫本改。

矣。不此之爲，而欲肆其屠翦，使逆孺得反其鋒而用之，豈天不祚漢乎！何蕃、武之賢而爲謀弗臧也？嗚呼悲夫！

初，李膺等雖廢錮，天下士大夫皆高尚其道而穢汙朝廷，希之唯恐不及，更共相標榜，爲之稱號：以竇武、陳蕃、劉淑爲三君，君者，言一世之所宗也；李膺、杜密等爲八俊，俊者，言人之英也；又有八顧、八及、八厨之目。及陳、竇用事，復舉拔膺等。陳、竇誅，膺等復廢。宦官疾惡膺等，每下詔書，輒申黨人之禁。侯覽怨張儉尤甚，覽鄉人朱並素佞，爲儉所棄，承覽意指，上書告儉與同鄉二十四人共爲部黨，圖危社稷，而儉爲之魁。詔刊章捕儉等。大長秋曹節因此諷有司奏諸鉤黨者，故司空虞放及李膺、杜密、朱寓、荀翌、翟超、劉儒、范滂等，請下州郡考治。是時上年十四，問節等曰：「何以爲鉤黨？」對曰：「鉤黨者，即黨人也。」上曰：「黨人何用爲惡而欲誅之耶？」對曰：「欲爲不軌。」上曰：「不軌欲如何？」對曰：「圖危社稷。」上乃可其奏。或謂李膺曰：「可去矣？」對曰：「事不辭難，罪不逃刑，臣之節也。吾年已六十，死生有命，去將安之！」乃詣詔獄，考死；門生故吏並被禁錮。

范滂詣獄，其母與之訣曰：「汝今得與李、杜齊名，死亦何恨！」滂跪受教，再拜而辭。顧其子曰：「吾欲使汝爲惡，惡不可爲；使汝爲善，則我不爲惡。」行路聞之，莫不流涕。凡黨人死者百餘人，妻子皆徙邊，天下豪傑及儒學有行義者，宦官一切指爲黨人，有怨隙者，因相陷害，睚眦之忿，濫入黨中。州郡承旨，或有未嘗交關亦離禍毒，其死、徙、廢、禁者又六七百人。

郭泰聞黨人之死，私爲慟曰：「《詩》云：『人之云亡，邦國殄瘁。』漢室滅矣，但未知『瞻烏爰止，于誰之屋』耳！」

臣按：《易》之《否》：「小人道長，君子道消。」聖人以爲上下不交，而天下無邦。❶無邦，亡國之謂也。今黨人之死者，皆忠良志義之士，而靈帝所與共國者，不過十數姦倖之人，雖欲不亡，不可得已。郭泰之慟，不亦宜乎。

六年，鉅鹿張角反，以中常侍封諝、徐奉等爲內應。

中平元年，帝召群臣會議。北地太守皇甫嵩以爲宜解黨禁。上問計於中常侍呂强，對曰：「黨錮久積，人情怨憤，若不赦宥，輕與張角合謀，爲變滋大，悔之無救。」帝懼而從之。遂赦天下黨人，還諸徙者。

是時中常侍趙忠、張讓等皆封侯貴寵，帝言：「張常侍是我公，趙常侍是我母。」由是宦官無所憚畏，並起第宅，擬則宮室。上嘗欲登永安侯臺，宦官恐望見其居處，乃使中大夫尚但諫曰：❷「天子不當登高，登高則百姓虛散。」上自是不敢復升臺榭。及封諝、徐奉事發，上詰責諸常侍曰：「汝曹常言黨人欲爲不軌，皆令禁錮，或有伏誅者。今黨人更爲國用，❸汝曹反與張角通，爲可斬未？」皆叩頭曰：「此王甫、侯覽所爲也！」於是諸常侍人人求退，各自徵還宗親、子弟在州郡者。趙忠、夏惲等遂共譖呂强，自殺。郎中張鈞

❶「下」，四庫本作「地」。
❷「夫」，原作「人」，今據元本、明本、四庫本改。
❸「今」，原作「令」，今據元本、明本、四庫本改。

上書曰：「竊惟張角所以能興兵作亂，萬民所以樂附之者，其源皆由十常侍多放父兄、子弟、婚親、賓客典據州郡，辜榷財利，侵掠百姓，百姓之冤，無所告訴，故聚爲盜賊。宜斬十常侍，縣頭南郊，以謝百姓，遣使者布告天下，可不須師旅而大寇自消。」帝以鈞章示諸常侍，皆免冠徒跣頓首，乞自致雒陽詔獄，並出家財以助軍費。有詔，皆冠履視事如故。帝怒鈞曰：「此真狂子也！十常侍固當有一人善者不！」❶御史承旨，遂誣奏鈞學黃巾道，❷收掠，死獄中。

臣按：靈帝平時以閹寺爲父母，以忠賢爲仇讎，故雖知中常侍之與賊通，而不能誅；知黨人之爲國用，而不能湔祓任之也。惛亂之君，無足譏者，特以爲將來之監云。

靈帝崩，皇子協立。何太后臨朝，改元光熹。大將軍何進秉朝政，袁紹勸進悉誅宦官，太后未從。進用紹計，多召四方猛將及諸豪傑，使並引兵向京城，以脅太后。時并州牧董卓亦在召中，侍御史鄭泰諫曰：「董卓強忍，志欲無厭，若借之朝命，授以大事，將恣凶欲，必危朝廷。」尚書盧植亦言不宜召卓，進皆不從。卓聞召，即時就道。進謀積日，頗泄，中官懼而思變。張讓率其黨數十人持兵伏省户下，詐以太后詔召進入，於是斬進。紹引兵闕下，捕趙忠等，斬之。遂閉北宮門，勒兵捕諸宦者，無少長殺之，凡二千餘人，或有無須而誤死者。張讓等困迫，將

❶「不」，原作「下」，今據四庫本改。

❷「遂」，原作「逐」，今據四庫本改。

帝步出穀門，夜，至小平津，公卿無得從者，唯尚書郎盧植、河南中部掾閔貢夜至河上。貢厲聲質責讓等，且曰：「今不速死，吾將殺汝！」因手劍斬數人。讓等惶怖，投河死。

臣按：東漢宦官之禍，起於鄭衆等之有功。夫人臣而有功，夫豈不善？而禍之起顧由此，何哉？蓋婦、寺之職，均在中闈。婉嫕淑謹，婦之善者也；柔順忠篤，寺之善者也。婦不貴於有能，則寺亦豈貴於有功哉？有功則寵，寵則驕，驕則橫，雖欲無禍，得乎？故安、順、桓、靈之世，寺人之寵日盛，寵盛則爲害愈深，爲害深則被禍愈酷。至於陳蕃、竇武圖之而不勝，漢以益亂；袁紹圖之而勝，漢遂以亡。曹節、王甫、趙忠、張讓之徒最其魁桀，無一能全其首領者。然則寵而驕，驕而橫，是乃殞身喪元之招也，曷若史游、良賀之徒優繇終始無所疵吝之爲得邪！吁，來者其尚鑑諸！

以上論内臣預政之禍。

真西山讀書記乙集上大學衍義卷第三十九

真西山讀書記乙集上大學衍義卷第四十

齊家之要二

嚴内治

内臣預政之禍❶

《唐・宦者傳》序：「太宗詔内侍省不立三品官，以内侍爲之長，階第四，不任以事，惟門閤守禦、廷内掃除，稟食而已。武后時，稍增其人。至中宗，黄衣乃二千員，七品以上員外置千員，然衣朱紫者尚少。玄宗承平，財用富足，志大事奢，不愛惜賞賜爵位。開元、天寶中，宫嬪大率至四萬，宦官黄衣以上三千員，衣朱紫千餘人。其稱旨者輒拜上品將軍，❷列戟于門。其在殿頭供奉，委任華重，持節傳命，光焰殷殷動四方。所至郡縣奔走，獻遺至萬計。監軍持權，節度反出其下。於是甲舍名園、上腴之田爲中人所占者半京畿矣。肅、代庸弱，倚爲扞衛，故輔國以尚父顯，元振以援立奮，朝恩以軍容重，然猶未得常主兵也。德宗懲艾泚賊，故以左右神策、天威等軍委宦官主之，置護軍中尉、中護軍，分提禁兵，是以威柄下遷，政在宦人，舉手伸縮，便有輕重。至慓士奇材，則養以爲子；巨鎮彊藩，則爭出我門。

❶「内臣預政之禍」，此六字原無，今據四庫本補。

❷「上」，四庫本作「三」。

「小人之情，猥險無顧藉，又日夕侍天子，狎則無威，習則不疑，故昏君蔽於所昵，英主禍生所忽。玄宗以遷崩，憲、敬以弑殞，文以憂憤，至昭而天下亡矣。禍始開元，極於天祐，凶愎參會，黨類殲滅，王室從而遺喪，譬猶灼火攻蠹，蠹盡木焚，詎不哀哉！迹其殘氣不剛，柔情易遷，褻則無上，怖則生怨，借之權則專，爲禍則迫而近，緩相攻，急相一，此小人常勢也。」

范祖禹曰：「自古國家之敗，未有不由子孫更變祖宗之舊也。創業之君，其得之也難，故其防患也深，其慮之也遠，故其立法也密。後世雖有聰明才智之君，高出群臣之表，然未若祖宗更事之多也。夫中人之不可假以威權，蓋近而易以爲姦也。明皇不戒履霜之漸，而輕變太宗之制，崇寵宦者，增多其員。自是以後，浸干國政，其源一啓，末流不可復塞。唐室之禍，基於開元。《書》曰：『監于先王成憲，其永無愆。』爲人後嗣，可不念之哉？」

高力士者，玄宗在藩，力士傾心附結。先天中，以誅蕭、岑等功爲右監門衛將軍，知内侍省事。於是四方奏請皆先省後進，小事即專決，雖洗沐未嘗出，眠息殿帷中，徼倖者願一見如天人然。帝曰：「力士當上，我寢乃安。」當是時，宇文融、李林甫、蓋嘉運、韋堅、楊慎矜、王鉷、楊國忠、安禄山、安思順、高仙芝等雖以才寵進，然皆厚結力士，故能踵至將相。自餘承風附會不可計，❶皆得所欲。肅宗在東宮，兄事力士，它王、公主呼爲翁，

❶「寵進」至「自餘」，原脱，今據元本、四庫本補。

戚里諸家尊曰爹。帝或不名而呼將軍。帝幸蜀，力士從帝，進齊國公。從上皇徙西內，❶居十日，爲李輔國所誣，除籍，長流巫州。初，太子瑛廢，武惠妃方嬖，李林甫等皆屬壽王，帝以肅宗長，意未決，居忽忽不食。力士曰：「大家不食，亦膳羞不具耶？」帝曰：「爾，我家老，揣我何爲而然？」力士曰：「嗣君未定耶？推長而立，孰敢爭？」帝曰：「爾言是也。」儲位遂定。天寶中，邊將爭立功，帝嘗曰：「朕春秋高，朝廷細務付宰相，蕃夷不龔付諸將，寧不暇耶？」對曰：「臣間至閤門，見奏事者言雲南數喪師，又北兵悍且彊，陛下何以制之？臣恐禍成不可禁。」其指蓋謂禄山。帝曰：「卿勿言，朕將圖之。」十三年秋，大雨，帝顧左右無人，即曰：「天方災，卿宜言之。」力士曰：「自陛下以權假宰相，法令不行，陰陽失度，天下事庸可復安？臣之鉗口，其時也。」帝不答。明年，禄山反。力士善揣時事勢，候相上下，雖親昵，至當覆敗，不肯爲救力，故生平無顯顯大過。議者頗恨宇文融以來權利相賊，階天下之禍，雖有補益，弗相除云。

范祖禹曰：「明皇不監石顯之事，而寵任力士，至使省決章奏，以萬機之重委之閹寺，失君道矣。其後李林甫、楊國忠皆因力士以進，迹其禍亂所從來者漸矣。傳曰：『存亡在所任。』人君可不詳其細哉！」

臣按：唐世中人預國政，自明皇任高力士始，中人預軍政，自明皇用楊思勉討安南蠻始，思勉本不録。遂爲後世無窮之患，

❶ 「皇」下，原衍「上皇」二字，今據元本、明本、四庫本删。

惜哉！

李輔國以閹奴爲閑廐小兒，肅宗爲太子，得侍東宮。陳玄禮等誅楊國忠，輔國豫謀，又勸太子分中軍趨朔方，收河、隴兵，圖興復。太子至靈武，愈親近，勸遂即位係天下心。擢家令、判元帥府八軍司馬。肅宗稍稍任以肱膂事，凡四方章奏、軍符、禁寶一委之。輔國能隨事齪齪謹密，取人主親信，而內深賊未敢肆。不啖葷，時時爲浮屠詭行，❶人以爲柔良，不忌也。帝還京師，拜殿中監。宰相群臣欲不時見天子，皆因輔國以請，乃得可。常止銀臺門決事。置察事聽兒數十人，吏雖有秋毫過，無不得，得輒推訊。州縣獄訟，三司制劾，有所捕逮流降，皆私判臆處，因稱制勅，然未始聞上也。詔書下，輔國署已乃施行，群臣無敢議。出則介士三百人爲衛。貴幸至不敢斥官，呼五郎。李揆當國，以子姓事之，號「五父」。李峴輔政，叩頭言：「且亂國。」於是詔勅不繇中書出者，峴必審覆，輔國不悅。

時太上皇居興慶宮，妄言於帝，因刼遷上皇於西內。事已見前《父子篇》。輔國以功遷兵部尚書。既得志，又求宰相，諷裴冕等使薦己。帝密擿蕭華使諭止冕。張皇后疾其顓權，帝寢疾，太子監國，后召太子，將誅輔國及程元振，太子不從。后更召越王、兖王圖之。元振告輔國，即伏兵捕二王囚之，而殺后於它殿。代宗立，輔國以定策功，愈跋扈，至謂帝曰：「大家第坐宮中，外事聽奴處決。」帝矍然欲翦除，而憚其握兵，因尊爲尚父，事無大小率關白，群臣出入皆先詣輔國，輔國

❶「時時」，四庫本作「時」。

頗自安。又册司空兼中書令。未幾，以彭體盈代爲閑厩、群牧、苑内、營田、五坊等使，藥子昂代判元帥行軍司馬，賜大第於外。又詔進封博陸郡王。

自輔國徙太上皇，天下疾之，帝在東宫積不平。既嗣位，不欲顯戮，遣使者夜刺殺之，抵其首溷中，除右臂，告泰陵。❶然猶秘其事，刻木代首以葬。

范祖禹曰：「李輔國本飛龍馬家皂隸之流，❷肅宗尊寵而任之，委之以政，授之以兵。明皇以憂崩，己以駭没，張后、二王以戮死，上不保其父，中不保其身，下不保其妻、子。此近小人之禍也。可不戒哉？」

臣按：輔國有彌天之罪，肅宗不能誅，固可耻矣；代宗誅之，而不顯其僇，亦不能無憾焉。夫以一閹尹之流，而寵之以宰相，尊之以尚父，自有中人以來未之有也。其爲可醜不亦甚哉！夫明皇始壞太宗之法，以重中人，而己之幽鬱殂謝，乃出於中人之手，爲明皇者固可戒矣。輔國顓恣兩朝，卒不免於肢體殊分，投首厠溷之慘，其亦何利邪？臣故書之，以爲人君邇姦者之戒，又以爲小人稔惡者之戒云。

程元振少以宦人直内侍省。張皇后謀立越王，元振見太子，發其姦，與李輔國助討難，立太子，是爲代宗。拜右監門衛將軍，知内侍省事、判元帥行軍司馬，再遷驃騎大將軍，盡總禁兵。不踰歲，權震天下，在輔國

❶「泰」，原作「秦」，今據四庫本改。
❷「飛」，原作「非」，今據明本、四庫本改。

右，凶決又過之，軍中呼十郎。裴冕與元振忤，貶施州。來瑱守襄、漢有功，元振嘗諉屬，不應，誣殺瑱。素惡李光弼，數媒蝎以疑之。瑱等上將，冕、光弼元勳，既誅斥，方帥繇是攜解。廣德初，吐蕃、党項内侵，詔集天下兵，無一士奔命者。虜寇便橋，❶帝蒼黄出居陝，京師陷。於是太常博士、翰林待詔柳伉上疏曰：「犬戎以數萬衆犯關度隴，歷秦、渭，掠邠、涇，不血刃而入京師，謀臣不奮一言，武士不力一戰，提卒叫呼，刼宫闈，焚陵寢，此將帥叛陛下也。自朝義之滅，陛下以爲智力所能，故疏元功，委近習，日引月長以成大禍，群臣在廷無一犯顔回慮者，此公卿叛陛下也。陛下始出都，百姓填然奪府庫，相殺戮，此三輔叛陛下也。自十月朔召諸道兵，盡四十日，無隻輪入關者，此四方叛陛下也。陛下視今日病何繇至此乎？天下之心，乃恨陛下遠賢良，任宦豎，離間將相而幾于亡。必欲存宗廟社稷，獨斬元振首，馳告天下，悉出内使隸諸州，陛下持神策兵付大臣，然後削尊號，下詔引咎，率德勵行，屏嬪妃，任將相。如此而兵不至，人不威，請赤臣族以謝。」疏聞，帝顧公議不與，乃下詔盡削元振官爵，放歸田里。帝還，元振衣婦衣私入京師，圖不軌。御史劾按，長流溱州，行至江陵死。

臣按：代宗非英主也，然能殺李輔國以攄二帝之憤，逐程元振以紓四方與諸將之怨，其眡肅宗之姑息蓋少瘉焉。方二人之怙寵也，自謂無能孰何之者，及兵權既奪，官職既削，孤雛腐鼠，坐待誅斥，亦何

❶「寇」，原作「扣」，今據明本、四庫本改。

能爲？以此觀之，姦夫憸人，苟非人主借以聲光，未有能自跋扈者也。既長其燄，然後從而撲滅之，所傷多矣，曷若制之於初，俾臣主兩全之爲得哉？

魚朝恩者，給事黄門。至德初，知内侍省事。乾元二年，命郭子儀等九節度討安慶緒，肅宗以子儀、光弼皆元勳，難相統屬，故不置元帥，但以朝恩爲觀軍容宣慰處置使。觀軍容之名自此始。明年，九節度之師六十萬潰于相州。

范祖禹曰：「夙沙衛殿齊師，（夙沙衛，齊之閹人，事見《左氏傳》。）殖綽、郭最（二人齊大夫。）曰：『子殿齊師，齊之辱也。』夫以諸侯之師，使閹人殿之，猶以爲辱，況天子之師而使宦者爲之主帥乎？是辱天下之衆也。且慶緒窮虜，郭、李不世出之將也，使朝恩節制之，猶不免於敗，則庸人可知矣。肅宗初復兩京，舉六十萬之衆而棄之，其不亡亦幸哉。」❶

代宗避吐蕃東幸，衛兵離散，朝恩悉軍迎華陰，乘輿六師乃振，帝德之，更號天下觀軍容處置使，專領神策軍，賞賜不涯。朝恩資小人，恃功岸，忽無所憚。是時郭子儀有定天下功，居人臣第一，朝恩心媢之，乘相州敗，醜爲詆譖，肅宗不納其語，然猶罷子儀兵，留京師。代宗立，與程元振一口加毁，帝未及寤，子儀憂甚。俄而吐蕃陷京師，卒用其力，王室再安。朝恩内慚，乃勸帝徙洛陽，欲遠夷狄，爲近臣所折乃止。朝恩好引輕浮

❶「哉」，原作「矣」，今據元本、四庫本改。

後生處門下，講六經大義，作文章，謂才兼文武，儌伺誤寵。永泰中，詔判國子監，會釋菜，執《易》升坐，言鼎有覆餗象，以侵宰相。王縉怒，元載怡然。朝恩曰：「怒者常情，笑者不可測也。」載銜之未發。朝恩有賜墅，觀沼澄爽，表爲佛祠，爲章敬太后薦福，即后謚以名祠，許之。於是用度侈浩，公壞曲江、華清諸宮、館及將相故第，收其材佐興作，費無慮萬億。既數毀郭子儀，不見聽，乃遣盜發其先冢，子儀詭辭自解，以安衆疑。

神策都虞侯劉希暹魁健能騎射，最爲朝恩昵信。希暹諷朝恩置獄北軍，陰縱惡少年橫捕富人付吏考訊，因中以法，❶録貲産入之軍，皆誣服冤死，故市人號入地牢。朝廷裁決，朝恩或不預者，輒怒曰：「天下有不由我乎？」帝聞，不喜。養息令徽，尚幼，爲內給使，服緑，與同列爭忿，歸白朝恩。明日見帝曰：「臣之子位下，願得金紫，在班列上。」帝未荅，有司已奉紫服于前，令徽稱謝。帝笑曰：「小兒章服，大稱。」滋不悦。

元載乃用散騎常侍崔昭判京兆，厚以財結其黨皇甫温、周皓。温方屯陝，而皓射生將。自是朝恩隱謀奥語，悉爲帝知。希暹覺帝指，密白太后，朝恩稍懼，然見帝接遇未衰，故自安而潛計不軌。帝遂倚載決除之，後因寒食，宴禁中，縊殺之，還尸其家。

臣按：朝恩之跋扈，亦代宗奬成之也。既而圖之，布置張設如待敵國，僅能勝之。此可以爲戒，不可以爲法也。

竇文場、霍仙鳴者，始並隸東宮，事德

❶「因」，原誤作「囙」，今據四庫本改。

宗，未有名。自魚朝恩死，宦人不復典兵，帝以禁衛盡委白志貞。志貞多納富人金補軍，止收其庸而身不在軍。及涇師亂，帝召近衛，無一人至者，惟文場等率宦官及親王左右從。至奉天，帝逐志貞，并左右軍付文場主之。帝自山南還，兩軍復完，而帝忌宿將難制，故詔文場、仙鳴分總之，廢天威軍入左右神策。是時，竇、霍權振朝廷，諸方節度大將多出其軍，臺省要官走門下，丐援引者足相躡。藩鎮贈遺累百鉅萬，略士妻女無所憚。久之，置護軍中尉、中護軍各二員，詔文場爲左神策護軍中尉，仙鳴爲右。中尉、護軍自文場等始。

臣按：宦官常主兵柄自德宗始，然開其端又自明皇、肅、代始，四君者，皆太宗之罪人與。

憲宗時，吐突承璀爲神策左軍中尉。王承宗反，以承璀爲行營招討處置等使以討之。翰林學士白居易上奏，以爲：「國家征伐，當責成將帥，近歲始以中使爲監軍。自古及今，未有徵天下之兵，專令中使統領者也。今神策軍既不置行營節度使，即承璀乃制將也；又充諸軍招討處置使，即承璀乃都統也。臣恐四方聞之，必輕朝廷；四夷聞之，必笑中國。陛下忍令後代相傳云以中官爲制將、都統自陛下始乎？」上不聽。後果無功還，給事中段平仲等乞斬之。上罷承璀中尉，降爲軍器使；中外相賀。❶

臣按：以宦官掌征伐，此明皇、肅宗之

❶「賀」，原誤作「監」，今據四庫本改。

大失也。憲宗中興，亦踵其覆轍，後世子孫謂憲宗之英武，猶以中人爲制帥，我其可違？其後楊復恭、田令孜皆主軍律，趣唐於亡，由祖宗貽謀之失也。

憲宗末年，左軍中尉吐突承璀謀立澧王惲爲太子，上不許。及上寢疾，承璀謀尚未息。上服金丹，多躁怒，左右宦官往往獲罪，有死者，人人自危。正月，暴崩於中和殿。時人皆言内常侍陳弘志弑逆，其黨類諱之，不敢討賊，但云藥發，外人莫能明也。中尉梁守謙與諸宦官共立太子，殺承璀。太子立，是爲穆宗。

臣按：唐世宦官弑君立君自此始。憲宗英主也，不知《春秋》書閽弑吳子餘祭之義，而昵近刑人，以殞其身，其失一；又不知《顧命》吕伋等逆子釗之事，使嗣子之立出宦者之手，其失二。以是觀之，人主其可以不學哉？

敬宗即位，遊戲無度，狎暱群小，喜擊毬，好手搏，禁軍及諸道爭獻力士，晝夜不離側。性復褊急，力士或恃恩不遜，輒配流、籍没。宦官小過，動遭捶撻，皆怨且懼。十二月，上夜獵還宫，與宦官劉克明及擊毬軍將蘇佐明等飲酒。上酒酣，入室更衣，殿上燭忽滅，蘇佐明等弑上於室内。劉克明矯稱上旨，以絳王悟權勾當軍國事。克明等欲易置内侍之執權者，於是樞密使王守澄、中尉魏從簡定議，以衛兵迎江王涵入宫，發左、右神策、飛龍兵追討賊黨，盡斬之。江王立，是爲文宗。

臣按：唐世宦官弑君、立君，於是再

見矣。

自元和之末，宦官益横，建置天子在其掌握，威權出人主之右，人莫敢言。文宗太和二年，上親策制舉人，賢良方正劉蕡對策，極言其禍，其略曰：「陛下宜先憂者，宫闈將變、社稷將危、天下將傾、海内將亂。」又曰：「陛下將杜篡弑之漸，則居正位而近正人，遠刀鋸之賤，親骨鯁之直，輔相得以專其任，庶職得以守其官，奈何以褻近五六人總天下大政！禍稔蕭墻，姦生帷幄，臣恐曹節、侯覽復生於今日。」又曰：「忠良無腹心之寄，❶閽寺恃廢立之權，陷先君不得正其終，致陛下不得正其始。」又曰：「陛下何不塞陰邪之路，屏褻狎之臣，制侵陵迫脅之心，復門户掃除之役，戒其所宜戒，憂其所宜憂！既不能治於前，當治於後；既不能正其始，當正其終。」又曰：「陛下誠能揭國權以歸相，持兵柄以歸將，則心無不達，行無不孚矣。」又曰：「法宜畫一，官宜正名。今分外官、中官之員，立南司、北司之局，或犯禁于南則亡命于北，或正刑于外則破律於中，灋出多門，人無所措。」又曰：「今夏官不知兵籍，止於奉朝請；六軍不主兵事，止於養勳階。軍容合中官之政，戎律附内臣之職。首一戴武弁，疾文吏如仇讎；足一蹈軍門，視農夫如草芥。張武夫之威，上以制君父；假天子之命，下以御英豪。有藏姦觀釁之心，無伏節死難之義。」又曰：「臣非不知言發而禍應，計行而身戮，蓋痛社稷之危，哀生人之困，豈忍姑息時忌，竊陛下一命之寵哉！」❷

❶「良」，四庫本作「賢」。

❷「竊」，原誤作「切」，今據四庫本改。

賢良方正裴休等二十三人中第，皆除官。考官左散騎常侍馮宿等見蕡策，皆歎服，而畏宦官，不敢取。詔下，物論囂然稱屈。諫官、御史欲論奏，執政抑之。

胡寅曰：「蕡對策時，執政大臣，裴度、韋處厚也。二公累朝舊德，因蕡有言，置之高第，請開延英，召會公卿、給舍、諫官、御史并貴常侍五六人，陳太宗故事，及近代之失，咨訪厥中，公議既合，此五六人者，必有自善之謀，納兵之請，因而處之以禮，則不出中㫰，大計定矣。乃避遠小嫌，失於事會。其所繫豈小哉？蕡所陳，但欲復之于門户掃除，非有草薙禽獮之意，事必可行。惜乎裴、韋讀之不詳，思之不精也。」

四年，上患宦官彊盛，憲宗、敬宗弑逆之黨猶有在左右者。中尉王守澄尤專横，招權納賄，上不能制。嘗密與翰林學士宋申錫言之，申錫請漸除其偪。上以申錫沈厚忠謹，可倚以事，擢尚書右丞、同平章事。五年，上與申錫謀誅宦官，申錫引吏部侍郎王璠爲京兆尹，以密旨諭之。璠泄其謀，鄭注、王守澄知之，陰爲之備。上弟漳王湊賢，有人望，注令神策都虞侯豆盧著誣告申錫謀立漳王。守澄奏之，上大怒，遣中使召宰相至延英，示以守澄所奏，相顧愕眙。上命守澄捕豆盧著所告晏敬則、王師文等，於禁中鞫之；師文亡命。三月，申錫罷爲右庶子。自宰相大臣無敢顯言其冤者，獨京兆尹崔琯、大理卿王正雅連上疏請出内獄付外廷覈實，由是獄稍緩。晏敬則等誣服。上悉召師保以下及臺省府寺大臣面詢之。左常侍崔玄亮等復請對於延英，乞以獄事付外覆按。上屢遣之

出，不退。乃復召宰相入，牛僧孺亦言：「申錫殆不至此！」鄭注恐覆按詐覺，乃勸請止行貶黜。❶宋申錫開州司馬，湊巢縣公。

臣按：文宗可謂不明矣。方與宰相謀以去宦官，宦官未去，乃用其讒，以貶宰相，蓋挾憾而誣之，其情有不難察者，文宗乃一不之察。人君不明，可與忠謀也哉？

初，宋申錫得罪，宦官益横。上外雖包容，内不能堪。翰林侍講學士李訓、太僕卿鄭注既得幸，揣知上意，訓因進講，數以微言動上。上見其才辯，意訓可與謀大事，且以訓、注皆因王守澄以進，冀宦官不之疑，遂密以誠告之。訓、注遂以誅宦官爲己任，二人相挾，朝夕計議，所言於上無不從，聲勢烜赫。注多在禁中，或時休沐，賓客填門，賂遺山積。外人但知訓、注倚宦官擅作威福，不知其與上有密謀也。上之立也，右領軍將軍仇士良有功。王守澄抑之，由是有隙。訓、注爲上謀，進擢士良以分守澄之權。五月，以士良爲左神策中尉。訓、注爲上畫太平之策，以爲當先除宦官。上以爲信然，寵任日隆。八月，以鄭注爲工部尚書，充翰林侍講學士。憲宗之崩也，人皆言宦官陳弘志所爲。時弘志爲山南東道監軍，李訓爲上謀召之，至清泥驛，封杖殺之。

鄭注求爲鳳翔節度使。❷李訓雖因注得進，及勢位俱盛，心頗忌注。謀欲中外挾勢以誅宦官，故出注於鳳翔。其實俟既誅宦官，并圖注也。王守澄爲左右神策觀軍容

❶「止」，原作「正」，今據明本、四庫本及《資治通鑑》改。

❷「使」，原脱，今據元本、明本、四庫本補。

使，兼十二衛統軍。訓、注爲上謀，以虛名尊守澄，實奪之權也。

己巳，以舒元輿、李訓並同平章事。仍命訓三二日一入翰林講《易》。訓起流人，期年致位宰相，天子傾意任之，天下事皆決於訓。自中尉、樞密、近衛諸將，見訓皆震慴，迎拜叩首。冬，十月，訓、注密言於上，請除王守澄。遣中使李好古就第賜酖，殺之。於是元和之逆黨略盡矣。十二月，以大理卿郭行餘爲邠寧節度使，以户部尚書、判度支王璠爲河東節度使，以京兆少尹羅立言權知府事，以太府卿韓約爲左金吾衛大將軍。

始，鄭注與李訓謀，至鎮，選壯士數百，皆持白棓，懷其斧，以爲親兵。是月，王守澄葬於滻水，注奏請入護葬事，因以親兵自隨。仍奏令内臣中尉以下盡集滻水送葬，注因闔門，令親兵斧之，使無遺類。約既定，訓與其黨謀：「如此事成，則注專有其功，不若使行餘、璠以赴鎮爲名，多募壯士爲部曲，并用金吾臺府吏卒，先期誅宦者。」行餘、璠、立言、約及中丞李孝本，皆訓素所厚也，故列置要地，獨與是數人者與舒元輿謀之，餘人不知也。

壬戌，上御紫宸殿。百官班定，韓約奏「左金吾聽事後石榴夜有甘露」。宰相帥百官稱賀。訓、元輿勸上親往觀之，以承天貺，上許之。百官退，班於含元殿。日加辰，上乘軟輿出紫宸門，升含元殿。先命宰相及兩省官詣左仗視之，良久而還。訓奏：「臣與衆人驗之，殆非真甘露。」上顧左、右中尉仇士良、魚志弘帥諸宦者往視之。宦官既去，訓遽召郭行餘、王璠曰：「來受勅旨！」璠股栗不敢前，獨行餘拜殿下。時二人部曲數百，

皆執兵立丹鳳門外，訓已先使人召之，❶令入受勅。獨東兵入，邠寧兵竟不至。仇士良等至左仗視甘露，韓約變色流汗。士良怪之曰：「將軍何爲如是？」俄風吹幕起，見執兵者甚衆，又聞兵仗聲，士良等驚駭走出。門者欲閉之，士良叱之，關不得上。士良等奔詣上告變。訓見之，遽呼金吾衛士曰：「來上殿衛乘輿者，人賞錢百緡！」宦者曰：「事急矣，請陛下還宫！」即舉軟輿，迎上扶升輿，決殿後罘罳，疾趨北出。訓攀輿呼曰：「臣奏事未竟，陛下不可入宫！」金吾兵已登殿。羅立言帥京兆邏卒三百餘，李孝本帥御史臺從人二百餘，皆登殿縱擊，宦官流血呼冤，死傷者十餘人，乘輿入宣政門，訓攀輿呼益急，上叱之，宦官郗志榮奮拳毆其胸，偃於地。乘輿既入，門隨闔，宦官皆呼萬歲，百官駭愕散出。訓知事不濟，脱從吏緑衫衣之，走馬而出。士良等知上豫其謀，怨憤，出不遜語，上慚懼不復言。士良等命左、右神策副使劉泰倫、魏仲卿各帥禁兵五百人，露刃出閤門，逢人輒殺。李訓奔鳳翔，未至，爲人所禽，斬其首以來。王涯、王璠、羅立言、郭行餘、賈餗、舒元輿、李孝本皆斬獨柳下，親屬無問親疏皆死，孩稺無遺。時數日之間，殺生除拜，皆決於兩中尉，上不豫知。士良使人齎密勅授鳳翔監軍斬注，滅其家。士良等各進階遷官有差。自是天下事皆決於北司，宰相行文書而已。

開成元年，上自甘露之變，意忽忽不樂，兩軍毬鞠之會計減六七，雖宴享音伎雜還盈庭，未嘗解顔。閑居或徘徊眺望，或獨語歎息。

四年十一月，上疾少間，坐思政殿，召當

❶「先」，原誤作「見」，今據四庫本改。

直學士周墀，賜之酒，因問曰：「朕可方前代何主？」對曰：「陛下堯、舜之主也。」上曰：「朕豈敢比堯、舜！所以問卿者，何如周赧、漢獻耳？」墀驚曰：「彼亡國之主，豈可比聖德？」上曰：「赧、獻受制於彊諸侯，今朕受制於家奴，以此言之，朕殆不如！」因泣下霑襟，墀伏地流涕，自是不復視朝。

始，士良、弘志憤文宗與李訓謀，屢欲廢帝。崔慎由爲翰林學士，宿直夜堂上，謂慎由曰：「上不豫已久，自即位政令多荒闕，皇太后有制更立嗣君，學士當作詔。」慎由驚曰：「上高明之德在天下，安可輕議？雖死不承命。」士良等默然，久之啟後户，引至小殿，帝在焉。士良等歷階數帝過失，帝俛首。既而士良指帝曰：「不爲學士，不得更坐此。」乃送慎由出，戒曰：「毋泄，禍及爾宗。」慎由誌其事，藏箱枕間，時人莫知。將没，以授其子胤，故胤惡中官，終討除之，蓋禍原於士良、弘志云。

臣按：唐世宦官之禍，至太和中已成沈痼之疾，而訓、注又以毒藥發之，秪足以速禍亡而已，事至於此，明皇、德宗安得不任其咎？

僖宗之爲晉王也，小馬坊使田令孜有寵，及即位，使知樞密，遂擢爲中尉。上時年十四，專事遊戲，政事一委令孜，呼爲「阿父」。令孜頗讀書，多巧數，招權納賄，除官及賜緋紫皆不關白於上。上與内園小兒狎昵，賞賜樂工、伎兒，所費動以萬計，府藏空竭。令孜説上籍兩市商旅寶貨悉輸内庫，有陳訴者，付京兆杖殺之。宰相以下，鉗口莫能言。

是年，寃句人黄巢反，聚衆爲盜，攻州

縣，橫行山東，民之困於重斂者爭歸之。

廣明元年春二月，左拾遺侯昌業以盜賊滿關東，而上不親政事，專務遊戲，賞賜無度，田令孜專權無上，天文變異，社稷將危，上疏極諫。上大怒，召昌業至内侍省，賜死。

黄巢入長安，上幸興元。

中和元年春正月，車駕至成都，上日夕專與宦官同處，議天下事，待外臣殊疏薄。左拾遺孟昭圖上疏，曰：「夫天下者，高祖、太宗之天下，非北司之天下；天子者，四海九州之天子，非北司之天子。北司未必盡可信，南司未必盡無用。豈天子與宰相了無關涉，朝臣皆若路人？如此，恐收復之期，尚勞宸慮，尸禄之士，得以宴安。」令孜屏不奏，矯詔貶昭圖嘉州司户，遣人沉於蟇頤津，聞者氣塞而不敢言。

臣按：是時巨盜方據國都，而僖宗疏遠大臣，惟宦者與處。諫官，言之職也，而侯昌業既死於前，孟昭圖復死於後，雖欲不亡，其可得乎？

昭宗在藩邸，素疾宦官，及即位，楊復恭恃援立功，所爲多不法，上意不平；政事多謀於宰相，孔緯等勸上舉大中故事抑宦者權。復恭總宿衛兵，專制朝政，諸假子皆爲節度使、刺史，又養宦官子六百人，皆爲監軍。天下權勢皆歸其門，其養子李順節既寵貴，與復恭爭權，盡以復恭陰事告上，上乃出復恭爲鳳翔監軍，復恭愠懟，不肯行，稱疾，求致仕。以復恭爲上將軍致仕，或告復恭與假子守信謀反。上御安喜門，陳兵自衛，命李順節等將兵攻其第。不能克。復恭挈其族走興元，與楊守亮等同舉兵拒朝廷，後爲華州

韓史兵所獲獻闕下，斬於獨柳，李茂貞獻復恭遺守亮書，訴致仕之由云：「吾於荆榛中立壽王，即昭宗也。纔得尊位，廢定策國老，有如此負心門生天子！」

臣按：復恭以援立之功，恣爲不法，至其畔也，舉數鎮之兵以攻之，僅而能克。以家奴之賤，敢於拒捍如敵國，然自視爲定策國老，而目天子曰「負心門生」。自古中人之横未有其匹者，然卒不免獨柳之誅，豈不足爲後人之戒哉？

昭宗光化二年，以吏部尚書崔胤同平章事，充清海節度使。司空、門下侍郎、同平章事王摶，明達有度量，時稱良相。上素疾宦官樞密使宋道弼、景務脩專横，崔胤日與上謀去宦官。宦官知之，由是南、北司益相憎疾，各結藩鎮爲援以相傾奪。摶恐其致亂，從容言於上曰：「人君當務明大體，無所偏私。宦官擅權之弊，誰不知之！顧其勢未可猝除，宜俟多難漸平，以道消息。願陛下言勿輕泄致速姦變。」胤聞之，譖摶於上曰：「王摶姦邪，已爲道弼輩外應。」上疑之。及胤罷相，意摶排己，愈恨之。及出鎮廣州，遺朱全忠書，具道摶語，令全忠表論之。全忠上言：「胤不可離輔弼之地，摶與敕使相表裏，同危社稷。」表連上不已。上雖察其情，迫於全忠，不得已，復召胤爲司空、門下侍郎、同平章事，摶罷爲工部侍郎。以道弼監荆南軍，務脩監青州軍。又貶摶溪州刺史，又貶崖州司户。道弼長流驩州，務脩長流愛州。皆賜自盡。於是胤專制朝政，勢震中外，宦官皆側目，不勝其憤。初，崔胤與上密謀盡誅宦官，及道弼、務脩死，宦官益懼。上

自華州還，忽忽不樂，多縱酒，喜怒不常，左右尤自危。於是左軍中尉劉季述、右軍中尉王仲先、樞密使王彦範、薛齊渥等陰相與謀曰：「主上輕佻，多變詐，難奉事；專聽任南司，吾輩終罹其禍。不若奉太子立之，尊主上爲太上皇，引岐、華兵爲援，控制諸藩，誰能害我哉！」

上獵苑中，因置酒，夜，醉歸，手殺黄門、侍女數人。明旦，日加辰巳，宫門不開。季述帥禁軍千人破門而入，訪問，具得其狀。出謂胤曰：「主上所爲如是，豈可理天下！廢昏立明，自古有之。」胤畏死，不敢違。季述召百官，陳兵殿庭，作胤等姓名狀，請太子監國，以示之，使署名。胤及百官不得已皆署之。宦官扶上與后同輦，嬪御侍從者纔十餘人，適少陽院。季述以銀撾畫地數上曰：「某時某事，汝不從我言，其罪一也。」如此數十不止。乃手釘其門，鎔鐵錮之，使人將兵圍守，上動静輒白季述，穴墻以通飲食，上求錢帛俱不得，求紙筆亦不與。時大寒，嬪御公主無衣衾，號哭聞於外。季述等矯詔令太子嗣位。季述等欲誅崔胤，而憚全忠，但解其度支鹽鐵轉運而已。胤密致書全忠，使興兵圖反正。

有鹽州雄毅軍使孫德昭爲左神策指揮使，自劉季述等廢上，常憤惋不平。崔胤聞之，遣判官石戩與之遊。德昭每酒酣必泣，戩知其誠，乃密以胤意説之，德昭謝曰：「苟相公有命，不敢愛死！」戩以白胤。胤割衣帶，手書以授之。德昭復結右軍清遠都將董彦弼、周承誨，謀以除夜伏兵安福門外以俟之。天復元年，春，正月，朔，王仲先入朝，至安福門，孫德昭擒斬之，馳詣少陽院，叩門呼曰：「逆賊已誅，請陛下出勞將士。」上與后毁

扉而出。崔胤迎上御長樂門樓，帥百官稱賀。周承誨擒劉季述、王彦範繼至，方詰責，已爲亂梃所斃。薛齊偓赴井死，出而斬之。滅四人之族，并誅其黨二十餘人。以孫德昭同平章事，充静海節度使，賜姓名李繼昭。崔胤進位司徒。上寵待胤益厚。以周承誨爲嶺南西道節度使，賜姓名李繼誨。董彦弼爲寧遠節度使，賜姓李，並同平章事，與李繼昭俱留宿衛。十日乃出還家，賞賜傾府庫，時人謂之「三使相」。

丙午，勑：「近年宰臣延英奏事，樞密使侍側，争論紛然。既出，又稱上旨未允，復有改易，撓權亂政。自今並依大中舊制，俟宰臣奏事畢，方得升殿承受公事。」崔胤以宦官典兵終爲肘腋之患，欲以外兵制之，諷茂貞留兵三千於京師，充宿衛，以茂貞假子繼筠將之。左諫議大夫韓偓以爲不可。胤不從。時上悉以軍國事委崔胤，每奏事，上與之從容，或至然燭。宦官畏之側目，事無大小，皆咨胤而後行。胤志欲盡除之，翰林學士韓偓屢諫曰：「事禁太甚。此輩亦不可全無，恐其黨迫切，更生他變。」胤不從。胤請上盡誅宦官，但以宫人掌内諸司事。宦官屬耳，頗聞之，樞密使韓全誨等泣涕求哀於上，上乃令胤：「有事封疏以聞，勿口奏。」宦官求美女知書者數人，納之宫中，陰令伺察其事，盡得胤密謀，上不之覺也。全誨等大懼，每宴聚，流涕相訣別，日夜謀所以去胤之術。時朱全忠、李茂貞各有挾天子令諸侯之意，全忠欲上幸東都，茂貞欲上幸鳳翔。胤知謀泄，事急，遺朱全忠書，稱被密詔，令全忠以兵迎車駕。全忠得書，遽歸大梁發兵。

韓全誨聞全忠將至，令李繼誨等勒兵刼

上，幸鳳翔。全誨等懼誅，❶謀以兵制上，乃與李繼昭、李繼誨、李彥弼、李繼筠深相結，繼筠獨不肯從。冬，十月，全忠大舉兵發大梁。韓全誨等令上入閣召百官，追寢正月丙午勅書，如咸通以來近例。是日，開延英，全誨等即侍側，同議政事。朱全忠至河中，表請車駕幸東都。韓全誨等陳兵殿前，言於上曰：「全忠以大兵逼京師，欲刼天子幸洛陽，求傳禪。臣等請奉陛下幸鳳翔，收兵拒之。」上不許。李彥弼已於御院縱火。是日冬至，上獨坐思政殿，庭無群臣，旁無侍者。不得已，與皇后、妃嬪、諸王百餘人皆上馬，慟哭聲不絶，出門，回顧禁中，火已赫然。朱全忠至鳳翔，軍於城東。上屢詔全忠還鎮，全忠乃拜表奉辭。

崔胤、裴樞罷。二年，四月，崔胤自華州詣河中，泣訴於朱全忠，恐李茂貞刼天子幸蜀，宜以時奉迎，勢不可緩。於是全忠再舉兵至鳳翔，李茂貞堅壁不出，全忠以譎計誘致之。於是茂貞悉衆攻全忠營；全忠縱兵擊之，又遣數百騎據其城門，鳳翔軍進退失據，自蹈藉，殺傷殆盡。茂貞自是喪氣，始議與全忠連和，謀誅宦官以自贖，遺全忠書曰：「禍亂之興，皆由全誨。僕迎駕至此，以備他盜。公既志匡社稷，請公迎扈還宫，僕以弊甲彫兵從公陳力。❷」全忠復書曰：「僕舉兵至此，正以乘輿播遷；公能協力，固所願也。」丁酉，上召李茂貞等食，議與朱全忠和，上曰：「十六宅諸王以下，凍餓死者日有數人。在内諸王及公主、妃嬪，一日食粥，一日食湯餅，今亦竭矣。卿等意如何？」皆不對。上

❶「聞全忠」至「全誨」，此十九字原脱，今據元本、四庫本補。

❷「兵」，原作「公」，今據元本、明本、四庫本改。

曰：「速當和解耳！」三年，春，正月，李茂貞獨見上，中尉韓全誨等皆不得對。茂貞請誅全誨等，與朱全忠和解，奉車駕還京。上喜，即遣内養帥鳳翔卒四十人收全誨等，斬之。遣使囊全誨等二十餘人首以示全忠，曰：「曏來脅留車駕，懼罪離間，不欲協和，皆此曹也。今朕與李茂貞決意誅之，卿可曉諭諸軍，以豁衆憤。」

時鳳翔所誅宦官七十二人，朱全忠又密令京兆搜捕致仕不從行者，誅四十九人。及還長安，全忠、崔胤同對。❶胤奏：「國初承平之時，宦官不典兵預政。天寶以來，❷宦官浸盛。貞元之末，以羽林衛爲左、右神策軍以便衛從，始令宦官主之，以二千人爲定制。自是參掌機密，奪百司權，上下彌縫，共爲不法，大則扇搖藩鎮，傾危國家；小則賣官鬻獄，蠹害朝政。王室衰亂，職此之由，不翦其根，禍終不已。請悉罷内諸司使，其事務盡歸之省寺，諸道監軍俱召還闕下。」上從之。是日，全忠以兵驅宦官第五可範以下數百人於内侍省，盡殺之，冤號之聲，徹於内外。其出使外方者，詔所在收捕誅之，止留黄衣幼弱者三十人以備灑掃。自是宣傳詔命，皆令宫人出入。其兩軍内外八鎮兵悉屬六軍，以胤兼判六軍十二衛事。

司馬光曰：「宦者用權，爲國家患，其來久矣。蓋以出入宫禁，人主自幼及長，與之親狎，非如三公六卿，進見有時，可嚴憚也。其間復有性識儇利，語言辨給，善伺候顔色，承迎志趣，受命則無違迕之患，

❶「又密令」至「全忠崔」，原作「豫」，今據元本、四庫本改。
❷「宦官」至「以來」，此十一字原脱，今據元本、四庫本補。

使令則有稱愜之效。自非上智之主，燭知物情，慮患深遠，侍奉之外，不任以事，則近者日親，遠者日疏，甘言悲辭之請有時而從，浸潤膚受之愬有時而聽。於是黜陟刑賞之政，潛移於近習而不自知，如飲醇酒，嗜其味而忘其醉也。❶黜陟刑賞之柄移而國家不危亂者，未之有也。東漢之衰，宦官最爲驕横，然皆假人主之權，依憑宗社，❷以濁亂天下，未有能刼脅天子如制嬰兒，廢置在手，東西出其意，使天子畏之若乘虎狼而挾蛇虺如唐世者也。所以然者非他，漢不握兵，唐握兵故也。夫寺人之官，自三王之世，載於《詩》、《禮》，所以謹閨闥之禁，通内外之言，安可無也？顧人主不當與之謀議政事，進退士大夫，使有威福足以動人耳。果或有罪，小則刑之，大則誅之，無所寬赦。如此，雖使之專權，孰敢哉？豈可不察臧否，不擇是非，欲草薙而禽獮之，能無亂乎？是以袁紹行之於前而董卓弱漢，崔昌遐襲之於後而朱氏篡唐，雖快一時之忿而國隨以亡。是猶惡衣之垢而焚之，患木之蠹而伐之，其爲害豈不益多哉！孔子曰：『人而不仁，疾之已甚，亂也。』斯之謂矣。」

歐陽脩曰：「自古宦者亂人之國，其源深於女禍。女，色而已。宦者之害，非一端也：蓋其用事也近而習，其爲心也專而忍。能以小善中人之意，小信固人之心，使人主心信而親之。待其已信，然後懼以禍福而把持之。雖有忠臣碩士列於朝廷，

❶「其」，原作「甘」，今據元本、四庫本改。
❷「宗」，元本、四庫本作「城」。

而人主以爲去已疏遠，不若起居飲食、前後左右之親爲可恃也。故前後左右者日益親，則忠臣碩士日益疏，而人主之勢日益孤。勢孤，則懼禍之心日益切，而把持者日益牢。安危出其喜怒，禍患伏於帷闥，則嚮之所謂可恃者，乃所以爲患也。患已深而覺之，欲與疏遠之臣圖左右之親近，緩之則養禍而益深，急之則挾人主以爲質，雖有聖智不能與謀，謀之而不可爲，爲之而不可成，至其甚，❶則俱傷而兩敗。故其大者亡國，其次亡身，而使奸豪得借以爲資而起，至抉其種類，盡殺以快天下之心而後已。此前史所載宦者之禍常如此者，非一世也。夫爲人主者，非欲養禍於内而疏忠臣碩士於外，蓋其漸積而勢使之然也。夫女色之惑，不幸而不悟，則禍斯及矣，使其一悟，捽而去之可也。宦者之爲禍，雖欲悔悟，而勢有不得而去也，唐昭宗之事是矣。故曰深於女禍者，謂此也。可不戒哉？

臣按：漢唐之宦侍，其忠謹自持者未嘗不獲福，其驕恣預政者未嘗不罹禍。人主而知此則能全其國，國全則家亦全矣；内臣而知此則能全其身，身全則國亦全矣。故具著之云。

以上論内臣預政之禍。

真西山讀書記乙集上大學衍義卷第四十

❶「歐陽脩曰」至「爲之而不可成至」，原書裝訂錯頁，置於上文「而忘」與「其醉」間，今據原書頁碼及元本、明本、四庫本乙正。

真西山讀書記乙集上大學衍義

卷第四十一

齊家之要三

定國本

建立之計宜蚤❶

《春秋》：「莊六年九月丁卯，子同生。」

胡安國曰：「《經》書『子同生』，所以正國家之本，防後世配嫡奪正之事，垂訓之義大矣。此世子也，其不曰世子，何也？天下無生而貴者，誓於天子，然後爲世子。」

臣按：賈誼之書有曰：「誓明則民定而出於一道，故人争爲宰相而不姦爲世子，非宰相尊而世子卑也，不可以智求，不可以力争也。」臣謂：古者之生世子則已表而揚之，使國人皆知之，所以繫衆望也。是則國本之定不在於建儲之日，而已定於始生之初。此《春秋》於子同之生，必謹而書之也。

僖十七年，齊侯之夫人三，王姬、徐嬴、蔡姬，❷皆無子。齊侯好内，多内寵，内嬖如

❶「建立之計宜蚤」，此六字原無，今據四庫本補。

❷「蔡」，原作「祭」，今據四庫本改。

夫人者六人：長衛姬，生武孟；武孟，公子無虧。少衛姬，生惠公；公子元。鄭姬，生孝公；公子昭。葛嬴，生昭公；公子潘。密姬，生懿公；公子商人。宋華子，生公子雍。華氏之女。子，姓。公與管仲屬孝公於宋襄公，以爲太子。雍巫有寵於衛共姬，因寺人貂以薦羞於公，雍巫，雍人，名巫，即易牙。亦有寵。公許之立武孟。易牙既有寵於公，爲長衛姬請立武孟。管仲卒，五公子皆求立。冬，十月乙亥，齊桓公卒，易牙入，❶與寺人貂因内寵以殺群吏，内寵，内官之有權寵者。而立公子無虧。孝公奔宋。十八年春，宋襄公以諸侯伐齊。三月，齊人殺無虧。以説宋。齊人將立孝公，不勝四公子之徒，遂與宋人戰。無虧已死，故曰四公子。夏五月，宋敗齊師于甗，立孝公而還。

臣按：管仲相桓公，霸諸侯，匡天下，而身歿未幾，五公子争立，國内大亂，垂二十年，以不蚤定之故也。其所以不早定者，溺愛於少子故也。蓋桓公君臣知以富國彊兵爲急，而不知脩身齊家之本，故其禍卒兆於此，可不戒諸？

《史記》：「齊景公適子死。寵妾芮姬生子荼，荼少，其母賤，無行，諸大夫恐其爲嗣，乃言願擇諸子長賢者爲太子。景公老，惡言嗣事，又愛荼母，欲立之，憚發之口，乃謂諸大夫曰：『爲樂耳，國何患無君乎？』秋，景公病，命國惠子、高昭子立少子荼爲太子，逐群公子。景公卒，太子荼立，是爲晏孺子。群公子畏誅，皆出亡。晏孺子元年，田乞齊大夫。攻高昭子，殺之。乃使人之魯召公子陽生。

❶「入」，原作「人」，今據明本、四庫本改。

陽生至齊，匿田乞家。十月，田乞請諸大夫曰：『常之母有魚菽之祭，幸來會飲。』田乞盛陽生橐中，置坐中，發橐出之，曰：『此齊君也！』鮑牧怒曰：『子忘景公之命乎？』諸大夫相視欲悔，陽生前，頓首曰：『可則立之，否則已。』鮑牧恐禍起，乃復曰：『皆景公子也，何爲不可！』乃與盟，立陽生，是爲悼公。悼公入宫，使人遷晏孺子於駘，殺之，而逐孺子母芮子。芮子故賤而孺子少，故無權，國人輕之。」

臣按：景公之失，亦由嗣子不蚤定之故。其所以不蚤定者，以私欲立荼之故也。雖高、國二臣曲從，其亂命而適以啓田乞之姦心，殺荼而立陽生，齊國之政遂歸田氏，不再傳而田氏代齊矣。吁，可戒哉！

魏武侯卒，子罃與公中緩爭爲太子。韓懿侯與趙成侯并兵以伐魏，乘其國内亂而争伐之。戰於濁澤，魏氏大敗。趙謂韓曰：「除魏君，立公中緩，割地而退，我且利。」韓曰：「不可。殺魏君，人必曰暴；割地而退，人必曰貪。不如兩分之。魏分爲兩，不强於宋、衛，則我終無魏之患矣。」趙不聽。韓不悦，以其少卒夜去。惠王之所以身不死，國不分者，二家謀不和也。若從一家之謀，則魏必分矣。故曰：「君終無適子，其國可破也。」

臣按：適嗣之不蚤立，敵國之資也。故書之以爲戒云。

漢文帝元年正月，有司言曰：「蚤建太子，所以尊宗廟也。請立太子。」上曰：「朕既

不德，上帝神明未歆享，天下人民未有嗛志。嗛，音愜。今縱不能博求天下賢聖有德之人而禪天下焉，❶而曰豫建太子，是重吾不德也。謂天下何？其安之。」有司曰：「豫建太子，所以重宗廟社稷，不忘天下也。」上曰：「楚王，季父也，春秋高，閱天下之義理多矣，明於國家之大體。吴王於朕，兄也，惠仁以好德。淮南王，弟也，秉德以陪朕。豈爲不豫哉？諸侯王宗室昆弟有功臣，多賢及有德義者，若舉有德以陪朕之不能終，是社稷之靈，天下之福也。今不選舉焉，而曰必子，人其以朕爲忘賢有德者而專於子，非所以憂天下也。朕甚不取。」有司皆固請曰：「古者殷、周有國，治安皆千餘載，古之有天下者莫不長焉，用此道也。立嗣必子，所從來遠矣。高帝親率士大夫，始平天下，建諸侯，爲帝者太祖。諸侯王及列侯始受國者皆亦爲其國祖。子孫繼嗣，世世弗絶，天下之大義也，故高帝設之以撫海内，今釋宜建而更選於諸侯及宗室，非高帝之志也。更議不宜，子啓最長，純厚慈仁，請建以爲太子。」上乃許之。太子立，是爲景帝。

臣按：文帝以謙力辭，而有司以誼固請，然後文帝屈而從之，君臣之間，可謂兩得矣。

以上論建立之計宜蚤。

或曰：國本之宜蚤建固也，然在位久而繼嗣未生，如之何？曰：本朝則有故事矣。仁宗皇帝春秋四十有四，聖嗣

❶「能」，此字原漫漶不清，今據元本、明本、四庫本補。

未立。張述以太常博士請遴擇宗親才而賢者，異其禮秩，試以職務，俾內外知聖心有所屬。皇祐五年。其後范鎮以諫官言之，嘉祐元年。趙抃以御史言之，同上。司馬光以并州通判亦言之。嘉祐元年。自是文彥博、歐陽脩、王堯臣、吳奎諸臣，莫不言者，迄賴韓琦而後定焉。太山磐石之基於是乎壯。吁，此我祖宗公天下之心，三代以來之所未有者也！因傳著於此云。臣伏見高宗皇帝建炎三年，元懿太子薨。布衣李時雨乞於皇族中擇宗室之賢者一人，使視皇子，以係四海之望。是時高宗年甫二十有三耳，不以太蚤爲忤也。迨紹興元年，張浚言之，婁寅亮又言之。上讀寅亮之章，於是大悟，越五年，孝宗皇帝有建國之封。是高宗以二十五而定議，二十九而錫命也。其爲宗社之計尤蚤於仁祖。於乎懿哉！

定國本

諭教之法宜預❶

《文王世子》：《禮記》篇名。「凡三王教世子，必以禮樂。樂所以脩內也，禮所以脩外也。禮樂交錯於中，發形於外，是故其成也懌，懌，悦。恭敬而温文。立太傅、少傅以養之，欲其知父子君臣之道也。太傅審父子君臣之道以示之，少傅奉世子以觀太傅之德行而審喻之。太傅在前，少傅在後，謂其入學時。入則有保，出則有師，謂燕居出入時。是以教諭而德成也。以有四人維持之。師也者，教之以事

❶「定國本諭教之法宜豫」，此九字原無，今據四庫本補。

而喻諸德者也。保也者,慎其身以輔翼之而歸諸道者也。慎其身者,謂安護之。《記》曰:『虞、夏、商、周有師保,有疑丞,設四輔及三公,不必備,唯其人。』語使能也。君子曰德,❶德成而教尊,教尊而官正,官正而國治。君之謂也。仲尼曰:『昔者周公攝政,踐阼而治,抗《世子法》於伯禽,伯禽,周公長子,所謂魯公者也。所以善成王也。』是故知爲人子,然後可以爲人父;知爲人臣,然後可以爲人君;知事人,然後能使人。成王幼,不能涖阼,阼,階,人君之位。言成王幼,未能涖君位也。以爲世子則無爲也。言既爲王矣,又不可用世子之禮。是故抗《世子法》於伯禽,使之與成王居,亦學此學於成王側。欲令成王之知父子、君臣、長幼之義也。君之於世子也,親則父也,尊則君也。有父之親,有君之尊,然後兼天下而有之。是故養世子不可不慎也。行一物而三善皆得者,唯世子而已,其齒於學之謂也。物,猶事也。故世子齒於學,國人觀之,曰:『將君我而與我齒讓,何也?』曰:『有父在,則禮然。』然而衆知父子之道矣。其二曰:『將君我而與我齒讓,何也?』曰:『有君在,則禮然。』然而衆著於君臣之義也。其三曰:『將君我而與我齒讓,何也?』曰:『長長也。』然而衆知長幼之節矣。故父在斯爲子,君在斯謂之臣,居子與臣之節,所以尊君、親親也。故學之爲父子焉,學之爲君臣焉,學之爲長幼焉,父子、君臣、長幼之道得而國治。語曰:『樂正司業,父師司成,一有元良,萬邦以貞。』世子之謂也。」司,主也。一,一人也。元,大也。良,善也。貞,正也。

❶「德」,原脱,今據明本、四庫本補。

臣按：三王之教世子必以禮樂者，禮所以起人之敬心，敬心生則慢心窒矣。樂所以感人之和心，和心生則戾心消矣。其薰陶德性，變化氣質，莫妙於此者。然樂雖脩内，由内以達外；禮雖脩外，由外以入中。二者醺醲涵暢，相與無間，故其成也，但見其悦懌而已，恭敬温文而已。恭者，敬之發於外者也。敬者，恭之主於中者也。温則不暴，文則不野。此皆教之以禮樂之功也。然禮樂者，教之之具。而師傅者，教之之人，故立太傅、少傅以養之。養者，從容啓迪，以養其本然之善，使之自然開悟也。然其道無它，不過父子、君臣之大倫而已。太傅以審示言，謂脩於身以示之也。少傅以審諭言，謂開説其義以曉之也。太傅、少傅所以教者雖同，然太傅以身教，少傅以言教，二者蓋互相發也。以一世子之身，而太傅在前，少傅在後，入有保，出有師。四人者扶持而左右之，教安得不達？德安得不成哉？師者，教世子以事而喻諸德，謂教之以事親之事，則知孝之德；教之以事長之事，則知弟之德。天下無事外之德也。保則安護世子之身，輔之翼之，使歸諸道，耳、目、口、體不以欲而動，即所謂道。天下無身外之道也。古者所謂師、保，其職蓋如此。

周公抗《世子法》於伯禽者，蓋成王雖幼，已爲君矣，不可不以教世子者教之，惟以教世子者教伯禽，使成王觀之，是乃所以善成王也。傳言：成王有過，則撻伯禽。成王不可撻也，撻伯禽，則成王知警矣。然周公之所以教者，亦不過爲人子、爲人臣與事人之道而已。能此三者，則它可類推矣。古者天子、公、侯、卿、大夫、士之

子，皆入于學，而世子與之齒遜焉。夫天子之世子將爲君者也，而乃與公、侯、卿、大夫、士之子以齒爲後先，何哉？君在故也，父在故也，長長故也。身爲世子，而以尊君、親親、敬長之道爲天下倡，人其有不翕然視效者哉！秦漢以來，禮樂既廢，而又無師、保之教，齒、胄之禮，世子生而狃於貴驕之習。此篇雖存，無復有考之者矣。此治之所以不古若與。

《保傅篇》：漢賈誼作。「夏爲天子，❶十有餘世，而殷受之。殷爲天子，二十餘世，而周受之。周爲天子，三十餘世，而秦受之。秦爲天子，二世而亡。人性不甚相遠也，何三代之君有道之長，而秦無道之暴？其故可知也。古之王者，太子迺生，固舉以禮，使士負之，有司齊肅端冕，見之南郊，見于天也。謂三月朝也。過闕則下，敬君典法之處。過廟則趨，孝子之道也。故自爲赤子而教固已行矣。周成王幼在繈褓之中，召公爲太保，周公爲太傅，太公爲太師。保，保其身體；保，謂安守之。傅，傅之德義；傅，輔也。師，導之教訓。此三公之職也。於是爲置三少，皆上大夫也，卿也，謂三孤也。曰少保、少傅、少師，是與太子宴者也。故迺孩提有識，迺，猶也。三公、三少固明孝仁禮義以導習之，逐去邪人，不使見惡行。於是皆選天下之端士孝悌博聞有道術者以衛翼之，使與太子居處出入。故太子迺生迺，始也。而見正事，聞正言，行正道，左右前後皆正人也。夫習與正人居之，不能毋正，猶生長於齊不能不齊言也；習與不正人居之，不能毋不正，猶生長於楚不能

❶「爲」，原作「有」，今據四庫本及下文改。

不楚言也。❶故擇其所嗜，必先受業，迺得嘗之；擇其所樂，必先有習，乃得爲之。恐其懈惰，故以所味好而誘之。孔子曰：「少成若天性，習貫如自然。」貫，與慣同。及太子少長，知妃色，妃色，妃匹之色。則入于學。承師問道，退習而考於太傅，太傅罰其不則而匡其不及，則德智長而理道得矣。及太子既冠成人，免於保、傅之嚴，則有記過之史，徹膳之宰，進善之旌，誹謗之木，敢諫之鼓。瞽史誦詩，瞽，無目者也。❷工誦箴諫，工，樂人也。瞽官長誦，謂隨其過，誦詩以諷。大夫進謀，士傳民語。習與智長，故切而不媿；謂習問規誨與智俱長，❸故諫之雖切，亦能受之，而不媿恨也。化與心成，故中道若性。言教化與心俱成，故所爲皆合於道，如性自然也。三代之禮：天子春朝朝日，秋暮夕月，所以明有敬也；春秋入學，坐國老，執醬而親饋之，所以明有孝也；行以鸞和，鸞和，車上鈴。步中《采齊》，樂詩名也，字或作薺，又作茨。趣中《肆夏》，亦樂詩名。趣，讀曰趨。所以明有度也；其於禽獸，見其生不忍其死，聞其聲不食其肉，故遠庖厨，《玉繅》曰：「凡血氣之類，❹弗身踐。」所以長恩，且明有仁也。

「夫三代之所以長久者，以其輔翼太子有此具也。及秦而不然。其俗固非貴辭讓也，所上者告訐也；固非貴禮義也，所上者刑罰也。使趙高傅胡亥而教之獄，趙高，宦者，秦中車府令。胡亥，始皇少子，二世也。所習者非斬劓人，則夷人之三族也。故胡亥今日即位而明日射人，忠諫者謂之誹謗，深計者謂之妖言，其視殺人若艾草菅。艾，讀曰刈。菅，茅也，音奸。豈

❶「十餘」至「不能不」，原脱，今據元本、明本、四庫本補。
❷「也」，原脱，今據元本、四庫本補。
❸「問」，元本、四庫本作「聞」。
❹「凡」，原作「尤」，今據元本、明本改。

惟胡亥之性惡哉？彼其所以道之者非其理故也。鄙諺曰：『不習爲吏，視已成事。』觀前成事也。又曰：『前車覆，後車誡。』夫三代之所以長久者，其已事可知也；然而不能除從者，是不法聖知也。秦世所以亟絕者，其轍迹可見也；亟，急也。車迹曰轍。然而不避，是後車又將覆也。夫存亡之變，治亂之機，其要在是矣。天下之命懸於太子；太子之善，在於早諭教與選左右。諭，曉告也。與，猶及也。夫心未濫而先諭教，則化易成也；開於道術知義理之指，則教之力也。若其服習積貫，則左右而已。胡、粵之人，生而同聲，嗜欲不異，及其長而成俗，累數譯而不能相通，行者有雖死而不能相爲者，則教習然也。言習俗之殊，終身不變，雖至於死，而不能相放效。故曰選左右早諭教最急。夫教得而左右正，則太子正矣，太子正而天下定矣。」

臣按：《保傅》之篇，雖漢賈誼所作，大抵古之遺言也。欲知教諭之方者，《文王世子》其首，而此篇次之，無餘蘊矣。

周文王使太公望傅太子，及嗜鮑魚，而太公弗與，曰：「《禮》，鮑魚不登於俎，豈有非禮而可以養太子哉？」

臣按：古人之教太子，其嚴如此，可以爲萬世法矣。

漢晁錯學申商刑名。孝文時，詔太常遣錯授《尚書》伏生所，因上書言：「人主所以尊顯功名揚於萬世之後者，以知術數也。故人主知所以臨制臣下而治其衆，則群臣畏服矣；知所以聽言授事，則不欺蔽矣；知所以

安利萬民，則海内必從矣；知所以忠孝事上，則臣子之行備矣。此四者，臣竊爲皇太子急之。人臣之議或曰皇太子亡以知事爲也。臣之愚，誠以爲不然。竊觀上世之君，不能奉其宗廟而刼殺於其臣者，皆不知術數者也。皇太子所讀書多矣，而未深知術數者，不問書説也。夫多誦而不知其説，所謂勞苦而不爲功。臣竊觀皇太子材智高奇，馭射伎藝過人絶遠，然於術數未有所守者，以陛下爲心也。竊願陛下幸擇聖人之術可用今世者，以賜皇太子，因時使太子陳明於前。唯陛下裁察。」上善之，於是拜錯爲太子家令。

臣按：錯與賈誼皆所謂明申韓者也。誼之論教太子一出於孝仁禮義，而錯則專以術數爲言，其醇駁之異如此，詎可同日語哉？文帝擇東宫之傅卒舍誼而用錯焉，豈非帝之學出於黄老，故於錯之言有以深契其心歟？且是時錯方受《書》伏生，所謂伊、傅、周、召之言固嘗聞之矣，而此疏所陳無一語與之合者，豈所受者唯訓詁章句而於義理初未嘗玩而繹之故邪！其後錯事景帝，建爲削地之議，遂召七國之變，其原蓋兆於此。然則世之任輔導之責者，不開之以理義，而誘之以術數，❶未有不誤事而基禍者也！

武帝爲太子據立博望苑，使通賓客，從其所好，故賓客多以異端進者。據被讒事已見前《讒臣》篇。

司馬光曰：「古之明王教養太子，爲之

❶ 「術數」，四庫本作「數術」。

擇方正端良之士以爲保傅師友，使朝夕與之遊處。左右前後無非正人，然猶有淫放邪僻而陷於禍敗者焉。今乃使太子自通賓客，從其所好。夫正直難親，諂諛易合，此固中人之情，宜太子之不終也。」

晉元帝立子紹爲太子。帝好刑名家，以《韓非子》賜太子。庾亮諫曰：「申、韓刻薄傷化，不足留聖心。」太子納之。太子是爲明帝。

臣按：申、韓之學，非惟刻薄而已，且導人君以驕淫放恣。李斯嘗以誤二世矣，豈可以教儲貳者邪？庾亮雖清談之徒，然斯言則有益於世，故取焉。

陳宣帝太子叔寶欲以左户部尚書江總爲詹事，令管記陸瑜言於吏部尚書孔奐。奐謂瑜曰：「江有潘、陸之華，謂潘岳、陸機皆前世文士也。而無園、綺之實，謂四皓中園公、綺里季也。輔弼儲宫，竊有所難。」太子自言於帝。帝將許之，奐奏曰：「江總，文華之士。今皇太子文華不少，豈藉於總？如臣愚見，願選敦重之才，以居輔導之職。」帝卒以總爲詹事。頃之，總與太子爲長夜之飲；太子亟微行，遊總家。上怒，免總官。

臣按：孔奐之言，可謂忠矣！叔寶資雖闇劣，然使得端良忠信之士，輔而翼之，亦未必無補。乃如叔寶之請，竟用江總，其後即位，以總等爲狎客，酣醟流連，竟以亡國。蓋文士多浮華而少實，以之居輔導之職，其有損無益也宜哉！

憲宗元和初，右拾遺元稹以貞元中王

伾、王叔文以伎術得幸東宫，永貞之際，幾亂天下，上書勸上早擇脩正之士使輔導諸子，以爲：「太宗自爲藩王，與文學清脩之士十八人居。後代太子、諸王，雖有僚屬，日益疏賤，至於師傅之官，非眊瞶廢疾不任事者，則休戎罷帥不知書者有之。其友諭贊議之徒，尤爲冗散之甚，搢紳皆耻由之。❶就使得僻儒老生，越月踰時，僅獲一見，又何暇傅之德義，納之法度哉？夫以匹士愛其子，猶知求明哲之師而教之，❷況萬乘之嗣，繫四海之命乎！」上頗嘉納其言。

臣按：元稹欲爲太子、諸王簡僚屬，其論當矣。憲宗雖頗嘉納，然其後立遂王爲儲貳，未聞妙選一時之賢俊以充輔導之職也。嗣立未幾，游畋聲色無所不有，卒隳元和之業。吁，可惜哉！

以上論諭教之法宜豫。

真西山讀書記乙集上大學衍義卷第四十一

❶「耻」，原誤作「聽」，今據元本、四庫本改。
❷「教」，原作「敬」，今據四庫本改。

真西山讀書記乙集上大學衍義

卷第四十二

齊家之要三

定國本

嫡庶之分宜辨❶

《春秋左氏傳》：「桓十八年，周公欲弑莊王而立王子克。莊王，桓王太子。王子克，莊王弟子。❷辛伯告王，遂與王殺周公黑肩。王子克奔燕。辛伯，周大夫。初，子儀有寵於桓王，桓王屬諸周公。辛伯諫曰：『並后、妾如后。匹嫡、庶如嫡。兩政、臣擅命。耦國，都如國。亂之本也。』周公弗從，故及。」及於難也。

臣按：莊王，嫡也；子儀，庶也。桓王屬子儀於周公，是有私之之心也；周公欲弑莊王而立子儀，是成桓王之私也。君臣共成其私而不顧天下之正理，其得免乎？宜周公之及難也。

齊侯襄公。使連稱、管至戍葵丘，二人齊大夫。葵丘，齊地。瓜時而往，以食瓜爲候。及瓜而代。戍之明年，又食瓜則代還。期戍，公問不至。代還之問不至。請代，弗許。故謀作亂。僖公之

❶「嫡庶之分宜辨」，此六字原無，今據四庫本補。

❷「子」下，《左傳》（臺灣藝文印書館影印清嘉慶刊《十三經注疏》本）有「儀」字。

母弟曰夷仲年，夷仲，字。年，其名。生公孫無知，有寵於僖公，衣服禮秩如適。適，太子。襄公絀之。謂降其禮秩。二人因之以作亂。二人，連稱、管至也。二人本謀亂，因無知之怨遂作亂。連稱有從妹在公宮，無寵，使間公。伺公之間隙。曰：「捷，吾以女爲夫人。」捷，克也，言無知事成，則以女爲夫人也。女，音汝。冬十二月，弑君，立無知。

臣按：兄弟之子猶子也，愛之之一則可，而衣服禮秩皆與適同則不可。僖公之寵無知，宜若厚於兄弟之子者，而不知古人崇異世適之禮，非以自私，所以明尊卑之分，杜僭忒之源也，其召後日之禍宜哉！

漢成帝時，傅昭儀及子定陶王愛幸，寵於皇后、太子。言昭儀之寵過於皇后，定陶王之寵過於太子。丞相匡衡上疏曰：「聖王必慎妃、后之際，別適長之位，適，讀曰嫡。禮之於內也。卑不逾尊，新不先故，所以統人情而理陰氣也；禮屬陰，理得則陰氣順，故曰理陰氣。其尊適而卑庶也，適子冠乎阼，禮之用醴，❶冠，謂行冠禮也。阼，主階。醴，甘酒也，貴於衆酒。衆子不得與列，所以貴正禮而明嫌疑也。非虛加其禮文而已，乃中心與之殊異，故禮探其情而見之外也。如當親者疏，當尊者卑，則佞巧之姦因時而動，以亂國家。故聖人謹防其端，禁於未然，不以私恩害公義。」

臣按：匡衡援古人之冠禮，以明適子之重，衆子不得而並焉。旨哉斯言！人君不可以不知也。

❶「禮之用醴」，此四字原脱，今據明本、四庫本補。

三國吴大帝赤烏五年，立子和爲太子，霸爲魯王。霸，和母弟也，吴主權愛之，與和無異。其傅是儀諫曰：「魯王兼資文武，宜出鎮四方，爲國藩輔。且使二宫有所降殺，以正上下之序。」不聽。八年春，吴太子和與魯王同宫，禮秩如一，群臣多以爲言，吴主權乃命分宫别僚之，二子由是有隙。霸曲意交結名士。於是仇黨疑貳，舉國中分。太子寵日衰。霸黨從而毁之，權惑焉。陸遜諫曰：「正統、藩臣，當使寵秩有差，則彼此得所，上下獲安矣。」書三四上，辭情危切；權不悦。太常顧譚上疏曰：「有國家者，必明嫡庶之端，異尊卑之禮，使高下有差，等級踰邈，則骨肉之恩全，覬覦之望絶矣。臣之所陳，非有所偏，誠欲以安太子而便魯王也。」由是霸惡譚，全悰亦惡之，相與譖之；吴王徙譚於交州。權以魯王霸、楊竺之譖，數遣使責問遜；遜憤恚而卒。❶

初，潘夫人有寵於吴主權，生少子亮，權愛之。全公主既與太子和有隙，欲豫自結，數稱亮美。權以魯王霸結朋黨以害其兄，心亦惡之，謂侍中孫峻曰：「子弟不睦，將有袁氏之敗，爲天下笑。若使一人立者，安得不亂乎！」遂有廢和立亮之意，然猶沉吟歷年。至是乃幽太子和。將軍朱據諫曰：「太子，國之本根；加以雅性仁孝，天下歸心。昔晉獻用驪姬而申生不存，漢武信江充而戾太子冤死，臣竊懼太子不堪其憂，雖立思子之宫，無及矣！」不聽。據與尚書僕射屈晃率諸將吏泥頭自縛，連日詣闕請和；而無難督陳正及五營督陳象各上書切諫，吴主大怒，族誅正、象。牽據、晃入殿，據、晃猶叩頭流血，辭氣

❶「遜」，原無，今據四庫本補。

不撓；權杖之一百。遂廢和爲庶人，徙故鄣，賜霸死，立子亮爲太子。

臣按：吴主不監匹嫡之戒，既立太子，又寵魯王，禮秩如一。陸遜、顧譚力諫不聽，卒以基禍，至於兩廢焉。此人主所宜戒也。

唐武德九年，太宗立皇子中山王承乾爲太子。貞觀七年，太子好嬉戲，頗虧禮法，左庶子于志寧、右庶子孔穎達數直諫，上聞而嘉之，各賜金一斤，絹五百匹。十四年，太子久不出見官屬，右庶子張玄素諫曰：「朝廷選俊賢以輔至德，今動經時月，不見宫臣，將何以裨益萬一！」不聽。十五年，太子治宫室，妨農功；又好鄭、衛之樂。詹事于志寧諫，不聽。又寵昵宦官，常在左右；又引突厥達哥友入宫。志寧上書切諫，太子遣刺客殺之。二人不忍殺而止。十六年，魏王泰上《拓地志》。泰好學，司馬蘇勖説泰，以古之賢王皆招士著書，故泰奏請脩之。於是大開館舍，廣延時俊，人物輻湊，門庭如市。泰月給踰於太子，諫議大夫褚遂良上疏，以爲：「聖人制禮，尊嫡卑庶，世子用物不會，與王者共之。庶子雖愛，不得踰嫡，所以塞嫌疑之漸，除禍亂之源也。昔漢竇太后寵梁孝王，卒以憂死；宣帝寵淮陽王，亦幾至於敗。今魏王新出閤，宜示以禮則，訓以謙儉，乃爲良器，此所謂『聖人之教不肅而成』者也。」上又令泰徙居武德殿，魏徵上疏，以爲：「陛下愛魏王，常欲使之全安，宜每抑其驕奢，不處嫌疑之地。」上遽遣泰歸第。秋八月，上曰：「當今國家何事最急？」褚遂良曰：「今四方無虞，唯太子、諸王宜有定分最急。」上曰：「此言是

也。」時太子承乾失德，魏王泰有寵，群臣日有疑議，上聞而惡之，謂侍臣曰：「今群臣，忠直無踰魏徵，我遣侍太子，庶絶天下之疑。」九月，徵爲太子太師。徵表辭，上手詔諭以：「周幽、晉獻，廢嫡立庶，危國亡家。漢高祖幾廢太子，賴四皓然後定。我今賴公，即其義也。」徵乃受詔。

十七年春正月，上謂群臣曰：「聞外間士民以太子有足疾，魏王穎悟，多從遊幸，遽生異議，徼幸之徒已有附會者。太子雖病足，不廢步履。且《禮》，嫡子死，立嫡孫。太子男已五歲，朕終不以孽代宗，啓窺窬之源也。」

初，太子承乾喜聲色畋獵，所爲夸靡。魏王泰多藝能，有寵於上，見太子有足疾，潛有奪嫡之志，折節下士求聲譽。上命黄門侍郎韋挺攝泰府事，後命工部尚書杜楚客代之，二人俱爲泰要結朝士。楚客或懷金以賂權貴，因説以魏王聰明，宜爲上嗣；文武之士，各有附託，潛爲朋黨。太子畏其逼，遣人詐爲泰府典籤上封事，其中皆言泰罪惡，敕捕之，不獲。太子陰養刺客，謀殺魏王泰。吏部尚書侯君集之壻賀蘭楚石爲東宫千牛，太子知君集怨望，數令楚石引君集入東宫，問其自安之術，君集以太子暗劣，欲乘釁圖之，因勸之反；漢王元昌亦勸太子反。駙馬都尉杜荷，爲太子所親暱，預其反謀。太子聞齊王祐反於齊州，謂紇干承基曰：「我宫西墻，去大内正可二十步耳，與卿爲大事，豈比齊王乎？」夏四月，承基上變，告太子謀反。敕長孫無忌等與大理、中書、門下參鞫之，反形已具。上謂侍臣：「將何以處承乾？」群臣莫敢對，通事舍人來濟進曰：「陛下不失爲慈父，太子得盡天年，則善矣。」上從之，詔廢承

乾爲庶人，幽於右領軍府；漢王元昌賜自盡；侯君集等皆伏誅。承乾既獲罪，魏王泰自入侍奉，上面許立爲皇太子；長孫無忌請立晉王。上謂侍臣曰：「昨青雀泰小字。❶投我懷云：『臣今日始得爲陛下子。臣有一子，臣死之日，當爲陛下殺之，傳位晉王。』人誰不愛其子，朕見如此，甚憐之。」褚遂良曰：「陛下言大失，願審思，勿誤也！安有陛下萬歲後，魏王據天下，肯殺其愛子，傳位晉王者乎？陛下日者既立承乾爲太子，復寵魏王，禮秩過於承乾，以成今日之禍。前事不遠，足以爲鑑。陛下今立魏王，願先措置晉王，始得安全耳。」上流涕曰：「我不能爾。」因起，入宮。魏王泰恐上立晉王治，謂之曰：「汝與元昌善，元昌今敗，得無憂乎？」治由是憂形於色。上怪，屢問其故，治乃以狀告；上憮然，始悔立泰之言矣。上面責承乾，承乾曰：「臣爲太子，復何求！但爲泰所圖，時與朝臣謀自安之術，不逞之徒遂教臣爲不軌耳。今若立泰爲太子，❷所謂落其度內。」承乾既廢，上御兩儀殿，群臣俱出，獨留長孫無忌、房玄齡、李世勣、褚遂良，謂曰：「我三子一弟，所爲如是，我心誠無聊賴！」因自投于牀，無忌等爭前扶抱；上又抽佩刀欲自刺，遂良奪刀以授晉王治。無忌等請上所欲，上曰：「我欲立晉王。」無忌曰：「謹奉詔；有異議者，臣請斬之。」上乃御太極殿，召文武六品以上，謂曰：「承乾悖逆，泰亦凶險，皆不可立。朕欲選諸子爲嗣，誰可立者？卿輩明言之。」衆皆讙呼曰：「晉王仁孝，當爲嗣。」上說，遂立晉王治爲太子。上謂侍臣曰：「我若

❶「小」，明本無此字。

❷「立」，原脱，今據元本、明本、四庫本補。

立泰，則是太子之位可經營而得。自今太子失道，藩王窺伺者，兩皆棄之，傳諸子孫，永爲後法。」

臣按：太宗不世出之主也，而於太子、魏王之事，其失與孫權氏本末一同，皆幾至於危國。方褚遂良進太子、諸王宜有定分之説，帝固是之矣。使其因此大正嫡庶之分，車服禮秩咸立等差約，敕魏王峻其交通賓客之禁，則太子之志安，而不軌之謀塞矣。不是之思而乃於魏王之寵終不之損，由是承乾日以疑忌，而泰日以窺覦，雖欲禍亂之不生不可得已。原其本，皆太宗溺於私愛不能自克之故也。然承乾雖廢，泰亦不立。且因是著爲後世之法，太子失道，藩王窺伺者兩棄之，於失之中而有得焉。雖然，與其有得於終，孰若無失於初。故人君正家之道，不可以不謹也。

以上論嫡庶之分宜辨。

定國本

廢奪之失宜監[1]

《史記》：「幽王嬖愛褒姒，生子伯服，褒姒、幽王欲廢太子。太子母申侯女，而爲后。後幽王得褒姒，愛之，欲廢申后，并去太子宜臼，以褒姒爲后，以伯服爲太子。太史伯陽曰：『禍成矣。』幽王以虢石父爲卿，用事，國人皆怨。又廢申后、去太子也。申侯怒，與繒、西夷犬戎攻幽王。幽王舉熢火徵兵，兵莫至。遂殺幽王驪山下，虜褒姒。於是諸侯

[1] 「定國本廢奪之失宜監」，此九字原無，今據四庫本補。

乃即申侯而共立故幽王之子宜臼，是爲平王。」

臣按：幽王廢正后，易太子，其禍至於如此。故録以爲本篇之首云。

《春秋》：「僖五年，公及齊侯、宋公、陳侯、衛侯、鄭伯、許男、曹伯會王世子于首止。」惠王太子鄭也；不名而殊會，尊之也。首止，衛地。

《傳》：「會于首止，謀寧周也。」杜預曰：「惠王以惠后故，將廢太子鄭，而立王子帶。故齊桓帥諸侯，會王世子，以定其位。」

胡安國曰：「王將以愛易世子，桓公有憂，控大國，扶小國，會于首止，以定其位。太子踐阼，是爲襄王，一舉而父子、君臣之道皆得焉。故夫子稱之曰：『管仲相桓公，一匡天下，民到于今受其賜。微管仲，吾其被髮左衽矣。』中國之爲中國，以有父子、君臣之大倫也，一失，則爲夷狄矣。故首止之盟，美之大者也！」

晉獻公烝於齊姜，齊姜，武公妾。生秦穆夫人，[1]及太子申生。又娶二女於戎，大戎狐姬生重耳，大戎，[2]唐叔子孫別在戎狄者。小戎子生夷吾。小戎，允姓之戎。子，姓也。[3]伐驪戎，驪戎男女以驪姬，驪戎，其君姬姓，[4]其爵男也。歸，生奚齊，其娣生卓子。驪姬嬖，欲立其子，賂外嬖

[1]「秦」，原作「齊」，今據明本、四庫本改。
[2]「大」，原作「犬」，今據元本、明本、四庫本改。
[3]「姓」，原誤作「女」，今據四庫本改。
[4]「姓」，原脱，今據元本、四庫本改。

梁五與東關嬖五，姓梁名五，在閨闥之外者。東關嬖五，別在關塞者，亦名五，皆大夫，爲獻公所嬖幸，視聽外事。使言於公曰：「曲沃，君之宗也；曲沃，桓叔所封，先君宗廟所在。蒲與二屈，君之疆也；不可以無主。宗邑無主，則民不威，疆埸無主，則啓戎心；戎之生心，民慢其政，國之患也。若使太子主曲沃，而重耳、夷吾主蒲與屈，則可以威民而懼戎，且旌君伐。」旌，章也。伐，功也。晉侯説之。夏，使太子居曲沃，重耳居蒲城，夷吾居屈。群公子皆鄙，鄙，邊邑。唯二姬之子在絳。二五卒與驪姬譖群公子而立奚齊，晉人謂之二五耦。二耜相耦，廣一尺，共起一伐。言二人俱共墾傷晉室若此。

閔元年，晉侯作二軍，晉本一軍。公將上軍，太子申生將下軍。趙夙御戎，畢萬爲右，爲公御右也。夙，趙衰兄。畢萬，魏犨祖父。以滅耿、滅霍、滅魏，還，爲太子城曲沃，賜趙夙耿，賜畢萬魏，以爲大夫。士蔿曰：「太子不得立矣。分之都城，而位以卿，先爲之極，又焉得立？位以卿，得將下軍。不如逃之，無使罪至。爲吳太伯，不亦可乎？太伯，周太王之適子，知其父欲立季歷，故讓位而適吳。猶有令名，與其及也。言雖去，猶有令名，勝於留而及禍。且諺曰：『心苟無瑕，何恤乎無家？』天若祚太子，其無晉乎？」

閔二年十二月，晉侯使太子申生伐東山皋落氏。赤狄別種也。皋落，其氏族。里克諫曰：「太子奉冢祀、社稷之粢盛，里克，晉大夫。冢，大也。以朝夕視君膳者也，膳，厨膳。故曰冢子。君行則守，有守則從。從曰撫軍，守曰監國，古之制也。夫帥師，專行謀，帥師者，必專謀軍事。誓軍旅，宣號令也。君與國政之所圖也，非太子之事也。國政，正卿。師在制命而已，命將軍所制。禀命則不威，專命則不孝，故君之嗣適不可以帥師。君失其官，帥師不威，將焉用之？

太子統師是失其官也，專命則不孝，是爲帥必不威也。且臣聞皋落氏將戰。君其舍之！」公曰：「寡人有子，未知其誰立焉！」不對而退。見太子。太子曰：「吾其廢乎？」對曰：「告之以臨民，謂居曲沃。教之以軍旅，謂將下軍。不共是懼，何故廢乎？且子懼不孝，無懼弗得立。脩己而不責人，則免於難。」太子帥師，公衣之偏衣，偏衣，左右異色，其半依公服。佩之金玦。以金爲玦。太子將戰，狐突諫曰：「不可。昔辛伯諗周桓公曰：『內寵並后，外寵二政，嬖子配適，大都耦國，亂之本也。』周公弗從，故及於難。今亂本成矣，立可必乎？孝而安民，子其圖之！與其危身以速罪也。」

僖四年，公將立奚齊，立爲太子也。既與中大夫成謀，中大夫，里克也。姬謂太子曰：「君夢齊姜，必速祭之！」齊姜，太子母。太子祭于曲沃，歸胙于公，胙，祭之酒肉。公田，姬寘諸宮六日。公至，毒而獻之。毒酒經宿輒敗，而經六日，明公之惑。公祭之地，地墳。與犬，犬斃。與小臣，小臣亦斃。姬泣曰：「賊由太子。」太子奔新城。曲沃。公殺其傅杜原欵。或謂太子：「子辭，勸之自辯。君必辨焉。」以六日之狀自理。太子曰：「君非姬氏，居不安，食不飽。我辭，姬必有罪。君老矣，吾又不樂。」吾自理則姬死，姬死則君必不樂，不樂爲由吾也。曰：「子其行乎？」勸之出奔。太子曰：「君實不察其罪，被此名也以出，人誰納我？」十二月，縊於新城。

《經》：「五年春，晉侯殺其世子申生。」書「晉侯」，惡用讒。書「春」，從告。

臣按：晉獻公用驪姬之讒，殺太子申生，蓋將私其子也。及公薨，奚齊立，里克弒之；卓子立，又弒之；姬之子卒不能享有晉國，而徒以滋晉之亂。蓋易五君二十

餘年而後定。然則國本其可以輕搖哉？

漢高祖十年，戚姬有寵於上，生趙王如意。上以太子仁弱，謂如意類己，雖封爲趙王，常留之長安。上之關東，戚姬常從，日夜啼泣，欲立其子。呂后年長，常留守，益疏。上欲廢太子而立趙王，大臣爭之，皆莫能得。御史大夫周昌廷爭之彊，上問其說。昌爲人吃，又盛怒，曰：「臣口不能言，然臣期期知其不可！陛下欲廢太子，臣期期不奉詔！」上欣然而笑。呂后側耳於東廂聽，既罷，見昌，爲跪謝，曰：「微君，太子幾廢。」十二年十一月，上從破黥布歸，疾益甚，愈欲易太子。張良諫不聽，因疾不視事。叔孫通諫曰：「昔者晉獻公以驪姬之故，廢太子，立奚齊，晉國亂者數十年，爲天下笑。秦以不蚤定扶蘇，令趙高得以詐立胡亥，自使滅祀，此陛下所親見。今太子仁孝，天下皆聞之，呂后與陛下攻苦食淡，其可背哉？陛下必欲廢適而立少，臣願先伏誅，以頸血汙地！」帝曰：「公罷矣，吾直戲耳！」叔孫通曰：「太子，天下本，本一搖，天下振動。奈何以天下爲戲乎？」

上欲廢太子，立趙王如意。大臣多爭，未能得。呂后恐，不知所爲。或謂呂后曰：「留侯善畫計，上信用之。」呂后乃使建成侯呂澤刧良曰：「君常爲上謀臣，今上日欲易太子，君安得高枕而卧？」良曰：「此難以口舌爭也。顧上有所不能致者四人。四人年老矣，皆以上嫚侮士，故逃匿山中，義不爲漢臣。然上高此四人。今公誠能毋愛金玉璧帛，令太子爲書，卑辭安車，因使辯士固請，宜來。來，以爲客，時從入朝，令上見之，則一助也。」於是呂后令呂澤使人奉太子書，卑辭厚禮，迎此四人。四人至，客建成侯所。

上從破布歸，愈欲易太子。良諫不聽。叔孫太傅以死爭，上陽許之，猶欲易之。及宴，置酒，太子侍。四人者從太子，年皆八十有餘，鬚眉皓白，衣冠甚偉。上怪，問曰：「何爲者？」四人前對，各言其姓名。上迺驚曰：「吾求公，避逃我，今何自從吾兒游乎？」四人曰：「陛下輕士善罵，臣等義不辱，故恐而亡匿。今聞太子仁孝，恭敬愛士，天下莫不延頸願爲太子死者，故臣等來。」上曰：「煩公幸卒調護太子。」四人爲壽已畢，趨去。上目送之，召戚夫人指視曰：「我欲易之，彼四人爲之輔，羽翼已成，難動矣。」竟不易太子者，良本招此四人之力也。

是年，帝崩。太子即皇帝位，尊皇后曰皇太后。太后令永巷囚戚夫人，髡鉗，衣赭衣，令舂。召趙王至長安。

惠帝元年冬十二月，帝晨出射。趙王少，不能蚤起；太后使人持酖飲之。黎明，帝還，趙王已死。太后遂斷戚夫人手足，去眼，煇耳，飲瘖藥，使居厠中，命曰「人彘」。

程頤曰：「《坎》六四：『納約自牖。』自牖，言自通明之處。人臣以忠信善道結於君心，必自其明處乃能入也。人心有所蔽，有所通。所蔽者，暗處也；所通者，明處也。當就其明處告之，求信則易也。自古能諫君者，未有不因其所明者也。漢祖愛戚姬，將易太子，是其所蔽也。群臣爭之者衆矣。嫡庶之義，長幼之序，非不明也，如其蔽而不察何？四老者，高祖素知其賢而重之，此其不蔽之明心也，故因其所明而及其事，則悟之如反手。且四老人之力，孰與張良、群公卿？其言之切，孰若周昌、叔孫通？然而不從彼而從此者，

由攻其蔽與就其明之異耳。」

胡寅曰：「張良招致四皓羽翼儲宮，方之齊桓公會合八國定王世子，事簡而力不勞，其績尤偉。而世之君子，乃致疑焉，謂審有此，是良爲子結黨以拒父。是蓋未知聖人深許首止之盟，而稱管仲相齊，一匡天下之美也。」

隋文帝受周禪，以太子勇爲皇太子。開皇二十年，初，上使太子勇參決軍國政事，時有損益，上皆納之。勇性寬厚，率意任情，無矯飾之行。上性節儉，勇嘗文飾蜀鎧，上見而不悦，戒之曰：「自古帝王未有好奢侈而能久長者。汝爲儲后，當以儉約爲先，乃能奉承宗廟。吾昔日衣服，各留一物，時復觀之以自警戒。」後遇冬至，百官皆詣勇，勇張樂受賀。上知之，問朝臣曰：「近聞至日内外百官相帥朝東宫，此何禮也？」太宰少卿辛亶對曰：「於東宫，乃賀也，不得言朝。」上曰：「賀者正可三數十人，隨情各去，何乃有司徵召，一時普集！太子法服設樂以待之，可乎？」因下詔停斷。自是恩寵始衰，漸生猜阻。勇多内寵，昭訓雲氏尤幸。其妃元氏無寵，遇心疾，二日而薨，獨孤后意有他故，甚責望勇。自是雲昭訓專内政，生子儼等數人。后彌不平，頗遣人伺察，求勇過惡。晉王廣知之，彌自矯飾，唯與蕭妃居處，後庭有子皆不育，后由是數稱廣賢。大臣用事者，廣皆傾心與交。上及后每遣左右至廣所，無貴賤，廣必與蕭妃迎門接引，爲設美饌，申以厚禮；婢僕往來者，無不稱其仁孝。上與后嘗幸其第，廣悉屏匿美姬於别室，唯留老醜者，衣以縵綵，給事左右；屏帳改用縑素；故

絶樂器之弦，不令拂去塵埃。上見之，以爲不好聲色，還宮，以語侍臣，意甚喜，侍臣皆稱慶，由是愛之特異諸子。

廣爲揚州總管，入朝，將還鎮，入宮辭后，伏地流涕，后亦泣下。廣曰：「臣性識愚下，常守平生昆弟之意，不知何罪失愛東宮，欲加屠陷。每恐讒譖生於投杼，鴆毒遇於杯勺。」后忿然。自是決意欲廢勇立廣矣。廣與安州總管宇文述素善，問計於述，曰：「皇太子失愛已久，四海之望，實歸大王。然廢立者國家大事，處人父子骨肉之間，誠未易謀也。然能移主上意者，唯楊素耳，素所與謀者唯其弟約。述雅知約，請朝京師，與約相見，共圖之。」廣大悅，多齎金寶，資述入關。約時爲大理少卿，素凡有所爲，皆先籌於約而行之。述請約，盛陳器玩，與之酣暢，因而共博，每陽不勝，所齎金寶盡輸之。約所得既多，稍以謝述，述因曰：「此晉王之賜，令述與公爲歡樂耳。」約大驚曰：「何爲爾？」述因通廣意，説之曰：「公之兄弟，功名蓋世，當塗用事有年矣，朝臣爲足下家所屈辱者，可勝數哉！又，儲后以所欲不行，每切齒於執政；公雖自結於人主，而欲危公者固亦多矣！主上一旦棄群臣，公亦何以取庇！今皇太子失愛於皇后，主上素有廢黜之心，此公所知也。今若請立晉王，在賢兄之口耳。誠能因此時建大功，王必永銘骨髓，斯則去累卵之危，成太山之安也。」約然之，因以白素。素聞之，大喜，曰：「吾之智思殊不及此。」約知其計行，復謂素曰：「今皇后之言，上無不用，宜因機會早自結托，則長保榮禄，傳祚子孫。兄若遲疑，一旦有變，令太子用事，恐禍至無日矣！」素從之。後數日，素入侍宴，微稱：「晉王孝悌恭儉，有類至尊。」用

此揣后意。后泣曰：「公言是也！吾兒大孝愛，每聞至尊及我遣內使到，必迎於境首；言及違離，未嘗不泣。又其新婦亦大可憐，我使婢去，常與之同寢共食。豈若晛他伐勇小字。與阿雲謂雲昭訓。對坐，終日酣宴，昵近小人，疑阻骨肉！我所以益憐阿麼廣小字。者，常恐其潛殺之。」素既知后意，因盛言太子不才。后遂使素贊上廢立。

勇頗知其謀，憂懼，計無所出。上知勇不自安，在仁壽宮，使楊素觀勇所爲。素至東宮，偃息未入，勇束帶待之，素故久不進以激怒勇。勇銜之，形於言色。素還言：「勇怨望，恐有他變，願深防察！」上聞素譖毀，甚疑之。后又遣人伺覘東宮，纖介事皆聞奏，因加誣飾以成其罪。上遂疏忌勇，迺於玄武門達至德門置候人，以伺動靜，皆隨事奏聞。又，東宮宿衛之人，侍官以上，名籍悉令屬諸衛府，有勇健者咸屏去之。太史令袁充言於上曰：「臣觀天文，皇太子當廢。」上曰：「玄象久見，群臣不敢言耳。」

晉王廣又令督王府軍事段達私賂東宮幸臣姬威，令伺太子動靜，密告楊素；於是內外諠謗，過失日聞。段達因脅姬威曰：「東宮過失，主上皆知之矣。已奉密詔，定當廢立，君能告之，則大富貴！」威許諾，即上書告之。秋九月壬子，上至自仁壽宮。翌日，御大興殿，謂侍臣曰：「我新還京師，應開懷歡樂；不知何意翻邑然愁苦？」吏部尚書牛弘對曰：「臣等不稱職，故至尊憂勞。」上既數聞譖毀，疑朝臣悉知之，故於衆中發問，冀聞太子之過。弘對既失旨，上因作色，謂東宮官屬曰：「仁壽宮去此不遠，而令我每還京師，嚴備仗衛，如入敵國。豈非爾輩欲害我家國邪！」於是執太子左庶子唐令則等數人付所

司訊鞫；命楊素陳東宮事狀以告近臣。素乃顯言之云云。上曰：「此兒不堪承嗣久矣，皇后常勸我廢之。我以布衣時所生，地復居長，望其漸改，隱忍至今。我雖德慚堯、舜，終不以萬姓付不肖子！今欲廢之以安天下！」左衛大將軍元旻諫曰：「廢立大事，詔旨若行，後悔無及。讒言罔極，惟陛下察之。」上不應，命姬威悉陳太子罪惡。威對云云。上泫然曰：「誰非父母生，乃至於此！朕近覽《齊書》，見高歡縱其兒子，不勝忿憤，安可效尤邪！」於是禁勇及诸子，部分收其黨與。楊素舞文巧詆，鍛鍊以成其獄。先是，勇見老枯槐，問：「此堪何用？」或對曰：「古槐尤宜取火。」時衛士皆佩火燧，勇命工造數千枚，欲以分賜左右；至是，獲於庫。又藥藏局貯艾數斛，素得之，大以爲怪，以問姬威，威曰：「太子此意別有所在，至尊在仁壽宮，太子常飼馬千匹，云：『徑往守城門，自然餓死。』」素以威言詰勇，勇不服，曰：「竊聞公家馬數萬匹，勇忝備太子，馬千匹，乃是反乎！」素又發東宮服翫，似加琱飾者，悉陳之於庭，以示文武群官，爲太子之罪。上及皇后迭遣使責問勇，勇不服。冬十月乙丑，上使人召勇，勇見使者驚曰：「得無殺我邪？」上戎服陳兵，御武德殿，集百官立於東面，諸親立於西面，引勇及諸子列於殿庭，命內史侍郎薛道衡宣詔，廢勇爲庶人。勇再拜言曰：「臣當伏尸都市，爲將來鑑戒；幸蒙哀憐，得全性命！」言畢，泣下流襟，既而舞蹈而去，左右莫不閔默。

初，雲昭訓父定興，出入東宮無節，數進其奇服異器以求悅媚；左庶子裴政屢諫，勇不聽。唐令則爲勇所昵狎，每令以絃歌教內人，右庶子劉行本責之曰：「庶子當輔太子以

正道，何有取媚於房帷之間哉？」令則慚而不能改。勇嘗得良馬，欲令行本乘而觀之，行本正色曰：「至尊置臣於庶子，欲令輔導殿下，不令爲殿下作弄臣也。」勇慚而止。及勇敗，二人已卒，上歎曰：「向使裴正、劉行本在，勇不至此。」勇嘗宴宫臣，唐令則自彈琵琶，歌《娬媚娘》。洗馬李綱起白勇曰：「令則身爲宫卿，職當調護；乃於廣座自比倡優，進淫聲，穢視聽。事若上聞，令則罪在不測，豈不爲殿下之累邪？臣請速治其罪！」勇曰：「我欲爲樂耳，君勿多事。」綱遂趨出。及勇廢，上召東宫官屬切責之，皆惶懼無敢對者。綱獨曰：「廢立大事，今文武大臣皆知其不可而莫敢發言，臣何敢畏死不一爲陛下別白言之乎？太子性本中人，可與爲善，可與爲惡。曏使陛下擇正人輔之，足以嗣守鴻基。今乃以唐令則爲左庶子，鄒文騰爲家令，二人唯知以絃歌鷹犬娱悦太子，安得不至於是邪？此乃陛下之過，非太子之罪也。」因伏地流涕嗚咽。上慘然良久曰：「李綱責我非爲無理，然徒知其一，未知其二；我擇汝爲宫臣，而勇不親任，雖更得正人，何益哉！」對曰：「臣之所以不被親任者，良由姦臣在側故也。陛下但斬令則、文騰，更選賢才以輔太子，安知臣之終見疏棄也。自古國家廢立冢嫡，鮮不傾危，願陛下深留聖思，❶無貽後悔。」上不悦。十一月戊子，立晉王廣爲皇太子。天下地震，帝囚故太子勇於東宫，付太子廣掌之。勇自以廢非其罪，頻請見上申冤，而廣遏之不得聞。勇於是升樹大叫，聲聞帝所，冀得引見。楊素因言勇情志昏亂，爲癲鬼所著，不可復收。帝以爲然，卒不得

❶「思」，原作「恩」，今據元本、四庫本改。

見。廣立，是爲煬帝，遂以亡隋。

臣按：隋文以術數取天下，其操制群下亦以術數，宜非臣子所能欺也。而太子勇任情率直則疑之，晉王廣矯情飾詐則信之。夫勇之天資中人耳，使帝能博選名儒，責以輔導，切磋琢磨，未必不爲令德。而廣則大賊也，方其平時，自媚於帝、后，欲爲奪嫡之計久矣，一聞后意有所不平，於是緣飾者彌工，而傾擠者彌巧。觀廣之所以取謀於宇文述，而述之輸貨於楊約，以自通於楊素者，其安排布置一如戰國縱横之徒。帝徒知勇之當廢，而不知其所謂罪戾者成於諸人織組之手也；徒知廣之可立，❶而不知所謂善美者出於諸人闡闔之口也，❷而其實安在哉？帝至是如聾如瞶，不復能自辨是非，❸而一廢一立，祇以爲楊素等鬻賣之地耳，不知平時所謂術數者果焉在邪！廣既升儲，又以勇付於其手，迨其垂没，乃始知廣之不足付，而出召勇之言，則徒以殺其身而已矣。事見《通鑑》文帝末年。吁，後之人主其於讒言罔極之際，可不察哉！

唐玄宗開元末，武惠妃譖太子瑛於上曰：「太子陰結黨與，將害妾母子，惠妃子，壽王瑁也。亦指斥至尊。」上大怒，以語宰相，欲皆廢之。張九齡諫曰：「太子天下本，不可輕搖。昔晉獻公信驪姬之讒殺申生，三世大亂。漢武帝信江充之誣，罪戾太子，京城流

❶「可」，原漫漶不清，今據元本、明本、四庫本補。
❷「之」，原漫漶不清，今據元本、明本、四庫本補。
❸「不」，原漫漶不清，今據元本、明本、四庫本補。

血。晉惠帝用賈后之譖廢愍懷太子，中原塗炭。隋文帝納獨孤后之言黜太子勇，立煬帝，遂失天下。由此觀之，不可不慎。陛下必欲爲此，臣不敢奉詔。」惠妃密使宫奴牛貴兒謂九齡曰：「有廢必有興，（言太子瑛廢，則壽王瑁必爲太子，）公爲之援，宰相可長處。」九齡叱之，以其語白上，上爲之動色，故終九齡罷相，太子得無動。九齡既貶，又有譖太子瑛、鄂王瑶、光王琚異謀者，上召宰相問之。李林甫對曰：「此陛下家事，非臣等所宜豫。」上意乃決，使宦官宣制於宫中，廢瑛、瑶、琚爲庶人；尋賜死。太子瑛既死，李林甫數勸立壽王瑁。上以忠王璵長，且仁孝恭謹，又好學，意欲立之，猶豫歲餘不決。自念春秋高，三子同日誅死，繼嗣未定，常忽忽不樂，寢膳爲之減。高力士乘間問其故。上曰：「汝，我家老奴，豈不能揣我意！」力士曰：「豈非以郎君未定邪？但推長而立，誰敢争！」上曰：「汝言是也！」由是遂定。立璵爲太子。（餘已見前《姦臣》篇。）

范祖禹曰：「明皇三子之廢，繫於李林甫之一言；其得未廢，繫於張九齡之未罷。相賢，則父子得以相保；相佞，則天性滅於仇讐。置相可不慎哉？」

大歷十四年，（代宗年號。）德宗即位，立宣王誦爲皇太子。

貞元三年，初，郜國大長公主適駙馬都尉蕭升。公主不謹，詹事李昇等出入主第。主女爲太子妃，或告主淫亂，且爲厭禱。上大怒，幽主於禁中，切責太子。太子不知所對，請與蕭妃離昏。上召李泌告之，且曰：「舒王近已長立，孝友温仁。」泌曰：「陛下惟

有一子，奈何一旦疑之，欲廢之而立姪，得無失計乎？」上曰：「卿不愛家族乎？」對曰：「臣惟愛家族，故不敢不盡言。若畏陛下盛怒而爲曲從，陛下明日悔之，必尤臣云：『吾獨任汝爲相，❶不力諫，使至此；必復殺而子。』臣老矣，餘年不足惜，若冤殺臣子，使臣以姪爲嗣，臣未知得歆其祀乎？」因嗚咽流涕。上泣曰：「事已如此，使朕如何而可？」對曰：「此大事，願陛下審圖之。自古父子相疑，未有不亡國覆家者。」上曰：「貞觀、開元，皆易太子，何故不亡？」對曰：「昔承乾屢嘗監國，託附者衆，東宮甲士甚多，與宰相侯君集謀反，事覺，太宗使其舅長孫無忌與朝臣數十人鞫之，事狀顯白，然後集百官而議之。當時言者猶云：『願陛下不失爲慈父，使太子得終天年。』太宗從之，并廢魏王泰。願陛下從容三日，究其端緒而思之，陛下必釋然知太子之無它矣。若果有其迹，當召大臣知義理者二十人與臣鞫其左右，必有實狀，願陛下如貞觀之法行之，廢舒王而立皇孫，則百代之後，有天下者猶陛下子孫也。至於開元之時，武惠妃譖太子瑛兄弟殺之，海内冤憤，此乃百代所當戒，又可法乎？且陛下昔嘗令太子見臣於蓬萊池，觀其容表，非有蠭目豺聲商臣之相也，正恐失於柔仁耳。又，太子自貞元以來常居少陽院，在寢殿之側，未嘗接外人，預外事，安得有異謀乎？彼譖人者巧詐百端，雖有手書如晉愍懷，衷甲如太子瑛，猶未可信，況但以妻母有罪爲累乎？幸賴陛下語臣，臣敢以宗族保太子必不知謀。曏使楊素、許敬宗、李林甫之徒承此旨，已就舒王，圖定策之功矣！」上曰：「此朕家

---

❶「爲」，原作「宰」，今據元本、四庫本改。

事，何豫於卿，而力争如此？」對曰：「天子以四海爲家。臣今獨任宰相之重，四海之内，一物失所，責歸於臣。況坐視太子冤横而不言，臣罪大矣。」上曰：「爲卿遷延至明日思之。」泌抽笏叩頭而泣曰：「如此，臣知陛下父子慈孝如初矣！然陛下還宫，當自審思，勿露此意於左右；露之，則彼皆欲樹功於舒王，太子危矣！」上曰：「具曉卿意。」太子遣人謝泌曰：「吾必不可救，欲先自仰藥，何如？」泌曰：「必無此慮。願太子起敬起孝。苟泌身不存，則事不可知耳。」間一日，上開延英殿獨召泌，流涕闌干，撫其背曰：「非卿切言，朕今日悔無及矣！皆如卿言，太子仁孝，實無它也。自今軍國及朕家事，皆當謀於卿矣。」泌拜賀，因曰：「陛下聖明，察太子無罪，臣報國畢矣。願乞骸骨。」上曰：「朕父子賴卿得全，方屬子孫，使卿代代富貴以報德，何爲出此言乎？」詔李昇等及公主五子，皆流嶺南及遠州。太子後立，是爲順宗。

臣按：自古輕廢儲貳，未有不由宰相之非人者。故里克成謀，申生縊；楊素懷姦，子勇囚；林甫趨利，瑛、瑶、❶琚戮。而子瑛之得未廢者，以九齡；舒王之不得奪嫡者，以李泌。然則爲國者，其可無忠賢之相哉？觀泌告德宗之言，忠誠懇篤，宜其卒能感悟也。後之爲相者，不幸而遇此，要當以泌爲法。

以上論廢奪之失宜監。

真西山讀書記乙集上大學衍義卷第四十二

❶「瑶」，原脱，今據明本、四庫本補。

真西山讀書記乙集上大學衍義

卷第四十三

齊家之要四

教戚屬

外家謙謹之福❶

漢文帝竇后兄長君，弟廣國字少君，聞后立，上書自陳。后言帝，召見問之，具言其故。於是竇后持之而泣，厚賜之，家於長安。絳侯、周勃。灌將軍嬰。等曰：「吾屬不死，命乃且縣。恐其後擅權，則將相大臣皆被害。此兩人所出微，不可不爲擇師傅，又復放呂氏大事也。」放與倣同。於是乃選長者之有節行者與居。長君、少君由此爲退讓君子，不敢以富貴驕人。後景帝立，皇后爲皇太后，乃封廣國爲章武侯。長君先死，封其子彭祖爲南皮侯。

臣按：竇長君、少君，故貧賤也。一旦以椒房故驟居富貴，常人之情鮮有不驕且侈者，而當時大臣如絳、灌者，乃能爲擇師傅，使長者之有節行者與居。於是二人卒爲退遜君子，豈非教之力哉？史稱景帝立，乃封廣國等爲侯，則在文帝時，蓋未嘗封也。文帝之不私后戚如此，豈不足爲後世法哉？

❶「外家謙謹之福」，此六字原無，今據四庫本補。

史丹以父任爲中庶子，侍從十餘年。元帝即位，爲駙馬都尉、侍中，出常驂乘，甚有寵。上以丹舊臣，皇考外屬，親信之，詔丹護太子家。是時，傅昭儀子定陶共王有材藝，❶子母俱愛幸，而太子頗有失，母王皇后無寵。建昭之後，元帝被疾，不親政事，留好音樂。或置鼙殿下，天子自臨軒檻上，隤銅丸以擿鼓，聲中嚴鼓之節。後宮及左右知音者莫能爲，而定陶王亦能之，上數稱其材。丹進曰：「凡所謂材者，敏而好學，温故知新，皇太子是也。若乃器人於絲竹鼓鼙之間，則是陳惠、李微高於匡衡，可相國也。」陳惠、李微，當時知音者。匡衡，元帝相也。於是上默然而笑。其後，中山哀王薨，太子前弔。哀王者，帝之少弟，與太子游學相長大。上望見太子，感念哀王，悲不能自止。太子既至前，不哀。上大恨曰：「安有人不慈仁而可奉宗廟爲民父母者乎？」上以責謂丹。丹免冠謝上曰：「臣誠見陛下哀痛中山王，至以感損。向者太子當進見，臣竊戒屬毋涕泣，感傷陛下。罪迺在臣，當死。」上以爲然，意迺解。丹之輔相，皆此類也。竟寧元年，上寢疾，傅昭儀及定陶王常在左右，而皇后、太子希得進見。上疾稍侵，意忽忽不平，數問尚書以景帝時立膠東王故事。景帝廢太子榮爲臨江王，立膠東王爲太子。丹以親密臣得侍視疾，候上間獨寢時，丹直入卧内，頓首伏青蒲上，以青規地曰青蒲，非皇后不得至此。涕泣言曰：「皇太子以適長立，積十餘年，名號繫於百姓，天下莫不歸心。臣子見定陶王雅素愛幸，今者道路流言，以爲太子有動摇之議。審若此，公卿以下必以死

❶「共」，原作「恭」，今據元本、四庫本改。

争，不奉詔。臣願先賜死以示群臣！」天子素仁，不忍見丹涕泣，言又切至，上意大感，喟然太息曰：「吾日困劣，而太子、兩王幼少，意中戀戀，亦何不念乎？然無有此議。且皇后謹慎，先帝又愛太子，吾豈可違指？駙馬都尉安所受此語？」丹即却，頓首曰：「愚臣妄聞，罪當死！」上因納，謂丹曰：「吾病寖加，恐不能自還。善輔道太子，毋違我意！」丹噓唏而起。太子由是遂爲嗣矣。丹爲人足知，音智。愷悌愛人，貌若儻蕩不備，儻蕩，謂疏放也。然心甚謹密，故尤得於上。❶

傅喜，哀帝祖母定陶傅太后從父弟。少好學問，有志行。哀帝即位，以喜爲衛尉，遷右將軍。傅太后始與政事，喜數諫之，由是傅太后不欲令喜輔政，賜黃金百斤，上將軍印綬，以光禄大夫養病。大司空何武、尚書令唐林皆上書言：「喜行義脩潔，忠誠愛國，内輔之臣也，今以寢病，一旦遣歸，衆庶失望，皆曰傅氏賢子，以論議不合於定陶太后故退，百僚莫不爲國恨之。忠臣，社稷之衛，魯以季友治亂，楚以子玉輕重，魏以無忌折衝。百萬之衆，不如一賢。喜立於朝，陛下之光輝，傅氏之廢興也。」上亦自重之，明年拜喜爲大司馬，封高武侯。丁、傅驕奢，皆嫉喜之恭儉。又傅太后欲求稱尊號，哀帝以定陶王子入繼爲成帝後，而傅太后者，定陶王之母也，故事稱定陶太后，不得稱帝太后。今傅太后欲稱之，非禮也。喜與丞相孔光、大司空師丹共執正議。言不當稱帝太后也。傅太后大怒，先免師丹以感動喜，喜終不順。後數月，遂策免喜。傅太后又自詔丞相御史，遣喜就國，後欲免喜侯，上不聽。平帝即位，王莽用事，免傅氏官爵歸故郡。下

❶「得」下，四庫本有「信」字。

詔曰：「高武侯喜姿性端愨，論議忠直，雖與故定陶太后有屬，終不順指從邪，介然守節，以故斥逐就國。傳不云乎：『歲寒，然後知松栢之後彫也。』其還喜長安，位特進，奉朝請。」後遣就國，以壽終。

班固贊曰：「史丹父子相繼，高以重厚，位至三公。丹之輔道副主，掩惡揚善，傅會善意，雖宿儒達士無以加焉。及其歷房闥，入卧内，推至誠，犯顔色，動寤萬乘，轉移大謀，卒成太子，安母后之位。『無言不讎』，終獲忠貞之報。傅喜守節不傾，亦蒙後彫之賞。」

臣按：二人皆賢戚也，而傅喜之所立尤難，蓋喜於傅太后爲近屬，常人之情，孰不私其親者。而太后欲與政事則争之，欲稱尊號則又争之。寧獲怒太后，被斥逐之譴，不肯違公議，取阿附之譏。其後王氏得權，追治前事，丁、傅之家，皆罹患害，惟喜獨全，且受褒賞，豈非守正之福哉？

樊宏，世祖之舅。世祖，光武也。世祖即位，拜光禄大夫，位特進，次三公，封壽張侯。宏爲人謙柔畏慎，不求苟進。常戒其子曰：「富貴盈溢，未有能終者。吾非不喜榮勢者，天道惡盈而好謙，前世貴戚皆明戒也，保身全己，豈不樂哉？」每當朝會，輒迎期先到，俯伏待事。帝聞之，常勑騶騎臨朝乃告。宏所上便宜及言得失，輒手自書寫，毁削草本。公朝訪逮，不敢衆對。宗族染其化，未嘗犯法。以病困，車駕臨視，問所欲言。宏頓首自陳：「無功享食大國，誠恐子孫不能保全厚恩，令臣魂神慚負黄泉，願還壽張，食小鄉

亭。」帝悲傷其言，竟不許。二十七年，卒。遺令薄葬，一無所用，以爲棺柩一藏，不宜復見，如有腐敗，傷孝子之心，使與夫人同墳異藏。帝善其令，以示百官，因曰：「今不順壽張侯意，無以彰其德。且吾萬歲之後，欲以爲式。」賜錢千萬，布萬匹，謚爲恭候。帝悼宏不已，復封少子茂爲平望侯。

子儵，謹約有父風。事後母至孝，及母卒，哀思過禮，毁病不自支，世祖常遣中黄門朝暮送饘粥。建武中，禁網尚闊，諸王既長，各招引賓客，以儵外戚，争遣致之，而儵清静自保，無所交結。及沛王輔事發，貴戚子弟多見收捕，儵以不豫得免。其後弟鮪爲子賞求楚王英女敬鄉公主，儵聞而止之，曰：「建武時，吾家並受榮寵，一宗五侯，時特進一言，特進，宏也。女可以配王，男可以尚主，但以貴寵過盛，即爲禍患，故不爲也。且爾一子，奈何棄之於楚乎？」鮪不從。其後楚事發覺，楚王英以謀反誅，顯宗追念儵謹恪，又聞其止鮪婚事，故其諸子得不坐焉。

陰興，光武光烈皇后母弟也。建武二年，守期門僕射，典將武騎，從征伐，平定郡國。興每從出入，常操持小蓋，障翳風雨，躬履塗泥，率先期門。光武所幸之處，輒先入清宫，甚見親信。雖好施接賓，然門無俠客。與同郡張宗、上谷鮮于裒不相好，知其有用，猶稱所長而達之；友人張紀、杜禽與興厚善，以爲華而少實，但私之以財，終不爲言；是以世稱其忠平。第宅苟完，裁蔽風雨。九年，遷侍中，賜爵關内侯。帝後召興，欲封之，置印綬於前，興固讓曰：「臣未有先登陷陣之功，而一家數人並蒙爵土，令天下觖望，誠爲盈溢。」帝嘉興之讓，不奪其志。貴人問其故，貴人時未爲后。興曰：「貴人不讀書記邪？

『亢龍有悔。』夫外戚家苦不知謙退，嫁女欲配侯王，取婦眄睨公主，愚心實不安也。富貴有極，人當知足，夸奢益爲觀聽所譏。」貴人感其言，深自降挹，卒不爲宗親求位。十九年，拜衛尉，輔導皇太子。明年夏，帝疾甚，以興領侍中，受顧命於雲臺廣室。會疾瘳，召見興，欲以代吴漢爲大司馬。興叩頭流涕，固讓曰：「臣不敢惜身，誠虧損聖德，不可苟冒。」至誠發中，感動左右，帝遂聽之。二十三年，卒。興素與從兄嵩不相能，然敬其威重。興疾病，帝親臨，問以政事，及群臣能否。興頓首曰：「臣愚不足以知人。然伏見議郎席廣、謁者陰嵩，並經行明深，踰於公卿。」後帝思其言，遂擢廣爲光禄勳，嵩爲中郎將，監羽林十餘年，以謹勑見幸。顯宗即位，詔曰：「故侍中衛尉關内侯興，典領禁兵，從平天下，當以軍功顯受封爵，又諸舅比例，應蒙恩澤，興皆固讓，安乎里巷。輔導朕躬，有周昌之直，在家仁孝，有曾、閔之行，不幸早卒，朕甚傷之。賢者子孫，宜加優異。其以汝南之鮦陽封興子慶爲鮦陽侯，慶弟博爲强隱侯。」博弟員、丹並爲郎，慶推田宅財物悉與員、丹。帝以慶義讓，擢爲黄門侍郎。

陰識，光烈皇后之前母兄也。建武元年，封陰鄉侯。二年，以征伐軍功增封，叩頭讓曰：「天下初定，將帥有功者衆，臣託屬掖廷，仍加爵邑，不可以示天下。」帝甚美之。及顯宗立爲皇太子，以識守執金吾，輔導東宮。帝每巡郡國，識常留鎮守京師。入雖極言正議，及與賓客語，未嘗及國事。帝敬重之，當指識以敕戒貴戚，激厲左右焉。

臣按：樊、陰二氏，皆漢中興外戚，而能以忠謹自持，全其寵禄。宏之言曰：「富

貴盈溢，未有能終。」興之言曰：「富貴有極，人當知足。」皆可爲後世戚里之法。臣故表而出之。

唐吴溆，章敬皇后弟也。章敬，肅宗后。德宗時，爲金吾大將軍。朱泚反，據長安，盧杞、白志貞言於上曰：「臣觀朱泚心迹，必不至爲逆，願擇大臣入京城宣慰以察之。」上問從臣，皆畏憚，莫敢行。溆獨請行，上説。溆退而告人曰：「食其禄而違其難，何以爲臣！吾幸託肺腑，非不知往必死，但舉朝無蹈難之臣，使聖情慊慊耳！」遂奉詔詣泚。泚反謀已決，陽受命，館溆客省，尋殺之。

臣按：吴溆可謂知君臣之義矣。自昔外戚，未聞以死徇其國者，而溆能之，賢矣哉！

穆宗疾大漸，命太子監國。宦官請郭太后臨朝稱制。后，憲宗正妃。太后曰：「昔武氏稱制，幾覆社稷。我家世守忠義，太后，汾陽王子儀之孫也。非武氏之比也。太子雖少，但得賢宰相輔之，卿等勿預朝政，何患國家不安？自古豈有女子爲天下主，而能致唐、虞之理乎！」取制書手裂之。太后兄太常卿釗聞有是議，密上牋曰：「若果徇其請，臣請先率諸子納官爵歸田里。」太后泣曰：「祖考之慶，終於吾兄。」❶

臣按：以房闈而干大政，以戚里而豫朝權，非國家令典也。故懿安太后不肯徇内臣之欲以臨朝，而郭釗亦有「納官爵歸

❶「終」，明本、四庫本作「鍾」。

田里」之請，其賢於人遠矣哉！

以上論外家謙謹之福。

教戚屬

外家驕恣之禍❶

漢宣帝甘露三年，太子所幸司馬良娣死。太子悲恚不樂。帝乃令皇后擇後宮家人子可以娛侍太子者，得元城王政君送太子宮。政君，故繡衣御史賀之孫女也。是歲，生成帝於甲館畫堂，爲世適皇孫。帝愛之，自名曰驁，字大孫。元帝初元元年，立太子驁爲皇太子。竟寧元年五月，帝崩。六月己未，太子即皇帝位，以元舅侍中衛尉陽平侯王鳳爲大司馬、大將軍，領尚書事。領尚書事，今之宰相職也。

臣按：此王氏用事之始也。

成帝建始元年春正月，封舅諸吏光祿大夫、關内侯王崇爲安成侯，賜舅譚、商、立、根、逢時爵關内侯。夏四月，黄霧四塞，詔博問公卿大夫，無有所諱。諫大夫楊興、博士駟勝等對皆以爲：「陰盛侵陽之氣也。高祖之約，非功臣不侯；今太后諸弟皆以無功爲侯，外戚未曾有也，故天爲見異。」於是大將軍鳳懼，上書乞骸骨，辭職；上優詔不許。

臣按：是時王氏之權雖寖盛，而權未專也。故諸舅無功而侯，楊興猶能言之。

---

❶「教戚屬外家驕恣之禍」，此九字原無，今據四庫本補。

三年，上專欲委任王鳳。八月，策免車騎將軍許嘉，以特進侯就朝位。四年夏，上悉召前所舉直言之士，詣白虎殿對策。是時，上委政王鳳，議者多歸咎焉。谷永知鳳方見柄用，陰欲自託，乃曰：「方今四夷賓服，皆爲臣妾，北無薰粥、冒頓之患，南無趙佗、吕嘉之難，三垂晏然，靡有兵革之警。諸侯大者乃食數縣，漢吏制其權柄，不得有爲，無吴、楚、燕、梁之勢。百官盤互，親疏相錯，骨肉大臣有申伯之忠，洞洞屬屬，小心畏忌，無重合、安陽、博陸之亂。三者無毛髮之辜，竊恐陛下舍昭昭之白過，忽天地之明戒，聽晻昧之瞽説，歸咎乎無辜，倚異乎政事，重失天心，不可之大者也。」上擢永爲光禄大夫。

臣按：是時王氏之權浸專，故已有陰自附託如谷永者。

河平二年六月，上悉封諸舅：王譚爲平阿侯，商爲成都侯，立爲紅陽侯，根爲曲陽侯，逢時爲高平侯。五人同日封，故世謂之「五侯」。

三年，劉向以王氏權位太盛，而上方嚮《詩》、《書》古文，向乃因《尚書·洪範》，集合上古以來，歷春秋六國至秦、漢符瑞、災異之記，推迹行事，運傳禍福，著其占驗，比類相從，各有條目，凡十一篇，號曰《洪範五行傳論》，奏之。天子心知向忠精，故爲鳳兄弟起此論也，然終不能奪王氏權。

臣按：王氏權位至此益盛。雖劉向言之，天子亦知之，而終不能剪其權者，不可奪也。《易》曰：「履霜堅冰，陰始凝也；馴致其道，至堅冰也。」陰之始凝，猶可爲也；

至於堅冰，則不可爲矣。建始之初，王氏六人無功而封，天爲見異。於是時也，王氏之權未專，猶可奪也；至是，則雖欲奪之，有不能矣。然則人主豈可輕以權假人哉？

陽朔元年冬，京兆尹泰山王章下獄，死。時大將軍鳳用事，上謙讓無所顓。左右嘗薦光禄大夫劉向少子歆通達有異材。上召見，歆誦讀詩賦，甚説之，欲以爲中常侍；召取衣冠，臨當拜，左右皆曰：「未曉大將軍。」上曰：「此小事，何須關大將軍！」左右叩頭争之，上於是語鳳，鳳以爲不可，乃止。

臣按：一中常侍之拜，天子不得專，於是禄去王室矣。

王氏子弟皆卿、大夫、侍中、諸曹，分據勢官，滿朝廷。杜欽見鳳專政泰重，戒之曰：「願將軍由周公之謙懼，損穰侯之威，魏冉。放武安之欲，田蚡。毋使范睢之徒得間其説。」❶鳳不聽。

臣按：范睢之説秦昭王曰：「臣之入關也，人知有穰侯，而不知有王。」漢至是，人知有王氏，不知有天子矣。故杜欽以此戒之。

時上無繼嗣，體常不足。定陶共王來朝，太后與上承先帝意，遇共王甚厚，賞賜十倍於它王，留之京師，不遣歸國。上謂共王：「我未有子，人命不諱，一朝有它，且不復相

❶「間」，原作「問」，今據四庫本改。

見，爾長留侍我矣。」其後天子疾益有瘳，共王因留國邸，旦夕侍上；上甚親重之。大將軍鳳心不便，共王在京師會日食，鳳因言：「日食，陰盛之象。定陶王雖親，於禮當奉藩在國；今留侍京師，詭正非常，故天見戒，宜遣王之國。」上不得已於鳳而許之。共王辭去，上與相對涕泣而訣。王章素剛直敢言，雖爲鳳所舉，非鳳專權，不親附鳳，乃封事，言：「日食之咎，皆鳳專權蔽主之過。」上召見章，延問以事。章對曰：「天道聰明，佑善而災惡，以瑞異爲符效。今陛下以未有繼嗣，引近定陶王，所以承宗廟，定社稷，❶上順天心，下安百姓，此正議善事，當有祥瑞，何故致災異？災異之發，爲大臣顓政者也。今聞大將軍猥歸日食之咎於定陶王，建遣之國，苟使天子孤立於上，顓擅朝事，以便其私，非忠臣也。且日食，陰侵陽、臣顓君之咎。今政事大小皆自鳳出，天子曾不壹舉手，鳳不内省責，反歸咎善人，推遠定陶王。且鳳誣罔不忠，非一事也。前丞相樂昌侯商，本以先帝外屬，内行篤，有威重，位歷將相，國家柱石臣也，其人守正，不肯屈節隨鳳委曲；卒用閨門之事爲鳳所罷，身以憂死，衆庶愍之。又鳳知其小婦弟張美人已嘗適人，於禮不宜配御至尊，託以爲宜子，内之後宫，苟以私其妻弟；聞張美人未嘗任身就館也。且羌胡尚殺首子以盪腸正世，況於天子，而近已出之女也？此三者皆大事，陛下所自見，足以知其餘及它所不見者。鳳不可令久典事，宜退使就第，選忠賢以代之。」自鳳之白罷商，後遣定陶王也，上不能平；及聞章言，天子感悟，納之，謂章曰：「微京兆尹直

❶「定」，四庫本作「重」。

言，吾不聞社稷計，且唯賢知賢，君誠爲朕求可以自輔者。」於是章奏封事，薦信都王舅瑯琊太守馮野王，忠信質直，智謀有餘。上自爲太子時，數聞野王名，方倚欲以代鳳。章每召見，上輒辟左右。時太后從弟子侍中音獨側聽，具知章言，以語鳳。鳳聞之，甚憂懼。杜欽令鳳稱病出就第，上疏乞骸骨，其辭指甚哀。太后聞之，爲垂涕，不御食。上少而親倚鳳，弗忍廢，乃優詔報鳳，彊起之；於是鳳起視事。上使尚書劾奏章：「知野王前以王舅出補吏，而私薦之，欲令在朝，阿附諸侯；又知張美人體御至尊，而妄稱引羌胡殺子盪腸，非所宜言。」下章吏。廷尉致其大逆罪，以爲：「比上夷狄，欲絶繼嗣之端；背畔天子，私爲定陶王。」章竟死獄中，妻子徙合浦。自是公卿見鳳，側目而視。

臣按：成帝本導章使言，既不忍退鳳，乃使尚書劾章，是誘而陷之於罪也。又何其不忍於弄權之臣，而忍於爲國忠言之士也？忠言之士爲誰計？而略無愛惜之心邪？

二年夏四月，以侍中、太僕王音爲御史大夫。於是王氏愈盛，郡國守相、刺史皆出其門下。五侯群弟争爲奢侈，賂遺珍寶，四面而至。皆通敏人事，好士養賢，傾財施予以相高尚；賓客滿門，競爲之聲譽。劉向謂陳湯曰：「今災異如此，而外家日盛，其漸必危劉氏。吾幸得以同姓末屬，累世蒙漢厚恩，身爲宗室遺老，歷事三主。上以我先帝舊臣，每進見，常加優禮。吾而不言，孰當言

者？」遂上封事極諫曰：❶「夫大臣操權柄，持國政，未有不爲害者也。今王氏一姓，乘朱輪華轂者二十三人，青紫貂蟬充盈幄内，魚鱗左右。大將軍秉事用權，五侯驕奢僭盛，並作威福，擊斷自恣，行汙而寄治，身私而託公，依東宮之尊，假甥舅之親，以爲威重。尚書、九卿、州牧、郡守皆出其門，筦執樞機，朋黨比周；稱譽者登進，忤恨者誅傷；游談者助之説，執政者爲之言。排擯宗室，孤弱公族，其有智能者，尤非毁而不進，遠絶宗室之任，不令得給事朝省，恐其與己分權；數稱燕王、蓋主以疑上心，避諱吕、霍而弗肯稱。内有管、蔡之萌，外假周公之論，兄弟據重，宗族盤互，歷上古至秦、漢外戚僭貴未有如王氏者也。物盛必有非常之變先見，爲其人微象。孝昭帝時，冠石立於泰山，仆柳起於上林，而孝宣帝即位。今王氏先祖墳墓在濟南者，其梓柱生枝葉，❷扶疏上出屋，根垂地中，雖立石起柳，無以過此之明也。事勢不兩大，王氏與劉氏亦且不並立，如下有泰山之安，則上有累卵之危。陛下爲人子孫，守持宗廟，而令國祚移於外親，降爲皂隸，縱不爲身，奈宗廟何？婦人内夫家而外父母家，此亦非皇太后之福也。孝宣皇帝不假舅平昌侯權，所以全安之也。夫明者起福於無形，銷患於未萌，宜發明詔，吐德音，援近宗室，親而納信，黜遠外戚，毋授以政，皆罷令就第，以則效先帝之所行，厚安外戚，全其宗族，此東宮之意，❸外家之福也。王氏永存，保其爵禄，劉氏長安，不失社稷，所以褒睦外

❶「事」，原無，今據四庫本補。
❷「枝葉」，原無，今據四庫本補。
❸「此」，四庫本作「誠」。

内之姓，子子孫孫無疆之計也。如不行此策，田氏復見於今，六卿必起於漢，爲後嗣憂，昭昭甚明。唯陛下深留聖思！」書奏，天子召見向，歎息悲傷其意，謂曰：「君且休矣，吾將思之！」然終不能用其言。

臣按：劉向斥言王氏專權之咎，可謂切至矣！至今讀者猶爲流涕，況當日乎？而成帝徒歎息悲傷而不用其言，是樂以祖宗天下與人而不之惜也，異哉！

三年秋，王鳳疾，天子數自臨問，親執其手涕泣曰：「將軍病，如有不可言，平阿侯譚次將軍矣！」鳳頓首泣曰：「譚等雖與臣至親，行皆奢僭，無以率導百姓，不如御史大夫音謹勅，臣敢以死保之！」及鳳且死，上疏謝上，復固薦音自代，言譚等五人必不可用；天子然之。初，譚倨，不肯事鳳，而音敬鳳，卑恭如子，故鳳薦之。八月，鳳薨。九月，以王音爲大司馬、車騎將軍，而王譚位特進，領城門兵。

臣按：劉向之有言，成帝未能退鳳，猶有可諉者。既幸而自斃矣，收還威柄，考謹輔相，罷大司馬、大將軍、領尚書之職，而歸之廟朝，此一機也。乃復用其所薦者，付以政事，是國家大柄無時而可收，而使漢業終移於王氏而後已也，吁！

鴻嘉元年，封王音爲安陽侯。三年，王氏五侯爭以奢侈相尚。成都侯商嘗病，欲避暑，從上借明光宮。後又穿長安城，引内灃水注第中大陂，以行船。上幸商第，見穿城引水，意恨，内銜之，未言。帝微行出，過曲

陽侯根第，又見園中土山、漸臺，象白虎殿，於是上以讓車騎將軍音。商、根兄弟欲自黥、劓以謝太后。上聞之，大怒，乃使尚書責問司隸校尉、京兆尹，知成都侯商等奢僭不軌，藏匿姦猾，皆阿縱，不舉奏正灋。二人頓首省户下。又賜車騎將軍音策書曰：「外家何甘樂禍敗！而欲自黥、劓，相戮辱於太后前，傷慈母之心，以危亂國家！外家宗族彊，上一身寖弱日久，今將一施之，君其召諸侯，令待府舍！」是日，詔尚書奏文帝時誅將軍薄昭故事。車騎將軍音藉稾請罪，商、立、根皆負斧質謝，良久乃已。上特欲恐之，實無意誅也。

臣按：成帝既知外家奢侈之過度，縱未即誅，亦當奪其職任，各遣就國，乃所以警飭而全安之也。曾是不能而威怒徒發，祇足以取其侮玩而已，❶果何益哉？

永始元年初，太后兄八人，獨弟曼早死，不侯；太后憐之。曼寡婦渠供養東宮，子莽幼孤，不及等比；其群兄弟皆將軍、五侯子，乘時侈靡，以輿馬聲色佚游相高。莽因折節爲恭儉，勤身博學，被服如儒生；事母及寡嫂，養孤兄子，行甚勑備；又外交英俊，內事諸父，曲有禮意。大將軍鳳病，莽侍疾，親嘗藥，亂首垢面，不解衣帶連月。鳳且死，以託太后及帝，拜爲黃門郎，遷射聲校尉。久之，叔父成都侯商上書，願分户邑以封莽。長樂少府戴崇、侍中金涉、中郎陳湯等皆當世名士，咸爲莽言，上由是賢莽，太后又數以爲言。五月，封莽爲新都侯，遷騎都尉、光祿大

❶「侮」，原作「悔」，今據元本、四庫本改。

夫、侍中。宿衛謹敕，爵位益尊，節操愈謙，振施賓客，家無所餘；收贍名士，交結將、相、卿、大夫甚衆。故在位更相推薦，虛譽隆洽，傾其諸父矣。

臣按：此新莽飾詐盜名之始也。

二年春正月，安陽侯王音薨。三月，以成都侯王商爲大司馬衛將軍。

臣按：鳳死而音繼之，音死而商繼之，是漢家將相之任爲王氏世襲之私矣。

二年十二月，故南昌尉九江梅福上書曰：「方今君命犯而主威奪，外戚之權，日以益隆。陛下不見其形，願察其景！建始以來，日食、地震，以率言之，三倍春秋，水災亡與比數，陰盛陽微，金鐵爲飛，此何景也？漢興以來，社稷三危。呂、霍、上官皆母后之家也，親親之道，全之爲右，當與之賢師良傅，教以忠孝之道；今乃尊寵其位，授以魁柄，使之驕逆，至於夷滅，此失親親之大者也。❶自霍光之賢，不能爲子孫慮，故權臣易世則危。《書》曰：『毋若火，始庸庸。』勢陵於君，權隆於主，然後防之，亦無及已！」上不納。

臣按：王章坐言王氏以死之後，前惟劉向以宗室遺老盡言，❷後惟梅福以一尉盡言，而成帝皆不能用也。非所謂樂其所以亡者邪？吁，可歎哉！

❶「親親」，原作「親」，今據四庫本補。
❷「惟」，元本、明本作「推」。

元延元年十二月，王商爲大將軍，薨。薦弟光禄勳曲陽侯根，以根爲大司馬、車騎將軍。

安昌侯張禹雖家居，以特進天子師，國家每有大政，必與定議。時吏民多上書言災異之應，譏切王氏專政所致。上意頗然之，未有以明見；乃車駕至禹第，辟左右，親問禹以天變，因用吏民所言王氏事示禹。禹自見年老，子孫弱，又與曲陽侯不平，恐爲所怨，則謂上曰：「春秋日食、地震，或爲諸侯相殺，夷狄侵中國。災變之意，深遠難見，故聖人罕言利命，不語怪神，性與天道，自子貢之屬不得聞，何況淺見鄙儒之所言。陛下宜脩政事，以善應之，與下同其福善，此經義意也。新學小生，亂道誤人，宜無信用，以經術斷之！」上雅信愛禹，由此不疑王氏。後曲陽侯根及諸王子弟聞知禹言，皆喜説，遂親就禹。故槐里令朱雲上書求見，公卿在前，雲曰：「今朝廷大臣，上不能匡主，下無以益民，皆尸位素餐。孔子所謂『鄙夫不可與事君，苟患失之，亡所不至』者也！臣願賜尚方斬馬劒，斷佞臣一人頭以厲其餘。」上問：「誰也？」對曰：「安昌侯張禹！」上大怒曰：「小臣居下訕上，廷辱師傅，罪死不赦！」御史將雲下殿；攀殿檻，折。雲呼曰：「臣得下從龍逄、比干游於地下，足矣，未知聖朝何如耳！」御史遂將雲出。於是左將軍辛慶忌免冠，解印綬，叩頭殿下曰：「此臣素著狂直於世，使其言是，不可誅；其言非，固當容之。臣敢以死争！」慶忌叩頭流血。上意解，然後得已。及後當治檻，上曰：「勿易，因輯之，以旌直臣！」

臣按：張禹爲帝師傅，而附下罔上如此，其可謂不忠也矣，宜朱雲之廷斥也。

三年春正月，蜀郡岷山崩，壅江三日，江水竭。劉向大惡之，曰：「昔周岐山崩，三川竭，而幽王亡。岐山者，周所興也。漢家本起於蜀、漢，今所起之地，山崩川竭，星孛又入攝提太角，從參至辰，殆必亡矣！」

綏和元年十月，王根病免。根薦莽自代。以莽爲大司馬，時年三十八。莽既拔出同列，繼四父而輔政，欲令名譽過前人，遂克己不倦。聘諸賢良以爲掾、史，賞賜、邑錢悉以享士，愈爲儉約。母病，公卿列侯遣夫人問疾，莽妻迎之，衣不曳地，布蔽膝，見之者以爲僮使，問知其夫人，皆驚。其飾名如此。

二年三月，成帝崩。四月，哀帝即位。七月，莽罷就第。

哀帝建平二年，莽就國。

元壽二年六月，❶哀帝崩。太皇太后即日駕之未央宮，收取璽綬，詔「公卿舉可大司馬者」。莽故大司馬，辭位避丁、傅，衆庶稱以爲賢，又太皇太后近親，自大司徒孔光以下，舉朝皆舉莽。獨前將軍何武、左將軍公孫祿二人相與謀，以爲「往時惠、昭之世，外戚呂、霍、上官持權，幾危社稷；今孝成、孝哀比世無嗣，方當選立近親幼主，不宜令外戚大臣持權；親疏相錯，爲國計便」。於是武舉公孫祿可大司馬，而祿亦舉武。太皇太后自用莽爲大司馬、領尚書事；迎中山王即位，年九歲。

臣按：何武、公孫祿之言，忠言也。使

❶「二」，原作「元」，今據四庫本改。

太后聽而用之，選外臣以當大司馬之任，而迎宗室之賢且長者，以繼哀帝之後，則一舉而劉氏安矣。后乃私其所親，付莽以政，迎立幼君。莽於是顓秉國柄，百官總己以聽之。越一年封安漢公，二年以女配帝，四年加號宰衡，五年策命以九錫，明年而居攝，又爲假皇帝，又明年而即真矣。及是劉向、梅福之言，亡一弗驗者，漢四百年之統緒，於是中絶。原其始，由成帝假諸舅以權，而元后私外家以政，長其羽翼，成篡盜之謀。然居位幾何？天怨人畔，義兵四起，僇死漸臺，肢體殊分，宗族翦滅。後之人主觀此，當以漢成爲戒，而居戚里者，亦以莽爲戒，則臣主俱全之道也。莽事已見《篡臣》篇，復略著于此云。

漢章帝建初二年，帝納竇勳女爲貴人，有寵。

三年，立貴人竇氏爲皇后。

八年，皇后兄憲爲侍中、虎賁中郎將，弟篤爲黄門侍郎，並侍宫省，賞賜累積，喜交通賓客。司空第五倫上疏曰：「臣伏見虎賁中郎將竇憲，椒房之親，典司禁兵，出入省闥，年盛志美，卑讓樂善，此誠其好士交結之方。然諸出入貴戚者，類多瑕釁禁錮之人，尤少守約安貧之節；士大夫無志之徒，更相販賣，雲集其門，蓋驕泆所從生也。三輔論議者至云，『以貴戚廢錮，當復以貴戚浣濯之，猶解酲當以酒也』。詖險趨埶之徒，誠不可親近。臣願陛下嚴敕憲等閉門自守，無妄交通士大夫，防其未萌，慮於無形，令憲永保福禄，君臣交歡，無纖介之隙，此臣之所至願也！」

臣按：是時竇氏之埶未大盛也，而第

五倫已爲章帝言之，忠臣之心，防微杜漸，每每如此，人君不可以不察也。

憲恃宮掖聲執，自王、主及陰、馬諸家，莫不畏憚。❶憲以賤直請奪沁水公主園田，主逼畏不敢計。後帝出，過園，指以問憲，憲陰喝不得對。後發覺，帝大怒，召憲切責曰：「深思前過，奪主田園時，何用愈趙高指鹿爲馬？久念使人驚怖。昔永平中，常令陰博、❷鄧疊三人更相糾察，故諸豪戚莫敢犯法者。今貴主尚見枉奪，何況小民哉？國家棄憲，如孤雛、腐鼠耳！」憲大懼，皇后爲毀服深謝，良久乃得解，使以田還主。雖不繩其罪，然亦不授以重任。

司馬光曰：「人臣之罪，莫大於欺罔，是以明君疾之。孝章謂竇憲『何異指鹿爲馬』，善矣；然卒不能罪憲，則姦臣安所懲哉？夫人主之於臣下，患在不知其姦，苟或知之，而復赦之，則不若不知之爲愈也。何以言之？彼或爲姦而上不之知，猶有所畏；既知而不能討，彼知其不足畏也，則放縱而無所顧矣！是故知善而不能用，知惡而不能去，人主之深戒也。」

臣按：成帝知五侯之罪而不能討，而王氏益肆。孝章知憲之罪而不能討，而竇氏益横。故容姦長惡者，人主之大戒也。

元和三年三月，太尉鄭弘數陳侍中竇憲權執太盛，言甚苦切，憲疾之。會弘奏憲黨

❶「莫」，原作「皆」，今據元本、明本、四庫本改。
❷「令」，四庫本作「用」。

尚書張林、雒陽令陽光，在官貪殘。書奏，吏與光故舊，因以告之，光報憲。奏弘大臣，漏泄密事，帝詰讓弘。夏四月，收弘印綬。弘自詣廷尉，詔勑出之，因乞骸骨歸，未許。病篤，上書陳謝曰：「竇憲姦惡，貫天達地，海内疑惑，賢愚疾惡，謂『憲何術以迷主上？近日王氏之禍，昞然可見』。陛下處天子之尊，保萬世之祚，而信讒佞之臣，不計存亡之機，臣雖命在晷刻，死不忘忠，願陛下誅四凶之罪，以厭人鬼憤結之望！」帝省章，遣醫視弘病，比至，已薨。

臣按：鄭弘垂歿，而陳竇氏之患，有昔人尸諫之風矣。章帝乃不之察，悲夫！

章和二年春正月，帝崩。太子即位，年十歲，尊皇后曰皇太后。三月，太后臨朝，竇憲以侍中内幹機密，出宣誥命；弟篤爲虎賁中郎將，篤弟景、瓌並爲中常侍，兄弟皆在親要之地。憲客崔駰，以書戒憲曰：「傳曰：『生而富者驕，生而貴者傲。』生富貴而能不驕傲者，未之有也。今寵禄初隆，百僚觀行，豈可不『庶幾夙夜，以永衆譽』乎？昔馮野王以外戚居位，稱賢臣；近陰衛尉克己復禮，終受多福。外戚所以獲譏於時，垂愆於後者，蓋在滿而不挹，位有餘而仁不足也。漢興以後，迄于哀、平，外家二十，保族全身，四人而已。《書》曰：『鑑于有殷。』可不慎哉？」

臣按：崔駰所謂四人者：景帝王皇后也，王后生武帝。宣帝許皇后、王皇后也，哀帝母丁姬也。然嘗攷之，田蚡之驕橫，蓋僅而獲免；蚡者，王后之異母兄。而丁氏之禍，亦見於身後。王莽時掘丁姬冢。其獲全而無

患者，平恩、許后父廣漢也。邛成王后父封邛成侯。二家而已。然則居戚里、蒙上恩者，其可不兢兢以自保乎？

秋七月，南單于上言：「請出兵共討北匈奴。」太后議欲從之。會齊殤王子都鄉侯暢來弔國憂，❶太后數召見之，竇憲懼暢分宮省之權，遣客刺殺暢於屯衛之中，而歸罪於暢弟利侯剛，乃使侍御史與青州刺史雜考剛等。尚書韓稜以爲「賊在京師，不宜捨近問遠，恐爲姦臣所笑」。太后怒，以切責稜，稜固執其議。何敞説宋由，「請獨奏案之」，由乃許焉。二府聞敞行，皆遣主者隨之。於是推舉，具得事實。太后怒，閉憲於内宮。憲懼誅，因求擊匈奴以自贖。

和帝永元元年春，竇憲將征匈奴，❷三公、九卿詣朝堂上書諫，以爲「匈奴不犯邊塞，而無故勞師遠涉，損費國用，徼功萬里，非社稷之計」。書連上，輒寢，宋由懼，不敢復署議，諸卿稍自引止；唯任安、袁隗固爭，❸前後且十上，曰：「群僚百姓皆言不可，陛下獨奈何以一人之計，棄萬人之命，不恤其言乎？」太后不聽。

臣按：竇太后以私一弟之故，橫興師旅以挑遠夷，公卿言之，一切不聽，徒欲憲之有功以贖罪，而不知適以重其罪也。

夏六月，竇憲出朔方雞鹿塞，分遣副校尉閻盤等破北單于於稽落山。

❶「王」，原誤作「侯」，今據元本、四庫本改。
❷「憲」，原誤作「患」，今據元本、明本、四庫本改。
❸「任安袁隗」，據上下文當作「袁安任隗」。

秋九月，以竇憲爲大將軍。竇氏兄弟驕縱，而執金吾景尤甚，奴客緹騎彊奪人財貨，篡取罪人，妻略婦女；商賈閉塞，如避寇讎；又擅發緣邊諸郡突騎有才力者，有司莫敢舉奏。袁安劾景「擅發邊兵，驚惑吏民，二千石不待符信而輒承景檄，當伏顯誅」，又奏「司隸校尉、河南尹阿附貴戚，不舉刺，請免官案罪」。並寢不報。尚書何敞上封事曰：「昔鄭武姜之幸叔段，衛莊公之寵州吁，愛而不教，終至凶戾。由是觀之，愛子若此，猶飢而食之以毒，適所以害之也。伏見大將軍憲，始遭大憂，公卿比奏，欲令典幹國事；憲深執謙退，固辭盛位，懇懇勤勤，言之深至，天下聞之，莫不悅喜。今踰年無幾，大禮未終，卒然中改，兄弟專朝，憲秉三軍之重，篤、景總宮衛之權，而虐用百姓，奢侈僭福，誅戮無罪，肆心自快。今者論議詾詾，咸謂叔段、州吁復生於漢。臣觀公卿懷持兩端，不肯極言者，以爲憲等若有匪懈之志，則己受吉甫褒申伯之功；如憲等陷於罪辜，則自取陳平、周勃順呂后之權，終不以憲等吉凶爲憂也！臣敞區區誠欲計策兩安，絕其綿綿，塞其涓涓，上不欲令皇太后損文母之號、陛下有誓泉之譏，下使憲等得長保其福祐也。駙馬都尉瓌，比請退身，願抑家權，可與參謀，聽順其意，誠宗廟至計，竇氏之福！」時濟南王康尊貴驕甚，❶憲乃白出敞爲濟南太傅。康有違失，敞輒諫争，雖不能從，然素敬重敞，無所嫌牾焉。

臣按：何敞之言非獨忠於漢室，是亦忠於竇氏也。而乃祖公孫弘去汲黯之故

❶「貴」，原誤作「賢」，今據明本、四庫本改。

智，黜之以相諸侯王之貴驕者，是欲陷而殺之也。不仁之人，可與言哉？

三年春二月，竇憲左校尉耿夔等破北單于於金微山。竇憲既立大功，威名益盛，以耿夔、任尚等爲爪牙，鄧疊、郭璜爲心腹，班固、傅毅之徒典文章，刺史、守、令，多出其門，競賦斂吏民，共爲賂遺。司徒袁安、司空任隗舉奏諸二千石并所連及，貶秩免官者四十餘人，竇氏大恨，但安、隗素行高，亦未有以害之。尚書僕射邊恢，刺舉無所回避，憲等疾之。恢上疏曰：「陛下富於春秋，纂承大業，諸舅不宜幹正王室，以示天下之私。方今之宜，上以義自割，下以謙自引，四舅可長保爵土之榮，皇太后永無慚負宗廟之憂，誠策之上者也。」書奏，不省。恢稱疾乞骸骨，歸長陵。憲風厲州郡，迫脅恢飲藥死。於是朝臣震慴，望風承旨，無敢違者。袁安以天子孤弱，外戚擅權，每朝會進見，及與公卿言國家事，未嘗不喑嗚流涕；自天子及大臣皆恃賴之。

臣按：竇氏之埶，至此益横。使無袁安、任隗以直道爲朝廷重，少折其姦萌，則憲之苞藏未可知也。然安、隗能折之而不能去之，則於三公之權素輕故耳。光武貽謀之失，可勝歎哉！

四年初，盧江周榮辟袁安府，安舉奏竇景及爭立北單于事，皆榮所具草，竇氏客太尉掾徐齮惡之，脅榮曰：「子爲袁公腹心之謀，排奏竇氏，竇氏悍士、刺客滿城中，謹備之矣！」榮曰：「榮，江淮孤生，得備宰士，縱爲竇氏所害，誠所甘心！」因敕妻子：「若卒

遇飛禍，毋得殯斂，冀以區區腐身覺悟朝廷。」

臣按：竇氏手握大權，又布悍士、刺客於都城，以脅異己者，其志果何爲也？臣故曰其苞藏未可知也。

夏四月，竇憲還至京師。

臣按：憲既破匈奴，奏凱言歸，❶則其埶燄愈熾，不可復制矣。

竇氏父子兄弟並爲卿校，充滿朝廷。穰侯鄧疊、疊弟步兵校尉磊及母元、憲女婿射聲校尉郭舉、舉父長樂少府璜共相交結。元、舉並出入禁中，舉得幸太后，遂共圖爲殺害。帝陰知其謀。是時，憲兄弟專權，帝與内外臣僚莫由親接，所與居者閹宦而已。帝以朝臣上下莫不附憲，獨中常侍鈎盾令鄭衆謹敏有心機，不事豪黨，遂與定議誅憲，以憲在外，慮其爲亂，忍而未發。會憲與鄧疊皆還京師。時清河王慶，恩遇尤渥，常入省宿止。帝將發其謀，欲得《外戚傳》，懼左右，不敢使，令慶私從千乘王求，❷夜，獨内之；又令慶傳語鄭衆，求索故事。❸庚申，帝幸北宮，詔執金吾、五校尉勒兵屯衛南、北宮，閉城門，收捕郭璜、郭舉、鄧疊、鄧磊，皆下獄死。遣謁者僕射收憲大將軍印綬，更封爲冠軍侯，與篤、景、瓌皆就國。帝以太后故，不欲名誅憲，爲選嚴能相督察之。憲、篤、景到

❶「言」，元本、明本作「其」。

❷「千乘」，此二字原漫漶不清，今據元本、明本、四庫本補。

❸「故」，原漫漶不清，今據元本、明本、四庫本補。

國，皆迫令自殺。河南尹張酺，數以正灋繩治竇景。及竇氏敗，酺上疏曰：「方憲等寵貴，群臣阿附唯恐不及，皆言憲受顧命之託，懷伊、呂之忠，至乃復比鄧夫人於文母，今嚴威既行，皆言當死，不復顧其前後，考折厥衷。臣伏見夏陽侯瓌每存忠善，前與臣言，常有盡節之心，檢敕賓客，未嘗犯法。臣聞王政骨肉之刑，有三宥之義，過厚不過薄。今議者欲爲瓌選嚴能相，恐其迫切，必不完免，宜裁加貸宥，以崇厚德。」帝感其言，由是瓌獨得全。竇氏宗族賓客以憲爲官者，皆免歸故郡。

臣按：養竇氏之惡，不制於其微者，章帝也；不治其擅殺人之罪，而使立功以自贖，功成而益驕以橫者，竇后也；及其逆節既萌，不獲已而誅之，勒兵屯衛，如防大敵，僅而克之，豈不危哉！況不謀之公卿近臣，而謀之閹寺，憲雖就僇，而閹寺之權遂由此起，其禍有甚於外戚者。故臣以爲，此章帝與竇后之罪也。

順帝陽嘉元年，立梁氏爲皇后。后父梁商加位特進；頃之，拜執金吾。二年三月，封執金吾梁商子冀爲襄邑侯。尚書令左雄諫曰：「梁冀之封，事非機急，宜過災戹之運，然後平議可否。」於是冀父商讓還冀封。書十餘上，從之。

夏六月，帝引公卿所舉敦樸之士，問以當世之敝，爲政所宜。李固對曰：「夫妃、后之家所以少完全者，豈天性當然？但以爵位尊顯，顓總權柄，天道惡盈，不知自損，故至顛仆。先帝寵遇閻氏，位號太疾，故其受禍曾不旋時。《老子》曰：『其進鋭者其退速

也。』今梁氏戚爲椒房，禮所不臣，尊以高爵，尚可然也；而子弟群從，榮顯兼加，永平、建初故事，殆不如此。宜令步兵校尉冀及諸侍中還居黄門之官，使權去外戚，政歸國家，豈不休乎？」

臣按：梁氏貴盛，未及朞年，不過榮顯兼加而已。左雄既諫止其封，李固又乞抑止其寵，忠臣之心，慮於未形，大抵如此。使順帝能早從其言，則國家異時無弑逆之禍，梁氏亦免赤族之誅，豈不休哉？

永和元年，以執金吾梁冀爲河南尹。冀性嗜酒，逸游自恣，居職多縱暴非灋。六年，梁商薨，以河南尹冀爲大將軍，冀弟不疑爲河南尹。

司馬光曰：「成帝不能選任賢俊，委政舅家，可謂闇矣；猶知王立之不材，棄而不用。順帝援大柄，授之后族，梁冀頑嚚凶暴，著於平昔，而使之繼父之位，終於悖逆，蕩覆漢室，校於成帝，闇益甚焉！」

漢安元年，遣侍中杜喬、周舉、守光禄大夫周栩、馮羨、欒巴、張綱、郭遵、劉班等分行州郡，表賢良，顯忠勤；其貪污有罪者，刺史、二千石驛馬上之，墨綬以下便輒收舉。喬等受命之部，張綱獨埋其車輪於雒陽都亭，曰：「豺狼當路，安問狐狸！」遂劾奏「大將軍冀、河南尹不疑，以外戚蒙恩，居阿衡之位，而專肆貪叨，縱恣無極，多樹諂諛以害忠良，誠天威所不赦，大辟所宜加也。謹條其無君之心十五事，斯皆臣子所切齒者也」。書奏，京師震竦。時皇后寵方盛，諸梁姻族滿朝，帝雖

知綱言直，不能用也。八使所劾奏，多梁冀及宦者親黨，互爲請救，事皆寢遏。冀恨張綱，思有以中傷之。時廣陵賊張嬰寇亂揚、徐間積十餘年，二千石不能制，冀乃以綱爲廣陵太守。以書喻嬰，面縛歸降。

臣按：是時后寵方盛，而姻族滿朝，其勢駸駸，有不可制者，故「帝雖知綱言直，而不能用也」。傳曰：「禁微者易，抑末者難。」臣以是惜李固之言不行於陽嘉之際也，後之人主，宜深戒之。

建康元年秋八月，帝崩。太子即皇帝位，年二歲。尊皇后曰皇太后。太后臨朝。九月，京師及太原、鴈門地震。詔舉賢良方正之士，策問之。皇甫規對曰：「伏惟孝順皇帝初勤王政，遠近翕然望見太平，而災異不息，寇賊縱横，殆以姦臣權重之所致也。其常侍尤無狀者，宜亟黜遣，披掃凶黨，收入財賄，以塞痛怨，以答天誡。大將軍冀、河南尹不疑，亦宜增脩謙節，輔以儒術，省去游娱不急之務，割減盧第無益之飾。夫君者，舟也；民者，水也；群臣，乘舟者也；將軍兄弟，操檝者也。若能平志畢力，以度元元，所謂福也；如其怠弛，將淪波濤，可不慎乎！夫德不稱禄，猶鑿墉之趾以益其高，豈量力審功，安固之道哉？凡諸宿猾、酒徒、戲客，皆宜貶斥，以懲不軌。令冀等深思得賢之福、失人之累。」梁冀忿之，以規爲下第，拜郎中；託疾，免歸，州郡承冀旨，幾陷死者再三，遂沈廢於家，積十餘年。

臣按：皇甫規舟檝之喻，可謂忠矣！使冀能以保國全家爲心，諮諏善道，惟新

令圖，以濟國家於險，則同舟之人其有不安者乎？同舟之人安矣，操檝之人其有不與者乎？顧方忿其忠言，欲寘之死，所謂安危利菑而樂其所以亡也。不仁之人，可與言哉？

沖帝永嘉元年春正月，帝崩。徵清河王蒜及渤海孝王鴻之子纘皆至京師。清河王爲人嚴重，動止有濂度，公卿皆歸心。李固謂大將軍冀曰：「今當立帝，宜擇長年，高明有德，任親政事者，願將軍詳審大計，察周、霍之立文、宣，戒鄧、閻之利幼弱！」冀不從，與太后定策禁中。冀持節以青蓋車迎纘入南宮，封爲建平侯。其日，即皇帝位，年八歲。

質帝本初元年，帝少而聰慧，嘗因朝會，目梁冀曰：「此跋扈將軍也！」冀聞，深惡之。閏六月，冀使左右置毒於煮餅以進之。帝苦煩甚，使促召太尉李固。固入前，問帝得患所由；帝尚能言，曰：「食煮餅。今腹中悶，得水尚可活。」時冀亦在側，曰：「恐吐，不可飲水。」語未絶而崩。固伏尸號哭，推舉侍醫。冀慮其事泄，大惡之。將議立嗣，❶固與司徒胡廣、司空趙戒先與冀書：「遠尋先世廢立舊儀，近見國家踐阼前事，未嘗不詢訪公卿，廣求群議，令上應天心，下合衆望。」冀得書，乃召三公、中二千石、列侯，大議所立。固、廣、❷戒及大鴻臚杜喬，皆以爲清河王蒜明德著聞，又屬最尊親，❸宜立爲嗣，朝臣莫不歸心。而中常侍曹騰嘗謁蒜，蒜不爲禮，

❶「議立」，此二字原互乙，今據元本、明本、四庫本改。
❷「廣」，原作「席」，今據明本、四庫本改。
❸「最」，原作「取」，今據元本、明本、四庫本改。

宦官由此疾之。初，平原王翼既貶歸河間，其父請分蠡吾縣以侯之；順帝許之。翼卒，子志嗣。梁太后欲以女弟妻志，徵到夏門亭。會帝崩，梁冀欲立志。衆論既異，憤憤不得意，而未有以相奪。曹騰等聞之，夜往説冀曰：「將軍累世有椒房之親，秉攝萬機，賓客縱横，多有過差。清河王嚴明，若果立，則將軍受禍不久矣！不如立蠡吾侯，富貴可長保也。」冀然其言，明日，重會公卿，冀意氣凶凶，言辭激切，自胡廣、趙戒以下莫不懾憚，皆曰：「惟大將軍令！」獨李固、杜喬堅守本議。冀厲聲曰：「罷會！」固猶望衆心可立，復以書勸冀。冀激怒，説太后，先策免固，以司徒胡廣爲太尉；司空趙戒爲司徒，與大將軍冀參録尚書事；迎蠡吾侯志入南宮；其日，即皇帝位，年十五。太后猶臨朝政。

臣按：梁冀利沖帝之幼弱而立之，既又惡其聰慧而弒之；及其立主，則舍清河而取蠡吾。人君廢置一出其手矣，雖有一李固，其如之何哉？

秋七月，大將軍掾朱穆奏記勸戒梁冀：「願專心公朝，割除私欲，廣求賢能，斥遠佞惡，爲皇帝置師傅，得小心忠篤敦禮之士，將軍與之俱入，參勸講授，師賢灋古，此猶倚南山、坐平原也，誰能傾之？」又薦种暠、欒巴等，冀不能用。

臣按：朱穆之言美矣！然謹選師傅開導人主者，忠臣愛君者之所爲也。冀之心方利人主之愚且闇，然後己得以自專，其肯進忠賢以輔君德哉？宜其不能用也。

桓帝建和元年，光禄勳杜喬爲太尉。自李固之廢，内外喪氣，群臣側足而立；唯喬正色無所回撓，由是朝臣皆倚望焉。秋七月，詔以定策功，益封梁冀萬三千户，封冀弟不疑爲潁陽侯。喬諫曰：「古之明君，皆以用賢、賞罰爲務。陛下自藩臣即位，天人屬心，不急忠賢之禮而先左右之封，梁氏一門，宦者微孽，並帶無功之紱，裂勞臣之土，其爲乖濫，胡可勝言？夫有功不賞，爲善失其望；姦回不詰，爲惡肆其凶。」書奏，不省。

臣按：桓帝之立，梁冀之力也。而杜喬以爲不當賞，何哉？蓋人君之得天位，天之命也。命出於天，而人臣竊之以爲己功，人君舉其功以歸之臣下，是皆不知有天命者也。杜喬之言，不亦正乎？

八月，立皇后梁氏。梁冀欲以厚禮迎之，杜喬據執舊典，不聽。由是日忤於冀。九月，京師地震。喬以災異策免。

宦者唐衡、左悺等共譖杜喬於帝曰：「陛下前當即位，喬與李固抗議，以爲不堪奉漢宗祀。」帝亦怨之。會清河劉文與南郡妖賊劉鮪謀立清河王蒜，事覺，伏誅。冀因誣李固、杜喬，云與文、鮪交通，收固、喬，皆死獄中。

臣按：是時，公卿、大臣能與冀爲同異者，李固、杜喬而已。二人既以非罪而死，則餘皆媮合苟容，莫敢有正言其罪者矣，宜梁氏之益横也。

和平元年春正月，太后詔歸政於帝，始

罷稱制。二月，太后梁氏崩。增封大將軍冀萬户，并前合三萬户；封冀妻孫壽爲襄城君。壽善爲妖態以蠱惑冀，冀甚寵憚之。冀與壽對街爲宅，殫極土木，互相誇競，金玉珍怪，充積藏室；又廣開園圃，採土築山，十里九阪，深林絶澗，有若自然，奇禽馴獸飛走其間。冀、壽共乘輦車，游觀第内，多從倡伎，酣謳竟路，或連日繼夜以騁娱恣。客到門不得通，皆請謝門者；門者累千金。又多拓林苑，周徧近縣，起兔苑於河南城西，經亘數十里，移檄所在調發生兔，刻其毛以爲識，人有犯者，罪至死刑。冀用壽言，多斥奪諸梁在位者，外以示謙讓，而實崇孫氏。孫氏宗親冒名爲侍中、卿、校、郡守、長吏者十餘人，皆貪饕凶淫，各遣私客籍屬縣富人，被以它罪，閉獄掠考，使出錢自贖，貲物少者至於死徙。冀又遣客周流四方，遠至塞外，廣求異物，而使人復乘埶横暴，妻略婦女，敺擊吏卒；所在怨毒。侍御史朱穆自以冀故吏，奏記諫曰：「夫將相大臣，均體元首，共輿而馳，同舟而濟，輿傾舟覆，患實共之。豈可以去明即昧，履危自安，主孤時困而莫之恤乎？」冀不納。冀雖專朝縱横，而猶交結左右宦官，任其子弟賓客，以爲州郡要職，欲以自固恩寵。穆又奏記極諫，冀終不悟，報書云：「如此，僕亦無一可邪？」然素重穆，亦不甚罪也。

臣按：梁氏之罪，至是已滔天矣。朱穆猶惓惓欲止其末流，忠賢之心，固如此也。然不幾於不可與言而與之言者乎？吁，冀有如是之故吏，苟能聽其忠言，幡然改過，縱未得爲善人，或庶幾免於喪元覆族之禍，而迷不自悟，其可謂下愚不移也夫！

元嘉元年，帝欲褒崇梁冀，使中朝二千石以上會議其禮，特進胡廣等咸稱冀之勳德宜比周公，錫之山川、土田、附庸。黄瓊獨曰：「冀可比鄧禹，合食四縣。」朝廷從之。於是有司奏：「冀入朝不趍，劒履上殿，謁讃不名，禮儀比蕭何；悉以定陶、陽城餘户增封爲四縣，比鄧禹；賞賜金錢、奴婢、綵帛、車馬、衣服、甲第，比霍光。以殊元勳。每朝會，與三公絶席。十日一入，平尚書事。宣布天下，爲萬世灋。」冀猶以所奏禮薄，意不悦。

臣按：自昔權臣用事，必有佞諛之士張大其功德，以惑人主，欺天下，然後權臣之燄愈熾而不可遏。故在王莽時，則有如孔光者，以周公比莽；莽緣此以居攝，而篡執成。梁冀之凶愎，是亦一莽也，則有如胡廣者以周公比冀，是將復導以居攝篡奪之事也；賴黄瓊獨持正議，少殺其禮。然合鄛侯、高密、博陸三功臣之寵以加之，亦可謂過矣。冀曾不自揆，而猶以爲薄，是必欲如周公而後已也！吁，其可謂至愚也哉！

延熹元年夏五月甲戌晦，日有食之。太史令陳授因小黄門徐璜陳「日食之變，咎在大將軍冀」。冀聞之，諷雒陽收考授，死於獄。帝由是怒冀。

臣按：冀嘗弑君矣，而帝不怒也；又嘗殺大臣矣，而帝亦不怒也；迨陳授之死，而後怒者，授因黄門而陳日食之變，是必與中常侍素善者也。授之死，中常侍必有爲之言者，故帝於是始怒與？然則帝非

爲陳授而怒，直爲黃門而怒耳。臣嘗謂桓、靈之爲君，非天下之君，黃門之君也！此亦其一端云。

冬十二月，以京兆尹陳龜爲度遼將軍。大將軍冀與陳龜素有隙，譖其沮毀國威，挑取功譽，不爲胡虜所畏，坐徵還，遂乞骸骨歸田里，復徵爲尚書。冀暴虐日甚，龜上疏言其罪狀，請誅之，帝不省。龜自知必爲冀所害，不食七日而死。

二年，六月，梁皇后恃姊、兄蔭埶，恣極奢靡，兼倍前世，專寵妬忌，六宮莫得進見。及太后崩，恩寵浸衰。后既無子，每宮人孕育，鮮得全者。帝雖迫畏梁冀，不敢譴怒，然進御轉稀，后益憂恚。秋七月，崩。梁冀一門，前後七侯，三皇后，六貴人，二大將軍，夫人、女食邑稱君者七人，尚公主者三人，其餘卿、將、尹、校五十七人。冀專擅威柄，凶恣日積，宮衛近侍，並樹所親，禁省起居，纖微必知。其四方調發，歲時貢獻，皆先輸上第於冀，乘輿乃其次焉。吏民齎貨求官、請罪者，道路相望。百官遷召，皆先到冀門牋檄謝恩，然後敢詣尚書。下邳吴樹爲宛令，之官辭冀，冀賓客布在縣界，以請託樹，樹曰：「小人姦蠹，❶比屋可誅。明將軍處上將之位，宜崇賢善以補朝闕。自侍坐以來，未有稱一長者，而多託非人，誠非敢聞！」冀嘿然不悦。樹到縣，遂誅殺冀客爲人害者數十人。樹後爲荆州刺史，辭冀，冀鴆之，出，死車上。

郎中汝南袁著，年十九，詣闕上書曰：「夫四時之運，功成則退，高爵厚寵，鮮不致

❶「蠹」，原作「妬」，今據四庫本改。

災。今大將軍位極功成，可爲至戒；宜遵縣車之禮，高枕頤神。傳曰：『木實繁者披枝害心。』若不抑損盛權，將無以全其身矣！」冀聞而密遣掩捕，著乃變易姓名，託病僞死，結蒲爲人，市棺殯送；冀知其詐，求得，笞殺之。

涿郡崔琦以文章爲冀所善，琦作《外戚箴》、《白鵠賦》以風；冀怒。琦曰：「昔管仲相齊，樂聞譏諫之言；蕭何佐漢，乃設書過之吏。今將軍累世台輔，任齊伊、周，而德政未聞，黎元塗炭，不能結納貞良以救禍敗，反欲鉗塞士口，杜蔽主聽，將使玄黄改色，馬鹿易形乎？」冀無以對，因遣琦歸。琦懼而亡匿，冀捕得，殺之。

臣按：人臣之罪，莫大於弑君。冀既嘗犯之矣，則其擅殺士大夫，特細故末節耳。而臣於邊恢之死，陳龜之死，吴樹之死，❶袁著、崔琦之死，不之略者，於以見光武、明、章崇奬節誼，成一代之風俗，雖權彊之臣，殺生在手，士大夫未嘗少有畏慴之心，昌言勁論，直指其惡，死者相屬於前，而來者復奮於後。漢祚雖微，而姦臣猶有所顧忌而不敢動者，其此之故與！

冀秉政幾二十年，威行内外，天子拱手，不得有所親與。帝既不平之，及陳授死，帝愈怒。因如厠，獨呼小黄門史唐衡，問：「左右與外舍不相得者，誰乎？」衡對：「中常侍單超、小黄門史左悺與梁不疑有隙；中常侍徐璜、黄門令具瑗，常私忿疾外舍放横，口不敢道。」於是帝呼超、悺入室，謂曰：「梁將軍兄弟專朝，迫脅内外，公卿以下，從其風旨，

❶「樹」，原作「植」，今據明本、四庫本改。

今欲誅之，於常侍意如何？」超等對曰：「誠國姦賊，當誅日久；臣等弱劣，未知聖意何如耳。」帝曰：「審然者，常侍密圖之。」對曰：「圖之不難，但恐陛下狐疑。」帝曰：「姦臣脅國，當伏其罪，何疑乎？」於是更召璜、瑗等，五人共定其議，帝齧超臂出血爲盟，超等曰：「陛下今計已決，勿復更言，恐爲人所疑。」冀心疑超等，八月丁丑，使中黄門張惲入省宿，以防其變。具瑗勅吏收惲，以「輒從外入，欲圖不軌」。帝御前殿，召諸尚書入，發其事，使尚書令尹勳持節勒丞、郎以下皆操兵守省閤，斂諸符節送省中，使具瑗將左右廐騶、虎賁、羽林、都候、劍戟士合千餘人，與司隸校尉張彪共圍冀第，使光禄勳袁盱持節收冀大將軍印綬，徙冀及妻壽，即日皆自殺；悉收梁氏、孫氏中外宗親送詔獄，無長少皆棄市；太尉胡廣、司徒韓縯、司空孫朗皆坐阿附梁冀，免爲庶人。百姓莫不稱慶。收冀財貨，縣官斥賣，合三十餘萬萬，❶以充王府用，減天下税租之半，散其苑囿，以業窮民。封單超、徐璜、具瑗、左悺、唐衡皆爲縣侯，世謂之「五侯」。

臣按：桓帝昏庸之主也，然能不以梁冀之援立爲私恩，而勇於除天下之大賊。惜其不謀之公卿近臣，而謀之閹寺，冀雖誅，而五侯復横，卒以趣漢於亡。❷吁，可歎哉！

晉武帝泰始十年，❸皇后楊氏殂。鎮國

❶「十」，原誤作「千」，今據四庫本改。
❷「於」，原作「而」，今據元本、四庫本改。
❸「十」，原誤作「三」，今據元本、四庫本改。

大將軍胡奮女爲貴嬪，有寵於帝，后疾篤，恐帝立貴嬪爲后，枕帝膝泣曰：「叔父駿女芷有德色，願陛下以備六宮。」帝許之。咸寧二年冬十月，立皇后楊氏。帝初聘后，后叔父珧上表曰：「自古一門二后，未有能全其宗者，乞藏此表於宗廟，異日如臣之言，得以免禍。」帝許之。十二月，以后父駿爲車騎將軍，封臨晉侯。尚書褚䂮、郭奕皆表駿小器，不可任社稷之重。帝不從。

太康二年，帝既平吴，頗事遊宴，怠於政事。后父楊駿及弟珧、濟始用事，交通請謁，埶傾内外，時人謂之「三楊」。

臣按：楊珧知一門二后之未有能全其宗矣，盍亦戒懼脩省以求自免，可也。而乃預權用事，交通請謁，致有三楊之目，它日之禍是自取之也，尚何尤焉？

十年，帝極意聲色，遂至成疾。楊駿忌汝南王亮，排出之。❶永熙元年，惠帝年號。春三月，武帝疾篤，未有顧命。侍中、車騎將軍楊駿獨侍疾禁中。大臣皆不得在左右，駿因輒以私意改易要近，樹其心腹。夏四月，武帝崩。太子即皇帝位，是爲惠帝。尊皇后楊氏曰皇太后，立妃賈氏爲皇后。賈充女。❷

臣按：楊駿獨受顧命，而以私意改易要近，植其所私，楊氏之禍始乎此矣。

楊駿入居太極殿，梓宫將殯，六宫出辭，而駿不下殿，以虎賁百人自衛。

❶「排」，原作「挑」，今據四庫本改。

❷「充」下，明本有「之」字。

臣按：太極，天子之路寢，非人臣所得居；虎賁，天子之爪牙，非人臣所得以自衛。駿至是不容誅矣。❶

汝南王亮畏駿，不敢臨喪，哭於大司馬門外。出營城外，表求過葬而行。駿弟濟勸駿留亮，不從。濟謂尚書左丞傅咸曰：「家兄若徵大司馬，謂亮也。退身避之，門户可全。」咸曰：「宗室外戚，相恃而安。但召大司馬還，共崇至公以輔政，無爲避也。」濟又使侍中石崇見駿言之，駿不從。

臣按：宗室外戚共輔朝政，雖非先王之令典，然以外戚獨專其任，又曷若與宗室共之爲公邪？駿欲大政一出於己，故觝排汝南王亮，不使居内，其心本欲擅寵也，而不知禍亂之階，乃由此起。吁，可戒哉！

五月，詔以太尉駿爲太傅、大都督，假黄鉞，録朝政，百官總己以聽。傅咸謂駿曰：「諒闇不行久矣。今主上謙沖，委政於公，而天下不以爲善，懼明公未易當也。周公大聖，猶致流言，況聖上春秋非成王之年乎？山陵既畢，明公當悉思進退之宜。」駿不從。

臣按：傅咸之言，可謂忠於駿者也，而駿不從，是自甘禍敗也。

楊駿以賈后險狠，多權略，忌之，故以其甥段廣爲散騎常侍，管機密；張劭爲中護軍，

❶「駿」，原作「濟」，今據明本、四庫本改。

典禁兵。凡有詔命，帝省訖，入呈太后，然後行之。

臣按：惟至公能服天下之心。駿躬秉大政，又以將、相之任付之一甥，❶其能服賈后之心乎？是其布置之周密，適足以召禍而已。

駿辟王彰爲司馬，彰逃避不受。其友怪而問之，彰曰：「自古一姓二后，未有不敗。況楊太傅昵近小人，疏遠君子，專權自恣，敗無日矣。吾踰海出塞以避之，猶恐及禍，奈何應其辟乎？且武帝不惟社稷大計，嗣子既不克負荷，受遺者復非其人，天下之亂，可立待也。」

臣按：晉室之亂，王彰數言，足以蔽之矣。蓋惠帝之昏庸，既不足以嗣大業，而楊駿之愚愎，又不足以任大政。以愚臣而輔昏主，雖欲不亂，得乎？此武帝貽謀之罪也。

秋八月，立廣陵王遹爲皇太子，拜太子母謝氏爲淑媛。賈后嘗置謝氏於別室，不聽與太子相見。

元康元年初，賈后之爲太子妃也，嘗以妬，手殺數人，又以戟擲孕妾，子隨刃墮。武帝大怒，將廢之。荀勖、馮紞、楊珧共營救之。楊后曰：「賈公閭充字。有大勳於社稷，謂充弒魏高貴鄉公而成晉之篡也。妃其親女，❷正復妬忌，豈可遽忘其先德邪？」妃由是得不廢。

❶「一」，元本、四庫本作「二」。
❷「其親」，此二字原互乙，今據明本、四庫本改。

后數戒厲妃，妃不知后之助己，返恨之。及帝即位，賈后不肯以婦道事太后，又欲干預政事，而爲太傅駿所抑。遂謀誅駿，廢太后。殺駿于馬厩，收駿弟珧、濟，皆夷三族。送太后于永寧宫，廢爲庶人。董養遊太學，升堂歎曰：「朝廷建斯堂，將以何爲乎！天人之理既滅，大亂將至矣。」

臣按：外戚之禍，未有若楊氏之烈者。原於駿受遺之非人，顓恣而自用也。駿之受禍，猶所自貽。至於母后，亦罹廢辱，毋乃已甚乎！天人之理，於是掃滅。此識者所以知其大亂之將作也。

賈后族兄車騎司馬模、從舅右衛將軍彰、女弟之子賈謐，並預朝政，賓客盈門。謐雖驕奢，而好與喜延士大夫，石崇、陸機、機弟雲、潘岳等皆附於謐，號二十四友。崇與岳尤諂事謐，每俟謐出，皆降車，望塵而拜。

臣按：楊氏前日之榮寵，今移之賈、郭氏；則楊氏前日之賓客，亦移之賈、郭之門矣。❶是其可懼而非可喜者，豈謐之驕豪所能知哉？

太宰汝南王亮、太保衛瓘，❷皆録尚書事輔政。賈后患二公執政，已不得專政，使帝作手詔，賜楚王瑋，使誅之。二公死，又以專殺罪瑋，誅之。於是賈后專朝，委任親黨，以賈模爲散騎常侍，加侍中。以張華爲侍中、中書監，裴頠爲侍中，並管機要。

❶「郭」下，四庫本有「氏」字。

❷「保」，四庫本作「傅」。

九年，賈后淫虐日甚。賈模恐禍及己，甚憂之。裴頠旦夕説從母廣城君，令戒諭賈后廣城君郭槐，賈后之母也。以親厚太子，賈模亦數爲后言禍福；后不能用，反以模爲毁己而疏之。模不得志，憂憤而卒。

臣按：賈氏之門，唯模爲可語；模以憂憤而死，則后家無復有賢者矣。

帝爲人戇騃，常在華林園聞蝦蟆，謂左右曰：「此鳴者，爲官乎，爲私乎？」時天下荒饉，百姓餓死；帝聞之曰：「何不食肉糜？」由是權在群下，政出多門，勢位之家，更相薦托，有如互市。賈、郭恣横，貨賂公行。南陽魯褒作《錢神論》以譏之，曰：「錢之爲體，有乾、坤之象，親之如兄，字曰孔方。無德而尊，無勢而熱，排金門，入紫闥，危可使安，死可使活，貴可使賤，生可使殺。是故忿争非錢不勝，幽滯非錢不拔，怨讎非錢不解，令聞非錢不發。洛中朱衣、當塗之士，愛我家兄，皆無已已，執我之手，抱我終始。凡今之人，惟錢而已！」

臣按：是時，君德庸闇，外戚擅權，貨賂上流，❶刑政日紊如此，雖欲不亂，得乎？魯褒之論，雖同俚諺，然可爲來者戒，故録焉。

初，廣城君郭槐，以賈后無子，常勸后使慈愛太子。賈謐驕縱，數無禮於太子，廣城君常切責之。及廣城病，臨終，執后手，令盡忠於太子，言甚切至。又曰：「趙粲、賈午，必

❶「上流」，四庫本作「公行」。

亂汝家事；我死後，勿復聽入，深記吾言！」后不從，更與粲、午謀害太子。太子幼，有令名，及長，不好學，惟與左右嬉戲，賈后復使黄門輩誘之爲奢靡威虐。由是名譽浸減，驕慢益彰。太子性剛，知賈謐恃中宫驕貴，不能假借之。謐時爲侍中，至東宫，或捨之，於後庭游戲。詹事裴權諫曰：「謐，后所親昵，一旦交構，則事危矣。」不從。謐譖太子於后曰：「太子多畜私財以結小人者，爲賈氏也。若宫車晏駕，彼居大位，依楊氏故事，誅臣等，廢后於金墉城，如反手耳。不如早圖之，更立慈順者，可以自安。」后納其言，乃宣揚太子之短，布於遠近。又詐爲有娠，内藁物、産具，取妹夫韓壽子養之，欲以代太子。于時朝野咸知賈后有害太子之意，中護軍趙俊請太子廢后，太子不聽。十二月，太子長子彪病篤，太子爲之禱祀求福。賈后聞之，乃詐稱帝不豫，召太子入朝。既至，后不見，置于别室，遣婢以帝命賜酒三升，使盡飲之。遂大醉。后使黄門郎潘岳作書草，因太子醉，稱詔使書之；其字半不成，后補成之，以呈帝。詳見前《讒臣》篇。帝幸式乾殿，召公卿入，示之，廢爲庶人，幽於金墉城，殺其母謝淑妃。

臣按：賈謐以后戚而讒廢太子，是動摇國家之本也，其能免乎！

永康元年，太子既廢，衆情憤怒。右衛督司馬雅、常從督許超，皆嘗給事東宫，❶與殿中郎士猗等謀廢賈后，復太子。以張華、裴頠安常保位，難以行權，右軍將軍趙王倫

❶「嘗」，原作「當」，今據四庫本改。

執兵柄，性貪冒，可假以濟事。乃説孫秀曰：「中宮凶妬無道，與賈謐等共誣廢太子，今國無嫡嗣，社稷將危，大臣將起大事，而公名奉事中宮，與賈、郭親善，❶太子之廢，皆云預知。一朝事起，禍必相及，何不先謀之乎！」秀許諾，言於倫，倫納焉。事起，孫秀言於倫曰：「太子聰明剛猛，若還東宮，必不受制於人。不若遷延緩期，賈后必害太子，然後廢賈后，爲太子復讎，豈徒免禍，更可得志！」倫然之。秀因使人行反間，言殿中人欲廢皇后，迎太子，賈后聞之甚懼。倫、秀因遺謐等早除太子以絶民望。后使太醫令程據和毒藥，矯詔使黄門孫慮至許昌毒太子。太子不肯服，慮以藥杵椎殺之。有司請以庶人禮葬，賈后表請以廣陵王禮葬之。

夏四月，趙王倫矯詔將兵入，斬賈謐於西鐘下。收賈后，廢爲庶人，幽之於建始殿。詔尚書捕賈氏親黨，斬之。未幾，相國倫矯詔遣尚書劉弘齎金屑酒賜賈后死于金墉城。謚故太子曰愍懷。

臣按：晉氏以不仁得天下，立國之基未固也，而外戚相繼用事，皆凶殘不道，趣國於亡。蓋愍懷廢而賈后死，賈后死而趙王篡。由是諸王舉兵，迭相攻討，劉淵、石勒乘時而起，遂據中原。由晉氏骨肉相殘，先爲戎狄之行，故戎狄得以滅之也。然則兆斯亂者，非楊、賈而誰哉？

《唐・外戚傳序》：「凡外戚成敗，視主德何如。主賢則共其榮，主否則先受其禍。故太宗檢貴倖，裁賞賜，貞觀時，内里無敗家。

❶「郭」，原作「郎」，今據明本、四庫本改。

高、中二宗，柄移豔私，産亂朝廷，武、韋諸族，耄嬰頸血，一日同汙鐵刃。玄宗初年，法行近親，裹表脩敕。天寶奪明，委政妃宗，階召反虜，遂喪天下。楊氏之誅，噍類不遺，蓋數十年之寵，不償一日之慘，甲第厚貲，無救同坎之悲，寧不哀哉！代、德而降，閹尹參嬖，後宮雖多，無赫赫顯門，亦無刀鋸大戮。故用福甚者得禍酷，取名少者蒙責輕，理所固然云。」

唐武后既稱帝，改唐爲周，立承嗣爲魏王，三思爲梁王，餘爲郡王者數人。承嗣、三思以親王，又爲宰相，又求爲太子，賴狄仁傑言而止。諸武各任事恣横，後張柬之尊奉太子，誅后所幸張易之、昌宗，迎太子復位，改周爲唐，改神龍元年。洛州長史薛季昶謂張柬之、敬暉曰：「二凶雖除，産、禄猶在，謂武三思等也。去草不去根，終當復生。」二人曰：「大事已定，彼猶機上肉耳，夫何能爲！」季昶歎曰：「吾不知死所矣。」朝邑尉劉幽求亦謂桓彦範曰：「武三思尚存，公輩終無葬地；若不早圖，噬臍無及。」不從。有上官婉兒者，在武后時爲婕好，用事於中。三思通焉，故黨於武氏，又薦三思於韋后，引入禁中，上遂與三思圖議政事，張柬之等皆受制於三思矣。上使韋后與三思雙陸，博戲也。而自居旁爲之點籌；三思遂與后通，由是武氏之埶復振。張柬之等數勸上誅諸武，不聽。柬之曰：「革命之際，宗室諸李，誅夷略盡；今賴天地之靈，陛下返正，而武氏濫官僭爵，按堵如故，豈遠近所望邪？願頗抑損其禄位以慰天下！」又不聽。柬之等或撫牀歎憤，或彈指出血，曰：「主上昔爲英主，時稱勇烈，吾所以不誅諸武者，欲使上自誅之，以張天子之威耳。今反如此，事埶已去，知復奈何！」

上數幸三思第，監察御史崔皎密疏諫曰：「國命初復，則天在西宮，人心猶有附會，周之舊臣，列居朝廷，陛下奈何輕有外遊，不監豫且之禍！」上洩之，三思之黨切齒。以武三思爲司空、同中書門下三品。宰相也。敬暉等帥百官上表，以爲：「天授革命之際，天授，武后年號。宗室誅竄殆盡，豈得與諸武並封！今天命惟新，而諸武封建如舊，並居京師，開闢以來未有斯理。願陛下爲社稷計，降其王爵，以安內外。」不許。

三思與韋后日夜譖暉等云「恃功專權，將不利於社稷」。上信之。三思等因爲上畫策，「不若封暉等爲王，罷其政事，外不失尊寵功臣，內實奪之權」。上以爲然，以敬暉爲平陽王，桓彥範爲扶陽王，張柬之爲漢陽王，袁恕己爲南陽王，崔玄暐爲博陵王，並罷知政事。三思令百官復脩則天之政，不附武氏者斥之，爲五王所逐者復之，大權盡歸三思矣。

張柬之請歸襄州養疾。

是年十一月，則天崩。遺制：「去帝號，稱則天太聖皇后。」❶

二年春正月，武三思以敬暉、桓彥範、袁恕己尚在京師，忌之，出爲滑、洛、豫三州刺史。

武三思與韋后日夜譖敬暉等不已，皆坐貶。處士韋月將上書告武三思潛通宮掖，必爲逆亂，上大怒，命斬之。黃門侍郎宋璟奏請推按，上益怒，不及整巾，屣履出側門，謂璟曰：「朕謂已斬，乃未邪？」璟曰：「人言中宮私於三思，陛下不問而誅之，臣恐天下必有竊議。」固請按之，上不許，璟曰：「必欲斬

❶「太」，四庫本作「大」。

月將，請先斬臣！不然，臣終不敢奉詔。」上怒少解，乃命與杖，流嶺南，過秋分，斬之。

武三思惡宋璟，出之檢校貝州刺史。

武三思使鄭愔告敬暉等謀逆，貶暉崖州，彦範瀧州，柬之新州，恕己竇州，玄暐白州，並司馬員外置。

武三思陰令人疏皇后穢行於天津橋，❶請加廢黜。上大怒，命御史大夫李承嘉窮覈其事。承嘉奏敬暉等「使人爲之，雖云廢后，實謀大逆，請族誅之」。上以暉等嘗賜鐵券，許以不死，乃長流暉等於瓊、瀼諸州。

三思又諷太子上表，請夷暉等三族；上不許。中書舍人崔湜説三思曰：「暉等異日北歸，終爲後患，不如遣使矯制殺之。」三思問誰可使者，湜薦大理正周利用，乃命攝右臺侍御史以往。柬之、玄暐已死，遇彦範於貴州，殺之，極其慘毒。❷殺暉、恕己亦然。

武三思既殺五王，權傾人主，常言：「我不知世間何者謂之善人，何者謂之惡人；但於我善者則爲善人，於我惡則爲惡人耳。」

景龍元年，皇后以太子重俊非其所生，惡之；武三思尤忌太子。上官婕妤以三思故，每下制，敢推尊武氏。安樂公主與駙馬武崇訓常陵侮太子，或呼爲奴。崇訓又教公主言於上，請廢太子，立己爲皇太女。太子積不能平。

秋七月，太子與左羽林大將軍李多祚等矯制發羽林千騎兵殺武三思、崇訓于其第，并親黨十餘人。重俊又欲誅婕妤，不克，爲衛兵所殺。

二年，上以安樂公主適左衛中郎將武延

❶「后」，原作「帝」，今據明本、四庫本改。
❷「毒」，原作「每」，今據元本、明本、四庫本改。

秀。初，武崇訓之尚公主也，延秀數得侍宴。延秀美姿儀，善歌舞，公主悦之。及崇訓死，遂以延秀尚焉。

三年，定州人郎岌上言，「韋后將爲逆亂」，后白上，杖殺之。許州司兵參軍燕欽融復言：「皇后淫亂，干預國政，宗族彊盛，安樂公主、武延秀、宗楚客圖危宗社」。上召欽融面詰之。欽融頓首抗言，神色不撓；上默然。宗楚客矯制令飛騎撲殺之。上雖不窮問，意頗怏怏不悦；由是韋后及其黨始憂懼。

安樂公主欲皇后臨朝，自爲皇太女，乃合謀於餅餤進毒。六月壬午，中宗崩。韋后祕不發喪，自總庶政。徵諸府兵五萬人，使韋捷、韋璿、韋錡、韋播等分領之。皇后臨朝攝政。武延秀等及諸韋共勸韋后遵武后故事，南北衛軍、臺閣要官皆以韋氏子弟領之，廣聚徒衆，中外連結。深忌相王，睿宗也。謀去之。相王子臨淄王隆基，玄宗也。先罷潞州別駕，在京師，陰聚才勇之士，謀匡復社稷。韋播等數榜捶萬騎，楚軍兵。欲以立威，萬騎皆怨。果毅葛福順、陳玄禮見隆基訴之，隆基諷以誅諸韋，皆踴躍請以死自効。於是勒兵入斬韋璿等以徇，又斬韋后、安樂公主、武延秀、上官婕妤等，捕索諸韋在宮中及守諸門，❶并諸韋親黨及素爲韋后所親信者，皆誅之，尸韋后於市。武氏宗屬，誅死流竄殆盡。睿宗即位，以臨淄王隆基爲太子。追削武三思、崇訓爵謚，斲棺暴尸，平其墳墓。追復故太子重俊位號；雪敬暉、桓彦範、崔玄暐、張柬之、袁恕己等罪，復其官爵；追廢韋后爲庶人，安樂公主爲悖逆庶人。

❶「諸」，原作「宫」，今據元本、四庫本改。

臣按：武曌后名。反易天常，僭穢宸極。方其時，諸武疏王爵，綰相印，布列中外，肆騁凶悖，而承嗣、三思其最焉；至求爲太子，規取神器。賴忠賢反復開寤，中宗得復儲位。❶未幾，五王奮忠入誅，二孺迎帝返正。當斯時也，列武曌移唐社稷滅宗枝之罪，告于九廟，廢處别宫，而丹其族，宜也。諸賢失機，顧以中宗爲英主，留三思輩弗誅，使之藉手。未幾，因嬪御以進，自媚於賊后，因復用事，屠揃忠勳，濁亂宫掖，以成韋庶人弑逆之禍。蓋自武曌革命以來，三辰翳掩者凡二十餘年，賴明皇奮自諸王，討除内難。於是，武、韋二氏殄僇殆盡，人神之憤，乃始蘇快，垂之千古，永爲后黨之戒焉。臣是以剟著于篇云。

以上論外家驕恣之禍。

臣按：西漢之戚屬，其以權寵致敗者，十有六家，而臣所著者，唯吕氏、王氏。吕氏事見《臨朝》篇。後漢至唐，戚里之不克終者甚衆，而臣於東都獨著梁、竇氏，於晉獨著楊、賈氏，於唐則著武、韋氏。蓋其尤章章焉者也。人主能鑑觀於斯，必思所以全外族；外族而能戒懼於斯，必思所以自全者。固不待盡述往事，而後足以垂永鑑也。

真西山讀書記乙集上大學衍義卷第四十三

❶「儲」，原作「儲」，今據明本、四庫本改。

附　録

四庫全書提要❶

臣等謹案：《大學衍義》四十三卷，宋真德秀撰。❷德秀有《四書集編》，已著録。是書因《大學》之義而推衍之。首曰帝王爲治之序，帝王爲學之本。次以四大綱：曰格物、曰致知，曰正心、曰誠意，曰脩身，曰齊家；各繫以目。格物致知之目四：曰明道術、辨人材、審治體、察民情。正心誠意之目二：曰崇敬畏、戒逸欲。脩身之目二：曰謹言行、正威儀。齊家之目四：曰重妃匹、嚴内治、定國本、教戚屬。中惟脩身一門，無子目，其餘分子目四十有四，皆徵引經訓，參証史事，旁採先儒之論以明法戒，而各以己意發明之。大旨在於正君心，肅宮闈，抑權倖。蓋理宗雖浮慕道學之名，而内實多欲，權臣外戚，交煽爲姦，卒之元氣凋弊，閱五十餘年而宋以亡。

德秀此書，成于紹定二年，而進于端平元年，皆陰切時事以立言，先去其有妨于治平者，以爲治平之基，故《大學》八條目，僅舉其六。然自古帝王正本澄源之道，實亦不外于此。若夫宰馭百職，綜理萬端，常變經權，因機而應，利弊情僞，隨事而求，其理雖相貫通，而爲之有節次，行之有實際，非空談心性即可坐而致者，故邱濬又續補其闕也。乾隆四十六年五月恭校上。

❶ 此文輯自四庫本。

❷ 「撰」，原作「撥」，今據《四庫全書總目》改。

總纂官臣紀昀、臣陸錫熊、臣孫士毅
總校官臣陸費墀

大學衍義序❶

丁辛

夫六經、孔、曾、思、孟諸書，先聖經世宰物之籍皆在焉。學者少而讀之，至皓首患不明；苟惟窮而明之，則已於經世宰物宜其易。易，而必以千古之事迹並陳而爲言者，何也？蓋士不明先聖之書，則緣俗以狥，是法律而已矣；苟明矣，而不能參前古之事迹，則顓殘守陋，是章句而已矣。夫法律可以懲姦，而不可以成俗；章句可以進身，而不可以經國。故必窮經而好古，參古以適今，庶幾有當乎虞廷之選。以辛觀於先生之《衍義》，其皋、夔、伊、傅之《謨》《訓》乎！夫《大學》，固人所童而習焉者也，其所衍，猶是《詩》、《書》、《易》、《禮》也。

尼山以《大學》衍六經，先生還以六經衍《大學》，博洽前典，參集載籍，以求無詭于先聖之訓。至其經筵獻納，則又弗泥以窒，而務反覆于帝王爲學爲治之本。格物致知之要，則以明道術、辨人材、審治體、察人情之義衍。誠意正心之要，則以崇敬畏、戒逸欲之義衍。脩身之要，則以謹言行、正威儀之義衍。齊家之要，則以重妃匹、嚴内治、定國本、教戚屬之義衍。若開萬鎰之肆者，圭璋琮璧，錦繡紈綺，陶冶粹匹諸械器，種種色色，排布羅列，各有定位。需者踴躍，歡喜取

❶ 此文輯自明本。作者是蒲城縣知縣丁辛。

物，應手而是，而主人無言焉：知言之無復加也。蓋譬之乘舟，而惑者昧焉不知東西，幾殆矣；設有良舵師焉見斗極，示以所之，則一舟之人霍然寤。今先聖之書越千百年，撑持宇宙而常新，固人之斗柄也。先生良舵師也，總統乎千聖之精微，羅絡乎百氏之同異，蒐揚剪截，蔚爲大編。蓋上下數千百年，成敗利鈍，是非得失之迹，無所不備；而凡於國家枯莞之原，民生休戚之故，爛然目睫，知其所之而霍然寤，則舟人誕然其登岸矣。昔司馬温公，退居山林，意不忘國，脩成《通鑑》，用資治理，大都本之忠君愛國，其用心固如是乎！雖然，先生奚啻敷陳間哉？欲淑乎君，則必先淑乎身，察仁義之實，探忠孝之原，求唐虞之所以美，明良之所以喜，起有邦之所以亮采，有家之所以俊明，五德九德之所以咸備者，確乎慎矣。畎畝平居，嗒然隱几，閉目冥心，游唐虞之廷，真若與諸明良探討其所謂致知、格物、誠意、脩身、齊家者，有得而歸，欣然以喜。天倪時發，甜筆和墨，皆足以垂訓立教，以反于經。俾扶頽綱，振廢紀，即今桑梓百世後，或有騷人醉客，遊言放詞，素負氣而傲物，一覽是謹言行、正威儀之義，汗將津津下，斂衽肅容，不敢啟一齒。

明夷待訪録

〔清〕黄宗羲 撰
楊　軍　校點

目録

校點説明

《明夷待訪録》一卷，清黄宗羲撰。黄宗羲（一六一〇—一六九五），浙江餘姚人，字太沖，號梨洲、南雷，世稱梨洲先生、南雷先生。其父尊素是東林黨中重要人物，以劾魏閹死詔獄。明毅宗即位，其時宗羲十九歲，入都訟冤，袖錐錐閹黨頭子許顯純，伸張正義，爲父報仇，由此名聲大振。歸葬既畢，專心治學，受業於當世大儒蕺山先生劉宗周。崇禎十一年（一六三八），與吴應箕等作《留都防亂公揭》攻阮大鋮，大鋮恨之入骨。福王立，大鋮欲殺黄宗羲等復社名流，以清軍南下未果。宗羲歸餘姚，率里中數百人從監國魯王抗清，號「世忠營」。魯王敗走入海，宗羲猶結寨四明山。後以絶望於恢復，乃奉母返里，著述講學，四方學士從者日衆。康熙間，舉鴻博，薦修《明史》，均力辭，而史局大議必咨之。其學教人窮經讀史，尤深于史學。一生著述宏富，激于明朝政權之覆亡，對近兩千年君主專制政治及思想文化做了細緻整理與深刻反思。著《明儒學案》，又著《宋元學案》，未成，後全祖望續成之。所輯《明文海》，爲明代文章總集。《明夷待訪録》是其政治社會思想之結晶。其餘著作尚有《隆武紀年》、《永曆紀年》等紀事之書。詩文有《南雷文定》、《南雷詩歷》。生平事蹟詳全祖望撰《梨洲先生神道碑文》、江藩撰《黄宗羲傳》、黄炳垕編《黄梨洲先生年譜》等。

據作者自敘，《明夷待訪録》初撰於壬寅（康熙元年，一六六二）夏，甲辰（三年）冬書成。書名原作《待訪録》，至全祖望撰《梨洲先生神道碑文》、鄭性父子在乾隆間刊刻該書時，始改稱《明夷待訪録》。據考證，由於書中頗多觸犯清廷忌諱之辭，所以刊刻時只選了部分篇章，約爲全書三分之一，其餘直接犯忌干禁篇章則未敢刊佈而僅存抄本流傳，稱爲《明夷留書》。《留書》原稿和抄本，至今下落不明。

據寧波天一閣馮貞群撰《伏跗室書目》著録,《留書》分《文質》、《封建》、《衛所》、《明黨》、《口史》五篇。北京中國科學院圖書館藏《南雷文抄》傳抄本中有《文質》、《封建》二篇,篇名與馮氏著録相合,且注明「未刻」,當即《留書》之佚文。

《明夷待訪録》二十一篇,内容涉及君主觀念、爲臣之道、法制、宰相、教育、取士、建都、方鎮、田税制度、兵制、貨幣經濟、官吏、内侍等議題。各篇之作,均考索史實,論其利弊,並提出建設性意見。作者以爲一治一亂,自「周敬王甲子以至於今,皆在一亂之運。向後二十年交入『大壯』,始得一治」,故取《易》《明夷》卦義,謂時當「夷之初旦,明而未融」(以上見《自敘》),作此書爲治世獻計,藴含了一位思想家的民族責任感和無盡期待。作者的歷史反思表現在他對過往社會制度及思想觀念的强烈批判當中,體現了審察多於玄談的實學風格。相對君主政治而言,又包含了現代性因子,因而後世多將本書視爲一部啓蒙性著作。如其《原君》指出君主不應以天下爲一己所專私,而當以天下之利害爲最高標準;其《原臣》指出臣之職責在事天下而不在事君之一人;其《原法》指出法非爲一己而立,而在制民産業、規範天下人民;其論置相,指出「以宰相而攝天子」的重要性,透露了以宰相來限制君權的思想傾向;其論學校,指出學校不僅爲養士而設,更在於公天下之是非,表達了不以天子之是非爲是非的思想主張。所論皆出諸先秦儒家之精神本懷,認爲趨利避害、好逸惡勞皆人之常情,當循此常情而構築文明制度,令天下復其性情之本然而達於大公,推一己親親之情而行於天下的途徑在於尋諸規範制度之保障,其思想主張與宋儒滅情欲而懸談天理有明顯不同。總之,《明夷待訪録》對農業社會之經濟、政治、文化所做的思考,至今仍不乏借鑒意義。

《明夷待訪録》雖爲清廷所禁,但自乾隆以後,屢爲私家刊刻。至清末民初流傳更廣。今存乾隆間慈溪鄭氏二老閣初刻本、劉氏嘉業堂重印之《二

老閣叢書》刻本、道光十九年(一八三九)金山錢氏所刊《指海》本、道光二十七年番禺潘氏所刊《海山仙館叢書》本、同治十三年(一八四七)虞山顧氏所刊《小石山房叢書》本、光緒五年(一八七九)黄氏五桂樓刊本、光緒二十三年沔陽李氏《鐵秀室叢刻》本、上海鴻文書局刊本、光緒二十四年豐城余氏《寶墨齋叢書》刊本、光緒二十八年瀘州開智書局刊本、光緒三十年甘肅文學堂刊本、光緒三十一年杭州群學社石印《黄梨洲遺書十種》本、宣统二年(一九一〇)上海時中書局鉛印《梨洲遺書彙刊》本、宣统三年成都文倫書局刊本、清崇仁華焯輯《海粟樓叢書》本、民國四年(一九一五)上海掃葉山房增印《梨洲遺書彙刊》本、民國十四年中華書局《四部備要》鉛印本。此外,湖北省博物館藏有兩種清抄本:一爲清謝章鋌跋,一爲清戴望、周星詒校並跋。國家圖書館藏有兩種清抄本:一爲翁心存校並跋,題名《待訪録》;一爲戴望校並跋,蕭穆又跋。各本抄寫年代不詳。

此次整理以乾隆間慈溪鄭氏二老閣初刻本爲底本,對校本爲:一、《續修四庫全書》影印之道光十九年金山錢氏《指海》刻本(簡稱指海本);二、清崇仁華焯輯《海粟樓叢書》本(簡稱海粟樓本);三、宣統二年上海時中書局鉛印《梨洲遺著彙刊》本(簡稱彙刊本),並用光緒二十四年豐城余氏《寶墨齋叢書》本(簡稱寶墨齋本)參校。一九八五年,浙江古籍出版社出版《黄宗羲全集》,其中第一册開卷即《明夷待訪録》,由吴光校點,我們取作參考。該編以《明夷待訪録未刊文》爲題,將前述中國科學院圖書館藏《南雷文抄》傳抄本中之《文質》、《封建》二篇編於全編之末。兹亦據以收録於《明夷待訪録》之末,並保存原校勘記。

校點者　楊　軍

顧寧人書

辛丑之歲，一至武林，便思東渡娥江，謁先生之杖履，而逡巡未果。及至北方，十有五載，流覽山川，周行邊塞，粗得古人之陳蹟。而離群索居，幾同傖父，年踰六十，迄無所成。如何如何！伏念炎武自中年以前，不過從諸文士之後，注蟲魚、唫風月而已。積以歲月，窮探古今，然後知後海先河，爲山覆簣，而於聖賢六經之旨、❶國家治亂之原、生民根本之計，漸有所窺，恨未得就正有道。頃過薊門，見貴門人，具稔起居無恙，因出大著《待訪録》，讀之再三，於是知天下之未嘗無人，百王之敝可以復起，而三代之盛可以徐還也。天下之事，有其識者未必遭其時，而當其時者或無其識。古之君子所以著書，待後有王者起，得而師之，然而「易窮則變，變則通，通則久」，聖人復起而不易吾言，可預信於今日也。炎武以管見爲《日知録》一書，竊自幸其中所論，同於先生者十之六七，唯奉春一策，❷必在關中，而秣陵僅足偏方之業，非身歷者不能知也。但鄙著恒自改竄，且有礙時未刻，其已刻八卷及《錢糧論》二篇，乃數年前筆也。先附呈大教，倘辱收諸同志之末，❸賜以抨彈，不厭往復，以開末學之愚，❹以貽後人，以幸萬世，曷勝禱切！

同學弟顧炎武頓首。

❶「旨」，指海本作「行」。
❷「奉春」，海粟樓本作「建都」。
❸「末」，海粟樓本作「列」。
❹「愚」，海粟樓本作「想」。

黄梨洲先生明夷待訪録❶

後學鄭　性訂
大節較

余常疑孟子一治一亂之言，何三代而下之有亂無治也？乃觀胡翰所謂十二運者，起周敬王甲子以至於今，皆在一亂之運。向後二十年交入「大壯」，始得一治，則三代之盛猶未絶望也。前年壬寅夏，條具爲治大法，未卒數章，遇火而止。今年自藍水返於故居，整理殘帙，此卷猶未失落於擔頭艙底，兒子某某請完之。冬十月，雨窗削筆，喟然而歎曰：昔王冕倣《周禮》著書一卷，自謂「吾未即死，持此以遇明主，伊、吕事業不難致也」，終不得少試以死。冕之書未得見，其可致治與否，固未可知。然亂運未終，亦何能爲「大壯」之交！吾雖老矣，如箕子之見訪，或庶幾焉。豈因「夷之初旦，明而未融」遂秘其言也？癸卯，梨洲老人識。

原君

有生之初，人各自私也，人各自利也，天下有公利而莫或興之，有公害而莫或除之。有人者出，不以一己之利爲利，而使天下受其利；不以一己之害爲害，而使天下釋其害。此其人之勤勞必千萬于天下之人。夫以千萬倍之勤勞而己又不享其利，必非天下之人情所欲居也。故古之人君量而不欲入

❶「黄梨洲先生」五字，指海本、海粟樓本俱無。指海本首行下端有「指海第十二集」六字。二本第二行有「餘姚黄宗羲撰」六字。

者，許由、務光是也；入而又去之者，堯、舜是也；初不欲入而不得去者，禹是也。豈古之人有所異哉？好逸惡勞，亦猶夫人之情也。

後之爲人君者不然。以爲天下利害之權皆出于我，我以天下之利盡歸于己，以天下之害盡歸于人，亦無不可。使天下之人不敢自私，不敢自利，以我之大私爲天下之公。始而慙焉，久而安焉，視天下爲莫大之産業，傳之子孫，受享無窮，漢高帝所謂「某業所就，孰與仲多」者，其逐利之情不覺溢之于辭矣。此無他，古者以天下爲主，君爲客，凡君之所畢世而經營者，爲天下也。今也以君爲主，天下爲客，凡天下之無地而得安寧者，爲君也。是以其未得之也，屠毒天下之肝腦，離散天下之子女，以搏我一人之産業，曾不慘然，曰「我固爲子孫創業也」。其既得之也，敲剥天下之骨髓，離散天下之子女，以奉我一人之淫樂，視爲當然，曰「此我産業之花息也」。然則爲天下之大害者，君而已矣。向使無君，人各得自私也，人各得自利也。嗚呼，豈設君之道固如是乎！

古者天下之人愛戴其君，比之如父，擬之如天，誠不爲過也。今也天下之人怨惡其君，視之如寇讎，名之爲獨夫，固其所也。而小儒規規焉以君臣之義無所逃于天地之間，至桀、紂之暴，猶謂湯、武不當誅之，而妄傳伯夷、叔齊無稽之事，乃兆人萬姓崩潰之血肉，曾不異夫首鼠。❶豈天地之大，于兆人萬姓之中，獨私其一人一姓乎？是故武王，聖人也，孟子之言，聖人之言也。後世之君，欲以如父如天之空名禁人之窺伺者，皆不便

❶「首」，指海本爲空格，海粟樓本作「腐」。

于其言，至廢孟子而不立，非導源於小儒乎！

雖然，使後之爲君者，果能保此産業，傳之無窮，亦無怪乎其私之也。既以産業視之，人之欲得産業，誰不如我？攝緘縢，固扃鐍，一人之智力不能勝天下欲得之者之衆，遠者數世，近者及身，其血肉之崩潰，在其子孫矣。昔人願世世無生帝王家，而毅宗之語公主，亦曰：「若何爲生我家！」痛哉斯言！回思創業時，其欲得天下之心，有不廢然摧阻者乎！❶是故明乎爲君之職分，則唐、虞之世，人人能讓，許由、務光非絶塵也；不明乎爲君之職分，則市井之間，人人可欲，許由、務光所以曠後世而不聞也。然君之職分難明，以俄頃淫樂不易無窮之悲，雖愚者亦明之矣。

原臣

有人焉，視于無形，聽于無聲，以事其君，可謂之臣乎？曰：否！殺其身以事其君，可謂之臣乎？曰：否！夫視于無形，聽于無聲，資于事父也；殺其身者，無私之極則也。而猶不足以當之，則臣道如何而後可？曰：緣夫天下之大，非一人之所能治，而分治之以群工。故我之出而仕也，爲天下，非爲君也；爲萬民，非爲一姓也。吾以天下萬民起見，非其道，即君以形聲强我，未之敢從也，况于無形無聲乎！非其道，即立身于其朝，未之敢許也，况于殺其身乎！不然，而以君之一身一姓起見，君有無形無聲

❶「阻」，指海本作「沮」。

之嗜慾，吾從而視之聽之，此宦官宮妾之心也；君爲己死而爲己亡，吾從而死之亡之，此其私暱者之事也。是乃臣不臣之辨也。

世之爲臣者昧于此義，以謂臣爲君而設者也。❶君分吾以天下而後治之，君授吾以人民而後牧之，視天下人民爲人君橐中之私物。今以四方之勞擾，民生之憔悴，足以危吾君也，❷不得不講治之牧之之術。苟無係于社稷之存亡，則四方之勞擾，民生之憔悴，雖有誠臣，亦以爲纖芥之疾也。夫古之爲臣者，于此乎，于彼乎？

蓋天下之治亂，不在一姓之興亡，而在萬民之憂樂。是故桀、紂之亡，乃所以爲治也；秦政、蒙古之興，乃所以爲亂也；晉、宋、齊、梁之興亡，無與於治亂者也。爲臣者輕視斯民之水火，即能輔君而興，從君而亡，其於臣道固未嘗不背也。夫治天下猶曳大木然，前者唱邪，後者唱許。君與臣，共曳木之人也，若手不執紼，足不履地，曳木者唯娱笑於曳木者之前，從曳木者以爲良，而曳木之職荒矣。

嗟乎！後世驕君自恣，不以天下萬民事事。❸其所求乎草野者，不過欲得奔走服役之人。乃使草野之應於上者，亦不出夫奔走服役，一時免於寒餓，遂感在上之知遇，不復計其禮之備與不備，躋之僕妾之間而以爲當然。萬曆初，神宗之待張居正，其禮稍優，此於古之師傅未能百一。當時論者駭然居正之受無人臣禮。夫居正之罪，正坐不能以師傅自待，聽指使於僕妾，而責之反是，何

❶「謂」，指海本作「爲」。

❷「足」，指海本作「是」。

❸「事事」，海粟樓本作「爲事」。

也？是則耳目浸淫於流俗之所謂臣者以爲鵠矣！又豈知臣之與君，名異而實同耶！

或曰：臣不與子並稱乎？曰：非也。父子一氣，子分父之身而爲身。故孝子雖異身，而能日近其氣，久之無不通矣；不孝之子，分身而後日遠日疏，久之而氣不相似矣。君臣之名，從天下而有之者也。吾無天下之責，則吾在君爲路人。出而仕於君也，不以天下爲事，則君之僕妾也；以天下爲事，則君之師友也。夫然，謂之臣。其名累變，夫父子固不可變者也。

原法

三代以上有法，三代以下無法。何以言之？二帝、三王知天下之不可無養也，爲之授田以耕之；知天下之不可無衣也，爲之授地以桑麻之；知天下之不可無教也，爲之學校以興之，爲之婚姻之禮以防其淫，爲之卒乘之賦以防其亂。此三代以上之法也，固未嘗爲一己而立也。後之人主，既得天下，唯恐其祚命之不長也，子孫之不能保有也，思患於未然以爲之法。然則其所謂法者，一家之法，而非天下之法也。是故秦變封建而爲郡縣，以郡縣得私於我也；漢建庶孽，以其可以藩屏於我也；宋解方鎮之兵，❶以方鎮之不利於我也。此其法何曾有一毫爲天下之心哉！而亦可謂之法乎？

三代之法，藏天下於天下者也。山澤之利不必其盡取，刑賞之權不疑其旁落，貴不在朝廷也，賤不在草莽也。在後世方議其法之疏，而天下之人不見上之可欲，不見下之

❶「兵」，海粟樓本作「權」。

可惡，法愈疏而亂愈不作，所謂無法之法也。後世之法，藏天下於筐篋者也。利不欲其遺於下，福必欲其斂於上；用一人焉則疑其自私，而又用一人以制其私；行一事焉則慮其可欺，而又設一事以防其欺。天下之人共知其筐篋之所在，吾亦鰓鰓然日唯筐篋之是虞，❶故其法不得不密。法愈密而天下之亂即生於法之中，所謂非法之法也。

論者謂一代有一代之法，子孫以法祖爲孝。夫非法之法，前王不勝其利欲之私以創之，後王或不勝其利欲之私以壞之。壞之者固足以害天下，其創之者亦未始非害天下者也。乃必欲周旋於此膠彼漆之中，以博憲章之餘名，此俗儒之勦說也。即論者謂天下之治亂不繫於法之存亡。夫古今之變，至秦而一盡，至元而又一盡。經此二盡之後，古聖王之所惻隱愛人而經營者蕩然無具，苟非爲之遠思深覽，一一通變，以復井田、封建、學校、卒乘之舊，雖小小更革，生民之戚戚終無已時也。即論者謂有治人無治法，吾以謂有治法而後有治人。自非法之法桎梏天下人之手足，即有能治之人，終不勝其牽挽嫌疑之顧盼。有所設施，亦就其分之所得，安於苟簡，而不能有度外之功名。使先王之法而在，莫不有法外之意存乎其間。其人是也，則可以無不行之意；其人非也，亦不至深刻羅網文害天下。❷故曰有治法而後有治人。

置相

有明之無善治，自高皇帝罷丞相始也。

原夫作君之意，所以治天下也。天下不

❶「虞」，指海本作「慮」。

❷「文」，彙刊本作「反」，海粟樓本作「以」。

能一人而治，則設官以治之；是官者，分身之君也。孟子曰：「天子一位，公一位，侯一位，伯一位，子、男同一位，凡五等。君一位，卿一位，大夫一位，上士一位，中士一位，下士一位，凡六等。」蓋自外而言之，天子之去公，猶公、侯、伯、子、男之遞相去；自内而言之，君之去卿，猶卿、大夫、士之遞相去。非獨至於天子遂截然無等級也。昔者伊尹、周公之攝政，以宰相而攝天子，亦不殊於大夫之攝卿，士之攝大夫耳。後世君驕臣諂，天子之位始不列於卿、大夫、士之間，而小儒遂河漢其攝位之事，以至君崩子立，忘哭泣衰經之哀，講禮樂征伐之治，君臣之義未必全，父子之恩已先絶矣。不幸國無君長，❶委之母后，爲宰相者方避嫌而處，使其決裂敗壞，❷貽笑千古。無乃視天子之位過高所致乎？

古者君之待臣也，臣拜，君必答拜。秦、漢以後，廢而不講，然丞相進，天子御座爲起，在輿爲下。宰相既罷，天子更無與爲禮者矣。遂謂百官之設，所以事我，能事我者我賢之，不能事我者我否之。設官之意既訛，尚能得作君之意乎？古者不傳子而傳賢，其視天子之位去留猶夫宰相也。其後天子傳子，宰相不傳子。天子之子不皆賢，尚賴宰相傳賢足相補救，則天子亦不失傳賢之意。宰相既罷，天子之子一不賢，更無與爲賢者矣，不亦并傳子之意而失者乎？

或謂後之入閣辦事，無宰相之名，有宰相之實也。曰：不然。入閣辦事者，職在批答，猶開府之書記也。其事既輕，而批答之

❶「君長」，彙刊本作「長君」。

❷「使」，彙刊本作「寧」。

意，又必自内授之而後擬之，可謂有其實乎？吾以謂有宰相之實者，今之宫奴也。蓋大權不能無所寄，彼宫奴者，見宰相之政事墜地不收，從而設爲科條，增其職掌，生殺予奪出自宰相者，次第而盡歸焉。有明之閣下，賢者貸其殘膏剩馥，不賢者假其喜笑怒駡，道路傳之，國史書之，則以爲其人之相業矣。故使宫奴有宰相之實者，則罷丞相之過也。閣下之賢者，盡其能事則曰法祖，亦非爲祖宗之必足法也。其事位既輕，不得不假祖宗以壓後王，以塞宫奴。祖宗之所行未必皆當，宫奴之黠者又復條舉其疵行，亦曰法祖，而法祖之論荒矣。使宰相不罷，自得以古聖哲王之行摩切其主，其主亦有所畏而不敢不從也。

宰相一人，參知政事無常員。每日便殿議政，天子南面，宰相、六卿、諫官東西面，以次坐。其執事皆用士人。凡章奏進呈，六科給事中主之，給事中以白宰相，宰相以白天子，同議可否。天子批紅。天子不能盡，則宰相批之，下六部施行。更不用呈之御前，轉發閣中票擬，閣中又繳之御前，而後下該衙門，如故事往返，使大權自宫奴出也。

宰相設政事堂，使新進士主之，或用待詔者。唐張説爲相，列五房於政事堂之後：一曰吏房，二曰樞機房，三曰兵房，四曰户房，五曰刑禮房，分曹以主衆務，此其例也。四方上書言利弊者及待詔之人皆集焉，凡事無不得達。

學校

學校，所以養士也。然古之聖王，其意不僅此也，必使治天下之具皆出於學校，而

後設學校之意始備。非謂班朝、布令、養老、恤孤、訊馘，大師旅則會將士，大獄訟則期吏民，大祭祀則享始祖，行之自辟雍也。蓋使朝廷之上，閭閻之細，漸摩濡染，莫不有詩書寬大之氣，天子之所是未必是，天子之所非未必非，天子亦遂不敢自爲非是，而公其非是於學校。是故養士爲學校之一事，而學校不僅爲養士而設也。

三代以下，天下之是非一出於朝廷。天子榮之，則群趨以爲是；天子辱之，則群擿以爲非。簿書、期會、錢穀、戎獄，一切委之俗吏。時風衆勢之外，稍有人焉，便以爲學校中無當於緩急之習氣。而其所謂學校者，科舉囂争，富貴熏心，亦遂以朝廷之勢利一變其本領，而士之有才能學術者，且往往自拔於草野之間，於學校初無與也，究竟養士一事亦失之矣。於是學校變而爲書院。有所非也，則朝廷必以爲是而榮之；有所是也，則朝廷必以爲非而辱之。僞學之禁，書院之毁，必欲以朝廷之權與之争勝。其不仕者有刑，曰：「此率天下士大夫而背朝廷者也。」其始也，學校與朝廷無與；其繼也，朝廷與學校相反。不特不能養士，且至於害士，猶然循其名而立之何與？

東漢太學三萬人，危言深論不隱，豪强公卿避其貶議。宋諸生伏闕搥鼓，請起李綱。三代遺風，惟此猶爲相近。使當日之在朝廷者，以其所非是爲非是，將見盜賊奸邪懾心於正氣霜雪之下，君安而國可保也。乃論者目之爲衰世之事，不知其所以亡者，收捕黨人，編管陳、歐，正坐破壞學校所致，而反咎學校之人乎！嗟乎！天之生斯民也，以教養託之於君。授田之法廢，民買田而自養，猶賦税以擾之；學校之法廢，民蚩蚩而

失教，猶勢利以誘之。是亦不仁之甚，而以其空名躋之曰「君父，君父」，則吾誰欺！

郡縣學官，毋得出自選除。郡縣公議，請名儒主之。自布衣以至宰相之謝事者，皆可當其任，不拘已未仕也。其人稍有干於清議，則諸生得共起而易之，曰：「是不可以爲吾師也。」其下有《五經》師，兵法、曆算、醫、射各有師，皆聽學官自擇。凡邑之生童皆裹糧從學，離城烟火聚落之處士人衆多者，亦置經師。民間童子十人以上，則以諸生之老而不仕者充爲蒙師。故郡邑無無師之士，而士之學行成者，非主六曹之事，則主分教之務，亦無不用之人。

學宮以外，凡在城在野寺觀庵堂，大者改爲書院，經師領之，小者改爲小學，蒙師領之，以分處諸生受業。其寺産即隸於學，以贍諸生之貧者。二氏之徒，分别其有學行者，歸之學宮，其餘則各還其業。

太學祭酒，推擇當世大儒，其重與宰相等，或宰相退處爲之。每朔日，天子臨幸太學，宰相、六卿、諫議皆從之。祭酒南面講學，天子亦就弟子之列。政有缺失，祭酒直言無諱。

天子之子年至十五，則與大臣之子就學於太學，使知民之情僞，且使之稍習於勞苦。毋得閉置宫中，其所聞見不出宦官宫妾之外，妄自崇大也。

郡縣朔望，大會一邑之縉紳士子。學官講學，郡縣官就弟子列，北面再拜。師弟子各以疑義相質難。其以簿書期會，不至者罰之。郡縣官政事缺失，小則糾繩，大則伐鼓號於衆。其或僻郡下縣，學官不能驟得名儒，而郡縣官之學行過之者，則朔望之會，郡縣官南面講學可也。若郡縣官少年無實學，

妄自壓老儒而上之者，則士子譁而退之。

擇名儒以提督學政，然學官不隸屬於提學，以其學行名輩相師友也。每三年，學官送其俊秀於提學而考之，補博士弟子；送博士弟子於提學而考之，以解禮部。更不别遣考試官。發榜，所遺之士，有平日優於學行者，學官咨於提學補入之。其弟子之罷黜，學官以生平定之，而提學不與焉。

學曆者能算氣朔，即補博士弟子。其精者同入解額，使禮部考之，官於欽天監。學醫者送提學考之，補博士弟子，方許行術。歲終，計其生死效否之數，書之於册，分爲三等：下等黜之；中等行術如故；上等解試禮部，入太醫院而官之。

凡鄉飲酒，合一郡一縣之縉紳士子。士人年七十以上，生平無玷清議者，庶民年八十以上，無過犯者，皆以齒南面，學官、郡縣官皆北面，憲老乞言。

鄉賢名宦，❶毋得以勢位及子弟爲進退。功業氣節則考之國史，文章則稽之傳世，理學則定之言行。此外鄉曲之小譽，時文之聲名，講章之經學，依附之事功，已經入祠者皆罷之。

凡郡邑書籍，不論行世藏家，博搜重購。每書抄印三册，一册上秘府，一册送太學，一册存本學。時人文集，古文非有師法，語録非有心得，奏議無裨實用，序事無補史學者，不許傳刻。其時文、小説、詞曲、應酬代筆，已刻者皆追板燒之。士子選場屋之文及私試義策，蠱惑坊市者，弟子員黜革，見任官落職，致仕官奪告身。

民間吉凶，一依朱子《家禮》行事。庶民

❶「鄉賢名宦」，彙刊本作「凡鄉賢名宦祠」。

未必通諳其喪服之制度，木主之尺寸，衣冠之式，宫室之制，在市肆工藝者，學官定而付之；離城聚落，蒙師相其禮以革習俗。

凡一邑之名蹟及先賢陵墓祠宇，其修飾表章，皆學官之事。淫祠通行拆毁，但留土穀，設主祀之。故入其境，有違禮之祀，有非法之服，市懸無益之物，土留未掩之喪，優歌在耳，鄙語滿街，則學官之職不修也。

取士上

取士之弊，至今日制科而極矣。故毅宗嘗患之也，爲拔貢、保舉、准貢、特授、積分、换授，思以得度外之士。乃拔貢之試，猶然經義也，考官不遺詞臣，屬之提學，既已輕於解試矣。保舉之法，雖曰以名取人，不知今之所謂名者何憑也，勢不得不雜以賄賂請託。及其捧檄而至，吏部以一義一論試之，視解試爲尤輕矣。准貢者用解試之副榜，特授者用會試之副榜。夫副榜，黜落之餘也。其黜落者如此之重，將何以待中式者乎？積分不去貲郎，其源不能清也。换授以優宗室，其教可不豫乎！凡此六者，皆不離經義，欲得勝於科目之人，其法反不如科目之詳，所以徒爲紛亂而無益於時也。

唐進士試詩賦，明經試墨義。所謂墨義者，每經問義十道，五道全寫疏，五道全寫註。宋初試士，詩、賦、論各一首，策五道，帖《論語》十帖，對《春秋》或《禮記》墨義十條，其《九經》、《五經》、《三禮》、《三傳》、學究等，設科雖異，其墨義同也。王安石改法，罷詩賦、帖經、墨義，中書撰大義式頒行，須通經有文采，乃爲中格，不但如明經、墨義粗解章句而已。然非創自安石也，唐柳冕即有「明

六經之義，合先王之道者以爲上等，其精於傳註與下等」之議。權德輿駁曰：「注疏猶可以質驗，不者有司率情上下其手，既失其末，又不得其本，則蕩然矣。」其後宋祁、王珪累有「止問大義，不責記誦」之奏，而不果行，至安石始決之。

故時文者，帖書、墨義之流也。今日之弊，在當時權德輿已盡之。向若因循不改，則轉相模勒，日趨浮薄，人才終無振起之時。若罷經義，遂恐有棄經不學之士，而先王之道益視爲迂闊無用之具。余謂當復墨義古法，使爲經義者全寫注疏、大全、漢、宋諸儒之説，一一條具於前，而後申之以己意，亦不必墨守一先生之言。由前則空疏者絀，由後則愚蔽者絀，亦變浮薄之一術也。

或曰：以誦數精粗爲中否，唐之所以賤明經也，寧復貴其所賤乎？曰：今日之時文，有非誦數時文所得者乎？同一誦數也，先儒之義學，其愈於餖飣之勦説，亦可知矣。非謂守此足以得天下之士也，趨天下之士于平實，而通經學古之人出焉。昔之詩賦亦何足以得士！然必費考索，推聲病，未有若時文，空疏不學之人皆可爲之也。

取士下

古之取士也寬，其用士也嚴；今之取士也嚴，其用士也寬。古者鄉舉里選，士之有賢能者，不患於不知。降而唐、宋，其爲科目不一，士不得與於此，尚可轉而從事於彼，是其取之之寬也。《王制》論秀士，升之司徒曰選士；司徒論選士之秀者，升之學曰俊士；大樂正論造士之秀者，升之司馬曰進士；司馬論進士之賢者，以告於王而定其論。論定

然後官之，任官然後爵之，位定然後禄之。一人之身，未入仕之先凡經四轉，已入仕之後凡經三轉，總七轉，始與之以禄。唐之士，及第者未便解褐入仕，吏部又復試之。韓退之三試於吏部，無成，則十年猶布衣也。宋雖登第入仕，然亦止是簿尉令録，榜首纔得丞判，是其用之之嚴也。寬於取則無枉才，嚴於用則少倖進。

今也不然。其所以程士者，止有科舉之一途，雖使古豪傑之士若屈原、司馬遷、相如、董仲舒、楊雄之徒，舍是亦無由而進，取之不謂嚴乎哉！一日苟得，上之列於侍從，下亦置之郡縣。即其黜落而爲鄉貢者，終身不復取解，授之以官，用之又何其寬也！嚴於取，則豪傑之老死丘壑者多矣；寬於用，此在位者多不得其人也。

流俗之人，徒見夫二百年以來之功名氣節，一二出於其中，遂以爲科法已善，不必他求。不知科目之内，既聚此百千萬人，不應功名氣節之士獨不得入，則是功名氣節之士之得科目，非科目之得功名氣節之士也。假使士子探籌，第其長短而取之，行之數百年，則功名氣節之士亦自有出於探籌之中者，寧可謂探籌爲取士之善法耶？究竟功名氣節人物，不及漢唐遠甚，徒使庸妄之輩充塞天下。豈天之不生才哉？則取之之法非也。吾故寬取士之法，有科舉，有薦舉，有太學，有任子，有郡邑佐，有辟召，有絶學，有上書，而用之之嚴附見焉。

科舉之法：其考校倣朱子議：第一場《易》、《詩》、《書》爲一科，子午年試之；《三禮》兼《大戴》爲一科，卯年試之；《三傳》爲一科，酉年試之。試義各二道，諸經皆兼《四書》義一道。答義者先條舉注疏及後儒之

說，既備，然後以「愚按」結之。其不條衆說，或條而不能備，竟入己意者，雖通亦不中格。有司有不依章句移文配接命題者，有喪禮服制忌諱不以爲題者，皆坐罪。第二場周、程、張、朱、陸六子爲一科，孫、吳武經爲一科，荀、董、楊、文中爲一科，管、韓、老、莊爲一科，分年各試一論。第三場《左》、《國》、三史爲一科，《三國》、《晉書》、《南北史》爲一科，新、舊《唐書》、《五代史》爲一科，《宋史》、《有明實録》爲一科，分年試史論各二道。答者亦必摭事實而辨是非。若事實不詳，或牽連他事而于本事反略者，皆不中格。第四場時務策三道。凡博士弟子員遇以上四年仲秋，集於行省而試之，不限名數，以中格爲度。考官聘名儒，不論布衣、在位，而以提學主之。明年會試，經、子、史科，亦依鄉闈分年，禮部尚書知貢舉。登第者聽宰相鑒別，分置六部各衙門爲吏，管領簿書。拔其尤者，倣古侍中之職，在天子左右，三考滿常調，而後出官郡縣。又拔其尤者爲各部主事，落第者退爲弟子員，仍取解試而後得入禮闈。

薦舉之法：每歲郡舉一人，與於待詔之列。宰相以國家疑難之事問之，觀其所對，令廷臣反覆詰難，如漢之賢良、文學以鹽鐵發策是也。能自理其說者，量才官之；或假之職事，觀其所效而後官之。若庸下之材勦說欺人者，舉主坐罪，其人報罷。若道德如吳與弼、陳獻章，則不次待之，舉主受上賞。

太學之法：州縣學每歲以弟子員之學成者，列其才能德藝以上之，不限名數，缺人則止。太學受而考之，其才能德藝與所上不應者，本生報罷。凡士子之在學者，積歲月累試，分爲三等：上等則同登第者，宰相分之爲侍中屬吏；中等則不取解試，竟入禮

闈；下等則罷歸鄉里。

任子之法：六品以上，其子十有五年皆入州縣學，補博士弟子員，若教之十五年而無成則出學。三品以上，其子十有五年皆入太學，若教之十五年而無成則出學。今也大夫之子與庶民之子同試，提學受其請託，是使其始進不以正，不受其請託，非所以優門第也。公卿之子不論其賢否而仕之，賢者則困於常調，不賢者而使之在民上，既有害於民，亦非所以愛之也。

郡縣佐之法：郡縣各設六曹，提學試弟子員之高等者分置之，如户曹管賦税出入，禮曹主祀事、鄉飲酒、上下吉凶之禮，兵曹統民户所出之兵、城守、捕寇，工曹主郡邑之興作，刑曹主刑獄，吏曹主各曹之遷除資俸也。滿三考升貢太學，其才能尤著者，補六部各衙門屬吏。凡廩生皆罷。

辟召之法：宰相、六部、方鎮及各省巡撫，皆得自辟其屬吏，試以職事，如古之攝官。其能顯著，然後上聞即真。

絶學者，如曆算、樂律、測望、占候、火器、水利之類是也。郡縣上之於朝，政府考其果有發明，使之待詔。否則罷歸。

上書有二：一，國家有大事或大奸，朝廷之上不敢言而草野言之者，如唐劉蕡、宋陳亮是也，則當處以諫職。若爲人嗾使，因而撓亂朝政者，如東漢牢修告捕黨人之事，即應處斬。一，以所著書進覽，或他人代進，看詳其書足以傳世者，❶則與登第者一體出身。若無所發明，纂集舊書，且是非謬亂者，如今日趙宧光《説文長箋》、❷劉振《識大編》

❶「看詳」，海粟樓本作「詳看」。
❷「宧」，原作「宦」，據指海本、海粟樓本改。

之類，部帙雖繁，却其書而遺之。

建都

或問：北都之亡忽焉，其故何也？曰：亡之道不一，而建都失算，所以不可救也。夫國祚中危，何代無之！安禄山之禍，玄宗幸蜀；吐蕃之難，代宗幸陜；朱泚之亂，德宗幸奉天；以汴京中原四達，就使有急而行，勢無所阻。當李賊之圍京城也，毅宗亦欲南下，而孤懸絶北，音塵不貫，一時既不能出，出亦不能必達，故不得已而身殉社稷。向非都燕，何遽不及三宗之事乎！

或曰：自永樂都燕，歷十有四代，豈可以一代之失，遂議始謀之不善乎？曰：昔人之治天下也，以治天下爲事，不以失天下爲事者也。有明都燕不過二百年，而英宗狩於土木，武宗困於陽和，景泰初京城受圍，嘉靖二十八年受圍，四十三年邊人闌入，崇禎間京城歲歲戒嚴。上下精神斃於寇至，日以失天下爲事，而禮樂政教猶足觀乎？江南之民命竭於輸輓，大府之金錢靡於河道，皆都燕之爲害也。

或曰：有王者起，將復何都？曰：金陵。或曰：古之言形勝者，以關中爲上，金陵不與焉，何也？曰：時不同也。秦、漢之時，關中風氣會聚，田野開闢，人物殷盛；吴、楚方脱蠻夷之號，風氣樸略，故金陵不能與之争勝。今關中人物不及吴會久矣，又經流寇之亂，烟火聚落，十無二三，生聚教訓，故非一日之所能移也。而東南粟帛，灌輸天下，天下之有吴會，猶富室之有倉庫匱篋也。今夫千金之子，其倉庫匱篋必身親守之，而門庭則以委之僕妾。舍金陵而勿都，是委僕

妾以倉庫匱篋；昔日之都燕，則身守夫門庭矣。曾謂治天下而智不千金之子若與？

方鎮

今封建之事遠矣，因時乘勢，則方鎮可復也。自唐以方鎮亡天下，庸人狃之，遂爲厲階。然原其本末則不然。當太宗分制節度，皆在邊境，不過數府，其帶甲十萬，力足以控制寇亂。故安禄山、朱泚皆憑方鎮而起，乃制亂者亦藉方鎮。其後析爲數十，勢弱兵單，方鎮之兵不足相制，黄巢、朱温遂決裂而無忌。然則唐之所以亡，由方鎮之弱，非由方鎮之强也。是故封建之弊，强弱吞併，天子之政教有所不加；郡縣之弊，疆場之害苦無已時。欲去兩者之弊，使其並行不悖，則沿邊之方鎮乎！

宜將遼東、薊州、宣府、大同、榆林、寧夏、甘肅、固原、延綏俱設方鎮，外則雲、貴，亦依此例，分割附近州縣屬之。務令其錢糧兵馬，内足自立，外足捍患；田賦商税，聽其徵收，以充戰守之用；一切政教張弛，不從中制；屬下官員，亦聽其自行辟召，然後名聞。每年一貢，三年一朝，終其世兵民輯睦、疆場寧謐者，許以嗣世。

凡此則有五利：今各邊有總督，有巡撫，有總兵，有本兵，有事復設經略，事權不一，能者壞於牽制，不能者易於推委，枝梧旦夕之間，掩飾章奏之上，其未至潰決者，直須時耳。統帥專一，獨任其咎，則思慮自周，戰守自固，以各爲長子孫之計，一也。國家有一警急，嘗竭天下之財，不足供一方之用。今一方之財自供一方，二也。邊鎮之主兵嘗不如客兵，故嘗以調發致亂，天啓之奢酋、崇

禎之萊圍是也。❶ 今一方之兵自供一方，三也。治兵措餉皆出朝廷，嘗以一方而動四方，既各有專地，兵食不出於外，即一方不寧，他方宴如，四也。外有强兵，中朝自然顧忌，山有虎豹，藜藿不採，五也。

田制一

昔者禹則壤定賦，《周官》體國經野，則是夏之所定者，至周已不可爲準矣。當是時，其國之君，於其封疆之内田土之肥瘠，民口之衆寡，時勢之遷改，視之爲門以内之事也。

井田既壞，漢初十五而税一，文、景三十而税一，光武初行什一之法，後亦三十而税一。蓋土地廣大，不能縷分區别，總其大勢，使瘠土之民不至於甚困而已。是故合九州之田，以下下爲則，下下者不困，則天下之勢相安，吾亦可無事於縷分區别，而爲則壤經野之事也。夫三十而税一，下下之税也，當三代之盛，賦有九等，不能盡出於下下，漢獨能爲三代之所不能爲者，豈漢之德過於三代歟？古者井田養民，其田皆上之田也。自秦而後，民所自有之田也。上既不能養民，使民自養，又從而賦之，雖三十而税一，較之於古亦未嘗爲輕也。

至於後世，不能深原其本末，以爲十一而税，古之法也。漢之省賦，非通行長久之道，必欲合於古法。九州之田不授於上，而賦以十一，則是以上上爲則也。以上上爲則，而民焉有不困者乎？漢之武帝，度支不足，至於買爵、貸假、榷酤、算緡、鹽鐵之事無

❶「萊」，原作「菜」，據彙刊本改。

所不舉，乃終不敢有加於田賦者，彼東郭咸陽、孔僅、桑弘羊，計慮猶未熟與？然則十而稅一，名爲古法，其不合於古法甚矣。而兵興之世，又不能守其十一者，其賦之於民，不任田而任用，以一時之用制天下之賦，後王因之。後王既衰，又以其時之用制天下之賦，而後王又因之。嗚呼！吾見天下之賦日增，而後之爲民者日困於前。

儒者曰：井田不復，仁政不行，天下之民始敝敝矣。孰知魏、晉之民又困於漢，唐、宋之民又困於魏、晉？則天下之害民者，寧獨在井田之不復乎！今天下之財賦出於江南；江南之賦至錢氏而重，宋未嘗改；至張士誠而又重，有明亦未嘗改。故一畝之賦，自三斗起科至於七斗，七斗之外，尚有官耗私增。計其一歲之穫，不過一石，盡輸於官，然且不足。乃其所以至此者，因循亂世苟且之術也。吾意有王者起，必當重定天下之賦；重定天下之賦，必當以下下爲則而後合於古法也。

或曰：三十而稅一，國用不足矣。夫古者千里之內，天子食之，其收之諸侯之貢者，不能十之一。今郡縣之賦，郡縣食之不能十之一，其解運至於京師者十有九。彼收其十一者尚無不足，收其十九者而反憂之乎！

田制二

自井田之廢，董仲舒有「限民名田」之議，師丹、孔光因之，令民名田無過三十頃，期盡三年而犯者没入之。其意雖善，然古之聖君，方授田以養民，今民所自有之田，乃復以法奪之，授田之政未成而奪田之事先見，所謂行一不義而不可爲也。

或者謂奪富民之田則生亂，欲復井田者，乘大亂之後，土曠人稀而後可，故漢高祖之滅秦，光武之乘漢，可爲而不爲爲足惜。夫先王之制井田，所以遂民之生，使其繁庶也。今幸民之殺戮，爲其可以便吾事，將使田既井而後，人民繁庶，或不能於吾制無齟齬，豈反謂之不幸與？

後儒言井田必不可復者，莫詳於蘇洵；言井田必可復者，莫切於胡翰、方孝孺。洵以川路、澮道、洫涂、溝畛、遂徑之制，非窮數百年之力不可。❶夫誠授民以田，有道路可通，有水利可修，亦何必拘泥其制度疆界之末乎！凡蘇洵之所憂者，皆非爲井田者之所急也。胡翰、方孝孺但言其可復，其所以復之之法亦不能詳。余蓋於衛所之屯田，而知所以復井田者，亦不外於是矣。世儒於屯田則言可行，於井田則言不可行，是不知二五之爲十矣。

每軍撥田五十畝，古之百畝也，非即周時一夫授田百畝乎！五十畝科正糧十二石，聽本軍支用，餘糧十二石，給本衛官軍俸糧，是實徵十二石也。每畝二斗四升，亦即周之鄉遂用貢法也。天下屯田見額六十四萬四千二百四十三頃，以萬曆六年實在田土七百一萬三千九百七十六頃二十八畝律之，屯田居其十分之一也，授田之法未行者，特九分耳。由一以推之九，似亦未難爲行。況田有官民，官田者，非民所得而自有者也。州縣之內，官田又居其十分之三。以實在田土均之，人户一千六十二萬一千四百三十六，每户授田五十畝，尚餘田一萬七千三十二萬五千八百二十八畝，以聽富民之所占，

❶「窮」，指海本作「勞」。

則天下之田自無不足，又何必限田、均田紛紛，而徒爲困苦富民之事乎！故吾於屯田之行，而知井田之必可復也。

難者曰：屯田既如井田，則屯田之軍日宜繁庶，何以復有銷耗也？曰：此其説有四：屯田非土著之民，雖授之田，不足以挽其鄉土之思，一也。又令少壯者守城，老弱者屯種，夫屯種而任之老弱，則所穫幾何，且彼見不屯者之未嘗不得食也，亦何爲而任其勞苦乎？二也。古者什而税一，今每畝二斗四升，計一畝之入不過一石，則是什税二有半矣，三也。又徵收主自武人而郡縣不與，則凡刻剥其軍者何所不爲，四也。而又何怪乎其銷耗與？

田制三

或問：井田可復，既得聞命矣。若夫定税，則如何而後可？曰：斯民之苦暴税久矣，有積累莫返之害，有所税非所出之害，有田土無等第之害。何謂積累莫返之害？三代之貢、助、徹，止税田土而已。魏、晉有户、調之名，有田者出租賦，有户者出布帛，田之外復有户矣。唐初立租、庸、調之法，有田則有租，有户則有調，有身則有庸，租出穀，庸出絹，調出繒纊布麻，户之外復有丁矣。楊炎變爲兩税，人無丁中，以貧富爲差，雖租、庸、調之名渾然不見，其實併庸、調而入於租也。相傳至宋，未嘗減庸、調於租内，而復斂丁身錢米。後世安之，謂兩税，租也，丁身，庸、調也，豈知其爲重出之賦乎？使庸、調之名不去，何至是耶！故楊炎之利于一時者少，而害於後世者大矣。有明兩税，丁口而外，有力差，有銀差，蓋十年而一值。嘉靖末行一條鞭法，通府州縣十歲中夏税、秋糧、

存留、起運之額，均徭、里甲、土貢、顧募、加銀之例，一條總徵之，使一年而出者分爲十年，及至所值之年一如餘年，是銀、力二差又併入於兩税也。未幾而里甲之值年者，雜役仍復紛然。其後又安之，謂條鞭，兩税也；雜役，值年之差也，豈知其爲重出之差乎？使銀差、力差之名不去，何至是耶！故條鞭之利於一時者少，而害於後世者大矣。萬曆間，舊餉五百萬，其末年加新餉九百萬，崇禎間又增練餉七百三十萬，倪元璐爲户部，合三餉爲一，是新餉、練餉又併入於兩税也。至今日以爲兩税固然，豈知其所以亡天下者之在斯乎？使練餉、新餉之名不改，或者顧名而思義，未可知也。此又元璐不學無術之過也。嗟乎！税額之積累至此，民之得有其生也亦無幾矣。今欲定税，須反積累以前而爲之制。授田於民，以什一爲則；未授之田，以二十一爲則。其户口則以爲出兵養兵之賦，國用自無不足，又何事於暴税乎！

何謂所税非所出之害？古者任土作貢，雖諸侯而不忍强之以其地之所無，況於小民乎！故賦穀米，田之所自出也；賦布帛，丁之所自爲也。其有納錢者，後世隨民所便，布一疋直錢一千，輸官聽爲九百。布直六百，輸官聽爲五百，比之民間，反從降落。是錢之在賦，但與布帛通融而已。其田土之賦穀米，漢、唐以前未之有改也。及楊炎以户口之賦併歸土田，於是布帛之折於錢者與穀相亂，亦遂不知錢之非田賦矣。宋隆興二年，詔温、台、處、徽不通水路，其二税物帛，許依折法以銀折輸。蓋當時銀價低下，其許以折物帛者，亦隨民所便也。然按熙寧税額，兩税之賦銀者六萬一百三十七兩而已，而又穀賤之時常平就糴，故雖賦銀，亦不

至於甚困。有明自漕糧而外，盡數折銀。不特折錢之布帛爲銀，而歷代相仍不折之穀米，亦無不爲銀矣；不特穀米不聽上納，即欲以錢准銀，亦有所不能矣。夫以錢爲賦，陸贄尚曰「所供非所業，所業非所供」，以爲不可，而況以銀爲賦乎！天下之銀既竭，凶年田之所出不足以上供，豐年田之所出足以上供，折而爲銀，則仍不足以上供也，無乃使民歲歲皆凶年乎？天與民以豐年而上復奪之，是有天下者之以斯民爲讐也。然則聖王者而有天下，其必任土所宜，出百穀者賦百穀，出桑麻者賦布帛，以至雜物皆賦其所出，斯民庶不至困瘁爾。

何謂田土無等第之害？《周禮·大司徒》不易之地家百畝，一易之地家二百畝，再易之地家三百畝。是九則定賦之外，先王又細爲之等第也。今民間田土之價，懸殊不啻二十倍，而有司之徵收，畫以一則，至使不毛之地歲抱空租，亦有歲歲耕種，而所出之息不償牛種。小民但知其爲瘠土，向若如古法休一歲、二歲，未始非沃土矣。官府之催科不假，❶雖欲易之，惡得而易之？何怪夫土力之日竭乎！吾見有百畝之田而不足當數十畝之用者，是不易之爲害也。今丈量天下田土，其上者依方田之法，二百四十步爲一畝，中者以四百八十步爲一畝，下者以七百二十步爲一畝，再酌之於三百六十步、六百步爲畝，分之五等。魚鱗册字號，一號以一畝準之，不得贅以奇零，如數畝而同一區者不妨數號，一畝而分數區者不妨一號。使田土之等第，不在税額之重輕，而在丈量之廣狹，則不齊者從而齊矣。是故田之中、下者，

❶「假」，海粟樓本作「暇」。

得更番而作，以收上田之利。如其力有餘也而悉耕之，彼二畝三畝之入，與上田一畝較量多寡，亦無不可也。

兵制一

有明之兵制，蓋亦三變矣：衛所之兵，變而爲召募，至崇禎、弘光間又變而爲大將之屯兵。衛所之弊也，官軍三百十三萬八千三百，皆仰食於民，除西北邊兵三十萬外，其所以禦寇定亂者，不得不别設兵以養之。分兵於農，然且不可，乃又使軍分於兵，是一天下養兩天下之兵也。❶召募之弊也，如東事之起，❷安家、行糧、馬匹、甲杖費數百萬金，得兵十餘萬，而不當三萬之選，天下已騷動矣。大將屯兵之弊也，擁衆自衛，與敵爲市，搶殺不可問，宣召不能行，率我所養之兵反而攻我者，即其人也。有明之所以亡，其不在斯三者乎？

議者曰：衛所之爲召募，此不得已而行之者也，召募之爲大將屯兵，此勢之所趨而非制也。原夫衛所，其制非不善也。一鎮之兵足守一鎮之地，一軍之田足贍一軍之用，衛所、屯田，蓋相表裏者也。其後軍伍銷耗，耕者無人，則屯糧不足；增以客兵，坐食者衆，則屯糧不足。於是益之以民糧，又益之以鹽糧，又益之以京運，而衛所之制始破壞矣。都燕而後，歲漕四百萬石，十有二總領衛一百四十旗，軍十二萬六千八百人，輪年值運，有月糧，有行糧，一人兼二人之食，是

❶「一天下」上，指海本有「以」字。「一天下」下，彙刊本有「之民」二字。

❷「東事」，指海本作空格。

歲有二十五萬三千六百不耕而食之軍矣。此又衛所之制破壞於輪輓者也。中都、大寧、山東、河南附近衛所，輪班上操，春班以三月至八月還，秋班以九月至二月還，有月糧，有行糧，一人兼二人之食，是歲有二十餘萬不耕而食之軍矣。此又衛所之制破壞於班操者也。一邊有事則調各邊之軍，應調者食此邊之新餉，其家口又支各邊之舊餉，舊兵不歸，各邊不得不補，補一名又添一名之新餉，是一兵而有三餉也。衛所之制，至是破壞而不可支矣。凡此皆末流之弊，其初制豈若是哉！

爲説者曰：末流之弊，亦由其制之不善所致也，制之不善，則軍民之太分也。凡人膂力不過三十年，以七十爲率，則四十年居其老弱也。軍既不得復還爲民，則一軍之在伍，其爲老弱者亦復四十年，如是而焉得不銷耗乎？鄉井之思，誰則無有？今以謫發充之，遠者萬里，近者千餘里，違其土性，死傷逃竄十常八九，如是而焉得不銷耗乎？且燕都二百餘年，天下之財莫不盡取以歸京師，使東南之民力竭者，非軍也耶？

或曰：畿甸之民大半爲軍，❶今計口而給之，故天下有荒歲而畿甸不困，此明知其無益而不可已者也。曰：若是，則非養兵也，乃養民也。天下之民不耕而待養於上，❷則天下之耕者當何人哉？東南之民奚罪焉！夫以養軍之故至不得不養及於民，猶可謂其制之善與？

余以謂天下之兵當取之於口，而天下爲兵之養當取之於户。其取之口也，教練之時

❶「畿甸」，指海本作「圻甸」。下同。
❷「待」，指海本作「得」。

五十而出二，調發之時五十而出一。其取之户也，調發之兵十户而養一，教練之兵則無資於養。如以萬曆六年户口數目言之，人口六千六十九萬二千八百五十六，則得兵一百二十一萬三千八百五十七人矣，人户一千六十二萬一千四百三十六，則可養兵一百六萬二千一百四十三人矣。夫五十口而出一人，則其役不爲重；一十户而養一人，則其費不爲難；而天下之兵滿一百二十餘萬，亦不爲少矣。王畿之内，以二十萬人更番入衛，然亦不過千里，假如都金陵，其入衛者但盡金陵所屬之郡邑，而他省不與焉。金陵人口一千五十萬二千六百五十一，則得勝兵二十一萬五百，以十萬各守郡邑，以十萬入衛，次年則以守郡邑者入衛，以入衛者歸守郡邑，又次年則調發其同事教練之兵，其已經調發者則住糧歸家，但聽教練而已。夫五十口而出一人，而又四年方一行役，以一人計之，二十歲而入伍，五十歲而出伍，始終三十年，止歷七踐更耳，而又不出千里之遠，則爲兵者其任亦不爲勞。國家無養兵之費則國富，隊伍無老弱之卒則兵强。人主欲富國强兵而兵民太分，唐、宋以來但有彼善於此之制，其受兵之害，未嘗不與有明同也。

兵制二

國家當承平之時，武人至大帥者，干涉文臣，❶即其品級懸絶，亦必戎服，左握刀，右屬弓矢，帕首袴鞾，趨入庭拜，其門狀自稱走狗，退而與其僕隸齒。兵興以後，有言於天子者曰：「今日不重武臣，故武功不立。」

❶「涉」，海粟本作「謁」。

於是毅宗皇帝專任大帥，不使文臣節制。不二三年，武臣擁衆，與賊相望，同事鹵略。李賊入京師，三輔至於青、齊諸鎮，櫛比而營，天子封公侯結其歡心，終莫肯以一矢入援。嗚呼，毅宗重武之效如此！

然則武固不當重與？曰：毅宗輕武而不重武者也。武之所重者將；湯之伐桀，伊尹爲將；武之入商，太公爲將；晉作六軍，其爲將者皆六卿之選也。有明雖失其制，總兵皆用武人，然必聽節制於督撫或經略。則是督撫、經略，將也，總兵，偏裨也。總兵有將之名而無將之實，然且不可，况竟與之以實乎！夫安國家，全社稷，君子之事也；供指使，用氣力，小人之事也。國家社稷之事，孰有大于將？使小人而優爲之，又何貴乎君子耶？今以天下之大託之于小人，爲重武耶，爲輕武耶？是故與毅宗從死者，皆文臣也。當其時，屬之以一旅，赴賊俱死，尚冀十有一二相全，何至自殊城破之日乎？是故建義于郡縣者，皆文臣及儒生也。當其時，有所藉手以從事，勝負亦未可知，何至驅市人而戰，受其屠醢乎？彼武人之爲大帥者，方且飈浮雲起，昔之不敢一當敵者，乘時易幟，各以利刃而齒腐朽，鮑永所謂以其衆幸富貴矣，而後知承平之時待以徒隸者之未爲非也。

然則彭越、黥布非古之良將與？曰：彭越、黥布，非漢王將之者也，布、越無所藉于漢王而漢王藉之，猶治病者之服烏喙、藜蘆也。人見彭越、黥布之有功而欲將武人，亦猶見烏喙、藜蘆之愈病而欲以爲服食也。彼粗暴之徒，乘世之衰，竊亂天常，吾可以權授之，使之出落鈐鍵哉！然則叔孫通專言斬將搴旗之士，儒生無所言進，何也？曰：

當是時，漢王已將韓信，彼通之所進者，以首爭首、以力搏力之兵子耳，豈所謂將哉？然則壯健輕死善擊刺者，非所貴與？曰：壯健輕死善擊刺之在人，猶精緻犀利之在器甲也。弓必欲無滯，冶必欲援胡之稱，甲必欲上旅下旅札續之堅，人必欲壯健輕死善擊刺，其道一也。器甲之精緻犀利，用之者人也；人之壯健輕死善擊刺者，用之者將也。今以壯健輕死善擊刺者之人而可使之爲將，是精緻犀利之器甲可以不待人而戰也。

兵制三

唐、宋以來，文武分爲兩途。然其職官，内而樞密，外而閫帥州軍，猶文武參用。惟有明截然不相出入，文臣之督撫，雖與軍事而專任節制，與兵士離而不屬。是故菹軍者不得計餉，計餉者不得菹軍；節制者不得操兵，操兵者不得節制。方自以犬牙交制，使其勢不可爲叛。夫天下有不可叛之人，未嘗有不可叛之法。杜牧所謂「聖賢才能多聞博識之士」，此不可叛之人也。豪猪健狗之徒，不識義理，喜鹵掠，輕去就，緩則受吾節制，指顧簿書之間，急則擁兵自重，節制之人自然隨之上下。試觀崇禎時督撫，曾有不爲大帥驅使者乎？此時法未嘗不在，未見其不可叛也。

有明武職之制，内設都督府、錦衣衛，外設二十一都司，四百九十三衛，三百五十九所；平時有左右都督、都指揮使、指揮使，各係以同知、僉事及千户、百户、鎮撫之級；行伍有總兵、副將、參將、遊擊、千把總之名。宜悉罷平時職級，只存行伍。京營之兵，兵部尚書即爲總兵，侍郎即爲副將，其屬郎官

即分任參、遊。設或征討，將自中出，侍郎掛印而總兵事，郎官從之者一如京營，或用巡撫爲將，巡撫掛印，即以副將屬之參政，參將屬之郡守，其行間戰將勇略冠軍者，即參用于其間。苟如近世之沈希儀、萬表、俞大猷、戚繼光，又未嘗不可使之内而兵部外而巡撫也。

自儒生久不爲將，其視用兵也，一以爲尚力之事，當屬之豪健之流；一以爲陰謀之事，當屬之傾危之士。夫稱戈比干立矛者，士卒之事而非將帥之事也，即一人以力聞，十人而勝之矣。兵興以來，田野市井之間旅力稍過人者，❶當事即以奇士待之，究竟不當一卒之用。萬曆以來之將，掩敗飾功，所以欺其君父者何所不至，亦可謂之傾危矣。乃只能施之君父，不能施之寇敵。然則今日之所以取敗亡者，非不足力與陰謀可知矣。

使文武合爲一途，爲儒生者知兵書戰策非我分外，習之而知其無過高之論，爲武夫者知親上愛民爲用武之本，不以麄暴爲能，是則皆不可叛之人也。

財計一

後之聖王而欲天下安富，其必廢金銀乎？古之徵貴徵賤，以粟帛爲俯仰。故公上賦税，有粟米之征、布縷之征是也，民間市易，《詩》言「握粟出卜」，《孟子》言「通工易事，男粟女布」是也。其時之金銀，與珠玉無異，爲餽問器飾之用而已。三代以下，用者粟帛而衡之以錢，故錢與粟帛相爲輕重。漢章帝時，穀帛價貴，張林言：「此錢多故也，

❶「田野」，海粟樓本作「山野」。

宜令天下悉以布帛爲租，市賈皆用之，封錢勿出，物皆賤矣。」魏明帝時，廢錢用穀。桓玄輔晉，亦欲廢錢。孔琳之曰：「先王制無用之貨以通有用之財，此錢之所以嗣功龜貝也。穀帛本充衣食，分以爲貨，勞毁于商販之手，耗棄于割截之用，此之爲弊者，著自于曩。」然則昔之有天下者，雖錢與穀帛雜用，猶不欲使其重在錢也。梁初唯京師及三吴、荆、郢、江、湘、梁、益用錢，其餘州郡雜以穀帛，交、廣之域全以金銀爲貨。陳用錢兼以錫鐵粟帛，嶺南多以鹽米布交易，不用錢。北齊冀州之北，錢皆不行，交貿者皆絹布。後周河西諸郡或用西域金銀錢，而官不禁。唐時民間用布帛處多，用錢處少。大曆以前，嶺南用錢之外，雜以金銀、丹砂、象齒。貞元二十年，命市井交易，以綾羅絹布雜貨與錢兼用。憲宗詔天下有銀之山必有銅，唯銀無益于人，五嶺以北，採銀一兩者流它州，官吏論罪。元和六年，貿易錢十緡以上參布帛。太和三年，飾佛像許以金銀，唯不得用銅。四年，交易百緡以上者，粟帛居半。按唐以前，自交、廣外，上而賦税，下而市易，一切無事于金銀，其可考彰彰若是。

宋元豐十二年，蔡京當國，凡以金銀絲帛等貿易勿受，夾錫錢者以法懲治。蓋其時有以金銀爲用者矣。然重和之令，命官之家，留見錢二萬貫，民庶半之，餘限二年聽易金銀之類，則是市易之在下者，未始不以錢爲重也。紹興以來，歲額金一百二十八兩，銀無額，七分入内庫，三分歸有司，則是賦税之在上者，亦未始以金銀爲正供，爲有司之經費也。及元起北方，錢法不行，于是以金銀爲母，鈔爲子，子母相權而行，而金銀遂爲流通之貨矣。

明初亦嘗禁金銀交易，而許以金銀易鈔于官，則是罔民而收其利也，其誰信之！故至今日而賦税市易，銀乃單行，以爲天下之大害。蓋銀與鈔爲表裏，銀之力絀，鈔以舒之，故元之税糧，折鈔而不折銀。今鈔既不行，錢僅爲小市之用，不入貢賦，使百務併于一途，則銀力竭。元又立提舉司，置淘金户，開設金銀場，各路聽民煽煉，則金銀之出於民間者尚多。今礦所封閉，間一開採，又使宫奴專之，以入大内，與民間無與，則銀力竭。二百餘年，天下金銀綱運至于燕京，如水赴壑。承平之時，猶有商賈官吏返其十分之二三，多故以來，在燕京者既盡泄之邊外，而富商大賈、達官猾吏自北而南，又能以其資力盡斂天下之金銀而去。此其理尚有往而復返者乎？

夫銀力已竭，而賦税如故也，市易如故也，皇皇求銀，將于何所！故田土之價，不當異時之十一。豈其壤瘠與？曰：否，不能爲賦税也。百貨之價，亦不當異時之十一，豈其物阜與？曰：否，市易無資也。當今之世，宛轉湯火之民，即時和年豐無益也，即勸農沛澤無益也，吾以爲非廢金銀不可。❶廢金銀，其利有七：粟帛之屬，小民力能自致，則家易足，一也。鑄錢以通有無，鑄者不息，貨無匱竭，二也。不藏金銀，無甚貧甚富之家，三也。輕齎不便，民難去其鄉，四也。官吏贓私難覆，五也。盜賊胠篋，負重易跡，六也。錢鈔路通，七也。然須重爲之禁，盜礦者死刑，金銀市易者以盜鑄錢論而後可。

❶「廢」，原無，據指海本、海粟樓本補。

財計二

錢幣所以爲利也，唯無一時之利，而後有久遠之利。以三四錢之費得十錢之息，以尺寸之楮當金銀之用，此一時之利也。使封域之内，常有千萬財用流轉無窮，此久遠之利也。後之治天下者，嘗顧此而失彼，所以阻壞其始議也。

有明欲行錢法而不能行者：一曰惜銅愛工，錢既惡薄，私鑄繁興。二曰折二折三，當五當十，制度不常。三曰銅禁不嚴，分造器皿。四曰年號異文。此四害者，昔之所同。五曰行用金銀，貨不歸一。六曰賞賚、賦税，上行于下，下不行于上。昔之害錢者四，今之害錢者六。故今日之錢，不過資小小貿易，公私之利源皆無賴焉，是行錢與不行等也。誠廢金銀，使貨物之衡盡歸于錢。京省各設專官鼓鑄，有銅之山，官爲開採，民間之器皿，寺觀之像設，悉行燒毁入局。千錢以重六斤四兩爲率，每錢重一錢，制作精工，樣式畫一，亦不必冠以年號。除田土賦粟帛外，凡鹽酒征榷，一切以錢爲税。如此而患不行，吾不信也。

有明欲行鈔法而不能行者，崇禎間，桐城諸生蔣臣言鈔法可行，[1]歲造三千萬貫，一貫直一金，歲可得金三千萬兩。户工侍郎王鰲永主其説，且言初年造三千萬貫，可得五千萬金，所入既多，將金與土同價。上特設内寶鈔局，晝夜督造，募商發賣，無肯應者。大學士蔣德璟言，以一金易一紙，愚者不爲。上以高皇帝之行鈔難之。德璟曰：

[1]「生」，原作「臣」，據海粟樓本改。

「高皇帝似亦神道設教，然賞賜折俸而已，固不曾用之兵餉也。」按鈔起于唐之飛錢，猶今民間之會票也，至宋而始官制行之。然宋之所以得行者，每造一界，備本錢三十六萬緡，而又佐之以鹽酒等項。蓋民間欲得鈔，則以錢入庫；欲得錢，則以鈔入庫；欲得鹽酒，則以鈔入諸務。故鈔之在手，與見錢無異。其必限之以界者，一則官之本錢，當使與所造之鈔相準，非界則增造無藝；❶一則每界造鈔若干，下界收鈔若干，詐僞易辨，非界則收造無數。宋之稱提鈔法如此。即元之所以得行者，隨路設立官庫，貿易金銀，平準鈔法。有明寶鈔庫，不過倒收舊鈔，凡稱提之法俱置不講，何怪乎其終不行也。毅宗言利之臣，不詳其行壞之始末，徒見尺楮張紙居然可當金銀，但講造之之法，不講行之之法。官無本錢，民何以信！故其時言可行者，猶見彈而求炙也。然誠使停積錢緡，五年爲界，斂舊鈔而焚之，官民使用，在關即以之抵商税，在場即以之易鹽引，亦何患其不行！且誠廢金銀，則穀帛錢緡不便行遠，而囊括尺寸之鈔，隨地可以變易，在仕宦商賈又不得不行。德璟不言鈔與錢貨不可相離，而言神道設教，非兵餉之用；彼行之于宋、元者，何不深考乎？

財計三

治天下者既輕其賦斂矣，而民間之習俗未去，蠱惑不除，奢侈不革，則民仍不可使富也。何謂習俗？吉凶之禮既亡，則以其相沿者爲禮。婚之筐篚也，裝資也，宴會也；

❶「藝」，海粟樓本作「異」。

喪之含殮也，設祭也，佛事也，宴會也，芻靈也。富者以之相高，貧者以之相勉矣。何謂蠱惑？佛也，巫也。佛一也，而有佛之宮室，佛之衣食，佛之役使，凡佛之資生器用無不備，佛遂中分其民之作業矣。巫一耳，而資于楮錢香燭以爲巫，資于烹宰以爲巫，資于歌吹婆娑以爲巫，凡齋醮祈賽之用無不備，巫遂中分其民之資産矣。何謂奢侈？其甚者，倡優也，酒肆也，機坊也。倡優之費，一夕而中人之産；酒肆之費，一頓而終年之食；機坊之費，一衣而十夫之煖。

故治之以本，使小民吉凶一循于禮，投巫驅佛，吾所謂學校之教明而後可也。治之以末，倡優有禁，酒有禁，除布帛外皆有禁。今夫通都之市肆，十室而九，有爲佛而貨者，有爲巫而貨者，有爲優倡而貨者，有爲奇技淫巧而貨者，皆不切于民用，一概痛絶之，亦庶乎救弊之一端也。此古聖王崇本抑末之道，世儒不察，以工商爲末，妄議抑之。夫工固聖王之所欲來，商又使其願出于途者，蓋皆本也。

胥吏

古之胥吏者一，今之胥吏者二。古者府史胥徒，所以守簿書、定期會者也。其奔走服役，則以鄉户充之。自王安石改差役爲顧役，而奔走服役者亦化而爲胥吏矣。故欲除奔走服役吏胥之害，則復差役；欲除簿書期會吏胥之害，則用士人。

何謂復差役？宋時差役，有衙前、散從、承符、弓手、手力、耆長、户長、壯丁色目，衙前以主官物，今庫子、解户之類。户長以督賦税，今坊里長、耆長。弓手、壯丁以逐捕

盜賊，今弓兵、捕盜之類。承符、手力、散從以供驅使，今皂隸、快手、承差之類。凡今庫子、解户、坊里長皆爲差役，弓兵、捕盜、皂隸、快手、承差則顧役也。余意坊里長值年之後，次年仍出一人以供雜役。蓋吏胥之敢于爲害者，其故有三：其一，恃官司之力，鄉民不敢致難；差役者，則知我之今歲致難于彼者，不能保彼之來歲不致難于我也。其二，一爲官府之人，一爲田野之人，既非同類，自不相顧；差役者，則儕輩爾汝，無所畏忌。其三，久在官府，則根株窟穴牢不可破，差役者，伎倆生疏，不敢弄法。是故坊里長同勾當于官府，而鄉民之于坊里長不以爲甚害者，則差與顧之分也。治天下者亦視其勢，勢可以爲惡，雖禁之而有所不止；勢不可以爲惡，其止之有不待禁也。差役者，固勢之不可以爲惡者也。議者曰：自安石變法，終宋之世，欲復之而不能，豈非以人不安于差役與？曰：差役之害，唯有衙前，故安石以顧募救之。今庫子、解户，且不能不仍于差役，而其無害者顧反不可復乎？宋人欲復差役，以募錢爲害。吾以謂募錢之害小，而胥吏之害大也。

何謂用士人？六部院寺之吏，請以進士之觀政者爲之，次及任子，次及國學之應仕者。滿調則出官州縣，或歷部院屬官，不能者落職。郡縣之吏，各設六曹，請以弟子員之當廪食者充之。滿調則升之國學，或即補六部院寺之吏，不能者終身不聽出仕。郡之經歷、照磨、知事，縣之丞、簿、典史，悉行汰去。行省之法，一如郡縣。蓋吏胥之害天下，不可枚舉，而大要有四：其一，今之吏胥，以徒隸爲之，所謂皇皇求利者，而當可以爲利之處，則亦何所不至，創爲文網以濟其

私。凡今之所設施之科條，皆出于吏，是以天下有吏之法，無朝廷之法。其二，天下之吏，既爲無賴子所據，而佐貳又爲吏之出身，士人目爲異途，羞與爲伍。承平之世，士人衆多，出仕之途既狹，遂使有才者老死丘壑，非如孔、孟之時，委吏、乘田、抱關、擊柝之皆士人也。其三，各衙門之佐貳，不自其長辟召，一一銓之吏部，即其名姓且不能徧，況其人之賢不肖乎！故銓部化爲籤部，貽笑千古。其四，京師權要之吏，頂首皆數千金，父傳之子，兄傳之弟，其一人麗于法後而繼一人焉，則其子若弟也，不然，則其傳衣鉢者也。是以今天下無封建之國，有封建之吏。誠使吏胥皆用士人，則一切反是，而害可除矣。且今各衙門之首領官與郡縣之佐貳，在漢則爲曹掾之屬，其長皆得自辟，即古之吏胥也。其後選除出自吏部，其長復自設曹掾以爲吏胥，相沿至今，曹掾之名既去，而吏胥之實亦亡矣。故今之吏胥，乃曹掾之重出者也。吾之法，亦使曹掾得其實，吏胥去其重而已。

奄宦上

奄宦之禍，歷漢、唐、宋而相尋無已，然未有若有明之爲烈也。漢、唐、宋有干與朝政之奄宦，無奉行奄宦之朝政。❶今夫宰相六部，朝政所自出也。而本章之批答，先有口傳，後有票擬。天下之財賦，先内庫而後太倉。天下之刑獄，先東廠而後法司。其它無不皆然。則是宰相六部，爲奄宦奉行之員而已。人主以天下爲家，故以府庫之有爲己

❶「奄宦之朝政」，指海本作「朝政之奄宦」。

有，環衛之强爲己强者，尚然末王之事。今也衣服、飲食、馬匹、甲仗、禮樂、貨賄、造作，無不取辦于禁城數里之内，而外庭所設之衙門，所供之財賦，亦遂視之爲非其有，嘵嘵而争。使人主之天下不過此禁城數里之内者，皆奄宦爲之也。漢、唐、宋之奄宦，乘人主之昏而後可以得志。有明則格局已定，牽挽相維，以毅宗之哲王，始而疑之，終不能舍之，卒之臨死而不能與廷臣一見，其禍未有若是之烈也。

且夫人主之有奄宦，奴婢也，其有廷臣，師友也。所求乎奴婢者使令，所求乎師友者道德。故奴婢以伺喜怒爲賢，師友而喜怒其喜怒，則爲容悦矣；師友以規過失爲賢，奴婢而過失其過失，則爲悖逆矣。自夫奄人以爲内臣，士大夫以爲外臣，奄人既以奴婢之道事其主，其主之妄喜妄怒，外臣從而違之者，奄人曰：「夫非盡人之臣與，奈之何其不敬也！」人主亦即以奴婢之道爲人臣之道，以其喜怒加之于奄人而受，加之于士大夫而不受，則曰：「夫非盡人之臣與，奈之何有敬有不敬也！」蓋内臣愛我者也，外臣自愛者也。」于是天下之爲人臣者，見夫上之所賢所否者在是，亦遂舍其師友之道，而相趨于奴顔婢膝之一途。習之既久，小儒不通大義，又從而附會之曰：「君父，天也。」故有明奏疏，吾見其是非甚明也，而不敢明言其是非，或舉其小過而遺其大惡，或勉以近事而闕于古則，以爲事君之道當然。豈知一世之人心學術爲奴婢之歸者，皆奄宦爲之也。禍不若是其烈與！

奄宦下

奄宦之如毒藥猛獸，數千年以來人盡知

之矣。乃卒遭其裂肝碎首者,曷故哉?豈無法以制之與?則由于人主之多欲也。夫人主受命于天,原非得已。故許由、務光之流,實見其以天下爲桎梏而掉臂去之。豈料後世之君,視天下爲娱樂之具。崇其宫室,不得不以女謁充之;盛其女謁,不得不以奄寺守之。此相因之勢也。其在後世之君,亦何足責。❶而鄭玄之注《周禮》也,乃謂女御八十一人當九夕,世婦二十七人當三夕,九嬪九人當一夕,三夫人當一夕,后當一夕,其視古之賢王與後世無異,則是《周禮》爲誨淫之書也。孟子言「侍妾數百人,我得志弗爲也」。是時齊、梁、秦、楚之君共爲奢僭,東西二周且無此事。若使爲周公遺制,則孟子亦安爲固然,「得志弗爲」,則是以周公爲舛錯矣。苟如玄之爲言,王之妃百二十人,妃之下又有侍從,則奄之守衛服役者勢當數千人。後儒以寺人隸于冢宰,謂《周官》深得治奄之法。夫刑餘之人,不顧禮義,凶暴是聞,天下聚凶暴滿萬,而區區以係屬冢宰,納之鈐鍵,有是理乎?且古今不貴其能治,而貴其能不亂。奄人之衆多,即未及亂,亦厝火積薪之下也。

吾意爲人主者,自三宫以外,一切當罷。如是,則奄之給使令者,不過數十人而足矣。議者竊憂其嗣育之不廣也。夫天下何嘗之有!吾不能治天下,尚欲避之,况于子孫乎!彼鰓鰓然唯恐後之有天下者不出于其子孫,是乃流俗富翁之見。故堯、舜有子,尚不傳之。宋徽宗未嘗不多子,止以供金人之屠醢耳。

❶ 「責」,原作「貴」,據指海本改。

附録　明夷待訪録未刊文

文　質

蘇洵曰：「忠之變而入於質，質之變而入於文，其勢便也。及其文之變而又欲反之於忠也，是猶欲移江河而行之山也。人之喜文而惡質與忠也，猶水之不肯避下而就高也。」余以爲不然。其自忠而至於文者，聖王救世之事也；喜質而惡文者，凡人之情也。逮其相趨而之於質，雖聖賢亦莫如之何矣！

人徒見宮室棺槨輿服俎豆之制，吉凶相見饋食之禮，殷之時備於夏，周之時備於殷，遂以爲自忠而入質，自質而入文，由人之喜惡而然也。人誠喜文而惡質與忠，則宮室棺槨輿服俎豆之制宜日趨於煩，吉凶相見饋食之禮宜有加而無已，何以皮弁廢爲巾幘，鼎彝廢爲陶旊，易車以乘馬，易贄爲門狀？

古者天子之棺四重，諸公三重，諸侯再重，大夫一重，士不重；今天子之棺不重，則是古者士之制矣。古者設折俎，薦脯醢，酒清肴乾，賓主百拜而後脱屨升堂乃羞；今賓至而羞，則是古者燕飲之事矣。古者設奠於奥，迎尸於前，謂之陰厭，尸謖之後改饌於西北隅，謂之陽厭，殤則不備；今無尸而厭，則是古者祭殤之禮也。唐有孫胤昌者獨行冠禮，明日造朝，至外庭薦笏，言於卿士曰：「某子冠畢！」京兆尹鄭叔則怫然曳笏却立，言曰：「何預我也耶？」庭中皆大笑。豈惟冠禮乎哉？凡禮之存於今者皆苟然而已。

是故百工之所造，商賈之所鬻，士女之所服者，日益狹陋，吾見世運未有不自文而

趨夫質也。當周之盛時，要荒之人，其文畫革旁行，未嘗有《詩》、《書》、《易》、《春秋》也；其法鬥殺，❶未嘗有禮樂刑政也；其民射獵禽獸爲生業，未嘗有士農工賈也；其居隨畜牧轉移，未嘗有宮室也；其形科頭露紒，未嘗有冕服也；其食汙尊抔飲，未嘗有俎豆也；其居處若鳥獸，未嘗有長幼男女之別也。然則同是時也，中國之人既喜文而惡質與忠，要荒之人何獨不然與？是故中國而無後聖之作，雖周之盛時，亦未必不如要荒；要荒之人而後聖有作，亦未必不如魯、衛之士也。其謂喜文而惡質與忠者，然乎？否耶？以三代聖人相續而治，聖功不可爲不久矣。其末王不能守聖教者：彼帝辛使男女裸逐，厲王發龍漦而使婦人裸而譟之。其非喜質之過乎？然則先王使忠之變而爲質，質之變而爲文，其勢若此之難也！

昔者由餘之語秦繆公曰：「堯有天下，飯於土簋，飲於土鉶，其地南至交趾，北至幽都，東西至日月之所出入者莫不賓服。虞舜作爲食器，國之不服者十三。禹作酒器，縵帛爲茵，鼎食席額緣，觴酌布采而樽俎有飾，國之不服者三十三。殷人作爲大輅而建九旒，食器雕琢，觴酌刻鏤，四壁堊墀，茵席雕文，國之不服者五十三。君子皆知文章矣，而欲服者彌少。臣故曰『儉，其道也』。」嗚呼！此由餘之所謂道，戎狄之道也，而繆公以爲聖人。天下之爲文者勞，而爲質者逸，人情喜逸而惡勞，故其趨質也，猶水之就下。子游曰：「直情而徑行者，戎狄之道也。」繆公之謚爲「繆」，不亦宜乎！

❶ 此處疑有脱文。

封建

自三代以後，亂天下者無如夷狄矣，遂以爲五德沴眚之運。❶ 然以余觀之，則是廢封建之罪也。

秦未有天下，夷狄之爲患於中國也，不過侵盜而已，至甚者殺幽王於驪山，奔襄王於氾邑。然幽王之禍，申侯召之，襄王之禍，子帶爲内應，其時之戎狄皆役屬於申侯、子帶，非自能爲主者也。及秦滅六國，然後竭天下之力以築長城，徙謫戍以充之。❷ 於是天下不勝其苦，起而亡秦。世皆曰「秦之天下已安已治矣，其爲此者非也」。不知秦不併力於胡，即秦不以勝、廣亡，而胡之所以患秦者，當不下於勝、廣，彼秦王豈得已而爲之乎？是故漢之天下，非武帝遠略破碎其種落，使十世之後不能復振，則懷、愍之禍不在易姓；唐之天下，非沿邊盡爲節度府，則衰弱之形不遺於宋。自秦至今一千八百七十四年，中國爲夷狄所割者四百二十八年，爲所據者二百二十六年，而號爲全盛之時，亦必使國家之賦税十之三耗於歲幣，十之四耗於戍卒，而又薦女以事之，卑辭以副之，夫然後可以僅免。乃自堯以至於秦二千一百三十七年，獨無此事。此何也？豈夷狄怯於昔而勇於今哉？則封建與不封建之故也。

今以天下之大，使虜一入盜邊，則徵發

❶「眚」，底本（鄭祐鈔本）寫作「青」，原鈔者註云「青應作眚」，今據改。

❷「徙」，底本重「徙」字，原鈔者註云「徙字疑衍」，今據删。

之不暇，賦税之無度。戰國之時，六國邊於匈奴。當是時，❶秦之志在滅六國，燕、趙之志在拒秦，而以其餘力支匈奴。當是時，未聞秦調兵食於外，燕加賦於境内，趙乞師於與國也，則一國之足以自支一國亦明矣。乃以天下守一隅而不足者，勢使之然也。若封建之時，兵民不分，君之視民猶子弟，民之視君猶父母，無事則耕，有事則戰，所謂力役之徵者，不用之於興築，即用之於攻守。故秦欲取荆，王翦度用六十萬人；其漢兵以伏馬邑旁者甚盛，乃三十餘萬；唐之兵不過百萬；宋兵至慶曆而極，亦一百二十五萬。古今天下兵數如此，秦國雖大，非即民爲兵，亦安能以六十萬攻一國哉！趙至争上黨之時，土宇狹矣，而趙括所將猶四十五萬人；春秋，江、黄、陳、蔡之屬各足自守，使其爲兵者仰食於上，則國非其國矣。侯、衛既罷，秦人猶循故法，發及閭左，而疆土廣大，行戍塞下，至數千里之遠，於是戍卒發生。漢懲其失，謫發罪人，所謂力役者出錢以償之，而行間之事。❷

❶「時」字下，原有「未」字，原鈔者註云「未字訛」，今據删。

❷原文未鈔全，底本文末有徐時棟批註云：「此文未全，議論極乖張，雖曰吠堯，然狂吠矣，叢殘不足惜也。同治戊辰六月廿二夕。柳泉記。」

黄書

〔清〕王夫之　撰

聶士全　校點

目録

校點説明

《黄書》一卷，清王夫之撰。王夫之（一六一九—一六九二），湖南衡陽人，字而農，號薑齋，中年曾更名王壺，自稱一瓠道人，因晚年隱居湘西石船山，學者尊爲船山先生。與黄宗羲、顧炎武並稱，同爲明末清初偉大的啓蒙主義思想家、博學多識的學問家。他出生於明萬曆四十七年，崇禎十五年（一六四二）中湖廣鄉試，次年，張獻忠攻入衡陽，他逃到衡山避難。清軍入關後，王夫之於一六四八年（明桂王永曆二年，清順治五年）在衡陽舉兵抗清，兵敗，逃肇慶，在桂王朱由榔的南明政府充翰林院庶吉士。見時勢已去，遂隱居不出，以明遺臣、清逸民身份專務著述，其思想主張亦多激於世亂而發。四十年間，著書一百多種，凡三百多卷，有曾國荃刻本和太平洋書店排印的兩種《船山遺書》。嶽麓書社於一九九五年整理出版《船山全書》。傳記資料主要有王敔撰《大行府君行述》、潘宗洛撰《船山先生傳》、余廷燦撰《王船山先生傳》、劉毓崧編《王船山先生年譜》。

《黄書》是王夫之關於政治問題的著作之一。他一生堅持反清，對異族入主中原十分痛恨。《黄書》的主旨，他在《後序》裏説得很明白，即「拒間氣殊類之災，扶長中夏以盡其材」，亦即「建黄中、明治道之所以」。凡七篇：《原極第一》明自然萬物皆「自畛其類」，故聖人當建天、地、人三維，以與天地合德。《古儀第二》明歷代制儀，指出歷代王朝一姓的更替，算不了什麽，宋朝被女直、韃靼所覆滅，才是『生民以來未有之禍』。推究原因，是從秦始把天下當做一姓之私産，極端中央集權。《宰制第三》明宰制天下之方在「分兵民而專其治，散列藩而制其用」，作者析中國爲十八區，詳細構畫了每區所轄範圍及彼此之間的戰略互動關係，並略明各區之物產、民性，强調了互通有無的地區間合作的重要性。《慎選第四》明聖王須按同異貴賤差别的原則以正

性命，遴選官員要以公而不以私，令賢者進不肖者知難而退。《任官第五》明用人之原則在「以仁愛人，以義制我」，而不是自愛制人，指出本於私心來用人，必致疑人，而用人以疑則只能致怨。《大正第六》明治天下之正在推五德，以德化來移風振俗。《離合第七》以離合爲線索而論歷史發展規律。作者由明亡之痛及强烈的民族情感，深論平治天下的方略，認爲當「自固族類」於存亡之際，不宜棄族類而流於浮虚。儘管本書之撰直接出自强華夏以拒夷狄的意願，卻由中華文化本有之世界觀、歷史觀出發，歷數秦、漢以來之政治得失，宣揚以天下爲公之精神，由平治天下之理念提出具體的平治天下之措施。因此，這是中國政治思想史研究不宜忽略的一部作品。通篇所論，皆爲傳統觀念的具體運用，讀者亦可領略到中華文化之精神内核。

《黄書》今天能看到的版本有多種：崇仁華氏《海粟樓叢書》本，具體刊刻年代不詳。道光二十二年（一八四二）新化鄧顯鶴于長沙刊刻《船山遺書》本。此本同治四年（一八六五）湘鄉曾國荃重刻于金陵，民國二十二年（一九三三）上海太平洋書店據以排印。豐城余廷誥輯《寶墨齋叢書》本，刊刻於光緒二十三年（一八九七）。又有《王船山先生四種》本（一名《船山經世文抄》，合王夫之《噩夢》、《黄書》、《俟解》、《思問録》爲一書）以及同治、光緒間從雲書局刻本。

這次整理，以《續修四庫全書》影印曾國荃重刻之《船山遺書》本爲底本，對校本爲：一、《海粟樓叢書》本（簡稱海粟本）；二、《寶墨齋叢書》本（簡稱寶墨本）；三、從雲書局本（簡稱從雲本），並參考了中華書局一九五六年版《黄書》（王伯祥校點）、嶽麓書社一九九六年版《船山全書》（其中《黄書》爲夏劍欽校點）。底本原爲避清廷諱有四十字作空格，寶墨本填補二十六字，兹已採録。

校點者　聶士全

後序❶

述古繼天而王者，本軒轅之治，建黃中，拒間氣殊類之災，扶長中夏以盡其材，治道該矣。客曰：昔者夫子懲禍亂，表殷憂，明王道，作《春秋》。後儒紹隆其說，董、胡爲尤焉，莫不正道誼，絀權謀。今子所撰，或異於是，功力以爲固，法禁以爲措，苟窮諸理，抑衍而論其數。雖復稱仁義，重德化，引性命，探天地之素，恐乖異乎《春秋》之度也！曰：何爲其然也？民之初生，自紀其群，遠其害沴，擯其異類，❷統建維君。故仁以自愛其類，義以自制其倫，彊幹自輔，所以凝黃中之絪緼也。今族類之不能自固，而何他仁義之云云也哉！客曰：宰制所謨，以貽無疆，固當通其變而不滯其常。漢起西京，中興雒陽，子之所製，定燕薊爲會同之邦，不已固與？曰：王者相陰陽，定風雨，建之邦畿，爲宰治主，亦莫不用氣之厚而固自然之宇也。是故羲、農之都，或陳或魯。平陽、蒲坂、安邑、耿、相，憑河東北，以爲安處。長安、雒陽、大梁之土，後王宅之，數百年之下而後地力衰歇，漸以薄鹵。今燕薊之宅，受命而興者，女直、韃靼曾不足於稱數。永樂定鼎，始建九五，水土未薄，天氣翕聚，天子守邊，四方來輔。後之所宅，固當踵蹟靈區，以光贊我成祖也。客曰：賢哲制未亂，庸愚謀已然，立説之大凡也。今子所撰，陳於數

❶「後序」，寶墨本作「黃書序」。

❷「異類」，原爲空格，據寶墨本補。

十年之前，可以救而保其堅；方兹陸沈，□□忽其斬焉，過述先事之失，爲期忌愆，子所謂失魚而求筌也。曰：孔子著《春秋》，定、哀之間多微辭。言之當時，世莫我知。聊愾寤而陳之，且亦以勸進於來兹也。昔在承平，禍亂未臻，法祖從王，是爲俊民。雖痛哭流涕以將其過計，進不效其言，而退必災其身矣。天下師師，誰別玉珉，荏苒首解，大命以淪。於是哀其所敗，原其所劇，始於嬴秦，沿於趙宋，以自毀其極，推初弱喪，具有倫脊。故哀怨繁心，於邑填膈，矯其所自失，以返軒轅之區畫。延首聖明，中邦作辟，行其教，制其辟，以藩扞中區，而終遠夷狄，❶則形質消隕，靈爽亦爲之悦懌矣。歲德在丙，火運宣也。斗建維辰，春氣全也。文明以應，竊承天也。太原之系，世胄綿也。爲漢大行，忠效捐也。悲懣窮愁，退論旃也。明明我后，逖播遷也。俟之方將，須永年也。《黃書》之所以傳也，意在斯乎！

❶「夷狄」，原爲空格，據寶墨本補。

黃書

衡陽王夫之譔❶

原極第一

夫觀初始於天地者，豈不大哉！洋洋乎金以銑之，木以幹之，土以敦之，火烜、風撓、水裹以烝化之，彼滋此孕以繁之，脈脈門門，泮渙摶翕以離合之，故盛德行於無疆而不知其屆也。然而清其族，絶其畛，建其位，各歸其屛者，則函輿之功。所以爲慮，至防以切。是故山禽趾疏，澤禽趾幂，乘禽力橫，耕禽力縱，水耕宜南，霜耕宜北，是非忍于其泮散而使析其大宗也，亦勢之不能相救而絶其禍也。是故聖人審物之皆然而自畛其類，尸天下而爲之君長。區其靈冥，湔其疑似，乘其蠱壞，峻其墉廓，所以絶其禍而使之相救，故曰「聖人與天地合德」者，豈虛獲哉！

夫人之于物，陰陽均也，食息均也，而不能絶乎物。中國之于戎狄，❷骸竅均也，聚析均也，而不能絶乎戎狄。❸所以然者何也？人不自畛以絶物，則天維裂矣。中國不自畛以絶夷，❹則地維裂矣。天地制人以畛，人不能自畛以絶其黨，則人維裂矣。是故三維者，三極之大司也。

昔者，周之衰也，誓誥替，刺雅興，鎬京淪，東都徙，號祭存，綱紐佚，詛盟屢私，數圻日兼，故抱器服而思烹漑者，日惻惻然移玉

❶「譔」，寶墨本作「而農著」。
❷「中國」、「戎狄」，原爲空格，據寶墨本補。
❸「戎狄」，原爲空格，據寶墨本補。
❹「中國」、「夷」，原爲空格，據寶墨本補。

之爲憂。而聖人之所深長思者，或不在此。作《春秋》，明王道，内中夏，外戎狄，疑號者正其辜而終徠之，外會者斥其賤而等擯之。夫周之衰，非有匈奴、吐蕃、契丹、韃靼以爲之外逼也；陸渾、吾離、允姓、僑如之族種不能配中國之一名都也。燕之北鄙，秦之西陲，未嘗晨夕於奔命也。葵丘束牲而小白求三脊之茅，城濮館穀而重耳干隧道之請，周之玉步將上逼之爲兢兢，而聖人終不以彼憂易此恤者，則其故何也？文、武之興，昕履牧率，夕步天祚，濫唐沿虞，服夏裼商，承建列侯，各君分長，山河塞阸際蠻戎夷貊者，昔之天下也。既規規然惴其旁午，復鼎鼎然虞其上下，諸侯或僻介荒小，用寡捍疆，以小藩大，勢詘于所守，力僅于所争，固未嘗不糾迴蜿蟺於聖王之心。夫廷萬國，一君長，挾尺捶而奔役四寓，功施鈇鉞，爛然開于共主而天下弗分其功名，聖人豈異人情而不欲此哉！然而山、河以西，師旦分牧；函、崟以東，召奭代理。五侯九伯，州長連率，經緯縫紩，割制員幅者，使之控大扶小，連營載魄。是故偏方遠服，不受孤警。連城通國，若運擥臂。則周之盛王所以維繫神皋、擯拒異類者，❶意未有所弛而權不可得而衰。夷、厲而降，牧長無命，綱維潰破，鋒矢尋於同仇，牖户薄於外禦。是故孤竹蹙燕，淮夷病杞，鄋瞞、義渠侮齊、宋而窺河、渭，然而天子不能命伯。列侯之彊大者矯激奮起，北斥南征，故斬令支，轢皋耳，拓西戎，刈潞氏者，猶赫赫然震矜其功，以張赤縣之幟。彼其左旋右攜，夸武辟疆者，雖不足以與聖王權衡三維、裘領八極之盛心，而聖人猶將登進之，爲

❶「異」，原爲空格，據寶墨本補。

稍持其禍而異於澌滅也。是以周之天子賜肵俎，錫彤弓，命隨會，攽黻冕，賀任好，播金鼓，而不見譏於《春秋》。故曰「其事則齊桓、晉文，其義則某竊取之矣」，蓋進之也。

夫莫三極，長中區，智周乎四皇，心盡乎來許。清露零柯而場圃入保，片雲合岱而金堤戒濫，吴呼好冠而晉視命圭，杞用夷禮而胄絀神禹，莫不逆警萌甲而先靖宫庭。是故智小一身，力舉天下，保其類者爲之長，衛其群者爲之丘。故聖人先號萬姓而示之以獨貴，保其所貴，匡其終亂，施于孫子，須于後聖，可禪，可繼，可革，而不可使異類間之。❶然後植其弱，掖其僵，揚其潔，傾其滓，冠昏飲射以文之，哭踊虞祔以哀之，堂廉級次以序之，刑殺征伐以整之，清氣疏曜，血脈彊固，物不干人，沴不侵祥；黄鐘以節之，唱歎以瀏之，故禮樂興，神人和，四靈集，而朱草、醴泉相踵而奔其靈也。今夫玄駒之有君也，長其穴壤，而赤蚍、飛螱之窺其門者，必部其族以噬殺之。終遠其垤，無相干雜，則役衆蠢者，必有以護之也。若夫無百祀之憂，鮮九垓之辨，尊以其身於天下，憒盈儔侶，畛畔同氣，猜割牽役，弱靡中區，乃霍霍然保尊貴，偷豫尸功，患至而無以敔，物偪而無以固，子孫之所不能私，種類之所不能覆，蓋王道泯絶而《春秋》之所大憖也。

古儀第二

自昔炎裔德衰，軒轅肇紀，閔阽危，鑄五兵，誅銅額，滌飛沙，弭刃於涿鹿之野，垂文鼓弦，巡瑞定鼎，來鷗夢弼，建屏萬邦，而神明之胄駢武以登天位者，迄於劉漢五姓百十

❶「異」，原爲空格，據寶墨本補。

有七后，豈不偉與！是豈有私神器以貽曾玄之心哉！而天旣不捨，靈光來集者，葢建美意以垂家法，傳流雲昆，不喪初旨，群甿蒸蒸，必以得此而後足於憑依，故屢濱播棄，而卒不能舍去以外求宗主。蹟其所以燾冒天下者，樹屏中區，閑擯殊類而止。若乃天命去留，即彼舍此之際，無庸置心。要以衣冠舄帶之倫，自相統役，奠維措命，長遠醜孽者，寶以爲符，得人而遂授之。然而帝眷民懷，絲遊膠液，紛紛延延，彌保雲系者，則貿于相求而隱于相報也。

迄于孤秦，家法淪墜，膠膠然固天下於擘握，顧盼驚猜，恐彊有力者旦夕崛起，效己而劫其藏。故翼者翦之，機者撞之，腴者割之，貳人主者不能藉尺土，長亭邑者不能櫜寸金。欲以凝固鴻業，長久一姓，而債敗旋趾。由此言之，詹詹鑿陋，未嘗迴軫神區而援立靈族，豈不左與！

漢承其敝，古型秦軌，白黑兼半，而彊幹植條爲數百年之計者，亦自創異意，冥合十九。侯王封君，兼城占籍，鑄兵支粟，不爲禁戒。故長沙可以支三粤之侵叛，而燕旦受封制册之中，所以防遏獯鬻氏者三致意焉。景、武以還，推恩少力，酎金奪侯。雖鞅輔弱助，而命大將，遣單使，得以意行消息，權制士馬。而且金、虎、銅、竹，雖握禁闥，軍民部署，尤隆刺、守。故元、成運替，安、順爽淩，然而樓蘭、郅支，絶亢懸首；烏桓、羌部，躓駕伏尸。雖莽僭西都，丕奪許鼎，而南陽、益部連衍而接墜緒者，猶此枌榆之苗裔也。

晉氏失計，延非族以召禍亂，中國隤隤，非無自致，而州牧分土，長其君，子其民，措施不拔，瑯琊以延。向使泮散消弱，守牧無資，十六國之戎馬精悍，非江東之所能敵也。

六代文嬴，漫不足紀，遺法餘力，僅支江介者二百七十年。使彼孱主孤邦，日斤斤焉以孤寡陵遲，倒柄藩牧爲慮，曾不足以建十年，而石、苻、拓拔已褰裳而絶安流矣。是故天下之勢，有合者，有分者，有張者，有翕者，有縱而隨者，彊彼而固此者。故曰「大制不割」，樂天下之成而成之，選天下之利而利之。今夫柔鷙擊，輯縱横，驅合于農則實去；要愿朴，建脆弱，驅合于兵則名存。名存實去，則自忘其弱而喪其畛。方且割萬有，專己私，侈身臂，矜總持，不縱以權，不彊其輔，則所以善役天下而救其禍者，蕩然無所利賴。此仁者之悲膺疾頞，而俗儒之利以爲名也。

唐無三代牧伯帥長之援，無深仁大計，建民固本，清族類，拒外侮之謀，竊尸寓農之遺號，强合兵農，分制府兵，徵發宿戍，壹聽於京師。此其法足以數世速亡，而迄于天寶禍發始尅者，豈府兵之敗軌特遲哉？溯其僅存，尋其利賴，自西州沿北庭迄遼左，置督護、都督者不隨腹裏，得專措置。故一時大勳名將若李勣、薛仁貴、王忠嗣、郭元振之流，進止刑賞，不受中覆。選士馬，審機宜，滂沛榷酤，❶奴隸偏裨，下至乾没，猶無所問。極重不返，而節度逆行，干天曆以成五季者，事勢瀾流洄漩，激而反倒其歸也。然且更迭閏位，圖籙弈改，石晉北傾，恃怙蠢醜，而并陽不拔，胡馬北首數閱而仍歸中國，内彊之效亦可覩焉。

宋以藩臣暴興鼎祚，意表所授，不寐而驚。趙普斗筲菲姿，負乘鉉器，貢謀苟且，肘枕生猜。於是假杯酒以固歡，託孔云而媚下，削節鎮，領宿衛，改易藩武，建置文弱，收

❶「榷」，原作「椎」，據文義改。

總禁軍，衰老填籍，孤立於彊虜之側，亭亭然無十世之謀。縱佚文吏，拘法牽縶，一傳而弱，再傳而靡。趙保吉之去來，劉六符之恫喝，玩在廷于偶綫之中而莫之或省。城下受盟，金繒歲益，偷息視肉，崇以將階，推轂建牙，遺風澌滅。狄青以樞副之任，稍自掀舉，苟異一切，而密席未温，嫌疑指斥。是以英流屏足，巨室寒心。降及南渡，猶祖前謀。蘄、循僅存于貨酒，岳氏遽隕于風波，撓棟觸藩，莫斯爲甚。夫無爲與者，傷之致也；交自疑者，殊俗之所乘也。卒使中區趨靡，形勢解散，一折而入于女直，再折而入于韃靼。以三、五、漢、唐之區宇，盡辮髮負笠，澌喪殘剮，以潰無窮之防，生民以來未有之禍，秦開之而宋成之也。是故秦私天下而力克舉，宋私天下而力自詘。禍速者絶其胄，禍長者喪其維。非獨自喪也，抑喪天地分建之極。嗚呼，豈不哀哉！

夫石守信、高懷德之流，非有韓、彭倔强之資也；分節旄，擁鎮牙，非有齊、秦百二，剖土君民之厚實也；談笑尊豆，兵符立釋，非有田承嗣、王武俊、李納之跋扈而不可革也。使宋能優全故將，別建英賢，顛倒奔奏，星羅牙錯，充實内地，樹結邊隅，一方潰茂，聲援谷響，雖逮陵遲，取資百足。亦何至延息海濱，乞靈潮水，皋亭納璽，硇島沈淵，終使奇渥吞舟，乾坤霾塞，濱百年而需遠復哉！惟其塗蔽萬民，偷錮大器，瓦缶之量，得盈爲歡，嬰兒護餌，偃鼠貪河，愚夫之惑，智者哂焉。

《易》曰：「其亡其亡，繫於苞桑。」苟有繫也，足以固矣，而必於苞桑焉，秦、宋之繫於苕枝，而不知其根之拔也。故曰「前事之失，後事之師」，其來兹之謂與！

宰制第三

今欲取天下而宰制之，有聖人，反三維，起在位，度不十數傳，復有□□□□之等夷狄焉，思裂維而盜神器，如□所爲，彼固狃以爲故常，無足難也，而天下亦恬不知所怪。天地之氣相干凌矣，亦或羸槁不能爲人救。聖人堅擘定趾以救天地之禍，非大反孤秦陋宋之爲不得延，固以天下爲神器，毋凝滯而盡私之。故《易》曰：「聖人之大寶曰位，何以守位曰人，何以聚人曰財。」非與于貞觀之道者，亦安足以窮其辭哉！天地之産，聰明材勇，物力豐犀，勢足資中區而給其衛。聖人官府之，公天下而私存，因天下用而用天下。故曰「天無私覆，地無私載，王者無私以一人治天下」，此之謂也。今欲宰制之，莫若分兵民而專其治，散列藩輔而制其用。

今之自縣以上，三進而及布政使司，凡以治民者，自秦而下不能易也。縣隸府，府隸司，司受命於天子，足以呼響，無關格之疢矣。府治其屬，既不能專，其有事，旁撓于同判、推官，而巡守兵備安坐其上以扼郡邑之呼吸，則分司之建可革也。山東府六而分司者十六，山西府五而分司者十三，陝西府八而分司者二十四，四川府九而分司者十七，或倍之，或參倍之。其佐倅遇府設焉，或稍浮于府，未有一道而兼制數府者也。所以束濕纏繫于知府者，可謂急矣。而一郡數邑，不得以制其短長之命，旦夕不測，其民視牧長，如逸兔之於驚麚也。況其爲天子守疆圉，取必而與城共命乎！魏尚之於雲中，李廣之於隴西，以一郡捍匈奴之名王者，事權重而戰守專也。故革分司，重府權，盡治其郡，設推官以贊其吏治，立武監以簡其兵賦，

兵賦所講，受成於府，有所徵發，府受臺計而遣之。刑名、錢饟、駬置、屯田、水利，奏最于兩司足矣。夫撓郡權而臨其上者，不過治府緒之餘，而形隔勢礙，推委以積其壞。是龐睫儋耳，無益于視聽而益損其官也。自郡上之，爲民之治者受於司，爲兵之治者請仍巡撫使之任，而去其京銜，定其鎮地，制其戹塞，重其威令，僉其勁鋭，閆其文武，假其利資。七者具修以置藩輔，各戰其境，互戰其邊，行之百年，以意消息，中國可反漢、唐之疆，而絶孤秦陋宋之豐禍也。中區之地，四戰用文，河山用武，沙衍耐騎，箐峒耐步，江海耐舟，麥食耐勇，稻食耐智，雜食耐勞，廣土墳争，峜崎壁守，鹵國給鹺，澤國給積，澇鄉給魚，赭山給鑄，林阜給莽，邊徼互馬，殷道課關；其它連錫、絲枲、筋鰾、皮革、蒲篠、硝黄、翎毛、杉柟、岡桐、栟櫚、漆林、苧絮之所産者，可相輸而各奏其利。大司農不登之書，非中監漁採，則豪猾墨吏兼并閆右之所攘也，一切取足，其瘠疲不耐給者，百之四五。故曰利資可假，勁鋭可僉，戹塞可制也。

請置河北、山東爲一使，江北、濟南爲一使，河南、荆北爲一使，燕南、河東爲一使，關陜、秦隴爲一使，荆南、江右爲一使，江南、福、浙爲一使，巴西、瀘南爲一使，南贛、嶺海爲一使，嶺西、桂、象爲一使，滇、黔、洱海爲一使。此十一區者，用武地六，用文地四，兼錯犬牙，率得險者，或十六七，或十三四。因舒蜿，隨原隰，各固其圉，取材其産，蒐其軍實以聽邊關之不時。畿輔爲一使，左輔爲一使，右輔爲一使，大同爲一使，延綏爲一使，寧夏爲一使，河西爲一使。此七區者，戰地十九，内地十一，大司農因漕委輸，轉十五司之粟米以灌注之。

滑州襟帶黃河，右腋太行，左腋鉅野，臨制河南之膺膈，一要區也。河北、山東行臺治之。其地起大名，北有廣平、順德；南有彰德、衛輝、封丘、延津、陽武、原武，東得東昌、濟南；東傅于海，得益都、臨淄、樂安、博興、壽光、昌樂、臨朐、高苑；又東得登、萊，極于海；西得懷慶、潞安、澤、沁，扼太行，窺冀、晉，傅于山。

雒陽據土中，左京索，右潼關，三塗、岳鄙，神明之區也。河南、荆北行臺治之。其地起河南，東北得汝州、開封、許、禹、鄭之屬邑，窮于滎澤；東南得南汝；南得襄、郾、承德；西南得興安、平利、石泉、洵陽、紫陽、白河、漢陰；濱漢、沔，間湍、淯，承楚脊，控關南，東固汝水，放于淮。

徐州憑黃流，睨大江，披帶長淮，東枕瑯琊，咽鬲南北，一要區也。江北、濟南行臺治之。其地起徐州，東南得鳳陽、淮安；南得廬州、安慶、黃州、滁、和，盡于江；東北得兗州、安丘、諸城、蒙陰、莒州、沂水、日照；北阻大峴；東傅于海；西得歸德、太康、陳州、商水、西華、項城、沈丘，窮于汝、潁之交。

太原以故晉之墟，左山右河，北阻忻、代，士馬勁疾，險障重沓，一要區也，燕南、河東行臺治之。別治晉陽，別嫌藩司，形勢無相互格。其地起陽曲、太原、榆次、太谷、祁、徐溝、清源、交城、文水、壽陽、盂、靜樂、平定，割鴈塞以爲大同守；西南得汾州、平陽、遼州；西盡河；南不盡太行，以壯澤、潞；東出土門，歷常山，得真定，彌互絡繹，以承右輔之或羸。

咸陽居渭流之北，與長安相望，秦川八百，關河沃衍之區也。關陝、秦隴行臺治之。別治渭北，別嫌藩司，形勢無相互格。其地

起西安，北盡北雒，界梁山；西南得鳳翔、漢中、寧羌之屬，割興安界河南爲右腋；西得鞏昌，阻陰平，鎖蜀漢；北得平凉、華亭、鎮原、崇信、涇州、靈臺、安化、合水、寧州、真寧、狄道、渭源、慶、洮、平凉諸邊之劇邑，割實邊藩，爲所保守，有秦川供三邊之奔命；又西得岷、洮；北阻蕭關；西戒河、湟，以司茶馬之居儥；又西不盡于生番。

武昌，長江東下，清漢南來，雄挽中流，摶蠻中，引江外，一要區也。荆南、江右行臺治之。治故鄂城，別嫌藩司，形勢無相互格。其地起武昌，逾江得漢陽，阻溳水；南得岳州、長沙、衡陽、安仁、衡山、酃縣、耒陽、常寧，訖南條；西南踰洞庭，得荆州、辰、常，泝于沅，有黎平、平溪、清浪，迄于偏鎮，中括施、撒、永定、永順、保靖，兼漢土西。又南得邵陽、新化，分資水爲南塞；東得南昌、瑞州、九江、袁、臨、饒、廣、南康，包彭蠡，有江右之衍區；諸挾嶺爲閩、廣脊，受無賴者，割以爲南贛守。

鎮江因京、峴，緣揚子，西接漢、岷，北拒淮、泗，漕守山東，俯拾建業，一要區也。江南、福、浙行臺治之。其地起鎮江，得蘇、松、常州、廣德，西上夾輔應天，沿江得寧國、池、太；東有徽州，倚三天子鄣，沿漸江，東有全浙；循海而南，得福、泉、興化、福寧；渡江北直海門狼山，鎖大江，得揚州，盡淮東；磬折江海，索朠賦，休士馬，輝戈船，根抵南國，以備倭盜而資山東之奔命。

合州，三江所會，魚復、僰道、褒駱、武都、嚴道、夜郎之所奏而會，一要區也。巴西、瀘南行臺治之。其地全有四川，自威、茂、雜谷、天全、黎、邛、昌，跨大渡，度相嶺，右遶東川烏撒、烏蒙界水，西盡轄土夷；南

渡烏江，得平越；東北上，得清平、興隆、思南、石阡、思州、銅仁，窮五塞，南盡于沅。

贛州咳頤梅關，延紆嶺塞，注瀉海嶠，絡引大帽、浰頭、東鄉之條紀，武備所嚮，樓船步卒之衝，一要區也。南贛、嶺海行臺治之。其地起贛州、南安，西得郴、桂、臨、藍、嘉禾，盡楚猺地；北得吉安；東北緣山，有建昌、撫州，故盜區藪；下杉關，得延平、邵武、建寧，南迤汀、漳，窮于海；次海濱，得惠、潮、廣州，蔓引連陽，與臨桂會，而西盡于灕水之交。

梧州控肘楚嶠，垂臂瓊海，是灕潭、牂牁灑江之下遊，逆邀其所趣，土、漢噤喉之要區也。嶺西、桂、象行臺治之。其地起梧州，東得肇慶，窮于灕口；東南得羅定、高州、雷、廉；南極交趾，濱于海；渡海得瓊；西泝三江，全有廣西；北越秦城，放湘源，得永州、武岡、城步、新寧、靖州，通西延、古泥之徑；尋左江西上，得都勻，犬牙楚、黔，界于播夷。

大理，葉榆所派，金、滄所維，北捍土蕃，南覆撾、甸、六詔上游之雄徼，一要區也。滇、黔、洱海行臺治之。其地全有雲南，並夷部，東逕縣度出箐道，得貴州西境；東有貴陽，訖乎新添；北緣陸廣、赤水、烏撒而界于瀘；南沿平伐、鎮寧，頂營募役，鑿初道以通乎泗城，而西南窮于交趾。

于是登其甲乘，制其刑典，宅其賞罰，司其汰補，寬其蹤指，要其連系。盜賊踞山谷汎洋汎者，府自部討之，聞于臺。盜名城，躪旁邑，暨小夷之竊發，臺部討之，聞于司馬。邊徼奔命，巨寇彌延，羽書馳于司馬，下檄臺使，因其形勢，奔走疾呼，以應其鄰左；勞逸腴瘠，搏隘勁脆，以視其往來。滑臺涉鉅鹿，通天津，以紆左輔。徐州沿淮、泗，下盱眙，以固江南，東放瑯琊以應登、萊之不逮。河

南蒐練腹裏，開花園、黨子，西南綴上庸甌脫，紆秦、蜀，制山南，北守黃河，犄角畿南而撫其怠。太原居西，補河曲，急則東紆右輔，或出鴈塞以應大同。關、陝阻關自保，聲勢山河，視其旁午，連川河以軫綏寧、河曲之恤。江、湖、贛、嶺、巴蜀、滇、黔，既隨以蠻夷、海汛分其所守，就近參援而調置往來。泝大海，沿淮海，以紆山東；入武關，繞松、洮，以紆關外；或馳孔道，下冥阸，騁大梁，絕黃河以衛京畿。因裏粻兵，取給于十五使司，登大司農而受裁於廟議者，皆以流蕩營魄而振戴根本也。

臺之所治，或千餘里，或二三千里，際荒陲，容受不軌，卒相搖動，禁制不時。河北則東登、萊，濱海綫通海蓋；西澤、潞，太行伏戎。河南則襄陽受沔下游，制鄖，西受夔、庸逋逃。江北則安慶以名城阻江、楚。江南則温州總海以須島夷，蕪湖對濡須直江北之衝。荆南則沅州領苗夷，殷黔道。關陝則階、文制生番，匡川北之不虞。巴西則馬湖逼瀘水，亢嗉南中，威州孤懸烏術，垂制江外。南贛則潮州承閩而分海汛。嶺西則雷州障交夷，縣窮髮；慶遠南扈田、泗，西繫那丹，以通都泥。滇黔則貴陽總線道，飛繫荒遠；楚雄殷六詔之中，右哀牢，左特磨，直下車里、老撾以距南醜。凡各分司以鎮之，而受其生死動靜之數於臺。武監之治，請視兵賦之多寡。弱郡并之，勁郡專之，或贏置之，以登成于知府，而受其生死動靜之數于臺。故指臂相須，而批導形便也。諸行邊領重鎮者，地儉於腹裏，而芻粟士馬，節制旌旄，秩等部從，不亞於中區，或覆增之，系其任；或卿尹出牧；或他臺使以崇望右陟；或大將起裨校，威信足恃賴，以大將軍行使，系其人。

昌平屏擁翠微，衡蓋輦下，左古北，右居庸，畿輔行臺治之。起喜峰，出定州，西至延慶，爲其守；北抵灤西清兀良哈之塞。

永平東北極徼，環海循山，外邀三岔、白狼之險，東醜之所出入也，左輔行臺治之。接喜峰，晝灤水，東盡關門，沿海下天津爲其守；東北出三衛金源故地，窮興中、大定，東搗開、鐵，靖其庭穴。

宣府有偏嶺、飛狐之勝，繁饒悍鷙，直開平之吭，右輔行臺治之。起懷來，阻桑乾，西抵廣昌爲其守；北出興和，擴亭障，斥地沙漠。

大同平衍廣野，內護句注，散戰之區也，大同行臺治之。內連廣昌，北出天城、陽和，遶黑河而西，盡東勝，遵濁河，下偏關，抵河曲、保德，晝大河爲其守；渡黑水，擊雲內，奏集寧斥豐州之塞。

葭州外控榆林，左拊西河，保甘泉之外障，延綏行臺治之。東起黃甫，際河而西，西抵花馬池之右，懷抱環、慶爲其守；直北清河，南修受降之遺地。

寧夏左省嵬，右賀蘭，赫連兀卒之自雄其都也，靈武之所繇收關、雒也，寧夏行臺治之。修楊制使之遺塞，東起花馬池，東盡蘭州爲其守；北踰賀蘭，馳燕支之下。

甘州繇綴新秦，壤地數千里，孤峙以制西夷之生命，河西行臺治之。東起莊浪，西極嘉峪，南遶西寧，歸德，渡磧石，抵河州爲其守；出酒泉，修瓜、沙之塞，橫亘自保，以維西陲；餘力蓄士馬，奔他邊之棘；相附郡邑，守隧所統，往來所奏，則分隸其臺。

畿輔得保安、延慶、順天，效上供之餘。左輔得永平、河間、天津。右輔得保定、萬全。大同得大同、忻、代、岢嵐、保德之屬。延綏得延安、環縣。寧夏得六衛、中衛、靖

虜、固原、静寧、莊浪、隆德、蘭州、金縣。河西得甘、凉、肅、莊浪、西寧、鎮番、永昌、河州。以資其芻牧、工匠、孳養、鼓鑄之用，丁男輓運、城堡築浚之役，征調遊弈，視中區爲費。司農寬賦役以休息之，疲者不賦于大官。藩司登計其入，移臺用者十可三四給也；不足，仰於腹裏。行漕開中，不盡于京師，便歸其塞。膠、萊漕關東、汴渠、屯氏。沽、潞漕畿，分漕萬全。桑乾漕大同。淇、沁漕太行，浮於河。河漕延綏，浮渭抵陝，濟寧夏。河西不足漕者，牛車橐驢之所任也。渠河流，潤苦壤，修屯積粟，大農濟其畚臿，稍給牛具金鐵之資焉。

凡軍伍之僉，中區之厚土、烈風、山箐、水國之任爲兵者，可數也。邊徼先其土著，閲其子弟，蕃其牧養；不足，❶請命踰臺以調益之。中區各僉其治毋踰，十八而傅，六十而老，廢疾而給，及身而放，不傅子弟；子弟以丱角從軍，驗其嫻熟精慓者傅之。榆關而西，極乎大同，其民小悍。延、綏、靈、朔、環、慶之區，其民大悍。莊浪度河，甘、凉、洮、岷之間，其民小悍。皆家丁子弟之聞於天下者也。澤、潞、太行、河北、山東之弓馬。登、萊海舟，死走鹽利。南陽毛葫盧之桑弓、毒矢。鄖陽雜五方，依老山，沿漢而上，南通庸、蜀流民之苗孽。盧、鳳習江北，輕生樂禍，舒、皖六安茶山射獵之徒，勁弩藥鏃，洞中沸糜。木陵、黃土、新市之脊，共争之區，依砦步鬭者，以寡擊衆。太原、汾、遼、易、定之間，趙、代也，民小悍。京口慓鋭，沿江海者浙爲下，義烏之步卒，青溪之亡命，其族故存。徽之行賈，便習劍擊，宣、涇喜弩獵，在江表爲彊。

❶「不」，原作「下」，據文義改。

福、廣瀕海習舟，依山習步，猿接猱跳，飛瓦攫檣。贛、撫、汀、建依山者，嗜利喜死，撫、建爲下。辰、沅而西，起永定筸子，放乎雲、貴、宋、蔡、犵玀，西南之尤悍者也。蜀沿江有巴、渝之遺，汶、黎、松潘、相嶺冲天之徼，東繞馬、瀘，訖黔，西土司，各以標鎗、利弩、火器、革氅之資，耐勞奔險，樂死好鬭。南太狼家盡泗城而西，不下數十萬，顧保其區，不戰散地。其他一邑一鄉，頗有勁悍者。守監隨多寡占募，不以額僉如府兵、彍騎、禁廂、衛所之制，老死子孫而誅及疲劣，則上下數百年中區之材用，可因時消息而登之用也。

夫捐父老，犯零露，踐伏尸，問熛火，争死于百一者，涖以潔清皭白之率長，使啖糲茹菽，窮年永歲，無釃酒、割鮮、蒲塞、馳射之歡，攜修眉、聽囀歌、靡濫柔瞑、妖變絃索之戲，則蛇慵麋散而不可止。故牛酒時作，金錢飛灑，所以賈桀驁之死心也。而況旗幟、帷幛、弓矢、刀矛、火器、馬疋、鞍韉之精銑，率不再歲而敝壞；與夫間諜、偵探、遊賓、説客、死士之往來，國家不能括資于經費之中，則假臺使以權，寬其繕具。倘如昔者守司農所攷，率不得請，請不得報，報不得速，事機先失，守文吏隨持其後，此以約束庸愚而坐自弱其勢矣。

今夫中區之産，八穀不與賦於大農，其滂溢橫射，走天下全利者，鹺政爲上。淮安、通、泰隸兩淮者，北食陳、汝，南食長沙，利參天下之一。長蘆領北海，食畿下。山東領膠東、濱、樂，並食徐、邳。解池三場食兩河，届澤、沁。陝西領靈州池，障西和井，食隴右。河西山丹紅鹽，居延白鹽，稍食其地。浙江領許村、仁和、嘉興、松江、寧、紹、温、台，食吴會。福建自食。廣東食嶺東、南海北，兼

食廣西，北食衡、寶。雲南黑白井自食。四川領成都、富順、淯川、滎昌、大昌、開縣、鹽亭諸井，食其地。或因其産，或因其食，隸之臺治。商引料價，批雜税，割太倉之半，分畀臺使。開中者聽其自募牢盆，稍食稍取給焉。川、湖、六、霍，茶荈之所出也，鉛、鐵、銅、錫爐，甘、苧、竹有所産，吴松原鹽，濱江蘆荻魚利，山後石煤，邊番互市，福、廣番舶，滸墅、臨清、九江、蕪湖、梅嶺、錢塘以放關，市船碁布絲縈者，閒飽漁侵。使臺使諸得自領，會出其餘，以佐他鎮之歉迫，臺無上計，部無授程，悉俟九載以奏其出納，而納其奇羡。于是因贏餘，飭六師，精器備，廣城堡，溢賞格，走死智勇於邊徼殺戮之地，爲天子使。是故中國財足自億也，兵足自彊也，智足自名也。不以一人疑天下，不以天下私一人。休養厲精，士佻粟積，取威萬方，濯秦愚，刷宋恥，此以保延千祀，博衣、弁帶、仁育、義植之士甿，足以固其族而無憂矣。

慎選第四

萬族蒸蒸，各保其命，各正其性，所以爲之者，豈非天哉！飲食而有血氣，陰陽而有生死，天之同人于物也。出塵舒光，漂輕存重，變不變以爲信智，敢不敢以爲仁勇，拔萬類而授之人，拔人族而授之聖賢之族，天之異人于物、異聖賢于人也。同者爲賤，異者爲貴。以有尤貴滋性而統君之。無同則害命，無異則淪性。故聖王齊物以爲養，從天之同也；别物以爲教，寵天之異也。從者差養，寵者辨教，瀓汰滓魄，濯洗清明，分萬命，理萬性，揀其粹白以珍之萬族之上，所以助天而保合太和者，始于大公而終于至正也。

《虞書》曰：「日宣三德，夙夜浚明有家，

日嚴祇敬六德，亮采有邦。」等而上之，知九德之有天下明矣。家邦以給之，三六以別之，德以畫之，俊乂咸事，來章一人。天下之大，萬民之衆，審其所撰，忖其所藏，由臣之不虛貴也，知主之不虛王也。如此，則踞天位而長萬邦者，彼何人哉！德未至，不敢干。德已至，不敢越。井井然猶牆堞階戺之累上，故奇傑意消，聰明思返，卒以奠大寶而徠尊親矣。故同、異、貴、賤、差、辨，此六數者，聖王所以正天下之性，效陰陽之位也，而一以胥天下之和平。尚其所尊，而鼓鐘以樂之，則和矣。量其不能，而桑畝以安之，則平矣。故怨讟不起，而姦宄息也。

三代以降，漢之選舉以郡邑州將，曹魏、六代以大小中正。始于揚汰，終于浮濫，褻薄天寵，流觴媮競者，往往弊自上開。而當其嚴整，猶有差別之足紀焉。隋承陳、梁之末造，宮體先吹，文爭實長，其曼聲曳趾挑綺拾英之流習，濫于崇朝。科目之興，尋遠古則，然世會所爭，不能逆流而泝之上矣。因緣其軌，欲以稍靜天下者，固當心載大公，較隆天秩，則異非所異而寵殊所寵，猶可以徐俟和平，來附人心，而明貴賤之級。流及于宋，竊竊然唯恐天下之異心也，師武曌之智，開籠絡之術，廣進士、明經、學究之科，下逮七科、乙等之目，推郊祀、任子、異姓甥壻、門客之恩，搖蕩誘餌天下於堂陛嫌微之際。而當時桀黠者，亦微測上旨，倒持來去，以邀榮膴，不得，則李巨川、張元、吴昊之流憤起而播其亂。其君臣之間，猶發篋行儈之相爲禁持，故和平去心，而粹白失性，胥中區而淪虐老獸心之俗者，非無所自開其源也。近世之爲政者，踵而用之，增文學，益解額，倍制科，升乙榜，推恩鄉貢，職名不足，綴冗員、速資

格以濟之，而天下之怨亦繇是而興。夫天下，恩之不勝恩也，怨之不勝怨也，恩之所止，怨之所流。故曰「和大怨者，必有餘怨」。而竊天地之恩以鬻販人民而膠飴其心，施天下以私而責其公報，猶假敵戈鋋，望其稽伏，其不傷脰陷胸於彼者，蓋亦鮮矣。

《詩》曰：「鳲鳩在桑，其子七兮。」淑人君子，均平專一，而風流雛鷇，無私之謂也。故孔子射于矍相之圃，退者十九，早知不能而使退，故法嚴而怨不起。今廣其科目於此，人倖得焉，而得者百一，則怨一矣。捷其資格於此，人倖速焉，而速者十一，則怨二矣。兩者皆以恩天下也，而買其怨。故士自授經成讀，昧偏傍，盲語助，老死童子者，皆有怨心。其極則躡六卿，登黃閣，皓髮返林，賜鐲馳驛，祖帳煇煌于傳亭，而間語乘輿，猶戟髯把擥，呝塞而不得語。彼親天子之側者，乖沴橫塞，奴虜駔販如此，其他上偪下流，畜狡伺而幸翻覆，侵尋沈淖，尤不知其所屆。是何也？始誘之以甚易，而後繼之以極難也。弓之解也，膠液筋緩，則熯而張之。承今之敝，建小康之術，莫若先其甚難而後稍授以易。先其所難，則知不能者退矣，猶矍相之射也，廢然而無妒娼之心矣。

是故以賢者廁不肖，不肖者忮；以不肖者廁賢，賢者慙。慙發于賢者，故拾橡織絢，憤棄君父之憂；忮發于不肖，潰決姦宄，鬱不可折之勢以讐君父，長亂階，不瀕之亡而不止。《坤》之履霜，不肖之忮也；括囊，賢人之慙也。賢人隱，弒逆作，相乘之理，漸不知保，豈一朝一夕之故哉！

是故順異同，立差辨，以小人養君子，天之制也。觀其所養，故養而不窮。今一邑之小，補生徒者養於民，成歲貢者養於民，偕鄉

計者養於民，登進士者養於民，授職官者養於民。五累而上，養之益豐。五降而下，養之益繁。而又無以觀其所養，博泛叢闒，登進苟且，其一切所爲，卒無以異於闤闠拚除卒伍之行。籍起上流，尸避徭役，公私謁請，流連嬉讌，以操細民之生命。其不一旦得當，裂冠冕而洩其不堪者，寡矣。裁生徒，節貢舉，省進士，謹資格，持之以難，擇之以慎，天下乃曉然知上所尊尚之旨，其不容苟且如此，而抑歡然奉養於長吏孝秀而永謝其望心。況累是而上、享玉食、蹈天位者，不愈震耀肌魄以推戴莫京哉！故差其所養，别其所教，執相成而功相倚也。

王者規天道，長萬族，順其所從，珍其所寵，則性命正矣。累上以爲益尊，則天位凝矣。忘恩以遠怨，則和平臻矣。節養以息民，返不卒以歸農，則民志定矣。革陋宋鬻販之私，則大公行矣。百年之内，乘千歲之弊，仍科目而減其額，核資格而難其選，則始基立矣。然後抑浮藻，登德行，立庠序，講正學，厲廉耻，易科目，升孝秀，俟之必世之後，而天氣清，人維固，禽心息，□行泯，❶浤浤陶陶，太和旋復。《詩》曰：「文王在上，於昭于天。」言其贊助清明，而扶光霄極，叶天道也。

任官第五

董子曰：「仁者人也，義者我也。」以仁愛人，以義制我。以仁愛人，不授以制而盡其私。以義制我，不私所愛而厚其疑。惡有爲天下王者自愛而制人，可以宰九州、建千祀者乎！且誠非所以自愛。天有四時、五行、四方，各位其位，時其時。不疑冬之淒苦

❶「□」，從雲本作「獸」。

而間以燠；不疑夏之歊暑而間以寒；不疑西北之有崑崙，崇墮崟崔，隔己而陵夷之；不疑東南之有尾閭，淫浸沈没，汎己而堙燥之。四時、五行、四方各行其職，胥以歸功，蓋相報也。《詩》云：「投我以木桃，報之以瓊瑶。」言齊桓推亡固存，以誠信禮衛，燬于兩河胠吻之間而不相疑，故取似賓果而贈美瓊瑶也。

王者拜貺天醮，宅履中區，感河流光，承劍啓玟，以貽後世，得之丁寧，付之鄭重，固其所也。然三、五之代，以曆迭興，或及身而授，或數十世而授，卒不越神明之胤。惡有如趙宋之削其援，弱其族，以□之□□者乎！彼耶律、完顔、奇渥温之初始，亦嘗分尺土，籍一民，伏莽翦堤，以爲窺竊之資也哉！若晉、宋、梁、唐之末造，僭偪孤寡，權奞上流，彼畀受苟簡，日習而次垂之，此又無庸致怪也。流風沿遞，疑積相仍，乃至論道之職，喉舌之司，六官之長，旬宣之使，下及郡邑，城不足百雉，户不滿三千者，盈天下而無非疑地。以爲不可疑也，是戈矛填心而鼾皰割腕也。以爲可疑也，是授蹻、蹠以籥鍵而稍滯其户牡也。以爲疑在此而制以彼也，是忌貍竊雞而間之以狐也。

舜之命官也，禹陟司空，宅百揆，棄爲后稷，契作司徒，皐陶作士，伯作秩宗，夔典樂教胄子，龍作納言，各專其采。雖稽讓從容，后心載俞，而旁任必咈，其汝諧以往者，共工百度之藪，虞理名山大澤之長也。故勞謝專尸以體其愛，道孤獨贊以去其制，則仁義立而天工亮矣。天地之氣，刑德相召，禍喜相感。甘草兆熟，苦草兆饑。醴泉甘露，不流桀池。夾珥陰風，不凄堯宇。誠繇誠往，疑用疑來。是故五臣、十亂、鄭、留、馮、鄧之

侶，布心灑血而不恤，彼有以召之也。李廣之射石，非虎也而飲金没羽。誠以拔之，則小人革面；疑以任之，則君子寒心。是故豫生飲藥於趙都，百里行哭於秦族，越石授命於并陽，袁、劉糜姓於臺下，楊業介馬以喪元，余闕憑城而濺血。此數子者，事二姓，棄舊君，比匪類，仕僞邦，非有皦日白水之疇昔也，而一旦甘死趨禍，大貿其夙夜之狂心者，豈非任服躬而難委，誠推心以必醻者乎？故專任者不期報而報臻，疑投者不期欺而欺應矣。

今命官之制，在外者，一縣之令，丞、簿不聽命焉。一郡之守，同知、判、推不聽命焉。一司之使，分以左右，二參、副、僉不聽命焉。文移印信，封掌押發，登於公座，唯恐長官之或偷也，而鉗束之如胥吏。行未百年，法已圮壞，猶使藉口公座，脱獨尸之咎，疑制之患，已大可覩。又復分其屯田、水利、錢法、驲傳、鹽政，分爲數道以制司。道立分司，督察巡守兵糧之務以制郡。巡按之使，絡繹馳道，循環迭任，無隙日月以盡制之。所以制外者無遺力矣。在内者，取都督一府而五之，間以同、僉。六部卿貳，或七八員。都堂、大理、通政、太僕以放，雖有長貳之別，而事權散出，不受裁制。黄扉論道之席，至永刊極刑以廢其官。其文移印信，封掌押發，❶公同朝参者猶外也，復使給諫御史巡視刷卷以制之。卒有爰立大僚、邊關盜賊、建置河漕、三禮疑似之事，所部不得決，又設會議、抄参、私揭以制之。所以制内者無遺力矣。以一人敵天下之力，以一代敵數百年之力，力窮法匱，私蠹蝕爛，乃使相委而謝之。非己之專也，則是開以滑避之徑，而絶其功名之塗也，豈不拂與！

❶「發」，原作「法」，據本篇上文「封掌押發」改。

夫一職而分官以領之，連銜以轄之，所以疑制不肖也。人材之數，曰賢，曰不肖，曰中人。賢制不肖則不肖懼，不肖制賢則賢者憂，中人制不肖則惡不弭，中人制賢則善不長，賢制中人則疲於效命，不肖制中人則靡於朋淫，賢制賢則意見差，不肖制不肖則聲氣叶。不肖懼則裂而傷賢，賢者憂則引而避不肖，惡不弭則忌憚益忘，善不長則登進無助，疲於效命則事會圮，靡於朋淫則媚術張，意見差則乖左折衷，聲氣叶則膠固兩利。然則疑制者，唯兩不肖而後諧也，亦將大違其疑制之始心矣。

天原道，君原天，相原君，百官原相，大哉！滂沛萬登，而綱紐尺握，乃以禁制朕兆，膏泛群族也！今以天下之大，選賢簡德之繁且久，不能得一二心膂之臣，任以論思，乃斬然果廢其官。夫唯開業於風雨，英敏神靈者，括萬幾，統一心，無所凝滯。過此以往，奏報日冗，陳案日仍，晏安日藉，聲色玩好、禽馬柔曼、淫音幻技，日進於深宮，外勞內蠱，其不折而入於中奄者，無幾也。故胡惟庸、汪廣洋之禍，消於綸扉，移於涓寺，而萬安、焦芳、黃立極、丁紹軾之徒，承頦頤、奉密教於北門者，且波溶瓦散而不可救。元氣痿，大務閣，民愁閭左，士歎十畝，粻空於野，金蝕於藏，彼揖此讓，晉夷狄而奉之大位，❶可不痛與！則仁義不立，而疑制深也。

《傳》曰：「賤妨貴，新間舊，小加大，逆也。」故王者制名，天下奉名，百官赴名。倒其所制，昧其所奉，貿其所赴，則將賤爵禄而重事權。爵禄者，天之秩也；事權者，上之意也。菲天秩則士薄功名，尊上意則人喪廉恥。是以王者慎名，名正則任重，任重則責

❶「夷狄」、「奉」、「位」，原爲空格，據寶墨本補。

隆，責隆則政理矣。今夫學士之秩，五品也，使立於九卿之上。賤妨貴，小加大，背盭凌遲者，莫甚於此。則將使天下蜹瞀蠅營以趨事權，而天秩之自然，蕩然不可復稽。夫虛一品之置者，靳其愛以制物也。愛以我私，而制盡人族，與仁義背馳，而求治天下，亦難矣。給事、御史之秩，胥七品也，給事以巡視遣，御史以巡按遣，則操六卿兩司大臣之臧否以亂其掌故。彼之歷職任，累歲時，登進崇階，代天工作民牧，其前效已可睹也。早知不能，廢之而已。乃升新進，誇小臣，翻戾趾肘，使黃髮卿尹呵斥所輟者，屏息躡踵、褫繡隅坐，以承其欬笑，不亦左與！

故主貴其名，莫不貴之也；賤其名，莫不賤之也。制名以任賢能，疑名以尊意旨，浮薄長進，權藉推委，效著於偶然而垂爲法制，故人紀賤而天維缺，非建國不拔之典矣。唯除疑制者不然。尊其尊，卑其卑，位其位，事其事，難其選舉，易其防閑，公其心，去其危，盡中區之智力，治軒轅之天下，族類彊植，仁勇競命，雖歷百世而弱喪之禍消也。

大正第六

昔者三、五之王也，推五德，承終始，其原本灑祓嬗革之際，如平旦之受夜，虞淵之受晝也。後世五德失墜，治無主尚，以意爲輕重，至於湔惡俗，拯民瘝，創業中興，莫不有彷彿之意焉。粵自成湯革夏配天，伊尹、仲虺以弼之，一德馨聞，廷野革面。不數十世，而故家大族盤枕膏腴、湛溺財賄者，以亂阿衡之治。故盤庚之誥曰：「無總於貨寶，生生自庸。」繇是言之，凌遲乾没，紹治而啓亂者，明主所深患也。《傳》曰：「國家之敗，由官邪也，官之失德，寵賂彰也。」可不戒與！

天以五行養萬民，食於陰，飲於陽，衣被榮毳，侑佐鹽醴，水滋土敦，木實火調，若此者，民承養於天，無須於王者之制，而流盪生死，縈紆往來，通愚彊之力，致文弱之養。金之爲用，王者所加於天，以損民而益之上也。故水之德潤，木之德成，土之德安，火之德化，金之德賊。是以聖人尤難之，行於不得已而用其利，戒於禍之必尅而制其賊，愚彊者寶之以勸其功，文弱者賤之以殺其濫。沃以所寶，則小人和平。教以所賤，則君子彊固。此爲節宣五行而勝其害氣也。其有不率教者，於是訶斥以辱之，裔夷以遯之，縲棘以錮之，刑殺以威之。夫王者之於萬姓，視猶一父之子也。其聰明文辨、便數彊固者，亦克家當户之子也，則豈不慘怛割裂、涕洟於刑戮之加哉！而其受五行之賊，犯王者之賤，越幅敗軌，沈没淫濫，螟螣細民，愁痛孤寡者，則尤恝然其忍之。《詩》曰：「去其螟螣，及其蟊賊，無害我田穉。田祖有神，秉畀炎火。」言遠害也。

今夫農夫濘耕，紅女寒織，漁凌曾波，獵犯鷙獸，行旅履霜，酸悲鄉土，淘金採珠，羅翠羽，探珊象，生死出入，童年皓髮以獲贏餘者，豈不顧父母，拊妻子，慰終天之思，邀須臾之樂哉！而刷玄鬢，長指爪，宴安諧笑於其上者，密布畢網，巧爲射弋，甚或鞭楚斬殺以繼其後。乃使縣罄在堂，肌膚剟削，含聲隕涕，鬱悶宛轉於老母弱子之側，此亦可寒心而栗體矣。而以是鼓聲名，市奏最，漁獵大官，貤封門蔭，層累封埊，以至於無窮，則金死一家而害氣亦迸集焉。夫故家名族、公卿勛舊之子孫，其運數與國家爲長短，而賊害怨咨之氣偏結凝滯，則和平消賈，傾否折足，亦甚非靈長之利也。即或狼藉著見，挂

吏議，左降褫錮者，猶御舟絡馬，飛運以返鄉里，有司賓之，鄉社祝之，閭里畏之，廣頃畝，益陂池，敞樹邃房，鼓鐘妖舞，舂容魚雅以終其天年，錮石槨，簪翁仲，梵唄雲潮以榮施於重泉之下。而游佻公子，發其贏餘，買越娃，擁小史，食游客，長夜酣飲，驟馬輕紈，六博投瓊而散猶未盡。亦惡知向之朘削零丁者，已滅族斬胤於寒阡荒壑之旁也！豈不痛與！

趙宋之有天下也，解散法禁以惑媚彊智，而苟固其位者，可謂泰矣。然京朝長吏以贓賕敗者，其刑大辟，歲論決若而人無所赦。法合世重，惠逮孤寡，以振起五代之殘劉者，有足重焉。降及太宗，減大辟流沙門島，而濫觴起矣。真宗以還，復減流島之科，刺配腹裏軍州；天書降赦而後，此法愈滅，貪墨跋扈，運髻尺水者，恣無所恤，而蔡京、王黼、韓侂胄、賈似道之流，鳴上風以登飛鳥之音矣。韃靼九十年間，其狼戾睢囆者，不僅在阿合馬、桑哥之尤著。太祖起田間，尤慘其所爲，故刑法嚴厲，夷風以革。數傳而後，僅以大計褫削當炎火迎貓之刑，無惑其裂廉隅而莫懲也。律法監臨主守盜公物盈貫以上，積至死罪，而敕使、守臣、郡邑之長獵部民極鉅萬，不以抵辟。繹成湯之責，尋仲蔑之言，亦已誖矣。《詩》云：「君子如怒，亂庶遄沮。」承貪亂之餘，不以刑辟整絕之，未有能齊壹天步，柔輯惸獨者也。

天地之奧區，田蠶所宜，流肥瀦聚，江海陸會所湊。河北之滑、濬，山東之青、濟，晉之平陽，秦之涇陽、三原，河南大梁、陳、睢、太康，東傅于潁，江北淮、揚、通、泰，江南三吴濱海之區，歙、休良賈移于衣冠，福、廣番舶之居儎，蜀都鹽、錦，建昌番布，麗江氂氈金碧所自産，邕管、容、貴稻畜滯積，其他千

户之邑，極於瘠薄，亦莫不有素封巨族冠其鄉焉。此蓋以流金粟，通貧弱之有無，田夫畦叟鹽鮭布褐、伏臘酒漿所自給也。卒有旱澇，長吏請蠲賑，卒不得報，稍需日月，道殣相望。而懷百錢，挾空券，要豪右之門，則晨户叩而夕炊舉矣。故大賈富民者，國之司命也。今吏極亡賴，然朘刻單貧，卒無厚實，抑棄而不屑，乃藉鋤豪右，文致貪婪，則顯名厚實之都矣。以故粟貨凝滯，根柢淺薄，騰涌焦涸，貧弱孤寡傭作稱貸之塗窒，而流死道左相望也。漢法：積粟多者，得拜爵免罪，比文學孝秀。今縱鷹鸇攫獮之，曾不得比于偷惰苟且之游民，欲國無貧困，以折入于戎狄，❶勢不得已。故懲墨吏，紓富民，而後國可得而息也。

《易》曰：「觀盥而不薦，有孚顒若。」陰長于下，連類遂志，刑害陰私，貪吝汙鄙，傴天位而無忌，故聖人神道以示觀。退省其躬，行不言之教，成加民之治，故曰下觀而化，慎所示也。明興，家法忠質，宫庭潔清，無別館、離宫之崇飾，龍舟、步輦、馳道旁午之游觀，無置騎、飛舸、千里割鮮、銅狄花石之供，無算車、料産、均輸、酒酢、香藥、子母責息之利謀，觀道盡矣。而貪沿下游，極重不復者，法教不施而風俗苟簡也。州縣之制，以差選人者，唐、宋分畿、赤、次、雄、望、緊、上、中、下，凡九等，以分别資格，升降除擢而止。今吏部之注府州縣，分系以瘠、饒、淳、頑，進士、乙科、鄉貢、任子視以除授，則將部、臺、藩、臬分司，歲時、生辰、薦獎之苞苴視以厚薄，欽使往來，供億、勞賄、車船之悉索視以苛簡，而長吏之乾没其民者亦將視以哀益，胥上下之耳目交注於淳饒，而其僨

❶「戎狄」，原爲空格，據寶墨本補。

可知也。抑縣垂格範，爲割蜜分羹不刊之則，固授之以亡廉消恥之術逕矣。

古者未命之士，食如其力，等而上之，亞於國君，位次升，禄次腆，車乘家老次備，贈答宴祭次隆。故延州投縞，子産獻紵，足於己而無藉於物也。今萬户之邑，十萬之都，皆古諸侯之治也，稍給禄養，不逮家臣。居禁掖，登小卿者，劣食十口，賓客服佩之不給。郎官冗散，稱子息，仰給責家，指擬差遣外除以售所貸，而子弟横鄉里，尸獄訟，以僅完田廬。徒廣其科目，易其升擢，博置員額以誘其仕心。禄入已菲，米鈔又折減其什五，率天下養百官而不足，縱百官食天下而有餘，此何異饑鷹以攫雉兔乎！ 請罷勸貪之的，革饒瘠之目。除授之別，以輕重邊腹差等其資色，而禄石、傔從、薪馬、紵絲、公私宴答之給，授以本色而豐溢之。不率，則刑辟擬其後，而無仁恕之歉也。

比國家之加惠搢紳者，下逮休廢，尤爲淪洽。起廢員，晋勳階，有大慶則播爲恩例。其非制科不登五品者，賓於鄉飲酒禮。而髦荒畜厚之家，跡絶金閨，猶走謁要津，窺倖慶典。清白縣車者，復恬静自遺恩外。抑褫奪、靡戍、狼籍、簋脱之寒灰，晋與飲禮，終日百拜，清酒九酳，習爲優戲，榮施愚目，而自好者莫不非笑之。今爲之定制，諸非居任以廉最者，雖邊功建言，不得與起廢晋階之科。其尤沉没之倫，遇鄉飲酒，齒之下座以折辱之。而告老閒住者，買聲色，教歌舞，廣亭榭，不以儉率子弟，所司歲具上聞，追還封誥，齒於僇民。帛鏹終於在笥，桑榆鑒於□□，斯不肖銷心而賢廉得意，亦移風振俗之一道也。

學校者，國之教也，士之所步趨而進退也。比者邑置郡設，鳴琴釋菜，虚器歲修，官

掌故者垂老氣盡，漁獵生徒。學使獎行絀劣，率一二人，視掌故郡邑之喜怒。士之誦習帖括者，固已羞鴈視之，寓目橫經，則朶頤溫飽。廉恥風衰，君師道喪，未有如斯之酷烈也。今即旦暮不能廢隋、宋之格，而稍滌正之，尤當以行相參，定其殿最，如較文之等。州、縣之長，起乙科，廉静文弱，才不任劇者，改邑教授；郎、舍、守、令起制科者，改郡教授。晉其秩如先所任，紀其教成，以爲禮曹、太常、國子、學使之選。或鄉老休致者，郡邑得聘領之，爲之授兼經，講正學，考内行，辨同異，究性命。舉於鄉者，不通四民之旨，及因緣長吏，與聞獄訟者，學使猶得按而黜之。以需數十年之後，廉恥厲，行簡修，學術正，然後革詞章，慎鄉物，較隋、宋，媲庠序，雖有泛駕之士，亦戒足沉溺而正衿稜觚矣。

故王者養賢以養民，□□以配天。繼於其亂，先以刑禁；繼於其治，終以德化。相因小民之疾苦，則焦頳焚灼，妖怨亟起，而欲望建淳和以迓祥吉者，是孳息螟蟓而冀登嘉穀也。

離合第七

中區之間，軒轅所治，大禹之所經維，起勾注之西，迤石梯，畫黃河，東逾白登，阻桑乾，複山疊嶂，界以野狐、居庸二翮之險。極東盡渝關，瀕海陽。其外亂岫荒原，豐艸大泊，曾冰酷寒，毛革酪乳之鄉，殊形詭嗜，以訖北維之止。西自黃甫川阻奢延之水，度鹽池，跨南河，有賀蘭、燕支、車箱、雪山之險，以西極乎青海、黑水，逆流而南，放乎湟、洮。其外平沙朔野，橫吹萬里，間以西戎。積石而南，西傾、三危、烏襱、太白、岷、嶓、嚴道、越巂、峨、崍，經脊地岫，峻削崩奔。其内羌、

沔、大江、若、沫支流傾潤乎中國。其外縣絙流沙，赤土頭痛，積雪夏飛之野，戒以碧目鬗面剪髮環耳之俗。滇詔之西，金沙、潞江、麓川之水，羊腸盤曲，南結以護嵋、岷之塞，放特磨，界交趾，以絡乎廣右。其南則邕部、百粵、鐵圍、鬼門、狼夷高髻篠笠之族，東被而盡乎海濱。渝關以南，巨浸浮絶，潏沸渟泊，南歷沭榆、❶之罘、瑯琊、海門、三江、舟山、鴈蕩、霍童、紫帽、甲子之門，羅浮、七星以柱南維。過崖、磵而西，❷接合浦而界以日南。其他東遼水，北開平，西瓜、沙，南哀牢、緬甸、交阯北户之鄉，蓋中區之餘氣也。崇巒沓嶂以垣結之，沙衍茅葦以紛披之，絶壁澙澗以溝畫之，瀚海尾閭以凝蕩之。其中帶束脈繞，摶聚約固，寒暑相劑，言語相譯，形象相若，百穀相養，六畜相字，貨貝相灌，百川流惡，群山蔭夕，以翕成乎中區之合，自然之合也。天地之氣，輔其自然而循其不得已，輔其自然故合，循其不得已故離。是故知天地之晝夜者，可與語離合之故矣。行其不得已，知其有離，不得已者抑自然之所出也。而後統以三條，分以兩戒，郭景純、僧一行、朱元晦之説，繇此其選焉。

中區之形，首建乎西北而窮乎東南，支山自主，支水自戒，文武自俗，阨塞自理。大河中晝，北燥南潤。火故潤之，水故燥之，天地所以節陰陽也，而遂有不相需之時，以成南北。河北則桑乾以南，恒山之支，歷井陘、少山、黑嶺、伏牛、羊頭，峙以太行、王屋，窮于中條，委于河，而太行之東，淇、洹、漳、漯湊山東者，成爲一區。河右則割黃流，浥秦川，南窮于褒、斜者，或稍與山西合而離乎！

❶「沭榆」，原作「沐榆」，據文義改。
❷「磵」，原作「硐」，據文義改。

河山以東，河南則出潼、殽、嵩、少、熊耳、桐柏之山，東延成皋，南間平靖、黃土、木陵、岐嶺，結爲灊、霍之岳，以漸乎江，是大江之所守也。江南則岷、峨南垂，放瀘水以北，逕牂牁，出夫夷，東被衡山，以盡乎彭蠡，而上庸之北，障以武當，沿沔而西，北極武關，縈紆漢中，限以大散，南赴荆門、歸峽，窮於沅、酉。江東浙嶺、漸江分以太湖。閩有武林、仙霞、杉關之隘。粤有五嶺、瀧水、秦城、潭中之塞。若此者，旁條畦列，亦乘天地之間氣，率以爲離也。間氣際離，純氣際合，合氣恒晝，離氣恒夜。無平不陂，無往不復，否泰之所都也。雖然，亦存其人焉。

昔者軒轅之帝也，上承羲、炎，下被有周，敦親賢，祚神明，建萬國，樹侯王，君其國，子其民，脩其徼圉，差其政教，順其競絿，乘其合，稍其離，畫爲之所，而無誇大同。然後總其奔奏，戴其正朔，徠其覲請，講其婚姻，締其盟會，系以牧伯，糾以州長，甥舅相若，死喪相聞，水旱相周，兵戎相衛，仕宦羈旅往來，富貴相爲出入，名系一統，而實存四國。此三、五之代寓涣散于糾纏，存天地之純氣而戒其割裂，故氣應以正而天報以合，數千年之間，中區之内闇闇如也。秦、漢以降，東南壹尉，西北均候，綴萬國于一人之襟，而又開河西，通甌駱，郡朱崖，縣滇筰，其合也泰焉。物不可以久合，故河山條派奇傑分背之氣，率數百年而一離。建安以後，裂爲七八而離爲三。太康合之，未百年而又離，播爲十六。宇文、高氏稍合，而别于江左者終離爲三。開皇合之，未三十年而又離，以逮乎武德，而後合者幾三百年。天寶亂而河北小離，廣明亂而并晉、大梁，幽鎮、吴越、閩廣、荆湖、兩川之草據者不勝離也。雍熙

合之，而燕、雲終離，未二百年而卒離爲二。韃靼驅除其離，以授其合于洪武。祥興以後，中區之氣永合于兹者四百載矣。是故合極而亂，亂極而離，離極而又合，合而後聖人作焉。受命定符，握樞表正，以凝保中區之太和，自然之節，不得已之數也，天且弗能違，而況于人乎！故太史儋曰：「始秦與周合而離，離五百歲而復合，合七十餘歲而霸王者出焉。」終南、汧、渭之交，周、秦之先所合處也。平王東遷，棄其故地。秦阻殽、函，東西並峙。其後守府僅存，四伯迭起，不能復問豐、鎬之王蹟。迄于戰國，瓜分瓦解，而河山以東僅敵一秦者，東西相離之大致也。故三川并而天下一，驅除盡而漢祖興。繇此言之，離合之際，非深識者不測其旨矣。

夫三、五而降，其得姓授氏，爲冠蓋之族，或稍凌夷衰微，遷徙幕占，南屯北戍，逮爲殊俗者，其始皆數姓之胤胄矣。精脈嬗演，筋肉同抵，姻亞僚寀，歡若臂腋。迨其涣散，不可尋憶，則有兄弟互鬭于原野，甥舅各畜其戈鋋，血肉狼藉，巴吞鴆禁，此非慘心痛髓之事，而天地之所深悼哉！然而聞其害氣，則姑且聽之，行其不得已。尤懼其壞潰而無以救其孑遺，則原坂以阻之，江河以塹之，金鐵、粟米、鹽鹵、皮革散其産以資之，賢豪材勇各君其地、帥其師以長之。是故合者聖人之德也，離者賢人之功也。今戒其或離而求致其功，所以因條戒，絡地脈，靳天寶，采物傑，因民志，建規撫者，無庸褎耳經維而蔽目規畫矣。

南條之紀，不得熊耳、冥阨、壽春，不足于守。中條之紀，不得楊劉、曹濮、河内、太行，不足于守。東條之紀，不得虎牢、廣武、少室、熊耳，不足于守。江漢之紀，不得荆

門、上庸、襄陽、舒、皖、濡須，不足于守。坤維之紀，不得武都、天水、仇池、陳倉，不足于守。武林放海，餘氣也，不阻太湖，不足于守。五嶺窮於蠻中，餘氣也，不左洞庭，右彭蠡，不足于守。用文之國，士馬佻脆，數戰以逞，魄浸耀、氣浸衰，而不知因長以攻瑕者，不足于守。珍先王之典器，葆其訓物，崇廉恥，敬臣民，厲風軌，敵苛虐，武健以邀輔皇天，而故反其道，諧于霸夷者，不足于守。魚鹽，秔稻、錦綺、璣象，宅其地，登其盈，以爭長靡麗，嬉蕩民心而弱敗之，不足于守。不制其臣，不珍其寶，盜竊偷步，禍發堂廉，授敵間而乘之；或懲其道，上猜下離，自棄其輔，偏一於此，不足于守。此十一不守者，賢者所必鑒也。故地有必爭，天有必順，氣有必養，誼有必正，道有必反，物有必惜，權有必謹，輔有必彊。取必八術以遂其功，所以愁愛餘民，救害氣于十一，抑可以爲百年之謀矣。《詩》曰：「既順迺宣，而無永歎。」順民之離逷，以經其畛畔，遏救殘劉，消弭啼怨，公劉之所以延天篤也。

或曰：天地之數，或三或五，三百年而小變，千五百年而大變。繇軒轅迄桀千五百年，禪讓之消，放伐變之。繇成湯迄漢千五百年，封建之消，離合變之。繇漢迄乎祥興千五百年，離合之消，純雜變之。純以紹合，雜以紹離。純從同，雜亂異。同類主中國，異類主夷狄，❶各往其復，各泰其否。然則授天命以振三維者，非奬掖中區，宰制清剛，作智勇之助，驍悍磽駮之氣，固不能早絕純雜之消，反之于太古軒轅之治，後之治也而無所俟焉。嗚呼！非察消息，通晝夜，範圍天地而不過者，又惡足以觀其化哉！

❶「異類主夷狄」，原爲空格，據寶墨本補。

顔氏學記

〔清〕戴望 撰
王雄 校點

目録

校點説明

《顔氏學記》十卷，是清代學者戴望編撰的評介清初顔元、李塨等學術思想的著作。

戴望（一八三七——一八七三），字子高，浙江德清人。早慧，特立獨行。通聲韻訓詁。始好詞章，繼爲顔、李之學，終專治經學。曾受兩江總督曾國藩聘，爲金陵書局編校。著述除《顔氏學記》外，尚有《論語注》、《管子校正》、《謫麐堂集》等。《清史稿·儒林傳·劉逢禄傳》附有簡略傳記。此外，其生平事蹟資料有施補華《戴君墓表》、俞樾《表兄戴琴莊先生傳》和劉師培《戴望傳》等。

顔、李之學是清康熙間興起的一個儒學流派，提倡實學實行。代表人物是顔元和李塨。

顔元（一六三五——一七〇四），字易直，又字渾然，祖籍直隸博野。倡習行學説，人稱習齋先生。二十四歲時著《王道論》，闡述其政治理想。中年後，以發明周、孔之學爲己任，對漢以後儒學，特别是宋、明理學的空疏學風作了激烈的批評，説：「孟子後之道、之學，二千年總成一大謊。」「秦火之後，漢儒掇拾遺文，遂誤爲訓詁之學。晉人又誣爲清談，漢、唐又流爲佛老，至宋而加甚矣。」進而言：「訓詁、清談、禪宗、鄉愿，有一皆足以惑世誣民，而宋人兼之，烏得不晦聖道誤蒼生至此也！」遂竭力倡導實學實行。時從游者日衆。顔元以孝父母、敬尊長、主忠信、申别義、禁邪僻、慎威儀、重《詩》《書》、敬字紙、習書作文、習六藝、序出入、尚和睦、貴責善、戒曠學等要求弟子，尤重對六藝的習行，創立了自己的學派。康熙四十三年九月初二日病故，門人私謚爲「文孝先生」。著有《存學編》四卷，《存性編》二卷，《存治編》一卷，《存人編》四卷，《朱子語類評》一卷，《禮文手鈔》五卷，《四書正誤》六卷，《習齋記餘》十卷等。其門人鍾錂輯有《習齋先生言行録》、《習齋先生闢異録》，李塨、王源纂有《顔習齋先生年譜》。顔元學説的繼承者、

傳播者和發展者是李塨。

李塨(一六五九—一七三三),字剛主,號恕谷,直隸蠡縣人。二十一歲時從學顔元,習行著述不輟,全力傳播顔元的學説,謂:「不傳其學,是自棄棄天矣!」著述甚豐,有《瘳忘編》、《閲史郄視》、《平書訂》、《擬太平策》、《四書傳注》、《周易傳注》、《傳注問》、《大學辨業》、《小學稽業》、《聖經學規纂》、《論學》、《學禮録》、《學射録》、《學樂録》、《田賦考辯》、《宗廟考辯》、《郊社考辯》、《禘祫考辯》等。曾任《畿輔通志》總裁。馮辰輯有《李恕谷先生年譜》。

戴望早年偶得祖藏李塨所贈的顔元著作,讀而好之,遂著力搜求顔元、李塨的事蹟和著述,認爲顔、李之學真正揭示了周公、孔子之學的精髓,當爲儒學正宗。遂條次顔、李學行及師承資料,成《顔氏學記》十卷,以彰其學。書仿《宋元學案》、《明儒學案》之體,介紹顔、李學派諸人的學行著述,成爲研究顔、李之學的重要著作。梁啓超説:「顔習齋爲清初大師之一,戴氏所編《學記》,頗能傳其真。」又説:「學派的專史,清代有兩名著。其一爲李穆堂之《陸子學譜》,貌象山之真;其二爲戴子高之《顔氏學記》,表習齋之晦。可謂振裘挈領,心知其意者矣。」

明清之際是中國學術思潮變化激烈的時期。許多思想家致力於以强調經世致用爲特徵的思想再造。顔李學派豎起歸周、孔之「正學」的旗幟,從事儒學新形態的探索,批判空疏的宋明理學,發掘中國傳統儒學中「實學」、「實用」的一面,對中國的儒學傳統提出了自己的見解,表現出鮮明睿智的思想光彩和學術自主的品格。以揭示顔李學派的思想行實爲主旨的《顔氏學記》是中國儒學的寶貴遺産。

《顔氏學記》的版本,初刻本爲清同治十年(一八七一)治城山館刻本,傳刻傳印者歷有:光緒間蜕廬朱氏鉛印本、光緒二十年(一八九四)湖南龍山書院刻本、光緒三十四年《國粹叢書》鉛印本、民國十二年(一九二三)吴興劉氏嘉業堂《吴興叢書》本、民國十四年黄寶熙香山黄氏古愚室《清代學術

叢書》本、民國十九年商務印書館《國學基本叢書》本。一九五八年中華書局還曾出版過劉公純標點本。版本雖多，而都以冶城山館本爲祖本。這次整理以《續修四庫全書》影印冶城山館本爲底本，遇有疑義，以本書前後文，及其他傳刻本和顏、李的相關著述資料參校。重要異文，在校勘記中列出，供讀者參正。疏誤之處，懇請指正。

校點者　王　雄

顔氏學記序

望年十四，於敝簏得先五世祖又曾公所藏顔先生書，上題識云：「康熙戊寅某月日在桐鄉，李子剛主所贈也。」望讀而好之，顧亟欲聞顔、李本末，出其書，詢諸吾友程貞履正。履正則取毘陵惲氏所撰《李先生狀》示予，又得見王崑繩遺文有《顔先生傳》，始驚歎，以爲顔、李之學，周公、孔子之道也。自陳搏、壽厓之流以其私説簧鼓天下，聖學爲所汩亂者五百餘年，始得兩先生救正之，而緣隙奮筆者至今不絶，何其蔽與！始履正亦惑於其説，既得《存學編》，慨然有開物成務之志，遂盡棄其學而學焉。既又於丁巳秋得李先生《論語大學中庸傳注》、《傳注問》及《集》，悉舉以畀履正，然猶闕《大學辯業》、《學規纂》、《論學》及諸經傳注。望於顔氏之學雖好之，不若履正專。

始得顔先生書之歲以訖丁巳，中更習爲詞賦家言、形聲訓故校讎之學。丁巳後，得從陳方正、宋大令二先生游，始治西漢儒説。由是以闚聖人之微言，七十子之大義，益歎顔先生當舊學久湮，奮然欲追復三代教學成法，比於親見聖人，何多讓焉！故遂欲與履正條其言行及授受原流，傳諸將來。不幸更喪亂，鄉所得書盡燬，履正居父喪以毀卒。每舉顔、李姓氏，則人無知者。會稽趙撝叔，當世之方聞博學振奇人也，聞望言，愍焉如己憂，於京師求顔、李書不可得，則使人如博野求之，卒不可得。戊辰春，京師大姓鬻書三十乘於喬氏。喬氏以簿録遺撝叔，按簿而稽之，則得焉。因喜過望，攜書歸，馳傳達金陵。

望既復全見顔氏書，而李氏書雖頗放失，視舊藏爲備。於是卒條次爲書，自易直、剛主外，崑繩、啟生皆有遺書可考，惟李毅武以下無有，則記其名氏事實，爲《顔李弟子傳》附其末。書成，命曰《顔氏學記》，凡十卷。其言憂患來世，正而不迂，質而不俗，以聖爲軌，而不屑詭隨於流説。其行則爲孝子，爲仁人。

於乎！如顔氏者，可謂百世之師已。其餘數君子亦皆豪傑士也。同時越黄氏、吴顧氏，燕秦閒有孫氏、李氏，皆以耆學碩德負天下重望，然於聖人之道猶或沿流忘原，失其指歸。如顔氏之催陷廓清，❶比於武事，其功顧不偉哉！世乃以其不事述作，遂謂非諸公匹，則吾不知七十子之徒與夫孟、荀、賈、董諸子，其視後儒著書動以千百計者何如哉！語曰：「淫文破典。」孔子曰：「天下有道，則行有枝葉；天下無道，則辭有枝葉。」敢述聖者之言，用告世之知德君子。己巳六月辛亥日，戴望。

❶「催」，原作「摧」，今據龍山書院本改。

顔氏學記卷一

習齋一

處士顔先生元

顔先生元，字易直，又字渾然，直隷保定府博野縣北楊村人也。父昶，爲蠡朱翁義子，遂姓朱，爲蠡人。先生孕十四月而生。既生，有文在其手曰「生」，舌曰「中」。時明崇禎八年乙亥三月也。戊寅，遼東兵入畿輔，父被掠去，母改適。甲申鼎革，癸巳，爲諸生。先生幼讀書一二三過不忘，學神僊導引術，取妻不近。既而知其妄，乃益折節爲學。朱翁以訟遁，先生被縶，在囚中，文日進。塾師異之，曰：「是子患難不能亂，豈常人乎！」年二十餘，好陸、王書。未幾，從事程、朱學，信之甚篤。

時先生父音耗絶，思之輒涕泣，而事朱翁媪至孝，初不知父非朱氏子也。既翁妾有子，稍疏先生，後更讒害謀殺之，先生孝愈篤。媪卒，泣血哀毁幾殆。其長老有憐之者，私謂曰：「若過哀，徒死耳。若祖母故不孕，安有若父！若父異姓乞養者耳。」先生大驚，潛如嫁母所問之，信。及翁卒，乃歸顔氏。初，先生居喪，守朱氏《家禮》惟謹。古禮：「初喪，朝一溢米，夕一溢米，食之無算。」《家禮》删去「無算」句，先生遵之，過朝夕不敢食，當朝夕遇哀至又不能食，病幾殆。又《喪服》傳曰：「既練，舍外寢，始食菜果，飯素食，哭無時。」《家禮》改爲「練後止朝夕哭，惟朔望，未除服者會哭。凡哀至皆制不哭」。先生亦遵之。既，覺其過抑情，校以古喪禮，非是，

因歎先王制禮盡人之性，後儒無德無位，不可作也。自是始寤堯、舜之道在六府三事，周公教士以三物，孔子以四教，非主静專誦讀，流爲禪宗俗學者所可託。於是著《存學》、《存性》、《存治》、《存人》四編以立教，名其居曰「習齋」，帥門弟子行孝弟，存忠信，日習禮、習樂、習射、習書數，究兵農水火諸學，堂上琴竽弓矢籌管森列。嘗曰：「必有事焉，學之要也。心有事則存，身有事則脩，家之齊，國之治，皆有事也。無事則道與治俱廢。故正德、利用、厚生曰事，不見諸事，非德非用非生也；德、行、藝曰物，不徵諸物，非德非行非藝也。」先生之學以事物爲歸，而生平未嘗以空言立教。

既歸宗，欲尋親。值三藩變，塞外蒙古遥應之，遼左戒嚴，不可往，晝夜悽愴。又嗣未立，久之，乃如關東，誓不得親不返。所至徧揭，零丁道上。人有問者，則拜之求爲傳帖。既而果得其蹤於瀋陽，没矣。尋其墓，哭奠如初喪禮。見異母之妹，招魂奉主，躬自御車，哭導而行。既歸，遂棄諸生，卒三年喪。自是用世之志愈殷，曰：「蒼生休戚，聖道明晦，責實在予，敢以天生之身偷安自私乎！」遂南游中州，張醫卜肆於開封，得人甚衆。倡實學，明辯婉引，人多歸之。

商水李子青者，大俠也，館先生。見先生攜短刀，目曰：「君善此乎？」先生謝不敏。子青固請與試，先生乃折竹爲刀舞。相擊數合，中子青腕。子青大驚，拜伏地曰：「吾謂君學者爾，技至此乎！」遂深相結，使其三子拜，從游。又於開封市上遇一少年，貌甚偉。問其姓名，曰朱超越千也。叩其志不恒，沽酒與飲，半醉起舞，爲之歌曰：「八月秋風凋白楊，蘆葦蕭

蕭天雨霜，有客有客夜旁皇。旁皇良久鸜鵒舞，雙眸炯炯空千古。紛紛世儒何足數，直呼小兒楊德祖。尊中有酒盤有餐，倚劍還歌行路難。美人家在青雲端，何以贈之雙琅玕。」遂別去。先生自幼學兵法，技擊馳射、陰陽象緯無不精。遇豪傑，無貴賤，莫不深交之。而其論治，則以不法先王爲苟道。嘗推論明制之得失所當因革者爲書曰《會典大政記》。曰：「如有用我，舉而錯之耳。」然卒以高隱終。令長及大吏數表其門，或造廬而請。有勸之仕者，笑不答也。

肥鄉有漳南書院，邑人郝文燦請先生往設教，三聘始往。爲立規制甚宏，有文事、武備、經史、藝能等科，從游者數十人，遠近翕然。會天大雨，經月不解，漳水溢，牆垣堂舍悉没，人跡殆絶。先生歎曰：「天不欲行吾道也！」乃辭歸。文燦與諸門人皆痛哭送之。先生自漳南歸，後八年而卒，年七十，康熙四十三年九月二日也。卒之日，謂門弟子曰：「天下事尚可爲，若等當積學待用。」言訖而逝。遠近聞訃，來會葬者百餘人。門人私謚曰文孝先生。

先生自言生平所嚴事者六人：容城孫徵君奇逢、蠡李處士明性、清苑張隱君羅喆、祁州刁孝廉包、寧晉張孝廉來鳳、新城王隱君餘佑也。而朝夕共學者爲蠡王養粹法乾。先生年三十即與法乾共立日記，凡言行善否，意念之欺慊，逐時自勘注之。生平不欺暗室，勇於改過，以聖人爲必可師，跬步之閒必遵古禮，老而彌篤。鄉里目爲聖人。乃遭人倫之變，艱危貧戹以終其身。一子殤，以族孫爲之後。門人李塨、王源編先生年譜二卷，鍾錂輯《言行録》二卷、《闢異録》二卷。

先生之學，確守聖門舊章，與後儒新

說別者大致有三。其一，謂古人學習六藝以成其德行，而六藝不外一禮，猶四德之該乎仁。禮必習行而後見，非專恃書册誦讀也。孔子不得已而周流，大不得已而删訂，著書立説，乃聖賢之大不得已，奈何以章句爲儒，舉聖人參贊化育、經綸天地之實事一歸於章句，而徒以讀書纂注爲功乎！無極太極、河洛、先後天之説皆自道家，而以之當聖人之言性與天道，至謂與伏羲畫卦同功，宜其參襍二氏而不自知也。同時孫徵君講學百泉山中，先生嘗上書辯論，謂當復堯舜周孔六府、三事、三物、四教之舊，不宜徒爲和通朱、陸之説。其一，謂氣質之性無惡。惡也者，蔽也，習也。纖微之惡，皆自玷其體；神聖之極，皆自踐其形也。孟子明言「爲不善非才之罪」，「非天之降才爾殊」，「乃若其情，則可以爲善」，又曰「形色，天性也」。若曰氣質有惡，是於天之降才即罪才矣。是歧天人而使之二本矣。況曰性善，謂知愚之性同是善耳，亦未嘗謂全無差等。孔子曰：「性相近也，習相遠也。」性之相近如真金，多寡輕重不同，而其爲金相若也。惟其有差等，故不曰同，惟其同一善，故曰近。其引蔽習染，溺色溺貨，以至無窮之罪惡，則皆以習而遠於善，即所謂「倍蓰無算，不能盡其才」者也。先生此言，合孔、孟而一之，其有功於聖道最大。同時陸道威、李文貞雖見及之，而牽於程、張，不能決。乾隆中戴吉士震作《孟子緒言》，始本先生此説言性，而暢發其旨。其一，謂聖門弟子不可輕議。諸賢一月皆至於仁，一日皆至於仁，每學之而愧未能。後儒乃曰或月一至仁，則猶日至矣，或日一至仁，則但時至刻至矣。子路鼓瑟不合《雅》《頌》而門人不敬，孔子即不謂然。孟子謂「游於聖人之

門者，難爲言」，舉七十子之服孔子，其辭不遺一人。後儒乃動詆宰我、樊遲、季路、冉求、子貢、子張、游、夏諸子，而欲升周、程與顔、曾接席，是自視賢於孟子矣。蓋聖門弟子以兢業爲本，唯在實學、實習、實用之天下，而後儒侈言性天，薄事功，故其視諸賢甚卑也。

先生初由陸、王、程、朱而入，返求之六經、孔、孟，得所指歸，足正後儒之失。而陋者目不覩先生之書，即訾謷之，以爲是背程、朱，不可從也。夫不究其言之始終，而唯震於程、朱之名，囿於元、明以來之功令，并孔、孟之言而反之，則其所詆者非詆先生，乃詆聖言也。且群經教學成法昭昭具在，亦何嘗教人以性爲先，以静坐讀書爲學功哉！而後人以習行爲難，且於古經之稍近奥賾者亦不欲讀，惟日奉《小學》、《近思録》、《章句集注》、《綱目》、《語類》等書，齊之六經之列，童而習之，先入爲主，莫知其非，其視先生之學欲復聖門舊章，則相顧卻走而不前者，其宜矣。彼僞言僞行、詭薄僄忮之徒，相率冒爲程、朱之學，而無識者從而和之，使程、朱生於今日，其許之乎？其必黜夫僞言僞行而許先生爲諍友，可斷斷無疑也。予既次先生遺言，又爲别傳一通，而縱論之如此，以俟不黨之君子論定焉。

四存編

聖人學、教、治皆一致也。「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是孔子明言千聖百王持世成法，守之則易簡而有功，失之徒繁難而寡效。故罕言命，自處也；性道不可得聞，教人也；立法魯民歌怨，爲治也。他如「予欲無言」、「無行不與」、「莫我知」諸章，

何莫非此意哉！當時及門皆望孔子以言，孔子惟率之以下學而上達，非吝也，學教之成法固如是也。道不可以言傳也。言傳者，有先於言者也。顔、曾守此不失。子思時異端將盛，或亦逆知天地氣薄，自此將不生孔子其人，勢必先性學治本旨，不得已而作《中庸》，直指性天，似乎高遠。故孟子承之，教人必以規矩，引而不發，不爲拙工改廢繩墨。「離婁」、「方員」、「深造」諸章，尤於先王成法致意焉。至宋而程、朱出，乃動談性命，相推發先儒所未發。以僕觀之，何曾出《中庸》分豪，但見支離分裂，參襍於釋、老，徒令異端輕視吾道耳。若是者何也？以程、朱失堯、舜以來學教之成法也。何不觀精一之旨，惟舜、禹得聞，天下所可見者，命九官、十二牧所爲而已。陰陽祕旨，文、周寄之於《易》，天下所可見者，王政、制禮、作樂而已。一貫之道，惟曾、賜得聞，及門與天下所可見者，《詩》、《書》、六藝而已。烏得以天道性命嘗舉諸口而人人語之哉！是以當日談天論性之徒，皆如海上三神山，可望不可即，但仿佛口角，各自以爲孔、顔復出矣。朱子乃獨具隻眼，指其一二碩德程子所許爲後覺者曰，此皆禪也，而未知二程之所以教之者實近禪。故徒見其弊，無能易其轍，以致朱學之末流猶之程學之末流矣。以致後世之程、朱皆如程學、朱學之末流矣。長此不返，斯民尚安賴哉！或曰，佛氏託於明心見性，程、朱欲救人而擯之，不得不抉精奧以示人。余曰，噫！程子所見已稍浸入釋氏分界，故稱其彌近理而大亂真。若以不肖論之，惟以「君子之道四」一節指示，雖釋氏亦當俯首聽從，並不必及性命以上也。然則如之何？曰，彼以其虚，我以其實。程、朱惟當遠宗

孔子，近師安定，以六德、六行、六藝及兵農、錢穀、水火、工虞之類教其門人，成就數十百通儒。朝廷大政，天下所不能任，吾門人皆任之，險阻艱難，天下所不敢爲，吾門人皆爲之，吾道自尊顯，釋、老自消亡矣。今彼以空言亂天下，吾亦以空言與之角，又不斬其根，而反授之柄，我無以深服天下之心，而鼓吾黨之氣。是以當日一出，徒以口舌致黨禍，流而後世，全以章句誤蒼生。上者但學先儒講著，稍涉文義，即欲承先啟後，下者但問朝廷科甲，才能揣摩，皆鶩富貴利達。浮言之禍甚於焚坑，吾道何日再見其行哉！吾意上天仁愛，必將篤生聖哲，剗荆棘而興堯、舜以來之道，斷不忍終此乾坤直如此而已也。《由道》。以下《存學編》。

《大學》首三言，吾信爲聖人之言。所學無二道，亦無二事。祇此仁義禮智之德，子臣弟友之行，《詩》《書》《禮》《樂》之文。以之脩身則爲明德，以之齊治則爲親民。明矣而未親，親矣而未止至善，吾不敢謂之道也。親矣而未明，明矣而未止至善，吾亦不敢謂之道也。堯、舜不作，孔、孟不生，一二聰明傑特者出，略有所見，粗有所行，遽自謂傳孔、孟矣，一時共尊爲孔、孟焉。嗣起者以爲我苟得如先儒足矣，是以或學訓解纂集，或學静坐讀書，或學直捷頓悟，至所見所爲能彷彿前人而不大殊，則將就冒仞，人皆以爲大儒，可以承先啟後矣。或獨見歧異，恍惚道體，則輒稱發先儒所未發，得孔、顔樂處矣。又孰知其非大學之道乎！吾道有三盛，君臣於堯、舜，父子於文、周，師弟於孔、孟。堯、舜之治，即其學也、教也。其精一執中，一二人授受而已。百官所奉行，天下所被澤者，如其命九官、十二牧所爲耳。

禹之治水，非禹一身盡治天下之水，必天下士長於水學者分治之，而禹總其成。伯夷之司禮，非伯夷一身盡治天下之禮，必天下士長於禮學者分司之，而伯夷掌其成。推於九官、群牧，咸若是。是以能地平天成也。文、周之治亦即其學也、教也。其陰陽天人之旨，寄之於《易》而已，百官所奉行，天下所被澤者，如其治岐之政，制禮作樂耳。其進秀民而教之者，六德、六行、六藝，仍本唐、虞敷教典樂之法，未之有改。是以能保合太和也。一貫性道之微，傳之顏、曾、端木而已。其當身之學與教門人者，庸言庸德、兵農禮樂耳。仍本諸唐、虞、成周之法，未之有改。故不惟期月三年胸藏其具，而且小試於魯，三月大治，暫師於滕，四方歸之，單父、武城亦見具體。是以萬世永遵也。秦、漢以降，則著述講論之功多，而實學實教之力少。宋儒惟胡子立經義治事齋，雖分析已差，而其事頗實矣。至於周子得二程而教之，二程得楊、謝、游、尹諸人而教之，朱子得蔡、黄、陳、徐諸人而教之，以主敬致知爲宗旨，以静坐讀書爲工夫，以講論性命天人爲授受，以釋經注傳纂集書史爲事業。嗣之者若真德秀、許衡、薛瑄、高攀龍諸人，性地各有静功，皆能著書立言，爲一世宗，而問其學其教，如命九官、十二牧之所爲者乎？如《周禮》教民之禮明樂備者乎？如身教三千，今日習禮，明日習射，教人必以規矩，引而不發，不爲拙工改廢繩墨者乎？此所以自謂得孔子真傳，天下後世亦或以真傳歸之，而卒不能服陸、王之心者，誠不能無歉也。陸子分析義利，聽者垂泣，先立其大，通體宇宙，見者無不竦動。王子以致良知爲宗旨，以爲善去惡爲格物，無事

則閉目静坐，遇事則知行合一。嗣之者若王艮、羅洪先、鹿善繼諸君，皆自謂接孟子之傳，而問其學其教，如命九官、十二牧之所爲者乎？如《周禮》教民之禮明樂備者乎？如身教三千，今日習禮，明日習射，教人必以規矩，引而不發，不爲拙工改廢繩墨者乎？此所以自謂得孟子之傳，與程、朱之學並行中國，而卒不能服真、許、薛、高之心者，誠不能無歉也。他不具論，即如朱、陸兩先生，有一守孔子下學之成法，身習夫禮、樂、射、御、書、數，以及兵農、錢穀、水火、工虞之屬而精之，凡弟子從遊者，則令某也學禮，某也學樂，某也兵農，某也水火，某也兼數藝，某也尤精幾藝，則及門皆通儒，進退周旋無非性命也，聲音度數無非涵養也，政事文學全歸也，人己事物一致也，所謂下學而上達也，合内外之道也。如此，則君相必實得其用，天下必實被其澤，異端可靖，太平可期，正《書》所謂府脩事和，爲吾儒致中和之實地，位育之功，出處皆得致者也。是謂明親一致，《大學》之道也。惟其不出於此，以致紙上談性天，而學陸者進支離之譏，誠支離也；心中矜覺悟，而宗朱者供近禪之誚，誠近禪也。或曰，諸儒勿論，陽明破賊建功，可謂體用兼全，又何弊乎？余曰，不但陽明，朱門不有蔡氏言樂乎？朱子常平倉制與在朝風度，不皆有可觀乎？但是天資高，隨事就功，非全副力量如周公、孔子專以是學，專以是教，專以是治也。或曰，新建當日韜略，何以知其不以爲學教者？余曰，孔子嘗言，「二三子有志於禮者，其於赤乎學之」，如某可治賦，某可爲宰，某達某藝，弟子身通六藝者七十二人。王門無此，且其擒宸濠，破桶岡，所共事者皆當時官吏、偏將、參謀，弟子皆

不與焉。其《全書》所載，皆其門人旁觀贊服之筆，則可知其非素以是立學教也。是以感孫徵君《知統録》有「陸、王效諍論於元晦」之語，而敢出狂愚，少抑後二千年周程、朱陸、薛王諸先生之學，而伸前二千年堯、舜、禹、湯、文、武、周、孔、孟諸先聖之道，亦竊附效諍論之義。而願持道統者，勿執平生之見解，以誤天下後世可也。《明親》。

宋儒言氣質，不及孟子言性善。將作聖之體襍以習染，而謂之有惡，失踐形盡性之旨矣。周公以三物教萬民而賓興之，孔門身通六藝者七十二人，一如唐、虞之盛。近世言學者，心性外無餘理，静敬外無餘功，疑與周孔若不相似然。即有談經濟者，亦不過空文著述。元不自揣，撰有《存性》、《存學》二編，欲得先生一誨正之，以挽士習而復孔門之舊。顧今天下以朱、陸兩門互相争競，先生合而同之，意甚盛。然元竊以爲朱、陸即獨行於天下，或合一同行於天下，則終此乾坤，亦只爲兩宋之世，終此儒運，亦只爲空言著書之學，豈不可爲聖道生民長歎息乎！先生將何以處此也？《上徵君孫鍾元先生書》。

漢、唐章句，魏、晉清談，虚浮日盛。而堯舜、周孔之學所以實位天地，育萬物者，不見於天下，以致佛、老昌熾，大道淪亡。宋儒之興善矣，乃脩輯注解，猶章句也，高坐講論，猶清談也，甚至言孝弟忠信如何教，氣質本有惡，其與老氏以禮義爲忠信之薄、佛氏以耳目口鼻爲六賊者相去幾何也！元爲此懼，著《存學編》，申明堯、舜、周、孔三事、六府、六德、六行、六藝之道，明道不在章句，學不在誦讀，期如孔門博文約禮，實學、實習、實用之天下。著《存性編》，明離質無以見性。天之生人，

氣質雖殊，無惡也。惡也者，蔽也，習也。纖微之惡，皆自玷其體，神聖之極，皆自踐其形也。乃二千年來無人道，而元獨爲此，惴惴焉恐涉偏私自是，毁謗先儒。將舍所見以苟就近世之學，而仰觀三代聖賢，又不如此。頃聞先生先得我心，喜而不寐，故奉書左右，祈一示宗旨，使聾瞽得所尊奉爲依歸。斯道幸甚。《與太倉陸道威書》。

己酉十一月二十六日，予抱病，復患足創，不能赴學，惟坐卧榻録《存學編》。聞王子法乾來會，强步至齋，出所録以質。王子甫閲一葉，遽置之几，盛爲多讀書之辯。余曰：「人之精神無多，恐誦讀消耗，無歲月作實功也。如禮樂嫺習，但略閲經書數本，亦自足否？」王子曰：「誦讀不多，出門不能引經據傳，何以服人？」余曰：「堯、舜諸聖人所據何書？且經傳施行之證佐，全不施行，雖證佐紛紛，亦奚以爲？今《存學》之意若行，無論朝廷、宗廟，即明倫堂上，亦將問孰嫺周旋，孰諳絲竹，孰射賢，孰算勝，非猶是稱章比句之乾坤矣。且吾儕自視雖陋，如置身朝堂，但憂無措置耳，引經據傳非所憂也。」王子曰：「射御之類，有司事，不足學。須當如三公坐論。」予曰：「人皆三公，孰爲有司？學正是學作有司耳。辟之於醫，《黄帝》、《素問》、《金匱》、《玉函》，所以明醫理也，而療疾救世，則必診脈、製藥、鍼灸、摩砭爲之力也。今有妄人者，止務覽醫書，千百卷孰讀詳説，以爲予國手矣，視診脈、製藥、鍼灸、摩砭以爲術家之粗，不足學也。一人倡之，舉世效之，岐、黄盈天下，而天下之人病相枕，死相接也。可謂明醫乎！愚以爲從事方脈、藥餌、鍼灸、摩砭療疾救世者，所以爲醫也。讀書取以明此也。若讀盡醫書而鄙視方脈、藥餌、鍼灸、摩砭，

不惟非岐、黄，並非醫也，尚不如習一科、驗一方者之爲醫也。讀盡天下書而不習行六府、六藝，文人也，非儒也，尚不如行一節、精一藝者之爲儒也。」王子曰：「藝學到精孰後，自見上面。幼學豈能有所見？」余曰：「幼學但使之習耳，必欲見之，何爲？」王子曰：「不見上面，何與心性？」余曰：「不然。即如夫子使闕黨童子將命，使之觀賓主接見之禮，有下於夫子客至，則見客求教尊長悚敬氣象，有班於夫子或尊於夫子客至，則見夫子温良恭儉讓，侃侃誾誾氣象。此是治童子耳目乎？治童子心性乎？故六藝之學乃自髫齔即身心道藝一致加功也。且既令習見無限和敬詳密之理，豈得謂無所見？但隨所至爲淺深耳。」王子曰：「禮樂自宜學，射御粗下人事。」余曰：「賢者但美禮樂名目，遂謂宜學。亦未必見到宜學處也。若見到，自不分精粗。喜精惡粗，是後世所以誤蒼生也。」王子曰：「第見不足爲。若爲，自是易事。」余曰：「此正夫子所謂智者過之。且昔朱子謂要補填實是難，今賢者又謂是易。要之，非主難亦非主易，總是要斷送實學，不去爲耳。子産云，歷事久，取精多，則魂魄强。今於禮樂兵農無不嫺，即終身莫之用而没，以體用兼全之氣還之天地，是謂盡人道而死。故君子曰終。故曰，學者，學成其人而已，非外求也。」因復取首數篇進曰：「幸終觀之。」王子閲畢，喟然曰：「孔子是教天下人爲臣爲子，若都袖手高坐，君父之事復誰問哉！」撫卷歎息久之。王子辭行。越十日，予病愈，往會王子，因論傳言復閏十二月，有諸？王子曰：「此閒亦頗聞。」予曰：「噫！豈非學術不明，誤於空言，無能定國是者乎！使吾黨習諳歷象，何以狐疑如此？」因言帝

堯命羲和教以欽天授時，及考驗推步之法。堯蓋極精於歷。因言帝王設官分職，未有不授以成法者。堯命司徒，授以匡、直、勞、來等法。舜命士師，授以五刑、五服、五流、五宅等法，命典樂，授以直温、寬栗及依永和聲，無相奪倫等法。成王置農官，授以錢鎛、銍艾、耕耨等法。觀命官之典，釐成之詩，是君父亦未有不知六府、六藝之學者。則袖手高坐，徒事誦讀，固非所以爲臣子，亦豈所以作君父哉！《學辯》一。

又越旬，王子來會，復曰：「周公制禮作樂，且以文、武之聖開之，成、康之賢繼之，太公、召公、君陳輩左右之，亦不百年而昭王衰弱。迨東遷，而周不可問矣。漢、唐、宋、明不拘古法，亦定數百年之天下，何歉於三代哉？」予曰：「漢、唐後之治道，較之三代，蓋星淵不可語也。君蓋未之思耳。世但見幽、平之衰，而未實考其列國情勢民風也。且以春秋之末，其爲周七百年矣，祇義姑存魯、展禽拒齊二事，風俗之美，人材之盛，魯固可尚也。齊乃以婦人而旋師，聞先王命而罷戰。由此以思，當日人心風俗豈漢、唐後所可仿佛哉！」王子曰：「終見藝學粗，奈何？」予曰：「此乃不知止耳。觀《大學》言明親即言止至善，見道爲粗，是不知至善之止也。故曰『知止而後有定』。」王子乃懽忻鼓舞，曰：「昨所引子産一言，已深悚我心。自今日當務精此學，更無疑矣。」因述乃父命計田數，不能悉理。予曰：「計畝人以爲細事，然父命而不能悉理，亦缺於子道矣。」王子曰：「無大無小無不習孰，固也。然恐天下自有可大不可小之材，如龐士元非百里才，曾子教孟敬子持大體，非乎？」予曰：「孔子乘田委吏，無不可爲。若位不稱

材，便酣惰廢事。此自豪士之態，非君子之常也。孟敬子當時已與魯政，乃好理瑣小，故曾子教以所貴道三，豈可以此言便謂籩豆之事不宜學乎？況當時學術未失，家臣庶士無不能理事者，第憂世胄驕浮，不能持大體耳。能持大體，凡事自可就也。」王子曰：「博學乃古人第一義。《易》云『多識前言往行以畜其德』，子路曰『何必讀書然後爲學』，可見古人讀書，誦讀亦何可全廢？」予曰：「周公之法，春秋教以禮樂，冬夏教以《詩》、《書》，豈可不讀書！但古人是讀之以爲學，如讀琴譜以學琴，讀《禮經》以學禮。博學之，是學六府、六德、六行、六藝之事也。專以多讀書爲博學，是第一義已誤，又何暇計問、思、辨、行也！」王子行。越一日，予過其齋。王子曰：「連日思樂能滌人渣滓，只静敬以求，懲忿窒欲，便覺忿欲全無，不時卻又發動。不如心比聲律，私欲自化也。」余曰：「噫！得之矣。某謂心思口語及紙上論議，皆不得力，臨事時，依舊是所習者出，正此意也。夫禮樂，君子所以交天地萬物者也，位育實事，端在於此。古人制舞而民腫消，造琴而陰風至，可深思也。」王子又問：「道問學之功即六藝乎？」予曰：「然。」又問：「如何是尊德性？」予未答。又問：「如何是中人以上可以語上也？」蓋因程、朱好語上，王子欲證語上之爲是也。予曰：「離下無上。明德，親民，尊德性，道問學，只是此事，語上人皆上，語下人皆下。如洒埽應對，下也，若以語上，人便見出敬。弦指徽律，下也，若以語上，人便見出和。某昨引童子將命云云，正是道藝一致耳。」王子憮然曰：「至言。」予曰：「此亦就所問爲言耳。其實上有上，下有下，上下精粗，皆盡力求全，是謂聖學之極致耳。

不及此者，寧爲一端一節之實，無爲全體大用之虛。如六藝不能兼，終身只精一藝可也。如一藝不能全，數人共學一藝，如習禮者某冠昏，某喪祭，某宗廟，某會同，亦可也。夫吾輩姿質未必是中人以上，而從程、朱倒學，先見上面，必視下學爲粗，不肯用力矣。」王子曰：「下學而上達，孔子定法，烏容紊乎哉！」《學辯》二。

程子曰：「邢明叔明辨有才氣，其於世務練習，蓋美才也。晚溺於佛，所謂日月至焉而已者，豈不惜哉！」

朱子云「程子死後，其高弟皆流於禪」，豈知程子在時已如此乎！蓋儒與禪異者，正在徹始徹終，體用一致。故童子即令學樂舞《勺》。夫《勺》之義大矣，豈童子所宜歌！聖人若曰，自洒埽應對以至參贊化育，固無高奇理，亦無卑瑣事。故上智如子貢，自幼爲之，不厭其淺而聞道；粗疏如陳亢，終身習之，亦不至畏難而廢學。今明叔才氣明辨，練達世務，誠爲美才。但因程子不以六藝爲教，初時既不能令明叔切取其練習世務莫非心性，後又無由進於位育實具，回視所長者皆不足戀，烏得不入於禪也！夫「日月至焉」，乃吾夫子論諸賢不能純仁分寸也。當時曾子、子貢之流俱在其中，乃以比明叔之溺佛，程子不亦易言乎？《性理書評》。下同。

明道謂謝顯道曰：「爾輩在此相從，只是學某言語，故其學心與口不相應。盍若行之？」請問焉，曰：「且靜坐。」伊川每見人靜坐，便歎其善學。

因先生只說話，故弟子只學說話。心口且不相應，況身乎！況家國天下乎！措之事業，其不相應者多矣。吾嘗談天道

性命，若無甚扞格，一著手算九九數輒差。王子講《冠禮》若甚易，一習初祝便差。以此知心中惺覺，口中講説，紙上敷衍，不由身習，皆無用也。責及門不行，彼既請問，正好教之習禮習樂，卻只云且静坐。二程亦復如是。噫！雖曰不禪，吾不信也。

武夷胡氏曰：「龜山天姿夷曠，濟以問學充養有道，德器早成。積於中者，純粹而宏深，見於外者，簡易而平澹。閒居和樂，色笑可親，臨事裁處，不動聲色。與之游者，雖群居終日，嗒然不語。飲人以和，而鄙吝之態自不形也。推本孟子性善之説，發明《中庸》、《大學》之道，有欲知方者，爲指其攸趨，無所隱也。當時公卿大夫之賢者莫不尊信之。」又曰：「先生造養深遠，燭理甚明，混道同塵，❶知之者鮮。行年八十，志氣未衰，精力少年殆不能及。朝廷方嚮意儒學，日新聖德，延禮此老，置之經筵，朝夕咨訪，裨補必多。至如裁決危疑，經理世務，若燭照數計而龜卜也。」

無論其他，只「積於中者純粹而宏深」一語，非大賢以上能之乎？其中之果純粹宏深與否，非僕所知。然朱子則已譏其入於禪矣。禪則必不能純粹宏深矣。至混迹同塵氣象，五經《論》《孟》中未之見。非孟子所謂同流合汙者乎！充此局以想夷曠、簡易、平澹、和樂、可親諸語，恐或皆孟子所狀鄉原光景也。

陳氏淵曰：「伊川自涪歸，見學者凋落，多從佛教，獨龜山先生與謝丈不變。因歎曰：『學者皆流於異端矣，惟有楊、謝二君長進。』」

❶「混道同塵」，後文復引作「混迹同塵」。

嘗觀孔子没，弟子如喪父母，哀慟無以加矣。又爲之備禮營葬，送終無以加矣。又皆廬其墓三年，惓戀無以加矣。餘情復見於同門之不忍離，相向而哭，皆失聲。其師弟子情之篤而義之重如此。迄後有宋程、朱，不惟自任以繼孔子之統，在當日門人亦以爲今之孔子矣。後世景仰，亦謂庶幾孔門師弟子矣。而其没也，不過一祭一贊，他無聞焉。僕存此疑於心久矣，亦謂生榮死哀之狀必别有記載，寡陋未之見耳。殊不意伊川生時，門人已如此其相負也。涪之别也，日月幾何？而遽學者凋落，相率而從於佛也。又孰知所稱楊、謝不變者，其後亦流於禪也。非因二程失古聖教人成法，空言相結之不固，不如實學之相交者深乎？抑程門弟子之從佛，或亦其師夙昔之爲教者去佛不遠也。程子闢佛之言曰「彌近理而大亂真」。愚以爲非佛之近理，乃程子之理近佛也。試觀佛氏之教，與吾儒之理遠若天淵，判若黑白，反若冰炭。其不相望也，如適燕適越之異，安在其彌近理也？孟子曰：「治人不治，反其智。」伊川於此徒歎學者之流於異端，而不知由己失孔子之教，亦不自反矣。

問：「龜山晚年出處不可曉。其召也以蔡京，然在朝亦無大建白。」朱子曰：「以今觀之，則可以追咎當時無大建白。若自己處之，不知當時所當建白者何事。」或云：「不過擇將相爲急。」曰：「也是好説。❶擇將相固是急，然不知當時有甚人可爲？當時將只説种師道，相只説李伯紀，然固皆嘗用之矣。又況自家言之，彼亦未

❶「也是好説」，後文復引作「也只好説」。

必見聽。據當時事勢亦無可爲者。不知有大聖賢之才何如耳。」

當時所稱大儒如龜山者，既自無將相材，又無所保舉。異世後追論亦無可信之人，不過种、李二公而已。然則周、程、張、邵墳土尚新，其所成之人材皆安在哉？世有但能談天説性，講學著書，而不可爲將相之聖賢乎！　或言擇將相爲急，何不曰當時龜山便是好將相，惜未信用？乃但云也只好説擇將相，蓋身分亦有所不容誣也。噫！儒者不能將，不能相，但言擇將相。將相皆令何人爲邪？末又云「當時事勢亦無可爲者，不知有大聖賢之才何如耳」，是明將經濟事勢讓與聖賢，尚得謂之道學乎？至於李公字行，种公名呼，此朱子重文輕武不自覺處。其遺風至今日，衣冠之士羞與武夫齒，秀才挾弓矢出鄉人皆驚，甚至子弟騎射武裝，父兄便以不才目之。獨不思孔門無事之時，弓矢劍佩不去於身也，武舞干戚不離於學也。身爲司寇，墮三都，會夾谷，無不尚武事也。子路戰於衛，冉、樊戰於齊，其餘諸賢氣象皆可想也。學喪道晦，至此甚矣。孔門實學亦可以復矣。

問：「龜山當時何意出來？」曰：「龜山作人也苟且，是時未免禄仕，故亂就之」云云。問：「或者疑龜山爲無補於世，徒爾紛紛，或以爲大賢出處不可以此議，如何？」曰：「龜山此行固是有病，但只後人又何曾夢到他地位在！惟胡文定以柳下惠『援而止之而止』比之，極好。」

余嘗謂宋儒是聖學之時文也。看朱子前面説「龜山作人苟且，未免禄仕，故亂就之」，此三語抑楊氏於鄉黨自好者以下矣。後面或人説大賢出處不可議，又引胡

氏之言比之柳下惠，且曰極好，又何遽推之以聖人哉？ 蓋講學諸公只好説體面話，非如三代聖賢，一身之出處，一言之抑揚，皆有定見。龜山之就召也，正如燕雀處堂，全不見汴京亡，徽、欽虜，直待梁折棟焚，而後知金人之入宋也。朱子之論龜山，正如戲局斷獄，亦不管聖賢成法，只是隨口臧否，駁倒龜山以伸吾識可也，救出龜山以全講學體面亦可也。

上蔡直指窮理居敬爲入德之門，最得明道教人綱領。

窮理居敬四字，以文觀之，甚美，以實考之，則以讀書爲窮理功力，以恍惚道體爲窮理精妙，以講解著述爲窮理事業，儼然静坐爲居敬容貌，主一無適爲居敬工夫，舒徐安重爲居敬作用，視世人之醉生夢死、奔忙放蕩者，誠可謂大儒氣象矣。但觀之孔門，則以讀書爲致知中之一事，且書亦非徒佔畢讀之也。曰爲《周南》、《召南》，曰學《詩》學《禮》，曰學《易》執禮，是讀之而即行之也。曰博學於文，蓋《詩》《書》六藝以及兵農、水火在天地間燦著者皆文也，皆所當學之也。曰約之以禮，蓋冠昏、喪祭、宗廟、會同，以及升降周旋、衣服飲食，莫不有禮也，莫非約我者也。凡理必求分析之精，是謂窮理。凡事必求謹慎之周，是謂居敬。上蔡雖賢，恐其未得此綱領也。不然，豈有居敬窮理之人而流入於禪者哉！

問：「上蔡説横渠以禮教人，其門人下稍頭低，只溺於刑名度數之閒。行得來因無所見處。如何？」曰：「觀上蔡説得偏了，這都看不得禮之大體，所以都易得偏。如上蔡説横渠之非，以爲欲得正容謹節，這是自好。如何廢這箇得！ 如專去理會刑名度

數，固不得，又全廢了這箇，也不得。」

宋儒胡子外惟横渠爲近孔門學教。謝氏偏與説壞，譏其門人下稍頭低，溺於刑名度數，以爲横渠以禮教人之流弊。然則教人不當以禮乎？謝氏之入禪於此可見。二程平昔之所以教楊、謝諸公者，於此可想矣。玩「行得來因無所見」一語，横渠之教法可敬矣。「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道之以德，齊之以禮」，此聖賢百世不易之成法也。雖周公、孔子亦只能使人行，不能使人有所見。功候未到，即强使有所見，亦無用也。孟子曰：「行之而不著焉，習矣而不察焉，終身由之而不知道者衆也」，此固歎知道之少，而吾正於此服周公、孔子流澤之遠也。布三重以教人，使天下世世守之。後世有賢如孟子者，得由行習而著察，即愚不肖者亦相與行習於吾道之中，正《中庸》所謂「行而世爲天下法」，亦何必人人語以性道而始爲至乎！則横渠之門人，即使皆以刑名度數爲道，何害也？朱子既見謝氏之偏，而知横渠之是，即宜考古稽今，與門人講而習之，使人按節文，家行典禮，乃其所也。奈何盡力太極、河、洛諸書，誤此歲月！迨老而著《家禮》，又多自嫌不妥，未及改正而没。其門人楊氏固嘗代爲致憾矣。考其實，及門諸公不知式刑與否，而朱子家祠，喪禮已多行之未當，失周公、孔子之意。豈非言易而行難哉！

和靖涪州被召，祭伊川文云：「不背其師則有之，有益於世則未也。」因言：「學者只守得某言語已自不易，少閒又自轉移了。」

吾讀《甲申殉難録》，至「愧無半策匡時難，惟餘一死報君恩」，未嘗不泣下也。至覽和靖祭伊川「不背其師有之，有益於

世則未」二語，又不覺廢卷浩歎，爲生民愴惶久之。夫周、孔以六藝教人，載在經傳。子罕言仁命，性道不可得聞，予欲無言，博文約禮等語，出之孔子之言及諸賢所記者昭然可考，而宋儒若未之見也。伊川明見其及門皆入於禪而不悟，和靖自覺其無益於世而不悟，甚至求一守言語者亦不可得，其弊不大可見哉！

一日，論伊川門人，云「多流入釋、老」。陳文蔚曰：「只是游定夫如此，恐龜山輩不如此。」曰：「只《論語序》便可見。」

朱子論游、楊入釋、老處，不知何指。但既廢堯、舜、周、孔六府、六藝之學，則其所謂不入釋、老者，又果何指也？僕嘗論漢儒如萬石君家法，真三代遺風，而史不以儒目之，則其所謂儒，只是偏在訓詁辭華之流耳。今觀朱門師弟一生肆力文字光景，恐或不免爲游、楊所不屑也。

看道理不可不子細。程門高弟如謝上蔡、游定夫、楊龜山輩下稍皆入禪，必是程先生當初説得高了，少下面著實功夫，故流弊至此。

「下面著實功夫」是何物乎？將謂是静敬乎？程門諸子固已力行之矣。將謂是禮、樂、射、御、書、數乎？朱子已云補填難，姑弗爲之矣。將謂是庸德庸言乎？恐禮、樂、射、御、書、數所以盡子臣弟友之職者既不爲，又何者是其不敢不勉者乎？考其與門人日征月邁者，則惟訓解纂修，死生以之，或其所云「下面著實功夫」者，未必是孔子所云下學也。

韓退之云：「孔子之道大而能博，門弟子不能徧觀而盡識也，故學焉而皆得其性之所近。」此説甚好。看來資質定了，其爲學也，只就他資質所

尚處沾得些小好而已。所以學者貴公聽並觀，求一箇是，不貴徒執己自用。今觀孔門諸子，只除顔、曾之外，其他説話便皆有病。

平日講學，主變化氣質，此處卻云「其爲學也，只就資質所尚處沾些小好而已」，蓋諸先生仍氣質有惡，不得不説變化。此處要説諸賢各得其性之所近，故又説氣質已定，只沾些小好，且下云「學貴公聽並觀，求一箇是」。信如此言，而諸賢徒執己見求之，固可憾矣。乃吾夫子亦不爲之一指迷也！則朱子所見之道與所爲之學、所行之教，與聖門别是一家明矣。至於求諸賢之短，又何不著實體驗諸賢之造詣何如，吾輩較之何如，乃但論其言語有病無病乎？僕謂不惟七十子之品詣非可輕議，便是二千九百餘人，既經聖人陶鑄，亦不易幾也。自戰國横議，重以秦人之焚坑，東漢之訓詁，魏、晉之清談，歷代之佛、老，宋、元之静悟，而七十子之身分久不明於世矣。吾嘗謂孔子如白日當空，不惟列宿衆星不顯其光，即月與五星亦爲之掩。若當下旬之時，一行星在天，四國仰之如日然矣。故夢奠之後，群推有子爲聖人，西河又推卜子爲聖人。當時七十子身通六藝，日月至仁，如有一人出於後世，皆足守先待後，使人望爲聖人，非周、程以下諸公所可比也。近法乾王子有言：「後儒稍有不純，議祀典者動言黜退。聖門如冉求之聚斂，宰我之短喪，何可從祀？」予曰：「君未之思耳。冉子固有虧欠處，其學卻實如大木然，雖枝節少缺，仍是有用之巨材，豈可舍也？故聖門一推政事之科，一在言語之列，不比後人徒於語言文字標榜耳。」王子曰然。

李延平先生從羅仲素學，講讀之

餘，危坐終日，以驗夫喜怒哀樂未發之前氣象爲何如，而求所謂中者。若是者，蓋久之而知天下之大本真有在乎是也。

昔孔門固有講誦，乃誦其所學，講其所學。如誦三代之禮、講三代之禮以學禮，誦樂章，講樂器、樂音、樂理以學樂，未有專以講誦爲學者。至於危坐終日，以驗未發氣象爲求中之功，尤孔子以前千聖百王所未聞也。今有宋諸先生講讀之餘繼以静坐，更無别功，遂知天下之大本真在乎是。噫！果天下之大本邪？果天下之理無不自是出邪？何孔門之多事邪！

先生資稟勁特，氣節豪邁，而充養純粹，無復圭角。精純之氣達於面目，色温言厲，神定氣和，語默動静，端詳閒泰，自然之中，若有成法。平居恂恂，於事若無可否。及其應酬事變，斷以義理，則有截然不可犯者。

先生之道德純備，學術通明，求之當時，殆絶倫比。然不求知於世，而亦未嘗輕以語人。故上之人既莫之知，而學者亦莫之識。是以進不獲行於時，退未及傳之於後。而先生方且玩其所安樂者於畎畝之中，悠然不知老之將至。蓋所謂「依乎中庸，遯世不見知而不悔」者，先生庶幾焉。

合二段觀之，則延平先生真一孔子矣。夫聞惡而信，聞善而疑者，小人也。僕即不肖，何忍以小人自居乎！但以唐、虞、三代之盛，亦數百年而後出一大聖，不過數人輔翼之，若堯、舜之得禹、皋，孔子之得顔、曾。直如彼其難，而出必爲天地建平成之業，處亦一年成聚，二年成邑，三年成都，或身教三千以成天下之材，斷無有聖人而空生之者。況秦、漢後千餘年

間，氣數乖薄，求如子路、冉有尚不可得，何獨以偏缺微弱，兄於契丹，臣於金、元之宋，前之居汴也，生三四堯、孔，六七禹、顏，後之南渡也，又生三四堯、孔，六七禹、顏？ 而乃前有數聖賢，上不見一扶危濟難之功，下不見一可相可將之材，拱手以二帝畀金，以汴京與豫矣。 後有數十聖賢，上不見一扶危濟難之功，下不見一可相可將之材，推手以少帝赴海，以玉璽與元矣。 多聖多賢之世，而乃如此乎？ 噫！

先生居處有常，不作費力事。

只「不作費力事」五字，不惟贊延平，將有宋一代大儒皆狀出矣。 子路問政，子曰：「先之，勞之。」天下事皆吾儒分內事，儒者不費力，誰費力乎？ 試觀吾夫子生知安行之聖，自兒童嬉戲時即習俎豆升降，稍長即多能鄙事，至老設教，與諸弟子揖讓進退，鼓瑟習歌，羽籥干戚，弓矢會計，一切涵養心性、經濟生民者，蓋無所不爲也。 及其周遊列國，席不暇煖而輒遷，其作費力事如此，然布衣也。 周公，文王之子，武王之弟，成王之叔父，身爲上公者也，而亦多材多藝，吐哺握髮以接士，制禮作樂以教民，其一生作費力事又如此。 故曰「儒者天地之元氣」，以其在上在下皆能造就人材，以輔世澤民，參贊化育故也。若夫講讀著述以明理，静坐主敬以養性，不肯作一費力事，雖日口談仁義，稱述孔、孟，其與釋、老相去幾何？

問：「先生所作《李先生行狀》云『終日危坐，以驗夫喜怒哀樂之前氣象爲何如，而求所謂中者』，與伊川之説若不相似。」曰：「這處是舊日下的語太重，今以伊川之語格之，則其下功夫處亦有些子偏。 只是被李先生静得極了，便自見得是有箇覺處，不

似別人。今終日静坐，只是且收斂在此，勝於奔馳。若一向如此，又似坐禪入定。」

静極生覺，是釋氏所謂至精至妙者，而其實洞照萬象處皆是鏡花水月，只可虚中玩弄光景。吾聞一管姓者，與吾友汪魁楚之伯同學僊於泰山中，止語三年。汪之離家十七年，其子往視之。管能豫知，以手畫字曰「汪師今日有子來」，既而果然。未幾，其兄呼還，則與鄉人同也。吾遊燕京，遇一僧敬軒，不識字，坐禪數月，能作詩。既而出關，則仍一無知人也。蓋鏡中花、水中月，去鏡水則花月無有也。即使其静功緜延，一生不息，其光景愈妙，虚幻愈深，正如人終日不離鏡水，玩弄花月一生，徒自欺一生而已，何與於存心養性之功哉！有宋諸先生吾固未敢量，但以静極有覺爲孔子學宗，則斷不敢隨聲相和也。

問：「延平先生何故驗於喜怒哀樂未發之前而求所謂中？」曰：「只是要見氣象。」陳後之曰：「持守良久，亦可見未發氣象。」曰：「延平亦是此意。」又問：「此與楊氏於未發前體驗者異同何如？」曰：「這箇亦有些病。那體驗字是有箇思量了，便是已發，若觀時恁著意看，便是已發。」問：「此體驗是著意觀，只恁平常否？」曰：「此亦是以不觀觀之。」

觀此及前節，則宋儒之不爲禪者鮮矣。而方且攻人曰：「近有假佛、老之似以亂孔、孟之真者。」愚謂充此段之意，乃是假佛、老之真以亂孔、孟之似耳。

某舊見先生時，説得無限道理，也曾去學禪。先生云：「汝恁地懸空理會得許多，面前事卻又理會不得。」

道亦無奇妙，只在日用閒著實用工夫處理會，便自見得。」後來方曉得他說，故今日不至無理會耳。

以此知朱子亦曾學禪，宜其洗濯不淨者，「自貽伊戚」矣。延平謂之曰：「汝懸空理會許多，面前卻理會不得。」理會面前者，惟周公、孔子之道。朱子自言不至無理會，以今觀之，日用閒還欠理會。蓋二先生之所謂面前事，較釋氏之懸空而言耳。若二先生得周、孔而見之，其所以告之者，必仍如李之告朱也。

胡文定曰：「豈有見理已明，而不能處事者！」此語好。

見理已明而不能處事者多矣。有宋諸先生便謂還是見理不明，只教人明理。孔子則只教人習事，迨見理於事則已徹上徹下矣。此孔子之學與程、朱之學所由分也。

延平謂朱子曰：「渠初從謙開善處下功夫來，故皆就裏面體認。今既論難，見儒者路脈，極能指其差誤之處。自見羅先生來，未有見如此者。」

朱子雖逃禪歸儒，惜當時指其差誤猶有未盡處。只以補填禮、樂、射、御、書、數爲難，謂待理會道理通透，誠意正心後方理會此等，便是差誤。夫藝學，古人自八歲後即習行，反以爲難。道理通透，誠意正心，乃大學之純功，反以爲易而先之，斯不亦顛倒矣乎！況舍置道理之材具，心意之作用斷無通透誠正之理。即使强以其鏡花水月者命之爲通透誠正，其後亦必不能理會六藝。蓋有三故焉：一者，游思高遠，自以爲道明德立，不屑作瑣繁事。一者，略一講習，即謂已得，未精而遽以爲精。一者，既廢藝學，則其理會道理，誠意正心者，必用靜坐讀書之功，且非卒時所

能奏效，烏能勞筋骨、費氣力作六藝事哉！吾嘗目擊而身嘗之，知其爲害之鉅也。

勉齋黄氏曰：「先生年十四，慨然有求道之志。博求之經傳，徧交當世有識之士，雖釋、老之學，亦必窮其歸趣。」

今世爲學，須不見一奇異之書，但讀孔門所有經傳，即從之學其所學，習其所習，庶幾不遠於道。雖程、朱、陸、王語録亦不可觀，否則，鮮不以流之濁而誣其源之清也。朱子少時，因誤用功於釋、老，遂沾其氣味，不能滌此歧途之穢，豈非宋、元來學者之不幸哉！

余細玩《朱子語録》，亦有恍悟性學本旨處，但無如曾、孟者從旁一指，終不能出彼入此，故又仍歸周、程所説。或曰，悟學宗如是其難，吾子天資猶夫人也，而謂獨明孔子學宗，吾滋惑矣。予曰，蓋有由也。吾自弱冠遭家難，頗志於學，兼讀朱、陸語録，後以心疾無所得而委弱。至甲辰年，得交王子助，予遂專程、朱之學。乙巳、丙午，稍有日進之勢。丁未，就辛里館，日與童子輩講課時文，學遂退。至戊申遭大故，哀毁廬中，廢業期年，忽知予不宜承重，哀稍殺。既不讀書，又不接人，坐卧地上，覺程、朱氣質之説大不及孟子性善之旨。因徐按其學，原非孔子之舊，是以不避朱季友之罪，而有存性、存學之説，爲後二千年先儒救參襍之小失，爲前二千年聖賢揭晦没之本源。倘非丁未廢歇，戊申遭喪，將日征月邁，望程、朱而患其不及，又焉暇問其誤否哉！

至若求道而過者，病傳注誦習之煩，以爲不立文字，可以識心見性，不假修爲，可以造道入德。守虚靈之

識，而昧天理之真，借儒者之言，以文佛、老之説。學者利其簡便，詆訾聖賢，捐棄經典，猖狂叫呶，側辟固陋，自以爲悟。

此朱子極詆陸門之失處。然由孔門觀之，則除「捐棄經典，猖狂叫呶」外，其他失處，恐亦朱門所不能盡免也。

其於讀書也，必使之辯其音釋，正其章句，玩其辭，求其意，研精覃思，以究其所難，平心易氣，以聽其所自得。然爲己務實，辨别義利，毋自欺，謹其獨之戒，❶未嘗不三致意焉。蓋亦欲學者窮理反身而持之以敬也。從遊之士迭誦所習，以質其疑，意有未喻，則委曲告之而未嘗倦。問有未切，則反覆誠之而未嘗隱。務學篤則喜見於言，進道難則憂形於色。講論經典，商略古今，率至夜半。雖疾病支離，諸生問辨，則脱然沈疴之去體。一日不講學，則惕然常以爲憂。摳衣而來，遠自川蜀，文辭之傳，流及海外。

可惜先生苦心苦功，此半幅述之悉矣。試問如孔門七十子者成就幾人？天下被治平者幾世？明行吾道而異端頓息者幾分？昔孔子承周末文勝之際，灼見道之不興不在文之不詳，而在實之不修，奮筆删定繁文，存今所有經書，取足以明道，而學教專在六藝，務期實用。其與端木、言、卜諸子以下絶少言語，至於天道性命之言尤少。是以學者用功省而成就多。五季之世，武臣司政，《詩》、《書》高閣。至宋而周、程諸儒出，掀精抉奥，鼓動一時。惟安定胡先生獨知救弊之道在實學不在

❶「其」，光緒二十五年閻志廉抄本《存學編》同，《顏李叢書》本《存學編》作「慎」。

空言，其主教太學也，立經義治事齋，可謂深契孔子之心矣。晦庵先生所宜救正程門末流之失，而獨宗孔子之經典，以六藝及兵農、水火、錢穀、工虞之類訓迪門人，使通儒濟濟，澤被蒼生，佛、老息滅，乃其能事也。而區區章句如此，謂之何哉！

至若天文、地志、律歷、兵機，亦皆洞究淵微。文詞字畫，騷人才士疲精竭神，嘗病其難，至先生，未嘗用意，而亦皆動中規繩，可爲世法。

天文、地志、律歷、兵機數者，若洞究淵微，皆須日夜講習之力，數年歷驗之功，非比理會文字可坐而獲也。先生既得其淵微，奈何門人録記言行之詳，未見其爲如何用功也？況語及國勢之不振，感慨以至泣下，亦悲憤之至矣。則當時所急，孰有過於兵機者乎！正宜誘掖及門，成就數士，使得如子路、冉有、樊遲者相與共事，則楚囚對泣之態可免矣。乃其居恒傳心，静坐主敬之外無餘理；日燭勤勞，解書修史之外無餘功；在朝莅政，正心誠意之外無餘言。以致乘肩輿而出，輕浮之子遮路而進厭聞之誚。雖未嘗要路，而歷仕四朝，在外九考，立朝四旬，其所建白可概見也。故三代聖賢，躬行政績多實徵，近今道學，學問德行多虚語。則所謂天文、地志、律歷、兵機洞究淵微者，恐亦是作文字理會而已。

先生出，而自周以來聖賢相傳之道一旦豁然，如大明中天，昭晰呈露。楊子雲曰：「古者楊、墨塞路，孟子辭而闢之，廓如也。」韓子駁之云：「夫楊、墨行，正道廢。孟子雖賢聖，❶不得位，空言無施，雖切何補！然賴其言，而今之學者

❶ 「賢聖」，光緒二十五年閻志廉抄本《存學編》、《顔李叢書》本《存學編》均作「聖賢」。

尚知宗孔氏，崇仁義，貴王賤霸而已。其大經大法皆亡滅壞爛，所謂存什一於千百，安在其能廓如也！」夫孟子闢楊、墨而楊、墨果息？尊孔氏而孔氏果尊？崇仁義，貴王賤霸，而仁義果崇，王果貴，霸果賤？至大經大法如班爵、班禄、井田、學校，王道所必舉者，明則明，行則行，非後世空言之比，正子貢所稱「賢者識其大者」。子雲贊之一語頗易，文公議之。今朱子出，而氣質之性參襍於荀、楊，静坐之學出入於佛、老，講解繁於漢、唐，標榜溢於東京，禮樂之不明自若也，王道之不舉自若也，人材之不興自若也，佛、道之日昌而日熾自若也。有志於學者，承襲其迹，以主敬静坐求道，不至盡奉釋、道名號，與二家鼎峙而已。若問自周以來聖賢相傳之道，則絶傳久矣。黄氏遽謂「一旦豁然，如大明中天」，豈惟不足俟聖人於百世，恐後世有如韓子者，亦不免其議也。

果齋李氏曰：「先生之道之至，原其所以臻斯域者無他焉，亦曰主敬以立其本，窮理以致其知，反躬以踐其實。而敬者，又貫通乎三者之閒，所以成始而成終也。故其主敬也云云，内則無二無適，寂然不動；外則儼然肅然，若對神明云云，其窮理也云云，字求其訓，句索其旨云云，始以孰讀，使其言皆若出於吾之口，繼以精思，使其意皆若出於吾之心。自表而達裏，自流而溯源，索其精微，若別黑白，辨其節目，若數一二云云，而後爲有得焉。若乃立論以驅率聖言，鑿説以妄求新意，或援引以相糾紛，或假借以相混惑云云，以爲學者之大病，不痛絶乎此，則終無入德之期。蓋自孔、孟以降千五百年之閒，讀書者衆

矣，未有窮理若此其精者也云云，及其理明義精，養深積盛，充而爲德行，發而爲事業云云。入而事君，則必思堯舜其君，出以治民，則必以堯舜其民。」

李氏此贊，體用兼賅矣，僕不必詳辨。但願學者取朱子之主敬窮理與孔門一質對，取朱子之事業與堯、舜一質對，則其學宗之異判然矣。總之，於有宋諸先生非敢苛求，但以寧使天下無學，不可有參襍佛、老之學，寧使百世無聖，不可有將就冒仞標榜之聖，庶幾學則真學，聖則真聖云爾。

言論風旨之所傳，政教條令之所布，皆可爲世法。而其「考諸先聖而不謬，建諸天地而不悖，百世以俟聖人而不惑」者，則以訂正群書，立爲準則，使學者有所依據循守，以入堯、舜之道，此其勳烈之尤彰明盛大者。

「考諸先聖而不謬」等語何其大，而乃歸之訂正群書乎！夫朱子所以盡力於此，與當時後世所以篤服於此者，皆以孔子刪述故也。不知孔子是學成内聖外王之德，教成治世之材，魯人不能用，又不能薦之周天子，乃出而周遊。周遊是學教後不得已處。及將老而道不行，乃歸魯刪述以傳世。刪述又周遊後不得已處。戰國説客置學教而學周遊，是不知孔子之周遊爲孔子之不得已也。宋儒又置學教及行道當時，而自幼壯即學刪述，教弟子亦不過是。雖講究禮樂，亦只欲著書垂世，不是欲於吾身親見之，是又不知孔子之刪述爲孔子之尤不得已也。況孔子之刪述，是刪去繁亂而僅取足以明道，正恐後人馳逐虛浮，失其實際也。宋儒乃多爲注解，遞相增益，不幾決孔子之隄防，而導汎濫之流乎！此書所以益盛，而道所以益衰也。

先生蒐輯先儒之説而斷以己意，彙别區分，文從字順，妙得聖人之本旨，昭示斯道之標的。又使學者先讀《大學》，以立其規模，次及《語》《孟》，以盡其藴奥，而後會其歸於《中庸》。尺度權衡之既定，由是以窮諸經，訂群史，以及百氏之書，則將無理之不可精，無事之不可處矣。

以讀經史、訂群書爲窮理處事以求道之功，則相隔千里。以讀經史、訂群書爲即窮理處事，曰道在是焉，則相隔萬里矣。兹李氏以先生解書得聖人之本旨，遂謂示斯道之標的，以先生使學者讀書有序，遂將謂無理不可精，❶無事不可處。噫！宋、元來效先生之彙别區分，遵先生讀書之序，果已無理不可精，無事不可處否乎？譬之學琴然。《詩》《書》猶琴譜也❷，爛熟琴譜，講解分明，可謂學琴乎？故曰以講讀爲求道之功，相隔千里也。更有一妄人指琴譜曰，是即琴也。辨音律，協聲韻，理性情，通神明，此物此事也。譜果琴乎？故曰以書爲道，相隔萬里也。千里萬里，何言之遠也！亦譬之學琴然。歌得其調，撫嫻其指，弦求中音，徽求中節，聲求協律，是謂之學琴矣，未爲習琴也。手隨心，音隨手，清濁疾徐有常規，鼓有常功，奏有常樂，是之謂習琴矣，未爲能琴也。弦器可手製也，音律可耳審也，詩歌惟其所欲也，心與手忘，手與弦忘，私欲不作於心，太和常在於室，感應陰陽，化物達天，於是乎命之曰能琴。今手不彈，心不會，但以講讀琴譜爲學琴，是渡河而望江

❶「將謂」，光緒二十五年閻志廉抄本《存學編》、《顔李叢書》本《存學編》均作「謂將」。

❷「譜」，原奪，據光緒二十五年閻志廉抄本《存學編》、《顔李叢書》本《存學編》補。

也，故曰千里也。今目不覩，耳不聞，但以譜爲琴，是指薊北而談滇南也，故曰萬里也。洙、泗以還，博文約禮兩極其至者，先生一人而已。

「博學於文，約之以禮」，乃孔門祖述堯、舜，憲章文、武之實功，明德親民，百世不易之成法也。但孔門曰博文約禮，程、朱亦曰博文約禮，此殊令人不敢辯。然實有不待辯而判如者。孔門之博學，學禮、學樂、學射、學御、學書數，以至《易》、《書》，莫不曰學也。《周南》、《召南》曰爲也。言學言爲，既非後世讀講所可混，禮、樂、射、御、書、數又非後世章句所可託。況於及門之所稱贊，當時之所推服，師弟之所商榷，若「多學而識」、「不試故藝」、「博學而無所成名」、「文、武之道未墜於地」、「文不在茲」、「游於藝」、「如或知爾」、「可使從政」諸章，皆可按也。此孔門之文，孔門之學也。程、朱之文，程、朱之博學，則李氏已詳言之，不必贅矣。孔門之約禮，大而冠昏、喪祭、宗廟、會同，小而飲食、起居、衣服、男女，問老聃，習大樹下，公西子《曲禮》精孰，夫子遜其能，可謂禮聖。言、曾諸賢纖微必謹。以此約身，即以此約心，出即以此約天下，故曰「齊之以禮」。此千聖體道之作用，百世入道之實功。故《中庸》贊聖人之道，至於發育萬物，峻極於天，序君子之功，備著尊德性，道問學。而其中直指曰「禮儀三百，威儀三千」，且曰「苟不至德，至道不凝」，是顯以三千三百爲至道。如外此而別有率性，別有篤恭，子思亦得罪聖門矣。此孔門之禮，孔門之約也。程、朱之約禮，則惟曰內而無二無適，寂然不動，外而儼然肅然，若對神明而已。其博約極至與否，未敢易言，願學者先辨其文與禮焉可也。

鶴山魏氏曰：「國朝之盛，大儒輩出，聲應氣求，若合符節。曰極、曰誠、曰仁、曰道、曰忠、曰恕、曰性命、曰氣質、曰天理人欲、曰陰陽鬼神，若此等類，凡皆聖門講學之樞要，而千數百年習浮踵陋，莫知其説者，至是脱然若沈痾之閒，大寐之醒。至於朱文公先生，始以彊志博見，淩高厲空。自受學延平李先生，遏然如將弗勝，於是斂華就實，反博歸約。迨其蓄久而思渾，資深而行孰，則貫精粗，合内外，群獻之精藴，百家之異指，毫分縷析，如示諸掌。張宣公、吕成公同心協力以閑先聖之道，而僅及中身，論述靡定。惟先生巍然獨存，中更學禁，自信益篤。蓋自《易》、《詩》、《中庸》、《大學》、《論語》、《孟子》，悉爲之推明演繹，以至三禮、《孝經》下迨屈、韓之文，周、程、張、邵之書，司馬氏之史，先正之言行，亦各爲之論著。然後帝王經世之規、聖賢新民之學，燦然中興。」

天命、陰陽、鬼神等，僕之愚，未足與議。但以大半屬聖人所罕言不語者，而必毫分縷析，如示諸掌，何爲也哉？至於推明古人之經書，論著先正之前言往行，此自學成後餘事。學成矣，則用以行之。如不用，亦可全吾性分以還天地，不著述可也。觀其時果有大理未明，大害未除，不得已而有所著述，以望後世之明之除之，亦可也。若文人之文，書生之書，解之論之則不必矣。乃今以此等推演論著之既明，遂爲「帝王經世之規，聖賢新民之學，燦然中興」，不其誣與！無實功於聖道，既不免堯、舜、孔、孟在天者之歎息，又無實徵於身世，豈能服當日之人心乎？徒

以空言橫推，駕一世之上，而動擬帝王聖賢，此所以召僞學之名也。

問「子静不喜人論性」，曰：「怕只是自己理會不曾分曉，怕人問難，又長大了不肯與人商量，故一截截斷。然學而不論性，不知所學何事。」

不喜人論性，未爲不是，但少下學耳。朱子好論性，又教人商量性，謂即此是學，則誤矣。故陸子對語時每不與説者，中不取也。不取朱子而不思我所見果是，何以不能服此友也。朱子此等貶斥，尤不取陸子。不取陸子，而亦不思我所言果是，何以不能服此友也。子曰「察言而觀色，慮以下人」，兩先生豈未用此功歟！

子静之學，看他千般萬般，病只在不知有氣稟之襍。

朱子之學，全不覺其病，只由不知氣稟之善，以爲學可不自六藝入。正不知六藝即氣質之作用，所以踐形而盡性者也。

子静説良知良能四端等處，且成片段，似經語，不可謂不是。但説人便能如此，不假修爲存養，此卻不得。譬如旅寓之人，自家不能送他還鄉，但與説云，爾自有田有屋，大段快樂，何不便回去？那人既無資送，如何便回去！又如脾胃受傷不能飲食之人，卻强將飯將肉塞入他口，不問他喫得喫不得。若是一頓便理會的，亦豈不好？然非生知安行者，豈有此理。便是生知安行，也須要學。大抵子思説率性，孟子説存心養性，大段説破。夫子更不曾説，只説孝弟忠信篤敬。蓋能如此，則道理便在其中矣。

陸子説「良知良能，人便能如此，不假修爲存養」，非是言不用修爲存養，乃仞孟

子「先立乎其大者，則其小者不能奪」二句稍泥，又不足朱子之章句誦讀，故立言過激，卒致朱子輕之。蓋先立其大，原是根本。而維持壅培之無具，大亦豈易言立也！朱子旅寓人、傷脾胃人二喻，誠中陸子之病，但又是手持路程本當資送，口説健脾和胃方當開胃進食，即是終年持説，依然旅寓者不能回鄉，傷脾胃者不能下咽也。此所以亦爲陸子所笑，而學宗遂不歸一矣。豈若周公、孔子三物之學，真旅寓者之餱糧車馬，傷脾胃者之蓡术縮沙也哉！

陸氏會説，其精神亦能感發人，一時被他聳動底亦便清白，只是虛，更無底簟。「思而不學則殆」，正爲無底簟便危殆也。「山上有木，漸；君子以居賢德善俗。」有階梯而進，不患不到。今其徒往往進時甚鋭，然其退亦速。纔到退時，便如墜千仞之淵。

朱子指陸門流弊處，亦所以自狀。但朱子會説，又加會解會著，是以聳動愈多，頗有底簟。或問，讀講著述雖是倚書本，然畢竟經傳是把柄，故頗有底簟否？予曰，亦是讀講經書，身心有所依據，不至縱放，但亦耗費有用精神，不如陸、王精神不損，臨事尚有用也。吾所謂頗有底簟者，蓋如講著此一書，若全不依此書行，不惟無以服人，己心亦難安。故必略有所行，此處稍有底簟。只因原以講解爲學，而以行爲襯貼，終不免掛一漏二，即所行者亦不純孰，不如學而時習，身心道藝一致加功，進鋭不得，亦退速不得。即此爲學，即此爲行，即此爲教，舉而措之，即此爲治，雖聰明如顏、賜，焉得不歎循循善誘，欲罷不能也哉！儻入程、朱之門，七十子皆流於禪林，二千九百人皆習爲章句矣。烏

呼！吾安得一聖門徒衆之末而師之也哉！或問，宋儒掛一漏二，所行不執，何處見？予曰，如朱子著《家禮》一書，家中亦行禮，至斬喪墨衰出入，則半禮半俗。既廢正祭，乃又於俗節墨衰行事，此皆失周公本意。至於婦人，便不與定喪服杖經之制，祭時婦人亦不饋祭殽，至求一監視而亦若不得者，此何説乎？商人尚音，周人尚臭，皆窮究陰陽之祕，祭祀之要典也。諸儒語録言薰蒿悽愴等，語亦痛切，似知鬼神情狀者。至於《集禮》，乃將笙磬脂膟等皆削去之。如此類難以勝述，不可見哉！

程子曰：「古人雖胎教與保傅之教，猶勝今日庠序鄉黨之教。古人自幼學，耳目游處，所見皆善，至長而不見異物，故易以成就。今日自少所見皆不善，纔能言便習穢惡，日日鑠銷，更有甚天理。」

既知少時缺習善之功，長時又習於穢惡，則爲學之要在變化其習染，而乃云變化氣質，何也？

勿謂小兒無記性，所歷事皆能不忘。

所歷事皆不忘，乃不教之歷事，何也？

朱子曰：「古者初年入小學，只是教之以事，如禮、樂、射、御、書、數，及孝弟忠信之事。自十六七入大學，然後教之以理，如致知格物，及所以爲孝弟忠信者。」

既言此，何不學古人而身見之？要之，孔門稱古昔，程、朱兩門亦稱古昔，其所以稱者則不同也。孔門是身作古人，故曰「吾從周」。二先生是讓與古人，故曰「是難」。孔門講禮樂，程、朱兩門亦講禮樂，其所以講者則不同也。孔門是欲當前

能此，故曰「禮樂君子不斯須去身」。二先生是僅欲人知有此，故曰「姑使知之」。

如今全失了小學工夫，只得教人且把敬爲主，收斂身心，卻方可下工夫。或云敬當不得小學，某看來，小學卻未嘗得敬。

敬字字面好看，卻是隱壞於禪學處。古人教洒埽，即洒埽主敬，教應對進退，即應對進退主敬，教禮、樂、射、御、書、數，即度數、音律、審固、罄控、點畫、乘除莫不主敬。故曰「執事敬」，故曰「敬其事」，故曰「行篤敬」，皆身心一致加功，無往非敬也。若將古人成法皆舍置，專向静坐、收攝、徐行、緩語處言主敬，則是儒其名而釋其實，去道遠矣。或云敬當不得小學，真朱子益友。惜其未能受善也。

問：「如何學可謂有得？」程子曰：「大凡學問，聞之、知之皆不爲得。得者，須默識心通。學者欲有所得，須是誠意燭理。」

程、朱言學，至肯綮處，若特避六藝、六府之學者，何也？如此段言聞之、知之皆不爲得，可謂透宗語矣。下何不云，得者須履中蹈和，躬習實踐，深造以六藝之道，乃自得之也！乃云須默識心通，不仍是知之乎！

進學莫大於致知，養心莫大於理義。古人所養處多，若聲音以養其耳，舞蹈以養其血脈。今人都無，只有義理以養心，又不知求。

學之患，莫大於以理義讓與古人。程、朱動言古人如何如何，今人都無，不思我行之即有矣。雖古制不得盡傳，只今日可得而知者盡習行之，亦自足以養人。況因偏求全，即小推大，古制亦無不可追者乎！若只憑口中所談，紙上所見，心內所

思之理義養人，恐養之不深且固也。

今之學者有三弊，溺於文辭，牽於訓詁，惑於異端。苟無是三者，則必求歸於聖人之道矣。

可歎三弊誤此乾坤。先生洗濯亦未甚净，故其流遠而益差也。向嘗謂程、朱與孔、孟各是一家，細勘之，程與朱亦各是一家。

既學而有先以功業爲意者，於學便相害。既有意，便穿鑿創意作起事也。德未成而先以功業爲事，是代大匠斲，希不傷手也。

所學既失其宗，又將古人成法説壞。試觀《大學》之道，纔言「明德」，即言「親民」，焉得云無意於功業！且入學即是要作大匠，烏得謂之代大匠斲？僕教幼學道藝，或阻之曰，不可，今世不如此。予曰，但抱書入學，便是作轉世人，不是作世轉人。但不可有者，躁進干禄、非位謀政之心耳。

龜山楊氏曰：「顔淵『請問其目』，學也；『請事斯語』，則習矣。學而不習，徒學也。譬之學射而至於彀，則知所學矣。若夫承梃而目不轉，貫虱而縣不絶，由是而求盡其妙，非習不能也。」

顔子「請問」亦仍是問，未可謂之學。「請事斯語」，學也；「欲罷不能，進而不止」，乃習矣。龜山一字之誤，未爲甚差。但説學必宜習，甚暢。而未見其習者，無他，習其所習，非孔門所謂習也。

延平李氏曰：「學問之道不在多言，但默坐澄心，體仞天理，若真有所見，雖一毫私欲之發亦退聽矣。久久用力於此，庶幾漸明，講學始有力耳。」

試觀孔、孟曾有「静坐澄心，體仞天理」等語否？ 然吾亦非謂全屏此功也。若不失周、孔六藝之學，即用此功於無事時，亦無妨。但專用力於此，以爲學問根本，而又以講説爲枝葉，則全誤矣。

孔門諸子群居終日，交相切磋，又得夫子爲之依歸，日用之閒，觀感而化者多矣。恐於融釋而脱落處非言説所及也。不然，子貢何以言「夫子之言性與天道不可得而聞也」邪？ 何不思孔門群居終日是作何事？ 何不思性天不可聞是何主意？ 乃動思過子貢以上邪！ 以孔子之道律之，恐有宋諸先生不免爲智者過之一流。

朱子曰：「今之爲學甚難，緣小學無人習得，如今卻是從頭起。古人於小學小事中便皆存箇大學大事得道理在，大學只是推將開闊去。向來小時作得道理存其中，正似一箇坯素相似。」

余謂何難之有？ 只不爲耳。即將藝之小者令子弟之幼者習之，藝之大者令子弟之長者習之，此是整飭身體、涵養性情實務。正心誠意非精，府修事和非粗。乃諸先生只懸空説存養，而不躬習其事，卻説難，卻説今日小學全失，無人習。如此而言格致、誠正、修齊、治平，皆虛而無據矣。然則豈惟小學廢，大學不亦亡乎！ 而乃集《小學》也，注《大學》也，何爲也哉！

學者只是不爲己，故日閒此心安頓在義理上時少，安頓在閒事上時多，於義理卻生，於閒事卻孰。

只因廢失六藝，無以習孰義理，不由人不習孰閒事也。今若一復孔門之舊，不惟好色、好貨、博弈、飲酒等不爲，即誦讀、

章句、著述、文字等事，亦自無暇。蓋聖人知人不習義理便習閒事，所以就義理作用處制爲六藝，使人日習孰之。若只在書本上尋義理，雖亦羈縻此心，不思別事，但放卻書本，即無理會耳。

或問：「爲學如何作工夫？」曰：「不過是切己便的當。此事自有大綱，亦有節目云云，然亦須各有倫序。」問：「如何是倫序？」曰：「不是安排此一件爲先，此一件爲後，此一件爲大，此一件爲小。隨人所爲，先其易者，闕其難者，將來難者亦自可理會。且如讀書，二禮、《春秋》有制度之難明，本末之難見，且放下，未要理會亦得。如《詩》、《書》，直是不可不先理會云云，聖賢言語何曾誤天下後世？人自學不至耳。」

或問「爲學如何作工夫」，又問「如何是倫序」，皆切要之問。乃惟左支右吾，説門面語，何也？大綱、節目數語尚可敷衍，至於「不是安排此一件爲先，此一件爲後，此一件爲大，此一件爲小」，便是蒙混。夫古人教法，某年學禮，某年舞《勺》，某年舞《象》，某年習幼儀，某年學禮，何嘗不是安排一定，孰先孰後，孰大孰小哉！知所先後，《大學》又明言之矣。既又説歸讀書，讀書又不教人理會制度等事，姑教避難取易。夫理會制度已畏其難矣，況取其所謂制度者而身習之，身精之乎！此等語若出他人口，朱子必灼見其弊而力非之。師望既高，信口説去，不自覺如此，卻説「聖賢言語何曾誤天下後世」。夫聖賢言語誰曾道誤天下後世？其誤天下後世者，乃是不從聖賢言語耳！夫「學而時習之」，是開宗明義第一言，尚且不從，況其餘乎？

顏氏學記卷二

習齋二

程子云：「論性論氣，二之則不是。」又曰：「有自幼而善，有自幼而惡，是氣稟有然也。」朱子曰：「纔有天命，便有氣質，不能相離。」而又曰：「既是此理，如何惡？所謂惡者，氣也。」可惜二先生之高明，隱爲佛氏六賊之説浸亂而不自覺。若謂氣惡，則理亦惡；若謂理善，則氣亦善。蓋氣即理之氣，理即氣之理，烏得謂理純一善，而氣質偏有惡哉！譬之目矣，眶、皰、睛，氣質也。其中光明能見物者，性也。將謂光明之理專視正色，眶、皰、睛乃視邪色乎？余謂光明之理固是天命，眶、皰、睛皆是天命，更不必分何者是天命之性，何者是氣質之性，祗宜言天命人以目之性。光明能視，即目之性善。其視之也，則情之善。其視之詳略遠近，則才之强弱，皆不可以惡言。蓋詳且遠者固善，即略且近亦第善不精耳，惡於何加！惟因有邪色引動，障蔽其明，然後有淫視，而惡始名焉。然其爲之引動者，性之咎乎？氣質之咎乎？若歸咎於氣質，是必無此目而後可全目之性矣。非釋氏六賊之説而何？《駁氣質性惡》。以下《存性編》。

朱子原亦識性，但爲佛氏所染，爲世人惡習所混。若無程、張氣質之論，當必求性情才及引蔽習染之分界，而性情才之皆善與惡之所從來判然矣。惟先儒既開此論，遂以惡歸氣質，而求變化之，豈不思氣質即二氣四德所結聚者，烏得謂之惡！其惡者，引蔽習染也。惟如孔門求仁，孟

子存心養性，則明吾性之善，而耳目口鼻皆奉令而盡職。故《大學》之道在「明明德」，《中庸》曰「尊德性」。既尊且明，則無所不照。當惻隱者即惻隱，當羞惡者即羞惡。仁不足以恃者，即以義濟之；義不足以恃者，即以仁濟之。或用三德並濟一德，或行一德兼成四德。當視即視，當聽即聽，不當即否。使氣質皆如其天則之正，邪色淫聲自不得引蔽，又何習染之足患乎！六行乃吾性設施，六藝乃吾性材具，九容乃吾性發見，九德乃吾性成就，制禮作樂、燮理陰陽、裁成天地，乃吾性舒張，萬物咸若，地平天成，乃吾性全量。故謂變化氣質爲養性之效則可，如德潤身，睟面盎背，施於四體之類是也。謂變化氣質之惡以復性則不可，以其問罪於兵，而責染於絲也。知此，則宋儒之言理氣皆不親切。惟吾友張石卿曰：「性即是氣質之性，堯、舜氣質即有堯、舜之性，愚賤氣質即有愚賤之性，而究不可謂性有惡。」其言甚是。但又云「愚賤決不能爲堯、舜」，則誣矣。吾未得與之辯明，而石卿物故，深可惜也。《明明德》。

程、朱因孟子嘗借水喻性，故亦借水喻者甚多。但主意不同，所以將孟子語皆費牽合來就己説。今即就水明之，則有目者可共見，有心者可共解矣。程子云：「清濁雖不同，然不可以濁者不爲水。」此非正以善惡雖不同，不可以惡者不爲性乎？此非正以惡爲氣質之性乎？請問，濁是水之氣質否？吾恐澂澈淵湛者，水之氣質，其濁之者，乃雜入水性本無之土，正猶吾言性之有引蔽習染也。其濁之有遠近多少，正猶引蔽習染之有輕重淺深也。若謂濁是水之氣質，則濁水有氣質，清水無氣質矣。如之何其可也！《借水喻性》。

中者，性善也。見當愛之物而情之惻隱能直及之，是性之仁，其能惻隱以及物者才也。見當斷之物而羞惡能直及之，是性之義，其能羞惡以及物者才也。見當敬之物而辭讓能直及之，是性之禮，其能辭讓以及物者才也。見當辨之物而是非能直及之，是性之智，其能是非以及物者才也。不惟聖賢與道爲一，雖常人率性亦皆如此，更無惡之可言。故孟子曰「性善」，「乃若其情，可以爲善」，「若爲不善，非才之罪也」。及世味紛乘，貞邪不一，惟聖人秉有全德，順應而不失其則。下此者，財色誘於外，引而之左，則蔽其當愛而不見，愛其所不當愛而貪營之，剛惡出焉。私小據於己，引而之右，則蔽其當愛而不見，愛其所不當愛而鄙吝之，柔惡出焉。以至羞惡被引而爲侮奪殘忍，辭讓被引而爲僞飾諂媚，是非被引而爲姦邪小慧，種種之惡所從來也。然種種之惡非其不學之能，不慮之知，必且進退齟齬，良心時見，不純爲貪營鄙吝諸惡也，猶未與財色等相習而染也。斯時也，惟賢士豪傑易知過而自反。下此者，則引愈頻而蔽愈速，習漸久而染漸深，以至成其貪營鄙吝，而所性之仁不可知矣；成其侮奪殘忍，而所性之義不可知矣；成其僞飾諂媚與夫姦邪小慧，而所性之禮智俱不可知矣。烏呼！禍始引蔽，成於習染，以耳目口鼻、四支百骸可爲聖人之身，竟呼之曰禽獸，猶素幣而汙爲黑赤也，而豈其材之本然哉！然色之汙者，雖故質尚在，而驟不能復素。人則極凶大憝，本性自在，止視反不反、力不力之間耳。蠡一吏婦，淫奢無度，已踰四旬，疑其習與性成矣。丁亥城陷，産失歸田，樸素勤儉，一如農家。乃知繫蹠囹圄數年，而出之孔子之堂，又數年亦可復善。吾故

曰：不惟有生之初不可謂氣質有惡，即習染極凶之餘，亦不可謂氣質有惡也。此孟子「夜氣」之論所以有功於天下後世也。程、朱未識此意，而甚稱「夜氣」之説，則亦依希之見而已矣。《性説》一。

吾之論引蔽習染也，姑以仁之一端觀之。性之未發則仁，既發則惻隱。順其自然而出，父母則愛之，次有兄弟，又次有夫妻、子孫則愛之，又次有宗族、戚黨、鄉里、朋友則愛之。其愛兄弟、夫妻、子孫，視父母有別矣。愛宗族、戚黨、鄉里，視兄弟、夫妻、子孫又有別矣。至於愛百姓又別，愛鳥獸、草木又別矣。此乃天地間自然有此倫類，自然有此仁，自然有此差等，不由人造作，不由人意見。推之義禮智，無不皆然。故曰盈天地間一性善也，故曰無性外之物也。但氣質偏駁者易流，見妻子可愛，反以愛父母者愛之，父母反不愛焉；見鳥獸草木可愛，反以愛人者愛之，人反不愛焉。是謂貪營鄙吝。以至貪所愛而弑父弑君，吝所愛而殺身喪國，皆非其愛之罪，誤愛之罪也，又不特不仁而已也。至於愛不獲宜而爲不義，愛無節文而爲無禮，愛昏其明而爲不智，皆一誤爲之也，固非仁之罪也，亦豈惻隱之罪哉！使篤愛於父母，則愛妻子非惡也；使篤愛於人，則愛物非惡也。如火烹炮、水滋潤、刀殺賊，何咎？或火灼人、水溺人、刀殺人，非火水刀之罪也，亦非其熱寒利之罪也。手持他人物，足行不正涂，非手足之罪也，亦非持行之罪也。耳聽邪聲，目視邪色，非耳目之罪也，亦非視聽之罪也。皆誤也，皆誤用其情也。誤始惡，不誤不惡也。引蔽始誤，不引蔽不惡也。習染始終誤，不習染不終誤也。去其引蔽習染者，則猶是愛之情也，猶是用愛之才也，猶是用愛之人之

氣質也。而惻隱其所當惻隱，仁之性復矣。義禮智猶是也。故曰「率性之謂道」也，故曰「道不遠人」也。程、朱惟見性善不真，反以氣質爲有惡，而求變化之，是戕賊人以爲仁義，遠人以爲道矣。然則氣質偏駁者，欲使私欲不能引染，如之何？惟在「明明德」而已。存養省察，摩厲乎《詩》《書》之中，涵濡乎禮樂之場，周、孔教人之成法固在也。自治以此，治人即以此，使天下相習於善，而預遠其引蔽習染，所謂「以人治人」也。二。

仁之勝者愛用事，其事亦有別矣。如士、庶人、卿、大夫、諸侯、天子之愛親，見諸《孝經》者，仁之中也。有大夫而奉親如士庶者不及，士庶如大夫之奉親者過，而未失乎發之之正也。吾故曰不中節亦非惡也。惟有父母而懷甘旨入私室則惡矣。若甘旨進父母，何惡？有妻媵而辱恩情於匪配，則惡矣。若恩情施妻媵，何惡？故吾嘗言，明德明而引蔽自不乘。故曰：「先立乎其大者，則其小者不能奪也。」全體者爲全體之聖賢，偏勝者爲偏至之聖賢。下至椿津之友恭，牛弘之寬恕，皆不可謂非一節之聖。宋儒乃以偏爲惡，不知偏不引蔽，偏亦善也。或疑仁勝而無義則泛濫失宜，將愛父母如路人，對盜賊而欷歔，豈不成其不宜之惡乎！仁勝而無禮，則節文不敷，將同人道於犬馬，踰東家摟處子，豈不成其不檢之惡乎！仁勝而不智，則可否無辨，將從井救人，莫知子惡，豈不成其迷惑之惡乎！予以爲此必不知性者之言也。夫性，則必如吾前仁之一端之説，斷無天性之仁而有視父母如路人者。[1] 蓋本性之仁必寓有義禮智，四德不

[1]「如」，原脱，據光緒二十五年閻志廉抄本《存學編》、《顔李叢書》本《存學編》補。

相離也。但不盡如聖人之全，相濟如攜耳。試觀天下，雖甚懦夫不能無所羞惡，無所辭讓，無所是非。但不如聖人之大中，相濟適當耳。其有愛父母同路人、對盜賊而欲獻者，必其有所引蔽習染，而非赤子之仁也。義禮智猶是也。孰觀《孟子》而盡其意，細觀赤子而得其情，則孔、孟之性旨明。而心性非精，氣質非粗，不惟氣質非吾性之累，而且舍氣質無以存養心性，則吾所謂三事、六府、六德、六行、六藝之學是也，是明明德之學也。即謂爲變化氣質之功，亦無不可。有志者實以是爲學爲教，斯孔門之「博文約禮」、孟子之「存心養性」乃再見於今日矣。三。

朱子曰：「孟子道性善，性字重，善字輕，非對言也。」

此語可詫。性善二字如何分輕重？誰説是對言？若必分輕重，則孟子時人競言性，但不知性善耳。孟子道之之意，似更重善字。

朱子述伊川曰：「形既生矣，外物觸其形而動於中矣。其中動而七情出，曰喜、怒、哀、懼、愛、惡、欲。情既熾而益蕩，其性鑿矣。」

「情既熾」句是歸罪於情矣，非。王子曰：程子之言似不非。熾便是惡。予曰：孝子之情深，忠臣之情盛，熾亦何惡？賢者又惑於莊周矣。

又曰：「動字與《中庸》發字無異，而其是非真妄，特決於有節與無節、中節與無中節之閒耳。」

以不中節爲非亦可，但以爲惡妄則不可。彼忠臣義士不中節者豈少哉！

朱子曰：「『人生而静，天之性』，未嘗不善。『感物而動，性之欲』，此亦未嘗不善。至於『物至知誘，然後

好惡形焉。好惡無節於內，知誘於外，不能反躬，天理滅矣』，方是惡也。」

此段精確，句句不紊。而乃他處多亂，何也？以此知朱子識詣之高，而未免惑於他人之見耳。按，朱子此段是因《樂記》語而釋之，可見漢儒見道猶勝宋儒。

張南軒答人曰：「程子之言謂：『人生而静以上更不容説，才説性時，便已不是性。』繼之曰：『凡人説性，只是説繼之者善也。』」

玩程子云：「凡人説性，只是説繼之者善也」，蓋以《易》「繼善」句作已落人身言，謂落人身便不是性耳。夫性字從心、生，正指人生以後而言。若「人生而静以上」，則天道矣，何以謂之性哉！

程子曰：「韓退之説叔向之母聞楊食我之生，知其必滅宗，此無足怪，其始便稟得惡氣，便有滅宗之理，所以聞其聲而知之也。使其能學，以勝其氣，復其性，可無此患。」

噫！楚越椒始生而知其必滅若敖，晉楊食我始生而知其必滅羊舌。是後世言性惡者以爲明證者也，亦言氣質之惡者以爲定案者也。試問，二子方生，其心欲弒父與君乎？欲亂倫敗類乎？吾知其不然也。子文、向母不過察聲容之不平，而知其氣稟之甚偏，他日易於爲惡耳。今即氣稟偏而即命之曰惡，是指刀而坐以殺人也，庸知刀之能利用殺賊乎！程子云「使其能學，以勝其氣、復其性，可無此患」，可爲善論，而惜乎不知氣無惡也。

朱子曰：「孔、孟言性之異，略而論之，則夫子襍乎氣質而言之，孟子乃專言其性之理。襍乎氣質而言之，

故不曰同而曰近。蓋以爲不能無善惡之殊，但未至如所習之遠耳。」

愚謂識得孔、孟言性原不異，方可與言性。孟子明言「爲不善非才之罪」，「非天之降才爾殊」，「乃若其情，則可以爲善」。又曰「形色天性也」，何嘗專言理！況曰性善，謂知愚之性同是善耳，亦未嘗言全無差等。觀言「人皆可以爲堯、舜」，將生安、學利、困勉無不在内，非言當前皆與堯、舜同也。宋儒强命之曰「孟子專以理言」，冤矣。孔子曰「性相近也，習相遠也」，性之相近如真金，輕重多寡雖不同，其爲金俱相若也。惟其有等差，故不曰同，惟其同一善，故曰近。將天下聖賢、豪傑、常人不一之質性，皆於「性相近」一言括之，故曰「人皆可以爲堯、舜」；將世人引蔽習染，好色好貨，以至弑君弑父無窮之罪惡，皆於「習相遠」一句括之，故曰「非才之罪」，「非天之降才爾殊」，孔、孟之旨一也。昔太甲顛覆典刑，如程、朱作阿衡，必將曰此氣質之惡。而伊尹則曰「兹乃不義，習與性成」。大約孔、孟而前責之習，使人去其所本無；程、朱以後責之氣，使人憎其所本有。是以人多以氣質自諉，竟有山河易改，本性難移之諺矣。其誤世豈淺哉！

此理皆聖賢所罕言者，而近世大儒如河南程先生、横渠張先生嘗發明之，其説甚詳。

以聖人所罕言而諄諄言之，至於何年習數，何年習禮，何年學樂，周、孔日與天下共見者而反後之，便是禪宗。

邵浩問曰：「趙書記嘗問浩『如何是性』，浩對以伊川云『孟子言性善，是極本窮原之性，孔子言性相近，是氣質之性。』趙云：『安得有兩樣？只

有《中庸》說天命之謂性，自分明。』」曰：「公當初不曾問他：『既謂之善，固無兩般。纔說相近，須有兩樣。』」善哉！書記仞性真確，朱子不如。

大舜舍己從人矣。殊不思夫子言相近，正謂善相近也。若有惡，則如黑白、冰炭，何近之有！

問：「氣質之說起自何人？」曰：「此起於程、張。某以爲極有功於聖門，有補於後學。」

程、張隱爲佛氏所惑，又不解惡人所從來之故，遂杜撰氣質一說，誣吾心性。而乃謂有功聖門，有補來學，誤甚。

程子曰：「善惡皆天理。謂之惡者，本非惡，但或過或不及，便如此。蓋天下無性外之物，本皆善而流於惡耳。」

玩「本非惡，但或過或不及，便如此」語，則程子本意亦未嘗謂氣質之性有惡。但其所謂善惡者，猶言偏全、純駁、清濁、厚薄焉耳。但不宜輕出一惡字。馴至「有氣質惡爲吾性害」之說，立言可不慎乎！「流於惡」，流字有病，是將謂原善而流惡，或上流善而下流惡矣。不知原善者流亦善，上流無惡者下流亦無惡。其所謂惡者，乃是他涂歧路，別無點染。譬如水出泉，若皆行石路，雖自西海達於東海，絶不加濁。其有濁者，乃虧土染之，不可謂水本清而流濁也。知濁者爲土所染，非水之氣質，則知惡者是外物染乎性，非人之氣質矣。

問：「『善固性也』，固是。若云『惡亦不可不謂之性』，則此理本善因氣而鶻突。雖是鶻突，然亦是性也。」朱子曰：「他原頭處都是善，因氣偏，這性便偏了。然此處亦是性，如人渾

身都是惻隱而無羞惡，都羞惡而無惻隱，這箇便是惡的，這箇喚做性邪不是？如墨子之心本是惻隱，孟子推其弊到得無父處，這箇便是『惡亦不可不謂之性也』。」

此段朱子極力刻畫氣質之惡。明乎此，則氣質之有惡昭然矣。夫明乎此，則氣質之無惡昭然矣。夫「氣偏性便偏」一言，是程、朱氣質性惡本旨也。吾意偏於何物，下文乃曰：「如人渾身都是惻隱而無羞惡，都羞惡而無惻隱，便是惡。」烏呼！世豈有皆惻隱而無羞惡，皆羞惡而無惻隱之人邪！人豈有皆惻隱而無羞惡，皆羞惡而無惻隱之性邪！不過偏勝者偏用事耳。今即有人偏勝之甚，一身皆是惻隱，非偏於仁之人乎？其人上焉而學以至之，則爲聖也當如伊尹，次焉而學不至，亦不失爲屈原一流人，其下頑不知學，則輕者爲姑息，重者爲貪溺昧罔。然其貪溺昧罔，亦必有外物引之，遂爲所蔽而僻焉。久之相習而成，遂莫辨其爲後起，爲本來。此好色好貨，大率偏於仁者爲之也。若當其未有引蔽，未有習染，而指其一身之惻隱曰，此是好色，此是好貨，豈不誣乎！即有人一身皆是羞惡，非偏於義之人乎？其人上焉而學以至之，則爲聖也當如伯夷，次焉而學不至，亦不失爲海瑞一流人，其下頑不知學，則輕者爲傲岸絶物，重者爲很毒殘暴。然其很毒殘暴，亦必有外物引之，遂爲所蔽而僻焉。久之相習而成，遂莫辨其爲後起，爲本來。大率殺人戕物，皆偏於義者爲之也。若當其未有引蔽，未有習染，而指其一身之羞惡者曰，此是殺人，此是戕物，豈不誣乎！墨子之心原偏於惻隱，遂指其偏於惻隱者謂之無父，可乎？但彼不明其德，無析義之功，

見此物亦引愛而出，見彼物亦引愛而出，久之相習，即成一兼愛之性。其弊至視父母如路人，則惡矣。然亦習之至此，非其孩提即如此也。即朱子亦不得不云「孟子推其弊至於無父」，則下句不宜承之曰「惡亦不可不謂之性也」。

朱子曰：「濂溪説，『性者，剛、柔、善、惡、中而已矣』。濂溪説性，只是此五者。他又自有説仁、義、禮、智底性時，若論氣質之性，則不出此五者。然氣質底性便是那四端底性，非別有一種性也。」

既云「氣禀之性便是四端之性，別無二種」，則惡字從何加之？可云惡之性即善之性乎？蓋周子之言善惡，或亦如言偏全耳。然偏不可謂爲惡也，偏亦命於天者也，襍亦命於天者也。惡乃成於習耳。如官寮然，正長固君命也，丞貳獨非君命乎？惟僭僞非君命耳。如生物之本色然，五色兼全，且均勻而有條理者，固本色也，或黄或白與色有錯襍者，獨非本色乎？惟爲汙泥所染非本色耳。今乃舉丞貳與僭僞同誅，以純色錯采與汙泥並棄，是惟正長爲君命，全美爲本色，惟堯、舜、孔、孟爲性善也。烏乎可！周子《太極圖》原本之道士陳希夷、禪僧壽涯，豈其論性亦從此誤，而諸儒遂皆宗之歟？

水流至海而不汙者，氣禀清明，自幼而善，聖人性之而全其天者也。流未遠而已濁者，氣禀偏駁之甚，自幼而惡者也。流既遠而方濁者，長而見異物而遷焉，失其赤子之心者也。濁有多少，氣之昏明純駁有淺深也，不可以濁者不爲水，惡亦不可不謂之性也。

水流未遠而濁，是水出泉即遇易

虧之土，水全無與也，水亦無如何也。人之自幼而惡，是氣質偏駁，易於引蔽習染，人與有責也，人可自力也。如何可倫！　人家牆卑，易於招盜，牆誠有咎也。　但責牆曰「汝即盜也」，受乎哉！

　　因言舊時人嘗載惠山泉去京師，或時臭了。　京師人會洗水，將沙石在筧中，上面傾水，從筧中下去。　如此十數番，使漸如故。

此正洗水之習染，非洗水之氣質也。

　　而今講學用心著力，都是用這氣去尋箇道理。

然則氣又有用如此，而謂其有惡乎？

　　氣有清濁，譬如著些物蔽了，發不出。　如柔弱之人見義不爲，爲義之意卻在裏面，只是發不出。　如燈火使紙罩了，光依舊在裏面，只是發不出來。　拆去了紙，便自是光。

此紙原以罩燈火，欲燈火明，必拆去紙。　氣質則不然。　氣質拘此性，即從此氣質明此性，還用此氣質發用此性。　何爲拆去？　且何以拆去？　拆而去之，又不止孟子之所謂戕賊人矣。

　　以人心言之，未發則無不善，已發則善惡形焉。　然原其所以爲惡者，亦自此理而發，非是別有箇惡，與理不相干也。　若別有箇惡與理不相干，卻是有性外之物也。

以未發爲無不善，已發則善惡形，是謂未出土時純是禾，既成苗時即成麻與麥。有是理乎？　至謂所以爲惡亦自此理而發，是誣氣質並誣性。　其初尚近韓子三品之論，至此竟同荀氏性惡、楊氏善惡混矣。

　　北溪陳氏曰：「自孟子不説到氣稟，所以荀子便以性爲惡，楊子便以

性爲善惡混，韓文公又以爲性有三品，都只是説得氣。近世東坡蘇氏又以爲性未有善惡，五峰胡氏又以爲性無善惡，都只含糊。至程子，於本性之外又發出氣質一段，❶方見得善惡所從來。」又曰：「萬世而下，學者只得按他説，更不可改易。」

程、張於衆論無統之時獨出「氣質之性」一論，使荀、楊以來諸家所言皆有所依歸，而世人無窮之惡皆有所歸咎。是以其徒如空谷聞音，欣然著論垂世，而天下之爲善者愈阻，曰「我非無志也，但氣質原不如聖賢耳。」天下之爲惡者愈不懲，曰：「我非樂爲惡也，但氣質無如何耳。」且從其説者，至出辭悖戾而不之覺，如陳氏稱「程子於本性之外發出氣禀一段」。噫！氣禀乃非本來者乎？本來之外乃別有性乎？又曰「方見得善惡所從來」，惡既從氣禀來，則指漁色者氣禀之性也，黷貨者氣禀之性也，殺父殺君者氣禀之性也，❷將所謂引蔽習染反置之不問，是不但縱賊殺良，幾於釋盜賊而因父兄子弟矣。異哉！

潛室陳氏曰：「識氣質之性，善惡方各有著落。不然，則惡從何處生？孟子專言義理之性，則惡無所歸，是『論性不論氣不備』。孟子之説爲未備。」

觀告子或人三説，是孟子時已有荀、楊、韓、張、程、朱諸説矣，但未明言氣質二字耳。其未明言者，非其心思不及，乃去聖人之世未遠，見習禮、習樂、習射御、習書數，非禮勿視、聽、言、動，皆以氣質用力，即此爲存心，即此爲養性，故曰「志至

❶「質」，下引文及《四庫全書》本《北溪字義》作「禀」。

❷「殺父殺君」，康熙刻本《存性編》、《顔李叢書》本《存學編》作「弑父弑君」。

焉，氣次焉」，故曰「持其志無暴其氣」，故曰「養吾浩然之氣」，故曰「惟聖人然後可以踐形」。當時儒者視氣質甚重，故雖異説紛紛，終不敢直誣氣質以有惡也。魏、晉以來，佛、老肆行，乃於形體之外别狀一空虚幻覺之性靈，禮樂之外别作一閉目静坐之存養。佛者曰入定，儒者曰吾道亦有入定也。老者曰内丹，儒者曰吾道亦有内丹也。借五經、《語》、《孟》之文，行《楞嚴》、《參同》之事。以躬習其事爲粗迹，則自以氣骨血肉爲分外。於是始以性命爲精，形體爲累，乃敢以有惡加之氣質，相衍而莫覺其非矣。賢如朱子，而有「氣質爲吾性害」之語，他何説乎！噫！孟子於百説紛紛之中明性善及才情之善，有功於萬世。今乃以大賢諄諄然罷口敝舌，從諸妄説，辨出者復以一言而誣之，曰孟子之説原不明不備，原不曾折倒告子。何其自是所見，妄議聖賢而不知其非也。

問：「目視耳聽，此氣質之性也。然視之所以明，聽之所以聰，抑氣質之性邪？抑義理之性邪？」曰：「目視耳聽，物也。視明聽聰，物之則也。來問可施於物則，不可施於言性。若言性，當云好色好聲氣質之性，正色正聲義理之性。」

《詩》云：「天生烝民，有物有則。民之秉彝，好是懿德。」孔子曰：「爲此詩者，其知道乎？故有物必有則，民之秉彝也，故好是懿德。」詳《詩》與子言，物則非性而何？況朱子解物則，亦云「如有父子則有孝慈，有耳目則有聰明」之類，非謂孝慈即父子之性，聰明即耳目之性乎？今陳氏乃云「來問可施於物則，不可施於言性」，是謂物則非性矣。又云「若言性，當云好色好聲氣質之性，正色正聲義理之性」，是

物則非義理之性，並非氣質之性矣。則何者爲物之則乎？　大約宋儒仞性，大端既差，不惟證之以孔、孟之旨不合，即以其説互參之，亦自相矛盾者多矣。如此之類，當時皆能欺人，且以自欺。蓋空談易於藏拙，是以舍古人六府、六藝之學而高言性命也。予與友人法乾王子初爲程、朱之學，談性天似無齟齬，一旦從事於歸除法，已多謬誤，況禮樂之精博乎！　昔人云畫鬼容易畫馬難，正可喻此。

臨川吴氏曰：「孟子道性善，是就氣質中分出其本然之理而言，然不別性之所以有不善者，因氣質之有濁惡而汙壞其性也。故雖與告子言，而終不足以解告子之惑。至今人讀《孟子》，亦見其未有以折倒告子，而使之心服也。」

孟子時雖無氣質之説，必有言才不善、情不善者。故孟子曰「若夫爲不善，非才之罪也」，「非天之降才爾殊也」，「人見其禽獸也，以爲未嘗有才焉者，是豈人之情也哉」。凡孟子言才情之善，即所以言氣質之善也。歸惡於才、情、氣質，是孟子所深惡，是孟子所亟辯也。宋儒所自恃以爲備於孟子、密於孟子、發前聖所未發者，不知其蹈告子二或人之故智，爲孟子所辭而闢之者也。顧反謂孟子有未備，無分曉。然猶時有回護語，未敢遽處孟子上。至於元儒，則公然肆口以爲程、朱言「未備」，指孟子之言性而言也，言「不明」指荀、楊世俗之論性者言也，是夷孟子於荀、楊世俗矣。明言氣質濁惡汙吾性，壞吾性，不知耳目、口鼻、手足、五臟、六腑、筋骨、血肉、毛髮秀且備者，人之質也，雖蠢，猶異於物也。呼吸充周榮潤，運用乎五官百骸，粹且靈者，人之氣也，雖蠢，猶異於

物也。故曰「人爲萬物之靈」，故曰「人皆可以爲堯、舜」。其靈而能爲者，即氣質也。非氣質無以爲性，非氣質無以見性也。今乃以本來之氣質而惡之，其勢不並本來之性而惡之不已也。以作聖之氣質而視爲汙性、壞性、害性之物，明是禪家六賊之説，其勢不混儒、釋而一之不已，能不爲此懼乎？　觀至「雖與告子言，終不足以解告子之惑。至今讀《孟子》，亦見其未有以折倒告子而使之心服」，嘆曰，吴氏何其似吾童時之見也！　吾十餘歲讀《孟子》，至「義内」章，見敬叔敬弟之説，猶之敬兄酌鄉人也。公都子何據而遽瞭然不復問乎？　飲湯飲水之喻，猶之敬叔敬弟也，季子何見而遂憮然不復辯乎？　至後從「長之者義乎」悟出，則見句句是義内矣。今觀《孟子》辯性諸章，皆據人情物理指示，何其痛快明白！　告子性甚執，不服必更辯。今既無言，是已折倒也。吴氏乃見爲不足解惑，見爲未折倒告子，是其見即告子之見，而識又出告子下矣。

朱子曰：「孟子終是未備，所以不能杜絶荀、楊之口。」

程、朱志爲學者也，即所見異於孟子，亦當虚心以思：何爲孟子之見如彼，或者我未之至乎？　更研求告子、荀、楊之所以非與孟子之所以是，自當得之。乃竟取諸説統之爲氣質之性，别孟子爲本來之性，自以爲新發之祕，兼全之識，反視孟子爲偏而未備，是何也？　去聖遠而六藝之學不明也。孟子正如三五之月，去日之光未遠，專望孔子爲的，意見不以用，曲學邪説不以襍。程、朱則如末旬之夜一明星耳，其時嚖然之星既不足比光，而去日月又遠，即儼然自居於日而明月，亦不知尊矣。又，古者學從六藝入，其中涵濡性情，歷練

經濟，不得躐等，力之所至，見斯至焉。故聰明如端木子，猶以孔子爲多學而識，直待垂老學深，方得聞性與天道。夫子以顔子比之，爽然自失。蓋因此學好大鶩荒不得也。後世誦讀、訓詁、主靜、致良知之學，極易於身在家庭，目遍天下，想像之久，以虛爲實，遂侈然成一家言，而不知其誤也。

或曰，昔儒之言非王政必不足治天下，顧漢末非行王道時也，孔明何以出？唐葉無行王道事也，鄴侯何以相？是必有濟時之策矣。況王政非十年經理，十年聚養，十年浹洽不能舉也。倘遇明主賢相不忍斯民之水火，欲急起拯之，而人材未集，時勢未可，將舍此無道，則所謂大用之而大效，小用之而小效者，又何説也？思古人曰，王道無小大，用之者小大之耳。爲今計，莫要於九典、五德矣。除制藝、重徵舉、均田畝、重農事、徵本色、輕賦稅、時工役、靖異端、選師儒，是謂九典也。躬節儉、遠聲色、禮相臣、慎選司、逐佞人，是謂五德也。爲之君者，充五德之行，爲九典之施，庶亦駕文、景而上之矣。然不體聖學，舉聖法，究非所以致位育追唐、虞也。是在爲君者。《濟時》。以下《存治編》。

嘗讀《禮》「聘則爲妻，奔則爲妾」，所以崇禮義、養廉恥也。故女無行媒不相知名，士不爲臣不見。湯之於伊尹，文王之於太公，尚矣。下至衰世，猶有光武就見之子陵、昭烈屢顧之諸葛。如四子者，固有以自重，抑其君知所以重之也。自唐、宋試之以無用之詩文，上輒曰選士，曰校士，曰恩額，曰賜第，士則曰赴考，曰赴科，曰赴選。縣而府，府而行省，行省而京師。其間問先、察貌、索結、登年，巡視、搜檢，解衣跣足，而名而應，挫辱不可殫言。烏

呼！奴之邪？盜之邪？無論庸輩不足有爲，即有一二傑士，迨於出仕，氣喪八九矣。宜道義自好者不屑就也。而更異其以文取士也。夫言自學問中來者，尚謂有言不必有德，況今之制藝，遞相襲竊，通不知梅棗，便自言甘酸，不特士以此欺人，取士者亦以自欺。彼卿相皆從此孔穿過，豈不見考試之喪氣、浮文之無用乎！顧甘以此誣天下也。觀之宋、明，深可悲矣。竊嘗謀所以代之，莫若復古鄉舉里選之法。放明舊制，鄉置三老人，勸農、平事、正風俗。六年一舉，縣方一人。如東，則東方之三老視德可敦俗，才堪涖政者，公議舉之，狀書某某深知其才德，兼以事實之，縣令即以幣車迎爲六事佐賓吏人。供用三載，經縣令之親試，百姓之實徵，老人復躋堂言，曰某誠賢，則令薦之府。狀書某令深知其才德，亦兼以事實之，則守以禮徵至。其有顯德懋功者，即薦之公朝，餘仍留爲佐賓。三載，經府守之親試，州縣之實徵，諸縣令集府言，曰某誠賢，則府守薦之朝廷。狀書某守深知其才德，亦兼以事實之，則命禮官弓旌、車馬徵至京。其有顯德懋功者，即因才德受職不次，餘仍留部治事，親試之。三載，凡經兩舉，用不及者，許自辭歸進學。老人、令、守薦賢者受上賞，不肖者受上罰。則公論所歸，請託不行矣。九載所驗，賢否得真矣。即有一二勉强爲善，盜竊聲譽者，焉能九載不變哉！況九載之間，必重自斂飭，即品行未粹者，亦養而可用矣。爲政者復能久任，考最於九載、十二載，或十七八載之後，國家不獲真才，天下不被實惠者未之有也。《重徵舉》。

古之善靖異端者，莫如孟子；古之善言靖異端者，莫如韓子。韓子之言曰：「人

其人，火其書，明先王之道以教之。」善哉！三言盡之矣。愚嘗取而詳推之。目前耕耘，皆三代之赤子，第自明帝作俑，無恥之民從而效尤，妄談禍福，侈説神僊，枝連蔓長，焚香講道者遂紛紛。其實猶然中國之民也，一旦收爲左道之誅，豈不哀哉！考古謀今，靖之者有九：一曰絶由。四方戒異服人不許入中國。二曰去依。令天下毁妖像，禁淫祠。三曰安業。令僧道尼姑以年相配，俱歸族。不能者各入地籍。許鬻寺觀瓦木以易宅舍，給香火地或逃户地使有恒産。幼者歸族，老而無告者人養濟院，夷人仍縱之去。皆所謂「人其人」也。四曰清蘖。有爲異言惑衆者誅。五曰防後。有藏佛氏經卷者誅，獻者有賞。六曰杜原。令碩儒多著闢異之書，深明彼道之妄。皆所謂「火其書」也。七曰化尤。取向之名僧長道，令近正儒受教。八曰易正。人給《曲禮》、《少儀》、《内則》、《孝經》等，使朝夕誦讀。九曰明法。既反正之後，察其孝行或廉義者旌表顯揚之，察其愚頑不悟者責罰誅戮之。皆所謂「明先王之道以教之」也。如此，則群黎不邪慝，家户有倫理，男女無抑鬱之氣，兆姓無絶嗣之慘。徵休召祥，蔑有極矣。且儉土木之浪費，杜逃亡之巢穴，驅游手之無恥，絶張角等之根苗。風淑俗美，仁昌義明，其益不可殫計。有國者何憚而不靖異端哉！若惑於禍福之説，則前鑒固甚明也。《靖異端》。

佛輕視此身，以耳目口鼻心意爲六賊，故言圓寂，言涅槃，有九定、三解脱諸妄説，大要欲全其幻覺之性也。嗟乎！有生方有性，若如佛説，則天下無性矣，又何覺？無所謂昭昭，何所謂暗暗？怪哉！西域異類，不幸而未聞聖人之言性，

未見聖人之盡性也。堯、舜、周、孔之言性，合身言之，故曰「有物有則」，「堯、舜性之，湯武身之」。堯、舜率性而出，身之所行皆性也。湯、武修身以復性，據性之形以治性也。孔門後惟孟子見及此，故曰：「形色天性，惟聖人然後可以踐形。」形，性之形也。性，形之性也。舍形則無性矣，舍性則無形矣。失性者據形求之，盡性者於形盡之，賊其形則賊其性矣。即以耳目論，堯、舜明四目，達四聰，使吾目明徹四方，天下之形無蔽焉，使吾耳聰達四竟，天下之聲無壅焉。此其所以光被四表也。孔子視思明，聽思聰，非禮勿視，非禮勿聽。明者目之性也，聰者耳之性也。視非禮，則蔽其明而亂吾性矣。聽非禮，則壅吾聰而亂吾性矣。絶天下非禮之色以養吾目，賊在色，不在目也，賊更在非禮之色，不在色也。去非禮之色，則目徹四方之色，適以大吾目性之用。絶天下非禮之聲以養吾耳，賊在聲，不在耳也，賊更在非禮之聲，不在聲也。去非禮之聲，則耳達四竟之聲，正以宣吾耳性之用。推之口、鼻、手、足、心、意，咸若是。推之父子、君臣、夫婦、兄弟、朋友，咸若是。故禮樂繽紛極耳目之娱，而非欲也，合三才成一性，而非侈也。彼佛大之幻天、地、君、親而不恤，小之視耳目手足爲賊害，惟闔眼内顧，以爲虚靈不昧，猶瞽者坐暗室，耳目不接天下之聲色，身心不接天下之人事，而自謂妙悟，可謂妄矣。安在其洞徹萬象也哉？且視身爲賊，絶六親而不愛，可謂殘忍矣。及其大言慈悲，則又苦行雪山，割肉啖鷹，舍身餧虎，何其傎倒錯亂也哉！以下《存人編》。

洞照萬象，昔人形容其妙曰「鏡花水月」。宋、明儒者所謂悟道，亦大率類此。

吾非謂佛學中無此意也，亦非謂學佛者不能致此也。正謂其洞照者無用之水鏡，其萬象皆無用之花月也。不至於此，徒苦半生，爲腐朽之枯禪；不幸而至此，自欺更深。何也？人心如水，但一澄定，不濁以泥沙，不激以風石，不必名川巨海之水能照百態，雖渠溝盆盂之水皆能照也。今使竦起静坐，不擾以事爲，不雜以旁念，敏者數十日，鈍者三五年，皆能洞照萬象，如鏡花水月。功至此，快然自喜，以爲得之矣。或豫燭未來，或邪妄相感，人物小有徵應，愈隱怪驚人，轉相推服，以爲有道矣。予戊申前亦嘗從宋儒用静坐功，故身歷而知其爲妄，不足據也。天地間豈有不流動之水？不著地、不見沙泥、不見風石之水？一動一著，仍是一物不照矣。今玩鏡裏花，水中月，信足以娱人心目，若去鏡水，則花月無有矣。即對鏡水一生，徒自欺一生而已矣。若指水月以照臨，取鏡花以折佩，此必不可得之數也。故空静之理愈談愈惑，空静之功愈妙愈妄。吾願求道者盡性而已矣。盡性者，實徵之吾身而已矣。徵身者，動與萬物共見而已矣。身之百體，吾性之作用也。一體不仁，則一用不具。天下之萬物，吾性之措施也。一物不稱其情，則措施有累。合内外，成人己，通身世，近自几席，遠達民物，下自鄰比，上暨廟廊，粗自洒掃，精通燮理，至於盡倫定制，陰陽和，位育徹，吾性之德全矣。以視空中洞照，猶腐草之螢耳，何足道哉！

顔氏學記卷三

習齋　三

先生八歲，就外傅吳洞雲學。洞雲名持明，能騎射劍戟，慨明季國事日靡，潛心百戰神機，參以己意，條類攻戰守事宜二帙，時不能用，以醫隱。又長術數，多奇中。蓋先生之學自蒙養時即不同也。以下李塨、王源所撰《年譜》。

朱翁爲先生謀賄入庠，先生哭不食，曰：「寧爲真白丁，不作假秀才。」乃止。縣試策問弭盜安民，先生對，略曰：「淫邪惰肆，身之盜也；五官百骸，身之民也。弭之者在心君。心主靜正，則淫邪惰肆不侵，而四體和矣。亂臣賊子，國之盜也；士農工商，國之民也。弭之者在皇極。皇建其極，則亂賊息而天地昭矣。」縣幕友孫明大奇之，迎見如上賓，騎遇輒下。

通州任熙宇聞先生名，寄書言道不外飲食男女、應事接物之間。先生答書云「君抱蕭、曹之才，兼慕孔、孟之道」，以其長刀筆也。熙宇又書至，曰：「凡譽人失實，即已身離道。僕之駑下，輕誣以蕭、曹，即君須臾之離道。」先生展書竦然，每向人道之。

同王法乾訪五公山人問學。五公山人王姓，諱餘佑，字介祺，保定新城人。父行昆弟皆宦于明。少有才譽，長，念明季多故，乃讀孫、吳書，散萬金產結士。甲申，闖賊據京師，遂從父延善及從兄餘厚、兄餘恪、弟餘嚴、雄縣馬于等起兵討賊。下雄縣、新城、容城，誅其僞官。已而賊敗，清師入，衆散，隱居五公山雙峰。每登

峰頂，慷慨悲歌，泣數行下。嘗集二十一史兵略爲此書十卷，曰兵行先知所向，曰兵進必有奇道，曰遇敵以決戰爲先，曰出奇設伏，曰招降，曰攻取必於要害，曰據守必審形勝，曰立制在有規模，曰兵聚必資屯田，曰克敵在無欲速。又著《通鑑獨觀》，亦多篤論。

訪張石卿問學。石卿曰：「『敬者德之聚』，所聚者何德？『誠者自成』，所成者何事？仁而已。」

丙午，三十二歲。除夕，寫先儒主，稱周茂叔爲先聖。塨案，先生亦嘗稱朱子爲聖人。即宗信之，亦何至是？蓋先生性篤摯鋭往，故早年見似而以爲真也。

天下小過，聖人必爲提撕，恐陷於惡也。天下大壞，聖人必爲包荒，恐絶於善也。故陶詩云「亟亟魯中叟，彌縫使其醇」。

自驗無事時種種襍念，皆屬生平聞見言事境物，可見有生後皆因習作主。聖人無他治法，惟就其性情所自至，制爲禮樂，使之習乎善以不失其性，不惟惡念不生，俗情亦不入。此堯、舜、三王所以盡人之性而參贊化育者也。

世有聰明慈惠而交人無善道、應事無成法者，亦有内外善交而德性不修、禮樂不明者，又有閑習技藝而邦家多怨、秉彝不可問者。乃知《周禮》之三物缺一不可也。

齊泰階曰：「天下之元氣在五倫。」先生曰：「元氣虛矣，何以壯之？六藝所以壯之也。如父慈子孝，豈託空言？自有父子之禮。四倫皆然。故禮，序此五倫者也；樂，和此五倫者也；射、御、書、數，濟此五倫者也。舍是而言倫常，即爲空虛，即爲支離。」

王法乾憚學習六藝。先生曰：「古人以文會友，後世以友會話。談論，聲話也；紙筆，畫話也；敬静之空想，無聲未畫之話也。」

論明政四失：設僧道職銜，信異端也。立宦官衙門，寵近幸也。以廷杖詔獄挫辱士大夫，非養廉恥也。問罪充軍，以武爲罪徒也。誰復敵愾！

士鈞問：「孔子稱管仲爲仁，而孟子不許，何也？」曰：「孔、孟因時立論，所謂時中也。春秋周室卑，荆楚僭，不有管仲，孰爲尊攘？至七雄之世，功利誇詐之習成，發政施仁之道息，孟子所以不得不抑之也。後之講學則不然，虎豹已鞹矣，猶云寧質；邢、衛已亡矣，猶云羞管；虚言已蠹世矣，猶云講讀纂修，而生民之禍烈矣。」

率門人習射，中的六，門人各二。因思孔子曰：「回之仁賢于丘，賜之辯賢于丘，由之勇賢于丘。」此聖道之所以光也。漢高祖曰：「運籌吾不及子房，攻戰吾不及韓信，給餉守國吾不及蕭何。」此漢代所以興也。今從吾者更不吾若，吾道其終窮矣乎！

有求文者謝以儀，卻之。語門人曰：「君子貴可常，不貴矯廉邀譽。昔子路拯溺，人勞之以牛而不受。孔子責之曰『自此魯無拯溺者矣』。今蠡人無醫，自朱振陽施方，醫始也。博人無師，自吾家先三祖施館教食，學者始也。小子識之，吾之卻此有謂也，不可法也。」

體常人之情則不校，體愚人之情則生憐心，體惡人之情則生懼心。憐則不忍校，懼則不敢校矣。

齊明者，正吾身之德也。耳目聰明，支體健利，吾身之用也。寡欲積精，寡言積氣，寡營積神，厚吾身之生也。否則非

堯、舜之脩身也。閑男女之邪心，飭彝倫之等殺，正一家之德也。宮室固，器皿備，職事明，利一家之用也。倉箱盈，凶札豫，厚一家之生也。建學校，同風俗，正一國之德也。百工脩，百官治，利一國之用也。倉府實，樂利遠，厚一國之生也。否則非堯、舜之齊治也。

蕭九苞問曰：「復井田則奪富民產，恐難行。」先生曰：「近得一策，可行也。如某甲田十頃，分給二十家，甲止得五十畝，豈不怨咨？法使十九家仍爲甲佃，給公田之半于甲，以半供上，終甲身。其子賢而仕，仍食之，否則一夫可也。」

陳同甫謂，人才以用而見其能否，安坐而能者不足恃；兵食以用而見其盈虛，安坐而盈者不足恃。吾謂德性以用而見其醇駁，口筆之醇者不足恃；學問以用而見其得失，口筆之得者不足恃。

録祁州學碑刻洪武八年頒學校格式：六藝以律易御，禮、律、書爲一科，訓導二員教之。樂、射、算爲一科，訓導二員教之。守令每月考試。三月學不進，訓導罰俸半月。監察御史、按察司巡歷考試。府生員十二名，州八名，縣六名。學不進者，守令、教授、訓導罰俸有差。甚多則教官革職，守令笞四十。三代後無此學政，亦無此嚴法。誰實壞之！源案，三代以後，開創帝王可與言三代治道者，明太祖一人而已。惜無王佐之才如先生者以輔之，遂將所創良法如此類不久即變。不變者，後人壞之。惜哉！惜哉！

爲治去四穢，其清明矣乎！時文也，僧也，道也，娼也。

安州陳天錫來問學，謂程、朱與孔、孟隔世同堂，似不可議。曰：「請畫二堂，子觀之。一堂上坐孔子，劒佩、觿決、襍玉、

革帶、深衣。七十子侍，或習禮，或鼓琴瑟，或羽籥舞文，干戚舞武，或問仁孝，或商兵農政事，服佩亦如之。壁間置弓矢、鉞戚、簫磬、算器、馬策及禮衣冠之屬。一堂上坐程子，峩冠博帶，垂目坐如泥塑，如游、楊、朱、陸者侍，或返觀静坐，或執書伊吾，或對談静敬，或搦筆著述。壁上置書籍、字卷、翰研、梨棗。此二堂同否？」天錫默然笑。

王法乾指其門人某曰：「渠能以冷眼窺人。」先生曰：「切不可教之如此。昔人有言，社稷丘虚，凡爲子孫者當戮力王室，且勿以名分相責。方今孔子之道墜地，但有志者即宜互相鼓舞，以相勉於聖道之萬一。有八長而二短，姑舍其二。有八短而二長，姑取其二。後生尺寸未進，先存心摘人短，此何意也？」

教塨三減，曰減冗瑣以省精力，減讀作以專習行，減學業以卻襍亂。如方學兵，且勿及農，習冠禮未孰，不可更及昏禮。

又語塨曰：「猶是事也，自聖人爲之曰時宜，自後世豪傑出之曰權略。其實此權字即『未可與權』之『權』，度時勢，稱輕重，而不失其節是也。但聖人純出乎天理而利因之，豪傑深察乎利害而理與焉。世儒等之詭詐之流，而推於聖道外，使漢、唐豪傑不得近聖人之光，此陳同甫所爲扼腕也。僕以爲三代聖賢『仁者安仁』也，漢、唐豪傑『智者利仁』也。」

塨問：「古人子婦事舅如父，今遠避以爲禮，何也？」曰：「古人三十而娶，有子婦則已老矣，故可近事。今人昏早，父子年多不甚相遠，則别嫌爲禮，時之宜也。」

勇，達德也，而宋人不貴，專以斷私克欲注之，則與夫子「不懼」二字及「勇士不

忘喪其元」、「臨陳無勇非孝」等語俱不合矣。奈之何不胥天下而爲婦人女子乎！

謂夏希舜曰：「舜何罪？須知父母不悦即我之罪。舜何慝？須知感動父母不能即我之慝。慝字更苦更精，蓋罪猶有事實可指，慝則並無其事，但見父母不允，必我心中有不可感動者在也。」

周、孔似逆知後世有離事物以爲道，舍事物以爲學者，故德、行、藝總名曰物。明乎六藝固事物之功，即德行亦在事物内。《大學》明親之功何等大，而始事祇曰「在格物」。空寂静悟，書册講誦，焉可溷哉！

喬百一書來論學。百一名已百，臨城人。明末，給事范士髦嘗薦於朝。已而國變，遂高隱。與塨往返書，有云：「孔子教人不過忠信、忠恕等語，不止罕言命，亦罕言性。蓋性命之説渺茫，不如實行之有確據也。實行敦，而性命自在其中矣。此孔子維世立教之深意也。」可爲名言。

滿洲筆帖式關拉江問「性情才」。先生曰：「心之理曰性，性之動曰情，情之力曰才。」因言宋儒不識性，並才情俱誤。拉江驚服，遂拜從學。拉江宿於外，先生問之，曰：「吾妻有親喪，念婦人亦人子也，豈可亂其喪哉！」先生喜曰：「禮所未制之禮也，而合矣。」

孟子曰「先立乎其大」。今小事皆能動心，小不平皆能動性，正是大不立也。

一日晏起，因思喪中廢業，兼以毁瘠，極易委惰，故先王制祝詞曰：「夙興夜處，不惰其身。」然期以内哀慕不遑，不惰猶易，練以後哀思日殺，心身少事，逸斯惰矣，惰愈憊矣。故孔子曰「喪事不敢不勉」。

謂張文升曰：「如天不廢予，將以七字

富天下：墾荒，均田，興水利。以六字强天下：人皆兵，官皆將。以九字安天下：舉人材，正大經，興禮樂。」

刁文孝之子静之來，言靈壽令陸隴其求先生所著書，清苑令邵嗣堯欲相見。先生謝曰：「拙陋不交時貴，吾子勿游揚也。」

「戒慎不覩，恐懼不聞」，必於湛然虚静之中凜「上帝臨汝」之意，則静存正功也。若宋人觀喜怒哀樂未發氣象，非丹家所謂内視乎？

事可以動我心，皆由物重我輕，故兵法曰「敗兵若以銖稱鎰」。

後世詩文字畫，乾坤四蠹也。

内篤敬而外肅容，體之根心也，❶静時踐其形也。六藝習而百事當，性之良能也，動時踐其形也。絜矩行而上下通，心之萬物皆備也，同天下踐其形也。禪宗焉能亂我哉！

文章之禍，中於心則害心，中於身則害身，中於家國則害家國。陳文達曰「本朝自是文墨世界」，當日讀之，亦不覺其詞之慘而意之悲也。

高明覆物，萬物歸我。洞照萬象，一象不沾。儒、釋相去天淵也。

定其心而後言，自無失言。定其心而後怒，自無妄怒。失言妄怒皆由逐物，未嘗以我作主。

先生曰：「唐楊瑄疏言，選士專事文辭自隋煬帝置進士科始。加以帖括，自唐高宗聽劉思立之奏始。乃爲世害至今乎！」

凡罪皆本於自欺。言聖人之言而行小人之行，全欺也，即言聖人之言而行苟自好者之行，亦半欺也。法乾規先生曰：「身不及口，口不及筆。」先生曰：「心更不

❶「體之根心也」，《畿輔叢書》本《顔習齊先生年譜》作「人之本體」。

及身。願共勉之。」

有一夫不能下，亦傲惡。有一事不耐理，亦怠惡。有一行不平實，亦僞惡。有一錢不義得，亦貪惡。

晤邢臺教諭賈聿修，故人也。曰：「人言教職爲閒署，不知人才爲政事之本，而學校尤人才之本也。」勉以脩身布教之道。

宿班勝固，見民以歲凶流亡，惻然，出錢及衣周之。草遊客書寄縣令，諷以四急：一急停徵，一急賑濟，一急捕蝗，一急請上官行文各處，安集流民。

至夏峰，晤孫徵君子五君協、七君孚、十一君夔，具雞酒，祭徵君，哭之。拜耿保汝，因同孫平子、孫箕岸登嘯臺，弔彭餓夫墓，酹以酒，盥漱百泉。時保汝率子爾良及楊蔭千、楊誠甫、李天祐、孔益仲陸續至。乃以《存學》質保汝，曰：「請問孔、孟在天之神以爲是否？程、朱罪我否？」保汝曰：「孔、孟必以爲是也。程、朱亦不之罪也。但目前習見未化者起紛紜耳。」先生曰：「苟無獲戾先儒，而幸聖道粗明，生死所不計也。」保汝曰：「如此無慮矣。」乃爲暢言六藝之學。保汝出其《王制管窺》、《論井田封建》，與先生《存治》合，深相得，流連幾十日乃別。蔭千以車馬贈行。保汝名極，定興人。從孫徵君移家夏峰，高隱力學。

見孫徵君門人原武張燦然天章，以常功及《存學》質之。天章喟然曰：「禮樂亡矣，《存學》誠不容不作。」問水政，先生略言之。天章曰：「先生何不著禮儀水政書？」先生曰：「元之著《存學》也，病後儒之著書也，尤而效之乎！且紙墨功多，恐習行之精力少也。」自此來問學者日衆。

張天章來，曰：「學者須靜中養出端倪，書亦須多讀，著述亦不容已。」先生曰：

「孔子强壯時學成教就，陶鑄人材，可以定一代之治平矣。不得用，乃周流；又不得用，乃删述。皆大不得已而爲之者也。如效富翁者，不學其經營治家之實，而徒效其凶歲轉移，遭亂記産籍以遺子孫者乎！且孔子自居於述，乃武、周述事之述。家居習禮樂，執射御，爲司寇，辨五土之性，乃述六府、三物之事也，非注記其文字也。後儒以講書注解託聖人之述，可乎？況静中了悟，乃釋氏鏡花水月幻學，毫無與於性分之真體、位育之實功也。聖門下學上達，原有正塗，不然，孔子日與七十子習行粗迹，而性命不得聞，孔子不幾爲千古之拙師，七十子竟成愚徒乎！」天章曰：「顔子仰鑽瞻忽如立卓爾，是何物？豈顔子枯禪乎？」先生曰：「否。顔子明言博我以文，約我以禮，豈空中玩弄光景者比也？後儒以文墨爲文，以虚理爲禮，將博學改爲博讀、博講、博著，不又天淵之分邪！」天章拜手曰：「聞命矣。」時主客坐久，體愈莊，容愈恭。先生因指曰：「非夙用戒慎功，此容不得於人前矯强也。故一望識君。」天章悦服，抵夜乃去。

觀《鄧汝極傳》，以當時心學盛行，崇證覺，以九容、九思、四教、六藝爲多。汝極駁之曰：「九容之不脩，是無身也，九思之不謹，是無心也。」先生續曰：「四教之不立，是無道也，六藝之不習，是無學也。」

抵上蔡，訪張仲誠。仲誠曰：「脩道即在性上脩，故爲學必先操存，方爲有主。」先生曰：「是脩性，非脩道矣。周公以六藝教人，正就人倫日用爲教，故曰『脩道謂教』。蓋三物之六德，其發見爲六行，而實事爲六藝。孔門『學而時習之』，即此也，所謂格物也。格物而後可言操存誠正。先生教法毋乃於《大學》先後之序有紊

乎？」仲誠名沐，以進士知内黄縣事，有惠政。

先生謂李子楷曰：「朱子論延平觀喜怒哀樂未發時氣象，曰『以不觀觀之』，此是禪宗否？」子楷曰：「此誠近禪，愚等操存不如此。乃將學問思辨俱在『戒慎不睹，恐懼不聞』内用功。」先生曰：「如此，則孔子學於識大識小，問禮問官，終日以思，辨聞與達，皆其兀然静存、不覩不聞時也，而可通乎？」

先生與仲誠及其門人明辨婉引幾一月，將行，申曰：「學原精粗内外一致加功，近世聖道之亡，多因心内惺覺、口中講説、紙上議論三者之閒見道，而身世乃不見道。學堂輒稱書院，或曰講堂，皆倚『學之不講』一句爲遂非之柄，殊不思孔門爲學而講，後人以講爲學，千里矣。」仲誠笑曰：「向以爲出脱先儒籓籬，不知仍在其窠中也。」及行，仲誠率門人遠送，先生拜手曰：「承教，不敢自棄，勉加操存。先生操存有年，願進習行，以惠蒼生。」仲誠拜手許諾。

返鄢陵，訪李乾行等論學。乾行曰：「何須學習？但操存功至，即可將百萬兵，無不如意。」先生悚然懼，後儒虚學誣罔至此。乃舉古人兵閒二事扣其策。次日問之，乾行曰：「未之思，亦不必思。小才小智耳。」先生曰：「小才智尚未能思，大才智又何在？豈君操存尚未至邪？」乾行語塞。

偕王次亭昆仲習冠燕諸禮。次亭問明德親民，先生曰：「脩六德，行六行，習六藝，所以明也。布六德、六行、六藝於天下，所以親也。今君等在仲誠先生之門，從未以此爲學教，然則何者爲若所以明之親之者乎？閉門静坐，返念收心，乃二氏之學，非吾儒之操存也。」

觀堞所輯諸儒論學，關中李中孚曰：「吾儒之學以經世爲宗，自傳久而謬，一變訓詁，再變詞藝，而儒名存實亡矣。」評曰：「見確如此，乃膺當路尊禮，集多士景從，亦祇講書説話而已。何不舉古人三事、三物之經世者，使人習行哉！後儒之口筆，見之非，無用，見之是，亦無用。此益傷吾心也。」

觀古《月令》，每月教民事，至命樂正習舞，命宗正入學習樂之類。歎今歷授時布政之法亡，沾入建除宜忌諸術，亦周、孔學失所致也。

謂堞曰：「子纂諸儒論學，名曰《未墜集》，蓋憂予《存性》、《存學》所言大異宋、明，逆而難入，録其合道之言，欲使人信吾説之不謬於先儒而教易行，意甚盛也。然予未南遊時，尚有將就程、朱，附之聖門之意。自一南遊，見人人禪子，家家虚文，直與孔門敵對，必破一分程、朱，始入一分孔、孟，乃定以爲孔孟、程朱判然兩途，不願作道統中鄉原矣。且所謂未墜者非他，未墜者在身世也。今諸儒之論在身乎？世乎？在口筆耳。則論之悖於孔、孟，墜也。即合於孔、孟，亦墜也。吾與子今日苟言而不行，更憂其墜矣，而暇爲先儒文飾曰未墜哉！」

教儼曰：「人之不爲聖人也，其患二：一在視聖人之大德爲不敢望，一在視聖人之小節爲聖不在此。吾黨須先於小節用功。」

閱宋人勸其君用曉事人，勿用辨事人，歎曰：「官乃不許辨事邪！曉事者皆不辨事邪！愚謬至此，不亡得乎！」

觀周密《癸辛襍識》載周平原云：「程伊川言，有真知所行自然無失，以致學者但理議論，不力實行。」沈仲固云：「道學之

名起於元祐，盛於淳熙。居官不理政事，以爲俗吏所爲，惟建書院、輯語録爲賢。異乎此者，其黨必擠之爲小人。異時必爲國家莫大之禍，不在典午清談下也。」當時儒者猶覺其害如此，今則舉世罔覺矣。

王法乾爲定州，過割地畝於己名下，書狀不如式，氣象鬱鬱然。先生曰：「爲主静空談之學久，必至厭事，厭事必至廢事，遇事即茫然。賢豪不免，況常人乎！予嘗言誤人才、敗天下事者，宋人之學，不其信夫！」

謂魏帝臣曰：「近世翰林院侍讀、侍講，修撰等官爲朝廷第一清貴之臣，奈何唐、虞命官詔牧乃忘此要職乎！學術誤及政事，可歎也。」

三重之道，王者之迹也。三物之學，聖人之迹也。孔子曰「不踐迹」，吾人須踐迹。

謂曹敦化曰：「天下無治亂，視禮爲治亂。家國無興衰，視禮爲興衰。」

郝公函三聘，請主教肥鄉漳南書院，乃往。重光及門人鍾錂從。公函學《士相見禮》，因告家事。先生曰：「爲兄之道，只不見子弟之過，則善矣。」

議書院規模。建正廳三間，曰習講堂。東第一齋西向，榜曰「文事」，課禮、樂、書、數、天文、地理等科。西第一齋東向，榜曰「武備」，課黄帝及太公、孫、吴諸子兵法，攻守、營陳、水陸諸戰法，并射、御、技藝等科。東第二齋西向，曰「經史」，課十三經、歷代史、誥制、章奏、詩文等科。西第二齋東向，曰「藝能」，課水學、火學、工學、象數等科。門内直東曰「理學齋」，課主静持敬程、朱、陸、王之學。直西曰「帖括齋」，課八比舉業，皆北向，以應時制，且漸引之也。北空二齋，左處儐介，右

宿來學。門外左房六間，榻行賓，右夏六間，容車騎。東爲更衣亭，西爲步馬射圃堂。東北隅爲倉庫厨竈，西北隅積柴炭。

孔子討陳恒而料其民不予，會夾谷而卻萊兵，反汶田，聖人之智勇也。乃宋儒僅以明理解智，去私解勇，其氣運之陒哉！

君臣、父子、夫婦、昆弟、朋友，天下之達道也。自佛氏出，而天下有不達之道。智、仁、勇，天下之達德也。自宋儒起，而天下有不達之德。

閱《家語》，至遊農山，歎曰：「觀於子路、子貢，則趙奢、李靖、仲連、陸賈皆吾道所不擯矣。乃自宋儒出，而諸英俊胥不得與於吾道，異哉！

「非禮勿視」四句，向二字一讀，謂不視邪色云云，非孔子復禮意也。當四字一氣讀，重在一禮字，謂視聽言動必於禮也。天下歸仁，即王天下有三重，民其寡過也，皆復於禮也。

著《宋史評》，爲王安石、韓侂胄辯也。其辯安石，略曰：「荆公書夜誦讀，著書作文，立法以經義取士，亦宋室一書生耳。然較之當時，則無其倫比。廉絜高尚，浩然有古人正己以正天下之意。及既出也，慨然欲堯、舜、三代其君。所行法如農田、保甲、保馬、雇役、方田、水利、更戍、置弓箭手於兩河，皆屬良法，後多踵行。即當時，至元祐間，范純仁、李清臣、彭汝礪等亦訟其法以爲不可盡變。惟青苗、均輸、市易，行之不善，易滋弊竇。然人亦曾考當日之時勢乎？太宗北征中流矢，二歲創發而卒。神宗言之，惓焉流涕。夏本宋叛臣而稱帝，此皆臣子所不可與共戴天者也。宋歲輸遼、夏銀一百二十五萬五千兩，其他慶弔聘問賂遺近幸又倍是，宋何以爲國？奉以歲幣，求其容我爲君，宋何

以爲名？又臣子所不可一日安者也。而宋欲舉兵則兵不足，欲足兵餉又不足。荊公爲此，豈得已哉！辟之仇讎戕吾父兄，吾急與之訟，遂至數責家貲，而豈得已哉！宋人苟安日久，聞北風而戰慄，於是牆堵而進，與荊公爲難，極詬之曰奸、曰邪，並不與之商榷可否，或更有大計焉，惟務使其一事不行，立見驅除而後已，而乃獨責公以執拗可乎！且公之施爲亦彰彰有效矣。用薛向、張商英等辦國用，用王韶、熊本等治兵，西滅吐蕃，南平洞蠻，奪夏人五十二砦，高麗來朝，宋幾振矣。而韓琦、富弼等必欲沮壞之，毋乃荊公當念君父之讎，而韓、富、司馬等皆當恝置也乎！矧琦之劾荊公也，其言更可怪笑，曰「致敵疑者近有七：一招高麗朝貢，一取吐蕃之地建熙河，一植榆柳樹於西山制其蕃騎，一創團保甲，一築河北城池，一置都作院，頒弓矢新式，大作戰車，一置河北三十七將。皆宜罷之，以釋其疑。」嗟乎！敵惡吾備則去備，若敵惡吾有首，將去首乎？此韓節夫所以不保其元也。且此七事皆荊公大計，而史半削之。幸琦誤以爲罪狀，遂傳耳。則其他削者何限？范祖禹、黃庭堅修《神宗實録》，務詆荊公，陸佃曰「此謗書矣」。既而蔡卞重行刊定。元祐黨起，又行盡改。然則《宋史》尚可信邪！其指斥荊公者是邪？非邪？雖然一人是非何足辨，所恨誣此一人，而遂忘君父之讎也，而天下後世遂群以苟安頽靡爲君子，而建功立業，欲措拄乾坤者爲小人也。豈獨荊公之不幸，宋之不幸也哉！

辯侂冑，略曰：「南宋之金與北宋之遼又不可同年而語也。乃累世知岳飛之忠，累世皆秦檜之智，獨韓平原毅然下詔伐金，可謂爲祖宗雪恥地下者矣！仗義復讎，雖

敗猶榮者矣！乃宋人必欲誅之以畀金也，尚有人心哉！然兵臨城下，宗社立墟，敵問戎首，無如何也。乃夷考當時葉適、丘崈、辛棄疾等支吾於北，敵無勝計，而宋相之首已不保矣。異哉！有題朝門者曰：『晁錯既誅終叛漢，於期一入竟亡燕。』可見當時人即惜之，非誅平原而宋存，留平原而宋亡也。及金主見平原首，率群臣哭祭禮葬，曰：『此人忠於謀國，繆於謀身，謚曰忠繆。』則金非惡平原，而深笑宋室也可知矣。《宋史》乃入之奸臣傳，徒以貶道學曰僞學，犯文人之深惡耳。宋儒之學，平心論之，支離章句，沈錮釋、老，而自居於直接孔、孟，欲人不貶之，得乎！其時儒者如沈仲固、周密等，皆曰『今道學輩言行了不相顧』，其徒不已有僞乎！而遂深疾之也。至於指數其奸，除貶僞學外，實無左驗。徒曰姬媵盛左右，獻媚而已。郭汾陽猶窮奢極欲，張曲江猶喜軟美，而欲責平原以聖賢乎！且此等亦未必非珥筆文人媒孽之也，而七百年來直視爲宵小，無一察焉，不其冤哉！」

偶觀宋孫鼛、宋時二傳，歎宋家每論人，先取不喜兵，能作文讀書，不可療之錮疾也。殃其一代君臣，毒流異世。傷哉！

宋人但見料理邊疆，便指爲多事。見理財，便指爲聚斂。見心計材武，便憎惡斥爲小人。此風不變，乾坤無寧日矣。

觀古書言十淫，有「淫中破禮，淫文破典」，曰：「其宋儒之謂乎！」

古人靜中之功，如洗心退藏於密，乃洗去心之汙染，退然自藏，極其嚴密，一無粗疏，即不動而敬也。何事宋人借禪宗空靜，而文之以主一，又贅之以無敵，❶以似

❶「敵」，《畿輔叢書》本《顏習齋年譜》作「適」。

是而非者亂吾學哉！

觀《朱子語類》，秦檜愛與理學交，自謂「敬以直内，終日受用」。則當日理學之爲小人假者固多矣。

觀《語類》曰：「本朝全盛時，如慶曆、元祐閒，只是相共扶持不敢作事，不敢動，被外人侮亦祇忍受，不敢與較，方得天下少寧，積而至於靖康。一旦所爲如此，安得天下不亂！」不知此言是怨慶曆、元祐諸人乎？抑怨靖康諸人乎？宋家可笑可憐，積成禍亂之狀如此，而乃歸獄荆公，何也？

宋儒如得一路程本，觀一處又觀一處，自喜爲通天下路程，人人亦以曉路稱之。其實一步未行，一處未到，周行榛蕪矣。塨謂：走路者，兵、農、禮、樂也。路程本者，載兵、農、禮、樂之籍也。宋儒亦不甚喜觀此籍。蓋其所喜者尚在安樂窩居，不在通曉路程也。如《論語》「敬事而信」等語，必曰「是心不是政」，可見。

天下寧有異學，不可有僞學。異學能亂正學，而不能滅正學。有似是而非之學，乃滅之矣。

王法乾曰：「自居功者人必共怨之，自居長者人必共短之，自居是者人必共非之。」先生曰然。

觀《朱子語録》，見其於岳忠武也，雖從天下之公好稱之，有隱忌焉，曰「岳飛誅」，曰「岳飛亦横」，曰「岳飛只是亂殺」。於秦檜也，雖從天下之公惡而貶之，有隱予焉，曰「秦老」，曰「士夫之小人」。何也？

爲植秀、鋑言用人：自鄉約、保長與州縣吏胥同禄，更代任用。三年，鄉里公課其功德而上之邑宰，邑升府，府升監司，監司登之朝，以至公卿。

李塨問《孟子》「盡其心」節，先生曰：「盡其惻隱、羞惡、辭讓、是非之心者，知其仁義禮智之性也。知其仁義禮智之性，則知元亨利貞之天矣。」

語杜生曰：「道莫切於禮，作聖之事也。今人視禮之精鉅者曰不能，粗細者曰不必，是聖人人無從學也。有志者先其粗，慎其細，學得一端亦可。即如『出告反面』，苟行之，家道不亦秩，孝弟不亦興乎！」

宋儒之學，南誤張仲誠、西誤李中孚、北誤王法乾，皆天生俊傑，可爲斯人立命者。誤常人之患小，誤賢智之禍大。至如呂新吾、陸道威，材識高矣，亦沾泥帶水，更可惜也。

先生聞某不分父勞，歎曰：「古者弟子爲學，即教之事父事兄，服勞奉養。今學讀書作文，必袖手静坐，安其身而奴隸其父兄。此時文取士之害，静坐爲學之弊也。」

大興王源介塨執贄從學，先生辭不受。固請，乃受之。曰：「文升、剛主道吾友之文章識力，想望久矣。近又聞因剛主言爲省身録，從事身心，尤使僕喜而不寐。過謙不敢當，然相期於周、孔之道者，豈有既乎？願斷自今，一洗詩文之習，實力聖學，斯道斯民之幸也。」因問曰：「聞子知兵，其要云何？」對曰：「源何足知兵要，但以爲不過奇正而已。」又曰：「假以烏合數千，使子治之，何法爲先？」對曰：「莫先束伍。」先生躍然曰：「子真其人矣。」次日，率源祭告孔子，行釋菜禮。源紀二詩，曰：「離迷禾黍問南村，慚愧擔簦五柳門。十載低顔隨燕雀，半生孤眼横乾坤。先生有道青雲上，今日從遊皁帽尊。虞夏高歌人未老，無邊風雨正黄昏。」「藜羹麥飯話情

親，今古興亡賴有人。破屋寒飛宵練影，荒籬遠隔夕陽塵。直將文武傳洙泗，未許安危係洛閩。山勢東蟠滄海盡，應知燕趙自生申。」

漢軍崔璠奂若來問學，先生謂之曰：「學之亡也，亡其粗也。願由粗以會其精。政之亡也，亡其迹也，願崇迹以行其義。」

與門人言博、蠡脩河法，曰：「北人祇思除水患，不思興水利，不知興利即除害也。」

吾事水學，不外分、濬、疏三字。聖王治天下亦祇此三字。

謂門人曰：「齊宣王欲授孟子室，養弟子，使大夫國人矜式，是以宋儒待孟子也。孟子志在名世，烏肯居哉！儻以留宋儒，必悦。」使觀朱注，果明。程子曰：「齊王處孟子，未爲不可。」慨然歎曰：「程、朱之學焉得冒孔、孟之學哉！」

許恭玉來，言《一統志》、《廣輿記》等書皆書生文字，於建國規模、山河險要未詳也。先生曰：「豈惟是哉！自帖括文墨遺禍斯世，即間有考纂經濟者，總不出紙墨見解矣。」

謂門人曰：「心性天所與，存養所以事天。道藝師所授，習行所以事師。」

顔氏學記卷四

恕谷一

學正李先生塨

李先生塨，字剛主，别字恕谷。其先世本小興州人。明初有進忠者徙保定府之蠡縣，遂爲蠡人。父明性，有學行，高隱不仕，學者稱爲孝慤先生。同時習齋顔先生倡明聖學，孝慤命先生師事之，因從學禮。又學琴於張而素，學射御於趙錫之、郭金城，問兵法於王餘佑，學書於彭通，學數於劉見田。後如浙，學樂於毛奇齡。先生年二十餘爲諸生，既承習齋教，自治甚嚴。仿習齋爲日譜，記身心言行得失，不爲文飾。而於田賦、郊社、禘祫、宗廟諸禮，及諸史志所載經世諸務，與古帝王治績可爲法者，考校甚備，録其語曰《瘳忘編》以待用。由是學大進。

孝慤使先生奉其妾母居縣中，率其四弟讀書，而自與適居鄉，相距二十餘里。每朔望前日薄莫，必徒步至鄉，問父安否，夙興乃還。嘗曰：「孝慤公之事親，視無形，聽無聲。勉學之，而未能也。」乃纂集古人事親之禮，以時省視，鮮膏醴稻，竭力以養，而自食粗糲，不使親知。其友趙錫之重先生行，而閔其貧，閒數日輒使人饋粟肉於孝慤，詭言先生所遺，孝慤不知也。年二十六，遭孝慤喪，擗踊哀慕如孺子，三日不食，寢苫枕凷，斂葬虞祭皆如禮。

服闋後，以康熙三十九年庚午舉於鄉。已至京師，左都御史吴公涵聘主其家，命其子弟從先生學六藝，且爲刊所著

《大學辨業》。其時名公卿如徐少宰秉義、王相國掞、許侍郎三禮，皆過先生論學。安谿李文貞公光地爲直隸巡撫，聞先生名，欲延致之，命其門人庶常徐元夢道意，且欲持先生所著書往，曰：「李公虛左以待先生，先生寧不往見？」先生堅辭曰：「部民也，往見非義。」卒不往。時三藩平後，朝廷向文學，四方名士競集京師，無不樂交先生者。冉進士永光、竇翰林克勤招集同人，共爲講會，先生與焉。因歷及古今升降，民物安危，學術明晦之所以然，以及太極、河洛圖書之辨，屯田、水利、天官、地理、兵農、禮樂之措置。諸公悚聽久之，相顧謂曰：「乾坤賴此不毁也。」而鄞萬處士斯同尤篤服先生，爲特序《大學辨業》，以爲學之指歸在是。他日，與先生考論禮制，握先生手曰：「天下學者唯君與下走耳。太原閻生未足多也。」萬亦夙有講會，每會皆達官主供張，翰林、部郎、處士數十人列坐而聽。一日，會講於紹寧會館，先生亦往。衆請問郊社，萬君向衆揖先生曰：「此蠡李先生也。負聖學正傳，非予敢望。今且後郊社，請先言李先生學以爲求道者路。」因將《辨業》之旨歷歷敷陳，曰：「此質之聖人而不惑者，諸君有志，無自外矣。」於是代州馮壅、三原温德裕、大興劉有餘、宛平郭金湯、金城皆因先生以私淑習齋之學。金湯字子堅，金城字子固也，與先生交尤厚。子堅爲浙桐鄉令，聘先生往，一歲使者三至。既往，舉邑以聽。期年，政教大行。先生年四十無子，子堅憂之，爲置側室。每出游，必遣役齎資斧以從，恣所之。有過問學者，飭厨傳恐後。其優禮如此。故人楊勤慎修令陝西富平，亦敦請先生往，曰：「學施於民物，在人猶在己也。」應之往。慎修以師禮事先生。

先生曰：「富平亂國也，治之當以嚴。」教之禁鬬争，止賭博，勤聽訟，減催科，抑强卹弱，行之如桐鄉時，民俗遂變。乃語以旌孝弟，崇學校，選鄉保，練民兵，勸農興利。愼修從先生言，百廢具舉。關西學者聞風而至，學禮、學樂、學《易》、學兵陳者麕集。居踰年，先生以省親欲行，愼修固留，先生不允。士民餞送者十餘里不絶。愼修曰：「上下皆知勤能屈先生，先生固忍行乎！」歔欷泣下。

既自西歸，謁選得知縣，以母年高，改選通州學正。旋以疾告歸，始遷居博野，修葺習齋學舍，以收召學者。從游日衆，遠方郵書請正絡繹不絶。先生接引甚殷，未嘗稍有矜色。嘗曰：「學者當肅其九容，使身心修整，祛妄戒昏，則天君湛如，而更習爲有用之學，聖道其不遠矣。」安谿、太倉兩相國將以先生學行薦於朝，皇十四子撫遠大將軍用兵西陲，以幣再來聘，先生皆力辭。後遂稱病篤，隱居治農圃。年七十五卒於家，雍正十一年正月朔日也。門人馮辰、劉調贊等上私謚曰文子先生。子習仁先卒。次習中、習禮皆能承其家學。

始先生問樂蕭山毛氏，毛嘗推許爲蓋世儒者，意欲使先生盡從其學。後以論格物不合，而毛遂作《大學逸講箋》以攻習齋，并詆《周禮》爲非周公書，不足信。桐城方侍郎苞與先生交至厚，嘗使子道章從學先生。而方固信程、朱，以習齋復聖門舊章爲非。每相見，先生正論侃侃，方無辭而退。後先生没，方不俟其子孫之請，爲作墓志，於先生德業一無所詳，而唯載先生與崑繩及方論學同異，且謂先生因方言改其師法，又與人書，稱浙學之壞始黄梨洲氏，北學之壞則始於習齋。故先生門人威縣劉用可深非之，謂其純搆虚辭，誣

及死友。今觀先生遺書，知用可之言爲然也。先生承習齋教，以躬行爲先，不尚空文著述。晚年因問道者衆，又身不見用，始寄於書。所著《小學稽業》五卷、《大學辨業》四卷、《聖經學規纂》二卷、《論學》二卷、《周易傳注》七卷、《筮考》一卷、《論語傳注》二卷、《大學》《中庸》傳注各一卷、《傳注問》四卷、《經説》六卷、《學禮録》四卷、《學樂録》二卷、《郊社考辯》一卷、《擬太平策》一卷、《恕谷文集》十三卷，皆刊行。《詩》、《春秋》、《孟子》傳注，《學射御書數録》、《田賦考辯》、《宗廟考辯》、《禘祫考辯》、《瘳忘編》、《閱史郄視》、《平書訂》、《運心編》、《覽天主書辨》等書，皆藏於家。馮辰、劉調贊共纂先生《年譜》四卷，嘉慶中先生裔孫鍇爲重訂焉。

習仁字長人，恕谷先生長子也。自幼孝友，未成童即有巨人之志。嘗仿先生立日譜，嚴立課程，晝所習行，夜必籍之。方侍郎苞使子道章就學於恕谷，恕谷亦遣習仁以師禮禮之。後侍郎爲作《李伯子哀辭》，謂其承親、事師、交友，跬步皆在於禮，而行之甚安，子弟中未見如斯人也。恕谷少游浙東西，樂江介士風，南中人士亦聞其風而慕之。乃率習仁往相宅。其乘車，習仁御，騎則執鞭以從。恕谷與諸公論學，左右其閒，南士皆傾心焉。恕谷以母老未能定遷，會侍郎以戴名世《南山集》案全家被逮，願以金陵田宅居恕谷。恕谷乃使習仁與妻附友人舟先之。至天津，疾作，將暫反。比登車，曰：「吾父志此久矣，疾當愈，何反爲？」歸舟。又數日疾革，其妻出視，命之曰：「勿泣。吾不能成父志而死，命也。」遂於康熙六十年八月卒，年二十有四。恕谷哭之慟，曰：「天不使吾南也，已矣。」爲作行略，見集中。

李氏遺書

《大戴禮·保傅》篇曰：「古者年八歲出就外舍，學小藝焉，履小節焉。束髮而就大學，學大藝焉，履大節焉。」而賈誼《新書·容經》篇亦有「古者年九歲入小學，蹍小節，業小道，束髮就大學，蹍大節，業大道」之文。《尚書大傳》曰：「公卿之世子、元士之適子，年十三入小學，見小節而踐小義。二十入大學，見大節而踐大義。」《白虎通》曰：「八歲毀齒入學，十五入大學。」諸書入學之年互有不同，或貴賤異也。至學之之事，則《大戴禮》與《新書》、《大傳》之言爲得其正。而班氏《食貨志》亦曰：「八歲入小學，學六甲五方書計之事，始知室家長幼之節。十五入大學，學先聖禮樂，而知朝廷君臣之禮。」《周禮》：「樂師教國子小舞。」鄭注曰：「謂少時教之。」蓋總此道藝之事而程其年力，使之由小入大，從易入難耳。朱子乃自立一説，以灑埽、應對、進退之節，禮、樂、射、御、書、數之文入之小學，以窮理、正心、脩己、治人八字隱括《大學》格物等，入之大學。不思《内則》爲學之次，成童始舞《象》，二十始學禮。而俱責之年幼，其能乎！且六藝者，聖人所以成德持世也，而但歸之小學乎！至謂小學學其事，大學學小學之事之所以然，蔡清遂曰：「格致只是窮理，非追補其事。誠正脩，又説此事不入。」是進於大學，但當如後儒静坐觀理而已。誠正脩身，説此事不入，然則聖人言「文以禮樂」，「非禮不動，所以脩身」何也？夫格物致知以誠正脩齊治平，正在禮樂之道藝用功，非二事也。譬之治田，道藝，其耒耜鎛銚也，誠正脩齊治平，其用

耒耜鎛銚以耕耘收穫也。今謂治田者年幼，則專習耒耜鎛銚之事，年長則專講耕耘收穫之理，豈可也哉！以下《大學辨業》

《魯論》「興於詩」章，朱子《集注》曰，按《内則》「十歲學幼儀，十三學樂誦詩，二十學禮」，則此三者非小學傳授之次，乃大學終身所得之難易先後淺深也，則亦當自知其《大學序》論學之誤矣。

班氏《藝文志》載小學十家，自《史籀》以及杜林《倉頡訓纂》，皆字學也。其言曰：「古者八歲入小學，故《周官》保氏掌養國子，教之六書。」夫以書爲小學，而曰八歲入小學，教之書，則小學即幼學也。然《食貨志》曰：「八歲入小學，學六甲五方書計之事，始知室家長幼之節。」六甲，數日也。五方，方名也。計，數也。室家長幼之節，禮也。則幼學不止學書矣。乃列次經藝，專以書爲小學者，何也？蓋《内則》所記爲學次序，方名六歲已教，八歲後，六藝之學，禮祗學幼儀，樂祗舞《勺》，而射御與禮及樂之舞《象》、舞《大夏》皆在成童以後，以非小學時所能任也。惟書數八歲後學之，而史又以數學入之律歷，故專以書爲小學耳。

《大學》一篇，明大學成己成物之道也。自「在明明德」至「慮而后能得」，明其道也。自「物有本末」至「國治而后天下平」，言爲其道則有事，而學其事則有物。物者，大學教人之成法，如禮樂等是也。古人事此物以成己成物，先後有定序，而必由於學中學習其物，而後由知以行，成己成物之道可一一全也。「自天子以至於庶人」至「此謂知之至也」，則承上文先後之序而言以身爲本。蓋正心脩身，明明德也，皆所以脩身也。齊家、治國、平天下，親民也。皆由身而推，所謂「明明德於天

下也。」如此則先後晰矣，「此謂知本」。如此則大學格物之事事矣，「此謂知之至也」。夫學中教人之法，禮樂燦然，師亦詔之，弟亦學之矣。而必進以誠意者，則以學矣。而好善惡惡不實，自欺也。自欺者，不可以欺人；誠中者，必至於形外。故君子慎獨，以誠意要矣。果能慎獨以誠意，而學問精，自脩密，恂慄威儀，則明德明矣。明德明則民不能忘矣。何以不能忘也？明德明則必親賢樂利，明明德於天下，而民何能忘也！如《康誥》、《太甲》、《帝典》則皆言明明德也，如《盤銘》、《康誥》、《大雅》則言明明德以及於天下也，是君子用極之道也。極者何也？即至善也。如「穆穆文王」，則所謂知止，而君臣父子以至與國人交，各得至善者也。然總根於誠意。己之意誠，而民之意亦畏之而誠，而不誠之辭不得盡矣。此誠意而心廣體胖，脩身於上者也，知本者也。故脩身以及天下，遞有先後。謂脩身在正其心者，心不在則身不可脩也。齊家在脩其身者，身之用情有辟則家不可齊也。治國必先齊其家者，爲父子兄弟不能仁，以率民則國不可治也。平天下在治其國者，於國不能絜矩而理財用人好惡拂民，則天下不可平也。至於平天下，而《大學》之道全矣。

孔、孟前《周官》、《大學》成法具在，但恐徒習其文，而身心意知未克醇成己之仁，家國天下未克精成物之知，則《論語》所謂「可與共學，未可與適道」者矣。故直指其道曰「在明明德，在親民，在止於至善」。而至教學之實物，則以其有成法，不必詳言也。觀「脩齊」條但言人情偏向之弊，而未言範圍之禮樂，「治平」條言理財用人宜絜矩，而不言田賦、勸省、選舉、計

察之實政可見。

明德本也，親民末也，格致始也，誠意以至天下平終也。致，推致也。格，《爾雅》曰「至也」，《虞書》「格於上下」是也。程子、朱子於格物，格字皆訓至。又《孔叢子·諫格虎賦》，顏先生謂格物之格如之，謂親手習其事也。物，「物有本末」之物也。即明德親民也，即意心身家國天下也。然而謂之物者，則以誠正脩齊治平皆有其事，而學其事皆有其物。格物者，謂大學中之物，如學禮、學樂類，必習其事造其極也。「致知在格物」者，行先以知，而知在於學。故《學記》曰「人不學，不知道」，董仲舒曰「勉彊學問，則聞見博而知益明」，徐幹曰「白日照則所求見」。學者，心之白日也，故先王立學，教以六德、六行、六藝，皆此謂也。

誠意以至治平，下皆有覆明之文，而致知格物無者，以致知之功在於格物，而格物之事，在作書者之時大學教法尚在，不必言也。惟恐學者浮游其物，而用之不實，故指其道曰在明親止善。然而明親之道，舍學無由，故又曰致知在格物。謂學外復有物者，非纖細則空虛也；謂學習外復有格物者，非汎濫則冥寂也，皆非聖學也。

《中庸》曰「不明乎善，不誠乎身」，是「欲誠其意者，先致其知」也。「好學近乎知」，「或學而知之，或困而知之」，「博學、審問、慎思、明辨，雖愚必明」。《論語》子曰「我非生而知之者，好古敏以求之者也」，「多聞，擇其善者而從之，多見而識之，知之次也」，是「致知在格物」也。蓋問、思、辨皆學中事也。困即困於學也。好古敏求即學也。多聞多見，所謂「文、武之道賢者識其大者，不賢者識其小者，夫

子焉不學」也。聖門舍學更無致知之法，格物非學而何？

或問朱元晦曰：「幼學先小學而後大學，誠幸矣。若年長而不及乎此者，欲反從事於小學，恐其不免於扞格，不勝勤苦難成之患。欲直從事於大學，又恐其失序無本，不能以自達也。如之何？」曰：「敬之一字，聖學之所以成始成終也。小學不由乎此，固無以涵養本原，而謹夫洒埽、應對、進退之節，與夫六藝之教，大學不由乎此，亦無以開發聰明，進德脩業，而致夫明新之功。是以程子發明格物之道，必以是爲説焉。」問敬字當不得小學。曰：「看來小學卻未當得敬。敬是徹上徹下功夫，雖到聖人田地，也放下敬不得。」問：「《大學》首曰明德，卻不曾説主敬，莫是已見於小學否？」曰：「然。自小學不傳，伊川卻是帶補一敬字。」曰：「所謂敬者，若何用力？」曰：「程子嘗以主一無適言之矣，以整齊嚴肅言之矣。至其門人謝氏，則又有所謂常惺惺法者焉，尹氏則又有所謂其心收斂，不容一物者焉。觀是數説，足見其用力之方矣。知用力之方，則知小學不能無賴於此以爲始。知小學賴此以始，則夫大學不能無賴乎此以爲終者，可一以貫之而無疑矣。蓋此心既立，由是格物致知以盡事物之理，則所謂『尊德性而道問學』。由是誠意、正心以脩其身，則所謂『先立乎其大者，而小者不能奪』。由是齊家治國以及乎天下，則所謂『脩己以安百姓，篤恭而天下平』。是皆未始一日離乎敬也。則敬非聖學始終之要也哉！」《大學或問》。

塨案，人即已過小學之時而志於學，如已有子弟者，洒掃或可不必矣。至於應對進退，雖三四十時未聞可廢也。況禮樂不可斯須去身，又何閒於年少長邪！乃問

者曰從事小學扞格，從事大學又失序，答者遂謂小學失以敬字補之。　蓋宋儒誤解小學大學教法，其言遂如此。　敬爲聖學始終之要，誠然也，然即在誠正脩齊治平內，聖經所謂「脩己以敬」、「篤恭而天下平」也。今乃言敬心既立，由是以格致誠正脩齊治平，則敬似在明親之前矣。是何功與？　至謝氏惺惺法，則本之僧瑞巖者也，豈聖學與？　自誠意以至天下平，曰慎獨，曰心在，曰慎德，即敬也。乃謂大學不言敬，何也？　曰小學未嘗得敬，乃又以大學不言敬，已見於小學之言爲然，不幾自相矛盾乎！

毛河右有言，曰朱子以爲格物只是窮理，而補窮理一節爲傳於《大學》之首。至觀其《語録》，又疑窮理不可爲大學首功，必須先涵養而後窮理，又補涵養一節於小學之末。其言曰：「向來之論，謂必先致知然後用敬，疑若未安。古人由小學而進大學，其於洒掃應對閒持守堅定，涵養純孰，固已久矣。是以大學之序特因小學已成之功，而以格致爲始。今人無小學之功，但見大學以格物爲先，便欲以知識求之，更不於操存用功，未知其以何爲主而格物以致知也。」則東補西補，未免太煩。況小子何年，洒掃應對何事？乃責之以持守涵養，已爲異矣。且持守之不足而堅定，涵養之不已而純孰，是孩提而神聖矣，尚需大學之教邪！　塨謂，以先致知而後敬可疑，遂易爲先敬而後格致。以小學爲涵養，爲操存，曰純孰已久，不更可疑乎！　子夏教門人小子以洒埽應對進退，而不傳之以本。朱子注曰「本謂誠意正心也」。蓋小學教幼儀，習樂舞，皆所以訓之和敬，閑其心意，然而存心養性之旨卻不之及，必俟大學格致後而乃言誠正

矣。是一事漸進，而小學大學功候淺深不同有如此者。今朱子之言置敬在致知後，則似小學以及格致全不用敬者。置敬在格物前，又似誠正事在小學已足者。豈皆辭之害意與！

《朱子語類》曰：「格物者，如言性則當推其如何謂之性，言心則當推其如何謂之心，只此便是格物。」又曰：「『格物』二字最好。物謂事物也，須窮極事物之理，到盡處便有一个是一个非。是底便行，非底便不行。凡自家身心上皆須體驗得一个是非。若講論文字，應接事物，各各體驗，漸漸推廣，地步自然寬闊。如曾子三省，只管如此體驗去。」又曰：「如讀書而求其義，處事而求其當，接物存心察其是非邪正，皆是也。」　朱子亦知格物是學文，但仞聖學未甚確，故言有離合。如以窮至性天爲格物，則是上達知天命之事，非成童入學事也。以讀書講論文字爲格物，則後世文墨之學，非古大學之物也。應接事物存心省身爲格物，則又力行之功非格物也。以力行爲格物，是行先於知矣，倒矣。

或曰：「子之言學禮學樂，非力行與？」曰：「非也。好學力行之分，聖人明言之矣。故《中庸》曰『博學之』，又曰『篤行之』，《易》曰『學以聚之』，又曰『仁以行之』，《中論》亦載孔子曰『弗學何以行』。可見，學與行雖一事，而實兩事也。蓋學於平日爲學，行於臨事爲行。如今贊禮，先事演禮謂之學，至供祭會賓相禮，乃謂之行。後儒聖學失傳，凡言學字皆不的，不以讀書爲學，則返之而以力行爲學矣。皆與聖經不合。　格物致知，學也，知也。誠意、正心、脩身、齊家、治國、平天下，行也。

問格物之義，固就一事一物上窮格，

然如吕氏、楊氏所謂發明大本處，學者亦須兼考。曰：「識得，即事事物物上便有大本，不知大本，是不曾窮得也。若只説大本，便是釋、老之學。」　此正朱子異於象山、陽明者。然於事事物物上窮究大本，仍與聖學有閒。聖人曰下學而上達，志學、立、不惑而始知天命。今格物致知之後，誠意、正心、脩身、齊家、治國、平天下，皆下學事也。下學尚未盡，而欲先知天命，不亦逆乎！　「三十而立」，則聖人規模已定矣，誠正脩齊治平皆能矣，而尚遲二十年始自信曰「知天命」。後儒身分較聖人之立何如也？而動曰「知天命」邪！　朱子《孟子注》以知性知天爲格物致知，存心養性爲誠意正心脩身，蓋欲先上達而後下學也。至陸、王，則又以爲上達即是下學，兩派不同在此。不知不先下學，所謂上達，非上達也，非大本也，皆佛氏之空幻耳。下學不真，則上達不的。不惟不可逆學，亦斷不能逆學也。

又曰：「人之一心本自光明，常提撕他起，莫爲物欲所蔽，便將這个做本領，然後去格物致知。」　如此言，則先致知而后格物矣。不則，先明德而后格物致知矣，或先正心而后格物致知矣。　世豈有不用心格物而物即能格者！心自主於内也，但未格物先求光明此心，則已躐；必先光明此心然後格物，則已傎。

又曰：「上而無極、太極，下而至於一草一木一昆蟲之微，亦各有理。一書不格，則缺了一書道理，一事不窮，則缺了一事道理。一物不格，則闕了一物道理。須逐著一件與他理會過。」以上皆《語類》

朱子一生功力志願皆在此數言，自以爲表裏精粗無不到矣，然聖賢初無如此學教之法也。《論語》曰「中人以下不可語

上」，「夫子之言性與天道，不可得聞」。《中庸》曰「聖人有所不知不能」。可見初學不必講性天，聖人亦不得偏知一草一木也。朱子乃如此浩大爲願，能乎？朱子又有言曰：「十事格九事不妨，一事格九分不可。」此言得之。

朱子曰：「古人便都從小學中學了，所以大來都不費力。如禮、樂、射、御、書、數，大綱都學了，及至長大，也更不大段學，便只理會致知窮理工夫。而今自小失了，要補填實是難。但須莊敬篤實，立其基本，逐事逐物理會道理。待此通透，意誠心正了，就切身處理會，旋旋去理會禮、樂、射、御、書、數，也是合當理會的，皆是切用。但不先就切身處理會道理，便教考究些禮文制度，又干自家身己甚事！」《性理大全》　六藝，大學之實事也。今云入大學，更不甚學事，只理會理，何不觀《內則》爲學之序乎！且理與事亦何可分也！禮樂君子不斯須去身，未聞自小失之，而後遂不可補填也。且禮樂俱未理會，而意已誠，心已正，則其所謂誠意正心者皆何功與？況既云是切用，而又云若不先就切身處理會道理，便教考究禮文制度，有何干己，是又以禮樂爲非切身事矣。辭之游移如此，矧聖門視聽言動必以禮，子貢差等百王德政，只在禮樂，乃實行之具，誰教學者一考究而遂已也。

朱子曰：「格物用力之方，或考之事爲之著，或察之念慮之微，或求之文字之中，或索之講論之際。」《大學或問》　朱子數語本之程子。近宗程、朱者謂此語內外該括，格物除此無別事矣。然實按之，皆旁義也。考之事爲是力行，察之念慮是誠意，求之文字則或訓詁，或彫蟲事矣。索之講論，猶格物所有，但正學不的，則講非

其講矣。

《傳習録》：鄭朝朔問：「至善亦須有從事物上求者。」陽明曰：「至善只是此心純乎天理之極便是，更於事物上怎生求？且試説幾件看。」朝朔曰：「且如事親，如何而爲温凊之節，如何而爲奉養之宜，須求个是當，方是至善。所以有學問思辨之功。」陽明曰：「若只是温凊之節、奉養之宜，可一日二日講之而盡，用得甚學問思辨！惟於温凊時，也只要此心純乎天理之極，奉養時也只要此心純乎天理之極，此則非有學問思辨之功，將不免於毫釐千里之謬。所以雖在聖人，猶加精一之訓。若只是那些儀節求得是當便謂至善，即如今扮戲子，扮得許多温凊奉養得儀節是當，亦可謂之至善矣。」　善本於性，而性即見於事物。故《大學》言明親止善，慮而後得，即繼曰「物有本末，事有終始」，事物豈可不酌量？但酌量者原是心耳。如陽明言，乃分心與事物爲二也。《中庸》曰「舜好問而好察邇言，執其兩端，用其中於民」，非從事物酌量乎？《大學》言文王敬止，即於君臣父子與國人交見之，豈去事物儀文乎？學問思辨，聖賢明言好古敏求，識大識小，自是學習古人成法。乃皆棄之，而惟曰「學問思辨此心」，何也？且曰「温凊奉養之宜可一日二日講之而盡」，何易言也！宋英宗、明世宗追奉生父一事，兩代盈廷儒士主客紛糾，終不得當。至言天子爲大宗，則數百年皆作寱語。乃言考究禮節，烏用學問思辨，是何言與！心之具而無其儀，於何見心？然亦誰曰儀之徒具而可無心者？程、朱未嘗没古聖學習舊規，但云今已失，且讀書窮理以旋補之。至陽明則直抹殺矣。此所以致宗程、朱者如刁蒙吉、張武承等之掊擊

之也。

徐愛未會知行合一之訓，曰：「古人說知行作兩个，亦是要人見个分曉。一行做知得工夫，一行做行得工夫，則工夫始有下落。」陽明曰：「此卻失了古人宗旨也。某嘗說知是行的主意，行是知的工夫。知是行之始，行是知之成。若會得時，只說一个知，已自有行在，只說一个行，已自有知在。」不知不能行，不行不可謂真知。故《中庸》謂：「道不行由於不明，道不明由於不行。」如適燕京者，不知路向北往，如何到燕京？至燕京行孰，則知其路方真。然究是二事，究是知在行先。如問燕京路是問，行燕京路是行。《中庸》「好學近知，力行近仁」。知之一，行之一，明分爲二事是也。必先問清路，然後可行。《中庸》、《孟子》皆言「誠身、事親、信友、獲上、治民，由於明善」是也。今曰「說知已有行」，則《大學》但言格致足矣，何必又言誠正脩齊治平！說行已有知，但言誠正脩齊治平足矣，何必先言格致！陽明又曰「惟精爲惟一工夫，博文爲約禮工夫」，皆同此誤。

又曰：「爲學工夫有淺深。初時若不著實用意去好善惡惡，如何能爲善去惡？這著實用意便是誠意。然不知心之本體原無一物，一向著意去好善惡惡，便又多了這分意思，便不是廓然大公。《書》所謂無有『作好』、『作惡』，方是本體。」此則似禪語矣。《書》言「作好」、「作惡」，失在「作」字。《大學》言「有所忿懥好樂」，失在有「所」字。非并好善惡惡之意而去之也。若如陽明言，則舜之好問而好察邇言，樂取於人以爲善，君子有惡皆初學所爲，非聖賢事矣。

又曰：「無善無惡心之體，有善有惡意

之動，知善知惡是良知，爲善去惡是格物。」　以無善無惡爲心體，是告子無善無不善之説也，明與《易傳》言繼善、孟子言性善相反矣。以爲善去惡爲格物，則致知後之誠意爲蛇足矣。且意之有善有惡，亦不可并言。動而善者，意之自然也；動而惡者，後起之引蔽習染也。

黄以方曰：「『博學於文』爲隨事學存此天理。然則與『行有餘力則以學文』，其説似不相合。」陽明曰：「《詩》《書》六藝皆是天理之發見，文字都包在其中。考之《詩》《書》六藝，皆所以學存此天理也，不特發見於事爲者方爲文耳。餘力學文，亦只是博學於文中事。」　以方之問甚有理，足正陽明之説。夫事爲即行也。孔子明曰「行有餘力，則以學文」，是行與學文爲兩節。若陽明以學文爲隨事學存此天理，則仍是行矣。何以孔子分爲兩節也？乃解曰：「考之《詩》《書》六藝皆所以學存此天理。」夫考之《詩》《書》，豈爲事爲乎？曰「不特見於事爲者爲文」。夫見於事爲，如孝弟親愛，誰曰爲學文乎！後儒自是其説，遇詰者理難分疏，即作支吾語，比然也。

陽明曰：「隨物而格，是致知之功，即佛氏之常惺惺，亦是常存他本來面目耳。體段工夫大略相似。但佛氏有个自私自利之心，所以便有不同耳。」以上皆《傳習録》。程、朱於佛、老固有洗脱未净者，至陽明則居之不諱矣。夫孟子之存心養性，以仁以禮，顔子其心三月不違仁，在非禮勿視聽言動用功，與佛氏明心見性之空幻，如黑白冰炭，焉可冒溷，曰佛之上截與吾儒同邪！況夫格物博文乃聖門下學實事，經書確有憑指，而亦混入佛氏乎？

陽明有格去物欲之説。近宗之者直

訓物爲私欲，謂同《孟子》「物交物」、《祭統》「不齊則於物無防」物字。夫去欲乃誠意條如惡惡臭之功，非格物事也。且所引證物字亦非。己之物，耳目是也。今指己之耳目而即謂之私欲可乎！外之物，聲色是也。今指工歌美人而即謂之私欲可乎！其失在引蔽二字，謂耳目爲聲色所引蔽而邪僻也。不然，形色天性，豈私欲邪？猶人羨人金玉而盜之，始謂之盜，始謂之贓。豈人與金玉並未染指，而即坐以盜名，定爲贓物邪？是昭烈之指有酒具者而誅其犯酒禁也。至於齊戒所禁之物，謂葱韭薤蒜等食，及視疾入内等事，以爲觸犯齊戒之物，故曰「防其邪物」。若果以此爲邪物私欲，則君子不齊之時，宜於邪物私欲無所防邪？不可通矣。先儒指人心爲私欲，皆誤。人心維危，謂易引於私欲耳，非即私欲也。

陽明以致良知爲致知，宗之者曰「二知字一也」。非也。良知，不學而知者也，如孩提知愛其親，不待學也。格物所致之知，學而知者也，如居喪盡禮以孝親。孟子曰「諸侯之禮吾未之學也，而嘗聞焉」，則必待學者也。闢之者曰「二知字二也」，亦非也。人心無二知，學而致之知，即致其不待學之良知也。至於《大學》致知之功，實在格物。陽明之所謂致，固有閒也。

黎立武《大學發微》曰：「格物即『物有本末』之物，致知即『知所先後』之知。蓋通量物之本末、事之終始，而爲用功之先後耳。」王艮曰：「《大學》是經世完書，喫緊處只在『止至善』。格物卻正是止至善。『自天子以至於庶人』數句，是釋格物致知之義。」《高子遺書》證人書院示學語曰：「二程改本，俱以知本爲知至，知本即格物也。格物本末，即物格而知至也。何

嘗謂誠意之先當補窮理！

觀伊川將『聽訟』節提在『此謂知之至也』前，而謂衍『此謂知本』四字，正謂致知在知本耳。」陽明刻古本《大學》猶不得其旨，一曰「格正事物」，一曰「格去物欲」。至門人王心齋然後有「格本末之物，致先後之知」語，爲之暢然。

此又出於朱、王之外，以知本爲格致者也。不知知本以淺言之，則今凡讀《大學》者皆知身爲本，家國天下爲末。然皆可謂之物格乎？知至乎？以深言之，則必如子言「無訟」。己之意誠，使民之意皆誠，乃謂知本，則統言明親之全功也，與格物致知爲近道之始事者又有分矣。至言「通量物之本末終始，而爲用功先後」，則自「欲明明德於天下」以下至「天下平」，皆言先後有序，而後以知本及末應之，以完知所先後之意，文義承接自明。且觀「物格而后知至」句，與下文同言后，則格物先於知至，知至后於格物，只是知所先後句中一端，豈專以格物致知爲知所先後邪！

觀「此謂知之至」句，承上文脩身爲本而言。則格物致知，自必如「無訟」節由本及末，乃滿格致之量，乃全《大學》之道。但格致爲始事，誠意以至天下平爲由始而終事，功次劃然，不可紊亂。不然，不以解「知所先後」者，反紊其先後邪。

物格知至，豈尚不知脩身爲本乎？故知本知至並言之，然格致實有學問之事在，不得但以較量本末先後了卻也。王艮以格物爲即止至善，則曰，欲親民明德者先在止至善，通乎？

朱子補「格物致知」傳，學者已不慊其說。其徒王柏又割「知止而后有定」至「則近道矣」於「聽訟吾猶人也」之後，爲格致傳。崔銑、高攀龍又改「瞻彼淇澳」至「此謂知本」於「此謂知之至也」下，以釋格物致知。王

艮又以「脩身爲本」數句爲釋格致。蓋皆由未明古人學法，而疑誠意以下有覆釋之文，格物致知獨無，遂扳甲牽乙，紛紛誣指如此。朱子補格致傳固誤，然而鄭重格致，猶得經文「先致其知」、「致知在格物」二句語意。若以前文之知止至善，後文之知本當格致，則竟可削去格物致知四字矣。

誠意爲明親之首，故統《大學》之道釋之。學，格致也，自脩、恂慄、威儀，誠正脩也，賢親樂利，齊治平也。

心所欲爲之事曰意。格致之後，意自在正脩齊治平矣。然意欲正脩齊治平也，如好好色，意不欲不正脩齊治平也，如惡惡臭，乃謂誠。故君子於獨念獨處之際，必慎之又慎，如上帝臨汝，鬼神在旁，焉敢不誠以欺其意乎！先儒謂誠意之意有善有惡，非也。既已入大學而格物致知矣，尚意在爲惡，亦鮮其人。即果有其人，亦何庸教之以誠意乎！又謂心之發念皆意，亦非也。心發而爲喜怒哀樂之情，有中節不中節之分，不必盡分善惡也。餘若意見則見解也。有感觸，感而生，不感而止也。有襍念，閒事冗緒，無所爲善，無所爲惡也。有偶念，偶然念及，不必欲爲其事，且或有不能爲者也。此皆宜用正心之功。心正則能照能攝，襍者一，妄者息矣。外此又有思，則意在爲其事而始思度之，又在意之後，非意也。是心之發亦多矣，皆與《大學》「如惡惡臭，如好好色」之意無涉也。誠意之意，則格物致知後，意在爲大學之事也，爲善去不善也。然未必皆誠也。不誠則雖有此意，而或作或輟，或爲苟且，所謂「可與共學，未可與適道」者矣。故必誠其意，而後可正脩齊治平也。故前以脩身爲親民之本，此又以誠意爲明親之

本。爲惡之意，即「小人閒居爲不善」之意也，非「致知誠意」之意也。蓋君子誠意，誠於爲善去惡之意也，小人亦誠意，誠於爲惡去善之意也。故亦曰「誠於中」。惟庸人浮學，一意以爲道，又一意曰姑勿爲。是之謂不誠。

宋人謂心統動静，又訓意爲心之動，則用正心之功已該有誠意，用誠意之功又侵入正心，所謂兩條件者糾纏不清矣。若解意爲統貫明親之意，不劃然與！

程子曰：「身有之身當作心。」齊于氏曰：「忿懥四端，皆心之用而見於身者。若身有所沾滯，則必其心體不正，而後發見於身，倒見之文也。」文苟可解，經豈輕改者！蓋「身有所」八句，言身滯於忿懥等而不脩，則是心之不得其正也。「心不在」四句，言心不正則身之視聽等自無以虚明肆應而不脩也。反覆以明脩身在正心也。

《中庸》「戒懼」，即正心而微異。正心統動静，《中庸》「其所不覩聞」，專指静言，故曰須臾。致中則該動静，謂不覩聞以至共覩聞，無時不存其心也。《中庸》「慎獨」同此而意異。此慎獨謂慎則不敢欺，《中庸》慎獨謂慎則不乖於節，致和也，微至見顯，無在不敬其事也。謂心無静時，只一慎獨盡之，非也。《中庸》「其所不覩聞」，非静與！分静於動而以主静爲功者，亦非也。何者？心之静只是須臾，不可主之也，主此必入二氏矣。「立則見其參於前也，在輿則見其倚於衡也」，即《中庸》所謂「戒懼慎獨」，《孟子》所謂「存心養性」也。

格物之於禮樂，學也，知也；脩身之於禮樂，行也。誠意，實其行禮樂之念也；正心，養禮樂之原也。

所謂「脩身在正其心」以下，皆是推明前文「知所先後」之意。而誠意條獨不言正心在誠其意者，何也？以其爲明親之首也。惟誠而後可自成矣，成物矣，所謂「忠信以得之」也。故於慎獨，以誠意獨致意焉。

「賢賢易色」章。　朱子曰：「天下之理有大小本末，皆天理之不可無者。故學者之務有緩急先後，而不可以偏廢，但不可使末勝本，緩先急耳。子夏之言矯枉過正。」程子「弟子入則孝」章解曰：「不脩其職而先文，非爲己之學。」其言皆以躬行爲重，讀書爲輕，是矣。然古學非專讀書也。《周禮》師氏掌以三德三行教國子，保氏掌養國子以道，乃教之六藝。《内則》習幼儀，學禮樂。朱子解學文，亦曰「《詩》《書》六藝之文」。《詩》以習歌詠，《書》以考政事，禮、樂、射、御、書、數，皆脩己治人之實務。此古人之學也。至於繙讀，乃學中十分功力一二耳。然則學者即學事父、事兄、致君、交友之行，行者即行事父、事兄、致君、交友之學。學者學於學中，行者行於臨事，本一物也。子弟父兄，人物相接，自必先盡其職。然盡職不知果合宜否？而脩己治人更多當學之事，故曰「行有餘力則以學文」。至於成人後，君親朋友無一有愧，未有不由學者。如事父，而生事葬祭各盡其禮；事君，而兵農禮樂致身無貳。自是學於平日而後能，故曰「雖曰未學，吾必謂之學矣」。雖曰、必謂者，決其已學也。後儒多以辭章爲文，繙讀爲學，遂有本末緩急之説。若原古學，如學温凊定省之儀爲學，行温凊定省之儀爲行，學宗廟會同之儀爲學，行宗廟會同之儀爲行，博學力行，擇善固執，同此物耳，烏分本末緩急邪！　《説命》曰：「知之

匪艱，行之惟艱。」世固有學而不行者，行自更重於學矣。然此乃學而不行之過，非學勝行、學先行之過也。故謂學猶故法，行乃躬行。分輕重可謂學爲小，行爲大，分輕重不可也。　或曰，如子言，即以事君論，則能學文必能政事矣。然聖門又分政事、文學爲二科，何也？曰：「博學於文」與文學亦微有分。博學於文所指廣，兵農、禮樂、射御、書數、水火、工虞之事皆可學也，文學則專指其考訂禮樂，酌古準今，博雅斐然而言，故與德行、政事、言語可分科也。子游、子夏之文學，觀之《檀弓》及《儀禮傳》、《詩序》可見。然子游宰武城，子夏宰莒父，何嘗不通於政事與！分科者，各就最長者言也。以下《聖經學規纂·論語》

「吾十有五」章。　此夫子下學上達之實也。志學、立、不惑，下學也。知天命以後則上達矣。如登高者，從下一級一級而上，故謂之達。後儒躐求性天，以想像恍惚爲上達，遂以通曉訓達，誤也。且曰下學人事便是上達天理，則志學即是「從心所欲不踰矩矣」。又曰下學是事，上達是理，則從心不踰矩豈無事與？乃理與事分也，亦誤也。

「博學於文」章。　或問：「博學於文」，文者六藝也，則已有禮矣，而又言「約之以禮」，何居？曰：博文之禮，習五禮之儀也。約之以禮，則統六藝言之。《周禮》大司徒十二教，樂居禮之一。古者射御皆有禮，書數亦禮中事。約之以禮，則不止學習六藝之文，而身世實用其功。故先儒以博文爲格物致知，約禮爲克己復禮，甚得。即如孺悲學《士喪禮》是學文矣，而孺悲之居喪果如禮行否乎？則又有約禮之功矣。　六藝兼習，固爲博學。即如專

學一數，九章以及歷數皆學之，亦博學也。

「子路使子羔爲費宰」章。　或曰：子路以不必讀書爲學，夫子責之，可見讀書爲學矣。曰：非也，解者誤也。佞，口才也，或人羨之。蓋雖無理而能强據一理以屈人者也。如未優治民事神之學而遽使仕，此無理者也；謂爲學不必閉户作佔畢書生，此有理者也，此佞也。子路之言蓋與「正名」章指夫子爲迂意同，謂學而不仕，得毋使之作迂闊書生乎！然聖門教學，立體致用，曷嘗使人專讀書邪？故其言不待辯，而但以佞斥之。若如時解，謂學在讀書，則子路之言正與相左，尚何佞之云！

「樊遲請學稼」章。　孝弟忠信，四民所同也。兵農禮樂，士所獨也。何者？士固儲其學以待爲民上而任經世之責者，非若農工商徒自善而可已也。乃今名道學者，語以兵農禮樂，輒曰出位。豈知學爲上正士之位與？不學爲上之事，不惟失聖學，並有歉於士矣。

「衛靈公問陳」章。　是時靈公無道，國本不立，亂將作矣。不知以禮治内而尚志於争伐之事，孔子所以以「未學」謝之也。若謂孔子爲果不學兵，則何以曰「軍旅學之於孔子」邪？且卻萊兵，命申句須、樂頎伐費人而墮之，不用陳邪？

「子曰賜也」章。　「從心所欲不踰矩」，夫子之忠恕、夫子之一貫也。然敏如子貢尚不知之，何也？則以夫子平日罕言命仁，自居曰「多聞多見而識」，教人曰「學而時習」，是皆在學識也。故子貢解後乃曰：「夫子之文章可得而聞，性與天道不可得聞。」蓋聖人教下學之定法固如此。使如後儒終日言性言天，言一本萬殊，子

貢之聰明，豈「褎如充耳」者？　而夫子問之，尚爾疑信不決邪！

「大哉聖人之道」章。　鄭康成注曰：「待其人而後行，言爲政在人也。」又曰：「政由禮也。」蓋聖道惟禮可以盡之，發育峻極之功用亦不越一禮，故曰「約之以禮」，「復禮爲仁」。《周禮》無所不舉，統名《周禮》，《大學》言明親，《中庸》言性教，《小戴》皆列於《禮記》可見也。　顔先生謂：「禮即道也，惟至德之人凝之。　尊德性，道問學，致廣大，盡精微，極高明、道中庸，温故知新，皆敦厚以崇禮也，所謂德至而道凝也」。　旨哉言乎！　按，禮有專就儀文言者，有統天下之理而言者。　如夫子言「禮與其奢也寧儉」，曾子言「國儉則示之以禮」，孔子率弟子習禮於大樹下，皆指儀文而言也。　如郤缺以六府三事爲德禮，魯昭公如晉，自郊勞至於贈賄無失禮，女叔齊謂之善儀不可謂禮，而以用賢出政爲禮，子太叔亦以揖讓周旋爲儀，而備舉禮文聲樂人倫政事爲禮，是統天下之理皆禮也。　大司徒三物，禮居六藝之一，專指五禮儀文言也。《魯論》「約之以禮」，《中庸》「非禮不動」，則三物皆該其中矣。《禮記・中庸》篇。

子曰「吾説夏禮」至「從周」　夏禮言説，殷禮言學者，夏非時制，考之而但以口説。　孔子，殷後也而周人，則二代禮固身學之矣。　是説與學之分也。　今人乃指讀説即爲學，非誤與？

「仁人心也」章。　學問之道原以求放心而止。　使非爲明親也，奚爲而有《大學》哉！　故《大學》以脩身爲本，正與此同。　乃後儒倚此爲頓悟之學，則非矣。《孟子》。

《舜典》「帝曰夔」節。　此聖經言教學之首也。　朱子曰：「古者教法，

禮、樂、射、御、書、數不可缺一，就中樂之教尤親切。夔教胄子只用樂，大司樂之職亦是用樂。是教人朝夕從事於此物，得心長在此上面。蓋爲樂有節奏，學之急亦不得，緩亦不得，久之都換了他當性情。」《性理大全》。

元晦之言得矣，惟以樂換性情句微有語病。蓋禮樂非由外鑠，乃出於性而還以養性者也。陸道威曰「人少時未有不好歌舞者」，天籟之發，天機之動，歌舞即禮樂之漸也。聖人因其歌舞而教之以禮樂，所謂因其勢而利導之。今人教子，寬者或流於放蕩，嚴者至并遏其天機，皆由不識先王禮樂之意，欲養正以成聖功，難矣！

《周禮·大司徒》「鄉三物」。此成周教學取士之法也。真德也，全德也，有用之德也。後人多以長厚質實爲德，齊民之德，不足以盡德也。真行也，全行也，有用之行也。後人多以氣節丰裁爲行，節士之行，未足以盡行也。至於六藝，可以脩齊，可以治平，較之辭賦八比之無用，又不可同年而語矣。

六藝爲聖賢學習實事，孔子習禮、學樂、執射、執御，筆削、會計無不精當，可證。邢疏、朱注解《論語》「游於藝」，皆曰禮、樂、射、御、書、數是也。至於六經，則古人載列道藝之籍，教行道藝之詞耳。乃漢人亦以六藝名之，殊爲貿亂。至何晏注《論語》，曰「藝不足據依，故曰游」。此沈溺老、莊之語，而邢疏復誤因之，不足辯也。若「牢曰『子云，吾不試，故藝』」，則承上文「多能鄙事」而言。孔安國以爲多能小藝，與道德仁藝又自不同。

《論語》「冉求之藝」，孔氏訓爲多才藝，蓋一章與由果、賜達爲類，一章與臧武仲之智等爲類，而下統承以文禮樂，則指天質多能言也，與游藝之藝亦有分。

「子以四教，文行忠信」，忠信即德也。行即此行也，文即藝也。

「大司樂」職。　塨謂六德六行之實事皆在六藝。以「以樂德教國子，中和祗庸孝友」，及《文王世子》篇「樂以脩内，禮以脩外」之言觀之，益信。

《王制・司徒》　案，此習射、習鄉飲酒以變不帥教者，司徒帥俊士與執事。《周禮》鄉大夫受教法於司徒，退而頒之於其鄉吏，使各以教其所治，以考德行，察其道藝，以歲時入其書，三年則大比，而興賢者、能者。州長三年大比，則大考州里，以贊鄉大夫廢興。黨正正歲帥民讀法，書其德行道藝。族帥月吉讀法，及春秋祭酺，書其孝弟睦婣有學者。閭胥凡春秋之祭祀，役政喪紀之數，聚衆庶，既比則讀法，書其敬敏任卹者。蓋古凡鄉有昏喪政事，學士皆與執事，而即因之以考其德行與藝。三年乃大比焉，所謂「大司徒以鄉三物教萬民而賓興」者。如此，乃實教、實學，選士之良法也。

《文王世子》「凡祭與養老乞言合語之禮」一節。　合語即後文養老禮「既歌而語以成之」，言父子君臣長幼之道，合德音之致，禮之大者。及《儀禮・鄉射記》曰「古者於旅也語」之謂也。注疏略云：「謂祭及養老與鄉射、鄉飲、大射、燕射之禮，至旅酬之時，皆得言説先王之法，會合樂意。其閒各有威儀容節，皆須小樂正教世子及學士，而大樂正授之，大司成論説之。」此孔門所以有言語之科，脩辭之訓也。今世六部司官説堂，入官者必須先學於家，可以知古人教法之善矣。

《内則》「子能食食」至「四十始仕」。　此古聖學中之事也。隱居以此，行義以此，所學即其所用，所用即其所學，烏有

所謂静坐觀空，泛濫書傳以爲學者哉！自秦滅儒術而後漢興，齊、魯諸儒脩其經藝，講習大射、鄉飲之禮。叔孫通作漢禮儀，與諸生弟子共定。高堂生傳《儀禮》十七篇，而魯徐生善爲容，孝文帝時以容爲禮官大夫，傳子孫弟子。制氏以雅樂音律世在樂官，樂人竇公獻世傳「大司樂」章於文帝。又漢律課學童學書，則周、孔六藝之學入漢固有存者。然武帝置「五經」諸博士以教弟子，惟試誦讀。光武取聰明有威重者一人爲祭酒，晉武益以助教。隋煬改大學爲國子監，初置司業一人，丞三人。唐龍朔二年，改國子監爲司成館，祭酒爲大司成，司業爲少司成，博士爲司成宣業，後又改爲成均監。總之，亦主於誦讀而已。至宋、明而道學名立，國學輕，家塾重，然半日静坐，半日讀書，較之漢、唐高下幾何？雖齊高帝建元中置治禮吏，陳有律學博士，隋開皇中書算學各置博士，唐亦有書學、算學之設，然於古法千百之十一耳。三物四術愈傳而愈微矣。至學後入於仕涂，始置經書於高閣，而從事於禮樂兵農。學非所用，用非所學，此天下所以寡成材，朝堂所以多廢事也。嗟乎！前古後今，判若黑白，成敗頓殊，較若霄壤。有志聖學者得毋思哉！

《學記》「大學之教也」至「息焉游焉」。

或曰：古學之若此，今學之若彼，誠哉其不同矣。然欲復古學於今日，得毋有迂闊之譏乎？曰：子以爲迂闊者何也？非不切時用之謂乎？吾以爲迂闊者今學，而古學不迂闊也。今之學蓋漸漬成習，萬方一概，遂覺所入有合耳。然究其有切時用，請問今之學古入官者，公坐堂皇，可對民談性測天乎？可向之詠詩、作文、排比制義乎？曰不可也。古制雖漸湮，而朝

野君民不能無禮，祭祀朝會不能去樂，軍旅之事惟恃射御，刑名錢穀必賴數書，則古學非古也，乃今日之急務也，而何云迂闊也！或曰：今古不相及，如何？曰：爲學則安今人而棄古人，論學又尊古人而小今人，此學者之大病也。不知古人之學皆衷於道，古人之道實本於性。今雖歧涂分出，然古學實不能盡廢。使盡廢而尚可成人世，則古之立學法者必非聖人，使今世行其事而盡外於古法，則古聖之立學教也必非性道，而必不能也。今之六藝猶古之六藝也。或曰：古學不傳久矣，謂今尚有其法，何以見之？曰：子未之實學也，學則知之矣。古之六藝誠有不盡傳者，然今世鉅儒力行冠昏喪祭之禮者固有其人，講諳五聲、七始、九歌、十二律之法者亦有其人。世所習新射法，雖出自京師練武之士，然質之古法，實相璧合。古御車法不

用於後世，而騎即御也。書數之學，世更多其人矣。若使學術大明，天下同風，則損益潤澤，愈可並驅古人矣。或曰：何由而覩此盛與？曰：此君相之能也。苟在上以之教人，以之取士，彼無用之學尚能奔走天下，況德問仁義、行問孝友、藝問禮樂，皆身心家國有用而不可離之事，上求下應，風行草偃，不如操左券也乎！或曰：洪武嘗以六藝取士矣，而不終，何也？曰：明太祖欲復六藝，可謂特識。但見之不明，守之不定。且性嚴而急，朝立法，暮取士，乃嫌不如己意，而又變帖括，此可惜也。孔子時周法尚在，而曰「如有王者，必世而後仁」。乃流而今日，移風易俗，迫不及待，有如此邪！且六藝所取之人即不盡善，即或有僞，不猶愈於八股考試，渺不問其人生平智愚賢不肖爲何如者邪！或曰：然則此學待之君相可也。曰：又非

也。古人有位則行之於上，無位則明之於下。由其道而得遇，則天下共行之，天地以位，萬物以育。即不然，而一身一家，隨分所及，皆可有功，豈不善焉！且明之洪武固卓然賢君也，徒以當時無明聖人之學者，反以後世無用之學引之，遂明而復蔽，至道不行。此吾儒之所宜返躬自責者也，而謂明行此道尚可緩乎？

宋豫閭瑾自湖州來桐鄉視予，曰：「聞顏先生言先儒静坐之功近禪，有之乎？」曰：「有之。」豫閭曰：「借静坐以收放心，乃可爲學，非專事此也，何爲近禪？」曰：「先生所謂學者，專指讀書乎？」豫閭曰：「學爲聖賢，豈專在讀書！」曰：「若如此，請問半日静坐，半日讀書，爲學之功是在何時？且静坐固佛氏之教，孔、孟以前未聞有此事，未聞有此言也。」豫閭沈吟，因閱予《大學辨業》，至論小學大學教法，曰：「小學之俊者乃入大學，其於六藝，固粗知其概矣，但不能明其所以然。故入大學又須窮理。」予曰：「請問窮理是閣置六藝，專爲窮理之功乎？抑功即在於學習六藝，年長則愈精愈孰，而理自明也？譬如成衣匠學鍼黹，由粗及精，遂通曉成衣要訣。未聞立一法，曰學鍼黹之後又閣置鍼黹而專思其理若何也。」豫閭默然。又閲論朱子由敬以格致誠正一段，曰：「敬統終始，即如誠意正心，以前亦用敬，中亦用敬，後亦用敬。」予曰：「意與心，則動静皆具矣。謂誠意正心之前後用敬，是何時、何功？如以爲心有不誠正時用敬，則心不誠正，何有於敬！」豫閭曰：「《中庸》戒慎不覩，恐懼不聞，恐在誠正以前。」曰：「此正正心功也，乃謂在誠正以前乎？恐先生因偏主先儒之説，遂誤其辭如此，非素所見也。」豫閭默然。予曰：「徒静坐不能知性

也，即曰知之，亦屬依稀。徒讀書不能窮理也，即實窮之，亦屬口耳。聖門六藝之學，皆歸一禮，乃我輩正務耳。」以下論學。

甲宗朱，乙宗王，辯且爭。甲曰：「道在事物上求，言求心非。」乙曰：「絶去事物，專求心性。」予聞之，曰：「言思忠，貌思恭，忿思難，疑思問。以何思之？即心性也。未有去心而能求事物者也。去耳，聰性何在？去目，明性何在？孟子曰形色天性也，未有去事物而能全心性者也。夫萬物皆備於我矣，去萬物，尚可爲心性乎？然非心性，則備萬物者何在乎？」

錢塘王草堂復禮視予嘉善寓，出所著《四書集注補》，其首則論學，即引據予言。予曰：「孔、顏時六藝之物人皆學習之，如以衰衛，而王孫賈、仲叔圉、祝鮀者流，或長兵，或習禮樂，則他國可知，則爲君子如伯玉、子産輩者又可知，觀《左氏春秋》足見也。但德行未必皆醇，故《大學》諄諄於誠意焉。今之爲道學者尚多致意德行，而六藝則幾廢置矣。故顏先生特表六藝，如孔門教仁，孟子則並言義以闢利，皆隨時以救世也。況舍六藝而爲德行，即德行有成，亦祇爲質民之德行耳，非聖人明親之學也。」草堂曰然。因言陽明善射，少年即以豆爲陳習兵。予曰：「程子亦考行禮，朱子輯禮行禮，蔡氏律吕雖有誤義，而亦留心於樂矣。況陽明之兵，寧不可幾聖門子路！但所憾者，諸公不專以是爲學宗，且襍聖道以他涂耳。」

河右毛先生《禮編》引據《孟子》、《左傳》，謂三代之禮至春秋已亡，三禮皆戰國後人所作。塨條請曰：古者殺青繁難，非若後世楮翰易成。又典策藏於朝廷，學士習行，皆以身相授受，不重佔畢，故易代更制，則習之者少而往籍易湮，孔子言夏、殷

之禮不足徵是也。若《周禮》在春秋時則不然。子云「文、武之政布在方策」，又云「鬱鬱乎文哉」。子貢云：「文、武之道未墜於地，在人。賢者識其大者，不賢者識其小者。」是春秋時周禮見在也。子云「吾學周禮，今用之」。若周禮已亡，而焉從學之？而何以用之？隨會講聚典禮，季文子使晉，求遭喪之禮而行。以魯昭公之童心而知禮，子太叔、晏平仲皆言禮。昭公四年申之會，向戌獻公合諸侯之禮六，子産獻伯子男會公之禮六。蓋列國之於禮樂，或不學不行，或行而不正，昔人遂謂禮樂廢壞，而豈其策書亡邪？漢《藝文志》及《周禮廢興序》言禮樂書至孔子時不具，已屬誤語，況曰亡邪！《襍記》「哀公使孺悲之孔子學《士喪禮》，《士喪禮》於是乎書」。蓋魯國雖重禮教，然行之既久，不無差失。孔子以所學者爲教，考訂詳正，故魯人書而存之，大約如《儀禮記》之類，非謂《士喪禮》之在國者盡失，而此後始有也。若謂學禮孔子是失禮書，則孔子云「二三子有志乎禮者，於赤乎學之」，豈孔子亦失禮書邪？孟子言「諸侯惡其害己，皆去其籍」，則戰國後禮册始有散亡矣。然其言乃指「班爵禄」之一端，非概指《周禮》也。孟子云「諸侯之喪禮吾未之學，而嘗聞之」，是諸侯之禮未亡也。言未學諸侯之禮，則士禮在所學。滕國之人安於其君不行三年之喪耳，不可謂其不知有三年之喪也。莫之行者，有是禮而不行之辭也。充虞疑孟子之木美乃考究之意，非禮書無可質也。韓宣子見《易象春秋》，云「周禮盡在魯」。夫《易象春秋》原周禮中事，非禮書亡而執此以爲禮也。若以爲《春秋》載禮甚多故云，則所載者正載當時行禮論禮者也。禮亡尚何載焉！是春秋

戰國禮之未亡也審矣。《周禮》《儀禮》漢儒皆傳爲周公攝政六年所作。劉歆曰：「周公致太平之迹俱在《周禮》。」鄭康成云：「周公居攝而作六典之職，謂之《周禮》。」賈公彦云：「《周禮》、《儀禮》並是周公攝政太平之書。」《儀禮》十七篇，漢初興，高堂生博士即傳之。《周禮》始皇特疾惡，搜求焚燒之獨悉，是以隱藏百年，武帝時出於山巖屋壁，入於祕府。至成帝時，劉歆校理，然亡其《冬官》一篇，以《考工記》足之。時以晚出，故多排議。鄭康成辨解群疑，《周禮》大行。夫使漢人僞作，則當盡作，何故缺其《冬官》，而河間獻王以千金購之不得邪？况其弘綱細目，亦非縣空所能撰者。是二書明無與於漢人也。今先生謂戰國人作，亦屬揣詞。以其禮閒不合於《左傳》，且《喪服》篇似本《荀子》、《戴記》。然《左氏》與《公》、《穀》即互有參差，今必左氏不誤而二禮誤乎？《儀禮》本《荀子》、《戴記》，焉知《荀子》、《戴記》非本《儀禮》乎？此壁書捃拾諸書之説，先生已辭而闢之矣。至以孔、孟時未引二禮文爲疑，則《論語》固引《儀禮》「射不主皮」矣。《漢志》載六國魏文侯好古，其時樂人竇公藏《周禮》「大司樂」章，至孝文時獻之矣。其文何嘗不見於孔、孟時邪！孔子云：「先進於禮樂，野人也，後進於禮樂，君子也。」如今鄉飲酒禮，明初會典賓主介僎皆正向，明季易爲隅向，明初燕會崇儉，晚乃斥靡柈罩之類，蓋同此禮，而儀文流失，致有分歧。質文豐儉，遂分先後，則《儀禮》、《周禮》傳自周初，而春秋、戰國之人或附離以後進者有之。經書自秦火後，比有錯簡脱落，則二書中錯簡脱落者，亦或有之，但不可定爲戰國人作也。至於《禮記》，孔仲達《正義》云：「孔子

没後，七十二子之徒共撰所聞以爲記。《中庸》子思所作，《緇衣》公孫尼子所撰。」鄭康成云：「《月令》吕不韋所脩。」盧植云：「《王制》漢文時博士所録。」其餘衆篇皆如此例，但未能盡知所記之人也。蓋高堂生五傳至戴聖，皆傳《儀禮》，而又傳周、秦、漢人言禮之文，以爲之記。原屬會粹，其中即閒有踳駮，無足怪焉。但三代大經大法、脩己治人之事，舍是三書無以考之。今世官政，猶是六典遺意，會典家禮，不出《儀禮》規模，而皆以《禮記》絡緯其中。可見此三書者百世不可廢，而考研折衷，則學人事耳。後世喜空言而置實事，故於載言之書多樂道之。三《禮》記載實事，自宋、明以來駁議紛然，且指爲僞。是必禮法蕩然，變人類爲禽獸而後快也，不亦可懼之甚與！子云「吾自衛返魯，然後樂正」，則樂在當時固有紛亂，亦未亡也。自秦火以後，而乃十亡七八矣。先生脩明禮樂，有功甚大。至立論少過者，尚祈一更正焉。河右卻寄曰：「極有理之論。《周禮》至春秋已亡改作已微，何如？」

陳兆興問曰：「朱子以藝爲末，或指粗者而言。君子禮樂不斯須去身，立禮成樂，則指精者言也。」曰：「禮樂精粗一貫，不可分也。即以精粗論，如心得其中，禮之精也；身勿跛倚，容勿怠肆，禮之粗也。世有身不跛倚，容不怠肆，而心尚未中者，未有跛倚怠肆而心反中者也。若跛倚怠肆而謂心自中焉，是異端自以爲中也。《樂記》曰『外貌斯須不莊不敬，而易慢之心入之矣』，則粗者豈輕邪！」又曰：「『游於藝』，今注謂『博六藝義理之趣』，或不在粗迹也。」曰：「姑論射乎？人必學能射，而由淺入深，始得其趣。未有全不能射，而即得射之趣者。後儒高閣六藝而言博

其趣，是不能射而得射之趣也。有是道乎？陶淵明曰『但識琴中趣，何勞弦上聲』，乃清狂高寄之言耳。今以爲學術，其遺誤後世不亦甚哉！」

鄞縣萬季野斯同閱予《辨業》、《學規》，歎息起立，曰：「以六德、六行、六藝爲物，學習爲格，萬世不刊之論也。先儒舊解固泛而無當矣。」予因告之曰：「昨有人詰予云『子謂農工商亦非士分業，然則《大學》尚有遺理乎？』予曰：『明德親民，德行六藝，何理不具！然理雖無所不通，而事則各有其分。如冉有足民，豈不籌畫農圃之務？而必不與老農老圃並耒而耕，而安得兼習胼胝之業與！且言此者，以學乃實事，非託空言。空言易爲，實事難備。故治賦爲宰，聖門各不相兼，況學外紛瑣者乎？不然，心隱口度，萬理畢具，然試問所歷，亦復有幾？則亦徒歸無用而已矣。』」季野曰然。

管廷耀問學，予曰：「畫家言畫鬼容易畫馬難，以鬼無質對，馬有證佐也。今講河、洛、太極者，各出心手，圖狀紛然，而致良知者又猖狂自喜，默默有物，皆畫鬼也。子志於學子臣弟友、禮樂兵農，亦畫馬而已矣。」

徐公果亭秉義曰：「讀書以明理，不讀書，理何由明？」予曰：「非教人廢讀書也，但專以讀書爲學則不可耳。且明理非盡由讀書也。即如人日讀書傳，亦知射曰志正體直，而與之決拾，顛倒錯互，遂可謂曉知射之理乎？亦知樂曰以和爲主，而宮商音律入耳茫然，遂可謂曉知樂之理乎？故古人明理之功以實事，不以空文，曰致知在格物。」

問三弟培、四弟埈曰：「夫子自居執御而戒求富者，又以執鞭之士爲賤役，何

也？」對曰：「執射執御，學士所執之御也。執鞭之士，則出其伎以供人役者。故有不同。」予曰：「然。不獨御也，君子不斯須去樂，而人君一飯再飯，瞽師日舉，則官也而近役矣。春秋賢士大夫皆能賦詩知樂，而未聞有士人爲樂工者。是樂亦有貴賤之分也。故《中論·藝紀》篇曰：『恭恪廉讓，藝之情也，中和平直，藝之實也，齊敏不匱，藝之華也，威儀孔時，藝之飾也。通乎群藝之情實者可與論道，識乎群藝之華飾者可與講事。事者有司之職，道者君子之業。先王之賤藝者，蓋賤有司也，君子兼之則貴也。故孔子曰志道、據德、依仁、游藝。藝者，心之使也，仁之聲也，義之象也。』其言甚明。」

祁州王咸休經邦知予南歸，來視。問之曰：「顔先生言王荆公青苗法可行，然乎？」咸休曰：「不可行也。」因問培曰：「《周禮》『國服爲息』，何以可行？」培曰：「陸道威言：『《周禮》是治國之書，今古異宜，治國之道貴密，治天下之道貴疏。』其言似識時務者。」予曰：「然。且《周禮》貸貨，國服爲息，止一泉府司之。泉府乃士職，與漢之游徼、嗇夫，今之耆老官不甚縣殊，故民取攜便而弊不滋。今之守令，即古諸侯也。其位尊則民畏而出入不便，其事繁則必委胥徒而奸竇易生。況重之以君相之尊威，而立法使守令徧行乎？宜其敗也。乃因此胡致堂遂力詆《周禮》，朱氏又別訓爲息，總不知經濟時勢耳。」已而，安州馮繪生夢徵至，曰：「不第此也，周時民皆有恒產，所以可以『國服爲息』。然尚多補助，不必取償。今貧民多無常業，貸之將不能償。必取償，將貸不及貧民，或及貧民而反以病之。荆公志在利國，勢必擾民矣。」予曰：「善哉！鄙論未之

及也。」

歸德周崑來璕問曰：「先生言學而後知，知而後行，則脩齊治平之事皆可俟之格致後與？」曰：「非謂盡知乃行也。今日學一禮，遇其禮當行即行之。明日又學一禮，遇其禮當行即行之。知固在行先，而亦一時並進，且迭進焉，非列其夤也。然亦有先後甚遠者。如十五入大學，學而未仕，則自不行平治之事。六十居官，且年老不能親學，則格物之功自少是也。」又問曰：「弟子行孝弟，謹信親愛，有餘力則學文，不幾似行先學後乎？」曰：「非也。即如今一幼學，其父命曰『汝爲我糞』，可對曰『吾學糞禮乃來』乎？猝一朋友來訪，可謝曰『吾學相見禮乃會之』乎？蓋其事前此已學，則行之，即未學，亦必先供其職，待事訖即速學之，以知其得失焉。是論弟子之職，非論爲學之序，立言各有當耳。」

從孫曾達問格物。予曰：「王草堂嘗爲我言：『格物須就當前切要者格之。如親有疾，則藥餌當格。』予曰：『此非大學之格物也。天下之事，苟身當之，即宜格焉。爲農則格農，爲卜則格卜，見有疾則格藥餌，見遠行則格束裝。然與大學何與？大學者，俊士所處，學脩己治人之道也，農工醫卜非其業矣。若偶有疾而問藥，乃不得已之變，而豈學事哉！』其時草堂虛心，深以爲是。子求格物，須先識定此篇是論大學。夫大學也，而有襍務乎！大學十五所入者也，而即躐及幽深高遠也乎！」

賓靜庵克勤論及心性，予曰：「心有動靜，功不分動靜。戰戰兢兢，戒懼慎獨，無息不然，無處不然，久而齊明之至，直徹本始，是爲知天知命，動與天游，是爲合天立命，而上達在是矣。此聖賢心性之正功

也。既曰整齊嚴肅，以敬爲主，而又曰半日静坐，屏除衆念，以觀喜怒哀樂未發時氣象，令見朕兆，此後儒致力心性之功，近於聖學而微襍二氏者也。若夫佛氏，則以知覺作用爲心性，不知有仁義禮智也。面壁静坐，萬念皆空，久而澄澈之極，幻爲作用，此異端心性之功也。聖學戒慎，異端恣肆，聖學本天，異端遁天，聖學體實而用實，異端體虚而用虚，聖學其道公，異端其道私，聖學明其心性之德，異端實不識心性之德，聖學欽明全其心性，異端虚幻實害其心性。南轅北轍，一寒一暑，調停夾襍，必入歧路矣。」

語萬季野、王崑繩曰：「人受天地之中以生，必有仁義禮智之性。性見於行，則子臣弟友。行實以事，則禮樂兵農。蓋子臣弟友之不可解者爲仁，有裁制爲義，恭敬之心爲禮，辨是非爲智。至於子臣弟友實有其品節文爲，是爲先王所制之禮。鼓歌其禮則爲樂。兵所以衛父兄君友者也，農所以養父兄君友者也。苟失其仁義禮智，不可以言子臣弟友矣，不可言禮樂兵農矣。不盡子臣弟友，喪其仁義禮智矣，亦喪其禮樂兵農矣。然使無禮樂兵農，安見所謂仁義禮智哉！亦安所謂子臣弟友之事哉！三者由内而外，一物也。《周禮》教民，一曰六德，有聖忠和，猶是四德而分其名也。一曰六行，内有睦婣與卹，五倫所推及也。一曰六藝，及於射御書數，又禮樂兵農之分件也。三者總名曰物。言心性非精，禮樂非粗，祇此物也。古聖或以一仁統之，或以中統之，或以一禮統之。或曰脩以敬，或曰行以恕，皆此物也。《論語》之『文行忠信』，文即禮樂兵農也，行則子臣弟友也，忠信則仁義禮智也。《中庸》『天命之性』，言仁義禮智也，

『率性之道』，子臣弟友也，『脩道之教』，禮樂兵農也。由博文而約禮，由格致而誠正修齊治平，是爲下學，由下學而盡性至命，是爲上達，而一貫在是矣。若外是而別有塗徑，異端曲學，烏可訓哉！」時代州馮敬南璭亦與聞，皆曰：「然。道誠在是矣。」

顏氏學記卷五

恕谷 二

卦爻之象與占不可分。《繫辭傳》曰「設卦觀象」，六十四卦皆象也。「繫辭焉而明吉凶」，六十四卦之辭皆占也。平居所玩之辭即卜筮所玩之占，故曰「彖者，言乎象者也」，「易者，象也」。蓋文王、周公所繫之辭皆象也，而遇其辭者即以爲占焉。《本義》分象占爲二，則聖人明曰象以言象，而首乾卦「元、亨、利、貞」四字，衹論占，不設象，謂之何邪？「潛龍勿用」，觀下《象傳》曰「潛龍勿用，陽在下也」，《文言》曰「潛龍勿用，下也」，「潛龍勿用，陽氣潛藏」，明作一句讀，明以无用即指潛龍言。今分潛龍爲象，勿用爲占，毋乃非經旨乎？如坤初之「履霜堅冰至」，上之「龍戰于野」，明明皆象，不可言占。朱子亦以爲占即在內。然則他卦他爻又何必分象占乎？且占亦無定矣。如明夷初九，以「于飛垂翼」爲象，「于行不食有言」爲占，則占出行者可也，而占鳥雀者不又當以「于飛垂翼」爲占，而「于行不食有言」爲象乎？何以分焉？以下《周易傳注》。

《繫辭傳》曰：「爻者，言乎變者也。」又曰：「道有變動，故曰爻。」故蔡墨曰：「乾之姤，潛龍勿用。」游吉曰：「復之頤，迷復凶。」朱震《易傳》載陸績曰：「陽在初稱初九，去初之二稱九二，則初復七。陰在初稱初六，去初之二稱六二，則初復八。初三七八，經書九六，七八爲彖，九六爲爻。四者互明，聖人之妙意也。」故蘇軾亦言「卦主靜，爻主動」，是爻論變古法也。然

而玩索爻辭，論變者十一二，不論變者十八九，何也？以卦有材則爻亦有材，聖人辭象其材，以待占者。本爻之爻互舉對勘，則變化无窮。若必每爻先立變辭，則一卦變六十四卦，襍賾莫舉，不可以爲六爻辭矣。

顏習齋先生曰：「舊解乾乾惕若爲晝夜惕厲，未析也。『終日乾乾』者，晝則習行子臣弟友、禮樂兵農之學也。『夕惕若』者，夜无事作，則用操存省察之功也。《傳》曰『終日乾乾，行事也』。曰行事，則非後儒之講學徒口耳者可冒矣。」

理氣心性，後儒之習談也。《易》則不多言氣，惟曰「乾陽物，坤陰物」，又曰「百物不廢，懼以終始」。《論語》以仁知孝弟禮樂爲道，偶一及心，一及性，而无言理者，惟曰「敬事」、「執事敬」。唐、虞于正德、利用、厚生曰三事，成周于六德、六行、六藝曰三物。與後儒虛實大有分矣。

漢焦延壽有一陰一陽自姤、復，五陰五陽自夬、剥之説。宋人因之爲卦變，《仲氏易》因之爲推易。大約謂一陽五陰之卦皆自復、剥而來，一陰五陽之卦皆自姤、夬而來，二陽四陰之卦皆自臨、觀而來，二陰四陽之卦皆自大壯、遯而來，三陰三陽之卦皆自否、泰而來。朱子以爲非作《易》本旨，乃卦成後有此象，其言近是。如兩人對閱，高下互分，二木相勘，枝節參錯，爲卜筮觀玩之一助亦可，而以諸卦自復、剥等來，則斷不可。乾、坤生六子，一因重之，六十四卦皆具，焉有師卦自復卦來，訟卦自遯卦來之理邪？且六子助天地以生萬物者也，而震、巽、坎、離、艮、兑反生自臨、觀等卦，則傎甚矣。以至干寶謂乾之初九自復來，九二自臨來，諸卦反生乾、坤，更顛倒淩亂之極矣，烏可訓邪！至來

知德又專歸反對，名之曰綜。夫反對見于《襍卦》，本屬經義，但專以此解往來諸辭，則其説有難盡通者。如賁與噬嗑反對，《賁》彖曰「柔來而文剛」。來注曰：「噬嗑上卦之柔，來文賁之剛。柔指離之陰卦，剛則艮之陽卦。」「分剛上而文柔」，來注曰：「分噬嗑下卦之剛上而爲艮以文柔，剛指震之陽卦，柔則離之陰卦。」夫噬嗑上卦爲離，下卦爲震，是亦可曰柔文剛，剛文柔矣。且分字何解？猶是一陽二陰之卦。祇一倒觀，並無移動，何以言分？

一陽來復爲復，三陽交陰爲泰。臨二陽上進，已過于復，則陰退順，可以相感，未至于泰，則陰尚盛，未即相交。其于陰也，有臨之象焉。故襍卦曰「臨、觀之義，或與或求」，言陽與陰也。二陽漸浸而長以臨乎陰，内説而外順，二剛得中而五柔相應，大亨以正，非行健之天道乎！雖然，有長則必有消。試取臨一反觀之，則觀卦也。就畫卦取象，臨卦象夏正十二月，爲二陽之月，以至正月三陽，二月四陽，三月五陽，四月六陽，五月一陰，六月二陰，七月三陰，八月四陰，正合觀卦，已陰長而陽消矣，凶矣，而爲時豈久也哉！聖人于陽長而即畏其消如此。乾、坤交而生六子，六子合而生萬物，自然之理，明載聖經。朱漢上《易傳六十四卦相生圖》謂乾、坤一交而爲姤、復，再交而爲遯、臨，三交而爲否、泰，以變諸卦。是古聖之作六十四卦也，先有乾、坤，二六畫卦，乃以乾、坤交而爲姤、復六卦，再以姤、復六卦變而爲師、比等五十六卦，則是乾、坤生姤、復六卦，非乾、坤生震、巽六子。五十六卦爲姤、復六卦所變，非六十四卦爲乾、坤六子所重也。盡背聖言矣。

復則亨矣。以反易觀之，乾陽窮剥于

艮之上，而反生于震之下。下爲震行，上爲坤順，是反動而以順行也。則陽自出而入，復于无疾，雖坤朋尚來，而順以行之，則无咎。夫一陰一陽，道也。今陽反而復，于道自剥盡爲坤。剥上一爻，歷坤六爻，共得七爻。一爻當一日，七日而來復，天行消息盈虚之自然也。然則與剥反觀，剥順而止，此順而行矣。剥小人長，此剛長矣。小人長，故不利攸往，剛長，故利有攸往矣。夫復者，反動即反生也，生生之謂易，六十四卦皆生也。天地之大德曰生，天心祇一生也，而可見者莫過于一陽之初生。无往不復，有斷必續，爲物不二。乾知大始，復不其見天地之心乎！

朱子《卦變圖》復、剥、臨、觀等互相往來，《仲氏易》謂其襍亂也。宗朱升《十辟卦變圖》以剥、復等十辟卦爲聚卦，祇可易爲他卦，不受他卦易。謂十卦彖傳内並无剛柔往來諸辭可證。然復卦明曰「七日來復」，「剛反」，何嘗无剛柔往來辭邪？則聚卦與易、分卦受易之説不必泥矣。

一陰一陽分立，兩道也。一陰一陽迭運，一道也。其繼續不已，造化流轉者，乃陰陽本然之善也。韓康伯注曰：「道者何？无之稱也。在陰爲無陰，陰以之生；在陽爲無陽，陽以之成。陰陽雖殊，無一以待之。」蘇氏《易傳》曰：「聖人知道之難言，借陰陽以言之。陰陽未交、廓然无一物，而不可謂之無有，此道之似也。」又曰：「學道而自其繼者始，則道不全。昔孟子以善爲性，以爲至矣，讀《易》而後知其非也。孟子之於性，蓋見其繼者而已。」朱氏《本義》曰：「陰陽迭運者氣也，其理則所謂道。」又曰：「陰陽是氣不是道，所以爲陰陽者則道也。」又宗程、張論性，曰：「性有義理，有氣質。義理皆善，氣質有善有惡，

故惡亦不可不謂之性。孟子論性不論氣質，其言未備。」信如諸説，則改聖經曰無之謂道，一陰一陽不謂之道，繼之者有善有惡而性成焉，可乎？明與聖經反，則何不直攻之、闢之，而乃爲之注解乎！《説卦》曰：「立天之道曰陰與陽，立地之道曰柔與剛，立人之道曰仁與義。」是明以陰陽仁義皆爲道矣，而曰不是道，將仁義亦非道乎？陰陽、剛柔、仁義，其實也，謂之道者，名也。如甲有身，實也，呼甲身曰長人，其名也。今謂甲身不是長人，長人在甲身先，所以爲甲身者也，其可通乎？在天道爲元亨利貞，在人性爲仁義禮智。元亨利貞非氣乎？仁義禮智不可見，而發爲惻隱、羞惡、辭讓、是非，非氣之用乎？性，心生也。心非氣質而何？以陰陽之氣之流行也，謂之道，以其有條理，謂之理。今乃分理道別爲一物，曰理道善而氣惡，不亦誕乎！夫以無爲宗，出於莊、老，韓、蘇明主之，朱子闡惑之，而詆孟子反聖言，異哉！

大衍之數所以象兩、象三、象四時、象閏者，以其原爲天地之數也。天數有五，一三五七九也。地數有五，二四六八十也。而一三五七九同爲奇，二四六八十同爲偶。是五位相得，乃由天數一三五七九合之爲二十有五，地數二四六八十合之爲三十，則天地之數各有所合，共五十有五。夫天地之數以五爲率，故五帝、五方、五常、五品、五行、五音、五色、五味，皆以五。十其五爲五十，則數終矣。如君子小人之澤以五世，王者之興以五百年，言極數不過是也。而合天地之數，實五十又五，所謂「終則有始，天行也」。而筮用成數，猶陰陽用老象以終則必變也。故釋去有五而用五十，卜筮之成變化而行鬼神以此

也。五數小衍也，五十之數大衍也。大衍之數本於天地之數，故上言大衍五十，而下直接以天數五、地數五，五十有五以釋之，將天一地二反置後文，復起詰端。宋人不知，妄爲移易，且有謂大衍非文王事者，毋乃侮聖言與！

鄭康成注「天一地二」章曰：「天一生水於北，地二生火於南，天三生木於東，地四生金於西，天五生土於中。陽无耦，陰无配，未相成也。地六成水於北，與天一并。天七成火於南，與地二并。地八成木于東，與天三并。天九成金於西，與地四并。地十成土於中，與天五并。」然其説不始康成。楊雄《太玄》以「三八爲木，四九爲金，二七爲火，一六爲水，五五爲土」。吕不韋《月令》曰：「木數八、火數七，土數五，金數九，水數六。」蓋自戰國末即有其説矣，而實與易道刺謬。《繫辭》曰乾「大生」，坤「廣生」，皆生也，而成在其中。觀坤曰「資生」，即曰成物可見也。不則「乾知大始，坤作成物」，或可曰天生而地成。今乃天地各分生成、各有生成，是何説乎？且天三生而二成，地三成而二生，何以言之？水木土何以當生于天而成于地？火金何以當生于地而成于天？金木皆地生，若曰木天生者，得天氣也，則何物不需天氣者？取火于日，空中有火，火不實生于天乎？土之生似當先于金木，而反居五。夫五行之配，一二三四五何居？或謂《洪範》「一曰水，二曰火，三曰木，四曰金，五曰土」，因據之爲相生之數。則《洪範》枚舉不容无序，非爲生成也。不然，五事一曰貌、二曰言、三曰視、四曰聽、五曰思，豈亦先生貌、後生言以及視聽思乎？夫土即地也，豈有地猶無土，待生水火木金後而天乃生之乎？地之成土，即

以地成地乎？況六七八九十之數復何自焉？後人以此演河洛，圖太極，爲生人生物之原，乃聖經祇有五十五數以爲大衍之本，而並不及五行生成一語，豈經旨亦尚有闕漏邪！其爲穿鑿附會灼无疑也。故五德相禪之妄，高拱《本語》明辨之，五行生成之説非《易》道，郭雍亦言之。且五行配八卦，加以生克，更爲誣經。聞之毛河右云：「以卦義言，離爲火，坎爲水，巽爲木矣，然震爲雷不爲木，艮爲山不爲土，兑爲澤不爲金，即乾之爲金不過與爲玉並言，非專屬金也。以卦位言，則震木、兑金、離火、坎水似矣，然而坤不是火，艮不是水，有四正而无四維，即曰坤艮屬土，正合五行。然何以水火各一卦，而金木與土則各有復卦，且何以中央之土反無卦位也？以卦數言，則天一爲坎，地二爲離，天三爲震，地四爲兑，而乾、巽、艮、坤則又以六七八九就天地而分屬之似矣。然而土爲五十，反爲卦數所不取。夫《參同契》云『三五至精』，五行之數全在正五，今卦有合五而无正五，如金水爲一五，木火爲一五，皆可兩合，而土之正五，卦何以反不及也？至宋人《太極圖》專論五行，且欲以五行生八卦，更無理矣。」王崑繩曰：「五行生克始于鄒衍，而成于漢劉向、班固。然《五行志》等書皆牽扭可笑。江河井泉，金之流也，其然乎？世亦取火于金石，獨木也哉！水木火土，則謂草木悉漂萍，盲者笑其妄。以爲未有土先有火，不知虚空何物可恢爲大塊也！克木者金，而火未嘗不克木也。吾見克土者金，木之克不若金之利也。火水交相克者也。土克水，水亦克土也。要之，天地無不生，無不克，萬物消長乎陰陽也。若五行生克，謬矣哉！」蒙按，金木水火土始見於《大禹謨》，然與穀

稱六府，不稱五行。《甘誓》始言五行，而不詳其目。至《洪範》乃有五行物數，然「水曰潤下，火曰炎上，木曰曲直，金曰從革，土爰稼穡」，是指流行人間最大而適用者有此五物，猶《夏書》言財貨藏于是而謂之府也。故《左氏》、《考工記》並名曰五材，非謂握自帝天而能生萬物也。宋人《太極圖》乃謂五氣順布，化生人物，則金木較之人微且頑矣，乃能生人，焉有是乎！若謂四時配五行，天有五緯星，氣實生人，則地有一物，天有一星，如少微、四輔類，非星氣能生人也。王良、傅説以人得名，能生人邪？四時配五行，亦後儒約略象物之説。《月令》「春盛德在木」，乃言春之盛德種之于木，非言木有盛德而生春之物也。夏秋冬之于火金水亦然。且此經所未有也。至以天地生成配《易》卦，謂天一生水爲坎一，地二生火爲離二，天三生木爲震三，地四生金爲兑四，因以地六成水并列西北爲乾六，天七成火并列東南爲巽七，地八成木并列東北爲艮八，天九成金并列西南爲坤九，則乾爲天、爲老陽，乃爲地成，乃得老陰六數。坤爲地，爲老陰，乃爲天成，乃得老陽九數。何其傎乎！乾天稱父、坤地稱母，以生萬物，而震雷、巽風、坎水、離火、艮山、兑澤六子動之，撓之，燥之，潤之，説之，終始之，陰陽化育之道盡矣。今術數家但知宗後人五行生物，不知《大易》，此其所以爲小道也。五行之物散見于《易》，或以五行生成講《易》難通，遂謂《易》无五行，又非也。但五行者，言已成之五材也。五材不可言生克，而有畏愛。如白术、防風爲使，愛也，木香見火无功，畏也。世誤以畏爲克，愛爲生耳。

「易有大極」云云，乃申明大衍之數。易，變也。然必有不變者，而變者以生。崔憬曰：「五十有一不用，太極也，不變者也。有太極之一，乃可用四十九。策分而

爲二，有奇有偶也。是有太極乃生兩儀。儀，匹也，一陰一陽相匹也。天地，兩儀也。故曰『分而爲二以象兩』。無太極，則五十策兩分之，或皆奇，或皆偶，无奇耦兩儀也，何以象兩？兩儀生，乃可挂一而四揲之，以得七八九六之四象，是兩儀生四象也。七爲少陽，象春。八爲少陰，象秋。九爲老陽，象夏。六爲老陰，象冬。故曰『揲之以四以象四時，歸奇于扐以象閏』。若不分兩儀，則合四十九策揲之，祇餘一，而陰陽老少之四象无由見矣，何以象四時？四象生則九變，九變而成內卦，十有八變而成外卦，是四象生八卦也。八卦，則六十四卦具矣。有八卦而吉凶可定，趨吉避凶，而大業以生矣。」《易圖明辨》曰：「此段兩言四象，朱子以此四象爲聖人畫卦之次第，以後四象爲揲蓍所得陰陽老少之爻。夫均此四象文相連不遠，豈容有二解哉！前後皆言筮占，太極節爲覆明大衍无疑也。」　朱子宗道士陳摶《先天圖》，以此節爲聖人作卦次第。其《易學啓蒙圖》，先一圈爲太極，而上加一奇一偶兩畫，爲太極生兩儀。一奇一偶之上又各加一奇一偶，曰太陽、少陰、少陽、太陰，爲兩儀生四象。四象各二畫，上又各加一奇一偶，而乾一、兑二、離三、震四、巽五、坎六、艮七、坤八出焉，爲四象生八卦。以上又各加一奇一偶爲四畫卦十六。又各加一奇一偶爲四畫卦三十二。又各加一奇一偶爲六畫卦，而自乾至復三十二卦，姤至坤三十二卦，共六十四卦出焉。邵子加一倍法即此。其上更有七畫、八畫、无窮畫卦，有言无圖。《本義》載此圖，又不作畫，但以黑爲陰、白爲陽，累而上，黑白相間六層。乃以震四、離三、兑二、乾一圓轉于左，爲「數往者順」；巽五、坎六、艮七、坤八圓轉于

右，爲「知來者逆」，爲《伏羲先天八卦圖》。又以六十四卦横圖截爲兩節，北起復由東，離盡卯中，而南至乾盡午中，亦爲「數往者順」；南接姤由酉，[1]坎盡酉中，而北至坤盡子中，亦爲「知來者逆」。爲《伏羲六十四卦圓圖》。又以横圖斷爲八節，東自復而西至无妄八卦爲一層，下東自明夷而西同人八卦爲一層，又下東自臨而西履八卦爲一層，又下東自泰而西乾八卦爲一層，乃上西自姤而東至升八卦爲一層，又上西自訟而東師八卦爲一層，又上西自遯而東謙八卦爲一層，又上西自否而東坤八卦爲一層。乾始西北，坤盡東南，爲《伏羲六十四卦方圖》。而圓圖又分卦氣。自復一陽生，冬至，十一月半；盡震、離之十六卦，然後得臨，春分，二月半；又盡兑之八卦，然後得泰，立夏，四月初；又隔四卦得大壯，又隔一卦至夬，皆爲芒種，五月初；遂接乾、姤爲夏至，五月半；自此又盡巽、坎之十六卦，然後得遯，秋分，八月半；又盡艮之八卦，然後得否、立冬、十月初；又隔四卦得觀，又隔一卦得剥，皆爲大雪，十一月初；遂接坤、復爲冬至。以上皆《先天圖》，《本義》載于經首，曰：「此非某説，乃康節説，非康節説，乃希夷説，非希夷説，乃孔子之説。但儒者失其傳，而方外之流陰相付受，以爲丹竈之術。至希夷、康節始反于《易》而説始明。」烏呼！朱子曾不思陳摶爲方外之流，而遂誣指爲孔子之説邪！孔子曰「庖犧始作八卦」，是《易》自作卦起，未嘗聞自太極始也。且作卦奇偶畫也，太極圓圖非畫矣。非孔子之説一。孔子曰「兩儀生四象」。崔憬以九六七八老陽、老陰、少陽、少陰爲四象，然即揲四

[1]「酉」，據文意似當作「西」。

中蓍策之事，在畫卦因卦後，非未作八卦而先有四象也。何者？老變而少不變，並從已成之卦而推。故《仲氏易》曰：「乾爲老陽，非老陽而後乾也。坤爲老陰，非老陰而後坤也。」非孔子之説二。孔子曰「成象之謂乾」，則先畫乾。「效法之謂坤」，則次畫坤。皆三畫卦以象三才。未聞有一畫、兩畫止而謂之陽儀、陰儀、太陽、少陰、少陽、太陰者。非孔子之説三。孔子曰「震一索而得男」，則又次畫震。「巽一索而得女」，又次畫巽。「坎再索而得男」，又次畫坎。「離再索而得女」，又次畫離。「艮三索而得男」，又次畫艮。「兑三索而得女」，又次畫兑，而八卦畢。是爲作卦之序。從未聞其序爲乾一、兑二、離三、震四、巽五、坎六、艮七、坤八也。《仲氏易》曰：「乾父坤母，合生六子。」今何以父子母女並生，且六子俱先母生，少女先中女、中女先長女生。世有此事乎？于一索再索之義盡失矣。非孔子之説四。孔子曰「八卦成列，因而重之」。是畫八卦後不更作卦。祇因一卦而重以八卦，故但曰作八卦，不言作六十四卦也。如乾重乾爲乾，乾重坤爲泰，乾重震爲大壯，乾重巽爲小畜，乾重坎爲需，乾重離爲大有，乾重艮爲大畜，乾重兑爲夬。以下七卦皆然，而六十四卦畢。今連翻累畫，豈因重哉！非孔子之説五。經但有八卦、六十四卦，今忽有四畫、五畫卦，何以聖人不爲之名也？且于三才何取焉？非孔子之説六。爻辭以一畫爲初，不稱一，明无前于此者矣。以六畫爲上，不稱六，明无後于此者矣。故《説卦》曰：「兼三才而兩之，《易》六畫而成卦。」今以爲六畫後尚有七畫、八畫，无窮畫卦，明背聖言。且果如此，則六十四卦之理未盡也。非孔子之説七。孔

子曰：「震東方，巽東南，離南方，致役乎坤，説言乎兑，乾西北，坎正北，艮東北。」此八卦方位，即言伏羲之八卦也。今强坐之曰此文王後天八卦，而撰乾南、坤北、離東、坎西、兑東南、震東北、巽西南、艮西北，爲伏羲先天八卦，以經文「天地定位，山澤通氣，雷風相薄，水火不相射」附會之。然此論八卦相錯之象，並无南北方隅一字，而可强以己意誣經乎！《參同契》云：「乾坤者，《易》之門户，衆卦之父母。坎離匡郭，運轂正軸，牝牡四卦，以爲橐籥。」朱子注云：「乾、坤爲爐鼎，位乎上下，坎、離升降于其閒，如車軸之轉轂以運輪，一上而一下也。牝牡謂配合之四卦，震、艮、巽、兑也。橐，鞴囊，籥，其管也。」熊與可曰：「先後天圖、《參同契》皆具。《後天》坎、離居《先天》乾、坤之位，以坎中陽實，離中陰虚，則仍爲乾坤。故丹家謂之還元。」是不惟《先天》方位爲異端之學，即《後天圖》依傍説卦方位，而亦借爲修煉用，與聖經若風馬牛。朱子注《參同契》，恐人譏議，自詭其名曰空同道士鄒訢。及著《啟蒙》，又署名曰雲臺真逸。是朱子明知其爲道士之説，明自附于道士，而乃以亂聖經，指爲孔子説邪！其非八也。《説卦》言「萬物出震，齊巽，見離，養坤，説兑，戰乾，歸坎，成終成始于艮」，雖祇有「兑正秋」一語，而春夏冬俱見矣。此聖言无可易者。今先天卦氣何其舛也！或問，朱子卦氣陽生陰生，始何疏而終何密？臨二陽生爲冬十二月卦，乃在春分二月半，泰三陽正月卦，乃在立夏四月初，推之一概乖反。朱子亦不能答，曰「未得其説，容更思之」。又曰：「伏羲《易》自是伏羲説話，文王《易》自是文王説話，不可交互求合。」烏呼，是何言也！羲、文有二《易》

邪？四時運行，萬古不易，焉有伏羲配以此卦，而文王又配以彼卦者？且十二月辟卦爲漢儒説，尚非聖言。若「兑正秋」諸語，則孔子之言義、文《易》象者矣。兑正秋也，而今爲春辰月矣。乾秋冬之間也，而今爲夏午月矣。艮終乎物而始乎物，冬春之間也，今爲秋戌月矣。八卦皆顛，四時皆亂，乃誣曰此孔子之説。其非九也。胡朏明曰：「《先天圖》以自震至乾爲順數已生之卦，自巽至坤爲逆推未生之卦。然則經曰『易逆數也』，豈專用巽、坎、艮、坤，而不用乾、兑、離、震乎！」丹家講順逆，曰「順則成人，逆則成仙」，即抽坎填離也，與《易》何與？而牽之汙穢聖言邪！其非十也。至《本義圖》但以黑白分陰陽，更可怪異。豈伏羲畫卦時，左執黑筆，右執粉筆邪？抑六十四卦俱无畫，黑白之中遂分初二三四五上邪？且白畫之陽固奇，而黑畫之陰亦奇邪。何强作事至是！

陳摶又有《太極圖》，傳之周茂叔，見於朱震《進易説表》。然程子兄弟親學于周，與邵堯夫爲友，而不及《太極》、《先天》一言。朱子乃又表章《太極圖》以爲學宗。其説無極而太極，太極動而生陽，靜而生陰，陽變陰合而生水火木金土。二五之精，妙合而凝，乾道成男，坤道成女，化生萬物，亦附會于太極生兩儀之文。當時陸子靜、張欽夫、林黄中皆不以爲然。毛河右著《太極圖説遺議》以辯之，略曰：《太極圖》二氏學也。其圖竊取魏伯陽《參同契》中《水火匡廓》、《三五至精》二圖而合爲一圖。《水火匡廓》者，以《參同契》首有「水火匡廓，運轂正軸」二語，作坎、離二卦而運爲一軸，非兩儀也，亦非陽動生陰，陰靜生陽也。左☾爲離白黑，白即☲也，右☽爲坎黑白，黑即☵也。其中一圈則坎、離

之胎也。《三五至精圖》則取《五行逆克》章「三五與一，天地至精」語，分五行爲三五：中央土一五也，天五生土也。左火與木共一五也，地二生火，天三生木也。右水與金共一五也，天一生水，地四生金也。金盛爲水，木盛爲火，而土合之，即嬰兒、姹女、黄婆之説。歸于一元。則下一圈者，三五之合非二五之合，三五之精非二五之精。丹家水火必還一元，故其後復有「含元播精，三五歸一」之語。在隋、唐閒有道士作《真元品》已載之。爲《太極先天圖》即陳摶之所自始。蓋《參同》本以乾、坤、水、火爲抽填之祕，而坎、離横陳，乾、坤直列，摶之所謂以乾南、坤北、離左、坎右爲《先天》者。而匡廓運轂，則以坎、離爲車軸之貫，輪轉上下。乾之南者有時而北，坤之北者有時而南。《六十四卦方圖》乾北坤南即此意。而究其要訣，則必如《鼎器歌》云「陰在上，陽下奔」者。故其文有云「上德玄爲，不可察求」，言陰在上主静也；宋儒主静之學本此。「下德爲之，其用不休」，言陽在下主動也。宋紹興閒朱震進周子《太極圖》于高宗，猶是上一圈爲陰静三輪，下一圈爲陽動。見朱氏《易卦圖》上卷。如《真元品圖》在朱子前。而朱子爲注，則更加修飾，以爲可以掩人，可以无弊，而不知異端聖道非可飾合，亦何爲哉！又略曰：《易》言「動静有常」，即指陰陽也，未聞未生陰陽而先有動静者也。乾静專動直，坤静翕動闢，則陰陽俱有動静，陽不必專動，陰不必專静也。五行非四象也，且所謂生八卦者安在乎？胡朏明曰，《宋史》周子傳本曰「自無極而爲太極」，朱子力辨，删「自」、「爲」二字。元人修史如之。不知「自無極而爲太極」，老氏「無生有」之説也。「無極而太極」，則「空即是色」，爲沙門衣鉢矣。庸以愈與！望案，先

天、太極、河洛諸説，原出道士妄造。乃朱子生平爲學立教推本於此，不顧汩亂聖經。自明季以來，諸公駁辯犁然，使三聖人之《易》如日中天。黠者雖巧爲遁辭，卒難反其援據。可謂功不在禹下矣。而姚江黄先生晦木尤爲博深切明，過於毛、胡。惜恕谷未之見也。今附載其《太極圖説辯》，曰：周子《太極圖》創自河上公，乃方士修錬之術也，實與老、莊之長生久視又屬旁門。老、莊以虚無爲宗，無事爲用。方士以逆成丹，多所造作，去致虚静篤遠矣。周子更爲《太極圖》，窮其本而反于老、莊，可謂拾瓦礫而得精藴。但綴説于圖，而又冒爲《易》之太極，則不侔矣。朱子得圖于葛長庚，曰「包犧未嘗言太極，而孔子言之，孔子未嘗言無極，而周子言之」，亦過于標榜矣。考河上公本圖名《無極圖》，魏伯陽得之以著《參同契》，鍾離權得之以授吕洞賓。洞賓後與陳圖南同隱華山，而以授陳，陳刻之華山石壁。陳又得《先天圖》于麻衣道者，皆以授种放。放以授穆修與僧壽涯。修以《先天圖》授李挺之，挺之以授邵天叟，天叟以授子堯夫。修以《無極圖》授周子，周子又得先天地之偈于壽涯。其圖自下而上，以明逆則成丹之法。其重在水火，火性炎上，逆之使下，則火不熛烈，惟温養而和燠。水性潤下，逆之使上，則水不卑濕，惟滋養而光澤。滋養之至，接續而不已，温養之至，堅固而不敗。其最下圈名爲「玄牝之門」。玄牝即谷神。牝者竅也，谷者虚也。指人身命門兩腎空隙之處，氣之所由以生，是爲祖氣。凡人五官百骸之運用知覺皆根于此。于是提其祖氣上升，爲稍上一圈，名爲「錬精化氣，錬氣化神」。錬有形之精，化爲微芒之氣，錬依希呼吸之氣，化爲出有入無之神，使貫徹于五臓六腑。而爲中層之左木火，右金水，中土相聯絡之一圈，名爲「五氣朝元」。行之而得也，則水火交媾而爲孕。又其上之中分黑白兩相閒襍之一圈，名爲「取坎填離」，乃成聖胎。又使復還于無始，而爲最上之一圈，名爲「錬神還虚，復歸無極」，而功用至矣。蓋始于得竅，次于錬氣，次于和合，次于得藥，終于脱胎求仙，真長生之祕訣也。周子得此圖而顛倒其序，更易其名，附于大《易》，以爲儒者之祕傳。蓋方士之訣在逆而成丹，故從下而上。周子之意以順而生人，故從上而下。太虚無有，有必本無，乃更最上圈「錬神還虚，復歸無極」之名曰「無極而太極」。太虚之中脈絡分辨，指之爲理，乃更其次圈「取坎填離」之名曰「陰動陽静」。氣生于理，名爲氣質之性，乃更第三圈「五氣朝元」之名曰「五行各一性」。理氣既具而形質呈，得其全靈者爲人。人有男女，乃更第四圈「錬精化氣，錬氣化神」之名曰「乾道成男，坤道成女」。得其偏者，蠢者爲萬物，乃更最下圈「元牝」之名曰「萬物化生」。夫「易有太極」，夫子贊《易》之言也，不可云無極。无方

者神也，无體者易也，不可圓圖相。有者无之，无者有之，非聖人本旨。次圈判左右爲陰陽，以陰陽推動静，就其貫穿不淆亂之處指之爲理。此時氣尚未生，安得有此錯綜之狀，將附麗于何所？觀其黑白之文，實坎、離兩卦成既濟之象，中含聖胎，謂之取坎填離，則明顯而彰著，謂之陽動而陰静，則陽專屬諸離，離專主動，陰專屬諸坎，坎專主静，豈通論哉！五行始于《洪範》，言天地之氣化運行，若有似乎木火土金水者然。其實木火土金水，萬物中之五物也，非能生人者也。此時人物未生，此五者之性于何而辨？《易》言「乾道成男，坤道成女」，亦謂乾之奇畫成男之象，坤之偶畫成女之象，非云生于天者爲男，生于地者爲女也。且天之生男女萬物，在一氣中，無分先後。其下二圈，在方士爲玄牝鍊化，自屬兩層，乃男女萬物亦分二圈，恐屬重出矣。至其説曰「太極動而生陽，動極而静，静而生陰，静極復動，一動一静，互爲其根，分陰分陽，兩儀立焉」，陰陽雖有動静之分，然動静非截然兩事。陰陽一氣也，一闔一闢謂之變，往來不窮謂之通，而何有乎分！動静無端，陰陽無始，而何有乎生！分陰分陽與生生之謂易，自《易》之爲書而言，以明奇偶柔剛之疊用相生則可，自造化而言，以爲太極所生，陰陽所分則不可。儀者象也，兩儀者，卦中所函奇偶之象也。今直以爲天地之名則不可。天有陰陽，地有柔剛，非分陽而立天，分陰而立地也。曰：「陽變陰合而生水火木金土，五氣順布，四時行焉。」夫四時之序，陰陽之運耳。陰陽既合，萬物齊生，豈有先生水火木金土，待水火木金土之氣布，而後四時得行乎！若然，則是又以五行生陰陽，先生質而後生氣也。曰：「五行一陰陽也，陰陽一太極也，太極本無極也。五行之生也，各一其性。無極之真，二五之精，妙合而凝。」五行各性，性已紛襍，復參以陰陽而七，襍亂棼擾，如何謂之精！如何可以凝！《大傳》曰：「天地氤氳，萬物化醇，男女媾精，萬物化生。」故三人損一以致一，三且不能生，況于七乎！曰：「乾道生男，坤道成女，二氣交感，化生萬物，萬物生生而變化無窮焉。」乾男坤女，顯然形質。此時萬物無不備具，何故又言二氣之交感而化生萬物也？吾不知此男女合物之雌雄牝牡俱在内，又不知專指人言。如合雌雄牝牡，則與圖之所分屬者不謀；如專指人，人無化生異類之事。曰：「惟人也得其秀而最靈。形既生矣，神發知矣，五性感動而善惡分，萬事出矣。」性一也，分天命氣質爲二已屬臆説，況又析而爲五？感動在事不在性，四端流露，觸物而成。即以乍見孺子入井論之，發爲不忍乃其仁，往救乃其義，救之而當乃其禮，知其當救乃其智，身心相應乃其信。焉有先分五性，然後感動之理！五性之説大異乎繼善成性之旨矣。曰：「聖人定之以中正

仁義，而主静立人極焉。故聖人與天地合其德，與日月合其明，與四時合其序，與鬼神合其吉凶。君子修之吉，小人悖之凶。」仁義者，性之大端也，循是而行謂之道。然恐其行之也不免于過、不及之差，則聖人立教，使協于中而歸于正。今以中正仁義對言，而中正且先乎仁義，則于天命之性、率性之道、修道之教之三言者何所施邪？謂性有善惡，而仁義待乎聖人之所定，此告子杞柳桮棬之説也。老氏之學致虚極，守静篤，甘暝于無何有之鄉，内守而外不蕩，歸根曰静，静曰復命，主静立人極，其亦本此與？其後襍引《文言》、《説卦》，而以知生死爲《易》之至，蓋自呈其所得之學立説之原爾。

自漢迄唐，或言羲出《河圖》，禹出《洛書》，或言圖書並出羲時，或言圖書爲篇册，或言圖即八卦，書即九疇。然並无言親見《河圖》、《洛書》者。宋道士陳摶忽出《河圖》、《洛書》，劉牧傳之，以四十五點爲《河圖》，五十五點爲《洛書》。阮逸又反之，以五十五點爲圖，四十五點爲書。而朱子宗焉。五十五點者，一六複于北，二七複于南，三八複于東，四九複于西，五居中，十複于上下。按，康成注，天一地六并于北，則一六當并列。今複置，亦誤也。東西南皆如之。四十五點者，戴九履一，左三右七，二四爲肩，六八爲足，中有五无十，皆奇白偶黑。毛河右著《原舛編》以辯之，略曰：宋人圖、書之僞有確證焉。宋濂、王禕輩雖非之，而未考也。陳摶之《河圖》非即鄭康成「大衍」注「天一生水于北」一段文乎？然斷不得爲《河圖》也。何者？康成「河出圖，洛出書」注云「《河圖》有九篇，《洛書》有六篇」。若《河圖》即天地生成之數，則康成自注何不直指曰《河圖》即前生成一二之數是也，乃毫不及，而别指爲篇册，其无與也明矣。《洛書》亦然，乃《易緯乾鑿度》「太乙下九宫法」也。《乾鑿度》下篇有以一陰一陽合爲十五之説，六八爲陰，七九爲陽。七八十五，九六亦十五。遂有太乙下九宫法，取陰陽卦數即十五數。以行九宫。八卦四正四維，

合中央爲九宮，而數皆十五。其法曰：「太乙者，北辰之神名也，居其所曰太乙。此用《論語》，知非古聖之書，殆漢世道家所作。嘗行于八卦日辰之閒，曰天乙。每四乃還北南東西爲四。于中央。中央者，北辰之所居也。以中无卦位，故以此爲太乙寓居之所。天數以陽出，以陰入。陽起于子，陰起于午。是以太乙下九宮從坎宮始。坎中男，始之言无偏也。坎北。自此而從于坤宮。坤南，僞《河圖》以天地生成配《易》卦位，乾、坎、艮、震、巽、離、坤、兑起于西北，而迄于正西。九宮則以乾、坎、艮、震四卦起于西北，而迄于正東，至巽、離、坤、兑，又另從正西起而迄于東南。故正南非離而爲坤。蔡沈作《洪範皇極》不知此，妄以天地生成所配卦位强加之，則東南仍巽七，非兑，何以四？南仍離二，非坤，何以九？西南仍坤九，非離，何以二？西仍兑四，非巽，何以七？卦數不合宮數，一往貿貿，而今術數家又貿因之也。坤母也。又自此而從震宮。震東。震長男也。又自此而從巽宮。巽西。巽長女，所行半矣。所謂每四乃還者也。遂息于中央之宫。既又自此而從乾宮。乾西北。乾父也。又自此而從兑宮。兑東南。兑少女也。又自此而從艮宮。艮東北。艮少男也。又自此而從離宮。離西南。離中女也，行則周矣。乃上游息于太乙、天乙之庭，而升于紫宮。」太乙不常居卦位之中，故五則暫息于中央。至是則不息而上升矣。行從坎始，去從離終。皆坎、離水火之學，道家之書也。而其法則合于陰陽十五之數。坎北數一爲履一，坤南數九爲戴九，震東數三爲左三，巽西數七爲右七。離二西南，兑四東南，則二爲右肩，四爲左肩。乾六西北，艮八東北，則六爲右足，八爲左足。中央數五爲太乙之數。而太乙四周不復再息中央而上升，則太乙之數遂止于五數，而无十數焉。從横交互，皆得十五。其説如此，而未嘗曰此《洛書》。假曰《洛書》，則緯書具在。其于《九宮篇》後又曰「孔子曰《洛書》摘六辟日

以建紀」，辟者君主也。謂摘主十二月之卦以立歲紀。止言六者，陽該陰也。何也？夫康成之注衍數，而別釋《河圖》與《易緯》之言宫法，而別引《洛書》，二者正相符矣。塨按，朱子曰易本是象，可爲特見。但自王弼掃象而後，程傳專言理。朱子不甚滿之，而象數无傳。適當時儒宗周、邵皆出于道士陳摶，僧壽涯輩，有此附《易》妄圖，遂引置《易》首，而不知陷于異端。是朱子之不幸也。後人无考，見《本義》首載此，反若羲、文之《易》皆從此河、洛、先天諸圖而起者，一誤盡誤，禍斯烈矣。觀《大傳》「天生神物」與「仰則觀象于天」二段，則伏羲作《易》，无物不察。即當日真《河圖》、《洛書》，亦僅與天生神物、鳥獸之文同爲感觸之一端耳。今不玩《易》而但觀蓍龜鳥獸，即盡《易》乎？溺圖、書者何以異是！

天地固有否泰往來，而尊卑之位一定。艮山、兑澤，分據而通氣，山伏氣于澤，澤蒸氣于山，爲雲、爲嵐、爲泉、爲雨。震雷、巽風，各體而相薄，出于地，行于天。風叫號而迫雷，雷訇訇而從風。咸、恒、損、益四卦可觀水火之性，則不能對發而相射也。火上水下，炎上者上，潤下者下，曰未濟。又火上澤下曰睽，謂不相射而違去也。水上火下，炎上者上入于水，潤下者下入于火，曰既濟。水火有形无質，相濟則水火爲一，不相射也。又火下澤上曰革。《象》曰「水火相息」，非水下而息火，即火上而息水，更革而不相射也。非是相濟即相革，故又曰「水火相逮」。以水火之卦雖可對列，而水火之物无能對据也。唐、宋訓不相射爲不相入、不相犯害，明與經文相濟相息背矣。是定位也，乾、坤相錯，通氣也；艮、兑相錯，相薄也；震、巽相錯，不相射也；坎、離相錯，重而六十四卦皆相錯也。此節文

義甚明，宋人忽以道士陳搏先天之圖溷之，謂之伏羲八卦方位。夫經文但曰「天地定位」，未嘗曰乾南坤北也；但曰「山澤通氣」，未嘗曰艮西北、兑東南也；但曰「雷風相薄，水火不相射」，未嘗曰震東北、巽西南、離東、坎西也。而强誣聖言，可乎！且伏羲、文王同此八卦，而誣曰此伏羲八卦，「帝出乎震」一節爲文王八卦，何所據乎？《文言》曰「先天而天弗違，後天而奉天時」，言大人行乾之事也。與道士修煉之術何與而竊取爲名乎！王文中擬經亦屬擬議之事，宋人遂比之操、莽。今强篡聖經以入異端，較之擬經何如也！

《乾坤鑿度》以乾、坤、巽、艮四隅卦爲四門，坎、離、震、兑四方卦爲四正。有云：「庖犧氏畫四象，立四隅，以定群物發生門，而後立四正。」雖緯書不可信，然亦見兩漢時皆以「帝出乎震」章所言時位爲義畫原義。至文王《繫辭》坤之「西南得朋」言坤，蹇之「不利東北」言艮，而孔子詳説于此，是自古聖聖相傳，八卦方位、時氣皆屬一致。乃邵子爲陳搏所誤，朱子又爲邵子所誤，妄以乾南坤北爲羲卦方位，于此乃曰未詳。烏呼！仞賊爲主，遇主而反不識矣。

「朝聞道，夕死可矣。」聞非偶然頓悟，乃躬行心得之謂也。顏子之歎，曾子之唯，庶克當之，方不徒死，亦不虚生，故曰可矣。道猶路也，有原有委。性與天道，道之本也。三綱五常，道之目也。禮樂文章，道之事也。經有統言者，有專言者，當各以文會之。以下《論語傳注》

「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顏先生曰：「此治民之定法也。修道立教，使民率由乎三綱五常之路，則會其有極，歸其有極，此可使者也。至於三綱五常之具於心

性，原於天命，使家喻而户曉之，則離析其耳目，惑蕩其心思，此不可使知也。自聖學失傳，乃謂不能使之知，非不使之知，於是争尋使知之術，而學術治道俱壞矣。」

「克、伐、怨、欲」四者，人心所易流，制之不行抑難矣。若即以爲仁，則吾不知也。蓋仁則「克己復禮」，内有存養心性，如承賓祭之功，外有萬物一體，立人達人之事，不但中心遏欲而已也。宋儒專以心中無欲爲仁，故佛、老亦得以無欲溷之。

「吾嘗終日不食，終夜不寢以思，無益。不如學也。」後儒於古人「文以禮樂」之學漫不考習，而徒强探力索，或曰從容玩味，其不入於空虛者幾何！聖人蓋前知其弊，故以身示教焉。然聖人之徒思僅無益，以思在禮樂名物，但虛而不實。後儒之徒思則有害，以入於測性猜天，將躐等而陷異端也。

「有始有卒者，其惟聖人乎！」末先學，始也；本後學，卒也。若始卒當前皆具，其惟天生之聖人乎！而何以責小子？按，聖門不輕言上達，固也。即下學亦有次序，先博文而後約禮，先幼儀謹信，而後慎獨正心。乃後儒教人先講心性，誣人誣世甚矣。

德者，性之仁義禮智也，明明見於《詩》、《書》，明而又明也。即下文曰新又新，學脩恂慄威儀之功也。《孟子》「江漢以濯之，秋陽以暴之」，明明德之象也。親，如保赤子也，養也，教也。止者，至是而不遷也。至善，中也。至於如佛、老之空虛以爲明心見性，襍霸之權術以爲治平，非善也。以下《大學傳注》。

明德親民之具物也，如禮也。「非禮不動，」所以脩身，本也。「齊民以禮」，末也，事，其物事也。

「明明德於天下者」章，明其德於天下也，如《書》所言「光被四表」是也。脩身即下文忿懥、恐懼、好樂、憂患之用，視聽食息之事，皆脩之，使無愆差。如《禮》「頭容直，氣容肅，立容德，色容莊，聲容静，口容止，目容端，手容恭，足容重」，皆脩身也。心，身之主也，正即下文心在也，謂正在中也。不論有念無念，有事無事，皆敬以直內，則有以檢身而後身可脩也。意，心之所之也，欲爲脩齊治平之事也。誠者，欲爲脩齊治平也，則如好好色，欲不爲不脩齊治平也，則如惡惡臭。不苟且，或中止，或外飾而自欺也。如是，則意定於一，而後放心可求也。知，心之覺也，致，推極也。知脩齊治平何爲至善，何爲非至善，明其當止之處，而後意可得而誠也。物，大學中之物，如三物、四術，脩齊治平之具，上文「物有本末」是也。格，至也。學習其物，必至其域，造其極也，《論語》「博學於文」是也。博學於文，則明親之道知矣。知而後可誠意以正其心，而行之於身、於家、於國與天下也。《論語》所謂「約我以禮」、「齊民以禮」也。

心以檢身，百體就職。脩身即該正心也，明明德也。脩身爲齊治平之本，即明德爲親民之本也。明物有本末也。不言終始者，即見先後內也。國與天下非所薄，而較之親親則所薄矣。「天下之本在國，國之本在家，家之本在身」，故又言厚家爲國與天下之本，愈見脩身爲家國天下之本也。本末不可倒，加此則知本在脩身以明德，此謂知本，則知至善之所止。明德必脩身，則不混於空虛。親民由脩身，則不誤於襍霸。此謂知之至也。

《易》曰：「一陰一陽之謂道，繼之者善，成之者性。」言天道一陰一陽，流行相

繼而不息，天道本然之善也。於是大生、廣生，賦之於人，陽德爲仁禮，陰德爲義智，凝成於心者則性也，是天命之性也。孟子曰：「親親，仁也，敬長，義也，達之天下也。」言愛親即性之仁，敬長即性之義。良知良能達之天下無不同也，是率性之道也。率，循其自然也，孟子所謂利也，《周禮》、《周官》，脩道之教也。性即後文三達德，道即五達道，教則三重禮樂也，皆中也。民受天地之中以生，性也。發而皆中節，道也。用其中於民，教也。然皆庸也。以下《中庸傳注》。

道出於性，成於教，豈可須臾離哉！若其可離，則非共由之道矣。夫人之心喜怒哀樂念念循環，動與物接。其閒寂然不發，已心一無所覩、一無所聞之時，乃須臾也。然此須臾之未發，性本在焉，是天下之大本也。此時昏忘，則道離而本隕矣。故君子存存然敬以直内，以立其大本焉。此存心之公也。

喜樂爲陽，怒哀爲陰，天道之陰陽所賦也。喜怒哀樂愷惻及物即仁，有節文即禮，有斷制即義，知當喜怒而喜怒、當哀樂而哀樂即智。凡願爲者皆喜之類也，不願爲者怒之類也，快意者樂之類也，不快意者哀之類也。發，謂形於念，見於事也。戒慎不覩，恐懼不聞，以至於共覩共聞，無時不存其心，使心齊明如神，居中肆應，是致中也。慎隱微之獨，以至於見顯之處，無在不敬其事，使動容周旋中禮，成己成物，時措咸宜，是致和也。以之乾坤潛孚，品彙咸若，感化之位育也。官天分地，左右愛養，政事之位育也，脩道之極功也。致中即《論語》「造次」、「顛沛」，心不違仁也。

擇，學問思辨之事也，守，即行也。動必以禮謂之行，非禮不動謂之守，一也。

「脩身以道」，五達道也，「脩道以仁」，三達德也。專言仁者，知勇義禮皆統於仁也。

誠，實也，充也，孟子所謂「返身而萬物皆備于我」也。身之本誠者，天所與之道也。反身以誠之者，人所由之道也。本天而自誠者，乃不勉不思而從容中道之聖人也。盡人以誠之者，則學問思辨，以擇善而明，篤行以固，執而誠者也。

「有弗學」，如學兵者不學農，而學兵弗至於能，不措置也。

誠者，天德、王道備矣。天德，「天命之謂性」也。王道，「率性之謂道」也。自天與以誠而心體光明言，則「謂之性」。誠，如《湯誥》所言「上帝降衷於下民，若有恒性」也。明，如《泰誓》所言「惟人萬物之靈」也，是天德也。自上脩明其道，以使人誠言，則「謂之教」。明，如孟子所言「明人倫」也。誠，如《詩・小雅》所言「民之質矣，徧爲爾德」也。是王道也。

「大哉聖人之道」，上文言「至誠之道」已，乃贊其大而歸之以禮，以見崇禮之爲亟也。聖人即至誠也。禮者，喜怒哀樂、子臣弟友之天則也。自率由謂之道，自規物謂之禮。「尊德性」者，存其心，養其性，以事天也。「道問學」者，博學審問也。「致廣大」者，寬以居之也。「盡精微」者，極深研幾也。「極高明」者，知崇效天也。「道中庸」者，庸德之行，庸言之謹也。「温故」者，不愆不忘，率由舊章也。「知新」者，差等百王損益因心也。終以敦篤肫厚，全其至誠，而崇禮以宰制萬物，裁成天地焉。朱注以「洋洋」三句爲「道大無外」，「優優」三句爲「道小無内」，則本文贊大，未嘗言小。且二語本於莊、列，屈原言仙道，亦曰「其小無内，其大無垠」，非聖

道也。

「唯天下至聖爲能聰明睿知，足以有臨也。」睿者，思之深入也。耳聰目明，心思睿知，所以運用寬裕諸德者也，故先之。異學心如止水寒潭，幻照無實用，與「淵泉時出」正相反。

「苟不固聰明聖知達天德者，其孰能知之！」易上文「睿」以「聖」者，「思作睿，睿作聖」也。易寬裕諸名以天德者，「寬裕溫柔」仁德，「發强剛毅」義德，「齊莊中正」禮德，「文禮密察」智德。得於天者也，故曰天德。大德、小德即此也。

馮樞天曰：「《集注》云：『人性皆善，而覺有先後，必效先覺所爲，乃可明善而復其初。』其言本之天命，該以知行，歸於盡性達天。今不之用，何也？」曰：「《集注》旁襍膚泛，不明言學之正途，乃聖學之所以歧也。無論他經，即以《論語》言，數章而後即曰學文，則文非正學之所在乎！朱子訓文曰『《詩》、《書》、六藝』，乃於此不之及，何也？『興《詩》，立禮，成樂』，『文以禮樂』，『文、武之道賢者識大，不賢者識小』，『夫子焉不學』，聖門論學確有指實矣。溯之天命，歸於盡性，則上達之事，非下學也。即學兼知行，亦未明晰。程子曰：『學者，將以行之也。』其言尚是。蓋學有可即見於行者，如日用動静之禮是也。有不能即見於行者，如兵農禮樂，由、求等經世之略是也。且即日用之禮，如手恭、足重、正立、執顔之類，可即學即行。如孺悲學《士喪禮》於孔子，則但爲學，必他日居喪如禮乃爲行，不可即以學爲行。故《中庸》好學、力行分二事也。宋儒爲學專在讀書，内則玩索性天，外亦輔以倫常，至於禮樂兵農，聖門所謂『博學於文』者，獨置之若遺。以致處無學術，出無政事，世

道民命無所託賴。豈小失哉！」以下《傳注問》

李文長問曰：「『學在己，知不知在人，何慍之有！』亦不用，何也？」曰：「據其語意，視人知甚輕矣。如此，自不必慍，非而字轉文義也。聖學視人知甚重，『如或知爾，則何以哉？』學者成己即以成物，非不欲應人知也。乃不知焉，宜乎慍矣。然廣土衆民之欲，定四海民之樂，即不得遂，而所性不移，一無慍怒，非德成何以幾此！」

趙漸逵問曰：「本，根本也。根立，枝葉自生。乃程子又訓本爲始，以孝弟爲第一坎，仁民第二坎，愛物第三坎。世有一坎立而二坎、三坎生者乎？」曰：「然。仁即言仁民愛物也，不必牽及性。樊遲問仁，子曰『愛人』。言愛，曰『能使枉者直』。程子必訓仁爲性，則孝弟難言爲性之本，遂訓本爲始，且因而遁其詞曰：『性中祇有仁義禮知而已，何嘗有孝弟！』不惟與孟子愛親、敬長、不學而能相反，而率天下之人而禍孝弟者，恐自此言始矣。」

問：「朱注『仁者心之德，愛之理』，其説如何？」曰：「後儒改聖門不言性天之矩，日以理氣爲談柄，而究無了義。曰『理氣不可分而爲二』，又曰『先有是理，後有是氣』，則又是二矣。其曰『太極是理，陰陽是氣，太極生兩儀爲理生氣』，則老氏道生天地之説矣。不知聖經言道，無在陰陽倫常之外而別有一物曰道、曰理者。《易》曰：『立天之道曰陰與陽，立地之道曰柔與剛，立人之道曰仁與義』，則道者乃陰陽剛柔仁義之通名，不在陰陽仁義前也。在天在人通行者，名之曰道，故小人別有由行，亦曰小人之道。理字則聖經甚少，《中庸》『文理』與《孟子》『條理』同，言道秩然有條，猶玉有脈理，地有分理也。《易》曰『窮

理盡性以至於命』，理見於事，性具於心，命出於天，亦條理之義也。今乃以理代道，而置之兩儀人物以前，則鑄鐵成錯矣。即如愛之理，自幼觀之，以爲愛之道理。云爾，虛字也。及觀朱子自訓，乃滋之惑，曰：『理是根，愛是苗，猶糖之甜，醋之酸。』夫糖甜醋酸，即其性，即此物，非糖醋爲根，酸甜爲苗也，亦非酸甜爲根，糖酸爲苗也。❶仁性即愛，非别有一理爲根而愛爲苗也。孟子曰『惻隱之心，仁也』，『人皆有不忍人之心』。《易》曰『天地之大德曰生』，生生即仁也，即愛也，即不忍也，即性即情也。必以愛爲專言情，而曰有一理根在先，亦異於《易》與《孟子》矣。」

馮樞天曰：「楊氏謂『敬事』章但論所存，未及爲政。請問事非政事乎？」曰：「非但此也，即朱注『務本』亦誤。『使民』，則修築細事亦具矣。曰『事』，則本末畢舉矣。顔先生曰：『明示治國之政，而曰未及爲政，先儒斷不冬烘至此。其源則以重惺覺，卑事功，不知不覺遂爲此語也。』」

語宋涵可曰：「聖門不空言敬。『敬其事』，『執事敬』，『行篤敬』，『修己以敬』，孟子所謂『必有事也』。程子訓『主一無適』，粗言之猶通，謂爲此事則心在此事，不又適於他也。精言之，則『心常惺惺』，『心要在腔子裏』，乃離事言敬矣。且爲事之敬，有當主一無適者，亦有未盡者。瞽者善聽，聾者善視，絶利一源，收功百倍。此主一無適也。武王不泄邇，不忘遠，劉穆之五官並用，則神明肆應，敬無不通，又非可以主一無適言也。」

問：「《中庸》『戒慎不覩，恐懼不聞』，非無事而敬與？」曰：「君子無事之敬有

---

❶ 「糖酸」，據上文，似當作「糖醋」。

二：一，其所不覩不聞，乃前念已過，後念未來，須臾之頃，故曰『不可須臾離』也；一，向晦宴息，夢寐持敬，曰『夕惕若』。然正敬事功純乃如此，非卻事以爲敬也。」

問：「何以見離事言敬也？」曰：「朱子謂程子言主一無適，謝氏言常惺惺法，尹氏言其心收斂，不容一物。蓋敬心既立，由是以格致，由是以誠正修齊治平，是敬先事後，非離事言敬與？且其持敬之功，曰半日静坐，何嘗著事與？四明潘用微曰『必有事之謂敬，非心無一事之謂敬』。心無一事，不過虛明湛然，如佛氏所謂惺惺寂寂而已，豈聖人之所謂敬乎！」

語惲敦夫曰：「宋儒講主敬，皆主静也。主一無適乃静之訓，非敬之訓也。蓋自《太極圖説》以主静立人極，其後不惟楊龜山、李延平静坐體驗喜怒哀樂未發氣象，朱子議其似坐禪入定也。即程子與游、楊等講學，忽然閉目端坐，門人候之，雪深尺餘，乃醒。試思從古聖賢有此境邪？」

問：「《集注》以安處善、樂循理解富而好禮，不用何也？」曰：「好禮如衛武公，内而威儀話言，外而告命兵戎，微而爾室屋漏，顯而灑埽友朋，行之有具，動必以禮，日求儆戒，視但無驕者大進矣。若安處善，樂循理，貧而樂者，獨不然乎？何以分焉？」

問：「温故知新，不從《集注》，何也？」曰：「朱子曰：『温故不知新，只記硬本子，聞見雖富，記誦雖勤，口耳文字之外略無意義。』則其所謂温故者祇在讀書，而知新者即其所謂一旦豁然貫通，非古人操縵襍服、敬孫時敏之謂也。況子夏曰『月無忘其所能』，温故也，『日知其所亡』，知新也。明分二事。且《中庸》朱注故、新亦分二

事，何必於此而合之？」

又曰：「近宗程、朱者詆陸、王頓悟爲禪，不知古經無悟字。悟即禪宗，不特在頓也。程、朱好誦讀，重惺覺，故悟欲漸。陸、王輕誦讀，專惺覺，故悟欲頓，蓋視程、朱又甚耳。潘用微曰：『悟者，從未有是境而忽及之，禪家以此爲法門。』愚謂《大學》言知在於格物，《論語》先覺，就應事接物言，與一旦豁然之旨天淵分矣。」

問：「張氏非爲欲使民敬忠以勸而爲之，以爲無計功謀利之心，何如？」曰：「後學迂弱無能，皆以此語誤之。董仲舒曰：『正其道不謀其利，脩其理不急其功。』語具《春秋繁露》。班書誤『急』爲『計』，宋儒遂遵此爲學術，以爲事求可，功求成，則取必於智謀之末，而非天理之正。請問行天理以孝親，而不思得親之歡，事上而不欲求上之獲，有是理乎！然則用兵而不計兵之勝，孔子『好謀而成』非矣。耕田而不計田之收，帝王春祈秋報，皆爲冀利貪得者矣。康子但無使民敬忠以勸之具耳，非謂其使之之言非也。敬忠且無論，在上者不使民勸於爲善，安用上爲！」

謂惲廉夫曰：「魯有天子禮樂，程子曰『成王賜之，伯禽受之』，皆非也。其論似維持君臣之倫，而實未盡人情天理之至也。觀之《書》可見矣。二帝於臣，拜而不稽首，周王於諸侯，惟有天揖土揖時揖。乃太甲於伊尹，成王於周公，獨拜手稽首。孟武伯曰『非天子寡君無所稽首』，則稽首，拜君之禮也。是其敬之如君，不敢以臣禮待之明矣。孔子删《書》存之，固以爲當矣。太甲以天子禮葬伊尹，成王以天子禮祀周公。蓋以臣子自居者，伊尹、周公之道也；不敢以臣子待者，太甲、成王之道也。若謂天子之尊必不可施於臣，則堯、

舜竟以天子與臣，舜、禹竟受天子之讓，愈大非矣。」

程啟生問：「『素絢』章不用《集注》，請詳示之。」曰：「一，以其誤引《考工記》也。《考工記》『後素功』，素，采色也，非素地也。施粉采在後也，非素在先而繪在後。素即繪之一色也。況素地古所未聞。《尚書》、《考工》皆指上衣山龍華蟲作繪爲言。孔疏云『祭服玄纁爲之』，故時稱玄衮，未聞白素作朝祭服也。一，以非經文也。後素，素在後也。今云素地在先，須改云後於素矣。一，以禮後於忠信，非教也。聖人教人以禮爲要，曰『克己復禮』，『約之以禮』。今乃曰禮後於忠信，不幾如莊、老言禮義忠信之薄乎？蓋《詩》言『素以爲絢』，謂國色素豔，拭之瑩然，濯之皎然，是爲絢飾。子夏之疑則謂素乃天成，非絢飾也。子證以繪事，言繪事後加素采，則素即名爲絢飾亦何不可。夫解素之可爲絢而曰後，則天生之素見於後之拭濯，不可以蒙不絜，猶性出之禮，而周公制之，孔門學之，皆有後起之功。釋回增美，不可已也。夫子言後素，未嘗思及此，故贊以起予。」馮樞天問曰：「《集注》引『甘受和，白受采，忠信之人可以學禮』。白非指素地歟？」曰：「注疏有明訓矣，謂甘亦一味，而能受他味之和。白亦一色，而能受他色之采。忠信乃禮之實具，非與禮爲二物，而忠信在先禮在後也。」

問：「《關雎》朱注以爲宫人思樂后妃，得其性情之正，不從之何也？」曰：「朱子每以理論詩，則此注於理有歉矣。宫人，誰之宫人邪？文王文定時方十四五歲，未得先有宫人以思后妃。若曰王季宫人，則國君之子年方幼少，何至爲之思擇配至於寤寐反側？且宫人者，非宦寺則宫女

也，琴瑟鐘鼓豈其分所可爲者！乃謂得性情之正，則性情之正在宦寺宫女矣，王業基之宦寺宫女矣。用之鄉人，用之邦國，皆欲其以宦寺宫女爲法矣。《序》謂后妃思進窈窕之衆賢，未得而憂，既得共事宗廟，樂行而樂，何其風雅，可感可歌，似不必爲新説也。」

問：「吴氏論子産是否？」曰：「行己，事上，養民，使民，盡人臣之事矣。子産皆合君子之道，春秋時孔子而下第一人也。乃吴棫刻責之，曰：『但言有君子之道四，則其餘未至矣。』請問四者之外是何事，而子産未合君子之道乎？朱注如『樊遲粗鄙近利』，『子貢欲爲皎皎之行聞於人』等語皆無據而詆先賢。又朱子謂學而時習之，看來好支離；陸子謂『有若爲人孝弟』數章，自幼覺其支離，則視聖賢無一可尊信矣。豈誠分道揚鑣者邪！」

國公玉問：「宋儒尋樂，樂果何在？」曰：「孔、顔之樂，聖經有明訓矣。《論語》曰：『知之不如好之，好之不如樂之。』『之』字皆指道言，則樂道也。孔子自居好學，曰『樂以忘憂』，則樂學也。『子之武城，聞弦歌之聲，莞爾而笑』，則樂道之得行也。孟子曰『父母俱存，兄弟無故』，入孝出弟之樂也。『仰不愧天，俯不怍人』，守先王道之樂也。『教育天下英才』，待後學之樂也。皆樂道也。周茂叔乃令二程尋孔、顔所樂何事。朱子曰：『今亦不敢妄爲之説。若説樂道便粗，加樂天知命四字，又壞了這樂。』以至陸子静曰：『未知博學个甚麽，審問个甚麽？』朱子曰『如今不敢説時習，須看見得那物事，方能時習。』又曰：『孟子道性善，須看因何理會一个性善作甚麽。』一派禪悦，藏鈎設謎，乃附孔、顔之樂學者，不可不辨也。」

問：「《集注》游藝爲小物，爲末，爲輕，何如？」曰：「庚子冬如江南，適鄭魚門江寧校士訖。有一士曰李正芳，陳請鄭公以顏習齋之學訓士。鄭公批云：『習齋學重六藝，但道爲本，藝爲末，恐人舍本而趨末也。』」李生來質，余曰：「達巷黨人稱孔子博學，孔子擇居射御，是以射御爲學也。子之武城聞弦歌，而子游以爲學道，是以禮樂爲道也。孔門身通六藝者七十二人，而有德行者不違仁，是德仁皆在六藝内也。以倫常日用言曰道，得倫常於身心曰德，心純粹曰仁，而其實事則曰藝。《集注》道藝分本末，誤也。自古有以禮樂爲末者乎？《記》曰『禮樂不斯須去身』，末務而何庸斯須不去乎！孔子曰『立禮成樂』，『文以禮樂，可謂成人』，末務而何以成德成人也乎！然鄭公未可尤也，『寧道孔聖誤，諱言鄭、服非』，漢、唐重師承即然矣，何尤！」

問：「用行舍藏注何如？」曰：「則行則藏，有求志達道之具也。《集注》如尹氏、謝氏專以行藏無意必言，宋人不重經綸之具可見矣。事懼謀成，正告子路以行軍之道，非不重其行軍也。若不與其行軍，曷爲曰『可使治其賦』乎！謝氏乃曰『其問卑』，宋人之輕去武備又可見矣。此其所以屈膝於金源也。」

問：「子言民不可使知，程子改爲不能使知，而曰若聖人不使民知，則是後世朝三暮四之術矣。何如？」曰：「使民愚者，霸主之心也。使民智者，迂儒之見也。考三代教民之法，惟有正月朔日，縣治象之法於象魏，使士民觀，十日而斂之，且狗以木鐸，曰不用法者，國有常刑。此外則教士而使民觀感，即以教民。故《大司徒》曰『以鄉三物教萬民』。孟子論教民，祇在庠

序學校。《王制》簡民之不帥教者，『耆老皆朝於庠，元日，習射上功，習鄉上齒』，使其觀焉是也。無專聚農工商而教之者。教之則諭以事，如《月令》戒其容止，婦女無觀，以勸蠶事之類，無專聚民而與之空講道理者。故驅而之善也，曰『民之質矣，日用飲食』；從欲以治也，曰『不識不知，順帝之則』。自明有講聖諭一事，聚衆講説忠孝之所以然，乃道學講學之習所連而及也。究之愚者莫能領解，智者啟其穿鑿，而民俗日遠於古，朝聚夕散，擾民廢事。乃知不可使知之訓不可改也。」

問：「子絶四注何如？」曰：「聖人大而化之，心體直同天地，乃以物欲牽引、循環無窮八字考其有無，恐以常人之量窺聖人矣。」

問：「《集注》以私欲訓己，不用之何也？」曰：「己訓私欲，從無此解。且下文即曰『爲仁由己』。一訓私欲，一訓我身，頃刻異訓，可乎？聖門專重學禮，宋儒專言去私。學禮則明德親民俱有實事，故曰『天下歸仁』。去私則所謂至明至健者，祇在與私欲相争，故訓克曰勝、曰殺，訓禮曰天理。而履中蹈和之實事，程子《四箴》皆不及焉，遂使二氏翦除六賊之説得以相襍，始以私欲爲賊而攻伐之。究且以己之氣質爲賊而攻伐之，是戕賊人以爲仁義也。其害可勝道哉！顔先生曰：『今人「非禮」一讀，「勿視」一讀，言不視非禮也。經文則「非禮勿視」作一讀，言視必以禮也。虛實之判若天淵矣。』故《集注》不言『天下歸仁』，而解曰『天下稱仁』，亦虛亦小矣。」

問：「心常存，故事不苟，不用之何也？」曰：「『爲之難』，之字指仁字，難即『仁者先難』之難，言爲仁難，言自訒，何其

明切！加一存心於爲事先，豈聖言尚待沾補邪？」

語王帶存曰：「《集注》以禰祖爲名不正，誤也。輒名不正在於拒父，若禰祖則從古有之。商太甲以孫繼湯，周桓王以孫繼平王，祖必入禰廟，未聞新祔之君有空禰廟而升祖廟者。魯僖公以兄繼閔公，周孝王以叔父繼懿王，閔公、懿王亦必入禰廟。以不入禰廟，則廟中并無一弟廟、姪廟可入也。魯文公時，當遷閔祖廟而祔僖公於禰，而文公欲尊其父，竟遷閔廟主，躋禰於祖，謂之逆祀。《左傳》曰『子雖齊聖，不先父食』，謂閔居禰廟久，僖即其子也。《公羊傳》曰『逆祀者，先禰而後祖也』，謂僖宜禰者而先之，閔爲祖者而後之也。《穀梁傳》曰『是無昭穆也。是無祖也』，謂閔宜遷昭，而仍禰廟，在穆，僖當祔穆，而躋祖廟，在昭。不尊閔，無祖也。是則高曾祖禰四廟以次遞遷，祧必在昭，祔必在穆。新祔者不論其世次爲父、爲祖、爲兄弟、爲姪、爲孫，而皆祔之禰廟，乃廟次一定之禮。且去者舊爲君，而新君曾爲臣。雖兄弟與叔父，皆臣也。以臣繼君，則猶子之繼父矣，亦傳位一定之情。出公不祔祖於禰，而何祔矣！」

問：「三友三樂，《集注》言相反，不用何也？」曰：「此作時文伎倆也。聖人立言，豈爲瑣瑣比偶哉！況以注文觀之，飾威儀似不諒，何以反諒！工媚說似不直，何以反直！驕樂則侈肆而不知節，佚遊宴樂尚知節乎？佚遊則惰慢而惡聞善，宴樂驕樂者尚欲聞善乎！宴樂則淫溺而狎小人，驕樂佚遊者不狎小人乎？」

謂三弟曰：「朱子云：『洒埽應對之事，其然也，形而下者也。洒埽應對之理，所以然也，形而上者也。』夫事有條理曰

理，即在事中。今曰理在事上，是理別爲一物矣。天事曰天理，人事曰人理，物事曰物理。《詩》曰『有物有則』，離事物何所爲理乎？且聖道祇在其然，故曰『無黨無偏，王道平平』。道學專重所以然，故曰『不見那物事不能時習』，與異端『窈窈冥冥，其中有物』等語，不同一旨乎！」

問：「朱注『明德』何如？」曰：「『虛靈不昧，具衆理，應萬事』，此心之訓也，非指性之德也。則所謂明者，佛氏之明心耳，豈吾儒盡性之學哉！」又問：「孟子言『仁，人心也』，仁，性也，即心也。今何分心性爲二也？」曰：「善哉問也！經有分言者，存其心，養其性，則心以氣質言也，性以義理言也。有合言者，仁義之心，心之所同。然曰理義，是義理即在氣質，無二物也。異端滅去義理，而專以靈明知覺爲心，己心非其心矣，又何與於性！」

謂方鐵壺曰：「主敬存誠，誠意正心，入道之門户。然向解皆誤。主一無適乃主静之功，非兢兢業業、小心翼翼之敬也。真實無妄乃質民之誠，非返身而萬物皆備之誠也。誠意統明親。意者，知正修齊治平之善而欲爲之也。誠者，實其意而定於必爲也。意定然後可正脩以明德，齊治平以親民焉。正心兼動静，有念有事，無念無事，時時敬慎，使天君肅然中處也。若朱注以意爲心之發，則心統動静，誠意即屬正心功矣，經何以分爲二事也！況人心發念時多，未發時少。發念屬誠意，則正心之功僅幾希矣。若終日寂然惺然以爲正心，則異端之『玄牝』、『白業』，又非聖學矣。」鐵壺曰：「論道須以人心之不言而同然者。此其是矣。」

語三弟曰：「誠意歸之慎獨者，言獨中既有此爲道之意，則當兢兢然如對天地而

洫鬼神，不可以不誠也。朱注以『審』易『慎』，以『幾』易『獨』，非經文矣。且審幾者何也？以爲善惡之幾，則率性而發，祇有善而無惡，格物致知後之意，亦何至期於爲惡？若如時解爲欺慊之幾，則意在爲善去惡，而即誠於爲善去惡如好色惡臭。或不誠，而曰姑勿爲，姑勿去，皆轉念，非幾矣。周子《通書》曰『誠無爲，幾善惡』，陽明言『無善無惡心之體，有善有惡意之用』，正本周子。乃世專詆陽明，何也！」

陳睿安問：「性道朱注皆統人物言，《傳注》專言人，何也？」曰：「性通人物言，是孟子所斥告子以犬牛之性猶人者也。孟子曰『萬物皆備於我』，謂服牛乘馬，隨山刊木，萬物裁成之道皆在吾性中，非謂萬物與人同此性也。」

語劉其德曰：「《中庸》戒懼不覩不聞與慎獨，學者每分静存動察，非也。謂不覩不聞之須臾亦不可離道，則覩聞之不離道可知矣。人以爲隱微而忽者，君子必不忽而慎之，則見顯之慎可知矣。故曰『致中』，言自其所不覩不聞，推至共覩共聞，無時不存其心也；『致和』，言自隱微推至見顯，無在不敬其事也。蓋己不覩聞之時，人所易忘，火息修容，固爲誠篤，而見顯之處，動容周旋中禮，非盛德之至，何可能者！致之，則三達德、五達道、三重、九經，皆全而無憾矣，天地萬物有不位育者乎！」其德曰：「向讀朱注，致中謂自戒懼而約之，以至至静之中，無少偏倚，疑其所不覩不聞已屬至静，此外又有一至静之中，是何境界？聞此豁然矣。」

謂馮樞天曰：「宋儒分存養、省察爲二事，不知存養、省察皆正心之功，非二事也。君子九思，省察也。而思則得之，先

立其大，即存養矣。曾子戰戰兢兢，臨深履薄，統省察、存養言也。孟子操則存，操必須省察，而即存養矣。蓋省察則心自存，存養則心能覺，似有分功，而實一事也。宋儒皆爲周子所誤，周子爲壽涯、陳摶所誤，以主静爲存養，遂分之爲静存動察矣。」

張籲門問：「朱注『顏子蓋真知之，故能擇能守』，何以不用？」曰：「道不行由不明，必如舜智而道行。道不明由不行，必如回守而道明。則『回之爲人』節自重行，何以又重知？且能擇，知也，又有一真知在其前，是何物乎？非異端圓覺之説乎？子曰『學而知之』，《禮》曰『人不學，不知道』。程子乃反之，曰『進學在致知』，則其所謂學者爲虚字，而其所在之致知爲講誦，爲惺覺，非聖學矣。《書》曰『知之非艱，行之惟艱』，而朱子曰『真知自然行，不能行，衹是不能知』，又反《書》言。陽明致良知正同此誤。」

謂吴穎長曰：「朱注『誠者，真實無妄之謂』。真字出二氏，無妄，無虚僞也，不足以盡誠也。孟子曰『反身而誠』，乃反身而萬物皆備於我，四德充，萬善集，故曰『善信充實而有光輝』。故《易》亦曰『篤實輝光，日新其德』。《中庸》中至誠，曰『敦厚崇禮』，曰『小德川流，大德敦化』。豈僅民之爲質，勝於私詐小人而已哉？且不讀《易》乎！『無妄匪正，有眚，不利有攸往。』又曰『無妄，災也』。如王介甫、司馬君實一造新法，一變新法，過激而致敗。朱元晦門人至欲殺陳同甫；明東林激戇，遺禍士類，凶於家國，是災也，而豈至誠之謂哉！」

劉士宜問：「『自誠明』節不用朱注，何也？」曰：「謂性謂教，與前天命脩道一名

兩解，殊爲不合。且經曰『謂之教』，乃注曰『由教而入』，是當謂之學矣，何以謂之教！」

閻季白問：「朱注『天道人道』分章，不從之，何也？」曰：「天道，言天與人之道也；人道，言人自盡之道也。今乃獨以自然之聖人爲天道，豈勉然者非天道乎！以勉然之人爲人道，豈聖人非盡人道乎！且『故至誠無息』，即承上文『成己成物』，而上文曰人道，此分之曰天道。『王天下有三重』，即帝王不過如此，而單歸勉然之人，文義皆不合也。」又曰：「《大學》一章，《中庸》一章，朱子强分多章，誤矣。」

江陰徐翁世沐閱《中庸傳注》，評曰：「大旨不差，第開捷徑。朱子曰：『捷徑一以開，靡然世爭趨。』埽記誦、訓詁、詞章村學究之窠臼，快則快矣，如捷徑何！」

曰：「承教甚喜。然捷徑不敢不辨。愚之所傳者，顏習齋先生之學也。自聖道晦而朱、陸兩分。朱重誦讀著述，陸譏之曰支離；陸重心地澄澈，朱譏之曰捷徑，以其斥去聞見，直指性天爲頓悟爲捷徑也。今顏先生之學重《詩》《書》，習禮樂，博依襍服，以孫以摩，操心省身，遷善改過，日慎月厲，未能遽成，路甚不捷矣。海內是此學者漸多，然以實力於學，實見於行，或畏其難。翁乃以爲捷，非信口之言乎！」

《傳注》云：「子思當時論性測天，處士橫議之禍已萌，如談天臧三耳是也。」評曰：「《中庸》隱怪，是賢知之過。」

曰：「翁亦知論性測天者之爲隱怪乎！程子教人静坐，探會性天，又曰：『道通天地有形外，思入風雲變態中。』張橫渠曰：『思天地之理，有所得，即夜必起書』，非正戰國之談天乎！道有當然，有所以然。子孝臣忠，當然也，必有所以然。耳

聰目明，當然也，必有所以然。非正兩耳爲耳，有所以耳者，爲三耳之説乎？而乃主之，而不以爲過乎！」

評「鮮能知味」節曰：「陸稼書云：『老大始知氣質駁，思量祗是讀書粗』。賢知之過，駁也，鮮能知味，粗也。」

曰：「翁前評曰『埽記誦村學究之窠臼』，雖屬不平語，然未嘗不以爲記誦如此其卑也。乃此又專歸之讀書，何也？舜命夔教胄子，直而温，寬而栗，氣質可謂純矣，而化之惟以禮樂。孔子言知廉勇藝，文以禮樂，未嘗言如何伊吾繙閲也。宋、明以來，儒者各立門户，一聞異己之言，輒盛氣相加，以致結黨修怨，害於家，凶於國，其氣質之駁爲何如者？豈專讀書不細之過邪！陸稼書、任靈壽、邵子昆、任清苑皆有清名，而稼書以子昆宗陸、王，遂不相合，刊張武承所著《王學質疑》相詬厲。及征喀爾旦，撫院將命稼書運餉塞外，稼書不知所措，使人問計子昆。子昆答書云：『些須小事，便爾張皇，若遇宸濠大變，將何以處之？速將《王學質疑》付之丙丁，則僕之荒計出矣。』然《質疑》一書多可採。觀其闢陸、王躐等性天之弊甚切。但其駁陸、王者，即駁程、朱者也。乃一主一奴，此尚歸之讀書不細邪？抑有所蔽，遂不自知邪？」

評云：「『素』必當作『索』。『索隱』知者，『行怪』賢者，分兩項。」

曰：「『素隱』本可解，必以《漢書》引之作『索隱』，遂謂素是訛字，則《漢書》曰『好問近乎知』，豈『好學』又訛乎？至以『索隱』爲知，『行怪』爲賢，亦自可通。然朱注分配有不妥者。《四書賸言》曰：『幼時聞先教諭兄講「哀公」章，詢曰，生知爲知，學知爲仁，困知爲勇，又三近爲勇之次，未能

釋然。先兄無以應。』顔先生曰：『朱注，天地位承致中，萬物育承致和，而又曰未有致中而不和，致和而不本於中者。未有位而不育，育而不位者。則何爲分配矣。「不見而」章三句，統言至誠功用出於自然，朱注乃謂不見配地，不動配天，則地曰見，天曰動，難以解矣。』」

《傳注》云：「『體』如『體群臣』之體。君非臣體也，而軫恤之至如體之，鬼神非物體也，而肸蠁之至如體之。」評曰：「不如訓幹事爲妥。」

曰：「如朱注説是非體物而不可遺，乃鬼神爲物體而不可遺也。其見要以物伸爲神，物屈爲鬼。故其言曰：『如風雲雷電，初發時神也，及風止、雨過、雷住、電息，則鬼也。精氣聚而爲物，何物而無鬼神！天爲神，地爲鬼。春夏爲神，秋冬爲鬼。晝神，夜鬼，日神，月鬼，潮來爲神，潮去爲鬼。人氣之呼吸者爲魂，魂即神。耳目口鼻爲魄，魄即鬼。上體爲神，下體爲鬼。語爲神，嘿爲鬼。動爲神，静爲鬼。』烏呼！從古有稱地爲鬼、月爲鬼者乎？人上體爲神，下體爲鬼，則人人而兼神鬼矣。人静而嘿即指之曰鬼，則教人半日静坐，乃使之學爲鬼也。且若是，則觸目入耳當前皆鬼神矣，何以曰視而弗見，聽而弗聞？況人爲鬼神，則使天下之人，即鬼神使天下之鬼神矣。物體即鬼神，則鬼神可度，不須言格矣。蓋天地之中，人物之外，實有鬼神，上下兩間。《易》曰『精氣爲物』，言氣之精靈聚而爲物，其精氣主宰即神也。又曰『游魂爲變』，言人死則浮魂游蕩，散而爲變，其變之千態萬狀皆鬼也。故曰『知鬼神之情狀』。《祭義》曰：『氣也者，神之盛也。魄也者，鬼之盛也。衆生必死，死必歸土，此之謂鬼。骨肉斃於下，

陰爲野土，其氣發陽於上，爲昭明，爲焄蒿悽愴，此百物之精也，神之著也。』則專指祖考之鬼神，即游魂爲變也。故下文接言宮室、宗祧、報氣、報魄之禮。此經言鬼神之明據也。其爲制也，則先王制圜丘、方澤以祀天地之神，社稷以祀土穀之神，望禮以祀山川之神，百祀以祀百物之神，宗廟以祀祖考。載於三禮，昭如日星。祭祀之外無鬼神矣。『如在其上，如在其左右』，『神之格思』，即經文自訓體物也。後儒不遵孔門下學上達之教，躐等而求性天，而又失其義。言性則曰性有惡，是不知性矣。言天則不知郊祀天、明堂祀上帝爲何道，而但混曰天者理而已。今言鬼神又恍忽如此，乃知知性知天不可以强探力索得，亦不可以從容玩味得也。必宜先正其下學之功矣。」

《傳注》云：「《祭法》有虞氏祖顓頊以下，窮蟬、敬康、句芒、蹻牛、瞽瞍共六世。舜受命爲帝，時瞽瞍尚在。祖廟以顓頊下四世爲四親廟，是宗廟饗之也。」評曰：「《祭法》不是。舜無四親廟。」

曰：「曾見翁評《禮記》宗石梁王氏等説，删抹甚多。此似毀經蔑古之習。今復曰『《祭法》不是，舜無四親廟』，則木本水原，即在監門傭卒無不感夫春露秋霜者，曾舜而監門傭卒之不如乎！孟子曰：『以天下養，養之至也。』乃以天下養，不以天下祭乎？且此宗廟饗之，將作何解？若曰堯廟而舜饗之，則與瞽瞍何與而入於大孝之内也？毛河右有言曰：『蔡氏注《書》，據蘇軾之説，謂神宗堯廟，其意謂舜受堯禪，則舜一代不當立廟。此皆小人之腹妄測大典，遂紊倫常。天下豈有身爲天子而不爲祖宗立廟者！若然，則孔子所謂宗廟饗、子孫

保皆指商均以後言，則當身不事祖考，而欲使子孫事祖考乎！且此何所見也？況蔡注引《祭法》「有虞氏禘黃帝而郊嚳，祖顓頊而宗堯」，證堯廟，正惟此時，舜自立有虞氏之廟，故得禘黃帝，祖顓頊。禘與祖皆廟中之祭，黃帝與顓頊皆舜之親，堯未嘗與顓頊有統系也。此舜立廟也。其郊嚳而宗堯者，以舜不宗舜，論功德所授，當以郊祀配天屬之嚳，宗祀明堂屬之堯耳。至於宗禹、宗湯、宗武王，皆繼世之主所宗。舜無繼世也，然且所郊所宗皆係特設，與廟主無與。而蔡氏以宗堯證帝堯之廟，是誤以宗祀爲宗廟矣。且《益稷》篇曰「祖考來格」。馬融謂此乃舜除瞽瞍之喪，祭宗廟之樂。雖不知在何時，然以《簫招》九成觀之，❶則禹爲舜興九招樂在禹攝政後，必瞽瞍爾時始死。觀舜踐帝位後，常載天子旌旗朝瞽瞍可驗也。其曰虞賓者，堯子丹朱助祭，稱賓，則舜立宗廟明矣。而蔡注於祖考二字不置一解，不知爲誰祖誰考。天下有注經如是者乎！』」塨案，五帝首黃帝，黃帝至堯五世。文祖，孔傳曰「堯祖廟」。舜追祀自出之帝，不過黃帝，則堯祖廟爲黃帝明矣。神宗，孔疏曰「舜始祖之廟」，《祭法》則明曰「祖顓頊」矣。向來闕義，可以豁然。

《傳注》云：「至誠，虛靈前知則如神矣。」評曰：「無發明。」

曰：「愚注虛靈前知四字，謬用《易》『神以知來，智以藏往』也，『寂然不動，感而遂通天下之故』也。今教曰『無發明』，蓋以爲必如朱注『誠之至極，無一毫私僞留於心目之閒，乃能有以察其機』爲有發明也。愚謂宋儒之學以無私爲極，故訓仁

❶「簫招」，《書・益稷》作「《簫韶》」。

曰無私欲而有其德，訓誠曰無私僞，論學問曰去私存理，論治道曰遏人欲於横流，存天理於既滅。然細研聖賢之學，去私其始事也，而非其至也。即以『顔淵』、『仲弓問仁』二章論之，『克己復禮』，乃約我以禮也，不專去私也。『出門使民如承賓祭』，修己以敬也，非去私也。惟『己所不欲，勿施於人』，是爲公以勝私耳。故以學問言，禮陶樂淑，存心養氣，不專在制欲也。以功業言，致治戡亂，允文允武，不專在防淫也。至於不顯惟德，至誠無息，光被四表，格於上下，又豈僅無私之云！況異端亦曰無私。墨子兼愛，尚何私心！而罪至無父。佛氏去聲色，屏六賊，專重制私，而爲無父無君之教。豈聖學而無私盡之乎？」

評崇禮爲亟，曰「不然」。

曰：「孔子言『博學於文，約之以禮』。約之即約所博之文也，則聖學惟一禮矣。内外合，知行盡矣。乃曰『不然』，何也？禮者，孟子所謂節文也，恭敬辭讓也。宗程、朱者以天理二字混之，宗陸、王者又直指良知，曰禮者吾心之大規矩也，而禮入空虚矣。晉人之於禮也，明廢之。宋、明之於禮也，陰棄之。此世道人心之憂也，豈解經之失而已哉！」

《傳注》云：「『其大無外，其小無内』二語出於莊、列，屈原言仙道亦同，非聖道也。」評曰：「用古不拘。」

曰：「孟子云：『誦堯之言，堯也。誦桀之言，桀也。』乃用異端之言以亂道，皆不拘乎！」

顔氏學記卷六

恕谷三

宋儒學術之誤，實始周子。周子嘗與僧壽涯、道士陳摶往來，其教二程以尋孔、顔樂處，雖依附儒説，而虚中玩弄，實爲二氏潛移而不之覺。二程承之，遂以其依稀恍惚者爲窺見性天，爲漢、唐儒者所未及。不知漢、唐儒者原任傳經，其視聖道，固散寄於天下也。宋儒於訓詁之外加以體仞性天，遂直居傳道，而於聖道乃南轅而北轍矣。於是變舊章者有八：一，太極乃《參同契》《水火匡廓》、《三五至精》二圖合之，爲丹家修煉之用。《道藏·真元品》明載之，《易》無此也。一，僞傳《河圖》、《洛書》。上古圖書，自周幽王之難已失，而宋之陳摶乃出二圖以誤儒者，遂載大《易》之首。《周易玩辭》曰：「姚小彭氏謂今所傳《戴九履一》之圖，乃《易乾鑿度》九宫法，本朝劉牧長民以爲《河圖》，而又以鄭康成大衍注生數就成數，依五方圖之爲《洛書》，僞關子明《洞極經》又兩易之，宜世儒有夔魖罔象之譏也。」一，静坐。聖經未有其説，宋儒忽立課程，半日静坐，則幾幾乎釋氏趺坐之説矣。一，教人以性爲先，明與聖門「不可得聞」、「不可語上」相反矣。一，朱子言古者八歲入小學，教之洒掃應對進退之節，禮樂射御書數之文。十五入大學，教之以窮理正心，修己治人之道。又曰：「小學學其事，大學明其理。」此前無所承，憑臆創説者也。《内則》歷載學習六藝歲時，《大戴禮》、賈誼皆言小學學小藝，大學學大藝。蓋禮樂六藝，正格致誠正修

齊治平之事，非二端也。但年有少長，則習有小大耳。今舉其事盡歸之小學，至大學乃專以讀書明理爲務，則偏考三代教法，未之見也。故自居道學，而於學字誤解，以致數百年學術盡誤也。一，曰致良知。《説命》曰：「知之匪艱，行之維艱。」宋儒則以真知爲重，言人有真知，所行自然無失。不能行，衹是不能知。至明王陽明遂專以爲心源澄澈，諸事可辨，創爲致良知之説。而今之儒者亦群議其爲禪矣。一，立道學名。子貢曰賢者識大，不賢者識小，莫不有文、武之道。蓋世無全局負荷之人，則分寄道者必不可少。自朱門立道學名，《宋史》遂專立道學一傳，但取注經講性天者爲道學，遂相率爲迂腐無用之學矣。一，立書院。古大小學皆稱學，書院之名自宋始。是專以誦讀爲學矣。《上顔先生書》。以下《文集》。

後儒之學所依據者曰「尊德性」，曰「道問學」。德性，《中庸》自明之矣，曰「知仁勇」。《易》言君子四德，《周禮》六德，皋陶言九德，《洪範》三德，孟子以仁義禮知統之，直指曰：「形色，天性也，唯聖人然後可以踐形。」踐形者，踐其肅、乂、哲、謀、聖，以全形色之天。形色全則性全矣。故孔子詔爲仁，曰非禮勿視聽言動，曰「居處恭，執事敬，與人忠」。論崇德，曰「主忠信，徙義」，要使躬行日用，事事自强不息，念念參前倚衡，是謂之先立其大。未嘗有所謂静坐觀空，致思於無極太極、生天生人之始，以爲尊德性也。即用力久，上達如孔子，「五十知天命」，亦聽其自致耳。而其始固立焉、學焉，不之驟也。故曰「下學而上達」。其教人也，罕言命仁，性天不可得聞。孟子雖不得已與亂性者辯，而皆就才情言，非專以言性立教也。乃後儒或

以頓悟爲宗，或教人以性爲先，閉目静坐，息念觀空，是後儒之尊德性，非聖學之尊德性也。《大戴禮·保傅篇》曰：「古者年八歲出就外舍，履小節，學小藝。束髮就大學，履大節，學大藝。」故《内則》列爲學次第，自「能食食」以及「四十出仕」，皆修己治人之事。《周官》取士以三物，孔門傳習，由以治兵，求以足民，赤以禮樂，未嘗有所謂先讀某書，後讀某書，以佔畢爲專業也。即有時誦讀，則誦《詩》以習樂，觀《書》以知政耳。夫人精力有幾，乃不力禮樂兵農之學、水火工虞之業，而徒鶩於誦讀著述何爲哉！孔子删定，乃末年不見用，恐先王既遠，大道就湮，故删繁就簡以詔後世，使其效吾行而行，非謂襲吾言而言也。況言之似是而非，以誤來學者乎！則後儒之問學非古聖之「道問學」也。《上許酉山先生書》。

先生前贈塨以四字，曰「主敬循禮」。塨以爲千聖百王之學不外此矣。主敬者，小心翼翼，昭事上帝也。小心，即敬也。翼翼，進而不已也，所謂日躋也。昭事者，明事也，明明德以事天也。惟敬則進則明，惟日進而明，乃見其敬。循禮者，克己復禮也，約之以禮也。細而日用起居，大而兵農禮樂，無一非禮。息有考，時有課，日有行，乃謂之循。然二事實一事，以禮治内，則爲主敬，以敬範外，則爲循禮。「終日乾乾，夕惕若」，外此無餘功矣。彼静坐頓悟，章句口耳，則吾儒之歧途也。《與竇静菴書》。

子向於吾有聽受而無辨難，不知子之所得若何，而於我無益。故昨與子言，吾有過，無論見之真與不真，務盡其説。今子果慨然有所敷陳，甚善。但子方志學，辨之未明，不可不與子明剖焉。謂余好讀

作，損精神，此顔先生之言，而子本之。蓋後世之學，學習事少，繙閱事多，自幼爲之，長未能脱。吾人精力有幾，可擲之紙墨中耶？且坐讀久則體漸柔，漸畏事事，將蹈宋、明書生覆轍。先生之誨誠是，而愛我誠深，感之勉之，不可復有辭説，故默聽之。但吾之繙閱亦爲學也，與先生所見微有不同。吾人行習六藝，必考古準今。禮殘樂缺，當考古而準以今者也。射御書有其髣髴，宜準今而稽之古者也。數本於古，而可參以近日西人諸法者也。且禮之冠昏喪祭，非學習不能孰其儀，非考訂不能得其儀之當，二者兼用者也。宗廟、郊社、禘祫、朝會，則但可考究以待君相之求，不便自我定禮以爲習行者也。矧今古不同，公西華之禮樂，惟日學習。何者？三代之禮，至周而備，時王之制釐然也無變易者，然殷路、周冕、舜樂，孔子且以考究爲事矣。今世率遵朱子《家禮》，然多杜撰無憑，行之偵躓，其考議之當急爲何如者！海内惟毛河右知禮樂，萬季野明於禮文，向問之不厭反覆。今季野長逝，河右遠離，吾道之孤，復將誰質？故上問之古人耳，豈得已哉！至子言絶名，又言衹見名之可惡，蓋惟恐予之有名心也。意甚善，而亦有未盡者。予於汝輩未多戒名，以北人僑野，汝輩少學寡與，何知名高？故不必言。至都門之友四集，則論學首戒務名，以吾學之成己成物，皆天性不容已之事，若意移於鶩外狥名，則天性之誠必漓，將爲鄉愿，爲華士，此所以皇然内返，一有浮念，輒慚愧終日而不寧者也。然以名爲可惡可絶，則又不可。孔子曰「人不知而不愠」，又曰「如或知爾，則何以哉」，是不愠不知，非不欲人知也。又曰「君子疾没世而名不稱」，是不惟不惡名，而且疾

無名也。故曰：「無實邀譽者，小人也，逃名者，石隱也，異端也。實至而名歸者，聖賢也。」若夫《易》言儉德，言無譽，則遇否而爲避禍計，非通道也。《答三弟益溪書》。

塨稱康成學行卓然，聖經不亡，實賴其力。先生駁曰：「『觀傳載《戒子書》『吾家舊貧，不爲父母兄弟所容』，學行卓然者，肯爲此語乎！七十之人尚以父兄爲憾，醇儒如是乎？聖經至東漢，列學官已久，即無康成注，亦未必亡，何力之有！若論其注，則全據緯術，豈可稱醇？適亂經耳。即如言禮，以圓丘、方澤、宗廟爲三大禘，先生以爲是乎？」烏呼！過矣。康成好學，父兄欲其爲吏。傳首云：「少爲鄉嗇夫，得休歸。嘗詣學官，父數怒之，不能禁。」其書接不容下云「去厮役之吏，遊學周、秦之都」是也。言此以戒其子，使向學耳。先生遽曰憾其父兄，則甚矣。傳載少通《易》、《春秋》、歷算，又學受《禮》、《詩》、《書》，博綜六藝。時之俊傑，百家並起，莫不嘆服，則長於學問。昭烈帝曰「吾幼周旋於鄭康成、盧元直，言治道多矣，未嘗及赦」，則長於經濟。與孫嵩、趙岐同被禁錮，則長於氣節。其子益恩救孔融之難，捐軀報德，孫小同不附司馬氏，則世傳忠孝。袁隗、陶謙、袁紹等敬禮崇隆，而皆不能絀。黄巾賊數萬見皆拜，相約不入其境。則無貴無賤皆心悦誠服，尚不得謂之學行卓然乎！傳又曰：「中興之後，賈逵、范升之徒争論古今學，康成義據弘深，古學遂明。」又曰：「東京學者互相詭激，遂令經有數家，家有數説。康成括囊大典，删蕪刊漏，學者乃知所歸。」其用讖緯間有之，然不可言全據緯術也。稱三禘自是其誤，然不可以一節之短而遂詬其生平也。塨於宋儒每有駁正，爲其特立一學術，至

使人心陷溺，世道衰微。即如我輩不爲宋儒所錮矣，而尚有迂闊，尚淪懦弱，尚染浮文，尚時動釋、老之心，道不盡明，不盡行，皆少受宋儒毒致之也，則爲所錮者更何如！故不得已辯之。然止論其學，不牽其行，謂得失皆有在，無苛也。且其失亦隱而不發者多矣，非爲先儒存厚，乃爲我輩立德也。請共勉之。《復惲皋聞書》。

格物之物，即《周禮》之三物，而人多疑之。門下不必作《周禮》三物觀，但以仁義禮智爲德，子臣弟友爲行，禮樂兵農爲藝。試問，天下之物有出此三者外乎？吾人格物，尚有當在此三者外乎？道原於天，事習於學。二帝三王擇民之秀者爲士，使之入學，習六藝之事，而即以此供子臣弟友之職，全仁義禮智之性，名異而事則一。後世行與學離，學與政離。宋後二氏學興，儒者浸淫其說，静坐内視，論性談天，與夫子之言一一乖反。而至於扶危定傾，大經大法，則拱手張目，授其柄於武人俗士。當明季世，朝廟無一可倚之臣，坐大司馬堂批點《左傳》，敵兵臨城，賦詩進講，覺建功立名俱屬瑣屑，日夜喘息著書，曰此傳世業也。卒至天下魚爛河決，生民塗炭。烏呼！是誰生厲階哉！《與方靈皋書》。

近世詩文字畫，浮學不論。所稱高坐道學，不過三者：一玩照内地，一持身不大傎蹎，一誦讀著書，遂自謂今世上品。夫誠今世上品也，但以之封錮，謂周、孔之道祇如此，則偏且蔽，更以禍世。何者？其内地玩照，皆依傍主静觀空，爲二氏所襍而失聖門戒慎存養之旨也。不大傎蹎者，乃孟子所謂「鄉黨自好之士」，而無當於聖門中行、狂、狷之三品也。至於誦讀，乃學中之一事，而著書乃見道不行，託之論著之事。聖門所習者，不外禮樂兵農，今但

兀兀窮年，埋首故紙，舉世目道學爲迂闊無用，而已亦以迂闊自居。《大學》之明親止善豈如此與！《與張、韓諸君書》。

《易》爲人事而作也。孔子於大象，如天地健順，雲雷屯難，而必曰「君子以之」。又曰：「《易》道有四，以言，以動，以制器，以卜筮。」又曰：「百物不廢，懼以終始。」皆人事也。予癸未注《易》，至壬辰而成。嗟乎！《易》入漆城，乃二千年於兹矣。自田何傳《易》而後，説者棼如。而視其象忸怩，徵其書穿鑿，按其理浮游，而尤誤者，以《易》爲測天道之書。於是陳摶《龍圖》、劉牧《鈎隱》、邵雍《皇極經世》並起，探無極，推先天，不唯《易》道入於無用，而華山道士、青城隱者、異端隱怪之説群竄聖經，而《易》之不亡，脈脈如綫。夫聖人之作《易》，專爲人事而已矣。何以明其然也？乾坤索而爲雷風水火山澤，本天道也。伏羲因而重之，何不皆言天道，而蒙、需、訟、師、謙、履等卦即屬人事。文王《彖辭》於乾繫以「元亨利貞」，猶天道人事兼言也。至坤「牝馬之貞」、「君子攸行」等辭，專言人事。周公《象辭》則「勿用」、「利見大人」、「乾乾夕惕」，無非人事者。以下六十二卦，言人事者勿論，如復、遘、泰、否，明屬天道，而利有攸往，勿用取女，小人大人，必歸人事。乃知教人下學，不言性天，不惟孔門教法也，自伏羲、文王、周公以來皆然也。人，天之所生也，人之事，即天道也。子，父母所出也，然有子於此，問其温清定省不盡，問其繼志述事不能，而專思其父母如何有身，如何坐蓐以有吾身，人且以妄騃目之矣，而謂之孝乎！况天與人亦各有其事。天之事在化育，人之事在經綸。天而不爲天之事，而欲代人經綸，則天工廢。人而不爲人之事，而專測天化

育，則人績荒。天工廢則乾坤毁，人績荒則宇宙亂。故天地人交相爲贊，而亦各不相能，三極之道也。《中庸》記曰「天命之謂性，率性之謂道，修道之謂教」，此《易》教也，舉性天而歸諸人事也，引而近之也。程氏則曰「吾儒本天，異端本心」，楊氏則曰「教人以性爲先」，此非《易》教也，舉道行而歸諸性天也，推而遠之也。其言似同，其旨乃異。豪氂之差，千里之謬。學術世運，於此焉分？不可不察也。予弱冠受學於習齋先生，不言《易》，惟以人事爲教。及壯遊入浙，問樂於河右毛先生，爲予言及《易》，辯《河》、《洛》、《太極》之非。及歸而玩《易·卦象爻象》，一一與習齋所傳人事相比，乃知習齋不言《易》，而教我《易》者至矣。故少於《易》僅一覽，長又無能誦讀，而日注一卦，驉然若解。夫天下萬世猶吾身也，意欲公之斯世，以共期寡過，共力經綸，或亦仁人君子之所許也。《周易傳注序》。

塨幼讀《詩》、《書》、三《禮》，雖儒解錯互，而徐而求之，尚可得其本旨，惟《易》與《春秋》難之。後以孔子《易傳》詮文、周辭，十釋八九，顧《春秋》以爲不可解。舊説云「孔子筆則筆，削則削，游、夏不能贊一辭」，是游、夏之賢尚不知也，而況三傳乎！故《左氏》但記事而不能疏義，《公羊》、《穀梁》疏其義輒誤，而況後儒乎！泥於一字褒貶，遂於月日名氏人師等分例樹標，而校之全經，一往不合。矯之者謂詳略異同俱仍舊史文，而褒貶自寓，則但録史文足矣，孔子何以曰作？且如周以來編年紀傳諸書，何一非書其事而褒貶自見也？乃至垂莫而忽有所覬，曰聖經不儼在乎！如傳載「楚子使屈完如師，師退」，而經更曰「來盟於師」，奪楚與齊。傳

載「南蒯以費叛」，「趙稷、涉賓以邯鄲叛」，經俱削之。載「范中行伐趙鞅，鞅奔晉陽」，經改筆曰「鞅叛」。則聖人之筆削史文多矣。即仍而用之，有義在，即筆削也。於是觀其事而成敗升降治亂瞭然。如齊桓定霸，數十事爲一事，即至定公夾谷之會，許以三百乘從齊，以齊曾爲天子之伯，則仍齊桓事也，而晉伯之歷久不待言矣。觀其文而粲然，或一字爲文，或一句爲文，或數十句、數十節相比相屬爲文，而文之或因或革乎史者，錯綜變化，觀其義而予奪襃貶昭然。義即王迹也，周禮也，天子之事也，所謂「丘竊取」者也。且夫「禮樂征伐自天子出」，春秋以前事也，非春秋也。春秋則自諸侯出，自大夫出，陪臣執國命，皆貶也。故孟子曰「春秋無義戰」。例之無義朝聘，無義會盟，皆貶也，而彼善於此，則襃矣。義見則天子之迹見。改元即位、朝聘會盟、侵伐放殺、昏覯享啗、喪葬祭祀、蒐狩興作、甲兵賦税、封建縣邑、利弊隆替，鑿然可考。孔子爲東周之具具矣，即萬世致太平之法，亦有前車矣。子曰「見之行事」、「深切著明」者此也。因僭爲傳注，以質天下後世焉。《春秋傳注序》。

《論語傳注》成，作而歎曰：於戲！吾乃今而知孔子之所以爲萬世師也。孔子承堯、舜、禹、湯、文、武、周公之傳，所自居者好古敏求，斯文在茲。其教人，學則《詩》《書》禮樂兵農，行則孝弟仁義忠信篤敬，莫可易矣。而其爲後世坊，又何知之神，慮之遠也。不語上，不言性天，罕言命仁，則知後世專以論性談天爲事者誤矣。其論誦《詩》也，曰：「不達於政，雖多，亦奚以爲？」則知後世專以誦讀爲學者左矣。且存心養性並不之及，惟教之「言忠信，行篤敬」，存養自在其中。又子夏以洒掃應

對進退之末爲始，以本爲卒，是不惟上達不輕傳，即下學亦循循有序，則知立本以及末，與立本而末自舉之説皆過矣。使後之儒者世守其傳而不變，少則習幼儀，務謹信，長則禮樂不斯須去身，求志以此，達道以此，不騖高遠，不徒佔畢，禮樂何由亡，躬行何由衰，異端何由昌熾，民物何由沈淪，而學術道傳何由日歧而日墮哉！《大學》、《中庸》，則《論語》之疏義也。《論語》言明親之道已具，而晝然羅列其先後則在《大學》。孔子始於下學，終以一貫，始於志學、能立、不惑，終以知天命、耳順、從心所欲不踰矩，則學者原有達天之候，但躐等求之，必作寱語，蹑它涂。故聖人慎焉。至子思時性天之説棼起，不實指之，横議惑世，何所折衷？故《中庸》以天命起，以天載終，而中實以子臣弟友，禮則威儀，使知高遠必自卑邇，上達不離下學，皆庸常非隱怪，而聖道上下盡矣，無可加矣，出此即異端矣。塨承先孝慤命游習齋先生之門，教以從事下學。今忽忽老矣，乃見聖道如此，故妄言之，以俟後之學者。

《論語傳注序》。

塨自幼從先孝慤受學，以躬行爲主。先迄弱冠，往謁習齋先生，學六藝之學。先生言《大學》格物爲近道始功，先儒解未確。格如《史記·殷本紀》手格之格，身親其事也。已而出閲當世講學諸公，則宗晦庵、陽明者論格物各堅壁壘，賢達如湯荆峴、張武承，斷斷弗相下。私怪同尊聖道，苟有一人得其指歸者，自當心理相合，何乃至是？乙亥春，至浙之桐鄉。錢生爲塨言，《大學》起訖，未載學習實功，其功具於「有斐君子」節。塨忽解《大學》一書乃言學中之道在明親止善，而非言學習實事，如古人學禮學樂之類也。不言者，以

當時學中成法具在。丁丑重如浙，戊寅五月至杭州，旅次晨興，忽解物即《大學》中之物，格即可如程、朱訓爲至，即學也。格物致知爲學文，誠意以至天下平爲約禮。返證之六經，歷歷可據，而先儒未之見及也。乃告王子草堂，復語李寧一，皆曰然。因思《學記》曰「大學之教也，時教必有正業」，今格物不明，則學之正業失，正業失，則明親之功不實，明親之功不實，則無以承往聖之道，而斯世不獲覩儒者中和位育之全能，所關非小也。獨是先儒當日亦各有所得力，因而解經即各以其所得力者爲言，故歧而不合。而塨識淺材弱，雖少承庭訓，以及先生長者之教，知求聖道，而遲鈍不前，何能辨析學術，加以論說？然而五代衰亂之餘，佛、老交訌，二三鉅儒力求墜緒，而或此襭彼蹶，明儒繼之，又分歧涂。迄於今，衆論襍陳，譬之東閣議事，甲乙盈廷，中理自具，然後徐徐得以考其一歸。況今所持又不敢憑己臆，徧考諸經，以爲準的，非若爭勝門户者比。諒先儒可作，亦必忻然相商，以期明行大道，而天下後世之誠有志於學者，固不憚揚搉以從事也。《大學辨業序》。

《大學辨業》訖，續纂《聖經學規》二卷。續纂者何也？古大學成規具在，但恐人不實盡其道，故揭曰「在明親止善」。今自宋儒表章《大學》篇以來，家閱户誦矣，五尺學僮皆知明親爲道。然而古法荒蕪，帖括盛行，鮮能知《大學》中有所謂三物者。至講學之士，其有名者，問以禮樂，亦多茫然莫對。然則何由而進於明親邪？其日講明親者何物邪？則古聖學規固不可不亟明於世矣。是以取經中言學者合爲一編，試起而觀之、思之，與今人所學同否？今人日讀經書，而於經書言

學者不一致意，是爲何故？乃學別有學，而學之格物別有格物也，是又何故？豈今人之學可以過於古人，而不必遵邪？則固曰「吾學孔、孟之學也」，抑古人之學或時異勢殊，不可行於今日邪？則又曰：「千古有聖人焉，此心同，此理同也。」然則可以返矣，可以興矣。《聖經學規纂序》。

予以子姪及齔，將入小學，而古傳既湮，謀授朱氏所編小學書。閱之，殊郛廓。天道性命，上達也，親迎朝覲，皆壯年强仕時也，以至居相告老諸則，皆非僮幼事，且何分於大學焉！或曰，小學使之先知其理耳，奚必事之爲！予㦬起立曰，子漫語乎，抑將以誤學術也？《論語》曰「小子當洒掃應對進退」，《大戴禮》曰「八歲入小學，學小藝，履小節」，未嘗言厪明理也。且朱氏曰「小學學其事，大學究其理」，子又曰「小學以明理」，吾見窮理談性者接踵，而幼而學儀習舞，長而禮樂兵農以履事者寥寥也，毋乃階之爲厲，小學則然！考《内則》，八年及十五前，教有成法，晦翁亦曾采入小學，固可信者。乃偏尋昔人流傳儀節實之，復纂四字語於首，俾幼僮誦之，即學習之，行之，知行並進，庶蒙養而已端乎！《小學稽業序》。

《中庸》論「爲下不倍」，曰「非天子不議禮、制度、考文」，而《論語》乃載孔子答「顔淵問爲邦」，「夏時、殷路、周冕」，進退三王，何也？《中庸》所言議、制、考文，行其事也。孔、顔則辯論之，以待君相之用，如後世策事之類。昔年讀《中説》，見王仲淹獻《太平十二策》，心竊慕之，而惜其書之不傳也。漢儒以《周官》爲周公致太平之迹，而宋之張子亦云儒者「爲往聖繼絶學，爲萬世開太平」。今幸際太平之世，明四目，達四聰，令士皆得陳言，而不思治平

之策，則有負於儒矣，非爲下之義矣。因準《周官》爲《太平策》七篇，以俟君子。《擬太平策序》。

戊辰冬，習齋先生過堧陑陽寓里，指所著《存學編》曰：「學明，性治俱明矣。子爲我訂而序之。」受命訂訖，乃拜手爲之序，曰：古之學一，今之學棼。古之學實，今之學虛。古之學有用，今之學無用。今古不相及，何其甚也！古之爲學也，明德親民止至善，爲學之之道；六德六行六藝，爲學之之物；八歲就小學，學小藝，履小節，束髮就大學，學大藝，履大節，爲學之之序；春秋禮樂，冬夏《詩》《書》，爲學之之時。治己則順，治人則當，施之四海國家，天地位而萬物育，人多成材，而宇内和平，賴此術也。自秦火後，訓詁於漢、唐，帖括於宋、明，徒守其所尚以爲道，古聖教人成法罕過而問者。加之佛、老乘閒而起，以清净虚無亂聖人之心性，詞華之士又假託文章以自鳴，儒者不能有所廓清，從而爲其所褋。程、朱、陸、王皆志欲繼往開來，而支離近禪，互相譏訶，古學亦皆不能復，豈責人則明，自知則暗與？抑世運日趨於秏，而實學衰亡，賢者亦不能自主與？先生生宋、明後，忽焉於二千年墜緒一旦直指原流。嘗謂孔子删定、孟子論性爲大不得已，力求遺學，以習行爲主，冠昏喪祭必遵古制，率弟子習禮，習樂，習射御書數，雖不得其全，得一節焉則習。置日記以考道德行藝，得以自勉，失則誡焉。其卓然有得於學者，不惟存之空言，而且存之實事。烏呼！二千年墜緒犁然復舉，孰倡而孰使之邪！昔孟子陳學校遺法於周末，韓氏以爲制度亡失，空言無補。況今去聖益遠，學者分鶩於旁涂曲徑，視古人教學成法如太古年紀，莫可究詰。先生

獨起而力任之，誠見其孤且危而岌岌焉難也。然而天下之事極則必返，今之虚學無用亦已極矣，豈其不返矣乎！天心其能無意於世也乎！堯、舜、周、孔之靈肯漠然已乎？吾以知先生之生之非徒然也，其將自此學明，而士皆用力習行，復古道以正今失，而上以是教，下以是學，天下皆學中人矣。參贊位育，皆學中事矣。學何如其大，而所關者何如其鉅邪！吾以知先生之所著非徒然也。《顏先生存學編序》。

三代而上，不言性而性存，宋、明以後，日言性而性亡。世之學者疇則知其然與？《書》言「民性」，誥后之綏猷也。《詩》咏「秉彝」，美山甫也。皆偶舉之，不以立教。孔子承唐、虞、三代之後，罕言天道性命。孟子時言者棼然，不得已始明性善，群議始息。荀、楊、韓、李而下，言性之說復人人殊，而尤多於宋世。教人以性爲先，而分義理之性、氣質之性爲二，其意以爲推明道原而後道可正也，而不知三代、孔、孟之教法至是而變矣。返觀静坐，使佛氏空幻之談得與吾儒浸亂，且以氣質爲有惡，使庸人得以自諉，而牟利、漁色、弑奪之極禍皆將謂由性而發。自宋末以迄今日，儒者承之，議論紛出，半信半疑於其際。然則聖人之教法豈可以輕變與？今去孔、孟二千年，而習齋先生出，才甚大，思甚睿，志卓而守嚴，遠於程、朱、陸、王，近於江村、夏峰，無不究極其學，乃豁然獨見孔、孟遺緒，作《存性編》。謂理即氣之理，氣即理之氣，清濁、厚薄、純駁、偏全，萬有不齊，而皆出於善，其惡者，引蔽習染耳。於是孟子言性善之旨始著。教人踐形以爲存養，勿躐言性天。於是佛氏寂守心性，以形氣爲六賊之異言始無所亂。謂非二千年後卓然特起，以明聖道者與！

塨從游久，頗於提命之餘窺其領要。一日命塨作序，曰：「子知吾言性之意，可以序矣。子知吾不欲言性之意，可以序矣。」是編也，本之天地，衷之聖言，爲天下萬世慮。先生不得已之苦心蓋三致意焉。若天下後世之人得已而不已，是將以天道性命爲游談之藪，聚訟之具也，而豈聖教之所許也哉！《存性編序》。

唐、虞、三代復見於今日乎？吾不得而知也。唐、虞、三代不復見於今日乎？吾不得而知也。謂復見於今，則漢、唐、宋、明以來，風俗奚爲而日降？謂不復見於今，彼古聖賢之所謂人定勝天，挽回氣運者果何物哉？宜吾習齋先生俯仰而三歎也。七制而後，古法漸湮，宋、明而後，徒文具耳。一切教養之政，不及古帝王，而其最堪搤腕者，尤在於兵專而弱，士腐而靡。二者之弊，不知其所底。以天下之大，士馬之衆，一旦强寇卒發，如魚爛瓦解，不可收拾。今日之張、李，昔日之黄巢也。官軍西出，賊已東趨。秦、蜀、楚、豫，至於數百里人烟斷絶。三代田賦出甲，民皆習兵，雖承平日久，禍患驟起，亦必不至若此其慘也。其爲士者，平居則專帖括，工揣摩，上者厪事詞章，或著語録，閉户俯首如婦人女子。一旦出仕，兵刑錢穀渺不知爲何物，曾武夫俗吏之不如，尚望其長民輔世也乎！三物賓興之世，學即所用，用即所學，雖流弊不至於此，又何怪先生之俯仰而三歎也！先生自幼而壯，備嘗孤苦，隻身幾無棲泊，而心血屏營，則無時不在民物。一日與塨語及天下事敗壞至此，塨不覺泣下。先生曰此仁心也。自是勤有啓示，塨因得粗知其略，以爲賢君相用之，自有潤澤，而大綱所在，足爲後世開太平者，則百慮不易也。使先生有爲於

世，三代之治何不可以再見？而乃徒託空言，豈天使開其端而俟之後人邪？吾復不能知之矣。《存治編序》。

先生「三存編」，《存學》、《存性》皆悟聖學後著，獨《存治》在前，乃壯歲守宋儒學時所作也。當是時，仁心布濩，身任民物之重已如是。其得聖道也，蓋有由矣。塨從游後聞而説之，著《瘳忘編》以廣其條件。張鵬舉文升著《存治翼編》，聚晤考究，歷有年所。及塨出游四方，辯證益久，謬謂鄉舉里選，行之或亦因時酌略，而大體莫易。井田則開創後，土曠人稀之地，招流區畫爲易，而人安口繁，各有定業時行之難。意可井者井，難則均田，又難則限田，與先生見亦頗不參差。惟封建以爲不必復。古因封建之舊而封建，無變亂，今因郡縣之舊而封建，啟紛擾。一，三代德教已久，胄子多賢，尚曰「世禄之家，鮮克由禮」，況今公侯之子易驕，易淫，易殘忍，而使世居民上，民必殃。二，郡縣雖漢、唐小康之運，非數百年不亂。封建則以文、武、成、康之主治之，一傳而昭王南巡，遂已不返。後諸侯漸次離析，各自爲君，六七百年，周制所謂削地奪國，徒空言耳，未聞後時之以不朝服誅也。況於晚近，雖有良法，豈能遠過武、周！三，或謂明無封建，故流寇肆竊，以爲宋、明之失在郡縣權輕，若久任而重其權，亦可弭變。且唐之藩鎮即諸侯也，而黄巢亦流寇，豈係無封建邪？四，或又謂無封建則不能處處皆兵，天下必弱。竊謂民間出兵，處處皆兵，郡縣自可行，不必自封建始也。五，封建之殘民亦未必下流寇。不觀《春秋》乎！列國君卿尚修禮樂，講信睦，然自會盟朝遇，紛然煩費外，侵伐戰取，一歲數見，其不通魯告魯者殆又倍蓰。幸而其

時近古，多交綏而退。若在今日，殺人以逞，盈野盈城，豈遜流寇乎！然流寇亡蹙，而封建亡遲，則其兵争必數百年不止，而生民之禍更烈矣。唐之藩鎮爲五季，金之河北九公日尋干戈，人烟斷絶，可寒心也。六，天子世圻，諸侯世同，卿大夫獨非伯叔甥舅之裔邪？亦世采，自然之勢也。即立法曰世禄不世官，必不能久行，周之列國皆世臣巨室可見矣。夫使天下富貴，數百年皆一姓及數功臣享之，草澤賢士雖如孔、孟無可誰何，非立賢無方之道也？七，戊寅客浙中，得太倉陸道威《封建傳賢不傳子論》，蓋即郡縣久任之意。質之先生，先生曰：「可矣，而非王道也。」商榷者數年於兹，未及合一，而先生没矣。嗚呼！此位育萬物、參贊天地之事，非可求異，亦非可强同也。因書於後，以待用者。《存治編書後》。

顔先生述「三存編」訖，人將得復性力學蒙治也。慊矣哉！而先生愀然慮，謂異端鴟張，方舉世而空之、虚之，人類行盡，又何學，又何治，而又安所謂性？東比鰲翁書幹垣削屨，夜貐穴穿，日築卒不就。昔衛靈公入囿，兩寇肩逐，子夏拔矛下格而還。周之冥氏掌攻猛獸，敺以靈鼓。庭氏掌射國之妖鳥，若神也，則以太陰之弓與枉矢射之。韓子曰「如古之無聖人，人之類滅久矣」，豈不信哉！先生乃復爲諭俗文，號曰《唤迷塗》及《釋迦佛贊解》，與張京兆議，類爲《存人編》。嗚呼！先生之心迫矣。《存人編序》。

塨弱冠，聞吾鄉楊椒山學樂於韓苑洛，心慕之。及觀其書而茫然。已而涉獵漢後以及宋、明諸論樂書，益茫然。於是太息，以爲古樂夐絶乃爾。出而問人，亦無知者。日結於心不能忘。兩載前，聞杭州毛河右先生知樂。已而至桐鄉，蒙先生

賜《樂録》二部，遂於去歲走杭問樂。先生曰：「向之論樂者皆誤也，樂以聲爲主。」授五聲、九聲、七始、十二律之法。受歸，審以己音，按以絲竹，乃知人皆有聲，人聲調之以律，皆可爲樂。而何以論樂者惟籌管數，累黍較尺，主客轇轕，使舉世茫然自居於瘖啞，以爲古樂不可復？是言衣食者不以口嘗味，身量服，傳聞古聖衣食之制皆取諸《易》，因爭執乾坤以爲衣裳，描畫小過以爲杵臼，令人惶惑莫解，駭衣食爲神奇而去之，飢且寒，相尋以瘐也。豈不異哉！塨獲遇先生，自覺心怡意解，渢渢乎古樂若在當前矣。惟是先生《樂録》開二千年之悠謬，以明三代元音，實過《苑洛》，而塨力學精進遠遜椒山，是則對録而生愧者也。《毛氏樂録跋》。

梁少保夢龍爲安平劉户部鑑作墓表，載嘉靖二十九年俺答犯順，直逼神京，援兵四集城下，户部選曹屬給餉，皆畏避。劉公奮然請行，衝鋒抵大通橋，餉以給。嗟乎！公加於人無算矣。當時兵火燎原，大掠城外，號哭之聲徹於西内，舉朝震恐。世宗詔犒勤王師，牛酒不知所出。部文往復，始得數餅。開倉發粟，囊橐釜甑一無所措，士多餓死。嗟乎！以中葉全盛，太祖、太宗之神威未遠，而惶惑無具至於如此，所謂部進鄉舉，纍纍若若，素揣摩以應朝廷者是何物也？承南宋道學後，守章句，以時文八比應試，高者談性天，撰語録，卑者疲精死神於舉業，不唯聖道之禮樂兵農不務，即當世之刑名錢穀亦懵然罔識，而搦管呻吟，自矜有學。萊陽沈迅上封事曰：「中國嚼筆吮豪之一日，即外夷秣馬利兵之一日。」❶卒之盜賊遙起，大命

❶「利」，《畿輔叢書》本《恕谷後集》作「礪」。

遂傾，而天乃以二帝、三王相傳之天下授之塞外。」吾每讀其語，未嘗不爲之慚且慟也。《書明劉户部墓表後》。

習齋先生善居喪，不惟倚廬、堊室、寢苫、枕凷務入規矩，即側坐、專坐諸細節皆謹守，以至功緦喪所謂三不食、再不食者皆慤遵。至服闋，喪家漫不之察，而先生必具尊造其殯宮或墓哭獻，乃除。他人皆不能也。《惲皋聞士喪禮就直序》。

吾儒正涂有二，一曰儲學，一曰練才。何謂儲學？禮樂兵農者是也。何謂練才？運此禮樂兵農是也。《送張少文北上序》。

自後儒以主静讀書立教，杜門繙經，閉目眎内，疑於緇流。而但期名理，不求治事，將經濟民物，如孔、孟所謂朞月、三年、大人事備之道一概削落。流至今日，滋以贋詐。漠視君父謂之静存，剽竊道聽以爲撰著。乾坤之禍將未知所止矣。《送古季子西歸秦中序》。

顔習齋先生嘗言：「詩文字畫爲乾坤四蠹。」昔吴三桂畔，聘一名士主軍謀，則善字畫，鐫圖章者也。在戲下方搦刀筆，曰某畫某傳，某波某法。問以軍事，睨而不言。無何，被虜死。名士之禍至此極矣。《孫氏詩鉢序》。

自宋有道學一派，列教曰存誠明理，而其流每不明不誠。何者？高坐而談性天，捉風捕影，纂章句語録，而於禮樂、兵農、官職、地理、人事、沿革諸實事概棄擲爲粗迹，惟窮理是文，離事言理，又無質據。且執理自是，遂好武斷。如朱氏謂太伯不從太王翦商，見《春秋傳》，而傳非其文。沿至明代，遞作僞書僞説，如敗衣行荆棘，逐處孔漏。蓋道學静坐空談，不屑研究今古，間有特出之士，又皆夜郎自大，故卒無當於道也。《惲氏族譜序》。

伏羲以至孔、孟，言道已盡。後學宜世世守之，不可别立名目，一立輒誤，如宋人道分體用，其一也。以内爲體，外爲用，自治爲立體，及人爲致用，明明德立全體，親民致大用。質之經言，不如是也。心之官則思，思非用乎？自治而行仁義，盡孝弟，不見於用乎？臨民之道德莊涖，非立體乎？故經有以形體爲體者，如《易》曰「正位居體」、「陰陽有體」，孟子曰四體是也。有以作用爲體者，《中庸》「體物」、「體群臣」，《易》「乾坤合德，以體天地之撰」是也。公孫丑謂子夏、子游皆有聖人之一體，顏、冉、閔子具體而微。體謂德行、政事、言語、文學也。體即具用也。用，用其體也。乃後儒曰「有有體無用」，是謂人有手足而無持行也，則痿手廢足，不可言體矣。又謂「有有用無體」，是謂人能持行而無手足也，不知以何者持行乎？無此事矣。考之古書，惟老子以無爲體，以有爲用。宋人分體用，蓋亦爲其所熒也。朱子注《太極圖説》，以中與仁與感爲太極之用，正與義與寂爲太極之體。其注《中庸》，中，體也；和，用也。此又何以中、仁配感而爲用，正、義配寂而爲體邪？此兩顧依違之説也。《論宋人分體用之訛》。

足下謂專一學不過一長一技之士，此言大非。一長一技豈易能哉！卞莊子之勇，臧武仲之知，見許聖門；養由基之射，造父之御，傳名至今；祇在一長一技。不特此也，賢如由、求，兵農各務；聖如禹、益，水火不兼。君此時最宜習者刑名，而鄙視之。夫皋陶明刑，三代畫一；蕭何造律，唐、宋是規。知明處當，談何容易！而以宋儒讀書觀空虚大之習小之。此見若不痛洗，不能入道也。《答黎長舉問》。

顏氏學記卷七

恕谷四

先生嘗言：「吾少年讀書，强記四五過始成誦。比時同學者多如此。而予迤後閱書幾萬卷者，好故也。故學祇在好，不在質高。」又曰：「人知學之美，而不知問之益。海内賢喆窮年所學者，吾一問而得之，其益豈不大哉！生平處事，必再四問辨然後行。」以下馮辰、劉調贊所撰《年譜》。

先生二十歲，科考一等，當補廩，謀之習齋先生，先生曰：「補廩有與書吏陋規，是以賄進也。不可。」乃辭不補。

邢臺李毅武來訂交，時聞顏習齋先生爲聖人之學，因同訪於賈子一塾。習齋謂先生曰：「尊君老成簡默，僕學之而未能。内方外和，僕學之而未能。夫學問富於胸中而視之若愚，豈人所可及邪？足下歸求庭訓可也。」先生自此深以習齋學習六藝爲是，遂卻八比，專正學。

先生質習齋曰：「所行幾微不能告人，即不顧言。言有纖悉迴護，即不顧行。不能告人即爲苟且，迴護即爲文過。苟且則近利，文過則作僞，乃高談聖賢則鶩名。義利、誠僞、名實，君子小人之分途也。」習齋曰然。先生又曰：「朋友責善規過當嚴，然對人亦當爲賢者稍隱，恐人曰夫夫學道者也，尚爾，我何責焉？是沮之也。」習齋曰：「否。是結一鄉原黨也。是自是，非自非，改過自改過，何不可者？況後學有志邪，聞人得失自可法戒，無志邪，日陳堯、舜於前，無所用之。」

作日記凡例：一，以習六藝爲學，日有

常功不備書。一，身之過惡直書。一，孝之難也，日求孝道，往往悖妄，得罪必書。一，記不書人過，若他人言行有可法，則書之。一，言行纖悉不書，有關得失者必書。孝慤書日記額曰：「須莊敬不息，表裏如一。」

張自天遭繼母變，先生謂之曰：「父母有不慈，即子有不孝。」自天曰：「辱詈願直受之。」曰：「未也。語云：『父母怒之，不作於意，不見於色，深受其罪，使可哀憐，上也。不作意見色，次也。』曰次，則非至善矣。吾行合道而不得於親，即爲非道。自怨自艾，如無所歸，故曰深受，其狀可掬也。若但如不見不聞，孟子所謂恝矣，疏矣，非孝也。」又曰：「愛繼母所生之弟，是轉移一樞機也。今人兄弟不和，一曰責望，人責友寬而兄弟刻，以其親也，不知親則愈不可刻矣。一曰較利，曰均子也，何偏厚？不知天下之偏厚者多矣，能盡與之較乎？而乃忌嫉同氣也！同氣有厚者，不更可喜乎！知此則知，去此則仁。」

習齋曰：「學者勿以轉移之權委之氣數。一人行之爲學術，衆人從之爲風俗。民之瘼矣，忍度外置之乎！」先生泣下。

一日納新履小，行遂不莊。歎曰：「此不利用也，而即不能正德。乃知三事缺其一，並失其二。」

先生外舅馬翁言，孝慤先生於兄讓多分少，故致飢寒。先生曰：「家君以爲飢寒輕，兄弟重耳。」

閱《家語》，至曾子曰狎甚則相簡，莊甚則不親。君子狎足以相歡，莊足以成禮，孔子以爲知禮，乃知莊而過嚴則人不親，亦非禮也。以人言，則師尊莊而同等狎。以地言，則朝廷莊而家室狎。以時言，則初見莊而久見狎。當隨節酌宜。

《論語》「雖狎必變」，是孔子亦有狎時也。至子曰「主人不以禮，客不敢盡禮，主人以禮，客不敢不盡禮」，此今日行禮之準也。

語李毅武曰：「讀盡《論語》非讀也，但實行『學而時習之』一言，即爲讀《論語》。讀盡《禮記》非讀禮也，但實行『毋不敬』一言，即爲讀《禮記》。故學不在誦讀。」毅武曰：「君學已富，故當約禮。愚學無多，尚當博文。」曰：「君誤視學文矣。文，《詩》、《書》、六藝也。誦《詩》作樂能言，考《書》知政練事，習禮樂射御書數以致用，非佔畢也。」

爲毅武言：「讀書不解，不如返而力行。行一言，解一言。」

過毅武齋，毅武言某驕。先生曰：「不力行故也。讀書之人虛見意想，自謂高人，故易驕。若力行，則此日此身千創百孔，欲驕得乎！」又言：「省察力行如徇環。省察精則力行勤，力行勤則省察益精。」

閱朱氏解《通書》「剛柔善惡中」曰「兩儀生四象而二善二惡出」，大抹之，曰：「四象生八卦，是四善四惡乎！」又言：「剛善柔善，剛惡柔惡，沾一中即是五行。真亂道也。」

書日課於壁，曰：一山立。一莊坐。一慎笑。一謹言。一勿作輕佻語姗人。一言事勿急躁。一勿閒言廢時。一與人言須待人語訖。一論古人以和平。一戒深言。一戒輕作勉人語。一戒浮態。一勿以盛氣加人。

覽陸宣公租税之議，因歎明季之無蓄積，民之貧苦，富豪坐而收利，以操貧民緩急，皆徵折色而不本色之弊也。

與習齋言，交友須令可親，乃能收羅人才，廣濟天下。論取與，習齋主非力不食，先生主通功易事。

《史記》言「孔子温温無所試」，甚佳。若窮居而忼慨悲歌，上者爲屈、賈，下者悲歌久則變節矣。

王五公至，傳槍法、刀法。言：「一室者天下梯階。一室不安置有法，況天下乎！」爲先生移置齋中位次。又言：「作事須咄嗟立辦。」又教以容物，去繁儀。

南溟需次縣令問吏治。曰：「今而爲令也，攜知勇僕二，道德經濟之友一。至署，冬一裘，夏一葛，公服外以布。食糲甘蔬，火耗襍派俱捐。三時攜乾餱，率一隸出郊課農。力田者笑言獎之，不者責。取饁以嘗旨否，貧不能田者，出倉助之。倉積取諸淫祀邪會，至秋復量捐之。課農餘，敬老旌善，禮士勸學。惡者懲之，訟者聽之，有德學者師友之。又鄉修壕牆，嚴保甲，練民兵，十什五伍，冬隙大舉而練之。禦寇則傳烽相救，而教農則立田畯，教倫則立鄉約，督武則立總練。食可足，俗可淳，民可强，亦小康矣。」

南溟問過，謝以不知。再三問。曰：「宜遠佞人。凡柔荏可親者，害我者也；剛方難合者，益我者也；得恩而委曲奉承者，善負人者也；得恩而淡交如故者，厚報人者也。」南溟曰然。曰：「君自思，人諛我，心亦非之，而未必怒也；人責我，心亦是之，而未必樂也。此則不能遠佞矣。」曰然。

張豐村來拜，尚崇誦讀。先生曰：「紙上之閱歷多，則世事之閱歷少；筆墨之精神多，則經濟之精神少。宋、明之亡，此物此志也。」

陳健夫問五經。曰：「《詩》以作樂。《書》之要在六府三事。六府恐廢闕，故修，三事恐偏戾，故和。禮必實行，故孔子曰『執禮』。《春秋》，孔子之政事也。《易》

呈道於象，詔之寡過也。今世之學徒事記誦，與古道異。古四術三物，仕即其學，學即其仕。今學徒佔畢非所用，用責治平非所學，而世事壞矣。」

中岳問處事。曰：「在閱歷。滿腹學問而無閱歷，不可以致用。」問治術。曰：「古今治術，不越王道、清浄、刑名三者。王道，無弊者也；清浄、刑名，可用救弊。偏任則弊隨之。」

先生與習齋論義利取與，有不同者，乃少質。曰：「孔子時亡以拜陽貨，後儒無置議。若後人有此，則必論其饋豚即當不受，而往拜遇塗，皆爲屈節矣。子華本不當與粟，因冉子請，遂從而與釜庾。若以一介不與裁之，不爲濫與乎！孔子曰：『自季孫之與粟千鍾也，而人益親。』夫季孫、陽貨皆權臣也，而受其餽遺，後儒不幾以爲不義之取乎？孟子守不見諸侯之節甚嚴，而至處交際則甚平易，五十、七十金之餽皆受也。而『尊者賜之』數章斟酌精當。蓋尊者賜不敢辭，一道也。有孝弟守待之功，非無事而食，二道也。借之爲行道之機，三道也。即行道無望，而守先待後之身，不可以小廉而陷飢餓以死，四道也。孔子之際可公養，豈皆見行可者，亦存此萬世之身耳。豈爲戔戔也乎！」

陽明「無善無惡心之體，有善有惡心之用」二語，爲學程、朱者所詬病。然其意程、朱即有之。朱子力護無極，又言心爲人之太極，太極即至善也。是亦可曰無善而至善矣，非即「無善無惡心之體」乎？氣質有惡，非即「有善有惡心之用」乎？

先生至杭州，問人，得王復禮草堂，而病不能出。草堂送所著《三子定論》，乃達以書，謂：「論朱、陸、王三子，當以孔、孟爲斷。合於孔、孟，三子即各詣，無害也；不

合孔、孟，三子即同歸，無取也。」

學者經濟天下，欲窺其大，尤欲切於時。古人治民之政曰養與教，其計甚詳，其法甚備，今皆蕩然無存。輔相之所聽覽，九卿之所推勘，方伯有司之所經營，惟有錢穀、刑名二端。學者今日或自用，或佐人，不得格外行事，而思有益於民生者，亦惟在此二端耳。錢穀不擾，用一緩二，亦錢穀之養也。刑名得當，使民森然知有三尺而不敢蹈於邪，亦刑名之教也。所謂經濟欲窺其大，尤欲切於時者，此也。

鎮江虞龍章問學。曰：「子臣弟友之道，禮樂兵農之學，位應何道，即道其道，才近何學，即學其學。」

王草堂來，出所著《書解正誤》，曰：「聖經昭如日星，後儒每滋異説。如言孔子誓子路則誣聖，樊遲粗鄙近利則誣賢，『活潑潑地』等語則參佛、老，『無爲而無不爲』等語則襍老、莊，非小失也。故不得已分矯誤聖賢、詮注佛、老二例以正之。」先生曰：「善。願詳覽焉。」約翌日同拜河右，並拜其子遠宗、姬潢，謝惠樂書。河右曰：「司馬遷作《律書》，律呂積數合之曆數，後人遂誤執以爲樂不求聲而求數，争執聚訟，紙上空言，愈繁愈謬。故予今論樂，以實事不以空言。」先生拜，展《定聲録》質問。河右言樂以聲爲主，傳宫商角徵羽五聲法。五聲加二變爲七聲，加四清爲九聲法。合二變以押五聲四清爲七調法。吹簫指授色譜已，乃展《樂録》。河右言：「九聲加二變，一變宫清爲十二律，旋相爲宫，以立調法，而總以聲爲主。定聲以簫笛爲主。」又吹簫指授色譜，復指隔八相生圖，以聲不以數。言七調俱用，七聲不俱用之法。將秉燭，乃拜謝教，辭出。

與河右論《易》一節，云：「『易有太極』

一節，先儒舊説，反復思之不可解。以兩儀爲天地，然八卦之乾坤，天地也，豈天地生天地乎！一不解也。先儒以太極爲主宰，又有兩儀四象，則乾坤之上何容有物？二不解也。《繫詞》曰『天地設位而易行乎其閒』，則從乾坤六子而名之也，乃言易有太極，以生天地，三不解也。塨謂太極者，大衍之舍一不用者也。兩儀者，分而爲二以象兩也。四象者，揲之以四以象四時也。八卦則四揲十有八變以成之者也。大衍之數遞生八卦，而吉凶以定；趨吉避凶，而大業以生。仍明揲蓍之故也。觀前有『興神物以前民用』，後有『定吉凶莫大乎蓍龜』，及『易有四象所以示也。《繫詞》焉所以告也，定吉凶所以斷也』，似是仍闡大衍之數者，統惟教之。」

王咸休來問家祠安主禮。答曰：「古廟室户在東南，主居西壁。元、明以來，以廟門在南正中，主居北壁正中南向。此變古而宜者也。如四親，則高室居北中，左南爲曾室，右對曾少退南爲祖室，左北直曾少偏左爲禰室，皆南向。此即古人昭穆廟次。而東西少退南北少偏者，以古廟有垣障蔽，今室無遮隔，嫌並踞也，相背也。饗時，則高祖中堂南向如故，曾西向，祖對曾少南東向，禰直曾西向。此即古昭穆合食之次。而祖位少退者，古昭穆父北子南，故無嫌，今父子東西對，故微避也。」

書崑繩《省身録》曰：「日記考察有三：心之存密否，身之視聽言動中禮否，時覺其進否？一也。禮樂兵農射御書數之學，或諸藝，或衹一藝，月考年計有加否？二也。身心就範，學問不懈，則日有所閲歷，果變動日新乎？抑仍舊乎？此甚可以驗吾學之消長，三也。」

送崑繩西行，贈以四言：力行、闡道、

延才、保身。崑繩留詩曰：「宇宙久淩替，大道胥淪亡。儒生事訓詁，文士專詞章。豈乏賢俊才，無關於廢興。宋儒談性命，高視漢與唐。静坐觀道妙，無乃迷禪宗。讀書浩無涯，終歸章句功。不習射御數，不知水火工。謂此形下粗，吾乃掇其英。顧以經世事，甘心讓豪雄。咄哉孔、孟傳，二帝兼三王。規模甚宏達，體用何精强。不得施於世，著書垂典型。豈徒在呫畢，遂以稱儒風。我本駑下資，兼之所遇窮。力學苦不早，求道終無從。卻慕伊、吕績，嘗嗤朱、陸訌。魚遊或在淵，九皋聽鶴鳴。井渫可用汲，修綆無羸瓶。自與李子交，炳然見周行。風雷還相薄，山澤原相通。李子生蠡吾，懿訓本家承。師傳得絶學，一洗群言空。三物以爲緯，四教以爲經。不言達性天，下學德乃崇。不格學外物，博文約在躬。即此爲脩齊，即此造平成。

乾坤劃開豁，日月森精鋩。俯仰千古閒，儒術何夢夢。良苗被往路，宿霧披荒垌。滑滑隴頭泥，嚶嚶草根蟲。蕭然茅屋下，歡笑溢形容。爲我傾秫酒，爲我調醯甕。懷抱兩男兒，左右三弟兄。高歌見懷葛，秩秩何雍雍。示我牀頭書，閣部及五公。家藏孫高陽、王五公經世書，出以示余。壁上列山川，樽前擺蛇龍。兵農禮樂具，一一傾囊中。何須歎命衰，惟期勉冰兢。更訪顔公里，枳落遮頽牆。鶴息霜羽高，虎伏龍紋張。黄石曳素履，龐公偃匡牀。乃知李子學，江海源流長。昔我同志友，劉君號繼莊。其才跨數代，其學窮羲皇。自從繼莊殁，獨行歎惸惸。於今得李子，枯藤依長松。枯藤無榮華，長松長茯苓。願得扶持力，矯矯淩蒼穹。遠行難久留，欲别涕沾膺。臨歧復徘徊，握手還丁寧。贈我以四語，皇皇金石盟。乾惕悚身心，大道須揚

明。求才濟世運，寬舒養元精。再拜受君言，勒爲肺腑銘。努力各自愛，無爲負餘齡。千秋以爲期，皎日陳丹衷。」

敬南曰：「程子言『進學在致知』，吾謂致知在進學。」先生曰：「善哉！宋人學術之歧以此。」鍇按，《大學》「致知在格物」，格物即學也。不學何知焉！

將刊《大學辨業》，念萬君季野負重名，必須一質，合則歸一，不合則當面剖辨，以定是非。乃持往求正。踰數日復晤。季野下拜曰：「先生負聖學正傳，某少受學於黄梨洲先生，講宋、明儒者緒言，後聞一潘先生論學，謂陸釋，朱老，憬然於心。既而同學競起攻之，某遂置學不講，曰，予惟窮經而已。以故忽忽誦讀者五六十年。今得見先生，乃知聖道自有正塗也。」乃爲《辨業》作序，曰：「《大學》一書見於戴氏之《禮記》，非泛言學也。乃原大學教人之法，使人實事於明親之道焉爾。其法維何？即所謂物也。其物維何？《周官》大司徒之三物是也。周先王設黨庠術序，皆以此爲教。故族師月書，黨正季書，州長歲考，鄉大夫則三歲大比，以興賢能，而大司徒即以賓興之典舉之。當是時，上無異教，下無異學，其爲法易施，其爲事易行也。降及春秋，世教漸微，而《大學》三物之法或幾乎衰矣。然教雖衰，其成規未嘗不在，固人人之所共知。此作《大學》書者所以約其旨於格物，以見三物，既造其至，則知無不致，而誠正脩齊治平之事可由此一以貫之矣。後之儒者不知物爲《大學》之三物，或以爲窮理，或以爲正事，或以爲扞格外誘，或以爲格通人我。紛紛之論，雖析之極精，終無當於《大學》之正訓。非失之於泛濫，則失之淩躐。將古庠序教人之成法、當時初學盡知者，索之渺茫之

域，而終不得其指歸，使有志於明親者苦於無所從入，則以不知物之即三物也。蠡吾恕谷李子示予《大學辨業》一編，其言物即謂大司徒之三物，言格物即學習禮樂射御書數之物。予讀之，擊節稱是，且歎其得古人失傳之旨，而卓識深詣爲不可及也。夫古人之立教，未有不該體用、合内外者。有六德、六行以立其體，六藝以致其用，則内之可以治己，外之可以治人。明德以此，親民以此，斯之謂大人之學。而先王以之造士者，即以之取士，其詳見於《周禮》，其法實可推行於萬世，惜乎後之儒者不知也。獨程子謂《大學》之書，古之大學所以教人之法，而朱子引之。夫既知爲大學教人之法，何不即以三物之教釋之，而乃指之爲窮理？夫言學習三物，則窮理在其中，但言窮理，則學習三物或未實矣。李子本其躬行者著爲是編，乃述古人之成法，非創爲異塗以駭人，而格物之正訓實不外此。天下事固有前人不能知而後人反知之者，不可謂後人之説異乎前儒而驚疑之也。至妄者更疑《周禮》三物賓興之説亦未可信，然則古之教士、取士將無法乎！若曰有法，是時五經未著，文墨未興，試問非三物而何法乎？此予於《辨業》一編所以三復而不能自已也。」

徐仲容來過，言：「漢儒之於聖學，驛使也，宋儒則驛使改換公文者也。」先生是之。

先生以家口衆，思《儀禮》「同居異宮，令人得展其私親也」，其義甚是。後儒不明此義，豔稱數世不分，至於宗族數百口同食。夫同食而使各有私財，則與析著無異矣。若使無私財，而財司於家主一人，則惟家主得孝其親，慈其幼耳。家之老少若干，或衣或食，或疾疴藥餌，必不能盡白

家主。家主即公且明，必不能盡遂其私。以致子不得孝親，親不得慈子，兄弟夫婦不能問恤，怨歎疾咨，非細故也。張公藝書忍字百餘，其家之蓄戾離叛可想矣，是尚謂之美乎！古有南宫氏、北宫氏，謂士大夫同居異宫者也。若天子諸侯，子壯出分，實爲定禮矣。鶴按，《內則》「命士以上父子異宫」。百姓一家過八口，則別授井田，是貴賤皆分也。

辰問：「謙敬和，事親長之容乎？」先生方食，不語。既而曰：「非也。洞洞屬屬，如執玉奉盈，婉容愉色，事親之容也。垂佩而立，頫躬而坐，匑匑恂恂，黜賢去智，事長之容也。若夫既敬且和，抑然以謙，此待朋友同等之容也。」

予生平大短曰傲，見時人非則傲生。不知時愈下人愈非，天之禍益迫矣，尚敢傲乎？不智哉！不仁哉！

以崑繩學《易》，不可不盡言，乃與以書。略謂：《繫辭傳》曰「爻者言乎變」，「道有變動，故曰爻」。故爻不用七八，用九六，以云變也。《左傳》乾之姤、師之臨等辭，皆非卜筮，而即以變訓爻，可據也。至於伏體即對易，倒體即反易，文王序卦，於屯、蒙五十六卦用反易，於乾、坤、頤、大過、坎、離、中孚、小過用對易。孔子作《序卦》、《襍卦》傳以釋之。聖言何可背也！

訂《平書》竣，每卷後有考辨，名曰《平書訂》。一分民。分民以士農工商，非此者除之，變之。合民以十家爲甲，十甲爲保，❶十保爲鄉。❷鄉之長有正，有畯，有巡。五鄉立一公正，皆以士，皆爲官。一分土。量山川邑居，分邊腹郡縣，而重權

❶「甲」，原作「家」，據道光十六年家刻本《恕谷先生年譜》改。

❷「十保爲鄉」，「保」，原作「家」，據同上書改。

久任。一建官。自縣公正六衙以至府部院衛，以一途爲陞降，不以他途襍之。别賢否爲舉錯，不以年勞限之。公用人之權於天下，不以一部專之。一取士。八歲入鄉學，十五入縣學，皆以次教之《詩》、《書》、六藝。二十進之郡學，教而試之，又進之藩學，教而試之，乃令成均，教而試之。遣之歸縣，分兼科及禮樂、農政、兵法、刑罰、藝能、理財等科，入六衙及令師署爲士，以士補官。一制田。可井則井，不可井則均。凡有水利皆興之。一武備。農二十餘家選一兵，二十應，六十退。再選其餘羨卒爲鄉兵。至於理財、河淮、刑罰、禮樂，則皆在六政内矣。

人兩目，用左則右目注於左，用右則左目注於右，並用則合爲一。此以習射知之。而宋人以空揣爲格物，非也。

若洲曰：「行道而不辯，若何？」先生曰：「不可。君子得位則行道，不得位則明道。不明，是棄道也。且世之辯先儒者在章句，顔先生所惻者在斯世斯民。學術不明，民物終無起色，安得不辯？」若洲曰：「攻佛不知其精，不如不攻。」曰：「又不然。能攻賊則賞之，不必盡悉賊之贓款也。故曰，能言距楊、墨者，聖人之徒也。」

若洲謂先生宜諧俗。先生曰：「守道、諧俗，二者不容中立。君子爲天下萬世守道，雖生死禍福不移也。」

以學射示瑞生。問如何爲大將，曰：「心無刻不流注三軍敵人者，可爲大將矣。」

瑞生問聖學俗學之分。先生曰：「聖學踐形以盡性。耳聰目明，踐耳目之形也；手恭足重，踐手足之形也；身修心睿，踐身心之形也。踐形而仁義禮智之性盡矣。今儒墮形以明性，耳目但用於誦讀，

耳目之用去其六七；手但用於寫字，手之用去其七八；足惡動作，足之用去九；静坐觀心而身不喜事，身心之用亦去九。形既不踐，性何由全？此一實一虛，一有用一無用，一爲正學一陷異端，不可不辨也。」瑞生諸子皆曰：「然。黑白昭昭分矣。」

著《樂説》，云：「周旋中禮，心性欽明，無動無静，惟天與偕，無所爲憂，是之謂樂。」

觀邸報，知吴公匪庵卒，哭之。吴公諱涵，浙江石門人。以壬戌鼎甲仕至都御史。樂易而清端，雅以先生學術爲正，揚於公卿朝廟，不啻若自其口出也。待人大小長短皆休休容之。先生嘗曰：「若吴公者，可以相矣。」

子丕與崑來論畫，曰：「今人專講摹仿，與畫何與？畫天如天，畫地如地，畫何山川何人物如何山川何人物而已。」先生歎曰：「依傍門户而忘聖道之本然者，今之畫也。」

沈商州與朱學使軾議秦中風俗漸澆，擬言於兩院，請先生講學。先生曰：「變風俗不以諸君之實政，而以空言乎！且僕非其人也，不日東歸矣。必已之。」

見崑繩自淮署寄來書曰：「寥寥六字，合志其難。惟我與君，可以此心相許，而燕山楚水，未知共學何時，此豈尋常離索之情所可況邪！弟近學《易》，方知聖道與天道俱備於《易》。宇宙之事至常至變，至庸至奇，無一不具於《易》。孔子之所樂者，樂以此也。君子之不惑、不憂、不懼者，皆以此也。然非孔子孰能爲後人開途而啓鑰哉！夫何朱紫陽爲陳、邵所惑，滿腹先天學問，公然尊異端而倍孔子，闢邪説而亂聖經，顧乃俎豆聖廟，爲數百年儒

宗，率天下後世叛孔子之教而不知，豈不可爲歎惜痛恨！無怪顔先生謂程、朱之道不息，孔子之道不著，良非過激而云然也。然就《易》以論，伊川縱有不合，猶依傍孔子而爲言，未嘗敢將孔子之言顛倒而別立一説，以駕乎其上如朱氏也。弟著《讀易通言》五卷，句句與之辯正，使人曉然知其爲異端所亂，庶幾邪説息而經可正也。恨不與吾兄共商質之。今日舍進德修業，更無他學。進德不外『敬以直内，義以方外』，業則六藝既夙未之學，亦惟讀書。但書不在章句，讀不在佔畢耳。所恨者時過後學，獨立無友，二者兼之，不比吾兄學既成而門户既立也。亦惟勉竭餘年之力，隨其所造而已。」

謂長舉曰：「君於耳目之學未也。古人明四目，達四聰，視思明，聽思聰。不聰不明，則諸事無能爲矣。」長舉曰：「淳嘗以静坐致病。其静也，有言不聽，人來不視。」曰：「此異端所謂黜聰墮明也。達者察言觀色，非於視聽用功乎？」

慎修商徵收，先生爲立法。與甲長一甲單，催户頭；户頭一户單，催花户。皆開列糧數，使花户盡知。不到乃發木皂，不到乃差拘枷號，完銀始釋。蓋去坐差比花户，催科善策也。又曰：「精明嚴慄則法行，不然不如仍舊。」

之商州，歎商、洛天險。沈青山聞先生至，出迎入署。晤陶甄夫。甄夫出所著《熊襄愍傳》，言殺襄愍者道學鄒元標也。先生因歎道學不能辦事，且惡人辦事。

語長舉曰：「宋儒内外精粗皆與聖道相反。養心必養爲無用之心，致虚守寂；脩身必修爲無用之身，徐言緩步；爲學必爲無用之學，閉門誦讀。不去其病盡，不能入道也。」

温益修寓蠡城，同惲皋聞往視之。二子皆言闢異端須先自治。天地清明，則異端自息。先生曰：「此歐陽修《本論》之説也，非孔、孟救世之苦心也。苟有用我，天清地寧，經正邪除，安用著書立言哉！正爲道不得行，故不得已而喋喋耳。孟子曰：『能言距楊、墨者，聖人之徒也。』夫能言未必能行，孟子即許爲聖人之徒。如必待大聖大賢而後可辯楊、墨，則楊、墨之昌熾愈無所止矣。辟之猛獸食人，能除之上也，不則大聲呼人除之，亦次也。不然袖手旁觀，苟幸無事，心何忍哉！」皋聞曰然。

語古葵季榮曰：「世俗有三借口：一曰不拘小節，借口小德出入也。一曰脱略，借口斥繁縟也。一曰率真，借口於不假也。然自居不拘小節，勢必大閑亦踰。自居於脱略，勢必坊表盡喪。自居於率真，勢必不孝不弟亦以爲勝於貌爲孝弟矣。自然之勢，大壞世俗者也。」

皋聞問曰：「錢亮公謂《書》可疑者甚多，如《盤庚》專言鬼神，《大誥》專主卜筮，豈無道可以驅臣民也？」先生曰：「此誠先王諭民之道，所謂『民可使由，不可使知』也。後儒於民動輒言理，言理之所以然，以鼓舞之，而民愈頑。乃於先聖之書遠若河漢矣。」

治生之道四，天無違時，地無遺利，人無匿力，物無遁情。治平亦以是矣。

會張儀封言陸、王害道，宜遵程、朱。然即其言論之，儀封曰「專主静良知之説，未有不入於禪者」，則主静立人極，周子倡之也。又曰「高梁溪立教，凡來學必先使静坐七日，大是異端」，則静坐者，程、朱俱爲之而以教人也，何一主而一奴也！

一石生來見，自言有志於宋儒之學。

又言今日惟恐異端亂道。先生曰：「何爲異端？」曰：「專主静而不敬。」先生曰：「主静立人極，周子之教也。静坐雪深尺餘，程、朱之學也。半日静坐半日讀書，朱子之功課也。然則主静正宋儒學也。」石曰：「主静須以敬。」先生曰：「此當有辨。六經無言主静者。吾儒主敬則自静，二氏主静卻無敬也。」石又言朱子爲聖人。先生曰：「何以見之？」曰：「集群聖之大成。」先生曰：「劉静修言朱子集宋儒之大成，今子又言集群聖之大成。漢、唐儒説朱子已不能集矣，況群聖乎？夫孔子之集大成者，得志則二典、三謨，文謨武烈皆親見於身，非僅以删《詩》、《書》爲集大成也。以讀書著書爲儒者，七百年來之大夢也。」

聖賢之心純一兢業，故《中庸》曰戒愼、恐懼，曰愼獨，曰齋明，《論語》曰「立則見其參於前，在輿則見其倚於衡」，《易》曰「洗心退藏於密」，《孟子》曰「操則存」，《書》曰「欽明」。二氏則但有虚明，而欽齋愼懼之功無之也。故二氏心空，儒者心實，二氏心死，儒者心活，二氏之心真如，儒者之心齊慄。燕越分途，不可混也。

謂二子曰：「學者存心，惟宜欽敬，不可先求自得。蓋自得坦然，乃兢業之效驗。」又曰：「孔、顔之樂即是樂道、樂學，故曰好不如樂，故曰『發憤忘食，樂以忘憂』。若宋人曰『知有道而樂之』則粗，是禪語矣。」

《中庸》誠字，宋人對私僞説，一以襍於二氏，以無欲爲至，一以身分卑，覺人欲難消，故云。不知誠即孟子之充實有光輝也，故曰「致曲有誠」，故曰「萬善皆備於我矣，返身而誠」。其用功則尊德性，道問學，致廣大，盡精微，極高明，道中庸，温故

知新，敦厚以崇禮，至德凝道，則肫肫淵淵浩浩矣。是謂誠矣，豈但去私無僞而已哉！

謂靈皋曰：「小心翼翼，如承大祭，如見大賓之謂敬。主一無適，主静非主敬也。致曲集義，萬善充實之謂誠。真實無妄，質民之誠，非吾儒之誠也。宋儒解經之誤在此，其學術之誤亦在此。」

翁止園問律吕。先生曰：「樂惟審音，不在計數。今律猶古律。」止園問：「今律猶古，何以辨淫雅？」曰：「以辭之邪正、調之貞靡分，而律無二也。五音即喉、嘐、舌、齒、脣，貞婦莊語，倡女淫聲，而同此喉、嘐、舌、齒、脣，則今樂古樂聲即懸殊，而同此宫、商、角、徵、羽，可明矣。」

劉允恭持門生帖來視。允恭舊日門生，此時從梅定九學數也。言定九欲來拜，八十八歲，不能行，請先生往一晤。不然，此生不得見矣。明日，乃同允恭往會定九。定九稱格物之解極是。將别，定九淒然曰：「留吾以先生爲轉氣運之人，故使子弟群瞻，且有許事相商。恐老不能再見矣。」先生曰：「公孫官翰林於京，可以往來質學也。」乃辭。

先生教贊以習學幼儀爲主，以辨學術爲急，武備亦宜知之，不必先。又曰：「慎幽獨，謹細微，習勤儉，執事專一，而又能肆應，乃可以言經濟矣。」

十二月朔，贊入京晤方靈皋。靈皋言人有毁先生者。先生曰：「此他山之石也。」又言：「朝廷謀聘學行兼優者教皇子，中堂徐蝶園、冢宰張桐城擬徵先生。已而又謀聘人修《明史》，二公亦擬徵先生。俱予力陳先生老病不能出而止。」先生謝之。贊按，宰相謀徵先生，而靈皋以老病阻之。時先生年六十五，未嘗老病也。或曰靈皋

與先生至厚，知先生必不出也。然先生一生志在行道，非石隱之流也。觀先生祭顏先生文曰：「使堺幸則得時而駕，舉正學於中天，挽斯世於虞夏。即不得志，亦必周流汲引，使人材蔚起，聖道不磨。」此先生之志也。竊觀靈臯與先生交至厚，而學術不相合。每相與辯學，先生侃侃正論，靈臯無能置詞，則託遁詞以免。暨先生没，靈臯爲先生作墓誌，於先生道德學業一無序及，僅縷陳其與先生及崑繩先生相交始末。巧論諞諞，曰「以剛主之篤信師傳，聞余一言而翻然改」。其意固欲没先生之學以自見者，此豈能有朋友相關之意乎！夫以抱經世之志如先生，負經世之學如先生，凡我同人，孰不望其一出者！張、徐二相國謀徵先生，此千載一時也。乃靈臯一言止之，先生亦遂終老林下矣。「行或使之，止或尼之」，非古今同慨與！

尹元孚問曰：「達者質直好義，下人已矣，察言觀色何爲者？」先生曰：「後儒惟不解此句，所以流於迂也。經云『視於無形，聽於無聲』，是事親須察言觀色也。『色聽詞聽』，是臨民須察言觀色也。明德親民皆不可以無此。」

語子能曰：「聖門言道在人情，《中庸》五達道是也；在四德，《易》立人之道仁義是也；在禮樂，《論語》君子學道是也；在威儀言詞，『君子所貴乎道者三』是也。總一道也，庸德庸言也。上之爲性道，道之原也，聖人罕言之。再上之爲天道，非人事也，愈罕言之。若常言之，則流於空虚矣。以空虚爲道，則異端矣。」

陳子翽書至，言同大學士朱可亭察水利。可亭言神交先生者已二十年，時使問水害水利。先生答書言：一開直沽海口。一濬永定河。一挑淀淤。一脩趙北口洩

水橋。一分豬龍河。至興水利，則有《西北治田説》諸書可稽也。

閲《秦邊紀略》，知涼、甘、肅必宜重守，而玉門關宜復，所以斷西北之往來也。慨明之棄河套而守榆林，不知東勝、受降之阨要。葉盛、余子俊、王瓊得罪社稷何如也！

《詩》曰：「雖有兄弟，不如友生。」常人之處父母兄弟，密不如妻，親不如子，投合不如友朋，熱中不如君。非聖賢孰能孝友之盡乎！

語長舉以顧諟明命之功，曰：「吾子留意於顧諟明命，可謂探本者。然爲之有道。每日夙興，即爲所當爲之事，作何事即存心於何事，接何人即存心於何人。事竣人去，反顧此心，湛然在内，一切聲色貨利毫不繫於懷。旋而治事接人又如之，所謂『終日乾乾』也，所謂『執事敬』也。不可效宋人白日静坐，以食二氏遺毒也。若欲静坐，則向晦未卧，雞鳴未起，除省察前日所爲得失、今日所爲興除外，被衣直坐，收攝天君片時亦可。然主敬非主静，所謂『夕惕若』也。總之皆『顧諟天之明命』也。明命者，命吾之心也，命吾心之仁義禮智也。若馳思天地未朕兆之先，及天地氤氲生物之始，以爲顧諟，則誤矣。前功既熟，則耳聰目明，心思睿智，世故人情，迎刃而解。其效可以自考也。」馮樞天曰：「存養之功，自宋儒以來，捉風捕影，得先生教，乃踐實地，直接聖傳矣。」

先生曰：「《春秋》如王孫賈、祝鮀亦能禮樂兵農之事，而無誠正脩身之功，故流於褋霸。宋儒講誠正脩身之道，而闕禮樂兵農之事，故入於空虚。可知德行道藝偏廢不可也。」

顔氏學記卷八

或　庵

舉人王先生源

王先生源，字崑繩，別字或庵，順天府大興人。其先世籍江南無錫，有王玉者，在明初以軍功起家，戰亡白溝河，子孫世襲爲錦衣衛指揮僉事。父世德，仕崇禎朝，國變後避地高郵，痛野史載烈皇事多誣罔，著《崇禎遺録》一卷。子二，長潔，字曰汲公，先生其次也。兄弟皆少從清苑梁君以樟游。梁君與汲公談宋儒學，先生方髫齔，聞之不首肯，唯喜習知前代典要及關塞險隘、攻守方略。又從寧都魏禧爲古文，著兵論三十二篇以示禧。禧大奇之，曰「此諸葛君之流也」。年四十餘，以貧困始游京師。貴人子弟或病其不爲時文，先生笑曰：「是尚需學而能乎？」因就有司求試，遂中式康熙三十二年舉人。或勸更應禮部試，謝曰：「吾寄焉，爲謀生計，使無詬厲已耳。」時三藩平後，競尚文學。崑山徐尚書乾學開書局於吴之洞庭山，招致天下名士，先生與焉。於儕輩中獨與劉處士獻廷善，日討論天地陰陽之變，伯王大略、兵法、文章、典制、古今興亡之故，方域要害，近代人才邪正，其意見皆相同云。處士字君賢，又字繼莊，亦大興人。負奇才，年未五十死。先生爲作墓表，言之輒流涕。

未幾，遇李先生恕谷於京師，大悦之，曰：「自繼莊没，豈意復見君乎！」恕谷微言聖學，先生聞之沛然，因持《大學辨業》去，是之。恕谷乃爲極言顔先生明親之

道，先生曰：「吾知所歸矣。」遂介恕谷往博野執贄顏先生門，時先生年五十有六矣。

初，先生自命豪傑，每夜必置酒痛飲，論議今古，旁若無人。醉則歷駡貴顯時流，襍以諧謔。恕谷徐規之曰：「君誤矣。吾人當與古賢聖仁人衡長短，乃卑之較論時輩邪！」先生大悔，效習齋日記，立省身録以糾身心得失。習禮，終日正衣冠，對僕隸必肅恭。然自負經世之略益堅，每曰：「吾所學乃今始可見之行事，非虛言也。」

當吳三桂畔，天下騷動，先生笑曰：「無事也。三桂鼓行而前，直抵中原，上策也。順流而下，以取金陵，跨江而守，中策也。徘徊荆、襄，延日引月，此成禽耳。駑馬戀棧，安知遠圖？必無事矣。」已，果如其言。

及聞顏先生學，乃著《平書》十卷：一曰分民。謂士農工商以分之，甲保鄉以合之。立鄉官曰正、曰畯、曰巡以治之，而奸民游食異端則變之、除之也。二曰分土。謂使郡縣久任而重其權，縣統於府，府統於藩。其地域則因山川定其幅員，不使相懸。三曰建官。謂内官設府，公卿、冢宰、御史、成均也；設部，農、禮、兵、刑等六部也；設院，通政、黄門也；設衛，金吾、羽林也；設司，歷象、醫卜之類也。外官則藩、府、縣。縣有堂，縣令、縣師也；有曹，六曹也；有司，亦醫卜之類也。府、藩皆如之，而異其名。其銓選則以一涂爲升降，不襍以他涂。如縣令轉至相國而其官止，縣師轉至大司成而其官止，縣曹理農者轉至大司農而其官止，縣醫官轉至京師醫官而其官止之類也。別其賢否爲舉錯，不以年勞限之。天子考相國，相國考卿貳以及州藩，下則各考其屬。外巡按御史劾之，内

御史府、黄門院劾之。三年一考，九年三考，或陟、或留、或黜，而又有不時舉劾者，不論年勞也。四曰取士。八歲入鄉學，教之孝弟、幼儀、識字、習數、讀經書、習小樂舞。十五入縣學，教之六德、六行、六藝，閱史陳策。二十後教成，進之郡學。教之三月，試之，又進之藩學。如之進之成均，如之遺歸縣，謂之太學生。分科以爲士，曰禮儀，曰樂律，曰歷法，曰兵政，曰農政，曰刑罰，曰藝能，曰理財，曰兼科。分之各四者，三年明習厥事，乃實授之職，曰下士，予之禄官以此爲始。五曰制田。議均田，開水利也。六曰武備。兵制、兵法也。七曰財用。論積粟、錢法、鹽法、商税也。八曰河淮。治水也。九曰刑罰。謂復墨以罪贓，復刖以罪盜，復宫以罪淫也。十曰禮樂。移風易俗也。書成，復使恕谷商訂之，然未行世。

始先生慨不任意，五十後葬其親於京師西山，遂棄妻子，爲汗漫之游。至名山廣壑，輒淹留踰時。見人不自道姓名。晚歲復轉客江、淮閒，淮安守姚君聘之往，乃於淮署著《讀易通言》五卷，明先後天、河洛之出道家，與胡處士渭之言若合符節。至康熙四十九年，遂卒於淮上，年六十三。子兆符，字隆川，康熙辛丑進士。先生又有文集二十卷、詩十卷。其文多記明末死事諸公，與正史相表裏。道光中武進管氏爲刊行之。

王崑繩文集

孔、孟不得志，天下變爲秦，王道熄，而天下無復能平矣，非明行其道之無人哉！宋儒自謂能明能行，而道其所道，愈失其真。先生起而辨正之，躬行以實之，

古今剥復之根不在是與？百世以俟聖人而不惑，而堯、舜君民之業終不獲親見於其身，亦可惜矣！《顔習齋先生傳後語》。

秦游，得與吾子友，幸甚。源所重在品之真，肝腸潔白，才華其餘耳。況吾子才華又迥出時輩者哉！顧友也者，取其益也。益之《象》曰「君子以見善則遷，有過則改」，故勸善而規過，友之道也。源不才，敢以無益之友辱吾子？竊願有所規勸焉，而吾子試擇之。昨見吾子與李中孚先生書，力詆姚江無惡無善之非。此從來闢姚江者之口實，不自吾子始。而吾子之文特辯，而吾子之人非流俗等，故不得不與子白之。今天下之尊程、朱，詆姚江，侈然一代大儒自命而不僞者幾人哉！行符其言者真也，言不顧行者僞也。真則言或有偏，不失爲君子；僞則其言愈正，愈成其爲小人。有人於此，朝乞食墦閒，暮殺越人於貨，而掇拾程、朱緒論，狺狺焉詈陽明於五達之衢，遂自以爲程、朱也。則吾子許之乎！彼朱、陸各行其是，以脩身而明聖人之道。論其所見之偏，不能無過不及。而論其得，則皆聖人之一體，烏得是此非彼，立門户於其閒，若水火之不可以並立者！且夫對君父而無慚，置其身於貨利之場，死生禍福之際，而不亂其内行，質之幽獨而不愧，播其文章議論於天下，而人人信其無欺，則其立説，程、朱可也，陸、王可也，不必程、朱，不必陸、王，而自言其所行亦可也。否則，尊程、朱即程、朱之賊，尊陸、王即陸、王之賊，僞耳。況大言欺世，而非之不勝舉，刺之不勝刺者哉！嘗聞一理學者力詆陽明，而遷官稍不滿其欲，流涕不能止。一識者譏之曰：「不知陽明謫龍場時有此淚否？」其人慚沮，無以答。又一理學者見其師之子之妻

之美，悦焉。久之，其夫死，約以爲妻，未小祥而納之。而其言曰：「明季流賊之禍，皆陽明所釀。」烏呼！若輩之行如此類者，豈堪多述。夫太公佐武王伐紂，伯夷不食周粟餓死，兩人之行相反矣，而俱不失爲聖人。假令盗跖附伯夷以爲名，尊伯夷以爲聖，代伯夷詆太公，而自以爲夷之徒，則夷之目其將瞑於地下乎！故今之詆姚江者，無損於姚江毛髮，則程、朱之見推，實程、朱萬世之大阨爾。君子之辨理也，苟反之吾心而不得其安，驗之事物而未見其確不可易，折中於孔子之言而不合，雖顔、孟之言，吾不敢以爲然也，況下焉者乎！苟安矣，確矣，與孔子之言合矣，雖愚夫愚婦之言，吾奉之無異於聖人，況上焉者乎！子以爲無善無惡虚邪，無聲無臭虚也哉！太極未判，何陰何陽！知識未開，何善何惡！非不善也，無善之可名也。孔子曰：「繼之者善，成之者性。」曰繼曰成，非後起之名之一證歟？且子亦知愛親敬長之道乎？愛敬善矣，顧愛知於孩提，敬知於長。襁褓邪，孰爲愛，孰爲敬乎？蓋嘗觀諸名物，有不俟對待而自名者，有必對待而名始立者。無陰何名爲陽？無惡何名爲善？有小人而後别之爲君子，有西而後别之爲東，有夜而後别之爲晝。故一有善之名，即不能無惡。如愛敬不學而知能，而貪焉、嫉焉、争焉又豈學而知、學而能者？或顧未有知也，渾渾爾，知識一開，即與形色而俱見。故曰「有善有惡，意之動也」。吾子則曰「性之善猶水之下」，子輿氏之言也。可曰「無上無下水之體，有上有下水之動」乎？噫！子亦知水火之體何如者。火藴於木石之中，陰陽嘘吸涵濡而成水，必形而附於物，而後炎上，而後就下。當其未形與初形之

濡濡者且上烝，星星者且下射，亦何上何下之有？即曰無上無下水之體，胡不可也！但謂有上有下水之動，則不可。然物有可喻者，有不可以相喻者。必舉不可喻者以相喻，則杞柳何不可以喻性，長馬之長何不可以喻長人之長，而犬之性猶牛之性，牛之性猶人之性矣。夫所貴乎學者，當出吾心之真是真非以考三王、俟百世，不宜持拘迂之見，守異同之成説，膠錮束縛，老死章句之中而不能以自拔也。性善發於孟子，蓋舉四端之固有於我者以明道之出乎性，而救人心之陷溺。至於口體耳目之欲，則曰「君子不謂性」。夫不謂之性，已不得不先謂之性矣。曰「乃若其情，則可以爲善」，而不善之情，則置而不論矣。況天下確有性惡如越椒、楊食我之徒者，則有善無惡，實不可以概天下之人之性。故當日不但告子諸人紛紛之辯不容已，即門弟子亦不能深服而不疑。使孔子出，而譬之曰：「性相近也，習相遠也，唯上知與下愚不移。」則性之説定，而紛紛者不辯而自息矣。故韓子三品之説本之孔子，確乎不可易。必曰孟子是而韓子非，源不敢以爲然。烏乎！先儒謂氣質之性非義理之性，所從來矣。夫義理之性天命之，不知氣質之性誰命之？將天之外别有物焉命之乎？抑無所稟受而漫然自有之乎？如謂别有物焉，物則何名？如謂自有之也，則義理亦吾自有之耳，奚獨專其命於天爲？帝舜曰：「人心惟危，道心惟微，惟精惟一，允執厥中。」人心道心與生俱來。純乎道心者，上智也；純乎人心者，下愚也。近者襍焉，雖多寡不齊，而道心自能知其人心之惡，故良知獨歸於道心。然則以知善知惡爲良知，爲善去惡爲格物，蓋謂知其惡而閑之以存其善，知其善

而擴充之以造其極，即精一執中之義爾，亦奚背於聖人？而以不合於即物窮理，遂可目爲異端邪説也乎？吾且不必與子言理，姑與子論文。曰致知，曰誠意之數者，兩言耳。論其理，萬千言不能盡。就文義釋之，兩言盡矣，無庸加之辭而後解也。若云格，至也，至物可以爲文乎？物非事也，即以爲猶事也，而至事又可以爲文乎？必加之辭曰，窮至事物之理，欲其極處無不到，而後可以爲文。嘻！亦勞矣。殷盤、周誥未若是也，夫豈説之所可通者哉！要之，心之體、意之動與良知者，皆舉其自然者以示人，而功則歸於爲善去惡。此姚江實體諸躬，深造自得而垂諸訓，豈教天下任其自然猖狂以自恣者！蓋無善無惡，太極也，非無極也。言理至太極至矣，又於太極之上加之無極，此正二氏求勝於吾儒以立説，而淪於虚寂之蔽。學者不知辨無極之失，而沾沾以無善無惡爲非，豈不悖哉！夫今之詆陽明者，行僞而品陋，識暗而言欺，天下從而和之者，趨時耳，干利耳。舉世若狂，以詆姚江爲風氣，亦何足與深辨？顧聰明才辨如吾子，亦不免爲風氣所移，是何不可以進其狂愚，使早知抉擇也乎！源嘗以爲孟子殁後千數百年，全體大用，才堪王佐之儒，惟諸葛忠武、王文成兩人而已。漢、唐之儒章句訓詁，宋儒知經不知權，爲治世之良臣有餘，戡天下大亂不足，爲奸雄竊笑久矣。求其德行中正，純粹無疵累，而因時制宜，仁至義盡不失之迂，陽施陰設不流於詐，極天下之權奇奸暴不足當其鋒，而禮樂教化可直追乎三代，則忠武而外，舍文成其誰歸！使以孝宗求治之君得文成爲之輔，則三代何難復？不幸遇而不遇，以震世勛名未嘗盡其用之一二，

此有志世道之君子所爲欷歔扼腕於天之未欲平治天下也。乃當日之排而謗之者，忌其功耳，一二正人君子，學術不與同耳。不知今之肆無忌憚，不遺餘力橫詈之者，何以至此極也！吾子誠有志於聖賢之學，但當從事家廷朋友之閒，砥名節，力行無僞，而讀書講學從其性之所近，即不尊陸、王而尊程、朱，豈曰非賢？若與世波靡，亦翹焉以闢陽明爲能事，竊恐言不顧行，作僞心勞，終不免小人之歸耳。伏望平心察理，絶去依傍雷同之説，求其至當，而歸於爲己，庶不負訂交之意云爾。《與朱字緑書》。望案，此與下《寄李中孚書》皆先生未見顔先生時持論如此。然其中所言，大足盡當世僞託程、朱者之情狀，魑魅罔兩無遁形矣。故存此以贊世之君子。

源生平最服姚江，以爲孟子之後一人。聖人之道，體不異，而用則因時以制變，征誅之變揖讓，時耳。假令孔、孟生漢、唐以後，其所以禁奸而禦暴者，必不肯泥三代之成規。至於晉之清言，宋之理學，爲奸雄竊笑久矣。蓋宋儒之學，能使小人肆行而無所忌，束縛沮抑天下之英雄，不能奮然以有爲。故使程、朱遭宸濠之亂，必不能定之掌握之上。而濠以梟雄之姿，挾藩王之重，負異志既久，擁衆二十萬，一旦竊發，順流直掩金陵，乃不終日而談笑平之，是豈徒恃語言文字者所能辦？乃今之謗之者謂其事功，聖賢所不屑也，其學術爲異端，不若程、朱之正也。其心不過欲蔑其事功，以自解其庸闒無能爲之醜，尊程、朱以見己之學問切實，而陰以飾其卑陋不可對人之生平。内以自欺，外以欺乎天下。孰知天下之人之不可欺，而衹自成其爲無忌憚之小人哉！源幼隨先人播越江淮，與先兄汲公同受業梁鵠林先生之門。先生講學，源兄篤志力行。源性苦

拘束，爲兄所責。源曰：「爲豪傑不亦可乎，何必道學？源第矢三言，無負生平耳。」兄問之，曰：「忠孝以事君親，信義以交朋友，廉恥以厲名節。」兄瞿然，白之師，師笑而置之。後見易堂魏叔子先生，其言大與愚見合，故生平議論閒竊易堂緒餘，而酷喜談兵，講究伯王大略，物色天下偉人奇士而交之，乃卒歸於無用。今父兄皆没，源且浮沈於世，未知所税駕。苟得大賢焉爲之依歸，復何恨乎！聞先生著述甚富，皆體用兼備之書，恨未之見。竊謂後世之治天下，當首嚴詐僞之禁，如太公之誅華士，孔子之誅少正卯。凡爲虚言以欺天下而盜名者，悉焚其書而寘之法。明先王之道，教天下不言而躬行，卿大夫率於上，士民遵於下，摯慤果毅，敦篤乎倫常，而講求實學，一洗語言文字惡習，反風俗於淳朴，則三代庶可復乎！未審先生之意與之合焉，否也？《與李中孚先生書》。

接堉書，展讀，知别後頗用愚言，益敦孝友，德日進，學日脩，名譽亦日著，將來自與古聖賢豪傑爲徒，豈徒與潘、陸、徐、庾輩争雄長哉！至論文章本乎理氣，此實有體認之言。理者氣之充，氣者文之帥。理以充其氣，如江河乘勢就下，驅駕蛟鼉百怪，浩然一往，誰能禦之！雖然，有綱必有目，有本必有榦有支。平天下在絜矩，而禮樂刑政苟非有精詳之制，則絜矩空言耳。兵法在奇正，假令部伍不分，旌旗鼓角之號不立，則奇正亦虚文耳。文章在理氣，使結構無方，虚實變化無術，則縱有理氣，自無文章，究不能相屬耳。然則用意固有道，用筆固有權。規矩，方圓之至也。舍規矩，安所寓其巧也哉！願仙來再進而求之。乃僕更有所得欲與仙來共者。僕從來不談道學，以近日考亭、

陽明兩派各持門户，相爭如水火。竊疑君子亦仁而已矣，何必同？然程、朱之篤學操脩雖可法，而迂闊實不足以有爲；陽明之經濟雖無慚於道德，而學入於禪，未免天下詬病。欲判其一而宗之既不可，欲合兩家而同之又不可。不得已，所以置身於外，將格物致知、心性天命之説概不敢道，但求德行無虧，以經濟文章自見而已。乃近有蠡吾李恕谷者，傳其父師之學，有《大學辨業》、《聖經學規纂》二書，盡闢兩家，直追孔、孟。蓋格物有確解，而後明親有實學。明親有實學，而後聖人之全體大用無人不可知，無人不可具，無人不可以格致誠正，無人不可以脩齊治平。其書辯而不争，故而非鑿。今以兩册相寄，自觀而自得之，不能悉言其故也。其學以六藝爲宗，禮樂射御書數無所不通。外有《學樂録》一册，仙來故亦講究音律者，應知其妙。其師曰顔習齋先生，博野人，高尚不仕，年七十矣，有《存學編》一書，説盡後儒之弊，直傳堯、舜、周、孔之真，開二千年不能開之口，下二千年不能下之筆。僕因恕谷執摯其門，立誓共以明行聖道爲任，内而身心一致加功，不入虚空，不流汎濫，立省身録，時刻自檢；外而禮樂兵農，實求經世之務，不騖夸誕，不事繁瑣，隨其資力所近，專一以致其精。如有用我，舉而行之天下無難。否則，傳之後世，聖學終有大行之日耳。此其所就，較之僅以文章經濟自命者有不侔矣。仙來得無意乎？《與壻梁仙來書》。

都門執别，以失意未暢所懷，不知吾兄何日抵舍，近狀何似？吾兄家雖貧，然上奉兩親之歡，下有敝廬容膝，足以力學，賣文以爲活，授徒以養親，視源之父母兄弟俱無，倀倀然風塵衰邁，無尺寸地以自

容者，不霄壤分乎！然源已絶意春官，不復爲矣。向之爲此，原非得已。今則當已者四：復其初志，一也。文非今日之文，二也。人非今日之人，三也。人不可以勝天，四也。且身之累什釋八九，一可已；兒子成人，足代其任，二可已。以當已之事，值可已之時而不已，是流俗人耳。吾兄亦言絶意於此，未審其意決否？若一時感激之言，終不能無羨於時人之得失，不必言矣。如果有同心，則源竊有進焉。昔伊尹未遇成湯，未嘗不以天下爲己任；孟子不得志於梁、齊，老於鄒、魯、滕、薛，而守先王之道以待後之學者。然則儒者或出或處，莫不「爲天地立心，爲生民立命，爲往聖繼絶學，爲萬世開太平」。乃源從事於儒，而不敢以儒自命，何哉？蓋以後世之儒謂之道學，而近之講道學鮮有不僞者。非借道學以掩其汙穢而要禄位，即借之以投時尚而博聲名。欺人不得不自欺，自欺不得不大聲疾呼。自以爲傳程、朱，又不得不大聲疾呼，力詆陸、王，以見其所以自命者至純、至正，而無一之不實，著書立説，縱橫侈肆，無所不至。乃試問其心術，考其行事，不但不足爲君子，并不足爲小人，祇成其爲穿窬之盜，患得患失之鄙夫而已。嘻！若輩奚足道哉！且夫程、朱之學，源亦有所未盡服。其德行醇矣，學正矣，然高談性命，而不能有經緯天地之才，佔畢冥坐，以柔其氣而弱其習，必不足以有爲。唯太平無事時使之坐而論道，或爲一方之司牧可耳。此又何足以希陽明之一二！然而源雖力推陽明，而不敢以其學爲宗，何也？以其襍於禪也。禪之明心見性，似亦無惡於天下，而必不可襍於其學者，何也？以其爲天地之豺狼，生民之盜賊也。何以言之？「天地之大

德曰生」，人受天地之氣以生，未有不好生者。此好生之心，所謂「惻隱之心」也。惻隱之心固結而不可解，故君義、臣忠、父慈、子孝、兄愛、弟敬、夫和、妻順，而聖人能盡其心性，故能盡人物之性。此聖人之於心性實能復而全之，體而充之，而德以之明，民以之親也。佛氏則不然，舉所謂心與性者而滅之，而後謂之明，而後謂之見。夫必滅之而後謂之明，謂之見，則彼之心明性見，而天地之生機熄矣，人心之惻隱亡矣，可以立視其父子兄弟之死而不動矣。天主生而彼主滅，人欲生而彼欲滅，是與豺狼之以殺人成性，盜賊之以殺人成能者何以異哉？顧文之以慈悲戒殺，混之以滅爲不滅，是豺狼鳴和鸞以噬人，盜賊習揖讓而行劫也。嗟乎！學術不明，陽明既顯襍於佛氏，程、朱亦隱壞於佛氏。靜坐觀道，非禪而何哉！又何怪其門人之入於禪，又何以獨訾陽明之爲禪哉！伯夷曰：「黄、農、虞、夏，忽焉没兮，我安適歸矣。」遥遥千古，孔、孟不作，將何所適從焉！源所以不得已置道學之説，但欲以忠孝廉節爲本，而以經濟文章立門户，上之北面武鄉而希其萬一，下則與陳同甫並驅而争先。此則區區之夙志也。乃自落第後，孰讀李剛主《大學辨業》，而翻然悔，勃然興矣。又介剛主受業於顔習齋先生之門，而慨然以斯道爲任矣。蓋孔、孟所傳二帝、三王脩己治人之道備於《大學》一篇。格物者，大學之始事也。程、朱之釋格物也，上極於性天而下盡於草木，非高遠則汗漫。陽明意在致良知，其釋格物也，一以爲正事物，一以爲去物欲，非脩身之事則誠意之功，皆於格物之義無當。格物者，大學之始事也。格物不明，而明親之功何由實乎？明親不實，何

由止至善而脩己治人之道以傳乎？此孔、孟之學之所以亡，而後儒學術支離龐襍，使人不得其門而入也。今其言曰：「物非他，即大司徒教萬民而賓興之之三物也。格物非他，即學習六藝，以成其德與行也。」蓋德行之實事皆在六藝，而六藝要歸一禮。故孔子謂非禮不動，所以脩身，教顔子以「克己復禮爲仁」，又曰「爲國以禮」，故學禮即格也，致也。約禮即誠正脩也，齊治平也。小學大學由淺入深，師以此教，弟以此學也。士以此造，才以此取也。士大夫之學出於此，君相之學亦出於此也。明明德親民由於此，止至善即由於此也。豈以誦讀爲事，静坐爲功乎？豈置道藝之實務，舍下學而躐等以言性天乎？又引馮應京之言曰：「人之參天地者，六德也。德之見於世者，六行也。行之措乎事者，六藝也。先王之設庠序學校，唯五禮、六樂、五射、五御、六書、九數爲孜孜，而德行備乎其閒矣。」旨哉言乎！切實而可據，簡易而可循，非《學記》所謂大學之正業而確然入道之門哉！源故心悦而誠服焉。矢之先聖，以相助明行斯道爲任。學禮以立其綱，内而身心動静一致加功，不入空虚，不流泛濫。外而實究專精經世之務，不騖夸誕，不事繁瑣。置省身録，時刻自檢，以驗其功之淺深進退。發憤刻厲，務抵於成，一息尚存，不容稍懈。苟得以餘年進德脩業，入孔、孟之門牆，追明親之實境，得志行乎天下，不得志傳於後世，使自嬴秦毁滅，漢、唐訓詁僅存，宋、明表彰未盡之道，一旦而復明於天下，則其德與功之所立，與僅以經濟文章自見者何如？於戲！此顔先生所以不可不歸，而剛主之書不可不虚心讀之，專力求之，反覆觀之，精詳體之，而不得以世

儒之成説自畫，俗人之門户相持也。吾兄得無意乎！要亦患學之不得其門，恐信道不篤，見紛華而悦耳。蓋同志無多，期與剛主博求之。天下人之好善，誰不如我？同聲相應，未必無人。況吾兄夙日同肝膽、共性命之友，而可不與之共哉！《與方靈皋書》。

來教所云生民治亂之説，乃千古聖賢豪傑所以自任之重。顧自任者必有其具，故曰「如或知爾，則何以哉」。慨自孟子歿而學術分，戡亂者以權奇，致治者以文具，所謂隨、陸無武，絳、灌無文者，特以章句爲文，兵戎爲武，曾何足語於戡亂致治之數？唐、虞三代之取才，聖人之教人，大約不外德行藝三者。內以治己，外以治人，而戡亂致治之具即不外此。故其人才迴非後世所敢望。及先王之道喪，傑士徒知有功利，而儒者高則談性命，卑則事訓詁，最下從事於詞章，其具將安在乎？然則後世治日少而亂日多，非天之生才不逮於古，亦學術得其偏而不能通其變，誠如來教所云耳。乃近僅有陽明得孔、孟體用之全，時人則痛加詆毀，以自飾其陋劣而謬附爲真儒。趨勢附和者徧天下，又何足與言哉！源是以將時俗所持程、朱、陸、王剿説概置不道，獨從事於先王道藝之訓，又以賦質庸鈍，無所成就，苟得一守先王之道，以天下爲己任，而實有其具者爲之依歸，寧不性命以之，而豈特以一人之知己爲幸乎？源生平性命之友有二，一曰劉繼莊，一曰李恕谷。此二人者，實抱天人之略，非三代以下之才。惜繼莊已歿，而恕谷亦不能朝夕共學。今見高賢之論，竊幸吾道不孤，可以開途啓鑰，左右以成其學。達則施於時，窮則傳於後。但未審高明自任之具居何等乎？更須面質，

以訂久要，不敢徒作語言文字觀也。《復姚梅友書》。

宋儒承五代之衰，振興儒學，使人尚知孔、孟當尊而六經以傳，功固鉅。但其學以性天爲宗旨，自謂陵唐軼漢，不知陰壞於二氏，致儒者高談性命，不殊晉代之清言，絶無聖人經綸實學，坐視宇宙淪胥不可救，而害且遺於有明。曩讀先生太極、河洛圖書之辯，固恍然於其病源之有在矣。源竊恨聖人之道不明行於後世，又不得其門而入，惟置近日程、朱、陸、王門户之學不講，獨從事於經濟文章，期有用於世。伏聞先生絶意進取，窮經考古，一掃諸儒掩翳附會支離之説，發人所不能發，言人所不敢言，而旁引曲證，確乎有據不可易。源嘗欲負笈從遊，沮於時，未獲所願。後交蠡吾李剛主，自言不遠數千里問業於門，得所未得。剛主，故受學於博野顔先生者也。顔先生乃盡洗宋儒之見，以六藝爲宗，而直溯唐、虞、孔門教學之實，剛主所以聞風請正，非以所見有同然者乎？儻得一棹錢塘，獨拜牀下而聆緒論，以稍窺斯道之涯涘，應亦高明所不欲揮之門外者乎！《與毛河右先生書》。

天下無人久矣，如先生之學、之才，豈特爲天下之善士，蓋與千數百年之傳人並驅而争先者，豈某阿其所好之言哉！實有所見，難爲紛紛俗子道也。宋儒於六經不爲無功，至所講性天，固知其淪於二氏，未嘗以爲然也。然於傳注之謬誤，卻未深究，以淺陋之學，習而安之，多以爲誠然。祇曩爲友人脩《郃陽志》，郃陽即洽陽也。朱氏謂後世洽水絶，因去水加邑爲郃。按，洽水至今未嘗絶，而郃陽之名自秦至今未有改。《水經》並無洽水之名，洽字亦無水名之説。蓋由假借以郃爲洽，故朱氏

誤謂至今去水加邑耳。及讀《正事括略》，乃知其誤者果十八九也。某近著有《讀易通言》六卷，謹録其敘并太極説呈教，自謂可附羽翼之末，不知其有當否也。至論聖道不外忠恕、一貫、四教、四術云云，真得聖人内聖外王、體用兼全切實之旨。顧愚以爲顔先生以六藝爲宗，其説非相河漢。六藝不出乎禮，聖人以禮脩身，以禮齊家，以禮治國，以禮盡性至命，以禮經緯天地，小大内外、精粗顯微，一以貫之。童而習者此也，神而化者亦此也，故可以盡仁道之全，備聖人之道之大。以六藝而成六德、六行，顔先生實有體認之言。漢儒以六經爲六藝，恐不若《周禮》爲確。請更質之。《再與毛河右先生書》。

太極者有邪無邪？曰：有。有生於無，老氏之説矣。儒者以爲陰陽動静之理，則形而上者也。可以有言乎？曰：不觀孔子之言哉！易有太極，實有矣。然太極爲易有，不爲陰陽有。天地也，陰陽也，乾坤也，孔子之言數數也。曰易，曰變，曰化，曰通，曰神，孔子之言數數也。如所言，是陰陽之本矣。所以易與變，與化，與通，與神之故矣。孔子豈其吝而不詳説之以示人，乃一舉而不復哉！然則太極何所指？曰：五十之用四十有九，其一不用者太極耳。故曰太極實有，不可以言無。太極爲易有，不爲陰陽有。苟爲陰陽有，是不能見其有者矣。不能見其有而謂之有，是無而之有之説也，無極而太極之説也。孔子豈爲之哉！噫！形而上者謂之道，過此以往，聖人所不言也，言之者皆妄也。儒之所謂太極者既非，則其以初畫奇偶爲兩儀，兩儀各加奇偶爲四象，四象各加奇偶爲八卦，由是遞加以成六十四卦者，非方士異端誣《易》之説乎！且

夫太極，非象也，以其爲大衍之主，特尊其稱，比於皇極之義耳。下此皆象也。分而爲二以象兩，象兩儀乎？曰：非也。兩者，陰陽也。儀也者，容也，亦象也。兩儀即兩象，掛一以象三，三才矣。揲之以四，以象四時。四時即四象乎？曰：有説焉。陰陽有老少，以九六七八象之，四時固不可爲四象。然天地之陰陽老少於何見之？見之在四時耳。蓋陽初生漸長，少陽也，極盛而消，老陽也。陰初生漸長，少陰也，極盛而消，老陰也。陽之長即陰之消，陽之消即陰之長。迭爲消長，即各爲老少。故一言四時，而陰陽之老少具，象四時即象陰陽老少也。然而太極何以生兩儀？假令不虚其一，即不可分爲二乎？兩儀何以生四象？假令不分爲兩，即不可揲之以四乎？曰：五十無不可分爲二，但不可以象兩。兩者，陰陽也，象之者奇偶也。以五十分爲二，非兩奇即兩偶，必不能一奇一偶以象兩也。是兩儀必有太極而後生也。合四十九無不可揲以四，但不可以成四象。四象者，以四營之，奇偶相襍而後得也。合四十九而揲以四，其奇但一奇而已，必不能奇偶相襍以成四象也。是四象必以兩儀而後生也。有四象而後成爻，十有八變而後成卦，是八卦必以四象而後生也。聖人揲蓍求卦之法蓋如此。噫！揲蓍者求已成之卦，觀其象辭占變，以卜吉凶，非畫卦之謂也。畫奇偶以象陰陽，各三之以爲乾、坤。乾、坤交索而成六子，八卦相重而爲六十四，乃畫卦之法也，孔子之言也。烏有一生二，二生四，四生八，八生十六，十六生三十二，三十二生六十四之説哉！又烏有乾一、兑二、離三、震四、巽五、坎六、艮七、坤八之説哉！四畫五畫之卦，鑿空而爲之，

乾、兑、離、震、巽、坎、艮、坤之序，武斷而定之，叛聖亂經，荒誕謬戾，在方士竊吾《易》而别爲説，以售其欺，不足責也。儒者既惑其説，遂以誣聖經而誤後世，罪可勝言哉！噫！彼謂太極者理而已，理可圖邪？圖太極，愚矣；圖而説之，愚而夢矣。嗟乎！蚩蚩者天下皆是也，可言夢乎？覺之，覺之，歸於孔子而已矣。《太極説》。

源於癸未歲介李子剛主執贄於先生。越歲，先生殁，時源在關中。既反，剛主示以所輯先生年譜，源爲稍易體例，閒有所附益。既成，爲之序，曰：孔、孟以前無所謂儒者。儒即君若臣，功即德，治即教。孔、孟窮而在下，始以儒名。然德即功、教即治，視二帝、三王、益、皋、伊、傅、周、吕，寧有殊哉！先生嘗謂孔子不得已而周流，大不得已而删訂。蓋著書立説，乃聖賢之大不得已，奈何以章句爲儒，舉聖人經天緯地、盡性贊化之能，一歸於章句，而徒以讀書纂注爲功乎？噫！此聖人之澤所以不被於天下者二千年於兹也。先生崛起，無師受，確有見於後儒之高談性命爲參襍二氏而亂孔、孟之真，確有見於先王先聖學教之成法非静坐讀書之空腐，確有見於後世之亂皆由儒術之失其傳，而一復周、孔之舊，無不可復斯民於三代。於是砥行礪德，一以禮樂爲準，射御書數並成其能。毅然謂聖人必可學，而終身砣砣於困知勉行，無一言一事之自欺自恕，慨然任天下之重，而以弘濟蒼生爲心。於戲！先生《年譜》具在，可考而知也。譜自三十歲以前，剛主據先生戊辰自譜及夙所見聞者爲之，以後則據日記。後之學者苟能以先生之學爲學，絶去空虚文字之習，合體用、經權、文武爲明親一致之功，

何德不可就？何治不可興？何亂不可除？而三代之盛何不可以再見乎！源與剛主及及門弟子共勉之，且願與天下後世之有志斯道斯民者共勉之矣。《顔先生年譜序》。

帝王必據形勝以争天下，名將必知地利而後可以行師。以攻則利，而敵不能守；以守則固，而敵不能攻；攻守皆便，而我常處於不可勝，以乘天下之閒。此形勝也。攻一城而百城俱不可守，守一城而百城俱不可攻，正兵扼其吭，而奇兵衝其腹，長固可以制短，而短亦可以制長。此地利也。故不據形勝以争天下，猶置身荆棘陷阱中而與平地之人角勇力也；不知地利而行師，猶瞽者東西莫辨，而懵然以往也。雖然，四海廣矣，形勢殊矣。必待周行歷覽而後能得其形、知其勢，力有所不能。不能周行歷覽，以得其形、知其勢，而欲倉卒考究於臨時，或已至其地而後審其利害，又勢有所不及。然則天下形勢竟不可得而詳，而古之帝王名將皆幸而適遇其便者乎？今夫天至高也，去人至遠也，欲推其度而知日月星辰之次亦難矣。然而無難者，有歷以紀之，有象以窺之也。古者職方掌天下圖籍，故天子不下堂而周知四方形勢。蓋郡國封域、山川阨塞、道里遠近、户口多寡，按籍以求，可以瞭然於心而知其勢，披圖以考，可以瞭然於目而得其形。是地之有圖籍，不猶天之有歷象乎？然而圖籍難言矣。詳於郡邑而不詳形勢，則要害莫辨而不知攻守之所宜。詳於今而不詳於古，則不知古人據勢以自强，因地而致勝之故。此籍之難也。東西倒置而方域乖，遠近錯迕而形勢繆，險夷迂直衝僻之不分，通衢支掛死生之不辨，此圖之難也。夫天下既不可以周行歷覽，又不

可以審利害於臨時，所恃以得其形而知其勢者，唯有圖籍，而圖籍之不足恃又如此，豈非留心世務者所深恨歟！余不自揆，嘗有志於此。於是博覽輿圖，參考互證，輯爲一編，名曰《輿圖指掌》。先以總論，後分京省。而每省亦各有總論以冠其端，九邊即附於北直、山、陝之後，江防、海防之要，並詳於沿江沿海各省總論之中。其於諸郡，獨載建置沿革、疆域形勝、屬邑山川，他若宫室、人物無關於形勢者，皆不録。而古人行事有足以證其地之輕重者，皆附載焉。又按其方域遠近，山川要害畫爲圖。圖成方丈，雖不能無誤，然較之世俗所傳者，固大不侔矣。天下形勢，總論詳矣，一方形勢，每省總論詳矣。前賢之論列於前，余之緒論附於後。按圖稽古，斟酌考訂，其於攻守之宜，或有一得焉。然而閉户造車，出門合轍，自古其難。未嘗周行歷覽，而但求之圖籍之閒，余終懼其不可恃也。《輿圖指掌序》。

余自幼喜談兵，讀蘇明允《權書》、陳同甫《酌古論》，心慕其爲人。稍長，學孫武兵法，略知奇正虚實之術，而束伍、營陳、操練之方，形名、器甲之用，車騎水陸、接刃合戰、攻城守壘之法，概不得其詳焉。每遇老於行陳者問之，其言皆野戰之事，而與古節制之師不合。嗟乎！野戰可以制勝，而無事於兵法久矣。節制之説，竟無從得其詳。及讀戚南塘《練兵實紀》與趙本學《續武經總要》，而後有得也。蓋用兵有自治之道，有制敵之道。自治之道不外乎節制，制敵之道不外乎奇正。必有節制，而可以立身於不敗；必知奇正，而後可以決勝。古之伯王之主、謀臣良將所以開基定亂而成大功者，莫不由此。余故即其所見，彙爲《兵法要略》二十二卷，分上中

下三篇。上篇則孫子諸家之説，刈其繁而存其要，用兵之方略也。中篇則束伍、營陳、操練之方，形名器甲之用，車騎水陸、接刃合戰、攻城守壘之法也。下篇則自春秋以迄於元，古人用兵之往事也。辟之醫，上篇所載，其陰陽氣血之理，臟腑之性，與凡百病之原，而察脈觀色之術乎！中篇所載，其諸藥之性之用，並所以炮燔炙割，調劑之事乎！下篇所載，其歷代名醫成案，而已試之良方乎！使爲將通於此三者，於以追古名將而覆野戰之師，曷難哉！余初聞兵法莫詳於《武備志》，貧不能購，思之十年不得見。及余書既成，始得觀其大略，而與余三篇之意殊不相遠。竊自喜暗合乎前人，特病其襍而不精，浩繁而寡要。於是擇其簡要適用，爲余所不及載者録爲二卷，附於中篇、下篇之後，曰《補遺》。庶幾自治、制敵之道俱備於此，而學古兵法者有所考鏡，而得其要焉。《兵法要略序》。

周以前所遵者黄帝之制，損且益，莫能外也。秦以後所遵者秦之制，迄今莫能外也。孟子曰「徒善不足以爲治」，治天下之法可苟焉已哉！有巨室於此，棟橈焉弗隊，桷摧焉弗覆，搘焉拄焉，藩垣圮壘焉，易其瓴甓户牖之闕，塗丹雘焉，衎衎然安矣。易主以十數莫不然。吁！覆厭屢爾矣，而莫之恤，不亦悲乎！秦壞先王之法，禍中於一時；後世因之，禍流於萬世。且夫草昧初造，利天下已耳，苟因前制立國已耳，位天地、育萬物立心者誰乎？勢已定，功已成，欲變法難矣。於戲！法至明而弊已極，尚可塗飾朽敝以爲安哉？非盡毁其故而別爲構，不可以爲居；非盡棄其舊而別爲規，不可以爲治。予不揣固陋，妄爲《平書》十篇。《平書》者，平天下

之書也。一曰分民，二曰分土，三曰建官，四曰取士，五曰制田，六曰武備，七曰財用，八曰河淮，九曰刑罰，十曰禮樂。爲文十有五首，分上中下三卷。大抵本三代之法而不泥其迹，準今酌古，變而通之，以適其宜，參取後制，一洗歷代相因之弊而反乎古。要使民生遂，人才出，官方理，國日富，兵日强，禮教行而異端息。即使世有變遷，苟遵行之毋失，亦可爲一二千年太平之業。嗟乎！此愚志也，而識未必逮也。世之君子有與予同志，而補其不逮者乎！動而以順行，復斯民於三代，予日夜望之矣。《平書序》。

陳摶，聖人之賊也。竊物者人之賊，竊道者聖之賊。聖人之道備於《易》，天亦備於《易》。《易》可竊乎？陳摶竟起而竊之。且夫《易》有孔子，不猶天之日月乎！無日月，孰知天之高，四時行，百物生之廣且大？無孔子，孰知《易》之所由作，彌綸天地，冒天下之道而不窮？嗟乎！惑世誣民者，僞也；爲所惑而不能辨者，愚也；非所有而竊之者，賊也；以賊爲祖，反昧其祖之所自來者，悖也。《本義》先天之説胡爲來哉？摶之説焉耳。孔子不知，摶知之，文王、周公不知，摶知之。噫！王通冒聖人之號，宋儒尚目之爲王莽，況僞造圖書，竊《易》爲己有，居然駕乎文王、孔子之上，別立一説以欺天下，其罪之大小輕重，視王莽何如哉！無如宋儒爲所愚，謂其真得羲皇不傳之祕，孔子所傳不過後天之學，遂奉以爲宗，亂經蔑聖，誤後學以至於今，數百年群然不知其爲僞。佛之賊吾道也，「整居焦穫」，文、武何傷焉？推戴極乎哀、章，漢亡矣，況天地古今之大賊乎？此予小子《讀易通言》所爲不得已於作也。《讀易通言序》。

《大學》原文，精義縝密無閒，而篇法渾全，章句完備。故謂爲脱誤而紛紜割裂補緝，雖用心良苦，然而誤矣。嗟乎！豈特經之誤已哉！聖人無無用之學，格物者，《大學》之首也。乃或勞心於其所不急，躐等以求夫高遠，則聖人之功用何由見乎！李子恕谷，弱冠受業於顔先生，知先儒之解未確，沈潛諸經，博覽古今之説，參稽明辨，徧訪於時賢，久之信然於顔先生之説，乃擴充互證，爲《大學辨業》以傳於世。辨而不争，故而非鑿，不附程、朱、陸、王，直傳孔、孟。異哉！非豪傑之士，孰能爲之？予嘗以爲德行、言語、政事、文學四者，足盡儒者之能事。德行，體也；言語、政事，用也；文學，所以明其體與用也。自孟子殁而道術裂，要皆不出四者之分，而流弊遂不知其所底。宋儒一歸於德行，反經以救人心之陷溺，功可不謂弘焉。顧用有不逮，則經有餘，權不足，脩己有餘，治人不足，善化有餘，禦暴亂不足，正誼明道有餘，利天下、成大功不足。夫豈所謂《大學》之道乎！噫！二帝、三王之天下至宋盡失，烏得謂爲儒者之過？然以理爲教而諱言兵，尚虚文，去實武，繩墨以束其才，佔畢冥坐以柔其習，自謂遠追三代，而使豪傑束手不能有爲，奸宄得以自恣而無所忌。不但不及聖人之經綸，且遠出漢、唐名臣建立之下，寧非風氣議論所漸濡，使上下陰受其弊而不覺與？然而宋儒固皆君子也，雖有不逮，身心則無虧也。即其所見，未嘗不各有所得，卓然可傳於世而非誣也。乃若後之借程、朱立門户以爲名，而競爲私者，其人之賢不肖何如乎？予不得而知之矣。《大學辨業序》。

立國之道五：曰德，曰法，曰武，曰教，曰文。義得之，仁守之，曰德。立紀綱，明

政刑，使奸宄不作，賢才舉而民生遂，曰法。武者，戡亂克敵，威立而民服也，天下雖安，不忘戰也。教者，人倫禮樂。文者，華飾詞章也。五者備，則德足以懷天下，法足以守天下，武足以威天下，教足以化天下，文足以柔天下。三代是也，故其享國各六七百年，而周以文勝，故其後寖弱。儒者之論曰，聖王之治天下，不任法而任德，左武而右文。烏呼！秦、隋滅德作威，固所以速取滅亡，若宋藝祖削平僭亂，使海内得離戰争之苦，真、仁相繼數十年，深仁厚澤，德可謂隆矣。徽道德之士，用詞臣，教至而文盛矣。乃當其盛，屈首遼、夏，含恥忍辱，暨青城之役，舉族北轅，豈文德有不足與？法不善，武備不修所致也。且天下之生久矣，世既變，所以治世之具不得不與之俱變。干戈以易揖讓，聖人所以治三代之世者已不同於唐、虞，而或者乃於千餘年之後鰓鰓然據遺文，以爲畫衣冠、異章服而民不犯，舞干羽可以克敵，於是講法令則以爲申、韓，論設險則曰「在德不在險」，談兵法則深疾痛惡而以爲民之賊，而其所恃以治天下之具，則訓故《詩》《書》，談性命，委悉周詳於繁文曲貌。烏呼！世風日下，亂臣賊子愈出而愈險，國家之患愈出而愈烈。唯法以制之，威以讋之，使之形格勢禁而不得爲亂，各安其所而不必爲亂，震慴畏伏而不敢爲亂，如此而已。若徒恃區區儒者之論以治天下，必四海之内、荒服之外，盡爲善良而後可。否則，揖讓而治豺虎，推赤心以化蛇豕，其不害於家國者幾何哉！吾謂三代而下，立國最善者莫如漢。高、光救民水火，文、景、明、章休息愛養，其德也；刈群雄，誅暴亂，其武也；尊儒術，崇孝弟，搜遺經，其教也，文也。至於掄才不分文武，任賢不拘

資格，蕩軼簡易，使人人得以盡其才，其立法之尤善者，夫豈唐、宋所得及與！然唐之德固無愧於漢，文武分而武臣未嘗不重，後代綱紀雖弛，而人才未嘗不得盡其用，又豈可與宋之孤立微弱，文法密而武備弛者同日論哉！要之，德不足以懷天下，國雖强民必叛。法不足以守天下，武不足以威天下，德雖厚國必削。三者備矣，而教不足以化天下，勢雖固而倫紀不修，人或近於禽獸。四者備，則治國之道全矣，文者其餘耳。至於魏、晉、南北朝、五代之君，四者俱失，而僅存其文，或獨用其武，或五者俱失，故其亡也，或數十年，或數年。而北魏立國最强，雖無大功德於民，而君臣代有賢人，故享國獨久。及至孝文修明禮樂，燦然稱極盛，而魏氏之衰即基於此。嗟乎！後之君臣徒欲以文治天下，亦安見賦詩可以退敵，而《大學章句》足解厓山之禍也乎！吾故爲之説曰：爲天下者，德以爲本，而法與武、教與文輔之。五者之中，不急者唯文也。四者闕一，不可以爲國矣。不急者唯文也。《立國論》。

顏氏學記卷九

緜莊

徵君程先生廷祚

程先生廷祚，字啟生，別字緜莊。初名默，後更今名。其先爲新安望族，遠祖元鳳，相宋度宗朝，傳十五世，爲先生祖某，始遷江寧，寄籍上元，遂爲上元縣人。父京萼，字韋華，能詩工書，遯迹不仕。年近六十始取妻，生二子，先生其長也。生有異質，讀書過目成誦。髫齔時不妄語言，好正襟危坐，論古今忠孝大節。韋華公家極貧，恒書屏幅易薪米，日閉户課子，俾習灑埽應對之節。客來進雞黍，侍立左右，如古弟子職。凡群經、諸子、《漢》《史》、《漢》、《騷》《選》之書無不讀。年十五，有父執過訪，知其才，令作《古松賦》。日未移晷，得數千餘言，由是知名。

先生弟嗣章長史學，而先生游好在六經。韋華公卒，免喪，偕弟出應試，補諸生。旋識武進惲處士鶴生，始聞顏、李之學，上書恕谷先生，致願學之意。康熙庚子歲，恕谷南游金陵，先生屢過問學。讀顏氏《存學編》，題其後云：「古之害道出於儒之外，今之害道出於儒之中。習齋先生起於燕、趙，當四海倡和、翕然同風之日，乃能折衷至當而有以斥其非，蓋五百年間一人而已。故嘗謂爲先生者，其勢難於孟子，而其功倍於孟子。讀其書，則其語言行事之實可得而知也。」於是確守其學，力屏異説，以博文約禮爲進德居業之功，以修己治人爲格物致知之要、禮樂兵農、天

文輿地、食貨河渠之事莫不窮委探原，旁及六通四闢之書，得其所與吾儒異者而詳辯之。蓋先生之學，以習齋爲主，而參以梨洲、亭林，故其讀書極博，而皆歸於實用。

雍正十三年，舉博學鴻詞科，安徽巡撫王鋐以先生應詔。乾隆元年至京師，有要人慕其名，欲招致門下，屬密友達其意，曰：「主我，翰林可得也。」先生正色拒之，卒不往，遂以此報罷。時年四十有五。自此不應鄉舉，杜門卻埽，以書史自娱，而尤注力於《易》。不喜漢儒互卦、卦變、卦氣及宋、元河雒圖書、太極諸説，唯取王輔嗣、程正叔、項安世及近時李文貞公《觀象》數書，著《易通》六卷，《大易擇言》三十卷。晚年又爲《象爻求是説》六卷。同時惠徵君棟昌明荀、虞氏《易》頗不然之，謂如谷注《周易》專由象數以推人事，尚宗漢儒古法，而先生幾欲廢象，未免爲王、程二家所錮，背其師説。先生聞之，亦無以難也。

少歲時見西河毛氏《古文尚書冤詞》祖護梅氏書，乃爲《古文尚書冤詞》以攻之。既删定其稿，爲《晚書訂疑》。又推拓其説，别成《尚書通議》三十卷。又著《青谿詩説》二十卷、《論語説》四卷、《周禮説》四卷、《禘説》二卷，主萬充宗氏之言，《春秋識小録》三卷。同時沈徵士彤、鍾員外晼皆推重先生，經學有疑，恒相與質證。乾隆十六年，上特詔舉經明行修之士，先生以江蘇巡撫雅公薦入都，復報罷歸。乾隆三十二年三月二十三日卒於家，年七十有七。無子，弟嗣章以次孫兆晉爲先生主後云。

先生狀貌温粹，志清而行醇，動止必蹈規矩。與人居，不爲厓岸，而自不可犯。

以家近青溪，生平出處與劉瓛兄弟相類，晚年乃自號青溪居士。所著自群經而外，又有文二十卷，詩二十卷。先生没後，其《易》學及《春秋識小録》采進四庫書，登諸著録，而詩書皆未板行。今則兵燹以後恐歸亡佚，并其《易通》等書亦未見。唯《論語説》及文集猶有傳者，而予求其集不可得，僅見其《論語説》及《晚書訂疑》寫本而已。

竊嘗論自嘉、道以來，師資道喪，而皖北鉅公始以文人末流妄附講學，斷斷於程、朱及非程、朱之辯，實則於程、朱遺書亦從未研究，不過鼓時文餘習，侈張俗説，附其餘光，以邀衆好已耳。不學之徒喜其説爲捷徑，從者如歸市。於是毒焰所煽，幾滿天下，至今未已。當時先生群從不能審決白黑，至屬鉅公爲序其文集，純以虚謬之談思駕乎自得之學之上，可爲憤疾者也。先生嘗謂，墨守宋學者非，墨守漢學者爲尤非。繩以信古傳述之義，其言固不能無失；而其説經則亦多自是之弊，較之二莊、惠、戴諸家相去甚遠。然終非空疏淺薄不求實事者比。況其德望行業，又卓卓爲鄉人師表，彼鉅公之非之，固無傷於先生，適足以形其醜陋耳。夫以布衣無名位之人，歷年既久，而至今其鄉人士猶尸祝稱道弗衰，亦可見先生之流澤長矣。彼文人附俗之流何足與於斯哉！因次先生傳而縱論之如此，冀以語世之特立君子焉。

論語説

古者學必有業，邢疏載皇氏引《學記》、《文王世子》諸書所言是也。其謂學有三時，亦具有意理。王肅注云：「誦習以

時，學無廢業，是以可說。」此皆前儒去聖未遠，訓說《論語》之正義也。古所謂業，《詩》《書》《禮》《樂》而已。茲四者，君子所由適於道之具也。適道之具，不修則壞。時習而說，說所學之爲我有，而庶幾道之可得而入也。《論語》首記夫子此言，以定儒者之實業而詔萬世，即示顏子之博文約禮也。三代而後，不聞所謂禮樂矣。《書》則真僞錯出，《詩》則訓詁日淆，學者既無所據以爲業，而記誦詞章之俗學與非聖害道之書又不可以爲業，蓋天下之倀倀焉莫知所之久矣。宋儒雖嘗尋遺緒於微茫，而廢者不可復興，絕者不可復續，故《集注》惟以「明善復初」爲說，而未遑直指古人之業。後人不知學有今昔之殊，而《論語》屢言之博文約禮，即此章學習之事，與舍是而無所以爲明善復初者，其皆不能無誤也夫！

修孝弟以興仁道，疑有子非獨爲士庶言也。蓋犯上作亂，害之在家國者，春秋之世無國無之。有子之意，乃欲人君躬行孝弟以化其下，使民興於仁，有以革其悖逆爭鬭之心，而國家長亨和平之福，此「本立道生」之說也。若欲士庶敦行孝弟，則事有精密廣大於此者，雖云通于神明，放乎四海可也，而遽言犯上作亂何爲哉？

《中庸》分好學力行爲二，《論語》又以文行對言，則入孝出弟以下，力行之事也，學文，好學之事也。人生有倫常則有行，有事物則有文。文之與行相輔以濟，而斯須不可離者也。文莫重於《詩》《書》六藝，身心家國之大用存焉。有餘力則學文，蓋弱冠以後則年日盛而道日廣，所以周其用者不可緩矣。古法淪亡，漢後學者不知文爲何物，故馬注但曰「古之遺文」，而《漢書》以六經爲六藝，又誤之甚者也。恕谷

先生曰：「宋人爲學專在讀書，内則玩索性天，外亦致力倫紀，而禮樂兵農聖門所謂博學於文，以及《虞書》、《周官》、《禮記》所述古人教學成法昭然可考者，獨置之若遺，則非學問之小失也。」觀此章《集注》所載諸説，大概以文爲文辭、文采之文，惟朱子所訓爲確，而猶未能盡除班氏、馬氏之見，宜其注首章不過曰「明善復初」，而僅以玩物適情爲游藝之解也。

周人祭祀燕享，以「二南」《雅》《頌》爲樂章，餘不入樂者，學士皆誦習之。春秋以下，士大夫以之言志，而最盛於襄、昭之世，所謂「賦詩斷章，取所求焉」者也。若《詩》之有關於德行教學，則至孔子始闡明之。其載於《論語》者七章。言詩之用，莫詳於「小子」章，而「無邪」一言，則所以定大義者也。六經之旨，孰非欲天下之有正而無邪，而夫子獨以此言蔽三百者，何也？夫《易》言吉凶悔吝，《禮》著恭敬辭讓，《書》紀帝王之發政施仁，《春秋》書時君之僭竊争奪。諸經體固不同，而其垂教之意則昭然易見，不待各揭一言而後可明也。《詩》則不然，有易知，有難知。易知者，「二南」與「二雅」之正者是也，難知者，《國風》「二雅」之變者是也。所謂正者，皆入樂之詩，出於君明臣良之時者也。所謂變者，皆不入樂之詩，興於國亂政衰之日，而各言其情以爲風諭者也。夫子知樂之將廢，而專欲以《詩》爲教，故不論其入樂與否，而概以一言蔽之曰「思無邪」，其意無他，欲明爲正爲變之有同歸而已。《詩》之有不正者，以鄭、衛乎？曰非也。然則何説？曰，詩本性情，情之所感不一，而風雅既變，時之所值又殊，喜怒哀樂多不得其平，寄懷託諷，或暗藏其指。《詩序》有云：「變風發乎情，止乎禮義。發乎情，

民之性也，止乎禮義，先王之澤也。」發乎情者其辭，止乎禮義者其意。辭有類於不正，而意則無不正也。孟子曰「不以辭害意」，故讀詩而不得其作之之意，則辭難知矣。彼以《小弁》爲小人之詩，以鄭、衛爲淫者之詩，皆不知作詩之意者也。且此章之説，學者亦嘗求其故乎？夫子不曰誦詩而曰詩，此明詩之本無邪也。詩之無邪，以作詩之人本無邪也。《詩序》又云：「傷人倫之變，哀刑政之苛，吟咏性情以風其上。」斯其人可以謂之邪乎？太史公曰：「《國風》好色而不淫，《小雅》怨誹而不亂。」非淫非亂，而可以謂之邪乎？夫風雅雖變，而先王之澤未泯，賢人君子生乎其閒，閔時憂俗，作爲詩歌，冀君上之一悟，所謂「止乎禮義」者在是，所謂「可以興，可以觀」者亦在是。故夫子謂之無邪者，非爲「二南」與正雅言之也，盍取漢代深於詩者之論而反覆之乎？然則此章引《駉》詩之成語，而所重不在於思。借令重思，亦不過曰昔之詩人所遇有常變盛衰，而皆思同出於正也云爾。此立教之大義也。若惟欲學者求性情之正，則夫子曰誦詩可矣。

「志學」章最爲難解。蓋以夫子自述進德之序，而其語又爲弟子所共聞，非揆之全經而無少刺謬，未可云得其立言之體也。竊以《論語》考之，夫子之自居者曰「忠信」，曰「好古敏求」，曰「學而不厭，誨人不倦」。「聖與仁」則曰「吾豈敢」，「躬行君子」猶曰「未之有得」。若斯之類，聞者以爲聖人之謙德，而夫子則皆自道其實，豈至此章而立言遂有異乎？乃注家於「不惑」以後率多高遠之論，如「知天命」，則曰知天命之終始，「耳順」則曰耳聞其言而知其微旨。朱注以「天命」爲「天道之流

行而賦於物者」，以「耳順」爲「不思而得」，以「不踰矩」爲「不勉而中」。此其爲説，孰謂不足以知聖人，而視夫子所以自居者，則大有徑庭矣。然則何説？曰：聖人之去學者固未可以倍蓰論，然其所爲之事則一而已，禮樂仁義是也。始以之爲志，而終身以之爲矩，與學者無以異也。「修身則道立，尊賢則不惑。」立與不惑，學者之所可至也。知命而後可以爲君子，命謂窮達之分。見孔注。知言而後可以知人，此耳順正解。知命與耳順，亦學者之所可幾及也。「不踰矩」，則孰乎仁之謂也。此數端，下學由是，上達由是，配以歲月之先後，雖所進各有其序，要以明其自强不息之心，以見道之無窮，而學之不可以已也。登山而愈見天之高，涉海而愈見水之大。以聖人自謂已至於聖者固非，以聖人爲有謙詞者亦非也。故「發憤忘食，樂以忘憂，不知老之將至」，與此章並爲聖人之實録，而勉人之意，見於言表。後儒以爲但爲學者立法，是聖人已自處於聖之極至矣。

「耳順」者，知言以知人之功，其事不易，故《論語》以之殿後。孟子自謂「知言」，而不許他人。推而上之，則「知人則哲，惟帝其難之」矣。初學亦可留心，積久而後至此，故序於六十。朱注以「不思而得」爲訓，誤中之誤也。

或疑夫子之答孟懿子近於隱語，不知夫子曰「無違」者，教以無違事親之禮，原主於禮而言也。然僅曰事親之禮，安知懿子不求諸温清、定省、問寢、視膳之節文乎！則爲未達於夫子之旨矣。故復因樊遲以申其説，而明所謂禮有大於此者也。前之所答微覺渾涵，因朱注以理代禮，而遂成隱語耳。實則《論語》言禮而不言理也。

觀人之法，須合始終久暫而後備。「以」者，偶然之所爲也。其人有所爲而偶出於善，則常時所行必違而去之。「由」者，所常行也。其或外有邀慕而勉於爲善，非出於本心之誠，則久而必衰。「安」，心之誠然者也。合此三者，則其人之善惡誠僞不可得而掩矣。由即「莫由斯道」與「民可使由」之由。朱注謂「意所從來」。按，往古經書，由字訓行者多，而訓從來者少。且聖人見人爲善，方欲勉之以至於安，若事必問其所從來之意，是阻天下以向善之端，非聖人與人爲善之心也。故解《春秋》者謂有誅意之法，皆大謬不然。《春秋》所誅，乃亂賊所爲之事耳。宋督先有無君之心，而後動於惡，以其先殺孔父而奪其妻也。朱子之論太苛，不能無疑。然則「察其所安」何謂也？曰：爲善而終不免於近名，則非誠於爲善可知矣。於其終而方以是察之，非聖人待人之厚哉！

春秋之世未有楊、墨，老聃雖生於孔子之前，而其學則與鄒衍、惠施、莊周、公孫龍之屬並興於戰國，皆非《論語》之所謂異端也。至若佞人、利口、鄉原，則人類中之不正者，聖人固嘗惡之，而亦不得謂之異端。又《中庸》曰「素隱行怪，後世有述焉」，注云：「身向幽隱而行詭異之行，以作後世之名，若許由洗耳之類是也。」此雖聖人所不爲，而欲謂之異端，似亦未當。且攻之爲言，以彼實有其物與其事也；害之爲言，以其有累於吾之所當攻與當務也。自來箋注，未能明著其義。善乎！何平叔之解子夏之言也，曰「小道謂異端」。夫小道即百家衆技，朱子釋以農圃醫卜之流是也。上古聖人分道之緒餘，以備物致用而利天下。若自堯、舜以後，則道有統，學有宗，儒者之業惟在經緯天地、綱紀人物，

其用則内聖外王，其本則道德仁義，其事則詩書禮樂，爲之者日不暇給，彼百家衆技雖有可觀，而儒者視之則皆命曰小道，而不足以爲學矣。故樊遲請學稼學圃，而夫子斥以小人。又曰「人而無恒，不可以作巫醫」，蓋賤之也。則信乎小道之即異端，而後儒以楊、墨、佛、老當之者，失入之論也。夫子以世人致力於小道，則必爲大道正學之害，而言此以救之。若彼以楊、墨、佛、老爲可攻者，其於二帝、三王之道不共天下，不同中國，非聖無法，舍其誅殛之罪，而僅以爲有害，則斯言也，不且幾於失出乎！況夫子之時，固無楊、墨與佛、老也。子夏以爲「致遠恐泥，君子不爲」，與夫子此言若出一轍。然夫子不曰小道而曰異端，何也？夫端，物之初起者也。初起而異其端，則殊途而不同歸矣。曰小道，人或猶以爲道之緒餘，攻之無害；曰異端，而後天下皆知其不可攻。烏呼！聖人所以一儒之統者嚴矣。

「素以爲絢」，素，猶言本色也，絢，華飾也。言此人有倩盼之美質，而惟安其質素之本色，不施華飾，猶所謂「芳澤無加，鉛華不御」者。子夏問，而夫子以繪事明之。《考工記》曰：「畫繪之事，襍五色，後素功。」謂先施青赤黑黄四色，而後以白采分布其閒，故曰「素功」，恐白之易漬污也。夫子言美質在先，而華飾在後，觀於繪事，則天下有用素以爲飾者。《詩》言如此，則彼雖不施華飾，而其質素之本色，非華飾之至者乎！子夏聞之，而恍然於禮文之當後也。《記》曰：「先王之立禮也，有本有文。」忠信，禮之本也；義理，禮之文也。禮之文，所以分辨乎倫紀者也，然必以忠信立。禮之本，如繪事之先施四色者，而分布白采於後，然後禮之用爲無弊。是以言

禮之文當後也。夫子惟承素字，子夏惟承後字，措意各有所在。

忠恕乃天德王道之統會，聖人以下，雖所造有大小深淺之殊，然盡倫盡性，不能舍是而有所謂道也。若藐視忠恕，而以一理渾然泛應曲當等語發明一貫，反有蹈虛之弊。至謂曾子有難言於此者，而借忠恕之名以爲説，尤覺支離。使曾子誠以夫子之道不止忠恕，則教門人以姑用力於此可也，又何必爲此竭盡無餘之詞哉！邢疏雖亦有「一理統萬理」之語，而直謂此章爲明忠恕，所見確於朱子遠矣。

孔注以「斯」指仕進之道，語意甚合。聖門之學，修己即以治人，無二道也。道不外於博文約禮之事，故曰：「上好禮，則民莫敢不敬，上好義，則民莫敢不服，上好信，則民莫敢不用情。」又曰：「君子學道則愛人，小人學道則易使也。」漆雕氏以己於博約之道未能如顔子之既竭吾才，而此道尚未實爲我之所有也，故曰「吾斯之未能信」。宋人一則曰「斯指此理」，一則曰「心術之微」，使求經義者虛渺而無所憑，亦獨何與？

性與天道，事物之大原。夫子於大《易》、《中庸》言之，蓋亦詳矣。而設教之日，則有所不言者，以性與天道即事物以爲體，驟而語之，必有遺其當務者矣。今夫人日飲江河之水，則不必問其源，而源在是也。若舍江河之水，而浮慕昆侖、岷山於萬里之外，則雖欲療其飢而可得乎？大《易》言「乾坤易簡」，而必及「易知易從，有親有功」，《中庸》言「未發之中」，而必及「庸言庸行，三重九經」，聖人之不置事物以言性道，有如是者。漢、晉而下，若王、何之清談，世皆斥其祖述莊、老，爲天下患。乃周、邵諸公出，以太極先天唱高言

於卦爻彖象之上，學者雲集響應，圖象之説日紛，語録之書日富，由是人人而皆妄測性與天道矣。《記》曰：「天下有道，則行有枝葉，天下無道，則言有枝葉。」吾不知宋、元以後之天下，其視王、何何如也？夫子之不言者意深哉！朱子於此章以教不躐等爲訓，非也。夫所謂不躐等者，如未學幼儀，不教之以學射御，未能舞《勺》舞《象》，不教之以舞《大夏》也。孔門高弟莫如顔淵，而夫子之答問仁，則曰「克己復禮」。顔子於博文約禮之後既竭吾才，而亦未聞夫子語之以性與天道也。然則聖人未嘗以是爲教亦明甚矣，而何不躐等之有！此章之意，子貢蓋勉同門以當從事於夫子博約之教、所雅言者，而不可心馳於性天之説、夫子之罕言者。《集注》以爲歎美之詞，亦非也。

志者，心在於是而一時未滿其欲之謂。不獨二子爲然，子路一問，而夫子以是三者爲言，此亦聖人之自視欿然者也。觀《中庸》君子之道四，而夫子自云未能，謂導引學者，欲卑之無甚高論固矣。然庸言之信，庸行之謹，雖乾二之龍德，蓋莫不兢兢焉。則此三語謂非夫子既病其難，而兼欲勉人之意乎？宋人徒論氣象，恐失聖人言志之本指矣。讀者審之。

「老者安之」，如「君安驪姬」之安，言老者以我爲能安也，則所願也。養之以安，自不必言。又如《漢・地理志》云：「初，洙、泗之閒，其民涉渡，幼者扶老者而代其任，後俗益薄，老者不自安，與幼少相爭讓。」是欲安老者而老者不以爲安也。信、懷放此。然則《集注》所謂又一説者，乃經之正解也。

「不遷怒」二語，孔子告君以顔淵好學之實也。古注謂「因以諷諫」，其説本鑿。

然觀此章次於「可使南面」之後，則以此爲人君之至德，記者欲尊顔子，意或有之。凡《論語》先後相屬，或出有意，學者當隨文以察之，無鑿可也。

後儒之高談性天，非孔門之語上也。何以言之？ 觀此章上下皆係以中人，則聖人之道唯以中人可知可行者爲準明矣。又觀中人以上曰可以語上，而中人以下不曰可以語下，則凡爲上爲下，皆視中人之所可語而語，無所謂下明矣。 故夫子之四教雅言，中人以下由是，中人以上亦由是也。若「克己復禮」之告顔子，敬恕之告仲弓，曾子之直與言一貫，若斯之類，則語上也。若樊遲之先難後獲，司馬牛之「其言也訒」，是皆不爲語上，而中人以上、中人以下，皆無害乎其可行也。 故此章係上下於中人，與有語上而無語下，其理至精，而聖人設教之定範亦斷可識於此矣。 後儒名宗孔氏，而不求其家法，且以性天爲語上，不其誤乎！

「志於道」章宜與「入則孝」章參互以求其義，不可疑其有淺深之别也。 道謂聖賢之道，彼所稱弟子者，以有此志者也。既志於道，則當以德爲持守之具，而行之爲孝弟謹信汎愛之屬。「志道據德」，則學之在己者，得其大端矣，而不可不外求所以輔之者。 仁謂仁人，「志道據德」而能導人以善者也。「依於仁」即彼章所謂親仁也，「游於藝」則學文是也。

朱注頗爲可疑。 按，德之爲字，在性道仁義之前。 自唐、虞以來，未有不以爲人之所得於天而異乎群生者也。 其後又立仁字，則舉衆善之長而爲言。 仁之所處者尊，而德之所領者廣。 雖微有此分，然德即仁，仁即德也。《論語》一書，未有德與仁並舉者。 今朱注於仁則曰「心德之

全」，於道則曰「行道而有得於心」，豈德之與仁果有異也？且既曰「行道有得於心」，又必待據而後爲己有，是由外鑠我者德之謂矣，而可通乎？其訓「依」字，則曰「不違」。夫孔子於顔淵之純粹，而始稱之曰「不違仁」，則不得以概語學者，其理易明。若學已至此，則前何待言據德，而後又何必言游藝邪！其説近於支離，蓋不以仁爲指仁人之故。又按，《少儀》有云「士依於德，游於藝」，與此章語意相類。彼之依即此之據也。唯不言親仁，然亦足證德仁無並舉者。

志道之實事在據德，依仁爲據德之輔，游藝又爲據德之用。蓋志道在心，據德在行，又求仁者以夾輔之，學之事備矣。而所以爲身心家國之用者，則莫大於六藝。文之與行，相需而成者也。游者，如魚之涵泳於水而不可離之謂。朱子之解自當，唯以藝爲小物，游爲玩物適情，未確。

泰伯爲太王長子，凡太王遷國建都，肇基王迹者，泰伯之翊贊爲多。故《皇矣》之詩云：「帝作邦作對，自泰伯王季。」儼然以泰伯爲有周創業之君。且見其爲天命之所屬而退然不居，此孔子至德之稱所由來也。《史記》所載可信者，惟采藥荆蠻之事。若謂太王欲傳位季歷以及昌，則非也。古之聖賢，豈肯預希天位而舍長立幼哉！《皇矣》之詩於王季極言其有人君之德，可以奄有四方，以明泰伯之付託得人，雖遜居中國之外而無憾。然則授國季歷，乃泰伯之志，而非太王之意也。且令太王誠有此意，而泰伯逆而成之，孔子或謂之孝可矣，而何爲以讓言哉？然則泰伯之讓，乃所謂「天與賢則與賢」也。而行之於家庭，則其德與堯、舜同，而其事有難焉

者，安得而不曰至德乎！三讓之説，訓者不明。竊謂德爲聖人，一讓也；分居嫡長，二讓也；有開國之功，三讓也。考亭注此章最爲舛誤。善乎先君子之辨，曰：「太王去武丁朝諸侯，有天下之時未久，不可云商道寖衰。而太王迫於戎狄，自邠遷岐，創立家國，亦不可云周日强大。居岐之陽，實始翦商，乃《魯頌》夸大之詞，非太王有翦商之志也。太伯不從，注《左傳》者謂不從父命，大概是謂不從立己之命，故下文云是以不嗣。而謂不從太王翦商，果何據而云然乎？若謂太王因泰伯不從翦商，而即欲傳位幼子以及其孫，是太王有憤心於冢嫡而廢之也。泰伯知之，遠逃荆蠻，是泰伯以不得嗣位而懟其親也。」又云：「其心即夷、齊扣馬之心，是真有見於商之可翦，而泰伯薄天子而不爲矣。此其所爲三以天下讓乎！世俗有讓商讓周之説，然在朱注則讓商爲多，居然以操、懿目太王，不亦傷讓王之心哉！」

「興於詩」，當主美刺立論。考亭因攻《毛序》，盡改《國風》中刺淫之詩，以爲淫者所自作，而於此遂曰「詩有邪有正」。其實非也。夫善者有美，惡者有刺，《詩》之大綱出於是非好惡之心而不容自已者也。《小雅》無論，《國風》自《邶》、《鄘》、《衛》以下，其詩孰非賢士大夫閔時憂俗之作？苟謂出於淫者之口，則以醜行自爲宣播，此情理之所必無。若誠有之，則天良盡泯，而爲人道之反常，録詩者登之於竹帛，設教者取之以授受，亦何説與？後代誤信斯言，幾爲《詩》禍。夫子曰「興於詩」，即「好善如《緇衣》，惡惡如《巷伯》」之説，謂於其所美所刺而得之也，非曰善惡並陳，而讀者皆可以興也。《集注》既云「有邪」，而又曰

「其言易以感人」。常人之情，感於正難，感於邪易。然則聖人以邪感人而求其興惡惡之心，噫！危矣。

按，此章言學文之序，首言詩，終言樂。詩曰興，而樂曰成。詩與樂爲用不同，而收效亦異如此。鄭氏樵謂詩重在聲歌，聲歌既廢，學者不聞一篇之詩。夫詩與樂固相爲用，若《虞書》之「詩言志，歌永言」，《戴記》之「學樂誦詩」是也。然詩、書、禮、樂並稱四教，則詩至中古已不專爲歌聲。至孔子發明詩教，惟重義理，觀《論語》所記知之，萬世以下遵守不易。鄭樵何人，妄稱仲尼編《詩》徒爲祭祀燕享之用，非以説義理也，不知所據何書。彼直於《論語》未窺，而此章以興言詩，以成言樂之指，何屑與之論哉！

「篤信」章，邢疏云「言人當守道」，其論甚確。蓋「篤信好學」，所以學道也，「守死善道」，所以守道也。夫子謂人既學道而有得於身，則宜以其身與道相終始，守死善道，兼窮達用舍而言之也。孟子「天下有道，以道殉身，天下無道，以身殉道」之説，蓋本於此。故此章重發端二語，而下句尤重。「不入不居」以下，皆言善道之事。能見而不能隱，能隱而不能見，皆非守死也，皆非所以善其道也。善道也者，猶人獲重寶，必思置頓之合其宜，藏宁之得其所，否則失其所寶之重，而君子恥之矣。恥之若何？邦有道而貧賤，無道而富貴是也。宋人既誤以守死爲《洪範》之「有守」，而又别以去就出處爲言，其於經旨並疏。至朱子「篤信而不好學，守死而不足以善其道」等語，更爲近於支離。

「亂」，古注謂理其亂，非是。《集注》以爲「樂之卒章」，亦未確。《外傳》閔馬父曰：「昔正考父校商之名頌十二篇於周太

師，以《那》爲首。其輯之亂曰『自古在昔』云云。」韋昭注：「輯，成也。」凡作篇章，義既成，撮其大要以爲亂詞，後人於騷賦之末爲之，所謂「樂之卒章」也。以此例推，則亂非《關雎》之第三章不足以當之。而《史記》云「《關雎》之亂，以爲風始」，將謂《國風》始於《關雎》之卒章可乎？殆不然也。按，《虞書》「《簫韶》九成」，鄭氏注云「成，猶終也」。鄉飲酒義，歌笙閒各俱有三終，所謂亂者，非即成與終之義乎！於禮，「二南」爲合樂。合有二義，合金石絲竹以歌之，一也；歌《周南》而笙《召南》，兩相比附，二也。此章本言合樂三終，而曰「《關雎》之亂」者，猶大射禮之言《鹿鳴》三終爾。舉《關雎》以該《葛覃》、《卷耳》，舉《周南》以該《召南》，其斯以爲「《關雎》之亂」乎！「洋洋盈耳」，言堂上堂下歌笙並作而美且盛也。必至於合樂而後美之者，猶之《簫韶》九成而言鳳儀獸舞，則升歌笙閒之美皆在其中矣。或徑指鄉射禮之惟用合樂者，義亦同此。亦歌笙並作。後之訓者不識其所謂，而僅以閔馬父之説應之，可謂誤矣。然則史遷亦但襲《論語》之成言，而未必明其義也。

《尚書》云「決九川，距四海，濬畎澮距川」，此獨言「溝洫」者，蓋決九川者萬世之功，濬畎澮者一時之事，故不同也。《月令》載：「季春命司空修利隄防，道達溝洫，孟秋完隄防，謹壅塞，以備水潦。」溝洫之事，一歲之中而三致意焉。此皆水土既平以後之定制也，三代蓋俱踵而行之。按，《考工記》「匠人爲溝洫」，云所以通利田閒之水道，其名有遂，有溝，有洫，至澮而專達於川。其下澤之地，則又以瀦防爲畜水之法。蓋古人之制溝洫，以去水害爲先，而因而收其利。後世溝洫與井田俱廢，潦

則平陸江湖，旱則赤地千里，因之饑饉流離，盜賊蜂起，或竟至於不救。胡朏明云：「禹決川疏河，所以抑洪水，盡力溝洫，所以備洪水。」其論最善。今井田雖不可復，若於承平無事之時，中原數千里内，相其高下之宜，多穿溝渠，使之逶迤相扶，各匯於大川而止，既令水旱有備，亦足以防戎馬之馳突，不亦善乎！有志於此者，委其事於守令，而勿遽責其成效可也。

「先天而天弗違，後天而奉天時」，故「毋意」；「時止則止，時行則行」，故「毋必」；「無可無不可」，故「毋固」；「以天下爲公」，故「毋我」。佛氏之學亦能絶此四者，而不得其所以絶之之實。故既絶四者，而彼之離垢悟空，舍人倫而崇像教，乃其所以爲意、必、固、我之至者，與我夫子豈可並世而語哉！張子謂「四者有一，則與天地不相似」。雖聖人、佛氏各有天地，而學者不以實行求之，則恐一折而入於彼矣。其奈之何！

宋人以川流喻道體之不息，欲人時加省察而無閒斷。立論非不精妙，然《論語》初無此語。觀夫子所以教及門者，無往而非實德實行。故示大道之要，莫如一貫，而卒不離乎忠恕，語君子之體仁，自終食不違以及造次顛沛，而亦未聞指明道體以言省察也。孟子詮釋此章至爲明晰。川流之喻，自當以取其有本爲重。「逝者如斯夫，不舍晝夜」，言人之於學，非積厚於本原之地，不足以取不窮而用不竭也。宋人之學自有所見，而喜遷改經義以飾己説。若此章既有孟子之解，所裨於實學甚大，且於不息之喻，亦可包舉。學者宜審度所從，不可好新立異，而徒流於虚渺之歸也。

恕谷先生曰：「孟子謂冉有賦粟倍他

日，蓋其多能，善於催科，田稅一日所入敵前二日，非倍取於民也。」此即孔注急賦稅之意。按，冉有素以足民爲志，而仕於季氏，遂以足上爲長。聖門謂之聚斂，與取非有者同論，所以爲世之急賦稅者儆也。

包注訓「聞斯行諸」爲賑窮救乏之事，與孔注以「當仁不讓」爲當行仁之事，俱質切有理。《易傳》曰：「君子以裒多益寡，稱物平施。」又曰：「君子以施祿及下，居德則忌。」居德，蓋謂出納之吝，猶孫子之言費留也。子路之勇，在力行君子之善行，期有濟於民物，門人以爲難能。故前記「子路有聞」之聞，亦嘗以此章包氏之訓訓之，非指道德傳習而言也。

「侍坐」章本以應知爲問，曾皙一對，獨有高世之情，而夫子深與之，其故安在？夫天生聖賢，民物之所託命也。故雖累然窮居，而濟世安民之心與樂天知命之意並行而不悖。若乃遺世獨立，坐視天下之淪胥而恝爾於中，則石隱所爲，非聖賢之道也。此章以諸賢之才皆堪用世，而問志以觀其自知之明。至曾皙之爲人，夫子知之有素，而三子言志之時，初不令其舍瑟，殆有深意。夫時至定、哀之閒，諸侯豈猶有舉國以授賢人，而試其禮樂兵農之務者？微曾皙，夫子亦知三子之遭逢特達不至此也，而何以之問胡爲哉？不曰藏器以待時乎？至於屈伸隱見，各有一定之宜，而或枉道以殉人，或違時以求濟，則聖賢之所不出也。曾點之對，夫子與焉。古注曰「善其知時」，盡之矣。宋人好高論，而不肯密察於理，遂謂曾點與聖人同志，又曰「便是堯、舜氣象」，是此章專重曾點，而前後記序之詳均無謂矣。夫古之聖賢可以終身不遇明王，不可使我無王佐之具。此達天盡性之業，老安少懷之實事

也。今三子言志，而曰「舍己從人」，又曰「規規於事爲之末」，信如所議，則必玩鳶魚之化機，以海天爲胸次，而後可以謂之爲己，可以謂之知道，則堯、舜亦將舍其教稼明倫與工虞水火，而後無害於其氣象矣。且夫子之答曾晳，明許三子以能爲國，而曰「三子皆欲得國而治之，故夫子不取」，是何説與？後世以宋人之理學比魏、晉之清談，其即此類也夫！

聖門教人博文之後歸於約禮。然禮接事物，用恒在外。能使内外合一，則仁矣。「克己復禮」，言自外至内，舉一身而聽命於禮也，爲仁之道莫要於此。故顔淵「請問其目」，而夫子告之，則以視聽言動，人一身之所不能無也。誠能制之於外，而非禮則勿視勿聽，制之於内，而非禮則勿言勿動，是則内外相合而一於禮矣。所謂仁者，豈猶外於此乎？然則視聽言動者，即己也，非禮者勿之，即克己也，非禮者去，即復禮也。克己之己，由己之己，無二己也。上下尋繹，未見所云克去私欲者。馬氏訓克己爲約身，頗近於理。而節外生枝，則始於隋之劉炫。炫之言曰：「克訓勝也。身有嗜欲，當使禮義與之戰而勝之，則可以復禮。」朱子承用其説，以克爲勝，尚未爲誤，至解己爲身之私欲，則不惟古無此訓，且使經之克己、由己，俄頃頓有異同。無怪恕谷先生之議之也。恕谷云：「聖門惟重學禮，宋儒惟重去私。學禮則明德新民俱有實功，故曰天下歸仁。去私則所謂至明至健者，只在與私欲相争，故履中蹈和之實事，絶無一言及之，去聖經之本指遠矣。」蒙按，去私即孟子寡欲之説，不可謂非聖賢所重，然以爲克己正解則不可。且天下之爲仁禮害者又豈惟私欲哉！凡性質之過剛、過柔，與智識之浮

游昏塞者，均足爲害，而目曰非禮，則舉在其中，非私欲之所得而盡也。

天理二字始見於《樂記》，猶前聖之言天道也。若《大傳》之言理，皆主形見於事物者而言。故天下之理、性命之理，與窮理，與理於義，皆文理、條理之謂，無指道之藴奥以爲理者。宋人以理學自命，故取《樂記》天理人欲之説以爲本原。至此章夫子分辨禮與非禮以告顔子，乃唐、虞以來教學之成法，實有所事，而與言渾然一理者不同。《集注》自不應混以《樂記》之説，豈諸君子於夫子言禮而不言理之故，猶不能無疑也與？

夫子既告顔子以「克己復禮」，又言一日能此，而天下即莫不以仁歸之，是極言克復之大。蓋以惟顔子能勝其任，而欲其速爲之也。謂以效言者淺，謂要其成功者亦非。

「足食足兵」，皆所以爲民也。「民信之」者，信其實有愛民之心，而尊君親上，無復攜貳也。是三者，乃理國之常經，缺一不可。然亦有時難以並舉，不可得而强也。子貢之明，蓋早已籌及之矣。若國家新造，户口凋殘之餘，道在與民休息，不違農時。苟日事於修爾戈矛，詰爾兵戎，是重勞吾民也。當此之時，兵有不能足者矣。其或天行告沴，水旱頻仍，道殣相望，而驅菜色之民以供賦斂而實倉廩，則拊循之謂何？當此之時，雖食亦豈能求其足乎？夫兵不足，則寇至將張空拳，國之不亡者幾希矣，豈待去食而後死哉！然爲吾民者，皆知其以不忍人之心，行不忍人之政，如手足之衛頭目，子弟之親父母。古公遷岐山，而從者如歸，昭烈去荆州，而來者相屬。「自古皆有死，民無信不立」，深言爲政之莫重於愛民也。或曰，兵與食

皆已去矣，而何以見信之能存也？曰：去兵者，將至於一弦一矢乎？去食者，將至於一珠一粒乎？甚言其不足也。兵不能足矣，然必繕其城隍，固其封守，不示人以弱，而交鄰有道，毋啟戎心。食不能足矣，而薄征緩刑，舍禁弛力，移民通財，荒政無一之不舉。是去兵去食，而其所以愛民者不可去也。所以愛民者不去，則民信存，民信存，此立國之本也。不然者，兵甲雖利，米粟雖多，而委而去之者，豈不以吾之誠不至於民，而上下無相維之道也哉？夫兵食足而信不足者其效如此，則信有餘而去兵與食，非所以爲去也。政之本務，定於此矣。

《論語》中問仁始於顏子，問政始於子貢。記者於此皆有深意，以夫子所以告之者至該至實，而非他章之可比也。荅問政者多矣，未有言民信者。所謂民信，非與民同其好惡者不足以當之。古注以爲不可失言，則古來人君豈皆以朝四暮三之術愚其民者！又豈盡若商鞅之以徙木示信者！若云兵食足而後信孚於民，則失其輕重本末之序。若云臨危而不棄信，則信至此又何爲而可棄？似俱非切當之論。

朱注「成人」章，謂兼四子之長，而後文以禮樂。先君子曰：「斯言誤矣。知廉勇藝，乃所賦於天之材質，得其一亦爲人之所難，不可得而兼也。而求成人，又何必兼乎？惟是有四者之質而不文以禮樂，則如良馬之不免於踶齧，鷙鳥之惟長於搏噬，欲如威鳳祥麟爲世羽儀，不可得矣。禮以教中，樂以教和，則偏者可正，駁者可純。夫是以爲成人也。是故武仲而文以禮樂，則必無以防要君之事，公綽而文以禮樂，則必無短於滕、薛之失。他皆類此，而成人豈在於兼四子之長乎！」蒙

謹按，《虞書》「教冑子以詩樂，直而温，寬而栗，剛而無虐，簡而無傲」，亦是化其偏駁之意，非直者欲兼有寬，而直與寬者又欲其兼有剛簡也。先君子誠朱子之諍友矣。

「賜也」章，古注謂明善道有統者，得之。蓋道之爲途也廣，善之取數也多。雖聖人不能不由多學多識而入，而根本不存焉。故夫子於高第弟子皆示之以一貫。然子貢、曾子資稟雖異，而其從事于夫子文行忠信之教則無不同，故所以告曾子與告子貢者無二義也。考亭謂曾子以行言，子貢以知言，是有兩一貫矣。豈曾子行而不必知，子貢知而卒不行乎？況在聖門，博文約禮亦非二事，即以所博者反之而爲約也。忠恕亦無二道，即以所存而爲忠者發之而爲恕也。當其學則有文，當其行則有行。實有是學與行之心，則有忠，實有是學與行之事，則有信。名爲四教，亦一而已矣，而謂一貫有二可乎！是則告子貢之一貫即曾子所謂忠恕，亦無疑矣。愚不敢附會先儒而割裂經義也。

何氏注曰：「善有元，知其元則衆善舉矣。」此言是。下云「故不待多學而一知之」，則非也。「多識前言往行，以畜其德」，見《易》大象，況《詩》《書》《禮》《樂》之文，能不謂之多乎？夫子恐子貢以聖學惟止於此，故急言其非，而進之以一貫也。

子貢聞夫子之一貫而不能悟其爲忠恕，又不敢直請其説，故他日以一言可行爲問，其與不言衛君而舉夷、齊同機者乎？夫子告之以恕，則忠在其中矣。於此益信與曾氏之一貫非有二也。夫道莫大於仁，聖人教人不直以仁而以恕者，恕則知人己一體，有時而知萬物一體則仁矣。豈易言哉！其後子貢以博施濟衆爲

仁，蓋由行恕而見仁也。而夫子教之以近譬，終不欲其遠於恕焉。然後知一貫之學之實也。

朱注「知及」章與古注大異。古以爲論居位臨民之法，朱以爲論學。然而古勝。「及之」、「守之」二之字，朱指理而言，古指官而言，則「涖之」、「動之」二之字俱不可通。今按，之字皆指民而言。「知及之，仁不能守之」，言其知足以照臨，而仁不足以固結，則民雖服其不可欺，而不見其有可懷。《易》曰：「何以守位，曰仁。」又曰：「體仁足以長人」，此有天下國家者之所以分得失也。知可服，仁可懷矣，則有齊莊中正之道以作民敬，而或耽於鐘鼓管弦，溺於遊畋射獵，非所謂「莊以涖之」也。莊以涖之，猶有章志貞教之方以一民俗，而不定其品節之宜，與以率循之則，非所謂動之以禮也。夫知及仁守，而涖之以莊，大端備矣，而不能以禮化民，猶爲未善。然則居位臨民者豈可以一端盡哉！

「道不同不相爲謀」，如治道則許行之並耕不可以參帝王經世之務，學術則告子之義外不可以亂聖賢仁義之統。道同而相謀，則有扶持灌溉之益，不同而相謀，則有晦蝕凌襍之憂。宋、元以後講學者流弊多端，在以希夷謀其始，而非盡象山、陽明之過也。

古人無訓詁詞章之事。所謂辭者，言辭即言語也，辭命則施於邦交。《儀禮·聘記》曰：「辭無常，孫而説。辭多則史，少則不達。辭苟足以達，義之至也。」夫子此言，蓋指辭命而言，然後世撰述之能事亦不外於此矣。

季氏自平子逐君而後，不復知有臣禮。孔子以布衣搘柱其閒，抑子然，攻冉有，昌言陳恒之當討，極論顓臾之不可伐，

以正名分而杜奸邪。此魯之所以危而不墜也。然以由、求之賢，一臣季孫，而遂昧於大義，豈夫子所能逆料哉！今按，自章首至「是誰之過與」，其責冉有至矣。責冉有者，責其助季氏滅社稷之臣以自廣也。乃冉有曰：「今不取，後世必爲子孫憂。」猶敢以是説進，何也？而夫子於此亦但曰「君子疾夫舍曰欲之而必爲之辭」，其語不若前之峻厲，豈欲富則顓臾不可伐，而保世則猶可伐乎？然則何説？曰：周人之制，諸國卿大夫有采地者皆曰君，其家相邑宰皆曰臣。貴臣服其君皆斬，與卿大夫之服諸侯同。衆臣猶服齊衰三年，其尊如此。時至春秋，皆世爵邑，草野之俊彦，舍私家無由登進。而仕於私家者，服其職如公朝。苟不爲之計深慮遠，防患未然，則不爲忠於所事，君臣之分然也。故孔子於季然之問，但言由、求之非大臣，而不言季氏之不應有大臣，亦見其概。此皆分建之弊也。至戰國而其風一變，羈旅遊宦可以奪貴戚之權，而世家巨室争以養士爲重。孟子大賢，於齊、梁之君皆與分廷抗禮，而奴隸視王驩等，非其弊之窮無所復入，而將爲三代以後之天下哉！冉有之遁辭敢以蒙其師，夫子不能罪其忠於季孫，而但非其盡忠之無術，乃時勢使然。窮經尚論者不可以不知也。

大人，謂當時之天子諸侯也。天子有天下，建立諸侯，與之分而治之。君子之畏之者，豈爲其崇高富貴哉！位曰天位，事曰天職，則皆天命之所在也。雖其人不自知爲天命而畏之，而聖賢不敢也。故進退必以禮，匡諫必以正，所謂「我非堯、舜之道不敢以陳於王前也」。小人之於大人，效奔走之恭，極逢迎之巧，而日導之以非，所謂「是何足於與言仁義」，則狎之甚

也。古注以大人爲與天地合德之聖人，誤矣。夫聖人在上，小人焉得而狎之哉！

性所無謂義理氣質之分也。有之，自宋儒之論性始。夫堯、舜不世出，而孟子以爲人皆可以爲堯、舜者，言凡人之生皆與堯、舜相近也。然則「性相近」之説即性善之説也。若謂《孟子》專主義理，《論語》兼言氣質，則「形色天性也」，豈非孟子之言乎！至於善惡相去或相倍蓰而無算者，孟子以爲陷溺，即孔子之所謂習也。一聖一賢，豈異指哉！而何以謂孔子以氣質言性也？乃若天下之人秀頑清濁、厚薄偏全，萬有不齊，若此者與生俱生，不可以爲後起之習，而又以爲非氣質，則未足以服宋儒。故夫子又曰「唯上智與下愚不移」。唯上智與下愚不移，則中人之智可移於愚，中人之愚可移於智，中人之智與愚亦可互移於上下。此則氣質之説，而習之所以遠也。夫人性皆同，故曰相近。氣質之不同如此，而曰相近，猶得爲聖人之言邪？惟習之相遠根於氣質，則可由上智下愚之説而推之。上智不世出，下愚亦不世出，而充塞天地之閒皆智愚之可移者。是故聖人惟欲天下之人慎其所習，以無汩其性之同然，而教學之大用興焉矣。

在天有陰陽舒移之異，在地有剛柔燥溼之別，此天地之氣質也。人資血氣以成形，謂之氣質。氣有美惡，而皆不能無偏。因偏以流於習，而去性始遠矣。古聖賢設教，惟於人之氣質加以矯偏救弊之功，不言復性而性已復。蓋性者，天地之中也，偏去而中見矣。《堯典》曰：「直而溫，寬而栗，剛而無虐，簡而無傲。」直寬剛簡，皆氣質之美者也，溫栗與無虐無傲，皆教之去其偏也。聖人所以成天下之材德者，其道惟在於所習加之意焉。自唐、虞以至孔、

孟一也。

洒埽應對進退，學者之始事，雖聖人不能不以是爲先。子游之所謂本者，謂《書》紀帝王升降，《詩》備興觀群怨，安上治民之有《禮》，移風易俗之有樂，是也。設教者自不能凌節而施，即四者之教，亦有先後，所謂「不學博依，不能安詩，不學襍服，不能安禮」是也。子夏聖門高弟，豈有過時而不教其徒以道之大者？子游又豈不知教有先後？蓋其時子夏門人不能盡受師傳，故子游譏之，以爲但知洒埽應對進退而已。子夏則謂君子之道雖有本末，然未嘗傳於先而倦於後也。其如學者，材有高下，質有敏鈍，「譬諸草木，區以别矣」，强而齊之，是誣之也，庸有濟乎！夫由小學以至大道，歷階而升，靡不貫通者，惟材智什百平常之聖人能之，而豈所責於予之門人小子邪！二子之論雖出於互相譏貶，然聖人教法自有真傳，於斯可見。至宋人謂「洒掃應對便是形而上者」，又曰「從洒掃應對與精義入神貫通只一理」，其論過高，恐非有始有卒之正解，而學者聞之，更以洒掃應對爲無足輕重矣。

包注「四海困窮」曰：「困，極也。信執其中，則能窮極四海，天禄所以長終。」按，「永終」二字，在漢、魏閒凡用此語，無不以永長爲辭。魏、晉而後始改爲永絶。此史傳之可稽者。至此困窮爲窮極，古注究未可用。蓋堯之命舜，言人君當時以四海困窮爲心，斯澤可廣被而長享天禄矣。困窮斷不可以爲美辭也。又按，荀子稱：「古天子即位之禮，上卿進曰，如之何憂之長也！能除患則爲福，不能除患則爲賊。授天子一策。中卿進曰，配天而有下土者，先事慮事，先患慮患。事至而後慮者謂之後，後則事不舉。患至而後慮者謂之

困，困則禍不可禦。授天子二策。下卿進曰，敬戒無怠，慶者在堂，弔者在閭，禍與福鄰，莫知其門。豫哉！豫哉！萬民望之。授天子三策。」蓋古人臨至大之事，言語不尚吉祥，此可以明「四海困窮」之説。

《論語》者，六經之統會，大道之權衡，所以正教學之是非，而制生人之物則于不可過者也。自堯、舜至周、孔而守一道，在昔爲司徒之命，典樂之設，爲三物之所賓興。其在二十篇之中，以文行忠信爲四教，以詩書執禮爲雅言，以孝弟謹信、汎愛親仁、餘力學文爲弟子之職業。其道易知，其教易從，要在率天下以立人道而已矣。上智由之從容入于聖人之域，而衆不知其所以然。其次則尊所聞，行所知，亹亹于五常百行之閒，而亦不見其所不足。無高遠之論以蕩天下之心思，無疑似之説以惑天下之趨向，此我夫子之祖述、憲章，依乎中庸，而《論語》之書所以萬世無弊者也。烏呼！豈易言哉！適道有具，在于禮樂。求仁有方，不離衆善。三代而後，無所謂禮樂矣。希夷寂滅之教興，而衆善失其統緒矣。舍陶冶而求利其器用，假他人之鉏耰以自耕其南畝，夫安知所爲之未盡善邪？且天以聖人爲心，以衆賢衆能爲之股肱耳目，孔門之教列以四科，所以弘聖道之統也。後之儒者乃標一名以自異，而謂天下之材舉不足與於道，天不若是之狹，道統亦不若是之不廣也。漢人有言：「孔子没而微言絶，七十子喪而大義乖。」良有以夫！此廷祚於説《論語》而尤兢兢也。《論語説序》。

顔氏學記卷十

顔李弟子録

王之佐，蠡人。顔先生始教而受學焉。

彭好古，字敏求，蠡人。父通，與顔先生友善。

朱體三，蠡人。

王堂，字思古，蠡人。

石鷟，博野人。

石鸞，字子雲。

李仁美。

王恭己。

李全美。

孫秉彝。

齊觀光。

賀碩德。

張澍，字霖生，蠡人。

宋希濂，字方舟，蠡人。

石繼摶，博野人。

馬遇樂，博野人。從顔先生游，能規過，先生稱之。

顔亨，顔先生從弟也。父曰愉如。亨與弟利皆學《士相見禮》于先生。

顔士倧，字宗人，顔先生族子也。與弟士俊、士佶、士鈞、士侯、士鎮、士鋭俱從學。

顔爾樣，先生同高祖族子也。先生喪子，養以爲嗣。爾樣孝友，善習禮，得先生歡心焉。

顔修己，字敬甫；爾儼，字畏甫；希濂，字廉甫。皆顔先生族子。敬甫學律，畏甫學數，廉甫學書，皆自先生發之。

顏保邦，顏先生族孫也。有勇力。先生教之騎射技擊諸藝。

賈士珩，漢軍人。

宋瑜，東平人。

朱肖文，蠡人。

李培，字益溪，蠡人。孝慤先生次子，恕谷之弟也。幼從恕谷學，稍長，與弟垵、壜並從學顏先生。

邊之藩，字海若，博野人。從學顏先生。先生稱其有孝弟二行，曰吾門有人矣。

鍾錂，字金若，博野人。從學顏先生。嚴毅清苦，自治甚力。先生没後，金若追記所聞，爲《言行録》二卷、《闢異録》二卷。

齊治平，字泰階，荊州人。官直隸都司。性通豪，從顏先生問禮。

陳天錫，安州人。

夏希舜，博野人。

賈易，字子一，又字生生，蠡人。

王學詩，字全四，完縣人。有至行。嘗傭身葬父，刲股療母疾。初來從顏先生學，先生不許，長跽兩晝夜以請。先生曰：「吾惡夫世之徒師弟名而無其實者。女今居大母喪，能從吾行喪禮，當受子。」乃去。後卒北面稱弟子。

張鵬舉，字文升，清苑人。故明殉難進士羅俊從子也。抗節不仕，從學顏先生。長于兵法，著《存治翼編》。

趙衛公、啟公兄弟，安平人。從學顏先生。先生嘗主其家焉。

白宗伊，字任若，肥鄉人。布衣，以賣筆爲生。受先生教，出游四方，舉先生之學告人，多有興起者。

李倜，字毅武，邢臺人。父伯庠，蠡縣訓導。毅武自早歲即以聖賢自期，聞恕谷名，遠來就訪，相與習琴、習數及《士相見

禮》。恕谷遂率之師事顔先生。毅武事親至孝，待昆弟曲盡友恭。燕居必衣冠，如對大賓。見不義事，去之若浼。途遇古聖賢、忠臣、孝子祠墓，在車必式，步則改容疾馳。規友人過不從，至垂泣相視。顔先生嘗歎曰：「如毅武者，可與入德矣。」年三十五卒。子肅和，爲恕谷弟子。

國之桓，字公玉，深州人。長顔先生八歲，執摯就教，先生辭。公玉固請曰：「昔董蘿石從學王文成不論年，之桓豈遜蘿石邪？」卒成禮。顔先生南游開封，公玉步從，時年幾七十矣。嘗擬草疏言天下疾苦，衆笑其愚，不恤也。顔先生嘗謂曰：「學人未見真誠如子者，惜老矣。」對曰：「竭力以進，死而後已，敢言老乎！」及卒，顔先生聞之，易素冠服，爲位哭奠受弔，持心喪三月。

李植秀，字仲果，祁州人。從顔先生學禮。嘗告之曰：「子有祖父在，禮不得專行。吾聞人子善言常悦于親耳，善行常悦于親目，須潛孚祖父，若自其己出而我奉行之者，乃爲善也。」仲果嘗問：「尋師問道，人多非者，如何？」曰：「天下方以時文爲正業，别有所學，則見爲怪。女初立志，當闇然自進，不驚人，不令人知可也。然須堅定其志，不畏流言，乃能有成。」仲果終身行斯言焉。

馮壅，字敬南，代州人。與恕谷游，道之師事顔先生。精于算術。世傳《九章》書及泰西算法，人或展轉莫解，敬南見立剖。生有巧思，凡攻金攻木錐鑿鈐錘之類，行則攜之。時考次躔度，定刻漏早晚，地勢高下，皆出意表。手製小儀器，業者自謂弗如也。每言制器今不逮古遠甚，如《考工記·弓人》一則，妙盡物曲，學士不之求，工人又没世不知，他率類是。嘗欲以

所試農田水利、軍陳甲胄、火攻諸器爲一書，又欲推春秋以來日食、五星行度諸儒同異得失爲一書，皆未就。其成者，有《諸分指掌》、《測量方程》二書。制器有簡平儀、大銅黄道儀、小時日晷、銅矩度器、銅洋儀、皮水礮諸作。死時年三十八。

李子青，字木天，商水人。爲鄉里大俠，好技擊。顔先生南游時，與木天遇於逆旅。木天見先生攜短刀，曰：「儒者亦學此乎？」因請與試。自謂技不若先生，率其三子珖、順、貞再拜從游。先生教之折節學禮，後卒有聞。與恕谷、崑繩皆交好焉。

朱敬，字主一，湯陰人。明宗室也。性孝友，從事聖學甚力。聞顔先生名，不遠千里，率其少子本良至博野從游，習禮、樂、書、數，考水火諸學。嘗言：「明亡天下，以士不務實事而囿虚習，其禍則自成祖之定四書、五經《大全》始。三百年來，僅一陽明能建事功，而攻者至今未已，皆由科舉俗學入人之蔽已深故也。」識者韙之。

李柱，字介石，深澤人。給事中人龍子。康熙二十年舉于鄉，能技擊，知樂。教子弟門人各習一器，每日讀書畢，即登歌合樂。顔先生南游時來受業焉。

齊爟，字燧侯，高陽人。

王延祐，字次亭，上蔡人。初從張沐仲誠游，後從學顔先生，習冠昏諸禮。

楊蔭千，河南人。

裴文秀，字子馨，鄢陵人。

詹遠，字定侯，保定人。

尚重，字威如，新鄉人。

可默，字訒言，安平人。

魏純嘏，衡水人。傳天文之學。

闞拉江，滿洲人。官筆帖式。顔先生

尋父遼東時從學焉。

齊林玉，高陽人。有雄才。墾荒河南，從學顏先生。

曹敦化，字萬初，淶水人。

王越千，河南人。

劉從先，字穎生，鄢陵人。從顏先生問喪祭禮。

韓旋元，鄢陵人。見顏先生《存學》、《存性》兩編，稱善，遂從學焉。

韓智度，鄢陵人。

鄭光裕、克昌兄弟，淶水人。

顏重光，先生繼孫也。嘗于雪夜取薪燎火，人有薪置其家，近，欲取之，思之不可，而遠取己薪。先生聞之，曰：「充此意，可以作聖矣。闇室不欺，一也；義利分明，二也；舉念能斷，三也。」

郝文燦，字公函，肥鄉人。延顏先生主教漳南書院，具幣帛，三聘始往。學《士相見禮》于先生。子也魯、也廉、也愚，皆師事焉。

苗尚儉、尚信兄弟，肥鄉人。

李弘業，肥鄉人。

韓習數，肥鄉人。

劉棻，字旃甫，定興人。從學顏先生，爲刊先生所定三字書。

李霖，字沛公，高陽人。寓書顏先生問學，稱弟子。

周璕，字崑來，河南人。聞恕谷論學，謀執摯。恕谷辭，引之師事顏先生。

崔璠，字奂若，漢軍人。

許恭玉。

張振旅。

張智吾。

王巽發。

王濬。

王澤。

王懷萬，蠡人。初師王法乾，繼從學顔先生。

王繩其。

田得豐。

郝品。

郝夢祥。

郝夢麒。

曹可成，博野人。傳天文之學。

徐适，字仲容，安陽人。有孝行。善顔先生學，欲師事之，先生固辭。及没，聞訃，北面拜哭，卒正弟子禮。嘗言：「漢儒之于聖學，驛使也，宋儒則驛使改换公文者也。」識者韙之。

陶窳，字甄夫，湖廣人。晤恕谷于秦中，得讀顔先生《存學編》及恕谷《大學辨業》，善其書，傳之南方，且郵書先生，稱弟子，有曰：「微先生，堯、舜、禹、湯、文、武、周、孔之道竟長夜矣。雖于宋儒有言，而爲斯道生民計，不得已也。使回護之，將如斯道何？將如天下後世何？」

謝在倫，字野臣，河南人。長于歷數之學，師事顔先生。

温德裕，字益脩，三原人。官鄜城縣知縣，延恕谷爲友，得見顔先生所爲《存學編》，大喜，謀致書請業。未及而先生没。追執弟子禮，且出資刊先生遺書。人多賢之。

郭金湯，字子堅，漢軍人。本姓張氏，父盡忠爲郭氏子，因冒其姓。盡忠仕至吏部文選司主事，有能名，早世。生二子，子堅其長也。與弟子固識恕谷于稠人中，遂定交焉。因恕谷言篤信顔先生之學，上書願爲弟子。出知桐鄉縣，延恕谷至，愛禮甚厚。時恕谷年四十無子，子堅憂之，爲之置妾，購别室以居。又爲刊其所著《聖學成法》、《訟過則例》二書。莅官明于決獄，抑豪强，擊猾吏。嘗與恕谷並轡聯騎，

出勸農桑，赴薦紳席，不以令長自異。恕谷游浙東，訪師友，遣役齎資斧，聽所之。有問學者，飭廚傳恐後。以遭母喪去官，遂卒，年四十八。恕谷嘗稱，生平道義之交未有如子堅者。

郭金城，字子固，子堅弟也。康熙二十一年，由正藍旗官學生試特等，授内閣中書。召試論奏稱旨，擢刑部員外郎。精研名律，十四司稿皆倚定。每決獄，再四審斷，全活甚衆。有謝者，令閽人勿納，曰：「而本無罪，非庇女也。」人感泣去，有畫象祀于家者。晉兵部郎中，旋擢御史巡城。不察察爲明，而吏自不敢欺。都御史王士禎命諸御史具一稿，屢易不當，最後推郭御史，立削草。士禎遽呼曰：「老吏！老吏！」疏請禁提鎮遺本薦人，又力請裁冗員，謂今設官太多，如内而六部司官、都察院僉都以下，至中書行人等衙門，外而分守分巡諸道，率無事，坐糜稟禄。奏上，報可。衆争譁之。子固方以是爲蒿矢，更謂牧馬者衆則馬益臞，今六部堂官各六人，外則督撫，重累在上，宜悉減罷，然後可言吏治。又謂政事不理由人材衰，人材衰由八比取士。宜復鄉舉里選諸法，以德行禮樂先之，庶可法古用夏。未及上書而卒，年四十有一。子固初好讀書，工爲詩。及與恕谷游，恕谷出顔先生《存學編》使觀，子固立起，願師事先生。遂謝絶筆墨，講求天文地理、兵農射御諸學。善騎射，在龍江關，總督傅臘塔與較射，一中五十貫，須臾獲禽數車，皆散給從者而歸。嘗偕恕谷游西山，傳馬射法。置氊帽地上，策馬射，無不中，中則帽飈起等身，其輕巧如此。性高狷，不輕許可人。然沈默謙忍，待戚黨尊屬，窮窮然如弟子，見者不知其爲官也。卒之日，囊橐蕭然，私錢不滿

百，斂衣布被以斂。都御史李栩謂其屬曰：「郭御史清貧如此，不可不助其窆。」共醵百餘金以賻之。

惲鶴生，字皋聞，武進人。明行人日昇族子也。晤謝野臣于秦中，道及顔先生爲學大旨，心善之。其後以蠡令浦君聘，過訪先生，則已没矣。因交恕谷，得徧觀先生遺書，自稱私淑弟子，因盡棄其學而學焉。嘗有寄恕谷書曰：「承惠《顔先生年譜》、《四存編》及《辨業》、《學規》，敬展讀畢，爲之心開目朗，如撥雲霾而見天日，如膩得浴，如塵得刷，而身輕意爽也。所痛沈没時俗，淦窮日莫，聞道已晚，用自傷已。家世以制義發科，生不知學爲何事。所涉筆爲文，即得父兄稱賞，輒自矜喜。所遇師友勉以讀古書，攻詩賦，已爲超出時俗。此二十以前之一誤也。逮爲諸生，家益落，假時文章句爲人師。年益長，志科名益急，務制義益精。掇拾諸儒性理語，止供時文用，而無暇體究也。此三十以前之再誤也。旋遭妻喪，益貧困淒寂，遇方外人作奇突語，似若可喜，遂甘心焉。而禪宗公案，棒喝拈提，頗有省會，愈增其妄。返觀聖經，都作妙義玄言，遂徵昔人學佛然後知儒之説。此三十以後之大誤也。而從此亦喜觀陽明、心齋、近溪諸書，竟以爲學宗如是，守其語益堅。而見世俗專尊程、朱，因取而觀之，喜其言近於篤實，而亦自悔從前妄誕之非，尤服膺主静二字，以爲聖賢的旨，而深愧未能也。然生平讀書頗善疑。見北宋時洛、蜀黨争，程、蘇門徒互相攻訐，俱爲君子而傾軋如此。程子自言學聖人，則豈有聖人而偏執己見，不恤真是非者！又見朱子每過稱張浚，則大非之，以爲交其子而諛其父，亂天下毁譽之實，違三代直道之公。而《語

類》載其以岳忠武爲太横，秦檜能録用舊儒，後人私意如此，豈聖賢之言乎？則覩宋之孱餒，而惜諸儒之不見用，以至于斯，乃庸生之過論，而識者則猶以其不柄大政，爲諸君子身後幸也。然恐世俗疑怪，其言默而未發。又見其著述宏博，愈不敢議。今讀《存學》、《存性》兩編及《辨業》、《學規》，先得我心之所同然，而知孔、孟之真自有在也。先生之教我深矣。唯是六藝之事未經涉歷，今行年五十，困頓衰憊，於此事遂已矣，不亦悲乎！前擬躬叩講堂，觀禮容、聽樂歌以自澤。今顧景增慚，面目麤鄙，語言朴率，内無得於定静從容之力，外不嫺於周規折矩之儀，何以自進于大君子之前而善其道？益足痛也。惟先生憐而教之。」臯聞于經長《毛詩》，所著《詩説》以毛、鄭爲宗，不涉後儒曲説。晚歸常州，爲一鄉祭酒，故家子弟多從之游。莊兵備柱尤重其篤行，勉其群從必以臯聞爲法。其後常州問學之盛爲天下首，溯其端緒，蓋自臯聞云。

右顔氏弟子一百八人，私淑二人。

齊爊，字行甫。燧侯弟。師事李先生。

李肅和，邢臺人。毅武子。

李振鋏，先生族子。

李曾達，先生從孫。

王楫。

王業豐。

王業彪。

劉壯吉。

張漢。

王自新。

董漢儒。

董漢傑。

郭鋏。

吴關楫，石門人。刑部尚書匪庵吴公

涵之子。李先生客京師時，匪庵首重其學，延先生教子姪以六藝之學。闞楫與其弟用楫、從弟師栻字次張，皆受業焉。

申奇章，漢軍人。

李廷獻，蠡人。

管廷耀，博野人。

管紹昌，博野人。

閻鎬，字季白，蠡人。父中寬，字公度，仕至户部郎中。季白從李先生學禮。

齊愉，字韓石，河南人。官祥符縣學教諭。

劉心衡，山東王家營人。從李先生學騎射。

李書思。

劉心蕙。

劉珙。

李元英，新城人。

鍾淑，字子能，博野人。金若子。

仲宏通，字開一，桐鄉人。子路之後。以孝廉出仕縣令。李先生南游時從學，爲《聖學成法》作跋焉。

員從雲，字震生，三原人。

于鯨，字南溟，漢軍人。官商州知州。

楊勤，字慎修，漢軍人。官富平縣知縣。延李先生往，執弟子禮。凡事諮而後行，治稱最。及先生歸，官紳吏民皆出祖道，有號哭而返者。先生歎曰：「吾觀富平，而知王道之易易也。」

黄曰瑚，字宗夏，歙縣人。初師大興劉繼莊獻廷。後繼莊没，宗夏得李先生《中庸》講語，喟然曰：「吾向以佛氏爲根，今拔去矣。」録習齋及先生語爲《代紳編》，介王崑繩北面拜先生，曰：「顏、李之學，如菽粟布帛，若暫離則飢寒矣。」

孔興泰，字林宗，睢州人。從學李先生，精歷數。撰《大衍精義》。

吴長榮，字欣木，長山人。

劉楠，字百斯。

趙瓚，字澄溪，安平人。官西平縣知縣。

馬巖，丹陽人。見李先生《大學辨業》，寄書稱私淑弟子。言：「格物即窮究禮樂等事，非泛格天下之物。」又言：「正心乃兢兢業業，非如二氏默坐澄心之旨。」又言：「讀《大學》者須有志親民，方爲有用。」皆與先生旨合。

沈廷楨，字青山，會稽人。繼于南溟官商州，延李先生往論學，事以師禮。且合諸州縣言于學使朱公軾，來拜，將請先生開講。先生辭曰：「古人先學而後講，後儒則以講爲學。塨不敢效也。」

達宸，字子旭，郿縣人。以知兵名。冷、畢二將軍討吴三桂時，聘之問計，用之勝。晤李先生秦中，執弟子禮。先生語以聖學，子旭躍然曰：「聖道必求有事。吾向疑宋、明士養如婦人女子，袖手無遠略。今乃知學術之失也。」

王元亮，字奂曾，山西太平人。學《易》，初宗程、朱，及見李先生傳注，折服，事以師禮。爲校訂其書兩過焉。

張琡璋，字瞻仰，棘津人。嘗讀《國語》，感古人父子君臣之際、民社世故政事之端莫不實有規畫，自反無似，因發憤與其友鄭若洲共學，立日記，自考其得失過惡。瞻仰從李文貞游，及聞顏先生學，謀執摯而先生没。乃受業李先生，助刊《習齋年譜》，以表師範焉。

鄭知芳，字若洲，棗强人。與張瞻仰皆安溪李相公門人。後同來李先生里問學，爲刊《顏先生年譜》。安溪巡撫直隸，嘗扈蹕白洋淀，薦先生知律吕，使其門人來召，先生不應。其徒忌之，先生安之若

無事者。卒無事。

張業書，字肄六，無極人。從學李先生。訂校《傳注問》，爲作題辭。

蔡麟，字瑞生，西安人。以軍官從征西藏有功。習弢鈐騎射技擊。從李先生游，先生與商御法。著《學御》、《學射》二録焉。

張中，字潛士，西安人。得李先生《平書訂》，學之。

魯登闕，字聖居，鄠縣人。從李先生學樂。能琴篴而歌，且能制器。

陳光陞，字尚孚，盩厔人。從李先生學《易》。

黎宋淳，字長舉，九江人。少游秦，習程、朱、陸、王家言，爲静坐之學。既聞李先生入秦，自鎮原來，稱後學問道。先生勸之學禮。其後别去幾二十年，復自河西泝秦、晉邊，行四千餘里，至博野，訪求先生，長跽稱弟子。先生爲擇日行釋菜禮，作文以告先聖先師焉。

王遠，字帶存，湖廣人。拜李先生于長安，得《辨業》諸書，深嗜之。投詩云：「老我從游晚，憑誰辨業真。十年求大道，千里見斯人。坐對南山峻，行歌渭水春。恍然虞夏在，風景一時新。」

張翬，字采舒，湖州人。以友人有難匿之，被罪流西安，豪爽尚義聞天下。李先生游秦中，采舒往學樂。後卒于戍所，先生哭之。

王紹文，字宗洙，衡水人。從學李先生。海寧陳公世倌督學直隸時，以薦于朝，授成都知縣。宗洙嘗訂校先生《論語》、《孟子》傳注。有詩贈肥鄉白任若，云：「大道久晦蝕，舉世趨浮虚。聾聵相煽鼓，囂囂各自愚。天意愛斯文，博野産大儒。復有高弟子，恕谷在蠡吾。博、蠡與

衡水，往返百里餘。曾記申酉閒，肥國來高車。入門爲我言，囊中有異書。一覽令我擲，二覽令我喜，三讀四讀坐且起，雙目環瞪神爲死。三十年前一夢中，三十年來一醉裏。吁嗟乎！豈獨我醉三十年，二千年來誰辨此？」

古葵，字季榮，華州人。來李先生里，受業七八月，鈔先生諸著而去。善書，人寶傳之。

黃輔，字成憲。

劉天植，字挺生，武城人。

張鉉、張鐘兄弟，武城人。父熙甫命從李先生學。

劉廷直，字邦司，衡水人。

李杜，字文長，棗强人。

趙本中，冀州人。

杜謙益，字友三，衡水人。從學李先生。嘗與其兄謙牧求先生作《世德記》。

張少文，富平人。

陳睿安，順天人。爲日記質李先生。先生喜之，獎其孝友。

李基，易州人。

王經邦，字咸休，祁州人。

彭超，字翔千。

劉貫一，字士宜，博野人。

陳兆興，蠡人。嘗立日譜，就質于先生，因從學焉。

高捷。

惲宗恂字廉夫、宗和字敦夫，皋聞之二子也。皆命從學李先生。聞言輒解。嘗出資助刊《小學稽業》、《學禮録》。

王業鑨。

王秉公。

王順文。

周文忠，字焕采。

王克柔。

劉廷忠，字其德，衡水人。從學李先生。應童子試，即能舉顔先生之學言于陳公世倌。世倌器之，遂得補諸生。

郭同，字圻十，河南人。

郭比，字聚五。圻十之弟。

張籲門，江寧人。

張曉夫。

朱和禮，湯陰人。主一子。

王兆符，字隆川，大興人。崑繩子。

劉箸，字古衡，湖廣人。持周崑來書，請業李先生。後南歸，又受業宣城梅徵君。能曆法書數。

張珂，字可玉，大名人。從學李先生。與先生次子習中學琴，學射，學《士相見禮》。能篆書。先生以長子習仁無子，使其族子敬承嗣之，可玉爲之師焉。

林沃，字啟心，威縣人。

田如龍，字夔安，威縣人。

宋惟孜，字涵可，通州人。

李正芳，字師柏，上元人。讀顔先生及李先生諸著，即行冠禮、學儀。條陳學使鄭公鑰，言當以顔先生之學頒訓士子。

馮辰，字樞天，清苑人。初謀學于習齋，未往而習齋没，遂執摯李先生。先生曰：「樞天來，吾道不孤矣。」樞天時習禮，尤究心于《喪服》，著《喪禮疑問》。凡見先生所著，無不直言校質者。跋《傳注問》曰：「先生平心以解，易氣而辯，較若列眉，瞭如指掌。即深入陸、王、程、朱者，有不爽然于前日之捉風捕影乎？堯、舜、周、孔確證當前，尚不豁然于是非，有此心乎！而或謂程、朱尸祝久而且徧，必天心所注，勿輕議。然則今人之尸祝佛氏更甚，亦以爲天心所注，遂宜舉世泥首奉之無異辭乎？賢者可以決矣。」

王元衡，字符躬，江寧人。從學李先

生。覽《周易傳注》，以爲雷霆震而日月明也。

孫應榴，字子房，武進人。從惲皐聞處見習齋《存學編》及《年譜》諸書，初甚疑之，後始篤信。欲北謁李先生傳其學，以資斧不繼，乃遥執弟子禮。爲日記，省身不倦。或問李先生以鄉三物爲格物之物，似不及朱子解物即事之渾融。子房曰：「三物之六德統而言之，一仁也，即天命之性也。六行統而言之，一孝也，即率性之道也。六藝統而言之，一禮也，即脩道之教也。《大學》立教，尚有當在此三物外者乎？」或又言，即物窮理，如侍疾則格藥餌，出行則格行李之類。子房曰：「此隨時隨事之功，豈十五入大學所格之物乎？」皐聞與先生書曰：「子房本世家子，幼而孤苦，刻志勵行。聞顔、李之學，慨然悦慕，信于心，習于身。南方之士未有篤信好學如斯人者。鄉居不時見，見輒以所學質，必有進益。去秋某自江右歸，來會兩次。既久不見，忽聞其無疾逝矣。惜哉！」

方道章，字用安，桐城人。侍郎苞之長子也。侍郎命用安師李先生，先生亦遣子習仁從侍郎游。顧兩人論學不甚合，用安左右其閒，未嘗偏主。人或私問之，則曰：「李先生言是也。」其父執宿松朱書亦以用安卓識，蓋勝侍郎云。性落落不甚可人。苟不當其意，相對嘿然。善爲古文，能承其家業。

劉調贊，字用可，威縣人。年二十四即介白任若執摯李先生，學《士相見禮》、《祭禮》，學琴，學數，分日習之。先生稱其信道甚篤。嘗糾同志助立習齋學舍于博野，顔曰「道傳祠」，而爲之記，曰：「祠曰道傳，取諸韓子之言也。韓子謂儒者道仁義之道，其文《詩》、《書》、《易》、《春秋》，其法

禮、樂、刑、政，其人則四民，其教則五倫，非異端老、佛之教也。堯以是傳之舜、禹、湯、文、武、周公、孔、孟，孟子之後，不得其傳焉。今博野顏先生，生二千載之下，重明舜、禹之九功，周公之三物，孔子之四教，深考力行，以詔斯人，誠堯、舜以來相傳之正路，非世之依傍儒徑而篡入異端者也。習齋既没，恕谷先生奉其遺命，題其齋曰『習齋學舍』，立習齋神位，春秋仲月上辛，率同學致祭而講習其中，歷廿餘年不廢。日久，學舍漸圮，其子姓遭祲歲，鬻其舍之前半，四方同人至者不能容。恕谷先生始謀于所居東莊別建習齋祠堂，從游之士争來佽助。不日塼木具，坯壂積，乃爲正堂三閒，中堂供習齋先生位，而左右將爲陳設禮樂諸器，及顏、李所著書版。同門馮辰等公請於先生曰：『左右堂不可但盛物也。習齋自漳南、梁、魏外一再游，論學餘無及者。其後推明衍繹，廣布四方，聞風而起者接踵，實先生功。而先生又集六藝成法爲書，辨居敬於主静，別存誠于質民，又傳注《易》、《書》、《詩》、《春秋》、《論語》、《大學》、《中庸》、《孟子》，以習齋之説仰證聖經，若合符節，後學乃有所持循，不入旁歧，而益信習齋之學一本聖經，非臆創者。王崑繩作《習齋傳》，謂傳其學者李孝慤先生之子一人，誠非誣也。辰等擬將先生《遠道圖》懸之東堂，同人春秋祭習齋先生訖，同之東堂拜先生而瞻企焉，不亦可乎！』先生力辭。又以公義請，乃許之。又請曰：『習齋之學，一傳而得先生，再傳而得惲臯聞。臯聞之北來也，盡棄其學而從先生學習齋之學，其別詩曰：「三年依溯得吾師，聖道原流厪獲知。千古有人承事業，半生從此定心期。」則其自任聞道也審矣。南居日以顏、李之

學告人，今天下無慮口中津津顔、李之學者，王崑繩、惲皋聞二先生之昌明居多。如常州孫子房，以其所業就正先生，至遥執弟子禮。其言省躬改過脩德習藝之功甚密，力任聖道，而謂得之皋聞，則皋聞傳道之功偉矣。於西堂懸其像而景仰之，不爲過也。』先生亦許之。乃又議於習齋神位前，旁設王崑繩先生神位配享。至于道中諸子可續入者，事後論定，則後人之責也。贇自癸卯從先生游，得聞顔先生之道，不揣愚弱，思承餘緒，以廣其傳而未能也。今己酉夏，祠堂告成，因溯其原委而爲之記。」

翁荃，字蘭友，一字止園，江寧人。李先生南游時，從受禮學。自爲諸生後，未嘗一應鄉試。入雲臺山隱居讀書，山有虎害，出資募獵户除之，檢死者骨收葬。乾隆初詔脩《三禮義疏》，徵窮經之士，公卿交薦，蘭友固辭不出。晚更卜築南郊，與程徵士緜莊時相過從。《詩》、《書》、三禮皆有撰述云。

葉新，字維一，金華人。以康熙五十一年舉順天鄉試。聞李先生傳習齋之學，往受業焉。立日譜稽核功過，尤嚴義利之辨。雍正五年，以知縣試用四川。既至，權華陽，尋補仁壽。民或與鄰縣争地界，當會勘。鄉保因閽人以賄請，維一怒，悉下之獄。勘畢歸，各按其罪。由是吏民悉斂手奉法。八年，攝嘉定州。州故有没水田，多逋税。維一視曠土可耕者召民墾闢，以新科抵税額，逋税悉免。時奉中旨采木仁壽，匠人倚官爲暴，民弗堪，糾衆相抗。縣令以變告，維一馳至，訊匠頭及首先糾衆者一人，並治之，餘釋不問。上官才之，有疑獄輒令往勘，多所平反。十二年，遷知邛州。乾隆元年，再遷夔州同知，

權龍安及成都知府。又攝瀘州。瀘俗好訟，初至，案牘委積，維一日坐堂皇，訟至立剖決，誣罔者悉杖之。旬餘，獄事大減。及百日，遂無留獄。七年，權順慶知府，遷雅州，以母喪去官。服除，授江西建昌府。以簡静爲治，先教化，後刑罰。脩盱江書院，招引文學之士，復南城黄孝子祠，以厲民俗。十三年，南豐令報縣民饒令德謀反，請窮治。令德好拳勇，令以風聞，遣役往偵，誤探其讎，謂謀反有據，遂逮令德。令德適他往，遂逮其弟繫縣獄。令德歸，自詣縣。縣訊以重刑，遂誣服，褋引親故及鄰里爲同謀。令遽移檄追捕。維一得報，集諸囚親鞫。時株連者已七十餘人，言人人殊。維一大疑，詰縣役捕令德弟狀。役言：「初至令德家，獲一篋，疑有金寶，匿之。及發視，無所有，則棄之野。令聞，意篋有反迹，訊以刑，遂妄稱發篋得簿，毁之矣。令謂信然，遂逼令德，使誣服也。」維一乃盡釋七十餘人鐐具，命隨往南昌，戒之曰：「有一逋者，吾代汝死矣。」及至，七十餘人則皆在。謁巡撫，具道所以。巡撫愕不信，於是集才能吏會勘，卒無據，然不可卒解。先是，巡撫得報時遽上奏。奏下，命兩江總督委官即讞，維一爲一一剖解，得白。所全活三百許人。十七年，調贛州府知府。贛縣民因事拒捕，維一依故例擬發邊遠充軍。時新例已改本條爲斬決，院司欲以改例擬。維一謂事在例前，宜從故例。争之不得。復以寧都民獄事與同官持異同，不得直，遂謝事閉門候代。上官慰諭再三，不從。乃以任性被議，免歸。家居十餘年卒。

右李氏弟子九十七人。

校邠廬抗議

〔清〕馮桂芬　撰

戴揚本　校點

目録

校點説明

《校邠廬抗議》是清代後期著名學者馮桂芬的一部抗論時事的論著。

馮桂芬生於嘉慶十四年（一八〇九），卒於同治十三年（一八七四），字林一，又字夢奈，號景亭，晚號鄧尉山人，江蘇吴縣人。道光二十年（一八四〇）以一甲第二名舉進士，授翰林院編修。曾任順天府鄉試同考官、廣西鄉試正考官等職，又曾主講金陵、上海、蘇州諸書院，後引疾歸。

《校邠廬抗議》撰寫於咸豐十年（一八六〇）至咸豐十一年間，全書共四十篇。馮桂芬在書中系統地提出了自己的變革主張，經濟方面的内容如漕運、鹽政、土貢、農桑、水利、賦税等，社會方面的如治安、户籍管理、貧民救濟、宗族制度等，教育方面如修改科舉制度、興辦外語學校、改善教師地位，政治方面如鼓勵建立基層社會向上反映民意的機制、淘汰冗員、精簡機構規模，軍事方面如鼓勵採用新式武器，停止已流於形式的武試等。從這些主張的内容來看，涵蓋面之廣，見解之獨到，觀察和分析問題之深刻，都是當時僅見的。《校邠廬抗議》集中體現了馮桂芬的變法思想，在近代思想史上有著重要的地位。

馮桂芬變法思想的形成，與他的經歷以及所處的時代有著密切的關係。馮桂芬步入仕途之時，正值傳統的中國社會開始向近代轉型的時期。他通曉經史，博覽群書，思想上保留了濃鬱的傳統文化色彩。咸豐十年，太平天國軍攻陷蘇州，馮桂芬一度避兵上海，這段經歷，又使他得以目睹開埠以來上海發生的種種變化，並通過自己的觀察，對西方文明有了較深的認識。因此，馮桂芬能够以開放和自信的心態來看待當時洶湧而至的外來文化，以唯善是從的理性態度，提出採西學的主張，包括上述政治、經濟、軍事諸多方面進行變法的建議。雖然他提出的改革主張因十分超前而未爲同時代多數人所接受，卻對後來的改良思潮産生了深遠的影響，並直接啓發了十

九世紀末康梁等人的變法主張。

馮桂芬完成《校邠廬抗議》的寫作之後，曾將書稿抄本寄給曾國藩。曾國藩回信對書稿評價甚高。雖然《校邠廬抗議》已經結集，馮桂芬本人亦已爲之撰寫了序言，迄同治十三年四月馮桂芬去世，卻始終未有付梓。從同治三年曾國藩給馮桂芬的信中所説「大著珍藏敝齋，傳抄日廣，京師與長沙均有友人寫去副本」的情況來看，該書在士大夫中已經以抄本的形式流傳。馮桂芬去世兩年後，他的文集《顯志堂集》刻印出版，其中收録了《校邠廬抗議》中《變捐例議》等十四篇文章。而《校邠廬抗議》全書的雕版付印，卻延遲到光緒九年（一八八三），這與書中的議論尖鋭而有所避忌不無關係。

較早的《校邠廬抗議》版本，主要有光緒九年天津廣仁堂刻本、光緒十年豫章刻本，以及光緒二十三年王韜校訂的弢園老民校印本。各本收録篇目有所不同，早先刻印的本子共四十篇，與前引曾國藩書信所記相同，按光緒二年《顯志堂集》吴雲序言「哀刻先生文集而《抗議》四十篇不全録者」，以及俞樾序言提到的馮桂芬「所著有《抗議》四十篇，蓋漢仲長統公理《昌言》之流」，經馮桂芬手訂的《校邠廬抗議》爲四十篇，似無疑義。然《顯志堂集》所收馮桂芬《〈校邠廬抗議〉自序》又云「爰以避地暇日，筆之於書，凡爲篇四十，舊作附者又二」，則《校邠廬抗議》實爲四十篇，又附有《以工巧爲幣》和《用錢不廢銀議》等舊著二篇。後來諸多印本中，亦有在上述所附兩篇外，將《顯志堂集》中的《均賦議》等七篇，連同《太湖收船議》等五篇文章都收在書後，全書遂有五十四篇，已非馮桂芬手訂原貌。

本次校點使用的底本是清光緒十年豫章刻本。書前陳寶琛序有「勸培之（培之馮桂芬次子）同年盡刻之」之説，書後有芳植（培之）光緒十年十一月寫的跋，言《校邠廬抗議》初稿及馮桂芬手訂本俱藏於家，「乃於今冬開雕，既成，適兄芳緝寄津郡刻本至，持校此本，字句互有不同，皆先大夫當年所自竄易，蓋各有所本，而非意爲增損也」，則豫章刻本即爲馮桂芬親自手訂的家藏本，無疑是最能反映馮桂芬晚年思想的一個本子。豫章刻

本刻印時間較早，字跡清晰，錯訛亦少。全書分上下兩卷，卷末皆有「受業徐敦仁校字」字樣，共收録四十篇文章，未見《以工巧爲幣》等二篇附録舊文。校勘以弢園老民校印本（簡稱弢園本）爲校本，《〈校邠廬抗議〉自序》及《變捐例議》等十四篇文章，並校以光緒二年《顯志堂集》。底本中的個别文字留下了馮桂芬本人删改的痕跡，凡此我們皆以校記的形式予以保留，以供讀者參考。

校點者　戴揚本

校邠廬抗議序

昔賈生之策《治安》，痛哭、流涕、長太息，噫，何其甚哉！古今能成敗天下者，法而已矣。顧不立與不行，爲病孰鉅？我國家重熙累洽，二百餘年，固無法不立，亦有法必行。久之習於寬大，陰搆陽煽，驕官猥吏鼓其機，神姦巨蠹叢其隙，外與法相市，内與法相遁。於是除害無法，而營私則有法；守官無法，而厲民則有法。民芒然不知其何謂之法，法遂不能制，運極變生，一切便宜從事。建大功，立大業，未嘗不越於常法之外，然而於法初無害也。誠以此時取法之善者復之，其不善者更改之，整齊之，求無悖於立法之初意，其勢甚便，則天下可以少休。夫無法而立之法易耳，法立而格不能行，若有法而愈無法，是法者怨之府而禍之媒也。假令賈生處此，恐痛哭不止於一二，而流涕長太息不止於六七矣。嗟乎！吾於林一先生之《抗議》，所以皇皇四顧而不能已也。

《議》凡四十篇，大旨明法以善世，求行法，非求變法。其有變者，必其有以行者矣。吾聞之傳曰「上無道揆，下無法守」，蓋上之人揆道以揆法，下之人守法以守道，法者，適於道之由也。否則，傳又有言「徒善不足以爲法，徒法不能以自行」，廉恥不修，紀綱不明，又何與於天下之大計哉！方今時事，尚云棘矣，元氣不盡復，奸宄不盡絶，敵國外患，方且狙伺而狼顧，苟無以安民生，固民心，其何以堪？安之固之將奈何？不壞法而已矣；不壞法將奈何？時

時奉法，而每事必求其實而已矣。且夫四夷之於中國，常若不及而不勝者也，乃彼則既富既强，夫亦恃有法耳。吾聞其所爲書，有曰《萬國公法》者，彼能以法約束其民，彼且將以法鉗制人國，我不立法自强，彼以其法肆然於我法之上，智窮能索，我且折入彼法以爲法，雖賈生所謂「蹊盭辟痱」、「厝火積薪」，其可憤可慮，豈有若此者！嗟乎，能漠然而不一動其心哉！

先生自定其《顯志堂集》，取此《議》，登其半，以有所避忌，存録其半於家。予謂所議皆爲法，説皆爲天下説，非於世有所憎愛也。況其事亦莫能諱，故勸培之同年盡刻之。賈生之策，亦稍稍施於景、武之朝矣，漠置於今日，必將不朽於異時，且使昔議常明於人，人或有心者，變通吾意，而隱寓於常行之法之中，其於天下，殆不無少補矣。

光緒甲申春二月年家子陳寶琛謹序。

校邠廬抗議自序

三代聖人之法，後人多疑爲疏闊，疑爲繁重，相率芟夷屏棄，如弁髦敝屣，而就其所謂近功小利者，世更代改，積今二千餘年，而蕩焉泯焉矣。一二儒者，欲挾空言以争之，而勢恒不勝，迨乎經歷世變，始知三代聖人之法未嘗有此弊，夫而後恍然於聖人之所以爲聖人也。試略舉數事言之。以億萬人自養則有餘，以一人養千百人則不足，觀於今日，奉君上則民力竭，養兵勇則民力又竭，而始知聖人兵農合一，車徒、馬牛、甲兵出自民間之法之善也。取士何以始澤宫，射御何以登六藝，觀於今日，文臣不知兵，武士不曉事，而始知聖人文武不分之法之善也。什而取不及一，視古爲少；倍蓰而當一，視古轉多，觀於今日，浮收累民，而始知聖人百畝而徹之法之善也。土宜出於地而無窮，遠物限於地而難致，觀於今日，運道阻，天庾空，而始知聖人四百里粟、五百里米之法之善也。食爲民天，有食斯有民；水爲穀母，治田先治水，觀於今日，水利塞，稻田少，民受其饑，而始知聖人盡力溝洫之法之善也。世之盛衰在吏治，治之隆汙在人才，觀於今日，科目不得人，而始知聖人鄉舉里選之法之善也。郅治必先親睦，百行莫先孝弟，觀於今日，期功陌路，富貴貧賤不相恤，而始知聖人宗以族得民之法之善也。廉遠堂高，箋疏有體，九重萬里，呼籲誰聞？觀於今日，諫諍設專官，民隱不上達，而始知聖人懸鞀建鐸、庶人傳語之法之善也。權所屬則末秩亦將逞志，用不贍

則中材不能無求，觀於今日，俸薄官貪，而始知聖人分田制禄之法之善也。天下有億萬不齊之事端，古今無範圍不過之法律，觀於今日，則例猥瑣，案牘繁多，而始知聖人不鑄刑書之法之善也。開邊拓土，石田不耕，長駕遠馭，鞭長莫及，觀於今日，夷患不已，而始知聖人守在四夷之法之善也。術業以不專而疏，心思以不用而錮，觀於今日，器用苦窳，借資夷裔，而始知聖人梓匠名官、倉庾世氏之法之善也。此類尚多，更僕難數，然則爲治者將曠然大變一切復古乎？曰不可。古今異時亦異勢，《論語》稱「損益」，《禮》稱「不相沿襲」，又戒生今反古。古法有易復，有難復；有復之而善，有復之而不善。復之不善者不必論，復之善而難復，即不得以其難而不復，況復之善而又易復，更無解於不復。去其不當復者，用其當復者，所有望於先聖後聖之若合符節矣。

桂芬讀書十年，在外涉獵於艱難情僞者三十年，❶間有私議，不能無參以雜家，佐以私臆，甚且羼以夷説，而要以不畔於三代聖人之法爲宗旨。志此者有年，一官無言責，懷欲陳之而未有路。❷懼遂泯没，爰以避地暇日，筆之於書，❸用《後漢·趙壹傳》語，名之曰「抗議」。明知有不能行者，有不可行者，夫不能行則非言者之過，而千慮一得，多言或中，又何至無一可行？存之以質同志云爾。

咸豐十一年冬十月吴縣馮桂芬自序。

❶「獵」，《顯志堂集》卷一作「歷」。

❷「路」下，弢園本有「乃者鄉居，偶一好事，創大小户均賦之議，輒中僉壬所忌，固宜絶口不掛時政，重以衰病，逡巡無用世之望」四十一字。《顯志堂集》卷一同，唯「中僉壬所忌」五字空缺。

❸「書」下，弢園本、《顯志堂集》卷一有「凡爲篇四十，舊作附者又二」十一字。

校邠廬抗議卷上

吴縣馮桂芬林一箸

公黜陟議

今試泛論取人者，將重文字乎？將重才德乎？則必曰才德重矣。將重一二人之私見乎？將重千百人之公論乎？則必曰公論重矣。然而自漢以來，取人之法，薦剡、策試百其途，要不外試之以文字，舉之以數大臣，豈不以才德虛而無據，公論又散而無紀，不得不舍之而憑文字、憑私見哉？而不知其斷不足以得人也。人第知劉蕡下第，江東不知爲文字之不足憑，夫豈知通籍後之黜陟，乃並不足憑之文字而無之。自枚卜以下，無非取人於容貌語言奔走之間，例舉之而例用之。雖公論皆知爲斗筲無足算者，年遷歲擢，無何而參鼎鉉，無何而擁節旄，比比皆是。士大夫平居論説，從不聞曰某德可大貴，某才可大貴，但聞曰某命某相可大貴。夫至言命言相，而其效可覩矣。於乎，奚怪其不能得人哉！欲求變計，非虛者實之，散者一之不可。

《堯典》曰："師錫。"師者，衆也。《禮》曰："爵人於朝，與衆共之。"孔子曰："舉直錯諸枉，則民服。"民者，亦衆詞也。孟子曰："國人皆曰賢，然後察之，見賢焉然後用之。"三代上固自有善取衆論之法，經傳文簡不可考，而孟子之言獨彰明較著，則其事可意會也。❶ 道在以明會推之法，廣而用之；又以今保舉之法，反而用之。

❶ "也"下，弢園本有"《新唐書·趙憬傳》'憬曰"宜采士譽，以譽多先用"'即此意"廿字。

會推必重臣之貴，今廣之於庶僚；保舉爲長吏之權，今移之於下位。責成京官自中書以上，皆歲舉六部九卿一人，翰詹科道一人，外省知府以上一人，吏部籍之。以得舉多少爲先後，遇應升缺列上，其無舉者不得列。又令歲舉部院司官一人，吏部交各堂官，有請升缺，用其舉多者。若用舉少者，則必言其故，候欽定。外官則令在籍在京在外各紳及諸生、各鄉正副董耆老，歲舉同知以下、巡檢以上一人，上之郡，郡覈其得舉最多者，上之大吏，大吏博采輿論折衷之。許删不許增，造册奏聞。有缺，以次保升。一不與上司以權，而參劾之權則與之。夫鄉人皆好惡之，未可就平人言之也，至於官，則未有鄉人皆好而非好官者，即未有鄉人皆惡而非劣員者，故此法至當不易。至各官考績，宜首以所舉得人與否爲功罪，以重其事。所謂取才取德，取千百人之公論者如此。

另議通籍後不得再試，又議考官、學政皆由公舉，即無庸考試差。他如詩文傳播，膾炙人口者，宜詞苑；風裁峻整，膽識兼優者，宜諫垣；文筆敏捷，記識無遺者，宜樞廷；通達治化，機警絶人者，宜外任：皆可隨事分舉。公論所在，豈不勝於一日之試哉！

汰冗員議

《周禮》「設官分職」，鄭注謂「各有所職而百事舉」。有是官始能舉是事，無是官即不能舉是事，而後是官不可廢，不然者皆冗員也。國家多一冗員，不特多一糜廩禄之人，即多一朘民膏之人，甚且多一僨國是之人，亦何苦而設此累民累國之一位哉！今之冗員多矣，不冗於小冗於大，

不宂於閒宂於要，不宂於一二宂於十百，試備言之。

一、漕運衙門。夫南漕三百餘萬石耳，彼富商大賈，挾數百萬之資，致數千里之遠，踰山涉淵，艱難險阻，有數倍於運道者，曾不假尺寸之勢，什伍之衛，而不患不達，矧煌煌然天庾正供耶？脱無漕督以下各官，經過之地，有郡縣，有營汛，有河員，莫非王臣，將袖手而聽其不達耶？朝廷之力乃不富商大賈若耶？天下有非常大事而於理不可通者，此類是也。今制，漕督以少司馬領行臺，開府握兵符，控制七行省，豈不巍巍然大官哉？夷考其職，不知何所爲也。考漕營始於明隆慶間，漕撫方廉爲備倭患而設，厥後因而不删，久乃忘其所自始。漕督所轄衛弁三百，標兵二千，煖衣飽食，安坐無事。將約束水手耶？萬艘綿延千百里，鞭長不及；將儆備不虞耶？不足以當胠篋探囊之盜，矧其大者。❶然則糜費國帑，需索漕船之外，無餘事矣。是爲一最大宂官。至糧道一官，於公事無絲毫之益，歲一臨倉，責州縣陋規，取盈而去。州縣倚爲護符，彈壓生監，恫喝平民，以爲陋規之酬。然則所謂公事者，助旗丁勒索州縣，助州縣魚肉小民而已。此外又有督糧同知、管糧通判、主簿之類，皆坐食漕規，不與漕務。此漕督以下，一切官弁兵丁之必宜全裁者也。

一、河務衙門。兩河歲修五百萬，實用不過十之一二耳，其餘皆河督以至兵夫瓜剖而豆分之。聞馴謹河員常以十之三辦工，貪冒者遞減，甚有非搶險不使一錢者。夫既不辦工，自以并歸地方爲便。至河兵之制，創自國朝，初設時其人皆諳習

❶「者」下，弢園本有「复有旗丁一項」六字。

水性，持土石與波濤争勝，合龍下埽，不失尺寸，故辦工不調民夫。今皆不然，是河兵亦毫無所用，此河督以下，一切官弁兵丁之必宜全裁者也。

一、各關監督。體統與督撫埒，糜費繁多，故視道府兼管之關徵收倍絀，織造公事更簡，故諺謂之「吃飯官」。至各口監督，稅課更少。能如另議，概撤各關，大善。即不能，儘可歸督撫委員兼理。康熙六年，以王熙言裁關差，歸并地方官。此監督、織造之必宜全裁者也。

一、鹽務衙門。鹽鐵置使，由來已久，運使固不可省，至鹽政領之，督撫已足。至運同、運副、提舉等官，或有或無，毫無深義。大使似州縣，非州縣，亦兩歧。惟各場遼闊，不可無官，可移吏目、巡檢駐劄，兼理鹽事，但存運同或運副一人，爲運使之屬，驅策奔走可矣。此鹽務中同、副等官之必宜量裁者也。

一、督撫司道。考郡縣之始，守、令而已，令準古大小侯，守準古方伯、連帥，其官重矣。後世始設監臨官，守權漸輕，至有道、有司、有督撫，而守令等於輿臺，非重親民官之道也。督撫始於明，不常置，後乃爲專官，總督多至十二人，巡撫多至二十九人。國朝多并省，而例亦不一，督撫或並設，或偏設。並設者不必治，偏設者不必不治，是督撫可省其一。大省督兼撫，如直隸等省；小省撫兼督，如山西等省。爲便各直省，以布政司爲主，又設按察司，掌刑名按劾之事，而刑名不過視成，按劾久無其實，可并之布政。又各道本布、按之副，兵巡、鹽糧各分一職，無非贅疣。折中之法，酌以三四府設一員，兼兩司各道之事，而上其成於督撫，至郡縣皆以各設一副爲限制。此督撫司道以下各

官之必宜量裁者也。

一、京官。六卿九列，後先奔走，備員品而壯觀瞻。帝者上儀，固不能概從簡陋，且從古已然，宜仍舊貫。惟東宫不設，安用官屬？詹事府可併歸翰林院，以副名實。科道爲耳目之官，宜多不宜少，然今制八十人之中，仗馬寒蟬居大半，何取乎具臣？不如減額之半，而許科甲出身之中書以上，及外任司道言事，殆不啻八十人之效也。有可采耶，固拾遺補闕之攸資；無可采耶，亦詢事考言之一法。其餘閒曹，亦減其半。内務府糜費更多，必應大減。康熙二年，裁苑馬寺。三十七年，裁上林苑。編檢在二十名外者，部曹五年内不能補闕者，概令回籍充山長，一以廣教化，一以示體卹，爲兩得之術，此京官之必宜量裁者也。

一、内外武職。王公將軍都統之外，提督十三人，總兵六十二人，亦大官太多。又如準部、回部、新疆各官亦太多，率多養尊處優，惡勞好逸，能糜帑不能殺賊，宜無論大小，皆減其半。此内外武職之必宜量裁者也。

恭考《會典》，内外文武官共二萬七千餘員，其編檢、庶吉士、侍衛，以及準部、回部官無定員者不與焉。我朝設官於古不爲多，而大官之多，爲漢以來所未有。國家鼎盛之時，物力豐盈，雍容揖讓，無形之弊，人所不覺。今則自微而著，有不能不大加芟薙者，而節費固其小焉者也。

免迴避議

事有顯背三代聖人之制，釀民生無形之害，開胥吏無窮之利，沿襲數百年，墨守之爲金科玉律而不知變者，莫如官員迴避

本省之例。成周三代，世家草澤，俱仕於其國，維楚有材，晉實用之，變也，非常也。漢之朱買臣、❶唐之張漢周、宋之范仲淹，皆守本郡。明代始有南北選之例，後遂定爲迴避本省，不聞明之治勝於古之治也。爲此説者，不過曰「官於本地，關説之徑路熟，恩怨之嫌疑多，囊橐之取攜便」而已，不知營私固易，舉發亦倍易；阿比固多，責備亦倍多。祖宗丘墓之所在，子孫室家之所託，立身一敗，萬事瓦裂，非一官傳舍之比，鄉評之可畏甚於輿論。愚則以爲官於本地，較之他鄉，倍宜自愛自重，亦人情也。

至於遠仕之害，昔人多有言之者。舟車驢馬人夫之費，其給之也，非斥産即揭債；其償之也，非國帑即民膏。到官之後，言語之不通，風土之不諳，利弊則咨訪無從，獄訟則詞聽無術，不得不倚奸胥爲耳目，循宿弊以步趨，於國計民生損乎？益乎？況乎關説之徑路難通，則轉多因緣之輩矣；恩怨之嫌疑不涉，則彌無忌憚之心矣；囊橐之取攜不易，則更益齎送之費矣。人果賢耶，不可待之以不肖人；果不肖耶，仍無以禁其不肖。無益於國，有損於民，莫此爲甚。

今制惟親老告近，爲天理人情之至，然亦多爲條目。有年歲之限，有次丁有無之别，稍不合即謂之規避遠省。曾亦思國家之設官，取其能治民乎？取其能行遠乎？偵孰甚焉。且又何以處夫勾通書吏、遷就以求合者乎？竊以爲此法宜反而用之。大吏特簡者不論，外府、廳、州、縣各官，用宋政和無過三十驛之法，三十里爲一驛。無論有親無親，皆選近省。縣丞以

❶「臣」下，弢園本有「元魏之畢安敬」六字，並注：「《山堂肆考》：畢四世爲本郡太守。」

下不出省，復古鄉亭之職。庶幾參古制今，國民交益矣。

厚養廉議

《左氏傳》曰：「國家之敗，由官邪也。官之失德，寵賂章也。」其今日之謂乎？外官自督撫以至典史，某缺肥，歲贏若干；某缺瘠，歲賠若干。所謂肥瘠者，皆陋規之屬，揚揚然習於人口，不以爲怪，驟聞之，幾疑官名爲市肆之名。吁，可嘆也！余友無錫王大令恩綬，嘗聞一江蘇官論山陽、泰興之肥瘠，吾蘇有三陽醬園、泰興緞肆，大令素樸愿，誤會爲此二肆言。時館林文忠署，語聞文忠，亦爲之撫掌。大小京官，莫不仰給於外官之别敬、炭敬、冰敬，其廉者有所擇而受之，不廉者百方羅致，結拜師生兄弟以要之。大抵大官之廉者僅足，不廉者有餘；小官則皆不足。不足則揭債，母十歲三其子，子復爲母，十年外簡，數已鉅萬，債家相隨不去，猶冀其潔清自好乎？選人亦然。選人在部尤無謂，概令在籍候選，於吏治無損毫末。然則非本性之貪，國家迫之，使不得不貪也。而猶且設爲空虛不用之律例，凡俸禄外絲毫有取，皆不「枉法贓」，以綜核名實之法治之，曹局一空矣。

朝廷果不知耶？抑知之而故縱邪？夫王道不外人情，士從田間來，寒士居多，雖在一命之微，莫不有父母之養，妻子之贍，宫室輿馬、衣裘僕從之需，親戚故舊之賙卹。官愈大則用愈多。外官體統較尊，加以延幕友、賞吏役，費用數倍於京官。大都京官翰林、部曹歲需千金，遞加之至一品當萬金。外官養廉本數較厚，牧令視本數十倍，丞倅以上四五倍，至督撫二三倍，皆不可少之數。惟如數以與之，而猶有骫法營私，致干憲典者，斯真貪人矣。於是可設爲厲禁，京官取外官一錢，上司

取屬員一錢，官取所部一錢，殺無赦，夫而後吏治始可講也。

或曰：數得毋太多乎？曰：此聖人之法也。《周官·司禄》文佚無可考，《王制》、《孟子》猶存其略。以《禮記》疏稱大國卿禄食二百八十八人計之，大國君禄食二千八百八十人，三萬二千畝之入也；次國君禄食二千四百六十人，二萬四千畝之入也；小國君禄食一千四百四十人，一萬六千畝之入也。今之州縣，古小侯也，小侯之禄，殆不啻萬金，何嬴之有？漢制，太守號二千石，實食千二百石；中二千石，實食一千石，《王制》：天子之大夫視子男。《孟子》：元士視子男，是古制京官之禄重於外，漢制則輕於外。視三代已減，唐宋更減。❶元初不制禄，世祖時定太師俸一百四十貫，米十五石，行省右丞相俸二百貫，以下有差。禄薄無甚於元者。明初，四品以上俸鈔三百貫，後又定正一品米八十七石，以下有差。國朝因明制而增益之，廢折米折鈔之目。雍正二年，耗羡歸公，加給養廉。乾隆二年，增京官恩俸。法良意美，度越元明，何不遂復三代之舊也？

或曰：費得毋不支乎？曰：另議廣汰冗員，人數已少。停漕運，減河工，所省千百萬，已不患不足。況吏治既肅，百弊皆捐，中飽一除，積欠自少，數年之後，所得必有踰乎所費者矣。又《文獻通考》「俸禄」下有職田之目，列代皆有之。《宋史·職官志》「諸路職官皆有職田，所以養廉也」，即養廉之名所自始。《日知録》稱明初尚存。今議厚給養廉，宜籌復職田，縣

❶「唐宋更減」句，弢園本作「唐始薄而終厚，宋給實錢」，並注：「詳《山堂考索》。陸游詩『年清百萬錢』，注『祠禄歲千緡』。時游以秘書監奉祠，秩三品，是宋禄不薄也。」

若干畝，紳士徵其租，供本州縣養廉，次上司，次本籍京官，亦古采地遺意也。

許自陳議

夫人知不如自知之明。周任曰「陳力就列，不能者止」，夫子稱之。《左氏傳》以選事爲非，後世動以私意度人，遂不許人自擇官，非三代聖人開誠布公之道也。夫選事固不可，用違其才亦不可，與其用違其才，不如選事。京官乞外，自古所有，而功令無之，惟進士出身之主事、中書許改歸班，選知縣則又何也？外官自願内補，自知其不宜於外耳，其中無他，而功令亦無之，至開例則無所不可，又何以説？竊以爲進士引見之先，願就京職者，宜聽其陳明，而删去改歸班之例。至於難進易退，君子嘉之，概以爲惡勞好逸，忘致身之義，不亦過乎？

無疾稱疾，古人所有，不以爲欺罔也。即承平歷數十年，一旦有事，引疾而去，在其人爲負國家，而自國家言之，則此等恇怯闒茸之徒，正宜屏逐之，使避賢者路，安用束縛馳驟，坐令竭蹶僨事哉？冠帶閑住，不復叙用足矣，法過重，尚恐其戀棧誤公也。其不許辭者，惟煙瘴及一切苦差，煙瘴宜用地近年壯之人，五十受代。苦差宜分二途，爲筋力之苦，宜專簡年壯者；爲匱乏之苦，國家宜贍之使不苦，亦仁至義盡之道矣。

復鄉職議

治天下者，宜合治，亦宜分治。不合治，則不能齊億萬以統於一，而天下争；不分治，則不能推一以及乎億萬，而天下亂。

柳宗元《封建論》云：「有里胥而後有縣大夫，有縣大夫而後有諸侯，有諸侯而後有方伯連帥，有方伯連帥而後有天子。」此合之説也。封建之合，不如郡縣之合尤固，故封建不可久，而郡縣可久。反而言之，天子不能獨治天下，任之大吏；大吏不能獨治一省，任之郡守；郡守不能獨治一郡，任之縣令；縣令不能獨治一縣，任之令以下各官，此分之説也。

顧氏炎武曰：「大官多者其世衰，小官多者其世盛。」蓋大官所以治治民之官，小官所以治民，分而又分，其數不能不多，其位不能不小。今世治民之官頗少矣，縣令藐然七尺耳，控一二百里之廣，馭千百萬户之衆，其能家至户到，而周知其循莠勤惰，飽饑甘苦哉！至令以下各官，非貲選即吏員，流品既雜，志趣多庸，加以閒關跋涉，千里萬里而來，身家妻子惟一官是食，犬馬於富民，魚肉乎貧民，視令以上尤甚，蠹民而已，何有乎治民？然則今之小官，如顧氏之説更多其數，患不滋甚耶！不知顧氏之意，固欲復古鄉亭之職也。

考周制，鄉大夫之下有州長、黨正、族師、閭胥、比長，遂大夫之下有縣正、鄙師、酇長、里宰、鄰長，以鄉人爲之，皆官也。以今十萬户之州縣計之，當有鄉、遂大夫十，州長、縣正五十，閭胥、里宰五千，比長、鄰長二萬五千。❶漢制，十里一亭，亭有長；十亭一鄉，鄉有三老、嗇夫、游徼。三老掌教化，嗇夫職聽訟收賦稅，游徼循禁盜賊，亦以鄉人爲之，亦皆官也。以今方二百里之州縣計之，當有三老、嗇夫、游徼各四十，亭長四百，視周已大減，然猶之多也。隋文始一切罷之，蓋亦一時矯枉過

❶「千」下，弢園本有「此今日斷不可行之事」九字。

正之舉，乃遂爲萬世定制。

今州縣設佐四五人，撥二三人分治各鄉，至都圖則有地保、地總司民事，其流品在平民之下，論者亦知其不足爲治也。於是有保甲之法，十家一甲長，百家一保正，一鄉一保長。然率視爲具文，詔書憲檄，絡繹旁午，而卒不行；閒行之，而亦無效。軍興以來，各省團練民勇，有圖董，有總董，大同小異，顧行之轉視保甲爲有效，然則其故可思也。地保等賤役也，甲長等猶之賤役也，皆非官也。團董，紳士也，非官而近於官者也。惟官能治民，不官何以能治民？保甲之法，去其官而存其五四遞進之法，不亦買櫝而還珠乎？吾甚不解。論保甲者謂得《周官》遺意，則何不徑師周公，乃必以隋文爲主，而周公爲輔也？

茲爲之酌古斟今，折衷周漢之法。縣留一丞，或簿爲副。駐城各圖，滿百家公舉一副董，滿千家公舉一正董，里中人各以片楮書姓名保舉一人，交公所彙核，擇其得舉最多者用之。皆以諸生以下爲限，不爲官，不立署，不設儀仗，以本地土神祠爲公所。民有爭訟，副董會里中耆老於神前，環而聽其辭，副董折中，公論而斷焉。理曲者責之罰之，不服，則送正董，會同兩造族正，公聽如前；又不服，送巡檢。罪至五刑送縣。其不由董而達巡檢或縣者，皆謂之越訴，今州縣門或署越訴，笞五十，蓋指越里老而訴州縣，非謂越州縣而訴府，詳見《日知録》。然則里老聽斷小事，固舊制矣。不與理。緝捕關正、副董指引，而不與責成。徵收由正、副董勸導，而不與涉手。滿五千家地廣人稀之縣量減。設一巡檢，全乎爲官如今制。惟以鄰郡二三百里内無山川閒阻之地，諸生幕職薦舉者爲之。丞簿由巡檢升除，丞簿月給養廉三五十金，巡檢半之；正董薪水月十金，副

董半之。正、副董皆三年一易，其有異績殊譽功德在閭里者，許入薦舉，有過者隨時黜之。見令丞簿尉，用紳士禮，文用照會，有罪即與凡民同，如是則真能親民，真能治民。大小相維，遠近相聯，無事而行保甲，必有循名責實之功；有事而行團練，更得偕作同仇之力，風俗有不日新，教化有不日上哉？

易吏胥議

後世流品，莫賤於吏，至今日而等於奴隸矣。後世權勢，又莫貴於吏，至今日而駕於公卿矣。《册府元龜》：「唐元和中，敕曾任州府小吏，不得申送進士，與虧禮教，被科罰，皆謂之不入清流。」《明太祖實録》：「吏胥心術已壞，不許應試。」吏之賤舊矣。

至近日江蘇州縣，漕書閽人，更迭爲之，衣冠不與齒，其賤也如彼。而權勢之盛，則又莫盛於今日。州縣曰可，吏曰不可，斯不可矣，猶其小者也。卿貳督撫曰可，部吏曰不可，斯不可矣，猶其小者也。天子曰可，部吏曰不可，其不可者亦半焉。於是乎其權遂出於宰相大臣之上，其貴也又如此。

夫所謂可不可者，部費之到不到也。《漢書》云：「所欲生則與生比，所欲死則與死比。」專指廷尉言。今則轉於吏、户、兵、工四部爲甚，無他，利之所在耳。每部不下千人，其渠數十人。車馬宫室、衣服妻妾之奉，埒於王侯，内外交結，隱語郵書，往來旁午，輦金暮夜，蹤跡詭秘，莫能得其贓私都數。嘗與一紹興人擬議，吏部四司歲約三百萬，兵部官少而費更鉅，户部有鹽漕，工部有河工，計四部歲不下千萬。

外省大小衙門人數尤衆，蠹贓更多，更不啻千萬。究銀所從來，國家之帑藏居其三，吾民之脂膏居其七。

今天下之亂誰爲之？亦官與吏耳。而吏視官爲甚，顧氏炎武謂之養百萬虎狼於民間者是也。虎狼何知，但知搏噬，噬民不已，繼以噬國無足怪，獨怪國家之必養此虎狼何居？正名定罪，非盡殺不可。然非一殺之而即已也，殺一虎狼，復養一虎狼，其噬人自若，是今之吏之不可復用也明矣。

考《周禮·太宰》：「陳其殷，置其輔。」鄭注：「殷，衆也，謂衆士也；輔，府史庶人在官者。」夫輔非賤簡之名，又與士同列，知古不以吏爲賤役。漢武帝時，卒史皆用通一藝以上者。唐高宗詔諸司令史考滿者，令試一經。吏宜通經，古之道也。元時小吏，可致宰執臺諫。明亦有吏員累官卿貳者，況鍾爲郡，尤有賢名。中葉以後，始賤吏不用，非初制也。錢氏大昕曰：「元時士人皆樂爲吏，而吏亦知自重。自士大夫之於吏，以奴隸使之，盜賊待之，而吏遂無所用。」旨哉斯言！

今日之用吏，殆以國計民生全付之奴隸盜賊也，可乎哉？既不能不用之，即宜有以尊之。惟今日吏之賤，中於人心，驟尊之，清流猶不就也。竊以爲既如前議改例之後，案牘減大半，外官可并其事於幕，而名之曰幕職。略仿唐制，與以入仕之途，不得以游閒之人爲之，由郡縣學山長擇諸生中有才有行，而文學中平，歷三試不中式者，送郡縣充選，兼準應試。九年無過，叙丞簿官候選，始脱試籍。丞倅佐貳等官，於郡縣分聘一人，大吏及部院皆由郡縣擇其尤上之。今制惟軍機處不設吏，以章京治文書，蘇拉僅供奔走之役，故

流弊較少，亦部院可以幕職代書吏之證也。此幕職一途，與科目薦舉二途並用，惟不得入翰林及爲大學士，稍示區別，其餘遷擢，無稍軒輊。又薦舉可不由諸生，而幕職不得不由諸生。著爲令，如此則人知自重，舞文黷貨之風，庶幾少衰息乎！

省則例議

談者謂今天下有大弊三：吏也，例也，利也。任吏挾例以牟利，而天下大亂，於乎盡之矣。夫例何以設？曰爲治天下也。例之大綱，尚不失治天下宗旨，至於條目，愈勘愈細。其始若離若合，其繼風馬牛不相及，其終則鄭聲譫語，不知所云。遂於宗旨大相背謬，偶一道破，無不啞然失笑者。試以吏部言之。丁憂服闋，稽覈月日是也，命官親供之不信，乃憑之里鄰之結；本官身至之不信，仍待之置驛之文。劉文清服闋到京，命署缺，部以原籍文未到駁之，特旨准署。近年驛梗，選人以服闋文不到扣選者，不知凡幾。外官赴選，更有本籍驗看之條，服闋者亦然，其理安在？猶是人也，三年中非驟能衰老，若謂哀毀滅性，舉動改常，設有其人，曾閔之流也，方將旌之以風厲天下，而驗看何爲者？如有甄別，豈非冤抑？既無甄別，曷取具文？旗員道府服闋引見，分別內外用之，例同。蒙則以爲以禮去官，正宜優加體卹，實缺勿開缺，候補勿扣資，服闋赴官，自遞親供，即任事如常。惟逾限期年不至者，開缺扣資，其餘繁文，一切可删。

又如親老告近是也。顧親年六十五以上准告近，則年六十四之親，不向隅乎？家無次丁准告近，則有次丁而或篤疾，或遠出，或不慧，雖有如無者，不向隅乎？而且迎養在寓有別，迎親送親假有

別，告養告近而服闋者有別，剖晰可謂精矣。而於人情動多窒碍，惟有一切以欺應之，始可無事。設有老病之親，而年歲不合例，又不得無疾稱疾，至誠無僞者，處此計無所出，將齎咨涕洟以赴官邪？方寸已亂，曠官瘝職，曾何益於國家也？然則非以防其欺，乃以導其欺也；不特導其欺，且以逼其欺也。其於治天下非徒無益，而又害之。惟於胥吏則爲大利之所在，而例固非吏爲之也，朝廷爲之也。朝廷亦何德於吏，而必爲之濬利源哉！偶舉二事，他事可知，他部可知。

大凡治病者，必探其病根而除之，而後病可已。吏之病根安在？在例案太繁而已。❶宜簡諳習吏事大小員數人，紬繹會典、則例等書，擥存其要，名之曰「簡明則例」，每部不得逾二十萬言。舊册存之，舊例舊案，無論遠近，一切燬之。以新例頒發大小官員惟徧，戒自今非新例不得援引，小事兩可者，卿貳、督撫以理斷之。《傳》曰「用人勿疑」，卿貳、督撫大官而必束之以例案，且束之以無一定之例案，是疑大臣而轉信吏也，傎孰甚焉。

至咨移詳札，實叙處無可簡略，其首尾複述套語皆删之，並頒一成式。無論上下行文書呈狀，紙長闊若干寸，格長闊若干寸，葉若干行，行若干字，皆一之，令可裝爲一帙。照例知照事月一報，一類爲一册，按行續寫，文從極簡，以不能損一字爲準。連葉用騎縫印，板心署年月日。又各署皆創一公事表，仿諸史表式，別類分門，事經月緯，如目録然，使易於稽考，亦一便也。夫二十萬言，不過兩帙，縱中材暮齒，

❶ 「已」下，彊園本有「若是者，非一編管一秉秆，拉雜摧燒之，則天下不治」廿字。

不習吏事，亦能通曉。即仍用吏，❶吏已無權，況可不用今日之吏也。

杜虧空議

今直省積欠之數以千萬計，前此未有也。積欠之故，在於虧空；虧空之故，在於挪移；挪移之故，在於漫無稽考。以一縣之主，獨操出納之權，下車之日，公用後而私用先，室家妻子之百需，舊逋新欠之交集，大抵有收管而無開除，惟所指揮，莫敢過問，迨上司知之而虧空久矣。於是因虧空而清查，清查一次，虧空又增多一次，徒費筆墨，無益帑藏。

欲杜虧空，惟有寬既往而嚴將來之一法。清查之後，删去攤賠弊政，力能彌補者，以一年爲限，即以限滿日實在之數爲定。各員論罪，視常例未減，嗣後如有虧空一錢者，殺無赦。更定稽查之法，在以四柱册公之於衆，大堂左右，按日揭榜，舊管、新收列左，開除、實在列右，其法務詳務盡。如徵收某都圖某户錢糧若干，必書細數，收銀後本日給串，本日列榜。月終，用活字板印《徵信録四柱册》百本，備列全榜，分送上司各圖紳士惟偏。如某户完糧而榜册不列者，許揭府，立與重賞。有經手解領開除之款與榜册數不符赴揭者，亦如之。大吏宜用漢高馳入趙壁奪張耳、韓

❶「即仍用吏」句，弢園本作「凡户工二部紀銀錢之書，皆胥吏舞弊之書也。即如蘇松重賦數倍于他郡，二三十倍于他省，未嘗不載于賦役全書。而賦役全書具在，驟閱之，但見款項之繁多，名目之猥瑣，分合雜糅之離奇，非老于此事者，無從得其每畝徵税之數。尚書侍郎起家文史，不習會計，雖遍閱全書，亦不能知其數倍二三十倍者安在，此何理耶？必宜改定體例，但著某縣田若干畝，一畝之税米若干，銀若干，以大目通曉爲主，他可類推。即用吏」。

信印符之法，非時遣員飛騎察之，有弊者論如法。至地方公款如義倉之類，以紳富領之，而州縣登其數，富民無侵蝕之理。而官紳水火成積習，必無庇護，且可節州縣句稽之煩，此杜虧空之法也。

雖然，必前議十倍養廉之法行，此説始可行。不然者終不行，强行之，必多方以肆其荼毒，害有甚於虧空者，可畏也。

改捐例議

道光中，余戊子同年安徽朱孝廉鳳鳴叩閽進所爲尚書題論，上温詔褒之。其任官惟賢一論，頗傳誦京師。有曰國家用科目，君子小人參半也，用捐班則專用小人矣。又曰上以急公好義爲招，特假以爲名；下以利市三倍爲券，將務求其實。又曰捐班逢迎必工，賄賂必厚，交結必廣，趨避必熟，上司必愛悦，部吏必護持。又曰與其開捐，不如勒派，富民百十家之勒派，其害偏；開捐則將爲貧民億萬家之勒派，其害普。與其開捐，不如加賦，有形有限之加賦，其害近；開捐則將爲無形無限之加賦，其害遠。抉開捐之弊，可謂至矣。

平心論之，實苛論也。國朝捐班，亦有李公世傑、傅公鼐諸人，安得謂專用小人乎？顧特千百中之一二耳。夫求一二於千百中，難矣。近十年來，捐途多而吏治益壞，吏治壞而世變益亟，世變亟而度支益蹙，度支蹙而捐途益多，是以亂召亂之道也。居今日而論治，誠以停止捐輸爲第一義。

國朝自招民知縣以來，時開捐例，皆暫行而非常行。道光、咸豐兩朝，御極之初，即首停捐例。厥後以大兵役，徇廷臣之請，始又舉行，固知開捐非列聖意也。

顧今軍務未蕆，待用方亟，如之何？ 考商鞅賜民爵，爲輕名器之漸，漢晁錯從而鬻爵，甚於鞅矣。 至入貲補吏，創於漢武，濫於東漢及晉，綿延於唐、宋、元，而幾絶於明。 景泰元年，始命輸納者給冠帶；二年，令世襲武職；四年，令生員納粟補國子生，如是而已。 然則必欲爲權宜之計，無已，其修民爵之令乎？ 商鞅之法，貧者得賣與人，漢時亦有民得賣爵之令，又公、大夫以上，令、丞與抗禮。 今捐輸之推廣，無孔不入，獨此二者未之及。 新例移獎有賣與人之實，而必設爲中表至戚之限，明導以欺何爲者？ 至郎中、道員之貴，一縣令得坐堂皇以辱之，安望抗禮哉？ 是亦一問也。 應請留封典、虚銜二者，倍蓰其捐數，許於若干年内，移名若干次，有官者不與。 更仿令、丞抗禮之制，明定禮節以榮之。 韓氏菼曾有此議，實行之無弊者。 彼諸夷以利爲國，富商輒與大酋敵體，而絶無入仕之路。 一犯法則朝爲坐上客，夕爲階下囚，故富商倍重犯法，此亦抗禮無弊之一證。 其實職升銜加級及貢監，一切停止。 現任有政績者，上司特疏保留，改其籍曰薦舉，其餘無論實缺、候補、候選，皆視原輸銀數，改入民爵，以示大信，且令天下曉然知非往時甫停復開之比。 捐班中果有才士，無所冀倖，無所需待，將群然淬厲鼓舞於正途，斯官方可以澄敘，人材可以奮興矣。

繪地圖議

《周官》：「大司徒，掌建邦之土地之圖。 周知九州之地域，廣輪之數。」「職方氏，掌天下之圖。」固王政之先務也。 《史記·蕭何傳》：「漢王所以具知天下

阸塞，户口多少，强弱之處，民所疾苦者，以何具得秦圖書也。」《宋史·袁燮傳》：「燮爲江陰尉，常平使令每保畫一圖，田疇、山水、道路悉載之。合保爲都，合都爲鄉，合鄉爲縣，徵發、争訟、追胥，披圖可立決。」此言都圖之始。《嘉定縣志》：圖即里也，以每圖冊籍，首列一圖，故名曰圖。都圖之宜有圖舊矣。今江南州縣有魚鱗冊，猶沿其制。

惟有明以前，繪圖不知計里開方之法，圖與地不能密合，無甚足用。大氐不審乎偏東西經度，北極高下緯度，不可以繪千里萬里之大圖；不審乎羅經三百六十度方位，及弓步丈尺，不可以繪百里十里之小圖。而繪小圖視繪大圖更難，以無顯然之天度可據，全在辨方正位，量度丈尺，設有差忒，便不能鉤心鬬角。陽湖李氏兆洛製定向尺一十八枚，圖繪頗準，猶嫌其繁重。

今定一簡易之法如後，請下之各直省州縣，如法繪畫。任取本州縣一城門，左旁立一石柱爲主柱，即爲起數之根，依此作子午卯酉縱横綫，以一里三百六十步爲度，各立一柱，令四柱之内爲一圖，容田五百四十畝。各圖中乾坤艮巽四隅皆有一柱，而以艮隅之柱爲本柱，以千字文爲號，勒於其上。柱徑一尺，高一丈埋露各半，其露者尺寸有識，適當山水市舍則省之，或向西或向南退行若干步補之。繪圖則用約方二尺之紙，十步爲一格，縱横各三十六格，則一里内阡陌廬舍，纖悉可畢具。如是而地之廣袤著矣。更用水平測量高下，即以主柱所傍城門之石檻爲地平起數之根，以絜各圖石柱，而得各圖立柱之地高下於城檻之數，又徧測本柱前後左右四里

之高下，而得四里内高下於本圖之數，又徧測東西南北毘連州縣城檻之高下，而得各城檻高下於本城檻之數。以之入圖，則以著色爲識別，凡高下於城檻在一尺内者不著色，其餘分數色，以一尺爲一色，至若干尺以上，則概爲一色；高山土阜，又别爲一色，仍識若干尺於上，如是而地之高下亦明矣。

此圖既成，爲用甚大，一用以均賦稅，一用以稽旱潦，一用以興水利，一用以改河道。詳後議。

附繪地圖法

法造反羅經，如下式分二十四字，七十二向綫，兩綫空隙亦可作一綫看，是七十二向，實得一百四十四向之用，不必更分三百六十度，轉易舛混。一向分六向：一子正，一子兼癸少，一子兼癸太，一子癸，一癸兼子太，一癸兼子少。餘仿此。二十四向共成一百四十四向，每向二度半。又造定向尺，如界尺式，首用圓盤，即正羅經。邊分若干綫，與反羅經相準，中作十字綫，以取子午正中中心，用釘合於尺上，仍令活動，可以旋轉尺上。作中綫如甲乙，尺邊任刻細分如丙丁。又造圖紙，用朱絲作正方格，格之大小準定向尺細分，任以十分或二十分爲一格。量地之法用反羅經，居子向午，對所欲量之地，視鍼頭所指，即知何向。此用反羅經之巧。用軟步弓量定若干尺，至轉灣處止，即簿録某向共若干步，是爲一節。嗣轉他向皆如之，凡一轉爲一節。清丈田畝，逐坵四面皆用此法馭之。其簡法又有三，一曰人行計步，先較準本人行步若干當弓步丈尺若干，即計行步之數爲準。一曰車行計輪，先量準輪周若干尺，任於輪之一幅作識，但以輪行若干周計之。三法中此爲最的。一曰舟行計艫，

先較準行若干觔當若干步，惟風水順逆所差甚多，宜隨時消息之。此法止能御直綫，不能御弧綫，遇弧形之地，宜於弧旁標識作直綫，縱橫成句股形，入以算術，此不具載。　大氏止繪地圖三法已足。　清丈田畝，則必以弓步實量得數始密，至畫圖之法，先於圖紙上占位，作一定點爲起手之地，復於定向尺首圓盤上取所記某向綫，移指中綫甲乙，並將尺邊丙位移就定點上，仍審上層十字綫，上子下午，地圖本上北下南。　與紙格勿稍偏斜，乃循尺邊於定點上丙位起按分繪畫，甲乙爲向綫，丙丁綫既與甲乙平行，亦即向綫矣。　是爲一節。　續繪次節，即於前綫之末接起後綫，以下皆如之，即圖成矣。

反羅經式

定向尺式

均賦稅議

曷言乎繪圖以均賦稅也？　賦稅不均，由於經界不正，其來久矣。　宋熙寧五年重修定方田法，分五等定稅，《宋史·食貨志》，又《王洙傳》。　明萬曆八年，度民田，用開方法，以徑圍乘除截補。《欽定通鑑綱目三編》。康熙十五年，命御史二員詣河南、山東，履畝清丈，山東明藩田以五百四十步爲畝，今照民地，概以二百四十步爲畝。《皇朝文獻通考》。　乾隆十五年，申弓步盈縮之禁，部議惟直隸、奉天遵部弓尺並無參差，至山東、河南、可見康熙十五年之舉，仍屬具文。　山西、江西、福建、浙江、湖北、西安等省，或以三尺二三寸、四尺五寸至七尺五寸爲一弓，或以二百六十弓、七百二十弓爲一畝。　長蘆鹽場三尺八寸爲一弓，三百六十弓、六百

弓、六百九十弓爲一畝。大名府以一千二百步爲一畝。若令各省均以部定之弓爲畝，倘大於各省舊用之弓，勢必田多缺額；小於舊用之弓，勢必須履畝加征。一時驟難更張，應無庸議，嗣後有新漲新墾之田，務遵部頒弓尺，不得仍用本處之弓。《大清會典》。不特朝廷寬大之恩卓乎不可及，亦見當時部臣深明大體有如此。

惟是舊田、新田，截然爲二，終非同律度量衡之意也。惜當時不將各省田畝一切度以工部尺，而增減其賦以就之，不尤善之善者乎？今吴田一畝多不敷二百四十步，甚有七折八折者，《林文忠公疏稿》見《興水利議》。所謂南方地畝狹於北方者此也。

蓋自宋以來，所謂清丈者無非具文矣，皆由不知前議羅盤定向、四隅立柱之法爲之範圍，有零數，無都數，可分不可合，或盈或縮，甚或隱匿，百弊叢生。丈書泥於梯田闊狹折半之法，方田十畝，斜剖爲二，可成十一畝，餘可類推。又遇巉山，宜用圓錐求面術，亦丈書所未必知。《蘇州府志》載吴縣辦清丈，久之，以山多難丈中寢，可爲笑柄。故丈田亦必略知算術，不可專恃丈書。不能若網在綱，必至治絲而棼。

誠如前議繪圖之法而用之，然後明定畝數，北省有六畝爲一晌，四十二畝爲一繩等名目，亦應删除。用顧氏炎武所議，以一縣之丈地，敷一縣之糧科，見《日知録》。即朱子「通縣均紐百里之内輕重齊同」之法，見《朱子文集》卷十九《條奏經界狀》。按畝均收。仍遵康熙五十年永不加賦之諭旨，不得藉口田多，絲毫增額。如是則豪强無欺隱，良懦無賠累矣。

又舊例各縣税則，至數十等之多，於國無益，於民非徒無益，而於吏胥隱射轉換則大有益。圖成之後，地形高下，水口遠近，犂然在目，應請各州縣就境内用宋法分五等定税，亦絕弊之善術。又《日知

録》所列州縣有去治三四百里者，有城門外即鄰境者，有縣境隔越如《周禮》所謂「華離之地」者，按圖稽之，并改甚易。是之謂平天下，是之謂天下國家可均。

稽旱潦議

曷言乎繪圖以稽旱潦也？州縣一遇水旱，吏胥即有注荒費之目，有費即荒，無費即熟。官即臨鄉親勘，四顧茫然，發縱指示，一聽諸吏，雖勘如不勘也。前議繪圖之法，所謂石柱，即今水則碑之製。吴江垂虹亭有水則碑二，并不徧布各鄉，又無比較之率，則其用僅與石步等，有此何益？惟行四隅立柱之法，驗石柱，披地圖，今日不雨，則若干圖將旱；明日又不雨，則又若干圖將旱。水加一寸，則若干圖將淹；水又加一寸，則又若干圖將淹，坐

廣厦細旃之上，固已了然於胸中。舟輿既出，勘一水而百水可知，勘一鄉而四鄉可知，脱有不合，則必高地隔越，港汊不通，不難隨時修濬，尚何前弊之有？

興水利議

曷言乎繪圖以興水利也？國家休養生息二百餘年，生齒數倍乾嘉時，而生穀之土不加闢，於是乎有受其饑之人，弱者溝壑，强者林莽矣；小焉探囊胠篋，大焉斬木揭竿矣。

客或語余曰：英吉利縱横數百里國耳，惟能涉重洋，不遠萬里，墾田拓土，故生息愈繁，國用愈足。中華無是，故貧。其言韙矣。雖然，近將棄之，奚論乎遠？

夫一畝之稻，可以活一人，十畝之粱若麥，亦僅可活一人。直省田凡七百四十

餘萬頃，《會典》乾隆四十三年數。《通典·田制》：禹平水土，九州之地，定墾者九百一十萬八千二百頃。爲數轉多，惟九州疆域及步法畝法無確據，未可遽加比較。至漢以下，歷代墾田數多少懸殊，杜氏謂史失實者，近之。種稻之田半焉，其餘豈盡不宜稻哉？《職方氏》宜稻之州七，今僅存荆、揚，亦後世百度廢弛之確證也。西北地脈深厚，勝於東南塗泥之土，而所種止粱麥，所用止高壤，其低平宜稻之地，雨至水匯，一片汪洋，不宜粱麥。夫宜稻而種粱麥，已折十人之食爲一人之食，况并不能種粱麥乎？然則地之棄也多矣，吾民之夭閼也亦多矣。

庶而求富，莫若推廣稻田。林文忠公輯《西北水利説》，備採宋元明以來何承矩等數十家言，蒙嘗與編校之役，文忠又自爲疏稿，大旨言西北可種稻，即東南可減漕，當自直隸東境多水之區始。稿云：「竊維國家建都在北，轉粟自南，京倉一石之儲，常糜數石之費。奉行既久，轉輸固自不窮，而經國遠猷，務爲萬年至計，竊願更有進也。恭查雍正三年命怡賢親王總理畿輔水利營田，不數年，墾成六千餘頃，厥後功雖未竟，而當時效有明徵，至今論者慨想遺跡，稱道弗絶。蓋近畿水田之利，自宋臣何承矩，元臣托克托、郭守敬、虞集，明臣徐貞明、邱濬、袁黄、汪應蛟、左光斗、董應舉輩，歷歷議行，皆有成績。國朝諸臣章疏、文牒，指陳直隸墾田利益者，如李光地、陸隴其、朱軾、徐越、湯世昌、胡寶瑔、柴潮生、藍鼎元，皆詳乎其言之。以臣所見，南方地畝狹於北方，而一畝之田，中熟之歲，收穀約有五石，則爲米二石五斗矣。蘇、松等屬正耗漕糧，年約一百五十萬石，果使原墾之六千餘頃修而不廢，其數即足以當之。又嘗統計南漕四百萬石之米，如有二萬頃田，即敷所出。倘恐歲功不齊，再得一倍之田，亦必無虞短絀。而直隸天津、河間、永平、遵化四府州可作水田之地，聞頗有餘，或居窪下而淪爲沮洳，或納海河而延爲葦蕩，若行溝洫之法，似皆可作上腴。臣考宋臣郟亶、郟喬之議，謂治水先治田，自是確論。直隸地方若俟衆水全治而後營田，則無成田之日，前於道光三年舉而復輟。職是之故，如仿雍正年間成法，先於官蕩試行。興工之初，自須酌給工本，若墾有功效，則花息年增一年。譬如成田千頃，即得米二十餘萬石，或先酌改南漕十萬石折徵銀兩解京，而疲幫九

運之船便可停造十隻。此後年收北米若干，概令核其一半之數折征南漕，以爲歸還原墾工本及續墾佃力之用。行之十年，而蘇、松、常、鎮、太、杭、嘉、湖八府州之漕，皆得取給於畿輔。如能多多益善，則南漕折徵歲可數百萬。而糧船既不須報運，凡漕務中例給銀米，所省當亦稱是，且河工經費因此更可大爲撙節。上以裕國，下以便民，皆成效之可卜者。至漕船由漸而減，不慮驟散水手之難，而漕弊不禁自絶，更無調劑旗丁之苦，我朝萬年至計似在於此。可否，飭下廷臣及直隸總督籌辦之處。伏候聖裁。將以述職上之宣廟，當國某尼之，召對亦未及，事遂不果行。

惟稿有云：「若待衆水全治而後營田，則無成田之日。」竊獨以爲不然。即不能衆水全治，亦當擇要先治，蓋未聞水不治而能成田者。怡賢親王嘗試行有效矣，何以一廢不復舉？以水不治耳。水何以不治？源流之不別，脈絡之不分，測量高下，得此遺彼，不能擇要而治耳。水不治而爲田，或田其高區而水不及，或田其下地而水大至，一不見功，因噎廢食，文忠亦未之思也。

誠如前議繪圖，則源流脈絡，僂指可數，然後相其高下，宜疏者疏之，宜堰者堰之，宜棄者棄之，不特平者成膏腴，下者資瀦蓄，即高原之水有所洩，粱麥亦倍收矣。湘陰郭中丞嵩燾言：天津水鹹，歲必灌洗三次，始可成田。此說前人所未及，宜參。

又不獨此也。即以東南言之，同一高區，近水者易戽，遠水者難戽，吾鄉西郊貞山麓先大夫塋左側有田數十頃，地高而遠水。有舊河久塞，余廬居時相度得之，遂於乙卯冬勸鄉人濬復其舊，次年大旱，田得中收，里人大悦。此行之有效者。收成迥異。甚有所謂鑊底潭者，窪下而不通外水，一雨即泛濫，一不雨即乾涸，皆溝洫不修之弊。得是法而相度疏濬，磽瘠之變爲膏腴者多矣。

改河道議

曷言乎繪圖以改河道也？漢賈讓《治河下策》云：「繕完故隄，增庳培薄，勞費無已，數逢其害。」今之治河，守此數語以爲金科玉律，竭天下之膏血以奉之，國病而民亦病。爲萬世計者，奚忍安此？嗚呼！以催科聽訟爲治天下之道而天下壞，以增庳培薄爲治河之道而河壞，庸人誤國，一而已矣。

近者十年三決，前所未聞。蓋由雲梯關淤淺，入海不暢，自近二三十年來爲甚。❶吾鄉王司馬熙文之言曰：道光末年所言。「少時侍吾父蘭儀同知署，署瀕河，隄高於檻一二尺，髫齔之事，如目前耳。後三十年而予攝是職，署門外東西來皆半里外下坦坡，乃得入署，隄巍峨踞綽楔上。」準此逆推，國初豈水由地中行乎？必不然矣。詢之老吏，云三十年中，初年歲高三寸，遞加至今，歲高一尺内外，此近年加淤之信而有徵者。蓋不特不由地中行，且不由地上行，直由城上行焉。

繕完故堤之法，至今日而萬不可用，計必出於改道。既欲改道，當求一勞永逸之道而改之決矣。癸丑以來，決河由大清河入海，此奪濟也。大清橋畔有坊，康熙年間刊聯中有「岳色」、「河聲」字，蓋借用韋莊詩，心如嶽色留秦地，夢逐河聲出禹門。而以泰山爲嶽，濟爲河，而不知濟之不可稱河也。在今日則土人以爲讖，謂河流自此定，不必別求改道。然亦宜審其高下，而始能知其宜因與否也。如其可因，即可用西人刷沙之法。法用千匹馬大火輪置船旁，可上可

❶「二三」，弢園本、《顯志堂集》卷十一作「一二」。

下，於潮退時下其輪，使附於沙而轉之，沙四飛隨潮而去，凡通潮之地皆宜之。黄河水性湍急，更無處不宜，自下流迤邐而上，積日累月，鍥而不舍，雖欲復由地中行之舊不難。此不特黄河可用，北河亦可用，即南運河、徒陽等處亦可用。且東南水利久不治，數日之霖，積月不退，宜於通潮各海口如法濬之，使下流迅駛，則上流雖不濬，而自有一落千丈强之勢，可收事半功倍之效。

治河之書，如《行水金鑑》之類，汗牛充棟，率多紙上空談，難資實用。夫爲下必因川澤，未有改河道而不自審高下始者。諸書間及測量，止言所欲施工之地，從未有普徧測量之説，亦由不知其法爾。應請下前議繪圖法於直隸、河南、山東三省，徧測各州縣高下，縮爲一圖，乃擇其窪下遠城郭之地，聯爲一綫，以達於海，誠數百年之利也。

近世論治河者，靳氏輔、夏氏駰諸人，痛詆讓策。夏氏不足道，靳氏以治河名，何以爲此説？亦自文其所不能而已。至附會修太原爲修隄，九澤既陂爲隄陂，然則禹又一鯀也。考《説文》：「陂，阪也，一曰沱也。」《詩》：「彼澤之陂。」《毛傳》：「陂，澤障也。」澤障即沱，蓋水旁淺灘，故蒲荷生之，豈隄之謂邪？至高平曰原，與治水尤無涉，其不足辨明矣。《周髀算經》曰：「故禹之所以治天下者，此數之所由生也。」漢趙君卿注云：「禹治洪水，決流江河，望山川之形，定高下之勢，除滔天之災，釋昏墊之厄，使東注於海而無浸溺，乃勾股之所由生也。」是君卿固知治水之必用算學，而其法不傳。元郭守敬算學名家，史稱其習水利，巧思絶人，陳水利六事，又十有一事；又嘗以海面較京師至汴梁，定其地形高下之差；又自孟門而東，循黄河故道，縱横數百里間，各爲測量地平，或可以分殺河勢，或可以灌溉田土，是守敬亦知治水之必用算學，而其法又不傳，

然亦可見古之人有行之者矣。

勸樹桑議

西北稻田之利，前議詳矣。顧治田宜先治水，重大不易行，更有至簡至易之事，則蠶桑是。西北諸省，千百里彌望平楚，莫不宜桑，一切棄之，其可惜有倍甚於田者。曩侍先恭人京邸，後圃有桑數株，歲飼蠶數簇，繅絲與南中無二。蓋西北地脈深厚，外燥而內潤，故梨桃蔬菓之屬，轉勝於南，桑性亦如之，知西北之棄地多矣。

天下事本難於創始，蚩蚩者尤甚。十年樹木，利在日後，而費在目前。吾吳西郊，山地畝值錢數百，桑園畝值錢三十千，然不能化山地盡爲桑園者，亦以人情狃於近利，劖地栽桑，必三五年無利有費之故。東南猶爾，況西北乎？

勸種之法，宜官爲倡導。令編檢部曹中嘉湖人，挈家至城外，發帑買地種桑，募其鄉善飼蠶者爲之師，雇本地人受其法。五年之後，招土著承買，歸其帑，永爲世業。民間有能仿行者，呈明給照，永不許王公府八旗爭奪，並永不加賦，使安其業。十年之後，桑陰滿邦畿矣。近京不甚寒之省皆仿此。

夫經傳所言蠶桑之利，未嘗及吳越，郭子章《蠶論》云：《七月》「爰求柔桑」，則豳可蠶；《將仲子》「無折我樹桑」，則鄭可蠶；《氓》「桑之未落，其葉沃若」，則衛可蠶；《十畝》「桑者閑閑兮」，則晉可蠶；《皇矣》「其檿其柘」，《桑柔》「菀彼柔桑」，則周可蠶；兗州「厥貢漆絲，厥篚織文，桑土既蠶」，青州「厥篚檿絲」，徐州「厥篚玄纖縞」，揚州「厥篚織貝」，則齊魯可蠶；荆州「厥篚玄纁璣組」，豫州「厥貢漆枲絺紵，厥篚纖纊」，則楚可蠶；《孟子》「樹墻下以桑」，則齊梁可蠶；「蠶叢都蜀，教民蠶桑」，則蜀可蠶。不知何時利獨歸於吳越？視宜稻七州之僅存荆、揚，殆又甚焉。作而致之，其有待於大賢乎？又宋秦觀《蠶書》

云：「《戎治》唐史載于闐蠶蛾飛盡，治繭可爲絲。如得其法，所全生命不勝計。」是亦當留意訪求者。

折南漕議

《禹貢》：「百里賦納總，二百里納銍，三百里納秸服，四百里粟，五百里米。」此古聖人轉輸之法也。宋人詩有云「自古有良法，一州食一州」，誠哉是言。蓋不聞仰給於數千里之外，而無百一之閒阻者。然則求裕京倉，莫若興西北稻田，而稻田非可計年奏績也。惟有於天津、通州、京倉三處，招商販運米麥雜糧，而令東南諸省折解銀兩，俟有成效，並停東豫糧運，最爲簡法。

京倉支用，以甲米爲大宗，官俸特十之一耳。八旗兵丁，不慣食米，往往由牛录章京領米易錢，折給兵丁買雜糧充食，每石京錢若干千，合銀一兩有奇，相沿既久，習而安之。咸豐九年，有以某牛录扣米勒折控部者，以歷年已然，各旗皆然，某牛录得從薄譴。惟官俸亦然，三品以上多親領，其餘領票，輒賣給米舖，石亦一兩有奇。赴倉親領者，百不得一。

然則南漕自耕穫徵呼駁運，經時累月數千里，竭多少脂膏，招多少蝨蠹，冒多少艱難險阻，僅而得達京倉者，其歸宿爲每石易銀一兩之用，此可爲長太息者也。且也嘉慶中協辦大學士劉權之疏有云「南漕每石費銀十八金」，不曰二十金而曰十八金，必確有所見。魏氏源駁之，謂止四金，其說甚謬。魏氏云每船受米六百石，幫費洋千元，不過每石一兩有奇。不知六百石內，交倉正耗米僅四百餘石，六百石幫費皆應在四百石內通攤，魏氏誤會，一謬也。彼時松白糧幫費有多至貳千六七百元者，魏氏不知，二謬也。又云漕項連行月銀米每石一兩，考行月等一切米價幾及一兩銀尚在外，魏氏誤算舛錯，三謬也。所駁無一是處。以今計之，浮收也，幫費或海運經

費皆在內。漕項也，給丁苫蓋各費在內。漕項之浮收也，給丁耗米、行月米、五米貼運米、給還米等也，繕軍田租也，漕河工費也，漕督糧道以下員弁兵丁公私費用也，雖不能得其確數，大約去劉説不遠。乃其歸宿爲每石易銀一兩之用，此又可爲長太息者也。則何如援照成案，每石折銀一兩四錢，解京發餉，直截了當，有增無減，兵心必大喜。惟是領折買食，可以相安者，仍以歲有南糧二百餘萬石流通市中之故。若市中驟少此二百萬石實米，則一切雜糧騰貴，兵丁領折之後，何從買食？計二百萬石可食六七十萬人，是六七十萬人無所得食矣。此宜爲之地者也。

今議京通津三處，招商運糧，宜於免門關税外，援糧船帶免他税之例，定爲運糧若干石，准免他税若干，著爲令，仍以時查報糧數，務合近年南漕糙白米之數，不足則設法招徠，或用鹽務倡導故事以足之。諺云「價高招遠客」，都門百貨所集，即川滇閩廣之産，尚可咄嗟立辦，一旦南糧不來，米價貴即雜糧隨之而貴，又有帶免他税之例，近畿雜糧連檣擊轂不待言，人特不可一日不飽，米麥雜糧，同歸一飽，且玉田、豐潤等縣産米不少，近更有牛莊米南運上海者，本不患無米。況近來商賈路窄，一聞北地價貴，必趨之若鶩，更不患無米。但令市中有米，即不必官中有米，更宜官中多籌一年之蓄，按年糶陳糴新，爲有備無患之計，則轉勝於從前之年銷年款，而成萬全之策矣。如是則南民所完之數，即北兵所得之數，國家無毫釐之損，閭閻節齎送之資，而且所謂漕項以下款目，一切可省，合計之奚啻千萬兩。大利民，大利國，何憚而不爲哉？

或曰：海運行之十餘年有效，盍仍舊

貫？不知一行海運，不特多出運費，且上倉運滬，一交涉於官吏之手，百端折耗，雖節於河運，仍復不少，兩湖、江安尤鉅。雖出自民閒，而其歸宿爲每石易銀一兩之用，又何苦令萬家膏血多擲虛耗耶？至於前議稻田利興，則數年之後，無事南米，更善之善者矣。若河運一廢不可復，稍有識者即知之，而咸豐九年樞臣猶請復河運，噫，尚何言哉！文廟聖明，得寢其議，意外之幸也。

利淮鹺議

顧氏炎武據李雯議鹽宜就場定額，「一稅之後，不問其所之，天下皆私鹽，天下皆官鹽矣」，謂其說鑿鑿可行，又引杜詩「蜀麻吳鹽自古通」之句，又以崑山多食淮私，而功令行浙鹽爲掩耳盜鐘之政，其意蓋欲撤一切疆界，以實其不問所之之法，似亦探本窮源之論。余少時讀而善之，洎後修《鹽法志》於揚州，又躬履鹽場，始知李說書生之見也。

淮南鹽價每斤約銀五六釐，課約銀一分，淮北官定鹽價每斤銀一釐五毫，課約銀六釐。是所謂一稅直俄頃而舉鹽價三倍之五倍之也。誰則願經此一稅者？利之所在，人人趨之，竈户商户船户兵役百執事等，無一非漏私之人，官能防之乎？況官亦庸足恃乎？濱海數百里，港汊百出，白蘆黄葦，一望無際，村落場竈，零星散布於其閒，不漏於近署，漏於遠地矣；不漏於晴霽，漏於陰雨矣；不漏於白晝，漏於昏暮矣。何地可禁？亦何時可禁？當下一轉語曰「天下皆官鹽」，「天下皆私鹽」矣。國初雖無帑利，而課額已不少，其時百物皆賤，鹽價必有賤無貴，情事宜相等。

李氏乃爲此説，毋乃傎乎！

票鹽之始，《明史・食貨志》載：嘉靖中，山東、兩浙令山商每百斤納税八分，給之票，每年收銀二千餘兩。《浙江鹽法志》則稱嘉靖中，兩浙巡鹽御史李遂行票引於黄巖等場，每張照鹽三百斤，置票九萬張。又稱厥後漸廣，是又不止九萬張之數。計九萬張已得銀二三萬兩，所謂廣者，山東猶不與，《明史》所載殊未盡。魏氏源《票鹽記》僅引《明史》，則考之不審也。此近於就場定税，特不能不問所之，爲折中之法。陶公澍行之淮北而大效，陸公建瀛於淮南踵行之，亦兩綱全課悉舉，爲數年所未有，而訾毁蜂起，則綱領是而條目非也。

今議鹽法，舍是更無良策，亦於票鹽中求其盡善斯可矣。其法有四：

一、廓清窠臼也。凡事委曲繁重，皆弊藪也。票法已從簡易，然尚有可議者，減引而轉帶乙也，挽上六闇也，儀徵改捆也，桐城等江運八岸仍歸專商也，宜一切剷除之。於三江營一帶相地立局，爲交税及場船交鹽、江船受鹽之所。每綱仍用舊額一百三十九萬餘引，加八岸七萬餘引，并入淮南，每引四百斤，分兩包，就場定捆，以後經卡掣驗，永不改捆。酌定正雜課經費，一律定額，其湖運淮北天長一岸，亦宜歸并淮南，照高寶食鹽辦理。運商凡招三種，一自場運江，一自江運岸，一自岸運各州縣。無論官紳軍民，皆準承運，凡舊商舊引，概不轇轕。

一、平減賦則也。票法宗旨，在於輕本敵私，能敵私則前綱早竣，後綱繼之。鹽出於海而無窮，與稍多何害？利歸於官而不絶，取稍少何害？不能敵私，則私鹽占之，利不歸官，鹽溢於海，何益之有焉？若如刊册，課目斤税，幾及一分，實

已過重。辛亥改章，亦以其過重，每引加帶乙二百斤。爲今之計，莫如奏芟帑利、參價二款。帑本早沒於舊商，帑利轉責之新販；舊商稅整，可以分參若干兩，新商稅零，不能析參若干分，徒使價出商資，參歸官橐。二者皆名不正言不順，而帑利百餘萬，厥數更鉅，實滯銷之原，必應刪薙，以輕成本。

一、製造洋船也。擬造容五六百墩可容鹽二千餘引。輪船十，安慶、九江、漢口三處牽算，月得往來，三歲得往來三十六，凡運鹽七八十萬引。更用舟尾繫舟之法，即全綱可舉，又回舟可帶米二三百萬石。統計往來舟直，視江船常價，有減無增，而運行之速則十倍。且輪船質堅力猛，所遇輒糜碎，海口捕盜，往往見盜船即前觸之，并可兼巡私之用，計無便於此者。

一、廣建鹽倉也。向來運鹽舟笨而遲，到岸已須累月，守賣動輒經年，多一日停泊，即多一日費用，且多一日偷漏、水火之虞，意外乘之，整輪散輪，還相爲弊。且今議洋船運鹽，工食更鉅，有不可停泊之勢，一入於倉，則防範易於舟，僦直少於舟，且可時其貴賤，酌其緩亟而多寡其運數，令各場各地永無多鹽缺鹽之患。凡鹽一年之後，質堅不復淋滷，向時鹽船守候本須逾年，是即久儲倉中，虧折僅等。三江營、安慶、九江、漢口四處皆濱江，於建倉甚便，乃從來不聞議及，何耶？

或又曰：鹽課中有按丁加斤之目，則鹽課之數，原準丁數，今以各省地丁三千萬，鹽課六百萬計之，鹽課當地丁十之二，徑於地丁中加十之二爲鹽課，亦簡易之法。不知賦稅之事，減順而加逆，非萬全之道，且果行之，異日度支稍乏，必議重徵鹽稅，是適爲秕政之地，未敢輕於立論也。至兩淮引地課額居天下大半，兩淮舉而餘

可勿論矣。

改土貢議

今天下之大害，大都在上下兩損，而歸於中飽。有專蠹國不蠹民，官吏轉率民以蠹國者，營兵也，河工也，鹽務中諸色人等也。有專蠹民不蠹國者，錢糧也。近蘇省年年灾緩，正供減而浮費轉增，則亦兼蠹國。有國與民交蠹者，關也，貢也。而關之弊難除，貢之弊易除。

夫任土作貢，古之制也，《禹貢》、《周官》所紀詳矣。我朝定鼎之初，特詔蠲除故明各道額解物産，户、工二部則例，稱歲需上供，令有司支款購解，不責之民閒，良法美意，亘古所未有。惟是日久弊生，亦有不能不蠹國蠹民而歸於中飽者，所宜亟爲變通矣。

夫貢之弊，大抵藩庫給有餘之價，内外書吏多方折扣需索以使之，不足則斂衆商錢以濟之，謂之貼差。其有例價本不足者，亦令衆商賠貼，或令著名脂膏之員賠貼。然賠貼於本物者微，賠貼於中飽者鉅，此其大較也。而自監督織造承辦者，兼以擾民，其弊倍甚，試以一事言之。

蘇州歲貢龍衣一篋，輒支千金，用萬斛舟，具儀衛，由運河北上，日行數里，遇民舟，闌之索錢，以舟之大小爲差，民船避之如寇賊。逾江淮，則民風悍，稍斂跡。值水涸，舍舟而陸，則盡棄儀衛，捆載小車下，但曳小旗曰「上用」而已。然則前之鋪張揚厲何爲邪？

又余往歲典廣西試，撫部祥符周公之琦屬寄撫吏與部吏書一、元寶一，詢之，則曰：「廣西土貢葪粉，歲額數斤，質下，致遠輒黴變，但致印紙，屬吏購京葪封完進之，

以元寶充各費，歲以爲常。」余聞之，喟然曰：「一細事而欺罔賄賂無不至，大者遠者何如也？」

今議變通之法，京師爲萬商淵藪，發價購采，何物不有？ 考《會典》所列户、工二部土貢，有本不出其地者，如江蘇之銅錫木蠟桐油之類；有不必出其地者，如四川之馬及米、廣西之馬之類，皆宜删之。有非其地不出，而京師又不時有者，始由其地進納，可由本省引見各官，及本籍病痊服闋各官帶解，尚何前弊之有哉？

罷關征議

諺云「關無善政」，今驗之而信。過而不留，散而無紀，主關者不能一一臨視之也。即能之，而丈量之不諳，貨值之不別，隱匿轉换之不可知，雖視猶不視也。於是乎寄耳目於一切之人，自傔從而吏胥、而差役、而拉縴人等，商吏不相識，其居閒人曰「拉縴」。千百輩之身家妻子，攢食於一關矣。聞粤海故事，司閽二人，月支薪水各八百兩；簽押四人，半之，餘執事及各小口長隨以千數有差。此固非他關所有，然浮費之多，莫甚於關，亦可想見。至完税之法，試以所聞滸墅關一端言之。運米百石者，關吏教之報三十石，驗過則云實米四十石，應倍罰作八十石，仍少完二十石。若實報百石，所費且不止百石，其弊如此。大抵田賦之數，民之所出者二三，而國之所入者一；關税之數，民之所出者十，而國之所入者一。然而州縣浮收，往往滋事，而關税則否者，農心齊，商心不齊也；農不可他適，不可從業，商可他適，可從業也；農不能增其穫以償賦，商能增其價以償税也；農之所謂二三者，多加乎一之外，商之所

謂十者，不甚加乎一之外也。故關之弊，不甚病商而轉以蠹國。

承平既久，生齒益繁，需用益多，通商益廣。以理言之，關税宜倍增，乃數十年來徵數日絀，虧空日多，轉不及曩時所定户、工二部四百六十萬之額，通商各口在外。其咎安在？嘗閲《英國財賦志略》，咸豐二年歲入四千八百餘萬，内關税一千八百餘萬。又云六年歲入七千餘萬，不言關税若干。一通事云，七千餘萬中，關税之增最多。夫彼國通商增廣固不止中華，而中華實大宗，彼增而我無增，不惟無增，而且益減，何哉？不實徵、不實解也。

夫彼之能實徵、實解者，吾見之江海關矣。貨物進口，鬼役持帳來易我單，即憑單令我役運岸，不聞運單中所無之一物，亦不聞自運一物。亦有奸商漏税，當別論。夫以今日之夷餒，若以吾吏吾商處之，必十漏七八，我亦無如何，而彼不爲也，於我關如此，即於彼關可知。

往嘗謂洋錢重七錢三分，實紋六錢五分，餘鉛八分，中國行用輒當銀八錢以上。其中國仿造者，雖無鉛亦不行，何則？識其爲夷製，即可信其有實銀六錢五分，若彼雜以銅鉛，亦非我所能識別，而彼決不爲，是以通行。侯官林文忠公造銀餅，初亦便用，未幾即質雜，市中析之爲零銀，銀餅遂廢。又今夷市，我購彼貨，先銀後貨；彼購我貨，先貨後銀，甚有寄販名目，與貨後輒揚帆西去，一年爲期，贏縮惟彼所命者。要之彼不能信，我斷不敢與之交易，而通商之局散矣。夫子曰「言忠信，雖蠻貊可行」，不謂蠻貊能信，我乃爲蠻貊所行，可爲太息。今觀於關務，而益慨然於彼之能信，我之不能信也。

夫我之不能信，爲隱微深痼之疾，非一朝夕之故，驟欲其洗心革面，斷有所不能，莫若舉各關而盡撤之。京門則復「譏而不征」之法，以税額入諸釐捐，以代各關，責成地方官會同紳董治之。釐捐立法尚新，依爲蝨蠹者宜少，即亦散而無紀，尚非過而不留，脱有弊竇，有踪跡可尋，有人證可指，比之關政，彼善於此。特不得多設卡柵，招引關蠹，無關之名，有關之實而已。且釐捐者，市征也。《王制》：「市廛而不征，關譏而不征。」孟子言：「文王治岐，關市譏而不征。」而《周禮》有關市之征，是其法必始於殷之衰，文王去之，周公又行之。❶孟子欲復文王之治以復古，雖以周公之法而不謂然也，即今制固亦有關征無市征也。落地税以濟關征之窮，非市征。增釐捐而關、市並征矣，釐捐之弊，恐將如宋陳遘之經制錢、翁彦國之總制錢，流毒無窮，❷擇一而廢之，又曷可緩哉！

受業徐敦仁校字

校邠廬抗議卷上

❶ 「之」下，弢園本有「春秋戰國無改」六字，並注：「《管子·霸形》篇『關譏而不征，市書而不賦』，是管子亦嘗去之。」

❷ 「流毒無窮」，弢園本作「久而不革」。

校邠廬抗議卷下

吴縣馮桂芬林一著

籌國用議

古不以銀爲幣。唐時用銀不過蠻市，明初用鈔用錢，禁用銀，中葉後銀始通行。顧氏炎武著論用錢廢銀，意在復古。余往時見銀價日貴，農田出穀而國課徵銀，準折消耗，民不聊生，未嘗不以顧氏之論爲善。乃自五口通商而天下之局大變，從此以銀爲幣之勢已定，雖五帝三王復起不能改也已。蓋今以合地球九萬里爲一大天下，中國僅十有五分之一耳，其十有四用銀，而其一不用銀，猶之十有七省用銀，而一省不用銀，行乎？不行乎？

曩嘗謂市易之事，貴徵賤，賤徵貴，勢之所趨，有莫適爲主而一成不可變者，即如鈔幣一法，雖以天子之命不行，斯不行耳。嚴刑峻法曾不足動其毫末，徵諸古而皆然，驗之今而益信。且夫鈔亦幸而不可行耳，若其可行，則銀且盡爲諸夷所有，一旦有事，鈔幣無從支銀，百萬資財，俄頃片楮，而銀之重中於人心，權勢遂盡移於有銀之諸夷，幾何不爲閩省前年之事。行鈔令下，閩省發銀若干萬，立官店以司出納，凡以鈔支錢者，無折無扣，鈔遂通行。兵餉數十萬，皆領鈔不支銀，他款亦然，藩庫充牣。一旦寇警，支銀者踵至，不給即洶洶滋事，乃傾庫與之，僅以無事。此亦行鈔幣之一鑒。

然則居今日而言，裕國宜何從？曰：仍無踰於農桑之常說，而佐以樹茶開礦而已。西北水利已具前議，又不獨西北也。大江以南之農恒勤，大江以北之民多

惰，山左舒君夢齡宰皖北，以地多曠土，募江蘇人教民耕之。明洪武三年，徙蘇、松、嘉、湖、杭州無業者田臨濠凡四千餘户，給牛種資糧以遣之，三年不征税，續徙者亦如是。當是時徙民最多。民輒曰必爾始得食，寧餓死耳。噫，何論東豫哉！是宜勸之董之，務有以變之，俾無曠土而後已。

且也東南諸省兵燹之後，流離死亡，所在皆是，孑遺餘黎，多者十之三四，少者十不及一。人少即田荒，田荒即米絀，必有受其飢者，是宜以西人耕具濟之，或用馬，或用火輪機，一人可耕百畝。或曰：我中華向來地窄民稠，一用此器，傭趁者無所得食，未免利少而害多。以今日論之，頗非地窄民稠之舊，則此器不可常用而可暫用也。

又中國積歲兵荒，絲市減十之六七，而夷船所購，數倍往時，故蠶桑之利，近年更普。往嘗謂古無棉布，以麻葛爲布，故老者非帛不煖，而桑與農並重。至拔茶樹桑，傳爲善政，更由當時以絹爲幣之故，自木棉入中國，似蠶桑非貧民急務矣。然由今日觀之，則茶桑又並爲富國之大原也。上海一口貿易歲四五千萬，而絲茶爲大宗，彼以雅片洋貨相抵猶不足，必以銀補之。設使彼有雅片，我無絲茶，中國早不支矣。勸桑亦具前議，至茶宜於山石起巉不能生他木之處，若推廣種茶，其利不可勝計。

開礦一事，或疑礦税病民，礦徒擾民，且礙風水。不知風水渺茫之説，非經國者所宜言。開礦非利其税，即經費之外，全以與民，不失爲藏富之道。礦徒非賊比，在駕馭得人而已。諸夷以開礦爲常政，不聞滋事。且夷書有云中國地多遺利，設我不開而彼開之，坐視其捆載而去，將若之

何？又夷書動言雅片害人宜禁，將來和議既固，理曉諸夷，彼禁販運，我禁吸食，即仍修吸食者斬之舊令，亦未嘗不可，徐議之也。裕國之道，不外乎此。

節經費議

國家經費有常，惟宗禄無定額，《會典》諸書，奉恩將軍以上俸數皆不録。聞近來歲支三百餘萬，十倍於國初，此宜與以限制者也。成周以後，諸史所紀，待宗室寖薄，至有明而極。本朝親親之誼，遠邁前古，非臣下所敢輕議。惟是二百年閒，度支已十倍，浸假而商祀六百，周祚八百，將至數千萬，況萬年有道之長乎！固知將來之必出於限制，何如早爲之限制。限制之法，亦無過禮所謂「親親之殺」而已，更宜仿采地之制，分授莊田，以易銀米，斯萬世無弊矣。

至八旗生齒日繁，世復一世，尤難億計，孳生無窮，兵額有定，其何以支？恐養之適所以窘之也。周之豐鎬，亦畫井田；漢之豐沛，無過賜復，不聞龍興舊區，世世子孫皆仰食縣官之理。應請撥留都畿輔西北口閒田，仿照乾嘉閒伊犁錫伯營之法，推廣駐防。膂力及格者爲兵，不及者爲農，分地興屯，成熟之後，永爲世業，勿惑於「止能荷戈，不能荷鋤」欺罔之說。康熙七年四川提督某疏。願別置田産長子孫者聽，其外任罷官，及因依親族不願回京者亦聽。惟孳生年歲，咨旗存案，以備稽考，誠今日之至計也。

抑更有議者，我朝自薩爾滸一役之後，大兵所至，天下無敵，洎乎雍乾，禁旅之威，猶震海内。假令今日有此兵十萬，何患乎外侮？何患乎内訌？而今旗兵殊

不然，此何以故？承平日久，敝化奢麗，膏粱多而藜藿少，染漢兵習氣而殆過之。

另議非武生不得充兵，非力舉若干斤不得充武生，滿漢一律，正以此也。夫禁旅至重，宜極天下之選，不得以旗籍而遷就之。應請於親軍護軍前鋒、健鋭、火器等三營中，嚴加甄别，及格者留之，不及格者黜之，於緑營中挑補，班於旗兵下，以示區别，斯循名責實之道得矣。

重酒酤議

酒禁由來已古。禹疏儀狄，《酒誥》懲群飲，《周官》司虣禁以屬游飲食於市者。漢初，群飲者罰金，武帝時，桑弘羊始榷酒酤而酒禁廢。惟武侯治蜀，禁酒嚴，道無醉人，餘不聞焉。王應麟謂榷酤之害甚於魯之「初税畝」，無他，食爲民天，酒爲食蠹。統五穀約之，以升粟成酒一斤有半爲率，統萬民約之，以十人而一飲，飲亦一斤有半爲率，是十人而糜十一人之食也。億萬衆必有十分之一受其饑者，如之何不禁？

然而不能禁也。大凡民間日用飲食起居貿易，一切細故，相沿已久，習爲故常者，一旦欲反之，雖臨之以天子之尊，威之以大辟之重，亦終於不行。不考古事，不采近聞，不達人情物理，或任性，或恃才，皆不知其不可禁。不知其不可禁而禁之，適所以擾之，而汔無以禁之。雍正間嘗禁銅，先定三品以上準用銅器，嗣又改爲一品。乾隆初尚書海望疏以禁銅不效，請弛禁。亦嘗嚴酒禁，乾隆初孫公嘉淦奏罷之，疏中言直隸省一年中被繫者千數百人，不勝其株累，而釀酤如故。世宗朝當鼎盛之時，整齊嚴肅，中外顒若，宜可以令行禁止，然而不能禁。斯不能禁矣，皆前

事之師也，又何論近年煙禁乎？

愚竊以爲如酒者，止宜重酤以困之。釐捐本抽百分之一，獨酒可令頓酤十之，零酤二十之，舞弊倍其罰。經三四釐捐而酒值倍矣，使貧者不能不節飲，尤貧者不能不止飲。但得減釀一分，即多若干米，亦即多活若干人，有利無弊者也。至收捐有效，宜量減五穀棉布之捐，尤宜廣戒飲之論，加酗酒之律，宴饗之事爲之節制，沈湎之人勿登薦剡，使天下曉然知上意之所在，庶其有瘳乎。至孫疏有云「不釀酒則粱粟棄地，轉以病民」，猶之言賭場妓館，貧民轉移執事，賴以得食，成何議論邪？是無足辨。

稽户口議

小司徒之職，乃均土地以稽人民，而周知其數，意在均其役而已。蓋田則税之，身則役之，未有税其身者。漢高初爲算賦，爲後世地丁銀之始，民年十五而算口賦，二十而傅給徭役，是既税之且役之矣。今地丁并於田賦，南省徭役亦并於田賦，取諸民也簡，不可謂非，今勝於古。於是煙户門牌則以意造之，遂無從周知户口之數，其弊也民輕去其鄉，五方雜處，逋逃爲藪，名捕關提，十不獲一，是謂有利即有弊。

另議復宗法，復鄉職，以族人而周知本族人數，以鄉董而周知本鄉人數，事必不難。宜由部頒一照式，人與一照，鄉董造册，州縣鈐印，男女一律，貴賤一律，如淳曰「丞相子亦在戍邊之調」。令藏弆之，若貢單捐照然。滋生物故關鄉董，出行流寓亦如之。老子曰：「至治之極，老死不相往來。」孟子曰：「死徙無出鄉。」在今日已不可行。

有此一法，他鄉可執禁以譏奸宄，游民庶幾少衰息乎。或疑案牘之煩，曰蒙諸議所省案牘不知凡幾，所增亦僅耳，且古法也，無可疑也。

壹權量議

《虞書》曰「同律度量衡」，《論語》曰「謹權量」，古帝王皆視爲開國成務之大端。即商君治秦，尚知平斗桶、權衡、丈尺，嬴政、李斯亦以度量明壹爲兢兢。

今度則有工部尺、匠尺之別，衡則有庫平、曹平、二兩平等之別，各省又有市尺、市平，量更各省不同，見上《均賦税議》。其不壹甚矣。宜合天下度量衡而壹之，部頒鐵尺、鐵斤、鐵斛，通行各直省。從前諸名目，不得復用，用者以違制論。凡内外官上下行文書之外，如一切試卷尺寸、行數、字數，咸宜一律，以示整齊，亦平天下之一端也。

收貧民議

法苟不善，雖古先吾斥之；法苟善，雖蠻貊吾師之。嘗博覽夷書，而得二事焉，不可以夷故而棄之也。

一、荷蘭國有養貧、教貧二局，途有乞人，官若紳輒收之，老幼殘疾入養局，廩之而已。少壯入教局，有嚴師，又絶有力，量其所能爲，而日與之程，不中程者痛責之，中程而後已。國人子弟有不率者，輒曰「逐汝，汝且入教貧局」，子弟輒讋，爲之改行。以是國無游民，無饑民。

一、瑞顛國設小書院無數，不入院者，官必强之。有不入書院之刑，有父兄縱子弟不入書院之刑，以是國無不識字之民。

二事皆見米人褘理哲所著《地球説略》中，余又屬及門管生嗣復詢之夷士，益得其詳。於乎，善哉！所謂禮失而求諸野者，其是之謂乎！

以三代聖人之法言之，宗族有不足資之之法，州黨有相賙相救之誼，國家有振窮恤貧之令。乞人之名，見於春秋以後，文、武、成、康之世，安所得乞人而收之？又黨庠術序，徧於郊陬，野人士女，咸知學問，安所得不學之人而刑之？二國之事，猶操其末而未探其本也。然就後世而言，則可謂知本也已。

今江浙等省頗有善堂、義學、義莊之設而未徧，制亦未盡善，他省或并無之。另議推廣義莊，更宜飭郡縣普建善堂，與義莊相輔而行，官爲定制，擇紳領其事，立養老室、恤嫠室、育嬰室、讀書室、嚴教室，一如義莊法，以補無力義莊之不逮。嚴教室，教之耕田治圃及凡技藝。嚴扑作教刑之法，以制其頑梗。凡民間子弟不率教、族正不能制者，賭博鬭毆竊賊初犯未入罪者，入罪而遇赦若期滿回籍者，皆入焉。三年改行，族正願保領者釋之。別設化良局，專收妓女，擇老婦誠樸者教之紡織，三年保釋亦如之。期於境無游民，無饑民，無妓女乃已。

夫民窮爲匪，亦不教不養使然耳，及陷於刑辟，治之者盡法而止，不復過問，而爲匪者如故也。坐竊賊以流徙，即爲遠地之竊賊；逐娼妓使出境，即爲鄰縣之娼妓，何如養之教之，使不竊不妓之爲盡善也。堂堂禮義文物之邦，曾夷法之不若，可慨也已。

至官强民入塾，中國所難行，惟責成族正，稽察族人，有十五以下不讀書，十五以上不習業者，稱其有無而罰之，仍令入

善堂讀書習業，亦善法也。或曰貧民且麇至，何以給之？是不然，此舉實禁錮耳。衣食之瑟縮、使令之苛暴所不待言，其人至瑟縮、苛暴之不畏，可憐憫孰甚？正仁人君子所不忍棄也。且吾知其爲數之必不甚多矣。

復陳詩議

如後世之言《詩》，止以爲吟咏性情之用，聖人何以與《易》、《書》、《禮》、《樂》、《春秋》並列爲經？謂可被管弦、薦寢廟，而變風變雅又何爲者？嘗體味群經而始知：詩者，民風升降之龜鑑，政治張弛之本原也。❶《禮》曰「命太師陳詩，以觀民風」，鄭康成曰「陳諸國之詩，將以知其缺失」，聖人蓋懼上下之情之不通，而以詩通之。

旁考傳記，黄帝立明臺之議，堯有衢室之問，舜有告善之旌，禹立諫鼓而備訊唉。春秋時，晉文聽輿人之誦子產不毁鄉校，❷無非求所以通上下之情，而言者無罪，聞者足戒，微而顯，婉而諷，莫善於詩。後世以爲迂闊而廢之，宜乎上下之情之積不能通也。

上與下不宜狎，狎則主權不尊，太阿

❶「也」下，弢園本有「《左傳》師曠引《夏書》曰：『遒人以木鐸徇于路，官師相規，工執藝事以諫。』」

❷「校」下，弢園本有「《漢書・食貨志》：『孟春之月，行人振木鐸徇於路，以采詩獻之太師，比其音律，以聞於天子。故曰王者不窺户牖而知天下。』《風俗通》曰：『周秦帝以歲八月遣輶軒之使采異方言，還奏之，藏於私室。』《管子・大匡》篇：『凡庶人欲通鄉吏，不通，七日囚。』《公羊》宣十五年傳注：『從十月盡正月止，男女有所怨恨，相從而歌。饑者歌其食，勞者歌其事。男年六十女年五十無子者，官衣食之，使之民間求詩。鄉移於邑，邑移於國，國以聞於天子。故王者不出牖户，盡知天下所苦，不下堂而知四方』」。

倒持而亂生。上與下又不宜隔，隔則民隱不聞，蒙氣乘辟而亂又生。三代以下，召亂之源，不外兩端：下所甚苦之政而上例行之，甚者雷厲風行以督之；下所甚惡之人而上例用之，甚者推心置腹以任之。於是乎鸞鵰可以不分，鹿馬可以妄指，沸羹可以爲清宴，嗷鳴可以爲嵩呼。五尺童子皆以爲不然，而上猶以爲然。不特此也，今世部院大臣習與京朝官處，絶不知外省情事；大吏習與僚屬處，絶不知民閒情事；甚至州縣習與幕吏丁役處，亦絶不知民閒情事。蒙生平愚直，閒爲大吏及州縣縱言民閒疾苦，多愕然謂聞所未聞者，此上下不通之弊也。

另議重儒官、復鄉職、公選舉，亦爲通上下之情起見。今議復陳詩之法，宜令郡縣舉貢生監平日有學有行者，作爲竹枝詞、新樂府之類，鈔送山長，擇其尤，櫝藏其原本，録副隱名，送學政進呈，國學由祭酒進呈，候皇上採擇施行。有效者下祭酒、學政，上其名而賞之；無效者無罰，詩中關係重大而祭酒學政不録者有罰。

九州之大，萬口之衆，果有甚苦之政，甚惡之人，宜必有長言詠歎以及之者矣。夫文人結習，感時觸事，莫或使之，猶將矢口成吟。今有賞以動其奮興，無罰以絶其顧忌，不顯主名，使無叢怨之慮，不諱姓名，使無告密之嫌，導之使言如是，有不明目張膽直言無諱乎？

顧或謂何不逕復有明舉貢生監許上書故事？則又有所不可。何以言之？漢王咸舉幡太學下，上書救鮑宣；陳蕃率諸生入承明門，白大將軍無罪。晉嵇康將刑，太學生請以爲師；唐魯黨等詣闕留陽城，宋陳東率諸生請用李綱、殺蔡京等，百世之下猶稱之。然柳宗元與諸生書論留

陽城事，極言向時太學生聚爲朋曹，侮老慢賢，惡言鬭訟諸習，今乃奮志厲義，出乎千百年之表，以爲時異人異。周密《癸辛雜識》稱景定之末，三學橫恣，至與人主抗權，動以坑儒惡聲加之。賈似道作相，亦無如何，惟以恩給之，爲之加餐錢，寬科場恩例。及賈去，上書讚美挽留，有元老周公之目。是唐宋時太學，有善亦有弊如此。今江河日下，未必不如唐宋時，脱稍假以權，有不爲唐宋之爲者幾希。今僅許其陳詩，不令呼群引類，以啟黨援，不令投匭擊鼓，以近訐訟，庶幾無流弊乎！

又今制民有冤亦許叩閽京控，顧愿民不敢爲，鶩民不知爲，大率奸民始爲之，故虚者十之九，實者十之一。迨交原審衙門覆讞，則并其一而虚之，坐誣而已，加等而已，而沈冤遂以終古。然此特一人一家之冤也。浸假而一鄉冤，浸假而一境冤，於是乎鶩民倡，奸民從，愿民爲所脅，而大亂以作，亦上下不通之弊。

陳詩之法行，即有一人一家之冤，斷無一鄉一境之冤矣。事有似迂實切，似閒實要，似小實大者，此類是也。要亦行古之道也。❶

復宗法議

三代之法，井田封建，一廢不可復。

❶「也」下，弢園本有「雖然，此猶言乎僻遠之難知者也，民隱之難見者也。上下不通之故，更有其至近至顯，不待陳詩而通者。如京師之内，要路私書也，職官挾擾也，科場關節也，十人而七八也。乃間數年，或興一大獄，罹此者居然論如法。夫聖人之治天下曰平，兩人同罪而異罰也不，況千人同罪而獨罰乎？此宰相大臣以下無不知，所不知者皇上而已。一似數年中執法者不過此數人，近者顯者如是，遠者隱者可知，然則上下之情之不通也久矣」。

後人頗有議復之者，竊以爲復井田封建，不如復宗法。宗法者，佐國家養民教民之原本也。天下之亂民，非生而爲亂民也，不養不教，有以致之。牧令有養教之責，所謂養不能解衣推食，所謂教不能家至户到，尊而不親，廣而不切。父兄親矣切矣，或無父無兄，或父兄不才，民於是乎失所依。惟立爲宗子，以養之教之，則牧令所不能治者，宗子能治之，牧令遠而宗子近也。父兄所不能教者，宗子能教之，父兄多從寬，而宗子可從嚴也。宗法實能彌乎牧令父兄之隙者也。《詩》曰「君之宗之」，公劉立國之始，即以君與宗並重。《左氏傳》「晉執戎蠻子以畀楚，楚司馬致邑立宗焉，以誘其遺民」，正與《公劉》詩相表裏。蓋君民以人合，宗族以天合，人合者，必藉天合以維繫之，而其合也彌固。

嬴政并天下，始與井田封建俱廢。秦亡之後，叔孫通等陋儒不知治本，坐令古良法美意浸淫澌滅不可復。故漢初知徙大姓，借其財力實邊實陵邑，而不知復宗法。魏晉知立圖譜局，而不知復宗法。唐重門第，至以宰相領圖譜事，而不知復宗法。惟宋范文正創爲義莊，今世踵行者，列於旌典，又令甲長子没必立承重孫。二事頗得宗法遺意，自可因勢利導，爲推廣義莊之令。

有一姓即立一莊，爲薦饗、合食、治事之地。莊制，分立養老室、恤嫠室、育嬰室，凡族之寡、孤、獨入焉；讀書室，無力從師者入焉；養疴室，篤疾者入焉。又立嚴教室，不肖子弟入焉。立一宗子，復古禮，宗子死，族人爲之服齊衰三月，其母、妻死亦然，以重其事。又有宗婦死，夫雖母在爲之禫；宗子之長子死，爲之斬衰三年，則駭俗不可行矣。名之曰族正，副之以族約，桂林陳文恭公議。公於乾

隆中年撫江西，有此令，未及成而去，繼之者以他獄連及祠户，遂一律毁祠追譜，與公意正相反。

族正以貴貴爲主，安陽許三禮議。先進士，次舉貢生監。貴同則長長，長同則序齒。無貴者，或長長，或賢賢。族約以賢賢爲主，皆由合族公舉。如今義莊主奉法無力建莊者，假廟寺爲之，嫁娶喪葬以告，入塾習業以告，應試以告，游學經商以告，分居徙居、置産斥産以告，有孝弟節烈或敗行以告，一切有事於官府以告，無力者隨事資之。

一莊以千人爲限，逾千人者分一支莊，增一族約。單門若稀姓，若流寓，有力者亦許立莊，無力者擇所附。如吴則同出泰伯之類，又如昌黎所謂何與韓同姓爲近之類。無可附者，則合數百人爲一總莊，亦領以莊正莊約，期於億萬户皆有所隸而止。《周禮》「宗以族得民」，賅詞也。有謂庶人無宗者，非是，前人已辨之。立莊之後，敦勸集資，令經費充贍，另議永停捐例，惟存民爵，正可爲奬勵立莊之用。

夫宗法既爲養民教民之原本，其有功於國家甚大，膺兹上賞，不爲過也。竊以爲今天下之大患，有可以宗法弭之者不一端。

一、宗法行而盗賊可不作。人性本善，孰不知廉恥，孰不畏刑罰，盗賊之甘於扞法網者，迫於饑寒而已。宗法既行，民無饑寒，自重犯法。《大傳》云「愛百姓故刑罰中」，顧氏炎武爲之説曰：「天下之宗子，各治其族，罔攸兼於庶獄，而民自不犯於有司。」又云「庶民安故財用足」，顧氏曰：「收族之法行而歲時有合食之恩，吉凶有通財之義，本俗六，安萬民，三曰聯兄弟；六行之條，曰睦曰恤。不待王政之施，而鰥寡孤獨廢疾者皆有所養矣。」此物此

志也。

一、宗法行而邪教可不作。宗法之善，在有餘則歸之宗，不足則資之宗。邪教之宗旨，大都竊此二語，以聚無賴之民，始則濟其不足，終則括其有餘。鄉愚無知，狃目前之利，陷於畔逆而不之悟。宗法既行，誰不願以其從教主者從宗子哉？

一、宗法行而爭訟械鬭之事可不作。今山東、山西、江西、安徽、福建、廣東等省，民多聚族而居，强宗豪族、桀黠之徒，往往結黨呼群，横行鄉里，小則糾訟，乾隆中，江西諸大族多互訟，輒釀大獄，巡撫輔德至，疏請禁止，毁祠追譜，可謂因噎廢食。大則械鬭，閩、廣最多，近來尤甚。爲害甚鉅，皆其族之不肖者號召之。夫一族中豈無賢者？無權無責，閉户不與聞而已。宗法既行，則賢者有權有責，君子道長，小人道消，即有一二不肖者，何難以家法治之哉？

一、宗法行而保甲、社倉、團練一切之事可行。宗法以人人有所隸爲主，是億萬户固已若網在綱，條分縷析，於是以保甲爲經，宗法爲緯，一經一緯，參稽互考。常則社倉易於醵資，變則團練易於合力。論者謂三代以上之民聚，三代以下之民散。散者聚之，必先聚之於家，然後可聚之於國。宗法爲先者，聚之於家也；保甲爲後者，聚之於國也。彼商鞅什伍連坐之法，亦其時同井未盡離，宗法未盡壞之證。如後世之民無常居，五方雜處，比鄰或不相識，顧欲與以連坐，鞅雖酷，亦勢不可行。鞅借宗法以行其令，而即廢宗法。小人舉動，往往如此。今保甲諸法之不行者，以無宗法爲之先也。

《尚書》「黎民於變時雍」，始於親九族。《詩》以《關雎》、《麟趾》爲王化之始。孟子「人人親其親，長其長」而天下平。

《大學》「齊家而后國治，國治而后天下平」，天子自齊其一家爲治平之始，億萬姓各齊其億萬家，爲治平之終而已矣。

重儒官議

先儒言「師道立則善人多」，師儒之盛衰，人才升降之原本也。今郡縣莫不有學，學莫不有師，諸生以百數，僅識面者，廩生耳，增附皆陌路。歲時斂學租，候伺學使者按部，争新生之贄，諸生獲譴，爲州縣典守如獄掾。此外無事，絶無所謂教育人才之意。於乎，師道之不講久矣！無他，位既卑，權亦微，流品近益雜，漢成帝詔所謂「爲下所輕，非所以尊道德」者也。

今天下惟書院稍稍有教育人才之意，而省城爲最。余所見湖南之岳麓、城南兩書院，山長體尊望重，大吏以禮禮賓之，諸生百許人，列屋而居，書聲徹户外。皋比之坐，問難無虚日，可謂盛矣。獨惜其所習不過舉業，不及經史；所治不過文藝，不及道德。而楚南多才，往往發跡其中，矧能由是而進於經史道德也哉！

考《宋史》，晏殊知應天府，延范仲淹以教生徒，蓋書院也，厥後因其制爲學校。然則學校之初固如是，後乃陵夷衰微，以汔於今也。朱子曰：「須是罷堂除及注授教官，請本州鄉先生爲之。」陸氏世儀曰：「教官不當有品級，亦不得謂之官。蓋教官者，師也，師在天下，則尊於天下；在一國，則尊於一國；在一鄉，則尊於一鄉，無常職亦無常品，惟德是視。」顧氏炎武曰：「師道之亡，始於赴部候選。」又曰：「教官必聘其鄉之賢者以爲師，而無隸於仕籍。」昔賢論説如彼，今時情事如此。

愚以爲惟合書院學校爲一，而後師道

可尊，人材可振也。移書院於明倫堂側，建精廬，可容一二百人，郡縣主之，省會則督撫、學政主之。春秋祀事及學政試事歸州縣，出納瑣屑，領以城紳，合通學之人而教之。舉貢願至者與焉，同其甲乙，童生則簡其尤者與焉，異其甲乙。擇師之法，勿由官定，令諸生各推本郡及鄰郡鄉先生有經師人師之望者一人，官覈其所推最多者聘之。不論官大小，皆與大吏抗禮，示尊師也。厚諸生廩餼，居院者爲內課，使足以代訓蒙。不能居院者爲外課，半之。月官課一，親詣以重其典，有事則改日。師大課一，小課一。家遠又不能居院者，爲坿課，季一課，不給餼。非游學連三季不至者，山長告於學政而黜之，有敗行亦然。小過降童舍，期而復之。篤疾給冠帶，愈而復之。其黜陟略用宋、元、明三舍積分法而變通之，法以大課名次，并計以得數少多爲先後，造積分册，隨課升降，歲終，簡其積分居最而品行亦優者數人，送學政參定之，以次貢入太學。經歲科十試，凡十五年而出書院，願留者仍聽。行之數年，文風不日上，士習不丕變者，未之聞也。

或曰：「文風固進矣，士習何與焉？」曰：亦在擇師得人而已。師得其人，見正事，聞正言，行正道，習與正人居之，不能無正。芳臭氣澤之所及，有潛移默化於不自知者。夫聞風猶將興起，況同堂乎？且夫觀人之法，不惟暫惟常，不惟顯惟微，不惟矜惟忽，而能見於常、於微、於忽，獨有朝夕與居之人，責之以保舉，其有濫焉倖焉者鮮矣。豈與夫一人之薦牘，一日之文字所可同年語哉！於是太學中人，皆天下之選，非一百八金之流可比。司成諸職，必極天下之選，始足副人望。亦宜由

諸生公推翰林官，請簡列屋，以容千人爲率，廩之如郡縣，居監讀書，三年與之官。所謂天下文章，莫大於是，彬彬乎盛矣哉。

改科舉議

昔年侍飲先師林文忠公署，客或曰：「時文取士，所取非所用。」坐有龍巖饒孝廉廷襄，夙有狂名，公故人也，已被酒，謾曰：「君爲明祖所紿矣。明祖以梟雄陰鷙猜忌馭天下，懼天下瑰偉絶特之士起而與爲難，以爲經義詩賦，皆將借徑於讀書稽古，不啻傅虎以翼，終且不可制。求一途可以禁錮生人之心思材力，不能復爲讀書稽古有用之學者，莫善於時文，故毅然用之。其事爲孔孟明理載道之事，其術爲唐宋英雄入彀之術，其心爲始皇焚書坑儒之心。抑之以點名搜索防弊之法，以折其廉恥；揚之以鹿鳴瓊林優異之典，以生其歆羨。三年一科，今科失而來科可得，一科復一科，轉瞬而其人已老，不能爲我患，而明祖之願畢矣。意在敗壞天下之人才，非欲造就天下之人才。君爲此論，明祖得毋胡盧地下乎？」於是文忠舉盃相屬曰：「奇論，宜浮一大白，君狂態果如昔。」一笑而罷。

余小冠末坐，不敢置一詞，退而思之。洪武中，嘗停科目十年，繼又與吏員薦舉並用，如典史擢都御史，秀才擢尚書，監生擢布政使，登進之優殆過之。其專用科目，在隆慶以後，固知孝廉非正論也。且有明國初之時文，未嘗不根柢經史，胎息唐宋古文，程墨有程，中式有式，非可鹵莽爲之。嘉、道以降，漸不如前，至近二三十年來，遂若探籌然，極工不必得，極拙不必失，繆種流傳，非一朝夕之故，斷不可復以

之取士。窮變變通，此其時矣。

曠覽前古，取士之法屢變，而得人輩出，莫能軒輊。論者謂盂圓則水圓，盂方則水方，任以何法取之，所得不外此若而人。柳宗元《送崔子符罷舉詩序》曰「惟其所尚，又舉移而從之」，可謂通論。何以言之？蓋以考試取士，不過別其聰明智巧之高下而已，所試者經義，聰明智巧即用之經義；所試者詞賦，聰明智巧即用之詞賦，故法異而所得仍同。然所試之事太易，則聰明智巧之高下不甚可辨。考八股始於王安石令呂惠卿、王雱所撰《熙寧大義式》，元祐閒中書省即言工拙不相遠，難以考試，蓋言太易也。至今日之時文，而易更極矣。

顧氏炎武謂「科場之法欲其難，不欲其易」，誠哉是言。蓋難則能否可以自知，中材以下，有度德量力之心，不能不知難而退，而覬倖之人少矣。難則工拙可以衆著，中材以上有實至名歸之效，益願其因難見巧，而奮勉之人多矣。且也多一攻苦之時，即少一荒嬉游冶之時；多一鍵户之人，即少一營求奔競之人，文風振焉，士習亦端焉。而司衡校者，優劣易以識別，不致朱碧之迷離，高下難以任心，無敢黑白之顛倒，亦難之效也。

至於所謂難者，要不外功令中之經解、古學、策問三者而已。宜以經解爲第一場，經學爲主，凡考据在三代上者皆是，而小學、算學附焉。經學宜先漢而後宋，無他，宋空而漢實，宋易而漢難也。以策論爲第二場，史學爲主，凡考据在三代下者皆是。以古學爲第三場，散文、駢體文賦、各體詩各一首。宋高宗立博學宏詞科，凡十二題，制、誥、詔、表、露布、檄、箴、銘、贊、頌、序，雜出六題，分爲三場，每場體制一古一今。

三場各一主考而分校之，蓋合校則有所偏重，其弊必至以一藝之優劣爲去取，不如分校之善。宜令科甲出身七品以上之京官，每場各舉堪任考官、同考官者三人，交軍機進呈，發部彙爲一册。以得保之多少爲先後，届期部擬前列而異籍者十人聽簡，多擬以備簡，以絶流弊，不擬者勿簡，以示大公。扃試事宜，一如舊制，惟體製既多，懷挾無益，搜檢可視舊加嚴，搜出者焚之，逐之而不與罰。三場各編各號，分送三考官，各視原額倍中，送監臨官。核其三優者作爲舉人，兩優者作爲副貢，一優者從其廩、增、附之舊，而作爲廩貢、增貢、附貢。次科副貢得一優，廩、增、附貢得兩優，皆準遞升。不論經、策、古學，一體并計。蓋專精與兼長亦足相抵也。

會試一切如鄉試法，而以三優者爲貢士，兩優一優爲副榜，如中正榜謄録之法，下科準并計。殿試亦分三場，而删覆試朝考，仍得相準，惟減其篇數，令窮日之力足辦。欽派讀卷官三人，各分去取部臣彙核，首列三優，次列兩優、一優，皆以經、策、古三者閒列，周而復始，即爲長榜，分三甲進呈欽定，臚傳授職如舊儀。至學政，令大小京官舉三事兼長者爲之，亦不論省分官職之大小。童生，縣府試三場，不覆試，以歸簡易。學政試三場，皆分取倍原額，提調彙校，以三優者爲附生，兩優、一優爲佾生，仍籍之，與下届并計。

生員，則於新章初試後，即序三優、兩優、一優造册，以後歷試，皆并計優之多少，隨試而變。又與山長保優册參互定册，學政主之，惟山長不保優者不與貢。遇有拔、優、恩、歲貢及廩增闕，皆按册序補。拔、優、恩、歲貢考試皆省之，經歲科十試，各從其廩、增、附之舊，而作爲廩監、

增監、附監，準出學。其捐貢、捐監，一概停止。生童游京師者，令寄大宛應試，一如原籍，以人數定額。生員許并計原資，咨回原籍者亦如之。凡國學、天下學校、書院，皆用三事并試，通籍後不得再試。

國家進賢，將以治國安民，而求之文字中，祇以儔人無從識別，爲此不得已之法。登諸朝矣，試以事矣，方將磨厲以經世之具，而猶令其留戀佔畢何爲者？夫侍宴賦詩，賞花釣魚，從容文雅，猶是虞廷賡歌之意，至京朝官而命題扃試，古之所無。二三品之官，五六十之年，繫眼鏡，習楷書，甚無謂也，自散館大考、試差御史、軍機、中書、學正等試，可一切停罷矣。

改會試議

國家將收養士之報，宜求恤士之方。四民中，士最貴亦最貧，商賈無論已，農工勤力，類能自給，獨安分讀書之士，修羊所入，輒不足以贍八口。平日之苦，已逾平民，及應試，則舟車、廬舍、糗糧，以及代館事，備試卷，隨在需費，其苦又甚焉。省試途較遠，時較久，其苦倍甚焉。至會試，則必棄置平日傭書之地，聚糧治裝，閒關跋涉數千里，經時逾年，勞費十倍，其苦益甚焉。計集闕下數千人，素封便家十不一二，中人之産往往爲之中落，況寒素乎？諺謂舉人爲「破家之子，亡命之徒」，又云「舉人老，盤川少」，不虛也。借貸不足，繼以典質；典質不足，繼以干求。弱者暮夜乞憐，丐富貴之潤；强者鄉曲武斷，分官吏之肥，寡廉鮮恥，壞法亂紀，習爲固然。得志則移以涖官，安望其爲國爲民乎？不得志則益縱恣，無所不爲，黃巢、李巖輩特其尤甚者耳。其閒循分自愛者，有裹足不

前而已。遠省舉人一試不中，或畢生不能望國門，雖有臯、夔、伊、旦之才，不且終身屏棄哉！此事有害於士，無利於國，其究也大害仍歸於國，在上者所宜動心也。

竊意生監驟得舉人，論其進階，在舉人得貢士之上，功令可畀鄉試考官以舉人之權，何不可以貢士之權并畀之？應請鄉試榜發後一月，即於省闈借地會試，定爲若而人取一人，一切如鄉試法。中式者始令進京殿試，是亦卹士之一道也。

廣取士議

明初取人之法，三途並用，科目也、吏員也、薦舉也，可謂廣矣，獨惜其所以行此三者之未善也。專重時文，用科舉之未善也；流品不別，用吏員之未善也；至於薦舉之權，宜用衆不宜用獨，宜用下不宜用上。歷代用人，大都宰相舉百僚，長官舉屬吏。夫「知人則哲，惟帝其難之」，宰相以一人之耳目，收天下之賢才，遺固十八九，濫亦十二三。至屬吏則其途至狹隘，其事至尋常，例保之而例用之耳。二者皆不足以得人。魏立九品官人之法，郡縣各置大中正，似乎用衆矣，用下矣，然以一人而定千百人之品，依然獨也，大中正不得糾舉，依然上也，宜乎其不公不明也。

今欲於科目之外，推廣取士之法。幕職已具前議，又宜令各州縣在籍、在京、在外各紳及諸生，各鄉正副董，各舉才德出衆者一人，皆取數奇不遇、公論稱屈者，及才德上上、文學中下者，閒及於巖處隱淪、從不應試者，奇材異能、別有絶技者，州縣覈其得舉最多者一二人，申大吏，會同學政、山長，博采輿論，簡其尤，列入薦牘。諸生賞舉人，舉人賞貢士，一體會試、殿

試，三年一行。是則薦舉之權，用衆不用獨，用下不用上，宜亦可十得八九矣。

崇節儉議

儉，德之共也；奢，惡之大也，從古無以奢昌而以儉敗者。《詩・葛屨》《蟋蟀》刺儉不中禮，《禮》曰「晏子豚肩不掩豆，澣衣濯冠以朝，君子以爲隘」，皆有爲言之也，非通論也，乃適以藉好奢者之口，貽害於風俗人心甚大。善乎《論語》曰「禮，與其奢也寧儉」，好奢者可無辭矣。

全盛之天下猶宜儉，何況凋殘？承平之天下猶宜儉，何況兵革？比者軍興十年，戒嚴徧天下，徵調供億，賦車籍馬，行齎居送，遠近騷然。農桑廢於徵呼，膏血竭於轉饟，餓殍在衢，菜色在室，天下之貧，於茲極矣。欲有以保黎民，甦元氣，變醨養瘠，惟有一於儉而已。《禮》曰「國家靡敝則車不雕幾，甲不組縢，食器不刻鏤，君子不履絲屨，馬不常秣」，於乎，此何時乎？豈僅靡敝之謂乎？惟是驕淫矜夸，習與性成，閒有一省一郡一縣完善之區，俗尚即如故，殘破之區，稍稍安輯，亦漸即如故，非有以挽回之不可。然而其法實難，將勸導之邪？必不從；將懲創之邪？擾民之害大。梁武帝所謂「家家搜檢，其細已甚，更相恐脅，以求財帛」者，未始非確論。且奢亦無甚大罪，法窮而汔於不從，計惟有躬行以化之。

奢儉之端，無過宮室、車馬、飲食、衣服四者。宮室、車馬，逾制者尚少，飲食無可禁，是禁奢以衣服爲第一義。帝堯「冬日麑裘，夏日葛衣」，《韓非子》。衛文公「大布之衣，大帛之冠」，漢文帝「身衣弋綈」，《漢書・文帝紀》、《東方朔傳》同。又《賈誼傳》「今帝之身自

衣皁綈」，文既屢見，自是實事。我朝世崇儉德，度越前代，上方服御，不能更爲抑損。今議王公以下，大小百官，一概衣布，錦繡纂組，或爲褻衣，或爲賤者之服，不得爲公服。

或曰：得無非國體乎？夫衛文國君猶布衣，廷臣何害？漢文天子僅弋綈，廷臣可知。貴人衣布，則俗必重布，重布則一切文飾皆不稱，不言儉而自歸於儉矣。

又衣之可奢莫裘若，千金萬金無底止，宜禁反裘。《玉藻》「表裘不入公門」，疏言「表裘在衣外可鄙褻」，《詩》「彼都人士，狐裘黄黄」，詩意乃一望而見之詞，皆古反裘之證。然秦漢以下即無之，似可禁斷，并貂裘之制亦從删，此亦崇儉一善術也。

停武試議

天下有優劣高下顯然爲衆目共知共見，雖親愛不能阿私，雖仇讐不能沮抑，無可倖亦莫或屈者，莫如武事。凡弓力之强弱，射中之多寡，非文藝之無定評比也。自順治十二年復行武殿試，遂與文科一一相準，視漢六郡良家羽林期門，唐翹關負重之選殆於過之，選舉之法，不可謂不備，宜乎網羅天下豪俊而無或遺矣。乃事竟有大不然者，何哉？則以右文左武之見太重，而循名責實之道不講也。

承平日久，文吏視武弁如奴僕。郭隗曰「馮几據杖，眄視指使，則厮役之人至；若恣睢奮擊，呴藉叱咄，則徒隸之人至矣」，故武科一途，衣冠之族不屑與，一也。力士多出藜藿，而試事之費十倍於文，寒

素不能與，二也。武試有教師壟斷，非其素識，無門可入，窮鄉僻壤不得與，三也。所取之途既狹，故所得之才不真。試以常人之有文學者十人與十文生校，其勝文生者究少；以常人之有勇力者十人與十武生校，其勝武生者比比皆是矣。雖舉人進士亦然。

當世爲大將立大功者，行伍多而科甲少，武科之不得人，視文科尤甚。故武職以行伍爲正途，而科甲不與，顯與國家設科之意不合，而沿襲具文何爲者？夫優劣高下既有一定之數，何取乎一日之短長？何取乎一人之衡校？何取乎關防之瑣碎？何取乎考試之勞費？宜停罷大小一切武試，一歸之薦舉。仍有進士、舉人、生員爲出身之名，專以膂力爲高下，不與選階，而緑營之遷擢必由之。法由兵部明定一格，力舉若干斤者爲生員，若干斤者爲舉人，若干斤者爲進士，無論滿漢直省，一律遴選無定額。令各州縣於書煙户門牌時，凡有成童以上，力能舉若干等斤者，造册由縣而府而督撫、學政，考驗符合，皆登之册，禮之如文士，删一切前跪報名等例。其中進士選者，給咨送部，引見授職。内用者留京營學習，外用者回省營學習，餘分别作爲舉人生員，皆留營學習，序補弁兵額。其不願留營，願仍就士農工商舊業者，雖狀元授職後亦聽，逾時願至者亦聽。三年一舉，著爲令，嗣後緑營弁兵無出身者不得補。凡以武改文者，武生作爲佾生，舉人以上作爲附生，一體肄業，皆仍其章服。

或曰：「專以膂力爲高下，何也？」曰：此就其易見而難强者用之也。旁涉於馬步弓刀，即有一日之短長，即有幸有不幸，不如專憑膂力，爲一定不可易。或又

曰：「不與選階，何也？」曰：專憑膂力，可爲兵不可爲將，可爲裨將不可爲大將，或兇悍，或貪黷，或膽不足臨陣，或智不足制敵，或才不足馭下，雖有膂力，猶之不可用也。歸營學習，令上司廉察之，昭其慎也。或又曰：「不分省分，又無定額，何也？」曰：文試之就地定額，無定評也。顯然有定評而顛倒高下，此何理也？余嘗遇順德府一武童，百人之敵，以射中不及數，三黜於小試。而吾吳與試即取中，猶不及額。聖人之治天下曰平，若是者平乎？不平乎？

或又曰：「聽其以武改文，何也？」曰：宋嘉定十年，始定武舉不得應文試，是武舉應文試，古之道也。庶幾有文武全才出其閒，漸可復文武不分之舊。或又曰：「聽其來去自如，何也？」曰：此牢籠天下勇士之術也。驍雄悍鷙之徒，輒多不喜束縛，故不肯就我。又其人往往不事生産，至他日迫饑寒流而爲匪，雖欲就我而不能。今於弱冠之初，以舉人進士之榮名爲招，明示以無所束縛，必欣然就我。迨饑寒既至，更無不就我之理。是有餘者以虚文縻之，不足者以實惠撫之，始有餘而繼不足者，則又預爲之地以待之，吾知甘於爲匪者少矣。

一轉移閒，舉前三弊而一空之。有科目之榮，無武夫之辱，衣冠何至不屑，一也；按户而求，不遺僻遠，二也；不經教師，無所浮費，三也。如此則羅致既廣，不特干城腹心之選可收實效，兼可以清伏莽之源而弭無形之患矣。

減兵額議

減兵額而增兵糧，前人持此論者頗

多。有謂不可減者，當時或以爲老成持重之見。夫固謂一旦有事，冀倖得力於萬一也，至今日而其效可覩矣。粵賊所到，完城纔百中之一二，皆得力於勇；天下大營凡四五，皆募勇居多，官兵每營不及萬。然則平日所謂養兵百萬者安在？雖至愚亦知其必當減矣。

天下兵凡百萬，其守汛者二十萬，十十五五，零星散處，不便操演，而有緝捕防守之責。然爲數既少，實亦不能緝捕，不能防守，是宜全汰者也。

各營大都虛額十之三，甚或四五，老弱十之一，炊爨灑掃之夫十之一，實可備行陣者不及半。另議以武生充兵，有數善焉。人有名籍，有年貌，虛額老弱不能冒，而又不肯爲炊爨灑掃之役，諸弊不絕而自絕。應請無論大小官弁，水陸馬步，大加并省，以三分存一爲準，而口糧則三倍其舊，示朝廷非爲省嗇起見，有不三軍挾纊哉。且夫分文武、分兵農，後世之陋也。兵之中又分水陸，陋之陋者也。當合而一之，分則見少，合則見多。

又如別議仿造洋船，計十八省最遠之程，兩月可達，援應既速，即人數可減。且行軍以練膽爲先，而安坐無事，何以試之？惟風波之險，與戰陣之險正等。造船之後，宜令各弁兵輪流駕駛，報聘西洋各國，其有畏縮不前，及倉皇失措者汰之，正練膽之一法也。夫英、法兩國兵三十萬，已横行七八萬里外，俄羅斯地窄而長，需兵宜多，亦無過六十萬，然則中國兵三四十萬不爲少矣。

嚴盜課議

從來天下之亂，每自多盜始。涓涓不

絶，流爲江河，爲虺不摧，爲蛇若何？ 粤匪、捻匪，其明證已，盜賊之課，可不嚴乎？ 一縣之大，百里至三五百里耳，其當衝要者尤少，文武足以聯其勢，民人足以助其力，商賈足以濟其費。 清查保甲，以絶其巢窟；訓練丁壯，以作其聲威。 多耳目以防之，厚賞勞以購之，勤護送以伺之，時或聘技勇，作賈裝以誘之。 但使中材之吏，盡心盡力，何盜不可治？ 宜嚴其課，所治期年内盜發至再而三不獲者，文武皆褫職，禁錮終身；諱盜者殺無赦，盜風其少息乎。

或曰：「今課非不嚴，正以過嚴故諱盜。」漢「沈命法」，「群盜不發覺，發覺而捕不滿品者，二千石以下至小吏主者皆死」，吏畏誅，有盜不敢發，府亦使其不言。 故盜賊寖多，蓋自漢時已然。 不如寬其課，使不必諱，則發覺多而盜可少。 不知此眉睫之論也。 境有盜無盜，萬目昭彰，此而可諱，即其時之政教可知。 噫！ 三代以下，君民隔而上下之情不通也，其流弊非一端矣，道又在反其本。

重專對議

春秋時以善辭令爲學問之一端，若臧文仲、子産之類，代有其人。 夫子論士品，以使於四方不辱君命居於孝弟信果之上。 又曰：「誦《詩》三百，不能專對，雖多亦奚以爲？」可見當時專對之重。 列國以後，此學遂廢，閒有如富弼、曹利用諸人，止一人一事，豔爲美談。 蓋不爲專才久矣。

今海外諸夷，一春秋時之列國也，不特形勢同，即風氣亦相近焉。 勢力相高，而言必稱理；譎詐相尚，而口必道信；兩軍交戰，不廢通使；一旦渝平，居然與國。

亦復大侵小、强陵弱，而必有其藉口之端，不聞有不論理、不論信如戰國時事者。然則居今日而言經濟，應對之才，又曷可少哉！ 如吉爾杭阿公甲寅上海之事，官軍攻劉麗川於上海，軍洋涇西，營卒戲洋涇，殺夷女二，卒亦傷二人。其明日夷從賊攻我，八營潰，餘布政使吉爾杭阿公十有一營未動。抵暮，一赫蹄來，略言弁兵某等百許人犯吾界殺人，盡今夕縛以來，不者詰朝且踹若十有一營。百許人者，皆我良將勁兵也。公以示劉君存厚曰：「今日事可見是不可戰。吾欲法汾陽單騎見虜事，以理爭之。彼平日相見，動輒稱理，宜得當萬一，不然，君能帥偏師殲夷場，吾死不恨。」劉君曰：「能。」次晨，公從四騎抵理事官阿里國門，阿里國拒不見，强之而後出，便申前語。公曰：「安有我大皇帝兵勇而可無故殺之者乎？ 獨殺吉某則可，吾戴吾頭來矣。」延頸作就殺狀。阿里國大笑，曰：「何至是？」公因曰：「兵勇犯若界，曲在我，若以一介之使索此罪人，敢不從命？ 今與逆賊比而攻我，曲在若矣。貴國不惟曲直之是講，天實鑑之，非吉某所畏也。有戰而已，勝負何常之有？」阿里國無以對，卒定約通好而還。咸豐四年三月十日事也。 僉曰「是役也，大軍獲全，蘇省安堵，皆吉公一言之力」。通商二十年來，善馭夷者，莫吉公若。戊午津門之議，有一吉公，必不至是。是專對得人之效也。

昔漢武帝詔察茂才異等可使絶國者，於古有徵，於今尤亟。應請特詔中外大臣，各舉所知有口辯膽氣、機牙肆應之人，時賜召對以驗之，量予差遣以試之，用備他日通商大臣之選。庶幾折衝樽俎，毋致隕越貽羞矣。

采西學議

《傳》稱左史倚相「能讀三墳、五典、八索、九丘」，孔安國曰：「九州之志謂之九丘。」《詩》列十五國之風，鄭康成《譜序》云：「欲知源流清濁之所處，則循其上下而省之；欲知風化芳臭氣澤之所及，則旁行

以觀之。」孔子作《春秋》有取於百二十國寶書。伊古儒者，未有不博古而兼通今，綜上下縱横以爲學者也。

顧今之天下，非三代之天下比矣。《周髀算經》有四極、四和與半年爲晝、半年爲夜等説，後人不得其解。《周禮·職方》疏：「神農以上有大九州，後世德薄，止治神州，神州者，東南一州也。」騶衍談天，中國名曰赤縣神州，中國外如赤縣神州者九，當時疑爲荒唐之言。顧氏炎武不知西海，夫西洋即西海，彼時已習於人口，《職方外紀》等書已入中國，顧氏或未見，或見而不信，皆未可知。今則地球九萬里，莫非舟車所通，人力所到，《周髀》、《禮》疏、騶衍所稱，一一實其地，據西人輿圖所列，不下百國。此百國中經譯之書，惟明末意大里亞及今英吉利兩國書凡數十種。其述耶穌教者，率猥鄙無足道，此外如算學、重學、視學、光學、化學等，皆得格物至理，輿地書備列百國山川、阨塞、風土、物産，多中人所不及。昔鄭公孫揮能知四國之爲，子産能舉晉國實沈、臺駘之故，列國猶有其人，可以中華大一統之邦而無之乎？亦學士之羞也。

今之習於夷者曰通事，其人率皆市井佻達游閒，不齒鄉里，無所得衣食者始爲之。其質魯，其識淺，其心術又鄙，聲色貨利之外，不知其他。且其能不過略通夷語，間識夷字，僅貨目數名與俚淺文理而已，安望其留心學問乎？惟彼亦不足於若輩，特設義學，招貧苦童穉，兼習中外文字。不知村童沽豎穎悟者絶少，余嘗於吾鄉村塾、義塾中物色異敏之士，數十年無所得。而又漸染於夷場習氣，故所得仍與若輩等。

今欲采西學，宜於廣東、上海設一翻譯公所，選近郡十五歲以下穎悟文童，倍

其廩餼，住院肄業，聘西人課以諸國語言文字，又聘内地名師課以經史等學，兼習算學。一切西學皆從算學出，西人十歲外無人不學算。今欲采西學，自不可不學算，或師西人，或師内地人之知算者俱可。聞英華書院、墨海書院藏書甚多，又俄夷道光二十七年所進書千餘種存方略館，宜發院擇其有理者譯之。由是而曆算之術，而格致之理，而制器尚象之法，兼綜條貫，輪船火器之外，正非一端。如曆法，從古無數十年不變之理，今時憲以乾隆甲子爲元，承用已逾百年，漸多差忒。甲辰修改，墨守西人舊法，進退其數，不足依据，必求所以正之。聞西人見用地動新術，與天行密合，是可資以授時。又如河工前造百龍搜沙之器，以無效而輟，聞西人海港刷沙，其法甚捷，法用千匹馬大火輪置船旁，可上可下，潮退時下其輪，使附於沙而轉之，沙四飛隨潮而去，凡通潮之地皆宜之。黄河水性湍急，更無處不宜，自下流迤邐而上，積日累月，鍥而不舍，雖欲復由地中行之舊不難。此不特黄河可用，北河亦可用，即南運河徒陽等處亦可用。且東南水利久不治，數日之霖，積月不退，宜於通潮各海口如法濬之，使下流迅駛，則上流雖不濬，而自有一落千丈强之勢，可收事半功倍之效。是可資以行水。又如農具、織具，百工所需，多用機輪，用力少而成功多，是可資以治生。其他凡有益於國計民生者皆是，奇技淫巧不與焉。三年之後，諸文童於諸國書應口成誦者，許補本學；諸生如有神明變化，能實見之行事者，由通商大臣請賞給舉人。如前議中國多秀民，必有出於夷而轉勝於夷者，誠今日論學一要務矣。

夫學問者，經濟所從出也。太史公論治曰「法後王」，本《荀子》。爲其近己而俗變相類，議卑而易行也，愚以爲在今日又宜曰「鑒諸國」，諸國同時並域，獨能自致富强，豈非相類而易行之尤大彰明較著者？

如以中國之倫常名教爲原本，輔以諸國富强之術，不更善之善者哉？

且也通市二十年來，彼酋之習我語言文字者甚多，其尤者能讀我經史，於我朝章、吏治、輿地、民情類能言之。而我都護以下之於彼國則瞢然無所知，相形之下，能無愧乎？於是乎不得不寄耳目於蠢愚謬妄之通事，詞氣輕重緩急，轉輾傳述，失其本指，幾何不以小嫌釀大衅。夫馭夷爲今天下第一要政，乃以樞紐付之若輩，無怪彼己之不知、情僞之不識，議和議戰，汔不得其要領，此國家之隱憂也。此議行，則習其語言文字者必多，多則必有正人君子通達治體者出其中，然後得其要領而馭之，《地理全志》作於癸丑年，書中於日本國記其欺侮亞墨利加觸石漁船，時思報復；於安南國極惡其譏防之嚴、榷税之重；於緬甸國亦有胥吏横征之怨。未幾，日本、安南皆有兵端。可見彼國書不可不觀，若能知其未譯之書，所得必倍多。綏靖邊陲，道又在是。如謂六合之内，論而不議，封故見而限咫聞，恐古博物君子必不爾也。

製洋器議

有天地開闢以來，未有之奇憤，凡有心知血氣莫不衝冠髮上指者，則今日之以廣運萬里地球中第一大國而受制於小夷也。以地球三百六十度，每度二百五十里，或云二百里，或云二百三十里。如圓周積計之，大海三分去一，實爲方一里者十三億五千萬，我大清國北自興安嶺，南至厓州，距四十三度，計萬七百餘里；東自庫頁島，西至噶什喀爾，距七十七度，計萬九千餘里。截贏補縮，約南北八千里，東西萬一千里，爲方一里者八千八百萬，是一國而居地球十有五分之一也。餘百許國，俄、

英、法、米爲大。據英人《地理全志》稽之，我中華幅員八倍於俄，十倍於米，百倍於法，二一百倍於英，但就本國言，屬部不與。地之大如是。五洲之内，日用百需無求於他國而自足者，獨有一中華，地之善又如是。雖彼中輿地書必以中華首列，非畏我，非尊我，直以國最大，天時、地利、物産無不甲於地球而已。而今顧靦然屈於四國之下者，則非天時、地利、物産之不如也，人實不如耳。彼人非俱首重瞳之奇，我人非僬僥三尺之弱，人奚不如？且中華扶輿靈秀，磅礴而鬱積，巢、燧、羲、軒數神聖，前民利用所創始，諸夷晚出，何嘗不竊我緒餘，人又奚不如？則非天賦人以不如也，人自不如耳。天賦人以不如，可恥也，可恥而無可爲也；人自不如，尤可恥也，然可恥而有可爲也。如恥之，莫如自强。

夫所謂不如，實不如也，忌嫉之無益，文飾之不能，勉强之無庸。向時中國積習長技，俱無所施，道在實知其不如之所在，彼何以小而强，我何以大而弱，必求所以如之，仍亦存乎人而已矣。以今論之，約有數端：人無棄材不如夷，地無遺利不如夷，君民不隔不如夷，名實必符不如夷。四者道在反求，以上諸議備矣。惟皇上振刷紀綱，一轉移間耳，此無待於夷者也。至於軍旅之事，船堅礮利不如夷，有進無退不如夷，夷人練兵首重行步。先較定遠近若干丈尺行若干步，又較定鐘表若干分杪行若干步，十人一律。❶行軍時兩胯齊舉，其閒雖流矢洞穿，無碍陣法之整，實勝於我。然豈我不能爲之事乎？《書》曰：「不愆於六步、七步，乃止，齊焉。」古法本如是，亦禮失求野之一證。又以《左傳》「視其轍亂」之説言之，則古時車戰，雖乘馬之步亦齊也。而人材健壯未必不如夷。是夷得其

❶「十」，弢園本作「千」。

三，我得其一，故難勝。北兵亦能有進無退，是我得其二，故閒勝。粤人軍械半購諸夷而不備，并能有進無退，是我得其二有半，故半勝。然即良將勁兵，因械於敵，如天之福，十戰十勝，而彼能來，我不能往，犁庭埽閭，固無其事，後患正無已時，而況乎勝負未可知也。得三與得二有半，究有閒也，何如全乎其爲得三之相當也。果全乎其爲得三，不特主客異形，勞逸異勢，且我有可以窮追之道，彼有懼我報復之心，殆不啻相當焉，斯百戰百勝之術矣。夫得三之效，亦道在反求而無待於夷。然則有待於夷者，獨船堅礮利一事耳。魏氏源論馭夷，其曰「以夷攻夷，以夷款夷」，無論語言文字之不通，往來聘問之不習，忽欲以疏閒親，萬不可行，且是欲以戰國視諸夷，而不知其情事大不侔也。魏氏所見夷書、新聞紙不少，不宜爲此說，蓋其生平學術喜自居於縱横家，故有此蔽。愚則以爲不能自强，徒逞譎詭，適足取敗而已。獨「師夷長技以制夷」一語爲得之。

夫九州之大，億萬衆之心思材力，殫精竭慮於一器，而謂竟無能之者，吾誰欺？惟是輪倕之巧，至難也，非上知不能爲也。圬鏝之役，至賤也，雖中材不屑爲也。願爲者不能爲，能爲者不屑爲，必不合之勢矣，此所以讓諸夷以獨能也。道在重其事，尊其選，特設一科，以待能者。宜於通商各口撥款設船礮局，聘夷人數名，招内地善運思者，從受其法，以授衆匠。工成，與夷製無辨者，賞給舉人，一體會試；出夷製之上者，賞給進士，一體殿試。廩其匠倍蓰，勿令他適。夫國家重科目，中於人心久矣，聰明智巧之士，窮老盡氣，銷磨於時文試帖楷書無用之事，又優劣得失無定數，而莫肯徙業者，以上之重之也。

今令分其半，以從事於制器、尚象之途，優則得，劣則失，劃然一定，而仍可以得時文試帖楷書之賞，夫誰不樂聞？且其人有過人之稟，何不可以餘力治文學、講吏治，較之捐輸，所得不猶愈乎？即較之時文試帖楷書，所得不猶愈乎？即如另議，改定科舉，而是科卻可並行不悖。中華之聰明智巧，必在諸夷之上，往時特不之用耳。上好下甚，風行響應，當有殊尤異敏，出新意於西法之外者。始則師而法之，繼則比而齊之，終則駕而上之，自强之道，實在乎是。

昔吴受乘車戰陣之法於晉，而争長於晉；趙武靈爲胡服而勝胡。近事俄夷有比達王者，微服傭於英局三年，盡得其巧技，國遂勃興。安南、暹羅等國，近來皆能仿造西洋船礮。前年西夷突入日本國都，求通市，許之；未幾，日本亦駕火輪船十數，徧歷西洋，報聘各國，多所要約，諸國知其意，亦許之。日本蕞爾國耳，尚知發憤爲雄，獨我大國將納汙含垢以終古哉？孟子曰「國家閒暇，及是時，明其政刑」，又以敵國外患同於法家拂士。尹鐸曰「委土可以爲師保」，今者諸夷互市，聚於中土，適有此和好無事之閒隙，殆天與我以自强之時也，不於此急起乘之，祗迓天休命，後悔晚矣。

或曰：「管仲攘夷狄，夫子仁之；杞用夷禮，《春秋》貶之。今之所議，毋乃非聖人之道耶？」是不然。夫所謂攘者，必實有以攘之，非虚驕之氣也。居今日而言攘夷，試問何具以攘之？所謂不用者，亦實見其不足用，非迂闊之論也。夫世變代嬗，質趨文，拙趨巧，其勢然也。時憲之曆，鐘表、槍礮之器，皆西灋也。居今日而據六曆以頒朔，修刻漏以稽時，挾弩矢以

臨戎，曰吾不用夷禮也，可乎？且用其器，非用其禮也，用之乃所以攘之也。以經費言之，軍械之價常十倍，然利鈍所分，勝敗係之，固當别論。輪船亦然，然彼則一年而一運，此則一年而一二十運，移往時鹽船、糧船費用改造輪船，即百船已不止千船之用。無事可以運鹽轉粟，有事可以調兵赴援，呼應奔走無不捷，豈特十倍之利哉？

或曰：購船雇人何如？曰：不可。能造、能修、能用，則我之利器也；不能造、不用修、不能用，則仍人之利器也。利器在人手，以之轉漕，而一日可令我饑餓；以之運鹽，而一日可令我食淡；以之涉江海，而一日可令我覆溺。倉卒有隙，皤然倒戈，舟中敵國，遂爲實事。而購值不貲，歲修不貲，賞犒不貲，使令之不便，駕馭之不易，其小焉者也，是尚不如借兵雇船之爲愈也。借兵雇船皆暫也，非常也。目前固無隙，故可暫也，日後豈能必無隙？故不可常也。終以自造、自修、自用之爲無弊也。夫而後内可以盪平區宇，夫而後外可以雄長瀛寰，夫而後可以復本有之强，夫而後可以雪從前之恥，夫而後完然爲廣運萬里地球中第一大國，而正本清源之治，久安長治之規，可從容議也。

夫窮兵黷武，非聖人之道，原不必尤而效之。但使我有隱然之威，戰可必克也，不戰亦可屈人也，而我中華始可自立於天下。不然者，有可自强之道，暴棄之而不知惜；有可雪恥之道，隱忍之而不知所爲計，亦不獨俄、英、法、米之爲慮也，我中華且將爲天下萬國所魚肉，何以堪之？此賈生之所爲痛哭流涕者也。

善馭夷議

今國家以夷務爲第一要政，而勦賊次之。何也？賊可滅，夷不可滅也；一夷滅，百夷不俱滅也；一夷滅，代以一夷，仍不滅也；一夷爲一夷所滅，而一夷彌强，不如不滅也。盛衰倚伏之説，可就一夷言，不可就百夷言。此夷衰，彼夷盛，夷務仍自若。然則馭夷之道可不講乎？馭夷之道不講，宜戰反和，宜和反戰，而夷務壞；忽和忽戰，而夷務壞；戰不一於戰，和不一於和，而夷務更壞。今既議和，宜一於和，坦然以至誠待之，猜嫌疑忌之跡，一切無所用。耳屬於垣，鐘聞於外，無益事機，適啟瑕釁。子貢曰：「無報人之志而令人疑之，拙也；有報人之意而使人知之，殆也；事未發而先聞，危也。三者舉事之大患。」以今日行之，直所謂無報人之志而令人疑之者也。然則將一切曲從乎？曰非也，愚正以爲曲從其外，猜嫌疑忌其中之非計也。

夷人動輒稱理，吾即以其人之法還治其人之身，理可從從之，理不可從據理以折之。諸夷不知三綱，而尚知一信，非真能信也，一不信而百國群起而攻之，箝制之，使不得不信也。吉勇烈之事，見《重專對議》。即能爲理屈之明證。然則和可久恃乎？曰難言也。蓋嘗博采旁咨，而知諸夷不能無異志，而目前數年中則未也。中華爲地球第一大國，原隰衍沃，民物蕃阜，固宜百國所垂涎，年來徧繪地圖，輶跡及乎滇、黔、川、陝，其意何居？然而目前必無事者，則以俄、英、法、米四國地醜德齊，外睦内猜，互相箝制而莫敢先發也。

俄與英、法講和未久，咸豐三年，俄伐土耳

其，欲滅之，英、法及墺地利薩丁邪救之，至六年三月始議和，凡連兵四年，大小數十戰，陣亡及黑海遭颶風冬凍夏疫死者，俄數十萬人，英法十萬人，爲近今泰西一大事。米嘗大困於英，米本英屬部，乾隆中，英與法搆兵久，練餉苛急，米人不能堪，衆推華盛頓爲帥拒英，英不支，乃議和。嘉慶十七年，英人又入米都。英、法亦世搆兵，嘉慶二十年，法主拿破倫死之後始和。其於他國，亦無歲無戰爭。要其終，講和多而兼并少，故諸夷多千年數百年舊國，諸夷惟米新造外，俄祿利哥開國當唐懿宗時，英威廉開國當宋英宗時，法路易開國當宋理宗時，諸小國亦多久長。至日本自周惠王時至今不易姓，與西夷無涉。不特兼并難，即臣屬亦不易。何則？諸夷意中，各有一彼國獨强即我國將弱之心，故一國有急難，無論遠近諸國輒助之，蓋不僅輔車脣齒之説，英嘗助俄伐土耳其、埃及，後悔之。英《志》云「坐令土弱俄彊，至今爲梗」，其意可見。其識見遠出乎秦時六國之上，如土耳其欲并希臘，俄、英、法救之；俄欲并土耳其，西班牙欲并摩洛哥，皆英、法救之，汔歸於和。彼於小國猶爾，況敢覬覦一大國哉？

津門戊午之事，發端於英，輒牽率三國而來者，無他，不敢專其利也，懼三國之議其後也。庚申之事，得當即已者，亦懼俄、米之議其後也。可取而忽舍，可進而忽退，夫安有興師動衆，閒關跋涉八萬里之遠，無端而去，無端而復來哉？不待智者而知其不然矣。故曰目前必無事也，可以坦然無疑也。將來四國之交既固，協以謀我，或四國自相鬬，一國勝而三國爲所制，而後及於我。然四國之相讐，勝於讐我，交必不能固，而自鬬則爲日必不遠，可慮也。

又西藏之南及新疆天山南路，皆與英屬部孟加拉、本若等境接壤，可慮也。俄境東自興安嶺，西至科布多，毘連者數千

里，近聞俄夷蹤跡已及綏芬河一帶，距長白吉林不甚遠，更可慮也。然則前議自强之道，誠不可須臾緩矣。不自强而有事，危道也，不自强而無事，幸也，而不能久幸也，矧可猜嫌疑忌，以速之使有事也。自强而有事，則我有以待之，矧可弭之使無事也。自强而無事，則我不爲禍始，即中外生靈之福，又何所用其猜嫌疑忌爲哉！

受業徐敦仁校字

校邠廬抗議卷下

馮芳植跋

《校邠廬抗議》四十篇，先大夫庚申年避地滬上作，有索觀者輒録副以去。甲戌先大夫見背，不肖等校刻《顯志堂稿》，刊十四議於集中，其初藁及手定本俱藏於家。己卯芳植筮仕江右，先後蒙邊潤民中丞、陳伯潛閣學、潘偉如中丞索此書，並屬付梓。乃於今冬開雕，既成，適兄芳緝寄津郡刻本至，持校此本，字句互有不同，皆先大夫當時所自竄易，蓋各有所本，而非意爲增損也。

光緒十年十有一月男芳植謹識。

鳴謝

《儒藏》精華編惠蒙善助，共襄斯文；謹列如左，用伸謝忱。

本焕法師　壹佰萬元

智海企業集團董事長　馮建新先生　壹佰萬元

NE·TIGER時裝有限公司董事長　張志峰先生　壹佰萬元

張貞書女士　壹佰萬元

付　剛先生　伍拾萬元

文　哲先生　拾萬元

北京大學《儒藏》編纂與研究中心

本册审稿人　杨新勋　陳　新　張忱石

本册責任編委　李暢然

